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一冊

22.4083

551

1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第一册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0564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一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4¹/₂。印张 260千字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709 定价：1.20元

出版说明

张星烺先生(1881—1951)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原出版于1930年。其后张先生曾继续蒐集有关史料,准备增补。现在我们将张先生的原书和他后来增补的材料合在一起,加以整理校订出版。

本书内容,主要是十七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编注者从中外史籍中辑录了大量有关资料,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并对其中的地名和史事作了一些考释,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有一定用处。

原书内容比较庞杂,整理时删去了一些与本题无关的资料和不必要的议论,并对全部资料作了校正,统一了全书体例。原书中的考证属于明显错误的,作了一些删削;有一些论据虽不够充分,但可备一说的,仍予保留,以供进一步探讨。书中辑录的外国史书资料,译文大都是意译,引用时最好参考原文。外国的人名地名译名,有些与现在通行译名不一致的,未作改动。又原书中有些资料排列不够妥当的,如黎鞞、大秦、拂菻

等地，主要在亚洲西部和非洲东北部，但本书仍照旧排列在《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之中，未予变动，请读者参看书中有关注释说明。

本书资料，原都出自封建地主阶级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之手。他们站在大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侵略者的立场上，有意歪曲和颠倒历史，为封建统治阶级和西方殖民者辩护。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批判。

本书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二部分为《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三部分为《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四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第五部分为《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第六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第七部分为《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第八部分为《古代中国与印度半岛之交通》。全书分六册出版。凡是摘引的资料用大字，编注者的文字用小字，以资区别。原书出版后，冯承钧先生曾有《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对书中的一些材料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星烺先生亦有《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现并摘附于全书之后，以供参阅。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六年四月

目 录

第一编 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11
一 司马迁关于欧洲之记载	11
二 班固关于欧洲之记载	14
三 汉武帝时之犁靬幻人	15
四 汉武帝时大秦国入贡	16
五 希腊人克泰夏斯之记载	17
六 斯脱拉波、马罗、佛鲁罗斯、梅拉之记载	18
七 白里内《博物志》记中国事情	20
八 《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记东方情形	22
九 蒙奇兜勒遣使中国	23
一〇 甘英使大秦无结果而还	24
一一 大秦幻人来中国	25
一二 大秦国及其王安敦遣使来中国	26
一三 拖雷美《地理书》记东方事情	29
一四 希腊人包撒尼雅斯之记载	36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38

一	《魏略·西戎传》记大秦	38
二	大秦与东吴之交通	43
三	《晋书》记大秦	44
四	大秦国贡奇布	45
五	《那先比丘经》记大秦	46
六	希腊人马赛里奴斯记中国事情	47
七	《魏书》记大秦	48
八	元魏时欧亚外国人杂居中国内地	50
九	柏罗科劈斯记蚕种传入罗马	51
一〇	梯俄方内斯记蚕种传入罗马	52
一一	科斯麻士之《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 载中国事情	53
一二	东罗马寓言传入中国	57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61

一	《隋书·裴矩传》记通拂菻之道	61
二	《隋书·铁勒传》记里海西北诸部落	62
	附：1. 阿得水即窝尔加河考	63
	2. 得疑水即乌拉尔河考	65
	3. 里海之各种名称考	65
	4. 铁勒诸部考	67
	5. 拂菻原音考	79
三	大秦国文字	85
四	席摩喀塔之《陶格司国记》	88

五	《旧唐书》记拂菻国	93
六	《新唐书》记拂菻国	100
七	《册府元龟》记拂菻通唐	103
八	《新唐书》记拂菻降附于唐	103
九	《通典》记大秦等国	104
一〇	拂菻国人物器样画与倣尧国	107
一一	罽𤝎国通使于唐	107
一二	玄奘之记拂懔国	109
一三	慧超之记拂临国	109
一四	杜环之记拂菻国	110
一五	《洽闻记》中载簸菻国海中珊瑚	112
一六	海西国石磬之传入中国	113
一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13
	附：1.《景教碑》之研究	119
	2.景教祈祷文之发现	125
一八	唐末景教之被禁	127
一九	五代及宋时在中国之基督教完全禁灭	129
二〇	唐代学者关于大秦国矿石及动植物之记载	130

第四章 宋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142

一	《宋史·拂菻国传》	142
二	四川成都大秦寺	143
三	陕西盩厔大秦寺	145
四	西班牙人班哲明之游记载中国事情	146

五	周去非记大秦国	147
六	赵汝适记大秦国	148
七	赵汝适记斯加里野国	149
八	赵汝适记芦眉国	150
九	赵汝适记木兰皮国	151

第五章	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153
一	蒙古人对钦察等部之征服	153
二	钦察人在中国之情况	159
三	蒙古人对俄罗斯之征服	160
四	俄罗斯人在中国之情况	166
五	蒙古人在波兰及德意志境内之战争	167
六	蒙古人在匈牙利及奥地利境内之战争	171
七	蒙古人与在叙利亚十字军之交涉	176
八	钦察汗国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通使	180
九	勃拉奴克劈尼奉使蒙古	182
一〇	卢白鲁克奉使蒙古	187
一一	李罗氏东来中国	190
一二	入仕元朝之爱薛	191
一三	《元史》中关于基督教之记载	193
	附：1. 元以前西域及蒙古等地基督教状况	196
	2. 聂思脱里派在亚洲之分布	207
一四	元时在中国之基督教分两派	210
一五	元初中国景教徒之西行	213

一六	北京最初之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	216
一七	约翰孟德高维奴信之一	218
一八	约翰孟德高维奴信之二	223
一九	罗马教皇遣主教至中国协助约翰	227
二〇	泉州主教安德鲁之信	229
二一	鄂多立克之东游	235
二二	北京第二任总主教尼古拉斯	238
二三	元顺帝谕罗马教皇	239
二四	阿兰人上罗马教皇书	240
二五	教皇回报元朝之书	243
二六	《马黎诺里游记》之发现及其行程	244
二七	《马黎诺里游记》摘录	247
二八	元代关于拂郎献马之文献	256
二九	约翰柯拉及其著作	267
三〇	《大可汗国记》	269
三一	西班牙驻阿力麻里城传教士巴斯喀尔	279
三二	巴斯喀尔之信	283
三三	马祖常和赵世延	290
	附：元代中国各地教堂考	293
三四	汪大渊记印度与欧洲通商	304
三五	元代海外贸易及征税方法	307
三六	商人裴哥罗梯及其《通商指南》	310
三七	《通商指南》中有关中国之记载	312

第六章	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319
一	《明史·拂菻传》	319
二	《殊域周咨录》记拂菻	320
三	德国人细尔脱白格《游记》	321
四	西班牙使臣克拉维局《奉使东方记》	322
五	尼哥罗康梯《游记》	329
六	博嘉记东方使节	331
七	意大利人巴巴罗记鞑靼大使之谈话	332
八	《明史》之阿速、沙哈鲁	334
九	保罗托斯加内里致哥伦布书谈中国情形	335
一〇	《明史·佛郎机传》	339
一一	《皇明世法录》记佛郎机	345
一二	《殊域周咨录》记佛郎机	347
一三	香山嶼夷	352
一四	葡人巴罗斯之记载	353
一五	赖麦锡记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	357
一六	《明史·鲁迷传》	365
一七	《皇明世法录》记鲁迷	367
一八	白斯拜克记土耳其游客之谈话	368
一九	《明史·意大里亚传》	371
二〇	《万历野获编》记利玛窦等	375
二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略传	377
二二	徐光启与李之藻	393

二二	《明史·和兰传》	396
二四	《皇明世法录》记和兰	401
二五	《万历野获编》等关于“红毛夷”的记载	403
二六	鄂本笃之来中国	407
二七	王太后及庞天寿致罗马教皇等书	444
附录	“支那”名号考	450

第一编

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 与欧洲之交通

一 司马迁关于欧洲之记载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一)。(《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 中国史书列专传而详言西方者，始自汉武帝时司马迁所写之《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列传》中最西之国，为安息、条支、黎轩、奄蔡四国。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奄蔡在里海东北角。条支之地位，以今代地理形势观之，必为阿剌伯半岛，《唐书》称大食。大食与条支皆为 Tajik 之译音，波斯人称阿剌伯以是名。后汉和帝时，甘英西使，自安息西界船人得闻条支之名。唐时，大食之名，盖亦得诸波斯人之口也。黎轩即黎鞞，又称大秦。而大秦所在，学者众说纷纭。法国鲍梯(Pauthier)谓黎鞞乃指叙利亚亚历山大部将赛流柯斯(Seleucus)后裔而言。一八五五年德国人夏德(F. Hirth)将中国历代史书所载大秦或拂菻汇译成书，题曰《中国与罗马东边地》(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其结论谓大秦或拂菻主要是指叙利亚而言。一

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爱德京斯（J. Edkins）又著一论文题为《罗马及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之诉说》，（Appeal for Rome and Byzantium）登于《中国杂志》（Chinese Recorder），谓大秦或拂菻实指罗马帝国及东罗马帝国，而非专指叙利亚。焯意则偏袒爱德京斯之说，唯中国历代正史所记，似确各有不同也。《后汉书》之大秦，似指罗马帝国全部而言，其国都在意大利罗马京城。《魏书》之大秦，似乃专指叙利亚，国都为安都城（Antioch）。《隋书》及《唐书》之拂菻，则为东罗马帝国，可无庸疑。赵汝适《诸蕃志》所言之拂菻，则又为叙利亚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谓：“景宿告祥，室女诞圣于大秦”，明神宗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今译作犹太），即古大秦国也。（见《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拂菻》）明末教士所言，即根据景教碑文。耶稣生时，犹太已隶罗马帝国版图，来东方之景教僧，对中国人若言其教主生于犹太，而中国人素不知犹太何在，故不得不取中国人所已知之大秦，以示中国人也。中国历代史中，大秦国之记载，多赞美而无鄙贬之辞。以大秦国示中国人，正可为其教争光。（参见本编第三章附录 5.《拂菻原音考》）黎軒原音，吾意即由 Rome 而来，今人译作罗马。前汉之张騫，后汉之甘英，或皆自波斯人得闻黎軒之名也。

据《史记·大宛列传》此节，汉武帝时，中国已有使者抵黎軒。考其时期，尚早于罗马史家佛罗鲁斯（Florus）所记中国第一次朝贺罗马之使节一百余岁也。唯武帝时，中

国使者所抵之黎轩，恐仅抵亚洲极西，罗马之边地而止，未必越地中海而抵意大利半岛也。

夏德谓黎轩原音应为 Rekem，此为那巴提国 (Nabathaen Kingdom) 都城倍脱拉 (Petra) 之别名。那巴提国在阿拉伯半岛之西北，今苏彝士运河东岸西奈半岛上。汉武帝时，那巴提人，犹太人及拜杜英 (Bedouins) 皆在亚洲西部希腊塞流柯斯帝国。其国为海陆交通冲道，南有红海，可通航印度及中国，北有地中海，可航往欧洲。陆上则有骆驼商队所行大道，东起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西至埃及亚历山大港 (Alexandria)，经过倍脱拉，商务旺盛，人口繁多，文明发达。倍脱拉南有水道可通航波斯湾。本地人有称其都城为莱克姆 (Rekem, Rekam, Rokom, Arekeme, Arekem) 者，因倍脱拉本名莱克姆，而莱克姆即黎轩之原音也。当汉使在安息国幼发拉底河畔商埠于罗 (Hira) 等地见中国之丝载于船上将他往，使者问将运往何处，船上人或答将运往莱克姆。故在中国使者观之，黎轩为条支以西第一港也。(见夏德：《中国与罗马东边地》)

法人伯希和 (Paul Pelliot) 认为黎轩即埃及之亚历山大城，其时亦为罗马帝国之领地也。(见《通报》[T'oung Pao]，一九一五年)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一)。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

余人。人所赏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二)。（《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汉武帝时所遣出之使节甚多，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诸国，皆有中国使者之足迹，惜无详细纪行书遗留后世，仅《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等简略记载，可为后代文献上之征信而已。

（二）《史记》此节，又记安息人以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此善眩人诚可谓为欧洲第一人足践中华之土者。

二 班固关于欧洲之记载

乌弋山离国^(一)，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轩、条支接。（《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一）乌弋山离之名，始见于《汉书》，不见于《史记》，

司马迁太简之过，抑当时实未闻之之故，吾不得知也。鱼豢《魏略》云，乌弋一名排持。据《前汉书》各节所言乌弋地位观之，或为波斯东南之卑鲁支斯坦（Beluchistan），卑鲁支三字速读之，音与排持亦相近。《前汉书》此节，谓乌弋西与犁靬，条支接者，或谓其西可通犁靬也。考之西史，西汉末年罗马疆域，已至幼发拉底河畔，西与犁靬接者，岂即是欤？犁，《史记》作黎。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三 汉武帝时之犁靬幻人

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通典·边防九》）（一）

（一）《通典》，唐杜佑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亦引此条。“蹙眉峭鼻，乱发拳须”，其为欧人已无可疑。

四 汉武帝时大秦国入贡

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駮，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帝使辇铜石，以起望仙宫。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阳关之外，花牛津时得异石，长十丈，高三丈，立于望仙宫，因名龙钟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谓龙尾墩也。（《别国洞冥记》）（一）

（一）郭宪，东汉时人，尝充光祿大夫。所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自序》云：“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贤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漏逸。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盖偏国殊方，并不在录。愚谓古曩余事，不可得而弃。况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駭而异焉，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遐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故于汉世盛于群主也。故编次之云尔。”宪此节记事，仅为旧史所弃，至其真确，可无疑也。元封三年，乃公元前一〇八年。是时西域已通，距张骞受封博望侯之日，已十五年矣。《史记》载“骞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扞罽及诸旁国。其后

岁余，蹇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又载“汉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元封三年，大秦国贡使，安知非即与汉使俱来之人耶？《洞冥记》又有祇国、波祇国亦名波弋国、翁韩国、邳支国、吠勒国（在日南，去长安九千里）、琳国、修弥国、勒毕国、西那汗国、支提国。语似不经，然未必皆为无稽虚构也。

五 希腊人克泰夏斯之记载^(一)

赛里斯人^(二)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cubits)^(三)云。寿逾二百岁，格式罗斯河(Gaitros)畔某处有人，其形类兽，皮与河马相似，故弓箭不能入。（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一卷第14页）

（一）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约生于公元前四〇〇年时(周安王时代)。此段所记，为欧人最先记中国者。然据后人考证，此为后来伪托，所言不足据云，惟赛里斯之名得见其中耳。

（二）赛里斯(Seres)人，即中国人。

（三）骨尺，长度名，每骨尺由肘至中指末端之长度。

六 斯脱拉波、马罗、佛罗鲁斯、 梅拉之记载

斯脱拉波(Strabo),希腊人,地理学者,生于公元前五十四年,卒于公元后二十四年。著有游记,其中亦引用上条克泰夏斯之记载。据云借自俄内锡克力突斯(Onesicritus),而俄则为马其顿亚历山大之部将。斯脱拉波之书又记拔克脱利亚(Bactria,即大夏)诸王事情曰:

……诸王拓其疆宇至赛里斯及佛利尼国(Phryni)而止(一)。(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7页)

(一)此一节为真确史事,盖希腊王朝在拔克脱利亚者,汉文景之时,已为大月氏所灭,月氏人一时颇振势力,东至葱岭,与汉之西域都护所治境相接。斯脱拉波沿用拔克脱利亚之旧名以称月氏人也。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在位时,诗人马罗(P.V. Maro)之诗中屡见赛里斯之名。唯其地位所在,则不甚明了,仅言在中亚细亚及极东而已。(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4页)

史家佛罗鲁斯(Florus)之《史记》,颂扬奥古斯都皇帝之功德,谓当帝在位时,中国人及印度人亦皆远自万里,慕罗马

之光荣而来朝也。其言曰：

其余世界，不属罗马帝政所治者，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盛强，见罗马人而生敬心，以其征服众邦，故西提亚人 (Scythae) 及撒儿马梯人 (Sarmatae) 皆遣使结好。不独此也，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订交好之约^(一)。据其人自云，居地远离罗马，须行四年之久，方能达也。视其人之貌，亦知为另一世界之人。（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8 页）

（一）佛罗鲁斯所记中国使节，恐为商贩或个人旅行家抵罗马京城者，断非汉之朝廷所遣。盖据《汉书》，当奥古斯都在位时，汉室已衰，无遣使事迹也。

公元五〇年顷（东汉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罗马著作家梅拉 (Pomponius Mela) 关于中国亦有记载，其言曰：

亚细亚极东有印度人、赛里斯人、西梯亚人。印度人处极南，西梯亚人处极北，而赛里斯人则居中部。由里海西梯亚海岸前行，海岸线折而面东，西梯亚角附近，积雪难通行。过此则田土不耕，有野人居之，即西梯亚与释启^(一) (Sagae) 二部落也，皆嗜食人。二部之间有荒土，野兽成群，无人敢居。过二部，复有大荒土，弥漫无际，不见人迹，唯野兽与飞鸟而已。由此直抵塔

比斯山(Thabis), 悬峙海岸。距此甚远, 则有桃鲁斯(Taurus)高岭。赛里斯国即界居二山之间。其人诚实, 世界无比。善于经商, 可以不面对面贸易, 遗货于沙磧中。(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96 页)

(一) 释启人或即《史记》、《汉书》所言之塞种也。

七 白里内《博物志》记中国事情(一)

由里海及西梯亚洋海岸线折而面东, 西梯亚角东近地, 终年寒冷, 无人居处。过此, 土地荒芜, 有西梯亚野人居之, 专嗜食人, 与猛兽无别。与之为邻者, 为大荒土。禽兽成群, 不见人迹。过此, 又有西梯亚人。再行, 又为荒野。所见唯野兽而已。抵塔比斯山(Tabis), 山悬峙海边。又行, 海岸线向东北, 过此乃始见人迹。由里海至此, 尚未及海岸全线之半也。赛里斯人即处此。其林中产丝, 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 取出, 湿之以水, 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 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 裁成衣服, 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 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 然少与人接触, 贸易皆待他人之来, 而绝不求售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96—200 页)

(一) 白里内(Gaius Pliny the Elder), 生于公元二三

年，死于七九年，以博学闻名罗马。著有《博物志》(Natural History)，其中有关于古代中国产丝及贸易的记载。

白里内书中又记塔勃罗贝恩岛(Taprobane)(一)云：

克老的由斯(Claudius)皇帝时(后汉光武时)，……
岛王乃遣拉切斯(Rachias)等四人，为使者至罗马。……
使者言其岛与印度对峙。面积甚大，伸向东南，尚有一万程之远云。赛里斯人居爱摩都斯山(Emodus)之外，以通商见知于吾人。岛中人有亲见之者。拉切斯之父尝至其国。使人途中旅行时，亦尝见赛里斯人。据云，其人身体高大，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惜言语不通，不能与之交谈。其余所言者，亦皆与吾国商人所述相同。货物皆运至某河之东岸，置于赛里斯人货物之旁，与之议定价钱后，即取之他往。事实上彼等对于奢侈品的交易不自珍惜，而且对于货物之流通地点目的及其结果，心目中已经了然。……

(一) 古代希腊人对锡兰岛之称号也。

观上方所述，有识者已深慨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山以求碧玉，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投红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掘地千丈，以求宝玉。心犹未安，以珍珠宝石悬挂颈带冠冕为不足，乃更穿耳悬珠。除非将来凿孔全身，满盛珠宝而后快心。……

阿拉伯海财运更为亨通，盖其地供给吾人以珍珠

也。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一) (Sesterces)。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96—200 页)

(一) 罗马货币之名。

八 《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 记东方情形^(一)

过克利斯国^(二) (Chryse)，抵秦国^(三) (Thinae) 后，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 (Thinae)，在其国内部，远处北方，由此城生丝、丝线及丝所织成之绸缎经陆道过拔克脱利亚^(四)，而至巴利格柴^(五) (Barygaza)。另一方面又由恒河水道而至李米里斯 (Limyric 不可考)。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也。其国处小熊星之下。相传其国境与滂突斯 (Pontus 即黑海) 及里海 (Caspian Sea) 之远边相邻，旁有苗梯斯湖 (Lagoon Maeotis, 不可考) 可通大洋。

(一) 《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作者为埃及之希腊人，失名，记公元八十年间周航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时情形。

(二) 又名黄金国。玉尔注在今缅甸白古 (Pegu)

地方。

(三) 此为欧洲各种文字中最先记秦国者。

(四) 即大夏,《元史》作巴里黑。

(五) 今印度孟买附近之巴罗赫港(Baroch)。

每年有侏儒来至秦国之边境。其人皆身体短小,面部甚宽,微似野兽,然不害人。皆称之为赛撒底人(Sesadae)云。来时携带妻子,手提青蒲陶枝制成之篮,篮中满载物件,至秦国及侏儒国中间地时,停不前进。大宴数日,取篮中物,散之地面乃归。他人见其去也,来拾取所散地上之柳枝,名之曰倍脱利^(一)(petri)。去其杆及丝,仅留叶,卷成小球,即以其丝连缝之。分为三种,用大叶制成者,谓之大球;用中叶制成者,谓之中球;用小叶制成者,谓之小球。此即三种马拉八脱鲁姆^(二)(Malabathrum)之所由来也。制成后,贩至印度出售。(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83—185页)

(一) 玉尔注,梵语 Patra 之转音,华言树叶也。

(二) 原文多不可解,玉尔亦仅就字译之而已。

九 蒙奇兜勒遣使中国

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

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一)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一）蒙奇、兜勒究何在，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尚无考证，其他更无论矣。今波斯里海以东诸地，属古何国，考据家皆已证明，了如指掌。蒙奇、兜勒必在更西，方符《后汉书》原文“于是远国”之义也。余意蒙奇即马其顿（Macedonia）之译音，而兜勒则吐火罗（Tuhara）之译音，故录此节于此。

和帝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后汉书》卷四《和帝本纪》）

一〇 甘英使大秦无结果而还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上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

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一）。（《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

（一）汉和帝永元九年，即公元九七年也。甘英欲西渡，而安息人阻之。阿蛮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之阿曼。斯宾即波斯古都 Ktesiphon，略其首，而留其尾音。于罗即 Hira 古城。《后汉书》此书又谓自于罗南乘海，乃通大秦。大秦即黎轩，于罗在梯格里斯河畔。由河道南下，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经亚丁港而入红海。红海东西两岸，当时皆罗马属地。《后汉书》所记情形，正合当时地理形势与历史真情。不独中国《后汉书》记当时有绕阿拉伯半岛之航线也，西方罗马人白里内记罗马人漂泊海上情形，亦言有航海绕阿拉伯半岛事，岂非互证欤？

一一 大秦幻人来中国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一）。（《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

（一）永宁元年即公元一二〇年也。据此，后汉时已由我国西南通缅甸、印度至东罗马。

一二 大秦国及其王安敦遣使来中国

大秦国一名犁鞞^(一)，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堊堊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辘辘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圉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缕。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二)。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

汉繒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三)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

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一）大秦之名何自，见本书附录《“支那”名号考》。黎鞮二字吾意即罗马(Rome)之古代读音，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国。所谓之海，即地中海也。以地位论，其指罗马全国而言，已甚明了，绝非如夏德所言，仅指罗马东边地埃及叙利亚也。叙利亚之地位，究在何海之西，乌能称之为海西国耶？

（二）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观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Tiberius)至安敦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

三代皇帝。即位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一四年),死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三七年)。此为当时交通频繁,罗马铜钱流入中国之确凿证据也。(见布歇尔《山西之罗马古钱》,北京东方学会版[Bushell, Ancient Roman Coins from Shansi, Peking Oriental Society])《后汉书》卷五四《马援传》云:“伏波(马援)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是以失利。”可见汉时中国内地,各处有西域贾胡也。灵石为古代山西之大都会,为往来邺(河南彰德)、晋阳(山西太原)、洛阳、长安各地之要冲,为逐利者必趋之地。《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义宁元年秋七月壬戌,唐高祖李渊军贾胡堡,去霍邑五十余里。”胡三省注:“贾胡堡在霍邑西北。《括地志》:汾州灵石县有贾胡堡。”日人桑原隲藏以为地名贾胡,或因有西域贾胡常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作纪念也。(见《支那学论丛》,《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余意桑原之言或为然也。灵石地方所以能发掘出罗马古钱,亦由贾胡贸易之故也。

(三) 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国麻河斯忒雷斯安拖尼诺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皇帝,公元一六一年(延熹四年)即位,在位十九年。公元一六二年至一六五年间,帝命将东征拍提亚国(Parthia, 即安息国),诸将皆归鲁秀斯维鲁斯(Lucius Verus)节制。鲁秀斯至安都城(Antioch),其部将率兵前进,屡战辄胜,攻下安塔克撒他(Antaxata)部,焚赛流西亚(Seleucia)及克泰锡封(Ktesiphon)二城,美索不

达米亚复归罗马帝国版图，波斯湾头诸地复通，往东方海道无复阻障，故其使者得于一六六年即延熹九年得至中国也。

一三 拖雷美《地理书》记东方事情^(一)

大地上，人类可居之地，极东为无名地 (Unknown Land) 与大亚细亚 (Asia Major) 最东之秦尼国 (Sinae) 及赛里斯国 (Serice)^(二) 为邻。极南亦为无名地，包绕印度海之北，即里比亚^(三) (Libya) 以南依梯俄皮亚洲^(四) (Ethiopia) 之一部，名曰阿笈新巴 (Agi-symba) 者也。极西亦为无名地，包绕里比亚之依梯俄皮亚海湾极西偏北，又界西洋 (Western Ocean)。洋岸蜿蜒于里比亚及欧罗巴之西境。极北亦为同一大洋，洋环绕不列颠群岛及欧洲极北部的由喀力多尼亚 (Duecalydonia) 与撒尔马梯亚 (Sarmatia) 二地。极北偏东，亦界无名地。大亚细亚极北撒尔马梯亚、西提亚 (Scythia) 与赛里斯沿边皆是也。……

(一) 拖雷美 (Clandius Ptolemy)，公元一五〇年时希腊人，通天文历算地理，著有《地理书》(Geographice Hyphegesis)，其中亦记中国事情。

(二) 二名皆为古代罗马称中国者。亨利玉尔尝将拖雷美《地理书》此节略为注释，谓赛里斯国为今中国新疆境域，秦尼国则为中国内地也。

(三) 《明史·意大利亚传》作利未亚。

(四) 古代希腊罗马皆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是名。

可知世界之极东，至秦尼国之都城而止。其经度距亚历山大港为一百十九度半，时辰相差约八小时(一)。……

(一) 全地球一周天为三百六十度。太阳每二十四小时行一周天，即一小时内，行十五度。一百十九度半，需时正合八小时。按之今代地理，亚历山大港距中国西安仅约七十九度，时辰相差五小时余而已。

拖雷美《地理书》第一卷，言马利奴斯为最后希腊之治地理学者。拖雷美修改马利奴斯旧说甚多。惟修改之点，在吾人读之，又须修改矣。拖雷美所说可居世界，东西所至，皆不免过大。又依当时之纪程，拖雷美推算各地纬度，至于依梯俄皮亚洲之极南阿笈新巴地方，谓距赤道有二万四千六百八十节(一)(Stadia)，几至南极圈矣。马利奴斯则谓仅有一万二千节，近热带也。拖雷美又依各种动物之性质而论之，则谓仅有八千节也。拖雷美又评论马利奴斯书中各地之经度，谓多夸大也。例如西方福运群岛(Fortunate Islands)至极东赛拉(二)(Sera)、秦尼(三)(Sinae)、喀第喀拉港(Cattigara)诸境，时辰相

差有十五小时之多，而实则不逾十二小时也。有某商人尝往赛拉经商，马利奴斯依其纪行，而推算赛拉城之地位。拖雷美承认马利奴斯所推算福运群岛至希拉波力斯城(四) (Hierapolis) 幼发拉底河渡口间之经度为是。

(一) 每六百节合今一度。节原文为 stadia，为古希腊尺度，每节等于二〇二码。

(二) 赛里斯国都城。

(三) 秦尼国都城。

(四) 在阿雷坡(Aleppo)东北。

马利奴斯谓由幼发拉底河渡口至石塔(一) (Stone Tower) 地方，路程为八百七十六雪尼 (Schoeni)，或二万六千二百八十节(二)。由石塔至赛里斯国都城赛拉须行七阅月程，在正东三万六千二百节也。此数太多，须削减也。详观两段路程，马利奴斯皆以直线推算。而夷考其实，天下断无不迂屈之路线也。其第二段行程之差误与计算，由格拉曼太斯 (Garamantes) 至阿笈新巴者相仿也。由格拉曼太斯至阿笈新巴共行四月零十四日。因途间休歇之故，所行路程若干，须减至过半，始合确情也。其往东某商人所行之七阅月路程，以之较由格拉曼太斯往南者，所宜削减之数，当为更多。其往南者，乃国王命使。吾人当想其行程宜速，而沿途天时，又多晴日也。其由石塔往赛拉之路线，与海雷

斯滂德 (Hellespont) 及拜赞廷(三) (Byzantium) 同纬度。天多阴雨,沿途停留之日必多。更宜注意者,其所依据之月日等,乃据贸易行程而言者也。

(一) 石塔地方为元代时之塔什八里(Tashbalig)。李希脱和芬 (Richthofen) 谓在帕米尔北麓泰莱克达汪 (Terek Dawan)附近。

(二) 依每六百节合今一度计算,二万六千二百八十节,共得四十三度八分,合今八千七百六十华里也。

(三) 君士坦丁堡古名。

马利奴斯上方之纪程,皆取自马期顿商人梅斯 (Maes) 亦名梯家奴斯 (Titianus) 者。梅斯之父,亦尝为商。梅斯本人,未往东方,然尝遣经理至赛里斯也。马利奴斯对于诸商人所言者,亦不尽信任。例如对于斐雷门 (Philemon) 所言,谓幼佛尼亚 (Iuvernica) 岛,由东至西,有二十日路程是也。马氏谓此等商人,终日奔走什一之利,不暇研究真事真理,所言路程,不免浮夸。行程费时七阅月。在彼等甚觉奇异,以为天下事无有再较此可值记忆或告之他人者也。……

拖雷美记某君游印度事甚详。其人在印度居住甚久也。拖雷美次乃又曰:

由此等人,吾访得印度确实事情甚多。其境内诸国及更远之黄金牧地、喀梯喀拉,各地风土,皆有言及

也。众口一辞，皆谓往该地，须直向东行。归回时，须直向西行。途间所须时日，须视天时为定。赛里斯国及其都城，俱在秦尼国之北。赛里斯及秦尼之东，则为无名之地，多湖沼。湖内产大藤，藤极丰密，行人可履藤上而涉。诸人又谓由赛里斯、秦尼等国，经石塔往拔底延 (Bactriana)，不仅一道。又有一道，经勃林波脱拉而至印度。由秦尼国都城，有道西南行，可至喀第喀拉。由是观之，秦尼都城，固尚在更东。而马利奴斯谓与赛拉及喀梯喀拉同经度者，误之甚矣。……

赛里斯国记

赛里斯国西界西梯亚国 (Scythia)，在伊毛斯岭外。北界无名地，与吐雷岛 (Island of Thule) 同纬。东亦界无名地。界在东经一百八十度，北起北纬六十三度。南下至南纬三度为止，南界印度恒河东岸地，沿北纬三十五度至东经一百七十三度该地极端乃止。再进与秦尼国为邻，又至无名地为止。……

赛里斯国四周有安尼巴山 (Anniba) 绕之。又奥格萨襄山系^(一) (Auxacian Mountains) 之东段，又阿斯弥良山 (Asmiraeon)、喀襄山 (Kasian Mountains)、塔古鲁斯山 (Mt. Thagurus)、海模笃斯山 (Hemodas)、赛里库斯山 (Sericus)、鄂拖罗科尔哈斯山 (Ottorocorrhas) 皆在国之边鄙也。境内有两大川，几

贯流全境。第一川名俄科达斯河 (Oechordas), 共一源在奥斯萨襄山, 又一源则来自阿斯弥良山。第二川名包泰斯河 (Bautes), 其一源在喀襄山, 又一源在鄂拖罗科尔哈斯山。

(一) 玉尔又谓奥格萨襄山或即为后世阿克苏城名之所由来。喀襄山, 喀什噶尔(玄奘之佉沙国)城名之原音。俄科达斯即回纥或畏兀儿。吾意此等注释, 牵强附会, 无价值矣。当汉魏之际, 所有阿克苏、回纥、佉沙等名辞。皆不见于中国史也。

赛里斯国之极北边地, 有野人, 嗜食人。野人国外, 有安尼巴国, 居安尼巴山之北。安尼巴山与奥格萨襄山系之间, 有希共格斯国 (Sizyges)。其邻有达麦尼国 (Damnae) 及皮阿底国 (Piaddae)。皮阿底国地土延至俄科达斯河。河畔有俄科达斯国。

安尼巴山之东, 有格来尼国 (Garenaei) 及那班尼国 (Nabannae)。阿斯弥良山北有阿斯弥良国。山南直至喀襄山, 有伊才东国 (Issedones)。伊才东大国也, 其东有特罗阿尼国 (Throani), 过此, 爱塔古黎山 (Ethaguri) 之东, 有爱塔古黎国。伊才东国南, 有阿斯帕克利国 (Aspacarae)。又南为拔梯国 (Batae)。又南近海模笃斯山与赛里库斯山, 为鄂拖罗科尔哈伊国 (Ottorocorrhae), 盖极南境矣。赛里斯国有达麦尼

(Damna)、皮阿底 (Piada)、阿斯弥良 (Asmiraea)、塔尔哈那(Tharrhana)、伊才东赛里喀(Issedon Serica)、阿斯拍克利(Aspacara)、特罗撒齐(Drosache)、拍辽那(Paliana)、阿伯拉喀那(Abragana)、陀格拉(Thogara)、达格才他(Daxata)、俄罗撒那(Orosana)、鄂拖罗科尔哈(Ottorocorrha)、沙拉那(Solana)、赛拉(Sera Metropolis)等名城。

秦尼国记

秦尼国北界赛里斯东鄙,东及南皆界无名地(Terra Incognita),其西界印度恒河边地、大海曲、泰利俄特斯海湾(Theriodes)及秦尼湾^(一)。秦尼湾畔有黑人,专食鱼。……

(一)拖雷美误以印度洋为内海,秦尼国不滨大洋而仅滨海湾也。

拖雷美复举各地经纬度。秦尼国内地,有阿喀特拉城(Akadra)、阿斯劈特拉城、科哥拉那格拉城(Coccora-Nagara)、撒拉格城(Saraga),而秦尼都城为最大焉。然世传秦尼国都有铁城及种种奇事,则皆无稽之语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87—195页)

一四 希腊人包撒尼雅斯之记载(一)

爱里斯国 (Elis) 物产丰富, 尤以必速斯(二)(Byssus) 为多。苧麻及必速斯, 皆有相宜之土, 可以植之。唯赛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 则非来自植物, 另有他法以制之也。其法如下: 其国有虫, 希腊人称之为塞儿(三)(Ser), 赛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儿, 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 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 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 该虫亦有八足。赛里斯人冬夏两季, 各建专舍, 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 类于细丝, 缠绕其足。先用稷养之四年, 至第五年, 则用青芦饲之, 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四)。虫食青芦过量, 血多身裂, 乃死。其内即丝也。

(一) 包撒尼雅斯(Pausanias), 希腊历史学者, 公元二世纪时人。

(二) 玉尔谓或即棉花。

(三) 塞儿虫即蚕也。塞儿二字, 速读之, 亦与吴越两地人蚕字之读音相似。希腊文塞儿或即来自中国亦未可知。赛里斯国名, 原亦来自塞儿。其末尾之斯字, 则希腊人及拉丁人语尾之音也。卢白鲁克《纪行书》载契丹人称丝为赛里克(Seric)。国有大城, 名赛里斯。故国亦以

赛里斯为号。克拉勃罗德 (Klaproth) 谓赛里斯实来自丝字。古代人以出产品而名其国者也。

(四) 玉尔谓此方所记之年，恐为期字之误，中国人养蚕分五期也。

赛里亚 (Seria) 为爱利脱利亚海 (Erythraean Sea) 之澳中之一岛。有人告余，赛里亚四周，并非皆爱利脱利亚海，乃在塞儿河 (Ser) 口，其四周非尽海也，犹之埃及之三角洲孤立于尼罗河 (Nile) 耳。赛里斯人为爱西屋皮亚种。近旁之阿巴撒 (Abasa) 及撒开雅 (Sakaia) 两岛，亦为所占据。然又有人言于余云，其人并非爱西屋皮亚种，乃西梯亚人 (Scythians) 及印度人之杂种也。以上所记，皆余闻自他人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02 页)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魏略·西戎传》记大秦

《魏略·西戎传》曰：大秦国一号犁靛，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一)。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二)。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却从安谷城^(三)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迟散城^(四)，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国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其上地有松、柏、槐、梓、竹、苇、杨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种五谷。畜有马、驴、骡、骆驼。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二十丸巧妙。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

不敢怨。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俗能胡书。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但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其国置小王数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余里，有官曹文书。王有五宫，一宫间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宫听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复至一宫，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也。王出行，常使从人持一韦囊自随。有白言者，受其辞，投囊中。还宫乃省为决理。以水晶作宫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别枝封小国，曰泽散王，曰驴分王，曰且兰王，曰贤督王，曰汜复王，曰于罗王。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国出细絺。作金银钱，金钱一当银钱十。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毳毼、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黄，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绿，七曰紫，八曰红，九曰绀。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类。陌嘉三年时，

疏勒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又今《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奇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鬣、骇鸡犀、璆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毳毼、五色毼毼、五色九色首下毼毼、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緋持布、发陆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迭、兜纳、白附子、熏陆、鬘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阯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户数，不能备详也。自葱岭西，此国最大，置诸小王最多，故录其属大者矣。泽散王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五)。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驴分王^(六)属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且兰王^(七)属大秦。从思陶国^(八)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

南，乃西行。从且兰复直西行之汜复^(九)国六百里。南道会汜复，乃西南之贤督国^(一〇)。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兰、汜复、斯宾^(一一)、阿蛮^(一二)北，有一山东西行。大秦海东西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贤督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于罗^(一三)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罗属大秦。其治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国^(一四)属安息，与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三国志》卷三〇《魏书》）

（一）夏德谓迟散二字古音读如的散（Disan），或为埃及尼罗河口之亚历山大港之讹音。

（二）乌丹二字古音读如俄丹（Odan）。仅依读音考之，莫近于阿丹那（Adana）矣。阿丹那即今代亚丁港（Aden）。唯依地位考之，则红海西岸之密俄斯忽尔谟斯（Myos Hormus）似乌丹也。此地古代为埃及红海滨大商港，有商道自此市西南行至阔勃脱斯城（Koptos），与尼罗河水道接。再顺流下至亚历山大港。古代东方印度等国货物由此道西往者甚多。

（三）安谷城即幼发拉底河下流之鄂尔柯城（Orchoë），亦古代大商埠也。此城又名乌路库（Urukū），犹太

人曰爱莱克 (Erek)，希腊人曰 Orxóe，现代名为瓦儿喀 (Warka)。

(四) 乌迟散古音读如俄的散 (Odisan)，亦即亚历山大港。

(五) 泽散古音读如大散 (Dasan)，亦为亚历山大之讹音，此城似即幼发拉底河口之察拉格司斯巴锡奴 (Charax Sposinu) 大商港也。此港古代希腊人确有 Alexandria pros Tigrichi 之名。“其治在海中央”者，或指四周有幼发拉底河水环绕也。“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者”，近 Orehoë 城也。

(六) 驴分即幼发拉底河上游之尼斯福流姆城 (Nicephorium)，此城为由东方溯幼发拉底河往安都城 (Antioch) 必经之路也。

(七) 且兰或为叙利亚东部之柏尔米拉城 (Palmyra)，又名塔德摩尔 (Tadmor)。

(八) 思陶或为底格里斯河右岸锡塔克 (Sittake) 城，在克泰锡封 (Ktesiphon) 之北。

(九) 汜复似为俄伦泰斯河 (Orontes) 右岸之爱买沙城 (Emesa)，在大道上，南通倍脱拉，北通安都城。

(一〇) 贤督国或即大马色克城 (Damask)，在爱买沙之南。

(一一) 斯宾即克泰锡封。

(一二) 阿蛮即爱克巴塔那 (Acbatana)，今名哈玛丹 (Hamadan)。

(一三) 于罗即希拉城 (Hira), 在幼发拉底河西岸, 古巴比伦城旧址西南, 与后代苦法 (Kufa) 城相邻。于罗城为阿拉伯移民建于公元二百年左右。时波斯之安息朝濒亡, 不能阻止外来之阿拉伯人侵占该地。于罗附近之安巴城 (Anban) 不久亦为阿拉伯人所取。

(一四) 斯罗国即赛流西亚城 (Selaucia), 在底格里斯河西岸, 与克泰锡封城隔河相对。(以上注参见夏德《中国与罗马东边地》第 180—200 页)

二 大秦与东吴之交通

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玕、琅玕、鬱金、苏合。苏合是诸香汁煎之, 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 先榨其汁以为香膏, 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 不大香也。鬱金独出罽宾国, 华色正黄而细, 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 积日槁乃粪去之, 贾人以转卖与他国也。汉桓帝延熹九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 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诸国人, 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 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 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 “大秦

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一)。（《南史》卷七八《夷貊传》，又《梁史》卷五四《诸夷传》）

（一）此节亦记东汉末三国初，东西海道交通也。秦论为大秦第一人留姓名于中国正史者也。

三 《晋书》记大秦

大秦国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椽桷，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其王有五宫，其宫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宫听事，终而复始。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壁、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织锦缕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邻国使到者，辄廩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一)。（《晋书》卷

九七《四夷传》)

(一)《晋书》载武帝太康中，大秦王遣使贡献事，亦与西史所载相合也。罗马将奥雷利诺斯(Aurelianus)于安都(Antioch)城及爱德沙(Edessa)城两战，皆击败才奴比亚(Zenobia)之军，下叙利亚，毁拍尔米拉城(Palmyra)，克复埃及诸部。又公元二八二年至二八三年，罗马皇帝喀鲁斯(Carus)征波斯，陷克泰锡封城。两役皆在武帝太康年间，波斯湾头之交通，得以恢复也。

四 大秦国贡奇布

惟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一)作镇南方，余时承乏，忝备下僚。俄而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乃作赋曰：伊荒服之外国，逮大秦以为名。仰皇风而悦化，超重译而来庭。贡方物之绮丽，亦受气于妙灵。美斯布之出类，禀太阳之纯精。越常品乎意外，独诡异而特生。森森丰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炭中，颖发烬隅。叶因焰洁，翅与炎敷。焱荣华宝，焚灼萼珠。丹辉电近，彤炯星流。飞耀冲霄，光赫天枢。惟造化之所陶，理万端而难察。燎无烁而不焦，在兹林而独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无竭。同五行而并在，与大椿其相率。乃采乃枿，是纺是绩。每以为布，不盈

数尺。以为布帔，服之无斲。既垢既污，以焚为濯。投之朱炉，载燃载赫。停而冷之，皎洁凝白。（《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晋殷巨《奇布赋及序》）

（一）腾侯应为滕侯之误。晋滕修封武当侯，故称滕侯，《晋书》卷五七有传。

五 《那先比丘经》记大秦

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一）。”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万里。”那先问王：“曾颇于此遥念本国中事不？”王言：“然，恒念本国中事耳。”那先言：“王试复更念本国中事，曾有所作为者。”王言：“我即念已。”那先言：“王行八万里，反覆何以疾？”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经》卷下）

（一）《那先比丘经》译者姓名已失，何时译成亦不可考。《大藏经》附入东晋录内，故今亦将此节置之晋代之后也。阿荔散即埃及亚历山大港。埃及与印度交通，自古已然。埃及人在印度说佛本无足异。梁武帝时，埃及人科斯麻士曾至印度西海岸及锡兰岛等地经商，后归国，为僧人。科斯麻士亦亚历山大港人也。

由此节观之，大秦国之名，实为总名，其境内有无数属国、部落、郡邑之名，有时得传达至远东。此节之“国名阿荔散”，

译人心中，或亦有汉时天下“郡国”分划义意存在，未必为大秦国之别名又称阿荔散也。大秦国之别名如黎轩（见《史记》）、拂菻（见《隋书》、《唐书》）、佛郎（见《元史》）、富浪（见刘郁《西使记》，又《元史·郭侃传》）等是也。凡此诸名，其来源或为罗马原音，或辖境部落之音也。

六 希腊人马赛里奴斯记中国事情(一)

西提亚两部外，向东有赛里斯国。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续不绝，成天然保障。赛里斯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广大富饶。西邻西提亚人。东与北两面，皆界穷荒，终年积雪。南面疆界，至印度及恒河为止。四周诸山，为安尼瓦（Anniva）、那柴维秀姆（Nazavicium）、阿斯弥拉（Asmira）、爱摩顿（Emodon）及俄普罗喀拉（Opuracara）。（参见上方拖雷美《地理书》之译文）山皆高峻崎岖。其中平原，有俄科达斯（Oechardes）及包泰斯（Bautis）两大河贯流之。河流平易，势不湍急，湾折甚多。赛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气候温和，空气清洁，适卫生。天空不常见云，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

（一）马赛里奴斯（Ammianus Marcellinus），希腊人，生于公元三八〇年顷，著有《史记》一书，其中亦有关

于中国记载。

林中有毛。其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一)。半似羊毛纤维，半似粘质之丝。将此纤维纺织成丝，可以制衣。昔时吾国仅贵族始得衣之，而今则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贱至走夫皂卒，莫不衣之矣。

(一) 此节所记丝之由来，完全谬误，远不如上方包氏所记。

赛里斯人习惯俭朴，喜安静读书以度日，不喜多与人交游。外国人渡边境大河，往买丝及他货者，皆仅以目相视，议定价值，不交谈也^(一)。其地物产丰富，无求于他人。虽随时愿将货物售于他人，然绝不自他人有所购买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03页)

(一) 此哑交易风俗，中国及罗马古代皆无之也。然西人古代记载，多谓中国有此风俗，而中国《新唐书·拂菻传》又记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杜环《经行记》谓拂菻国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

七 《魏书》记大秦

大秦国一名犁轩，都安都城^(一)。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

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上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朱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二)，多出异物。

⑦ 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三)。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一）《魏书》所记大秦，其都城曰安都，盖指叙利亚首府安梯俄克（Antioch）而言也。唐末，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Mas'udi）谓当回教徒征服叙利亚时，安梯俄克城之读音，已缩为安梯（Ant or Anta）云。（见《黄金牧地》Prairies d'Or, III, 407）《魏书》之安都音与安梯正同。《魏略》作安谷城（见前），盖取其首尾二音也。赵汝适《诸蕃志》大秦国条，亦作安都。

(二)《汉书》、《魏略》及《魏书》皆记大秦有海道通交趾及益州永昌郡。可与拖雷美《地理书》互相证明也。

(三)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者，则以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皆与长安洛阳同纬度故也。

八 元魏时欧亚外国人杂居中国内地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以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以后，赐宅归德里。……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洛阳伽蓝记》卷三）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上。宣武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

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绩纺百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洛阳伽蓝记》卷四）

九 柏罗科劈斯记蚕种传入罗马^(一)

同时有某几个印度国僧人抵君士旦丁堡，探悉哲斯丁皇帝 (Emperor Justinian) 心中甚欲罗马人以后不再自波斯人购买丝货。乃见帝献策，可使罗马人不再自波斯或他国购买丝货。据其人自云，尝居赛林达 (Serinda) 甚久，其地有印度人甚众。居其国时，尝悉心研究如何可使罗马境内亦得产丝。哲斯丁皇帝闻言，乃详问如何可使其法成功。印度僧告以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自口中天然吐出，不须人力。欲由其国取虫至罗马断不可能，然有法可孵化之也。一虫所产之卵，不可胜数。卵生后多时，尚可掩以粪生温，使之孵化也。皇帝既闻其语，允许成功以后，将重赏之也。诸僧乃回印度取其卵，而复至拜赞廷 (Byzantium) 依其法行之，果得虫甚多，以桑叶养之。由是罗马境内亦知制丝方法矣。（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02 页）

（一）柏罗科劈斯 (Procopius)，希腊历史学家，生于公元五〇〇年，死于公元五六五年。

一〇 梯俄方内斯记蚕种传入罗马(一)

哲斯丁皇帝在位时，有波斯人某至拜赞廷传示蚕之生养方法，盖为以前罗马人所未知悉者也。波斯人某，尝居赛里斯国。归回时，藏蚕子于行路杖中(二)，后携至拜赞廷。春初之际，置蚕卵于桑叶上，盖此叶为其最佳之食也。后生虫，饲叶而长大，生两翼，可飞。哲斯丁皇帝后示突厥人以养蚕吐丝之法，突厥人大惊。盖是时赛里斯人经商诸市场港埠，前为波斯人所据者，后皆为突厥人所攘夺也。啖哒(Ephthalites)(三)王爱甫塔拉奴斯(Ephthalanus)灭贝罗赛(Perozes)及波斯，悉取其地，占据诸市场及港埠。从突厥人复灭啖哒而代有其地。(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03—205页)

(一) 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东罗马拜赞廷人，生于第六世纪末。

(二)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瞿萨旦那国下，载“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鹿婼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蚕桑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衣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

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鹿鞞伽蓝故地。方备礼仪，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养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为制，不令伤煞。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据玄奘及梯俄方内斯等之记载观之，古代中国养蚕方法，必甚秘密，不愿以教他人也。

(三) 唼哒又名挹怛，名见《魏书》、《隋书》。西人名之为白匈奴(White Huns)，以国王爱甫塔拉奴斯之名而得族名。第五世纪时，与波斯为邻，以巴里黑城(Balkh)西之塔里干(Talikhān)为界。国都名拔底延即巴里黑也。公元五六三年至六七年间，为西突厥所灭。

一一 科斯麻士之《世界基督教诸国 风土记》载中国事情

公元五三〇年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者，生于埃及，少营商，至波斯、印度西海岸、锡兰岛等地。老为僧，居埃及亚历山大港。于五四五年时(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著一书，名《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Universal Topographia Christiana)。书中先述其个人宇宙构造意见，次述其所闻诸国风土。关于中国亦略有记载。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zinitza)，又

为秦尼斯达国 (Tzinista)。印度古代称中国为秦那斯坦那 (Chinasthana)，波斯人曰秦尼斯坦 (Chinistan)，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 (Tzinis-
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也。科斯麻士书中并未详述中国、锡兰及两国中间之地理。然指明二国相去甚远，间有丁香国(一)，因盛产丁香故得名。由中国及中间地，运至锡兰之商品中，有丝、伽罗木、丁香、檀香等。科斯麻士可谓为第一希腊罗马著作家，记述中国由于真正事实，脱离古代半神话之风者也。记载虽不详，然已示大进步矣。其有关中国记载如下：

(一) 其地约为今麻刺甲一带。

产丝国在印度诸邦中为最远者。当进入印度洋时，其国在吾人之左手方面。唯离波斯湾及赛莱底巴 (Selediba) 甚远。赛莱底巴为印度人之名称。希腊人则谓为塔勃罗贝恩岛(一) (Taprobane) 也。产丝国之名，为秦尼策国 (Tzinitza)。大洋海环其左，此洋与环巴巴利(二) 右岸者，同一洋也。印度哲人曰婆罗门 (Brachman) 者尝言，若自秦尼策国引一直线，经波斯而至罗马国境，则正平分世界为二云。其言或确也。

(一) 即今之锡兰岛也。

(二) 指非洲东岸之地。

秦尼策国在左边最远之境。丝货由陆道经历诸国，辗转而至波斯，所需时日，比较上实甚短促。若由波斯

而经海道往彼，所需时日，实甚久也。盖第一原因，航海者须由塔勃罗贝恩所处之纬度，及稍北诸地，航行长程一节，约有波斯湾之长，始得达目的地也^(一)。第二原因，则渡过印度洋全境，由波斯湾至塔勃罗贝恩。更由塔勃罗贝恩而至转舵向左，以往秦尼策之地，海程甚远也^(二)。由是观之，自秦尼策由陆道往波斯，实行经短捷路程。而在波斯得见有大宗丝货者，其故亦易明矣。

(一) 若由麻刺甲东岸，锡兰岛之同纬线，航至广州，所行之程，约四五倍波斯湾之长。故比资雷(Beazley)著《近世地理学史》(Dawn of Modern Geography)，谓科斯麻土之秦尼策国，或指交趾支那而言。彼所言之海程，或指暹罗海湾也。南北朝时，交趾、九真、日南、林邑诸地，皆隶南朝，故海外印度人等，亦称该地为秦尼斯坦。比资雷所说有理。

(二) 波斯湾长六百五十英里。而由锡兰岛至麻刺甲之海程，已几两倍之矣。

过秦尼策即无航海船之影踪。亦不见有人居住。

若果有人用直线量大地之东西道里。则自秦尼策国向西直抵西极，共有四百程(Marches)左右也。每程合三十迈耳^(一)(mile)。各处距离远近约略如下：
由秦尼策至波斯边境，包所有恩尼亚(Unnia，即匈奴国)、印度及拔克脱里亚(Land of the Bactrians，即大

夏国)约共一百五十程。如果不超过此数,必不能少于此数也。波斯全境,自东至西,有八十程。由尼西比斯(二)(Nisibis)至赛流西亚(三)(Seleucia)十三程。由赛流西亚经罗马、高尔(Gaul,今法兰西)及伊贝利亚(Iberia,今西班牙)至滨临大洋之外克底斯(Outor Gades)城,一百五十程有余。总共由东极至西极,凡四百程左右。(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12—231页)

(一) 迈耳为古代罗马人所用道里之名。其长约合今英国丈量一千六百二十码,或一千四百八十二米突。后代西欧各国多亦袭用罗马旧制,唯长短不能一致。科斯麻士以及所有古代欧洲游历家所用之迈耳,皆指罗马旧里,可无疑也。若译迈耳为英里,则大误矣。

(二) 今代土耳其的亚拜克(Diarbekir)省马尔丁(Mardin)府尼西宾(Nissibin)区首镇。尼西宾即建在古代尼西比斯市之旧址者也。其地在鸦格鸦加河(Jagh-jagha),又名密格多牛斯(Mygdonius)畔,马修斯山(Mount Massius)麓。赛流柯斯(Seleucus)子孙统治东方时,尼西比斯又称为密格多尼亚省 Mygdonia 之安梯俄克城(Antiocheia)。其地产花,芳馥之气远达。故希腊人又称之为安吐穆西亚(Anthumusia)。其地初隶亚美尼亚。当梯格伦斯(Tigranes)王朝时,为亚美尼亚之都城。后为鲁克路斯(Lucullus)所陷,继归帕提亚人。脱拉真(Trajan)皇帝时,地属罗马帝国版图。觉维安(Jovian)皇帝时,割让波

斯萨赞王朝之萨博尔二世(Sapor II)。一五一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查尔的兰(Chaldiran)战役起,伊斯美耳沙(Ismael Shah)为苏丹赛立姆(Sultan Selim)所败,地归土耳其帝国版图。

(三)此城为亚历山大部将赛流柯斯尼开忒(Seleucus Nicator)所建。建筑材料,大部分取自古代巴比伦城。帕提亚战役(Parthian Wars),赛流西亚被摧毁,残余材料,移建克泰锡封城。

一二 东罗马寓言传入中国

梁天监中,有蜀闾(上音携,下琛去)、畿杰(上万下杰)、裁黠(上蜀下湍)、仇督(上掌下覩)四公谒武帝。帝见之甚悦。……帝移四公子于五明殿西阁,示更亲近,其实囚之。唯朔望伏腊,得于义贤堂见诸学士,然有军国疑义,莫不参预焉。……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东至扶桑。扶桑之蚕,长七尺,围七寸,色如金,四时不死。五月八日,呕黄丝布于条枝,而不为茧,脆如缢。烧扶桑木灰汁煮之,其丝坚韧。四丝为系,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产于扶桑下。赍卵至句丽国,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晓而明如昼。城忽不见,其月便蚀。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

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一)。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二)。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西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粘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宝信矣。昔波罗尼斯国王有大福，得获二宝镜。镜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孙福尽，天火烧宫，大镜光明，能御灾火，不至焚爇。小镜光微，为火所害。虽光彩昧暗，尚能辟诸毒物。方圆百步，盖此镜也。时王卖得金二千余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宝，收夺此镜，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孙失道。国人将谋害之。此镜又出，当是大臣所得。其应入于商贾，其价千金。倾竭府库不足也。”因命杰公与之论镜，由是信伏。更问：“此是瑞宝，王令货卖。即应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三)诸

大国王大臣所取。汝辈胡客何由得之？必是盗窃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对。俄而其国遣使追访至梁，云其镜为盗所窃，果如其言。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游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虚说，皆为美谈。（《太平广记》卷八一—《梁四公记》）（四）

（一）拂林即拂菻，拂菻国之名，在正史上，始见于《隋书》。

（二）锡勃洛斯岛(Cyprus)君士旦丁亚(Constantia)地方主教爱劈法奴斯(Epiphanius)(约生于公元三一五年至四〇三年之间)记耶路撒冷城高僧胸甲所装十二宝石云：大西提亚沙漠中有幽谷，四周有高山环之。自山顶下瞰，仅如烟雾，莫测其深也。邻近诸国之王，多遣使来此求宝。杀羊剥皮，自岩上，下投谷中。宝石粘羊肉，岩上飞鹰嗅肉味，下投谷中，衔羊出而食之。留宝石于山顶，求宝者迹其所在而往拾之。宝石色类不一，价值连城。投炽炭火中，火即熄，而石无损也。又能佐妇女分娩，驱散妖魔。

爱劈法奴斯之记载，与《梁四公记》拂林国西北坑事，有相同之点三：一，深谷。二，投肉作饵。三，鸟将宝石带出也。如是相似，其来源必同。爱之记载，约早于梁时一百年。其自泰西传入东亚，毫无疑义。

第九世纪中叶(唐宣宗时)，有阿拉伯文《金石学》一书。伪托为希腊亚理斯多德(Aristotle)所著。其记钻石

云：“吾(亚自称)徒亚历山大外，无他人再抵产钻石谷者。此谷在东方呼罗珊之极边，深不可测，谷中有蛇，视人必死。亚历山大阻此不得前进，乃制镜，命兵佩之。镜影反照，蛇皆自死，而兵皆无恙。既抵谷，乃杀羊剥皮，投之谷中。钻石粘肉，有鹰下飞，衔肉而出。兵追逐之，鹰弃肉，兵拾钻石而归。”又阿拉伯文之《天方夜谭》所述航海者辛德拔特(Sindbad, the Sailor)亦有此事。(见劳费尔《中国希腊民间传说中的钻石的研究》第6—10页。B. Laufer, 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三) 勃律之名，始见于《唐书》，清代《西域图志》作博洛尔，即 Bolor，今之俾路芝。波罗尼斯国，即《西域记》卷七婆罗痾斯国，今印度拜那莱斯城(Benares)。波罗奈国、失罗国，据其读音，似皆确为希腊及罗马人之地名也。波罗奈或即意大利北境 Bologna 古城也。失罗国或即幼发拉底河畔之希拉城(Hira)也。

(四) 《梁四公记》为唐张说所著。惟此书所记事迹，不见《梁书》。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 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隋书·裴矩传》记通拂菻之道

炀帝即位，……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共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一)，达于西海^(二)。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三)。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四)。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一) 拂菻，众考纷纭，详见下节附 5.《拂菻原音考》。历代史书所记，自汉迄唐通大秦或拂菻之路，皆在安息、波斯以西，取道里海之南。独《隋书》所言度北流河而至拂菻，最为奇特而有兴味。此道乃东罗马蔡马库斯(Zamarchus)奉使西突厥之道也。《隋书·西域传》之记载，多根据裴矩《西域图记》，而矩之书，又皆闻之诸商胡。其时正为西突厥与东罗马互通。裴矩受命掌西域互市，其记通拂菻之道，必闻之商胡，经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乃至拂菻，独异于以前史书也。

(二) 西海指地中海。北道由新疆哈密经天山北麓至中亚细亚，经里海北岸通欧洲。

(三) 中道由新疆吐鲁蕃沿天山南麓越葱岭至中亚细亚通欧洲。

(四) 南道从新疆罗布泊附近越流沙，沿昆仑山北麓越葱岭至中亚细亚通欧洲。

二 《隋书·铁勒传》记里海 西北诸部落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嗟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疑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

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唄昏等，近二万人^(一)。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隋书》卷八四《铁勒传》，又《北史》卷九九）

（一）《隋书·铁勒传》此节，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二《北徼诸国传》略一言之，谓阿得水在俄罗斯境，然亦未明言究为今代何水也。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下《咸海里海黑海考》发明得疑海为里海，惟谓由答刺罕转音而来，余则颇为怀疑。若丁谦《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铁勒传考》，可谓全误也。余参酌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Zamarchos）《奉使西突厥纪行》（见玉尔-考狄〔Yule-Cordier〕《古代中国闻见录》补注）及俄国白莱脱晋乃窠（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而作《阿得水即窝尔加河考》等文，现附于后。其确实情形，余心中毫无疑窦。铁勒部落，有不全了然者，则加以似字在内。

附：1. 阿得水即窝尔加河考

《隋书·铁勒传》此节所言，乃指里海北岸及其西岸诸部而言。阿得水即今之窝尔加河。突厥人称窝尔加河（Volga）为阿得耳河，或亦得耳河（Atel, Idil），华言江河也。回教著作家

皆沿用突厥之名，而斯拉夫种诸国称之为窝尔加河。或由于古代博尔加耳(Bolghar,又作布尔加利)城之讹音也。阿得耳水之名,最古见于东罗马蔡马库斯《奉使西突厥纪行书》中。第十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家伊斯塔克里(Istakhri)书中,载可萨人(Khazars)居于阿得耳(Atel)河畔,河贯流其国中。同时依宾库达特拔(Ibn Khurdadbeh)书中,有阿得耳城之名,或指今阿斯脱拉汗城(Astrakhan)也。元初勃拉奴喀劈尼(Plano Carpini)之《纪行书》中,谓爱的耳河(Ethil)俄国人称之为窝尔加河。卢白鲁克(Rubruck)《纪行书》中,称爱的勒河(Etilia)亦名窝尔加河,为其生平所见最大之河,发源于大布尔加利国(Bulgaria the Greater),南流入大湖,湖之周围,约四月行云。又称爱的勒河约四倍于法国仙河(Seine),深不可测,流入希尔康海(Hircan Sea)(里海),河口多鱼云。小亚美尼亚王海敦(Haithon)《蒙古纪行》作爱的尔水(Ethil)流入里海。《元朝秘史》卷十三,作亦得勒水。清代图理琛《异域录》载土尔扈特(Torgut)国王阿玉奇汗游牧地方,在俄罗斯国界萨拉托付(Saratov)之东南,俱旷野,西北两面,有佛尔格(Volga)即额济勒河环流。东南有宰河环流,南有腾吉思湖(Denghis)。额济勒河,宰河俱向南流,归入腾吉斯湖云。额济勒与亦得勒、爱的勒、爱的耳、阿得耳,阿得水皆同一原音。宰河即《元秘史》之札牙黑水。宰与札音相近。图理琛仅取其首音,即今代之乌拉尔河(Ural)。腾吉思即里海,突厥语湖也。图理琛之记载,可证明亦得勒、札牙黑、腾吉思等历史上名辞,今代仍通行于蒙古、突厥诸民族间也。

2. 得嶷水即乌拉尔河考

《隋书·铁勒传》之得嶷海，指里海东北部，得嶷水入海处而言。得嶷水即今之乌拉尔河。突厥人称之为伊牙克水(Iaik)，或札牙克水(Djaik)。最初见之于东罗马蔡马库斯《奉使西突厥纪行书》，作得嶷黑河(Daich)。东罗马史家孔斯坦丁(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书中，称札牙克水为得嶷格司河(Teix)。俄国古史作伊牙克河(Yaik)。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中，称之为札爱克河(Jaec)。卢白鲁克《纪行书》中，载离爱的勒河东行十二日，抵一大河，名曰札格克河，(Jagac)发源于北方巴斯喀梯尔国(Pascatir)，南入里海。小亚美尼亚王海敦《纪行书》中，称为札伊克河(Jaic)。《加塔兰古地图》(Catalan Map)称之为札牙黑河(Jayech)。十四世纪及十五世纪回教著作家多称之为伊牙克河(Iaik)。波斯拉施特《史记·钦察国传》亦见此名。一五五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任金生(Jenkinson)《布哈拉(Bokhara)游记》载“雅克(Yak)大河发源于西伯利亚。近喀麻河(Cama)，经那该国(Nagay)而入里海”云。《元朝秘史》卷一三作札牙黑水。

3. 里海之各种名称考

隋代以前，《汉书》、《魏书》、《魏略》等，虽皆有《西域传》甚详，然里海似为中国人所未知。《隋书》始有正确名称也。其名称甚多，吾人可列成一表。

见于中国书者

得疑海 见《隋书》卷八四《铁勒传》，由得疑水 (Daich) 而得名。得疑水今之乌拉尔河也。

亚俱罗海 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苦国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亚俱罗，阿拉伯语 Kil-o-Kilan 末二字之译音也。首 Kil 字其国语，海也。

小海 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波斯传》，陀拔斯单国 (Taberistan) 三面阻山，北濒小海，居娑里城 (Sari)。

宽甸吉思海 见《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甸吉思 (Denghiz)，突厥语湖也。宽 (Kuan)，蒙古语湖也。

里海 今代地理书作此名。

见于西国史书者

希尔康尼亚海 (Hyrcanian Sea) 见希腊拖雷美《地理书》。

里海 (Caspian Sea) 见希腊拖雷美《地理书》。

希腊海 (Grecian Sea) 见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第二十一章。

大海 (Mare majus) 见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第二十一章。

爱的勒海 (Sea of Etilia) 见卢白鲁克《纪行书》第十六章。

爱的勒湖 (Lake of Etilia) 见卢白鲁克《纪行书》第十六章。

盖尔海 (Sea of Ghet)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

岐兰海 (Sea of Ghelan)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由其南岸岐兰省 (Ghilan) 而得名。

开尔俄岐兰 (Kil-o-Kilan) 阿拉伯语岐兰海也。首开尔二字，阿拉伯语海也。中俄字，阿拉伯语虚字，犹之汉文之字，

或的字也。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七。

吉尔俄岐兰(Jil-o-Jilan) 同上。

达利雅岐兰尼(Darya Ghilani) 波斯人之称呼也。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七。

赛鲁尼克母海(Mare Seruanicum)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八。

撒尔瓦尼克母海(Mare Salvanicum)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八。

失儿湾海(Sea of Shirvan) 由失儿湾地方而得名。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八。

巴库海(Sea of Baku) 中世纪法兰克人(Franks)之称号。由巴库地方而得名。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八。

巴斯康海(Sea of Bascon) 由其东南阿伯斯康(Abeskun)小岛而得名。见鄂多立克(Odoric)《游记》。

撒伦海(Sea of Sarain) 由撒雷(Sarai)地方而得名。见《马哥孛罗游记》卷四第二十五章。

撒雷海(Sea of Sarra) 见加塔兰(Catalan)《古地图》。

4. 铁勒诸部考

《隋书·铁勒传》所记西方诸部之名，因中国文中，人名地名无点逗分别之法，致多不可辨识究为何族也。然有数族，尚可辨识也。姑就所知者，略为考焉。

曷戛 曷戛似即《唐书》之可萨部(Khazars)。《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火寻或曰货利习弥(Khwarizm)，西北抵突厥曷

萨。曷萨与曷蔽音相近，曷萨即可萨也。（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四第二十四章附注）

拔忽 拔忽似为布尔加儿(Bolghar)之讹音。布尔加儿族，初居窝尔加河左岸。公元一二二五年时（元太祖二十年乙酉岁）其城为蒙古人所陷。《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不里阿耳，蒙文《元秘史》作不合儿。（参见《马哥孛罗游记》本书序言，第二章注二）

比干 一作比干，似为裴奇内格族(Pecheneg)。据东罗马史家孔士但丁之记载，谓“裴奇内格族，初居乌拉尔河及窝尔加河流域，后为乌斯族(Us Ghuz)及可萨族所逐，西徙至尼亚泊河(Dnieper)及尼斯特河(Dniester)中间之地。裴奇内格人为突厥同族，而匈奴之裔，盘据北方，甚为可忧。”（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四第二十四章附注）《隋书》亦言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与孔士但丁之记载相合。公元第九世纪之末（唐昭宗时），裴奇内格人迫匈牙利人使由高加索山附近，西徙至多脑河，今匈牙利国之地。比干名以下，有数族不可辨识。

拔也未渴达 拔也未渴达部即今之不儿塔斯族(Burtass)也。拔也未渴达速读之，即为不儿塔矣。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与伊斯塔克里(Istakhri)二人书中，称之为巴儿塔斯(Bartas)，或拜儿塔斯(Bertas)族。公元第十世纪时（五代时），居阿得耳(Atel)河畔，与可萨人为邻。阿伯尔肥达(Abulfeda)《地理书》亦有记之。波斯拉施特(Khodja Rashid-eddin)《史记》载公元一二三七年（元太宗九年）不儿塔斯族为蒙古人所征服。

三索咽 三索咽部即窝尔加河下流之萨格新族(Saksins)也。公元十二世纪时，回教著作家亦有言之者。俄国占史有萨格新族之名。窝尔加河下流有城，亦名萨格新，为其族之根据地。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称之为萨格西(Saxi)。公元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岁）之末，蒙古人在俄罗斯境内，撤兵东归，乘势侵掠喀麻河(Kama)及窝尔加河中流之布尔加利族，克之。蒙古兵取道萨格新(Saccasin)境，与成吉思汗大兵合。一二二九年(元太宗元年己丑岁)，萨格新人最先通告布尔加利人及俄罗斯人，蒙古大军又复来侵也。

蔑促 蔑促即今之莫克夏族(Mokshas)也。此族为墨尔德文(Mordvins)民族之别支，与芬兰人(Finns)同种，居窝尔加河中流之西。俄国彭柴(Penza)、新比尔斯克(Simbirsk)、撒拉托夫(Saratov)、撒马拉(Samara)诸省为最众。彭柴省有河，今尚名莫克夏，有城名莫克须克(Mokshank)。此族所遗留之纪念也。东罗马史家孔斯但丁于第十世纪时，记有墨尔加族(Mordia)，距裴奇内格族十日行。俄国史家纳斯脱尔(Nestor)之《诸国表》中，有墨尔达瓦(Mordva)族之名。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中，作墨尔杜奴(Morduinos)，又作墨尔杜伊(Mordui)。卢白鲁克书中，记有梅尔达斯族(Merdas)，拉丁人称之为梅尔达尼(Merdini)，居爱的勒河畔。又其邻有莫克赛尔族(Moxel)，无宗教，无法律，无城邑，居森林中草屋而已。其王及多半人民，皆为鞑靼人驱至日耳曼，被杀戮无有孑遗也。地多野猪、蜜腊、皮毛、鹰鹫等。哲萨法巴巴罗(Josafa Barbaro)书中，有莫克夏族(Moxia)之名。波斯拉施特《史记》

载公元一二三七年（元太宗九年）博克夏族（Bokshas）为蒙古人所征服，博克夏亦莫克夏之讹音也。

恩屈 恩屈部即东罗马蔡马库斯《纪行书》中之乌苟尔国（Ugur）也。蔡马库斯记载简略，其详情吾人不得而知也。

阿兰 阿兰民族见于中国史书极早，与西洋及回教著作家之记载，可互证也：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奄蔡（《汉书解诂》云，奄蔡即阖苏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安息北有奄蔡、犁靬，其西则条枝也。

《前汉书》卷九六上，康居，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古代音如安赛 Ansai），控弦者十余万，大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陈汤传》作阖苏。

《后汉书》卷八八，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又有柳国，又有严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魏书》卷一〇二，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每使朝献。

《周书》卷五〇，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

《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传》列铁勒十五种，多与《隋书》相同。而极西数种，如恩屈、阿兰、北褥九离等名，竟付缺如，甚为异也。《新唐书》纪载北方民族情形，最为详细，然今竟缺者，岂史家有漏误欤？《隋书·铁勒传》载谓为匈奴之苗裔，《唐书·回纥传》亦谓其先为匈奴。两史所记，关于种族之区别，大抵相同。《唐书》对于里海北诸民族，总称之为突厥可萨部。意或唐初可萨部并合诸族为一国，因此他族之名，皆不得闻也。唐太宗平定西域，以铁勒军队之功为最。元初征服诸国，亦多资用其军队。然《元史·外国传》不列阿兰。吾人所可得者，仅断章之事实，散见于各卷。其为蒙古征服，于下方所引数节中，约略可见也。《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十一年，己亥冬十一月，蒙哥率师围阿苏(Asu)蔑怯思(Mikess)城。阅三月，拔之。又《定宗本纪》，帝从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围木栅山寨，以三十余人战，帝及宪宗与焉。卷一二二《昔里钜部传》己亥，冬十有一月，至阿速，灭怯思城。负固久不能下。明年，春正月，钜部率敢死队十人，蹶云梯先登，俘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众蚁附而上，遂拔之。蔑怯思城名，又见卷一二八《土土哈传》、卷一三二《拔都儿传》，波斯史家拉施特亦记一二三八年至三九年之冬，蒙哥与不里、阔端等围蛮加斯城(Mangass)，似即《元史》之蔑怯思城也。其地何在，至今

无定说也。《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至谷儿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卷一二一《速不台传》，又至阿里吉河，与俄罗斯大小密赤思老(Mtislav)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元史》关于阿速部之征服，所可见者，仅此而已。《元朝秘史》作阿速惕部，然记载亦甚简略也。《元史》中，其名称有作阿苏者，有作阿速者，有作阿宿者。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月祖伯国下，阿兰、阿思并称。阿兰之军队，在蒙古之陆军中，占重要职位。有右阿速卫、左阿速卫、隆镇卫等，受元朝皇帝非常倚畀。阿兰名将，有专传者，如《元史》卷一二三，捏古刺、阿儿思兰；卷一三二，杭忽思、玉哇失、拔都儿、口儿吉；卷一三五，失刺拔都儿、彻里等。顺帝时，同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与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知枢密院事福定等，上书罗马教皇，请派遣总主教来北京。罗马教皇应其请，兼遣马黎诺里至北京元之朝廷通好焉。事见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

《庚申外史》记至正十一年，朝廷闻红军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讨颖上红军。阿速，绿睛回回也。素号精悍，善骑射，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俱进军。其三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于作战漫不加省。赫厮军马，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华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其后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

《明史》卷三三二，阿速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

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恶斗。物产富，寒暄适节，人无饥寒，夜鲜寇盗，雅称乐土。永乐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贡马及方物，宴赉如制。以地远不能常贡，天顺七年，命都指挥白全等使其国，竟不复再贡。

案《明史》阿速是否即《元史》阿速，颇为怀疑，姑列于此而已。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三谓《元史》阿速即俄罗斯南境之阿索富城(Azov)，亦非也。

拖雷美(Ptolemy)《地理书》记阿兰西提亚族(Alani-Scythae)与阿兰山(Alanaean Mountains)。考其地点，亦在阿拉尔海(Aral)附近，与中国《汉书》所言相合。公元四〇年前(汉元帝永光四年)此族有西徙至顿河(Don)下流者。公元一世纪顷(东汉初)，罗马史家哲色佛斯(Jasephus)及亚美尼亚著作家，皆记阿兰民族居住该地。第三世纪(三国时代)阿兰人屡寇小亚细亚诸邑。三七六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匈奴阿提拉(Attila)大举西侵，阿兰民族亦隶属下附属焉。其后哥特人(Goths)、汪达罗人(Vandals)、瑞爱夫人(Sueves)侵犯西罗马帝国，阿兰人皆与役焉。匈奴人溃散后，阿兰民族之一部东归，退至高加索山附近，维持其独立与固有之性格。而他民族则皆溃散，不知所往矣。东罗马皇帝及波斯国王，皆佣阿兰人充兵队。此外则阿兰人不闻于历史者数百年。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Mas'udi)记载阿兰人甚详。国都号玛斯(Mass)。阿兰国与高加索山系间，有寨堡名阿兰堡。为古代波斯王依斯芬达(Isfendar)所筑，

以防阿兰人之寇掠波斯边境也。有桥跨大河，以便交通。人民初崇奉基督教，后改信回教。俄国史上称阿兰人为雅西人（Yasy）。公元九三六年（五代石晋高祖天福元年）时，俄国斯维雅陀斯拉夫（Sviatoslav）伐雅西与喀沙奇（Kasogi）二族。十三世纪之俄国史家记雅西民族居泰莱克（Terek）河南，高加索山附近。一二二三年（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十八年癸未岁），蒙古兵初逾高加索山，阿兰民族与以最猛烈之抵抗，卒以势力不敌，奔往山谷间。然犹屡犯窝儿加河畔之蒙古朝。越十五年，阿兰人全部降于拔都汗（Batu Khan）。据当时回教历史家关于征服阿兰人之记载，悉称之为阿兰（Alans）或名阿思（Asi）。法国勃拉奴喀劈尼及卢白鲁克二人之记载，亦皆称阿兰与阿思为同一民族。勃拉奴喀劈尼谓其居住地在可曼尼亚（Comania）（即钦察）之南。卢白鲁克谓阿兰人全部，崇奉基督教希腊派，习用希腊僧侣及教经。唯希腊教派之邪说，则不信焉。《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七十四章，记常州陷落后，阿兰人被杀，伯颜屠全城以报复。常州府实为镇巢府之讹音也。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谓阿兰民族为当今最高贵与勇武之种。鞑靼人之得征服东方诸国，多赖阿兰人之力。鞑靼太祖成吉思汗麾下，有阿兰勇将七十二人，听其指挥。若无阿兰人、鞑靼人于战阵之间，难得一役胜利也。马黎诺里赞赏阿兰人诸语，与中国《元史》所记，大抵相符，唯谓成吉思汗麾下，已有阿兰人供其驱使，则误矣。阿兰民族于窝阔台皇帝时，始被征服也。

、阿伯尔肥达书中，引用十三世纪时代依宾赛德 (Ibn Said) 之记载，区别阿兰人 (Alans) 与阿思人 (Asses)，然承认二族居地相邻，同种同教，同为突厥后裔，而皆基督教信徒也。一四三六年 (明英宗正统元年)，巴巴罗之游记谓阿兰尼亚地方，因阿兰民族而起。其语言性情，同于阿思民族。法国克拉勃罗德 (Klaproth) 谓现今高加索山系间之俄粟特 (Ossethe) 民族，即古阿兰 (Alans)、阿思 (As) 之苗裔也。圣马当 (Vivien de St. Martin) 不承认克拉勃罗德之说为然，谓古代有阿西 (Asi) 大族，阿兰及阿思皆其后裔。先居中央亚细亚，后徙于高加索山附近。迁徙时代，及所经路途，皆迥不相同也。圣马当又言今卓支亚人自昔区别阿兰人与俄粟特人 (Ossethi)，谓非一族也。阿兰人今仍居住黑海东岸，高加索山系西，阿伯斯 (Abaz) 境域内地。迄今无游历家蹈履其地，作调查事业也。

综观中西史书记载，圣马当一人之说为独异，余则悉以阿兰人即阿思人也。《前汉书》之奄蔡，古音读法，与阿速、阿思、阿苏、阿宿相近。《后汉书》谓奄蔡改名阿兰聊。是乃后汉时代，得闻此名而忘阿思也。《魏书》、《北史》、《周书》之粟特国为俄粟特之译音，而缺其首音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184 页；白菜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84—90 页)

北褥九离 北褥九离部即今匈牙利人之祖先也。铁勒他部，或消灭，或式微，唯此一部唐末时迁入欧洲后，在欧洲历史舞台上，演重要职分。中国《隋书》似为最先记载此族者也。西

方各国记此族者，以阿拉伯依宾福次兰 (Ibn Fozlan) 为最先。福次兰于公元第十世纪初(五代时)，奉阿拉伯哈利发(Caliph)之命，出使窝尔加河畔布尔加利国(Bulgars)。有《纪行书》流于后世。佛连恩(Fraehn)于一八二二年(清道光二年)尝译成法文题为《北褥九离记》(De Bashkiris)。福次兰时，北褥九离族居里海北，窝尔加河之东。其地至今仍有北褥九离族人也。其名古代著作家拼写法甚多。有作北褥九特(Bashkurd=Bashkerd-Bashghird)者，又有作巴斯喀梯尔(Pascatir)者。《回教世界征略家传记》(Tarikh Djihan Kushai)、拉施特《史记》，及其他古代回教著作家皆称匈牙利人为北褥九特人(Bashkerds)。依宾福次兰《纪行书》亦称此名。唯作 Bashkurdis。中世纪欧洲及回教学问家，皆认定匈牙利人即北褥九特人之苗裔，突厥同种也。十三世纪回教著作家依宾赛德(Ibn Said)先记“北褥九特族居裴奇内格族(Pechenegs)之北，不信宗教。”继又言“北褥九特族为突厥之裔，迁居秃纳河(Duna)(匈牙利人多脑河之称呼也)畔，与日尔曼人(Allemanye)为邻，崇奉回教。”又记“匈牙利人(Hongross)亦居秃纳河畔，为北褥九特族之兄弟，由日耳曼人而传入基督教”云。元初法国勃拉奴喀劈尼《奉使鞑靼纪行书》中，称之为匈牙利(Hungaria)，此名沿用至今。其书中又记有巴斯喀特族(Bascart=Bashkir)，居近窝尔加河畔之大布尔加利国(Great Bulgaria)，称为大匈牙利(Major Hungaria)。卢白鲁克《纪行书》载“札格克河(Jagac)(乌拉尔河)发源于北方巴斯喀梯尔国(Pascatir)。古代匈奴人(Huns)即来自此国，后变为匈牙利人也。巴斯喀梯尔族言语与匈牙

利人相同，其国因又名大匈牙利也。”匈牙利人于第九世纪之末，为裴奇内格族（Pecheneg）所逼，乃西徙至欧洲多脑河畔。俄国史家纳斯脱尔（Nestor）书中，记其族于公元八九八年（唐昭宗光化元年），经过俄国基辅城（Kiev）。纳斯脱尔称其人曰乌格里（Ugry），而匈牙利人自称曰马札儿（Madjar = Magyar）。中世纪他人因之亦有称之为马札儿者。阿拉伯地理家阿伯尔肥达书中，即有马札儿之名。唯阿伯尔肥达将此名施之于亚洲之北褥九离人也。波斯拉施特《史记》载蒙古人征匈牙利事，北褥九特与马札儿二名，同时并见。《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亦作马札儿。《元史》卷一三四《阔里吉思传》亦有马札儿之名。然似指高加索山系北麓马札儿故城而言，非指多脑河畔之新马札儿国也。盖元太祖时，蒙古兵仅征及高加索与俄罗斯南部，而未至西方之匈牙利也。俄国白莱脱胥乃谓匈牙利人初居乌拉山附近，窝尔加河畔布尔加利族之东北，其地俄国史书称之为曰乌格拉（Ugra），又曰玉格拉（Yugra）。今有芬兰人同种俄格尔（Woguls）人居之。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引俄国古史一节，记俄国大公爵尤安瓦锡里维枢（Joan Vassilievich）于公元一四九九年（明孝宗弘治十二年），遣兵至乌格拉国，伐古古利枢人（Guguliches = Woguls）（即俄格尔人），克之。由是尤安大公爵又号乌格拉王（Prince of Ugra）。今莫斯科克里姆林（Kremlin）皇宫某门，尚有古代拉丁文镌铭，纪念当时之事。尤安又号匈牙利大公爵（Magnus Dux Ongarie）。匈牙利（Ongarie）即乌格拉之转音也。法国克拉勃罗德谓匈牙利国语与芬兰语（Finnish）最近。

唯近世万百雷(Vambery)考证匈牙利人之语已混杂，其中以突厥元素为较盛也。余昔留学德国柏林时，得遇匈牙利同学多人，尝就问其族何时迁来欧洲及先代究居何处。皆答以先代居住中国北方，与中国人同种，且时相战争，约一千年前，迁来欧洲，并非阿提拉大王所率匈奴之裔。古匈奴人至欧洲者，皆溃散不知所往云。其一千年前迁至欧洲之说，与俄国史家纳斯脱尔之记载相符，当唐昭宗时也。其自中国北方迁徙至欧洲，绝非直接一次即至也。古代匈奴盛时，其疆宇约自今内外蒙古，天山以北，以至中央亚细亚之康居，皆其领土或保护国也。《隋书·铁勒传》谓其先匈奴之苗裔也。查匈牙利名之命义，据德国麦雷脱山窦斯《德英字典》(Murét-Sanders enzyklopädisches Wörterbuch)谓德文 Ungar 为 Hunnengwar 二字之讹音。其原义为“匈奴人”(Hunnischer Mann)也。英文 Hungarian, 法文 Hongrois, 皆准此。盖与《隋书》所言亦暗相合矣。其所谓居住中国北方，时相战争诸语，或指两汉时代汉与匈奴前后四百余年，无时不在战争中也。匈奴稍衰，其族有西徙者。第一次则为公元三七六年时(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匈奴阿提拉大王之大举西侵也。阿提拉之初地，考据家多谓在里海北岸。匈牙利人既非阿提拉部下之裔，则其西徙当在阿提拉西侵之后。初由中国北方迁至里海附近。其时约在北魏拓拔氏君临中国北部时代。在里海附近居住三四百年，《隋书》所称之为北褥九离是也。游牧民族无定居，有时居于里海之北，有时至西岸高加索山之麓。故考据家有谓其在窝尔加河畔，有谓其在拂菻(即东罗马)东，高加索山系附近者也。《隋

书》记载情形，甚为简略。谓其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稍文明进化，故颇艺植也。至唐末，为裴奇内格族所迫，乃再西迁也。（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26—328页）

5. 拂菻原音考

拂菻之名，始自《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卷八四《铁勒传》、卷八三《波斯传》。《旧唐书》卷一九八有《拂菻传》，《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有《拂菻传》，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一，作拂懔国，慧超《五天竺国传》有大拂临国及小拂临国。《宋史》亦有之。《元史》中仅卷一三四《爱薛传》一见之。《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八年，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喻以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神人，乃将军也。”即来降。侃所收富浪即居留西顿(Sidon)城之法兰克人，十字军之遗裔也。刘郁《西使记》作富浪。又《元史》卷四〇《顺帝本纪》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此处佛郎国乃罗马教皇也。（见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明史》卷三二五及明末私家著述，皆称西班牙及葡萄牙人为佛郎机(Farangi)。其源盖有足考者焉。

东西学者研究拂菻原音，纷纷聚讼，莫衷一是。今特将诸子之说，揭列于下，备参考焉。

（一）英国亨利玉尔据阿拉伯地理学家麻素提之记载，谓希腊人称东罗马京城为波菻(Bolin)，犹之今伦敦人呼伦敦为

市(Town)也。君士旦丁堡(Constantinople)之名，从无用者。希腊人称国都为斯丹波林(Stambolin)。麻素提谓此名称，由来已久。中国史书之拂菻，似即由此。元末阿拉伯游历家拔都他谓土人称君士旦丁堡皇帝宫殿所在地，为伊斯坦布尔(Istambul)。明初西班牙使者克拉维局(Ruy Gonzalez de Clavijo)《游记》载希腊人称其京城不曰君士旦丁堡，而曰爱斯通波离(Estomboli)。同时日耳曼游历家纽尔脱白格(Johann Schiltberger)《游记》载希腊人称君士旦丁堡为以思定波里(Is-timboli)。土耳其人至今仍称君士旦丁堡为斯坦布尔(Stambol)。东方之考据家如索的克(Sadik Isfahani)者，谓斯坦布尔为土耳其语“汝可于该处，悉得如所欲”云云。土耳其人攻陷君士旦丁堡时，有数代皇帝曾改之为以思兰堡儿(Islàmbul)。然终未得普行。

(一) 法国刘应(Visdelou)及克拉勃罗德(Klaproth)谓拂菻为古大秦。当然指罗马而言。德国李希脱和芬等皆与之表同意。

(二) 德国夏德谓《汉书》大秦及隋唐时之拂菻指罗马东方属地叙利亚一带而言。中国史中之安都城即叙利亚之 Antioch 城也。(见《中国与罗马东边地》)法国沙腕(Ed. Chavannes)初亦表同意于此说。

(三) 法国沙腕后于其所著《西突厥传补注》(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Turcs Occidentaux)发表反对夏德之说。沙腕引玉尔之注，谓西突厥与东罗马交通频繁。公元五六八年及五七六年东罗马之使者，两次造西突厥之廷，而西突

厥亦有报聘之使。突厥人自罗马使者之口得闻波秣(Bolin)之名。中国人复自突厥人闻之，因此为拂秣也(拂字隋唐时古音，宜读如今之白字，正与Bolin相近也)。沙畹此说乃证明亨利玉尔之说也。

(五) 夏德复作一书，名《幽晦之拂秣》(The Mystery of Fu-lin)，反驳沙畹之说，谓拂秣之名出于《隋书》，在第六及第七世纪。而伊斯坦波秣(Istan-Polin)乃为第十世纪麻素提时代之希腊人所用者。故中国史之拂秣不可认为波秣(Polin)之译音也。夏德又谓广东人拂秣二字读音如Fat-lam而古音Fat-lam又可读如Pat-lam，耶稣诞地白脱雷海姆(Bethlehem)讹传为Pat-lam。而中国人又以基督教祖诞地之名，施之于所有奉基督教诸国焉。

(六) 魏源之说 犹太自唐以后，中国称为拂秣，即撒冷之转音。初转为拂懔，再转为拂秣。《唐书》直以拂秣为大秦，盖拂秣在罗马东部中最著名。遂误为大秦别名。犹之西域称浩罕为安集延也。宋、明史因之，即沿《唐书》之误耳。(见《海国图志》卷二六《西南洋西印度天主原国》)此说与德国夏德之说相似，皆以犹太圣地为源。


(七) 法国伯希和之说 法国白罗谢(M. Blochet)谓拂秣二字，当由鲁迷(Rum)(见《明史》)讹传。白君并无证据。最近伯希和由语言学研究，得多种证据。谓亚美尼亚人称罗马(Rom)为黑罗姆(Hrom)，帕提亚人称曰阿罗姆(Arum)，曲儿忒人曰乌罗姆(Urum)。其前皆另附一字母。古伊兰人将h字，悉改为f字。例如帕提亚文 hiranman 及亚美尼亚文 hraman 伊

兰人改作 *framana*, 罗马(*Rom*)之名, 古代康居人(*Sogdiana*)读作甫罗姆(*From*)。中国人之拂菻, 必由甫罗姆而来者也。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谓拂菻二字, 断不能由耶稣诞地 *Bethlehem* 发源, 盖该地为中国人所不知也。音韵上考之, 亦不能由波菻而来也。(案, 拂字中国古音确读如今白字, 例如佛陀即 *Buddah* 也。)

(八) 日本白鸟库吉之说 白鸟据《隋书·铁勒传》考究拂菻位置。拂菻东为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噶昏诸族。恩屈族(*Ongur*)在窝尔加河下流向西一带。阿兰族在高加索山系之北麓, 至阿速海一带。北褥九离在乌拉山一带。拂菻之本土, 都于君士旦丁堡, 是为东罗马帝国。古代波斯人, 阿拉伯人呼罗马(*Roma*)为鲁迷(*Rum*), (见《明史》)犹之后代斯拉夫民族呼罗马为离姆(*Rim*)。突厥人讹传为乌鲁迷(*Urum*), 再转为哈鲁马(*Haruma*)。中国人复讹乌鲁米(*Urum*)为不脱拉姆, (*Butlam*)即拂菻之古音读法也。(见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五篇, 四、五、八号, 《大秦国及拂菻国》)此说与法国伯希和之说相似。

(九) 俄国白菜脱胥乃窆之说 白谓中国《唐书》拂菻或指极西法兰克人也。(见《中世纪中国游历家注》*Notes on Chinese Mediaeval Travellers*)白后自谓证据不足, 持理不圆, 故收回其说。

总观以上诸说, 大半以拂菻乃指东罗马而言, 而对于拂菻二字之来源, 莫衷一是。余意则赞成俄国白菜脱胥乃窆之初说也。中国《隋书》及《唐书》所传之拂菻, 其他位为东罗马毫无疑



议，而大秦及拂菻之名，则模糊影响，不知其所由来。查旧日耳曼民族法兰克人之名，于公元二四六年至二五三年间（蜀汉后主延熙九年至十六年），罗马皇帝瓦娄亮（Valerianus）在位时，即发见于罗马史。初居莱茵河下流，第五世纪初叶（东晋末年）东罗马之历史，屡称拉丁及日耳曼诸国为法兰克。其酋哥鲁威（Clovis）于齐武帝永明四年（公元四八六年）独立，建国称王，奉基督教。是为梅罗因（Merovingian）朝代始祖，兵威甚盛。隋唐时更盛，统一西欧。至德宗贞元时，沙立曼大帝（Charlemagne）广拓疆宇，包有今法国、德国、奥国、意大利、瑞士及西班牙北部。贞元十六年（即公元八〇〇年）受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神圣罗马帝国创始于此。德法二国之历史，亦由此起。阿拉伯人、阿比西尼人，缘此称欧洲为法兰克。波斯人至今仍称欧洲各国为法兰格（Farang）。回教著作家称全欧洲东罗马以外，悉为法兰（Farange）或阿法兰（Afrange）。阿拉伯地理学家麻素提关于法兰克之记载甚多。元时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谓蒙古人称吾辈为法兰克，非由法兰西（France）乃由法兰克（Frakland）也。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言蒙古人称罗马尼亚（Roumania）以西之基督教人悉为法兰克。罗马尼亚者东罗马也。

隋唐之交，亚洲北部游牧民族屡向西迁徙。西魏废帝元年（公元五五二年），柔然为突厥所败，部落分散。一部降于西魏，一部西奔，降于东罗马，即西史所称之阿瓦（Avars）民族也。盖当时突厥强暴，凭陵诸国。诸国不堪其扰而西迁也。诸民族虽西迁，其与东方之交通，或仍不绝。多瑙河西即法兰克

民族之势力范围。诸小族震于法兰克之兵威，加以当时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之君长，表里为用。教皇利用法兰克之兵力，法兰克君长利用教皇之宿望，以收服人心。教皇遣派教士于四方，或即称来自法兰克国也。用大国之名，印入诸小国入之心中，以作护符。由此法兰克之名，远播于天涯地角。中国人拂菻之名，闻自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或突厥人及向西迁徙诸民族，似觉有理。拂菻之名，初见于梁时。梁在南方，此名必自海道传入。玄奘《大唐西域记》拂檀国附于波刺斯国节内。玄奘之得此名，必闻自印度人或波斯人者。汪大渊《岛夷志略》甘埋里条有佛郎国，亦闻自印度人或波斯人者。教皇之势力圈，远出于古代罗马国盛时之疆土也。犹之契丹初仅为辽河流域民族之名，元时蒙古人乃施之于中国北方，至今代则俄罗斯、波斯诸国仍称中国全部为契丹也。故拂菻领上境域，或指东罗马而言，至如名字之来源，吾意以为起始于法兰克族也。

元时，罗马教皇献马中国，各家记载，有作佛郎国者，有作佛郎者，有作佛菻者。其原音吾人既承认为 Farang，其真人为罗马教皇，则有马黎诺里之《奉使东方录》为证。此为隋唐书上拂菻即 Farang 之译音，第一证也。“佛”字古代读音如“不”字，故 Budha 译音为“佛陀”也。“拂”字之古代读音，亦如“佛”字，近代人读此二字如“复”字。“佛”“拂”二字，何时改从今读，已不可考。唯元时已读如今音，可断然也。《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皆载有富浪国，吾人承认其为在西顿城 (Sidon) 之十字军后裔法兰克人也。佛郎为 Farang 之译音，富

浪亦为 Farang 之译音，故吾人得知元时“佛”“拂”二字已读如今音矣。《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亦有“拂秣”二字。与《隋书》《唐书》上之写法，完全相同。在元时二字之读音，已如今代，其在隋唐时，似亦可稳断其读如今音也。此拂秣之为法兰克译音，二证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有僧拂林。其相等之叙利亚文读音为爱甫莱姆 (Ephrem)，此名之读音，重在甫莱姆三字。拂秣与富浪，唐时已同音，尤为明确证据。此拂秣之为法兰克译音，三证也。《旧唐书·大食传》有阿蒲茶拂（原作恭拂）之名。考此名，即阿拔斯朝第二代哈里发 Abu Dschafar 之译音。唐时，“拂”之已读如复字。拂秣之为法兰克，四证也。

三 大秦国文字

净饭王令密多罗傅太子书。太子郎初就学，将好最妙牛头旃檀。作手板，纯用七宝，装严四缘。以天种种殊特妙香涂其背上。执持至于毗奢密多罗阿闍黎前，而作是言。尊者闍黎教我何书（自下太子广为书说），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正有十四音是），佉卢虱吒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草果），阿迦罗书（隋言节分），曹迦罗书（隋言吉祥），耶寐（亡毗反）尼（一）书（隋言大秦国），鸯瞿梨书（隋言留指），耶那尼迦书（隋言驮书），婆迦罗书（隋言犍牛），波罗婆尼

书(隋言树叶),波流沙书(隋言恶言),父與书,毗多荼书(隋言起尸),陀毗荼国书(隋云南天竺),脂罗佉书(隋言形人),度共耆那婆多书(隋言右旋),优婆迦书(隋言严炽),僧佉书(隋言等计),阿婆勿陀书(隋言霞),阿菟卢摩书(隋言顺),毗耶寐奢罗书(隋言杂),陀罗多书(乌场边山),西瞿耶尼书(须弥西),阿沙书(疏勒),支那国书(隋国),摩那书(科斗),末荼叉罗书(中字),毗多悉底书(尺),富数波书(华),提婆书(天),那迦书(龙),夜叉书,乾闥婆书(天音声),阿修罗书(不饮酒),迦娄罗书(不饮酒),紧那罗书(非人),摩睺罗迦书(天地),弥迦遮迦书(诸兽音),迦迦娄多书(乌音),浮摩提婆书(地居天),安多柁叉提婆书(虚空),郁多罗拘罗书(须弥北),逋娄婆毗提阿书(须弥多),乌差婆书(举),臧差婆书(掷),婆伽罗书(海),跋闍罗书(金刚),俐伽波罗佉犁加书(往复),毗叶多书(食残),阿菟浮多书(未曾有),奢婆多罗跋多书(举转),尼差跋多书(掷转),波陀俐佉书(上句),毗拘多罗波陀那地书(从二增上肉),耶婆陀输多罗书(增上句已上),末荼婆晒尼书(中流),梨婆邪婆多波侈比多书(诸山苦行),陀罗尼卑又梨书(观地),伽伽那卑丽又尼书(观虚空),萨蒲沙地尼山书(一切药草因),沙罗僧伽何尼书(总览),萨婆韦多书(一切种音),尔时太子说是书已。复谿蜜多阿暗梨言此书凡

有六十四种。（《佛本行集经》卷一一）

（一）关于耶寐尼一词，余曾问之陈寅恪君，梵文原本《佛本行集经》耶寐尼原字为何。陈君自梵书 Mahavastu, Senarted Vol. I, P. 135, 查得此字为 Yavani 之译音。梵文 Yavana 即巴利文 Yona (Yonaka)。巴利文此字又由 Ionian 而来。盖印度人称希腊人之谓也。Yavani 则其形容字也。所有印度日耳曼系各种人，皆以形容字称某种语言也。陈君既代余查明耶寐尼原字后，余又查英人腊勃孙 (E. J. Rapson) 所著之《印度上古史》云：“梵文耶发那 (Yavanas) 即大流斯王刻石上波斯古文之姚那 (Iau-na)。波斯人用依俄尼亚人 (Ionian) 之名以称所有希腊人。依俄尼亚人居住小亚细亚。公元前五四五年（周灵王二十七年），波斯王开洛斯 (Cyrus, Kyros) 征服小亚细亚之伊俄尼亚人。因此希腊军队及官吏在波斯阿克梅内斯朝中占重要地位。斯时印度西北境亦属波斯。故印度人已于此时知有希腊人矣。巴尼尼 (Panini) 文法中已有耶发那之名。故可断定耶苏纪元前第四世纪中叶，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以前，梵文中已有此名。拍拉克里忒文 (Prakrit) 耶发那作约那 (Yona)。约那之名，见于阿输迦王 (Asoka) 所建各种石碑文中，用以称埃及、马其顿、叙利亚、爱劈路斯 (Epirus)、开林 (Cyrene) 各地希腊王族。公元后第三世纪以前所有印度文书中皆称希腊人子孙为约那。即久居印度，受印度化，用印度名者，亦如此也。以

后则称所有外国人为‘耶发那’也。”（《剑桥印度史》第一卷《古代印度》第540—541页，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I, Ancient India）“耶寐尼”字之来由如是。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佉卢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净天。（《佛本行集经》卷一一《世界六十四种书》，陈继儒增入）

西域书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车书、特牛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有六十四种。（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一）

四 席摩喀塔之《陶格司国记》^(一)

陶格司^(二)(Taugas)国主，号泰山^(三)(Taissan)，犹言上帝之子也。国内宁谧，无乱事，因威权皆由国君一家世袭，不容争辩，崇拜偶像，法律严明，持正不阿。其人生活有节制而合于理智。物产丰富，善于营商，多有金银财帛。然国家法律，严禁男子衣附金饰。陶格司中央有大河，分国为二部。^(四)先代全境，裂为二国，以河为界，时相攻伐。二国衣制不同。尚黑者号黑衣国，尚红者号红衣国。当今莫利斯皇帝君临罗马之际，黑衣国渡河，攻红衣国，克之。遂统治全帝国。其大都

城亦号陶格司。相传马其顿亚历山大战胜大夏、康居，奴役其民，烧杀野蛮人种十二万后，乃筑此城。王居其内，后妃出乘金车，以牛牵挽^(五)。盛饰金宝，牛辔皆镀金。国王妃嫔，凡七百人。而陶格司主要贵族之妇女则乘银车。王死，妃嫔削发衣黑，终身守陵，不得稍离。距都城数里，亚历山大尝别建一城，蛮人称之为库伯丹^(六)(Khubdan)。有巨川二，贯流城内^(七)。河畔松柏相连，荫枝倒垂。象甚多。与印度人通商甚繁。有谓其人亦印度种之一支，面皙白，居于北方者也。国中有蚕，丝即由之吐出。蚕种甚多，各色皆有。蛮人畜养此蚕最为能巧。(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9—32页)

(一) 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公元七世纪初叶东罗马历史家，著有《莫利斯(Maurice)皇帝大事记》，莫利斯即位于公元五八二年(隋文帝开皇二年)，死于六〇二年(隋文帝仁寿二年)。书中关于中国之记载，很值得注意。中国自东晋以后，南北分裂，几三百载，至隋文帝始复统一，不意相去数万里之东罗马史家亦有记载也。席氏书中，未记往中国道路，其中国史事，大约得之于中亚突厥人也。

(二) 席氏书中此节陶格司国，古代人多不知所言为何国。罗马古代泰尼与赛里斯之名，不见于席氏书中。恐席氏自亦不知所记陶格司国究何在也。晚近法国窦桂内

(Deguignes) 最先指出陶格司即中国也。英国史家吉邦 (Gibbon) 及法国克拉勃罗德 (Klaproth) 皆赞同其说。陶格司之原音，窦桂内谓为汉文大魏二字之转音。公元三八六年至五五六年间，东蒙古民族占据中国北方，是为魏朝。其国都初在山西北部代州，后迁至河南洛阳。吾谓陶格司恐为大汉二字之转音。今代日本人读大汉二字为大伊干 (Daigan)。日人之汉字读音，多学自隋唐时代。汉朝虽亡，而以后之人，仍称本国为汉土。法显、玄奘之纪行书可覆视也。亨利玉尔详细考证其由来，谓古代亚洲西部诸国，以及波斯、阿拉伯著作家多称中国为唐格司 (Tamghaj)。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之《黄金牧地》书中，谓人称中国皇帝，不曰“巴格博尔” (Bagbour 阿拉伯语天子之译义) 而号“唐格马甲班” (Tamgama Jaban)。又阿拉伯地理家阿尔比鲁尼 (Albiruni) 谓扬州 (Yangju) 城为发克富尔 (Faghfur, 亦天子之译义, 与上同) 之王居，其称号曰“唐格司汗” (Tamghaj Khan)。又阿拉伯地理家阿伯尔肥达谓中国之“发克富尔”称号曰定格司汗 (Tinghaj Khan), 高贵无比。据花刺子模国算端札兰丁 (Sultan Jalal-uddin) 之秘书阿尔尼斯维 (Al Niswy) 《史记》谓在中国鞑靼王名图格斯 (Tooghaj)。又多桑 (D'Ohsson) 《蒙古史》载一二一八年 (元太祖十三年戊寅岁) 蒙古成吉思汗遣使者数人至花刺子模国。算端摩哈美德 (Sultan Mahomed of Khwarizm) 见之于布哈拉城 (Bokhara)。蒙古使者中一人，花刺子模籍也。算端中夜召之，密问成吉

斯汗已征服唐格司国，有之乎。明初西班牙出使帖木儿廷大使克拉维约《纪行书》中，谓察合台汗国人称中国皇帝为唐古斯(Tangus)，犹言猪皇帝也(Pig Emperor，恐为朱皇帝之戏语)。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谓九月二十七日，抵阿里马(Almalik《元史》作阿力麻里)，土人“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俄国驻北京总主教帕雷狄斯(Palladius)谓《长春真人西游记》之桃花石即 Tamgaj 之译音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32—33 页)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西域补传》上，谓桃花石为契丹之大贺氏转音。洪氏未得见席氏及以前阿拉伯诸地理家之记载，皆在契丹未兴以前，故有是说。其原音且与唐朝亦无关系也。

(三) 席氏书中之泰山(Taissan)即汉文天子二字之转音。

(四) 所言中央之大河，即长江也。北为隋，南为陈。陈国上下，惟风流词藻是务，陈叔宝淫纵放荡。隋文帝开皇八年，暴陈主二十恶，遣高颉、杨素、韩擒虎、贺若弼等分道渡江。九年正月(公元五八九年)陷建康，虏陈叔宝，中国一统。当时隋兵制衣或尚黑，陈兵尚红，故有黑衣国及红衣国之传说。明世宗嘉靖时，有波斯人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t)至中国言陕甘人尚黑衣。或者隋时，中国西北多黑衣，故有是欤？《唐书·大食传》有白衣大食、黑衣大食，殆与此相类矣。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后周警卫之制，“凡大驾

则尽行，中驾及露寝则半之，小驾半中驾，常行军旅则衣色尚乌。隋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改变。戎服临朝”，故此处所言黑衣国为隋朝，毫无疑义也。

（五）席氏又谓后妃出乘牛车，初见之，颇可讶异。然余详查陈继儒《群碎录》载有“三代两汉用马车，魏晋至梁陈用牛车，唐虽人主妃后，非乘马即步辇，自郊祀外不乘车”诸语。席氏此说亦有据也。

《隋书》卷十《礼仪志》五輿辇：南朝车辂多驾牛。后魏皇帝车辇皆驾马，四望通幟，车驾一牛，正从第一品执事官散官及仪同三司诸公主得乘油色朱络网车。车牛饰得用金涂及纯银。二品三品得乘卷通幟车，车牛饰用金涂。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得乘偏幟车。车牛饰用铜。隋朝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輿辇乖制，请皆废毁，高祖从之。唯所有车辂则皆驾马。席摩喀塔此处所言车辇用牛牵挽，乃曹魏司马晋及南朝之制也。

（六）隋文帝嫌古代长安湫隘，别筑大兴城，离古城不过数里。席氏谓距陶格司城不远，又有库伯丹城，意其即指此而言。古代突厥民族诸国，与亚洲西部等地，皆称长安为克姆丹（Khumdan）。库伯丹与克姆丹同为一字，不过拼写略有不同而已。即此一端，已足证明席氏记载之陶格司为中国，可无疑也。克姆丹之名，见之于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叙利亚文中。阿拉伯地理名家书中皆得见之。鲍梯谓为长安之转音，诺耳曼（Neumann）谓为宫殿之转音，日本佐伯好郎谓为关内之转音。吾意

皆非也。克姆丹即汉文京都 King du 二字之转音也。

(七) 席氏又谓库伯丹城内有二大河贯流之。据宋敏求《长安志》及李好文《长安图》，长安城内确有二河，自渭水分出，在西北朱红门与启军门间入城。其西一河，经东都门、清明门、青门、下杜门而至芳林门之西。其东一河，经青门亭、大安宫东而至芳林门之东。宫殿在城东，所谓大明宫是也。东内苑与西内苑，皆在城之东部。

五 《旧唐书》记拂菻国

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一)。其宫宇柱栌，多以水晶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二)，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鸟举翼^(三)，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着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鸟似鹤，其毛绿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有十万余户，南临大海^(四)。城东面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五)。第二门

之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俟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六)。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其俗无瓦，搆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编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七)。妇人不开襟，锦为头巾。家资满亿，封以上位。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国人俟其欲萌，乃筑墙以院之，防外兽所食也。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唯人着甲走马及击鼓以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便逐水草^(八)。俗皆髡而衣绣。乘辘辘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上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九)、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隋炀帝常将通拂菻，竟不能致。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一〇)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一一)焉。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一二)。大足元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

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一三)。(《旧唐书》卷一九八)

(一)《唐书》拂菻之名，乃沿用《隋书·裴矩传》及《铁勒传》中之名也。抄录古史之外，其新有记载，皆与东罗马帝国情形相合。隋末唐初之东罗马，疆宇包含埃及、犹太、叙利亚、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君士旦丁堡及多脑河南巴尔干半岛诸地。总合之，与《唐书》所记地方万里，列城四百，颇相合也。古代锡格儿塔王(King Sigurd)《君士旦丁堡游记》谓船将近岸，见陆上堡垒、村落、城市，相连不绝。与《旧唐书》所记邑居连属者，情况相合。

(二)东罗马全境分为十三道(Dioceses)，而长官则仅有十二人。盖十三之数，人皆视为不祥之数，故仅有长官十二人，以符俗也。

(三)王冠形如鸟举翼，指罗马皇帝及亚美尼亚等地国王所戴冠冕上之垂旒也。今代所遗古钱面上之刻像，王冕垂旒，视之尚如鸟翼也。

(四)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十万余户，南临大海等情，正合君士旦丁堡京城情形。其城东南北三面皆滨海，古城叠石为之。

(五)城东有大门，共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考君士旦丁堡西门为金门，东罗马皇帝梯窝独秀斯(Theodosius)所筑。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之《黄金牧地》书中，记君士旦丁堡城西面为陆地，有金门高峙。大门之内，复有无数小门，皆青铜为之。古代锡格儿塔王《君士旦丁堡游记》书中，谓东罗马皇帝阿

利格秀斯(Alexius)闻锡格儿塔王抵君士旦丁堡，命开金门迎之，其门平时不开，仅于皇帝久离国都归国时一开之，或皇帝远征，得胜凯旋时开之。金门在西城南角。《唐书》谓在东面者，误也。

(六)《唐书》载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记日时，毫厘无失，乃指君士旦丁堡市场之金钟(Golden Horologe)也。事见杜康健(Ducange)《基督教化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Christiana)

(七)《唐书》载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此风俗正与古代罗马相合。吾人今代见西国剧场舞台上，罗马人所衣之驼加衣(Toga)，皆披帔而右袒也。

(八)又羊羔生于土中，其脐与地连，盖指窝尔加河畔诸国传言之羊羔草(Lamb plant)也。刘郁《西使记》载垄种羊，出西海。以羊脐种土中，溉以水，闻雷而生，脐系地中，及长，惊以木，脐断，便行啮草，至秋可食，脐肉复有种。鄂多力克《游记》载喀得里国(Cadeli)甲斯便山(Caspean Mountains)产大瓜。成熟破裂，内有小羊，瓜羊并得。其说不稽，然确有其事，犹之爱尔兰(Ireland)海滨之树有实，实落海内，变为小鸟。皆极可信之事也。十六世纪初叶，喀得奴斯(Hieron Cardanus)与斯喀理格(J. C. Scaliger)二人皆记载此事，称之为 Agnus Scythicus。产于窝尔加河东，实与瓜子无异，草长大，高三尺，与动物无异，有足、蹄、耳，唯无角，角处有丛毛二握而已。伤则流血，

狼最喜嗜之。土人称曰巴罗买次 (Barometz)。俄国语羊草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二卷第 240—241 页)

(九)《唐书》所指夜光璧，亦实有之。班哲明七代拉 (Benjamin of Tudela) 记东罗马皇帝冕上之宝石，夜间可使全屋光明如昼。

(一〇) 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波多力究为何人，至今两国学者，尚无一定之说。查西史东罗马皇帝希拉克流斯 (Heraclius) 卒于公元六四一年二月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其子君士旦丁 (Constantine) 三月后亦卒。希拉克流那斯 (Heracleonas) 即帝位，不久被废。君士旦丁之子君士旦斯二世 (Constantin II) 年方十一岁，被推为帝。法国克拉勃罗德谓遣使至中国者为希拉克流斯 (Heraclius) 之弟梯窝独罗斯 (Theodorus) 其音与《唐书》之波多力稍近。然查梯窝独罗斯已于公元六三八年 (贞观十二年) 被杀矣。法国鲍梯谓遣使者，非希拉克流斯之弟梯窝独罗斯，乃罗马教皇梯窝独罗斯一世 (Pope Theodorus I) 也。教皇即位于公元六四二年 (贞观十六年) 十一月。然学者多不以鲍梯之说为然。圣马丹 (St. Martin) 谓遣使者为瓦伦丁该撒 (Valentine Caesär)。瓦伦丁即推翻希拉克流那斯 (Heracleonas) 而拥立君士旦斯者也。夏德谓波多力即叙利亚之总主教 Patriach，阿拉伯语读之为拔脱力克 Bathric，与中国古代波多力三字之读音相近，并非人名也。诸说之中，吾取鲍

梯之说也。波多力三字，乃 *Papas Theodorus* 之讹音也。第一字讹成一波字，圣父之义也。近代人译作“教皇”二字。梯俄独罗斯全名，则仅余独罗二音，独罗与多力相近也。回教徒于贞观十年后，频年与东罗马战争，尽夺叙利亚全境，又灭波斯。波斯王伊嗣俟 (*Yezdegerd*) 遣使求救于中国。是时唐太宗之威权，达于拔汗那 (*Farghanah*)、缚底野 (*Bactria*)、阿富汗 (*Afghanistan*)、呼罗珊 (*Khorassan*) 等地。英国亨利玉尔以为东罗马之遣使中国，其性质亦与波斯王伊嗣俟之求救相等，兼引起中国皇帝注意于西方阿拉伯人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55 页)

(一一)《旧唐书》又记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此节尤足证明唐时中国必有人亲至东罗马帝国，故所得之事，与西史正相合也。查阿拉伯 (大食国) 哈利发摩维亚 (*Khalif Moawiyah*) 于公元六七一年 (唐高宗咸亨二年) 起始攻东罗马，欲取君士旦丁堡都城。继续七载之久，至公元六七八年 (唐高宗仪凤三年) 兵疲财尽，国力稍耗，终不能得君士旦丁堡。不得已，乃与东罗马皇帝君士旦丁四世约和。帝遣伊育纳斯 (*Ioannes Petzigaudias*) 至大马斯克城 (*Damascus*) 议约。结果阿拉伯人承认三十年不侵扰东罗马，每年输东罗马金三千锭，奴仆五十名，良马五十匹。其后哈利发国内有难，罗马要求增加岁币。东罗马皇帝哲斯丁尼二世 (*Justinian II*)

时，哈利发阿白塔儿马力克(Khalif Abdulmalik)即位，乃全废之。《唐书》所纪结果，与西史相反，或为史官登记时误载。大食臣属于拂菻，而非拂菻臣属于大食也。亚美尼亚史哈利发摩维亚之名作 Maui，其音与《唐书》之摩拽尤相近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44—50页)

(一二)《本草纲目》卷五十下，有底野加，亦即底也伽也。明正德元年著成之《本草品汇精要》亦载底野加。大旨与《纲目》所言相同，另具外国人献此药于中国皇帝图，药丸有红黑二色。据《纲目》谓底野加来自西国，为猪胆(据《本草品汇精要》及《正类本草》应为诸胆合和而成，此必李时珍错改也)所成，与久坏丸药相似，有红黑两色。宋时入中国，味苦，性寒，无毒，能治百病中恶。夏德谓欧洲上古及中古著名之 theriac，即野底加之原音也。据罗马白里内之记载，此药构成分子有六百种之多。能治百毒，惟不能医蝮蛇伤。据白里内所载，此药丸粒方中并无胆，又其构成分子各时代不同。后代有用没药、蛇胆及鸦片者，而鸦片成分颇多。中世纪回教徒欲得鸦片效果者多善用之。鸦片最早即混在此药中输入中国也。据阿拉伯史记载，最良之底野加产于伊拉克或巴格达(Bagdad)附近。(见夏德《中国与罗马东边地》第276—279页)

(一三)《旧唐书》又记高宗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年)武后大足元年(七〇一年)、玄宗开元七年(七一九年)东罗马与中国皆有交通，开元七年又有大德僧朝贡。大

德僧今人多译作总主教(Archbishop)。

六 《新唐书》记拂菻国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一)。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国数十，以名通者曰泽散，曰驴分。泽散直东北，不得其道里。东渡海二千里至驴分国，重石为都城。广八十里，东门高二十丈，扣以黄金^(二)。王宫有三袭门，皆饰异宝。中门中有金巨称一，作金人立，其端属十二丸，率时改一丸落。以瑟瑟为殿柱。水精琉璃为椽，香木梁，黄金为地，象牙闾。有贵臣十二，共治国。王出，一人挈囊以从。有讼书投囊中，还省枉直。国有大灾异，辄废王更立贤者。王冠如鸟翼，缀珠。衣锦绣，前无襟。坐金苜榻。侧有鸟如鹅，绿毛。上食有毒，辄鸣。无陶瓦，屑白石墍屋，坚润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气为风。男子剪发，衣绣，右袒而帔。乘辘辘白盖小车。出入建旌旗，击鼓。妇人锦巾。家货亿万者为上官。俗喜酒，嗜干饼^(三)。多幻人，能发火于颜，手为江湖，口幡眊，举足堕珠玉。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四)。土多金、银、夜光璧、明

月珠、大贝、车磔、码磔、木难、孔翠、虎魄。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五)。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六)。有兽名贙，大如狗。犷恶而力。北邑有羊，生土中，脐属地，割必死。俗介马而走，击鼓以惊之，羔脐绝，即逐水草，不能群。贞观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下诏答贄。大食稍强，遣大将军摩拽伐之。拂菻约和，遂臣属。乾封至大足再朝献。开元七年，因吐火罗大酋献师子、羚羊。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其人黑而性悍。地瘠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人食鹌莽。鹌莽，波斯枣也^(七)。不耻烝报，于夷狄最甚，号曰寻。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八)。（《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一）《新唐书》所记拂菻国边界，东为苦国，即卓支亚也（Georgia）。一云苦国即叙利亚，阿拉伯人称之为Scham，音译为苫也。北直突厥可萨部，今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以东之地。西濒海即今之爱琴海（Aegean Sea）。

（二）《新唐书》记其都城广八十里。中国古里小于

今里。约五里合今一英里(今三里三合一英里),八十里共合十六英里。班哲明士代拉(Benjamin of Tudela)记君士旦丁堡城广十八迈耳。与《新唐书》所记颇相合也。东门高二十丈,扣以黄金,盖亦指君士旦丁堡西面黄金门而言。《新唐书》亦记为东门,沿《旧唐书》之误也。

(三) 俗喜酒,嗜干饼,正与罗马人习尚相合。其干饼或指今之所谓饼干也。

(四) 多幻人,亦与古代罗马风俗相合。东罗马史家格里哥列斯(Nicephorus Gregorii)之《东罗马史》载当时幻人,南至埃及,北至君士旦丁堡,西至西班牙境内之加底斯城(Cadiz)无不有其踪迹。所至演术,例如系绳空中,距地极高,人立其上,步履如飞,负孩于肩,射箭其上,莫不如意也。

(五) 《新唐书》谓其海中有珊瑚洲者,此或指阿拉伯亚丁港外之取珊瑚也。至今土人,仍有以取珊瑚谋生者。

(六) 《新唐书》记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盖传闻之辞也。东汉光武时,罗马史家梅拉记中国人善经商,唯交易时,不以面相视,遗货于沙碛中,以背相对。情形亦正相同。

(七) 《新唐书》记拂秣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此磨邻何在,可视下方杜环《经行记》注文。《唐书》之鶻莽,与陶宗仪《辍耕录》第二十七卷,金果条内之苦鲁麻枣,同一原音。《本草纲目》谓万年枣亦名苦鲁麻枣。鶻莽及苦鲁麻,皆由波斯语 Khurma 转音而来也。

(八)《新唐书》又记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此则基督教教规。七日一礼拜,停止一切交易,所以敬神也。饮以穷夜,则风俗好酒。礼拜日之夜,穷饮达旦,所以示乐也。

七 《册府元龟》记拂菻通唐

景云二年(公元七〇八)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五月,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此两次通使,不见新、旧《唐书》,故摘录于此。

八 《新唐书》记拂菻降附于唐

高仙芝……开元末,表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羈属吐蕃。自仁琬以来,三讨之,皆无功。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功一岁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令诚俱班师。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摄降附^(一)。
(《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又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勃律传》)

(一) 此节末尾谓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不过史家虚夸之辞。拂菻、大食等国当时或皆有祝贺战胜吐蕃之表文，而史家遂谓为降附也。若诚降附，则天宝九载(公元七五〇年)，大食岂敢犯仙芝之威，攻之于怛逻斯城，为石国王车鼻施直冤乎？

九 《通典》记大秦等国

大秦，一名犁靬（靬居言反。一云前汉时犁靬国也），后汉时始通焉。其国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国。其王理安都城，宫室皆以水精为柱。从条支西度海曲万里，去长安盖四万里。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西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人皆髻头而衣文绣。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一如中州。地多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持兵器，辄为所食。其王无常人，皆简立贤者。有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无怨。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土有骇鸡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纒者，以盛米，置群鸡中，欲啄米，至辄警去，故南人名为骇鸡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上多金、

银、奇宝、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龟、白马、朱髦、璚瑁、玄熊、赤璃、辟毒鼠、大贝、车渠(《广雅》云车渠石似玉)、玛瑙(《广雅》云玛瑙石似玉)。赧出西海，有养者，似狗多力，犷恶(赧藏宗反，犷古猛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于上中。候其欲萌，筑墙院之，恐为兽所食也。其脐与地连，割之绝则死，击物警之，乃惊鸣，遂绝，逐水草，无群。又有木难，金翅鸟口中结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记云珊瑚间木难)。有幻人，能额上为炎烬，手中作江湖，举足而珠玉自堕，开口则旛眊乱出。(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靛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旛音烦。眊人志反。)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细布，作襪毳毳罽帐之属，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绌绀纹。数与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载铁网，令水工没，先入视之，可下网乃下。初生白而渐渐似苗。坼甲历一岁许，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高极三四尺者，围尺余。三年色乃赤好，后没视之，知可采，便以铁钐发其根，乃以索系网，使人于舶上绞车举出。还国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时不举，便蠹败。其王常欲通使于汉。涂经大海，使客往来，皆

贲三岁粮，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隐之。至晋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处，几于日所入也。……

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

轩渠，其国多九色鸟，青口绿颈，紫翼红膺，绀顶丹足，碧身细背，玄尾，亦名九尾鸟，亦名锦凤。其青多红少谓之绣鸾。常从弱水西来。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国币货同三童国。

三童，在轩渠国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为一种声，亦能俱语。常货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币，率效国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则用国王之面。王死则更铸。（以上三国，与大秦邻接，故附之。）

泽散，魏时闻焉，属大秦。其地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

驴分，魏时闻焉，属大秦。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飞桥，长二百四十里。发海道西南，绕海道直西行至焉。（《通典》卷一九三）

一〇 拂菻国人物器样画与倮侥国^(一)

拂菻国人物器样二卷。鬼神样二卷。外国杂兽二卷。右六卷，西域僧迦佛陀画，并得杨素家^(二)。（《唐人说荟·贞观公私画史》）

（一）唐时中国与欧洲交通事迹，除“正史”外，尚有野史杂记，是亦可证明当时中国人民多留心外国之事也。太宗时，魏王泰作《括地志》，玄奘慧超二人之纪行书中，亦略述及东罗马也。裴孝源作《贞观公私画史》，记当时东罗马人画像。

（二）据明时僧莲儒所纂《画禅》观之，迦佛陀禅师，天竺人，学行精恣，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于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门上有画神，即是迦佛陀之迹。杨素为隋文帝功臣。文帝崩，拥立炀帝，势倾人主。家藏私画，至唐太宗时，始公之于世。唐裴孝源作《贞观公私画史》（见《唐人说荟》），吾人乃得借以知当时之有是画。惜乎不传，否则真为画中之宝矣。

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倮侥国，其人穴居也。（《括地志》）

一一 麟螭国通使于唐

唐宁王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节，犯颜悟

主，虽死不避。后为盐州刺史，以清白尤异升闻。时岑羲、萧至忠为相，授嘉祚开州刺史。嘉祚恨之，频言其屈。二相大怒，诟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怅，饮马于义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溅水，数惊嘉祚马。嘉祚忿之，骂曰：“臭卒伍，何事惊马！”其人顾嘉祚曰：“眼看使于蠓蠓国（一），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异之。明复至朝，果为二相所召。迎谓曰：“知公迹素高，要公衔朝命充使。今以公为卫慰少卿，往蠓蠓国报聘。可乎？”嘉祚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义井，复遇昨惊马人。谓嘉祚曰：“现宰相欲令使远国，信乎？”嘉祚下马拜之。异人曰：“公无忧也，且止不行，其二相头已悬枪刃矣，焉能怒公？”言毕不知所之。间一日，二相皆诛。果如异人言矣。其蠓蠓国在大秦国西数千里。自古未尝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太平广记》卷八二《袁嘉祚》）

（一）萧至忠，唐中宗及睿宗时宰相也。《新唐书》卷一二三有专传。至忠与岑羲皆先天二年被诛。事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此节所序之事，亦必先天二年事也。蠓蠓国据其地位及读音，必即 Iberia 之译音也。罗马人称今代西班牙为依贝利亚。正音为依贝，其尾音利亚乃今代英文之读法也。蠓蠓国必先有使者至唐，故此肯言往“报聘”也。

一二 玄奘之记拂懔国

波刺斯国西北接拂懔国，境壤风俗同波刺斯，形貌语言，稍有乖异。多珍宝，亦富饶也。拂懔国西南海岛，有两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货，附拂懔国，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大唐西域记》卷一一。）

一三 慧超之记拂临国

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国。彼王住不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罕，为此就彼。

又小拂临国，傍海西北，即是大拂临国（一）。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寔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宝物，甚足駝、骡、羊、马、叠布等物。衣著与波斯、大寔相似，言音各别不同。（《五天竺国传》）

（一）小拂临似指叙利亚及巴勒斯坦（Palestine）而言。大寔与拂秣之爭，参观上方《旧唐书》之注释。玄奘及慧超皆未亲至拂秣，所有记载，皆仅据波斯人及大食人传闻而已。

一四 杜环之记拂菻国(一)

拂菻国在苦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傍,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二)。又闻西有女国,感水而生。又云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国(三)。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鹑莽。鹑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四)。其寻寻烝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通典》卷一九三)

(一) 天宝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俘石国王子,西域

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是时杜佑族子环亦从军，为敌所虏，流离异域凡十余年。宝应初因商贾船舶由海道自广州回。环后著《经行记》一书，记述西域诸国情况。原本久佚，仅杜佑《通典》注中保存数条而已。

(二) 诗人施肩吾有《岛夷行》诗一首(见《全唐诗》第八函第二册)，叙鬼市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杜环言鬼市在海中，施肩吾言在海边也。杜环天宝时人，施肩吾洪州人，元和十年登第。

(三) 《新唐书》谓自“拂秣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此方谓“磨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国”。此必欧阳修撰《新唐书》采材于《经行记》时，图省事而有此误也。据此，则秋萨罗必即 Castilla 之译音，西班牙国之古名也。《明史·佛郎机传》作干丝腊。磨邻乃麻格力伯爱尔阿克萨 (Maghrib el Aksa) 之首一字译音。此三字为阿拉伯文。其义犹今人所称之“泰西”也。阿拉伯人征服摩洛哥后，改其旧名而以是新名命之，简称曰，麻格力伯 (Maghrib)。其地为奉信回教者最西之地，由是而后欧人讹作摩洛哥也。赵汝适《诸蕃志》有木兰皮国，亦为 Maghrib 之译音。古代罗马人称其地曰毛莱塘尼亚 (Mauretania)。自阿拉伯人征服后，即废不用。

有数种刻本之《通考》，秋萨罗作秧萨罗。夏德据之，

因以秧萨罗为耶露撒冷(Jerusalem)之转音。(见《中国与罗马东边地》第204页)

(四) 所谓寻寻似即 Sem 之讹音(《新唐书》仅一寻字)。罗马人未征服该地时,迦太基(Carthage)人据有其地。迦太基为腓尼基(Phoenicia)人之后裔。腓尼基人、希伯来人、阿述利亚人、阿拉伯人、阿比西尼亚人皆赛米人种(Semite),希腊人与罗马人称之曰 Sem。寻寻、大秦、大食三种法律皆行于该地。杜环亦未亲至大秦,仅据大食人传闻而已。

一云寻寻即大食人火祆教徒之称。寻,唐音读若 Zim,即祆教。其寻寻丞报,即祆教实行亲属通婚之义。大食法、大秦法、寻寻法,即回教、景教、祆教教义也。

一五 《洽闻记》中载籀菴国海中珊瑚

籀菴国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飞桥。渡海而西,至且兰国,自且兰有积石,积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大船载铁网下海中。初生之时,渐渐似菌。经一年,挺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小者三尺,大者丈余。三年色青,以铁钐发其根,于船上为绞车,举铁网而出之,故名其所为珊瑚州。久而不采,却蠹烂糜朽。(《太平广记》卷四〇三《珊瑚》引自《洽闻记》)

一六 海西国石磬之传入中国

卢纶《慈恩寺石磬歌》：灵山石磬生海西^(一)，海涛平处与山齐。长眉老僧同佛力，呪使蛟人往求得。珠穴沈成绿浪痕，天衣拂尽苍苔色。星汉徘徊山有风，禅翁静扣月明中。群仙下云龙出水，鸾鹤交飞半空里。山精木魅不可听，落叶秋砧一时起。花宫杳杳响泠泠，无数沙门昏梦醒。古廊灯下见行道，疏林池边闻诵经。徒使洪钟秘高阁，万金费尽工雕凿。岂如金质挂青松，数叶残云一片峰。吾师宝之寿中国，愿同劫石无终极。
(《全唐诗》第五函第二册)

(一)《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大秦国条云：大秦国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

一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一) 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二)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

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泊乎娑殫^(三)施妄，鈿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隳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竟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思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四)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五)。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淨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廿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涤淨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蓄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宏，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六)，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

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统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土大笑，訕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七)，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网，俱维绝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

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八)于兴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宝装璀璨，灼烁丹霞。睿札宏空，腾凌激日。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且乾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亨毒。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闾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乐，念生响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九)，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一〇)，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君耳目。能散祿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

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一一)，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词曰：真主无元，湛寂常然。权舆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无边。日升暗灭，咸证真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时拨乱，乾廓坤张。明明景教，言归我唐。翻经建寺，存歿舟航。百福皆作，万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筑精宇。和宫敞朗，遍满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乐康，物无灾苦。玄宗启圣，克修真正。御榜扬辉，天书蔚映。皇图璀璨，率土高敬。庶绩咸熙，人赖其庆。肃宗来复。天威引驾。圣日舒晶，祥风扫夜。祚归皇室，祆氛永谢。止沸定尘，造我区夏。代宗孝义，德合天地。开贷生成，物资美利。香以报功，仁以作施，旻谷来威，月窟毕萃。建中统极，聿修明德。武肃四溟，文清万域。烛照人隐，镜观物色。六合昭苏，百蛮取则。道惟广兮应惟密，强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时法主僧宁恕^(一二)知东方之景众也。（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二）

（一）此碑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叙述基督教大义。第二段，叙述自太宗时入中国后之蒙优待。第三段，

頌词。第四段，诸僧署名，汉名及叙利亚名并列。余以叙利亚文不便录写，故阙之。此碑驰名世界，研究家不下数十。吾姑就碑文中外国名词，略释之也。景净述下有叙利亚文一行，即景净之教名亚当(Adam)及其职衔也。

(二) 阿罗诃乃译叙利亚文 Alaha, 华言上帝也。

(三) 娑弹乃 Satan 之译音,《圣经》上恶魔也。

(四) 弥施诃即 Messiah 之译音。叙利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皆称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以是名。

(五) 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事迹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四章。

(六) 阿罗本乃 Rabban 之译音。汉文无 R 字母之相当译音,凡外国字前有 R 字母者,辄冠以“阿”“曷”等字也。

(七) 罗舍乃 Abraham 之译音。及烈乃 Gabriel 或 Cyril 之译音。

(八) 佶和乃 Georgius = George 之译音。

(九) 伊斯乃 Isaac 之译音。

(一〇) 此处王舍城,非印度之王舍城,乃阿母河南岸巴里黑城(Balkh)。玄奘《西域记》谓之为小王舍城。

(一一) 达娑乃梵文 dasa 之译音。佛之役人之义也。施雷格尔(G.Schlegel)谓为波斯文 tarsa 之译音,误也。tarsa,波斯文基督教徒之义也。

(一二) 宁恕乃 Hanan Ishu II 之译音。聂思脱里派是时住报达城(Bagdad)之教务大总管(Patriarch)也。(见

日人佐伯好郎之英文本《景教碑文研究》)

附：1. 《景教碑》之研究

明天启五年，长安民锄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居中国西洋教士及教徒李之藻等，皆相矜谓有唐之世，基督教已流行中国。崇禎元年，教士鲁德昭(Alvarez Semedo)受命至西安建立教堂，因得详查该碑。鲁德昭颇知汉文，惟对于该碑之外国文，究不知为何文。盖非希伯来文，亦非希腊文也。德昭后询问驻印度阁蓝葛儿(Cranganor)(名见《元史·世祖本纪》)教士肥南代斯(Père Antony Fernandez)。肥谓为叙利亚文也。公元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耶稣会士(Jesuit)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译成拉丁文，为欧文中最初之译本。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有法文翻译，唯不全耳。一六三一年(崇禎四年)有全体意大利文译本，盖自葡萄牙文重译者也。一六三八年(崇禎十一年)鲁德昭将全文译成葡文，附加注解。碑出地后仅八年，崇拜天主教诸国，皆知有此碑，引起甚多之研究。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鲁德昭之葡文，重译成英文。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译之成拉丁文。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巴拖里(Daniel Bartoli)有《碑文研究汇篇》之刊印，盖聚集所有前人之研究也。十八世纪之末(清嘉庆初年)，英国吉邦(Gibbon)之《罗马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亦有言之。十九世纪时，重译之文，又复甚多。英文中则有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白里枢曼(Bridgman)之

译本，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之译本，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理雅各（James Legge）之译本。法文中则有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胡克（Abbé Huc）之译本，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鲍梯（M. G. Pauthier）之译本，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夏雷鸣（Père Havret）之译本。德文中则有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诺曼（Neumann）之译本，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海楼（Heller）之译本，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海楼再译之本。日本明治四十四年，日文中有佐伯好郎所著之《景教碑文研究》。最后又有佐伯之英文本《景教碑文研究》，出版于一九一六年。

碑文既达欧洲后，热心者如雷麦萨（Abel Rémusat）、克拉勃罗德（Klaproth）、鲍梯等皆承认其为真确。鲍梯举出证据甚多。而怀疑家如福祿特尔（Voltaire）则讥笑之。儒莲（Julien）不承认为真确。德人诺曼则谓全为耶稣会教士鲁德昭之伪作。吾人就碑文及当时聂思脱里派在东方之历史考证之，绝非后人伪作者也。其证据约略如下：

（一）玄宗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教经，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见《唐会要》卷四九）据此，则碑中大秦寺名之由来，盖有所本而非虚搆者也。

（二）日本高楠顺次郎发见唐德宗时，西明寺僧圆照所辑《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有一节载：“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淨，

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睿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是则景净、弥尸诃等名，同时亦见之他书也。

（三）《册府元龟》第五四六卷载，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曰：“臣闻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欲而心乱必矣。窃见庆立等雕镌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譎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圣王之所严罚，紊乱圣谋，汨斲彝典。昔露台无费，明君尚或不忍，象著非多，忠臣犹且愤叹。王制曰：作异服奇器，以疑众者杀。月令曰：无作淫巧以荡上心。巧谓奇伎怪好也。荡谓惑乱情欲也。今庆立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宜奢淫于天下。若庆立矫而为之，是禁典之无赦也。陛下即位日近，万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广敷节俭，则万姓幸甚。”及烈之名亦见《唐会要》卷六十二《谏诤》。《册府元龟》第九七一卷，载：“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又卷九七五，载：“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僧及烈之名，亦见于碑文中也。

(四) 宋宋敏求《长安志》云，义宁坊有波斯寺。唐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阿罗斯即碑文中阿罗本之误。阿罗本为大秦僧入中国之始。宋时已有言之，固非明时伪造虚搆之名也。

(五) 碑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isthan)，长安为克姆丹(Kumdan)，洛阳为撒拉哈(Saragh)。(参见梁时科斯麻士之《秦尼策国记》，隋时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陶格司国记》，宋文帝时亚美尼亚史家摩西之《哲那斯坦国记》)此等名辞，为古代亚洲西部各国，与中国交通所有之名辞，近代史地学专家，始发明其究竟，匆促间断不能虚搆伪造之也。

(六) 据西方人之记载，基督教之入中国，其期甚早。印度麻啰拔(Malabar)教堂所藏迦尔底文日课经，关于耶稣大弟子圣多默(St. Thomas)传教功勋，有下方之记载：

- (甲) 圣多默使支那人及爱西屋皮亚人(Ethiopians) 皆改信正教；
- (乙) 圣多默使其人受洗礼，给儿童名称；
- (丙) 圣多默使其人信圣父、圣子、圣神；
- (丁) 圣多默使其人有信仰后，能维持其信仰；
- (戊) 圣多默使全印度皆信真理，不拜偶像；
- (己) 圣多默使天国生翼，传教至中国。

又有颂圣多默之歌一首，谓“印度人、支那人、波斯人、海岛居民，以及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爪哇人、罗马人，皆追怀圣多默，而仰拜其名也。”圣多默事业，渺茫不可尽信。其人生死年月，皆不得知。或谓因传教受难，死于印度马八儿(Maa-

bar)。公元三九四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骸骨移葬小亚细亚爱代撒（Edessa）地方。（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01页）

圣多默以外，据某叙利亚人阿拉伯文之记载，又有圣徒巴拖罗谋（Bartholomew）者，亦传教至印度及最远之支那。第四世纪初，罗马著作家阿奴比由斯（Arnobius）著《驳异教者论》（Adversus Gentes），该书第二卷第十二章，谓耶稣福音曾传至印度、中国（*apua Seras*）、波斯、米底国（*Medes*）、阿拉伯、埃及、帕提亚（*Parthia*）、福乃纪亚（*Phrygia*）以及远至太阳出入处之国土岛屿，皆收感化之效。第四世纪时（西晋末及东晋时代），基督教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及波斯全境乃大兴。盖吾人查见宗教史上，有甚多主教（*Bishop*）及司祭者（*Presbyters*）之名，受波斯王撒泊儿（*Sapor*）之虐戮，列于殉道者（*Martyrs*）之中也。公元三三四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木鹿城（*Marv=Maru*，名见《后汉书》及《新唐书》、《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麻里兀）及途思（*Tus*，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二地，有主教驻所（*Episcopal See*）。四二〇年时（宋武帝永初元年），升为总主教驻所（*Metropolitan See*）。此可证明呼罗珊（*Khorasan*，名见《唐书》）境内，于甚早时期，已有耶稣教堂矣。公元四三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爱佛速斯（*Ephesus*）地方会议决裂后，聂思脱里（*Nestorius*）被黜，而其教旨则甚流行于波斯及所有东方各教堂。四九八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与君士旦丁堡正教完全脱离关系。聂派之生存，多仰赖波斯王之恩眷。其人尤多精岐黄术。在东

方大显其名。第七八两世纪时（唐代），其人传教精神颇盛。叙利亚某著作家谓聂派第二十代教务大总管赛里巴柴喀（Salibazacha，即位于公元七〇三年即唐中宗长安三年，卒于七三〇年，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于公元七一四年（开元二年）至七二八年（开元十六年）间，建立哈烈（Hera，名见《明史》）、撒麻耳干（Samarkand，名见《元史》）及支那三处总主教驻所（Metropolitan Sees）。以前此三处，必为主教驻所（bishopric），依级递升，可无庸疑也。哈烈之主教驻所，约成立于公元四一一年至四一五年间（东晋安帝义熙七年至十一年）。撒麻耳干者，约成立于五〇三年（梁武帝天监二年）至五二〇年（普通元年）间。在中国者，其最早时期，不得在六三五年（唐太宗贞观九年）之前也。教务大总管提摩太（Timothy）（即位于七七八年，即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卒于八二四年，即唐穆宗长庆四年）在位时，有任命大卫（David）为中国总主教之文。聂派教规，每四年招集各地牧师会议一次。第九世纪中叶（唐宣宗时代），吾人复查有免去中国、印度、波斯、木鹿、叙利亚、阿拉伯、哈烈及撒麻耳干诸总主教集会之劳，唯仍须负募集资金，维持总管处之职任之文。盖诸地相去辽远，往返不便也。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Said Hassan）记公元八七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黄巢克广州时，外国居留民中，有回教徒、基督教徒、火教徒及犹太人甚众。唐时，基督教在中国之兴盛，于外国文之记载中，亦可窥见一二也。

晚近英人拉耶德（Layard）在曲儿忒斯坦（Kurdistan，在卓支亚之南）丛山，叶绿（Jelu）谷内，探访聂派古教堂一所。见屋

顶悬挂中国古代磁碗甚多，满积尘垢。守屋者告之云，为古代聂派教士携自中国者。吾意此亦必唐代景教僧所为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01—115 页）

2. 景教祈祷文之发现

唐时，耶稣教《新旧约》以及其他颂圣诸书译成汉文者，究有若干，今虽不可知，然以臆想测之，必有之也。景教碑文，已言阿罗本受唐太宗之欢迎，“翻经书殿，问道禁闱”矣。公元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在燉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聂思脱里派徒祈祷时，所用之《圣歌》一篇，题曰《景教三威蒙度赞》。“威蒙度”者，原音为 Emad，叙利亚文施洗之义也。又《尊经》一篇，亦其教中人所用以为该派法王及著经人祝福者也。伯希和之发现，为研究景教史者，大增材料。吾人可借以断定唐时景教徒必曾翻译基督教《圣经》若干篇。惜不传耳！《三威蒙度赞》及《尊经》二篇，文皆不长，且中国学人，多有未见之者，吾故将原文录出，以供参考。

《景教三威蒙度赞》

元上诸天深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人元真性蒙依止，三才慈父阿罗诃。一切善众至诚礼，一切慧性称赞歌。一切含真尽归仰，蒙圣慈光救离魔。难寻无及正真常，慈父明子净风王。于诸帝中为师帝，于诸世尊为法皇。常居妙明无畔界，光威尽察有界疆。自始无人尝得见，复以色见不可相。惟独绝凝清静德，惟独神威无等力。惟独不转俨然存，众善根本复无极，我今一切念慈恩，叹彼妙乐照此国。弥施诃普

尊大圣子，广度苦界救无亿。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耽苦不辞劳。愿捨群生积重罪，善护真牲得无繇。圣子端任父右座，其座复超无新高。大师愿彼乞众请，降榻使免火江漂。大师是我等慈父，大师是我等圣主。大师是我等法王，大师能为普救度。大师慧力助诸羸，诸目瞻仰不甦移。复与枯焦降甘露，所有蒙润善根滋。大圣普尊弥施诃，我叹慈父海藏慈。大圣谦及淨风性，请凝法耳不思議。

《尊经》

敬礼妙身皇父阿罗诃，应身皇子弥施诃，证身卢诃宁俱沙。已上三身同归一体。

瑜罕难法王 卢伽法王 摩矩辞法王 明泰法王 牟世法王 多惠法王 景通法王 宝路法王 千眼法王 耶宁逸法王 珉艳法王 摩萨吉思法王 宜和吉思法王 摩没吉思法王 岑稳僧法王 廿四圣法王 宪难耶法王 贺萨耶法王 弥沙曳法王 娑罗法王 瞿庐法王 报信法王(一)

次又为著下方诸经者祈祷：

《常明皇乐经》《宣元至本经》《志元安乐经》《天宝藏经》《多惠圣王经》《阿思瞿利容经》《浑元经》《通真经》《宝明经》《传化经》《罄遗经》《原灵经》《述略经》《三际经》《徵诘经》《宁思经》《宣义经》《师利海经》《宝路法王经》《删可律经》《艺利月思经》《耶宁邈经》《仪则律经》《毗遏启经》《三威赞经》《牟世法王经》《伊利耶经》《遏拂林经》《报信法王经》《弥施诃自在天地经》《四门经》《启真经》《摩萨吉思经》《慈利波经》《乌沙耶经》(二)
(见罗振玉刊《敦煌石室遗书》及日本佐伯好郎英文本《景教

碑文研究》)

(一) 此方所谓法王,必今人所称大弟子(Disciple)或圣徒(Saint)之类,该派中有功之人也。

(二) 诸经之名,有译音者,有译义者。译音者,其原字皆叙利亚文。例如师利海,叙利亚文 Shlikha 之译音,圣门弟子之义。耶宁邈,叙利亚文 A-nidha 之译音,去世基督教徒之义。慈利波,叙利亚文 Tsuripa 之译音,十字架之义。此外有数字,至今尚未能完全考证。又甚多则为人名之译音,盖著者之名也。

一八 唐末景教之被禁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寢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国风,而渐不觉,以至于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置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罹其馁者;一妇不蚕,有罹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缋藻饰,僭儼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残,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

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划除不尽，流衍转滋^(一)。朕博览前言，旁求輿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诸臣，协心正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尼僧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二)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于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失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十万，废丹雘无用之室，何啻亿千。自此清淨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意。宣布中外，咸使闻知。会昌五年八月。（《唐大诏令》卷一〇三《唐武宗拆寺制》）

（一）唐太宗允许景教流行，并非真正信仰上帝。陈垣谓“唐代之尊崇火祆，有类于清人之尊崇黄教，建祠设官，岁时奉祀，实欲招来西域，并非出自本心。然则唐代两京之有火祆祠，犹清京师各处之有喇嘛庙耳”。（见《火祆教入中国考》）吾谓唐太宗优礼景教之政策，亦无异于尊崇火祆也。唐武宗时，唐室已衰，徒见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禁之亦由经济问题也。

（二）原作穆护祓，鲍梯谓为 Mubids，拜火教者之转

音。余意祓必为祆之误，故改。且查各书关于此事之记载，亦竟有数书刊作祆字者。穆护，余意为波斯语 Magus 之译音，犹言有学之僧人也。

武帝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二，每寺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以僧尼既尽，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会昌五年秋七月，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勅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合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一九 五代及宋时在中国之 基督教完全禁灭

五代与北宋时，基督教在中国必已完全扫灭，盖是时中国

史籍，无有道及大秦寺及大秦僧者也。同时阿拉伯人摩哈美德（Mahomet）别名阿伯尔法拉及（Abulfaraj）者，有下方之记载。其言曰：

回教纪元三百七十七年时（公元九百八十七年，即宋太宗雍熙四年），在八吉打城（Bagdad）基督教徒居留地某教堂之后，余遇基督教僧那及兰（Najran）。其人年甚幼，面目可爱，静默寡言，不受问则绝不启口。七年前（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尝受大总管之命，与僧五人往中国整顿其地基督教。余访问其旅行情况。那告余云，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归回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13页）

二〇 唐代学者关于大秦国 矿石及动植物之记载

记载外国矿石、动植物之中国学者，以唐代为最多且博，现举于下：

苏恭，唐高宗显庆中，充右监门长史，受诏与长孙无忌等修订《唐本草》五十四卷。

孟诜，武后时举进士，累迁凤阁舍人。出为台州司马，转同

州刺史。睿宗召用，固辞。卒年九十。《唐书》有传。撰《食疗本草》三卷，海外药品亦有搜罗。

陈藏器，唐开元中，为三原县尉。撰《本草拾遗》十卷。李时珍谓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覈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李珣，五代时人，著有《海药本草》六卷。收采海药，颇为详明。

郑虔，玄宗时充广文博士，与杜甫友善。著《胡本草》七卷，皆胡中物。惜今不传。

萧炳，唐兰陵处士，撰《四声本草》五卷。取《本草》药名上一字，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从讨阅，海外药品，亦有搜罗。

段成式，唐宣宗时人，撰有《酉阳杂俎》三十卷。关于外国事情及动植物，颇有记载。《新唐书》卷八九称其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云。

诸家所记者如下，唐以前及宋明二代之记载亦附于此。

玉

《太平御览》云：交州出白玉，夫余出赤玉，挹娄出青玉，大秦出菜玉，西蜀出黑玉，蓝田出美玉。（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

水银

陈霆《墨谈》云：拂菻国当日没之处，地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取之，近海十里许，掘坑井数十。乃使健夫骏马皆贴金箔，行近海边。日照金光晃耀，则

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其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赶。若行缓，则人马俱扑灭也。人马行速，则水银势远力微，遇坑堑而溜积于中。然后取之，用香草同煎，则成花银。此与中国所产不同。（《本草纲目》卷九）

金刚石

《玄中记》云：大秦国出金刚，一名削玉刀。大者长尺许，小者如稻黍。着环中，可以刻玉。观此，则金刚有甚大者。番僧以充佛牙是也。欲辨真伪，但烧赤，淬醋中。如故不酥碎者为真。若觉钝，则煨赤，冷定即锐也。故西方以金刚喻佛性，羚羊角喻烦恼。（《本草纲目》卷一〇）

矾石

李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本草纲目》卷一一）

玻璃

《玄中记》云：大秦国有五色颇璃，以红色为贵。（《本草纲目》卷八）

琉璃

《魏略》云：大秦国出金、银、琉璃。有赤、白、黄、黑、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此乃自然之物，泽润光采，逾于众玉。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以众药灌而为

之，虚脆不贞。（《本草纲目》卷八）

枣榛

《吴时外国志》曰：大秦国有枣榛、胡桃、莲藕、杂果。（《艺文类聚》卷八七《果部》）

木香

陶宏景曰：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舶上来，乃云出大秦国。今皆以合香，不入药用。（《本草纲目》卷一四）

肉豆蔻

李珣曰：生昆仑^{（一）}及大秦国。陈藏器曰：肉豆蔻生胡国，胡名迦拘勒。大舶来即有，中国无之。其形圆小，皮紫紧薄，中肉辛辣。（《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昆仑乃南海昆仑，而非新疆南之昆仑山也。

鬱金

李时珍曰：酒和鬱鬯，昔人言是大秦国所产鬱金花香，惟郑樵《通志》言即是此鬱金，其大秦，三代时未通中国，安得有此草。（《本草纲目》卷一四）

鬱金香

陈藏器曰：生大秦国。二月三月有花，状如红蓝。四月五月采花，即香也。（《本草纲目》卷一四）

迷迭香

陈藏器曰：《广志》云，出西海。《魏略》云，出大秦

国。李时珍曰：魏文帝时，自西域移植庭中。同曹植等各有赋。大意其草修干柔茎，细枝弱根。繁花结实，严霜弗凋。收采幽杀，摘去枝叶，入袋佩之，芳香甚烈。与今之排香同气。（《本草纲目》卷一四）

兜纳香

李珣曰：案《广志》云：出西海剽国诸山。《魏略》云：出大秦国，草类也。（《本草纲目》卷一四）

无风独摇

李珣曰：生大秦国及岭南。五月五日采，诸山野亦往往有之。头若弹子，尾若鸟尾。两片开合，见人自动，故曰独摇。（《本草纲目》卷二一）

蜜香

蜜香亦名没香，又名阿蹉。《晋书》云：太康五年，大秦国献蜜香树皮纸。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本草纲目》卷三四）

降真香

降真香亦名紫藤香，又名鸡骨香。李珣曰：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国。其香似苏枋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入药以番降紫而润者为良。（《本草纲目》卷三四）

薰陆香亦曰乳香

禹锡（宋仁宗时人）曰：按《南方异物志》云，薰陆出

大秦国，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胶流出沙上，状如桃胶。夷人采取卖与商贾。无贾则自食之。（《本草纲目》卷三四，又《南方草木状》卷上）

阿勃勒

陈藏器曰：阿勃勒生拂林国。状似皂荚而圆长，味甘好嗅。（《本草纲目》卷三一）

苏合香

苏恭曰：今从西域及昆仑来。紫赤色，与紫真檀相似。坚实极芳香，性重如石，烧之灰白者好。苏頌曰：《梁书》云：中天竺国出苏合香。是诸香汁煎成，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国人采得苏合香，先煎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者，不大香也。（《本草纲目》卷三四）

茺莢

李珣曰：按《广州记》云：生大秦国，是波斯茺莢也。（《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阿魏

出伽闍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拂林国僧弯^(一)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酉阳杂俎》卷

一八)

(一) 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波斯拂林之植物，或皆闻自弯者也。

婆那娑树

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阿蔀鞞树。长五六丈，皮包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调，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壳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甚美。（《酉阳杂俎》卷一八）

时珍曰：波罗蜜，梵语也。……波斯人名婆那娑，拂林人名阿萨殚，皆一物也。（《本草纲目》卷三一）

槃柰穉树

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调。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去风痒。（《酉阳杂俎》卷一八）

齐曷树

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虚（音汤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酉阳杂俎》卷一八）

毕拔

出摩伽陀国，呼为苹拔梨。拂林国呼为阿梨诃咄。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蕺叶，子似桑椹，八月采。（《酉阳杂俎》卷一八）

齶(音别)齐

出波斯国。拂林呼为瑁勃梨咄。长一丈余，围一尺许。皮色青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翦除，反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酉阳杂俎》卷一八）

波斯皂荚

出波斯国，呼为忽野簪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橼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噉，亦入药用。（《酉阳杂俎》卷一八）

沒树(一)

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缙。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李时珍谓即蜜香。

阿驛

波斯国呼为阿駟(一)。拂林呼为底祢。树长丈四五，

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稗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稗子，味似柑柿。一月一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李时珍谓即无花果。

阿勃参（一）

出拂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者。其油极贵，价重于金。（《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阿勃参乃阿拉伯（叙利亚北部）文 Afursama 之译音。叙利亚文作 Apursama，又作 Pursama。亚美尼亚文作 Aprsam，或 Aprasam。希伯来文作 Afobalsmon。希腊文作 balsam。阙去首 a 字音。段成式之记载，甚为详确。此树产于阿拉伯南方之麻嘉（Mecca）、摩德那（Medina）及非洲阿比西尼亚国（Abyssinia）。以后移植于拍勒斯丁（Palestine）。段成式谓为拂林国产，不误。树极稀少，不易移植。树高约十四英尺，躯干对径八英寸以至十英寸。皮有两层，外层薄而红色，内层厚而青色，味质油腻而香。花皆双瓣，果灰红色，大小如豆，蛋形，两端尖。油可医伤，价值甚昂。梯俄福拉斯突思（Theophrastus）谓价比两倍重量之银尤贵也。《酉阳杂俎》所记之赛米人种（Semitic）字，在以后各书中，无有道及之者。即《本草纲目》亦未载也。直至明末，艾儒略《职方外纪》始又见之，作拔尔撒摩。南怀仁《坤輿图说》亦载之。《澳门志略》作巴尔酥麻。

香。译葡文 balsamo 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编》第 429—434 页)

榛祇(一)

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荠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本草纲目》卷一三，李时珍谓即水仙。卷一四，又以为山柰也。中古波斯文作 nargi。新波斯文作 nargis。阿拉伯文曰 narjis。阿拉马文曰 narkim。亚美尼亚文曰 narges。拉丁文曰 narcissus，华言水仙花也。榛祇，则译自阿拉伯文者也。今代波斯仍有专植榛祇，以供药用者。水仙中有油可取，古代希腊古文书中亦已载之。(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编》第 427—428 页)

野悉蜜(一)

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本草纲目》卷一四，李时珍云，素馨来自西域，谓之耶悉茗花，即《酉阳杂俎》所载野悉蜜花。今代英文称茉莉与迎春两种花，皆为 Jasmine，实由波斯文 Yasmin

而来，野悉蜜即其译音也。

酒

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月即变成酒，饮之可醉。（《酉阳杂俎》卷四）

指甲花

指甲花，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叶如嫩榆，与耶悉茗、末莉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国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极繁，细才如半米粒许。彼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芬馥尔。一名散沫花。（《南方草木状》卷中）

篋笏竹

篋笏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过二寸，皮粗涩。以镑犀象，利胜于铁，出大秦。（《南方草木状》卷下）

抱香履

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极柔弱，不胜刀锯。乘湿时，剝而为履，易如削瓜。既干，而韧不可理也。履虽猥大，而轻者若通脱木，风至则随飘而动。夏月纳之，可御蒸湿之气。出扶南、大秦诸国。泰康六年，扶南贡百双。帝深叹异。哂其制作之陋，但置诸外府，以备方物而已。（《南方草木状》卷中）

地生羊

段公路（唐懿宗时人）《北户录》云：拂林国有地生

羊，其羔生上中。国人筑墙围之。脐与地连，割之则死，但走马击鼓以骇之，惊鸣脐绝，便逐水草。（《本草纲目》卷五二）

狗

唐武德七年，高昌遣使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生拂林国。中国有拂林狗，自此始也。（《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土拨鼠

陈藏器曰：土拨鼠生西蕃山泽间。穴土为窠，形如獭，夷人掘取食之。《魏志》云：大秦国出辟毒鼠。近似此也。（《本草纲目》卷五一下）

白象

苏頌曰：楚粤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诸国，乃多白象。（《本草纲目》卷五一上，又见唐人刘恂《岭表录异》）

鸵鸟

刘郁《西使记》云：富浪^(一)有大鸟。鸵蹄高丈余，食火炭，卵大如升。（《本草纲目》卷四九）

（一）富浪即 Farang 之译音。波斯及阿拉伯人称欧罗巴洲曰富浪。

第四章 宋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宋史·拂菻国传》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一)，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二)。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三)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篳篥、徧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黄、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雨。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

瓶、裘衣、金束带。（《宋史》卷四九〇）

（一）青唐在青海境内，今作柴达木，与宋、夏为邻。

（二）《宋史》言拂菻国历代未朝贡，可谓谬甚。大秦（罗马）汉时已通中国。晋唐二代，且数通使矣。

（三）《宋史》之灭力伊灵改撒，据克拉勃罗德及鲍梯以为即东罗马皇帝迈克尔（Michael Ducas）。查西史迈克尔于一〇七八年（宋神宗元丰元年）被废，然其使者或早遣出。因亚洲大陆行旅不便，羁留途间，致延迟至一〇八一年（元丰四年）始达汴京也。亨利玉尔以为遣使者，非迈克尔即其政敌白里洋牛斯改撒（Bryennius Caesar）。其音亦与灭力伊灵改撒相近。夏德以为灭力伊灵改撒乃塞尔柱克突厥（Seldjuk）副王之号（Melek-i-Rum Kaiser = Under-King of Rum and Caesar），非东罗马皇帝也。查西史突厥王苏烈曼（Soliman）之称号，实为罗马王（King of Rum）。突厥国都是时在小亚细亚伊柯牛姆城（Iconium）。（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56—57页）

二 四川成都大秦寺

杜《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

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猷《蜀郡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杜田尝引《酉阳杂俎》谓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之之事为证，非也。(一)(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杜〈石笋行〉》)

(一) 吴曾，北宋末人。所著《能改斋漫录》见《墨海金壶》及《聚珍丛书》。杜甫《石笋行》全文如下：“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

杜甫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即公元七六〇年。篇中不提大秦寺事。是大秦寺之建筑必在上元之后矣。《能改斋》此节大秦寺，乃引赵清猷《蜀郡故事》。清猷即赵抃也，与王安石同时，皆在宋神宗时代。清猷仅见真珠楼基，未见真寺。是该寺在清猷前，必已毁矣。据上方记

载，成都大秦寺必建于盛唐之后，或亦毁于唐武宗时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四川，唐为剑南道，而成都为首府。故其地有大秦寺，无足异也。

三 陕西整屋大秦寺

壬寅二月(一)，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整屋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诗略)(《苏东坡诗集注》卷二)

(一) 壬寅二月为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一〇六二年)二月，苏轼当时在陕西凤翔县任，大秦寺当时犹存。

杨云翼(一)《大秦寺诗》：寺废基空在(二)，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暗谷行云度，苍烟独鸟还。唤回尘土梦，聊此弄澄湾。(《中州集》卷四)(三)

(一) 杨云翼，《金史》卷一一〇有专传。金章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此诗或即作于承安四年或五年，此时寺已废，空余基址而已。

(二) 整屋之大秦寺基址，近人向达曾记之，见所著

《唐代长安与西域之文明》附录二《盩厔大秦寺略记》(《燕京学报》专号之二,一九三三年十月版)。

(三)《中州集》为金元好问所编,为有金一代之诗集。

四 西班牙人班哲明之游 记载中国事情(一)

由此(锡兰)往秦国(Sin),须航行四十日。其国在东方,外有尼克发海(Nikpha)绕之,海中有俄亮(Orion)星。风涛汹涌,操舟者失驾驭力,漂泊洋中,食物尽后,悉饿死。然舟人甚巧,每航行时,船上预贮牛皮,遇风则将人身缝置皮内,投海中不没。有大鹰至,则口衔之至岸,因得获免焉。(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44—145页)

(一)南宋时代,欧洲著作言中国者甚少。有之仅西班牙国土代拉城之牧师班哲明(Benjamin of Tudela)一人而已。班哲明于一一五九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离乡里,经法国南部至意大利,又至君士旦丁堡、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国,更至波斯湾计施港(Kish,名见赵汝适《诸蕃志》),得闻东方印度、中国各地事情。一一七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归国,著有《游记》一书。本条所引即记往中国情形。

五 周去非记大秦国^(一)

大秦国者，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主号麻啰弗，以帛织出金字缠头。所坐之物，则织以丝罽。有城郭居民。王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设帘帟。四围开七门，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国进贡者，拜于阶庀之下，祝寿而退。屋下开地道，至礼拜堂一里许。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拜堂拜佛。从者五十人。国人罕识王面，若出游，骑马，打三檐青伞，马头项皆饰以金玉珠宝。递年大食国王号素丹遣人进贡。如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前来抚定。所食之物，多饭饼肉，不饮酒，用金银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盘贮水濯手。土产琉璃、珊瑚、生金、花锦、缦布、红马脑、真珠。天竺国其属也。国有圣水，能止风涛。若海扬波，以琉璃瓶盛水，洒之即止。（《岭外代答》卷三）

（一）《岭外代答》十卷，为南宋孝宗时永嘉人周去非字真夫所撰。去非曾官桂林，东归后，因有问岭外事者，倦于应酬，书此示之，故曰代答。据其自序，书成于淳熙戊戌（即淳熙五年，公元一一七八年。后于大食人爱德利奚之《地理书》二十四年）冬十月五日。其卷二卷三，

为《外国图》。海外诸国，记载颇详。嘉定后，赵汝适著《诸蕃志》两卷，多采此书。有多节甚至字句相同。惟《诸蕃志》又增以新材料耳。

六 赵汝适记大秦国

大秦国(一名犁靛)，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番商所萃之地也。其王号麻啰弗，理安都城(一)。以帛织出金字缠头。所坐之物，则织以丝罽。有城市里巷。王所居舍，以水晶为柱，以石灰代瓦，多设帘帟。四围开七门，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国进贡者，拜于阶阼之下，祝寿而退。其人长大美皙，颇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人皆髡头，而衣文绣。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地多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器偕行，易为所食。宫室下凿地道，通礼拜堂一里许。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拜堂拜佛。从者五十余人。国人罕识王面，若出游则骑马用伞。马之头项皆饰以金玉珠宝。逸年，大食国王有号素丹者，遣人进贡。如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抚定。所食之物，多饭、饼、肉，不饮酒。用金银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盘贮水洗手。土产琉璃、珊瑚、生金、花锦、绉布、红玛瑙、真珠，

又出骇鸡犀，骇鸡犀即通天犀也。汉延熹初，其国主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犀象、瑇瑁，始通中国。所供无他珍异，或疑使人隐之。晋太康中又来贡。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处，几于日所入也。按杜环《经行记》云，拂菻国在苦国西，亦名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工巧，善织络。地方千里，胜兵万余。与大食相御。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共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诸蕃志》卷上）

（一）赵汝适之《诸蕃志》所言之大秦国，其为叙利亚一带地方可无庸疑。安都城即 Antioch 之译音。麻啰弗为 Mar Aba 之译音。Mar 译言可崇敬，Aba 译言父也。此为古代聂思脱里派总主教之称呼。

七 赵汝适记斯加里野国

斯加里野国（一）近芦眉国界，海屿阔一千里。衣服风俗语音与芦眉同。本国有山穴至深，四季出火。远望则朝烟暮火，近观则火势烈甚。国人相与扛舁大石，重五百斤或一千斤，抛掷穴中。须臾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从石出，流转至海边复回。所过林木皆

不燃烧。遇石则焚爇如灰。(《诸蕃志》卷上)

(一) 斯加里野为意大利人西锡利岛(Sicily)之读音, 意人拼作 Sicilia。西锡利岛有爱脱那火山(Monut Aetna)。此节所记情况, 虽至今日犹确也。

《职方外纪》卷二: “意大里亚之名岛有三, 一西齐里亚, 地极丰厚, 俗称国之仓之库之魂, 皆美其富庶也。亦有名山, 喷火不绝。百年前, 其火特异。火烬直飞逾海, 达利未亚境。山四周多草木。积雪不消, 常成晶石。亦有沸泉如醋, 物人便黑。其国人最慧, 善谈论, 西土称为三舌人。最精天文, 造日晷法, 自此地始。”

赵汝适在远东中国关于西锡利岛略有记载, 而宋高宗时, 居留西锡利岛阿拉伯人爱德利奚(Edrisi) 受岛王罗哲二世(Roger II)之命, 著《地理学》一书关于中国颇有记载(见本书《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宋孝宗时, 西班牙之犹太人班哲明尝东游至波斯湾上计施国(Kish), 在其处得闻中国事情, 记载于其《游记》中。赵汝适之《诸蕃志》亦据之传闻而非亲见者, 三人可为遥遥相对矣。

八 赵汝适记芦眉国

芦眉国(一)自麻啰拔西陆行三百余程始到, 亦名眉路骨国。其城屈曲七重, 用黑光大石甃就。每城相去千步, 有番塔三百余。内一塔高八十丈, 容四马并驱而

上,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缠头塌顶,以色毛段为衣,以肉面为食,以金银为钱。有四万户,织锦为业。地产绛绡、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摩娑石、无名异、蔷薇水、梔子花、苏合油、硼砂及上等碾花琉璃。人家好畜驼马犬。(《诸蕃志》卷上)

(一) 芦眉国即《明史》之鲁迷国,Rum 转音,Rum 又由 Rome 而来,乃指东罗马而言。观上方所引斯加里野之位置,即了然矣。波斯人甚早即称罗马为 Rum。东西罗马分裂后,鲁迷之名,乃专用之东罗马。十一世纪之末(宋哲宗时),塞尔柱克突厥人(Seljukian Turks)占领小亚细亚,因得袭用鲁迷之名。十三世纪之末,鄂多曼突厥人(Ottoman Turks,即今之土耳其人)代塞尔柱克朝,鲁迷之名,乃又用之于土耳其帝国。帖木儿时代,以及现今之回教徒,统称欧亚两洲土耳其壤土为鲁迷。《战胜史》(Zafer Nameh)称小亚细亚阿那拖里(Anatolia)全部为鲁迷。一四〇二年(明建文四年),土耳其皇帝巴牙察特(Bayazid)为帖木儿所擒,歇里甫爱丁 Sherif-eddin 称巴为鲁迷皇帝 Kaiser-i Rum 云。(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306—307 页)

九 赵汝适记木兰皮国

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数。大食

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一)尔。(《诸蕃志》卷上)

(一) 木兰皮乃阿拉伯文 Maghrib el Aksa 首一字之译音。其义犹今译之“泰西”也。阿拉伯人征服摩洛哥后呼以是名。由此而欧人讹作摩洛哥。《诸蕃志》此处记地中海及欧洲诸国，至为明了。

第五章 元代中国与 欧洲之交通

一 蒙古人对钦察等部之征服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为氏，号其国曰钦察（一）。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晡没即出。曲出生唆末纳，唆末纳生亦纳思，世为钦察国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钦察，亦纳思纳之。太祖遣使谕之曰：“汝奚匿吾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答曰：“逃鹳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太祖乃命将讨之。亦纳思已老，国中大乱。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祖，而宪宗受命帅师，已扣其境。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迎降，从征麦怯斯有功。率钦察百人，从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强勇称。尝侍左右，掌尚方马畜。岁时捐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喇赤。（《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一) 公元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 速不台统军征高加索诸部时, 始遇钦察人。蒙古人把钦察等部先后击溃后, 到了克里米亚。至一二三五年, 钦察始为拔都所征服。一二四二年拔都归自匈牙利, 建牙于窝尔加河(Volga)下流戴胥脱乞卜察(Desht Kipchak)之地, 即钦察人之地, 筑撒雷城。耶律楚材《西游录》中之可弗叉, 《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中亦称可弗叉, 《元朝秘史》中之乞卜察, 均钦察也。

九年丁酉春, 蒙哥征钦察部, 破之。擒其酋八赤蛮。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

尝攻钦察部, 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帝闻, 亟进师。至其地, 适大风刮海水去, 其浅可渡。帝喜曰: “此天开道与我也。”遂进屠其众, 擒八赤蛮, 命之跪。八赤蛮曰: “我为一国主, 岂苟求生。且身非驼, 何以跪人为?”乃命囚之。八赤蛮谓守者曰: “我之窜入于海, 与鱼何异? 然终见擒, 天也。今水回期且至, 军宜早还。”帝闻之, 即班师, 而水已至。后军有浮渡者。(《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蒙古诸王会议后, 决遣大军前进。蒙哥(Mangu)将左翼军, 沿里海傍行, 擒八赤蛮(Bachman)。八赤蛮为俄楼烈克(Olerlik)族人, 钦察国诸首领中, 最才能者也。阿速国酋长喀察俄哥拉(Kachar Ogola)亦被

擒。八赤蛮军先败逃，蒙古军追之，久不能得。啸聚逃亡军士及盗贼，渐复成军，屡攻蒙古人，掳掠其财物，出没无常，使之疲于奔命，匿于窝尔加河畔深林中，不易擒获。蒙哥令备船舶二百艘，每艘载军士一百人。自将一队，沿窝尔加河畔，抄掠其森林。其弟拔绰(Budjek)将别队，抄掠河之他岸。至一地，有军营遗迹，为新近遗弃者。一老妇告蒙古人曰：“八赤蛮退藏岛内近处。”蒙古人无船可渡，以追八赤蛮。天忽起大风，河水骤退。蒙古兵涉河，生擒八赤蛮。其从人或被溺，或被杀。蒙古军尽获其所有，不伤一卒而还。八赤蛮乞蒙哥亲杀之，蒙哥不从。命其弟拔绰腰斩之。阿速酋长喀察俄哥拉亦同时被杀。蒙古诸王在附近度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元太宗窝阔台皇帝即位之九年丁酉岁）之夏。夏后，拔都、斡儿达、别儿哥(Barkai)、阔端、不里、科儿康(Kulkan)攻伐博克夏国(Bokshas)、不儿塔斯国(Burtasses)。”（拉施特《史记》，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10页）

兔儿年（十四年己卯，即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再命速别额台(Subtai)勇士征迤北康邻(Kankaly)等十一部落^(一)。渡亦得勒(Etilia)、札牙黑(Jayac)二水，直至乞瓦儿、瑟客儿、绵等城^(二)。（《元朝秘史》卷一三）

（一）康邻等十一部落，据《元朝秘史》汉译本，仅见

康邻、乞卜察、斡鲁思、阿速惕四种。其余马札儿(Madjar)、兀巴只吉(Ubadjighi)、薛速(Siesu)、薛儿格速(Sierkesu)、客失米儿(Keshimir)、不合儿(Bular)、客列勒等七种，蒙古原文《元朝秘史》本内则全有之。汉文译本，皆缺略也。康邻，《元史》作康里，乞卜察作欽察，斡鲁斯作斡罗斯。马札儿名见《元史·速不台传》，又卷一三四《阔里吉思传》，今匈牙利国也。兀巴只吉(Ubadjighi)今阿伯斯(Abazi=Obezy=Abkhazi)地也。其种人自昔未迁移，今仍居于高加索山系之西，黑海之东岸一带地。俄国古史称之为俄拜奇(Obezy)。阿拉伯地理家阿伯尔肥达(Abulfeda)称之为阿伯克斯(Abkhazes)。其城在黑海旁云。薛儿格速(Sierkesu)，《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耳柯思，今之乞耳开斯人也(Cherkesses)。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称之为撒耳柯西(Circasi)。卢白鲁克《纪行书》称之为乞儿开斯(Cherkis)。俄国古代史载蒙古人越高加索山后征服诸国，喀索起国(Kassogi)在其列焉。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谓乞儿开斯族古名为喀萨喀(Kassakh)。至今俄粟特人(Ossets)与明菜里人(Mingrelians)仍称乞儿开斯人为喀萨喀。客失米儿即克什米尔，《元朝秘史》误列于此也。不合儿(Bular)，《元朝秘史》他卷又称铺拉儿(Pular)，又称铺拉尔蛮(Pularman)，《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不里阿耳，布尔加利族(Bulgars)人也。薛速(Siesu)即窝尔加河下流之萨格新族(Saksins)人也。公元十二世纪时，回教著作家已有

言之者。俄国古史有萨格斯族之名。窝尔加河下流，有城亦名萨格新，为其族之根据地。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中称之为萨格西（Saxi）。公元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岁）之末，蒙古人在俄罗斯境内，撤兵东归，侵掠喀麻河（Kama）及窝尔加河中流之布尔加利族克之。蒙古兵取道萨格新（Saccasin）境，与成吉思汗大兵合，一二二九年（元太宗元年己丑岁）萨格新人最先通告布尔加利人与俄罗斯人以蒙古大军复来侵也。客列（Kerlie）乃匈牙利国王之号，史家误以为国名也。他处又作刺刺种。

（二）亦得勒河为今之窝尔加河，札牙黑河为今之乌拉尔河（Ural）。乞瓦儿瑟客儿绵城（Kiva Mienkerman）为今俄国南部基辅城（Kief），俄国之古都也。公元一二四〇年（元太宗十二年庚子岁）其城为蒙古人攻陷。瑟客儿绵即 Mankerman 之译音，突厥语大城也。俄国白龙（Bruhn）于一八七四年时，考证基辅古名，中世纪时，确尝称曼客尔曼（Mankerman）。蒙古人之得闻此名，盖亦有由矣。波斯拉施特《史记》载一二四〇年，拔都大王征俄国南部时，尝攻围绵可儿干（Mingercan）大城。攻之九日乃陷落。拉施特所记，其指基辅亦极明了，盖亦曼客尔曼之讹音也。白龙引一四七五年（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威尼斯市遣出波斯大使孔达利尼（Contarini）之《纪行》称基俄（Chio=Kief）城亦名麻格罗曼（Magroman）云云。（见白莱脱晋乃蜜《中世纪研究》第

一卷 300—308 页)洪钧将此一名分作二名。谓乞瓦绵城即乌拉岭东之求绵,《异域录》作图敏,客儿绵即今俄克雷木省会星飞洛普尔城。施世杰又谓乞瓦绵即莫斯科未亚,客儿绵即葛惹里,盖皆失之远矣。俄国史家鄂斯克莱圣斯克(Woskressensk)记当时基辅城陷落状况云:“拔都先遣蒙哥率轻骑探之,归报富庶之况。拔都遣使招降,城中人杀之。蒙古兵至,迈克尔(Michael)大公爵奔匈牙利国。府尹狄迷脱里(Dmitry)被推为主,发令守城。拔都大军如密云,飞奔而来,围城数匝。车声辘辘,驼牛高鸣,战马远嘶。兵人呼声震天地,城中人对面耳语,不能相闻。鞑靼人达甫路尔(Tavrul)为城中人所擒,告众曰:‘拔都亲督大军攻城,其诸弟斡儿达(Urdiu=Orda)、拜答儿(Baidar)、不里(Biriu=Buri)、阔端(Kadan)、拨绰(Bechak=Butjek)、蒙古(Mengu)、贵由,(Kinyuk=Kuyuk)等,皆一时勇将,悉隶麾下。’城中人闻之益惧。然皆决心奋勇抗抵,冀免于难。死守多日,基辅大城卒被攻陷。狄迷脱里被擒,拔都惜其勇,赦之,使随左右。隳其城,屠其民。狄迷脱里说拔都以匈牙利富饶可征,俄国贫苦,不足以留,衷心欲使去之他国也。拔都征匈牙利之前,复取窝尔希尼亚省(Volhynia)之乌拉的迷尔城(Vladimir)及格里枢城(Galich)、拉的金城(Ladyjin)、喀梅乃资(Kamenets)等城,方再西行。”云云。(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318—319 页)

再有康邻、乞卜察(Kipchak)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Batu)、不里(Buri)、古余克(Kuyuk)、蒙格(Mangu)，等做后援征去。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出去的，教古余克为长。凡征进去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叫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生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再速别额台的后援巴秃大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等三种，破其斡鲁思种城，悉杀虏其人。惟阿速惕等城百姓，虏得虏了，归附得归附了，立苍鲁合臣，探马赤官，镇守而回。（《元朝秘史》卷一四）

二 钦察人在中国之情况

钦察军队在元廷占要职。世祖时有钦察卫之设。至文宗天历时，分为右钦察卫、左钦察卫，皆属大都府。此外复有隆镇卫，亦有钦察军隶焉。钦察名将，在《元史》上有专传者，为卷一二八七土土哈，后追谥句容武毅王。《元文类》卷二六虞集有碑文颂其功焉。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三亦列之专传。土土哈之子，床兀儿后仕至驃骑卫上将军，枢密院副使钦察亲

军都指挥使。床兀儿之子，燕铁木儿于卷一三八有专传。以拥立文宗有功，授太师、太平王、达尔罕、中书右丞相，顺帝立其女为皇后。《元文类》卷二六马祖常有《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元史》卷一二三苦彻拔都儿，卷一三一完者都、伯帖木儿，卷一三三完者拔都儿、昔都儿，皆钦察人也。

三 蒙古人对俄罗斯之征服

帝遣使趣哲伯疾驰以讨钦察，命曷思麦里招谕曲儿忒、失儿湾沙等城，悉降。至谷儿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又招降黑林城，进击斡罗斯^(一)于铁儿山，克之，获其国主密只思腊。哲伯命曷思麦里献诸朮赤太子诛之。寻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与其主霍脱思罕战，又败其军，进至钦察，亦平之。（《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一）俄罗斯之名，公元一二二三年即元太祖即位之第十八年，速不台侵俄罗斯南部时始见之，其名作斡罗思部，又作阿罗斯，又作兀鲁思，又作乌鲁斯。《元朝秘史》作斡鲁斯，盖皆蒙语 Oros 者也。

癸未（一二二三年），速不台上奏，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甸吉思海^(一)，展转至太和岭^(二)，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

聚于不租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与斡罗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一）宽甸吉思海即今里海。

（二）太和岭即今高加索山。

据回教作家之记载，公元一二二〇年时，速不台与哲伯率蒙古军二队，追花刺子模国王摩哈美德，抄掠波斯北境，直抵塔伯里资城（Tabriz）。一二二一年初，进军至卓支亚境内梯富里斯城（Tiflis），击败卓支亚之兵，复回塔伯里资。波斯南境哈玛丹城（Hamadan）人杀蒙古官吏，因往平之，毁其城，又回至塔伯里资，集大军，攻卓支亚，戮其军三万人。移军攻失儿湾国（Shirvan），陷其都城沙买喀（Shamakha）。其国王称号曰沙（Shah），名拉施特（Rashid）。王走至打耳班（Derbend），固守寨岩。蒙古人陷其城，终未得获其沙。移军北向，欲涉高加索山，而山路崎岖不易行，乃强迫拉施特之使者为引导，遂得过山。山之北，有阿兰人又名阿速人，雷斯其人（Lezghis）、撒耳柯思人（Circassians）、钦察人（Kipchaks）皆联合以拒蒙古人。两军激战，无胜负。蒙古人用计离间钦察人，使弃其旧同盟。蒙古人复攻诸部，悉克之。既陷脱尔奇城（Terki），再进军侵钦察国。钦察部众不战而溃，其人多奔至俄罗斯国。蒙古人尽得其土地，进军至克里米亚半岛东南海滨苏塔克城（Sudak）。城极富庶，中世纪时代黑海沿岸重要商埠也，当时

亦为钦察国上。一二二三年，蒙古军征俄罗斯，俄国人与钦察人合军前进以拒之。蒙古人设计，先退军十二日。俄罗斯与钦察之联军，尾随追之。蒙古伏军四起，围击之。血战数日，俄罗斯与钦察之联军大败。蒙古军既获大胜，侵入俄国诸部，此即有名之喀尔喀河(Kalka)畔大战也。

俄国史载蒙古人侵俄国事迹，较之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更为详细。俄国当时分为数部。最要者为苏斯达尔部(Suzdal)，一名乌拉的迷尔(Vladimir)。其国主为大公爵，诸部皆认之为盟主。乌拉的迷尔大公爵初居基辅城。至一一六九年（宋孝宗乾道五年）后，迁居乌拉的迷尔城。钦察逃亡诸酋长中，有柯梯案(Kotian)者（匈牙利史作科坦Kutan），其婿为俄国格里枢(Galich)城之王。柯梯案劝之设法抗拒蒙古人。格里枢王檄召南部俄罗斯诸王至基辅城，相约与钦察人联合以抗蒙古人。基辅、乞尔尼柯夫(Chernigov)、格里枢三王，皆名密赤思老(Mstislav《元史·速不台传》有大小密赤思老之语，必此故也)。三王集军于尼尔白河(Dnieper)畔。蒙古遣使者十人至，皆被杀。俄国诸军出发，初遇蒙古人于柯尔梯槎河(Khortitsa, 尼尔白河之支流，南距爱喀脱利诺斯拉夫城 Ekaterinoslav 五十英里)附近，胜之。俄国军渡尼尔白河，追蒙古人九日，至喀尔喀河(Kalka)。格里枢王密赤思老率钦察人渡河，击蒙古大队，为其所败。蒙古军进击俄国余军，悉歼之。俄国史称为喀尔喀河之大战，时为公元一二二三年夏时也。蒙古军既胜，追俄国人至尼尔白河。俄国诸王被擒者，蒙古人缚置两板间，坐于其上，饮酒高会。（见白菜脱胥乃窠《中

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294—297 页)

据志费尼(Djuveni)《世界征略家传记》(Tarikh Djiham Kuschai),窝阔台皇帝在位时,召集第二次库里尔泰(Kuriltai)大会,决议派遣大军征服拔都封地邻境如阿速、不里阿耳、钦察、俄罗斯等国。窝阔台皇帝命皇子贵由、阔端、拖雷之子蒙哥、拔绰,察合台之子不里、拜答儿、拔都之弟斡儿达、唐古脱、昔班,各率大军助拔都。速不台亦与其列。全军于公元一二三六年二月向西移动。时为元太宗窝阔台皇帝即位之第八年丙申岁也。

《元史》记蒙古第二次用兵征服俄罗斯,甚为简略。卷三《宪宗本纪》谓“尝与诸王拔都征斡罗斯部,至烈也赞城,躬自搏战,破之。”烈也赞(Riazan)原作也烈赞,与原音不相合,谅为误刊,故今改从正音。关于征服南部俄罗斯,仅于卷一二一《速不台传》略言之。谓“辛丑,太宗命诸王拔都等讨兀鲁斯部主也烈班,为其所败。围秃里思哥城,不克,拔都奏遣速不台督战。速不台选哈必赤军,怯怜口等五十人,一战获也烈班。进攻秃里思哥城,三日克之,尽取兀鲁斯所部而还。”俄国史记一二三七年至三八年时(蒙古太宗九年至十年),蒙古人侵伐俄罗斯北部事甚详。俄国东界布尔加利国(Bulgaria,在窝尔加河畔)。蒙古人攻灭布尔加尔 Bulgar(《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不里阿耳)城后,至一二三七年之末,进军至俄罗斯边境,陷拔伦斯克(Pronsk)、秘尔哥落德(Bielgorod)、亦吉思拉未资(Ijeslavets)诸城。抵烈也赞城,其王玉里(Yury)据城固守,蒙古兵攻之。一二三七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城陷，蒙古军屠其民。玉里王与其家族悉死之。玉里之弟罗曼（Roman）守哥罗那城（Koloman）亦被陷，与烈也赞受同样之命运。乌拉的迷尔大公爵玉里（Grand-Duke Yury of Vladimir）之子，名乌拉的迷尔者，受命守莫斯科城，兵败被擒。大公爵玉里闻之大惊，乃去乌拉的迷尔城而至锡梯河（Siti）畔督军，以待其弟基辅城王耶罗斯拉夫（Yaroslav of Kiev）及斯维耶陀斯拉夫（Sviatoslav）之援军。其子乌萨乌落脱（Vsevolod）及密赤思老（Mstislav）二人留守国都乌拉的迷尔城。一二三八年二月二日，蒙古军围乌拉的迷尔城命之降。蒙古军别队至苏斯达尔（Suzdal）者，获胜，掠其地。还与乌拉的迷尔城下大军合。二月八日，城内人开门降，蒙古军屠之。大公爵全家死难。以后蒙古军分为数队，游行四方，抄掠城邑。佛尔吉思奇（Voljsky）、郭罗特资（Gorodets）、阔思脱罗姆思阔爱格里枢（Kostromskoi Galich）、拍莱斯拉夫（Pereslavl）、罗斯拖夫（Rostov）、耶罗斯拉夫（Yaroslav）、于利夫（Yurief）、德密秃罗夫（Dmitrov）诸城，悉被劫掠或焚毁。大公爵玉里仍在锡梯河畔，待诸弟之救。三月四日，蒙古军击杀之，其军士亦多被戮。蒙古军别队进向诺夫哥罗特城（Novgorod），又攻陷佛落克兰斯奇（Voloĭ Lamsky）及塔维尔（Tver）二城。围脱尔脚克城（Torjok）两星期，至三月五日亦下之。拔都进至距诺夫哥罗特城约一百俄里（Versts），忽回攻喀鲁加省（Kaluga）科蔡尔斯克城（Kozelsk）。城虽小，居民奋勇守之。攻之七星期乃陷。蒙古军屠之。拔都屠城后，名其地曰恶城（The bad city）。蒙古军还钦察。玉里大公爵之弟，基辅王耶罗斯拉夫至乌拉的

迷尔城，代其兄为大公爵。

《世界征略家传记》记蒙古人征服俄罗斯诸部云：“布加利亚城既下，蒙古军侵俄罗斯。所至皆胜。抵莫科斯（Mocoss）城，其地富庶无比，肩背相摩，人民之众，几如蚁蝗。蒙古军经深林中，树木丛生，全无道径，虽蛇亦难通行也。蒙古诸王命士卒斩木凿道，宽广可三车并行。既过，抵莫科斯城下，架炮攻之。坏其城堞。围之数日，城中人乃开门降。蒙古人纵兵大杀掠。”多桑谓回教史之莫科斯即莫斯科城也。然白菜脱胥乃窠考谓莫斯科城一一四七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时，为大公爵玉里多耳果鲁起（Grand-Duke Yury Dolgoruky）所建筑。一一七六年（宋孝宗淳熙三年），烈也赞王毁之。蒙古人侵伐俄罗斯时，莫斯科城不大，人口亦不众也。（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12—314页）

关于征服南部俄罗斯，俄国史载乌拉的迷尔大公爵玉里与其诸子，皆为蒙古人所杀。蒙古人退兵后，玉里之弟，基辅王耶罗斯拉夫（Yaroslav of Kiev）代其兄为乌拉的迷尔之大公爵，而让基辅王位于乞尔尼柯夫王迈克尔（Michael of Chernigov）。拔都既平钦察诸部，举兵复伐俄罗斯，掠毛答文部（Mordvins），及莫罗姆（Murom）、哥罗科未咨（Gorokhovets）二城。乌拉的迷尔大公爵，复陷于危险之状。拔都忽旋兵南向，征伐俄国南方诸部，毁拍莱斯拉夫城（Pereslavl）。蒙古军一队，进向乞尔尼柯夫城。基辅王之从弟密赤思老格莱波未趣（Mstislav Glebovich）守之，然卒不敌，城陷被毁。密赤思老子身奔匈牙利。蒙古军先遣蒙哥率轻骑探基辅城。蒙哥至尼尔

白河畔披锁乞尼城(Picsochny)，得望基辅大城。蒙古军遣使招降。城中人杀之。拔都进军至城下围之。基辅王迈克尔(Michael)奔匈牙利。狄迷脱里(Dmitry)为众所推，下令守城。蒙古军攻之，城陷被毁。居民多为屠戮。狄迷脱里被执，拔都惜其勇敢之，使随左右。狄迷脱里说拔都攻匈牙利。此为一二四〇年(蒙古太宗十二年庚子岁)时也。(见白莱脱胥乃窣《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17—319页)

四 俄罗斯人在中国之情况

至顺元年(公元一三三〇年)二月辛未，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冬，十月，立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营于大都北。市民田四百三十余顷，赐之。十二月，宣忠扈卫斡罗思屯田官给牛种农具。癸酉，诏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凡立营司境内，所属山林川泽，其鸟兽鱼鳖，悉供内膳。诸猎捕者坐罪。二年夏四月甲寅，改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为宣武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又见卷九九《兵志》)、赐银印。壬申，散遣宣忠扈卫新籍军士六百人还乡里。期以七月一日还营。九月，阿苏及斡罗思新戍边者，命辽阳行省给其牛具粮食。十二月癸丑，左钦察卫撒敦献斡罗思十六户，酬以银百七锭，钞五千锭。以

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仍以呼哩所牧官羊给之。三年正月，诸王章吉献斡罗思百七十人。酬以银七十二锭、钞五千锭。己亥，给斡罗思千人衣粮。七月甲申，燕铁木儿献斡罗思二千五百人。八月辛丑，诸王阿儿加失里献斡罗思三十人，渐丁百三人。（《元史》卷三、四、五、六《文宗本纪》）

至元元年夏四月丙寅，诏以钞五十万锭、命徽政院散给达达、兀鲁思怯薛丹、各爱马^{（一）}。（《元史》卷三八《顺帝本纪》）

（一）怯薛丹、各爱马，皆元之禁卫军。此处言达达及兀鲁思人充此二军者。

五 蒙古人在波兰及德意志境内之战争

兀良合台初事太祖，时宪宗为皇孙，尚幼，以兀良合台世为功臣家，使护育之。宪宗在潜邸，遂分掌宿卫。岁癸巳，领兵从定宗征大真国，破万奴于辽东^{（一）}。继从诸王拔都征钦察及兀鲁思、阿孛烈儿诸部。丙午，又从拔都讨孛烈儿及捏迷斯^{（二）}部，平之^{（三）}。（《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

（一）《元史·太祖纪》十年冬十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十一年冬十月，蒲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称东夏。太宗

癸巳，万奴就擒。屠寄《蒙兀儿史·兀良合台传》大真作女真误。

(二) 原文作乃捏迷斯。余意乃字必为及字之误刊。屠寄读作孛烈儿乃，谓即波兰也。孛烈儿乃音与拉丁文Polonia相近。屠说或不误。

(三) 《元史·兀良合台传》所言，从拔都讨孛烈儿及捏迷斯两部，乃指征伐波兰及德意志两国事也。孛烈儿即波兰之转音。捏迷斯即德意志国也。白菜脱胥乃妄谓“俄国史书皆称德国人为捏姆齐(Niemtsy)。单数为捏迷斯(Niemets)。十二世纪初叶，俄国史家纳斯脱尔(Nestor)之书中，皆用此名。纳斯脱尔生于十一世纪之后半，卒于一一一六年(宋徽宗政和六年)。纳斯脱尔书中，记俄国四邻诸国之名。其记载半取之于东罗马著作家。波希米亚(Bohemia)人用捏迷斯(Nemci)之名以称日耳曼人，为时更早。第九世纪，或第十世纪时，格罗内白格(Grüneberg)地方之写本书中，已屡见之。夏法来克(Schafarek)之《斯拉夫考古书》(Slavische Altertümer)谓斯拉夫种诸国，皆称日耳曼人为捏迷斯。考其来由，俄国语言学家谓起于俄字之乃木尔(Nemoi)，瘖哑之义也。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交际时，不能斯拉夫语，因之斯拉夫人加之以此名也。东罗马史家亦称日耳曼人以此名。东罗马速复克利斯《希腊文罗马及东罗马耶稣降生前一百四十六年至降生后一千一百年时间大典》(Sophocles' Greek Lexicon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from B. C. 146 to A. D.

1100)中，载捏迷斯(Nemitze)之字义云奥地利人及日耳曼人也。回教著作家亦尝用此名，例如十四世纪初半之回教史 Masalak al absar 载钦察国境西至捏迷斯国(Nemedj)其地介于法兰克人(Franks)与俄罗斯人之间。土耳其人至今尚称德国人为捏迷斯(Niemesi)。匈牙利人称之为捏迷脱(Nemet)”。(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22页)

波兰及欧洲他国史书。记当时之战争如下：一一三九年(宋高宗绍兴九年)，波兰王博雷斯老斯三世(Boleslaus III)卒后，其国为四子所分。蒙古人由俄罗斯向西进兵时，波兰境内有四国。博雷斯老斯四世治克拉靠(Krakow)与散多迷尔(Sandomir)二城。孔拉德(Conrad)治马差维亚(Mazovia)与科耶维亚(Kuyavia)二地，建都于拨落资克城(Plotsk)。亨利二世(Henry II)治下西雷希亚(Lower Silesia)、格内生省(Gnesen)、波斯那尼亚省(Posnania)，及喀烈胥省(Kalish)，都于扶拉提斯拉夫城(Vratislaw)，或驻白雷斯老城(Breslau)。迷西斯拉夫(Miecislav)治俄彭恩(Oppeln)与拉梯博尔(Ratibor)两公爵所辖之地。鞑靼人于一二四〇年(蒙古太宗十二年庚子岁)初至波兰，掠罗白林省(Lublin)，后退军至格利西亚(Galicia)。次冬，一二四〇年至四一年之间，蒙古兵履冰，渡维斯拖拉河，掠散多迷尔，进军至克拉靠。距城尚七英里，忽退而归格利西亚。克拉靠府尹乌拉的迷尔追之，救回俘虏甚众，夺回所掠之物无算。稍后，蒙古兵再至，毁散多迷尔及伦锡斯克(Lencisc)，与科耶维亚三城。波兰之军拒之。一

二四一年（蒙古太宗十三年辛丑岁）三月十八日，两军战于锡德路（Szydłow）。波兰军败绩。博雷斯老斯与诸贵族，皆奔至摩雷维亚、匈牙利、日耳曼三国。蒙古军抵克拉靠时，所见者空城而已。蒙古人进兵至西雷希亚（Silesia）。俄塞河（Oder）桥梁已为土人所毁。蒙古人于拉梯博尔地方，或泳水，或由临时浮桥渡河。迷西斯拉夫退至离格尼资城（Liegnitz）。其从兄亨利于共处集军，作拒敌之计。蒙古人先进至白雷斯老城（Breslau）。居民焚城市，聚于河洲卫城中，闭门坚守。蒙古军去而至离格尼资。西雷希亚王亨利已集有波兰日耳曼之军三万余人。条顿勇士（Teutonic Knights）最号勇悍善战，皆投麾下，推博颇俄斯头脑（Poppo von Osternau）为其首领。鞑靼军主将名排达（Peta，即拜答儿之转音）。蒙古军人数多于其敌。一二四一年（宋理宗淳和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辛丑岁）四月九日，两军战于离格尼资附近华尔斯达脱（Wahlstatt）大平原上。德意志、波兰联军大败。亨利王中矛坠马，被杀。蒙古人梟其首，以徇诸地，纵兵屠杀，伏尸盈野。德波联军全师覆没，四境之人，恐慌达于极点，难以笔述。蒙古人驻兵战场不久，即进向摩雷维亚（Moravia）。其地隶博希迷亚王文催斯拉夫（Venceslav of Bohemia）。王遣耶罗斯拉夫斯敦白格（Jaroslav von Sternberg）率军五千人守俄尔迷资城（Olmütz）。蒙古人围之，不能下。耶罗斯拉夫突围攻蒙古人，杀伤甚众。稍后，蒙古人退兵至匈牙利与拔都大军合。（见白菜脱胥乃塞《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320—322 页）

六 蒙古人在匈牙利及 奥地利境内之战争

经哈喇里山，攻马札儿部主怯怜^(一)。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吁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众曰：“怯怜军势盛，未可轻进。”速不台出奇计诱其军，至灊宁河。诸王军于上流，水浅马可涉。中复有桥，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结栈潜渡，绕出敌后。未渡，诸王先涉河与战。拔都军争桥，反为所乘，没甲士三十人，并亡其麾下将八哈秃。既渡，诸王以敌尚众，欲要速不台还，徐图之。速不台曰：“王欲归自归，我不至秃纳河^(二)马茶城^(三)，不还也。”乃驰至马茶城。诸王亦至，遂攻拔之而还。诸王来会。拔都曰：“灊宁河战时，速不台救迟，杀我八哈秃。”速不台曰：“诸王惟知上流水浅，且有桥，遂渡而与战。不知我于下流结栈未成，今但言我迟，当思其故。”于是拔都亦悟。后大会，饮以马乳及葡萄酒，言征怯怜时事曰：“当时所获，皆速不台之功也。”（《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一）怯怜为 Kiraly 译音，匈牙利国王之称号。

（二）匈牙利人称秃纳(Duna)，日耳曼人曰多脑河(Donau)。

(三) 马茶城即马扎儿译音，指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

《元史·速不台传》此节，乃记征匈牙利时事也。据西史，拔都于公元一二四〇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元太宗十二年庚子岁），征服俄国南部后，重组军队。分三军西征。阔端将南军，取道罗马尼亚之莫尔达维（Moldavia）。拜答儿（Baidar）将北军，取道波兰。拔都自将中军，直冲匈牙利国都，三军翼行而进。是时君临匈牙利者为拜拉四世（Bela IV）。其国北界喀拍吞山（Carpathian Mountain）（即《元史》之哈喇里山）、南至阿德里亚帖克海（Adriatic Sea）。公元一二三九年（宋理宗嘉熙三年元太宗十一年己亥岁），钦察国汗库丹（Kutan）率其国人四万家，奔难至匈牙利，匈王优待之。俄罗斯、波兰等部国王，得免蒙古人杀戮者，皆逃至匈牙利。库丹汗改信基督教。其部下所过骚扰。匈牙利人恶之，且疑其与鞑靼人暗通。一二四一年，匈牙利聚众击杀库丹汗。由是钦察人与匈牙利人构怨，退至达牛伯河南岸布尔加利国。沿途骚扰。蒙古北军经波兰、西雷希亚、磨雷维亚，所过克捷。拔都自将大军，于公元一二四一年（元太宗十一年辛丑岁），进向匈牙利。先遣英国人某氏招降拜拉王。某氏是时亦在蒙古军中效力也。一二四一年三月，拔都军由喀拍吞山俄国关（Russian Gate）入匈牙利国境。拜答儿北军稍后由磨雷维亚经匈牙利关（Hungarian Gate）入匈牙利境。阔端与速不台率兵经莫尔达维入匈牙利境。拜拉王遣其妻子至奥国边境，自留守国都。拔都军所过皆捷，直抵派斯德（Pesth）都

城。既至，而匈牙利人尚未预备战斗也。阔罗察 (Kolocha) 地方总主教率众由派斯德都城，突围犯蒙古军。兵败，只身而走。瓦拉丁 (Varadin) 地方总主教救兵至，亦决意攻蒙古军。蒙古人设计，由来道退兵。匈牙利人倾城而出，逐之至萨约河 (Sayo, 《元史》之滌宁河)。拜拉王驻营于河之西岸。其进处有桥，地多沮洳。以为蒙古人仅能由此桥过河，故遣军一千人守之。蒙古人驻营于距离五里之地。其一队，夜间泳水而过，别队以弩炮攻桥。黎明，匈牙利人腹背受敌，大败，死伤过半。拜拉王逃至喀拍吞山中拖录资 (Thurocz) 寨堡。数日后，蒙古军陷派斯德都城，屠之。当拔都大军激战于匈牙利腹地时，阔端南军经脱兰西维尼亚 (Transylvania) 森林中，行三日而至罗丹城 (Rudan)，攻陷之。阿利斯喀代 (Ariscalde) 伯爵与日耳曼守兵六百人，皆被擒。阔端进向瓦拉丁 (Varadin)，一举取而毁之，然当攻卫城时，颇遇困难而已。再进至圣拖买斯 (St. Thomas)，继至配尔格 (Perg) 大城，围之七日乃降。蒙古人强迫俄罗斯、匈牙利、钦察诸国俘虏，从事战阵。越数日，阔端取爱格拉需 (Egresh) 大寺。乃与拔都大军合。一二四一年，夏秋二季，蒙古人驻兵匈牙利，无军事动作。冬季，多脑河结冰，蒙古人履冰渡河，攻陷格兰城 (Gran)。西门伯爵 (Count Simeon) 守卫城。蒙古人攻之不下，冰溶乃退师。继当攻圣马丁 (St. Martin) 要塞之际，驿骑由蒙古至，宣告窝阔台皇帝崩殂消息，并令诸军归回蒙古。一二四二年 (六皇后乃马真称制元年壬寅岁)，蒙古人由匈牙利班师，留阔端一军，追拜拉王。拜拉王离拖录资寨堡，奔奥地利与其妻子

合。至察格拉白(Zagab=Agram)城度夏。闻阔端军至，奔大尔麦梯亚(Dalmatia)。先至斯白拉脱罗城(Spalatro)，继至脱老城(Trau)，终匿于近旁海岛中。阔端军经史克拉维尼亚(Sclavonia)、克罗梯亚(Croatia)，至斯白拉脱罗城围克利沙(Clissa)要塞，坐守拜拉王所逃海岛对岸，三全月乃退师。掠喀他罗城(Cattaro)、苏阿钩城(Suagio)、德利瓦斯拖都(Drivasto)。阔端取道塞尔维亚(Servia)与拔都大军合。(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23—326页)

《世界征略家传记》载蒙古人征伐匈牙利事如下：俄罗斯、阿兰、钦察诸部，悉被歼除后，拔都引大军伐北褥九特部(Bashghirds)。北褥九特信基督教大国也，与法兰克人(Franks)居地接壤。一二四一年(元太宗十三年辛丑岁)春，战争起始，四十万敌军，前进抵拒蒙古人。拔都遣其弟昔班(Shiban)率一万人探敌势。阅七日，昔班归告敌势浩大，远过蒙古之众。两军对峙，拔都登一小山，藏身一昼夜，不与他人交语，祈求神佑。又令部下木速蛮(Mussulman，回教徒)军士皆祷天。次日诸军皆备战，与敌人有大河相隔。其夜拔都命昔班率军一部，渡河攻敌。以众寡相悬，不胜。拔都帅大队，冲北褥九特之中坚，进至开拉尔(一)(Kelar)之大本营，斫断其帐幕之绳。幕倒，北褥九特军上望见之，乃大奔。然仅少数得逃，余则悉为蒙古人所杀。全国委弃于侵略军。此战也，为蒙古用兵以来，最有荣誉之大胜。

(一) 匈牙利国王之称号，即《元史》之怯怜也。匈牙利语正音宜作 Kiraly。

闾里吉思，蒙古阿齐台氏，曾祖巴斯不花从攻乃蛮、钦察、斡罗思、马扎儿^(一)、回回诸国，常为先锋破敌。太祖嘉之，赐以虎符。（《元史》卷一三四《闾里吉思传》）

（一）《元史》此节之马扎儿，非今匈牙利。乃匈牙利人旧壤马扎儿城(Madjar)也。其城在高加索山系(Caucasus)北麓，苦马河(Kuma)畔。公元第十三与十四世纪时，其城尚在。十四世纪时，依宾拔都他与瓦丁二人，皆尝见之。《马哥孛罗游记》卷四第二十四章之马扎儿或即指此。俄罗斯史亦载有马扎利城(Modjary)。马扎利即马扎儿。俄国人喜将地方之名变为复数，故改其尾音也。俄国大公爵迈克尔(Grand Duke Michael)于公元一三一九年(元仁宗延祐六年)，在打耳班城(Derbend)(名见《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为月祖白汗(Uzbek Khan)所杀，葬于马扎利城。马扎儿城乃马扎儿民族居住高加索山系北麓时所建筑者。后此族为裴奇内格族(Pecheneg)所迫，西迁至多脑河畔，今之匈牙利也。古代高加索山北，马扎儿故城遗迹，今尚存在。梅林(Gmelin)与克拉勃罗德(Klaproth)二人尝至其地访古，有记载流传于世。(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328页)

七 蒙古人与在叙利亚十字军之交涉

戊午(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宪宗八年,宋理宗宝祐六年),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一)。侃喻以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神乃将军也。”即来降。(《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一)《郭侃传》此节乃记在叙利亚之欧洲十字军与蒙古人之交涉也。波斯人称欧洲为 Farang,富浪即其译音。欲详旭烈兀西征大军与十字军之关系,不可不先知旭烈兀与基督教之关系也。旭烈兀者,拖雷第五子。其母曰唆鲁忽帖尼(Siurkukteni,名见《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与蒙哥(元宪宗)、忽必烈(元世祖)及阿里不哥(Arikbuka)为同胞兄弟。唆鲁忽帖尼者,克烈部(Keraite)酋长王汗(Wang Khan)之侄女,王汗弟札合敢不(Jakembo)之幼女也。札合敢不有三女。长曰亦巴哈(Abika),成吉思汗自娶之,后嫁乌鲁特部长。次女别土出迷失(Bekutemish,名见《元史》卷七四《宗庙》上,至元三年,定为八室。第三室,皇伯朮赤,皇伯妣,别土出迷失),嫁朮赤(Djuchi,钦察汗之始祖)。三女唆鲁忽帖尼嫁拖雷(此事亦见《元秘史》,惟《秘史》未言其次女),至元二年,追谥曰庄圣皇后。至大三年,加谥曰显懿庄圣皇后。克烈部在北宋初,辽人统治外蒙古时,即崇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见下

方成吉思汗未兴前中央亚细亚及蒙古等地基督教情况)。王汗奉基督教，因名约翰王 (Malik Yuhanna)，阿伯尔法拉哲斯 (Gregory Abulfaragius) 有明了记载。部长奉基督教，因而全部皆为基督信徒。唆鲁忽帖尼奉基督教，西史亦有明了记载。旭烈兀与瓦儿丹 (Vartan) 私谈，自谓其母奉基督教云。凡据中国史书，亦确有证也。旭烈兀之元妃托古思可敦 (Dokuz Khatun = Tokuz Khatun) 者，王汗第二子益梯柯 (Ittiko) 又名益库 (Iku) 之女，唆鲁忽帖尼之侄女也，托古思原议配与拖雷，未成礼而拖雷卒。依蒙古人之风俗，父死，姬妾悉归其子。托古思乃嫁于旭烈兀，甚得宠幸。托古思为基督信徒，见于拉施特《史记》。蒙古大军西征，对于基督教徒多所爱护者，托古思可敦之功也。(见霍渥斯《蒙古史》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第三卷第 206、212 页)

聂思脱里派以及他派之基督教徒，在大食哈里发境内者，初时多以医术文学为哈里发服务，颇得信任，故待遇亦优，常有被任为一方之长官者。埃及及叙利亚之基督教徒，生计富裕，颇遭回教徒之嫉视，常有惨杀之事。旭烈兀之西征大军西进时，基督教徒闻托古思可敦为基督信徒，而旭烈兀部下大将乞都不花 (Kitubuka, 名见《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二年壬子春，遣乞都不花攻末来吉儿都怯寨。秋七月，命乞都不花征没里奚。七年，怯的不花等讨末来吉儿都怯寨平之。怯的不花即乞都不花也)，亦克烈部人，且笃信基督，故皆视蒙古人为救星，阴通款焉。

(见霍渥斯《蒙古史》第三卷第 154、170 页)多桑《蒙古史》引《世界征略家传记》云，旭烈兀破报达城后，屠杀居民。房屋燃毁，所余唯阿尔开温(即基督教徒)及外国人数家而已。旭烈兀平叙利亚后，东归，留乞都不花守之。大马色克城复叛，乞都不花讨平之。驻军古塔(Ghuta)平原时，法兰克人(Franks,即十字军人)遣代表数人来谒。故蒙古人对西顿(Sidon)及波福忒(Beaufort)两城之十字军人，感情甚佳。不幸而十字军人无故劫掠蒙古人。乞都不花遣其侄往，命还所掠之物，而十字军人又杀之。故乞都不花为报复故，大掠西顿城，毁其城墙之一部。以前托古思可敦及小亚美尼亚王海敦二人所竭力沟通于蒙古人及基督教徒间之感情，至此大伤。蒙古人在叙利亚之成功，使十字军人，寝馈不安矣。旭烈兀复下令，将叙利亚境内之法兰克人悉行逐出。阿扣城(Acre)之十字军人将城外园圃，悉除去备战。又急遣人往西欧各国之朝廷求救。使者抵英国，散播谣言，谓安都城(Antioch)及的里颇里城(Tripolis)皆已为蒙古人攻陷。英国国王为之召集廷议，并在教堂祈祷斋戒，求天相助。法兰西国王圣鲁易(St. Louis)在巴黎，亦有同样动作，罢畋猎。一二六一年(元世祖中统二年)教皇遣使各国，鼓吹重兴十字军，抵抗在匈牙利及波斯之蒙古人。然终无所成。(见霍渥斯《蒙古史》第三卷第 163—165 页，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143 页)

除上方所述外，伊儿汗国对基督教徒素持怀柔。旭

烈兀与埃及王毕拔斯(Bibars)争叙利亚时,旭烈兀则极意连络十字军人、小亚细亚诸王及西欧各国,而埃及王则北连钦察汗(钦察国伯忽汗 Bereké 与旭烈兀虽属同宗,而因边界争端,不惜利用异族,操同室之戈也)。小亚美尼亚王海敦则为旭烈兀之死党也。旭烈兀卒于回教纪元六百六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即公元一二六五年二月八日(元世祖至元二年),年四十八岁。翌年,托吉思可敦亦卒。基督教著作家把海伯柳斯(Bar Hebraeus, 即阿伯尔法拉哲斯)当时为文颂之曰:“复活节初,旭烈兀大王薨。王聪明大度,功烈之盛,从古未有。次年,王妃托吉思亦薨。妃笃信正教,全世界基督教徒,无不深致哀悼,痛惜基督教中大明星,及保护人之云亡也。”亚美尼亚著作家斯德芬澳配亮(Stephen Orpelian)同时亦有颂词曰:“旭烈兀大王卒于一二六四年。王为世界伟人,诚笃不欺,世界主人,基督教徒之希望与柱梁也。王卒后不久,其爱妻托吉思可敦亦随归仙境。二人皆为萨黑伯火者(Sahib Khoja)所毒,诚堪痛恨。上帝宜知王及妃有功于基督教,不下于君士旦丁大帝及其母海雷那(Helena)也。”小亚美尼亚王海敦亦有赞托吉思可敦之词,谓妃竭诚爱护基督教徒,而尽力毁坏回教寺,不喜回教徒,故回教徒亦几于不敢见妃之面也。基督教师瓦儿丹(Vartan)在旭烈兀幕中,深得王及妃之信任。王卒后,妃引与议葬礼,并议阿八哈(Abakka)嗣位事,瓦劝散财施舍,蠲免租税,不必举行弥撒祭,并遵遗命立阿八哈。(见霍涅斯《蒙古史》第三卷第 208—

218 页)

国西(密昔儿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国。妇人衣冠如世所画菩萨状。男子胡服，皆好善。寝不去衣。虽夫妇亦异处。(刘郁《西使记》)

八 钦察汗国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通使

三年(公元一千二百五十三年)，遣必闾别儿哥括斡罗斯户口(一)。(《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俄国史亦记一二五七年，有蒙古军官抵苏斯大尔(Suzdal)、列野赞(Riazan)及墨洛姆(Murom)三城，计民户口，设官收税。教士以外，无能免者。一二五九年，有蒙古军官伯尔克(Berkai)及喀萨乞克(Kasachik)二人，率眷属部下多人，至瓦尔阔甫河(Volkhov)上，计民户口，人民不悦，诺夫哥罗德城(Novgorod)因起叛乱。

元贞元年(公元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夏四月丙戌，诸王也只里以兵五千人，戍兀鲁思(即俄罗斯)界，遣使来求马。帝不允。(《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

延祐元年夏四月壬辰，诸王脱脱斡，以月思别(一)袭位。(《元史》卷二五《仁宗本纪》)

(一) 据西史，脱脱(Toktai)即位于一二九一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卒于一三一二年，即元仁宗皇

庆元年。《元史》所记较迟二年，必因行程需年月也。月思别亦即以皇庆元年即位也。

延祐七年(一千三百二十年)三月丙申，斡罗思等内附，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元史》卷二七《英宗本纪》)

泰定三年九月戊辰，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月思别、不赛因(一)三部。(《元史》卷三〇《泰定帝本纪》)

(一)月思别，《元史》他卷又作月祖伯，或月即别(Uzbek)，即位于一二一二年，即元仁宗皇庆元年，卒于一三四二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年。《元史·宗室世系表》作月即别，在位三十年，国势强盛。不赛因，波斯国伊儿汗也，两史作阿布赛德(Abu Said—Bussay)，即位于一二一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于一三三五年，即元顺帝后至元元年，其名不见《宗室世系表》。泰定帝及文宗时，频频遣使中央。怯别不可考，似为察合台后裔。

至顺元年(一千三百三十年)八月丁巳，北边诸王月即别遣使来京师。(《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

至顺三年秋七月甲午，北边诸王月即别遣南忽里等来朝贡。(《元史》卷三六《文宗本纪》)

(顺帝后至元)至元二年，月即别遣使来求分地、岁赐，以赈给军站。京师元无所领府治。三年，中书请置

总管府，给正三品印。至正（原作至大据西史改正）元年（应作二年），月即别薨，子札尼别嗣。其位下旧赐平阴、晋州、永州分地。岁赋中统钞二千四百锭。自至元（一）五年己卯岁始给之。（《元史》卷一一七《朮赤传》）

（一）此至元亦顺帝之后至元。后至元五年，适为己卯岁。世祖至元五年，则为戊辰岁也。札尼别(Djanibeg)为月即别之子，即位于一三四二年，即顺帝至正二年，卒于一三五六年，即至正十六年。名见《元史·宗室世系表》。

至正十三年秋九月辛卯，札你别之地献大撒哈刺、察亦儿、米西儿（一）刀弓锁子甲，及青白西马各二匹，赐钞二万锭。（《元史》卷四三《顺帝本纪》）

（一）撒哈喇为非洲北部沙漠之名。察亦儿不可考。米西儿为 Misr 之译音，即埃及也。

九 勃拉奴克劈尼奉使蒙古

勃拉奴克劈尼，意大利人，以一二四五年（宋理宗淳和五年，蒙古六皇后摄政五年）四月十六日，离法国里昂城，奉教皇使命，请蒙古人在欧洲境内止事杀戮。教皇国书云：“天主仆役之仆役，主教英奴森德(Innocent)谨致书于鞑靼国王及臣民曰：天主好生，创造人类动物，以及地上所有有机物质。以明神为例，故有生之物，莫不相亲相爱，安居乐业，永不相扰。

余闻王等侵入基督教诸国以及他境，所过杀戮，千里为墟，血流盈壑。直至于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气，破坏毒手，未稍休止。解除一切天然束缚，不论男女老幼，无有幸脱王之剑铠者。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恶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谴，可毋庸置疑。王须急宜忏悔，使天主满意。以前诸国所以为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后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须知天主可畏也。骄横跋扈之人，固有时幸逃天主法网。然若怙恶不悛，始终不知迁善谦让，天主未有不严刑惩罚者也。余今遣所爱兄弟约翰（即克劈尼之名）及同伴数人，携国书聘礼，往王之廷。诸人皆谨厚守礼，笃信宗教，通晓《圣经》。余希望王温颜接受，善待诸人，则不啻身受王之惠矣。诸人代余所说者，愿王倾心信之。所言和平方法，尤宜深加采纳。更愿通告诸人，王究因何而扫灭他国，王以后意志如何，亦请示知。诸人往来，长途跋涉，愿王派使护送为便。归回时，亦请供给沿途所需，俾得来达余处也。约翰等僧，皆品行端正，深通《圣经》，能告王等以吾救世主之为人谦逊，故余遣之。若仅能为王奔走，代王布德，有利于王者，则余将不遣彼等，而另遣其他高僧或有权势之人矣。”（见卫三畏《中国总览》〔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第二卷第415—416页）

与勃拉奴克劈尼同行者，有博希米亚(Bohemia)人斯德芬(Stephen)，亦教徒也。行不久，斯德芬病，乃独行至白雷斯老

(Breslau, 今德国境)。有波兰人班尼狄克脱(Benedict)充其舌人,借之同行。以一二四六年(蒙古定宗元年)二月,抵窝尔加河畔拔都大王之廷幕。稍留,即被遣至蒙古哈喇和琳,觐见大汗。途中行三月半,疲困万分。以七月二十二日,抵和琳,亲临贵由大汗(Kuyuk Khan)登极之礼。至十一月十三日,离和琳西归。以一二四七年(蒙古定宗二年)秋,抵教皇之廷覆命。蒙古大汗覆教皇之书云:“长生天气力里,贵由大汗,余人类之君主圣旨:咨尔大教皇,尔及西方基督教人民,遣使携国书,远来与朕讲和。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者,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尔之来书,谓朕及臣民皆须受洗,改奉基督教。朕可简略告尔,朕实不解,为何必须如此也。尔之来书,又谓尔等见国兵杀人,尤以基督教信徒匈牙利人、波兰人及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等,甚为诧异(书有数通,上方所译,未举匈牙利人等名。似为他书所载者)云云。朕可简略告尔,尔所云者,朕实亦不解也。然朕若不言,尔或不明其故,兹特答尔如下:彼等不守上帝及成吉思汗之教训,相聚为不善,杀戮我国使,故上帝震怒,命灭彼国,而将彼人交入朕手也。若非上帝所使,人对于人,何能如是乎?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定宗之母,六皇后,亦奉基督教,故有此语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答书附有贵由大汗玺文云:“上

帝在天，贵由汗在地，上帝威稜，众生之主之印。”（见卫三畏《中国总览》第二卷第 417 页）

勃拉奴克劈尼《游记》第九章，记契丹(Kathay)之事曰：

蒙古人归国后(征哈喇契丹后)，预备征伐契丹人。契丹皇帝闻之，先率军征蒙古。两军相遇，激战后，蒙古人大败。军中贵人皆死，其得免者，仅七人而已。蒙古人至今远征异域，军败之后，辄自慰云：“古代吾之祖先，尝全军覆没，仅余七人。其后休养生息，仍能繁盛。故军败不足为虑也。”成吉思汗及所余残众逃归国后，少事休息，整備军队，征伐回纥国(Huyri)。(《元史》又作畏吾儿或高昌)回纥人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蒙古人克服后，自其人学习文字。以前蒙古人无文字。今有字，即称蒙古字云。不久，又进征撒里畏吾儿(Saruyur)即黄头回纥，见《元史·速不台传》、哈喇尼忒(Karanites)、胡第腊忒(Hudirat)，皆胜之。次归国休养。集军征契丹，军心齐一，经久苦斗，乃得征服其国之大部。围其帝于国都甚久，致军粮缺乏。成吉思汗命于每十人中，取其一杀而食之。城中之人，防守甚勇，机炮飞石，弩弓强箭，无不毕俱。弓折矢尽以后，复取银熔之，飞掷蒙古军阵。盖其城内，至为富裕也。蒙古人围攻既久，不能克，乃自军中掘地道，通至城之中央，由地下出与城中人战，围城之军，同时自外攻之，经久始

破其城门。进执其帝，杀之。复纵兵屠城，死者甚众。蒙古人掠其金银财宝，置官治之，旋军回国。此为成吉思汗初次征服契丹国，戮其皇帝之情形（一）。契丹国之一部，以在海中，负险自守，故至今尚未得征服也（似指南宋而言）。契丹人崇信异端，自有文字。据云，亦有耶稣教《新旧约》。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之传记。国中有隐士，遁居山林之中。有专舍，类于吾国之教堂，备祈祷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天主而已。亦礼拜崇敬吾教中之圣人耶稣基督也。又信灵魂不死之说，皆与吾人相同，唯无洗礼而已。吾教《圣经》，其人亦敬信之，礼爱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济贫乏。礼俗谦让，为人温恭，无胡须，面貌与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宽。自有语文，精于工艺，其巧世界无比也。地极富饶，丰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56—158 页）

（一）此节史事甚为纷乱，然亦确有根据。所记围城之事，乃指速不台围汴梁也。事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大汗之时。万里以外之人，初至蒙古，言语不通，掌故不熟，仅据传闻而记，固难以精确也。

一〇 卢白鲁克奉使蒙古

卢白鲁克，法国北部佛兰德斯省(Flanders)人也。受法兰西国王圣鲁易之命，出使鞑靼诸王之廷。其目的为何，书中秘不宣布，托言传教东行也。其《纪行书》最有兴味，表示著者为人聪慧多识，眼光过人。书之文章，亦极有条理。卢白鲁克以一二五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宪宗三年）五月七日，进入黑海（记载起始于此）。六月十二日，抵索尔对亚（Soldaia）。八月二日抵撒里答(Sartack,拔都之子，名见《元史》)之帐幕。次至窝尔加河畔，见拔都大王。九月十六日，离拔都之廷，东行至和琳，见蒙哥大汗。一二五四年秋，西归，绕道里海两岸南行。以一二五五年六月，抵叙利亚安都港(Antioch)。卢白鲁克《纪行书》亦有一章载中国之事。其言曰：

过此有大契丹国，余意即古代赛里斯国也。盖其地今代仍产丝，品质之佳，世界无匹。其人称丝为赛里克(一)。其地有城市名赛里斯，因而国亦名赛里斯。有人告余，其国有一市，城墙为银所建筑，城堞为金所建成(二)。国境分划多省。有数省至今尚未为蒙古人所征服。契丹印度之间，有海介之。契丹人身躯短小，言语中，鼻音甚多，两眼上下甚狭。东方之人，大概如是。精于各种工艺，医上深知本草性质，余亲见治病以按脉

诊断，妙不可言。从不检验病人之尿，亦绝不知有其事。喀喇和琳城中，契丹人甚众。其人风俗，子必承继父之职业。契丹人赋税甚重，计每日须付蒙古人一千五百雅斯阔忒(Iascot)，或名科斯米(Cosmi，不可考)。雅斯阔忒为银币，每块重十马克(Marks)故每日之数，已达一万五千马克矣(三)。此外更须贡丝、贡食及各种徭役也。……有僧人来自契丹国，余得遇之。访问后，得悉由和琳城往契丹国，须东南行二十日即可至。……一日有契丹僧人某，衣深红色之袍，光彩鲜明，与余同座。余问其衣上红色颜料，何自而得。某僧答云，契丹国东方有高山，山中有动物，极类人，唯不能屈膝，仅跳跃而行。其高仅一骨尺(Cubit，尺度之名，自肘至中指之端末，为一骨尺)，全身皆毛，居岩穴中，人迹罕至之地。猎人携烈酒至山边，凿洞石中，洞形似酒杯。倾酒洞内，猎人藏匿其旁守候之。兽由穴出，饮酒而叫号曰，“请请”(Chin Chin)。因而人名之为“请请兽”(四)(Chinchin)也。他兽闻声皆来，共相饮之。饮毕大醉，群兽倒卧。猎人出而捕缚其手足，以小刀剖其颈上血管，取血三四滴，即纵之去。此血即其衣上之颜料也。宝贵非凡云(五)。

(一) 蒙古人称丝为锡尔克喀(Sirkek)其首与丝相近。古代罗马人之赛里斯首音，亦类丝字，以出产品而称

地方也。

(二) 中国古代谚语，皆称长安王居，有金城汤池之固。远方人必为此语误会，而以为城真金银所建成。古代希腊地理家拖雷美，已斥其非矣。

(三) 非今德人所用之马克。古代马克每枚值今英金磅三分之二。卢白鲁克此节所记，不知仅指和琳，抑指契丹全国而言。余意和琳一城，断不能纳此重赋。

(四) 此即猩猩。所称请请兽，亦猩猩之转音也。

(五) 此节记事，见于《文献通考》卷二四《四裔》六，《哀牢夷条》附注中。又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六。

契丹国无酒，其饮料皆制自米。现今其人虽亦种植葡萄，然不以制酒也。其人又告余一事，言之似确凿有证，然余绝不信有其事也。其言云，过契丹国有一地，人入其境，不论年纪若干，皆不致老也。契丹国滨大洋海。……契丹国通用之钱币，皆为棉纸制成，宽长皆约一掌。其上盖印纹，印类蒙哥大汗之玉玺^(一)。其人写字用毛刷，犹之吾国画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数字而成全字^(二)。(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08—161页)

(一) 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祖前蒙古人亦仿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钞。其制无文籍可考。

(二) 此书记中国之字及写字方法，最为奇特。马哥孛罗及他中世纪游历家，无一人言及之者。十六世纪，葡

葡萄牙人抵中国后，始详记中国文字及书字方法。此一事，亦足表示卢白鲁克人之锐敏也。

与卢白鲁克同时至蒙古和琳者，有小亚美尼亚亲王仙拍德(Sempad)及国王海敦(Hayton)。仙拍德有一信，致锡勃罗斯岛王后者，今尚存留。海敦有《纪行书》。后四十余年，其后族人海敦居法国时，有《契丹国记》之作，见《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编中。

一一 孛罗氏东来中国

海敦稍后，来东方者，则为威尼斯市孛罗氏三人最为著名。一二六〇年（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尼哥罗孛罗及马飞孛罗兄弟二人至黑海北岸之克里米亚营商。后向北行，至窝尔加河畔伯忽汗之廷。次由该处至布哈拉，由布哈拉而至远东忽必烈大汗之廷。大汗见二人大喜，乃遣之西归，通聘罗马教皇。第二次东来时，尼哥罗偕其幼子马哥与俱。三人经阿扣港(Acre)、阿雅斯港(Ayas)、锡瓦斯港(Sivas)、马丁(Mardin)、毛夕里(Mosul)、八吉打(Bagdad)，而至忽里模子(Hormuz)。欲由此航海往中国。唯船舶不堪航海之用，因弃前计，转向北，经起儿曼(Kerman)、呼罗珊(Khorasan)、巴里黑(Balkh)、巴达克山(Badakshan)而登帕米尔高原。更东下至喀什噶尔，由是复经叶尔羌、和阗、罗布泊而入西夏境。绕中国北部而至开平府朝见世祖，时为一二七五年（元世祖至元十

二年)。

其后马哥孛罗在中国甚得元世祖之宠用。至一二九二年，孛罗三人护送元公主嫁波斯伊儿汗国。孛罗三人即从波斯返欧洲，一二九五年抵威尼斯。

《马哥孛罗游记》载中国事甚详，鄙人已译成汉文，读者可取专书观之，故今不赘述也。《孛罗游记》影响于后代中欧洲交通史甚巨。哥伦布实即受马哥孛罗书之影响，立志东游，不期而抵美洲者也。

与孛罗氏同时至中国之欧洲人，尚不可胜数。例如马哥孛罗书中所记之日耳曼工程师，攻陷襄阳府时，亦与有功，然皆无记载以留后世也。

一二 人仕元朝之爱薛

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世祖尝诏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乐及仪仗以迎导。爱薛奏曰：“高丽新附，山东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帝嘉纳之。至元五年，从猎保定。日且久，乃从容于帝前，语供给之民曰：“得无妨尔耕乎！”帝为罢猎。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平江南还。奸臣以飞语谗之。爱薛叩头谏得解。寻奉诏使

西北宗王阿鲁浑所。既还，拜平章政事，固辞。擢秘书监，领崇福使，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元年，授平章政事。八年，京师地震，上弗豫。中宫召问：“灾异殆下民所致耶？”对曰：“天地示警，民何与焉。”成宗崩，内旨索星历秘文。爱薛厉色拒之。仁宗时，封秦国公。卒，追封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拂林忠献王。子五人，也里牙秦国公、崇福使。腆合翰林学士承旨。黑厮光祿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合广惠司提举(一)。(《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

(一) 元时，欧洲人入仕中国者甚众。而在《元史》上有名者仅一爱薛而已。爱薛，拂秣人，即今叙利亚一带，然视为欧洲人亦可也。爱薛似已略领中国文化风味，故得官翰林学士兼修国史也。爱薛之名，其原音似即 Joseph (Jose)，今人译作约瑟者也。爱薛为基督教徒，可于其五子名见之也。也里牙即 Elias 之译音，腆合即 Tekoah，黑厮即 Hosea，阔里吉思即 Gorigos，英文音读作佐治 (George)，鲁合即 Luke 之译音。五名皆基督教徒常用之名。《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阿鲁浑即 Arghun，《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作阿鲁大王。

一三 《元史》中关于基督教之记载

中统三年三月己未，括木速蛮^(一)、畏吾儿^(二)、也里可温^(三)、答失蛮^(四)等户丁为兵。（《元史》卷五《世祖本纪》）

（一）木速蛮，此指回教徒。阿拉伯人自称木斯来铭（Moslem），犹云奉正教者，后讹作 Mussulman，今英文作 Musulman，木速蛮即其译音也。

（二）畏吾儿，即唐代西北之回纥（Uigurs）。

（三）也里可温，始见于《元史》，为蒙古人称基督徒之名称。多桑《蒙古史》引《世界征略家传记》云，蒙古称基督徒为阿尔开温（Arkaun）。波斯拉施特《史记》载北京中书省，有平章四人，取材于大食、契丹、畏吾儿及阿尔开温四国。阿尔开温即也里可温。元时基督教势力颇盛。太祖初兴时，克烈部长王汗、宗王乃颜、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皆基督徒也。

（四）答失蛮为波斯语 Danishmend 之译音。有学者之义。《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国中有称大石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大石马即答失蛮，乃回教中之僧侣也。

中统四年十二月甲戌，敕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元史》卷五《世祖本纪》）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命儒、释、道、也里可温、答

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元史》卷五《世祖本纪》）

至元七年九月庚子，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敕西京^{（一）}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家室者，与民一体输赋。（《元史》卷九《世祖本纪》）

（一）西京今山西大同，辽为西京大同府，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为大同路。大同地方有基督教徒，亦见于《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教徒卢白鲁克《纪行书》中言：“往契丹途中，皆有聂思脱里派教徒及萨拉森人，虽为异族，然与土人杂居。契丹国内有十五城，皆有聂思脱里派教徒。其人于西京城（Segin）有总主教驻焉，其他人民，皆崇拜偶像。”美国柔克义（Rockhill）注谓西安为陕西西安府，实误。金元之际，仅大同府称西京也。

至元十九年夏四月丙午，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

九月，招讨使杨庭坚招抚海外南番，皆遣使来贡。……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阙。……

冬十月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

民納稅。（《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紀》）

至元二十九年秋七月癸亥，也里覓里、沙沙嘗簽僧、道、儒、也里可溫、答失蠻為軍。詔令止隸軍籍。（《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紀》）

至大四年四月，罷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頭陀白云宗諸司。（《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紀》）

泰定元年二月癸未，宣諭也里可溫各如教具戒。……十一月己酉，詔免也里可溫、答失蠻差役。（《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紀》）

天曆元年，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閣。又命也里可溫于顯懿庄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一）}（《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紀》）

（一）此之佛事即基督教之祈禱儀式也。教徒鄂多立克《遊記》言“小級僧在大汗廷中，時須入宮為其祈禱祝福”。（見亨利玉爾《古代中國聞見錄》第二卷第 225 頁）查鄂多立克居北京三年，約當公元一三二二年至二八年之間，正值泰定帝與文宗時，若其于天曆元年尚未離京，則顯懿庄聖皇后神御殿之作“佛事”，亦必身參其列也。

天曆二年三月丁丑，僧、道、也里可溫、朮忽^{（一）}、答失蠻為商者，仍舊制納稅。（《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紀》）

（一）朮忽，據俄國柏雷狄斯注，即今之猶太人，朮忽即 Djuhud 之譯音（參閱《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五章附注）。

至正十四年五月，募宁夏善射者及各处回回、朮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元史》卷四三《顺帝本纪》）

附：1. 元以前西域及蒙古等地基督教状况

据隋时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 Simocata)及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二人之记载,当第六世纪末叶(隋文帝时),东罗马皇帝莫利斯(Maurice)遣兵助波斯王柯斯鲁二世(Chosroes II)攻突厥可汗巴拉姆(Bahram)时,波斯将军那赛斯(Narses)将俘虏之突厥人数名,送至君上旦丁堡。俘虏额上,皆黥有十字架形。莫利斯皇帝见而异之,因问其故。俘虏云,幼时突厥诸部遭瘟疫,死者甚众。适有基督教徒至其地,劝幼童之母,将童子额上黥十字文以避疫。诸母从其言,故至壮仍有之也。梯俄方内斯则竟谓俘虏中有基督徒也。景教教务大总管提摩太(Timothy)在位时(公元七七八年至八二〇年,即唐代宗大历十三年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景教盛行于里海附近各部。有突厥可汗及部下酋长多人,皆崇奉景教。(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15页)

唐武宗以后,景教在中国本部者,势力大衰。然沿边各地,固仍盛行也。由唐武宗以至元之初兴,凡三百五十余年。于此时间,景教在亚洲进行历史,极不明了。各种文字中,皆无可稽考。至一一四五年时(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叙利亚格白拉(Gabala)地方主教奉亚美尼亚王之命,出使教皇犹进三世(Eugene III)之廷。在欧洲宣传远东有约翰王(John)

者，虔信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王为古者三贤王 (Three Wise Kings)(参见《孛罗游记》卷一第十四章)之后裔。尝征讨波斯、米底(Medes, 在亚洲西部其立国较波斯尤早)诸国。王陷爱克巴塔那城(Ecbatana, 即后代之哈马丹城)后, 欲至耶鲁撒冷。至底格里斯河(Tigris), 不能渡而归。十二世纪初半(南宋初), 欧洲各国传布殆遍, 谓中央亚细亚有信基督教某王, 兵力甚盛, 干戈所向, 无不克捷。聂思脱里派徒传之, 以增己派之光荣。加特力派(Catholics)(即天主教)闻之而色为之喜, 以为无意中远方竟有基督教强王摧败回教徒, 代为雪耻也。成吉思汗兵马西进时, 欧人初闻之, 亦竟有以为即拍莱斯脱约翰王(Prester John)也。元代欧洲东来人士, 如卢白鲁克、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John of Montecorvino)等游记书札, 皆有拍莱斯脱约翰之名。欲知悉蒙古初兴时, 蒙古各部基督教状况, 不可不考证此拍莱斯脱约翰, 一名约翰王之究为何人也。约翰王既得, 则蒙古诸部基督教情况, 亦可以思过半矣。

卢白鲁克《游记》关于拍莱斯脱约翰有下方之记载:

当法兰克人陷安都城(于公元一〇九八年, 即宋哲宗元符元年)亚洲北部之君长为菊儿汗(Coir-Khan)。汗者, 其称号, 有代天行道之义。菊儿者, 其名字也。据安都城史记, 突厥人尝求菊儿汗助攻法兰克人。盖突厥人亦发源于其地也。菊儿汗为哈喇契丹王。哈喇者, 黑也。契丹者, 国名也。哈喇契丹犹言黑契丹, 盖以别于契丹本部也。契丹本部在极东, 余以后有专章述之也。黑契丹人居于山谷平原间, 余尝过其境。境内有某牧羊者, 强于腕力, 崇奉聂思脱

里派，为乃蛮部(Naiman)长，其部人皆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菊儿汗卒，聂派牧羊者，自立为王。其同派人皆称之为约翰王。约翰王有奇事甚多，而皆言过其实，夸一为十。盖该处聂派教徒，悉皆如此，善于造谗，无中生有也。其人传布撒里答王(Sartach, 拔都大王之子，名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朮赤位下)、蒙哥(Mangu Cham)、贵由(Keu Cham)二大汗，皆为基督教徒，而实则皆子虚乌有之事。二汗仅待遇基督教徒，较之他人略为宽厚而已。其心中固无丝毫信仰基督之意在也。约翰王各种奇事之播布，亦正如是。余尝过该王昔时牧地，访问详情。除极少聂派教徒外，竟无人知之者。其牧地今为贵由大汗所有。当余归国时，亦过其境。僧安德鲁(Andrew)与余同时至贵由之廷者也。约翰王有一弟名温克(Unc)，居黑契丹高山之他面。兄弟相距，约三星期路程。温克居喀拉和琳小邑，王克烈(Crit = Keraite)及蔑里乞(Merkit)两部。其人亦皆以游牧为业，崇奉聂派之基督教，唯其王已背弃基督而崇奉偶像教矣。王之左右僧侣，尽皆偶像教徒(即佛教僧)，终日以求神祷妖为事。过温克王之境，为蒙古部(Moal)。人民贫苦，无酋长。占卜巫蛊以外，别无宗教。东方诸地，尽皆如此。再过蒙古部，即为鞑靼部，人民亦贫苦。约翰王卒，无子，乃召其弟温克立为可汗。所部牛羊，大为繁衍。常至蒙古部边境，蒙古部有铁匠名成吉斯(Chinghiz)者，常盗其牛羊，启争端。牧者乃诉之温克王。温克王起兵侵入蒙古部，讨成吉斯。成吉斯逃匿鞑靼部。温克王大掠蒙古及鞑靼二部而还。成吉斯乃谓鞑靼及蒙古

二部人曰：“吾二部因无王以统众，故邻人得凌虐吾辈也。”鞑靼人及蒙古人乃举成吉思为王。成吉思阴部勒军队，袭温克王，胜之。温克奔契丹。温克有女，为成吉思所获，以妻其子。怀孕，生蒙哥大汗。成吉思出战，辄以鞑靼人为先锋，故四方之人，无不知鞑靼之名也。连年战争，死亡殆尽。今则蒙古人设尽方法，谋取消鞑靼之名，而代以己名，俾将自部威名传布四方也。其部落初在之地，及成吉思廷幕驻所，今皆称曰蒙古利亚。鞑靼部为发祥之地，故国人重视之，王都在焉。历代大汗选举，皆在其地。（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8—20页）

此节记事，混杂错乱，似若无稽。然闲熟辽、金、元三史者，固不难为之剖解说明也。卢白鲁克东来，全凭舌人翻译，错误之处，自不能免。此章记事，可分三节剖解之，其误会之处，自亦易明也。

（甲）《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对曰：‘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上无以答，赐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

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紮而毕十八部王众。……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整旅而西。先遣书回鹘王毕勒哥曰：‘……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上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刺阿不、招讨使耶律朮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康国十年歿，在位二十年。……”

耶律大石征服中央亚细亚，回教著作家亦有言之者。拉施特《史记》称大石为屠石大夫(Tushi Taifu)。又《世界征略家传记》亦详言大石事迹。《辽史》此节虽短，而读之几如读冒险谈者。十二世纪初半，欧洲各国所传之中央亚细亚某征略家，

即大石也。大石深染汉人文化，必为佛教徒，而非基督教徒，可以断然无疑。至传为基督教徒者，必聂派之好事者为之也。卢白鲁克《游记》亦曾言之矣。卢之菊儿汗，即《辽史》之葛儿罕。菊葛二字，古音相近。回教著作家作古儿汗(Gurkhan)。大石卒，其后嗣皆仍称葛儿罕。其义犹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至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直鲁古死，辽绝。屈出律(回教著作家作Guchluk)者，乃蛮部长太阳罕之子。成吉思汗未登大位先，尝与克烈部长王汗(《元史》又作汪罕)甚亲密。及王汗败死，太阳罕忌成吉思势力日益澎涨，乃联合蔑里乞部、克烈部、狼刺部，暨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以抗成吉斯，战于沅海山，败绩。成吉思即位之三年，乃蛮部被灭。屈出律奔契丹(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契丹主直鲁古善遇之，妻以其女。后竟篡位，听其妻之言，弃基督教而从佛教。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率师伐之，屈出律兵败，奔巴达克山，被杀。(见多桑《蒙古史》第一册)屈出律初时，及其所部乃蛮人，皆信基督教。卢白鲁克及回教著作家，皆言之确凿也。

(乙) 卢白鲁克此章第二段之温克王，亦见于《马哥孛罗游记》。孛罗谓温克即欧洲宣传之拍莱斯脱约翰王也。温克乃中国“王”字之讹音。克烈部酋长王汗，受金封爵为王。番言音重，故称王为王汗。王汗之名，中国人曰托里(见《元史》卷一)，波斯史家谓为托格鲁耳(Togrul)。王汗嗣位，多杀

戮昆仲。其叔父菊儿（《元史·太祖本纪》仅作菊儿，《元圣武亲征录》作菊儿可汗）。帅兵与王汗战，败之。王汗仅以百余骑脱走，来奔于烈祖（即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烈祖亲为将兵逐菊儿，走西夏，复夺部众，归于王汗。王汗之弟，怨王汗多杀之故，复叛归乃蛮部。乃蛮部长为发兵伐王汗。王汗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见《元史》卷一），王汗之叔，亦名菊儿汗。故卢白鲁克误以为此菊儿汗，与西辽菊儿汗为兄弟也。克烈部初在黑龙江上流鄂尔坤河及图喇河两流域。成吉思时，喀拉和琳附近，确为克烈部所辖也。拉施特《史记》亦谓克烈全部皆信基督教。叙利亚之基督教著作家阿伯尔法拉哲斯（Gregory Abulfaragius）记一〇〇一年至一〇一二年間，入吉打城（Bagdad）教务大总管接呼罗珊麻甫城（Merv）主教书，谓远在东北突厥内地，有克烈部王受洗礼，信基督教。王遣使至麻甫城，请一基督教僧往其国，俾施洗礼。彼之部下臣民二十万众，将悉永奉基督教也。大总管应其请，派僧侣教师多人往其国。故克烈部之奉基督教，在北宋初，辽人统治蒙古时已然矣。阿伯尔法拉哲斯大书特书，玛力克岳忽难（Malik Yuhanna，约翰王之义）者，托里王汗（Tuli-Wang-Khan）之称号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5—27页）《马哥孛罗游记》亦明载温克汗者，即拍莱斯脱约翰也。成吉思未兴前，王汗及其部下，皆虔奉基督教，已无可疑。贵由大汗（即元定宗）登位时，小亚美尼亚王海敦遣其胞弟仙拍德，赴蒙古和琳贺之。仙拍德在撒马儿罕城时，致书于锡拍罗斯岛王及后，其书今仍存在。书中

有“当今大汗之祖未生时，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一语（见本书《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编中）。据各种记载观之，聂派基督教之传入蒙古，为期实甚早。北宋时必已大兴矣。卢白鲁克谓王汗初信基督教，后则背之，而改奉佛教。余未能查得他种记载，以证明其说也，综观所有西人记载，约翰王之名，盖已三变真人矣。第一为十二世纪初半，格白拉地方主教在欧洲所传之中央亚细亚征略家，其幕后真人为耶律大石。大石未必为基督教徒，吾前已言之矣。大石或对于其国内聂派教徒，待遇极厚，而聂派人遂传以为信基督教，亦如卢白鲁克书中所言蒙哥、贵由二汗情形也。西辽建国，凡九十年，典章文献，皆已湮没，无可征信。第二为卢白鲁克书中之乃蛮部牧羊者，其真人为乃蛮部长屈出律。屈出律及其部下崇奉基督教，吾人幸尚有回教著作家可以证明也。第三为基督教著作家阿伯尔法拉哲斯书明玛力克岳忽难为托里王汗之称号也。最初所传之约翰王，与王汗相距百有余年。其非一人，可以断然无疑。然事之西传，绝非无因。余意耶律大石及屈出律，当时聂派教徒，或确曾加以约翰王之徽号也。西方人姓氏种类无量数，且可随意更改。至若名字，则取诸《新旧约》经典，有限数也。中国及受中国文明薰浴诸国，则正相反。名字无量数，且可任意更改。至若姓氏，则代代相传，不轻更易，且极有限数。西方人同名者，十人中必有二三。国王同名，更不足奇也。

（丙）卢白鲁克书中所记王汗与成吉思之争，亦皆见于《元史》。成吉思在蒙古诸部中之得取威定霸，称尊号者，以

能一胜克烈部王汗，再胜乃蛮部太阳汗也。余查《元史》卷一一五《睿宗本纪》及卷一一六《后妃列传》，睿宗之后，蒙哥大汗之母，唆鲁忽帖尼确为怯烈氏（即克烈），据拉施特《史记》乃王汗之侄女也。

由卢白鲁克之记载，吾人得悉蒙古境内，有克烈、蔑里乞、乃蛮三大部落，皆奉基督教也。其人物有后妃（一），有贵戚，有将相。其在元朝历史上居若何地位，亦可以臆想矣。元朝人名，如岳忽难（Yuhanna）、阔里吉斯（Georgius），昔里吉斯（Sergius）、雅古（Jacob）等，多至难以胜数者，其故亦可以推测矣。

（一）定宗生母及旭烈兀大王之妃托古思可敦（Dokuz Khatun），皆克烈部人，且奉基督教，回教著作家有确实记载。朮赤太子及睿宗二人之妃，亦皆克烈部人，且为基督信徒也。

以上外蒙三部落外，尚有在内蒙之汪古部，又作雍古部，在《元史》上亦占重要地位。汪古部（Onguts=Wang Ku）之名，亦见于拉施特《史记》。据云，为突厥族，与蒙古不同种也。王汗（Wang Khan）之名，若拼成西字，其读音与汪古甚相近，极易混乱。故元代欧人在中国者，如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鄂多力克等，皆以汪古为即温克。温克又为王汗。王汗即拍莱斯脱约翰王也。《马哥孛罗游记》谓约翰王之子孙世与大汗联姻。据《元史》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其子孙皆世尚公主。阿剌兀思之孙阔里吉思，即孛罗等三人所言之佐治王也。据孟德高维奴之书札，佐治王先奉聂派基督教，后

则改崇罗马加特力教。汪古部有马祖常及赵世延二人，在元世皆负重望也。《元史》上汪古部人有专传者，余就其名观之，皆基督教徒也。（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及附注）汪古部在今山西大同以西至包头一带。《马哥孛罗游记》谓其地有聂派基督教徒甚众。《卢白鲁克游记》且谓西京（Segin，即大同）有总主教驻节矣（参见下节）。其地基督教徒之众，可以知矣。

畏吾儿国(Uighurs)，唐时称为回纥或回鹘。在唐时摩尼教甚行其地，几成国教。十三世纪，蒙古隆盛时，摩尼教日渐渐灭。代兴者，则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也。小亚美尼亚亲王海敦著《亚洲诸国记》，谓畏吾儿国亦名达尔赛国(Tarse)。玛黎奴萨奴拖(Marino Sanudo the Elder)谓鞑靼人文字宗教，皆学自达尔赛国。勃拉奴克劈尼《游记》蒙古征服诸国表中，列有达尔西国(Tarci)。佛拉毛罗(Fra Mauro)之地图中，有达尔赛国(Tharze)。《加塔兰地图》(Catalan map)亚洲中部有塔儿西亚国(Tarssia)，下注三贤王之国也。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二书，有“为便利教授生徒《新旧约》之故，余特绘制图像六幅。像后说明书，则用拉丁，达尔西(Tarssic)及波斯三国文，俾可由任何一种文，得知其义也。”法国研究东方学者莱麦撒(Rémusat)云：“达尔西文即畏吾儿文。达尔西者，鞑靼字信异端者之谓也。鞑靼人初用此字，以称波斯祆教徒，亦名索罗阿斯德(Zoroaster)教徒。后又用之以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也。”（见莱麦撒《新亚细亚杂纂》[A. 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第二卷第198页）莱麦撒谓达尔西原为蒙古字。欧

洲之学者甚不赞同。英国人爱利雅斯 (Ney Elias) 译喀什噶尔《拉施特王史记》(Tarikhi-Rashidi) 第二百九十页, 谓乃蛮部人, 大半皆奉基督教也。而此句中“基督教”之原文, 则“塔尔萨”(Tarsa) 也。爱利雅斯注谓“畏吾儿国又称塔尔萨国, 或因该国多基督教徒之故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 “九月二日, 西行四日, 宿轮台之东, 迭屑头目来迎。”迭屑二字之解释, 据吾所知, 中国著作家尚无一人也。丁谦《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直谓“迭屑宜作答失蛮, 为回教别派之称。见洪氏《元代教名考》。”余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九《元世各教名考》谓“《至元辨伪录》云, 释道两路, 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门最高(原注, 元人称道上为先生)。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 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 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洪钧案谓: “弥失诃见《景教碑》, 失作施。详《西游记》迭屑头目注。”洪氏之迭屑注, 余于其书中遍查, 不能得也。或者其稿已失耶? 无论如何, 洪氏并未言迭屑即答失蛮。不知丁氏之读书, 何以错乱如是也。迭屑之解释, 以俄人拍雷狄斯 (Archimandrite Palladius) 之说为是。拍雷狄斯著《古代中国基督教考》(Ancient Trace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Russian Orient. Record) 谓迭屑乃波斯文 (tersa) 之译音。自萨珊王朝 (Sassanides) 时, 波斯人即称基督教徒为迭尔沙 (tersa)。有时波斯人亦称拜火教者及迈实 (Magi, 古代波斯之道士) 为迭尔沙也。(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67 页注) 洪氏之迭屑注, 亦必取拍氏之说也。明末, 西国在中国教士金尼阁 (N. Trigautius) 谓彼在中国时, 尚得闻中国之回教徒称基督

教徒为迭尔赛 (Terzai) 也。其字之来源，彼不能知。唯亚美尼亚人某君言波斯人称亚美尼亚之基督教徒为迭尔赛云。(见金尼阁《耶稣教徒传教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37页) 梅宁斯吉 (Meninski) 氏注塔尔萨 (Tarsa)，谓即基督教徒，或拜火教者。畏吾儿国及其文字被称为达尔赛，亦可见聂派基督教之盛行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53—54页)

元世祖时，有北京之畏吾儿人拉班把扫马 (Rabban Bar Cauma) 及山西霍山之畏吾儿人麻可斯 (Marcos)，皆聂派基督教徒也。二人往西方瞻谒圣地后，在波斯大显其名(见下文)。此二人可代表畏吾儿之基督教。《元史》上畏吾儿人必多奉基督教者。

蒙古初兴无文字，借川畏吾儿文，发号施令。而畏吾儿文则仿之叙利亚文，盖为第八或第九世纪时，景教先辈牧师所传至东方各地者也。其后元世祖时，蒙古又仿畏吾儿文自制国文。清太宗时，满洲人又仿蒙古文制造满洲文。其递嬗变化之迹，至为明了。聂派在东方文化史上之影响，亦可谓巨矣。

2. 聂思脱里派在亚洲之分布

公元四三一年，爱佛速斯 (Ephesus) 会议破裂后，聂派脱离罗马教皇而独立。既不得志于西，乃专意于东。其兴旺之状况，读该派以前在中国及印度之历史，可以窥见一斑也。公元八九三年大马色克城 (Damascus) 主教爱利雅斯 (Elias) 有景教各主教驻节表之作。吾人观之，可以知该教行教区域

若干也。其表如下：

一教务大总管区域，驻报达城 (Bagdad)。(名见《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

二区，驻强的萨波儿城 (Jandisapur)。(在伊朗库及斯坦省 Khuzistan)

三区，驻尼锡必斯城 (Nisibis)。(在底格里斯河畔)

四区，驻毛夕里城 (Mosul)。(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五区，驻拜脱格马城 (Bethgarma)。

六区，驻大马色克城 (Damascus)。(在叙利亚境内)

七区，驻莱夷城 (Rai)。(在伊朗德黑兰南)

八区，驻哈烈城 (Herat)。(名见《明史·西域传》)

九区，驻亚美尼亚 (Armenia)。

十区，驻康特 (Kand)。(即撒马儿罕，中国古史谓之康居)

十一区，驻法儿斯城 (Fars)。(在伊朗境内)

十二区，驻巴尔达阿城 (Barda'a)。(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十三区，驻哈尔汪城 (Halwan)。(在今乞力范沙省 Kitmanshah 佐哈伯城 [Zohab] 南，八英里)

此表成于唐末，最东至撒马儿罕而止。唐与回纥不与其列。可见唐昭宗时，中国已无景教徒。故无设立主教之必要也。

十三世纪中叶，有新表发现。读其表知此时景教流行更有进步。盖西自亚美尼亚与波斯湾，东至唐兀 (Tangut，即西

夏)、汗八里(Cambalec, 即今北京), 皆在行教区域内矣。各主教驻节地如下:

一区, 强的萨波儿。(见上)

二区, 尼锡必斯(Nisibis)。(见上)

三区, 巴斯拉(Basrah)。(在波斯湾头)

四区, 毛夕里(见上)及阿尔拜拉(Arbela)。

五区, 拜脱赛流西亚(Beth Seleucia)及喀尔察(Carcha)。

(在阿述利亚)

六区, 哈尔汪。(见上)

七区, 波斯及万(Van)。(万在伊朗西北)

八区, 呼罗珊(Khorasan)亦名麻甫(Merv)。

九区, 哈烈。(见上)

十区, 阿拉伯(Arabia)及阔脱罗拔(Cotroba)。(今索科脱拉岛 Socotra)

十一区, 秦尼(Sinae)。(即中国)

十二区, 印度。

十三区, 亚美尼亚。

十四区, 叙利亚或大马色克城。

十五区, 阿错贝奖省(Azerbaijan)。

十六区, 莱夷(见上)及陀拔斯单(Tabaristan)。(名见《唐书·波斯传》)

十七区, 低廉(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 在里海南岸)。

十八区, 撒马儿罕(Samarkand)。(见上)

十九区, 可失哈耳(Cashgar)。(今喀什噶尔)

二十区,巴里黑城(Balkh)。(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
二十一区,赛笈斯坦(Segestan = Sejistan)。(今伊朗东境)
二十二区,哈马丹城(Hamadan)。(在波斯境内)
二十三区,汗八里(Khanbaleg)。(即今北京)
二十四区,唐兀(Tanchet = Tangut)。(即西夏今陕甘西北)
二十五区,察赛姆格拉及脑克忒。(Chasemgarah and Nuachet, 似为印度名辞,地方无考)

一三四九年,阿姆路(Amru)又有新表,亦分二十五区。地名多半与宋末之表相同。所异者;第四区毛夕里与尼尼微(Nineveh)合区。第五区阿尔拜拉及哈柴(Hazah)合区。法儿斯巴尔达阿二城恢复,仍为主教驻节地。新增入撒马儿汗以东之塔尔克(Tark)区及耶鲁撒冷(Jerusalem)区。汗八里与阿尔法力克(Al Faliq)合区。阿尔法力克何在,不可考。可失哈耳区被删。仅有喀新姆格尔(Kashimghar)及脑克忒合区。亨利玉尔谓此或即指今喀什噶尔。脑克忒名见于阿拉伯人爱德利奚(Edrisi)《地理书》中。玉尔谓或即英吉莎尔(Yanghi Hissar)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22—24页注)据卢白鲁克《游记》,聂派在西京(Segin, 即今山西大同)有总主教驻节,而表内不载,未悉何故。

一四 元时在中国之基督教分两派

元代基督教徒在中国者有二派。一为聂思脱里派(Nestorians),即唐时之景教徒。一为圣方济各派(Franciscans),即

明代天主教之先河。《元史》之也里可温(一)，乃其总名也。二派互相攻击。聂思脱里派势力较盛。时加害于新来之圣方济各派。吾人读约翰孟德高维奴(John of Montecorvino)《第一遗书》(见下文)，可以知其情形矣。

(一) 也里可温之音，究由何来，其义究作何解，依余所查，西人尚无正当说法。陈垣先生引清《辽金元史语解》之伊噜勒昆，谓为有福分之人也。因谓指福音而言云。焯案：《辽金元史语解》一书，全为武断妄说。伊噜勒昆之音，与也里可温(Erkeun)全不相近。其为妄说必也。屠寄所著之《蒙兀儿史记·乃颜传》也里可温注云，即唐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阿罗诃之转音。焯案：景教碑之阿罗诃，西人考证为叙利亚文 Eloh，希伯莱文 Elohim 之译音。其义即上帝也。景教碑文借用佛教经典名辞颇多。阿罗诃三字亦见于《佛说大乘观无量寿庄严经》。佛经此节之阿罗诃，他经多译作阿罗汉，简称曰罗汉。梵语 Arhat = Arhan 之译音也。其义犹云佛果(The fruit of Buddha)也。景教徒借用佛经名辞，以译叙利亚文上帝也，今人称罗马加特力教为天主教，若也里可温果由阿罗诃转音而来，则其译义亦当云上帝教或天主教也。屠氏之说，似颇有理，然余亦不敢保证其为确凿不易之说。特较福音之说为优耳。

陈垣先生有《元也里可温考》一书，至有兴味。所搜材料，远过于吾所摘录区区数条。世有专考元也里可温教者，不可不读陈先生之书也。发明也里可温教为基督教，西人虽已于五十年前言之，然陈先生之书，仍不失为

近代有价值之历史学上研究也。公元一八五二年德国孔斯曼 (F. Kunstmann) 著有《十四世纪印度支那传教史》(Die Missionen in Indien und China im vierzehnten Jahrhundert) 一书, 其第三卷乃专言《支那传教史》(Die Mission in China)。第四卷为《鄂多立克游记》。第五卷为《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孔斯曼之书, 专限于西人之记载, 陈先生之书可补孔氏之所乏也。

关于景教僧在东方之生活情况, 汉文及他亚洲诸国文, 皆无记载。吾人仅能于元初西欧东来人士之笔记中, 藉悉略情。然未能尽信。盖元时西欧人东来者, 如卢白鲁克、仙拍德、海敦、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等, 无不攻击聂派也。

卢白鲁克《游记》记远东聂派如下:

“其处聂派教徒, 皆愚而无知。其圣经皆为叙利亚文, 祈祷时亦能诵之, 惟皆不解其义。犹之吾国僧侣之不知文法也。其人皆腐败不堪, 好放债收重利, 沉湎酒色。与鞑靼人杂处者, 沾染鞑靼风俗, 甚至亦有一夫而娶数妻者。入教堂亦效法回教徒之所为, 洗涤下身。星期五日, 举行祝祭, 茹荤食肉, 一切皆效仿回教徒。其主教极罕往该处察视, 甚至五十年中, 不见主教之足迹。偶一莅临, 则预先将所有男童, 以及尚在襁褓中者, 悉行落发。全户口中男丁皆为僧人, 主教去, 则又还俗娶妻。凡此种种, 皆违背教规, 不合先圣之训言。其派僧侣, 不独娶妻, 且行重婚。妻死, 可再娶。僧官皆买卖而成。无报酬不为他人举行圣礼。其人皆恋爱妻子, 贪财好货之心, 炽于宗教信仰。蒙古贵族子弟, 多就学于彼。以福音信条教授。然

己身既罪恶盈满，贪婪无厌，尚何能教人耶？不但未使其人得窥见圣道，实使之愈走愈远也。聂派教士之罪，实浮于蒙古人及拜偶像者。”（见柔克义《卢白鲁克游记》英译注〔Rockhill, *The Journey of William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第 158—159 页）

卢白鲁克虽为元代欧洲东游诸家中，头脑最清明者，而其言吾实未敢全信也。卢书谓放债收重利，事亦诚有之。《元史》中统四年十二月甲戌，敕也里可温种田入租，贸易输税。既种田贸易，即不能不放债收利矣。至元七年九月庚子，敕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敕西京也里可温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教徒而有室家，西方各国又何无之。信教即禁有室家，斥为违背教规，责人亦未免太苛矣。据《元史》诸条文义观之，也里可温不娶室家者，亦未始无之也。聂派教士，茹荤食肉，以屈从土人风俗，亦必有之事。故《元史》泰定元年，有谕也里可温各如教其戒之文。至元七年，敕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也。

一五 元初中国景教徒之西行

元初，有汗八里之畏吾儿人拉班把扫马（Rabban Bar Cauma）者，尝自汗八里聂思脱里派总主教马贵哇桂斯（Mar Guiwarguis）受洗礼。又斐尼尔（Bainiel）之子麻可斯（Marcos）生于公元一二四五年（六皇后乃马真摄政第四年乙巳岁），山西霍山人（在今霍州）也。与把扫马（Cauma）为友，

因自总主教马聂思脱里(Mar Nestorios)受洗礼，为基督教徒。马聂思脱里乃继马贵哇桂斯之任者也。二人于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一二七八年)决意西游，往耶路撒冷城(Jerusalem)。经霍山、唐古忒、和闐、喀什噶尔、呼罗珊(Khorassan)、途思(Tus)、阿错贝浆(Azerbaidjan)等地，往八吉打城(Bagdad)。至马拉加城(Maragha)时，遇大总管马屯哈(Mar Denha)，屯哈给以介绍书，俾往拍莱斯丁(Palestine)圣地。二人先至八吉打城，再至阿斐拉(Arbela)、毛夕里(Mosul)、尼锡必斯(Nisibis)、麻丁(Mardin)、个察塔(Gozart)。后居阿斐拉城附近塔莱尔(Tarel)地方圣马迈克尔(Saint Mar Micael)教堂，初，至元五年时，屯哈被迫离八吉打，退居阿斐拉，又退居至阿错贝浆省吴省纳基城(Ushnej)。至此时，欲求波斯国王阿八哈(Abaka 名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允许其归回八吉打。故畏吾儿二人，居圣马迈克尔教堂不久，即被屯哈招回。使之赴阿八哈之廷请愿。一二七九年屯哈尝命呼罗珊途思城主教把喀力克(Bar Kaliq)为中国总主教。把喀力克为人傲慢不逊，屯哈下之狱中，死焉。一二八〇年，屯哈命畏吾儿人麻可斯为契丹总主教，改其名为雅八拉哈(Jabalaha)。麻可斯时年三十五。屯哈又命其友把扫马为巡察总监(Visiteur Général)。一二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屯哈卒于八吉打城。雅八拉哈是时尚未起行回中国。派徒以雅八拉哈深通蒙古语，故公举之为大总管以继屯哈。一二八一年十一月，行就职礼。阿八哈颇赞成之，是为雅八拉哈三世。驻八吉打城，兼管理赛流西亚(Seleucia)及克秦锡

彭 (Ktesiphon) 二城教务(一)。阿八哈大王卒于一二八二年四月一日。其弟阿合马 (Ahmed) 篡位，与雅八拉哈三世颇不洽。然至一二八四年八月十日，阿合马被杀。阿八哈长子阿鲁 (Arghun) 大王即位于八月十一日。优待雅八拉哈，礼貌有加。阿鲁巧慧多才，是时方图征服拍莱斯丁、叙利亚二地，欲结欢基督教诸王，以把扫马能通欧语，故于一二八七年派充欧洲诸国大使。把扫马至君士坦丁堡受东罗马皇帝安特罗尼库斯二世 (Andronicus II) 之优遇，次至意大利国那颇利港。未至罗马而教皇和奴流斯四世 (Honorius IV) 已于一二八七年四月三日卒。既抵罗马，与红衣主教哲罗姆 (Cardinal Jerome) 等行教义上之讨论。哲罗姆尝充阿斯柯利 (Ascoli) 地方主教，拍莱斯秃利那 (Palestrina) 地方主教、小级僧人 (Minor Friars) 总监督。一二八八年被举为教皇，继和奴流斯之任。把扫马次经秃斯坑尼 (Tuscany)、基奴亚城 (Genoa) 而至法国巴黎城。法国国王裴律 (Philip the Fair) 优遇之。次由巴黎往格斯柯尼 (Gascony) 见英国国王。后回罗马，谒见教皇尼古拉斯四世 (Nicholas IV)。复由故道回阿鲁大王之廷。一二九四年 (至元二十六年) 正月十日，把扫马卒于八吉打城。雅八拉哈以一三一七年 (元仁宗延祐四年) 十一月十三日卒于马拉加城 (Maragha)，年七十二岁，时当阿布赛德 (Abu Zaid) 大王 (《元史》作不赛因) 君临波斯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19—121 页)

(一) 西国教会制度，教皇 (Pope) 之下，为大总管

(Patriarch)及红衣主教(Cardinal),又下为总主教(Archbishop),又下为主教(Bishop),又下方为神父教士等。聂思脱里派教徒自公元四三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爱佛速斯(Ephesus)地方会议后,与罗马天主教分裂,不属教皇,在东方自有大总管,执行教皇事权,管辖所有聂思脱里派教徒。各处之总主教及主教,皆由之委任也。

一六 北京最初之总主教 约翰孟德高维奴

约翰孟德高维奴,意大利人,生于公元一二四七年(宋理宗淳和七年,蒙古定宗二年)。一二七二年(宋度宗咸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东罗马皇帝迈克耳(Michael Palaeologus)为欲连合希腊与罗马两教派事,遣约翰孟德高维奴使罗马教皇格利高雷十世(Gregory X)之廷。事未成,约翰受命复往东方。至一二八九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复归罗马,报告基督教在亚洲西部盛况,其地君主及人民,皆愿崇奉基督教,乐闻圣道。旭烈兀(Hulaku)之孙阿鲁大王(Arghun Khan)待教徒之宽厚,尤侈言之。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IV)闻之,乃派约翰往东方宣教,给介绍书与阿鲁大王、小亚美尼亚王后、雅各会(Jacobites)之教务大总管、讨来思城(Tauris)主教、忽必烈大汗及海都大王(Kaidu)等,皆请善遇约翰。

约翰东行至塔伯利资城(即讨来思)。至一二九一年

(至元二十八年)始由该处起身往远东,投递国书于忽必烈大汗。据其第一遗札,约翰乃由海道东来,在印度马八儿国(Mabar)逗留甚久。第一遗札书成日期,为一三〇五年正月八日(元成宗大德八年冬或九年春)。书有“余居此布教,无人辅助,几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龙城僧人阿尔奴特来此相助。”由此推之,约翰居中国已十三年。其抵中国日期,当在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也。书中又谓彼于一二九一年离讨来思往印度,在印度勾留十三月。即使彼于一二九一年年底离讨来思,阅十三月,当在一二九三年正月或二月(至元三十年),仍当元世祖未死前,故约翰必得见世祖也。

约翰来远东后,尝三致书于西方友人,报告情形。三书今仍存在。最早者为一二九二年,在印度马八儿国所发,报告印度情形。抵燕京后,于一三〇五年正月八日,有书致可萨利亚(Gazaria,今克里米亚半岛古代突厥可萨部)省牧师及僧侣,书托波斯合赞汗之使者转交。一三〇六年二月,复活祭前五十日,星期日,又有书由拖伦梯奴(Tolentino)人拖玛斯(Thomas)携归罗马。拖玛斯在鞑靼充牧师多年。教皇闻约翰在东方勋绩卓著,乃于一三〇七年春,特设汗八里总主教一席,以约翰充之。复遣送主教七人,襄理约翰。教皇给约翰权力甚隆,比于教务大总管,统辖各处主教及高僧。琐事不须问教皇。仅圣职传授,须得教皇允许,承认教皇为宗师而已。一三二八年(元文宗天历元年)约翰卒,年八十一。现将约翰抵燕京后写之二信录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3—11页)

一七 约翰孟德高维奴信之一

小级僧约翰孟德高维奴谨言：余于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至元二十八年）离波斯国讨来思城（Tauris），泛洋往印度。居留印度圣多默（St. Thomas）教堂十三阅月，来受余洗礼者约百余人。与余同伴者，为皮斯托亚城（Pistoia）僧人尼古拉斯。尼后卒，即葬于圣多默教堂内焉。

余则孑身孤行往契丹国。契丹为鞑靼皇帝所辖境域。皇帝之称号曰大汗。余谒见，递呈教皇之国书，请其改奉基督正宗。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待基督教徒颇宽厚。二年以来，余皆与之同居。

聂思脱里派徒，名为宗奉基督，而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与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

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其人造作讲语，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皇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皇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夥，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阴谋讲

谤不止者凡五年。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悯，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大汗将诬告者及其妻妾儿女，悉放逐之。

余居此布教，无人辅助，几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龙城 (Cologne) 僧人阿尔奴特 (Arnold) 来此相助传道。

余于京城汗八里 (Cambaliech) 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若无上方所叙谗言妨害，则至今受洗者，当有三万余人。来受洗者，至今尚陆续不绝也。

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Psalms) 及《圣歌》(Hymns) 三十首，《圣务日课》(Breviaries) 二篇，余皆已译成其地方言。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各种文件，亦皆由诸童缮写。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钟磬

之声清亮，至礼毕乃止。歌曲皆由自编，仅以悦耳为限，因余无乐谱及音符书故也。

此间有佐治 (George) 王者，印度拍莱斯脱约翰 (Prester John) 大王之苗裔。门阀显赫，昔信聂思脱里派教说。余抵此之第一年，即深与余结纳，从余之言，改奉正宗 (Catholic, 即天主教)，列名僧级。每奠祭时，王亦盛装来至余处，参预典礼，聂思脱里派徒因谤王为弃教。王率其臣民大部来归正宗，捐资建教堂一所，雄壮宏丽，无异王侯之居。堂内供奉吾人所信仰之天主，三一妙身 (Holy Trinity 译名见《景教碑》) 及吾主教皇。王赐题额为“罗马教堂”。

六年前，佐治王(一)卒，仅留一子，尚在襁褓之中，今则已九龄矣。佐治王卒后，诸弟误信聂思脱里之邪说，复将王生时引归正宗人众，返之歧途。余因仅一人在此，不能远离大汗。王生前所建之大教堂，距此尚有二十日之程，故终未得往视察也。

(一) 佐治王之名，亦见《马哥李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卷四第二章。即汪古部长高唐王阔里吉思也。汪古部在今河套五原县包头镇诸地。皆为蒙古吴喇特旗所辖之境。此方所言之大教堂，亦必在五原县境内。距京师路程，正约二十日。《元史》卷一一八有高唐王专传。高唐王卒之年代，正与此方所记相合。成宗大德二年，征

海都，死于难也。据《元史》，其子曰朮安，亦基督教徒之名，即约翰之转音。朮安即自约翰孟德高维奴受洗礼，故得是名也。

余若有良佐在此，则上方所言不幸之事，当不致发现，盖佐治王生时赏赐余之钱财，仍保存也。再者若无聂派之诽谤排挤，则余所作之事，功效宏大，当不仅此。

余若有二三同伴在此助理，则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诸君欲来此传教，余则无任欢迎。来此者须具有牺牲个人利益，而以作人仪表为职志者，方可也。

来此道途，以经峨特(Goths)国境(今克里米亚Crimea)为最便捷。沿驿道，随邮差而行，五六阅月即可抵此。若由海道则道途辽远，且危险万状。其第一程，约与阿扣港(Acre)至勃洛文斯省(Provence, 古代法国省名)相等。第二程，约与阿扣港至英格兰相等。苟无信风，至有须二年余始得抵此者。然陆道梗绝，不通已久，鞑靼诸王自相攻伐故也。

余来此后不闻教皇与本级僧侣及西方音耗，已十二年矣。二年前，有兰巴特(Lombard, 意大利北部)外科医师抵此，造作谣言，诽谤教皇及本级僧侣；又播布西方事情，多出人意表。余因此心甚焦虑，急欲探悉真状。故谨祈同道僧侣，无论何人，有接得此函者，请

急送之罗马教皇、各大主教及驻罗马本级僧侣代表也。

敬祈本级僧人主任，寄给余唱歌乐谱及诸先圣逸事各一册。因余现仅有袖珍本《祈祷经》一册，附日课数篇，又奠祭经一小册而已。所需诸书，若能各有一册，即可令诸童抄录而读也。今余正建筑第二教堂，以备将诸童分置二处。余今年不逾五十八，然事烦虑多，劳苦过甚，故须发皆已苍白。鞑靼人最通用之语言文字，余已通晓。《新约》及《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皆已译成其文。使人以最佳书法，缮写完毕矣。基督圣法，余用书写、诵读、口演三种方法同时并举，广事宣传。佐治王生时，尝约余将拉丁礼节全文译成方言，俾可在其境内行用。王生时，余尝在其教堂内，用拉丁仪节，举行奠祭；用地方语文诵读《圣经》及《创世记》。

佐治王之子名约翰（《元史》称为朮安，参见上方案语），盖取余名以为名也。余望天主能使之步其父之后尘也。

据余所闻，世界王公地之广，人口之庶，财赋之富，无有能与大汗陛下比拟者矣。书不尽言，至此而止。

一千三百零五年（元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八日 书自契丹国汗八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43—51页）

一八 约翰孟德高维奴信之二

罗马教皇专使、基督圣教宣道师、基督佣奴、小级僧约翰孟德高维奴谨致书于小级僧总牧师兼大神父、小级僧副牧师、宣道师总董、驻波斯国小级及宣道两等僧侣诸君曰：敬祷天主加福君等，爱护君等，使君等永远健康。窃维兄弟相爱，当离居时，犹须互通书札，以慰远情，况我基督教宣道师等远隔万里，永无见面时期，而情逾于骨肉者乎？

余知君等久未接余书札，必已疑虑不知何故矣。余在此间，亦久未接君等片纸只字，心中至为惶惑，几似余已全为君等所忘矣。直至今年，始略悉君等起居。余得闻谣言，谓君等以吾已死，故心中尤为忧虑也。

今有多事，须告君等。去年正月初，余有友人，仕于合赞汗(一) (Kathan Khan)之廷。其人奉合赞汗之命，来大汗之廷。余因请其为余携一书与可萨利亚 (Gazaria) 之牧师僧侣等。书中略述余之情况。余更请牧师将余书札，抄录一份，转寄君等。今余又自合赞汗新来大使之从人(二)，得悉余书已达君处。送信者在萨雷城 (Sarai) 略勾留，即往讨来思 (Tauris) 云。前书所言者，余今不复述之。惟疑思脱里派徒虐待余之情

况及余所建成之教堂，于此皆不得不再告君等也。

(一) 辅仁大学校长奥图尔(O'Toole)在某拉丁文原本中，查出Kathan Khan为钦察国汗，并非波斯王。余今姑依其音译之为合赞汗耳。钦察世系表中又无人名音与合赞相近，此其难也。

(二)《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大德八年秋七月癸亥，诸王合赞自西域遣使来贡珍物。约翰此处所记合赞汗第一次使节，必即《元史》所记者。其第二次使节，不见《元史》。波斯合赞汗卒于大德八年，而《元史》则谓其卒于仁宗延祐六年夏四月庚子也。《元史》记载有差误。约翰于一三〇六年即大德十年，尚言有合赞之使者，盖由波斯至北京消息达到甚迟之故。惟断不能迟至仁宗延祐六年也。

为便利教授生徒《新旧约》之故，余特绘制图像六幅。像后说明书，则用拉丁、达尔西(Tarsic)及波斯三国文，俾可由任何一种文，得知其义也。

第三事余欲述者，即前所购童男多人，皆受洗礼。迄今已有数人归天。第四事，前函已言之，即余自至鞑靼(Tartary)以来，已有五千人受余洗礼矣。

一千三百零五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鲁喀龙哥(Lucalongo)人彼得(Peter)者，笃信基督圣教。善营商，当余由讨来思起程时，彼即伴余东来。新

教堂地基，即彼购置，捐助与余，以礼敬天主。大汗国全境。适合建筑教堂之地址，据余所观，未有过于此者矣。八月初旬，地即购妥。嗣得各方善士友朋，慨然解囊相助，乃于圣方济各^(一)(St. Francis)祭日竣工。既舍、房屋、厅庭及会堂，无不完备。会堂可坐二百人。教堂四周，又有围墙环之^(二)。因冬日已近，教堂全部未能完工。所有木料，余皆贮之室内。余希望天主，能使余于次夏完成之也。城内居民以及他处之人，从未闻有教堂者，来见教堂屋宇焕新，红十字架高立房顶。又闻余在室内唱歌，皆讶异万分，不明何谓。当余等唱歌时，大汗陛下在宫内亦得闻之。异教徒见此奇事，皆四方传告。若上天有知，不使吾人失望，当使此事深印异教徒之脑际也。

(一) 读此段第一句文，似于一三〇五年八月购妥地基。然方济各祭日(十月四日)，距八月为期太促，如此工程，恐不能建成。故此处之八月，或指一三〇四年之八月也。

(二) 元之大内，在今故宫北海一带。元之南城基，即今长安街。

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一)，盖汗八里城之大，莫与比拟也。余将所收幼童，分为两队。一队在第一教堂，他队则在第二教

堂，各自举行祭务。余为两堂住持。每星期轮流至一堂，指导奠祭。盖诸童皆非僧人，不知礼仪也。

(一) 迈耳 (mile)，古代罗马量距离之名。中世纪欧洲大陆皆用之，后代英国亦袭用之。吾国人今多译作英里，惟长短已与古代不同矣。

东方诸邦，尤以大汗所辖国境，庞大无比，全世界各国，莫与比京。余在大汗廷中有一职位。依规定时间，可入宫内。宫内有余座位，大汗以教皇专使视余，其待余礼貌之崇，在所有诸教官长之上。大汗陛下虽已深知罗马教廷及拉丁诸国情形，然仍渴望诸国有使者来至也。

此间拜偶像者，宗派甚多，各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礼节习惯，亦各不同。其人砥行节欲，较之吾拉丁僧人，更为严刻。

印度诸部，大半为余所亲睹。其余虽未目见，而亦尝详加询访。同派兄弟欲至其处宣教，实至为有益。惟来者皆须品节贞亮方可，盖其处惹动心目之事太多，易引人入歧途也。印度产各种调味香料以及各种宝石。唯吾地水果，彼处产者甚少。天气和暖，故人皆裸体，仅腰部略施布条掩盖。吾地裁缝师及靴匠之技巧，在彼处皆无人需要。其地永久皆夏而无冬季。余在其处，加洗礼于上人者，约百余人(一)。

(一) 据瓦丁(Wadding)所录之书,原函至此忽断。著书人于下方复附加敬语,谓为约翰另函所含。而考其文义,则为今函之下断,盖偶尔与上文脱离者也。其附加语如下:

前一年(一三零五年)之函外,约翰孟德高维奴于今年又书一函。函中言依梯俄皮亚(Ethiopia,古代希腊人称非洲之名)某国遣使约翰,请往该处传教,或另派良教师代往。盖自圣玛窦(St. Matthew,耶稣大弟子)及其弟子以后,即无宣道师教彼等基督真理。其人心中则极欲得纯正基督教真理也。

约翰又谓彼于众圣奠日后,加洗礼于四百人。约翰得闻有小级及他级僧侣多人,已抵波斯及可萨利亚两地,因请彼等竭力宣扬耶稣基督圣道,俾可救护众多灵魂也。此函乃一千三百零六年二月,复活祭前五十日之星期日,寄自契丹国汗八里城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51—58页)

一九 罗马教皇遣主教至 中国协助约翰

一三〇七年春(元成宗大德十一年)罗马教皇得悉约翰在东方传教的讯息,乃特设汗八里总主教一席,即以约翰充

之。给约翰权力比于教务大总管，统辖契丹、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Bishop)、高僧(Prelate)等，直隶教皇。小事不报，仅须承认教皇为宗师，及自教皇承领袍服，与袍服传袭须得教皇允许而已。同时复派主教哲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安德鲁(Andrew of Perugia)、尼古拉斯(Nicholas of Bantra or of Apulia)、安德鲁梯斯(Andrutius of Assisi)、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及威廉(William of Villeneuve)等七人，携教皇诏书往契丹，传教皇命，兼驻该地襄助约翰。七人中仅安德鲁有一遗札，至今存留。据其遗札，则七人中、仅哲拉德、裴莱格林及安德鲁三人得达目的地，传教皇命，授约翰总主教之职。三人以后相继为刺桐港(一)(Záyton)之主教。尼古拉斯等三人行至印度，因不惯天气，皆病死。威廉则未曾起程。

(一) 即福建泉州。以昔时城下都植刺桐树，故又名刺桐城。

一三一一年(元武宗至大四年)教皇克莱孟五世(Clement V)复派拖玛斯(Thomas)、哲罗姆(Jerome)及佛罗伦斯市(Florence)人彼得(Peter)为主教，往远东佐助约翰。据《大可汗国记》(见下文)，彼得后亦充泉州主教。与四年前所派之安德鲁同居泉州，惟各主一教堂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9—11页)

二〇 泉州主教安德鲁之信

主教小级僧，排鲁儿亚(Perugia)人安德鲁^(一)，谨致书于排鲁儿亚教堂僧瓦尔敦(Friar Warden)神父曰：敬祈天主，永使君平安康健，吾二人相处之远，海陆路程计之，不知其几万里也。吾今所书，其能达足下之希望，实亦甚少。……足下既闻余昔与同伴主教裴莱格林(Friar Peregrine)二人，经历艰苦饥困，海陆危险，衣衫为盗匪劫掠殆尽，九死一生之中，始得仰赖天主之灵，于一千三百零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抵大可汗皇帝陛下之都城汗八里(Cambalisch)。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 阿拉伯语也)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

(一) 安德鲁，意大利排路儿亚城人也。一三二六年(泰定帝三年)尝自泉州致书于其故乡瓦尔敦(Friar Warden)叙述东方情形。其书与约翰前二札，今皆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读其书，吾人乃悉安德鲁或与总主

教约翰不甚相得，故以后往中国南方泉州也。安德鲁似不能专心传教。不惯中国生活，年迈思归故乡，故一三三六年（元顺帝至元二年），复随元朝大使由陆道西归故里也。综计其行程，由罗马东行，经印度洋，抵泉州，入燕京。由燕京回泉州。复由泉州至燕京，扈从蒙古大使，由陆道归意大利。其道里数目，亦不下马哥孛罗。惜无详细记载，仅留数百字书札一篇而已。安德鲁回至欧洲后，似未随蒙古大使东归。盖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未言之也。安德鲁离中国后，其泉州主教之继任人，据瓦丁之记载（诸遗札皆见于瓦丁之《圣方济各会史》中），仅有佛罗伦斯市人哲姆斯（Friar James of Florence）一名，遗留后世。瓦丁记一三六二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刺桐港总主教佛罗伦斯市人哲姆斯与甘勃尼（Campania）人威廉皆为小级僧（Minorites），在中央帝国（Empire of the Medes 即察合台汗国）为基督教信守而死义焉。”考其死义之年，中国南方群雄纷起。哲姆斯在泉州已无大汗之资助，不能再事传教，故西走中央亚细亚之察合台汗国，以便回欧洲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9—11, 28页）

此国大皇帝之财富尊荣，国土之广，臣民之众，城邑之多而且大，国家组织，兵马强盛，国中太平，无人敢执刀以犯其邻，种种情形，余将不复赘言。盖若一一书之，不免太长，耗费光阴。且闻者亦绝不信其能如此。

即余亲身来此，闻之亦几乎不能自信也。……

滨大洋海有大城，波斯语称之为刺桐港^(一) (Zayton)。有亚美尼亚 (Armenia) 某妇人，富于资财。在此城建教堂一所，雄壮华丽，为一方冠。由总主教（指约翰孟德高维奴）创办一所教堂。建筑之外，该妇复捐巨资以维持之。并于死时在遗嘱书指定教堂先给主教哲拉德及其所率僧侣。故哲拉德为中央教堂最初之居住人也。

(一) 刺桐乃泉州别名。中国人旧有之名而非波斯语也。阿拉伯文称橄榄为才通 (zaitun)。才通与刺桐音相近，故阿拉伯波斯之中古游历家，多误以刺桐城为波斯语也。

哲拉德既卒，葬于该堂内，总主教欲使余往继其任。余未承诺，乃给与上方所述之主教裴莱格林。裴得便，乃往其处管理该教堂数载。至一千三百二十二年（元英宗至治二年）七月七日，即圣彼得与圣保罗祭节日，离尘世。

哲拉德卒前四年，余因他种原因，自觉不便久居汗八里。乃得允许，将给余之阿拉发，即钦赐薪俸，移往刺桐，俾余得在该处居住。刺桐距汗八里有三星期路程（泉州距北京三星期未必能至，恐为三月之误写也）。薪俸既得，皇帝复准余使用马兵八人随从。途间各处

皆极受欢迎。抵该处时，裴莱格林尚生存。余乃于附近小林中建美丽教堂一所。堂距城仅四分之一迈耳而已。堂中有办公室，足敷二十二僧之用。另有四室，皆可为教务上高官之行台。余继续在此居住，依皇帝所赐俸金为生。据此间基奴亚商人之计算，照本年汇价，皇帝每年给余之俸金，可值一百金佛罗林^(一)(florins)左右云。俸金大半，余皆用之于建筑教堂。在吾所居全省内，教堂寺庙，华丽合适，无有过于吾所建者矣。

(一) 约有今英金五十镑。元朝之优待远人，可见一斑。

裴莱格林既卒，不久总主教(即约翰)任命余为裴所辖之大教堂主教。余于此时已有充分理由，可以承诺总主教之任命。故余于今有时在城内大教堂居住，有时移居余自所建城外之教堂，皆随余之便。余之身体尚甚康健，或仍可任宣教事业数年。惟年已高迈，兼时有不豫，故发已斑白矣。

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然此观念，实为误谬。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犹太人及萨拉森人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然偶像教徒来受洗礼者，前后甚众。既受洗而不守基督正道者，亦复不鲜。

同事兄弟，有四人在印度为萨拉森人所获，皆死义焉。有一人两次被投火中，而皆走出无恙^(一)。天主保佑之奇，可谓极矣。然萨拉森人至今仍无一人弃其谬教，而改信正宗者。

(一) 安德鲁此说乃闻之鄂多立克。鄂于一二年前，自印度携来死义者之灵柩，至泉州埋葬。

凡上方所述之事，余皆略为笔记，以函告足下，俾足下更可转告他人。同教兄弟及私友诸人，余今不能一一致书问候，盖余不知谁尚生存，谁已归天。尚望诸人皆能赦余。望足下皆为吾代候，并介绍吾于排鲁几亚之牧师，令状保管人，及其余诸兄弟。教皇克莱孟遣至汗八里及他处之副主教，皆已归天，惟余一人尚存而已。班太拉(Bantera)之僧人尼古拉斯，阿息西(Assisi)之僧人安德鲁梯斯及另一主教^(一)，初抵下印度即死，葬于共处。盖印度天气不适吾人，最易致病，故客死者甚多也。

(一) 安德鲁必已忘其名。细考之，此人必同行者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也。

祝天主永使足下平安，吾与足下亦永别矣。一千三百二十六年(泰定帝三年)正月寄自刺桐^(一)。(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71—75页)

(一) 郭栋臣之《真福和德理传》，有泉州古十字架石

搨影三具。其第一具按语云：“此古石圣架碑式，乃闽之泉州南邑西山下，于明季之万历己未年出地，崇禎戊寅年摹勒。”其第二具按语云：“闽泉州城水陆寺中，有古十字架石，为大司寇苏石水先生之太封翁所得。于崇禎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见之。于耶稣受难瞻礼之前日，奉入圣堂。水陆寺乃唐明皇六年所建，今已废灭。”其第三具按语云：“闽泉郡城，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旧有东禅寺。离寺百步许，有古十字石。在田侧泥泞中，雨淋日炙，苔藓层封。过者不问，见者不识。忽于崇禎十一年二月，耶稣复活之四日，有教友因扫墓见之。遂于三月望日，邀集信辈，恭奉入堂。《泉州府志》载唐乾符中，郡人构菴，居僧齐罔。广明元年，乃取名东禅寺。今俱废没。以上三十字架碑式，皆出自闽之泉州。”明末所发现之十字架碑式数目，正符元代西欧人之记载。据安德鲁遗札，当时泉州城内，有教堂一所，为亚美尼亚某富妇所捐建。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命之为领袖教堂。泉城内水陆寺建于唐明皇六年。元时必废灭，而地基为亚美尼亚之富妇所购，以建耶稣教堂者也。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东禅寺旁百步许，十字架石所在之地，必即安德鲁所建之教堂旧址。元顺帝至正六年，马黎诺里过泉州，记其地有加特力派教堂三所，较之安德鲁时代已增一所。泉州南邑西山下之十字架碑，必安德鲁以后所增之第三教堂遗址也。一九二六年秋末，余至泉州访古。问之共处天主堂西班牙国任道远神父。彼亦闻有此事而不知此三十字架刻石何

往。至今天主堂建设仅三十年耳。泉城耶稣教堂设立六十年，亦不知此事。明末或另有天主堂。清雍正帝驱逐教士，泉州教堂亦毁，十字刻石即于此时遗失。今泉城宽仁铺府学街奏魁宫亦有小石像，在殿之西壁上。像头顶及胸皆有十字架。其为古代基督教徒遗物无疑。

二一 鄂多立克之东游

鄂多立克(Odoric)，意大利福柳利州(Friuli) 颇代依城(Pordenone)人也。生于一二八六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鄂多立克即日耳曼戍卒之后裔也。在意大利者称鄂多立克(Odoric)，在日耳曼者称乌尔立克(Ulric)。实同一族。鄂多立克少时，即入圣方济各会，在乌丁(Udine) 寺内修道。以能节欲苦行著名。一二九六年(元仁宗延祐三年)即起始旅行。一三二一年(元英宗至治元年)居留印度西部。后来中国，居北京三年。考其时间，当在一三二二年(至治二年)至一三二八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之间。一三三一年(元文宗至顺二年)卒于里第。

鄂多立克之纪程，起始于君士旦丁堡。由是而至脱莱必松德(Trebizond)、爱才罗姆(Erzerum)、塔伯利资(Tabriz)、孙丹尼牙(Soltania)、柯伤(Kashan)、八吉打(Bagdad)、忽里模子(Hormuz)，更由忽里模子乘船泛洋，抵印度西岸塔纳港(Tanna)，更至俱蓝(Kulam)、锡兰岛及圣多默墓地。由是而再东，至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占婆。终乃于广州登陆，再至泉

州。由泉州至福州。由福州经仙霞岭，下钱塘江至杭州、金陵，更渡江，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而达汗八里（即北京）。在汗八里居住三年之久。是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尚生存，惟年已几八十矣。后离北京西行，经天德军（今河套）、陕西、甘肃而至西藏拉萨。过拉萨以西，鄂多立克之行踪，不能明了。然由各种情形推测之，必经阿富汗迦布逻城（Kabul）、呼罗珊（Khorassan）、里海南岸，而更抵塔伯利资城。由该处取十三年前东行旧道，归威尼斯市。

鄂多立克为中世纪西方四大游历家之一。四大家者，马哥孛罗、鄂多立克、依宾拔都他、尼哥罗康梯也。四家皆亲至中国，而旅行记则皆归故乡后，求人代书者也。鄂多立克之记载，篇页甚多。不能录之于此。清光绪十五年，圣家会士郭栋臣尝将此书译成汉文，题曰《真福和德理传》。鄂省崇正书院有刊本，惜已绝版。余幸获一本。郭氏译述，颇为精审，不同于率尔操觚。余愿以后有暇，与原文校正，另为译本。今仅可将共记载中国特异之点，为他书所无者，略述于下：

鄂多立克在钱塘江上流，见渔人用鸬鹚捕鱼。在杭州见妇人缠小足，富贵之家，喜留长指甲。大汗国全境，划分十二省，每省有瓦细儿（Wazir 首相之义）四人管辖。皆为中国确情。中世纪欧洲东来旅行家，无有言之者。即《马哥孛罗游记》号称最详，亦无此等记载也。

随鄂多立克同行者，有爱尔兰人哲姆斯（Friar James）。哲姆斯随伴路程，究有若干，不可得知。乌丁有书，记鄂多立克卒年之四月五日（鄂卒于一三三一年正月十三日）有遗命赠

同旅行者哲姆斯二马克。哲姆斯之名，不见于游记书中，必疏略之故也。公元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教士维拉（Father Jose Maria Vila）通信，谓在山东临清州附近二里格（约等于六英里）发现十四世纪圣方济各会古墓二处。其一塚有墓石，字迹尚可辨识为贝纳德（Bernard）云。贝随鄂多立克东来，至临清时，适该处有基督教堂，无人管理。因留贝于此。其第二塚，则为圣方济各会某主教之塚也。葬于一三八七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名姓已不可辨识。塚中有封口瓶一只，瓶内藏抄本书一册。取置手中，转瞬即化为灰。又有青铜小箱一只，内藏主教使用之戒指一只，挂胸十字架一副。架上铸圣方济各会之印。维拉通信见一八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佛罗伦斯市刊印之 *Missioni Francescane*，又整年法国巴黎《地学杂志》第三十九页。惟各种写本之《鄂多立克游记》中，并无贝纳德其人，而他方又未查得确凿记载，此处恐有误会。法国亨利考狄谓恐为一六八〇年时（清康熙十九年）派出之贝纳德（Bernardino della Chiesa）。当时同行者，有教士四人，皆小级僧。贝先充云南副牧师，后升北京主教，卒于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以上所言者外，又有英国人胡子约翰（John the Beard）托名曼德维，亦诡称尝从鄂多立克东游，自著《曼德维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卷帙甚多，而其实则窃取鄂多立克之记载及古代希腊地理家拖雷美诸说，混合而虚构一书。昔时欧洲人以为中世纪确有英国奈脱爵约翰曼德维游

历至中国。直至晚近，考据家详细考察，始断定为伪书。鱼目珍珠始有分辨。（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二卷第11—34页）

二二 北京第二任总主教尼古拉斯

约翰孟德高维奴卒于一三二八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一三三三年（元顺帝元统元年）约翰死信，得达阿维南（Avignon）教皇之廷。教皇乃于是年九月十八日，新任法国巴黎大学宗教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为汗八里总主教。同行者有僧人二十名，平民六名。东行至阿力麻里，受察合台汗之优遇。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尝有国书申谢之。后此，尼古拉斯及其同行者皆不知所往。或皆未抵北京。盖一三六九年（明太祖洪武二年）教皇有旨，调汗八里主教科斯麻士（Cosmas）充驻钦察国撒雷城主教，而以威廉柏拉拖（William of Prato）代之。旨中不见尼古拉斯之名。一三三八年（顺帝至元四年）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至北京时，其《纪行书》明言北京无主教。俄国白菜脱胥乃妄谓马黎诺里抵北京时，总主教尼古拉斯或仍逗留途间，尚未至北京。《明史》卷三二六《拂菻传》，谓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于洪武四年八月（一三七一年）召见，命赍书诏，还谕其王。《明史》之捏古伦或即失踪之总主教尼古拉斯。德国夏德及其他学人，皆然其说。尼古拉斯或尝实经商，或有不得不冒商人之理也。明太祖给捏古伦之诏书

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诸臣。东渡江左，练兵养士，十有四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瑄，南平闽粤，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告。”明太祖诏书，显然未达教皇。捏古伦以后亦失踪，不知所往。（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1—13页）

二三 元顺帝谕罗马教皇

约翰孟德高维奴既卒，而新总主教尼古拉斯久不至北京。公元一三三六年（顺帝至元二年）在中国之阿兰人，皆为基督信徒，乃上书于罗马教皇请主教。元顺帝同时亦颁给教皇谕旨一道。使者共十六人，以法兰克人安德鲁（Andrew the Frank）及日耳曼那梭人威廉（William of Nassio or Nassau），契丹国阿兰人拖该（Thogay, an Alan of Cathay）为领袖。由陆道西行，于一三三八年（顺帝至元四年）抵意大利阿维南城。安德鲁尝在中国南方泉州（Zayton）充主教者也。元顺帝之谕旨云：“长生天气力里，皇帝之皇帝圣旨。咨尔西方

日沒处，七海之外，法兰克国 (Frankland) 基督教徒主人，罗马教皇。朕遣法兰克人安德鲁及从者十五人于尔教皇之廷，设法修好，俾以后时得通聘。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每日祈祷时，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兰人，皆基督之孝子顺孙。朕今介绍之于尔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沒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准此。鼠儿年(即顺帝至元二年)六月三日，书自汗八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177—183 页)

二四 阿兰人上罗马教皇书

敬祷上帝，赐福吾主皇帝大汗，万寿无疆。福定琼斯 (Futim Joens)、香山董琪 (Chyansam Tungii)、者燕不花爱文奇 (Gemboga Evenzi)、嘉珥俞乔 (Joannes Yuchoy)、鲁比士平则奴斯 (Rubeus Pinzanus) 等(一) 谨泥首上书于圣父教皇法座曰……下走福定等自昔受法座使者约翰孟德高维奴之教诲养育，崇奉天主教，于是举止有方，心神藉慰。约翰大师才学高超，德行逾俗。出言为重于当世，行措为则于后人。不幸八年前，竟离下走等而仙逝。下走等生者居世无教师，死者魂魄无抚慰。下走等久闻法座已遣主教东来，然至今尚未抵此也。下走等敬请法座早日任命聪明才能，道学高超使人，来东以慰下走等之望也，并请催使

人速即束装就道。盖下走等居此，犹之群羊而无牧人，无教诲无抚慰也。……法座使者来至皇帝大汗之廷，盖不下三四次矣。皆蒙待遇优渥，赏赉有加。使者皆交口应承，回西之后，携来法座之书。然至今杳如黄鹤，未闻有尊使者至也。今此之役，敬乞法座注意，报聘之书，不可不答，通好之使，不可不遣也。此间基督信徒，屡告他人，法座之使不久即至。若终无专使，岂不遗羞他人，使之讥基督教徒播布谎言耶？故下走福定等待法座使者之来，不胜其翘首西望也。鼠儿年六月三日，谨上自汗八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77—183页）

（一）多桑《蒙古史》谓此使节亦为商人冒充，欧洲各国朝廷见之屡矣。多桑盖未得读马黎诺里游记也。阿兰人上罗马教皇书中诸人名，亨利玉尔略为注释。玉尔谓 Futim 为中国人抚台二字之变音。Chyansam 为丞相二字之变音。Pinzanus 为平章二字之变音。玉尔之注，盖亦非也。余尝详考之《元史》中诸阿速（即阿兰）名将列传，乃知以上诸名字，并非抚台、丞相、平章之变音，乃为当时确实人名之拼音也。Futim 即福定。名见《元史》卷一三二《杭忽思传》，为杭忽思(Hans)之孙，伯答儿之次子。成宗大德四年（公元一三〇〇年），伯答儿卒，福定袭职，官怀远大将军，寻改右阿速卫达鲁花赤，兼管后卫军。武宗至大四年（公元一三一一一年）福定升枢密同签，命领军一

千，守迁民镇。寻授定远大将军，签枢密院事，后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右卫阿速达鲁花赤。二年，进资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间，进知枢密院事。Chyansam 即香山，名见《元史》卷一三五《口儿吉传》，为口儿吉 (George) 之子，事武宗仁宗直宿卫。天历元年 (公元一三二八年) 九月，兵兴，从战宜兴，击杀敌兵七人。自旦至暮，却敌兵凡一十三处。以功赐金带一，授左阿速卫都指挥使。Gemboga 即者燕不花，名见《元史》卷一二三《捏古刺传》，为捏古刺 (Nicholas) 之孙，阿塔赤之子。英宗时，为进酒宝儿赤。天历元年 (公元一三二八年) 迎文宗于河南，授兵部郎中，招阿速军四百余人，进兵部尚书，双珠虎符，后迁大司农丞。后至元初，充同知枢密院事。二年 (公元一三三〇年即发信教皇之年) 冬十一月壬戌，命兼宫相都总管府达鲁花赤。领隆镇卫左阿速卫诸军。Joannes 即嘉琿，名见《元史》卷一二三《捏古刺传》，者燕不花之兄，亦捏古刺 (Nicholas) 之孙也。仁宗时，父阿塔赤卒，继袭父职，充左阿速卫千户。天历元年，从丞相燕帖木儿战居庸北，有功，进拱卫直都指挥使，寻迁章佩卿。Rubeus 名字，在阿速诸传中，不可查得，然其为真确，可无疑也。

二五 教皇回报元朝之书

关于一三六八年(元顺帝后至元四年)之使节,吾人复有下方之纪载。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接待诸使,极为优渥。下令授蒙古使者一人为警卫官(Sergeant-at Arms),随从左右。不久,即回答蒙古大汗国书,任命专使,东往汗八里朝廷。教皇回答大汗及阿兰诸人之函,竟未道及以前使节,至为可异。其书无甚兴味,可不必录也。同时,复有致钦察汗、察合台汗之函。又察合台国两大臣,皆信基督教者,亦有书给之,言教皇不久亦将有专使至二国也。又威尼斯市长及议会,匈牙利、西锡利(Sicily)诸国王,亦有介绍书,请招待诸使。各使怀此诸函,于一三三八年七月(元顺帝后至元四年)离阿维南起行。阅数月,教皇任命专使尼古拉斯孛内(Nicholas Bonet S.T.P.)、尼古拉斯麻兰诺(Nicholas of Molano)佛罗伦斯市约翰(John of Florence)、匈牙利人格利哥雷(Gregory of Hungary)等,携国书东行。时为一三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即教皇班尼狄德即位之第四年,旧历十一月十一日也。同行者若干人,无详细记载。推想之,同行之传教僧人,必甚众也。当时日耳曼历史家某氏,谓有小级僧人五十名同行。然不知何据也。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追想记》载在汗八里都城时,同僚者共有三十二人。使者中以何人为领袖,似无明文。教皇国书中,马黎诺里之名,列在第三。然读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追想记》全书,则著者似即其领袖也。瓦

了《史记》关于此次使节，仅有马黎诺里一人之名。教皇四专使之一，尼古拉斯李内不久即折回。一三四二年（顺帝至正二年）五月，教皇克莱孟六世（Clement VI）有命令，任之为麻尔塔岛（Malta）主教。

二六 《马黎诺里游记》之 发现及其行程

马黎诺里（Marignolli）个人历史所可知者，仅于其著作中，略得一二而已。马黎诺里之族，为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斯市望族。马黎诺里约生于一二九〇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之前。尝充小级僧人，奉使东方。一三五三年（顺帝至正十三年）马黎诺里归自东方，抵阿维南，递呈大汗国书于教皇英奴森德六世（Innocent VI）。国书中叙述大汗崇仰基督教规，爱敬其徒，承认其基督教臣民可以服从教皇训令，并请增派传教师至远东云。一三五四年（至正十四年）日耳曼皇帝察里四世（Charles IV）至罗马城，行加冕礼时，得遇马黎诺里。至是闻马尝奉使远东，故招之，遂随归日耳曼，命著《波希米亚史》。其书古代士人见之者甚鲜，束藏布拉格市（Prague）教堂内四百余年，无人顾问。一七六八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宣教师多不内（Reverend Gelasius Dobner）著《波希米亚通史》始将马黎诺里之作取出，列之于其书内。世界学者方得读其书。然多不内之功，不过将抄写本变作刻印本而已。一八二〇年

(清嘉庆二十五年)德国人梅诺脱(J. G. Meinert)始将多不内《通史》中《马黎诺里游记》提出,依其原文,重行清理,加以注解,刊之于《波希米亚科学会报告》中,题为《教皇专使小级僧约翰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于是世人始得知有马黎诺里之书,并当时中国朝廷与罗马教皇通聘之事迹。一八五六年(清咸丰六年)德国孔斯曼(F. Kunstmann)著《第十四世纪印度中国基督教传布状况》一书,其第五卷为《马黎诺里游记》(Der Reisebericht des Johannes Marignolla),并有注释。英国亨利玉尔据此二书,译成英文,另加注解,列之于其所著《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二卷中。余今之译,则又据玉尔英文译本而成者也。

马黎诺里书非游记体裁,凌乱无序。欲知其行程,非读竟全书,留心钩稽,不得悉也。兹为便读之故,于未窥全豹之先,特将其行程提录如下:

使节全体于一三三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十二月,离阿维南城。在那坡利港稍事稽留,以待鞑靼大使。盖大使等游历意大利各市,尚未归也。一三三九年(元顺帝至元五年)五月一日,抵君士旦丁堡城。留至中夏,乃渡黑海至喀法港(Caffa)。继至撒雷市(Sarai)钦察汗月祖伯(Uzbek)之廷。一三三九年之末,在撒雷度冬。至次年(至元六年)五月启身。由普通商道而行,经玉龙杰赤(Urghanj),以九月抵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在该城勾留甚久。直至一三四一年之末(至正元年)始再起程东行。在柯模里(Kamul),即哈密)又留多日。至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八月间,始达

北京。瓦丁及中国史书皆记于此年抵北京也。在汗八里（即北京）居留三四年之久，始南至刺桐港（Zaytun，即泉州），港中有小级僧教堂。于一三四六年（至正六年）或翌年（至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刺桐航向印度。途中无多记载。仅道及于复活祭星期日，抵麻啰拔（Malabar）科伦伯姆城（Columbum，即俱蓝国）而已。与该城基督教徒同居一年之久。至一三四八年（至正八年）或次年（至正九年）乘西南季候风，航至印度半岛东岸科罗曼德尔滨海省（Coromandel Coast），参谒先圣多默（Thomas）之墓祠。在该处留仅四日，更往访撒巴国（Saba）。马黎诺里以为即《圣经》所云之设巴国（Sheba）。当彼至时，仍为女王治国。撒巴国何在，不可考。有以为即爪哇岛者，又有以为即马尔底甫群岛（Maldives）者。马黎诺里抵印度稍前一二年，摩洛哥国人依宾拔都他（Ibn Batuta）亦尝至马尔底甫，记该岛亦为女主当国，女王名喀底嘉（Kadija），父死，兄被废，乃为人民所拥立。《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及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辛丑，来贡之女人国，亦似即马尔底甫群岛也。离撒巴后，马黎诺里乘船拟往麻啰拔而回欧洲。不期海中遇风，吹至锡兰岛，为回教海盗所擒，拘留四月。自东方携带珍宝，悉为所劫。离锡兰后，乘船至忽里模子（Hormuz）。经巴比伦故墟，而至八吉打（Baghdad）、毛夕里（Mosul）、爱代沙（Edessa）、阿雷坡（Aleppo）、大马色克（Damascus）、格里里（Galilee）及耶露撒冷城（Jerusalem）。再经锡勃洛斯岛（Cyprus）而归意大利。据瓦丁《史记》，马黎诺里以一三五三年（至正十三年）还抵阿维南城，献呈大可汗致教皇之

国书。书中言大汗尊敬基督教，承认其奉基督教之臣民服从教皇，并请再增遣宣教师往东方也。

一三五四年（至正十四年）教皇任命马黎诺里为喀拉白利亚（Calabria，意大利南部）必失那奴（Bisignano）地方主教。马黎诺里或以曾往东方契丹国，辛苦万分。所余残年，不欲再居于喀拉白利亚之偏僻孤陋小邑，故对于教皇任命，似未就职。即以同年随日耳曼皇帝北游，至孛拉格城（Prague）。《波希米亚通史》亦必以此年著成者也。居孛拉格市几年，不可得知。惟一三五六年（至正十六年）马黎诺里充佛罗伦斯共和市大使，至阿维南城谒教皇。一三五七年（至正十七年）又在波洛格那城（Bologna）颁给赦罪特权于某教堂。斯时年已高矣。何年卒，不可考知。

二七 《马黎诺里游记》摘录

马黎诺里分其书为三卷。第一卷为《世界史》（Thearchos）。由上帝创造世界起，至建筑巴伯尔塔（Babel）止。第二卷为《国王史》（Monarchos）。由尼姆罗特（Nimrod）起，至法兰克、日耳曼、波希米亚止。第三卷为《宗教史》（Ierarchos）。由梅尔其崔塔克（Melchizedek）、摩西（Moses）、阿龙（Aaron）起，至基督教创始，以及罗马各教皇，波希米亚各主教而止。著者专述上帝创造世界，继及于天堂，谓在印度东方爱敦（Eden）地方。因之著者忆及其前奉使东方之事，而述之如下：

至此，余欲增加数节，述余个人之见闻。余名约翰，

小级僧人，佛罗伦斯市籍。今忝任必失那奴(Bisignano)地方之主教。愚陋无才，时虞蹉跌。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命余与数人携国书与礼物，赠送鞑靼大汗。其国在东方，威权所达，几有东方世界之半。兵马强盛，国库充实，城邑相连，管辖众国，难于胜数。各民族之在其境内者，不知凡几，皆各自有语言文字。若一一言之，将骇人听闻也。

十二月，吾等离阿维南城。四旬大斋(Lent)之初，抵那波利城。居留至三月底复活祭日，以待鞑靼大使某公。其人奉大汗之命，来自汗八里大都，持国书，通好于教皇。请教皇派遣专使至其廷，俾两国以后，常相和好，与基督教徒订信守之联盟，盖亦敬爱基督之教训也。国内诸大酋长，号阿兰人者，有三万之众，管理东方全部。其人皆崇奉基督教，或出于诚心，或由于名义。亦上书教皇，自称教皇之奴隶，并言愿为法兰克人效死，盖其人称吾辈为法兰克人，非自法兰西(France)乃原于佛兰克国(Frank-land)也。有小级僧人约翰孟德高维奴者，明哲好学，先充兵士，后为判官，既又以医术事佛烈大力皇帝(-)(Emperor Frederick)。七十二年前只身往东方宣教，颇受其人之敬爱，为其处第一宣教师。某公奉使西来，观光意大利诸城。今在基奴亚城游览，不久即乘船来此，偕吾辈同行。

(一) 佛烈大力二世 (Frederick II) 皇帝，卒于一二五〇年 (宋理宗淳和十年，蒙古宪宗即位之前一年)。此时约翰孟德高维奴仅三岁而已，断无充兵作判官等事。马黎诺里似有误会。多不内及梅诺脱二人谓马黎诺里指约翰勃拉奴克劈尼而言。克劈尼于一二四六年，奉教皇英奴森德四世 (Innocent IV) 之命，奉使鞑靼也。

五月一日，由海道抵君士旦丁城，舣舟倍拉 (Pera)。居留至圣约翰洗礼节 (St. John Baptist) 日，即一千三百三十九年 (顺帝后至元五年) 六月二十四日也。在君士旦丁城时与希腊人教务大总管及圣苏菲耶 (St. Sophia) 宫廷议会全体，行教义上之大辩论，吾人幸得天主之助，赋吾人以锋利之口舌，战胜邪说，使其自认叛教之罪，以前之谴责，无可逃也。其人无他诉说，惟恨罗马教师，傲慢无礼，无可忍耳。吾人于此，亦可谓不枉费光阴矣。

过圣约翰洗礼节日，乃复解缆，渡黑海，八日而至喀法 (Caffa)。其处基督教徒甚多，宗派各异。由喀法前行，至第一鞑靼皇帝 (一) 月祖伯之廷，递呈国书、锦衣、战马、美酒与教皇之赠物。月祖伯汗待吾等颇优，赐给衣食。在其廷过冬乃行。行时，复尝赐甚厚，并给驿马及旅费，俾得至中央帝国 (Middle Emperor, 察合台国) 都城阿力麻里。在阿力麻里停留良久。又购地

建筑教堂一所，掘井数处，教练唱歌，加洗礼于数人。自由公开宣教。其前一年，主教与小级僧六人，在阿力麻里因宣教之故，为基督而死。吾人虽蹈险，亦不顾也。殉道诸人，为主教礼加德(Richard)，伯尔根对省(Burgundy)人也，僧人法兰锡斯(Francis)，亚历山大港人也，僧人巴斯喀尔(Paschal)，西班牙人也。巴斯喀尔未死之先，见天门忽开。预知其本身及同人，将有殉道之事。又预言撒雷(Saray)之鞑靼人，将遭洪水灭亡。天主震怒，毁灭阿力麻里城，为报复其死义之事。死后第三日，阿力麻里皇帝被弑。又其他甚多光辉之事，皆为彼所预料。又安科那(Ancona)僧人老伦斯(Laurence)、舌人印度僧彼德(Peter)、商人基落脱(Gillott)等，亦皆同时殉道。

(一) 第一鞑靼皇帝者，言由西来第一次所见之鞑靼皇帝也。

离教皇宫廷第三年之末，吾等乃离阿力麻里而抵锡罗斯喀贡(Cyollos Kagon)。其义犹言沙山也。沙为风吹，聚积而成。鞑靼人未兴以前，人皆以为沙山那边即无人居住，更无人信其别有国也。鞑靼人得天主之助，与体力强健之故，竟跋涉之，得抵穷荒之境。其地即古代哲人所称热地，无人涉之域也。鞑靼人涉之，余亦二次涉之。大卫(David)《圣诗》中所称之荒漠

(Posuit Desertum) 即此也。过沙山(一), 乃至东方帝国都城汗八里。其城之大, 户口之众, 军威之盛, 吾将不复赘言矣。大汗见大马、教皇礼物、国书、罗伯塔王(King Robert)书札及其金印, 大喜。见吾等后, 更为欢悦。恩遇极为优渥。觐见时, 皆衣礼服。余之前, 有精致之十字架先行, 香烛辉煌。至宫殿内, 赋«天主惟一»之章(Credo in Unum Deum)。赋诗毕, 余为大汗祈祷, 加福于彼。大汗亦低首受之。

(一) 马黎诺里之沙山, 究何在, 颇为难言。或在哈密附近, 古所谓龙堆也。马黎诺里谓曾二次涉之, 梅诺脱谓第一次为中国之戈壁。第二次为叙利亚境内沙漠; 盖为马黎诺里归还欧洲时所经过者也。古代如希腊亚理斯多德等, 皆言热带不可居。马黎诺里之名, 虽不见于«元史», 然其事迹固有记载也。«元史»卷四〇«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年, 秋, 七月, 佛郎国贡异马, 长一丈一尺三寸, 高六尺四寸, 身纯黑, 后二蹄皆白。”佛郎国即欧洲, 盖波斯等处所用之名辞也。法国伯希和据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推算谓在一三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退朝至馆舍。舍装饰美丽。大汗命亲王二人, 侍从吾辈。所需皆如愿而偿。不独饮食诸物, 供给吾辈, 即灯笼所需之纸, 皆由公家供给。侍候下人, 皆由宫廷派出。其宽待远人之惠, 感人深矣。居留汗八里大都,

几达四年之久，恩眷无少衰。吾等衣服、馆舍、器具皆赠给上品。来此同事，共有三十二人，总计大汗供给费用，达四千余马克。留汗八里时，常与犹太人及他派教人，讨论宗教上之正义，皆能辩胜之。又感化彼邦人士，使之崇奉基督教正宗。因之拯救灵魂于地狱苦境者不少也。

汗八里都城內，小级僧人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堂內有总主教之寓所，颇为壮丽。城內他处，尚有教堂数所，各有警钟。教士衣食费用，皆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

大汗见吾辈家乡念切，无意流连，乃许归还教皇，携其赠物，并三年费用。临行，设宴欢送，宣言请教皇复派余或他人有红衣主教之品级者，来至汗八里充主教。盖东方人士，不论其是否基督教徒，皆崇拜主教也。同时，来者须亦为小级僧人。盖彼方人士，相识者只此级僧人而已。前教皇基罗拉摩(Pope Girolamo)初亦小级僧人。教皇派遣约翰孟德高维奴至东方，宣教多年。阿兰人及鞑靼人仰之如圣人，而孟亦小级僧人，居留汗八里约三年(一)，乃复起行，携大汗赠给之路费，并良马二百匹，经蛮子国(Manzi)而归。途间所见城邑村庄，难以数计。灿烂光荣之世界，非举舌所能表达。……

(一) 马黎诺里前言居北京几将四年，后又言约三年，文字相隔仅二节，而有若是之差异。二者不知孰是？

锡兰山记(Mountain Seyllan)

余今将略述锡兰山情形于此，一以求吾书之完备，再则读者或亦觉有兴味，能得益也。皇帝陛下读之，或亦可以悦意，否则略去之可也。先则必须述吾如何得抵该处，次乃述余在该处所见之情形也。

初，离别大可汗时，得其颁赐诸物及旅费甚多。陆路因有战争，闭塞不通，行旅裹足。故拟取道印度西归。大可汗乃令吾等经蛮子国(Manzi)。蛮子国昔时名曰大印度(India Maxima)。

蛮子国疆土甚广，统辖城邑郡国无数。若与未亲见者言之，皆必摇头不信。物产丰富，所产水果，有为拉丁诸国所未知。国中共有大城市三万。此外尚有村堡，几不胜数。康勃绥(Campsay)城最著名，面积最广，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建筑物雄壮伟大，尤以佛寺为最。有可容僧侣一千以至二千人者，实为今代地面上未有之大城，即古代恐亦罕有其匹。昔时著作家谓其城有美丽石桥一万座，皆饰以雕刻及持戟贵人之塑像。未亲履其地者，读之皆以为不经之谈。然其所言者，皆确实事情也(一)。

(一) 康勃绥即马哥幸罗《游记》之京师(Kinsay)，鄂

多立克《游记》作康绥 (Cansay), 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作喀绥 (Cassai), 依宾拔都他《游记》作汉沙 (Hansa), 拉施特《史记·契丹国记》作兴绥 (Khingsai)。皆由中国京师二字转音, 南宋之都城, 今之杭州也。所谓昔时著作家, 马黎诺里或指马哥孛罗及鄂多立克二人而言。多不内注谓康勃绥为印度胡茶腊之首府昔毘逸 (Cambay), 繁华富庶, 印度人称之为开罗 (Cairo), 全谬误矣。

又有刺桐城 (Zaytun) 为大商港。亦面积广大, 人口众庶。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 栈房 (fondaco) 一所, 以储存商人来往货物(一)。又有数钟, 皆为上品。有二钟, 为余在该城所命铸者。铸成, 举礼悬挂于萨拉森人居留地之中央。其一余命名曰约翰尼那 (Johannina), 他则命名曰安拖尼那 (Antonina)。

(一) 刺桐即泉州之古名也。回教徒最忌恶钟。有则必禁之。依宾拔都他记在喀发市 (Caffa) 时, 闻四面钟声, 几于惊惶失措。马黎诺里此处记置钟于回教徒居留地之中心, 言之似欣欣然有喜色也。

吾等于圣斯德芬祭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离刺桐港。于圣星期 (Holy Week) 之礼拜三日, 抵科伦伯姆城 (见前)。欲先往参拜圣多默 (St. Thomas) 之祠墓。次向圣地(一) (Holy Land) 航行。故在下印度 (Lower

India) 登舟。下印度又名密奴巴(二) (Minubar)。自圣佐治节(St. George's Eve), 海中迭起风涛, 险恶情状, 难以言喻。余所乘船, 没入海中而复出者, 六十余次。幸有天助, 得免于难。海中所见, 尤为奇异。海水如在火焰中。飞龙口中吐火, 所过之处, 将船上之人卷至他船(三)。余所乘者, 幸得天主恩顾, 及所携基督圣体之神力, 又室女玛利与圣克拉拉(四) (St. Clara) 救护之功, 终得无恙。船中基督信徒, 皆举行忏悔, 潜默祈祷。虽于风伯逞威之际, 依然鼓勇前航。托生命于神助, 求灵魂之安全而已。托天主之慈顾, 得于圣十字架建造日之清晨(五月三日) 驶入锡兰拍维力斯(五) (Perivilis) 港口。港正对天堂。有火者贾安(六) (Coya Jaan) 者, 昔为阉官, 崇奉回教, 富于资财, 故得割据此岛之大部, 抗拒王命, 横行一方, 虐政不亚于暴君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209-269 页)

(一) 基督教徒圣地即拍莱斯丁(Palestine)。

(二) 密奴巴为阿拉伯人嘛啰拔 (Malabar) 之称号。爱德利奚及阿伯尔肥达书中, 皆作阿尔嘛尼巴 (al-Manibar)。拔都他及喀资维尼 (Kazwini) 作阿尔嘛里巴 (Al-Malibar)。

(三) 印度洋风涛, 素来汹涌。法显《佛国记》载离锡兰后, 值大风舶漏。当夜闇时, 但见大浪相搏, 晃若火色,

鼉鼉水性怪异之属，与马黎诺里所遭遇者相同也。

(四) 圣克拉拉为基督教中女圣徒，为圣佛兰锡斯(St. Francis)之同邑人及弟子也。

(五) 亨利玉尔谓拍维力斯距今科伦波港(Columbo)不远，喀鲁甘格河(Kaluganga)口，班拖忒(Bentotte)附近之巴拜林(Barberyn)又名拜鲁瓦拉(Beruwala)者，即其地也。今代居民多为渔户，港湾小，可泊船。沿海通商颇盛。马黎诺里未抵锡兰前一二年，依宾拔都他亦尝在该处。

(六) 拔都他记马八儿国新算端那锡乌丁(Nasir-ud-din)妄自尊大，命其相兼水师提督贾拉斯梯(Jalasti)僭号曰火者贾汗(Khwaja Jahan)。此号在印度仅德梨皇帝之首相可以有之。贾拉斯梯后率水师占领科伦波。马黎诺里之火者贾安必即拔都他之火者贾汗也。

二八 元代关于拂郎献马之文献

天马赞

皇帝御极之十年(即至正二年)七月十八日(即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拂郎国献天马，身长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二十有一日，敕臣周朗貌以为图。二十有三日，诏臣揭傒斯为之赞。赞曰：

虽乾秉灵，惟房降精。有产西极，神骏难名。彼不

敢有，重译来庭。东逾月窟，梁雍是经。朝饮大河，河伯屏营。莫秣大华，神灵下迎。四践寒暑，爰至上京。皇帝临轩，使拜迎称，臣拂郎国，邈限西溟，蒙化效贡，愿归圣明。皇帝谦让，嘉尔远诚，摩于赤墀，愿瞻莫矜。既称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犹羸。色应玄武，足蹶长庚。回眸电激，顿辔风生。卓犖权奇，虎视龙腾。按图考式，曾未足并。周骋八骏，徐偃构兵。汉驾鼓车，炎刘中兴。维帝神圣，载籍有征。光武是师。穆满是惩。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进一退，为国重轻。先人后物，万国咸宁。（揭傒斯《文安公文集》卷一四）

天马行应制作并序

至正二年，岁壬午，七月十有八日，西域拂郎国遣使献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数而加半。色漆黑，后二蹄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视它西域马可称者，皆在鬪下。金辔重勒，馭者其国人，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以意谕之。凡七渡海洋，始达中国。是日天朗气清，相臣奏进。上御慈仁殿，临观称叹。遂命育于天闲，饲以肉粟酒醢。仍敕翰林学士承旨臣夔夔，命工画者图之。而直学士臣揭傒斯赞之。盖自有国以来，未尝见也。殆古所谓天马者邪？承诏赋诗，题所画图。臣伯琦谨献诗曰：

飞龙在天今十祀，重译来庭无远迩。川珍岳贡皆贞

符，神驹跃出西洼水。拂郎叢尔不敢留，使行四载数万里。乘舆清暑滦河宫，宰臣奏进闾阖里，昂昂八尺阜且伟，首扬渴乌竹批耳。双蹄县雪墨渍毛，疏鬃拥雾风生尾。朱英翠组金盘陀，方瞳夹镜神光紫。耸身直欲凌云霄，盘辟丹墀却闲颡。黄须圉人服龙诡，鞞鞞如萦相诺唯。群臣俯伏呼万岁。初秋晓霁风日美，九重洞启临轩观。袞衣晃耀天颜喜，画师写仿妙夺神，拜进御床深称旨。牵来相向宛转同，一入天闲谁敢齿。我朝幅员古无比，朔方铁骑纷如蚁，山无氛祲海无波，有国百年今见此。昆仑八骏游心侈，茂陵大宛黜兵纪。圣皇不却亦不求，垂拱无为静边鄙。远人慕化致垆奠，地角已如天尺咫。神州苜蓿西风肥，收敛骄雄听驱使。属车岁岁幸两京，八鸾承御壮瞻视。骆虞麟趾并乐歌，越雉旅獒尽风靡。乃知感召由真龙，房星孕秀非偶尔。黄金不用筑高台，髦俊闻风一时起。愿见斯世崑崙如羲皇，按图画卦复兹始。（周伯琦《近光集》，见《元诗选》）

天马颂

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郎国进天马。二十一日庚寅，自龙光殿敕周朗貌以为图。二十三日壬辰，以图进。翰林学士承旨夔夔，传旨命傒斯为之赞。臣惟汉武帝发兵二十万，仅得大宛马数匹，今不烦一兵而天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臣

虽驽劣，敢不拜手稽首而献颂曰：

天子仁圣万国归，天马来自西方西。玄云被身两玉蹄，高逾五尺修倍之。七渡海洋身若飞，海若左右雷霆随。天子晓御慈仁殿，西风忽来天马见。龙首凤臆目飞电，不用汉兵二十万。有德自归四海羨，天马来时庶升平。天子仁寿万国清，臣愿作诗万国听。（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

天马赋

翳房星之委精，钟天马之权奇。澡神质于渥洼，砥劲气于月氏。贞非坤牝，健本乾为。上分扶舆之秀，下孕蜿螭之醴。风云资其格力，雨露泽其光仪。膺广凤臆，鬣秀龙髻。首昂渴鸟之势，影捷杜矢之驰。于是陋駟騶之产，迈麒麟之姿。骖六飞于广漠，舞九奏于希夷。若乃朝刷昆仑，夕秣玄圃，驾缦笙之子晋，道霞觞于王母。风冉冉兮斯征，灵缤缤兮来宁。览熙世之德辉，属万物之欣睹。愿陪禁卫，自献西土。乃命移中，戒造父，释云幕于金鞍，啖孚尹于琼户。出则锵和，鸾驂舆组。媚日驭之光华，展天衢之步武。然其气质不可求之驪黄之余。其刍秣不可畀之皂枋之伍。峙玉山之殖，未足供其醑，委金台之贄，未足议其估。是知天马固难得而不易畜也。所以罕见于盛时，仅闻于前古。时则有仿邹枚，请废乐府。而客或难之曰：“时方歌鹿鸣之章，

子乃为天马之赋。得无驰驾鼓车者，宁不与此而迥殊也哉！”嗟夫！宝不自贵，以人而贵；物不自异，以人而异。方神驹绚綵于水涯，固期骛劣之同滞。至其裂帛矢而庭实，竟乃自齿于天驷。信物美而无所遗兮，亦奇才之能自致。负盐车而上太行者，慨未遇夫伯乐。伏皂枥而志千里者，又何惭乎老骥。振长鬣而一嘶兮，冀识余之所意。埽埃风而上征兮，愿借翠云以为鞅。随飞龙而上下兮，羌先路其焉避。彼岂乘虚而腾踏兮，追云逐电之可冀也。庶几求之玄黄之外兮，则亦骏骨之可市也。（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

天马赞

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滦京。拂郎国来献马，长丈一尺有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首复增三之一焉。身纯黑，后二蹄白。食台粟倍常，间以肉菹。奇伟骁骏，真神物也。拂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师数万里，凡七渡巨洋，历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后月，乘以归燕，既敕画工为图，仍命词臣赞之。臣某具员学馆，目睹盛事，谨百拜稽首而赞曰：

房星降精，龙出水中。挺生雄姿，西极为空。圣人御天，臣不敢驾。四年在途，祇献墀下。立云披身，白玉并蹄。昂首如山，万骑让嘶。神物应期，振古无匹。不命自来，怀远之德。省方时乘，一日两京。吉行

无馭，永奉皇明。（吳師道《禮部集》卷一一）

天馬歌

于穆世祖肇王迹，受天之庆大命集。神寓鴻圖大
无及，功烈皇皇共开辟。四方下上沛流泽，列圣相承
纘丕績。哲王嗣位建皇极，大臣弼輔尙禹稷。礼乐制
度靡有隙，六府孔修万姓悻。天子圣德于昭共，念承
皇祖心弗宅。日月同明天地廓，绝域穷陲归版籍。
万国贡献岁靡息，琛瑤瑰异陋金锡。岂须征讨费兵
革，文怀远人尽臣服。至正壬午秋之日，天馬西来佛
郎国。佛郎之国邈西域，流沙弥漫七海隔。浪波横
天馬横涉，馬其犹龙弗颠踏。东逾月窟过回纥，陆
地不毛千里赤。太行雪积滑如石，电激雷奔走飙歘。
四年去国抵京邑，俯首阙廷拜匍匐。帝见远臣重
忧惕，慰劳以酒赐以帛。远臣牵馬赤墀立，金羈络
头朱汗滴。房星下垂光五色，肉騶巍巍横虎脊。
崇尺者六修丈一，墨色如云隄两白。天闲麒麟俱
骏骨，天馬來时皆辟易。騶驥屈乘未足惜，大宛渥
洼斯与敌。穆王八骏思游历，汉武穷兵不多得。
天馬自来征有德，史臣图颂永无斲。再拜歌诗思仿
佛，愿帝爱贤如爱物。更诏山林访遗逸，□□治化
齐尧日。帝业永固保贞吉，天子万寿天降福。（陆仁
《乾乾居士集》）

天馬歌

佛郎天馬來西域，远进彤庭立伏側。凤臆晶荧珠

汗流，龙髻绚烂朱幘色。遂令豢养归八坊，喂之粱肉当倍常。横门春明宫树好，朔漠风暄沙草长。吉行推日京城内，照路宝鞍黄帕盖。蹄截玉肪浮夜光，身被玄云得露彩。圉官牵出自东华，敕赐金刀剪五花。骁腾有神谁貌得，意气倾人良有夸。翠旗玉斧时巡狩，山回龙虎居庸口。追风馭驂去如云，骕骦万骑俱尘后。皇恩旷荡海寓敷，梯航太平天子都。秦王何如汉武世，无逸岂输王会图。金河雪融净于洗，潏潏绿涨桃花水。莫教试浴向深渊，定逐苍龙九天起。（秦约《草堂雅集》卷一二）

题画海南入贡天马图（一）

余吾天马生水中，毛如泼墨耳插筒。雄姿挺挺浴海气，一刷万里追遗风。九夷入贡宾来服，画出犹能骇人目。韩子休教喂地黄，太仆能令饱粱肉。谁怜东郊瘦马肆兀如堵墙，汗血力尽德不扬，尚望明年春草长。（马臻《霞外集》，见《元诗选》）

（一）查《元史》及他书，元顺帝时，并无海南入贡天马事。故此节之海南，恐为佛郎之误。且马黎诺里等由泉州南泛印度洋西归，尤能使人误以为海南之国也。其天马图，亦必上方周朗所绘之天马图也。当时除朝中大臣亲见者外，民间所传天马事，虽皆渊源于佛郎献马，然究多传闻之辞。佛郎何在，无人能知。既闻天马，心中即怀《史记》汉武帝大宛取天马故事。故当时尚有陈泰《所安遗

集》中《天马赋》一篇、刘诜《桂隐集》中《天马歌》(见《元诗选》)、何麟瑞《前天马歌》、《后天马歌》二篇(见《元诗选》)、宋无《子虚翠寒集》中《天马歌》一篇(见《元诗选》)似皆指佛郎国所献天马而言。余以其歌中无佛郎字样,又未明言为外国所献,故屏而不录。

题平章公所藏天马图

君不见余吾水中天马出,赤鬣缟身朱两翼。割玉为鞍鞴不得,锦衣使者捷若飞。紫韁金勒看君骑,却忆拂林初献时。凤城五门平旦启,驰道行骄鬣耳耳。路旁见者谁不喜,众中牵出朝未央。挥雾流洙满道香,毛带恩波眩日光。龙眠老子识马意,行过天闲重回视。白笔描成落人世,我公购之滦水滨。百金市画冀得真,奔霄追电何足云。从今吹笛大军起,料知一日行千里。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

应制天马歌

臣闻圣元水德在朔方,物产雄伟马最良。川原饮鬣几万万,不以数计以谷量。承平云布十二闲,华山百草春风香。又闻有骏在西极,权奇俶傥钟乾刚。茂陵千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劳广利。当时纪述虽有歌,侈心一启何由制。吾皇慎德迈前古,不宝远物物自至。佛郎国在月窟西。八尺真龙入维縻。七逾大海四阅年,滦京今日才朝天。不烦剪拂光夺目,正色呈瑞符吾玄。凤

鬻龙臆渴乌首，四蹄玉后髻其前。九重喜见远人格，一时便敕良工传。玉鞍锦鞞黄金勒，瞬息殊恩备华饰。天成异质难自藏，志在君知不在物。方今天下有道时，绝尘讵敢称其力。臣才罢弩亦自知，共服安舆无更轶。（许有壬《至正集》卷一〇）

题茆郎天马图

春明立仗气如山，顾盼俄空十二闲。一去瑶池消息断，西风吹影落人间。（《丁鹤年诗集》卷二）

天马二首

佛郎献马真龙种，六尺之高修倍之。图画当今属周郎，歌诗传旨敕奚斯。空闻市骨千金值，不羨穷荒八骏驰。有客新来传此事，与君何惜滞明时。四年远涉流沙道，筋骨权奇旧肉骥。晓秣龙堆寒蹙雪，晚经月窟怒追风。汉文千里知曾却，曹霸丹青貌不同。拂拭金鞍被来好，幸陪天厩玉花骢。（郭翼《林外野言》卷下）

代法郎国进天马表

神龙御宇，适观至治之成。天马来廷，谨效职方之贡。敢殚舟车之重译，恭伸臣妾之微诚，中谢。窃以茱水负图。曾见羲皇之世，渥洼毓秀。载闻汉帝之时，必有圣明。庶膺嘉贶，矧值重熙之运，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穷邦，海滨僻壤。种分夷裔，遁居西域之西。心慕华风，引领北辰之北。岂登天之无路，每就日

以瞻辉。幸此名驹，可充方物。虽匪望云之质，亦称绝地之姿。历无草之流沙，驱驰万里。备六飞之法驾，警蹕九重。前旌旗而后属车，观玉台而游闾阖。悦沐至尊之宠驭，实增小节之荣光。辄遣陪臣，冒干典属。此盖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无。舞干羽于两阶，诞敷文德。执玉帛者万国，共为帝臣。异区并献于白狼，休应常符于朱凤。周邦来贺，尽归覆焘之中。歧道有夷，孰在要荒之后。臣礼惭输贡，意切戴盆。大一统于舆图，永固无为之化。协六律于乐府，宁闻太乙之歌。（王禕（一）《王忠文文集》卷九）

（一）王禕字子充，义乌人。《明史》卷二八九有专传。禕生于元末，隐居青岩山，禕虽为明臣，然其生大半皆在元朝。此篇文章，虽无著成年代，余意其必在至正初年，佛郎国献马稍后一二年之间也。《四库全书·王忠文文集》谓为禕练习作文时所作。尤可证明此为至正初期之作品，不得谓为明代文章也。

至正九年，脱脱子加刺张与太子爱育失黎达膺同嬉戏。太子使加刺张负己，作老鸦声，旋绕殿墀三匝。已而复使加刺张作老鸦，而已负之，亦三匝。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长也。奴婢不敢使使长负。”帝子怒挞之，啼哭之声，闻于帝。帝问之曰：“谁哭耶？”左右曰：“脱脱子加刺张也。”问何谓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

对。上喜曰：“贤哉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脱脱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颔之。会佛郎国进天马，黑色五明。其项高如下钩，置之群马中，若橐驼之在羊队也。上因叹羨曰：“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郎国马。皆世间杰出者也。”祁后阴使人走甘州召脱脱，至京师，见帝。遂复以为相。（《庚申外史》）

至正丁亥（至正七年，即公元一千三百四十七年）冬，寓京口乾元宫之宝俭斋。适毘陵监郡岳忽难^{（一）}、平阳同知散竺台偕来访。自言在延祐间（公元一千三百十四年至一千三百二十年）忝宿卫近侍，时有佛曷国使来朝，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处，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地有水银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国人取之之法，先于近海十里，掘坑井数十。然后使健夫骏马，驰骤可逐飞鹰者，人马皆贴以金薄，迤逦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则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后赶上。行稍迟缓，则人马俱为水银栏没。人马既回速，于是水银之势既远，力渐微。却复奔回，遇坑井，则水银溜积其中。然后其国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银也。其地又能捻毛为布，谓之梭福。用密昔丹叶，染成沉绿，浣之不淡。其余氍毹锦叠，皆常产也。至正壬午间，献黑马，高九尺余，鬣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产。来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据马黎

诺里记载由起程至北京凡四年),过七渡海(二),方抵京师焉,岳监郡竺同知既别去,仆书而记其说,是岁十一月十九日也。(朱泽民《存复斋文集》卷五。陈继儒转录此节于其所著《偃曝谈余》)

(一) 岳忽难即 Yuhannan 之译音。基督教徒之名。罗马教皇专使东来,岳忽难得知之,诚无足奇也。

(二) 元顺帝给教皇谕旨,有“七海之外”一语。中国诸家记载,亦有“七渡海洋”之语。所谓七海者,何海乎?梅诺脱谓为阿拉耳(Aral)、甲斯便(Caspian)、阿索甫(Azov)、黑海(Black Sea)、玛摩拉海(Sea of Marmora)、多岛海(Archipelago,又名爱琴海 Aegean Sea)、地中海(Mediterranean)凡七海。南宋时,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Edrisi)记大洋(Great Ocean)之外,亦有七海。支那海(Sea of China)、红海(Red Sea)、青海(Green Sea,即波斯湾)、大马色克海(Sea of Damascus,即地中海)、威尼斯海(Sea of Venice)、滂突斯海(Sea of Pontus)、卓尔章海(Sea of Jorjan,即里海)是也。第九世纪时阿拉伯航海家,亦谓由巴斯拉港(Basra)至中国,须过七海云。凡此皆不过言其悠远,未必有若何科学意义也。

二九 约翰柯拉及其著作

约翰柯拉(John de Cora)者,驻波斯国孙丹尼牙城(Sol-

vania)总主教也。著有《大可汗国记》(The Book of the Estate of the Great Coan)。原书为拉丁文,在甚早时期,即有依勃雷(Ypres)地方高僧长约翰(John le Long)译成法文。今代各书所传者,皆译自法文。而拉丁文原本,则久已散佚。约翰柯拉籍隶意大利甘勃那省(Roman Campagna)柯拉邑。为多密尼根派僧人。以一三二九年(元文宗天历二年)八月九日,受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之命,为波斯国孙丹尼牙地方之总主教。孙丹尼牙城在可疾云(Kazvin)及赞章(Zendjan)(二名皆见《元史·西北地附录》)二城之间,古代米底亚国(Media)境内,为一三〇五年时(元成宗大德九年)旭烈兀(Hulagu)之曾孙鄂尔介都(Oldjaitu)所建。《大可汗国记》约作于一三三〇年左右。作者自一三〇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在东方,尝为调和亚美尼亚教堂与罗马教堂事,颇著勤劳。久与异教之人相处,故东方情形最为熟悉。亚洲西部各国之战争,皆身亲其境。尝至印度洋索柯脱拉岛(Socotra)。又尝求基奴亚水师,击败上耳其人数次。曾否亲至中国,无从考知。惟据《大可汗国记》所载约翰孟德高维奴葬时景况,似曾亲临其役也。

法文译本《大可汗国记》尚有写本二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又有一种在《棉东丛书》(Cottonian Collection)内。一五二九年(明世宗嘉靖八年),法文译本始在巴黎刊布。晚近法人贾凯(M. Jacquet)又将法文译本,在法国《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 Vi, pp. 57-72)上,刊印一次。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法人巴克尔(Louis de Backer)著《中世纪极东诸国记》(L'Extreme Orient au Moyen age)一书,出版于巴

黎。《大可汗国记》见该书第 335—346 页。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英人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一书，复据法国《亚洲杂志》贾凯所刊印者，译成英文。见第二版《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89—103 页。余今又据玉尔之英文本译成汉文。约翰柯拉亦教会中人。藉其果曾亲至中国，亦必以教务而来者也。

三〇 《大可汗国记》

一、 国中政治

契丹国人可汗者，世界所有国王中最强者之一也。国内贵人，皆共臣下，须敬礼之。阿力麻里城（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皇帝，及包赛（Boussay，《元史》作不赛因）皇帝，月祖伯（名见《元史》）皇帝，亦皆臣属大可汗。三帝每年贡献大可汗生虎、豹、骆驼、鹰、鹫及大宗珠宝。盖三帝皆承认大可汗为其君长也。三帝皆有威有势。昔月祖伯皇帝尝与包赛皇帝失和宣战，月祖伯征集兵马至七十万零七千人，而国中仍不觉有人丁缺乏之虞^(一)。藩臣如此强盛，则大可汗之威力，即可以思过半矣。

（一）此战似即波斯史家瓦萨甫(Wassaf)所记公元一三一八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不赛因与月祖伯之鬪也。月祖伯大队骑兵，侵掠波斯北境，每兵带马三匹，大掠打

耳班(Darband)附近而去。

大可汗国号契丹(Cathan), 或曰契塔(Cathay)。国境起自极东, 直至大印度(Inde the Greater) 而止。直线向西, 须行六阅月方毕。

国内有汗八里及喀绥(一)二大城。境内大小臣民, 皆为大可汗之庸役奴仆。大可汗君临之下, 人民顺之畏之。事无大小, 不敢抵抗或干犯禁令。尝有显王某, 战阵时违法当死。大可汗赐诏令斩之。王接诏, 虽在所部之前, 即时跪下, 引领就戮, 莫敢支吾。大可汗待遇臣下, 大小高卑, 皆秉大公, 不稍偏歧。

(一) 即《马哥孛罗游记》京师 Kinsay 转音。南宋之都城, 今浙江杭州也。

每年三月朔日, 即彼国元旦日(一)。大可汗于是日衣紫袍, 全身盛饰金银宝石, 出受臣民朝贺, 人民始得一睹天颜。见大可汗, 则所有臣民皆下跪。俯伏而拜曰: “此乃地上老佛爷(原文作天主, 今改作老佛爷以符中国称呼), 能富贵我, 给吾民以和平与公道也。”大可汗人极仁慈, 怜爱臣民。无论何人, 皆以至公之道待之。凡有请求, 无不应许。虽囹圄中囚犯, 亦施以恩惠。惟殴打父母, 伪造钞币及毒死他人者之三种人, 大可汗断不宽宥也。

(一) 阴历元旦, 大抵在阳历二月间或正月下旬, 不

致迟至三月朔日，此处恐传闻有误。

元旦日，大可汗赏赐臣民金银宝石甚丰。虽最小之恩赐，亦值黄金一巴力斯姆（balisme，重量单位之名），甚至常有值至……（原文此处阙数目字）巴力斯姆者。每一巴力斯姆，值黄金一千佛罗林（Florin，约值今英金五百镑）。

大可汗慈悲为怀，故常储积各种粮食，如米麦谷黍之类，以待饥馑。国中仓廩，难以数计。凶荒时，大可汗命将各仓积谷，半价出卖。故虽至凶之年，亦不惧有饥馑之患也。大可汗代天主爱育黎元，常厚施舍。病而不能求食，或贫至不能自贍，或举目无亲友者，大可汗皆代为设法，周济其急。举国人民，无有不受大可汗之惠泽者。横征暴敛，则更所未闻。大可汗之财富来自各种赋税，言之可信也。大可汗有甚多宝库，皆满贮金银珠宝，以及各种珍贵之物，犹以在各大城邑者，为尤富也。

境内各城邑间，皆有邮差居所。邮差或步行，或骑马，腰股上系响铃，为皇帝递送公文。行近站时，则将腰上响铃振之，声达站中。站内人闻之，亦如此预备。接到公文，即再行火速奔驰，递往别站。如是而递至全国各地，昼夜不停，至送达目的地为止。虽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皆可于十五日內知悉之也。待遇

使臣礼节，尤为优渥。在其国内，无论来去，皆供给所需。

二、契丹国教皇

契丹国亦有总主教，如吾国之有教皇也。彼人称之为大脱鲁修斯^(一)(Grand Trutius)，亦臣属大可汗，尊大可汗为君长。然大可汗礼遇崇隆，班在他人之上。皇帝出，则与帝并肩而坐。有所需求，皇帝无不应准^(二)。大脱鲁新(Grand Trucins，此字与大脱鲁修斯为同一字，惟拼写略异。)常削顶剃须，戴红冠，衣红袍，统领全国僧尼为其教宗师。有不守教规，不遵号令者，大脱鲁新可改正之。大可汗不干涉其权。僧侣之中，亦有牧师、主教、方丈等名目，皆隶大脱鲁新。

(一) 此名不知何来。玉尔谓由大和尚三字而讹误。恐亦未必也。

(二) 《元史·释老传》世祖时，即尊番僧八思巴为帝师。及卒，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国中各城市，皆有僧庙尼庵，各依教规而居，听大脱鲁新之号令。举国之中，无一城一市无庙宇。甚至一城有八九以至十余庙寺者。每寺中，至少亦有二百僧人。人极富裕，故能施舍，礼敬天主。生活有序，朝起祷神，终日敬神七次。寺内有钟，以铜铁铸成，状类

密封之车顶，定时撞之。人尚贞节，教师僧侣皆不娶妻，崇拜偶像。偶像有多种，其上有四神，四神皆以金银雕塑^(一)，立于诸像之外。四神之上，又有大神，统辖所有大小神像。

(一) 恐即俗语所谓四大金刚。

三、契丹国风土。

契丹国人口殷众。都市大于巴黎及佛罗伦斯者，不一其数。人烟稠密之地甚多，至若小城市，则更不可以数计。草场牧地亦甚多。香甜草本，亦皆有之。国中大江河，湖泽甚多，面积之半为水。地狭人众，故水上亦多人居。其人在船上建木屋。故可浮家水上，由此省以达彼省，贸迁有无。商人全家妇孺及家庭应用什物器具，皆载之于舟上木屋。有终生生活于水上者，水上家庭之妇女所作事业，与居陆上者无稍异。若问其人生于何处，则无可回答，仅告以生产水上而已。水陆人口，皆甚殷众。国中牲畜，不足以供食品所需，故由外国输入者甚巨，而国中肉价亦昂。惟其国产米、麦、大麦等，各种谷类，颇丰裕。大可汗每年收贮谷类甚夥，藏之仓廩，以待凶年，如上所言，米则每年可收获二次。

国中不产油橄榄及葡萄酒^(一)。所售者，皆输自外国，故价值甚昂。然其人自米中，可制油酒，各种水果

皆丰，惟榛则无之。产糖甚丰，故价亦至廉。

(一)《神农本草》已有葡萄。盖汉前陇西已有，惟未入关。至汉武帝时，张骞使西域，带来蒲陶实。《史记·大宛传》言天子始种苜蓿、蒲陶。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大宛酿酒之法，张骞当时亦必传来。此节记元时中国尚无葡萄酒，不能不怀疑。《汉武帝内传》有“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之句，尤可证明中国以前有葡萄酒也。

国强大而升平，除皇帝卫兵及保护城邑之军队以外，无敢携带兵器及煽动战争者。包赛皇帝国中(即波斯)产树。其皮中有白汁流出，状类乳，味美而甘，人民取以为饮。又有以制食物，所产甚多，大有益于其地之人也。由树身或树枝割之，皆有汁流出。汁之色味，与酒相似。又有树产果，大与榛实相仿，或类圣格拉湘(一)(St. Gratian)之果。果熟，国人取其实。实类麦粒，以制面包面条，人皆嗜食之。

(一)亨利玉尔谓圣格拉湘之果，不知究为何物。圣格拉湘之祭日即十二月十八日。

四、汗八里及喀绥二大城之治理

此二城甚大，名驰宇内，每城周围有三十迈耳。居民甚众，据确实调查，即保卫汗八里治安之军队，人数

已达四万众矣。喀绥（即京师之转音，今杭州）城内，居民更众，商业繁盛，故军队数目，亦较为多。国中四方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俱备。城中有萨拉森军队（即回教徒）日夜巡防。

五、 国中所用货币

大可汗制纸币，每张中央有红印，四周有黑字。纸币价值大小，视中央红字为定。有值一格罗脱（Groat）者，有值一代尼耳（Denier，即古代意大利各地所用货币之名）者，币价多少不等。金银货币之价值，亦依纸钞为定。

其国货物种类，较罗马巴黎为多，蕴藏金银宝石尤富。盖凡外国商贩来其地贸易者，辄留所带金银宝石于其国，而携归其地所产调味香料、丝、绸、缎、金衣等物。诸物出售至多。

皇帝专有纸币仓库，宽宏非凡，见者皆为惊讶。纸币腐旧，不堪行使，则携至国库守库官处。官见纸上红印或皇帝（原文此处书作国王，今改作皇帝以符上文）之名，已不可见，则换给新币。每一百另收手续费百分之三。朝廷赏赐，亦皆以纸币付给。

六、 人民生活状况

国中人民，装饰华丽，生活富裕。金银丝绸虽多，而麻布则稀。故虽衬衣，亦皆以丝为之。衣服则以鞣

鞞布、花绫缎及他种锦绣材料制成，时饰以金银宝石。衣袖长至能掩指甲。各种零星食物，甚多以竹笋制成。笋粗而大。人食各种兽肉，遇大宴会，则杀骆驼，以其肉入席，依土法烹调，其味至饕。鱼类甚多，他物品亦无不有。上方所言各种食物，皆用上法烹调，亦如他民族之各自有食法也。

七、葬法

儿童生，父母详记其时日。及死，亲戚朋友，为制糊纸之尸架，盛饰金银，置尸其上。尸旁，置没药及香。次将尸架置车上。死者亲友挽车至特别预定地点，将尸及车架一切等物，举火焚之。盖以为火者，能炼黄金。举火焚尸，则尸体秽恶，亦可洗净，俾以后可以清洁之身，再投生于世。尸体既焚，亲属归家。制死者之像而供之。像藏专室，每年逢死者生日，则于像前焚伽罗木香及他种芳馥之香，以志不忘。

八、国中小级僧人状况

汗八里城有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者，小级僧人，教皇克莱孟派往其国之专使也(一)。总主教在汗八里城内建小级僧教堂三所(二)。各所相距皆有二里格(Leagues, 合中国二十里)总主教又在刺桐城建教堂二所(三)，刺桐临大海。距汗八里可三月行。有小级僧人二名，在两教堂内充主教。其一为排鲁几亚之安德鲁

(Andrew)。其他即佛罗伦斯市之彼得^(四)(Peter)也。总主教约翰于其地收得耶稣基督信徒甚众。总主教为人正直坦白，人神喜悦，尤见宠于大皇帝陛下。总主教及其信徒有所需求，皇帝无不为之设法供给。信异端者及基督教徒，皆爱重之。设无疑思脱里派徒之阻碍及为害，则全国必已改奉加特立派正宗基督教矣。聂派教徒，阳奉基督而实乃邪恶之人也。

(一) 孟德高维奴乃教皇尼古拉斯第四世所遣者。此处记载有误。

(二) 据孟德高维奴之遗札，北京城内，仅有教堂二所，而此处言有三所。其第三所，必在一三〇六年后建成者。

(三) 鄂多立克《游记》亦载刺桐有教堂二所。安德鲁遗札亦言有二所。一三四六年，马黎诺里过刺桐时，增至三所。

(四) 彼得乃一三一一年教皇克莱孟第五世派往远东襄助约翰孟德高维奴者。见上文。

总主教费尽苦心，欲使聂派教徒服从罗马教会，明告彼等，若不服从，则彼等之灵魂，将不能拯救矣。缘此聂派叛教者，皆恨之切齿。

总主教为人，天人悦服。不幸已离尘世。葬时，四方基督教徒及信异教者，皆群来为之执紼。来宾之众，

几不可以数计。异教徒皆衣其地风俗上之丧服。基督教徒及信异教者，争取总主教遗留之衣服，归作纪念品，备极虔敬。依基督信徒之法，以最荣誉仪礼葬之。至今尚有人抱极大之热情常往墓地致祭。

九、 国中聂派叛教者之状况

汗八里城内有叛教者甚众，号曰聂思脱里派徒。其人皆守希腊教会礼节，不从罗马教堂，崇奉异派。加特力派基督教徒之服从罗马教堂者，皆深为所恨。当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在城内，为小级僧人建筑教堂也，聂派教徒辄于夜间潜往毁之，或竭其能力加以各种妨碍。惟对总主教，或其所辖僧人，或其所洗教徒，以皇帝陛下爱悯保护之故，尚不敢公然加害。

聂派教徒，居契丹国境内者，总数有三万余人。皆雄于资财，惟甚惧正派基督教徒。其派教堂皆整齐华丽，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古先圣贤。其人代皇帝举行各种祈祷，故常得享受特权。若其人能与在该国之小级僧人及良善基督教徒共同合作，则全国人民及皇帝陛下，皆已久奉基督矣。

十、 大可汗对基督教徒之恩眷

大可汗待遇国中基督教徒之服从罗马教堂者，恩眷至为隆渥。资助一切所需，其为皇帝所矜念爱护可知也。教徒有请求皇帝供给教堂十字架圣殿，以祀耶

稣基督者，皇帝无不欣然许诺。惟帝亦转求代为祈祷天主，祝使圣躬康健。尤以说教时，须代为之。皇帝允许并鼓励基督教士往信异教者之浮屠寺(Vritranes)中，说天主大道，又使信异教者往听基督教士之说道。信异教者亦皆乐往，常表示虔信之诚心，解囊施舍以助。基督教徒有需救助者，皇帝陛下即遣其臣仆急周济之。

关于鞑靼最上皇帝，大可汗国之治理，论述至此为止。（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89—103页）

三一 西班牙驻阿力麻里城 传教士巴斯喀尔

巴斯喀尔(Pascal)，西班牙维多利亚城(Vittoria)人也。幼入圣方济各教会，及壮，被遣往中央亚细亚察合台汗国阿力麻里都城宣道。瓦丁(Wadding)《圣方济各教会史》第七册，有巴斯喀尔事迹及遗札一篇，极有兴味。阿力麻里(一)城遗址，在我国领土之内(二)。凡巴斯喀尔遗札谓阿力麻里城教会归东方契丹国总牧师管理区统辖。是则阿力麻里城教士仍受北京总主教之指挥。巴斯喀尔遗札不能不收罗者，亦此故也。

(一) 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阿里马。耶律楚材《西游录》亦作阿里马城。刘郁《西使记》作阿里麻里城。中世纪欧洲人之著作，皆

拼为 Armalec。回教著作家皆写作 Almalik。《西游记》谓土人呼果曰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西游录》谓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名。法国库儿退 (M. Pavet de Courteille) 及英国莱登 (J. Leyden)、爱斯京 (W. Erskine) 三人皆尝翻译《巴伯儿史记》(Baber Nameh) 亦皆谓城名乃突厥文苹果树林之义也。

(二) 阿力麻里，徐松、丁谦及法国克拉勃罗德 (Klaproth) 皆谓在伊犁河支流阿里玛图河上。克谓近今库儿葛斯 (Kurgos) 村。三氏之说，是否确当，尚未可据为定论。惟徐丁二氏，谓即由阿里玛图之音而来，则误矣。阿力麻里为城名，阿里玛图为河名。二者不可混合。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已分辨明白，无须余之多赘也。清高宗敕改《元史》西北地阿力麻里为即阿里玛图，武断妄说甚矣。据考察，阿力麻里或即固尔札旧城。固尔札 (Kulja = Kuldsha = Kuldja) 新城汉名宁远。回城在惠远城东南九十里，乾隆二十七年筑，名宁远城，回众居之。垣高一丈六尺，周四里有奇。门四，东景旭，西环瀛，南嘉惠，北归极 (见祁鹤泉《新疆要略》卷之二)。新旧城皆在伊犁河畔，旧城在上游，距新城约二十六以至二十八英里。

巴斯喀尔初在西班牙国维多利亚城某寺内充教士，受命往阿力麻里传道。一三三八年 (元顺帝至元四年) 八月十日，尝由该城寄书维多利亚友人，报告情形。

书发后，未及一年，巴斯喀尔为回教徒所杀。马黎诺里于其死后一年，奉使往北京，过阿力麻里城，亦得悉其事。故于

其《奉使记》中，有表旌之语。约翰文透吐尔 (John of Winterthur) 《宗教史》亦载之。意大利皮撒市 (Pisa) 人巴拖罗谋 (Bartholomew) 在十四世纪末叶，著《圣徒传》，亦详记巴斯喀尔死义情形。所记与瓦丁无多出入。其言曰：

一三四〇年 (元顺帝至正元年)，在契丹牧师管理区，一名鞑靼管理区内之鞑靼中央帝国 (Middle Empire of Tartary) 阿力麻里城，有下方所列诸小级僧人为信守死义：阿力麻里城主教李嘉德 (Richard)、亚历山大港人佛兰锡斯 (Francis)、西班牙人巴斯喀尔 (Pascal)、勃洛文斯省 (Provence, 意国北部) 人雷曼德 (Raymond)。以上四人皆在职僧人。又亚历山大港人劳伦斯 (Lawrence)、勃洛文斯省人彼得 (Peter)，皆俗人修道之士。印度黑人约翰，隶圣方济各教会第三级，曾受诸僧洗礼，崇奉基督正教，悉同时被难。诸人初皆蒙其国皇帝优待。帝尝有痼肿，亚历山大港人佛兰锡斯为之祈祷医治，乃得愈。因是帝延之为御医，以父礼事之。赐诸僧土地及特权。又允许诸人在国中自由传教。更以其七岁幼子，从诸僧受洗礼，取名约翰。不幸昊天不吊，帝出猎，为奸人所毒，四子亦皆为戮。奸人阿梨算端 (Alisolda) 乘机篡位。阿梨亦皇族，信回教。素耽放鹰走马行猎。阿梨既即位，令国中受诸僧洗礼为基督教徒者，须悉改奉回教，有违令者，杀毋赦。诸僧悉不遵令，故皆被缚，系于一绳，游街示众。为暴民所殴辱，唾面詈骂，拳足交加，割去耳鼻，切断手足，终乃梟其首。

阿梨在位不久即被杀，宫殿被焚。以上诸僧，皆卒于一

三四〇年。圣约翰巴不铁斯忒 (St. John Baptist) 祭日。时哲拉德鄂多 (Gerard Odo) 为小级僧领袖也。

瓦丁书中死去诸僧名单。略异于巴拖罗谋上方所云。瓦丁书中无雷曼德之名，而另有摩德那省基奴亚商人威廉 (William of Modena) 者，为义愤所动，亦同时被害。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亦无雷曼德之名，并谓劳伦斯为安柯那 (Ancona) 人，死义之基奴亚商人，名基洛脱 (Gilott) 云。甘姆思 (Gamis) 记李嘉德为法国东部白根对省 (Burgundy) 人。一三三八年 (元顺帝至元四年) 教皇班内狄德十二世 (Benedict XII) 任为阿力麻里城主教，一三四二年 (至正二年) 死。

十四世纪初半，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西部都于撒麻耳干，治理阿母河以北诸地，东部仍都于阿力麻里。两部皆篡夺相寻，祸不旋踵。君既时易，故国家政策，亦时变改。一三三三年 (元顺帝元统元年) 依宾拔都他 (Ibn Batuta) 尝晤答儿马失林 (Tarmeshirin) 汗。阅二年，拔都他得闻答儿马失林为布丹汗 (Butan) 所废。布丹汗待基督教徒及犹太人甚善，而虐待回教徒。拔都他《游记》尝载之。布丹汗在位不久，为金克失汗 (Jinkshi) 所废。金克失亦与基督教徒相善。一三三八年 (元顺帝至元四年) 罗马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有国书致察合台国金克失汗 (书中作强西 Chansi)，谢其优待基督教徒及礼遇往汗八里之总主教尼古拉斯。又一书致金克失汗之大臣，道及赐地建教堂事。金克失为也先帖木儿所废。也先帖木儿又为阿梨算端所废。阿梨乃窝阔台之后裔。阿梨又为喀藏所废。巴拖罗谋所记以父礼事基督教僧佛兰锡斯者，必

即也先帖木儿。马黎诺里在阿力麻里所遇中央帝国皇帝必即喀藏。喀藏待基督教徒甚善。(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31—35页)

三二 巴斯喀尔之信

亲爱之神父诸君赐鉴：君等谅已知悉余离君等后，偕僧脱兰斯托那(Friar Gonsalvo Transtorna)先至阿维南城(一)，次至阿息西(Assisi)，欲仗圣父之灵，取得赦免利益也。又次由威尼斯乘巨舟，下阿德利亚的海(Adriatic Sea)。经过滂突斯海(二)(Pontus)时，见左岸为斯科拉芬尼亚(Sclavonia)，右岸为突厥(Turkey)。至希腊国君士旦丁堡附近格拉他(Galata)地方登岸，访晤驻东方契丹国总牧师(三)。次又换乘他船，渡黑海，海深不可测。既渡，抵可萨利亚(四)(Gazaria)。其地隶鞑靼国(五)北方总牧师管理区。次又渡一海(六)，其深亦不可测。至塔那(七)(Tana)登陆。

(一) 古代罗马教皇驻地。

(二) 今名马摩拉海(Sea of Marmora)。

(三) 契丹国总牧师此时何故驻于君士旦丁堡实不可解。

(四) 今克里米亚半岛。

(五) 中世纪欧洲人称钦察汗国以是名。

(六) 阿索甫海(Azov)也。

(七) 中世纪欧洲之游历家所记，有塔那港两处。其一在阿索甫海滨。其二则在印度西海岸孟买市之北。

余之同伴皆迟到，余乃先与希腊人数名乘车往萨雷城^(一)(Sarray)。余到后，同伴者亦随至。彼等复与僧人数名，更先行至玉龙杰赤^(二)(Urganth)。余初亦欲随行，惟再三思虑，乃决意留学其国语言文字后再前行。幸获天主之助，不久余即能操可曼尼亚(Chamanian)语(即钦察语)，识畏吾儿文(Uigurian Character)。盖鞑靼(即钦察)、波斯(即伊儿汗国)、迦尔底(Chaldaeae)、米底(Medes, 即察合台汗国)及契丹(Cathay)诸国，皆行用此二国之语言文字也。嗣后，余之同伴者皆归自玉龙杰赤而回西班牙。余以不欲辱负教皇之任命，故毅然独身留此。盖吾闻之，凡来此方传教之僧人，所享权利与往耶鲁撒冷者相同。不论生时或死后，皆能得赦免全身罪恶。守道至终者，必能得人生莫大荣誉也。

(一) 萨雷城为钦察汗国之都城，拔都大王所建，在窝尔加河北支阿克吐巴河(Akhtuba)之左岸。(拍拉斯Pallas)记窝尔加河沿岸有两处，皆可为古代萨雷城之遗址。其一在窝尔加河正流与阿克吐巴支流交汇处，地名柴莱

甫博德(Zarefpod),地势平坦,硗鹵不毛,距里海二百四十英里。其二在赛里脱伦诺果罗独克(Selitrennoi Gorodok),在窝尔加河之下流。第二处似与裴哥罗梯(Pegolotti)《通商指南》所言由靖塔昌(Gintarchan)至萨雷乘船一日可至者相合。阿拉伯诸地理家谓萨雷城距里海二日程,似亦指第二处而言。萨雷者,蒙古语宫殿也,城市甚大。依宾拔都他谓彼尝于晨起,步行穿城,至过午尚未完。面积宽广,可以想知。萨雷城尝二次为帖木儿攻陷。一三九五、六年间(明太祖洪武二十八九年)为帖木儿完全摧毁。(见《马哥孛罗游记》序言第二章注一)

(二) 玉龙杰赤名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一六年。《圣武亲征录》亦作玉龙杰赤。《元朝秘史》作兀龙格赤。《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有帝亲征,至赛马尔堪与其主札拉丁战于月亦心揭赤之地。赛马尔堪即今萨马尔罕(Samarkand),月亦心揭赤当作月恋揭赤,亦心二字,乃恋字行书之误。玉龙杰赤今西人拼作 Urghandj。阿拉伯地理家多称作教家尼(Jorjaniah = Djordjanieh),多桑《蒙古史》谓玉龙杰赤为蒙古人之名,恐亦不确。蒙古人亦不过闻之于中央亚细亚土人耳。马黎诺里奉使东方时,尝过其境。一三八八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为帖木儿夷平,然不久复兴。其城古为花刺子模国都城。属基洼汗国,跨阿母河(Oxus)两岸。有桥连络之。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城为蒙古人所毁。所余者,仅工匠若干,皆移送蒙古。后百年,似恢复旧观。吾人读裴哥

罗梯《通商指南》及拔都他《游记》可以知矣。后阿母河改道，玉龙杰赤遂一蹶不复振矣。一五五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英国人任金生(Anthony Jenkinson)至其地，仅数百家上屋村庄而已。任金生书中称之为Urgence。玉龙杰赤新城在旧城东六十英里，位于阿母河今道岸上，为基洼汗国商业中心点。

语言闲熟后，得天主之佑，时讲演真道于萨拉森人及背叛基督正宗而入歧途者(似指聂派教徒)皆不须舌人传译。嗣余接总牧师来函，谓余须服从其命令，继续行程至目的地，以尽责任。

余留萨雷城一年有余(一)。此城在鞑靼国，北方总牧师管理区内，居民皆萨拉森人。三年前，有吾同教僧人斯德芬(Stephen)者，因宗教信仰为萨拉森人所杀(二)。余与数亚美尼亚人同登舟，泛底格里斯河(三)(Tygris)，沿瓦突克(Vatuk)海(即里海，又名巴库克Bacuk海)行十二日，而至萨拉齐克(四)(Sarachik)。由萨拉齐克雇骆驼而行。盖乘骆驼则其苦不堪。行五十日而至玉龙杰赤城。鞑靼(钦察)与波斯两帝国交界处也。此城又名胡斯(Hus)，城内有觉伯(Job)墓云。

(一)时萨雷城有基督教堂二所。一在城内，又一所名圣约翰，在城外三英里。巴斯喀尔即寄寓其一，无庸疑也。

(二) 瓦丁《教会史》第七册，记斯德芬事，甚有兴味。斯德芬·彼得瓦拉丁(Peterwaradin)人，隶圣约翰教堂。年甚少时，尝于一三三四年(元顺帝元统二年)为师傅所责，心有不甘，乃改信回教，后复悔之。还从基督，公斥回教于市肆，触怒回人，被焚死。

(三) 即窝尔加河。《马哥李罗游记》亦称窝尔加河以是名。盖中世纪人误信窝尔加河为即底格里斯河上流，入里海后，经地下而与底格里斯本身合。

(四) 鞑靼语小宫殿之义。在乌拉尔河口，距里海一日程。地位甚不佳。一五五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英国人任金生(Jenkinson)尝至其地。今日遗迹尚在。砖瓦皆硕大，墓塚累累，境外有昔时寨垒环之。四周约二三英里，迹在古里甫(Gurief)地方。

次余又乘骆驼车，与一群哈格林(Hagarenes)恶棍及摩诃末教徒同行。旅行队中，仅余一人为基督教徒。余之行程甚简，仅带一仆人而已。仆名青国(Zinguo)。幸得天主之助，终得抵米底^(一)(Medes)帝国。余在途间，所遭困苦纷至迭来，烦难万分，惟天主稔之而已。欲告君等而限于篇幅。鞑靼皇帝为异母昆仲所弑(指钦察国事)，大乱将起。与余同行之萨拉森骆驼商队，被阻途间，羁留萨拉森人城邑者多月。

(一) 即察合台汗国，又名中央帝国。地在阿母河以北，介于契丹及波斯之中，故又名中央帝国。瓦丁《教会史》

第七册，载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 (Benedict XII) 致察合台汗书，及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皆称该汗国为中央帝国。圣马克图书室 (St. Mark's Library) 所藏边洋科 (Andrea Bianco) 绘制之《世界图》亦称该汗国为 Imp. de Medio。《加塔兰大地图》上之称号，与巴斯喀尔此扎相同，皆作米底帝国 (Empire of Medeia)。《梅底修 (Portulano Mediceo) 图》谓阿力麻里 (Armalec) 为 Imperium Medorum 之都城。中世纪之游历家及地理家对于米底一名，皆不能清了，故有谓米底与波斯皆仍存于当世云。海敦 (Hayton) 谓米底包括曲儿忒斯坦 (Kurdistan) 及法儿斯 (Fars) 二省。克拉维局 (Clavijo) 谓在波斯本部及呼罗珊之中间云。

羈留既久，乃为萨拉森人讲真道数日于丛人广众之中，高扬耶稣基督之名，与其所传《福音》，揭露假圣人之奸伪欺诈行为。萨拉森人谛听后，有还声相诟者。而余声音洪亮，台下犬吠咆哮之声，为之掩混。仰仗吾真主耶稣基督在天之灵，吾不惧之。圣灵乃更给余福祥安逸。彼等待余甚善。当彼等之复活祭节(一) 请吾立于其教堂前讲演，因为圣节而四方之克的尼 (Cadini = Kadhi = Kazi, 回教中之主教也。回人法律宗教不分，克的尼掌理教务外，复负有为人排难解纷之责。在法律上，实又兼审判官之职务也) 及塔力西曼尼 (Talisimani, 回教中之僧人也) 皆来聚集。得圣

灵之指导，余与彼辈在其教堂辩论宗教及伪书《可兰经》，又及其教旨，凡二十五日。于此二十五日间，余每日仅得一餐。所食者，惟面包与水而已。

(一) 回人称曰拜拉姆(Bairam)，为回教人大节。基督教徒称拜拉姆为复活祭者，盖以在勒墨藏节(Ramazan)之后。而勒墨藏节则又称为回人之四旬斋(Lent，以在复活祭前四十日间之故)，回教徒则转称基督教徒之复活祭日为拜拉姆也。

幸得天主之佑，三位一体之说，得宣示其人。至终其人乃不得不承认其真确。每有辩论，辄能胜之。代耶稣基督及圣母教会扬眉吐气，争得光荣。以后此等妖魔小丑，又来欲引余入邪途，给余贿赂，许余美女姬妾，金银土地，良马牛羊，及世间各种之娱乐。然余迄不为动，每而斥之。其人乃群聚而掷余以石者凡二日。更时投火烧余面足，还有一段时间拔余须髯，欺凌侮辱。知余困苦，不负所托者，仅有天主而已。深信耶稣基督终能救我，故虽处穷境，而心仍泰然，不改吾乐。

幸逢佳运，余得安抵阿力麻里城。此城在米底帝国之中央，契丹总牧师管理区境内。计由玉龙杰赤、波斯(伊儿汗国)、鞑靼(钦察国)边界起，以至阿力麻里，全途间，余皆终日与萨拉森人为伍。所有言语、行动、衣服，皆遵耶稣基督而行。萨拉森人时以毒药供余，又

投余于水，饱余以拳，以及种种损害，有非一函书札所能尽述者。余深信天主能赦免余一切罪恶，及能使余得升天堂乐国，故虽受更苦境遇，甚至于死，亦非所恤。亚们(一)。

(一) 亚们，希伯来语，犹云愿所希望者皆实现也。

余将与君等永别矣。请为吾祈祷，并为所有传教者祈祷，为有志传教者祈祷。传教事业，可救护无数灵魂，至为有益，君等不必再思见余于西班牙。若来此方，或可一晤，否则将在天堂会晤也。天堂乃吾辈永久休息，安乐欢娱继承之处。救世主耶稣基督亦在彼也。

基督尝言，《福音》播布全世界后，则末日亦将至。余故在各国宣传《福音》。使有罪恶者，得见其罪恶，并告以救济方法。至使彼辈诚心感化，则仍惟天主宏力是赖也。

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圣劳伦斯祭日(八月十日)寄自米底帝国之阿力麻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册第81—88页)

三三 马祖常和赵世延

元代外国人入居中国者甚众，而以汉文文章著名者，当首推汪古部之基督教世家马祖常及赵世延二人。一九一九年，

鄙人居浙江台州黄岩县时，译注《马哥孛罗游记》至卷一第十九章，为审查佐治王(King George)之是否汪古部长阔里吉思，乃查《元史》中汪古人有专传者，是否有基督教徒之名，俾可与其部长同一宗教也。因察得每传中必可得有基督教徒之名也。《元史》卷一四三，有《马祖常传》，卷一三四，有祖常先祖《月合乃传》，《元文类》卷六七，有祖常所作《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自叙其家世。吾细察之，其中仅有曾祖帖穆尔越哥一名为蒙古人之名，汉式之名二十五人，余十四名悉基督教徒之名也。而多半则皆为通用之名，余则亦见之于《圣经》。把造马野礼属之名，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中，尤多见之。吾故断定马祖常奉基督教也。后至北京尝与陈垣等言之，垣初以为仅名字相同，不足信。余争以理论求有线索，非凭空臆造，且一篇之中，竟有十四名之多，事岂偶然。一九二三年，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时，乃发现更有力之证据五，可以证明余说之不诬。余实乐不可言也：（一）杨维禎《西湖竹枝集·马祖常小传》云：“马雍古祖常字伯庸，浚仪可温氏。浚仪者，开封。可温者，也里可温之省文或脱文无疑也。”（二）黄潜《金华文集》卷四三《马氏世谱》云：“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始来中国者，和祿采思。”聂思脱里即 Nestorius 之译音，和祿采思即《圣经》中 Horam Mishech 之译音。（三）《马氏世谱》云，祖常有族祖奥刺罕，杨子县达鲁花赤。据《至顺镇江志》卷十六，丹徒县达鲁花赤，马奥刺憨也里可温人，元贞二年六月至。其与奥刺罕同为一人，先后为杨子丹徒两县达鲁花赤无疑。奥刺罕为也里可温，祖常当然为也里可温。奥刺罕即 Abraham

之译音。(四)据《马氏世谱》祖常又有从诸父名世德，以国子生擢进士第，由监察御史，迁中书检校官。据余闾《青阳集》卷三《合肥修城记》云，马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温人。由进士第，历官中书检校，同一人也。世德为也里可温，祖常当然为也里可温。(五)元好问《遗山集》二七《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记金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扶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还。金太宗所遇，与《新约使徒行传》九章二节，保罗所遇相类。故由各种证据观之，马祖常之奉基督教，毫无疑义。

赵世延亦雍古部人。曾祖黥公(Tekoah)，祖按竺迩(Anthony)，父黑梓(Hosea)，叔彻里(Charles)，子伊噜(Julius)，皆基督教徒之名也。世延之奉基督教可与马祖常相等，毫无疑义。《元史》卷一八〇有世延专传。世延文章，传者甚少。据陈垣所见，有《南唐书序》、《京师东岳庙昭德殿碑》等碑，见《元西域人华化考》。

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有文集行于世。尝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以进。受赐优渥。文宗尝驻蹕龙虎台，祖常应制赋诗，尤被叹赏，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

世延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

至顺元年，诏世延与虞集等纂修《皇朝经世大典》。……世延历事凡九朝，扬历省台五十余年，负经济之资，而将之以忠义，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凡军国利病，生民休戚，知无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归于理。尝较定律令，汇次《风宪宏纲》，行于世。（《元史》卷一八〇《赵世延传》）

附：元代中国各地教堂考

元时在中国基督教各处之教堂数目，亦可于中西文书籍中略查悉之。基督教为欧西人所奉之教，其来中国之人士皆注意及之。故欲悉元时内地基督教堂情形，须于其时来华人士之记载中求之，而证以汉文书籍中，发现诸片章记载而已。元时，西方人士记载之最要者，为马哥孛罗《游记》、鄂多力克《游记》及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与诸教士之遗札而已。

直隶北京城内聂思脱里派教堂数目，无记载可考。惟据各种情形观之，当不少也。新来之加特力派圣方济各会于一三〇六年（元成宗大德十年）有教堂二所。至一三三〇年左右（元文宗至顺元年）增至三所。教徒六七千人。（据孟德高维奴遗札及孙丹尼牙总主教之《大可汗国记》）

直隶长芦镇（一）有基督教堂一所，教徒若干人。派别不明。（据《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六十章）

（一）《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沧州景城郡属县七，

中有长芦县，附近有盐山县。《金史》卷二五《地理志》沧州清池县领镇五，长芦其一也。

山西大同(一) 聂思脱里派有主教驻其地。(据卢白鲁克《游记》)元成宗大德时，加特力派有大教堂一所，壮丽比于王宫，为高唐王阔里吉思所建。(据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一遗札)大同迤西为汪古部旧壤，聂思脱里派最盛之地。《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六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大同之有基督教徒，《元史》亦明言之矣。

(一) 辽金时，皆称西京。元初亦仍之。

甘肃沙州(今名敦煌县) 户口中大半为拜偶像者，唯亦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及回教徒。(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章)教堂数目不详。

甘肃肃州 据马哥孛罗之记载，人民半为偶像教徒，半为基督教徒，其数之众，可以知矣。孛罗未详言其派别，然其为聂思脱里派可无庸疑。教堂数目不详。

甘肃甘州 人民有拜偶像者，有回教徒，有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在城内有教堂三所，建筑极为华丽。(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四章)甘州有基督教堂亦见于《元史》卷三八《顺帝本纪》：“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甘州府志》卷四古迹云：“十字寺元世祖祀其母别吉太后处，夏建，今大寺也。”大寺即大佛寺，在甘州城南门内进口西首。《甘州志》卷二云：“初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没，世祖使于十字寺

祀之。至是岁久，祀事不肅，故议定之。其礼未详。”盖太后亦在甘俎者。（见《甘州志》卷一六《杂纂》）世祖皇帝母即睿宗之元妃，据《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名峻鲁忽帖尼怯烈氏。《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纪》：“天历元年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所谓佛事，祈祷而已。据西方人记载，克烈部于北宋时即崇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世祖之母为怯烈氏。《文宗本纪》及《顺帝本纪》皆记后与也里可温及十字寺有关系。峻鲁忽帖尼似为后之蒙古式原名，而别吉则为基督教中妇人之名，其相当之西字原音为 *Beatrice* 或 *Bertha* 也。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定宗生母及旭烈兀大王之妃托占思可敦皆克烈部人，且皆奉基督教。故世祖之母，别吉太后之奉基督教可无庸疑。稽之西史，吾所言者确不诬也。霍渥斯《蒙古史》第三部第 206 页，旭烈兀尝与瓦儿丹（Vartan）私语云：“吾母亦基督教徒，吾心中最爱基督教徒也。”旭烈兀与元世祖乃同胞兄弟也。

甘肃额里折（一） 其地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据《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七章），教堂数目不详。

（一）名见《元秘史》续二，即凉州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七章，作 *Erginul*。蒙古民族发音无 L 字母，凡有 L 字母者，皆用 r 字母代之，而对于 r 字母发音前，辄加一有音字母，如 a 或 e 或 o 或 u 等。故汉人之凉州 *Liang Chow* 依蒙人读法，应作 *Erichew*。至马哥孛罗之 *Erginul*，乃意大利人之拼法也。

甘肃鄯州（今西宁） 其地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据《马

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七章)

甘肃额里合牙(一) 其地人民大半为拜偶像者，亦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有教堂数处，皆建筑华丽。(据《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八章)宁夏为昔时西夏国之都城。西夏又名唐兀，又名河西。《马哥孛罗游记》载唐兀国各处有基督教徒，《元史》亦载之也。《元史》卷一二：“至元十九年十月，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小亚美尼亚亲王仙拍德致锡勃罗岛王及后书，谓唐兀人民多信基督教，仙拍德尝亲入其地教堂访观情形云。

(一) 名见《元秘史》续二，即宁夏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八章作 Egrigaia。汉人宁夏依蒙古人读音，应作如是也。今代阿拉善之额鲁特人，仍称宁夏为押里该亚，即额里合牙之转音。蒙古人仍称之为亦里该可屯(Irge Khotun)。

外套 外套在今鄂尔多斯北，黄河北岸诸地是也。唐时，其地为天德军，金元间，为汪古部牧地。《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作 Tenduc，即天德军之译音。汪古部崇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已见前文，其地人民似全奉基督教。汪古部名人见于《元史》者有三族：一为部长高唐王阔里吉思之族，二为马祖常之族，三为赵世延之族。此三族皆奉基督教。

新疆喀什噶尔 其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甚众，亦有教堂，唯数目不详。(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三章)十三世纪中叶，景教主教驻节表第十九区，即喀什噶尔也。

新疆叶尔羌 其地有聂思脱里派及雅各派(Jacobite)基督

教徒。(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五章)

新疆赤斤塔拉思(Chingintalas) 其地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二章)

新疆伊犁 伊犁一带,有圣方济各会天主教牧师驻劄,见巴斯喀尔遗札。

东三省 元世祖时,东三省为宗王乃颜之封地。乃颜为基督教徒,《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章及第五章,曾详言之。乃颜为强藩,全境内可征集人马至三十万众。马哥言:“乃颜曾受洗礼,为基督教徒。帅旗上有十字架以为标识。”乃颜败后,世祖仍慰问基督教徒,不加谴责。乃颜既奉基督,其部下亦必皆从其主也。马哥孛罗在中国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尚未抵北京,罗马加特力派之基督教亦尚未输入中国。故乃颜以及所有同时之其他基督教徒,必皆聂思脱里派也。

山东临清州 清光绪十八年,在该处发现圣方济各会主教古塚。有墓石,谓葬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云。既有主教古塚,必有教堂也。

江苏扬州 马哥孛罗官扬州三年,而其《游记》未记扬州有基督教堂,盖当彼时,扬州必无教堂也。三十余年后,鄂多力克记扬州有圣方济各会小级僧之教堂一所,聂思脱里派教堂三所。三十年间之进步,可以想见矣。《元典章》卷三六:“延祐四年七月,行省准中书省咨。御史台呈,淮东廉访司延祐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御位下褥褥都苦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赐与功德酒段等,照得崇福院奏,奉圣旨奥刺憨驴,各与一表里段子,别无御赐酒醴。彼奥

刺憨者，阿温氏（此照原本，当作也里可温）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系扬州之豪富，市井之编民。乃父虽有建寺之名，年已久矣。今崇福院传奉圣旨，差苦思丁等起马四匹，资酒醴二瓶，前来扬州传奉圣旨恩赐。是乃无功受赏，为此本司今抄崇福院差札在前申乞照详。得此，据见申本台看详崇福院官当元止是奏奉御香，别无所赐奥刺憨酒醴，又不经由院宣徽院（掌酒醴），有违定例。后如有似此违例者，拟合依圣旨懿旨事意施行，仍令合干部分再行照会，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部省咨请依上施行。”（转录陈垣增订三版《元也里可温考》）奥刺憨即 Abraham 之译音，基督教徒常用之名也。至顺《镇江志》卷一六，丹徒县达鲁花赤马奥刺憨也里可温人，忠翊校尉，元贞二年六月至。《镇江志》所载者，与《元典章》所载者，实同一名，仅多一马字冠于名之前耳。聂思脱里派徒，人名冠马（Mar）字者尤多，故《元典章》之奥刺憨似为聂派教徒。鄂多立克《游记》所载聂派教堂三所，或即奥刺憨之父所建者。

江苏镇江《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七十三章《镇江府记》谓“此城有聂思脱里派教堂二所，建于耶稣降生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是年大可汗遣其臣名马薛里吉思（Mar Sarghis）者，来宰是邦。马为聂思托里派徒，治理此城凡三年。于此三年中，马在此城建基督教堂二所，至今犹存。马氏之前，此城无教堂，亦无基督教徒也。”马薛里吉思为聂派教徒通用之名。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叙利亚文亦见此名。《马哥孛罗游记》之马薛里吉思事迹，见于汉文书籍者甚多。其详可查陈垣《元也里可温考》。余今仅转录至顺《镇江志》关于马

氏建寺之记载于左:

至顺《镇江志》卷一四,元镇江府路总管府,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将军,副达鲁花赤。

同志卷一八侨寓类,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至元十五年,授明威将军,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因家焉。造七寺,见僧寺类。每岁贡舍里八,见上贡类。

同志卷九,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马利亚)灵迹,千五(当是三之误)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薛迷思贤,地名也。也里可温,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撒必为太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官名)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刺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赏赉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

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捨宅，建八世忽木刺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刺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县开沙，建打雷忽木刺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瓦结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场，始为大备。且敕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谨不可废。条示训诫，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因辑其所闻为记。”

同志卷九，寺观类。丹徒县龙游寺在金山，旧名泽心。阍五，曰万佛。翰林侍讲虞集为记。其文曰：“山有佛祠，始建于晋明帝时。梁武帝著水陆斋仪，亲至其寺行之。至宋真宗赐名龙游禅寺。国朝至大己酉，僧应深以天子之命主之，兼畀以马薛里吉思所据银山东西二院，且敕使修水陆大会，如梁之仪。延祐至治间，又两敕建会，如至大故事。于是应深

以辛酉之岁，即寺之右，建大阁焉。上严万佛之像，下肖罗汉之容，为位五百。

同志卷一〇，道观类，般若院在竖上山巔。至元十六年，木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即金山地建二寺，一曰云山寺，一曰聚明寺。至大四年，改为金山下院。锡今名。

集贤学士赵孟頫奉敕撰碑。其略曰：“皇帝登极之岁，五月甲申，诞降玺书，遣宣政院断事官泼闷，都功德使司丞臣答失帖木儿，乘驿驰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曰：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需日用物，以还金山。庚辰，宥降玺书护持。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十有一月，庚戌，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旨，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命臣孟頫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臣孟頫不佞，谨拜手稽首为文。”

同志卷一〇，原按，金山晋建武始立寺，名洋心。梁天监水陆法式成，即寺营斋。宋大中祥符改名龙游，赐江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任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建两十字寺西津冈巔。金山田地，为也里可温所夺。二十有七年，乃复得二寺为下院。三方辉炤，一峰中流，益以壮伟，乃作颂云云。

翰林学士潘昂霄又奉敕撰碑。略曰：“佛大矣，法门不二。如虚空，无来去。大千刹土，应缘而现，而其法门则一而已，宁有二乎？外此以为法，非吾佛所谓法也。金山占名利，屹乎

大江中流，胜绝天下。江南□(原阙)诸山南来，抵江而止。巉岩对峙，视中流之峰，脉理融贯，倾耸揖頤，若外护然。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者，给监郡符，势张甚。掇危峰秀绝之所，屋其颠，祠彼教，曰银山寺。营隙为侪类葬区。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皇践祚，敕宣政臣婆闍等，即寺故像撤去之，仿京刹梵相，朱金绀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应声长老，锡名金山寺般若禅院。举域一辞，归诚赞美。集贤大学士臣李邦宁奏宜文坚珉，示永远。翰林学士承旨臣且牙答思，承诏臣昂霄属笔。”（以上至顺《镇江志》诸条，清同治时，俄国总主教拍雷狄斯(Palladius)曾发见之，译刊于《中华纪事月刊》(Chinese Recorder)第六卷第108页。《元通制条格》卷二九，元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当是里之误)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出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么道，教爱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么道。圣旨有来，俺商量来，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稅，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

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类，侨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也里可温二十三(录事司一十九，丹徒县三，金坛县一)。口一万五百五十五，也里可温一百六(录事司九十二。丹徒县七，金

坛县亦七)。軀二千九百四十八，也里可溫一百九(录事司一百二，金坛县七)。軀者，才身无家，寄居于人者也。侨寓者，他郡人寄居此郡者也。(解说据陈垣《元也里可溫考》)

浙江杭州 《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七十六章，记杭州有聂思脱里派徒教堂一所。鄂多力克《游记》第三十二章，亦记杭州有基督教徒，惟未言教堂数目并谓教徒仅路过者耳。上方至顺《镇江志》梁相《大兴国寺记》谓马薛里吉思并在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马哥孛罗所志之教堂一所，必即大普兴寺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六城内胜迹，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应作十字)寺基也。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废。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谢丕建祠以奉晋赠太傅谢安、宋赠太傅谢深甫、皇明赠太傅谢迁者。康熙《钱塘志》卷一三，祠庙，谢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址。嘉靖间，吏部侍郎余姚谢丕建。祠址旧颇广阔，规模宏敞。明末兵燹后，没归他姓。裔孙州同谢秉公捐贖还。虽不敌昔时什一，而榱桷聿新，时论称之。中有题额，长洲文征明书。今谢祠亦久废矣。

浙江温州 《元典章》卷三三：“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溫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策先生诱化。”此节所谓掌教司衙门者，必主教或总主教驻节所也。何以必于温州立主教者，盖温州为元时通商七港之一，蕃人荟萃之地也。

福建泉州 《马哥孛罗游记》未记泉州有教堂及基督教

徒。盖元世祖时，泉州尚无其人故也。秦定时，鄂多力克过泉州，记其地有小级僧人教堂二所。一三二六年（泰定三年）泉州主教安德鲁遗札，亦谓泉州当时有加特力派教堂二所。至正六年时，马黎诺里过泉州，则记其地有加特力派教堂三所。盖于二十余年间，在泉州之教务必大盛也。

云南省城 《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十八章，谓云南户口亦有少许聂派基督教徒。惟有否教堂，则未明言。至颀《镇江志》梁相《大兴国寺记》，马薛里吉思至元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马薛里吉思常有志于推广教法。镇江既有所建寺二所，则云南之有聂派教徒，或亦彼之功也。

以上所言诸地，或在由北京出居庸关，经大同、河套、宁夏、凉州、甘州、肃州、嘉峪关往西域之路途间，或在由北京沿运河南下，泝钱塘江，过仙霞岭，下闽江，经福州而至泉州，由泉州泛洋往海外诸国之路途间，欧洲人元时来中国，或返欧洲，皆必经此二道也。元时中国内地教堂数目，必不仅此，特以当时欧人无记载，而中国各地志书，汗牛充栋，考古家尚未能一一查阅而已。

三四 汪大渊记印度与欧洲通商^(一)

甘埋里国^(二)，居西南洋之地，与佛朗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唎喃^(三)。其地造舟为马船，大于商舶。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栈，

渗漏不胜，梢人日夜轮戽水不竭。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四)。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五)，来商贩于西洋互易(六)。去货丁香、荳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椒之所以贵者，皆因此船运去尤多，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岛夷志略》卷下)

(一)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所著《岛夷志略》上下二卷，成于元顺帝至正十年，即公元一三五〇年。大渊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而游。书中所言，盖皆其亲见者。此节所记，乃印度西海岸与欧洲当时贸易之情况也。

(二) 甘埋里即《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八章之Cambaet。印度人又写作Khambativa，或作Kambayat。马黎奴萨奴拖(Marino Sanudo)作Cambeth。今西人皆拼作Cambay或Cambaia。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南毗国条作甘琶逸。公元九一五年(后梁末帝贞明元年)，阿拉伯地理家麻索提(Mas'udi)尝至其地，谓商业繁盛。马哥孛罗亦谓“商业甚旺，产蓝靛极多。善制胶布皮革。又由此国运出棉花甚多。其余货物种类，难以一一述之也。外国商人航船至此者极众。带来货物亦伙，以金、银、铜及铅粉为大宗。国无海盗，民人良善，以贸易及制造为业。”马哥孛罗同时人马黎奴萨奴拖谓其地为印度通商二大港之

一。江大渊同时人，摩洛哥之游历家依宾拔都他谓“市极繁华。市内回教寺构造坚固，美丽异常。外国富商所建居房，亦皆悦目”。十五世纪时，康梯谓市之四周，有十四迈耳。十六世纪初，其地仍甚繁盛，为印度最大埠头之一。今其地已荒芜。

(三) 此节之唎喃即《元史》之俱蓝。泉州及粤地人读喃如蓝(Lam)，例如《诸蕃志》之蓝无里，《元史》皆作南无里，《明史》作南巫里，实皆为 Lambri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一章) 或 Lamori (见鄂多力克《游记》第二十章) 之译音也。

(四) 大渊此节所言之马船，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九章。

(五) 佛朗即《元史》卷四〇《顺帝本纪》至正二年来贡异马之佛郎国，《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之富浪国。诸名皆为波斯语 Farang 之译音，欧洲之称谓也。《岛夷志略》此节所言，实即一千一百余年前之《后汉书》所谓“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诸语之再述而已。

(六) 此方所谓西洋，非今吾人所谓之西洋，乃明初郑和时代之西洋。详见张燮《东西洋考》。

古里佛(一)，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刺密迩，亦西洋诸国马头也。……珊瑚、珍珠、乳香诸等货物，皆由甘埋里、佛朗来也。去货与小唎喃国同。蓄好马，自西极

来，故以船载至此国。每匹互易，动金钱千百，或至四千为率，否则番人议其国空乏也。（《岛夷志略》卷下）

（一）汪大渊之古里佛即马黎诺里之 *Columbum* 之译音，俱蓝之别音也。自西极运马，其详可参观《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七章及其附注，又波斯瓦萨甫及拉施特二史家，亦记由波斯计施(Kish)运马至印度、马八儿、甘瑟逸及附近诸港情形。

三五 元代海外贸易及征税方法

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一)。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觶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时客舡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番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

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忙古剌言舶商皆以金银易香木，于是下令禁之，唯铁不禁。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并福建市舶司入盐运司，改曰都转运司，领福建漳、泉盐货市舶。二十三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铜钱。二十五年，又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番出巢。二十九年，命市舶验货抽分。是年，十一月，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漏舶物货依例断没。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一条。条多不能尽载，择其要者录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市舶司凡七所。独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为税。自今诸处，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凡金、银、铜、铁、男女，并不许私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于回帆之时，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舶船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违期及作弊者罪之。

三十一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元贞元年，以舶船至岸，隐漏物货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阅之。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唎喃（原作唎喃。唎字必唎字之误刊。唎喃即俱蓝）、梵答刺亦纳（Fandaraina）三番国交易。别出钞五万锭，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大德元年，罢行泉府司。二年，并澈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罢之。至大元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罢行泉府院，以市舶提举司隶行省。四年，又罢之。延祐元年，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番，官自发船贸易。回帆之日，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番之人，将丝银细物，易于外国。又并提举司罢之。至治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泰定元年，诸海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若夫中买宝货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献例给价。天历元年，以其蠹耗国财，诏加禁止。凡中献者，以违制论云。（《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一）《元史》记当时市舶司如是。元顺帝时，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亦略记中国市舶且有评论，吾今亦并录于此，备参证焉。其言曰：“中国法例，凡船欲开往外洋者，水上巡官及书记必登船来查。凡船上之弓手、仆役及水手，

皆逐一簿记后，方许放行。船归中国，巡官复来盘查，对证前记。若查有与簿记不符，或有失落者，则例须船主负责。船主须证明失者已死亡或逃走，或因他故，不在船中之理由。不然，则关吏捕之入狱。若无疏失，则关吏命船长开具详单，船上载有何货，价值共有若干。问毕，搭客方许登岸。至岸，关吏查验所有。若查有不报关，私藏之货，则关吏将一切货物及船舶概行充公没收。天下不平之事，莫逾于此。余足迹遍天下，信异教之国，以至奉回教之国，仅于中国见有此不平之事。在印度亦有类似于此者。然私货被查出之后，亦仅科以十一倍之罚而已。摩诃末苏丹在位时，除苛税并此亦废之矣。”（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四卷第 115—116 页）

三六 商人裴哥罗梯及其《通商指南》

法兰赛斯哥巴尔杜西裴哥罗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者，生于何时，卒于何时以及个人历史，皆无从知。吾人所知寥寥数条，亦仅自其书中摘出而已。裴哥罗梯尝充佛罗伦斯市(Florence)巴尔底公司(Company of the Bardi)之经理。一三一五年(元仁宗延祐二年)至一三一七年(延祐四年)间，充驻比利时安忒维泊港(Antwerp)该公司之经理。后调任伦敦。一三二四年(元泰定帝元年)五月起，至一三二七年(泰定帝四年)八月止，又充该公司驻锡勃洛斯岛(Cyprus)之经理。裴哥罗梯之书约于一三四〇年时著成。其东方之记事，则

闻之他人。德人李透 (Ritter) 著《地理学》 (Erdkunde, II. P. 404) 谓裴尝亲至契丹, 实全无根据。(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138—140 页)

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最可证明当时中欧通商之盛。氏虽未亲至东方, 然确闻诸曾至东方商人。吾人读其书, 可悉当时欧亚二洲陆道通商所经之道途及情况若何也。

裴哥罗梯全书之体例, 大概如下方所译数章, 完全为商贾而作, 干枯无味。自著成以后, 即束藏于意大利佛罗伦斯市理嘉德图书馆。当时曾否流通, 不可得知。即至后代印书术发明后, 印此书者, 亦绝不得见。至一七六五年时, 始有佛罗伦斯市人帕格尼尼 (Gian Francesco Pagnini del Ventura) 者, 刊印之于《丛书》中。裴哥罗梯之书, 原名《诸国记》 (Libro di Divisamenti di Passi, etc. = The Book of the Descriptions of Countries, etc.)。帕格尼尼改为《通商指南》 (Practica della Mercatura) 今译即依之也。帕格尼尼刊印后, 世人知之者仍甚少。一七九二年时, 德国人斯勃伦格尔 (Sprengel) 著《地理学发明史》 (Geschichte der Wichtigsten Geographischen Entdeckungen, von M. C. Sprengel, zweite Auflage, Halle, 1792) 始大表扬之, 刊印之, 注释之。稍后, 又德国人福尔斯忒 (Forster) 著《北方纪行及发明史》亦利用之。福氏德文原书, 似已绝版。法文译本, 今尚存在, 题名为 Hist. des découvertes et des Voyages dans le Nord。经此二人之表彰, 裴哥罗梯之书, 于是乃大显。尤以其前三章记往契丹之路途及贸易情况, 为最有兴味。表明元季欧洲商贾来中国之道途, 通

商情形，来中国甚为易事，及当时欧人在中国者，必甚众也。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 137—171 页)

三七 《通商指南》中有关中国之记载

第一章 陆道至契丹

由塔那 (Tana) 至靖塔昌 (Gintarchan = Astrakhan) 乘牛车须行二十五日，乘马车约十日或十二日。途间颇有盗匪。由靖塔昌至撒雷 (Sara)，有河道可通，乘船一日即至。由撒雷至撒拉康科 (Saracanco) 乘船八日可至。不由水道，陆道亦可至。然由水道，货物运费颇小也。由撒拉康科至玉龙杰赤 (Organci) 乘骆驼车二十日可至。带货而行，必可获利。玉龙杰赤商务繁盛，货到即可消出。由玉龙杰赤至斡脱罗儿 (Oltrarre，名见《元史·太祖本纪》，《地理志》作兀提刺耳)，乘骆驼车，三十五日至四十日可至。若无货物随行，可由撒拉康科直至斡脱罗儿，仅五十日程耳。较之绕道玉龙杰赤便捷多矣。由斡脱罗儿骑驴带货，四十五日可至阿力麻里 (Armalec)。途间盗匪甚伙，几乎每日皆可遇之。由阿力麻里骑驴七十日可至甘州 (Camexu)。由甘州骑马四十五日至一大河名曰□ (原文河名缺，意即长江也)。复由河道下行，至京师 (Cassai = Cansai = Quin-

sai 即杭州)。其地商务最盛，可将随身之银锭换纸钞，钞名巴立西(balishi)。纸钞四张，值契丹银锭一索摩(Sommo)。由京师至汗八里(Gamalec=Cambalec)王都三十日程(一)。

(一)《元史》卷一一七《朮赤传》，谓其封地在西北极远，去京师(汗八里即北京)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朮赤封地即钦察国。后经拔都力征经营，疆宇更广。其都城在窝尔加河畔撒雷城。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一遗札言由克里米亚至北京须时五六月，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谓须时八阅月以上。三书小有不同，而大抵相符也(参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四《朮赤传考误》后案语)。

第二章 往契丹时途中所需诸物

第一，必须将胡须留长，不可剪剃。在塔那时，须觅舌人。宁以高价雇用良舌人，不可吝省而雇劣等舌人。盖雇用良舌人，所多出之价，尚远不及劣等舌人以后之浮费也。舌人以外，至少尚需带男仆役二人。皆须通可曼尼亚(一)(Cumania)语。由塔那起身时，如商人欲带妇人同行，则可以带往，不欲带亦可不带，唯带妇同行，较之不带者为佳也。然所娶之妇，亦须通可曼尼亚语，方为便也。

(一) 据卢白鲁克及马哥孛罗二人之《游记》，可曼尼亚即钦察也。

由塔那至吉塔昌 (Gittarchan, 第一章作靖塔昌, 即阿斯塔拉干), 须带面粉咸鱼, 可供二十五日之食用者。肉不须带, 盖沿途皆可购买也。又第一章所记全程诸站, 皆须自带糗粮。至于多少, 则须视诸站相距时日多少也。所有糗粮, 皆为面粉及咸鱼而已。他物不须自带, 盖沿途皆有, 尤以肉品为最多也。

据商人曾至契丹者言, 由塔那至契丹, 全途皆平安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唯来往商人, 死于途中者, 则所有财货, 皆归当地国王所有。王委官吏至寓所收没之。死于契丹国者亦然。若有兄弟随行, 或知己同伴, 冒称为死者之兄弟, 则官吏交出其财货, 不没收也^(一)。

(一) 没收无子嗣之蕃商财产, 其制由来旧矣。《新唐书》卷一六三《孔戣传》云:“蕃舶泊步, 有下碇税。始至有囤货宴。所饷犀琲, 下及仆隶。戣禁绝无所求索。旧制, 海商死者, 官管其赙。满三月, 无妻子诣府, 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 苟有验者, 不为例, 悉推与。”此乃孔戣对外商之特别德政, 然非旧制也。《宋会要》政和四年五月十八日诏:“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 已经五世, 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遣属者, 并依户绝法, 仍入市舶司拘管。”南宋楼钥《攻愧集》卷八六《崇献靖王赵伯圭行状》云:“真里富国大商死于城下, 囊赀巨万, 吏请没入。王

日，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为具棺斂，属其徒护丧以归。明年，戎酋致谢曰，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来者且言，死商之家，尽捐所归之资，建三浮屠，绘王像以祈寿。岛夷传闻，无不感悦。至今其国人以琛贡至，犹问王安否。”此亦为伯圭特别德政，而非定制也。《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家财条云：“身丧户绝，别无应继之人。其田宅、浮财、人口、头匹尽数拘收入官。”裴哥罗梯此节所言，正合当时吾国法制也。

又有一危险，亦不可不知。老国王死，新王未即位之前，常有不法之事，加诸法兰克人及他外国人也。其国人称罗马尼亚(Romania)以西诸地之基督教徒，悉为法兰克人也(罗马尼亚指东罗马而言)。四方道路，亦极危险，不可旅行。待至新王即位以后，诸事始恢复原状。

契丹国内，城市甚多，尤以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此城周围一百迈耳。城内比户鳞居，人口甚众。

由塔那至契丹，每商携带舌人一名，男仆二人。载运之货，约值二万五千金佛罗林(Florins，每佛罗林值今英金九仙令六便士。计每商载运之货，几值一万二千镑)。全途所费，约六十以至八十银索米(Sommi，

英金一百四十镑至一百九十镑),善于计算料理者,所费当不出此数也。载运货物之牲畜,全途之水草饲料费,约为五索米或更少之数。以上费用数目,包括饮食、零用及仆役工价皆在内。由契丹归回塔那时,费用亦皆如之,每索摩值金佛罗林五枚。牛车一辆,需牛一头,可载货十康塔儿(Cantars)。康塔儿,基奴亚人所用重量之名也。骆驼车一辆,需骆驼三头,可载货三十康塔儿。马车一辆,需马一匹,可载丝六零半康塔儿。每一康塔儿,合二百五十基奴亚磅(Pounds),丝每捆约合一百一十基奴亚磅,以至一百一十五磅。

全路线中,仅塔那至撒雷间之一节,稍有危险。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

商人欲由基奴亚或威尼斯起身至上方所述诸地,更至契丹者,可带竹布随行,至玉龙杰赤即可出售。在玉龙杰赤可购买银索摩带行,以后不必再买他物。仅最佳丝货,可带若干,盖不似粗货之须运送费也。

商人行此路者,可骑马或骑驴或乘他牲畜,皆随便。

商人所带之银,抵契丹后,其国主随即收入府库内,而另给商人以纸钞。钞皆黄纸所制成,其上盖有国主之印。此类纸币,其国人名之为巴立西,通行全国,上下一体行用。商人可用之购买丝货及他各种之货。

纸钞与银币相等，不因其为纸而须多付出也。纸钞者有三种，价格不一，依钞面所印之字以为定。(一)

(一) 元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同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文。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武宗至大二年，复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凡三变。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凡钞之昏烂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三年减为二十文。所倒之钞，每季各路就令纳课正官，解赴省部焚毁。隶行省者，就焚之。泰定四年，定焚毁之所，皆以廉访司官监临。隶行省者，行省官同监。其制之大略如此。(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钞法》) 裴哥罗梯此书言纸钞

有三种，不知指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银钞三种而言，抑指中统钞十计、百计、贯计者而言，不甚了然也。

每一索摩之银，可购契丹丝十九磅或二十磅。基奴亚之重量也。每索摩之银，须有基奴亚重量八两半。其成分每磅须得十一两十七窠尼(Deniers)之纯银(每磅十二两)。

在契丹国一索摩之银，可购花绫缎子三匹半，或纳石梯^(一)(Nacchetti)金锦三匹半以至五匹。(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51—155页)

(一)《元史》卷七八《舆服志》，纳石失即金锦也，纳石梯即纳石失之复数。

第六章 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一 《明史·拂菻传》

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隕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诸臣。东渡江左，练兵养士，十有四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一)，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

告。”已而复命使臣普刺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自开辟以来六千年，史书所载，世代相嬗，及万事万物原始，无不详悉，谓为天主肇生人类之邦。言颇诞漫，不可信。其物产珍宝之盛，具见前史。（《明史》卷三二六）

（一）捏古伦一去不返，究竟已达欧洲与否，莫得知也。其后使臣普刺等，复奉命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普刺等似已达其国，故以后乃遣使入贡也。惜其无详细纪行书以留后世也。由普刺之名观之，其非汉人可断然也。普刺岂亦捏古伦之同国人欤？捏古伦吾人既承认为 Nicholas 之译音，普刺岂 Paul（今译作保罗）之译音欤？

二 《殊域周咨录》记拂菻

拂菻古名密昔儿，在大葱岭之上。其北至海（四十程），西亦海（三十程），东南灭力沙，东自大食、于阗、回纥抵中国。《唐书》谓其去京师四万里。宋元丰四年，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使来献方物。元祐中，其使两至。本朝洪武四年，诏遣其故民捏古伦往谕其国。诏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华夏扰乱十有八

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之臣。东渡江左，练兵养民，十有四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国，皆遣官告谕。惟是拂菻，隔越西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赉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示。”国王乃遣使来朝，并贡方物。永乐中，复遣使至贡。自后不常至，或间一来朝云。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箏、篪、编鼓。国主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国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并缠头，出骑马。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战斗。小有争，但以文字往来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皆为国主名，禁民私造。其产金、银、珠、西锦、千年枣、马、独峰驼、巴榄、葡萄。（《殊域周咨录》卷一一）

三 德国人细尔脱白格《游记》

明初，有德国人约翰细尔脱白格(Johann Schiltberger)者，

尝至中央亚细亚察合台国，执役于帖木儿之军队中多年。至一四二七年（明宣宗宣德二年）始归德国，著有《游记》一书。其中略记中国，盖在帖木儿朝廷时所亲见者也。其言如下：

契丹国大汗，遣使带马四百匹，至帖木儿之廷，责取贡赋，盖帖木儿不入贡者，已五年矣。帖木儿引使者至其都（即撒马儿罕），继乃遣之回国，告以归后须报告契丹大汗。帖木儿自此不复称臣纳贡于大汗。不久彼将亲来见大汗，使之称臣纳贡于帖木儿也。使者归，帖木儿下令全国，亲征契丹。征集大军一百八十万人。东行一月余，抵沙漠，须行七十日始得越过。水草缺乏，天气寒冽，马死者甚众。帖木儿乃归国都，病死。（《细尔脱白格游记》，见《巴威利亚人细尔脱白格在欧、亚、非执役和旅行纪事》一八七八年英文本。Reisen des Johannes Schiltberger, München, 1859, S. 81; The Bondage and Travels of Johann Schiltberger, a native of Bavaria, in Europe, Asia and Africa, by Hakluyt Soc. 1878）

四 西班牙使臣克拉维局 《奉使东方记》

同时，西班牙国遣使臣克拉维局（Ruy Gonzalez de Cla-

vijo) 通好于帖木儿。克拉维局以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永乐元年)抵撒马儿罕,留于该城凡二年,至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始归。著有《奉使记》一书,亦略记中国。其言曰:

导大使等,至主人房右边。有役人持使者之手,引坐于契丹国皇帝朱四汗(Chuyscan)使者之下。帖木儿昔尝纳贡契丹,使者盖来责贡赋也。帖木儿见西班牙诸使位在契丹使者之下,乃命改坐于契丹使者之上,而契丹人坐于其下。役人传帖木儿之命,来曰:“西班牙国王吾之友也,其使者当坐于上。契丹国主为奸恶贼人,吾之仇也,其使者当坐于下。自是以后,宴会引见,席位皆当如是。”役人使译官告西班牙大使以帖木儿之命。……

契丹国皇帝名朱四汗,盖统有九邦大帝之义。唯察合台国人称之为陶格司(Taugas),猪皇帝(一)(Pig Emperor)之义也。朱四汗为大国之主,帖木儿昔尝称臣纳贡。今不肯再纳矣。(二)……

(一) 恐为朱皇帝之戏语。参观上方席摩喀塔之记载。

(二) 克拉维局及细尔脱白格二人同时在撒马儿罕,未相闻问。两人所记,皆帖木儿仇恨明帝之事迹。考之《明史》亦确有证据。唯中国史语多隐讳。当时欧洲二游客之记载,可补中国史之缺也。《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儿罕传》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匹,并

上表祝寿。明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成祖曾遣使敕谕其国。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戒备。五年六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令人导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儿死，其孙哈里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云云。帖木儿一生大事，及各次战争，皆见于《柴费那美》(Zafer Nameh)一书，译义犹云《武功记》(Book of Victory)也。书为毛拉那歇力甫爱丁阿梨(Maulana Sherif-eddin Ali of Yezd)所著。毛拉那者波斯野司特城(Yezd)人也。书成于一四二四年(永乐二十二年)，皆根据帖木儿史官所载。当初皆为畏吾儿文，盖为畏吾儿人所记，确实无误。法国裴梯妾拉克劳(Petiti dela Croix)尝自波斯文译成法文。达尔倍(J. Darby)于一七二三年时(清雍正元年)复自法文译成英文。书共两册。猪皇帝之名，亦见于《武功记》。洪武二十八年，明朝使节，《武功记》亦载之。谓“洪武二十九年(西文译本作一三九六年，明使或于二十八年冬出发，故迟一年也)帖木儿在西红河(Sihun，即锡耳河)畔乞那斯城(Chinaz)度冬时(或为年初之冬)，契丹国皇帝唐古司汗(Tanghuz Khan)之大使至。携带珍异礼物。大酋长导之入见，献呈礼物状书，并告远来之意。召见后，遣归其国。”无羁留使节之语。似有遗脱，或隐讳之也。明太祖死于洪武三十一年夏(即一三九八年)。后成祖叛于

燕，南下陷金陵，建文帝不知所往，《武功记》亦略记其事，谓“一三九九年（依西文原本）秋冬时，帖木儿驻节哈喇巴格(Karabagh)时，闻契丹国皇帝唐古司汗在位甚久，崇拜偶像，至是乃死。契丹国人叛，国内大乱。”据《武功记》，帖木儿于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决意征讨契丹，整备军实多时。正当率领大军东行之际，不意至兀提刺耳(Otrar, 又作斡脱罗儿, 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讹打刺), 乃忽于二月十八日（约当永乐二年底或三年初）卒，东征之军乃止。西班牙使臣克拉维局以一四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离撒马儿罕西归。途中便道至哈喇巴格，拜访帖木儿之孙俄马儿米儿柴(Omar Mirza), 以一四〇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抵俄马儿之廷幕后，始得闻帖木儿死之消息。克拉维局《游记》谓帖木儿死于撒马儿罕者误也。吾人当以《武功记》为正。帖木儿长子哲汗吉儿(Jehangir)早卒，故遗命以长孙皮儿摩哈美德(Pir Mohammed) 嗣撒马儿罕之汗位。哈烈(Herat) 则封于第四子沙哈鲁(Shah Roh, 名见《明史》卷三三二《哈烈传》)。帖木儿死后，其孙哈力尔素尔坦(Khalil Sultan)(即《明史》之哈里)不遵遗命，篡位自立于撒马儿罕，统治阿母河以北诸地。哈力尔者，帖木儿第三子米兰沙(Miran Shah)之子也。以勾结帖木儿部将柯对达德胡桑尼(Khodai-dad Husseini), 故得立。哈力尔在位不及四年，与柯对达德失和，为其所废，放于蒙古里斯坦(即别失八里)。一四〇九年，柯对达德为蒙古里斯坦汗所杀，哈力尔得归

故国。然哈烈王沙哈鲁是时已据有撒马儿罕，乃遣哈力尔至波斯莱夷城（Rei）。以一四一一年（永乐九年）卒于其地。

四方货物，云集撒马儿罕城者甚众。由俄罗斯及鞑靼里（Tartary）运来竹布、皮革。由支那运来丝货，美丽非凡，尤以绸缎为最。又麝香一物，世界他处所无。红玉、钻石、珍珠、大黄等物，亦皆来自支那。支那货物，在撒马儿罕者，最良且最为人宝贵。支那人者，世界最精巧之工人也。其人自夸，世界民族仅其种人俱有二眼，佛兰克人一眼，而莫耳人（Moor，即阿刺伯人）则皆瞽者也。故其人为世界最优秀之种也。由印度运来香料诸物，如肉豆蔻、丁香、豆蔻花、肉桂、生姜及其他诸物，皆亚历山大港所无者也。……

帖木儿征讨土耳其后，归撒马儿罕。契丹国皇帝之大使亦至，来责取贡赋。以前帖木儿尝每年入贡，而至是不贡者，已七年矣。帖木儿谓使者曰：“七年不贡，诚有其事。然已决意不再贡矣。”帖木儿不贡将及八年，而契丹国皇帝亦久未遣使责问者，国中有故也。……

契丹国皇帝死后，分其国于三子。而长子则欲并夺二弟之封为已有，因事杀其幼弟。中弟乃与其兄战，败之。兄畏中弟报复，乃纵火焚宫殿，自与其徒皆死

之。中弟乃得独揽大权。国内既平静，于是遣使于帖木儿，责取贡赋，(一)须如昔日之入贡其父也。帖木儿骂绝之。契丹皇帝闻后，不悉恨怒否也。

(一) 据《明史·成祖本纪》及《撒马儿罕传》，永乐元二三诸年，并未遣使西域，仅云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云。岂《明史》有遗漏乎？

由撒马儿罕至契丹国都汗八里(Cambalu)，须行六阅月。有两月则经荒野中，向无人至，仅牧人驱其牛羊，四处逐水草而已。今年六月，有骆驼八百匹载运货物，由汗八里而至撒马儿罕城。帖木儿既闻契丹大使所责问，乃命将所有骆驼货物，悉行扣留。吾等在该城时，尝亲见随骆驼而来之人，乃就而访之。其中有一人，居留汗八里凡六阅月。据云，其城近海，大于塔伯利资(Tabrez)城二十倍。塔伯利资城长一里格(一)(League)，汗八里城既二十倍之，故其长亦必有二十里格也。由此观之，汗八里实世界最大之城也。其人又云，契丹国皇帝威权强盛无比。出征时，所统大军不计外，尚可余马兵四十万人，留守国境。军队之大，可以想知。契丹国主不许他人骑马，唯统兵一千人以上者，始得骑马也。其人又述契丹国及汗八里城之奇事甚多。……

(一) 里格是量道路距离之单位，各国用法不同，但

通常用者约三英里长。

契丹国皇帝昔时尝信异端，而今则改信基督教矣。……

由撒马儿罕城向契丹国境行十五日，即抵女人国 (Amazons)。其地风俗，至今尚不许男子居留。每年中，仅一次得其王之允许，可偕其生女至最近之地，与男子交会。择所悦者同居，共饮食。会期过，则复归本国。至家后，若生女则留育之。生男则遣送于其父。女人国昔时臣属契丹皇帝，今则属于帖木儿，崇奉希腊派之基督教。其人乃古代脱罗爱 (Troy，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国内) 城阿马森 (Amazons，即古书所传之女人国) 之苗裔(一)，为希腊所灭，乃移居至此。”(见《克拉维局奉使东方记》英译本。[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 D. 1403-6, Tran. by C. R. Makhm, London] 第133—134页)

(一) 女人国为古今东西人之虚构。中国正史载女人国事者，亦不少也。《梁书》卷五四：“扶桑东千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妊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隋书》卷八三：“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

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开皇六年遣使朝贡。”《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西，有西女国，种皆女子，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文献通考》载：“西女国在葱岭之西，其俗与东女同，附于拂菻。贞观八年，朝贡始至。”《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疏勒传》言：“朱俱波南三千里，女国也。”《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女人国贡海人。二十六年国十月，辛丑，罗斛、女人二国，遣使来贡方物。”遍查东西载籍，女人国究何在，无一定地点。

五 尼哥罗康梯《游记》

一四三八年时（明英宗正统二年），意大利人尼哥罗康梯（Nicolo Conti）游历东方诸国，至印度以东诸地，著有《游记》一书。康梯未言明曾否抵契丹，然关于中国，则有一节记录也。亨利玉尔谓据其内容，康梯必曾已达中国，而亨利考狄则又以为未至中国。盖苟曾亲至中国，不当再用《马哥孛罗游记》中之古地名，而应用中国人新名，如以后之葡萄牙人也。吾之意，康梯或曾至岭南福建诸地。其不用中国人新名者，则以个人旅行，言语不通，仅恃同伴代达，而康梯之同伴或皆为阿刺伯、波斯等地之人。故所得皆仍为蒙古时代之名字也。康梯记中国曰：

过马秦奴斯省（Macinus，马秦 Machin 为梵语摩

河秦 Mahachin 之讹音。不可与后代之蛮子 Manzi 混合)有契丹国者,富庶强盛,驾于诸国。契丹国主尊号为大汗(Great Khan),犹皇帝也。国大都城,曰汗八里西亚(Cambaleschia)。城为四方形,周围二十八迈耳(mile)。城中为王居,坚固华丽。城之四角,有圆形寨垒。每垒周围四里。垒内贮存各种军器、战具及攻城机械,盖以备防守之用也。由王居有甬道,经城中,通至四角寨垒。人民反叛时,王可由之而退至垒内自守。离此城十五日行,又有大城曰南勃台(Nemptai,有谓为南京之转音者。然甚不可恃。福州附郭有南台,音颇与此相近),为今王所建,周围三十里。户口殷庶,过于他城。据尼哥罗所言(一),此二城内,房舍宫殿之建筑,及装饰品之陈布,皆与意大利相同。人民温和慎重,聪慧多智。富厚过于以前所述诸国。

(一) 康梯此书为口授,由笔录人写成,故称康梯为尼哥罗。

尼哥罗后离阿瓦(Ava在缅甸境),航海十七日后,抵一河口。河不甚大。才拖那港(Xeythona)即在河口(音与马哥孛罗之刺桐港近,即泉州)。沿河上驶十日,抵彭柯尼亚城(Panconia)。城周十二里。居留该处,凡四阅月。所经各地,仅此一处产葡萄耳,然亦甚微也。印度全境(中世纪欧洲之游历家亦有混称中国

南方为印度者)皆不产葡萄,故亦无酒。此方人民不以葡萄制酒。又产波罗、橘、栗、瓜、樟脑、檀香木等。其瓜皆小而青。樟脑则取自樟树。未取以前,先祀神,乃再断其皮而蒸之。否则去而不可见矣。……

契丹商贾,皆极富厚。船舶皆大于欧洲诸国所用者。船身两边有三层木版,船内分部。有防水部,以保安全。其人称吾辈为法兰克人,其他国人皆盲目者,吾辈仅以一目视,独彼人则以双目视也。东方诸国,仅契丹国人食时用棹及银碟。妇女用粉黛涂面。坟墓皆在山边掘穴,起拱门,外有圆墙围之。(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75—176、266—267页)

六 博嘉记东方使节

康梯《游记》之笔录人博嘉(Poggio Bracciolini)于书之末,复附以数语云:

本书将付印之际,有北方上印度(India)某国使者(一),受其国教务大总管之命,来欧洲拜访教皇,及探访西方基督教徒情况。其国距契丹国仅二十日程,崇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惜言语不通,无相当舌人以作翻译,故欲自其人访问东方情形,颇为不易。良机坐失,诚为憾事。然其人亦言有大汗,管辖九王云。(见亨

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77—178 页)

(一) 博嘉此节之使节，似为畏吾儿或蒙古克烈部所遣者。盖该二国，皆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且距中国亦皆约二十日程也。

七 意大利人巴巴罗记鞑靼大使之谈话

意大利人觉撒发巴巴罗 (Josafat Barbaro) 于一四三六年 (明英宗正统元年) 尝奉使波斯，路过黑海北岸塔那港，得遇鞑靼人某，其人尝受窝尔加河畔蒙古王 (案即拔都后裔) 之命，出使中国，至北京。巴巴罗与之会谈后，大悦。一四八〇年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巴巴罗自著《奉使波斯记》 (History of the Embassy to Persia)，鞑靼某君谈话亦列入之 (巴巴罗之《奉使波斯记》在赖麦锡《游记丛书》第二册中)。其言曰：

察合台国有大城曰撒马儿罕。秦尼人及马秦尼人 (古代西方人之中国人称号) 来往经过此城者甚众。契丹国之商贾旅客，在此城者亦甚众。……余未尝亲至察合台国以东诸地，然亲闻多人言之矣，余将于此一述之也。秦尼及马秦尼二省，幅员甚广，居民皆拜偶像。制造磁器盘碟，货物富裕，尤以宝玉及丝织诸物为最。由此二省，可至契丹。余昔在塔那时，得遇鞑靼人某君。其人尝奉使至契丹，一日余与之谈话，涉及契丹。某君告余，过上方所述诸地以后，抵契丹境。入其境则各站

所需费用,皆由其国供给,以至汗八里城。国主待遇优渥,有专馆可寓。商人往其国者,亦受同等待遇。次有人引之见王。至宫门前,被命跪地。四围皆平坦,颇宽长。远处有石台高起,国王即在其处,坐于椅上,以背向门。王之两旁,有四大臣相对而坐,面皆向门。由门至四大臣坐处,两边皆有卫士恭立,手持银杖。中间有空路,路上跪有舌人多名,其跪法犹如吾国妇女之跪坐踵上也。引使者至宫门前,问其奉使目的。使者递呈国书,由舌人转交国王或四大臣。舌人译之,次乃回语欢迎使者,命归馆。并告以回答公文,即将交下也。使者不须再面王,有事可与馆中专使接洽。全事办竣迅速,使人心悦也。某君之仆人及子,皆尝随从至契丹,亦告余云,其国政事公平,使人惊异。……城内及四乡,石块下寻获之物,或行旅途间遗失之物,无人拾取。道上行路,忽有人问之何往。被问者不悦所问,或疑问者不怀善心,可往法庭诉之。问者若不能给良好及合法理由,必受罚也。其国政治公平,及崇爱自由,可以想知。

至货物支配方法,其人告余云,商人至其地者,皆持货交与方太吉(fonteghi,官名),共职在检查货物,有为国王所喜者则留之,而交换以价值更高之物,其余则交还商人,自由出售。小交易则用纸币。每年可将旧纸

币换取新币。新年时，持旧币至铸造厂，复交以百分之二佳银币，即可换得新纸币，而旧钞即投火中焚之。其地之银，皆以重量出售。又有粗质之铜钱，亦流通市面。

余意契丹人皆崇奉异端，然察合台国及他国人皆谓为基督教徒。余尝问其根据理由，则云其地寺庙中之像，皆与奉基督教诸国相同也。余在塔那时，一日与鞑靼大使某君，并肩立于门前，有威尼斯人尼古拉斯狄多(Nicholas Diedo)者，衣绢布外套，有宽袖，套衣下更附皮衫，头巾下垂及背，首戴草帽，价约四索(Sous)，行过门前。鞑靼大使望见之，惊曰：“与契丹国人之衣，正相同也。其人必与君等同宗教，故服制全相似也。”

契丹国天气寒冷，故不产葡萄酒。然他种养生之物，则皆富裕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78—179、269—270页）

八 《明史》之阿速、沙哈鲁

阿速(一)，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恶斗。物产富，寒暄适节。人无饥寒，夜鲜寇盗，雅称乐土。永乐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贡马及方物，宴赉如制。以地远不能常贡。天顺七年，命都指挥白

全等使其国，竟不复再贡。（《明史》卷三三二）

（一）《明史》此节之阿速与《元史》上之阿速部，虽同名，然恐非一地也。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三，谓《元史》阿速即俄罗斯南境之阿素富城（Azov）。虽为穿凿，然《明史》此节之阿速或为然也。前一节巴巴罗所记鞑靼某君受窝儿加河畔蒙古王之命，出使中国至北京。或即永乐十七年（公元一四一九年）酋长牙勿沙之使者欤？以此节所言地方山川形势言之，其为俄国南部，黑海岸沿之地，已了如指掌之明。天顺七年即公元一四六三年。

沙哈鲁（一）在阿速西海岛中。永乐中，遣七十七人来贡，日给酒馔果饵，异于他国。其地山川环抱，饶畜产。人性朴直，耻斗好佛。王及臣僚处城中，庶人悉处城外。海产奇物，西域贾人以轻直市之，其国人不能识。（《明史》卷三三二）

（一）阿速若果为俄国南境阿素富城，而此节之沙哈鲁既在阿速西海岛中，则其地位必在更西。惟不能确指为今何地也。

九 保罗托斯加内里致 哥伦布书谈中国情形

医士保罗（一）谨致书于克里斯陀巴尔哥伦布（二），

比维起居纳福是颂。顷承惠书，敬悉足下发鸿愿，立大志，期于得达产香料之国。喀斯的尔（Castille）战争以前，有葡萄牙国王之宠友某君，受王命，亦来书询问航海指南，与足下之书相同。余尝于前数日作书覆之，并绘寄海图一张。今将致某君之图函，悉抄录寄赠足下。足下见此，对于所询问者，将有满意解决也。致某君之书如下：

（一）保罗托斯加内里（Paolo Toscanelli），十五世纪中叶意大利佛罗伦斯市人。长于哲学、天文学、医学，名冠当时，多有千里驰书与之讨论学术者。哥伦布当时立志远航，先驰书问访，保罗之复书有二，此处所录为其中之一谈及中国情形者。

（二）哥伦布（Cristobal Colombo 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欲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西行航线，后奉西班牙王之命，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但他始终认为所发现之新大陆即印度。

“医士保罗谨致书于里斯本（Lisbon）僧正（Canon）肥南马丁（Fernan Martins），比维起居纳福是颂。顷承惠书，敬悉足下身体康健，复与葡萄牙国王结为知交。王威德巍巍，度量宽洪，而足下得与为友，邀听之余，欢欣无似。仆昔尝与足下论及有短捷路径，可航海而至产香料之地，较之取道基尼亚（Guinea）者，省时

日也。今蒙葡王垂询简明证说，俾使浅学者，亦得一望而知。仆意此事，若以地形为圆球之状，则极易明了。今为省事易明之故，特绘制航海图一幅，寄赠葡王陛下。图中详绘贵国海岸岛屿，向西航行起程之处，沿途所经之地。最后之目的地，航线离北极赤道，究应若干，起身处与目的地，相距道里，究为若干，皆一一标明。足下依此航行，即可抵产香料宝石之国。其地肥美，最为富厚。仆言其国在西，而普通则皆谓在东。足下或讶异，不解其故也。然苟一思地为圆形，向西直航，经地之下面，其地自可达也。若由陆路，经地之上面，则其地方向固在东方也。图中南北直线，所以标明东西相距里数。东西直线，所以标明南北相距里数也。图中又绘明岛屿数处，俾遇风不能航达目的地时，偶漂流至其处，航海者睹图，得知其身究在世界何方也。苟漂至诸地时，或者亦可籍土人而知目的地情形若干也。传说诸岛中，仅有商贾居之。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载运胡椒至刺桐。其载运别种香料之船舶，尚未计及也。其国人口殷庶，富厚无匹。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可以数计。皆臣属大汗(Great Kan)。大汗者，拉丁语大皇帝也。都城在契丹省。二百年前，其祖先尝欲与基督教徒交通，遣使教皇，问请学人，教化其国。

教皇使人，阻于途中，半道而归^(一)。欧格奴斯(Eugenius)教皇时^(二)，又遣使者来教皇之廷。余尝见其使，亲与之谈论。访问其国江河长宽若干，河岸城邑若干。据云，河岸有城市二百余处。各城皆有大理石建成之桥，桥头皆饰以石柱。国人待基督教徒，至为宽仁^(三)。拉丁人大可设法往其国。盖不独金、银、珍珠、宝石、香料，所在皆是，可以致富也。而吾人亦可与其国学人、哲士、天文家等交谈，互换知识。统治国家之才能，巧慧战争之方法，吾人皆可自其人学习取材也。仆俗事羁身，无暇再多言。上方所述，或能得满意了解。葡王陛下，以后若有垂问，仆愿竭其能力，使之满足也。专此布陈。一千四百七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自佛罗伦斯市。”

(一) 托斯加内里此节，引用《马哥李罗游记》。元朝推翻，明朝代兴，欧人未知，故此节言其祖先也。

(二) 欧格奴斯即位于一四三一年即明宣宗宣德六年，卒于一四四七年即明英宗正统十二年。

(三) 托斯加内里此节所言之使节，不见《明史》。或者即上方博嘉所记之使节也。

由里斯本向西直行，可抵京师城(Quinsay, 即杭州)，城市美丽，人烟稠密。图中表示两地距离共二十六方格，每方格长二百五十迈耳。京师周围一百迈耳。

城内有桥十处。京师之义，犹云天城(City of Heaven)也。前人至其地者，述各种奇事、巧匠，富厚甲天下。由里斯本至京师间，道里几占全球三分之一。京师城在蛮子省(Mangi)，然距契丹省不远。王居即在契丹也。安梯利亚岛(Antilia)足下业已知之，由该岛至日本国(Cippangue)共有十方格之程。日本岛产黄金、珍珠、宝石极富。其地庙宇宫殿，皆以金砖金块建成。计至其地，所应航行之道里，并不多也。此外尚有多事，似宜略述一二，然勤于思虑者，不言亦自可明也。专此布陈。敬祝祇安^(一)。(见《哥伦布纪行》英译本〔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trans. by C. R. Markham, Hak. Soc. P. viii〕)

(一) 此函后人在哥伦布日记中查出。末尾无年月，盖哥伦布自抄录时所脱略也。然据其文观之，必在一四七四年六、七月间也。

一〇 《明史·佛郎机传》

佛郎机^(一)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二)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

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刺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船不绝于海溢，蛮人杂遯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鳌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刺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捥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其年七月，又以接济朝使为词，携土物求市。守臣请抽分如故事，诏复拒之。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炮利兵

肆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疏世利等，驾五舟击破巴西国^(三)。嘉靖二年，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鋐进之朝。九年秋，鋐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寇来辄遭蹂躏者，盖墩台止了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帝悦，即从之。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然将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初，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至是货至者寡。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给事中王希文力争，乃定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几绝。巡抚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

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困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从之。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至二十六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诏安。官军迎击于走马溪，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余遁去。纨用便宜斩之。怨纨者御史陈九德遂劾其专擅。帝遣给事中杜汝楨往验，言此满刺加商人，岁招海滨无赖之徒，往来鬻贩，无僭号流劫事，纨擅自行诛，诚如御史所劾。纨遂被逮自杀，盖不知满刺加即佛郎机也。自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浣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四十四年，伪称满刺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四)，守臣以闻。下部议，

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万历中，破灭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至三十四年，又于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闳敞奇闳，非中国所有。知县张大猷请毁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会试入都，请尽徙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外海，还我壕镜故地。当事不能用。番人既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吏其上者，皆畏惧不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总督戴耀在事十三年，养成其患。番人又潜匿倭贼，敌杀官军。四十二年，总督张鸣冈檄番人驱倭出海，因上言：“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驱斥，不费一矢，此圣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而壕镜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部议从之。居三年，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调千人戍之，防御渐密。天启元年，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州城，番亦不敢拒。其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

然。然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其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好经商，恃强陵辄诸国，无所不往。后又称于系腊国^(五)。所产多犀象、珠贝。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见尊长辄去之。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自灭满刺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番，无敢与抗者。（《明史》卷三二五）

（一）佛郎机之名，又见《明史》卷三二五《满刺加传》，又卷三二四《爪哇传》，又卷三二五《苏祿传》，又卷三二三《美洛居传》，皆指葡萄牙人而言。明武宗正德时，葡萄牙人征服满刺加（Malacca，今马来半岛麻六甲），故《明史》称其地近满刺加。时南洋各地波斯阿拉伯人甚多，称西方欧洲人为佛郎机（Franks），即唐代之拂秣，明代即指葡萄牙人。卷三二三《吕宋传》载佛郎机与吕宋互市久，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其人既得地，筑城列火器。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此乃指西班牙人而言。菲律宾群岛中，最大者为吕宋。周游世界第一人麦哲伦（Magellan）于一五二一年（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始发现之。西班牙人屡攻之不克。至一五六九年（明穆宗隆庆三年）西班牙水师提督雷格斯勃（Legaspe）发现吕宋岛。阅二年，建

马尼拉城(Manila)作根据地。以后遂逐渐征服全岛。

魏源《海国图志》卷四〇《荷兰国沿革》引《明史·和兰传》，源注云：“佛夷惟市香山，未尝据吕宋。据吕宋者乃西洋之大吕宋。以其国名名此岛，至今尚然，未尝为佛郎机所据也。”又卷四一《佛兰西国沿革》引《明史·佛郎机传》，源注云：“佛兰机旋去澳不居，非今之澳夷也。今称澳夷，实名葡萄亚也。”魏氏盖不知佛郎机名字之由来，故有是误也。今法国之通中国甚晚。至清顺治十七年始有船至广东。雍正六年始设商店于广州。嘉庆七年始设领事。翌年即撤。至道光十二年始再成立。

(二) Capitano, 首领之义。

(三) 即波斯。

(四) 《皇明世法录》作蒲丽都家, 即葡萄牙(Portugal)。

(五) 于系腊国, 西班牙之旧名。

一一 《皇明世法录》记佛郎机

佛郎机在海西南, 近满刺加, 向不通中国。正德十三年, 其酋弒立, 遣使三十人, 入贡请封。至广东, 守臣以其国不列《王会》, 羈使以闻。诏给方物直, 遣归。使者留东筦, 劫行旅。至掠食婴孩, 广人苦之。守臣勒水兵攻剿, 乃遁。会满刺加愬佛郎机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鳌相继疏请驱绝。后诸番夷舶, 并不之粤, 潜

市漳州。久之，兵部议满刺加诸国通市，不宜概绝，请禁漳而收之于粤。报可。嘉靖二年，佛郎机人别都卢等拥众千余，破巴西国，遂寇广东新会县。守臣剿擒之，生得别都卢等四十余人，诏梟境上。二十六年，寇漳州，私市嵵屿。海道副使柯乔御之，遁去。四十四年，有夷目哑啫喇归氏者，浮海求贡，初称满刺加国，已复易辞称蒲丽都家。两广镇巡以闻。礼部议南番无所谓蒲丽都家，或佛郎机所托也。行镇巡详核为谢绝。相传其国颇富饶。多畜犀角、象牙、珠贝、胡椒。身長七尺，高鼻白皙，莺嘴猫眼，须卷而发近赤，亦多髯首薙须。贵者戴冠，贱者顶笠，见尊长撤去之。着衫裤垂至踵，皮履，衣服用锁袱西洋布琐哈刺，最华洁。俗信佛，喜诵经，每六日一礼佛。先三日食鱼为斋，至礼拜日，鸡豕牛羊不忌。手持红杖而行。饮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面，贫与奴仆食米。婚娶论财，贖女奩贖数倍。无媒妁，诣佛前相配，以僧为证，谓之交印。国有大故，亦多与僧谋。人死貯布囊以葬，所畜半入僧室。市侩互易，搦指节示数，累千金不立文字。指天为约，无敢负。相会则交扞心。误扞首，勃然忿争，或詈辱及子孙父祖家长，辄以死斗。性凶狡嗜利，善大銃，中人立死。嘉靖初，广东巡简何儒尝招降佛郎机人，得其蜈蚣船并銃法，以功升上元簿。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风浪，用板

杆蔽矢石，长十丈，阔三尺，旁架橹四十余，置銃三十四，约每舟撑驾三百人，橹多人众，虽无风可疾走。銃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銃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曰佛郎机。然惟夷人精用之，中国不及也。（《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一二 《殊域周咨录》记佛郎机

别有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或云此喃勃利国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其人好食小儿。然惟国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

其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机大酋弑其国主，遣加必丹末〔原作必加，兹据《明史·佛郎机传》更正〕等三十人入贡请封。有火者亚三，本华人也。从役彼国久，至南京，性颇黠慧。时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导亚三谒上，喜而留之。随至北京，入四夷馆，不行跪礼，且诈称满刺加国使臣，朝见欲位诸夷上。主事梁焯执问，杖之。其舶往广州澳口。布政使吴廷举闻于朝。寻捡无《会典》

旧例，不行。遂退舶东筦南头。盖屋树棚，恃火铳以自固。每发铳，声如雷。

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舶夷初至，行使金钱。后方觉之）。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

适回回人写亦虎仙以贡献事诬陷甘肃文武大臣。亚三与虎仙皆恃彬势，或驰马于市，或享大官之饌于刑部，或从乘舆而餽珍膳享于会同馆，或同仆臣卧起，而大臣被诬者，皆以桎梏幽囚，意颇轻侮朝官。焯每以法绳约之。二夷人相谓曰：“天颜可即，主事乃顾不可即耶？”彬闻之，谓焯凌虐驾下人员，将奏治。适武宗晏驾，皇太后懿旨诛彬。又满刺加王诉佛郎机夺国仇杀，于是御史丘道隆、何鳌言其悖逆称雄，逐其国王，掠食小儿，残暴惨虐，遗祸广人，渐不可长，宜即驱逐出境。所造垣屋，尽行拆毁，重加究治。工匠及买卖人等，坐以私通外夷之罪。诏悉从之。诛其首恶火者亚三等（写亦虎仙同伏诛）。命抚按檄备倭官军逐余党丑类归去。海道宪帅汪鋈率兵至，犹据险逆战，以铳击败我军。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乃悉擒之。

初，佛郎机番船用挟板，长十丈，阔三尺，两旁架槽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

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銃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銃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铁为之。銃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銃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有东筦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銃及制火药之法。铍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铍举兵驱逐，亦用此銃取捷。夺获伊銃大小二十余管。嘉靖二年，铍后为冢宰，奏称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銃与此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上从之。至今边上颇赖共用。

《月山从谈》云：佛郎机与爪哇国用銃，形制俱同，但佛郎机銃大，爪哇銃小耳。国人用之甚精，小可击雀。中国人用之稍不戒，则击去数指，或断一掌一臂。銃制须长，若短则去不远。孔须圆滑，若有歪邪涩碍，则弹发不正。惟东筦人造之，与番制同。余造往往短而无用。铍入宰吏部，值北虏吉囊入寇，请颁

佛郎机銃于北边。凡城镇关隘皆用此以御寇。然铍奏语颇烦，兵部郎中吴縉见而笑之。铍怒，黜知铜仁府。或戏縉曰，君被一佛郎机，打到铜仁府。

仍诏佛郎机人不得进贡，并禁各国海商亦不许通市。由是番船皆不至。竟趋福建漳州。两广公私匱乏。

嘉靖中，巡抚都御史林富上疏曰：“臣惟巡抚之职，莫先于为民兴利而除害。凡上有益于朝廷，下有益于生人者，利也。上有损于朝廷，下有损于生人者，害也。今以除害为民，并一切之利禁绝之，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之心，则广东之废市舶是也。谨按《皇明祖训》，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淳泥诸国，俱许朝贡。惟内带行商，多设谲诈，则暂却之。其后亦复通。又《大明会典》内，安南、满刺加诸国来朝贡者，使回，俱令于广东布政司管待，所以送迎往来者，实欲懋迁有无，柔远人而宣威德也。正德间，因佛郎机夷人至广，犷悍不道，奉闻于朝，行令驱逐出境。自是安南、满刺加诸番舶，有司尽行阻绝。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萧然也。夫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况市舶

官吏，公设于广东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无禁，则国家成宪果安在哉？以臣筹度，中国之利，盐铁为大。有司取办，仡仡终岁，仅充常额。一有水旱，劝民纳粟，犹惧不克。旧规，至广番舶，除贡物外，抽解私货，俱有则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货抽分，解京之外，悉充军饷。今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藉此足以充羨而备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广西一省全仰给于广东。今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两数万。此其为利之大者三也。货物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值。其次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菽，展转贸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此其为利之大者四也。助国给军，既有有赖焉，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谓开利孔而为民罪梯也。议者若虞外夷闯境为害，则臣又思之，暹罗、真腊、爪哇等国，皆洪武初入贡方物，臣服至今。淳泥诸国皆永乐中来朝，没齿感德者。而占城则成化间被篡继绝蒙恩者焉。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来，未有敢为盗寇者。见今番舶之在漳闽，亦未闻其小有警动，则是不敢肆侮为害，亦彰彰明矣。况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欢心乎？请敕广东福建海道宪臣及备倭都

指挥于广州洋澳要害诸处及东莞县南头等地，督率官军，严加巡察。凡番舶之来，私自行商者，尽皆逐去。其有朝贡表文，出于《祖训》、《会典》所载各国，密调得真，许往广州洋澳驻歇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敢有抗拒不服，督发官军擒捕。而凡所谓喇哈番贼必诛。权要之私通与小民之诱子女下海者，必重禁。稍有疏虞，官军必罪。如此，则不惟一方之利复兴，所谓王者无外之道亦在是。庶我中国怀柔有方，公私两便矣。”奏下，从其言。于是番舶复至广州。今市舶革去中官，舶至澳，遣各府佐县正之有廉干者，往抽分货物。提举司官，更亦无所预。然虽禁佛郎机往来，其党类更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

首领人皆高鼻白皙，广人能辨识之。游鱼洲快艇，多掠小口往卖之。所在恶少与市为狙佞者日繁有徒。甚至官军贾客亦与交通云。（《殊域周咨录》卷九）

一三 香山嶼夷

丁未年（万历三十五年，公元一六〇七年），广东番禺举人卢廷龙请尽逐香山嶼夷^{（一）}，仍归濠境故地。时朝议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盖其时嶼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杂沓住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诘。甚有利其宝

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时督两广者戴燿也。又七年甲寅（万历四十二年，公元一六一四年），则督臣为张鸣岗疏言嶼夷近状，谓：嶼中私蓄倭奴，且私筑墙垣，抗杀官兵。倭已有妻子庐舍。今不亡一夫，逐名取船押送出境，数十年嶼中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议者有谓必尽驱逐，须大兵临之，以弭外忧。有谓濠镜内地，不容盘踞，今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贸易，心消内患。然濠镜地在香山，官兵环守，彼日夕所需，咸仰给予我。一怀异志，即拔其喉，不血刃而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无涯，番船往来，何从盘诘？奸徒接济，何从堵截？勾倭酿衅，莫可问矣。若以为非我族类，必拔而去之，此在庙堂断而行之耳。盖其说与卢廷龙疏，衲凿之极。或者彼中情形，实是如此，此与河套一议正同。当世宗时，以为安边第一要着。今日谈虏事者，心为套不可复，亦不宜复，其说甚辩。盖疆圉多故，时异势殊，不可执汲隅见。今嶼夷安堵，亦不闻蠢动也。（《万历野获编》卷三〇）

（一）香山嶼夷即上文之佛郎机，亦即葡萄牙，据于广东香山濠镜嶼，故称香山嶼夷。

一四 葡人巴罗斯之记载

一五一七年（正德十二年）满刺加总督之遣使中国，葡葡

牙史家巴罗斯(J. de Barros)有详细纪载。德国人索尔涛(D. W. Soltau)将巴罗斯所著之《亚细亚》，于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译成德文。俄国白莱脱胥乃窠又自德文将遣使中国事一章译成英文，列之于其所著《中世纪研究》一书。吾今又自英文译成汉文如下：

葡萄牙水师提督达尔伯克喀(Alfonso d'Albuquerque)，于公元一千五百十一年(明正德六年)征服满刺加。越数年，其弟佐治(Jorge d'Albuquerque)充满刺加总督，于一千五百十五年或次年(正德十年或十一年)遣裴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往支那(一)。裴氏乘马来人海船而往。至一千五百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迄无回音，不知裴氏下落。乃复遣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Andrade)往支那。亦无功而返。抵满刺加时，得遇裴来斯特罗。裴已至支那，售出货物，获大利而先归矣。总督决意再遣安特拉德往支那。船上满载胡椒，于一千五百十七年(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起旋。同行者有皮来资(Thomas Pirez)，以葡萄牙国王大使名义，往聘支那。皮来资素充药剂师，然为人敏捷，善于应对，使当外交，折冲樽俎，颇为相宜。八月十五日，抵屯门岛(Tamang)。距支那陆地尚有三海里。外国商船往广东(Canton)者，皆须寄泊于此。安特拉德于此遇其友人柯尔和(Duarte Coelho)。柯当安氏

第一次奉使支那时为同伴。后至暹罗过冬，来抵此港，已一月矣。葡人欲往广东，支那官吏不许。安特拉德强驶入内河，放炮举敬礼。抵广东后，国使皮莱资与随员登陆。支那人接待颇优，择安寓以舍之。葡人所载货物，皆转运上陆，妥为贮藏。安特拉德遣柯尔和返满刺加，报告总督，探险队已安抵广东矣。总督又遣马斯客伦哈斯(Mascarenhas)踏勘支那海岸。马氏率数舰抵福建(Fo Kieng)漳州(Chin Cheo)。一千五百十五年(正德十年)八月，总督遣西眇(Simao d'Andrade)至屯门岛(Tamu)，代其兄安特拉德。安氏于九月杪独自归回满刺加。皮莱资与其余诸人皆留于广东。无几，支那朝廷回文，皇帝允许召见皮莱资。然直至一千五百二十年(正德十四年底)正月(巴罗斯所载年月与《明史》不相合)皮莱资始由广东起程，朝拜皇帝。使节乘船至梅岭山(Ma leng shang)，山南为广西(Kan Sing)、广东(Kan Tong)、福建(Fo Kieng)三省。弃船陆行，往南京。盖皇帝适在其处暂居也。途间共行四阅月始至(《明史》载武宗正德十四年，即公元一千五百十九年南巡，驻南京，十月回北京)。皇帝命使者至北京，盖帝已先自起行矣。一千五百二十一年正月，皮莱资抵北京。同时，广东官吏奏参葡萄牙人恶事多款。一则由于满刺加苏丹(Sultan)之臣，运动支那官吏，言葡

人之来，冒混商贾，而实则侦探国情。再则西眇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屯门岛土人。故支那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甚至有言葡人拐诱幼童者。报告达北京，皇帝不欲再见皮莱资。三月后，帝死（《明史》载武宗死于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二月，即正德十六年也）。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东，听候后命。礼物皆退还。同年，西眇归，喀尔乌（Diego 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东，支那官吏令葡人退出屯门岛。葡人不从，支那舰队攻之。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一千五百二十年六月也（应作一千五百二十一年）。皮莱资抵广东，支那官吏系之狱间。（见白莱脱肯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317—319 页）

（一）葡萄牙人最早于公元一五一四年（明正德九年）初抵中国海岸贸易，大获利而归，见赖麦锡（Ramusio）《游记丛书》第一册第 180—181 页。一五一四年一月六日，安德鲁葛沙列斯（Andrew Corsalis）致鲁伦初美德旗公爵（Duke Lorenzo de Medici）书，谓“中国商人，亦涉大海湾，载运麝香、大黄、珍珠、锡、磁器、生丝及各种纺织品如花绫、绸缎、锦缎等甚多，至满刺加贸易。其人多才巧，不亚吾辈。然而丑小，衣服类于吾人，有鞋袜。其人信异端，然有言其亦信基督教者，惟不知确否。客岁葡萄牙人有航海至中国者，其国官吏禁止上岸，

谓许多外国人入居其国，违背其风俗常例。然诸商人皆得售出其货，获大利而归。言带香料、胡椒、肉桂、生姜、丁香等至中国，获利同于葡萄牙也。其国天气甚冷，故用香料最多。由满刺加至支那，船向北行，共五百海里”云云。（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80页）

一五 赖麦锡记波斯商人 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

赖麦锡(Ramusio)者，明世宗时，马哥孛罗同里威尼斯市之地理学家也。纂有《游记丛书》(Navigazioni et Viagi)，《马哥孛罗游记》在第二本内。其《序言》列《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d)谈话记》。吾人读之，可以知悉当时中国与西方陆道交通之情况也：

《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八章记肃州(Succuir)产大黄，贩运至此方，及他埠者极多。今普遍用于病人。对于此物宜有正确之知识，然至今仍无书籍详记此物。余数年前（约当一千五百五十年即嘉靖二十九年）得闻之于某波斯商人。其人多闻多见，巧慧善断，言此物甚详。我应该特别记之。

商人名哈智摩哈美德，波斯里海滨歧兰省^(一)(Chilan)陀拔思城^(二)(Tabas)人也，尝亲至肃州。数年前，运大黄甚多，来威尼斯市出售。一日余至木

拉奴市(Murano)午餐,因暇出城。同行者为维罗那市(Verona)人桑米歇(Michele San Michele)及拖麻索君梯(Tommaso Giunti),二君皆余之良友也。波斯商人亦在其列。午餐过,波斯商人启口谈话。米歇万白(Michele Mambre)翻译之。万白精通阿剌伯、波斯、土耳其诸国语,为人温厚可亲,今充本市议政厅土耳其语译官。哈智先言其尝亲至肃州与甘州(Campion)二城。二城皆在大汗国境极边唐古忒省(Tangath),《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八章及第三十九章曾详言之。哈智云,其国大汗名大明汗(Daimir Can)。二城长官皆由之任派。由回教徒之境壤往其国者,最初即至此二城。哈智与骆驼商队由波斯及里海附近之国,贩货而抵契丹者也。肃州甘州以东,商队不得通行。欲往者须以大使通聘名义,方得至大汗之廷。肃州城甚大,而居民极众。房屋皆以砖建成,与意大利相似。城内寺庙甚多,神像皆雕之石上。城位于平原。细川小河,难以胜数,流贯全城。各种生活必需品皆备。用黑桑树养蚕,制丝极多。无酒,然皆饮蜜酒也。天气寒冽,故仅有梨、苹果、杏、桃、瓜、葡萄等水果。哈智告吾等,谓大黄则各地皆产之,唯最佳者则仅产于附近高峻石山(三)上。山顶源泉无数,杂木茂生。上色皆红,因时淫雨,泉水溢流,泥泞载道,难于跋涉。

哈智怀中有大黄生时之图，取出示余，说明其根叶之状况。此图乃在彼邦时所绘，绘制极精。哈智云，其生时真确天然之态，即如是矣。契丹国人罕有用之以充药剂者。唯磨碎后，与香料混和制成香，以供佛而已。契丹国他处产大黄极旺，致有用之以充燃薪，或施之病马，多而不为人所贵，有如是云。肃州大黄山，又产小根一种，名曰万白龙尼秦尼^(四) (Mambroni Cini = Mamiran-i-Chini)，至为土人所宝贵。可治各种疾病，治眼尤妙。土人取而混以玫瑰水，以石捣和之，傅之眼上，效果极佳。此物至今无人运至此方。哈智亦不能详细言之。哈智见余在诸人中，聆其说最为欣喜高兴，因再告余云，契丹国复有树一种，各地之人皆用其叶。树名“嘉宜契丹”^(五) (Chai-Catai = Chā-i-Khitai)。克强府^(六) (Cacianfu) 产之，行用极广，全国宝之。土人取叶，或干或鲜，和水煮之。饿腹时饮一二杯，可祛热病、头痛、胃痛、腰痛、骨节痛诸病。唯须极热时饮之。哈智云，此叶儿可治疗百病。病名一时难记。痛风亦其一也。咽食太多，觉胃不舒畅时，仅将此汁，略饮少许，片时即愈。土人极宝贵之，出门旅行时，皆携带少许，预防疾病以一袋之大黄，换此“嘉宜契丹”一两，其人犹尚乐为也。契丹人云，若波斯及法兰克诸国之人，知此叶之用，各商贩必皆停止购买拉文特秦尼 (Ravend

Cini = Rawand-i-chini = China Rhubarb)(中国大黄), 盖其人称大黄以此名也。余问哈智, 可告余由甘州 (Campion) 及肃州归还至君士旦丁堡之道途乎? 哈智请译人万白答云, 彼极乐告余全途情形也。哈智云, 其归回时, 非由去时旧道。当彼起程时, 适青帽 (Green Caps) 鞑靼诸酋长之大使, 率领扈从人甚众, 由里海北面鞑靼大沙漠 (Desert of Tartary), 往君士旦丁堡土耳其朝廷, 欲与结约, 共攻索非族 (Soffi)。青帽鞑靼亦称伊锡尔巴 (Iscilbas) 人, 与土耳其人皆仇恨索非族。哈智与之同行, 至喀发港 (Caffa) 乃相别。哈智云, 若由去时之道而归, 则情形如下: 离甘州至高台 (Gauta) 六日程, 路途皆以波斯法孙克 (Farsenc) 计之, 每法孙克合威尼斯三里。每日所行, 约八法孙克。涉沙漠或踰高山时, 每日所行, 仅达其半。沙漠中旅行, 所须日数, 较之平地, 当加倍也。由高台至肃州五日程。由肃州至哈密 (Camul) 十五日程。由此以东, 皆拜偶像者之境域, 以西则回教徒之地矣。由哈密至吐鲁蕃 (Turfan) 十三日程。过吐鲁蕃经嘉理斯城 (Chialis), 十日行。次至呼治城 (Chuche, 今库车) 又十日行。再次至阿克苏城 (Aqsu), 二十日行。由阿克苏至喀什噶尔城 (Cascar) 二十日程, 皆经荒凉沙漠中。以前所经, 沿途皆有人居住。由喀什噶尔至撒马儿罕 (Samarcand)

二十五日程。由撒马儿罕至呼罗珊 (Corassam) 境内布哈拉城 (Bochara) 五日程。由布哈拉至哈烈城 (Eri = Herat) 二十日程。次至维莱米城^(七) (Veremi) 十五日程。再至可疾云城 (Casbin = Kazvin) 六日程。由可疾云城至孙丹尼牙城 (Soltania) 四日程。由孙丹尼牙至讨来思 (Tauris) 大城六日程。以上皆余亲闻自波斯商人哈智者也。其言极有兴味。余聆之至为满意。因有甚多城邑之名，与马哥孛罗所记者相同也。以此之故，余不得不揭之于此，俾互证焉。

(一) 名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贾耽广州通海夷道。

(二) 即贾耽之陀拔国。

(三) 近人谢彬《新疆游记》云，南望焉支山，层峰积雪，蜿蜒若画。山中产药材三十余种，大黄最佳，故亦称大黄山。实祁连山北支也。(见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刊本，第53页)

(四) 玉尔谓即人参。劳费尔谓即黄连。吾取劳说。

(五) 契丹茶也。亨利玉尔云，赖麦锡此书为欧洲各种文字中第一部书记载中国茶者。

(六) 克强府即京兆府之转音，唐宋金元皆用此名，今之西安府也。

(七) 维莱米在今伊朗京城德黑兰 (Teheran) 东二日程。

哈智未离此城之前，复告余甘州详情及其地人民风俗状况甚多，似亦可以约略记之于此。分门别类，一如哈智所言，读吾书者，或不无裨益也。

甘州城……其地人民，皆服黑棉衣。冬时，贫者于棉下复加以狼羊之皮。富者则用黑貂与貂鼠之皮，价值极昂。首戴黑帽，下垂如塔糖状。其人短矮不高。蓄须与吾人相同。年中某季时尤多。

房屋构造，与吾国相似，亦用砖石，楼房有二三层者。房顶天花板涂漆，彩色互异，极其华丽。漆工甚众。甘州城内某街，悉为漆工之居也。

王者为表示其高贵华丽起见，命人造一大坛，坛上有丝制之罗帐。帐边用金银镶之，悬挂珍珠宝石甚夥，价比连城。王及友人坐其上，奴隶四五十人舁而游行城市，以为消遣。普通贵人出门乘肩舆，无彩饰。舆夫四人以至六人。

寺庙建筑之式，与吾国教堂相仿，皆用梁柱，宏大雄壮，有可容四五千入者。城内有男女二神像，各高四十尺，立于地上。每像皆一石所雕成，全身涂金。此处之石工都是第一流者。

其石有运自二三月路程之外者，皆用大车载之。车有高轮四十，轮边皆以铁镶之。每车须以马骡五六百匹牵挽之。

小像甚多，有六七首而十只手者。每手各握异物，如蛇、鸟、花草等类。

某寺内，有修道人甚众，居寺房，其门扃闭，终身不得出，外人送物以食之。又有僧人甚众，游行街市，与吾国之僧人相似。

其地风俗极奇。家族亲戚有死者，人皆服棉制白衣多日。其衣服剪裁之制，与吾国相同，皆长曳及地。袖宽阔，与威尼斯市人之戈梅多(gomede)相似。

其国亦有印刷术，书籍皆印成者。余因欲详悉其国印刷术，是否与我国相同，故约准某日，偕波斯商人至拖麻索君梯(Thomaso Giunti, 人名)圣久良奴(San Giuliano, 地名)之印刷局参观，俾比较焉。哈智既见锡板、螺旋印刷机等物，乃谓两国之印刷术，实大相同也。

镇市四周，有砖城围之，砖墙之内，皆以土实之。城上宽广，马车四辆可并行其上。城上又有堞楼多所，皆至高大。环城皆置炮，其密亦如君士旦丁堡大突厥之防守也。城外有深隍，平时无水，引水充之，亦极易也。

其地有牛一种，庞大莫比，毛极长，白而微细^(一)。

(一) 此指青海西藏之牦牛也。

契丹国法，禁止人民及信异端者，远离本国与出外

貿易也。

呼罗珊(Corassam)沙漠之北以至撒马儿罕,皆隶青帽人。其人亦名伊锡尔巴(Iscilbas)族。青帽人为鞑靼后裔,崇奉回教,首戴圆锥形之青绒帽。自称此名,以别于索菲族(Soffi)。其人与索族有不共戴天之仇。索菲族据有波斯,亦崇奉回教。首戴红帽。青帽人与红帽人因宗教解说不同,及边地争夺之故,时相攻伐。青帽人当今所辖之境,有布哈拉及撒马儿罕二大城。每城皆自有王(一)。

(一)红帽人即开乞尔拔晋人(Kizilbash)。青帽人即月即别人(Uzbegs)。月即别人,元太祖长子朮赤之第五子昔班(Shiban)之后裔也。其封地初在阿拉尔海北,与白党汗国(White Horde)为邻。白党汗乃朮赤之子鄂尔达(Orda)后裔,拔都封地在西,称金党汗。昔班第六代孙阿伯尔克尔(Abulkhair)生于公元一四一三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后逐白党汗而并其国。白党汗奔蒙古利斯坦国(Moghulistan,今伊犁准部之境,察合台东枝也)。其汗封白党汗以楚河(River Chu,《唐书》碎叶川)上,西鄙边邑。白党汗所率部众之后裔,留于其地者,自号哈萨克人(Kasaks)。徐松、魏源皆以《元史》之阿速部为即哈萨克人,可谓误而又误矣(见徐松《西域水道记》、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阿伯尔克尔征服花刺子模及上耳其斯坦,其子昔班尼(Sheibani)于十六世

初叶（明孝宗弘治末年）征服撒马儿罕及阿母河（Amu Daria = Oxus）以北之地。数年后，复将呼罗珊境内帖木儿子孙，悉擒逐之。月即别人所创之国，直至近世俄罗斯人侵入中央亚细亚时始亡。

其人多精于奇学。有乞迷爱学（Chimia，阿刺伯语）者，吾人所称之炼金术（Alchemy）也。理迷爱学（Limia，不可考）者，吸引爱情之学也。西迷爱学（Simia，波斯语）者，幻术学也。其国无铸成之钱币。上等社会及商贾皆用金银小杠，割成小块，以便行使。甘州肃州居民，风俗皆如是。

甘州城内市场中，每日有幻人集演西迷爱学之术。于丛人广众之中，显其奇术，例如取其同伴一人，以刀从中央分割之，或割去手足。观者皆望见血流如涌，其实则未伤人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90—296页）

一六 《明史·鲁迷传》

鲁迷（一），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遣使贡狮子、西牛。给事中郑一鹏言：“鲁迷非常贡之邦，狮子非可育之兽，请却之以光圣德。”礼官席书等言：“鲁迷不列《王会》，其真伪不可知。近上鲁番数侵甘肃，而边吏于鲁

迷册内，察有土鲁番之人，其狡诈明甚。请遣之出关，治所获间谍罪。”帝竟纳之。而令边臣察治。五年冬，复以二物来贡。既颁赐，其使臣言，长途跋涉，费至二万二千余金，请加赐。御史张祿言：“华夷异方，人物异性。留人养畜，不惟违物，抑且拂人。况养狮日用二羊，养西牛日用果饵。兽相食与食人食，圣贤皆恶之。又调御人役，日需供亿。以光祿有限之财，充人兽无益之费，殊为拂经。乞返其人，却其物，薄其赏，明中国圣人不贵异物之意。”不纳。乃从礼官言，如弘治撒马儿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诸国贡马及方物。明年，还至甘州。会迤北贼入寇，总兵官杨信令贡使九十余人往御，死者九人。帝闻，褫信职，命有司棺敛，归其丧。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并入贡。其贡物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锁服、撒哈刺帐、羚羊角、西狗皮、捨列狮皮、铁角皮之属。（《明史》卷三三二）

（一）鲁迷之原音为 Rum，而 Rum 又由 Rom 而来。实乃指土耳其帝国也。《明史》此节记嘉靖时代（公元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六年）土耳其与中国共有五次之交通。唯每次所称贡使，究真为国王所遣者，抑商人冒充者，不可得知也。嘉靖五年之使节，甚至与朝廷较量价值，似尤不应为国王使节所当为者也。明世宗时，土耳其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已百余年，伐匈征奥，地跨欧

亚非三洲。正为土耳其国运旭日中天时代。苏烈曼大帝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君临土国四十余年，为突厥民族历史最荣誉之时代。遣使绝域，乃意中事。下节荷兰人白斯拜克在君士旦丁堡时，亦竟遇有曾至中国之土耳其游客。观其记载，即可知《明史》所记各次贡使之真情矣。

一七 《皇明世法录》记鲁迷

鲁迷不详所始，或云地属哈烈。嘉靖三年，其王遣使自甘肃入贡狮子二、西牛一。都御史陈九畴以闻。给事中郑一鹏言所献皆非土性，乞就彼犒遣，以光圣德，杜窥伺。不报。明年，礼部尚书席书奏鲁迷不载《王会》，真贋莫辨。顷土鲁番数侵甘肃，而甘州抚夷官于鲁迷数内，查有夹带土鲁番夷众，其诈甚明。请善遣出塞，仍治所获奸谍。诏镇巡体覈。五年，复贡。命畜狮牛内府，仍留熟夷五人饲之。贡使颇索加赏，云往买瓦刺费且二万金。诏定五年一贡，每贡起送十余人。贡物有玉石、珊瑚、珠、金刚钻、花帐子、舍列孙、皮花瓷、汤壶、羚羊角、锁服。二十三年，北虏寇甘州。总兵杨信以上官百户马能言，令鲁迷诸国贡夷九十余人，前御虏。写亦阿力等九人死焉。都御史詹荣以闻。上从兵部议，褫信职。逮能于理。以写亦阿力死事，给棺敛

费，送归本国，仍谕国王以优卹意。（《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一八 白斯拜克记土耳其游客之谈话

一五六〇年顷荷兰人白斯拜克(Auger Gislen De Busbeck)奉日耳曼皇帝查理第五(一)(Charles V)之命，出使土耳其国，驻于君士坦丁堡多时。尝自土耳其某游客得闻中国之事一节。后归国，一五六二年(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德国富兰克福特城(Frankfort)尝致书于友人，记其事曰：

余尝遇土耳其游客一人，告余契丹国事情甚详。余今将为君述之也。上国游客崇奉秘教，其教专使人游行至最远之国，礼敬上帝于峻岭荒碛之中。此人足迹几遍于东方各国，尝在其地，遇见葡萄牙人。后发游兴，欲至契丹国一覩其地城池人民为快。乃与商贾结伴同行，盖向来往契丹国者，皆须结大队而行，小群不得通过，且途间常有些凶狡部落袭击行旅常使人生畏，故不得不结大队也。离波斯后，行不远，至撒马儿罕、布哈拉(二)、塔什干诸城。诸地之王皆为帖木儿郎(Demirlan)后裔。过此之后，有大沙漠，有野蛮之部落所居之处，亦有较为文明之人所居之处。然各处食物水草之供应皆极稀少。故旅客皆须自带糗粮，因之所需骆

驼极多。大队人畜同行，谓之喀拉凡(三)(Caravans)。旅行多日，趲蹠甚劳。终乃抵一小隘，契丹国边境之关塞也(四)。其国大部分皆为平原内地。近关处有连山，崎岖危险，不通行人。仅此一隘，可以通行。国王遣兵驻守之。商贾至者，皆须报告运载何物，自何方来及人数若干。报完后，王之卫士，日间则举烟，夜间则纵火以为号。传至别一了望塔，以次沿途递传而至王都。传报迅速，不数时即可竣事。若用他法，则或须数日之久也。王亦举烟火以回答。商人或全许入境，或仅半数，或全不许入境也。若许入境，则由关隘起身后，皆有引路人指导前行，每日有站可停。站中衣食之价，皆甚廉平。行多日后，乃抵契丹国都。既至，报告所有，赠送国王以相当之礼物。王皆酬以重价。其余货物，可以自由出售，或换他货。限定若干时日，必须归回故国也。盖契丹国不喜有外国人逗留其境，恐其国风俗习惯，为外国人所混乱也。商人遣送出国之路，与入国者相同。

(一) 查理第五是时为神圣罗马帝国之皇帝兼西班牙国王。

(二) 由波斯东来，先至布哈拉后至撒马儿罕。

(三) 原为波斯语骆驼商队之义。今欧洲英法德各国语，皆借用之。

(四) 似即嘉峪关。

土国游客又言契丹人精于各种技艺,开化文明,深知礼让。自有宗教,与基督教犹太教及摩诃末教皆不同,唯礼节则类于犹太教也。其人有印书术已数百年矣。上国游客在其国见活字版印成书籍甚多,可以证明此事也。印书之纸,皆极薄,为蚕丝所制成^(一)。仅能一面印字,他面则留空白。

(一) 指绵纸而言。

城内旅馆甚多。产麝香,香为一种小兽身体上流出之物,兽类羊羔。其国不产狮。赞美狮之雄伟,故愿付重价以购求之也。

余自土国游客所闻契丹国事情如上。真确如何,则其人自负其责。或者余问其人契丹国事情,而谎答他国之事以塞责,亦未可知也。余既自其人闻契丹国事甚多,乃问之自其国归时,曾带有奇草根、异花果或异石等物否。其人答云:“并未带回他物,仅有此小根一条,藏之身畔。疲倦及受寒时,则取一小块咀嚼之。舌咽后,即觉身体发温,精神振奋。”言时,其人自袋中取出,使余尝之,并命余须谨慎,仅可取小块嚼之。余之医官威廉(William),是时适亦在旁,取而嚼之。以性烈之故,竟致口肿痛。威廉谓此必附子^(一)(Wolfsbane)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96—

(一) 此必人参也。

一九 《明史·意大利传》

意大利，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Matteo Ricci)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一)，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尼加洲(二)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而耶稣生于如德亚。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汎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诸

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进献。则内臣混进之非，与匡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审译，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诸番朝贡，例有回赐，其使臣必有宴赏。乞给赐冠带还国，勿令潜居两京，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不报。八月，又言：“臣等议令利玛窦还国，候命五月，未赐纶音。毋怪乎远人之郁病而思归也。察其情词恳切，真有不愿尚方锡予，惟欲山栖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长林丰草，人情固然。乞速为颁赐，遣赴江西诸处，听其深山邃谷，寄迹怡老。”亦不报。已而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赐葬西郭外。其年十一月朔，日食。历官推算多谬。朝议将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当令译上，以资采择。”礼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请仿洪武初设回回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测验。从之。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Alphonso Vagnani)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其徒又

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如珂乃召两人授以笔札，令各书所记忆，悉舛谬不相合，乃倡议驱斥。四十四年，与侍郎沈淮、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且疑其为佛郎机假托，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Emmanuel Diaz)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帝纳其言。至十二月，令丰肃及迪我等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令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参劾，议行屏斥。窃念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堕恶业。惟圣明垂怜，候风便还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诸处陪臣，一体宽假。”不报。乃怏怏而去。丰肃寻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其国善制炮，视西洋更巨。既传入内地，华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启、崇祯间，东北用兵，数召澳中人入都，令将士学习(三)。其人亦为尽力。崇祯时，历法益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Jacobus Rho)、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Köln)等，以

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纂修。报可。久之书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为历元，名之曰崇禎历。书虽未颁行，其法视大统历为密，识者有取焉。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毕方济 (Franciscus Sambiasi)、艾如略 (Julius Aleni)、邓玉函 (Joannes Terrenz) 诸人。华民、方济、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利亚国人。玉函，热而玛尼国^(四)人。庞迪我，依西把尼亚国^(五)人。阳玛诺，波而都瓦尔国^(六)人。皆欧罗巴洲之国也。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且有《职方外纪》诸书在，不具述。(《明史》卷三二六)

(一) 利未亚洲 (Lybia) 即今阿非利加洲。

(二) 墨瓦腊尼加洲 (Magellanica)，明末欧洲之地理学家以为南美洲之南，南极中之洲名。

(三) 《明史》此节谓天启、崇禎年间，东北用兵，数召葡人人，其人颇为尽力，可参看传教士鲁德昭 (Semedo) 所著《中国》(China) 一书。荷人莱希登 (Seyger Van Rechter) 尝刊马克达瓦罗 (Marc d'Avalo) 之《澳门志》，中言十七世纪初叶澳门事甚详，谓葡人在澳有铸炮厂一所，可铸造各种炮云。

- (四) 热而玛尼国(Germania)即今日耳曼。
(五) 依西巴尼亚国(Hispaniar)即今西班牙。
(六) 波而都瓦尔国(Portugal)即今葡萄牙。

二〇 《万历野获编》记利玛窦等

利玛窦字西泰，以入贡至，因留不去。近以病终于邸。上赐赙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时予游京师，曾与卜邻，果异人也。初来，即寓香山屿，学华言、读华书者凡二十年。比至京，已斑白矣。入都时，在今上庚子年(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年)途经天津，为税监马堂所谁何，尽留其未名之宝，仅以《天主像》及《天主母像》为献。礼部以所称大西洋为《会典》所不载，难比客部久贡诸夷，姑重赏遣还。上不听，俾从便僦居。玛窦自云其国名欧逻巴，去中国不知几千万里。今琐里诸国亦称西洋，与中国附近，列于职贡而实非也。今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

丙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南京署礼部侍郎沈淮、给事晏文辉等同参远夷王丰肃等以天主教在留都煽惑愚民，信从者众，且疑其佛郎机夷种，宜

行驱逐。得旨，丰肃等送广东抚按，督令西归。其庞迪义（义应作我）等晓知历法，礼部请与各官推演七政，且系向化西来，亦令归还本国。至戊午（万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十月，迪义等奏曰：“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食大官者十七载。近见要行驱逐。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如有邪谋，甘堕恶业。乞圣明怜察，候风归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望并南京等处陪臣，一并宽假。”疏上不报。闻其尚留香山嶼中。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监少监马堂解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李。时吾乡朱文恪公以吏部右侍郎掌礼部尚书事，上疏曰：“《会典》止有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随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令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赍给，则该监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译，而私寓僧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给所进行李价值，照各贡译例，给与利玛窦冠带，速令回还，勿得潜住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且使眩惑愚民”。不报。（《万历

利西泰发愿力，以本教诱化华人，最讲释氏。曾谓余曰：君国有仲尼，震旦圣人也。然西狩获麟时已死矣。释迦亦葱岭圣人也，然双树背痛时亦死矣，安得尚有佛。余不谓然，亦不以为忤。性好施，能缓急人，人亦感其诚厚，无敢负者。饮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权子母术，而日用优渥无窘状。因疑其工炉火之术，似未必然。其徒有庞顺阳，名迪我，亦同行其教，居南中，不如此君远矣。渠病时，搽擦苏合油等物遍体，云其国疗病之法如是。余因悟佛经所禁香油涂身者，即此是也。彼法既以辟佛为主，何风俗又与暗合耶？利甫逾知命而卒。（《万历野获编》卷三〇）

二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略传

利玛窦字西泰，一千五百五十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生于意大利之马塞拉塔城（Macerata）。年十九，入耶稣显修会（The Society of Jesuit）。一千五百七十七年，阅数国，乃至大西洋滨名邦波尔都瓦尔。利子入见其王，王款甚厚。航海东来，历怒涛狂沙掠人啖人之国，不灾不害。次年泊小西洋，易舟而东。

又次年，为万历九年，辛巳，始抵广东香山澳。明年，癸未，利子入端州，居端州几十载。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义。始稍著书。利子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之，知中国古书，皆利子之力也。厥后到南雄府，大京兆王公玉沙讳应麟，适宦南雄。一见利子，深相爱慕。少司马石公，亦敬爱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郡。比抵南都，未逢知己，心殊怅然，乃舍南都而转江右焉。二十六年，戊戌，王大宗伯忠铭者，素闻利子名，将入京，欲携偕往。过韶州，遂携郭子仰凤，共到豫章，偕利子之京都。未有朝见之机，利子复同郭子南回。时冬日河冻，暂留郭子于山东，独回苏州，与故人瞿太素之南都。时王大宗伯正官南都，大司寇赵公、大司徒张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叶公群慕利子名，皆投刺过谒，迭为宾主。理学名儒李公心斋、礼部都谏祝公石林，尤深相契合。万历二十八年庚子，遂与同会庞顺阳以礼科文引躬诣阙廷，贡献方物。诸当道款接如礼。而山东开府心同刘公，阅贡物，备加优待。乃越黄河，抵临清，适督税内官马堂，邀功拦阻，悉将贡物奏章，自行上达。奉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同入燕都。献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

图。皇上欣念远来，另见便殿，垂帘以观。命内臣习学西琴，问西来曲意。利子始译八章以进。后蒙赐问大西教旨及民风国政等事。于是钦赐官职，设饌三朝，宴劳利子等。固辞荣祿，受廩筑。上奉圣像于御前，置白鸣钟于御几，后命画工图形进览。时大宗伯蔡公者，以属夷贡献、必由本部，而利子乃从内官进，不无以此为嫌。利子因述马堂强留邀功之意，公始释然。暂循旧例，留利子于夷馆中。利子以旅人浮海东来，观光上国，住中华二十余年，颇识文字，与他夷来宾为名利者不同也。具疏请命，或两京，或吴越，乞示安插。礼部并为题覆，未蒙报可。内官出谕利子曰：“弗固辞，主上方垂意。若固辞，则上心滋不喜。”于是礼部赵公邦靖周旋其间，利子始安意京师，偕庞子儵屋以居。至其日用饮食所需，取给于光祿，遵上命也。中州都会，原有教堂，乃如德亚国所传天主古教。适其教中艾孝廉计偕入京，造访利子。利子将《天主经典大全》一部，系如德亚原文，并附译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诵读其文，深喜而拜焉。艾子同袍张君，同访利子，谓汴梁昔有一教，名十字教，以奉天主为主，张孝廉亦奉教之后裔也。奈百年来，多不得其传。利子以所佩十字架示之，张君一见，不禁泪下。是后利子遣从游黄明沙驰访其实。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来传之详耳。是后张君选

授关中教谕。时有鄂本笃从大西到关中，亦耶稣会士也。夙闻东方有伽也唐者，礼义文物之邦，人皆奉天主宰为宗。以为与天主圣教，正相符合，欲得其实。陆行三年，经狂沙掠人之国，历尽艰难，方到关中，乃知所闻之国即中国。利子闻之，遣人迎取。值其病笃，一见同会者，喜溢望外，遂安然去世矣。所惜一路所经图记，为盗所劫而不传。利子住京师十年，交游益广，著述益多。时与名公论学，旁及度数。与徐宗伯则译《几何原本》、《测量》等书。与李水部则译《同文算指》、《浑盖通宪》、《乾坤体义》等书，俱已行世。自是四方有道之士，多致书请问，利子率手自裁答。时又为寓中国西士之长，书札往还，亦缕缕长言，利子不倦也。生平乐于接引，所称明镜不辞屡照，清流无惮惠风，利子有焉。每日除褪躬瞻礼，存想省察诵经外，皆谈道著书之候。而门有过访，又亟倒屣出迎。时患头风，虽伏枕呻吟，闻问道者至，即欣然延接，悉忘其苦，客退呻吟如故。于是从教日广，喜与利子相亲。利子率谆谆乐告之。即有贫贱者，利子亦作平等齐观，其接见与大宾无异也。庚戌岁，上计名公，及省试孝廉，轮蹄相错，利子披示，各愜于怀。新到会士熊有纲、费揆一，初未习中国语言文字。利子又殫其心力，时与指陈。持斋日外，亦不用非时饮食，而当时教务，亦已应接不暇。诸会士皆

以利子春秋渐高，何以都无倦色，不可谓非天主默佑简阅之身也。李公我存，久习利子，服其器识，凡有所行，多与相商。觉从利子之言则顺，间有不从，后辄有悔。时忽患病，京邸无眷属。利子朝夕于床第间，躬为调护。及病甚笃，已立遗言，请利子主之。利子力劝其立志奉教，得了然于生死之际而受洗，且奉百金为圣堂用，而李公之疾亦痊矣。利子以异地之身，积劳成瘁，自得病首日，即谓诸会士曰：“兹我去世之期也。”遂依圣教善终规则行之。诸奉教者，利子无不喜容接之，而加慰勉焉。时时仰祈天主，垂佑中华，俾人人尽识圣教，共沾洪恩。复念皇上体恤远人，思所以报答涓埃者。望天主玄默福佑，得以阐扬大道。此尤病中倦倦致意者也。越数日，利子临终，再告解请领圣体。铎德依礼捧至寢所，利子奋力强起，投地扣奉不已。同会以病笃劝其安寢。利子不敢纤毫褻越焉。有顷，忽闭目如有所思，乃安然坐逝矣。时万历庚戌年四月也。李公我存经其丧事，市坚木为棺，会士阻之不得。匠人欲速其工，惧天炎而体变。李公曰：“勿亟。尔第加工，利子虽百日不坏。”越两日始就木。诸缙绅来吊者，无不极口称赞。利子歿后，中朝诸公，议欲请葬地。而庞子顺阳，熊子有纲具疏奏请，命下礼部题覆。今相国吴公以少宗伯署部事，偕正郎林公、员外郎洪公、主政韩万象

公，具言其慕义远来，劝学明理，著述有称，伏乞赐葬等情，上报可。吴公牒下京兆王公查覆，有籍没杨内官私创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异葬利子^(一)。并为庞熊诸子，恭敬天主，焚修祝厘之所。京兆玉沙王公立石为文记之。有内官言于相国叶公文忠曰：“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利子所著各书如下：《天主实义》二卷 《畸人十篇》二卷 《辩学遗牍》一卷 《几何原本》六卷 《交友论》一卷 《同文算指》十一卷 《西国记法》一卷 《测量法义》 《万国舆图》 《西字奇迹》 《乾坤体义三卷》 《句股义》 《二十五言》一卷 《圆容较义》一卷 《浑盖通宪图说》二卷 《经天该》一卷

(一) 利玛窦墓在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滕公栅栏似为明末清初时旧名，今代其地仅名曰栅栏，又曰石门，而滕公之名，竟无人知。与利玛窦墓同行者，东首为南怀仁墓，西为汤若望墓，南首为龙华民之墓。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字精华，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生于意大利西锡利岛。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先传教于江西，后进都中。至清朝顺治十一年甲午，卒于北京。墓在京师阜城门外滕公栅栏。所著各

书如下：《圣教日课》《念珠默想规程》《灵魂道体说》一卷《急救事宜》《地震解》一卷《死说》一卷《圣善撒法行实》《圣人祷文》

庞迪我 (Didacus de Pantoja) 字顺阳，一千五百七十一年，生于西班牙国。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至，即同西泰利先生进朝。遂留都中传教。后回澳，卒于一千六百十八年。墓在香山澳。所著各书如下：《七克》七卷《人类原始》《庞子遗铨》二卷《实义续编》《天神魔鬼说》《受难始末》《辩揭》一卷

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 字有纲，一千五百七十五年生于意大利那波利港。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至。传教北京。天启年间，钦取修历。后回广东。一千六百二十年，卒。墓在香山澳。所著各书如下：《泰西水法》六卷《简平仪》《表度说》

阳玛诺 (Emmanuel Diaz) 字演西。一千五百七十四年生于葡萄牙。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至。传教北京江南等处。后驻浙江。至清朝顺治十六年卒。墓在杭州方井南。所著各书如下：《圣经直解》十四卷《十诫直诠》《景教碑诠》《天问略》《天神祷文》《圣若瑟行实》《轻世金书》二卷《避罪指南》(未刻)《代疑论》《天学举要》

毕方济 (Franciscus Sambiaso) 字今梁。一千五

百八十二年生于意大利那波利港。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至中国。钦召进京,寻往河南。后徐文定公延归上海,传教吴下诸郡。嗣往浙江,转入闽中,复至金陵,又往粤东。明末时,卒于广州府。墓在省城北门外。所著各书如下:《灵言蠡勺》二卷 《睡答》一卷 《画答》一卷

邓玉函 (Joannes Terrenz) 字涵璞。一千五百七十六年生于瑞士国。明天启元年辛酉,至。传教某处,后入都中。佐理历局。参加《崇祯历书》一百卷之编纂。善医。格究中国本草八十余种,惜未翻译。卒于一千六百三十年。墓在北京阜城门外滕公栅栏。所著各书如下:《人身说概》二卷 《奇器图说》三卷 《测天约说》二卷 《黄赤距度表》二卷 《正球升度表》 《大测》二卷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字道未。一千五百九十一年,生于德国科龙城(Köln)。明天启二年壬戌,至。钦召入京。修正历法。与徐光启、罗雅谷等合撰《西洋历法新书》三十六卷。清朝特命修时宪历,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卿,敕赐通微教师,除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级,进光祿大夫。康熙五年丙午,疾卒。墓在京师阜城门外滕公栅栏。所著各书如下:《进呈书像》 《主制群征》二卷 《主教绿

起》五卷 《浑天仪说》五卷 《民历补注释惑》一卷 《赤道南北两动星图》 《拉丁文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略》
《真福训诂》 《古今交食考》 《西洋测日历》 《远镜说》
《星图》八幅 《交食历指》七卷 《交食表》九卷 《恒星历指》四卷 《恒星表》五卷 《恒星出没》二卷 《测食说》二卷 《测天约说》二卷 《大测》二卷 《奏疏》四卷 《新历晓惑》一卷 《新法历引》一卷 《历法西传》一卷 《新法表异》二卷 《共译各图八线表》一卷 《学历小辩》一卷 《则克录》

罗雅谷 (Jacobus Rho) 字味韶。一千五百九十年，生于意大利米兰城 (Milan)。明天启四年甲子，至。传教山西绛州。崇祯四年辛未，钦取来京修历。与徐光启、汤若望等合撰《西洋历法新书》共三十六卷。崇祯十一年戊寅，卒。墓在阜城门外滕公栅栏。所著各书如下：《斋克》二卷 《哀矜行论》二卷 《圣记百言》一卷 《天主经解》 《圣母经解》一卷 《天主圣教启蒙》 《求说》一卷 《周岁警言》一卷 《测量全义》十卷 《比例规解》一卷 《五纬表》十卷 《五纬历指》九卷 《月离历指》四卷 《月离表》四卷 《日躔历指》一卷 《日躔表》二卷 《黄赤正球》一卷 《筹算》一卷 《历引》一卷 《日躔考昼夜刻分》

艾儒略 (Julius Aleni) 字思及。一千五百八十二

年生于意大利白利格西亚城(Brixia)。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至。先入都门。徐文定公迎归上海,转行浙江,宏宣圣教。叶相国福唐复迎入闽。至清顺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北门外十字山。所著各书如下:《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八卷 《降生引义》 《涤罪正规》 《万物真原》 《三山论学》 《西学凡》 《性灵篇》 《性学粗述》 《职方外纪》五卷 《西方答问》二卷 《几何要法》四卷 《景教碑颂注解》 《圣体要理》 《圣体祷文》 《出像经解》 《十五端图像》 《口铎日抄》八卷 《道原精萃》八卷 《圣梦歌》 《利玛窦行实》 《熙朝崇正集》四卷 《杨淇园行略》 《张弥格遗迹》 《悔罪要旨》 《五十余言》一卷 《四圣经》 《弥撒祭义》二卷 《坤舆图说》

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字则圣,意大利亚国人。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至。后更名高一志,传教山西。崇禎十三年卒,墓在绛州南门外。所著各书如下:《西学修身》十卷 《西学齐家》五卷 《西学治平》 《四末论》四卷 《圣母行实》三卷 《圣人行实》七卷 《则圣》十篇 《十慰》 《斐录汇答》二卷 《励学古言》一卷 《童幼教育》二卷 《譬学》二卷 《空际格致》二卷 《寰宇始末》二卷 《教要解略》二卷 《推验正道论》一卷 《达道纪言》一卷 《神鬼正纪》四卷

方济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纳袜辣国 (Navarre) 人。明嘉靖三十一年, 壬子, 甫至广东属地上川岛即卒。沙勿略初在东印度及日本传教, 后来中国, 中华之人, 莫由知其名。遂使三十年后来华之利玛窦得享天主教开山之名也。

费奇观 (G. Ferreira) 字揆一, 路西大尼亚国 (Lusitania 即葡萄牙) 人。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 至。传教河南, 后至江西建昌, 复往广东, 卒。所著各书如下: 《振心总牍》一卷 《周年主保圣人单》 《玫瑰经十五端》一卷

郭居静 (L. Cattaneo) 瑞士人。万历二十五年至。以崇禎十年卒于杭州。著: 《性灵诣主》一卷 《悔罪要旨》一卷

何大化 (Antonio de Gouvea) 葡萄牙人。崇禎九年至。康熙十六年卒于福州。著: 《蒙引要览》

罗如望 (Jvao da Rocha) 葡萄牙人。万历十六年至。天启三年卒于杭州。著: 《天主圣教启蒙》 《天主圣像略说》

罗明坚 (Michael Ruggieri) 意大利人。万历九年至。康熙六年卒。著: 《天主圣教实录》

孟三德 (Eduard Sande) 葡萄牙人。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卒于澳门。著: 《崇禎历书》 《长历补

注解惑》《主制群征》《主教缘起》《远镜说》《进呈书像》《浑天仪说》

苏如汉 (Jvao Soerio) 葡萄牙人。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卒于澳门。著:《圣教约言》

金尼阁 (Nicholas Trigault) 字四表, 法兰西人。明万历三十八年, 庚戌, 传教浙江。崇禎二年, 己巳卒。墓在杭州方井南。著有:《况义》一卷《推历年贍礼法》《西儒耳目资》三卷

鲁德昭 (Alvaro Semedo) 字继先。路西大尼亚国人。明万历四十一年, 癸丑, 至。传教杭州, 转金陵, 复回广东, 卒。墓在香山澳。著有《字考》《中国通史》

傅汛济 (F. Furtado) 字体斋, 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天启元年辛酉, 至。传教浙江、陕西等处。复往广东香山澳, 卒。墓在香山澳。著有:《寰有诠》六卷《名理探》十卷

费乐德 (R. de Figueredo) 字心铭, 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天启二年壬戌, 至。传教河南, 究习中国文学。崇禎十六年壬午, 卒。墓在开封府。著有:《圣教源流》四卷《总牍念经》《念经劝》一卷

伏若望 (J. Froez) 字定源, 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天启四年甲子, 至。传教杭州。崇禎十三年庚辰六

月，卒。墓在方井南。著有：《助善终经》 《苦难祷文》
《五伤经规》 《善终助功》

瞿西满 (S. Cunha) 字弗溢，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崇祯二年己巳，至。传教福建，后进都中，复往广东。清朝顺治十七年庚子，卒。墓在香山澳。著有：
《经要直指》

杜奥定 (A. Tudeschini) 字公开，意大利亚国人。明崇祯四年辛未，至。传教陕西，后往福建。某年，卒。墓在福州府海滨。著有：《渡海苦绩纪》

郭纳爵 (I. da Costa) 字德旌，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崇祯七年甲戌，至。传教陕西等处。后转福建。清朝康熙四年乙巳，往广东。五年丙午，四月，卒。墓在广州府，河之南。著有：《老人妙处》 《教要》 《原染亏益》上下二卷 《身后编》上下二卷 《烛俗迷编》

孟儒望 (I. Monteiro) 字士表，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崇祯十年丁丑，至。传教江西，后往浙江，复回小西洋卒。著有：《辩敬录》 《照迷镜》 《天学略义》
《圣号祷文》 《炼狱祷文》

贾宜穆 (G. Gravina) 字九章，西济利亚国 (Sicilia) 人。明崇祯十年丁丑，至。传教浙江江南等处。清朝顺治十六年，卒于苏州常熟县。墓在虞山铁拐亭之北。著有：《提正编》六卷 《辨惑论》

利类思 (L. Buglio) 字再可, 西济利亚国人。明崇祯十年丁丑, 至。传教江南、浙江、四川等处。逮清朝潜心述撰。著有:《超性学要》三十卷 《天主性体》六卷 《三位一体》三卷 《万物原始》一卷 《天神》五卷 《六日工》一卷 《灵魂》六卷 《首人受造》四卷 《主教要旨》 《不得已辩》 《昭事经典》 《司铎典要》 《七圣事礼曲》 《司铎课典》 《圣教简要》 《正教约征》 《狮子说》 《进呈鹰论》 《天学真诠》

潘国光 (F. Brancati) 字用观, 西济利亚国人。明崇祯十年丁丑, 至。传教江南苏松等处, 驻修上海。清朝康熙四年乙巳, 至广东。十年辛亥, 卒于广州府, 后回葬上海南门外。著有:《圣体规仪》 《十诫劝论》 《天神会课》 《圣教四规》 《未来辩论》 《天阶》 《瞻礼口铎》

安文思 (G. Magalhaens) 字景明, 路西大尼亚国人。明崇祯十三年庚辰, 至。传教四川等处。逮清朝顺治五年戊子, 来京。康熙十六年丁巳, 卒。墓在阜城门外滕公栅栏。著有:《复活论》

卫匡国 (M. Martini) 字济泰, 意大利亚国人。明崇祯十六年癸未, 至。传教浙江。后又进京师, 复往福建广东等处, 仍至浙江。清朝顺治十八年辛丑, 卒。墓在方井南。著有:《灵性理证》 《述友篇》

聂仲迁 (A. Greslon) 字若瑞, 法郎济亚国人。顺治十四年丁酉, 至。传教江西。著有:《古圣行实》

柏应理 (P. Couplet) 字信未, 比利时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 至。传教福建、浙江、江南等处。著有:《百问答》《永年瞻礼单》《圣坡而日业行实》《四末真论》《圣若瑟祷文》《周岁圣人行略》《圣教铎音》

殷铎泽 (P. Intorcetta) 字觉亏, 西济利亚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 至。传教江西。后至杭州。著有:《耶稣会例》《西文四书直解》三卷(与相应理、鲁日满合撰)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字敦伯, 一字勛卿, 拂览第亚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 至。传教陕西。十七年, 召入京, 纂修历法。康熙八年, 己酉, 特命治理历法, 授钦天监, 由监副而擢至监正, 加太常寺卿, 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 加一级。著有:《仪象志》十四卷 《仪象图》二卷 《测验纪略》一卷 《验气说》 《坤舆图说》二卷 《熙朝定案》二卷 《妄推吉凶之辨》一卷 《善恶报略说》 《坤舆全图》 《道学家传》一卷 《妄占辨》一卷 《西方要纪》 《神威图说》 《教要序论》一卷 《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 《告解原义》一卷 《圣体答疑》一卷 《赤道南北星图》 《简平规总星图》

陆安德 (G. Lobelli) 字泰然, 拿玻理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 至。传教广东, 后往江南等处, 进京师。复往广东。著有:《真福直指》二卷 《圣教略说》一卷 《圣教问答》一卷 《万民四末图》 《默想大全》 《圣教撮言》一卷 《圣教要理》一卷 《默想规矩》一卷 《善生福终正路》一卷 《讲道规矩》一卷

鲁日满 (F. Rougemont) 字谦受, 拂览第亚国人。顺治十六年己亥, 至。传教江南。康熙十五年丙辰, 卒于太仓州。墓在常熟县, 北门外铁拐亭之北。著有:《问世编》 《圣教要理》 《要理六端》

郑玛诺(一)字推信, 广东香山澳人。自幼往西国罗马, 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 并两国语言文字, 深于音学, 辨析微茫。康熙十年辛亥, 来京。十三年甲寅, 卒。墓在阜城门外滕公栅栏。(见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 韩霖张赓《圣教信证》,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 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329—330 页, 巴克尔《中国与欧洲之交往》)

(一) 韩霖张赓之《圣教信证》所载明末清初西来之教士, 凡九十一人。上方所举有著作之诸人外, 又有郑玛诺一名乃中国人, 自幼即往西国。此人似为葡人重启中欧交通后, 中国第一人曾至欧洲者。

二二 徐光启与李之藻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杨镐四路丧师，京师大震，累疏请练兵自效。神宗壮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列上十议。时辽事方急，不能如所请。光启疏争，乃稍给以民兵戎械。未几，熹宗即位，光启志不得展，请裁去，不听。既而以疾归。辽阳破，召起之还朝，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方议用，而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议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复移疾归。天启三年，起故官，旋擢礼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贤党智铤劾之，落职闲住。崇祯元年召还，复申练兵之说。未几，以左侍郎理部事。帝忧国用不足，敕廷臣献屯盐善策。光启言屯政在乎垦荒，盐政在严禁私贩。帝褒纳之，擢本部尚书。时帝以日食失验，欲罪台官。光启言：“台官测候，本郭守敬法。元时尝当食不食，守敬且尔，无怪台官之失占。臣闻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帝从其言，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四年春正月，光启进《日躔历指》一

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复上《测候四说》。其辨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郑以伟并命。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赠少保。（《明史》卷二五一）

李之藻者，杭州仁和人，字振之，又字我存，万历二十六年会魁。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至京。玛窦精通儒术，一时名士均乐与之游。之藻过从尤密，问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则当，不如其言则悔。遂大倾服而问道焉。万历三十一年，玛窦著《天主实义》，即与之藻等质疑送难而成者也。论道之余，兼及理数。明季学者，喜言心性，而之藻于天文、地理、几何、算术、美术、音乐、工艺诸学，皆能致精思。杨廷筠尝曰：“往余晤西泰利公京邸，与谭名理数日，颇称金兰。独至几何圆弦诸论，便不能解。公叹曰：‘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振之两度居燕，译得算术若干卷。既脱稿，余始闲请而共读之，共讲之。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

旧所未有也。”之藻居燕数年，与玛竇译成《乾坤体义》。复自著《浑盖通宪图说》、《圖容较义》等。……之藻虽交玛竇十年，而未尝领洗。……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之藻忽患病。京邸无眷属。玛竇躬为调护，亲切如家人。及病笃，自忖必死，立遗言，请玛竇主之。玛竇慰藉备至。之藻幡然参彻于生死之际，遂受洗礼，圣名良，因号凉庵居士。并捐百金为圣堂用。已而病愈，语人曰：“此后有生之年，皆上帝所赐，应尽为上帝用也。”之藻病愈未久，而玛竇卒，乃为玛竇经纪其丧。复为玛竇同会庞迪我、熊三拔疏请于朝，赐玛竇葬地。时南京、上海久已开教，而杭州尚付阙如。三十九年，之藻丁父忧，告归。乃邀郭居静、金尼阁二司铎及修士钟明仁入越，馆于家。丧葬仪式，悉从教礼。其后别僦一屋为圣堂。一六一一年五月八日，行第一次弥撒礼于杭州。之藻招致二司铎之力也。……之藻复演利玛竇之旨，著《同文算指》十卷。……四十四年八月，南京教难。……遽兴大狱，王丰肃、钟明礼、钟明仁等三案，逮捕至二十六人。王丰肃者，意大利司铎。二钟兄弟，广东新会人，修士也。王后更名为高一志。……天启三年，之藻复告归。庐居灵竺间，名其园曰存园，自号存园寄叟。专心译著，不闻外事。自天算、輿地以外，更及物理名理诸书。艾儒略《职方外纪》成。……修士傅汛际者（《明史》

汛作兆误),波尔杜曷学士也,以天启元年,至中国,入杭州。之藻与译希腊古贤亚利斯多特勒之书。已成者,有《寰有诠》六卷、《名理探》十卷,其价值不在欧几里得《几何》下,而不甚见称于世,则以读者之难其人也。……崇祯二年九月,设局于宣武门内东城根首善书院,颜曰历局。光启为监督,之藻佐之,召西洋人龙华民等参其事。《新法算书》百卷即当时所修。未成而之藻卒,时崇祯三年十一月,之藻奉教后二十年也。之藻未卒之前年,尚刻《天学初函》二十种,曰初函者,拟续刻也。而毕方济《睡答》、《画答》,杨廷筠《圣水纪言》等,亦均之藻梓行之。之藻博学多通,时辈罕有其匹。其为文汪洋浩瀚,才气四溢。时西士寓书罗马者,无不称之藻为此间才士,以故之藻于西土殊有名。(见陈垣撰《李之藻传》,《国学》第一卷第三期)

二三 《明史·和兰传》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履伟倍常。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吕宋及咬啮吧(一)者,和兰人就诸国转贩,未敢窥中国也。自佛郎机市香山,据吕

宋，和兰闻而慕之。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澳中人数诘问，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二)。当事难之。税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游处一月，不敢闻于朝，乃遣还。澳中人虑其登陆，谨防御，始引去。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和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宗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锦乃代为大泥国王书，一移宗，一移兵备副使，一移守将，俾秀、震赍以来。守将陶拱圣大骇，亟白当事，系秀于狱，震遂不敢入。初，秀与酋约，入闽有成议，当遣舟相闻。而酋卞急，不能待，即驾二大舰直抵澎湖。时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如入无人之墟。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锦亦潜入漳州侦探，谎言被获逃还。当事已廉知其状，并系狱。已而议遣二人谕其酋还国，许以自赎，且拘震与俱。三人既与酋成约，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国尚依违未定。而当事所遣将校詹献忠赍檄往谕者，乃多携币帛、食物，觐其厚酬。海滨人又潜载货物往市。酋益观望不肯去。当事屡遣使谕之，见酋语，辄不竟，愈为所慢。而宗已遣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

金饋案，即許貢市。酋喜與之盟。已就矣，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胆智，大聲論說，酋心折，乃曰：“我从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請。有容無所懼，盛氣與辨。酋乃悔悟，令之范還所贈金，止以哆囉哇、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饋案，乞代奏通市。案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巡撫徐學聚劾秀、錦等罪，論死、遣戍有差。然是時佛郎機橫海上，紅毛與爭雄，復泛舟東來，攻破美洛居國，與佛郎機分地而守。後又侵奪台灣(二)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闌出貨物與市。已又出據澎湖，築城設守，漸為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城遠徙，即許互市。番人從之。天啟三年，果毀其城，移舟去。巡撫商周祚以遵諭遠徙上聞。然其據台灣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澎湖，掠漁舟六百餘艘，俾華人運上石助築。尋犯廈門，官軍御之，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款。再許毀城遠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風櫃仔，出沒浯嶼、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復助之，濱海郡邑為戒嚴。其年巡撫南居益初至，謀討之。上言：“臣入境以來，聞番船五艘續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土瑛者，先遣往咬囉吧，宣諭其王。至三角嶼遇紅毛船，言

咬啣吧王已往阿南国，因与土瑛偕至大泥，谒其王。王言咬啣吧国王已大集战舰，议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至搆兵。盖阿南^(四)即红毛番国，而咬啣吧、大泥，与之合谋，必不可以理谕。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调兵足饷方略。部议从之。四年正月，遣将先夺镇海港而城之，且筑且战。番人乃退守风柜城。居益增兵往助，攻击数月，寇犹不退，乃大发兵，诸军齐进。寇势窘，两遣使求缓兵，容运米入舟，即退去。诸将以穷寇莫追，许之。遂扬帆去。独渠帅高文律等十二人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澎湖之警以息，而其据台湾者，犹自若也。崇禎中，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乃与香山佛郎机通好，私贸外洋。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其酋招摇市上，奸民视之若金穴，盖大姓有为之主者。当道鉴壕镜事，议驱斥，或从中挠之。会总督张镜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为奸民李叶荣所诱，交通总兵陈谦为居停出入。事露，叶荣下吏，谦自请调用以避祸。为兵科凌义渠等所劾，坐逮讯。自是奸民知事终不成，不复敢勾引。而番人犹据台湾自若。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牕，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

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然以舟大难转，或遇浅沙，即不能动，而其人又不善战，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舵后置照海镜，大径数尺，能照数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产有金、银、琥珀、玛瑙、玻璃、天鹅绒、琐服、哆啰嗒。国土既富，遇中国货物当意者，不惜厚资，故华人乐与为市。（《明史》卷三二五）

（一）咬嚼吧即爪哇岛中之巴达维亚市（Batavia）。荷人莱希登（Seyger van Rechteren）一六二八年（明崇禎元年）之《东印度纪行》，谓爪哇人称巴达维亚市曰雅喀脱拉（Jaccatra 今名雅加达），中国人则称之为咬嚼吧（Calappa）云。

（二）一五九四年（明万历二十五年），葡萄牙人禁止荷兰船往里斯本（Lisbon），间接输入中国货物且不能，故一六〇四年乃遣瓦维克（Wybrand van Warwich）领船一艘直往广东。时葡人占据中国澳门，以澳门葡人之压迫，不得通商。一六〇七年（万历三十五年），同样计划，复成画饼。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瓦伦丁（Valentyn）著《荷兰东印度公司史》（公司初建于一六〇二年，即明神宗万历三十年）谓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荷兰人始至中国领海，泊于澳门。在其处毁葡萄牙巨舰一艘。一六二二年（明熹宗天启二年）六月，荷人赖佑荪（Kornelis Rayerszoon）率船十五艘围攻葡人

于澳门，欲据有其地。以八百人登陆，大败而退，失人员三分之一。赖佑菀死之。乃占据中国之澎湖，筑垒而守。荷人称其地为排斯克陀尔群岛 (Pescadores)。莱希登记荷人占澎湖后，因中国政府不许通商，故封锁漳州 (Chincheo) 江口，抄掠所有中国海上大小船舶，断绝中国与菲律宾群岛贸易。至一六二四年 (天启四年) 荷人自澎湖撤兵，交还该岛与中国。然其人退出澎湖后，乃复东航至中国之台湾岛西南部，占领其地。葡萄牙人称台湾岛为伊儿哈福儿摩撒 (Ilha Formosa)，此言美岛 (beautiful island) 也。至今西人沿用此名。一六六二年 (清圣祖康熙元年)，郑成功驱逐荷人，收复台湾。

(三) 台湾之名，虽始见于《明史》，然自隋以来，中国人即以之与琉球为同一地，清初天主教教士谓中国人于一四三〇年 (明宣德五年) 前不知有台湾者，则大误矣。

(四) 阿南即荷兰，闽广人之读音也。

二四 《皇明世法录》记和兰

红夷自古不通中国，与佛郎机接壤，时驾大舶横行爪哇、大泥间。及闻佛郎机据吕宋，得互市香山澳，心慕之。万历二十九年，忽扬帆濠镜，自称和兰国，欲通贡。澳夷共拒之，乃走闽。闽人李锦久客大泥，与和兰

习。说其酋麻韦郎曰：“若请市，无以易漳。漳海外故有澎湖屿，可垒而守也。宋瑋在闽，若第谨事之，计无不取如携者。”三十二年七月，遂诈为大泥国王书，移闽当事及中贵人高宗，而以巨舰尾至澎湖。时海上汛兵俱撤。夷伐木驾厂，如履无人之境。而李锦徐拿鱼艇附入漳，诡为所掳脱归。当事系锦，及前所遣猾商潘秀，令谕夷还自赎。已并遣材官捧檄往，乃多赍酒币觐厚偿。海上奸氓，又潜移华货私与市，夷益生心观望。而宋瑋已羸夷贿，许以三万金为寿，与寻盟。会当事所遣往谕材官沈有容雅饶才略，从容谕夷，多中窾。其酋麻韦郎颇心动，众露刃相挟，沈厉声折之，为语塞。因仅以夷刀及玻璃等器，遣瑋求市。已而当事严禁兵民接济，疏请声剿。夷度坐困，竟以十月宵遁。勾引锦秀等论如法。旋奉旨传谕大泥国移檄和兰，无为细人所误。维时闽海幸复宁谧，而本夷从此习华境曲折，心不能无他觊。兼之海上利夷金钱，勾引实繁有徒。四十五年，更从吕宋港口，迎击华商。尔后遂大入澎湖，据为三窟矣。其人深目碧瞳，长鼻赤发，闽人因呼为红毛番，又称为红夷云。舟长可三十丈，横广五六丈。树五桅，凡三层，旁凿小窗，置铜銃，以俟桅下。大銃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震数十里，非敌迫亦不轻施也。舵后铜盘，大径数尺，往来海

道不迷，称照海镜。奉事天主甚谨。每役使乌鬼行巨涛中如平地。或云，红夷富金钱，遇华人货当意辄厚偿，不甚较直。海上货为红夷售，则价骤涌。其来领国母钱巨万，求开市，不习战。已因中国驱逐，始募倭冲锋。所恃独铜銃。其舟既大，亦不便回旋，可以计破。今红夷銃法，盛传中国，佛郎机又为常技矣。（《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二五 《万历野获编》等关于 “红毛夷”的记载

红毛夷自古不通中国，亦不知其国何名，其地何所。直至今上辛丑（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〇一年），始入粤东海中。因粤夷以求通贡，且于澎湖互市。不许。次年，又至闽海。时税监高宥肆毒，遂许其市易。以抚按力遏而止。至岁甲辰（万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〇四年），徐石楼（学聚）抚闽，忽有此夷船近海壩住泊。时漳州海商潘秀等素商于大泥国，习与红夷贸易，且恃税监奥主因先世于旧浯屿通贡市为辞。两院仍拒绝，遂罢议。而通番奸商私与互市，与吕宋诸国无异，距今又十五六年矣。彼日习海道，而华人与贸易亦若一家，恐终不能禁。说者又以广之香山屿夷盘据为戒，似亦非

通论也。当此夷初至内地，海上官军素不习见，且状貌服饰，非向来诸岛所有，亦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遙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貯者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云。次年复漂洋出粤东，迫近省会。粤人谋之香山嶼诸贡夷。皆云，彼火器即精工，万无加于我曹，愿首挫其锋。比舳舻相接，硝铅互发，则香山夷大鬪，所丧失以万计。及诱之登岸，焚其舟，则伎俩立穷。自此相戒毋犯。嶼夷因与讲解议和。往来大浸，听其贩鬻，然终无敢以互市请者。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其式并方制造。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已足凭为长城矣。其人双瞳深碧，举体洁白如截肪，不甚为寇掠。亦有俘执解京者，大抵海上诸弁诱致取赏，非尽盗也。近且駸駸内徙，愿为天朝用，亦亘古未有之事。（《万历野获编》卷三〇）

洋船之大者独檣船，能载一千婆兰，一婆兰三百斤，番语也。次牛头船，于独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船，于牛头得三之二。次料河船，于三木得三之一。底二重，皆以铁力木厚三四尺者为之，镗以沥青、石脑油、泥油、填以礪石，疇以独鹿木，扎以藤，缝以椰索。其碇以

铁力水杪，钉以桄榔篋斨淬钉，以蛇皮内膏。盖海水咸，烂铁妨磁石，故皆不用铁物云。桅凡三。一桅常植，二桅以风而植，桅长者十四五丈，或二三接，中皆横一杆，上有望斗，容四十余人，又以木为人，或升或降，遍置梯绳之间，前木照，后柁，以黑鬼善没者司之。其舶小者，四围皆密，腹中仅留一孔，自上而下，飘洋时，梢公缚身桅下，余悉在舶腹之中。凡上舶容人千余，中者数百，皆有舵师、历师。然必以罗经指南，尸罗经者为一舶司命，毫末分利害焉。每舶有罗经三，一置神楼，一舶尾，一在半桅之间，必三鍼相对不爽，乃敢行海。大鱼至，以铜铍击而退之，大鱼去，而波浪为怪，以长剑斩之。其人为西南诸番将卒工商之属，一一凶狠。海寇皆莫敢近。故得输其珠玑奇物，以辐辏五羊。尝有贺兰国舶至闽，有客往观之，谓其舶崇如山岳，有楼檣百十重，上悬五色幡帜环飞，庐皆置木偶以疑远，内则含伏大佛郎机铳百位，外则包裹牛革数重，月以丹漆涂斲一周以为固。梯以藤结而上下，客登则番人从雀室探其首，眼皆碧绿，发黄而面黧，以手相援，见之惊犹魑魅，登未及半，则施放火器，黄雾蔽人，咫尺渺不相见，声如丛雷，轰阗足底。译人云，此吾国所以敬客，愿毋恐。其人无事皆细裁大笠，著红縗长褙，金钮连绵至地，或持骨朵，或负手闲行，自晨至暮不息。帆绳交结

如网罗，或皆在其上坐卧。帆以布，凡七，张之，绳以棕细藤，窗牖以玻璃嵌之。舱以辟支缎铺之，凡十数重。酒以葡萄以香春器以宝玉碗，高倾以泻注成贯珠为礼。瓜蔬味皆酸脆。碧色笔管以木为之，如冠簪而细小。有一卷长二丈余，绘画山川，有番字识其下，考之，皆五虎门内水深浅处，其心故不可测也。贺兰舶亦尝至广州，舶腹凡数重，绳之而下，有甜水井，菜畦、水柜。水垢浊，以沙矾滤之复清。悬釜而炊，张锦绷白氍而卧，名曰奘床。人各以柔韦韬手，食则脱之。食皆以苏合油煎烙，曼头、牛膾皆度色如金黄乃食。其刀可屈伸，如蛟蛇左右盘拿，如古之鱼肠剑然。时鼓弄钢琴铜弦，拍手鞞肩，对舞以娱客，似有礼者。吾广承平时，西南诸番常至者有十五国，其安南、占城、暹罗、真腊、斛锁里五国，岁一朝贡，余则或至或不至。所患者吾奸民为彼舌人通事时，或椎发环耳侏傒入群，为之乡导，诱之以妇女妖淫，告之以官司轻重，示之以地形虚实，为我腹心祸患。正德间，佛朗机给称入贡，自西海突犯东莞城，大肆杀掠，此其明征矣。贺兰从古未至，而红毛鬼者长身赤发，深目蓝睛，势尤狰狞可畏。比年数至广州，其头目号曰白丹，每多闽、漳人伪为之。其骄恣多不可制。红毛鬼所居大岛，在交趾南，盖倭奴之别种也。常入洋中为盗。其船有五桅者、九桅者，首尾皆有舵以

利回旋。舵工分班使风，昼夜兼行，惟视罗经所向。时登桅视千里镜，见远舟如豆子大，则不可及，若大如拇指许，即接长其桅而追之。桅有雌雄二竅，箍而楔之，益左右帆，数百里之遙，逾时可及。吾船亦有三五桅者，两舷作木城，摇橹于中，且行且战。若大炮多，风顺，亦可逸去。倘寡不敌为所擒，则尽屠矣。红毛鬼之为恶若此。嗟乎！吾粤三面阻海，而南嶼为左蔽，濶洲为右翼，虎门为前屏，此皆险要。倭与红毛若乘汛，举连天之舶而前，则南嶼必先受敌，虎门犄角二隅，未多置兵，则内户不键也。诸船既往来飘忽，而山寇阴行勾引，其为祸可胜道哉！（《羊城古钞》（一）卷八）

（一）《羊城古钞》，清乾隆年间顺德仇池石辑之关于古代广州史料汇篇，八赉堂藏版。

二六 鄂本笃之来中国

鄂本笃(Benedict Goës) 葡萄牙人，一五六一年生。年青时充水兵驻印度。后受莫臥儿朝皇帝阿克巴(Akbar) 赏识宠爱。一六〇一年耶稣会大僧正举之充探契丹之职。鄂于次年由印度启程。一六〇七年鄂病死于肃州。利玛窦据其遗留日记等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其后金尼阁存录于其所著《耶稣会教徒传教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pud Sinas)中。现据亨利玉尔英译本将三章转译于下。

耶稣会会员葡萄牙人鄂本笃(Benedict Goës)

被选往访契丹国

昔威尼斯人马哥孛罗尝著书详记契丹国事，名震欧洲。惟世代湮远，人已忘之。甚有谓为寓言，世间确无此国者。耶稣会神父之居莫臥儿^(一)朝廷者，尝致书于居住印度西部之同事人，叙述回教徒传说。谓契丹国更在东方，位于莫臥儿王国之北。此虽旧事重提，而实新闻也。诸神父并深信其地有基督教牧师、寺院、僧侣、祈祷等也。神父尼古拉斯皮门塔(Nicholas Pimenta)者，葡萄牙人也，充吾会之东印度探访员，闻而大喜。急欲往其地，为吾会宣力传教。更谓其地基督信徒，皆远隔教皇，所作所为，逾越规训，在所不免。故尤不可不往探访也。皮门塔因上书于教皇及葡萄牙国王，求赞成此举。王乃令总督阿里亚斯撒尔丹哈(Arias Saldanha)襄助此举，给皮氏以金钱及奖励。总督受命，极力相助。盖总督亦赞成传布基督教，尤愿推广吾会也。皮门塔乃择吾会会员鄂本笃当此行。鄂亦葡人，忠诚巧慧，居莫臥儿国甚久，闲波斯语，熟回教风俗习惯。二事皆为充当此行所不可缺者也。

(一) 莫臥儿帝国建于一五二六年(明嘉靖五年)，明末，欧人至印度者，称印度中部为莫臥儿(Mogor，

Mogul),而在葡萄牙人口中,印度之名,仅施于果阿(Goa)及西海岸诸地而已。

神父利玛窦自支那国京城迭次致书印度诸同事,谓契丹乃支那帝国之别名。惟在莫卧儿朝中诸神父,来函所见,全然相异。皮门塔对于两说,初则怀疑不决。继则偏信莫卧儿诸神父之函。盖诸书已明言契丹各地,有回教徒甚众,而支那无该教之踪迹也。再支那业已证明向无基督教,而回教徒身历契丹境者,皆言之确凿,契丹有基督教也。亦有谓契丹与支那为邻国,因之误传,支那即契丹也。故皮门塔等会商决定,派人探访,以释群疑,兼寻与支那有否短捷交通路线也。

契丹国有基督教徒,或为回教徒之谎言,盖彼人素不可恃也;或由其国教仪外观,略似吾教,遂有此误报也。回教徒不奉一切偶像,偶见支那庙宇中群像,有似吾教圣母及圣徒者,遂以为其国教,同于基督教也。支那庙中坛上有灯及烛。其国僧侣之服,与吾教礼书所言勃鲁维尔(Pluvials)服相似。请愿人行列诵经,正类吾人歌颂。音调亦酷似吾教堂中之格利哥雷唱也。其他宗教上之仪礼,用以祈神祷天者,亦多与吾人相似。外国商旅,若回教徒等骤见之,未有不混以为基督教信徒者也。

鄂本笃既受命，乃整理行装，预备起程，矫扮亚美尼亚商人，长衣缠头，腰挂弯刀，背负弓与箭筒，蓄须发甚长。衷心虽奉基督，而在途间，人皆以为摩诃末之徒也。易亚美尼亚名曰伊色阿伯德拉(Isai Abdulla)。伊色即耶稣之转音，阿伯德拉犹云天主之仆役也。莫臥儿皇帝阿克巴(Akbar)素与耶稣会上友善，尤喜鄂本笃，故赞助壮行，给御笔书多通，或致王之友，或致来贡藩王，敕令沿途保护。所以矫装为亚美尼亚人者，盖不若是，则不得过。若被知为西班牙人，则中道被阻，可断然也。又携带货物多种随行。一则使人见之，以为实是商人。再则货物售出，可以作为路费也。葡萄牙之印度总督，捐重资，购办西印度及莫臥儿国之各种货物。阿克巴亦慨捐巨金以助行。神父哲罗姆沙忽略(Jerome Xavier)主掌莫臥儿国基督教事务多年，派熟悉沿途诸国事情者二人伴行。一为教士李俄格力曼奴斯(一)(Leo Grimanus)，俾鄂本笃长途远征，不生厌心。他则为商人戴梅忒流斯(Demetrius)。又给仆役四名侍奉左右。四人昔时皆为回教徒，而今已改崇基督教矣。然皆不得力，故抵腊和儿(二)(Lahore)后，即遣之归，而另佣亚美尼亚人，曰亦撒克(Isaac)者同行。亦撒克已有妻孥，居腊和儿。亦撒克为全队中最忠者，沿途辛苦万分，无一怨言，古所谓良友，殆不虚也。鄂

本笃告别长官后，乃起程。据当时训令观之，起程日期，为此世纪之第三年（一千六百零三年）正月六日也。

（一）李俄格力曼奴斯似即一五九〇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阿克巴遣往果阿充大使之助祭李俄格力摩牛斯（Leo Grymonius）也。格力摩牛斯希腊人，巧慧而练达。

（二）腊和儿，莫卧儿帝国之陪都也。他书记鄂本笃于一六〇二年（明万历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起程，十二月八日，抵腊和儿。训令或于起程后，送往腊和儿者也。鄂本笃抵腊和儿后，并未依训令，住该城教堂耶稣会士平海罗（Emanuel Pinheiro）及柯尔西（Francis Corsi）二人处，乃居威尼斯人格力西（John Galisci）之家也。

每年商人，欲往喀什噶尔国者，须在腊和儿结队同行。喀什噶尔国自有王。所以须结队同行者，一可途中互相辅助，再可抵抗盗匪也。此次与鄂本笃同行者，共凡五百人。随从驷马、骆驼、车辆甚众。是年四旬大斋（一千六百零三年之复活祭在三月三十日）时起程，离腊和儿。行一月，抵阿塔克市（一）（Atheç），仍在腊和儿省境内。休息两星期后，复起行。渡一河，宽约一箭之遙，有渡船，专载商旅。在河之对岸，休息五日，有来警告前途有盗匪阻路者。又行二站（原作二月，玉尔谓应

作二站,茲改正),抵配夏哇(二)(Passaur = Peshawar)休息二十日,始再前行,往向一小城。途间遇一参圣者,言前行三十日程,有一城,曰喀帕儿斯达姆(三)(Cappertam)其人不许回教徒入城,违者死。异教商人,则可入城无阻,惟不得入其庙宇。本地居民入庙,须衣黑服,否则亦不得入庙。地皆膏腴,出产甚丰,尤多葡萄。参圣者言次,赠鄂本笃葡萄酒一杯。鄂尝之,乃酒也。其味清冽,无异于吾国所产者。是处回教徒素不饮酒。因疑该处居民,为非回教徒,而实基督教徒也。留于遇参圣者地点(四)二十余日。继闻前程途间多匪,乃自地主请兵四百人护行。由该处起行二十五日,抵吉代里(五)(Ghideli)。全途行李货物,皆沿山麓而行。持兵器之商人,自山顶眺望,以防盗匪。盖盗皆藏山顶,时自顶上飞石,掷击行旅。护卫之士,在山顶前行。若遇盗匪,则以武力驱之。商人在此付通行税一次。盗匪来袭,同行者多受伤,生命财产,经大危险,始得平安。鄂本笃与余人奔入林中,深夜始归,幸免贼手。又行二十余日,后抵可不里城(六)(Cabul)。百货荟萃,商贾云集。此城仍隶莫卧儿皇帝版图。诸人稽留于此凡八阅月。商人中有不愿前行者,亦有因人数量过少,不敢前行者。

(一) 阿塔克今名阿托克(Attock)。位于印度斯河

上。地势险要。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莫臥儿皇帝阿克巴建此,以防其弟可不里总督哈启姆弥儿柴(Hakim Mirza)之侵入,阿克巴名之曰阿塔克巴那拉斯(Atak Banaras)。同时又在国之东南,建一要塞,名曰喀塔克巴那拉斯(Katak Banaras)。阿托克在今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附近。

(二) 配夏哇城位于巴拉河(Bara Stream)左岸之山顶上。可俯瞰四周平原。东南距斯瓦忒河(Swat)及可不里河交汇处十三里半(英里)。距开伯尔关(Khyber Pass)口甲姆路德(Jamrud)炮台十里半。东晋法显《佛国记》作弗楼沙国,为乾陀罗省(Ghandara)之首府。一五五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胡马云(Humayun)见寨垒多毁,乃重修之,命一重将驻守。阿克巴时,巴尔格拉姆(Balgram)又重修之。

(三) 喀帕儿斯达姆即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之讹音。在印度库士山中。回教徒称其人曰喀菲儿(Kafirs),犹云信异端者也。其人自昔嗜饮酒。算端巴伯儿《史记》载喀菲儿人项间皆悬皮酒壶,渴时不饮水而饮酒也。好勇斗狠。无文字、庙宇、僧侣。民食中,以山羊肉为最多。间亦有食鸱鸺及鹿者,惟鸡、鸡卵及鱼则无食者。故河中之鱼,可掬也。信惟一之上帝,然又崇拜三神。一神曰帕力沙奴(Palishanu),刻于木上,有银目。天久雨或久旱或瘟疫流行,则祈祷之。祭则以羊,洒羊血于神像之身。祭时妇女不得近旁。人死葬之以棺,营窆于山中。宣誓言

和，以纸盐为信。

(四) 鄂本笃请得护兵四百人之地，玉尔谓或即哲拉拉八德(Jalalabad)城也。此城距配夏哇七十九英里，可不里一百零一英里。阿克巴皇帝建于一五七〇年(明穆宗隆庆四年)。

(五) 吉代里即今代之哲代雷(Djegdeléh)，距可不里四日程。

(六) 可不里(Kabul，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即《新唐书》之迦布逻城，今为阿富汗国都城。一五〇四年(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算端巴伯儿攻陷后，即驻其地，君临四境，凡二十年，始更侵入印度，建莫卧儿朝。巴伯儿卒，封给少子喀姆兰(Kamran)。后为其兄胡马云(Humayun)所夺。胡马云卒，封给少子弥儿柴哈启姆(Mirza Hakim)。哈启姆卒于一五八五年(明万历十三年)，可不里城遂归其长兄阿克巴。由是直至一七三八年(清乾隆三年)，皆属印度莫卧儿朝皇帝。后为那的儿沙(Nadir Shah)所有。由那的儿沙传之阿合玛特沙杜拉尼(Ahmad Shah Durrani)。其子帖木儿(Timur)始建都于此。

当是时，喀什噶尔王之妹，归自麦加城(Mecca)，道经可不里，与商队同行。喀什噶尔王名魔法默德汗(Maffamet Can)，其妹乃和阗(Cotan)王之母也。王妹号曰爱智哈奴姆^(一)(Age Hanem)，萨拉森人常加

荣名于往麦加城谒摩诃末之尸者曰“爱智”。王妹崇奉摩诃末，适自万里外之麦加城归来，故回教徒称之以是名也。斯时王妹短乏旅费，故转向商人借贷，并允于归国后，加重利偿还。鄂本笃因思欲往契丹，必经喀什噶尔国境，莫卧儿皇帝命令效力，过此即止。欲取得他国王之保护，此诚为良缘，机不可失。于是将所带货物售出，借给王妹黄金六百锭，并于契约上，注明不收利息。王妹为人度量宽洪，抵国后，果不忘鄂之惠，偿以玉，值数倍于鄂所贷者。支那人最爱此宝石，携往契丹售之，利可倍徙也。

(一) 爱智哈奴姆原文为 Hajji-Khanum，犹言参圣公主(The Pilgrim Princess)也。麻法默德汗正音应作摩哈默德汗(Mahomed Khan)摩诃末葬于麦地那(Medina)，不在麦加。此处记载有误。

教士李俄格力曼奴斯不耐风尘之劳，乃自此归回腊和儿。同伴者戴梅忒流斯因事留此不能前行。鄂本笃乃仅偕亚美尼亚人亦撒克与商队同行。以前同行诸商人外，斯时又加入新客数名。不虞前程有危险也。

起行后，第一站抵察拉喀儿^(一)(Ciarakar)，其地多铁。此城在莫卧儿国边境。以前皇帝诏书，各地不敢不遵，故得免留难勒捐等事。抵此则天高皇帝远，始

觉行旅不易矣。再行十日，抵八鲁湾^(二)(Paruan)。人烟稀罕，此为莫臥儿国极边矣。休息五日，再起行，过高山，峰峦耸入天际。行十二日，抵恩格兰^(三)(Aingharan)再行十五日，抵喀尔奚亚(Calcia)。居民须发皆黄，类低国人民^(四)，住乡村茅屋中。再行十日，抵哲拉拉拔德^(五)(Gialalabath)。有婆罗门人在此向旅客征收过路税。盖得白鲁阿拉塔^(六)(Bruarata)王之允许也。再行十五日，抵塔里寒^(七)(Talhan)。适逢乱事，故羈留于此凡一阅月。喀尔奚亚人民揭竿起事，道路阻塞也。

(一) 察拉喀儿(Charikar)在可不里城北四十英里，高儿班德山谷(Ghorband Valley)之口。依宾拔都他《游记》尝载之。铁砂皆来自高儿班德矿穴，锻炼后，贩至可不里出售。

(二) 八鲁湾之名，已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地居印度库土山之一隅。有数峡道，交会于此，形势甚险要，故自昔即著名于亚洲古史。爱德利奚(Edrisi)《地理书》作法儿湾(Farwan)，谓“城市不大，居民殷实。市场中，肩背相摩，四周风景绝佳，房屋以泥砖构成，全市位于班笈希儿河(Banjhir)畔”。

(三) 总计鄂本笃由可不里城至塔里寒，所需之时共七十五日，而实则至多十六日，以至二十日即足矣。李枢

(Leech) 谓恩格兰为八鲁湾峡中一村，距关口二十六英里。亨利玉尔谓此名或由阿韩格兰(Ahan-gharan)二字而来。阿韩，铁也。格兰，矿也。各图中皆无喀尔奚亚之名。玉尔谓库勒姆(Khulum)城王族曰喀拉枢(Khallach, Kili-lich)。喀尔奚亚或由喀拉枢而来。玉尔又谓阿母河北布哈拉城从山中，有波斯种人，曰喀尔察人(Ghalchas)，不属他国。其人多贫，面貌美好。与鄂本笃所记须发皆黄，类于低国人民者略相同也。斯坦因谓萨里库儿(Sarikol)人民中，有吉利吉思人，以游牧为业。此外又有塔笈克人(Tajik)，言语面貌，皆与格尔察人(Galcha)相似，居住极东之伊兰民族也。亨利考狄谓喀尔奚亚当在昆度斯(Kunduz)及塔里寒中间之康纳拔德(Khanabad)附近。

(四) 低国者今之荷兰、比利时也。英文曰 Netherlands，德文曰 Niederlande，皆即低国之义。盖此二国，处来因河下流，地势低洼故也。

(五) 此节之哲拉拉拔德与上两节请得护兵四百人之哲拉拉八德不同。以前之哲拉拉八德在配夏哇与可不里中间，播勒川(Beilam)与可不里河交汇处。此处之哲拉拉拔德应在库勒姆(Khulum)与塔里寒中间，昆度斯或阿梨阿拔德(Aliabad)附近。

(六) 白鲁阿拉塔即布哈拉之讹音。

(七) 塔里寒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在昆度斯东五十英里。《马哥孛罗游记》作塔伊康(Taicán)。自是以东，直至帕米尔高原东面之乞乞克力克关(Chichiklik

Pass),鄂本篤似由马哥孛罗故道而行也。

由是前行,抵哲曼(Chemana),属撒马儿罕王阿伯德拉汗(Abdulahan)所辖。王兼管拔汗那(Burgania)、布哈拉(Bacharata)及邻近诸国(一)。哲曼城市甚小。城中长官遣人来请商队入城。盖城外恐有喀尔奚亚叛民来袭也。商人答以宁愿纳过路钱,欲于夜中起程也。长官闻之,严禁前行。谓喀尔奚亚人此时无马,若商队前行,马将尽落叛人之手。以后叛徒势力更张,搔扰此邦,抄掠人民,将更甚于前。最妙之策,莫如全队入城,与城中人合力抗御叛民也。商人于是进城。将至城墙边,即有来报,叛徒已至。长官及随从,闻而逃奔。商人协议,将行李作墙,以便守卫,收集石块,积之如丘,以补欠缺。喀尔奚亚人睹此,遣人来慰,诸商无须惊扰,彼人将保护商队前行也。商人聚议,甘言不可听,决计逃入林中为上策。或有将此谋泄之叛徒者。于是其人即时蜂拥前来,越过行李,取所悦者而去。匪徒呼商人出林中,允许诸人取所余财物,走入城中。鄂本篤归检诸物,仅失马一匹。后以棉布若干易回之。诸人留城中,时惧叛徒破城,屠戮所有人口也。当此危急之时,有布哈拉国大首领俄罗拜忒爱拔达斯干(二)(Olobet Ebadaskan)者,遣其弟入贼中,晓以利害。贼人惧,始许商人前行。然全途中,仍时有盗匪,尾随于商队之

后，见机则窃夺货物也。鄂本笃尝殿后行，有盗四人，伏道旁，出而攻击。鄂取所冠波斯帽投之，贼人接而以为足球。玩戏之际，鄂乘机策马逃奔，得与大队相合。

(一) 赛桂内 (Deguignes) 考鄂本笃旅行时，阿母河北，撒马儿罕、布哈拉及拔汗那等地，皆隶月即别 (Uzbek) 朝代。国君名曰阿伯德尔麦铭 (Abdul Mummin)。此节之阿伯德拉汗必即其人。

(二) 玉尔谓俄罗斯拜忒爱拔达斯干其原音或为阿拉拜格爱巴达克山 (Ala-Beg e Badakshan)，犹言巴达克山酋长阿拉也。

经崎岖之路，履危涉险，凡八日，而抵登吉巴达克山 (Tenghi Badascian)。登吉者，难路之义也。路峡可畏，二人不得并行。悬崖千仞，其下有河，俯视令人目眩。城中居民与兵士多人，连合来袭商队，鄂本笃丧马三四。稍后，馈以礼物若干，皆得赎回。在此停留十日，始再起行。一日而抵察儿求那儿^(一) (Ciarcunar)。遇暴雨，宿旷野中五日。风雨侵袭之外，复有盗匪来攻。由此前行十日，抵塞儿帕尼儿^(二) (Serpanil)。国上空旷，人烟断绝。次登撒克力斯玛^(三) (Sacrithma) 高山，道径险陡，登者须择最健之马以行。余人多择他道，绕屈以行，道虽长，然较平坦也。鄂本笃有两骡，因疲而跛，役人欲纵之去，后费大力，始得引之追及他人。

行二十日，抵撒里库儿^(四)(Sarcol)。有小村多所，鳞次而居。停留二日，俾马得休息。再前行二日，抵哲察力忒^(五)(Ciecialith)山脚，满地冰雪。登山时，有多人冻毙。鄂本笃幸免于死。行于雪中凡六日夜，终抵唐盖塔儿^(六)(Tanghetar)。至此已入喀什噶尔国境矣。亚美尼亚人亦撒克失足，落大河深水中，几于淹毙。臥河涯八小时，鄂本笃始奋力救出之。

(一) 察儿求那儿(Ciarciunar)为波斯语 Char Chinar之讹音。其义为“四株乞纳儿树”也。克什弥尔湖中确有小岛曰察儿乞纳儿。因有四株高大乞纳儿树，故得名。

(二) 塞儿帕尼儿，玉尔谓为锡尔依帕米尔(Sir-i-Pamir)之讹音。其义犹云“帕米尔之顶”也。阿母河、药杀水、叶尔羌及喀什噶尔诸水，皆发源于此。

(三) 撒克力斯玛似为鄂格速斯河源撒力克比(Sarikball)山。

(四) 撒里库儿在帕米尔高原之东部。

(五) 哲察力忒山在撒里库儿之北，为博罗儿山横岭，伸向叶尔羌方面者也。

(六) 唐盖塔儿(Tangi-tar)，“狭峽”之义也。在乞乞克力克关之东。

又前行十五日，抵鸭柯尼枢^(一)(Iakonich)，道路崎岖难行。鄂本笃所携之马，竟有六匹皆死于困倦。又行五日，鄂本笃乃离大队先行，驰至鸦儿看^(二)(Hiar-

chan) 首府。遣回马匹，以助同行，又送食品，以资同伴。不久大队商旅及包裹行李，皆安抵首府。时为耶稣降生一千六百零三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也。

(一) 考狄谓鸭柯尼枢为叶尔羌(Yarkand)西南大村鸭喀阿力克(Yaka-arik)。由乞乞克力克往叶尔羌，路必经之。鄂本笃由印度至叶尔羌所行之路，似即玄奘法师所行者。

(二) 鸦儿看即叶尔羌。名见《元史·世祖本纪》。有时又作押儿牵。

在鸦儿看时，鄂本笃尝致书阿格拉诸同事。言过帕米尔高原之苦。因寒丧失五马，天气酷冷，人马几不能呼吸。由是致死者，比比然也。人皆食蒜韭及干苹果。雪深时约须四十日，始能过高原。马哥孛罗亦记过帕米尔须四十日也。

往契丹之余程及查明契丹国即支那帝国

鸦儿看为喀什噶尔国之都城，商贾如鲫，百货交汇，屹然为是方著名商场(一)。可不里骆驼商队，至此为止。不再前行，欲往契丹，须重组队伍。商队领袖，为王所任命，纳金若干，便可得职。王付以全权，在全途间，可以管辖商人。在此羁留十二月，新商队始得组成。盖道途遥远，艰难危险，商队不能年年有之，须待

人多成群，始可组织。且须知悉何时，能得允准，进入契丹也。

(一) 鄂本笃于一六〇四年（明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及八月间，尝自叶尔羌致书印度同事言，凡欲得往契丹商队长一职，须付国王麝香二百袋，随从四人，皆负使节名义，从行商人一百七十二名，皆须付队长重金，始得一往。故队长每行一次，亦有重利也。

契丹人最贵碧玉，玉如大理石，光亮透明。携往契丹市之，其利倍蓰。最良之玉，贡献皇帝，所得回赏，辄百倍原价，故商人群趋于贩玉也。其稍劣而未为皇帝所选者，则市之人民，利厚无穷。虽路程万里，困倦不堪，所费极多，而出入相权，利仍百倍，故人趋之若鹜也。玉可制花瓶及袍带之衫针。雕成花叶，工甚华丽。支那人称此石曰玉石 (Iusce)。今其国中，多不胜数。玉有两种，第一种最良，产和阗河中。距国都不远，泅水者入河捞之，与捞珠相同。磨琢后，有大如大燧石者。第二种品质不佳，自山中开出，大块则劈成片。宽约二爱耳 (ells)。以后再磨小，俾易车载。产玉之山，名曰石山 (Stone Mountain)。土人称曰康桑吉喀修^(一) (Cansanghi Cascio)，距叶尔羌约二十日程。此国地理书所载玉山，或即此也。石山远距城市，地处僻乡，石璞坚硬，故采玉事业，不易为也。土人云，纵火焚烧，

则石可疏松。采玉之权，国王亦售诸商人，售价甚高。租期之间，无商人允许，他人不得往采。工人往作工者，皆结队前往，携一年糗粮。盖于短期时间，不能来至都市也。

(一) 鄂本笃记玉有两种。一种捞自河，一种采自山。与中国史书所记者，完全相同。《新五代史》卷七四《于阗国传》云：“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騫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涉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涉玉。”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一，叶尔羌河下云：“自叶尔羌城南七十里至坡斯恰木。又西南五十里至汗亮格尔。又西南百五十里至英额庄。又西南三十里至齐盘山。又西南五十里至阿子汗萨尔。又西南六十里至密尔岱山。山峻三十许里，四时积雪，谷深六十余里。山三成，下成者麓，上成者巔，皆石也。中一成，则琼瑤函之。弥望无际，故曰玉山。采者乘牦牛至其巔，凿之坠而后取，往往重千万觔。”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谓密尔岱山即周穆王所至之群玉山也。康桑吉喀修乃波斯语 Kan sang-i 及突厥语 Kash 之讹也。喀修者，玉也。全义犹云，玉石矿也。

国王名曰摩哈美德汗(Mahomed Khan)。鄂本笃往朝之。进献时辰表、望远镜及欧洲带来诸奇珍。王见而大悦，遇鄂甚优。鄂初不宣泄欲往契丹之谋，仅言

往喀什噶尔东邻嘉理斯国(Cialis = Karashar), 祈王颁护照, 以便行程。王热诚助之。王即前在可不里城所遇往麦加参圣王后之子也。鄂尝借给王后黄金六百锭, 后甚德之, 故今以殊礼待鄂。廷中官吏, 不久亦皆与鄂为知交(一)。

(一) 一六〇四年(明万历三十二年), 二月二日, 鄂本笃自叶尔羌致书沙勿略(Xavier), 言该地居民闻有亚美尼亚之鲁迷(Rumi)人(回教徒之欧人称号), 不守回教法律, 皆大惊惶, 街谈巷议。鄂恐有变端, 乃朝王求保护。王优礼之。其国首相在鄂之行李中, 见有十字架一具及《福音书》一本, 颇注意之。因劝鄂于第二次朝见时, 呈之于王。王敬受书, 因使鄂读一节, 解释其义。鄂乃取书中《耶稣升天颂圣歌》读之, 并以至诚至悲之情, 解释救世主荣升天堂事于诸回教徒前。又略为讲解圣灵降临, 及耶稣光临判断事情。第二次又开卷为诵读《圣诗》第五十节, 又为讲解悔罪之事。环绕而听之诸回教大师, 皆已老耄, 须髯垂胸, 闻鄂言后, 莫不相顾惊讶, 国王亦言前所未闻也。王又请观十字架, 并问基督教徒祈祷时, 面向何方。鄂答以天主无往不在, 故祈祷时, 人面所向, 不拘何方皆可。基督教徒对于洗罪观念与回教徒亦略不同。回人谓洗濯身体, 可以洗去罪恶。基督教徒则谓仅洗躯体, 无益于灵魂, 灵魂自有洗罪方法也。诸人聆言, 皆悦意而退。自是王常召鄂本笃入宫。某日王示鄂圆虫形文字纸一张,

并问鄂纸上所言为何。鄂读之竟(纸上究为何种文字,未详言),知所言乃三位一体之说,并乘机告以天主之威力,无往不在,大莫与比。王之左右闻鄂言,皆赞赏之。因转相问曰:“其所言之基督教徒,莫非吾辈所称喀非儿人(Kafirs)乎?喀非儿人亦承认有天主,与吾辈相同也。”(喀非儿人居印度库士山中。在阿富汗国东北境。)王曰:“所言者,必为摩拉(Mullah)也。”(摩拉,回教之牧师也。)摩哈美德汗即和闐国王,来鸦儿看迎接其母。以鄂在可不里时,有惠于其母,故待之礼貌特殊。闻鄂讲解《圣经》时,莫不倾心而听。

阅六月,昔时同伴之戴梅忒流斯先以事留可不里不能行,至是亦抵鸦儿看。鄂本笃及亚美尼亚人亦撒克见戴抵此,皆欢忭大悦。然同居不久,戴氏实使新友皆感不乐也。当是时,得国王允许,诸商人中,自举一假皇帝。其余商人,则依其风俗,向假皇帝行敬礼,贡献方物。戴氏为人吝嗇,不肯解囊贡献。假皇帝有权可械系其臣民,或鞭笞之也。戴氏几乎不能脱此两刑。鄂本笃居间调处,慨然解囊,代为贡献,戴氏始得赦免。某夜有贼数人,穿墙破扉而入宿舍,缚亚美尼亚人亦撒克。拔刀加其颈,禁止声张。掠物之际,其声惊醒鄂戴二人。至起而贼已遁矣。物未被窃,亦云幸矣。

鄂本笃昔在可不里时,尝贷款和闐王母,至是往

索之。和闐去鴉儿看有十日程，来回一月足矣。逾一月，鄂尚未归。萨拉森人因散播谣言，谓鄂不肯祈祷摩诃末，已被回教僧人处死。国人称僧人曰喀悉施(Cashishes)。其国风俗，凡旅客死无后嗣，或无遗言者，其财产归僧人。彼等散播谣言，欲来分取鄂之财产。戴梅忒流斯及亦撒克皆大忧惧，一则伤共同伴之或真死，再则惧将连累自己。鄂后归，戴亦二人之喜可知也。鄂在和闐索得者，皆为宝玉，价值数倍于母金。为感谢天主，志不忘恩之故，乃散赈贫民。自起程迄终，固未尝一日停赈也。

(一) 和闐昔奉佛教。公元九八〇年至九九〇年间(宋太宗时)，佛教政府为博格拉汗(Boghra Khan)所覆，改奉回教。一二〇九年(元太祖四年，己巳岁，宋宁宗嘉定二年)，乃蛮部长屈出律既有伊犁河流域，率兵灭博格拉汗后裔，暂时恢复佛教。屈出律不久又为成吉思汗所灭。和闐旧城遗址，在今城之西八英里，博拉桑(Borazan)乡约忒甘(Yotkan)村。

某日，鄂本笃受萨拉森人某君之请，正与群众宴会之际，忽有狂人持刀奔入室中，以刀指鄂之胸，迫鄂即时呼摩诃末之名而祈祷之。鄂答基督教徒祈祷时，素不呼此名。虽死亦不能从。旁人来救，始将狂人逐出门外。此类胁迫，迭次见之。每次辄以死恫喝，而鄂皆

不为威势所屈。又一日，喀什噶尔王会集回教牧师僧人于宫中，亦召鄂往。其人称牧师曰摩拉。鄂至，众问之信何教，奉摩西乎？大辟乎？摩诃末乎？祈祷时面向何方。鄂答以所奉者为耶稣，回教徒所谓伊色(Isai)也。天主无往不在，故祈祷时，面之所向不拘一定方向。其人间祈祷无一定方向，乃相顾私议。盖彼人祈祷，面必向西也。终乃谓吾教或亦可取(一)。

(一) 杜雅力克(Du Jarric)本，有“鸦儿看城有回教寺一百六十所。星期五日，有官来往市场，宣告人民，不忘祈祷。后此则总寺遣出十二人，执牛皮鞭。见市中有不往祈祷者，即鞭之。”拔都他记花刺子模国亦有此俗。

当此时，土人阿甲西(Agiasi)者，受国王命，为将来往契丹商队长。回鄂本笃勇而多财，乃延至其家聚餐，并奏乐以助欢，其国俗如是也。餐毕，队长请鄂相伴往契丹，鄂喜不自胜。自思本拟请求国王保护往契丹，而今乃处相反地位，被请相伴往其国，乐何如耶？与萨拉森人相处已久，娴其风俗习惯，途中不患无对付方法。鄂因应之。队长乃说王亲求鄂以伴喀栾拔撒(Caruanbasa)。其人称队长曰喀栾拔撒也。鄂应王请，惟要求王赐给介绍书于沿途诸国，以便行程。以前可不里同来诸友，见此不悦。谓上人狡猾多诈，此实设计诱鄂，劫夺其财，并将以害其身。鄂谓国王特请，情不可却，

已许队长，不可反汗，致失忠诚之名。诸友所惧者，亦未始无因。盖土人已有言，出城之后，此三亚美尼亚人必遭暗害。鄂及戴亦三人，皆奉一教，故其人皆称之为亚美尼亚人也。惟戴梅忒流斯则闻言甚惧，又不敢前行。并劝鄂亦不如归回。鄂不听，谓素不以死生介其心。今奉命来此，职守所在。且此行前途荣誉，实不可限量，因畏死而使多人失望，尤为卑污行为。果阿总主教及印度总督支出巨额金钱，助成此行，至此归回，毫无成功，实无面目见人。由此前行，利钝如何，非所计较。惟冀天主仍能相助，亦如以前助之由印度平安而至鸦儿看者耳。无论如何，宁牺牲生命以成功，决不愿半途而归也。

鄂本笃于是束装预备起程。已有一马之外，更增购十匹，以载同人及所携货物。商队长于此时间，归家一省。其家距都城有五日程。及其既归，遗书于鄂并催他商速即起行。鄂得书喜。乃于一千六百零四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身。先至约尔齐（Iolci）。商旅皆须在此付税，并须呈验国王所给护照。过此又行二十五日，经韩家里（Hancialix）、阿尔赛格忒（Alceghet）、哈格拔泰忒（Hagabateth）、爱格利亚（Egriar）、美色泰雷克（Mesetelech）、塔雷克（Thalec）、霍尔马（Horma）、通塔克（Thoantac）、明吉打（Mingieda）、喀

排塔尔可尔齐兰 (Capetal col Zilan)、萨克桂伯达尔 (Sarc Guebedal)、康拔西 (Canbaschi)、阿康色赛克 (Aconsersec)、察柯儿 (Ciacor) 等地,而至阿克苏 (Ac-su)。全途道路崎岖,行旅维艰。或由粗石塞道,或经沙漠,数日无水。

阿克苏乃喀什噶尔国一城市。其长官乃国王之侄,现年十二岁,两次遣人召鄂本笃。鄂因其童子,故献糖果等食物。王待鄂甚优。署中适有跳舞大会,王侄问鄂汝国跳舞法如何。鄂因不欲示以不敬,乃起舞示之。鄂又拜见王侄之母,示以王之敕书。其母见书甚敬。鄂因其妇人,又献面镜、印度罽斯沙布等物。王侄年幼,有他人代行政事。其代理官亦遣人召鄂,礼遇优隆。此行途中有载货之马一匹,断脚绳,走落河中。河流甚急,马溺水浮至他涯。鄂本笃见所载之货,价值甚昂,损失过巨,乃祈祷耶稣,求救护。马后又浮水归来,与大队相合。既失复回,殆有天助。鄂因又祈祷,以谢天主之德。此处所经沙漠曰哈喇契丹 (Caracathai)。犹云契丹人之黑境也。昔有黑契丹人居此^(一),故因得名。

(一) 西辽盛时,天山在其中心。阿克苏以东,亦皆其所辖。

在阿克苏城停留十五日,以待其余商人之至。后又进行,经傲拖格拉克格梭 (Oitograch Gazo)、喀歇尼

(Casciani)、代雷(Dellai)、撒莱格伯达尔(Saregabedal)、乌干(Ugan)而至库车(Cucia)。库车城市甚小。在其处停留一月，俾马得休息。由阿克苏至库车，道路亦甚崎岖。所载货物宝石等甚重，沿途又无大麦可购，以供马食，故马皆困倦异常也。在此城时，有僧人来责问鄂，何故于斋期不斋。其意实欲向鄂收取若干贿赂，可以免斋，或自鄂取得若干罚金也。两方意见不同。僧众迫鄂往其寺中祈祷，几于动武。

(一) 由阿克苏至库车中间各站名，亦皆不能考。库车即古龟兹国。

离库车行二十五日，抵察理斯城(Cialis)。地方虽小，而守卫甚严。此城长官乃喀什噶尔国王之私生子也。闻鄂本笃及从人皆信他教。扬言曰：“异教之人，闯入此国，实属胆大妄为。吾将夺其生命，取其财货，理宜然也。”鄂本笃呈上喀什噶尔王敕书。长官读竟，乃息怒。鄂又献呈礼物若干，长官大悦，待鄂甚优。某夕，长官及其同教之大师僧侣，聚集署中，讨论教义。忽思及鄂，乃遣人牵马一匹，迎鄂赴署。鄂及同伴，忆及初见长官时之刻薄待遇，而此时已漏深夜半，迎鄂入署，是必欲置之于死也。鄂离别亚美尼亚人亦撒克时，泪流满襟，谓彼若能脱险，必须竭力设法，报知同会会员，以鄂被难情形也。鄂出门阙时，心已怀必死之念

矣。既抵署，长官命与回教大师共同讨论教义。此时忽觉天主谓之云：“于紧急之际，汝所欲云者，将给与汝也。”鄂此时口如悬河，论理透彻。彼教大师，皆默然不云，自认战败。鄂之信仰基督真理，由是得以维持。长官时时注意于鄂，赞成共说。终乃喟然叹谓基督教徒乃真密速蛮(Misermans)(一)。并谓其祖先，亦尝为基督教中大师也。其人称真信教者，为密速蛮。讨论既毕，长官延鄂豪餐，并留署中过宿。翌日，始许归舍，亦撒克守待竟夜，以鄂已死，不胜哀悼，声嘶泪尽，忽见鄂回，惊喜无既。

(一) 密速蛮，《元史》作木速蛮。其原音为 Mussulman，华言信正教者。察理斯长官自谓其祖先亦尝为基督教中大师，此语可证明中古时代蒙古突厥有数部落，皆奉基督教也。

商队长在此候后来商旅，待人数众多，始肯再启行。盖人数益多，则于彼益有利也，故又坚执不许他人离队先行。在察理斯(一)停留三阅月之久。鄂本笃以停留既久，需费浩大，急不可耐。乃另献新物于是地长官，求其设法，俾可先行。商队长及其同伴竭力反对。自鴉儿看起身以来，鄂与彼等，素甚和协，至是则不得不反目绝交矣。

(一) 察理斯之名，亦见《哈智摩哈美德谈话记》，作

嘉理斯。由哈密西至阿克苏，所经诸站为辟展、吐鲁蕃、喀喇沙尔、库车等，各家所记皆相同。哈智摩哈美德之记载，摘录如下：哈密至吐鲁蕃十三日，吐鲁蕃至嘉理斯十日，由嘉理斯至库车十日。亦色忒乌拉 (Izzet Ullah) 之纪程如下：哈密至吐鲁蕃十三日，吐鲁蕃至喀喇沙尔九日，喀喇沙尔至库车十日。据此二家之记载观之，嘉理斯必即喀喇沙尔，可无庸疑。鄂本笃由阿克苏东行至哈密，中间各站之名，皆得见之。惟缺喀喇沙尔一名。尤使人不得不思察理斯即喀喇沙尔也。丹维尔 (D'Anville) 谓波斯语察理克 (Scialik) 与突厥语喀喇沙尔 (Karashar)，义皆黑城也。喀喇沙尔即今焉耆。

鄂本笃正拟整理行装，离察理斯城。而以前商队已往契丹者，适西归，过察理斯城。其人皆诡称大使，往契丹国都城北京，与耶稣会教士居于同旅舍内，其人告鄂以神父利玛窦及其同伴诸人详细情形，确实无误。鄂至此时，始恍然大悟，所欲探访之契丹国即支那也。

商人悉皆回教徒，在北京与耶稣会士同居三月之久，故能详言诸教士之情况也。诸教士献呈契丹皇帝钟表、乐琴、图画及欧洲方物。北京贵人皆礼遇教士，皇帝亦常召之入宫晤谈。其语真伪参杂，不可尽信。又能详言所见诸教士之面貌，惟不能告其名也。中国向例，外人入境，皆须依其俗，更改名字，故回人不得知也。商人又出示鄂葡萄牙文字纸一张，在旅舍扫屋时

所得，留为纪念，携归示人，并将告以葡人如何能入中国也。此纸亦耶稣会教士某所书。鄂本笃等闻此诸语，心中大乐。契丹者非他，乃支那帝国之别名。其国都，回教徒所称为康巴路(Cambaul)者，乃即北京之别名。事已证实，毫无疑窦。以前在支那之耶稣会教士固亦尝持此说，而致书于印度诸同事矣。鄂本笃亦尝见之，惜未能祛诸人之疑耳。

离察理斯时，其长官给与介绍书，命沿途保护。有问鄂将用何名，仍注明为基督教徒乎？鄂答以：“当然。起身旅行时，即戴耶稣之名，故愿戴之以至终途也。”适有回教僧人某立于旁。其人年高德劭，闻鄂之言，自取其帽，投之于地曰：“此人忠于其教，虽在奉异教之亲王面前，众围之中，不改所奉，不叛耶稣，此与吾教信徒，随地改教者，大异矣。”言讫，面转向鄂，待之甚恭。虽在黑暗，德行有光。虽自仇讎，犹得信仰。

鄂率随从数人，行二十日而抵蒲昌^(一)(Pucian)，仍隶察理斯城管辖。长官待遇甚善，自其家中供给需要食品。次又至吐鲁蕃(Turphan)。有寨垒，守卫森严。在吐鲁蕃停留一月。次至阿拉穆忒(Aramuth)。又次至哈密(Camul)，亦有兵驻扎防卫。在哈密亦停留一月，俾人马皆得休息。此城亦归察理斯长官管辖，惟地在极边，在察理斯境内，皆受优礼，今在边城，故乐

为多停数日。

(一) 蒲莒乃辟展之转音。在吐鲁蕃之东。一四一九年(明永乐十九年)，沙哈鲁之大使过吐鲁蕃时，其人民大部信佛。市内有大佛寺一所，寺内有释迦牟尼像。阿拉穆忒，亨利考狄谓即合喇火者 (Kara Khodjo)。鄂本笃纪行此节地名，略有颠倒。中国各图皆载辟展在吐鲁蕃之东。而此处鄂自西来华，先至辟展，后至吐鲁蕃，显然有误。或利玛窦作纪时所误也。

由哈密行九日，抵支那国北方之长城。此城世界著名。停留处曰嘉峪关 (Chiaicuon)。在此休息二十五日，以待是省总督之回音，可否入。至后总督覆音许入，于是起身。行一日而抵肃州 (Sucieu)，在此闻得北京及其他以前所知各地名。至是时，鄂本笃心中最后怀疑始全去，契丹 (Cathay) 即支那 (China)，同地而异名而已。

察理斯与支那之中间地，时有鞑靼人来侵，劫掠行旅。故商人经此者，莫不怀有戒心。日间先遣人自邻近山上探访，若无危险，道路平安，则于夜间潜行起程。鄂本笃等于途间，时见有回教徒商贩之尸身，横弃道上，盖为盗所杀也。土人甚鲜被杀，盖鞑靼人视之为奴隶，代彼畜牧者。土人所畜牛羊，彼可自由取用也。鞑靼人不食米麦，亦不食豆类，谓此为兽类食料，非人所

宜食也。其所食者，肉之外，别无他物。即马、骡、骆驼之肉，亦不见弃。人寿多高，常有逾百岁者。回教徒寓于支那此方之边疆者，皆文弱，无尚武精神。支那人苟欲开疆拓土，易征服之也。

当在途时，鄂本笃尝于某夜坠马几死，而同伴者皆在前行。及抵休息处时，不见鄂至，亦撒克回寻之，夜深黑暗，难于寻觅。最后闻有呼耶稣之声者，亦撒克随声寻之而得鄂。鄂此时自忖断难追及同行诸人，忽睹亦至。乃曰：“是何天使率汝来此，救余于此难也。”亦撒克助之回休息处，养伤多时，始复原。

北京耶稣会士遣人援鄂本笃。使者至而鄂病死

长城至支那西北即止。其间有隙地二百迈耳，鞑靼人昔常经此入寇支那，时至今日，固仍抄掠不息，惟为长城所阻，胜利之机大减耳。沿长城有二城。城高垒固，驻守精兵，以防寇盗。二城之中，有钦派总督及他官驻扎。皆直隶北京政府，二城皆在陕西省(Scensi)内。一名甘州(Canceu)，有总督及他官驻焉。次曰肃州(一)(Sociou)，亦自有长官。肃州城分两部：一部为支那人所居。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Cathayans)；他部为回教徒所居。其人皆来自西域喀什噶尔等地，专为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留于此，不复西

返，遂籍入土人之列。每夜回人皆退入城中回教徒之居留地，扃门自守，余事待遇，皆同土人，一切诉讼，皆归支那县官判决。其国法律，凡旅客有居住九年者，即不许重返故乡。

(一) 明时，甘肃省未分出，皆称曰陕西省。肃州之名，亦见《马哥孛罗游记》，作 Succuir, Sukchur, 拉施特《史记》及《沙哈鲁大使记》皆作 Sukchu。任金生 (Anthony Jenkinson) 之《游记》作 Sowchick。甘州之名，亦见《马哥孛罗游记》，作 Canpichn, 裴哥罗梯《通商指南》作 Camexu, 拉施特及《沙哈鲁大使记》皆作 Kamchu, Kamju。

肃州城为西方商贾荟聚之地。西方有七八国，与支那帝国素有协约。每六年，西国可遣派使者七十二人入贡。过此数，则不许入境。所贡之物为玉石、小金刚石、紺青及其他各种物品。此类使节，多商人冒充。往北京及归回之费用，皆由公家支出。所谓贡献，不过虚名。付价购玉，出费之多，无有过于皇帝者。皇帝好虚荣，受外国礼物，而不酬以重价，自以为耻莫大焉。皇帝待遇外宾，礼赐隆厚。平均计之，必需费用之外，每人可余黄金一的由克脱 (Ducat)。以此之故，人皆争欲为使，以重价自商队长购之也。必要之时，此等商人，冒称国王代表，伪造国书，谀媚皇帝。自交趾支那、暹罗、

琉球、高丽及鞑靼诸部酋长，亦时有相似之使节来朝，耗费国帑，难于数计。支那人亦皆知此为伪，然皆任其皇帝之被欺瞒，从而进以甘言，谓举世界皆臣贡于支那帝国，而不知支那实入贡各国也(一)。

(一) 明末清初，两国教士卫匡国(Martini)及鲁德昭(A. Semedo)二人，亦皆尝言及此类使节，按期由中央亚细亚至北京矣。鲁德昭记所贡之物，大抵为玉一千阿罗巴(arrobas, 重量名)，品质最佳。马三百四十匹，小金刚石三百枚，纽青一百磅，刀六百把，锉六百把。此为以前规定之数，无论何人，不能更改。全数价值约七千克郎(Crowns, 币名)，而皇帝回酬，则值至五万。

鄂本笃以一千六百零五年末抵肃州。跋涉万里，风尘仆仆，竟得平安抵目的地，诸事顺心，若非天佑，岂可得乎？所携者，有马十三匹，佣仆五人，途间购得童男二人及甚多玉石。全产约值黄金二千五百的由克脱之谱。更可喜者，鄂及同伴亦撒克二人，虽经长途远征，困顿憔悴，而皆康健如恒。在肃州时，又遇萨拉森人一队，适自北京归回。所言北京吾会同事诸人情况，与以前所闻者相合，惟更夸诞耳。如谓皇帝给教士日用之银，不以手数之，而用斗量之。鄂闻悉后，乃寄书神父利玛窦，告以已安抵中国边境。书交某中国人转呈。鄂不知诸神父之中国式名姓及北京寓处，书面又用欧文。故

书竟未得达。

复活祭日，复作第二书。此书交于回教徒某君送往。此城向例，若无官长允许，即回人亦不得自由出入，某君乃乘便逃走者也。第二书，鄂详述其旅行起源及目的，并祈诸神父设法，能使其离肃州圈狱，免终日与萨拉森人为伍，恢复其与诸神父自由交通之乐，并言将来欲由海道归印度。盖此道为葡人所通行者也。

鄂本笃在印度起行时，总主教已有书致北京诸神父，述鄂已起程。故北京诸神父每年望鄂之至，眼几欲穿。每逢商人来朝贡献，伪称使节者，辄向刺探消息，迄今不知下落。此或由于不知鄂途间改用何名，或由前期来朝之大使，实不知有鄂之人也。至此，忽得其手书。北京诸神父皆欢忭不可言状。此书于十一月中始达北京。时已近岁终，诸神父即设法遣同会会员一人，往偕之来京。继思之，遣外国人往，不独无济于事，且恐有害，故弃前谋，而别遣一新收学生。生名约翰肥的南德(John Ferdinand)。年少心细，德行端优，新选入会，尚未受业，托以此事，不致无功。又选熟悉该地情形之信徒一人，伴之同往。命用各种方法，俾鄂本笃及其同行者，能俱来京。若无论如何，不能得地方官允许，或并脱走亦有所不能，则暂留肃州以伴之，速致书于会中诸友，俾在朝廷中，或可希望朋友援助，使得离

去边城也。

当此隆冬，肃州尤寒，地距北京有四月路程。此际起身，似非其时。惟神父利玛窦不欲再事迟延，使鄂本笃困守肃州，时间太久，恐鄂或疑北京无耶稣会士也。利玛窦此举适当。若使者起行稍迟数日，则将不能见鄂于生时矣。利玛窦亲致书于鄂，详言来北京之最妥方法。又他耶稣会士二人，亦致书详言鄂所最欲知之北京传教事业。

鄂本笃困守肃州时，受回教徒之骚扰凌虐，较在途间尤甚。肃州食物价昂，不得已，乃将所携大块玉石，以半价出售。得黄金一千二百的由克脱。此数大半，用以还债。余则用以维持同伴生活，几于全年之久。鸦儿看同起行之商队及队长，至是亦抵肃州。鄂以先到，不得不示欢迎，招待全队，所费不貲。囊中已空，不得不借债以维持同伴。更难堪者，鄂被举为七十二大使之一，不得不再购玉石数块，以作贡品。鄂将所购玉石，埋藏地下一百磅。以防回教徒窃取。若无此物，则断不能同行往北京，故不得不慎也。

约翰肥的南德^(一)于是年十二月十一日，离北京，途间亦遭厄运。在陕西省城西安府时，所佣仆役，窃其路费一半而逃。又经二阅月之长途跋涉，困倦劳苦，始于一千六百零七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三月杪抵肃州。

(一) 约翰肥的南德乃中国人庄马利(译音)之基督教名。庄生于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一六一〇年(万历十年),始入耶稣会。一六〇六年(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离北京向肃州。

约翰肥的南德见鄂时,鄂病笃几死。未见之前一夕,鄂得梦,翌日,北京之耶稣会将有人来寓。因使亚美尼亚人亦撒克往市场购物,施之贫民。同时祈祷天主,不使梦中所见者失望也。亦撒克尚在市场购物时,有人告以约翰肥的南德自北京抵此,且指示之。肥的南德随亦撒克归寓。入室,操葡萄牙语问候。鄂在床闻之,知北京会友之使人已至。取诸信函,两手捧而高举之,悲喜交集,涕堕如绠。唱《颂圣歌·大归休息》之章以志谢感。自知受托之事已成功,旅行目的已达矣。开读诸人之函,全夜谨抱之于怀,不忍释手。与肥的南德交谈互问。其欣喜之状,仅可以想知,而难以笔述也。

约翰肥的南德极力慰藉之,护养之,希望不久体力可以复原,同至北京也。然此时体力亏耗殆尽。肃州无良医妙药,除约翰肥的南德亲自调制之欧洲菜食外,别无他法可以救之。饮食不宜,病势加重。肥的南德抵肃州后十一日,鄂竟病死。然颇疑其为回教徒所毒也。

此时回教徒时时遣人窥探，以便夺取死者遗产。夺取最为蛮横，损失诸物中，最可惜者，为此次旅行日记，记载各地详情，无可追补。其日记亦载同行回教徒借取钱财数目，其人恐以后向之索取，故公然出此暴行，毁灭日记，以图取消欠帐。其人欲依回教礼法，葬鄂尸骸。肥的南德拒之，而自葬之于适当地点，俾以后可以重寻之也。亦撒克及肥的南德二人，无祈祷书在身侧，故送棺车时，一心数念珠祈祷而已。

鄂本笃人品高尚。于此章之末，不可不有数语以纪念之也。鄂本笃葡萄牙人，聪慧敏捷。初入耶稣会自愿派遣至莫卧儿帝国传教，能竭其力，诱导回教徒、印度人及各色信徒，甚得其人之爱戴。尽职于教会多年，虽非僧侣，而以天才及学识俱为优美之故，大为会众所赞赏。莫卧儿皇帝亦爱其才而与之交。皇帝遣使至臥亚(Goa)，鄂本笃亦得参与使者之列。

皇帝心欲拓土于葡领印度。鄂本笃谨慎劝戒，告以皇帝兵力之强，故葡人始未与战，战祸幸而得免。

死前无几时，鄂自肃州致书于北京会友，切不可信任回教徒，并力戒以后旅行，不可由彼所经之道，盖危险而无功也。临终，悔恨多年未得忏悔及求免罪之机缘曰：“余将死矣，而无此慰心之事。巍巍乎天主之德也！一生未尝使有何要事，扰乱吾之良心也！”

商販陋風，遇有死者，則同行諸人，分其遺產。鄂既卒，同行回教徒縛其仆亦撒克，脅之以死，使呼摩河未之名。肥的南德上稟甘州總督，請求釋放亦撒克。總督批示肅州地方長官，秉公辦理，釋放具稟人之叔（肥的南德詭稱亦撒克為其叔也）及還付死者財產。長官初意，左袒肥的南德。后有薩拉森人四十名，連合行賄，長官忽變態度，欲鞭肥的南德，下之獄中三日。肥的南德不以遭挫而灰心。旅費用罄，乃典質衣服，進行訴訟。為此羈留其地凡五月。肥的南德不知波斯語，而亦撒克亦不嫻葡萄牙語或拉丁文。故二人雖相處，而心事無由得達。及詣堂對質，肥的南德誦《頌聖歌》，亦撒克誦鄂本篤之名數次，及葡萄牙語數字。堂上無人能解彼二人所言。判官以為彼二人所言，乃廣東土語，彼二人因能互解也。閱二月，肥的南德學得波斯語，乃略能與亞美尼亞人會話矣。

回教徒抗議，謂二人面貌大不相同。一為薩拉森人而一則為支那人也。肥的南德答謂其母為中國人，故面貌類中國人也。一日在堂上，判官之前，肥的南德謂亦撒克心中最惡回教。若果信奉其教，則必不食豬肉也。因自袖中，取出豬肉一塊，交給亦撒克，二人共食之。回教徒見之，皆大嫌惡。旁觀者見之，則視為玩戲。判官見之，乃大覺悟。薩拉森人睹此，皆以訴訟無

必胜希望，渐渐退去。出堂时，皆唾骂亦撒克，谓为中国妄人所骗矣。在途间时，亦撒克及鄂本笃皆以不欲见恶于回教徒，故始终未尝食猪肉，即偶食之，亦必避之也。判官睹此情形，乃判决肥的南德胜讼。命将鄂本笃遗产，悉还付之。鄂之遗产，已无多存，所余者，仅埋藏地中之玉石而已。将玉石售出，还付欠帐，并预备往北京之旅费也。羁留肃州数月，用度浩繁，负债累累，此时仍未偿清。不得已，乃以剩留之玉石数块，押借黄金二十锭，始得起程。既抵北京，诸会友见之，悲喜交集。悲者悲鄂本笃之死，喜者喜亚美尼亚人亦撒克尚得生存也。诸会友对此探险，至为惓怀，无日不翘望喜音。鄂本笃前已有书致诸友，极言全途中，仅亦撒克能尽忠相助，故诸会友待之一若会中兄弟。

肥的南德携回北京遗物，有绘于金色纸上十字架一副，为鄂本笃全途间，在回教徒人群中，仅敢携带者也。又喀什噶尔、和阗、察理斯三国王诏书，今亦存于北京会内。又鄂在途中接神父哲罗姆、沙勿略等信札，卧亚总主教梅内赛斯(Alexius Menezes)之书札，以及沙勿略致北京教会会员书札，皆并存于北京会中。沙勿略致北京会友之函，尚谓契丹国距北京必不甚远，二国边疆，或相接也。

亚美尼亚人亦撒克留居北京一月。于此时间，常

与神父利玛窦述共途中所见。利据其言，及鄂本笃遗留日记数篇，而作此三章之纪行。亦撒克后由驿道至澳门，备受其处会友之荣遇。由澳门航海归印度，至新加坡海峡，船为海盗所掳，尽失所有，穷极为奴。嘛喇甲之葡萄牙人赎回之。遣归印度西部。闻其妻已死，乃留寓东印度察吾儿城(Ciaul)，不回莫臥儿国。当利玛窦作此记时，闻尚生存^(一)。(金尼阁《耶稣会教徒传教中国记》，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四卷第 198—254 页)

(一) 杜雅力克所记亦撒克事与此略有不同，据彼之记载，亦撒克乃乘荷兰船由澳门至嘛喇甲。船长闻其所述探险事迹，大奇之，乃为之作全记，而遣归嘛喇甲。耶稣会神父送之至柯枝(Cochin 在印度西海岸)，又至臥亚。得遇神父平海罗(Father Pinheiro)。鄂本笃起程时，平神父驻腊和儿，尝为之饯行。印度州民赠给亦撒克一百帕道斯(pardaos)(币名)。亦与平海罗同归甘瑟逸港(Cambay)。察吾儿(chawul=Ciaul)为孔甘省(Konkan)海港，在今孟买(Bombay)南三十五英里。十六世纪时，为重要商埠。

二七 王太后及庞天寿致 罗马教皇等书^(一)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二)致谕于因诺曾

爵(三),代天主耶穌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闾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颇有耶穌会士瞿纱微(四),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五)、中宫皇后亚纳(六)及皇太子当定(七)并请入教,领圣洗,三年于兹矣。虽知沥血披诚,未获涓埃答报。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诲。虑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冀圣父多遣耶穌会士来,广传圣教。如斯诸事,俱惟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宣。今有耶穌会士卜弥格(八),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我之差圣父前,彼能详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祿、圣保祿(九)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五号原书影印)

(一)此节之书,皆录自《东方杂志》第八卷五号,有原书摄影,高劳有详考,兹特节录如下:明桂王由榔称号永历。清顺治四年,即永历元年。王太后湖广人,明桂王常瀛之继室,由榔之嫡母也。其太监庞天寿以天主教理,陈说于太后。太后既奉天主教,令由榔生母马氏及妃王

氏皆入教，受洗礼于司铎翟纱微。由榔亦于祭台前行跪叩礼。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生子慈煊。由榔不许其受洗，曾重病，乃许之受洗。顺治七年，即永历四年，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后欲遣使至罗马见教皇，为明祈福。司礼太监庞天寿愿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许。天寿遂荐神父卜弥格充使。赍书二通，一为太后致教皇书，一为太后致耶稣会长书。庞天寿另有奉教皇书，嘱卜弥格附呈。卜弥格偕二随员往。至澳门以事被阻，留一年始解缆西渡。至印度卧亚，又被阻。上陆西行，经波斯叙利亚等地，入地中海。二年后，始至意大利之威尼斯市。途中屡被留难，及至罗马而教皇因诺曾十世薨，新教皇亚历山七世（一六五五至一六六七）即位。验明使节，并接印度及澳门主教等来函，知确系奉使而来，乃蒙教皇召见。呈上太后肃笺及庞天寿书。教皇覆书即由卜弥格携回中国。抵中国时，约当顺治十二年十三年之间。初，卜弥格离中国后，未数月，而由榔已由梧州奔南宁。太后亦于次年卒于田州，葬于南宁。教皇覆书，达由榔与否，不可得知。太后致教皇书、致耶稣会长书及庞天寿致教皇书，均存罗马耶稣会藏书楼。

（二）宁圣慈肃皇太后即王太后，烈纳（Helene）教名也。

（三）因诺曾爵西名 Inoncent，当时罗马教皇之名。即位于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卒于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

(四) 瞿纱微西名 Andre Xavier Koffler, 日耳曼人。生于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二七年, 进耶稣会。一六四七年来中国传教。一六五一年(顺治八年)在广西为清兵所杀。

(五) 皇太后玛利亚(Maria), 由榔之生母马氏也。王太后卒, 马氏称昭圣仁寿皇太后。

(六) 中宫皇后亚纳(Anna) 即由榔之妃王氏, 吴人。康熙四年, 由榔死于云南。马氏王氏同送至北京, 瞻养别室。或云死于道上。

(七) 皇太子当定(Constantine)即由榔子慈烜, 由榔妃王氏所出。康熙四年, 父子同为吴三桂所杀。

(八) 卜弥格西名 Michael Boym。波兰人。生于一六一二年(明万历四十年)。一六二九年进耶稣会。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 至中国传教。一六五九年(顺治十六年), 歿于广西。

(九) 圣伯多祿即 St. Peter (今译作彼得) 圣保祿即 St. Paul (今译作保罗)为耶稣二大弟子。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 恢剿联络水陆军务, 提调汉土官兵, 兼理财催饷, 便宜行事, 仍总督勇卫营, 兼掌御马监印, 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一) (Achilleus Christao), 膝伏因诺曾爵, 代天主耶稣在世, 总师公教, 真主, 圣父座前: 切念亚基楼职列禁近, 谬司兵戎, 寡昧失学, 罪过多端。昔在北都, 幸遇耶稣会

士开导愚懵，劝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少怠。获蒙天主庇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礼圣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来代告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祿、圣保祿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国家，立际升平。俾我圣天子乃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钦崇天主耶稣，则我中华全福也。当今宁圣慈肃皇太后圣名烈纳，昭圣皇太后圣名玛利亚，中宫皇后圣名亚纳，皇太子圣名当定，虔心信奉圣教，并有谕言致圣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悬祈圣父，念我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多令耶稣会士，来我中国，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圣教，不致虚度尘劫。仰邀大造，实无穷矣。肃此，少布愚悃。伏惟慈鉴，不宣。永历四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一）。（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五号原书影印）

（一）庞天寿，明庄烈帝时内监。当时已信仰天主教。北京陷后，南渡。唐王聿键以为司礼太监。顺治三年，即唐王聿键称号隆武之元年，聿键封桂王常瀛之次子由榔为桂王。天寿为使者。八月，唐王聿键为清兵所获。天寿遂与明兵部尚书丁魁楚，兵部侍郎翟式耜，谋以桂王由

榔称号于肇庆。后恃功骄恣。顺治九年，孙可望劫迁桂王由榔于安隆所。天寿谄事可望，与吉翔表里为奸，搆陷大学士吴贞毓。顺治十一年，孙可望劫由榔，杀其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天寿等欲迫由榔禅位可望。会李定国诛可望，天寿乃事定国。顺治十四年，死于云南。亚基楼契利斯当(Achilles Christan)，天寿教名也。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敕谕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天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入圣教，领圣水，阅三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著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上卜弥格尽知我国情事，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五号）

附录 “支那”名号考

一、“支那”名号见于古代各种文字

(一) 见于古代印度梵文 公元前三百二十年至三百十五年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时,其臣商那闍(Chanakya),别名考铁利亚(Kantiliya)者,著有《政论》(Arthasastra)一书,书中载有“支那”(Cina)之名,又记纪元前第四世纪中国丝已贩运至印度矣。又印度《玛奴法典》(Laws of Manu)及摩诃巴剌塔(Mahabharata)书,皆载有支那斯(Chinas)之名。

(二) 见于希伯来文 耶稣教《圣经旧约》中《以赛亚篇》(Book of Isaiah)有“试观其人,来自远方,来自北与来自西,又来自西尼姆国(Sininm)。”西尼姆即秦尼之转音也。

(三) 见于粟特文(Sogdia) 英国斯坦因整理之粟特文书,为公元前之物。法国高梯我(M. Robert Gauthiot)查得其中有秦斯坦(Cynstn)之名,指中国而言云。(见《通报》一九一三年第428页)

(四) 见于罗马拉丁文 罗马书言支那者,较之以上三种文字为后。其最先之书言支那者,为《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著者姓名已失传。此书约成于公元纪元八十年至八十九年之间,书中载有秦国(Thin),

其大都城号曰秦尼(Thinae)云。

(五) 见于希腊文 公元一百五十年之际，希腊地理家拖雷美(Ptolemy)之《地理书》著成，书中有秦尼国(Sinae)与赛里斯国(Seres)之名。公元五百三十年时，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之《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著成，书中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znitza)，又为秦尼斯达国(Tzinista)。

(六) 见于亚美尼亚文 公元四百四十年时，亚美尼亚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之《史记》著成，书中载有哲那斯坦国(Jenasdan)，“国境皆为平原，居西提亚(Scythia)之东。世界最东之国也。开化文明，人民富裕，性情温和，不但可为和平之友，亦实生命之友也。地产丝。”

(七) 见于叙利亚文 陕西西安府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那斯坦(Zhinastan)，长安为克姆丹(Khumdan)。

(八) 见于阿拉伯文 中世纪阿拉伯之著作家，皆称中国为秦(Cyn 或 Sin 或 Thin)。

(九) 见于波斯文 波斯费杜西(Firdusi)生于公元九百三十一年，卒于一千零二十年。著有《沙那美》(Shahnameh)一书，译言《帝记》也。其文全为诗歌体裁，记古代波斯诸王事略，至萨赞朝(Sasan)末帝，伊嗣俟三世(Yezdijerd)为止。伊嗣俟三世于公元六百四十一年时国为阿拉伯人所夺(事见《唐书》)。《费杜西》诗中，记载古代中国与波斯交涉甚多，其称中国皆为支那(China)。

(十) 见于中国史书 中国本国史书中，支那之名或相同

之音，亦数见之。皆译自印度文者也。最初为释慧立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玄奘入迦湿弥罗国情形。其言曰：“其夜众僧皆梦神人告曰：此客僧从摩诃脂那国来，欲学经印度，观礼圣迹。”……又玄奘自著之《大唐西域记》卷第五载：“戒日王劳苦已，曰：‘自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上分崩，兵戈竞起，众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民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氓俗无究。风猷大化，难以备举。’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又卷第九、第十亦载至那国之名称。《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国传》载：“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璈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戒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又《宋史》卷四九〇《天竺国传》载“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徒曩表来上。上令

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每惭薄幸，朝谒无由。遥望支那，起居圣躬万福。光远来，蒙赐金刚吉祥无畏坐、释迦圣像、袈裟一事，已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常为引导，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诸沈溺。今以释迦舍利，附光远上进。’”

摩诃脂那、摩诃至那、摩诃震旦，皆梵文 Mahachinasthana 之译音。脂那、至那、震旦、支那皆一音之转。日本人亦称中国为支那(China)。

二、支那名号原音各说之争论

(一) 德国李希脱和芬之说 李希脱和芬(Richthofen)谓西汉时日南郡(Jih-nan)，中国与外国海上交通，悉由此处。汉桓帝延禧九年，大秦王安敦之使者，亦由日南登岸而至长安，可见日南当时港口商务之盛。故支那之原音，为日南二字。英国亨利玉尔赞成其说。(见李希脱和芬《中国》(China I)第一卷第 504—510 页)法国拉克伯里(Lacouperie)反对其说。其所据之理由如下：(一)汉时日南郡不在今越南东京，而远在其南。(二)古代日南二字之读音，当如尼脱南姆(Nit-nam)，不应拼作 Jih-nan。今代越南人读日南二字之音，如诺南姆(Nhut-nam)，广东人读音如押南姆(Yat-nam)。故日南之说，毫无根据也。

(二) 法国拉克伯里之说 拉克伯里既反对李希脱和芬日南之说，而自又提出新说。谓古代滇国地土广大，国势富强。居中国南方。公元前中国与西南三方诸国之贸易，皆为此

国人所独揽。张骞自大夏归后，言天竺国商人至中国贩运四川货物，往大夏交易，由印度往四川，必经云南滇国。又滇国海上交通，当由红河而至交趾国。交趾即拖雷美(Ptolemy)《地理书》之喀第喀拉港也。故西方诸国所盛传之秦国(Chin, Sin, Sinae, Thinae)，乃由滇国转音而来。滇字古代中国人读音如今之岑字(Tsen)，越南人读滇字如陈字(Chen)。北京人则读作天字音 Tien。英国贾儿斯(Giles)谓拉氏之说，与李希脱和芬之说相等，皆不过臆想之辞，毫无根据。吾以为拉氏之说，与中国史书所载滇国，全不合也。

(三) 法国鲍梯之说 鲍梯(M. Pauthier)谓梵语之支那实由于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公元前一千年时，已建国于陕西。上古西方诸国之得闻支那，即由此国。鲍梯之说，最为有理。赞成者亦众。英国亨利玉尔先赞成其说，后又弃之，而信李希脱和芬日南之说。英国贾儿斯则攻击前二说，而独信此说。谓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秦(Sin, Chin)等，或由于秦国。其国起自公元前二百五十五年至二百七十年。今 China 字上末尾之 a 字，则由葡萄牙人所加者。法国伯希和亦不以前二说为然，而深信此说(见 Bul. Ecole Franc. Ext. Orient, IV 1904, pp. 144)。一千九百十一年时，德国雅各比(Herman Jacobi)著论文反对此说。谓公元前三百余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其臣考铁利亚(Kautiliya)著有《政论》一书。书中载支那(Cina)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秦朝开始于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而《政论》之作，已在公元前三百余年。故支那原音为秦之说，不攻已破矣。(见雅各比

《从考铁利亚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文学史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汇刊》第四四期，一九一一年）吾则赞成支那即秦之说。雅各比之反对论文，盖未深悉中国史也。吾请得申吾所说如下：

三、秦国名称向外之传布

（一）秦之建国，与穆公之霸业 西人读中国史者，皆仅知有秦始皇帝灭六国，统一全国之事。故误以为始皇以前无秦也。雅各比谓秦朝开始于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窃查此年，即始皇即位之年也。英国贾儿斯谓秦朝起自公元前二百五十五年，至二百七年。查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周赧王入秦，尽献其地于秦昭王。公元前二百七年，即秦二世三年，赵高弑二世，立子婴，秦亡之年也。贾儿斯又仅以周亡之年，为秦开国之年，早于雅各比之数，仅十年而已。雅贾二人，皆不知秦之建国，始于周平王时代，在公元前七百余年前，至秦穆公时，秦已强大。穆公即位于公元前六百五十九年，在位三十九年，为五霸之一。西方诸国，记载支那之名，以印度《政论》书为最早。然已后于秦穆公约三百五十年矣。《左传》载秦穆公霸西戎。西戎边界，虽无记载，秦穆公之势力圈，或竟达于今喀什噶尔、帕米尔高原，亦未可知也。苟如是，则秦之名，传于印度，又何难哉。晚近英国斯坦因(Stein)在和阗及附近诸地，掘出古代遗物甚众。汉唐之物皆有之。汉以前之中国物件毫无所有。谓可以证明：1. 中国人种西来说之谬误，全无根据也。2. 汉以前，中国与西域，无交通也。（见斯坦因《古和阗》。Stein, Ancient

Khotan; Rose, 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 斯坦因第一说,吾意亦以为然。中国人种,确为本土原有,而非自西方迁来者。斯坦因第二说,谓汉以前,中国与西域无交通。吾悉氏所查者,未必即足以证明其说也。汉以前之交通,或由于沙漠北道,经今哈密、吐鲁蕃、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而再至西方也。藉使秦穆公之时,秦之势力,未及于帕米尔高原,仅至安西敦煌附近而止,秦国之威名,由商贩而播至印度,中央亚细亚,亦甚易也。

(二) 四川云南二地之合并于秦 四川古代本有巴蜀国。据《战国策》所载,秦惠文王时,秦人欺蜀国以将赠送金牛于蜀,使蜀人凿通山道。既通,秦兵掩至,遂灭巴蜀。《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惠文王即位于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死于公元前三百零六年。皆在印度考铁利亚(Kautiliya)之《政论》著成年代之前也。据《史记·大宛传》载张骞自西域归告,已明言印度与中国,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滇越国,以今代地理考之,当在大理府。当时蜀贾已有贩运货物至其地者,印度人或即在滇越国与蜀贾交易,而更转运邛竹杖、蜀布至大夏(Bactria)也。此商道何时开通,史无详言。以理推之,当必甚早,在秦时已然矣。《前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已明言秦时,中原与云南已有交通。当时巴蜀地方,与昆明滇越贸易之盛,可以概见。总之,《史记》、《汉书》皆言从古即有商道至西南,可以接触印度之商贾也。秦国在先而甚长久,其名在商贾口中,已成习惯,不易改变。汉初武帝之前,为时甚短,且诸帝皆不勤远略,以

守成为务。故秦之名，亦可由巴蜀、滇越而至印度也。

(三) 大月氏民族之西徙与西域人在汉代仍称中国为秦
公元前第三世纪时，中国西北有两民族，互争雄长。一为匈奴，一为大月氏。匈奴疆宇在今陕西、山西北部，包含内外蒙古。大月氏在今甘肃西北敦煌、祁连间。匈奴先属于月氏。公元前第三世纪之末匈奴第一次击败月氏。至公元前一百七十七年，匈奴又击败月氏，驱之西徙。公元前一百六十五年月氏民族抵龟兹国。后至伊犁河流域，乌孙所领之泰克斯 (Tekes)、康格斯 (Konges) 二地。月氏击败乌孙而至热海 (Issikkul)。是时月氏分为大小二部。小月氏乃其余众，为匈奴所败后，不能去，保南山，与羌人西藏人混杂。大月氏于公元前一百六十三年击败塞种 (Sakas)，取喀什噶尔城。后匈奴救乌孙，又击败月氏。月氏乃南徙，驱塞种而南。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其都蓝市城，在妫水 (Oxus) 南。公元前一百二十年月氏灭希腊王朝。同年，又击灭塞种沙头梅格斯 (Soter Megas) 王国。塞种人奔印度西北境。留于身毒 (Sindh) 及彭甲伯 (Pendjab) 二地，后同化于月氏种。据德国雷葛格 (Herr von Le Coq) 之研究，塞种为伊兰族 (Iranian) 之一支。稍后，月氏又征服迦湿弥罗 (Kashmir) 及印度。后渐衰，至公元后第五世纪时嚙哒 (Ephthalites = White Huns) 灭之。据德国麦楼 (F. W. K. Müller) 对中亚发掘之文字考之，大月氏民族或为印度日耳曼系之种，佛教即由月氏人输入中国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35—36 页) 大月氏自甘肃西徙时，汉朝不知之，而月氏亦不知有汉也。秦自穆公之时，月氏所居之地，已在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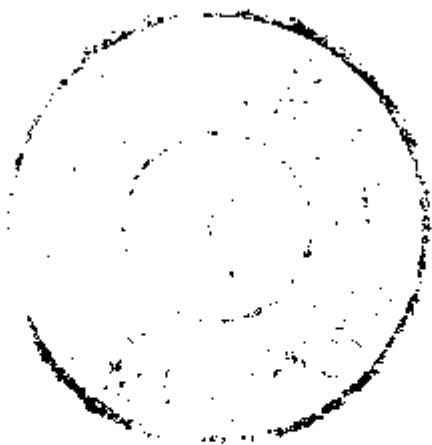
国以内，臣属于秦。西徙之时，必以为中国皇帝仍秦之后裔。西方康居国（Sogdia）等之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必自月氏人得之。后世希腊人、罗马人之秦国（Thin），或秦尼国（Sinae），或为月氏人所报知，亦或为印度人所转知也。春秋战国时，秦与西方交通极繁，至汉初乃完全断绝。至武帝时，重兴交通。开辟张掖，谓为丰功。博望凿空，传为美谈。殊不知张掖酒泉，秦时本为属地，无功可诘。张骞西使，不过沿自古以来西行之道而走，无空可凿，亦无美足谈也。汉初，中国与西域交通，完全断绝，亦犹元明之际，欧洲与中国交通断绝。《明史》言意大利从古未通中国也。匈奴灭月氏，遮隔中国与中央亚细亚之交通，亦犹明初帖木儿在中央亚细亚，阻绝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也。

（四）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人为秦人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史记》此处秦人盖指中国人。当时汉军所得消息必根据土人之报告。土人用秦人以称中国之为大宛穿井以拒汉师者，是可证明西域在汉时称汉人仍为秦人。《前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渠犂城条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宏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言秦人我匈若马。”颜师古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前汉书》此处所记证明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为秦人。中央亚细亚各地在汉初皆隶属匈奴。由匈奴人口中之称呼而传之中亚土人亦可能也。

四、东西两大秦

吾既证明支那原音，确为“秦”字之转音。请更言东西两大秦之说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已载至那者，前王之国号。惜乎其未明言前王之名，使吾人知究为何王也。《西域记》卷一二竭盘陁国条内，梵语至那提婆瞿咄罗(China-deva gotra)，玄奘译之曰，唐言汉日天种也。玄奘之唐之汉，皆不过就当时普通行用之名而作译耳，其实则应译作秦日天种也。唯秦帝运最短，汉有天下四百载，时代长远，习惯沿称已久矣。前已言摩诃脂那，或摩诃至那，或摩诃震旦，皆梵语 Mahachinasthana 之译音。梵语摩诃 Maha 者，大之义也。例如摩诃罗闍 (Maharajah)，大王也。摩诃雅拿 (Mahayana)，大乘教也。末音“斯坦那”(stana) 犹言国境也。故梵语摩诃至那 (Mahachinasthana) 之完全汉译，即大秦国也。中国正史上，大秦之名，初见于《后汉书》，所记甚不明了。称大秦者，中国人乎？抑他人乎？中国之人，固自古以来，未有自称为大秦者。法显玄奘等纪行书中，皆称其本国为汉土也。汉武帝时，大宛等国仍称中国为秦人。惟《魏书·大秦传》言“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则其称大秦者，非中国人，乃外域之人也。《魏书》亦未记载外域究为何国。以理度之，或即印度人与受印度文明影响之人也。印度文明在甚古时代，已传至中央亚细亚。巴里黑城(Balkh)有小王舍城(little Rajagriha)之称号。巴里黑城汉时为大夏之国都。希腊人称之为拔克脱利亚(Bactria)，《魏书》之拔底延，《唐书》之缚底野皆其译音

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诃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珣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4634
202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二冊



2 024 5013 2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二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67A13.1.1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二册

张星娘编注

朱杰勤校订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12⁵，印张 90，千字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714 定价：0.98元

目 录

第二编 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第一章 汉唐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7
一 唐以前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7
二 唐代中国史书关于非洲之记载	8
附: 昆仑与昆仑奴考	16
第二章 宋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25
一 非洲东海岸诸国	25
二 非洲北部诸国	30
第三章 元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38
一 元时中国与埃及之关系	38
二 马哥孛罗记中国遣使马达加斯嘉岛	43
三 汪大渊记非洲东海岸情形	44
四 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及其《游记》	45
五 拔都他自印度来中国之旅行	50
六 拔都他游历中国记	68
第四章 明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107
一 明初埃及通使中国	107

二	郑和之出使东非诸国	108
三	《明史》等记木骨都夷国	110
四	《明史》等记不刺哇国	111
五	《明史》等记竹步国	113
六	《明史》等记速麻里儿	113
七	《明史》等记麻林	114

第三编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第一章	汉代之条枝	119
一	《史记》记条枝	119
二	《汉书》记条枝	119
三	《后汉书》记条枝	120
四	《拾遗记》、《通典》记条枝	120
第二章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124
一	《旧唐书·大食传》	124
二	《新唐书·大食国传》	136
三	《新唐书·南诏传》记黑衣大食兵	144
四	《通典·大食国传》	145
五	《经行记》大食国记事	146
六	《往五天竺国传》大食国记事	147
七	《册府元龟》等记大食国	148
八	贾耽记通大食海道	154
九	大食国人李彦升	161

一〇 大食国之物产	162
第三章 唐与大食之交涉	174
一 康国之请援	174
二 安国之请援	175
三 俱蜜国之请援	176
四 吐火罗国之请援	177
五 与石国及大食之交涉	178
六 印度之请援	182
第四章 回教之传入中国	183
一 初期之传入	183
二 旺各师大人墓志	186
三 《创建清真寺碑记》	188
四 《闽书》关于回教在泉州之记载	190
五 《重建怀圣寺碑》	193
第五章 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	198
一 《苏烈曼游记》	198
二 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	207
三 依宾库达特拔之《省道记》	217
四 依宾罗斯德之记载	219
五 麻素提之《黄金牧地》	220
六 依宾麦哈黑尔之《游记》	222
七 阿尔比鲁尼之记载	234
八 格儿德齐之记载	235

九	爱德利奚之《地理书》	236
一〇	阿伯尔肥达之《地理书》	240
第六章	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247
一	《宋史·大食传》	247
二	《宋会要》记大食国	252
三	层檀国	256
四	《岭外代答》记大食诸国	260
五	《诸蕃志》记大食诸国	269
六	辽与大食之关系	275
附:	唐宋之海外贸易及大食、波斯商人考	276
第七章	元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303
一	哈里发之灭亡	303
二	天房国	306
三	天堂国	307
四	元代中国之阿拉伯人	308
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333
一	天方国	333
二	默德那国	366
三	祖法儿国	372
四	阿丹国	376
五	刺撒国	382
六	阿拉伯历法之传入中国	383
七	阿拉伯人双陆游戏之传入中国	390

第二编

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第一章 汉唐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一 唐以前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唐以前，中国史书记载非洲者，据余所考，以《汉书·地理志》为最早：“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北还矣。”（《汉书》卷二八下）已程不疑为希腊语依梯俄皮亚（Ethiopia）之译音，今闽南人读已程不之音，尚与希腊文 Ethiopia 相同。依梯俄皮亚即阿比西尼亚，在非洲东部。其次则为鱼豢《魏略·西戎传》，《西戎传》中之迟散城，考据家谓即埃及之亚历山大港。（见本书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二章第一节）亚历山大港又见于东晋时所译之《那先比丘经》卷下，作阿荔散。（见本书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二章第五节）

非洲人记载中国事情，则颇详明而甚早也。拖雷美（Ptolemy）者，希腊人，生于非洲埃及，长于埃及，葬于埃及，故吾以埃及人视之亦可也。拖雷美于公元一五〇年时（汉桓帝时）著有《地理书》（Geographice Hyphegesis），曾记中国事情。（见本书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一章第一三节）

科斯麻士（Cosmas）亦长于埃及，其祖出自希腊迁来，然实

埃及亚历山大港人。少年时，尝为商人航行于红海及印度洋、非洲东岸、波斯湾、印度西岸及锡兰岛等地。后归故乡，著《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约成于公元五三〇年至五五〇年间。其中亦载中国事情。(见本书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二章第一节)

二 唐代中国史书关于非洲之记载

唐时，中国史书对于非洲，始有确实记载。惟中国人所得知者，似皆闻自大食人，而非亲见者也。中国书最早记之者，为杜环《经行记》。杜环为杜佑之族子，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怛逻斯之役，为大食人所擒。天宝十载(公元七五〇年)至西海。宝应初(公元七六二年)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此书惜已久佚，杜佑《通典·西戎传》中引用颇多。

摩邻国在秋萨罗国(一)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鹑莽。鹑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

饮酒，遽浪终日。（《通典》卷一九三《西戎传》）

（一）秋萨罗即 *Castilla* 之译音，西班牙之古名也。摩邻即 *Maghrib el Aksa* 首一字之译音。此三字为阿拉伯文，其义犹今人所称之“泰西”，盖其地为奉回教者最西之地也。又简称曰麻格力伯（*Maghrib*），宋代称曰木兰皮，即今摩洛哥。参见本书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三章第十四节。

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一)。其人黑而性悍，地瘠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自食鹞莽。鹞莽，波斯枣也。不耻烝报，于夷狄最甚，号曰寻。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

（一）《新唐书》此节可与《经行记》互相参证。《经行记》谓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国，而《新唐书》云在拂菻西南二千里。盖秋萨罗国亦古罗马之一部也。秋萨罗为西班牙，毫无疑义。《新唐书》此节，似即取材于《经行记》。《经行记》原文，或即以秋萨罗为拂菻之一部，故欧阳修等修《唐书》时，不称曰在秋萨罗西南，而曰在拂菻西南也。拂菻之指罗马帝国全境，不仅东罗马一隅，此方亦可为诸证据中之一端也。老勃萨之名，不见《通典》，或为杜佑所删也。据白洛克尔曼（*C. Brockelmann*）之《回教古今史》（*Der Isla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附图，阿拉伯人称摩洛哥以东之地，自西

经二度至东经五度,皆为 Tlemssen。西经二度,北纬三十五度,有城亦曰 Tlemssen。今代地图有译作特林森者。实则此字读音,应作脱勒姆森,而重在后之勒姆森三字。《新唐书》之老勃萨为脱勒姆森之讹音,可无庸疑。磨邻与老勃萨并列,皆在拂菻西南,可知两地必相邻。读音与事实,皆相符矣。参见本书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三章第六节。

拔拔力国(一)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豚,取血和乳生饮。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聚数千人,赏綵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西阳杂俎》卷四)

(一)拔拔力,科斯麻士书称巴巴利(Barbary),即在今索马利之地。

大食西南属海,海中有拔拔力种,无所附属。不生五谷,食肉,刺牛血和乳饮之。俗无衣服,以羊皮自蔽。妇人明皙而丽。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贾人欲往市,必数千人,纳鬻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铠稍。士至二十万。数为大食所破略(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

(一)《新唐书》此节，必取材于《酉阳杂俎》，所异者仅字句有不同而已。

孝亿国(一)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国大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蹇鼻黄发，绿眼赤髭，被发，面如血色。战具唯稍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妖，不识佛法。有妖祠三百(一曰千)余所。马步甲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亿人。丈夫妇人俱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酉阳杂俎》卷四)

(一)孝亿即 Siut 之译音，为埃及南部之古名。尼罗河在埃及南部，分为无数支流。国境多川河，故云在平川中也。以木为栅者，备野兽也。气候常暖，冬不凋落者，地近赤道也。躯貌长大，蹇鼻黄发，绿眼赤髭，被发，面如血色，似为欧洲北部日耳曼人种。公元四二七年左右，当我国刘宋文帝元嘉初年，日耳曼系之凡德尔族(Vandals)经西班牙渡直布罗陀海峡，而建国于非洲北部。此方所言之孝亿人，岂即其苗裔歟？希腊人自古即宅居埃及，然面貌又不如是矣。

仍建国(一)无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紫矿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咸。土俗潮落之后，平地为池，取鱼以作食。(《酉阳杂俎》卷四)

(一)仍建似即 Utica 之译音，为非洲北部突尼斯 (Tunis) 海边之古城。所言情形，亦与该地吻合。

悉怛国、怛干国(一)出好马。(《酉阳杂俎》卷一六)

(一)此节记载简略。悉怛国与怛干国何在，颇难考定。惟据其读音，悉怛与 Sudan 最相近，今人多译作苏丹。其地在埃及之南。悉怛读音，又似与挹怛相近，然挹怛于段成式时代，久已灭亡。挹怛又称嘛哒，以前官书沿用已久，以成式之淹博，岂有不知，而好另造新名辞乎？怛干似即撒哈拉沙漠中之 Dakhel Oasis (达开尔)沙岛也。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三《利未亚总说》云：“其地马最善走，又猛，能与虎斗。”

大食勿斯离国(一)石榴重五六斤。(《酉阳杂俎》续集卷一〇)

(一)此节记载，亦极简略。余初颇觉不易考定，后读南宋时赵汝适《诸蕃志》始得解决。《诸蕃志》有勿斯里国，记载颇详。考其情形，知所记者，乃埃及国也。勿斯里即 Misr 之译音。勿字古代读音，应如今代北人之读莫字。《诸蕃志》大食国记回教教祖摩诃末（名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写作麻霞勿，即其证也。今代粵人及闽南漳泉一带之人，仍读“勿”字如“莫”字。勿斯离即勿斯里。《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皆作密昔儿。《明史·西域传》作米昔儿，一名密思儿。《元经世大典图》作迷思耳。徐继畲《瀛环志略》作麦西国。凡此皆

自阿拉伯人之 Misr 译音。耶稣教《圣经》作 Mizraim。

疏勒一曰佉沙。……贞观九年，遣使者献名马。又四年，与朱俱波、甘棠贡方物。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滅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辅弼，毋进谀言，置朕于危亡也。”……甘棠在海南，昆仑^(一)人也。（《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

（一）吾人读此节，甘棠与疏勒、朱俱波二国同入贡，即可断定甘棠不在麻刺甲或南洋群岛也。南洋诸国来中国，当由广州北上，至长安，何能过印度、逾葱岭，与疏勒同入贡耶？拖雷美《地理书》记由埃及往中国有商道可行。《明史》列米昔儿（即埃及国）于《西域传》，与哈烈、撒马儿罕等国，向由陆道来中国者同卷。永乐时，来贡中国必由陆道。《明史》虽未明言，然可断其必然也。甘棠必为非洲东海岸之国。由波斯经陆道来中国，途中过疏勒、朱俱波，可以无疑。中国古书中，所谓海南，界域极不明了。大抵由南海乘船来中国者，皆谓之海南国也。《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环王条云，贞观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国居海南。此处入贡年代，与《西域传》所言者不同，不知孰是。

甘棠在大海之南，昆仑人也。贞观十年，与朱俱波国朝贡同日至。太宗谓群臣曰：“南荒西域，自远而至，

其故何哉？”房玄龄曰：“当中国又安，帝德遐被也。”太宗曰：“诚如公言。向使中国不安，何缘而至？朕何以堪之？观此蕃使，益怀畏惧。所望公等，匡朕不逮也。”（《唐会要》卷九九）

贞观十年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朱俱波在葱岭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胡三省注云：“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汉子合国也。甘棠在西海之南，昆仑人也。二国皆在西域。”（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一）胡三省此注，明言甘棠国在西域，不在南洋也。又云在西海之南，而又为昆仑之人，共在非洲东海岸已昭然若揭矣。

殊奈国，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外三月余日，习俗文字与婆罗门同。绝远，未尝朝中国。贞观二年十月，使至朝贡。（《唐会要》卷九八）

那提三藏……以永徽六年创达京师。有敕令于慈恩安置，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声华腾蔚，无由克彰。掩抑萧条，般若是难。既不蒙引，返充给使。显庆元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既至南海，诸王归敬为别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广，又倍于前。以昔被敕往，理须返命。慈恩梵本，拟重寻研。龙朔三年，还返旧京。所赏诸经，并为奘将北出。意欲翻

度，莫有依凭。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经。要约精最，可常行学。其年南海真腊国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无已，思见其人。合国宗师假途远请。乃云国有好药，唯提识之，请自采取。下敕听往，返迹未由（一）。（释道宣《高僧传》二集卷五《那提三藏传》）

（一）显庆元年，那提第一次奉敕往昆侖国，似畏难未往，仅至南海（即广州）而返。第二次奉敕往真腊，则去不复返矣。玄奘之嫉忌异派，不得不谓为令名之累也。

则天临朝，（王方庆）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侖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都督路元叡冒求其货，昆侖怀刃杀之。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

王继字方庆。以字显。……武后时，累迁广州都督。南海岁有昆侖舶，市外区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货。舶酋不胜忿，杀之。方庆至，秋毫无所索。（《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王继传》）

则天皇后光宅元年，广州都督路元叡为昆侖所杀。元叡暗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叡。元叡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侖袖剑直登听事，杀元叡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一）。（《资治通鉴》《唐纪》十九）

（一）上方所记皆一事也。此处之昆侖，不能断定为

非洲黑人，抑或林邑以南之人。姑置之此耳。

景龙三年三月，昆仑国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附：昆仑与昆仑奴考

唐时，中国人不知有非洲之名，亦不识有黑奴也。然吾人读唐代私家著述之见于《唐人说荟》、《太平广记》、《古今说海》等丛书者，则见昆仑奴之名，现于甚多书中矣。各书之言昆仑奴者，大抵皆言其体黑也。甚至有用昆仑二字作形容辞，以言人之面黑者。亦有仅用昆仑二字作名辞，以代黑人者。昆仑二字究何解乎？昆仑奴究为何许人乎？

1. 昆仑国所在

欲明此问题，兹特先将中国书中关于昆仑之各种记载标出于下：

〔一〕《旧唐书》卷一九七《林邑国传》云：“自林邑已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同卷《真腊国传》云：“真腊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盘盘在南海曲，北距环王，限少海，与狼牙脩接。……其臣曰教郎索滥，曰昆仑帝也，曰昆仑勃和，曰昆仑教谿索片。亦曰古龙。古龙者，昆仑声近耳。”又曰：“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十里，地卑洼，与环王同俗，有城郭宫殿。王姓古龙。居重观，栅城，楮叶以覆

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卷发，佻行。”

〔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河陵洲、明咀洲、盆盆洲、婆里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罗游少有大乘耳。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商舶出者准知。良为掘伦（此句义不甚明，良字似同实字解），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赤脚敢曼，总是共式。”义净之掘伦洲，法国沙畹以为即《唐书》之林邑与真腊，今之暹罗及麻拉甲半岛也。然既称曰洲，当在海中，不在大陆也。高楠顺次郎注谓即普罗康多儿岛（Pulo Condore）。高楠氏又谓义净时，岛上居民似为内革罗种（Negro）云。（见高楠顺次郎《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英译〕）

〔三〕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云：“至佛逝国，解骨仑语，颇学梵书。”骨仑即昆仑，佛逝国为今苏门塔腊岛渤林邦港（Palembang）。骨仑语似不仅指普罗康多儿一岛之语也。

〔四〕樊绰《蛮书》卷六云：“量水川西南至龙河，又南与青木香山路直，南至昆仑国矣。”案，《旧唐书·地理志》黎州有梁水县。量水盖即梁水转音之讹，汉旧黎州也。同卷又云：“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海，去昆仑国三日程。”卷十云：“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

琉璃、水精，蠶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蛮贼曾将军马攻之，被昆仑国开路放进军后，凿其路通江，决水淹浸。进退无计，饿死者万余。不死者，昆仑去其右腕放回。”

〔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即此建驮罗国乃至五天昆仑等国；总无蒲桃口口甘蔗。”又波斯国条云：“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

〔六〕《宋史》卷四八九《阁婆国传》云：“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就唐宋各书所记，昆仑国当即暹罗国也。唯各书皆仅言其人卷发黑身，无有言其人貌之丑陋者，亦无一书称其人为即昆仑奴者。

2. 昆仑奴之考证

吾国以前学人最初注意此者，为清初顾炎武。炎武于其所著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依《唐书》之解说，谓“真腊民色甚黑，号为昆仑，唐时所谓昆仑奴也”。其次注意此者，为道光时之徐继畲。继畲著《瀛环志略》。其书卷二谓“七洲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称为昆仑。（或作昆屯。《新唐书》卷四三下，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作军突岸山。《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七章作 Condur）南洋必由之路，山产佳果，幽寂无人迹。神龙所宅”。继畲引顾炎武语，次乃又曰：“南洋诸岛番，面色大半皆黑，不独真腊为然。且黑有甚于真腊者。至昆仑二山，乃南洋小島，蛟龙之宅，寂阒无人，地虽近真腊，而非

其所属，何以黑民独称真腊，而又以昆仑为名耶？盖昆仑为南洋往来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为诸番之通称，而因以为黑民之别号。唐代正当真腊强盛之时，尝役属南洋诸番部，故又以昆仑專屬之真腊也。”下方继畲又注云：“《宋史》称波斯入贡，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波斯黑奴，当是印度人。似又指西域之昆仑矣。”按案，七洲洋南之昆屯山（Condur = Pulo Condore）中国书最初讹为昆仑山者，明初费信之《星槎胜览》也。费信记云：“其山节然瀛海之中。与占城及东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盘广远。海人名曰昆仑洋。凡往西洋贩舶，必待顺风，七昼夜可过。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产无异物，人无居灶，而食山果、鱼、虾，穴居树巢而已。”据今代西人调查，昆仑实为群岛最大者，长十二英里。又稍次两岛，长各二三英里。其余尚有五六岛，小不堪言矣。共最大一岛，今代名普罗康多儿（Pulo Condore），港口颇良，有淡水。树木丰茂，居民约有八百口，皆交趾支那种也。以如是地狭人稀之小岛，而谓能于唐时供给东西各国所用奴仆，必无之理也。真腊人民为马来族。面色与越南之人无甚异，且黑有甚于真腊者。故谓为真腊之人，亦无根据也。至谓“昆仑为南洋往来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为诸番之通称，而因以为黑民之别号”，尤属牵强附会之说也。西域之昆仑，自古已通中国，从无一书言其地有黑民者。故谓昆仑奴为西域昆仑山之居民，亦毫无证据也。据唐代诸书之记述，昆仑二字既非本国字典上固有之名辞，必翻译外国人之语也。朱彧《萍州可谈》卷二云：“广州富人多畜鬼

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缘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谓：“太平兴国二年（公元九七七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诃末、判官蒲罗等贡方物，其从者日深体黑，谓之昆仑奴。”昆仑奴之字义及来由，于此已定。大食之人，不日深体黑，昆仑奴必非大食人种，《宋史》已明言之矣。然则昆仑奴究为何地何种之人乎？

3. 昆仑奴之来源地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河陵国条云：“元和八年 献僧祇奴四。”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昆仑层期国云：“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海上杂国云：“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常有火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火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产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岭外代答》及《诸蕃志》已详明告吾人大食国所用之奴之来源矣。僧祇及层期国皆即科斯麻士《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之青儿（Zinj）。今代汉文地理书及地图，有译作桑西巴者，又有作桑给巴尔者。皆 Zanzibar 之译音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四章作 Zanghi-

bar, 其义犹云黑人国(The Region of the Blacks)也。阿拉伯人称东非洲大陆,自克力满栖河(Kilimanchi River,即竹步河Jubb)迤南,以至赤道南十一度余之德耳加多角(Cape Delgado)一带,皆为桑给巴尔。阿伯尔肥达(Abulfeda)谓青儿王驻蒙巴萨(Mombasa)。近代欧洲人则将桑给巴尔之名,仅施之于一小岛矣。《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三章《马达加斯加岛记》云:“此岛及隔海之桑给巴尔岛皆产象,其数之多,世界无论何国,皆不能及。此两岛所有象牙生意之旺,言之惊人。”又云:“南方诸岛,有急流向之。船舶往者,惧不能返,故无人敢往。其地有格力芬(Gryphon)大鸟,每年于一定时季则飞出。据其人所言,该鸟之形状,与吾地人所记述图绘者大异。有亲往其地,得见此鸟者,告马哥孛罗云,格力芬亦鸟之一种,其大无比,两翼大至三十步,羽毛长达十二步,厚亦相等。鸟之力强健非凡,其爪能将象抓起至空中,使坠地撞死,鸟乃下而食其肉也。诸岛之人,称此鸟为卢克,别无他名,其大为诸鸟所不及。吾地之人,谓为半狮半鸟者,去事实远矣。唯其体虽大,而仍为鸟族。”又云:“大可汗使者携归卢克鸟羽毛一枝,长九十指尺,毛管四周,可营两掌。盖亦真天下奇物矣。”《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四章云:“桑给巴尔为大而富庶之岛,周围有二千迈耳。人民崇拜偶像,自有国王及言语,不臣属他人。其人皆高而有力,唯高与力,不相比例。若高与力能相比例,则其人皆巨人矣。力能负四人之载,而食则五人之量。”“其人全体皆黑。出则裸体,仅下身围一小布,俾不失礼。头发黑如胡椒,卷缩异常。虽用水湿之,亦不能伸长。口大唇

厚，鼻卷向天。眼大而充血，貌止与鬼无异。”“其境产象甚丰。亦有狮，色黑，与吾国所产者不同。绵羊与鬮羊色相同，全身皆白，唯头部黑耳。此种绵羊外，无他种矣。”《马哥孛罗游记》所言马达加斯加及桑给巴尔两岛之情形，完全与赵汝适之昆仑层期国相同。层期为青儿，或桑西或桑给之译音，毫无疑义。桑给巴尔之原义为“黑人国”，故层期国前所冠昆仑二字，必黑之义。似为阿拉伯文或为波斯文黑字之译音也。慧超记波斯人向昆仑国取金，与科斯麻士记阿克色姆人往非洲内地取金事，若合符节。昆仑国亦可为非洲，毫无疑义也。

4. 昆仑奴贩至中国

唐代之昆仑奴，皆由阿拉伯人输入中国。阿拉伯人用黑奴，可详观其国著名小说《天方夜谈》。白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中亦有记载，兹从略。吾国唐人小说，亦有言及外人卖昆仑奴者。东西记载，正可互证。

昆仑奴为非洲黑人，既已考定，毫无疑义。昆仑奴与马来半岛之昆仑国无关系也。马来半岛及南洋各岛有内格里托斯人(Negritos)，与非洲黑人相同。昆仑国之名，或即由此而起。然其人数甚微，为马来人所驱，匿居深山中，不可多见。且西方记载，阿拉伯人亦无自马来半岛及南洋各岛贩运大批内格里托斯人为奴之举也。

《广东通志》卷三三〇外蕃黑鬼奴下注云：“夷人所役黑鬼奴，即唐时所谓昆仑奴。《明史》名乌鬼，生海外诸岛。……通体如漆，惟唇红齿白。”《广东通志》所谓夷人，即今西洋人，所

役黑鬼奴，皆来自非洲。是近代人已有言唐时之昆仑奴即今非洲黑奴者矣。

唐人私家著述关于昆仑奴者，颇为不少，辑于《太平广记》等书中，亦未可尽以虚构小说视之也。

5. 唐人所记昆仑各种植物

木香 苏恭曰：此有二种，当以昆仑来者为佳，西湖来者不善。苏頌曰：今惟广州舶上来，他无所出。（《本草纲目》卷一四）

益智子 陈藏器曰：益智出昆全国及交趾，今岭南州郡往往有之。（《本草纲目》卷一四）

肉豆蔻 李珣曰：生昆仑及大秦国。（《本草纲目》卷一四）

骨路支 陈藏器曰：生昆全国，苗似凌霄，根如青木香，安南亦有之，名飞藤。（《本草纲目》卷一八下）

槟榔 苏恭曰：生交州爱州及昆仑。（《本草纲目》卷三一）

丁香亦名鸡舌香 苏恭曰：鸡舌香出昆仑及交州爱州以南。李珣曰：丁香生东海及昆仑国。二月三月，花开紫色白色。至七月，方始成实。小者为丁香，大者如巴豆，为母丁香。马志曰：丁香生交广南番。（《本草纲目》卷三四）

檀香亦名旃檀 陈藏器曰：白檀出海南，树如檀。苏恭曰：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虽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本草纲目》卷三九）

阿魏亦名阿虞 苏恭曰：阿魏生西番及昆仑。苗叶根茎，

酷似白芷，体性极臭，而能止臭，亦为奇物也。李珣曰：按《广州志》云，生昆仑国，是木津液，如桃胶状。其色黑者不堪。其状黄散者为上。（《本草纲目》卷三四）

苏枋木 苏恭曰：苏枋木自南海昆仑（一）来，而交州爱州亦有之。树似庵罗，叶若榆叶而无涩。抽条长丈许，花黄，子青，熟黑。其木入用染绛色。（《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昆仑国或与交趾，或与交、爱诸州并列，或与大秦并列，究为马来半岛抑非洲，不敢臆断，姑置之于此。

第二章 宋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一 非洲东海岸诸国

弼琶罗国^(一)有四州，余皆村落，各以豪强相尚，事天不事佛。土多骆驼绵羊，以骆驼肉并乳及烧饼为常饌。产龙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有重百余斤，犀角重十余斤。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璆瑁至厚。他国悉就贩焉。又产物名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兽名徂蜡^(二)，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又有骡子，红白黑三色相间，纹如经带^(三)。皆山野之兽，往往骆驼之别种也。国人好猎，时以药箭取之。（《诸蕃志》卷上）

（一）弼琶罗即今非洲东北亚丁湾之柏倍拉，《酉阳杂俎》称为拨拔力国，见前。

（二）徂蜡乃阿拉伯语 *zurafa* 之译音，今代英文作 *giraffe*，即长颈鹿。汉文中有译作麒麟者。麒麟之形状及读

音，皆与 giraffe 相近。或者古代汉土亦有 giraffe 也。马欢《瀛涯胜览》阿丹国记云：“麒麟前足高九尺余，后足六尺余。项长头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费信《星槎胜览》天方国记云“地产金珀、宝石、真珠、狮子、骆驼、祖刺法、豹、麝，马有八尺高者，名为天马”。费信对于祖刺法则仅译其音而不译作麒麟。盖或以彼生平未见麒麟，故较马欢为谨慎，不肯冒昧滥译也。

(三) 即今称为斑马也。

中理国(一)，人露头跣足，缠布不敢著衫，惟宰相及王之左右，乃着衫缠头以别。王居用砖甃甃砌，民屋用葵茆苫盖。日食烧面饼、羊乳、骆驼乳。牛羊骆驼甚多。大食惟此国出乳香。人多妖术，能变身作禽兽或水族形，惊眩愚俗。番舶转贩，或有怨隙，作法咀之，其船进退不可知，与劝解方为释放(二)，其国禁之甚严。每岁有飞禽泊郊外，不计其数，日出则绝，不见其影。国人张罗取食之，其味极佳，惟暮春有之，交夏而绝，至来岁复然。国人死，棺殓毕，欲殓，凡远近亲戚慰问，各舞剑而入，噉问孝主死故，“若人杀死，我等当刃杀之报仇。”孝主答以非人杀之，自系天命，乃投剑恸哭。每岁常有大鱼死，飘近岸，身长十余丈，径高二丈余。国人不食其肉，惟刳取脑髓及眼睛为油，多者至三百余瓊，和灰

修船舶,或用点灯(三)。民之贫者,取其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门扇,截其骨节为臼。国有山,与弼琶罗国隔界,周围四千里,大半无人烟。山出血碣、芦荟。水出璫璫、龙涎。其龙涎不知所出,忽见成块,或三五斤,或十斤,飘泊岸上,上人竞分之。或船在海中,暮见采得。(《诸蕃志》卷上)

(一)《马哥孛罗游记》第三册第一二一页云:“中理即索马利(Somali)海滨也。”古代中国书籍,亦皆赖抄写而传世。抄写错误,亦实常事。此处中字,恐为申字之误写,若确为申理,则其读音与索马利亦极相近。所言该地情形,皆与索马利相合也。一八九八年,德国人在索马利发掘得宋代铜钱(见夏德《关于东非之古代华文记载》,见《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一九〇九年刊,第55、57页。Hirth, 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J.A. O.S. 1909 pp. 55, 57.)可以证明当时该地商人,确有曾至泉州贸易者矣。

(二)《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二章《索柯脱拉岛(scotra)记》云:“此岛有世界最精妖术之人。该地总主教竭其力以禁妖术之行,然其人则坚谓自祖先以来,即操是业,故不敢改易也。余将告君等其人妖术一种。船舶得顺风航行,正当便利时,其人能使风忽转向,而将船吹回原地,并能使风之方向随意转变,兴暴风疾雨,起大灾祸。至其他各种妖术,本书不言为是也。”一五九七年时,(明神

宗万历二十五年)葡萄牙牧师约奴多桑拖斯(Friar Joao dos Santos)云:“桑西巴岛有妖术大家张德(Chande)者,船尝为人掠夺。乃用术使船在大风中停止行动,至掠者屈服。乃复用术,平地起水,将船冲去。有葡萄牙人某君,尝获罪于彼。彼乃使妖术,致某君口不能启言。又能使某君腹中有雄鸡鸣叫声,直至某君谢罪屈服乃已。其他各种妖术,类此者甚多。”彭脱(Theo. Bent)之《南部阿拉伯记》(Southern Arabia)第361页云,“不及二十年前,彭脱查得索马利人极惧索柯脱拉岛民之妖术也。”

(三)大鱼即鲸鱼。《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二章《索柯脱拉岛记》云:“龙涎香出自鲸鱼之胃中,商品上需要甚多。土人取鲸鱼,用有刺铁箭,射入鱼身,箭不复出。箭尾系长线,线上又系一小浮标,可以浮于水上,俾鲸鱼死后,人可识其所在也。渔夫见标,乃将鲸鱼拖捞而出,自胃中提取龙涎香,自头内取其油。”

层拔国(一)在胡茶辣国南海岛中,西接大山。其人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蹀红皮鞋,日食饭面、烧饼、羊肉。乡村山林,多障岫层叠。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诸蕃志》卷上)

(一)英文《马哥孛罗游记》第三册第一二四页注谓层拔国即桑西巴。西字音脱落也。一八八八年(清光绪

十四年)英国人在桑西巴岛发掘得宋代铜钱。可以证明宋时此岛商人曾有至中国泉州贸易者矣。(见夏德《从汉籍中所见之回教国》,《通报》一八九四年刊, Hirth, Die Lander des islam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Toung Pao, 1894, S. 34.)《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四章《桑给巴尔岛记》云:“商务甚盛,商人及船舶往者甚多。岛中重要商品,以象牙为最多。又盛产龙涎香,盖鲸鱼极多也。”

段氏复兴,号曰后理国。高氏世相之,赏罚政令皆由之。国人称为高国主。波斯、昆仑(一)诸国来贡大理者,皆先谒相国焉。(杨慎《滇载记》)

(一)此方之昆仑国,必为非洲境内之昆仑层期国。据《滇载记》,高升太有功段氏,为国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一一〇九九年)立国,改国号曰大中国,改元上治。临终,属其子太明日,段氏不振,国人推我,我不得已从之。今其子已长,可还其故物。尔后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遗言,求段氏余子正淳立之。正淳复国,改元天授,以高太明为相,高太连为柵主。立十三年,再改元曰开明文安,避位为僧,传子正严。死溢中宗。正严以宋徽宗大观二年立(即一一〇八年。由大观二年上至元符二年,仅十年耳。而正淳在位已十三年。高升太之上治年号,尚不在内。《滇载记》此处,必有错误)。波斯、昆仑何年入贡大理无明文。

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

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高耳。食杂物炎火，或烧赤熟铜铁与之食。及产大象牙、犀角。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一)。（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

（一）此与《诸蕃志》大概相同。昆仑层期即桑给巴尔，古代非洲东岸通称。所谓骆驼鹤，即今人之鸵鸟（Ostrich）。此方仅言海岛多野人。《诸蕃志》则明言海岛在西方，其指非洲大陆尤为明了也。

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产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诸蕃志》卷上）

二 非洲北部诸国

海外诸蕃国。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固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为极西诸国之都会。……大食之地甚广，其国

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一)。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岭外代答》卷二）

（一）此方言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是木兰皮者，非洲北部诸国之总名也，不仅指摩洛哥而言，已昭然若揭矣。阿拉伯人称摩洛哥国为麻格力伯爱尔阿克萨(Maghrib el Aksa)，华言“泰西”也。简麻格力伯。以其为奉回教世界之极西也。木兰皮即麻格力伯之讹音。

木兰皮国。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计。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盖自大食之阗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言舟之大者，莫木兰若也。今人谓木兰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兰皮国所产极异。麦粒长二寸，瓜围六尺。米麦窖地，数十年不坏。产胡羊，高数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数十斤，再缝而活。不取则羊以肥死。其国相传，又陆行二百程，日晷长三时。秋月，西风忽起，人兽速就水饮乃生，稍迟以渴死^(一)。（《岭外代答》卷三）

（一）此节之木兰皮国，欧洲西部亦在内，故言陆行二百程，日晷长三时也。摩洛哥国在北纬三十度，与三十五度之间。即当冬至之日，昼间最短，亦断不仅三时。今瑞典挪威冬季情形，近之矣。此两国距摩洛哥大约亦有

二百程。

木兰舟^(一)，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足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苟舟行太过，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则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岭外代答》卷六）

（一）木兰舟，唐人诗中已屡见其名。但唐代人称之木兰舟，是指以木兰树木做的船，不是航海的大船。如施肩吾《古曲》五首中第一曲：“可怜江北女，惯唱江南曲。摇荡木兰舟，双兔不成浴。”（《全唐诗》第一函第六册）李峤《汾阳行》：“彼汾之曲嘉可游，木兰为楫桂为舟。櫂歌微吟綵鷁浮，箫鼓哀鸣白云秋。”（《全唐诗》第二函第一册）木兰，《文选》卷四左太冲《蜀都赋》云：“其树则有木兰椶桂。”李善注云：“木兰，大树也，叶似长生，冬夏荣。常以冬华，其实如小柿，甘美，南人以为梅，其皮可食。”据此，

则唐宋两代学者称之木兰舟，字虽相同，而意已异。唐代之木兰，乃指制造船之树木，而宋代之木兰，乃指西方最远之国也。

木兰皮国，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数。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自大食之陶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百余日，方至其国。一舟可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言舟之大者，莫木兰皮若也。国之所产极异，麦粒长三寸^(一)。瓜围六尺，可食二三十人。榴重五斤，桃重二斤，香圆重二十余斤，蒿苣菜每茎可重十余斤，其叶长三四尺。米麦开地窖藏之，数十年不坏。产胡羊，高数尺，尾大如扇^(二)。春剖腹，取脂数十斤，再缝合而活，不取则发臃胀死。陆行二百程，日晷长三时。秋月西风忽起，人兽速就水饮乃生，稍迟则渴死。（《诸蕃志》卷上）

（一）《职方外纪》卷三，马逻可（今作摩洛哥）等国记云：“厄入多（今作埃及）之西，为亚非利加，地最肥饶易生。一麦尝秀三百四十一穗，以此极为富厚，西土称为天下之仓。”

（二）《职方外纪》卷三《利未亚总说》云：“又产一异羊甚巨，一尾便得数十斤，其味最美。”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兰皮国。其舟内有市井买卖，机坊酒肆之类。舱长数丈，中积数年粮食。以此观之，

元次山所作《浮宫记》，恐不可谓之寓言。（《淇渊静语》卷二）（一）

（一）《淇渊静语》见《知不足斋丛书》，为元初宋之遗老白斑所撰。斑字廷玉，浙江钱塘人也。

勿斯里国（一）属白达国（二）节制。国王白皙，打缠头，着番衫，穿皂靴。出入乘马。前有看马三百匹，鞍辔尽饰以金宝。有虎十头，縻以铁索。伏虎者百人，弄铁索者五十人，持播棒者一百人，臂鹰者三十人，又千骑围护。有亲奴三百，各带甲持剑。二人持御器械，导王前。其后有百骑鸣鼓，仪从甚都。国人惟食饼肉，不食饭。其国多旱。管下一十六州，周回六十余程。有雨，则人民耕种反为之漂坏。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惟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借以耕种，岁率如此。人至有七八十岁不识雨者（三）。旧传蒲罗咩第三代孙名十宿（四），曾据此国。为其无雨，恐有旱干之患，遂于近江择地，置三百六十乡村。村皆种麦，递年供国人日食。每村供一日。三百六十村可足一年之食。又有州名憩野（五），傍近此江。两年或三年必有一老人自江水中出。头发黑短，须鬃皓白，坐于水中石上。惟现半身，掬水洗面，剔甲。国人见之，知其为异，近前拜问今岁人民吉凶。如其人不语若笑，则其年丰稔，民无札瘥；若蹙额，则是年或次

年，必有凶歉疾疫。坐良久，复没不见。江中有水骆驼、水马，时登岸啮草，见人则没入水。（《诸蕃志》卷上）

（一）勿斯里国即埃及国。其原音为 Misr，阿拉伯人埃及国之名称也。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作勿斯离国。

（二）白达二字泉州人读作拜克塔忒（Bek Tat），正合 Bagdad（今人多译作巴格达。《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八吉打）之读音。所谓属白达国节制者，谓归巴格达之哈里发（Calif of Bagdad）管辖也。此事亦与南宋时大食史相合。

（三）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三《厄入多国记》云：“利未亚之东北，有大国曰厄入多。自古有名，极称富厚。……其地千万年无雨，亦无云气。国中有一大河，名曰泥祿河。河水每年一发，自五月始，以渐而长。土人视水涨多少，以为丰歉之候。大率最大不过二丈一尺，最小不过一丈五尺。至一丈五尺则歉收，二丈一尺则大有年矣。凡水涨，无过四十日。其水中有膏腴，水所及处，膏腴即著土中，又不泥泞，故地极肥饶。百谷草木俱畅茂。当水盛时，城郭多被淹没。国人于水未发前，预杜门户，移家于舟以避之。去河远处，水亦不至。”泥祿河（今人多译作尼罗河）源，古人不知起于何处，直至晚近，英人始探悉其在非洲之中心也。

（四）《职方外纪》卷三，又云：“天主教中，有前知圣人，名龠瑟者，预教国人，广储蓄。今罄国中之财，悉用积

谷。至荒时出之，不惟救本国之饥，而四方财货，因来杂谷，尽输入其国中。故富厚无比。”《诸蕃志》此节之十宿必即俞瑟（今作约瑟。十宿译阿拉伯人之读音也）。参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四十一章、四十二章、四十三章、四十七章，埃及法老立约瑟为埃及宰，教民储粮，及雅各二次遣子往埃及杂粮，以粮易畜、易地诸事。约瑟为亚伯拉罕之曾孙。蒲罗畔似即亚拉伯罕，阿拉伯人之读音也。

（五）憩字今粤人读如的姆（Dem），野字读如雅（Ya）。憩野正合 Damiat 之读音。《加塔兰地图》作 Damyat。近代西人地图又作达迷塔（Damietta）。《经世大典图》作丹牙。其地在泥祿河之东口。

遏根陀国，勿斯里之属也。相传古有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屋，砖结甚密。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一）。（《诸蕃志》卷上）

（一）据此节所述情形观之，遏根陀国即今之亚历山大港，遏根陀亦必译自阿拉伯语。徂葛尼乃 Zu'lkarnain 之译音，阿拉伯人称马其顿亚历山大大王者也。《马哥亭

罗游记》卷一第四章，鄙人昔译作楚尔康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周世棠、孙海环编辑之《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上海新学会社出版）亚非利加西北部图，东经三十度，北纬三十二度，有遏根佗城，而在他图，此处则为亚历山大港也。考周孙二氏之图，印刷于日本大阪。编辑时，必参稽日文书籍也。

第三章 元代中国与 非洲之交通

一 元时中国与埃及之关系

又西(天房之西,即阿拉伯之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儿(一)。会日暮已休,复驱兵起,留数病卒,西行十余里,顿军。下令军中,衔枚转箭,敌不知也。潜兵夜来袭,杀病卒,可乃算滩大惊曰:“东天将军,神人也。”遂降。(《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一) 密昔儿即 Misr 之译音,阿拉伯人称埃及曰密昔儿。考之西史,与郭侃同时之埃及国王为算滩库吐斯(Sultan Kuttuz)。《元史》之可乃算滩,或为可朵之误刊。可朵与库吐斯音相近。《元史》此节,或指旭烈兀(Hulagu)征叙利亚事也。西史所述埃及与蒙古之交涉,不若《元史》所言之易,且正相反也。霍渥儿德(H. H. Howorth)《蒙古史》第三部《波斯史》第165—170页记蒙古与埃及之战争,吾可约略述之如左:

旭烈兀征服叙利亚后,回波斯。乃遣使者伊尔济莫

格尔(Hchi Mogul)率从者四十人，持书招降埃及。埃及是时适为叙利亚、阿拉伯、突厥曼(Turkomans)及花刺子模等国逃亡才遗避难之地。既接强邻，警报时至。马克力奚(Makrizi)书中，尝将旭烈兀招降埃及国书保存，书用“大汗，东两诸地王之王”(King of King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Supreme Khan)之名义(即在中国之元世祖也。)致勉力(Malik，名见《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作罕勉力锁潭[Khan Malik Sultan]，华言王也，回教诸国，多有此称号)莫柴肥库吐斯(Mozaffer Kuttuz)书云：“朕攻克四海，澄清宇内，世界人民，有不服朕者，无有能逃诛戮者也。朕之军士，多如恒河沙。战马强健，疾驰如飞。弓矢犀利，刀剑如电。军心之坚，犹如大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寨垒无所用其坚，器械无所用其利。尔即禱天，天亦未必有补于尔。唯尔之计，唯逃为便。尔逃至何处，朕之军马，即能追踪至何处。茫茫大地，何路能由尔逃，何处能匿尔身耶？尔尝以鄙吝方法，肥己自私，信誓旦旦，不知遵守，以至国中叛乱时起。暴戾恣睢，天怒人怨，尔将被天谴矣。行政不公者，将知自己之运命矣。其敢抗拒天兵者，将悔恨无及也。来求朕保护者，则生命安于磐石也。尔若早日投降，拜受朕命，则将与朕同享富贵，若加抗拒，则断不宽宥。斧钺之诛，亦即踵至。自杀无益，尔共审之。尔听奸人之言，谓朕军为邪教徒，然朕亦视尔为罪人也。天命有定，上帝不可违。朕之克胜尔者，盖天命也。尔之军队，以较朕军，何啻太仓一粟，孰为众乎？

尔之贵人，以视朕之百僚，孰为贵乎？尔之王公，吾所蔑视。诏书到日，火速回答，不则战事即启。吾军将长驱而入，雷击电掣，杀奔尔国。行将见尔等逃避之不遑，莫谓朕言之不预也。朕之谆谆苦口再三为尔言者，实欲使尔自酣梦中清醒也。当今四海已平，所余者仅尔一国。服从于朕者，福祿在其中矣。朕愿朕之臣民，与尔等共享太平之乐也。诏到之日，可檄告埃及全国，好龙(Holaun)(旭烈兀之称号)将率左右执刀持剑之士来矣。将戮尽此邦之贵人，将使全国幼童与老者，同归黄泉也。”

蒙古使者抵埃及。库吐斯接书，急召众臣议之，满廷汹惧。库吐斯首先发言，谓旭烈兀军队所至克捷，现已攻下大马色克城。问群臣，抗拒乎？投降乎？朝中适有花刺子模国(Khwarezm) 遣臣那锡乌丁开梅利(Nasir ud din Kaimeri)者，谓“蒙古军势如此浩大，举国投降，他人不得谓为耻辱也。唯吾人不可不知者，旭烈兀人极无信。降者多仍不得保存生命也”。那锡乌丁乃臚举列国降而被杀者之名。库吐斯又言自八吉打以至鲁迷(Rum)皆已为蒙古兵蹂躏，炊烟断绝。埃及若不早日设法，乘机攻击蒙古，则亦将踵诸国之后，受同样之运命矣。为今之计，仅有三策，一投降，二抗拒，三奔往麻格力伯(Maghreb，即非洲西北部摩洛哥国)。麻格力伯路程太远，不易奔走。举国投降，而蒙古人又难望其遵守条约。唯有抗拒一策，可侥幸万一耳。大臣中有谓人马钱粮，皆难资抵抗，为之奈何。唯群臣皆言，死生悉为王之命是从。库吐斯良久

乃决然曰：“余意已定。今日之事，唯有赴疆场，战而已矣。胜则吾人希望可达，败则他人必不责吾辈懦怯也。”当夜杀蒙古使者，梟其首以示众。翌晨，库吐斯下令徵集全国军队，括全国钱财，至于妇女首饰，以犒军。一二六〇年（元世祖中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库吐斯率埃及军及叙利亚、阿拉伯、突厥曼、花刺子模等国避难者，凡十二万人，离都城，向叙利亚出发。并檄告全世界之奉回教者，共同抗拒蒙古，捍卫回教。又密遣使者，往告在叙利亚已降蒙古之阿肖腊甫（Ashraf）与赛德（Said）二王，求其赞助。叙利亚之蒙古总督乞都卜花（Kitubuka，名见《元史》卷三，宪宗二年、七年。此人为旭烈兀西征时大将，灭没里奚，破报达，征叙利亚无役不预）及守将拜答儿（Baidar）闻埃及军之来也，乃徵集驻叙利亚之蒙古军一万人，迎而击之。九月三日，两军遇于爱尼甲路（Ain-i-Jalut）。清晨，蒙古军即进击敌人，两军鼓声震天地。蒙古人矢如雨下。埃及军之一翼，被摧败，全军遂奔，蒙古人轻骑追之。遇伏兵，乃又战。至中午，乞都卜花阵亡。蒙古军以众寡相悬太殊，遂大败。埃及人割取乞都卜花之首，送往开罗。埃及人乘胜进兵，将叙利亚各地之蒙古驻军，悉行驱逐。大马色克城为蒙古人占领者，凡七月零十日，至是恢复，说者谓此战亦世界史上关系重要之战也。蒙古人向西南侵略之潮流为之阻止，埃及被救护。报达陷落后，回教世界之文人学士，皆麇集于埃及，埃及遂为回教文明中心点。以后金党汗（钦察）、伊儿汗（波斯）两国，皆来埃及

吸收文明，崇奉回教。今此之救护，正为后日文化计也。
(见霍渥儿德《蒙古史》第三部第 165—170 页)

波斯史家拉施特之《史记》记旭烈兀西征事甚详。拉施特书中，有库喀亦尔喀(Kuka Ilka)者，法国鲍梯谓必即《元史》之郭侃也。旭烈兀大军西进时，库喀亦尔喀与不花帖木儿(Bukalimur)同将右翼军。叙利亚之役，库喀亦身在军中。乞都卜花既没，库喀及拜答儿率残众，经法米亚(Famia)大路，退至阿雷坡(Aleppo)。四郊乡民，皆逃入城中避难。蒙古统将以乡民不信任蒙古人，乃悉杀之，焚阿雷坡而向幼发拉底河退却。(见霍渥儿德《蒙古史》第三部第 176 页)

西有密昔尔国(一作密乞儿国)尤富。地产金，入夜视有光处，誌之以灰。翌日发之，有大如枣者。至报达六千余里。国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国。妇人衣冠，如世所画菩萨状。男子胡服皆善。寝不去衣，虽夫妇亦异处。有大鸟，驼蹄苍色，鼓翅而行，高丈余，食火，其卵大如升许。……密昔儿即唐拂菻地也。观其土产风俗可知已。又《新唐书》载拂菻去京师四万里，在西海上。所产珍异之物，与今日地里正同，盖无疑也。中统四年三月，刘郁记。(《西使记》)(一)

(一)《西使记》为元刘郁所撰。郁浑源人，所记者乃常德事也。《西使记》与《郭侃传》大同小异。杭县丁谦

谓“《元史·郭侃传》系窃此记为蓝本，凭空捏造战功，以欺世人。明初修史诸公，不加检核，采入列传，实可骇异”。（见丁氏之《西使记考证》案语又《元秘史考证》附辨一。）丁氏依据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故以郭侃战绩惟载于《木剌夷报达二补传》，回中国后，仅擢万户，迁知甯海州。功绩之盛，与酬庸之薄，使人可疑。丁氏盖未悉叙利亚战役，蒙古军之大败也。旭烈兀对于失叙利亚诸将，必有谴罚，可无庸疑。侃率残余败军遁归。以前纵有大功，而此役何能不受降罚耶？故吾谓此毋须疑也。

富浪即欧洲。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称欧洲为 Farang。富浪即其译音。参观本书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三章附5.《拂林原音考》。

二 马哥孛罗记中国遣使 马达甲斯嘉岛

大汗遣使者至该岛，探访上方所言奇事。吾所述者，即使者所告余者也。大汗使者，尝为该岛上人所拘留，故大汗又遣人持金赎回之。两使归回，告大汗该岛各种奇事及大鸟情形。据余所闻，使者又带献大汗卢克鸟羽一根，长达九十掌（拇指及小指间张开时之距离）。羽管周围，须两掌始能抱之，诚异物也。大汗见而悦之，厚赠使者。鸟羽之外，使者又带回野猪牙两根，

每根重过十四磅。牙巨如此，则猪之大可想而知矣。使者尝言该岛野猪有大如水牛者。麒麟及野驴亦甚多。其他各种奇形野兽，皆极众也(一)。(《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三章)

(一) 元世祖遣使至马达加斯嘉岛，虽不见《元史》，而其事可信无疑也。

三 汪大渊记非洲东海岸情形

层搖罗围居大食之西南，崖无林，地多淳。田瘠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气候不齐。俗古直，男女挽髻，穿无缝短裙。民事网罟，取禽兽为食。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矾。贸易之货，用牙箱、花银、五色缎之属(一)。(《岛夷志略》)

(一) 此节所言者，就地理位置及出产品观之，必即东非洲巴巴利诸地。美国柔克义谓层搖罗即桑给巴尔云。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四章桑给巴尔岛情形。(《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123页，又《通报》，Toung Pao XVI, 1915, pp. 622-3)

四 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及其《游记》

依宾拔都他 (Ibn Batuteh) 名曰阿布阿伯特拉摩哈美德 (Abu-Abdullah Mahomed), 摩洛哥国丹吉尔港 (一) (Tangier) 人也。生于回教纪元七〇三年七月十七日 (即公元一三〇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元成宗大德八年正月), 欧洲人所称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也。马哥孛罗以外, 其鄂多力克及尼哥罗康梯二人, 皆不及拔都他行程之远, 在外之久, 及记载详明也。拔都他游记卷帙之多, 较之马哥孛罗游记且有过之, 唯关于中国部分之详确, 不如孛罗氏而已。

(一) 丹吉尔港在直布罗陀海峡南岸。

拔都他开始旅行时年方二十二岁, 时为回教纪元七二五年七月二日, 即公元一三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元泰定帝二年五月) 也。拔都他由摩洛哥东行, 横越非洲北部, 周游柏莱斯特、叙利亚、默底那、麦加、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中亚、印度、锡兰、苏门答腊等地。复经占城至泉州到中国, 历访广东、杭州、汗八里(大都)诸地。最后经印度、西亚、埃及归摩洛哥。公元一三五四年(元至正十四年)摩洛哥苏丹命将其纪程笔之成书。记录者为苏丹之秘书摩哈美德依宾玉髓 (Mahomed Ibn Juzai), 由拔都他口述。公元一三五五年十二月, 此历时二十八载行程七万五千哩之游记告成。

拔都他《游记》欧洲人最初知之者, 为德国人细村 (Seet-

zen)。一八〇八年细村归自东方，带有节本拔都他《游记》及他写本书数种，藏于哥他(Gotha)图书馆。细村尝于《柴哈(Zach)月刊》第十七号，登一详细通信。一八一八年柯赛格敦(Kosegarten)在夜那(Jena)将细村携归之原文及三节之译文，刊布于世。翌年，阿倍资(Apetz)又将其第四节《麻罗拔游记》发刊。同年，白开哈德(Burckhardt)之《牛比亚(Nubia)游记》在伦敦刊布，其书附录有关于拔都他之短记一篇。白氏所得者，较之哥他图书馆所藏者，实为详备。白氏死后，其所得写本节录三种，皆归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由此三种写本，李依(S. Lee)译成英文。一八二九年刊布于伦敦。英国人至今尚有引用此老本者。其中错误甚多，诚不幸事也。

十八世纪末，葡萄牙人安敦·毛拉(Antonio Moura)在摩洛哥京城非斯，获得写本拔都他《游记》一种。毛氏译成葡萄牙文。一八四〇年，其第一册在葡京出版。其第二册则似竟未刊布。同时在非洲北部阿尔及尔(Algiers)及孔士坦丁堡城(Constantina)，法人获得写本拔都他游记五种，现皆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中仅有两种完全，而两种中，又有一种，为原笔录人依宾玉随之手笔，诚可宝贵。由是引起甚多法国学者研究拔都他矣。

一八五八年至五九年(咸丰八九年)间，戴甫莱梅利及桑桂奈梯(Dr. Sanguinetti)二人，始将全书法文译文，及阿拉伯原文精密校刊，书总四册，有人地名目录及注解，附于书后。印刷费悉由巴黎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Paris)资助。所有以后研究拔都他者，皆引此为蓝本。玉尔之英文译本，在其所

著之《古代中国闻见录》中，其书第一版，发行于一八六六年，为哈克鲁亦脱学会(Hakluyt Society)丛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德国人麦锡克(Mzik)自法文本，将拔之《印度中国两地游记》译成德文，发刊于汉堡(Hamburg)市。一九一六年，哈克鲁亦脱学会重刊玉尔之《古代中国闻见录》，修订者为法国亨利考狄。公元一九一二年，余留学德国柏林时，购得麦锡克之德文拔都他《印度中国游记》。后归国，客于金陵时，尝译出共《中国游记》一章并《序言》，唯以草率从事，故迄未敢刊印。民国七年，在日本购得再版之亨利玉尔所著《古代中国闻见录》。一九二四年，客寓青岛时，乃参校英德文之本，而为今作。本节及以下两节之文字，均据麦锡克及玉尔二人之书译出写成也。

马哥孛罗、依宾拔都他、鄂多力克及尼哥罗康梯，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自印度与远东带归西方奇闻异录，有功于欧洲及回教诸国者，实非浅鲜。马哥孛罗以其正直及位高之故，眼界广远，其在中世纪各游历家中，居之首位。其次者，则皆推依宾拔都他。鄂多力克及康梯二人，俱远在孛罗与拔都他之后也。拔都他所经行程及所费年月，皆超出马哥孛罗。独其对于对所见之天然事物、地理状况，不以真确精神表述之。论者以为逊于孛罗氏。惟吾辈必须记忆者，即拔都他乃一信回教者，用其信仰回教之眼光，观察一切，故其议论，常不惬基督教徒之心也。拔都他对于各民族之生活状态，尤为注意。普通历史家则以为无关紧要而删除之，或以为正史之附属品。拔书皆能言之详尽，故尤为可贵。譬若远方朝廷之礼节、服式、风俗、出产及饮食次序、烹调方法，皆至有兴味。拔氏一一

记载之，且复加以议论，更使吾辈阅之起舞。其书不当仅视为拔都他已往之纸上记载，而亦可借之以观回教人之观念若何也。

拔都他书中地理最混乱者，莫如《中国游记》一章。记一大河发源于北京附近，经京师（Hansa=King-sze，即杭州）、刺桐（Zaitun 即泉州）二城，至广东入海。全中国之水道，似皆为一运河及支流连贯。运河之水，诚自北而南，唯欲由南方至北京，至少须过高山峻岭一二次也。

亨利玉尔谓拔都他所记在中国时之历史事迹，乃完全虚构。拔谓中国北部人用象载重，亦如麦尔爪哇（Mul-Java，即暹罗）人所为。此语尤足使人疑拔都他之足迹，固未尝至中国北部也。中国北部除外国所贡寥寥数象以外，人民从无川象负物。拔都他未至北京，已了然矣。法国学者费兰德（M. Fer-rand）谓“拔都他决未至印度支那（Indo-China）及支那本部，可断然也。其书中数章，记以上诸国者，皆伪造也”。德人麦锡克之评论，则较上方英法二专家为宽。麦氏曰：“拔都他能阿拉伯语，又略知波斯语、土耳其语、印度语。其余各国之语，皆非所知。其至外国也，全恃舌人翻译。其塔瓦利西及中国两章，使人启疑者，未始非舌人辗转误译之故也。欲知拔都他《游记》之真伪，骤下断语，诚不易事也。”鄙人研究之结果，不若麦锡克之宽，亦不若费兰德之严酷，采取适中之判语。拔都他决曾至杭州，唯北京则似未至也。

书中所述事迹之年代，甚为困难。法国注释家已列表言之。其往中国年代之疑难，将于下方详言之也。

就其大概言之，拔都他《游记》全书，醇逾于疵，可信者多。证明《马可孛罗游记》及其他中世纪游历家者不鲜也。除各种草率谬误，及偶尔肤泛不精之记载以外，全书中，仅中国北部之记载，使人可决其为伪造耳。关于德里附近之库脱伯密那几大寺之建筑，除上方已述之夸大数目外，余则皆确也。其马尔底甫群岛及苏丹黑人国之记载，皆真确无疑。马尔底甫十二岛屿之名，今代大半可以查出(一)。非洲中部之记载，直至晚近，犹为新说也。

(一)拔都他所记马尔底甫十二屿之名如下：1. 拍力普尔(Palipur), 2. 康纳鲁斯(Kannalus), 3. 麻哈尔(Mahal), 王居之地也。4. 塔拉的伯(Taladib), 5. 喀雷都(Karaidu), 6. 泰姆(Taim), 7. 塔拉都玛梯(Taladumati), 8. 哈拉都玛梯(Haladumati), 9. 巴雷都(Baraidu), 10. 康达喀尔(Kandakal), 11. 木鹿克(Muluk), 12. 苏威德(Suwaid)。

英国《皇家地学会会报》(Journal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尝有马尔底甫群岛详图。拔都他所举诸屿之名，与今代调查者，可对照如下：1. 拍的坡罗 (Padypolo), 2. 阔罗曼都斯 (Colomandus), 3. 麻雷 (Malé), 仍为王居之地。4. 梯拉达 (Tillada), 5. 喀尔的哇 (Cardiva), 6. ——? 7. 梯拉杜玛梯斯 (Tilladumatis), 8. 密拉杜玛杜 (Milladumadue), 9. 拍力斯杜思 (Palisdus), 10. ——? 11. 木鹿克 (Molucque), 12. 苏爱的哇 (Suadiva)。

费信《星槎胜览》卷三有《溜山洋国记》，黄省曾《西洋

《朝贡典录》卷中，亦有《溜山国记》。此两书记该国有八溜。吾今列之于下，各与调查相证焉：一曰沙溜，即拔都他之苏威德，今代之苏爱的哇。二曰官屿溜，似即拔都他之康纳鲁斯。三曰人不知溜，此名译义，不可考。四曰起来溜，即拔都他之喀雷都，今代之喀尔的哇。的哇，梵语岛屿之义。中国人当时译作溜字，起来则译音也。五曰麻里溪溜（见《古今说海》本《星槎胜览》，《西洋朝贡典录》作麻里奇溜），即拔都他之木鹿克，今代亦作木鹿克。六曰加平年溜（《西洋朝贡典录》作加半年溜），不可考。七曰加加（见《指海》本《西洋朝贡典录》。《古今说海》本《星槎胜览》加平年溜下，即为加安都里溜，并无加加之名。此必为遗脱之误。盖既言溜山有八，而依《古今说海》本《星槎胜览》数之，则仅有七也。今依《西洋朝贡典录》改正），似即拔都他之康达喀尔。今代马尔底甫洋图，环形群岛诸名，首音有加字者有二三处也。八曰安都里溜（《古今说海》本《星槎胜览》作加安都里溜，误）。似即拔都他之哈拉都玛梯也。马欢《瀛涯胜览》作牒干溜山。《西洋朝贡典录》记“其都曰牒干”。以上诸溜之外，又有三千余溜山也。

五 拔都他自印度来中国之旅行

一三四二年（元顺帝至正二年）中国皇帝遣大使至

印度，贈摩哈美德王男女奴婢百人、錦綢五百匹，其中百匹制自刺桐城，又百匹則制自京師城，麝香五曼德(Maund)、鑲珠長袍五襲、金布五筒、寶劍五把。中國皇帝遣使目的，蓋欲得王之允許，在喀拉乞爾(Karachil)山麓薩姆哈爾(Samhal)地方，重建佛寺一所也。其地原有佛寺一所，中國人遠來頂禮者甚眾，自昔已然。而現在則寺為王之軍隊所毀矣。摩哈美德王答書，謂依回教教規，此類請求，不得允許。惟來稱臣者，付納人頭稅后，即可許之。若皇帝愿依此法付納稅后，即可重建寺也。

王命拔都他為使節領袖，携國書及禮物，往中國報聘。禮物之重，視中國皇帝送來者更有過之。計凡美飾高馬一百匹、奴仆一百人、印度歌舞妓一百人、貝拉姆(bairam 棉布類)一百匹、哲次(Juz 絲綢類)一百匹、撒拉士耶(salátuyah)一百匹、失林巴甫(Shirinbaf)一百匹、商巴甫(Shanbaf)一百匹、絨肩挂五百件，內黑者一百件、白者一百件、紅者一百件、綠者一百件、藍者一百件。又希臘竹布一百匹、布衣一百件、皇帝用之御帳一頂、旗六件、金燭台四座、銀燭台六座，每座皆飾以藍珫琅；銀盤六只、花緞禮服十件、帽十頭，有一頭則滿飾珍珠；錦緞十件，有一件則滿飾珍珠；寶劍十把，有一把其鞘亦滿珍珠；手套多件，件件皆飾珍珠。此外又獻

阉人十五名。副使为青章(Zinjan)人爱迷儿柴黑儿乌丁(Amir Zahiruddin), 博学冠一时。又阉人喀富儿(Kafur)在王宫中, 专为侍酒者, 亦同行。喀富儿则专司礼物。哈烈(Herat 名见《明史·西域传》)贵人摩哈美德率骑兵一千人护送使者至海港。中国大使图儿西(Turshi)与随员十五人、差役一百人, 亦来偕行。

摩哈美德王此时, 已自北印度归德里都城。使节于一三四二年(元顺帝至正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离德里, 由多阿伯河(Doab)下行, 至坎脑共(Kanauj 古之曲女城)。惟尚未远离库脱伯密那儿(Kutb Minar)大刹之夕影时, 即遭乖运。大使等至距德里八十英里之柯耳镇(Kol)时, 适邻近贾拉里(Jalali)邑为身毒人(Hindus)围攻, 邑人请大使等救之。激战时, 丧骑兵二十五人, 步兵五十五人, 阉人喀富儿亦殒命。停战后, 拔都他与大队走离, 致为敌人所擒。幸设计得脱, 而离同伴已八日矣。此八日中, 经历艰险, 难以笔述。同行之人, 睹此不祥先兆, 多欲停止前进, 而归都城。王适于此时, 遣尙衣局大臣(Master of the Robes)阉人桑伯尔(Sanbul)来代喀富儿, 并命使节, 继续前进。

由坎脑共转向南行, 至括柳儿(Gwalior)寨。拔都他以前尝至此地。其《游记》中记载情形颇详。离括

柳儿至八鲁湾(一)(Parwan)。地多狮，时出害人。据闻有幻术士某，性好恶，常于夜间，化形为狮，以贼害人云。拔都他《游记》中，记术士颇详。更前行，经奔德耳康德(Bundelkhand)，马耳洼(Malwa)，而至道拉塔八德(Daulatabad)城。城有梯俄吉利(Dwaigir = Deogiri)寨，驰名四方。次经塔勃梯平原(Valley of the Tapti)至甘琶逸(Kinbajat = Cambay)。

(一) 非印度库斯山中之八鲁湾。

由甘琶逸至喀威(Kawe)，地滨海湾，属贾朗西王(Raja Jalansi)，海潮汹涌。次又至康达哈尔(Kandahar)，城市繁盛，位于河口，亦属贾朗西。贾为德里政府藩部，故待遇使节，礼甚崇隆。由是登舟，同航者共三舟。行二日，至拜拉姆岛(Isle of Bairam)，岛距大陆四英里。以前岛中有人居住，惟自回教徒占领后，土人即逃弃之。德里王之军官某，置戍卒数十人于岛上，架射石机守之。取得淡水后，舟复前行。次日至库喀(Kukah)，城市甚大，商务殷盛。潮退时，水面离陆甚远，故下碇之处，距岸尚有四英里之遙。此城属邓克尔(Dunkul)王，不隶德里政府。复前航三日，至新达布尔岛(Island of Sindabur)。未停留，复前航至一小岛，近大陆。岛上有庙一所，森林一段，小沼一处。登陆后，拔都他在庙墙边，见幻术士一人，共谈甚欢。次

日抵胡纳吴尔 (Hunawur), 亦名俄奴儿 (Onore), 城属奉回教某王。王有舰队, 故颇操附近海权。此王亦必海盗之流, 其后之继承者, 皆从事剽掠海上, 惟此王乃一开明之主。拔都他记其城内有学校二十三所, 专教童子; 又有十三所, 专教幼女也。拔都他游历各地, 从未见有学校也。

是时麻罗拔 (Malabar) 北部, 商埠甚多, 皆极繁盛, 船可停留之处颇众。拔都他皆登陆游览。次抵喀里克脱(一) (Calicut), 商贾辐辏, 毂击肩摩。中国、南洋群岛、锡兰、马烈底甫群岛 (Maldives)、夜门 (Yemen)、波斯湾 (Persian Gulf) 各国商民, 群趋至此, 经营商业。拔书谓该港为世界良港之一, 诚非虚语也。使节登岸, 受该地之王优遇。王之称号为“撒玛利” (Samari)。即以后葡萄牙游历家所记之“柴摩林” (Zamorin) 称号也。登陆时, 岸上迎接之礼甚盛。据拔之记载, 此时心中, 诚极一时之乐, 然未久, 即悲从中来也。

(一) 即《明史》上之古里。

在喀里克脱居留三阅月之久, 以待春季信风, 俾可直航中国也。拔都他记当时所有印度中国间之交通, 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 大者曰“镇克” (Junk), 中者曰“曹” (Zao), 第三等者曰“喀克姆” (Kakam)(一)。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

竹为横架，织成席状。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兵士四百。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依其大小而名曰“一半”(Half)，“三之一”(Third)，“四之一”(Quarter)，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Zaitun)及兴克兰(Sinkalnán)二埠，兴克兰又名兴阿兴(二)(Sin-ul-Sin)，制时，船皆有四面，用大钉钉连之。每钉长三腕尺(三)(Cubit)。每船皆有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商客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四)。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等于木桶中。船长职权甚大，位级甚高。登陆时，船上所载之兵，辄持刀剑，荷戈矛，鼓吹前行。

(一) 法国注释家谓“镇克”为中国人“船”字之讹音。“曹”为中国“舟”字之转音。“喀克姆”为中国“货航”二字之讹音。鲍梯谓“曹”为中国“舡”字之讹音，而“喀克姆”为“货船”二字之讹音。亨利玉尔则谓马雷人、爪哇人称大船曰“兆恩”(Jong)或“阿兆恩”(Ajong)。“镇克”即“兆恩”之讹音。印度洋西岸人，至今称高尾船曰“道”(Dhao或Dao)，“曹”又为“道”之讹音。亨利考狄谓意大利人称船曰“阔喀”(Cocca)。“喀克姆”即“阔喀”之讹音。盖古代交通甚繁，航业上名辞，多互用也。煊之意左袒法国注释家或鲍梯之说。马雷及爪哇之“兆恩”不过偶尔相同。“道”与“曹”字音相去太远。至借用意大利字则更不类矣。

(二) 即广州府。爱德利奚《地理书》称之为兴尼乌

尔兴 (Sinia-ul-Sin), 谓在中国之极端, 城大无比, 建筑华丽, 商务繁盛, 印度各地商贾, 多辐辏于此, 有亲王驻此管理之。

(三) 由肘至中指端末之距离, 合英量十八寸。

(四) 可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一章, 西方人称中国船舶之大, 而中国著作家如赵汝适、白珽等, 又极称木兰皮国(西国)船之大也。

大镇克上之橹, 其长几与桅相埒, 每橹需用十人以至三十人始得摇动之。橹甚粗大, 不能执持, 故系绳于端末, 行走时, 牵绳可也。牵夫分两行, 面相对而立。每用力牵摇时, 则齐声高唱曰啦, 啦, 啦, 啦!

麻罗拔各港, 中国船舶常至者, 为俱蓝 (Kaulam, 名见《元史》卷二一〇马八儿等国, 又卷四至一七《世祖本纪》)、喀里克脱、黑里 (Hili) 三港。其欲候印度洋之季候风者, 则多往梵答刺亦纳(一) (Fandaraina) 港。当拔都他与从人等至喀里克脱时, 见有中国大小船舶十三艘停泊港内。

(一) 名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成宗元贞二年, 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唎喃、梵答刺亦纳三番国交易。此处之唎喃必俱喃之误刊。俱喃即俱蓝。汪大渊《岛夷志略》有班达里国似亦即梵答刺亦纳之转音也。

本地之柴摩林特为德里政府专使, 在中国船上包

定房艙，惟拔都他因攜帶女眷之故，且素性遲緩，好消閑自樂，不知“急”之為何物，直至最後，始往航船經理處，托代訂私房一間。經理人名蘇烈曼 (Suleiman ul-Safadi ul-Shámi)，亦回教徒也。經理人告拔都他，中國商人皆預購來回票，故船艙皆已為彼等占据，不可復得。惟其女婿某君所訂之房艙，可以相讓。但房間設備不周，如必需要可代設備也。于某星期四日，拔都他之行李，及男女仆役，皆已登船。拔則仍留岸上，待舉行星期五日祈禱後，再上船。其同行諸人与禮物，亦皆已登舟。次日清晨，拔都他仆役闖人黑拉爾 (Hilal) 來告所給之艙太湫隘，斷不能居，訴之船長。船長亦無可設法，惟云，距該船不遠，尚有喀克姆小舟一只，可賃之而自由選擇也。拔都他从之。公禱之前，先將女眷及隨帶貨物，送之小舟。不意下午飄風驟起，洪濤萬丈，不能登舟。港內中國之船，皆已啟碇。所余者，僅使節隨員所賃之舟、拔都他自賃之小舟，及預往梵答刺亦納避季候風之鎮克船，三只而已。星期六日晨，拔都他起，見隨員之舟，與己之小舟，皆已拔錨而至口外。往梵答刺亦納避風之舟，已在港內破壞。該船上有某商人之幼婦，漂入海中。某商人愛婦心切，乃謂眾曰，有能救婦者，賞黃金十錠。有忽里模子 (Hormuz, 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水手某君，冒死躍入水中救之。惟

不愿得赏，曰：“吾为此者，爱上帝故也。”随员之舟，亦于口外触礁。全舟之人尽死，尸身漂至岸上者，屈指难计。副使柴黑儿乌丁头破，脑浆流出。阉人桑伯儿被长钉贯入颞颥而死。岸上来观者，不计其数。柴麻林（即王）衣头巾、白棉衫，亦率童仆一人持伞而来观。拔都他所赁小舟上人，睹此情形，皆竭力向海中驶行以救命。将拔之仆役、妇女、衣服悉带往，不复顾及彼矣。拔一人留于喀里克脱岸上无法可施，惟目望舟人驶去而已。拔随身所带者，惟祈禱时所用之地毯一张、黄金十锭、解放之奴仆一人而已。此奴稍后，亦逃匿，不知所往。

有告以所赁小舟，必可达俱蓝者，故拔都他乃决意追之。由喀里克脱往俱蓝，水陆皆须十日。拔取陆道，沿湖而行。随身仅带回教仆人一名。该仆时时酩酊大醉，尤足使拔都他心不愉快也。至第十日抵俱蓝，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传教师所称之高郎白姆(Columbum)港也。拔都他记俱蓝为麻罗拔最华丽都市之一，市场宏壮，富商甚多。土人称富商为苏利(Suli)。有回教徒数家，苏利级中人也。市中有回教判官及陪待人一名。中国商船抵印度后，第一停泊之港，即俱蓝也。中国商人来此者亦最多。国王崇奉异端，其称号为梯拉瓦丽(Tirawari)。为人严正，公平无私。拔都他《游记》尝记

王与其婿并骑而行，经某果园外。适有园内芒果一枚，落于墙外，其婿拾之。王凝目视之，即命人杀其婿，剖尸为二，置于路之左右，每边各置芒果一块。执法无私，可以知矣。

拔都他留于俱蓝多日，刺探所赁小舟消息，而卒不可得。某日得遇昔日往德里之中国专使。其船亦破沉，抵俱蓝后，幸遇自国之人，供给所需，得复回国。拔都他以后往中国时，尝得复见之。

拔都他惧摩哈美德王将借此惩罚，或加斧钺，故不敢再归德里报告经过。乃往投其友胡纳吴尔 (Hunawur) 之苏丹甲马儿乌丁 (Sultan Jamal-uddin)，以待前所失小舟消息。甲马儿收留之，惟待遇不佳，随身使役，亦不给之。拔都他不得已，乃终日留于回教清真寺内，诵读《可兰经》一遍。以后则增至每日两遍。盖拔都他每遇幽闷，必须寺内祈祷也。如是度日者，凡三阅月。胡纳吴尔苏丹是时方欲起兵伐新达布尔岛 (Island of Sindábur)。拔都他心欲从军，故在寺中为王祝胜，诵《可兰经》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助上帝者，上帝亦助之。”王闻而大悦，乃亲征。新达布尔岛既下后三月，拔都他游兴复起，乃沿海岸而复至喀里克脱。在该处得遇以前同行之奴仆二人，借悉所爱之妇已死，余妇皆归爪哇王。同行者四散，有往爪哇者，有往中国者，

有往孟加拉者。所賃小舟之结局，至此俱悉矣。

拔都他又归胡纳吴尔及新达布尔。以前被逐之印度酋长，今复反攻。回教徒兵力日渐削弱，为敌围困，形殊危险。拔都他居胡纳吴尔二阅月，见势不佳，乃设计逃归喀里克脱。尝闻的拔脱乌尔玛哈尔(Dhibat-ul-Mahal)，又名马尔底甫群岛(Maldive Islands)，又名没来的哇(Male diva)者，有种种奇事，故决心亲履其境一观焉。

岛中第一奇事，即执国政者乃一女王(一)。王名喀底嘉(Kadija)，前苏丹甲拉尔乌丁俄玛儿(Sultan Jalál-uddin Omar)之女也。父死，兄嗣位，多行不义，国人废之，而立喀底嘉，其夫即牧师甲玛尔乌丁(Jamal-uddin)也。国家要政，实皆其夫主之。然名义上发号施令者则女王也。星期五日祈祷时，臣民皆称女王之名，为之祝福焉。

(一) 马尔底甫群岛，马欢《瀛涯胜览》之溜山牒干，费信《星槎胜览》之溜山洋国，即其地也。其国自古即多以女王治理国政。唐末，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南宋时，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皆记其国女王听政。《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女人国贡海人。”又“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辛丑，罗斛，女人二国，遣使来贡方物。”《元史·世祖本纪》乃根据当时《实录》而成，必非伪

造，可以断然。世祖时海外必有女人国，故始有此记载也。然则《元史》之女人国究何在乎？吾人综观麻素提、爱德利奚及拔都他等三阿拉伯著作家之记录，可以断定至元二十四年及二十六年，入贡中国之女人国必即马尔底甫群岛也。

岛上女王欢迎拔都他，任为判官，妻以大臣之女，并另以三女为媵。岛民信教不虔，衣服粗陋。拔见而怜之，力劝改良，而终不见听。又劝王设督察吏，强迫人民往礼拜寺敬圣，亦不见用。

居该岛不久，即深厌恶，与同僚亦多不相契。乃于一三四四年（元顺帝至元四年）八月，离马尔底甫岛而往锡兰。

将近锡兰岛时，远望赛伦的白山（Mountain of Serendib），高矗空中，宛如一缕烟气。至巴塔拉（Battalah = Patlam），维舟登陆。岛王名爱理夏喀儿瓦第（Airi Shakarwati），喜在海上剽掠行旅，见拔都他颇优礼之。使人导之登亚当峰（Adam's Peak），舟子维舟以候。途间经过玛纳儿曼德利（Manar Mandali）城，撒拉瓦忒（Salawat）港，又过大平原数处，盛产象。象虽多，然不伤行旅。据云，昔有贤人阿布阿伯达拉（Shaikh Abu Abdallah）者，辟草莱，芟荆棘，建此大道，以通圣迹（→）（Holy Footmark）。受贤人德化，野象故不害

人也。后至锡兰王都库纳喀儿(Kunakar)。王之称号为库纳儿(Kunár)。有一白象。距城不远,有池,名曰宝石池(Pool of Precious Stones)。池中产珍宝,可以捞取。拔都他记登亚当峰事,描写详细而活泼。大多地名,可能至今尚依然如故也。次由山背,向拉忒纳布拉(Ratnapura)方面下山,抵丁瓦儿(Dinwar),为滨海大市,商贾麇集。市有大佛寺一所。次又至格雷(Galle=Káli)及科伦坡(Columbo=Kalanbu)。沿海岸而归巴塔拉。据拔之记载,科伦坡港在是时,已为岛中大都市之一。总督(Wazir)兼水师提督甲拉斯蒂(Jalasti)者,统五百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兵驻守其地,拔未记明,究受何人之命,为该地总督及水师提督也。甲拉斯蒂或即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中之火者甲杭(Khwaja Jahan)也。拔都他离此地后一二年,马黎诺里亦自中国西归,而路经此。尝记火者甲杭暴虐多诈,崇奉回教,骗取马黎诺里金银、丝帛、珍珠、宝石、药材,以及中国大可汗赏赐之物,价值六万马克之巨,并羁留马四阅月之久也。

(一) 即亚当之足迹。马欢《瀛涯胜览》云:“有巨迹,深二尺,长余八尺。传云:祖阿聘生人足迹,即盘古也。”

由巴塔拉乘舟往马八儿国(Maabar)。将近日的

地，距岸尚有六七迈耳时，舟触礁。水手皆弃舟而逃，唯拔都他一人独留，幸有土人，来救出之。既登陆，报告国王。王即盖耶素丁 (Sultan Ghaiasuddin)，檐塞 (Damghan) 人也。新近始嗣其妻父为马八儿国王。其妻父名甲拉尔乌丁 (Sherif Jalal-uddin)。昔时受德里王摩哈美德图格腊克之命，为此邦之兵马都元帅。一三三八年至三九年 (元顺帝至元四五年) 宣布独立，自铸钱币，自号曰阿黑山沙苏丹 (Abhsan Sháh Sultan)。拔都他在德里时，尝娶甲拉尔乌丁之女胡尔那撒伯 (Hhurnasab) 为妻。拔之妻与盖耶素丁之妻，姊妹也。故拔与盖为连襟。拔遣书与盖。盖既得书，即遣人迎拔至其兵营。营距海口尚有二日程。盖耶素丁残忍好杀，妇女幼童，亦所不赦。拔都他心中至不为然，憎恶实甚。唯是时方为之设策征马尔底甫群岛，两人尚得相容。军旅尚未筹备完竣，盖耶素丁沾染时疫，病死。其侄苏丹那锡乌丁 (Sultan Nasir-uddin) 嗣位，继续叔父之志，预备远征大军。而拔都他在其都城麦忒拉 (Muttra = Madura) 得热症，急至海滨发塘 (Fattan) 港养痾。港口优良，市街繁华，适有船，将往夜门 (Yemen)，拔乘之至俱蓝而登陆。

在俱蓝勾留三阅月，复第四次往谒其友胡纳吴尔苏丹。不意途间，在法喀奴尔 (Fakanur) 与胡纳吴尔

两国间之小島（似即今代图上之鴿島 Pigeon Island）不远处，遇海盜。衣服行裝，搶掠一空。除隨身所着褲外，全被奪去。拔都他裸體被送至岸上。在不花刺（Bokhara）所錄名人墓志，及游記草稿，悉喪失無遺。惜哉！歸至喀里克脫，始有信教善士見而憫之，因給以衣服。在此得悉馬爾底甫群島消息，牧師甲瑪兒烏丁已卒。女王另嫁他大臣，拔所留諸妻中，有一人已產一子，年兩歲矣（一）。拔都他在馬八兒時，嘗與其王圖征馬爾底甫。恐事有洩漏，故再往該島，甚為猶豫。因有人勸行，故又往該島，女王仍禮遇優渥，唯所希冀者，已大失望。停留五日，即乘船往孟加拉（Bengal）。

（一）一三四四年八月（元順帝至正四年六七月），拔都他離馬爾底甫群島時，此子尚未生。依此日期推算，拔都他第二次至馬爾底甫群島至遲當在一三四六年八月（至正六年六七月間），或更遲數月也。其來中國，最早亦須在次年春季。然其《游記》，又自記一三四七年五月（至正七年，三四月間），已歸自中國而至阿拉伯矣。拔都他年月記載，顯然有一年以至二年之差誤也。參觀下方《拔都他游歷中國記》末尾案語。

航行四十三日而抵恒河口之薩德喀汪（Sadkawan）。港口濱臨大洋。孟加拉國王為蘇丹法克兒烏丁（Sultan Fakhr-uddin），喜怀柔外國旅客。孟加拉

昔时亦为德里大苏丹摩哈美德图格腊克征服。苏丹遣其妻弟来宰是邦，不意为下所弑。法克儿乌丁为本土王族，乘机举兵叛。拔都他抵境后，以尝从仕德里政府，恐为见疑，不敢谒王，乃往游甘姆路(Kamru)诸山。其地距萨德喀汪一月程，在希玛拉耶山麓，今之阿撒姆(Assam)境也。拔都他《游记》详言甘姆路山系，蜿蜒甚长。山之北面，即中国也。山间产麝，居民类犍羝及突厥，能劳力。一人所作，足抵他族二三人之工也。

拔都他往甘姆路之目的，为欲访塔伯利资(Tabriz波斯国都)异人甲拉尔乌丁(Jalal-uddin)。甲拉尔奇行异事甚多，难以一一记也。拔都他见彼时，年已高耄，告拔谓尝在八吉打晤阿拔细德朝哈利发磨思塔锡姆毕拉(Khalif Mosta'sim Billah the Abasside)，又亲见其遭横死^(一)。拔都他后闻甲死，年一百五十岁。山民初无宗教，甲拉尔教化之，始崇回教，至今尚未熄也。

(一) 报达哈里发磨思塔锡姆于一二五八年城陷时，为旭烈兀所杀。距拔都他晤甲拉尔之时，已八十八年矣。

别异人后，至哈班克城(Habank)。城市宏大华丽，有蓝河流经市中。河发源于甘姆路山中(即雅鲁藏布江)。由河下行，可至孟加拉及拉克脑梯(Lakhaoti)。

河之两岸，有村庄田园，水车无数，与在埃及国尼罗河岸所见者无异。村民皆奉偶像教，然受回教官吏管辖。吏治暴虐，赋敛甚苛。由河下驶十五日，抵苏奴儿喀汪城(一)(Sunur Káwán)。抵埠时，港内适有一船，将放爪哇。约航海四十日可达。

(一) 马欢《瀛涯胜览》榜葛刺国记云：“地广人稠，财物丰硕。自苏门答刺国海行见山，并翠蓝岛西北行二千里，方至濶地港。更小舟入五百余里，至锁纳儿港。”濶地港即今代乞塔甘城(Chittagong=Chatganw)，在恒河口外，滨临大洋。拔都他登陆之萨德喀汪，玉尔谓即乞塔甘之转音。锁纳儿港即拔都他之苏奴儿喀汪，今代名苏纳儿甘(Sunarganw)，在恒河口内，实在雅鲁藏布江口西岸。中世纪时，常为孟加拉之都城。市距乞塔甘一百六十六英里，正合五百余华里。与马欢所言相符。马欢两地名，皆有港字，译音兼译义也。

乘船放洋，行十五日，至巴拉那格儿(一)(Barah Nagar)。其地男子口皆如犬，而妇女则婉艳无比。孟加拉及爪哇两地回教徒，颇有来此杂居者。复航行二十五日，抵爪哇岛(二)。维舟于撒儿哈(Sarha)港，距京城苏门塔腊四英里。国王名阿尔勉力阿尔柴黑儿(Al-Malik Al-Zahir)，笃信回教，待拔都他礼极崇隆。留于王庭十五日，时遇回教世界四方之文人、学子、牧

师，其乐无极。后乃往中国。

(一) 尼可巴儿群岛 (Nicobars)，即费信《星槎胜览》卷三之翠蓝屿。

(二) 实乃苏门塔腊岛。阿拉伯人称南洋群岛全部为爪哇 (Jawa, Jawi)。阿伯尔肥达及马哥孛罗皆称苏门塔腊为小爪哇。

沿爪哇海岸航行二十一日，至麦尔爪哇 (Mul-Jawa)。居民皆崇奉异端，国境有二月程。地产香料。舩舟之港，曰喀库拉 (Kakula)，有石城。城墙甚宽，四象可并行其上。拔都他朝见其王，留于王庭三日，乃再航行三十四日，而入太平洋 (Ul Bahr-ul Kahil = Pacific Sea)。洋面虽阔，风波不兴。行三十七日，而抵塔瓦利西国(一) (Tawalisi)。

(一) 亨利玉尔谓或即苏祿群岛。麦尔爪哇即暹罗国。

停泊处曰开鲁喀利港 (Kailukari)。塔瓦利西面积甚大。国王威权之盛，比于中国皇帝。王有战舰甚多，尝与中国宣战，使中国求和，允对其让步。人民崇拜偶像，面貌美观，极类突厥人种，面色如铜，勇武善战(一)。妇女能骑，善投镖枪，战阵勇悍，不下男子。

(一) 苏祿无此国势，故有疑即日本者，又有疑为西里伯岛者。

离塔瓦利西航行十七日，全途顺风，安抵中国。

六 拔都他游历中国记

中国幅员甚广，土产甚丰。有水果、五谷、金银等。世界各国，莫与伦比也。国内有大川，名阿比哈叶(Abi-Hayah)，译言生命水，贯流境内，亦曰沙鲁(Saru)，犹印度之河名也。其源在远山中，近汗八里城(Khan Baliq)，名古一布齐尼(Kuh-i-Búznah)者，译言猴山也。河流甚长，约行六月程，至兴阿兴(Sin-ul-Sin)地方始入海(一)。

(一) 拔都他此处显然将黄河及广东西江错误为一也，西江与北江会合。沙鲁(Saru)，戴甫莱梅利(Defremery)已指明为蒙古人之黄字。但蒙古人称黄河为喀喇木伦(Karamuran)，实黑河义也。兴阿兴即广东省城。欧洲加塔兰(Catalan)古地图，广州又作秦克兰(Cincalan)。

河之两岸，有无数村庄、田亩、果园及市镇。甚似埃及尼罗河也。但此处耕殖较佳，两岸溉田水机，不可胜数，且产糖甚多，一如埃及。其糖之质，比埃及尤佳(一)。又有葡萄、李甚多。余前在西方多年，未见有如大马色克所产鄂脱玛尼(Othmani，李之种名)李之佳者，故以为天下无匹也。今至中国，复见佳李，一如

大马色克所产者。又有西瓜(德文本作南瓜)酷似花刺子模国(Khwarezm=Harizm)及亦思法杭(Ispahan)所产者。一言以蔽之,吾故乡所产者,中国莫不有之,甚至比吾国尤美也。又有小麦甚多,吾素未见有优于中国者也。其豌豆及黄豆,优于吾国之产。

(一)《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八〇章,记“永春城未归大汗前,人民不知提炼精糖,仅将汁煮而去其秽,结晶后,仍成黑块。自归大汗后,有埃及开罗人在大汗朝廷中,来此邑,教民用树灰净糖之法。”《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它一曰摩伽陀,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柝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中国炼糖之法,来自外国,中外记载,皆言之确凿。按都他此节言愈于埃及者,岂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欤?

中国磁器。磁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二城,乃诸地山上之上燔烧所成者。详细制法,顾请得而述之。磁土稍加该地所产矿物,烧三天,取出,倾水于其上。全体如洗,使之发酵。最佳之磁,须发酵满月,但不可过久。若短期发酵,至十日者,其品质甚似吾国之陶器,亦有较佳者。中国人将磁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故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也。

中国鸡。中国雄鸡、牝鸡，皆甚硕大，较吾国之鹅犹大。其蛋大于吾国之鹅蛋。然中国之鹅则反是。一日，我辈购一鸡，杀而烹之。以罐太小，乃分纳二罐，方可毕事。其雄鸡大如鸵鸟，毛时遗下。遗毛之后，皮如红瘦肉。余初见中国鸡于俱蓝，其时以为鸵鸟也，骇异而瞩目焉。主人对余言曰：“中国尚有大于此者。”今余至中国，忆前主人所言，诚不谬也。

中国礼俗。中国人崇信异端，礼拜偶像，死用火葬^(一)，亦如印度人然。中国之皇帝为鞑靼人，唐吉斯汗^(二) (Tankiz Khan) 后裔也。各城中，皆有回教人居留地，建筑教堂，为礼拜顶香之用。而中国人于回教徒亦尊视崇拜。信异端之中国人，则食猪狗肉，公然售之市上^(三)。又中国人甚富裕，乐安居。惟饮食衣服，冀免饥寒而外，无他求也。余尝见一富商，家珍不可胜数，而所衣之袍，仅粗棉而已。盖中国人全生目的，亦仅在求多有金银器皿耳。人行路时，皆用镶铁杖以助行，名为第三足焉。

(一) 马哥孛罗亦记中国人拜偶像，用火葬。中世纪时，中国火葬风俗甚炽。今则大变矣。

(二) 拔都他全书中，成吉斯汗皆作唐吉斯汗。不知何故。

(三) 《通典》卷一九三大秦国云，大食法者，……不

食猪狗驴马等肉。宋彧《萍洲可谈》卷二云，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拔都他回教徒也，故见市上公然售卖猪狗肉，至为诧异也。

中国产丝甚旺，蚕附于树果上，即以果为食，不须人工。产丝既多，故贫苦之人，亦可衣丝。然若非商人为之转运，则其多几等于废物也。棉物在中国价值颇昂。棉衣一袭，可换丝衣数件。商人风尚，凡有金银者，皆熔铸成锭。每锭约重五十启罗（一生纳 zentner），置之住屋门上。有此类金银砖五枚者，手指可带环一枚。有砖十枚者，可带环二枚。有砖十五枚者，即可称为萨梯^(一)(Sati)，犹埃及之克莱米^(二)(Karami)也。中国人称锭为巴喀拉(Barkalah)。

(一) 萨梯，马来语，商会总理或富商也。

(二) 克莱米(Karami)埃及商会之名，专作香料输入生涯而致富者也。

中国钱币。市场交易，中国人不用金银铸成之钱。凡遇金银，必须熔化成块。其兑付账目，则皆用纸币。纸币大如手掌，面印皇帝玉玺。二十五张为一巴力斯脱(balisht)，犹吾国所用底那儿(dinar)也。若纸被撕破，则可带至印钞处，改换新钞，无须纳钱。盖制钞者，皇帝已给以俸矣。管理此处者，为皇帝特授之人，祿有定俸，爵为高官。市间购买货物，无一人持金银钱

者，盖无一人欲有金银钱也。彼必须将金银钱换为纸币后，方可随意购货物也(一)。

(一) 国家纸币，中国在第九世纪中叶已有。十四世纪时他国亦有效法中国者。一为波斯，二为印度皇帝摩哈美德图格腊克。但二次均失败。《马哥孛罗游记》言中国纸币甚详。纸币之原料，为桑树皮所制。将树皮和水，置白内梳糊，由此制成纸币。此纸与平常纸同，但色稍黑耳。制成之后，剪为数块，大小不一，形多四方，但亦有长方者。最小者为一分钱，次则为二分，更有五分、十分，又有一元、二元，以至十元者。其纸上有无数官吏署名，盖皆管理员也。名之外又须盖印。最后，皇帝所亲委之大员，用硃印盖之，如是纸币方可通行全国。设有假造者，必受斩首之刑。依孛罗所言，旧烂而换新者，须贴水三分。与《元史》所记相同。

中国居民用土代煤以作燃料。中国及契丹之居民，不用木炭，而用一种异土，以作燃料。此种之土，乃天然之产。在地下时，其形如块，其色如吾国之土，用象转运远方。土人将土切成块形，与吾国切炭之法同。燃时亦与炭同，火力比炭尤烈。成灰后，以水和之，曝干，复可以再燃一次，至全变为灰烬而后已。从此土中，亦可以制磁器，惟须另加矿物也(一)。

(一) 此处拔都他显然将煤及磁，互相误会。拔似亦闻中国造煤团之法。

中国人技艺上特别之天才。中国人较他种人，技艺天才特高，艺术精美异常，世人皆承认之，甚多书中，已言之矣。至如绘画之高妙，世界人种，莫可伦比。即希腊（玉尔本作基督教徒）或他种人亦当退避三舍也。中国人绘画特别才能，余可略言焉。余每至一城，归回时，辄见市上悬我及我友之像，绘于纸上。如某次在皇城內，与吾友道经卖画处，往皇宫。我衣伊拉克(Irak)人之服。至晚，由皇宫归时，复经卖画处，见我与友之像，已绘纸中，贴于墙上。人人无不惊异，群趋视各人之像，丝毫不差。有人云，皇帝特意招无数画家至宫。当吾辈被召入宫时，已有人详视吾辈，兼绘吾像，而吾辈竟不知之也。此该国风俗使然。凡经过彼国者，莫不绘其像焉。绘画亦可助刑事，作查访之用。倘有外国人犯罪，而欲逃出中国，甚难事也。中国将像绘出，送至各省，派人查访。若有面貌相象者，官吏即可捕之（一）。

（一）亨利玉尔谓此为中国人文明事业之一种，发明早于欧洲人也。晚近欧美各国，缉捕凶犯，往往用照片送至外国，而竟获罪人。吴德（Wood）游历鄂格速斯河（Oxus）流域，遇一犹太人，谓入中国叶尔羌城时，官吏详记面貌，并绘像焉。

船上中国人之关法。中国法例，凡船欲开行至外

洋者，水上巡长及书记必登船来查。凡船上之弓手、仆役及水手皆逐一簿记后，方许放行。船归中国，巡长复来盘查，对证前记。若查有与簿记不符，或有失落者，则例须船主负责。船主须证明失者已死或逃走或因他故，不在船中之理由；不然，则官吏捕之入狱。手续完后，则官吏命船长开具详单，载明船上载有何货，价值共有若干。完后，搭客方许登岸。至岸，官吏查验所有。若查有未报官私藏之货，则官吏将一切货物及船只，概行没收。余足迹遍天下，信异端之国，以至奉回教之国，仅于中国见有此不公平之事也。在印度亦稍有此事。然私货被查出之后，亦仅科以十一倍之罚而已。摩哈美德帝在位时，除苛税，并此习亦废之矣。

防阻商人道德坠落方法。回教商人至中国各地贸易者，可随意择一定居该处之回教商家或客栈，以为栖宿之地。若择居回教商家，则该商取客人钱财货物，慎为保藏。客人用钱，主人为之代付，诚实可恃，毫厘不欺。客人离栈时，主人将钱交出。若有减少，或全数遗失，则主人担任赔偿。若客商欲居客栈，则栈主亦担任收存责任。客人欲购买何物，栈主可代为付账。客人有欲蓄妾者，主人代为购婢作妾，给室以为二人居，费用由主人临时代付。婢奴在中国价钱甚廉，以中国人之为父母者，常卖鬻子女，惟彼辈不迫使儿女与买者

同行。儿女志愿从行，亦不强留也。商人有欲娶之为妻者，亦听其自便。惟商人欲冶游浪费，则殊无方也。

保护行路方法。在中国行路，最为稳妥便利。虽只身行七月(玉尔本作九月)之程，走尽国界，身带重金，途间亦无盗劫之虞。路中各站，皆有逆旅，可以栖宿，有官吏专管之。旅舍皆有骑士及步卒驻防之。日沉无光后，天全黑时，管理官员及其书记来舍，将留宿客人，逐一点名记簿。盖印后，闭门，使客安睡。至次晨天明时，吏及书记复来，依名单唤客起，作一证书。客有欲前行者，吏遣人护送之。所有物件，皆须报明。如有失落，由彼扣赔。抵前站时，复由该处官吏给一证书，报明客已安至。书交护从带回。自兴阿兴至汗八里城间，全路如是。逆旅中，客人所须饮食，无不俱全。而鸡鹅味尤美。惟羊肉在中国颇罕，恒不易见(一)。

(一) 此为中国南方确情。

以上余言中国种种风俗，今将复言吾行程也。渡大洋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泉州)也。此地并无橄榄，如中国及印度之他处。然有此名，诚不知其何故也(一)。刺桐城极扼要，出产绸缎，较汉沙(二)(Hansa)及汗八里二城所产者为优。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虛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此乃天然之

良港。为大海伸入陆地，港头与大川相接。城内每户必有花园及空地，居屋即在其中央。正犹吾国之赛格尔美撒 (Segelmessa) 城内情形。在中国他处亦然。故中国各城，皆廓大无比。回教徒另居城之一隅，与他人隔绝。余到港之日，见前往印度大使某君。其人携送礼物至印廷，归时，与余同时离德里，其船亦中途为浪破坏。伊见余甚欢乐，代余报之关吏，关吏为我觅佳寓。有回教理讼者阿戴比 (Ardebil) 人塔及爱丁 (Taj-eddin) 来寓，投刺访余。塔君温和可亲，诚一方之忠厚长者也。此外又有亦思法杭 (Ispahan) 人传教师开玛尔爱丁阿伯达拉 (Kemal-eddin Abdallah) 者，亦来访余。地方大商来访者亦多人。中有塔伯利资 (Tabriz) 大商赛洛夫爱丁 (一) (Seref eddin) 者同时至。余在印度时，欠赛君债甚多。赛君生意场中，惠我实多，至今余甚感之。赛君能默诵《可兰圣经》，每日必祈祷。此等商人，因客居信异端之国，故见回教徒由远方来，皆欣呼曰：“此自圣教倡明之邦而来也。”复分财产给来者，俾来者亦同富也。居刺桐最著名之教师为白儿罕爱丁 (四) (Burhan eddin)。白君开才龙 (Kazerun) 人。城外有彼之别墅。商人购买祭品送彼，由彼转送开才龙之先神阿布依狭克 (五) (Abu Ishak)。

(一) 阿拉伯人谓橄欖为刺桐，故有此语。刺桐城在

中国宋时，为丝业中心点，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现今则变为萧条矣。惟杭州仍为丝业中枢。英德文中，谓缎为萨丁(Satin)，实由刺桐转音而来。德文谓丝为萨依特(Seide)由拉丁字萨他(Seta)变成。而萨他又由刺桐转音。盖中古之时，交通不便，运输甚难，奇异货物，自远方而来者，人恒不知何名，即以出口埠而名之。至今西人犹有此俗。如南京出缎，而西人即以南京代缎之名。

(二) 汉沙即京师之转音。宋时以杭州为京师。

(三)、(四)赛洛夫爱丁(Seref-eddin)，玉尔英文本拼作 Sharif-uddin。此名即吴鉴《清静寺记》之舍刺甫丁。白儿罕爱丁(Burhan-eddin)，玉尔英文本拼作 Burhan-uddin。此名即吴鉴之不鲁罕丁。吴记中之‘夏’字即 Shaikh 之译首，“摄思廉”即 Islam 之译音。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五《拾遗》上，有一节记夏不鲁罕丁颇详，吾特摘录于下：

“夏不鲁罕丁者，西洋啞嗜例绵人。皇庆间，随贡使来泉(住排铺街)，修回回教。泉人延之住持礼拜寺。寺宋绍兴创也。先是郡守陈公称请置市舶于泉州，终宋世，嚮其利。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资累巨万，列居郡城南。于是纳只卜穆喜鲁丁(撒邨威人)建兹寺。有银瓶香炉以供天，土田廛舍以给众。宋元之际，寺坏不治。至正九年，夏不鲁罕丁与金阿里谋，出己资修之。请金宪赫德尔，监郡僊玉立主其事。旧物征复，寺宇鼎新，层楼耸秀，峙郡庠前，东壮青龙左角之胜，众大悦。三山吴鉴记之。当是时夏不鲁罕丁年逾百有二十矣，精健如壮岁。故是役也，犹为政。

鉴称其博学有才德，众奉以拟思廉，拟思廉即华云主教也。罕丁皇朝洪武三年庚戌乃终。去至正己丑，又二十二年，盖寿百四十二岁云。夏敕大师不鲁罕丁子也，习回教，继其业，亦寿百一十岁。”（见《闽书》）渣嗜例绵即开才龙(Kazerun)之别译，泉州人之读音也。拔都他《游记》所载在泉州之重要回教徒人名，皆能于中国记载中查得之，其曾亲至中国，毫无可疑。

（五）开才龙，昔时大城，今已衰败，在白歇尔(Bushire)至泄刺失(Shiraz)之间。阿布依狄克，波斯人之天后也。能保护海上船只，故往来印度中国间之水手，皆顶礼设寺以祭之。吾人可注意者，即拔都他在刺刺所遇之回教徒，皆波斯人。而在中国他处所遇，则皆自中央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与摩洛哥也。

关吏闻吾言致书大汗，言吾来自印度朝廷。大汗乃君主之谓也。吾求关吏，派人送余至兴阿兴城，以待大汗回音。兴阿兴吾人又称曰秦克兰。秦克兰城久已慕名，故必须亲历其境，方足饱吾所望。关吏许之，遣人送余至兴阿兴。余由河道乘船而往。船之外观，大似吾国战舰，但持橹之人，立在船之中间，客人居船之前后两段。为欲避太阳之热，故用盖覆之。盖乃本土所产植物制成者。此种植物，与麻相似，然细察之，并非麻也。其质料较苧为优焉。共在河上行二十七天。而每日中午时，船则停于沿岸村前。搭客上岸购饮食

要品，而吾辈则上岸举行礼拜。天将晚时，吾辈游至他村。每目皆然，直达秦克兰即兴阿兴也^(一)。

(一) 此处甚不可解。考今图，由广州至泉州并无直达之河道。其间虽有梅江及东江可以行船，亦并不相接也。

此处亦如刺桐，磁业甚盛。海口为阿比哈叶河(生命水)入海之处。秦克兰城者，世界大城中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磁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夜门。城之中央，有大庙一座，伟壮华丽。庙有九门，每门内，有大厅、石凳，游者可坐以休息。二门三门之间，有房舍数间，瞽者跛者居之。凡此皆无所依靠，借庙内恩施，给与衣食。类此建设，每门内皆有之。其外又有医院，专援萎弱有疾病者。有厨房以备作饭调味之用。又有医士及厮仆之居。有人告余曰，年老无力以自瞻养者，亦可由此庙内取衣食。孤儿寡妇，无依靠者，亦可来此取衣食。余思此制，可谓仁深德厚，乃中国古代某圣主所创建。其庙内经费，依帝命，由城内、村庄、树园各种收入充之。该圣主之御容，至今犹绘于庙墙上。居民施敬礼焉^(一)。

(一) 玉尔谓或即今广州西北角之光孝寺。

城中有地一段，回教徒所居也。其处有回教总寺

及分寺(一)，有养育院，有市场。有审判一人，及牧师一人。中国各城之内，皆有回教徒。有长者以代表教徒利益，审判者代教徒清理词讼，判断曲直。余所居之处，为奥哈爱丁(Auhad eddin)之家。奥君为新雅(Sinjar)城人，人品极高，饶有资财。余居其家十有四日。每日审判者及其余教徒，皆来吾门，馈赠礼物，设盛筵于小舟内宴余。其船长十腕尺(十分之七码)，有唱者随行。

(一) 广州旧城西，拔都他时，已有回教徒之礼拜堂，名曰怀圣寺。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二年)，广州大火，教堂被毁。至正十年，重建。有是年之碑尚存。碑用汉文及阿拉伯文记当时修建寺事。又有康熙三十七年碑。

过秦克兰城(玉尔本作兴阿兴)，并无信异端者之城邑，亦无回教徒之城邑也。据云，秦克兰城距葛格(Gog)及马葛格(Magog)长城(一)，尚有六十日之程。以余所闻，居彼境者，皆信异端之游牧部落，擒获人而食之，故无人入其境，亦无人愿入其境也。余在秦克兰尚未闻有亲见长城者，亦未有知曾至长城游历者。

(一) 拔都他意中指中国之万里长城也。依回教上古逸语，葛格及马葛格皆信异端之野蛮人种，亚历山大大帝尝造长城以拒之。

奇事。余居秦克兰时，闻有老耄贤人某君，住秦

城。其年已二百余岁，不饮食，不溲溺（玉尔本无不溲溺句），不与妇女来往，其精神甚强壮，居城外某山洞内，终日拜神。余一日至洞访之。余立门阶，观其人甚瘦，皮肤红而黑，其苦行灭欲之痕迹，尚斑斑可见，面无须髯。余向其施礼，伊执吾手而嗅之，转谓舌人曰：“此人必自地之他角来者，亦犹吾辈居地之此角也。”言讫，谓余曰：“汝今见一奇事矣。汝尚忆昔日曾至海岛上，见某庙内，有一人坐偶像中，赠汝十枚金圆乎？”余曰：“尚忆之。”彼答曰：“余即其人也。”余持其手而吻之。彼凝思良久，归入洞内，不复见余，似深悔与余言者。吾辈冒险入洞内寻之，终不得见。但见其徒一人，手持纸币无数，言曰：“此赠汝礼物也，请速行。”吾辈答曰：“欲见老人。”其徒曰：“君等虽留此十年，亦不得见老人。苟有知其秘密事者，必不许再见彼一面。君等不可信老人已远离君辈，彼现实与君等同伴也。”余甚怪其事。别后，归告审判者、牧师及寓主人奥哈爱丁。皆曰：“此乃彼见外国人之习惯也。无人知彼信何宗教。君等所见之学徒，实即其自身也。”复又告余曰：“彼离此境已五十年。前一年始归。上至苏丹，下至达官富室，无不来谒彼者。依其等级，馈赠礼物。贫僧来谒者，彼必给每人礼物无数。至其洞内，依吾等肉眼观之，无一物可睹，而彼乃赐赠无已，大有不穷之势，亦可

怪也。其人喜谈古事，又能言教主摩诃末之事迹。尝言余若生彼时，当为之执役也。甚赞美哈利发俄玛儿(Omer)及阿梨(Ali)二人。但大诟摩维亚^(一)(Muawiyah)之子叶锡特(Yezid)。”审判者更复告余，关于异人之事甚多。奥哈爱丁告余曰：“余某次亦至洞访彼。彼则执余手。其时余心神恍惚，如入大宫殿。见异人坐在宝座上，其头戴皇帝之帽，傍立美女多人，以充下役。道傍树果纷纷坠落河中。余取一苹果啖之，即觉身已至洞，异人在面前，见余而哂笑。余从此后，病缠数月。故余此后，不再往见彼也。”秦克兰居民皆信异人为回教徒，但未有人见其祈祷。至于斋戒断食一事，彼无日不行之。审判者告余曰，有一日谈及祈祷，异人则曰：“汝何知？吾之祈祷与尔殊也。”以上所言异人奇事，皆怪秘非凡，莫知其蕴。

(一) 俄玛儿为摩诃末后第二代哈里发。阿梨为第四代哈里发。乌梅雅朝第二代哈里发摩维亚尝在寇拜拉战场杀阿梨及其子胡桑，故回教之十叶派(Shias)徒恨之刺骨。

余遇异人后，翌日，即离秦城，归刺桐。抵该处数日后，可汗诏书至，令余入京。由水由陆，皆从余便。并令沿途优待，一切费用，皆由官家支出。余择水道入京，胥役为余预备一舫，华丽异常，盖钦差大臣^(一)所乘

者。城主使厮仆随余，沿途侍奉，复赠甚多食物。审判者及回教商人亦多来送别及馈赠食物。吾辈此次游历，为皇帝之宾，故早餐于此，晚宴于彼。所至皆有人供给，不必自费金钱。行十日，至康阳府(二)(Kanjanfu)。乃是大城，宏模壮观，极其瑰丽，位于大平原之中。城之四周，有花园绕之。入其境，如临大马色克城。余到时，有审判者、回教牧师及商人，率音乐队，携旗鼓、箏篥、喇叭等，以迎吾辈，且送来骏马与余乘焉。彼等乃步行余前。仅审判官及牧师骑马随行。其城内长官及护役亦来欢迎。盖余为皇帝宾客，此邦之人，是以尤为敬礼也。余进城，观其城有四道城墙。第一第二城墙之间，为皇帝奴隶所居。此等之人，昼夜看守城门，此类人谓之怕斯白南(三)(pasbanan玉尔本作巴斯瓦南baswanan)，守夜之义也(玉尔本无此一句)。第二第三城墙之间，为骑兵及长官驻扎之处，长官有管理全城之权。第三城之内，为回教徒所居，其牧师名柴黑儿乌丁科拉尼(Zahir-uddin Kurlani)。吾辈进城，即在其门前下马，寄寓其家。中国人居第四城内。其城内面积极广，为四市最大者。每城门相距约三里零四之一。各住家皆有花园、天井、耕地，如上方所言者。

(一) 原文为爱迷儿(Emir)，玉尔本译作将军。然爱

迷儿之义，不仅将军也。

(二) 玉尔谓康阳府即江西之建昌府。由福州至该处，有水道可通，中间仅福建光泽县至江西南城县间有百余里山道而已。大约拔都他沿闽江而上，复顺汝水及赣江而下，经鄱阳湖，复由长江而下，更由运河而至汉沙（杭州）。但依此说，拔都他多绕道六百启罗米突。离杭州北，尚有二百八十启罗米突。路程如此之遙，十日恐不能达也。康阳府与建昌府仅音相同耳。麦锡克谓拔都他所经历者，与马哥孛罗由杭州至刺桐之路线实同，仅方向相反而已。按孛罗由杭州至刺桐，乃沿钱塘江过仙霞关而至福建，顺闽江而下，抵福州，更由福州而至刺桐。孛罗行此路，共费时二十七日。拔都他费三十一日，相差不远。故其说亦有理。腓力(Phillips)谓康阳府即浙江钱塘江上游之江山县。此处即钱塘江可航行水道之中点。由此雇轿及苦力，过仙霞关至福建浦城县。此段路共二百十五里。由浦城仅需四五日，船行可直至福州，共路程七百八十里。

(三) 怕斯白南，波斯语也。中国政治机关及军队组织而用波斯字者，屡见不一。并不奇异。或由舌人翻译所用，而拔都他直误引以为中国字也。或由蒙古人借用波斯语，以称其政治军队各种机关，更转而施行于其所征服诸国，皆未可知也。波斯为蒙古最先所接触之国。波斯被征服之后，住于蒙古朝廷者，有甚多波斯学者及艺术家，故蒙古大帝国受波斯文明影响不浅也。

逸话。某日，余在柴黑儿乌丁科拉尼家时，见一大船。其船为声望素著之回教法学家所有。彼介绍余见船主曰：“此乃船主开汪爱丁（Kiwam eddin），休达（Ceuta）人也。”余闻其名，甚异之。彼进与余叙寒暄，谈甚款洽。余忽忆及此人前已相识。凝目视之。彼即启口言曰：“君为何凝目视余，似曾识余者？”余乃问其由何处而来。彼答云：“自休达。”余既曰：“余乃由丹吉尔港（Tangier，摩洛哥西北境大通商口岸也）。”彼执余手哭，涕泪如涟。余亦泣，问曰：“汝在印度耶？”彼答曰：“然，余尝在印度京都德里。”彼言之时，余即忆其名而问曰：“君非阿尔白胥利（Al Bushri）乎？”彼答曰：“然。”余尚忆彼时，白君年少无须，随其母舅墨西亚（Murcia）人阿布克西姆（Abu'l Kasim）来德里。彼甚聪慧。善读书，能默记《马吾塔大典》（一）（Muwatta）。余荐之于印度德里大苏丹。苏丹赠彼三千金，令留德里。彼辞之，而决心来中国，在中国颇著声名，善理财，资产巨万，土人甚礼敬之。彼告余，其有奴仆五十人，奴婢五十人，各赠余二人。后多年余尝遇其弟于非洲黑国人，兄弟相距之远，诚不啻天涯地角也！

（一）此乃有名大法典。著者为有名之法学家及宗教家马力克依宾阿那斯（Malik ibn Anas），回教之大法典也。

余寓康阳府十五日，方复起程。中国全境，风景优美之处甚多，但无一乐吾意者。余时忧其人不信正教，而偏信异端，崇拜怪物。余每出门，必见可恶之事，俾余生厌。故余在寓，非紧要之事，足不出户。于中国每见回教徒，犹见家人亲戚也。

法学家白君(即阿尔白胥利)待友甚忠恳，举其一端，即可知矣。当余离康阳府时，彼送余同行四日，待余至拜汪克脱鲁城(一)而止。拜汪克脱鲁(Beiwam Kutlu)者，乃途间小城也。居民皆为中国入，此外有兵及商人居之。回教徒在此者，仅有四家，皆借白胥利之房而寓(二)。吾辈逗留某回教徒家中四日。由此，与白君告别，余复乘船前行。早饭在某村，而晚饭又至一处。行十七日而至汉沙城(三)(Khansa)。汉沙城之读音，甚似吾国女诗家汉沙(四)(Khansa)之名。余不悉其名实由汉沙女史而来，抑仅其音偶尔相似耶。汉沙城之大，余于地面上他处未曾见也。城长须行三日，方可穿越。游玩者，早起行，至晚宿。次日复行复宿。至第三日，始可出城。至于中国人之建筑方法，余前时亦已言之矣。汉沙城内，每家皆有花园、天井。城内共分六城，余将详言之也。余到之时，有汉沙城审判者阿夫哈爱丁(Afharuddin)、回教牧师及埃及人鄂拖曼(Otman Bin Affan)后裔，皆来迎迓。鄂拖曼子孙在

此方回教徒中，最为尊贵。诸人携白旗、小鼓、喇叭、铎策等。共守城长官，亦偕从役来迎。

(一) 玉尔谓拜汪音与鄱阳相近，而地位亦合。

(二) 玉尔本作皆白胥利之弟子也。

(三) 即杭州。马哥孛罗称之曰京师。

(四) 汉沙乃阿刺伯著名女诗家，生于摩诃末之前。因其兄弟战死，尝作诗吊之。诗甚有名。

余进城后，见有六城，每城皆有围墙。在外者为大城，包括所有小城。第一城驻有管城戍军及司令官。审判官及他人皆告余云，城内有兵一万二千名。吾辈进城之日，即寓统领家内。第二日，由城门进第二城，门名犹太门。附近居有犹太人、基督教徒及土耳其人甚众。土耳其人皆礼拜太阳。其他各色人种甚多。城中总督为中国人，第二夜即寓其家内。第三日，进第三城。城内皆回教徒所居，此处甚优雅。市场之布置，与西方信回教国相同。有礼拜堂，有祈祷处。余辈进城数日，今日方始举行午间祈祷。余寓埃及人鄂拖曼后裔家中。鄂拖曼乃大商家，甚喜汉沙城，故常寓此。城亦由彼而得名曰阿尔鄂拖曼尼雅 (Othmaniya)，其子孙在此亦甚受人尊敬，善继父志，救济穷人。有贫僧来门求助者，彼赠之甚丰。创办医院(玉尔本作僧庵)亦名鄂拖曼尼雅 (Al' Otamaniya)，建筑颇为华丽。此外各

种慈善之事，均有施行。疾病之人，居其医院者甚众。鄂拖曼在此城尝造一回教大礼拜寺，名曰甲玛玛思及特(Jama Masjid)。并捐钱甚多，作维持费。回教徒在此者亦夥(一)。

(一)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八云：“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公元一三二四至一三二〇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辟，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夥，号色目种，隆准深眸，不啖豕肉，婚姻丧葬，不与中国相通。诵经持斋，归于清静，推其酋长统之，号曰满剌。经皆番书，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号祝赞神祇而已。寺基高五六尺，肩镳森固，罕得阑入者，俗称礼拜寺。”田汝成所记文锦坊真教寺，必即鄂拖曼所造之大礼拜寺也。拔都他谓回教徒在汉沙城甚夥，亦完全与田汝成之记载相吻合。阿拉伯人名常为多字缀戍。阿老丁为 Ala-eddin 之译音，或为鄂拖曼全名之一名也。

拔都他此节又记杭州有犹太人、基督教徒及土耳其人甚众。土耳其人皆拜太阳。杭州之有基督教徒可参观本书第一册。拔都他此处云土耳其人不知其何指。礼拜太阳似为摩尼教徒之事。本书《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引《闽书》卷七《方域志》叙摩尼教云：“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此乃摩尼教之典礼也。自唐以来，回鹘人虔信摩尼教。唐武宗以后，回鹘人徙居今新疆吐

鲁蕃，古高吕国旧壤，至元时，称畏吾儿，又曰高昌国。以人种而论，回鹘人亦突厥族（Turks），与今之土耳其人同种。元时畏吾儿人有信聂思托里派基督教者，亦有信摩尼教者。元时杭州有畏吾儿人乃意中之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八记：“灵寿寺在曲阜桥东。元至正二十一年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建，本畏吾氏世族。故称畏吾寺。俗讹为义乌寺。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额。”田汝成所记之畏吾寺必为摩尼教寺。至正二十一年以前，杭地必已有奉摩尼教者。至达识帖睦尔特以领袖之资格，为其徒建寺耳。按都他游历杭州时期，当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左右也。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云：“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其婚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姊妹，有所不顾。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来窥视。至有攀缘簷阑窗牖者，踏翻楼屋，宾主媾妇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戏作《下火文》云：“宾主满堂欢，闾里盈门看。洞房忽崩摧，喜乐成祸患。压落瓦碎兮，倒落沙泥。鸞都钉折兮，木屑飞扬。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坠落花之相。难以乘龙兮，魄散魂消。不能跨凤兮，筋断骨折。毯丝脱兮尘土昏，头袖碎兮珠翠黯。压倒象鼻塌，不见猫睛亮。呜呼！守白头未及一朝，赏黄花却在半饷。移厨聚景园中，歇马飞来峰上。阿刺（郎葛反）一声绝无闻。哀哉！树倒胡孙散。”阿老、兀倒、刺沙、别都丁、木楔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

之。象鼻猶睛，其貌。毯（上声）丝头袖，其服色也。阿刺，其语也。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飞来峰，猿猴来往之处。”陶宗仪元末明初之人，原籍台州，侨居松江。《辍耕录》所记皆元末之事，最良之私家笔记也。拔都他适与陶宗仪同时，其来中国正当元顺帝至正七八年间。《辍耕录》所记荐桥侧首之八间楼，或即拔都他《游记》上鄂拖曼之寓舍也。回回小名中，有瓦倒者，必即鄂拖曼之简略译音，别都丁或即拔都他之译音，其人未必即为吾等之大游历家，然为其教中同名者，可无疑也。拔都他之曾至杭州，于此虽不能云已有铁证，而大概可信，已无庸疑矣。费兰德谓其《中国游记》一章，全为伪造者，不免言之过酷矣。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二日上海《申报》杭州通讯：杭州筑造环湖马路时，曾于清波门城墙之下，掘出古墓三座，碑碣七方，上镌阿拉伯文字，刊刻高古，鲜能辨识。据回教经师考译其文，系为唐宋时代该教先贤（欧默力日，及子额密力日、额补伯克里日）等之遗墓，垂千百年，乃于拆城时发现之。《申报》上之三名，欧默力日即 Omar Seih 之译音，子额密力日即 Said Amir Seih 之译者，额补伯克里日即 Abu Bekr Seih 之译音。其三名末尾，皆有日（Seih）字者，盖为称呼。华言“先生”也。三名皆回教徒普通行用之名。其第二名中，有额密力（Amir）之音，其人似为该教中之贵族也。一九二〇年清明节，余尝游杭州，在西湖东南隅，往虎跑寺之路傍，见有小石碑，镌有“回教古塚”四

字。不悉是否即《申报》上所载清波门城墙下所发现之古墓也。《申报》通信，谓为唐末时代之墓，恐未必然。唐时，扬州为大食波斯贾人荟萃之地。杭州则中国及阿拉伯两方书籍，皆不言共有胡商。宋时中国文书籍，余至今尚未查得一部言共有胡商也。余故断定清波门下之古墓为元时物。惟其地是否即陶宗仪之聚景园故址，不可知矣。

吾等居其家十五日。此十五日內，每日皆有宴飧，每餐费钱甚巨。每日陪吾辈骑游城内，俾吾辈得见各名胜之处。一日，余辈乘马至第四城，城内为政府所居之处。现任总督郭儿台(一)(Kortai)，即于此办公。当吾辈进城时，余友均各辞去。有大臣召余，率余至郭儿台府。郭见余衣泄刺失(Shiraz)牧师叶拉爱丁(Jelal-eddin)所赠皮衣一件，羡慕非常。余乃脱而赠之，然非心所愿也。此城专居皇帝之官僚及奴隶，为六城中之最美者。有河流三道贯串全城。第一道乃运河，可通大河。此河上有小船无数，由远方载运什物及煤炭来城售卖，以供燃料。河上又有游船，俾客人玩耍。政府居城之中央，宫殿巍峨，屋宇鳞比。其中央即总督所居之宫也，四周皆有房屋环绕之。城中有大工厂。厂内有工人，制造精美衣裳及战时之甲仗。郭儿台告余，厂中有工头一千六百人，每工头管理三四学徒。此种工人，大半皆大汗之奴隶也，足有铁镣，皆居宫门外。然

许其游行街市，唯不得逾城门。每日皆有数百人带至总督前，以备查点。设逃一人，则管者负责。此间风俗，对于此种奴隶，如服役已十年者，即可解去铁镣。此后或仍可服役国家事务，不加縲继。或可另往他处，唯不得逃往国外。如年已五十，即可免除一切工役，由国家赡养之。盖中国国俗，凡年至五十者，即可得国家赡养也。年至六十，即可如儿童例，免一切刑法。中国甚尊敬老人。呼老人为阿爹(Ata)，犹云父也。

(一) 郭儿台之名，在《元史》上余尚未能查出相当之名。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五有一条云：“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执理瓦台衣红服入城之任。儿童谣曰：火殃米矣。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大火，自昔所未闻也。数百年浩繁之地，一旦凋敝矣。”此条之执理瓦台音似与郭儿台相近也。

郭儿台，郭君乃中国最高之总督也。彼请吾辈至其家，食以筵席。此餐本地名为托瓦(towa，鞑靼及突厥语大宴也)。所有城内重要人物皆在座。郭君使回教厨役备菜。宰牛烹汤，悉依回教法。郭君位虽最高，然均亲递菜与吾辈，又亲自举刀割肉。吾辈为彼客人，居其家者共三日乃辞别。此三日中，彼尝令其子，率吾辈游运河。吾辈所乘之船，形如炮船。郭君之子，坐第二船。从人有奏乐者，有唱歌者。所唱之歌，有中国歌、

阿拉伯歌及波斯歌。总督之子赞美波斯歌。每次唱波斯歌时，彼必令其重唱数遍。故余尚能默记波斯歌一首。其歌调优美异常。歌曰：“吾之生也，即与忧患俱来，吾盖已溺于苦海之中矣。若能潜心祈祷，则忧患即可消除也。”

余辈游运河时，见有无数舫船，皆满载游客。船有甚华美之帆，光彩夺目。又有丝蓬盖，以蔽日光。船中悬挂无数美画（玉尔本作客皆持丝伞，船漆甚华丽）。船稍相离，客掷橘及柠檬作戏。天晚时，方回总督署宿焉。奏乐者复来，唱优美之歌多首。

幻术士之逸话。此夕有一幻术士来，其人乃大汗之奴隶也。总督谓之曰：“今夕须演术，与吾辈观之。”其人持一木球，球面有数孔，每孔皆有绳贯之。术士将球掷上空中，球渐高不见。当时吾辈在总督署院内，天气酷暑。术士手中，尚有绳端数根而已。彼令其徒，执紧绳乘空，俄顷不见。术士呼之三次，其徒不应。术士持刀，似大怒者，自亦系身于绳而上。转瞬，彼亦不见。片时，彼由空中，掷下童子之一手于地，次又掷一脚，次又掷一手、一脚，次又掷一躯干，再次掷下一头。彼乃喘息而下，衣满溅血。跪伏总督前，唇接地，用中国语，求总督命令。总督与之谈数语。彼将童子四肢，连结成架。复用力踢之。所杀之童子，忽立起，来至吾辈之

前。吾详观其身，毫无损伤。余乃大惊，心悸不可言状。余在印度王廷时，亦尝见有类此之事。当时余亦心惊胆落，因致疾。旁人取药救余，余方瘳。审判阿夫哈爱丁在余傍，谓余曰：“术士并未升上空中，亦未降下。童子四肢未尝斩断。此幻术而已。”(一)

(一)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三《偷桃》节记其童时所见幻术，与拔都他所见，几完全相同，仅言语稍异耳。拔都他之曾至杭州，又增一证矣。上方所述幻术，虽产于汉土，而世界各种文字中，记载最先者，则为拔都他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六十一章附注中，亨利玉尔搜罗各种文字中，关于此事之记载甚多。拔都他见之于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元顺帝至正八年)。荷兰人梅尔敦(Edward Melton)在巴达维亚(Batavia 爪哇岛之首府)见华人演之于一千六百七十年(清圣祖康熙九年)，并绘一图，以形容所见。蒲松龄之书成于康熙己未(十八年)，即一千六百七十九年也。蒲松龄虽为中国人，而其记述此事，在世界上乃为第三次也。

次晨，余过第五城城门。此城为六城中之最大者。居民(玉尔本作中国人)大都寓于此城内，有华美市场。著名技艺之人，咸集于此。吾国人所称之汉沙维耶(khansawiyah)纺织物，即在是城制成。其制造物如大小平盘，系藤丝编成者，尤为精美。盘上涂红漆，灿耀

闪光，细审之乃为十小盘所叠成。初视之，犹如一盘也，人工之妙，夺天巧矣。盘名曰达斯忒(Dast)。盘上有盖，能将十盘盖毕。此藤又可造水桶（玉尔本作大盆），能自高下堕不破。桶内可容热食物，久不变色。自汉沙输出此种什物至印度、呼罗珊^(一)(Horasan)及其余他国。

(一) 呼罗珊在中央亚细亚阿富汗一带。

某日，余辈在此城，住于此城城主家一夕。次晨，又过一城门，名开斯梯班南(Kistibanan)，即水手门。由是而至第六城。水手、渔人、火夫、木匠、射手暨步兵之所居也。其人皆皇帝之奴隶，丁口甚众。无别级人与之同居，以其不齿于社会也。此城傍大河。余辈寓于此城城主家一夕。郭儿台总督命为余备船一隻，并将船上食物备齐。又命随从人谨侍余辈，俾可游览各处，以符帝宾之待遇也。

汉沙城乃中国极端之省城。离此省后，吾辈即入契丹^(一)(Hita)境矣。全境皆为耕地。农事之精究，为世界各国冠。全境无一片荒地，因地虽荒，其主人或邻居者，必仍须纳地税也。由汉沙至汗八里城共需六十四日程。全途水道，运河两岸有无数村庄、园圃、原田。阡陌相连，诚世界壮观也。回教徒在此常居者无一人，仅有过路游历者耳。盖其地不能适居也。全境无城郭^(二)，

仅有村庄及平原，种植五谷、甘蔗、水果等类而已。世界与此境相类者仅有自安巴(Ambar)至安那(三)(Ana)中间四日程耳。每晚，吾辈登岸住宿，村人皆以皇帝之宾客相待。

(一) 拔都他此处称中国南部曰秦(Sin)，以别于北部之契丹。然在他章又称中国全部为秦，例如称阿力麻里在马瓦拉痕那儿 Ma-wara-n-Nahr (阿母河北境)之极边，近秦国界矣。

(二) 玉尔谓拔都他记过杭州，沿运河北上，两岸无城郭，已可证明拔未过杭州以北矣。

(三) 安巴城在幼发拉底河畔，巴格达(Bagdad)城之西。安那城在幼发拉底河畔，居拉克(Rakka)及黑脱(Hit)二城之间。黑脱城在安巴之上流。

行多日而至汗八里(一)，亦谓汉尼库(Haniku)。此城为大汗之宫殿所在。汗之权力，及于中国暨契丹二境。当余辈至城时，从其国俗，泊船于京城十英里外(二)。役人报于提督，言吾辈已至，请提督允许吾辈驶入港内。吾辈进城，观其城郭，实世界之大城，其构造与中国各城不同。中国各城，花园皆在城内，此城之花园，皆在城外，与他国相同也。皇城居城之中央，犹寨堡然。此城以后余将再言之。余寄寓伯罕爱丁(Burhan eddin)之家。伯罕乃萨格基城(三)(Sagharj)人。印度皇帝尝

赠赐银四万底那儿与彼，使留印廷。彼受其钱，还债后，不愿留，走至中国。大汗使之管理全境回教徒，赐其名号为萨德爱儿义汗^(四)(Sadr-el-Jihan)。

(一) 汗八里即大汗之都城也。马哥孛罗谓为康伯鲁克 Cambaluc 或 Cambalu。鄂多力克(Odoric)谓之 Cambaluch，皆现在之北京也。汉尼库音不可考。

(二) 泊船处或即京东之通州。其地距京三十里，正约十英里。

(三) 地近撒麻耳干(Samarkand)。

(四) 世界最高审判官之义。

中国契丹之大苏丹尊号曰汗。此邦之君主，管理全国者，尊号曰汗，犹之鲁利斯坦(Luristan)等国呼君主为阿塔拜格^(一)(Atabeg)也。汗之真名为拍遂(Pasai)。所辖版图之广，世界各国，莫之与京。但汗为信异端者。

(一)《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有换斯干阿答毕斡端。《西使记》有奥思阿塔卑。阿答毕与阿塔卑皆 Atabeg 之译音也。

汗之宫殿。皇宫在城之中央，专为汗居而设，大都雕木而成，布置优雅。周围有七门，第一门有最高阁者，司理出入之事。门之左右有高座。坐其上者，为管理宫殿之阁者。阁人共有五百。某君尝告余，前此阁

者，共有千人之谱。第二门有五百弓手守卫。第三门有五百持戈者。第四门有持刀及盾牌队。第五门为丞相府所在地。府内有无数高台。丞相座位在高处，座甚长大，有精美地毯覆之。此座名马斯那德(Masnad)，荣誉座也。丞相座前，立有大金墨水瓶一个(玉尔本作金制大写字棹一付)。此室之对门，为各部大臣办公室，其右为政府各秘书所在，丞相室之右，乃财政部各官办事处也。拱廊(玉尔本作四高座)之对门，另有四衙门。(甲)为贵族府聚会处。(乙)为收税处，总理共事者，乃一大高官。官吏贵族，自其下属之收入，捐其什一，纳与收税处。(丙)为大理院，管理者亦为高官。其下有法律专家及秘书以扶助之。天下诉讼之事，皆在此清理。(丁)为邮信部，有长官掌之。第六门，有皇帝卫队把守，其长官亦寓此。第七门为阉人所居。其处设三台，一为阿比西尼人(Abessynier)者，二为印度人者，三为中国人者。每类人皆有一首领，皆为中国人。

大汗出征从弟及其死。当余辈至汗八里城时，适大汗出征其从弟非鲁刺(Firuz)。非鲁刺是时在契丹喀喇和林(一)(Karakorum)及别失八里(Bis-balig)二地，作乱抗命。此二城及大都之间，有三月之程。途间皆为耕田。伯罕爱丁告余云，当大汗召集全国军队时，共数共有一百队。每队有一万骑。其队长名图门(Tu-

man), 万户主之义也。大汗之宫人及其共同宗, 复集有骑兵五万人, 步卒共五十万人。出发时, 多数将军皆叛, 联合废帝。因其背叶萨(Yasak)大盟约也。叶萨者, 祖训也。唐吉斯汗(Tankiz Khan, 即成吉斯汗)所遗也。唐吉斯汗为此朝之太祖, 尝蹂躏回教诸国。各将军皆归服其从弟, 致书与汗, 请其退位, 留汉沙城, 为其汤沐邑。大汗辞之, 兵败被杀。

(一) 喀喇和林为蒙古原来之京城, 其地在鄂尔坤河上流右岸山岩上。托欢帖木耳自北京北遁后, 复为成吉斯汗子孙之京都。马哥孛罗称之为 Caracorun。别失八里在今新疆乌鲁木齐附近。

余辈至京数日, 信息即到。全城结彩, 居民鸣鼓吹号, 演戏一月, 以志欢怍。大汗及其从兄弟亲戚嬖幸等百余人之尸, 运归京后, 居民为之建地下皇陵, 用最美毯以修饰之, 埋汗及其所用甲仗。又埋宫中所有金银器具, 复使奴婢四人, 及其爱幸骑兵(玉尔本作嬖人)六人殉葬, 兵皆手持饮器。陵之四周, 有墙围之, 陵上堆土如山。诸事毕后, 牵骏马四匹, 使环陵而奔, 至马倦而止。陵前竖一木杆, 系马其上。以长木钉, 自臀穿至口, 谓使马殉葬也。大汗亲戚之尸, 皆陪葬陵内。所用兵械及家中器皿, 亦均埋其内。其余贵人之坟, 共有十。每坟皆杀三马以殉之, 再次者则杀一马而殉之。

此日，全国男女老少，回教徒及信异端者，皆须一律跪地，为皇帝祈福，人人服丧。信异端者皆服短白衣，回教徒服长白衣。大汗之妃嫔及其所幸之人皆居墓傍帐内四十日。亦有稍久者，甚至有居至一年之久者。当此时，墓傍造一小市，售卖必需之食物。此种风俗，除中国外，诚世界各色人种所罕有也。印度及中国之信异端者，其人死后，皆用火葬。他种人则埋之地下，惟不许以生人殉葬。当余在苏丹(Sudan)时，有人尝告余，此邦之信异端者，其国王死，亦为之立陵(玉尔本作掘大坑)。将皇帝所幸之人及役人，与三十良家童男童女(玉尔本仅作良家男女三十人)殉葬。惟苏丹风俗，须将殉葬之童男女手足击碎，然后埋之。埋时，亦皆用饮器陪之。梅苏华(Messufa)部落某贵人尝告余，彼与古白国(Kuber)黑人同居时，其国之苏丹最宠爱之。苏丹死时，国人择其子，与他家儿女同殉葬。彼对吏曰：“汝辈不可将此子殉葬。因此子与汝不同宗教，亦非同国也。余以重金赎子回。”大汗死后，其从弟非鲁刺篡位，建都于喀喇和林。因与其弟土耳其斯坦王及马瓦拉痕那儿(一)王相近故也。前汗之臣，不预闻弑君之事者，皆叛不用命。全国交通断绝，乱事纷起(二)。

(一) 在阿母河北。二王皆察合台汗后裔也。

(二) 拔都他来中国约当公元一三四七年左右(至正七年)。主中国者为托欢帖木耳,即元顺帝也。顺帝即位时,年方十三,大权旁落。及壮,复不治国事,饥馑屡作。时中国群雄并起。朱元璋兴,削平海内,出师北伐。于一三六八年(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克燕都。顺帝北奔。于一三七一年(洪武四年)死于应昌府。其子孙仍建都于喀喇和林。故顺帝之死为善终,并非战死,亦非被弑。顺帝时,亦并无与中央亚细亚察合台子孙不和之事。顺帝走死,及蒙古迁都于喀喇和林,皆在拔都他离中国后二十余年。而此记言已迁都,诚不可解。玉尔谓拔都他此节全皆伪造,至可汗举葬仪节及中国各种琐事,皆传闻之辞也。拔都他未至北京可以断然也。

归中国及印度。当内乱起后,伯罕爱丁及其余诸人皆劝余南归中国,恐祸乱蔓延,路途隔绝,欲归不得也。彼乃偕吾见大汗非鲁刺之将官某君辞别。某君使三人伴吾同行,又下令至各地方,使善为招待。余顺河道而下至汉沙,次至康阳府,而终达刺桐。当余至刺桐时,见有船已预备开放印度。此船乃爪哇国王爱时察黑耳(Ez-Zahir)所有。船上水手皆回教徒。监货者(玉尔本作船之经理人)识余,见余大悦。船行十日,皆顺风。将至塔瓦利西(Tawalisi)时,风转天黑,大雨如注。我辈在洋面十日,不见日光。船身已不知漂泊何处。水

手皆大惧，欲转舵回中国，然船已不能自由。故吾辈在洋面四十二日，不知置身于何处。

鹏鸟。第四十三日晨，日光初出，吾辈见前方洋面上，有山一座，相距二十迈耳。船后之风，吹船向山。各水手皆惊呼曰：“吾辈并不近大陆，此处洋面，又从未见有山者。若风吹至彼处，则吾辈不得生矣。”船上之人，皆下跪祈祷忏悔，求上帝保佑。商人皆捐钱行善，余亲为之登簿。风稍止，日高升。吾辈见山高悬空中，山洋之间，日光照耀。皆相顾而大惊。吾见水手啼泪满襟，互告死期将近。余谓之曰：“汝见何物？”彼辈答曰：“此何山耶？斯乃卢克大鹏也。若彼见吾，则吾必为所吞矣。”船距山尚有十里时，幸上帝垂爱吾辈，风势忽转，渐离远之。故其真像，不得知也（一）。

（一）玉尔谓此必海上反射光 Mirage 也。

由是日，再行二月后，吾辈至爪哇（实即苏门答腊岛），船泊于苏门答腊城。斯时正值爪哇王察黑耳征异端者凯旋回都。擒获囚犯，不可胜计。王赠余女婢二人，童奴二人。王待余甚善。时值其子娶其妹之女（玉尔本作其弟之女），余幸得参礼。

记爰时察黑耳之太子婚礼。余亲见太子婚礼，礼节如下：先于客厅上建一高台，铺以丝毡。新妇由宫内步行而出。脸无面网，随之者有女子四十人，皆曳长

裙。此輩乃苏丹之妃嫔及总督丞相之姬妾也。皆无面网（玉尔本无上方五句）。是以观礼者不论高底，均能望见一切焉。平时妇女，皆带面网。独于婚礼时则去之。新妇上高台，面前立有男女作乐者，歌舞并举。新郎坐象背彳亍而来。象饰珠宝等物，背上有亭，亭中设座，远观如轿。太子头戴皇帝之帽。左右有亲王大臣之子百余人，皆服白衣，乘骏马，马皆饰珍宝。诸人皆头戴珍宝冠，与新郎年龄相等，此中无一有须者。新郎入时，撒金银与观众。苏丹坐于高台上，参观礼式。太子自象背而下，以口接其父足。次乃登台，至新妇处。新妇起而迎之，执其手，以口接之（玉尔本无上方二句）。新郎坐于新妇之傍。随从女子，为之拂扇。役人献胡桃槟榔。新郎取少许，置新妇口。新妇亦取少许，置新郎口内。新郎又取槟榔叶置口内，后取出，置新妇之口。新妇亦取叶，置新郎口内。诸礼式皆于万目共睹时举行之。礼毕，新妇加面网。新郎新妇在台上，役人将台舁入宫内。来宾大宴后，告别而散。次晨，苏丹召百姓，宣布其子为皇太子。百姓向太子行礼。太子大赐衣服金钱。

余在岛上，留两月后，雇一船西行。苏丹赠余龙舌兰、樟脑、丁香、檀香等物，余与告别。行四十日，而至俱蓝(Kaulam)。宿于回教徒审判者喀斯威尼(Kazwi-

ni)家,时秋间九月也。喀君待余甚优。余在大教堂内举行祈祷。此方风俗,人民夜中入堂祈祷,赞美上帝,迄至天明,声音不绝。逗留堂内,迄至正式祈祷时,人人皆正其心身,虔敬祈祷。牧师对众宣讲。讲毕,众始归家。由俱蓝航行至喀里克脱。余在彼处,勾留数日,甚欲回德里。惟再三思之,恐有不便,乃乘船西行,二十八日抵佐发儿(Zafar)(一)。时为回教纪元七四八年四五月间(二)(公元一三四七年四五月间。元顺帝至正七年三四月间)事也。余寓于此城牧师依撒依宾塔塔(Ias Ibn Thata)之家。

(一) 名见《星槎胜览》。中世纪时,红海至印度间有名商埠。至今哈德拉茂(Hadramaut)一带,仍名佐发儿。马哥孛罗名此城为多发(Dufar)。

(二) 吾人前已推算拔都他此方所言之日期一三四七年五月,与以前之记载不符矣。拔都他所记至中国时各地之日期,亨利玉尔为之核算如下:“据以前记载考之,拔都他第二次至马尔底甫群岛至迟当在一三四六年八月(至正六年六七月间)。由马尔底甫群岛至乞塔甘城(Chitagong),航行四十三日。由苏纳儿甘(Sonarganw)至苏门塔腊,航行四十日。在孟加拉勾留究若干时,书中无明文。唯在苏门塔腊留两星期“以待往中国之适当时期”。考此适当时期,必在一三四七年三月(至正七年二月间),东北季候风停止时,或稍后西南季候风开始之时。往中国行程

所占时间如下：往麦尔爪哇(Mul-Jawa)二十一日，居留该处三日。往太平洋三十四日，由该洋往塔瓦利西三十七日，留该处三日。往刺桐十七日。总共一百十五日。抵刺桐港，约当七八月间。共在中国各处游历所须时日，可约略计算如下。居留刺桐至少十日，往广东行程须二十七日，居留该处十四日。归回刺桐亦约二十七日，又居刺桐四日。往康阳府行程十日，居留该处十五日。往拜汪克脱鲁行程四日。往汉沙十七日，居留该处至少二十日。往汗八里六十四日。居留该处时日，虽未明言，唯大约在六十日左右。归回刺桐所须时日，不计勾留，当与往时相同，即九十五日也。总共在中国居留时日为三百六十七日。依是计算，航往印度时候，又当在七八月间也。往苏门塔腊之行程，共须一百十二日，居留该岛约六十日。航往俱蓝行程四十日，居留俱蓝及略里克脱约十五日。航往佐发儿行程二十八日。总共凡二百五十五日。计共时，亦当在三四月间，与书中所记抵佐发儿之月令相合。唯当为一三四九年（至正九年）之四月，而非一三四七年（至正七年）之四月也。然一三四九年之期，又与拔都他归回祖国之期（一三四九年十一月）不合。即一三四八年（至正八年）之四月，亦不合。盖由佐发儿至非斯所经各地，断非短时间可达。而况拔都他在中间，又载明数日期，与推算者相合也。”玉尔之意，拔都他游历孟加拉之时期，必须向后移一年，即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之冬季也。其往返中国所需时间，亦必须缩短一年。所多出不符之时间，或即吾人

所疑中国北部之行程。拔都他未往北京，不独于记载错误可以见之，即推算时期，亦可了然也。

第四章 明代中国与 非洲之交通

一 明初埃及通使中国

米昔儿一名密思儿^(一)，永乐中，遣使朝贡。既宴飨，命五日一给酒饌果饵，所经地皆置宴。正统六年，王锁鲁檀阿失刺福复来贡。礼官言：“其地极远，未有赐例。昔撒马儿罕初贡时，赐予过优，今宜稍损。赐王彩币十，表里纱罗各三匹，白毳丝布、白将乐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妻及使臣递减。”从之。自后不复至。（《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

（一）米昔儿与密思儿，皆 *Misr* 之译音，即埃及也。《酉阳杂俎》作勿斯离国。《诸蕃志》作勿斯里国。《元史·郭侃传》作密昔儿。《西使记》作密昔尔。锁鲁檀阿失刺福者，埃及国马买刘克（*Mameluke*）朝，一名撒耳柯思（*Circassian dynasty*）（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朝之名王白儿斯贝（*Bursbay*）之称号也。白儿斯贝为此朝唯一之王，其称号为勉力阿尔阿失刺福（*Malek al Ashref*），

华言大王也。王即位于公元一四二二年（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卒于一四三八年（明英宗正统三年）六月七日。《明史》记正统六年，尚有王之使者，或三年前，王未卒时，使者已起身，至正统六年，始达北京朝廷也。《明史》列之于《西域传》中，与哈烈、讨来思并卷，盖其使者，必自陆道而入中国者也。读《明史》字句，似其王曾亲身来贡中国者，然王于三年前已卒矣。故《明史》字句上，恐有遗误。“复来贡”应作“复遣使来贡”也。

勿斯里国所辖州一十六，村落三百六十。每村供国用一日。王白皙，缠首着衫，出入乘马，仪从甚都。导马三百匹，金鞍宝辔。虎十头，縻以铁索。臂鹰挟剑以从，多至千百人。有大塔高二百丈，国被兵则据塔拒敌，可容二万众，盖亦劲国云。或云其国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极甘，每溢可浸田，水过而耕，莫知其源也。江上有镜，他国盗兵来辄先照之（一）。（《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二）

（一）《世法录》此节录自《诸蕃志》。

二 郑和之出使东非诸国

郑和（一），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和经事三朝，

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锁里、加异勒、阿拔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二)、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

（一）郑和为十五世纪中国著名航海家，曾于一四〇五年（明永乐三年）至一四三三年（明宣德八年）间七次奉使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阿拉伯、东非各国。郑和远航非洲，为当时国际交通史上之重大事件。跟随郑和出使之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为记述郑和出使所经诸国之最早记载。明茅元仪辑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武备志》卷二四〇），也可能是郑和出使后回来记录下来之地图。《星槎胜览》和茅元仪辑之地图均记载郑和远航东非之地名。

（二）木骨都束(Makdashau)、麻林(Malindi)、竹步(Jubb)三地均在东非沿岸。木骨都束在今索马利，麻林在今肯尼亚，竹步在今索马利。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一)并狮子；卜刺哇国进

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麋里羔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及遣王男玉弟捧金叶表文朝贡（二）。（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道观》）

（一）花福鹿即斑马，为非洲特产。

（二）福建长乐县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文中之永乐十五年文与此亦同。

三 《明史》等记木骨都束国

木骨都束（一），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与不刺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命郑和赏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后再入贡，复命和偕行，赐王及妃彩币。二十一年，贡使又至。比还，其王及妃更有赐。宣德五年，和复颁诏其国。国滨海，山连地旷，硗瘠少收。岁常旱，或数年不雨。俗顽嚚，时操兵习射。地不产木，亦如忽鲁谟斯。垒石为屋，及用鱼腊以饲牛羊马驼云。（《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

木骨都束国，自小葛兰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濒海，堆石为城，垒石为屋四五层。厨厕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拳发四垂，腰围梢布。女人发盘于脑，黄漆光顶，两耳挂络索数枚，项带银圈，纓络垂胸。出则单布兜遮，青纱蔽面，足履皮鞋。山连旷地，黄赤上石，田瘠

少收。数年无雨，穿井甚深，绞车以羊皮袋水。风俗器顽，操兵习射。其富民附舶远通商货。贫民网捕海鱼，晒干为食，及喂养驼马牛羊。地产乳香、金钱豹、龙涎香。货用金、银、色段、檀香、米谷、磁器、色绢之属。其酋长效礼进贡方物。（费信《星槎胜览》卷四）

木骨都束国濒海，自小葛兰顺风二十昼夜至。地旷田瘠，或数年无雨。穿井极深，绞车以羊皮袋水。俗器习射。富者附舶远贾，贫民网海鱼为食。男子拳发四垂，腰围梢布。女人发盘于脑，黄漆光顶，耳挂络索。项带银圈，纓络随胸。出则单布兜遮，青纱蔽面，足履皮鞋。永乐中尝朝贡。产乳香、龙涎、金钱豹。（《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四 《明史》等记不刺哇国

不刺哇（一）与木骨都束接壤。自锡兰山别罗里南行，二十一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凡四次入贡，并与木骨都束偕。郑和亦两使该国。宣德五年，和复往使。该国傍海而居。地广斥卤，少草木，亦垒石为屋。和盐池，但投树枝于中，已而取起，盐即凝其上。俗淳。田不可耕，蒜葱之外无他种。专捕鱼为食。所产有马哈兽，状如獐；花福祿，状如驴；及犀、象、骆驼、没

药、乳香、龙涎香之类，常以充贡。（《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

（一）不刺哇《星槎胜览》作卜刺哇，即非洲东海岸之 Brawa，在今索马利。

卜刺哇国，自锡兰山别罗（此处遗脱里字）南去，二十一昼夜可至。其国与木骨都束国接连。山地，傍海而居，垒石为城，砌石为屋。山地无草木，地广斥卤。有盐池，但投树枝于池，良久捞起，结成白盐。风俗颇淳。无田耕种，捕鱼为业。男女拳发，穿短衫围梢布。妇女两耳带金钱，项上挂纓络。惟有葱蒜，无瓜茄。地产马哈兽、状如麝獐；花福祿状如花驴，豹、麂、犀牛、没药、乳香、龙涎香、象牙、骆驼。货用金银、段绢、米、豆、磁器之属。其酋长感慕恩赐，进贡方物。（《星槎胜览》卷四）

卜刺哇国与木骨都束国接。自锡兰山别罗南去二十一昼夜至。居旁海，垒石为城。业渔，无田耕艺。稀草木瓜茄，广斥卤。有盐池，但投树枝，良久捞起，凝白盐其上。拳发穿短衫，围梢布。妇女耳带金钱，项挂纓络。产马哈兽，状如麝獐；花福祿，状如花驴。永乐中，尝遣使朝贡。（《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五 《明史》等记竹步国

竹步亦与木骨都束接壤。永乐中，尝入贡。其地户口不繁，风俗颇淳。郑和至其地。地亦无草木，垒石以居。岁多旱暵，皆与木骨都束同。所产有狮子、金钱豹、驼蹄鸡、龙涎香、乳香、金珀、胡椒之属。（《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

竹步国，其处与木骨都束山地连接。村居寥落，垒石为城，砌石为屋。风俗亦淳，男女拳发。男子围布，妇女出则以布兜头，不露身面。山地黄赤，数年不雨，草木不生。绞车深井，网鱼为业。地产狮子、金钱豹，驼蹄鸡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驼蹄，龙涎香、乳香、金珀。货用土砾、段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星槎胜览》卷四）

六 《明史》等记速麻里儿

白松虎儿旧名速麻里儿^(一)。尝有白虎出松林中，不伤人，亦不食他兽，旬日后，不复见。国人异之，称为神虎，曰此西方白虎所降精也，因改国名。其地无大山，亦不生树木，无毒虫猛兽之害。然物产甚薄。永乐中

尝入贡。（《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

（一）速麻里儿即 Somali 之译音，即今索马利，在亚丁海峡之南岸，非洲东北角。古代其地曰巴巴利(Barbary)，见科斯麻士《基督教诸国风土记》，段成式《酉阳杂俎》之拔拔力国是也。

白松虎儿旧名速麻里儿。国中无大山，亦鲜林木，无猛兽毒虫之害。先是尝有白虎出松林中，不伤人畜，旬日后不复见，国人以为神虎。父老曰此西方白虎降精，因更其国名号白松虎儿。永乐中，使十六人来贡。（《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七 《明史》等记麻林

麻林^(一)，去中国绝远。永乐十三年遣使贡麒麟。将至，礼部尚书吕震请表贺。帝曰：“往儒臣进《五经四书大全》，请上表，朕许之，以此书有益于治也。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其已之。”已而麻林与诸蕃使者以麟及天马、神鹿诸物进，帝御奉天门受之。百僚稽首称贺。帝曰：“此皇考厚德所致，亦赖卿等翊赞，故远人毕来。继自今益宜秉德，迪朕不逮。”十四年，又贡方物。（《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

（一）麻林、麻刺，均同一名称，亦名麻林地，今非洲

东部肯尼亚之 Malindi。

麻刺国前代无考，本朝永乐中，国主哇来顿本率其臣来朝，至福州卒，诏谥康靖，敕葬闽县，令有司岁时祭之。十三年又遣使献麒麟，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麒麟将至，请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贺^(一)。（《殊域周咨录》卷九）

古麻刺国在东南海中。永乐十八年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来朝贡方物，请封给印诰。令仍旧号。次福州卒。赐谥康靖，敕葬闽县，有司岁时祭焉。或曰麻刺国有州百余，佛宇至四千区，向未通中华。其南有层拔国，在大海中，西接大山。其人大食种，缠青布，蹶皮鞋。地多岩谷，少寒，产象牙、生金。（《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第三编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第一章 汉代之条枝

一 《史记》记条枝

条枝(一)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 中国人之知有阿拉伯,始自汉武帝时张骞西使。骞归中国,报告西域各国情形。汉时之条枝与唐时之大食皆 Tajik 或Tazi 之译音,波斯人自昔即称阿拉伯人以是名。张骞闻自安息人,而唐初又传自波斯人也。

二 《汉书》记条枝

条枝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甚众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

条枝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

三 《后汉书》记条枝

条枝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山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役属条枝，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四 《拾遗记》、《通典》记条枝

章帝永宁元年（永宁乃汉安帝年号，元年即公元一二〇年，《拾遗记》此处有误），条枝国来贡异瑞。有鸟名鵙鵙，形高七尺，解人语。其国太平，则鵙鵙群翔。昔汉武时，四夷宾服，有献顺鵙，若有喜乐事，则鼓翼翔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鵙，盖其类也。《淮南子》云，鵙知人喜。今之所记，大小虽殊，远近为异，故略举焉。（《拾遗记》卷六）

条枝，汉时通焉，去阳关二万二千一百里，在葱岭之西。城在山之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水山环其

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热，下湿，田宜稻。出犍牛、孔雀。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安息以条枝为外国，如言藩国）。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挑拔、狮子、犀牛。（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长毛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拔。狮子似大虫，正黄有鬃鬣，尾端茸毛大如斗。《尔雅》亦谓之狻猊。拔音步葛反。鬣亦颊旁毛也。髯音而占反。鬣音而。）其钱独文为人，幕为骑马。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乌弋山，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人秦，抵条枝。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恶风雨，亦有三岁者。”英闻而止（一）。（《通典》卷一九二《条枝》）

（一）以上皆唐以前中国人所知阿拉伯之事也。阿拉伯半岛面积三十万平方公里，为一高大平原，东面逐渐而降，西面则俄然陡下。南方夜门（Yemen）诸境，雨水充足。故公元前农事及商业均甚盛。观于其地古代城市，寨堡寺庙遗迹，即可知其人民勤劳、敬天事神，文化灿然矣。希腊时代，阿拉伯南部之富厚，已渐衰落。罗马帝国时，萨巴（Saba）人尝于公元前二十四年（汉成帝阳朔

元年)欲脱离羈絆, 然为奥古斯都皇帝之军队压服也。中世纪初, 政治重心移向北部, 海哲斯(Hidschas)省沿海, 麻嘉(Mekka)、摩地那(Medina)、台甫(Taif)诸城。更北近叙利亚沙漠, 在耶稣纪元前第八世纪, 即有阿利比国(Aribi), 属于阿述利亚(Assyria)王梯格拉皮雷撒第三世(Tiglatpileser III)。希腊时代, 北方有那巴他国(Nabata), 国势颇强, 疆域南至摩地那。国都曰排脱拉(Petra)。脱拉真(Trajan)皇帝时, 那巴他为罗马之同盟。公元一〇六年(汉殇帝延平元年), 犹太人叛罗马, 那巴他人有助乱嫌疑。梯督斯(Titus)皇帝乃击灭之, 而并为阿拉伯省。自是以后, 阿拉伯西北, 遂永隶罗马。第六世纪时, 有大马色克城喀桑(Ghassan)王朝阿尔哈力脱(Al Harith V)者, 受东罗马哲斯王皇帝之封, 为叙利亚北部阿拉伯人之王, 兼总主教。回教兴时, 喀桑王朝尚据有叙利亚也。

波斯人对于东北部阿拉伯人所取政策, 亦如罗马人。沙普儿第一世(Schapur I)时(即位于公元二四一年, 即魏废帝正始二年, 卒于公元二七二年, 即晋武帝泰始八年), 封拉克姆(Lachm)王朝阿麦儿依宾阿的(Amr ibn Adi)为巴比伦附近之阿拉伯王, 都于古代巴比伦城南十迈尔之希拉城(Hira)。此朝末主蒙德希尔五世(Mundhir V)即位于五八〇年, 即陈宣帝大建十二年, 卒于六〇二年, 即隋文帝仁寿二年)尝抗命。波斯王柯斯鲁二世(Chosrau II)诱至克泰锡封城(Ktesiphon), 执而废

之。公元六〇八年(隋炀帝大业四年)有阿拉伯人三千,侵入幼发拉底河流域,击败波斯人于杜喀儿(Dhukar)。中国史书谓役属于安息者即此也。东部及中部,皆有小酋长分立。夜门则名义上亦为波斯人之殖民地。

回教未兴以前,其地仅有少数基督教徒及犹太人,而大多数人民,则为天然教徒,崇奉各种天然现象。树木,洞穴、泉水、鬼怪,无一不拜也。(见白洛克尔曼《回教古今史》第131—137页)

第二章 唐代中国与 阿拉伯之交通

一 《旧唐书·大食传》

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牧驼于俱纷摩地那^(一)之山。忽有狮子人语，谓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读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见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于是纠合亡命，渡恒曷水^(二)，劫夺商旅。其众渐盛，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讨之，皆为所败^(三)。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嗽密莫末臧^(四)。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五)。其国男儿，色黑多须，鼻大而长，似婆罗门。妇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驼马，夫于诸国。兵刃劲利。其俗勇于战斗，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种。唯食驼马等肉。俱纷摩地那山在国之西南，邻于大海。其王移穴中黑石置之于国。又尝遣人乘船，将衣粮入海，经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见一方

石，石上有树，干赤叶青。树上总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头著树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儿便死。收在大食王宫。又有女国在其西北，相去三月行。龙朔初，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长安中，遣使献良马。景云二年，又献方物。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其境东西万里，东与突厥施相接焉。一云，隋开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种代为酋长。孤列种中又有两姓。一号盆泥奚深，一号盆泥末换。其奚深后，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立之为主。东西征伐，开地三千里。兼克夏腊，一名钐城（钐音所鉴反）。摩诃末后十四代，至末换。末换杀其兄伊疾而自立。复残忍，其下怨之。有呼罗珊木鹿人，并波悉林举义兵。应者悉令着黑衣。旬月间，众盈数万。鼓行而西，生擒末换杀之。遂求得奚深种阿蒲罗拔立之。末换已前谓之白衣大食^(六)。自阿蒲罗拔后，改为黑衣大食^(七)。阿蒲罗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

收两都。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卒栖立。卒栖卒，弟诃论立。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十四年，诏以黑衣大食使含嗟、焉鸡、沙北三人并为中郎将，各放还蕃。（《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

（一）大食与条枝皆波斯文 Tajik 之译音，已见上文。俱纷摩地那乃两地之名。摩地那即 Medina 之译音，位于麻嘉城（Mecca）之北，为回教未兴以前，阿拉伯西部之大都市。俱纷即 Kuba 之译音，摩地那郊南半迈耳之小市也。摩诃末及其新得信徒，既不容于家乡麻嘉城，乃北走雅脱利伯城（Jathrib，即摩地那之古名）。公元六二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信徒陆续先往。至秋九月二十日，摩诃末及其高足弟子阿布拜克尔（Abu Bekr）始至俱纷。后世回教徒皆谓此行非逃，乃脱离不可守之旧俗，而为新生活之开幕也。故至第二代哈里发时，即以此年为回教纪元元年焉。（见白洛克尔曼《回教古今史》第142—143页）

摩诃末宗教思想初兴时，尝日夜往麻嘉附近之希拉山（Hira），阐精思虑，求救援灵魂之术。尝在山上见一人影，以为即天使格白利尔（Gabriel）之影也。又闻呼天使声，及见自己之影。彼生平尝遇犹太人及基督教徒，颇受其影响。因是欲自创一神新教，以代阿拉伯旧有之多神教。《旧唐书》谓为俱纷摩地那之山者，误也。所谓

“教其反叛，纠合亡命，劫夺商旅”诸语。乃唐时中国人据波斯人之报告也。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三十《大食传考证》谓“此皆彼教中人附会之词，非真有共事”。吾谓“旧唐书”此数语乃罽人之语，必非彼教中人所语，乃波斯人之口吻也。

(二) 恒易水不可考。或为达易水之误刊，亦未可知。下文有“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二语，故尤使吾疑即达易水 (Tigris) 也。

(三) “波斯拂菻各遣兵讨之，皆为所败”；乃摩诃末死后，继任诸人之功业，而《旧唐书》叙为一人之事，误也。摩诃末生时，仅统一阿拉伯半岛本部而已。兵锋尚未及于波斯、拂菻也。波斯、拂菻皆为所败事，见白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可证之也。唐高宗时，葱岭以西诸国，皆畏大食逼而自请臣，托庇于唐也。

(四) 噉密莫末膩即 Emir al mumenin (Prince of the Believers) 之讹音，其义犹云信从者之君也。此乃哈里发鄂拖曼 (Othman) 之称号也。鄂拖曼即位于公元六四四年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卒于六五四年 (唐高宗显庆元年) 六月十七日。

(五) 由永徽二年 (公元六五一年) 上溯三十四年，当为高祖武德元年。考之西史，武德元年时，摩诃末并无大事足以纪述。其可以纪述者，即武德五年逃亡摩地那之事。回教徒称之为黑记拉 (Hidschra)。回教纪元即以此为始。由黑记拉至永徽二年，当为三十年。《旧唐书》所

记，微有错误。摩诃末生于公元五七〇年（陈宣帝大建二年，周武帝天和五年），卒于六三二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六月八日，年六十三岁。继之者为老友兼岳父阿布拜克尔（Abu Bekr）。摩诃末生时，未定传位之法。其第一妻哈底嘉（Chadidscha），生四女二男，而男皆死。后妻爱夏（Aischa），即阿布拜克尔之女，亦无子。临终时，摩诃末亦未指定继任之人。既卒，老友聚议，推资望最深者，阿布拜克尔为继任人。摩诃末生时，仅征服阿拉伯半岛全部。及卒，各部复叛。阿布拜克尔先定本部之乱，后乃出师东讨波斯。阿布拜克尔卒于公元六三四年（唐太宗贞观八年），继之者为俄马儿（Omar ibn al Chattab），亦摩诃末之友徒也，为众所推，即哈里发之位。哈里发（Chalife, Caliph）者，“上帝使人之牧师”（Vikar des Gesandten Gottes）之义也。此号始自阿布拜克尔。俄马儿初即位，自称曰“上帝使人牧师之牧师”（Der Vikar des Vikars des Gesandten Gottes）。后因不便，乃简称曰“哈里发及信教者之君主”（Chalife und Fürst der Gläubigen）。在位十年，回教四方传播甚速。公元六四四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在摩地那谒圣，归家时，于途间为波斯人菲洛斯（Firos）所刺。菲洛斯者波斯奴也。侍苦法（Kufa）城主麦吉拉（Mughira ibn Schuba）。麦吉拉遣之致贡赋于俄马儿。所献之数，较规定者太少。菲洛斯不能自明。俄马儿责之，拒绝召见。次晨，俄马儿入教堂祈祷时，菲洛斯以剑刺之，中要害。俄马儿在病床间，选择继任人物，

推摩河末旧友阿伯达拉哈曼 (Abdarrachman ibn Auf), 阿伯达拉哈曼畏难而辞。俄马儿乃召集阿伯达拉哈曼及旧日同事四人, 摩河末女婿阿梨 (Ali) 及鄂拖曼 (Othman) 二人, 苏贝尔 (Subair) 及赛德 (Ssaad ibn abi Wakkass) 等, 至床前, 请于三日內, 速举新哈里发。俄马儿卒于六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选举会乃举出鄂拖曼继之, 即《唐书》上之噉密莫末臧, 第三代哈里发也。

(六) 公元六六〇年(唐显庆五年)五月杪, 摩维亚在耶鲁撒冷为众所推, 即哈里发之位。摩维亚时年方四十也。建乌梅雅朝代 (Die Umayyaden)。将摩河末以来选举哈里发之制度, 完全推翻, 而改用世袭制矣。回教亦由是而分裂。乌梅雅朝廷色尚白, 故有白衣大食之名也。摩维亚既统一全境, 奠都于叙利亚大马色克城 (Damaskus)。摩维亚虽为回教教主, 然以都城地域关系, 不得不优待基督教徒。盖叙利亚为基督教发源地, 人民什九为基督教徒也。摩维亚既平内乱以后, 即以征服东罗马为一生职务。摩维亚即《旧唐书·拂菻传》中之摩拽也: “白大食强盛, 渐陵诸国, 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 因约为和好, 请岁输之金币, 遂臣属大食焉。”

摩维亚死于六八〇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四月十八日。其子叶锡德嗣位。摩维亚临终以未灭东罗马为恨。叶锡德不继父志, 反罢兵焉。叶锡德卒于六八三年(唐高宗弘道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其子摩维亚第二世立。不久即卒。族人麦尔汪 (Merwan) 立。至六八五年(唐武后

垂拱元年)五月七日卒。其子阿伯德尔马立克(Abdelmelik)立。内乱削平后,复与东罗马构兵。阿伯德尔马立克卒于七〇五年(唐中宗神龙元年),子瓦立德(Walid)嗣位,复出兵四征不庭。在东方,亦腊克总督哈嘉智遣其副将屈底波(Kutaiba ibn Muslim 名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三〇《大食传考证》译作库退拔,洪氏不知西文,仅凭舌人口译,且未见《册府元龟》诸书,屈字古代读音如Kiu,波字如Ba,屈底波正为Kutaiba之译音),征阿母河北诸国,摩哈美德依宾喀锡姆(Muhammed ibn Kassim)征印度斯河流域。与中国在西域之势力,大起冲突。屈底波征服布哈拉(Bokhara 即安国)、撒马儿罕(Samarkand 即康国)、费尔干那(Farghanah 即拔汗那)、花刺子模(Khwarizm 即火寻,又曰货利习弥)诸地。阿拉伯文有记载,而汉文中《册府元龟》亦记之颇详。哈嘉智又鼓励屈底波及摩哈美德依宾喀锡姆二人,以谁先征服中国者,即命其人为中国总督。摩哈美德进军至康脑及(Kanauj 即曲女城),屈底波越帕米尔高原,勃律(Bolor)等地,而至喀什噶尔(Kashgar)。塔巴里《史记》载公元七一五年与七一七年间(唐玄宗开元三年至五年),屈底波攻下喀什噶尔,遣使人霍贝拉(Hobaira)等馈马及他物于中国皇帝,令来臣服,并命告中国皇帝,以屈底波已发誓,必践中国土地。中国皇帝乃遣亲王四人,携带中国土若干与之,俾屈底波可践踏,以应其誓云。(见白莱脱晋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四六页)《唐书》记景云

二年(公元七一一年)、开元初(公元七一三年),大食使来献方物,进马及宝钿带等。两次使节,必皆屈底波所遣,来觐中国虚实者也。哈里发瓦立德卒于七一五年(开元三年)二月,年仅四十而已。瓦立德生时,即立其弟苏烈曼(Ssulaiman)为嗣位人。七一七年(开元五年)九月,苏烈曼暴卒,乃立其从弟俄马儿依宾阿伯达拉锡斯(Omar Ibn Abdalasis),是为俄马儿二世(Omar II)。其后乌梅雅朝渐衰,至公元七四四年(唐天宝三年)内讧迭起,而东方之波斯人志在复国。抱正统之回教徒,自始即谓乌梅雅朝代,乃凡俗与反对上帝之王国,而非真正哈里发也。依彼等之意,回教教主权位,应归摩诃末后裔,即阿梨之裔也。摩诃末有从弟阿伯达拉依宾阿拔斯(Abdallah ibn Abbass)者,当阿梨死后,亦降摩维亚。其子阿梨当阿伯德尔马立克时,移居大马色克城。瓦立德一世死后,又迁居胡梅妈(Humaima),卒于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享寿极高。当其生时,其子摩哈美德已争为十叶派中之亦妈姆(Imam)。亦妈姆华言教主也。摩哈美德传之于子亦伯拉希(Ibrahim)。七四六年(天宝五年),遣波斯人阿布墨斯林(Abu Muslim)至呼罗珊宣传。从之者大半为波斯农夫。阿布墨斯林率其党先攻木鹿城(Merv=Maru)下之。由是而攻乃沙不耳(Naischapur,名见《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总督那斯儿依宾赛雅儿(Nasr ibn Ssaijar)。充先锋者,为喀哈塔巴依宾萨立克(Kachtaba ibn Ssalich)。亦伯拉希遣之助阿布墨斯林。

旌旗衣服，皆尚黑色，故《唐书》称之为黑衣大食也。洪钧《大食传考证》谓阿布墨斯林或即《唐书》之并波悉林。吾意以为并字必为亦字之误刊。亦波悉林音与依宾萨立克最相近，必即其人也。击败那斯儿之子于途思（Toss）（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那斯儿乃奔乃沙不耳而遁。七四八年（天宝七年）六月，阿布墨斯林入城。那斯儿走至你河温多城（Nihawend，《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那哈完的）被困。起儿漫总督受命代那斯儿。七四九年（天宝八年）三月十八日，在亦思法杭（Ispahan）附近败死。你河温多受围数月，开门降。呼罗珊人悉杀之。喀哈塔巴引军由你河温多至亦腊克。该地总督率军御之。七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战于底格利斯河（Tigris）畔安巴城（Anbar）。喀哈塔巴死之。其子哈散（Hassan）代领共军占领苦法。苦法城久为阿拔斯朝党羽运动成熟。有阿布萨拉玛（Abu Ssalama）者，号称“圣人家中之首相”（Der Wesi der Familie des Propheten），至是公然出而指挥一切。奚深（Haschim）族长稍前已在胡梅妈为哈里发麦尔汪擒捕，械送哈兰（Harran）。被捕前，族长已劝共党速奔苦法城，并命其弟阿伯尔阿拔斯（Abu'l Abbass，即《唐书》之阿藩罗拔）代领其众。七四九年十月，阿拔斯族人已有十四名抵苦法。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阿伯尔阿拔斯受众推戴，即哈里发之位于苦法城大教堂内。宣言奚深族应有哈里发之位，较之阿梨后人，犹为合法。并扬言为亦腊克人扫除叙利亚人之苛政。哈里发麦尔汪自领军东征，战于萨

伯河(Sab)左岸九日夜。最后,麦尔汪被击败,沿哈兰大马色克而逃至埃及海滨之法尔马城(Farma)。呼罗珊人紧追之。叙利亚各城皆望风降附,仅大马色克稍事抵抗而已。麦尔汪奔上埃及,作最后抗拒之方法。七五〇年(天宝九年)八月初,战于白斯儿(Bussir)。又败,死之。《唐书》上之末换即麦尔汪讹音。益泥(Banu)者,阿拉伯语族姓之义也。麦尔汪二世以及阿伯德尔马立克之后裔,皆出自麦尔汪一世。故《唐书》有益泥末换之名也。由摩维亚至麦尔汪二世,共十四代。若由摩河末起,当有十九代也。《唐书》记载,略有错误。《唐书》之夏腊城即希拉城(Hira)。(见白洛克尔曼《回教古今史》第172—188页)

(七) 即阿拔斯朝代(Die Abbasiden)。阿拔斯朝第一代始祖,虽为阿伯尔阿拔斯(即阿蒲罗拔),然在位不久。除根本铲除乌梅雅朝代以外,无政治功绩之足言。此朝之真正建设者,乃其弟阿蒲茶拂(Abu Dschafar Abdallah al-Mansur,名见《唐书》,作阿蒲恭拂,恭字必为茶字之误刊)也。阿拉伯人名甚长。今代西史有时用其前二字 Abu Dschafar 者,译音当为阿蒲茶拂。有时用其末尾二字 al-Mansur 者,译音当为阿尔曼肃尔。吾今姑就《唐书》旧有之名而称之。阿蒲茶拂即位于公元七五四年(天宝十三年)六月。其叔阿伯达拉(Abdallah)在叙利亚北境,统兵御东罗马,欲自立。阿蒲茶拂乃遣阿布墨斯林击杀之。阿布墨斯林为阿拔斯朝第一功臣,然恃功骄矜。

七五四年，阿伯尔阿拔斯命之为往麻嘉谒圣者骆驼队之引导人，代哈里发行事，已而又命其弟阿蒲茶拂上之。阿布墨斯林心中不平，溢于辞色（引导谒圣，为回教大典礼。自来皆由哈里发自行之。犹之以前中国皇帝祭祠天地者）。阿蒲茶拂既即位，第一件事即谋去其根本地呼罗珊总督之职，而另任之为埃及总督。阿布墨斯林不同意。阿蒲茶拂乃诱之至巴比伦，亲监视，使人击杀之。阿拔斯朝发源于呼罗珊之木鹿城。其东北即与中国之唐朝为邻。当时东西陆道交通便利，阿伯尔阿拔斯之军中，必有中国人。杜佑《通典》卷一九一《西戎总序》云：“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天宝九载即公元七五〇年，乌梅雅朝最后哈里发麦尔汪战死上埃及白斯儿之年也。阿伯尔阿拔斯是时，倾注其全力以扫荡乌梅雅朝势力。其助石国王子攻高仙芝于怛逻斯城者，乃呼罗珊驻军之一支队，必非其大军也。杜环以天宝十载至西海，必怛逻斯战役之俘虏无疑。古代强迫俘虏从军，乃常事。怛逻斯之役，中国人被俘者，必不仅杜环一人，又可以断然。西海即地中海（据各史《大秦传》及《拂菻传》而得知）。杜环至西海，必阿拉伯人追之从军叙利亚也。环以宝应初（公元七六二年）始返中国。盖已当阿蒲茶拂即位后九年矣。杜环又记同时在大食者，有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见《通典》卷一九三大食条下）杜环之居大食，正当大食更换朝代之

际。惜乎其《经行记》一书已佚。吾意其书中，必有甚多趣事，为彼所亲见，可补正史也。

《唐书》又记至德初（七五六年），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此必阿蒲茶拂所遣者无疑也。天宝末年，唐人助阿拔斯朝扫灭乌梅雅朝有功。至德二年，距天宝八九年，仅十年而已。阿蒲茶拂未忘前德，遣兵助唐，亦意中事也。

阿蒲茶拂即位后，阿梨派于七六二年（唐肃宗宝应元年）亦聚众反抗。惟不久皆平。乱事既定，阿蒲茶拂即建筑新都。底格利斯河西岸有小村，名八吉打（Bagdad 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新唐书·地理志》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作縛达）者，地位最佳，至是乃更加经营，重以历代哈里发之推广，不久即蔚为世界大都也。宫殿寺宇，部衙市街，皆在河之西岸。东岸最初仅有太子马哈地（Machdi）之潜邸在焉。至于今代，则八吉打城繁盛市街，皆在东岸。西岸反为附郭（今名为喀儿西 Karshi）。七六四年（唐代宗广德二年），新都既成，阿蒲茶拂命名曰马地纳忒阿萨猎姆（Madinat-assalam），华言乐城（Stadt des Heils）也。八吉打旧名，迄今未废。城内有河道，以流污水，河上架桥梁甚多，以便交通。又建饮水沟，储水以备民用。四郊筑寨垒，以为防守。

阿蒲茶拂卒于公元七七五年（唐代宗大历十年）十月七日。子马哈第（Machdi）（《唐书》作迷地）立。在位十年，卒于七八五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子哈第（Hadi，《旧

唐书》作卒栖，其音不知何自来)立。母后海苏兰(Chaisuran)专权，欲废之而立其弟诃论(Harun al Raschid)(名见《唐书》，《新唐书》作迷地之弟，误)。哈第不从。七八六年(贞元二年)哈第在毛夕里(Mossui)附近离宫内，被人暗杀，诃论遂即位。诃论在位二十三年，为阿拔斯朝最盛时代。

诃论之名盛传欧洲。东则《唐书》记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有黑衣大食使舍嗟(Hassan)、焉鸡(原音不可知，《新唐书》作乌鸡，似为 Oka 之译音)、沙北(Sahib)三人，受唐帝命为中郎将。《唐书》记贞元中，与吐蕃相攻。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西史亦记此时大食与吐蕃相敌。诃论遣其子马门(Ma'mun)为呼罗珊总督以拒之。贞元十四年之使者三人，或亦来求订攻守同盟，以御吐蕃者也。诃论之后，二子争立，战乱纷起。其后，摩哈美德立，各省亦分立，而中央则为突厥人把持，直至元初旭烈兀西征，破报达(即八吉打)，而阿拔斯哈里发亡矣。(见白洛克尔曼《回教古今史》第189—198页)

二 《新唐书·大食国传》

大食本波斯地(一)。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辄鄣面(二)。日五拜天神。银带，佩银刀。不饮

酒举乐。有礼堂，容数百人。率七日，王高坐为下说曰：“死敌者生天上，杀敌受福。”故俗勇于斗。土饶砾不可耕。猎而食肉。刻石蜜为庐，如举状，岁献贵人。葡萄大者如鸡卵。有千里马，传为龙种^(三)。隋大业中，有波斯国人牧于俱纷摩地那山。有兽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视如言。石文言当反。乃诡众哀亡命于恒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立，移黑石宝之^(四)。国人往讨之，皆大败还，于是遂强。灭波斯，破拂菻。始有粟麦仓庾。南侵婆罗门，并诸国，胜兵至四十万。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距突骑施，西南属海。海中有拨拔力种^(五)，无所附属，不生五谷，食肉，刺牛血和乳饮之。俗无衣服，以羊皮自蔽。妇人明皙而丽。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贾人欲往市，必数千人纳氈割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铠稍。土至二十万，数为大食所破略。永徽二年，大食王敝密莫末赋始遣使者朝贡。自言王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传二世。开元初，复遣使献马、钿带。谒见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置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来。辞曰：“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有司切责，乃拜。十四年，遣使苏黎满^(六)献方物。拜果毅，赐绯袍带。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种，世酋长，号白衣大食。种有二姓，一曰益尼末换，

二曰奚深。有摩诃末者，勇而智，众立为王。辟地三千里，克夏腊城。传十四世，至末换杀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罗珊木鹿人并波悉林将讨之，徇众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众数万。即杀末换，求奚深种孙阿蒲罗拔为王，更号黑衣大食。蒲罗死，弟阿蒲恭拂^(七)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贡。代宗取其兵平两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诃论立。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十四年，遣使者含嗟、乌鸡、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将，赉遣之。传言其国西南二千里山谷间，有木，生花如人首，与语，辄笑则落^(八)。东有末祿^(九)，小国也。治城郭，多木姓。以五月为岁首。以画缸相献。有寻支瓜，大者十人食乃尽。蔬有藜葱、葛蓝、军达、茈薤。大食之西有苦者^(一〇)，亦自国。北距突厥可萨部。地数千里，有五节度，胜兵万人。土多禾。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商贾往来相望云。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盘^(一一)。西距罗利支十五日行。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达，一月行。勃达之东，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兰^(一二)二十日行。南都盘，北大食，皆一月行。岐兰之东南二十日行，得阿没，或曰阿味^(一三)。东南距陀拔斯^(一四)十五日行。南沙兰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诃温多城^(一五)。宜马羊，俗柔宽。故大食常游牧于此。沙兰^(一六)东距罗利支，

北怛满(一七),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罗利支东距都盘,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兰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怛满或曰怛没,东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兰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一月行。居乌浒河北平川中。兽多师子。西北与史(一八)接,以铁关为限。天宝六载,都盘等六国,皆遣使者入朝,乃封都盘王谋思健摩诃延曰顺化王。勃达王摩诃涩斯曰守义王。阿没王俱那胡设曰恭信王。沙兰王卑路斯威曰顺礼王。罗利支王伊思俱习曰义宁王。怛满王谢没曰奉顺王。(《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回教未兴以前,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及西南部,虽皆属于波斯,然非全境也。故《新唐书》此节谓“大食本波斯地”一语,不若《旧唐书》所载“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者之正确也。

(二)“女子白皙,出辄鄣面”,亦确情也。阿拉伯古风,已嫁妇女出门时,皆带面网。摩诃末立教后,更厉行之。回教未兴以前,直至乌梅雅朝代,妇女虽带面网,然尚可在外间自由行动。更有在社会上演重要职务者。阿拔斯朝时,自东罗马输入姬妾制度,高压妇女。由是而妇女地位,遂卑下矣。(见白洛克尔曼《回教古今史》第146页)

(三)阿拉伯马,在今世尚有名。西人所称之 Arabian steed 是也。

(四) 所称之黑石，或即今麻嘉城中之黑石殿。彼土传为天降，西人谓即落星石，中国人称为陨石，当不谬也。

(五) 拨拔力种，已详本书《中非交通编》中，兹不再述。

(六) 苏黎满即 Suleiman, Soliman 之译音，回教徒常用之名也。

(七) 阿蒲茶拂，《新唐书》仍袭《旧唐书》之误，作阿蒲恭拂，应改正。

(八) 大食西南山谷间，能语木之逸话，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二章附注。《旧唐书》无此节，《新唐书》此节，乃取材于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十者也。任昉《述异记》亦载之，然似为唐人窜入者也。

(九) 末祿似即木鹿，呼罗珊省城也。

(一〇) 《新唐书》苦国一节，乃取材于杜环《经行记》者也。就其地位言之，或为卓支亚(Georgia)也。考之西史，唐时，西南独立国，仅新兴之阿拉伯、东罗马帝国与卓支亚三国而已，共证一也。当时之突厥可萨部(Khazars)壤地约略东起里海东北角，西至多瑙河口，包窝尔加河(Volga)、顿河(Don)及尼亚伯河(Dnieper)下流诸境。高加索山系以北，皆是也。拂菻即古大秦，东西洋学者，皆认定为东罗马帝国。唐初，阿拉伯国疆域，已奄有波斯全境。苦国在大食之西，拂菻国东，突厥可萨部南，其位置为卓支亚已如日月之明，毫无疑窦，共证二也。亚洲西南川河，除底格里斯(Tigris)及幼发拉底(Euphrates)二河向东南，

流入波斯湾外，别无他水东流。有之唯卓支亚境内之库儿河(Kur River)与阿来格塞斯河(Araxes River)东流入里海，下游二河合流。《唐书》之亚俱罗即里海(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附注)，共证三也。中古时代，里海东南角之特莱必松德港(Trebizond)商务最为繁盛。亚洲西南部往来贸易者，例必经由卓支亚南境，共证四也。《经行记》及《唐书》之苦者，仅取卓支亚三字之首音也。《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谷儿只部，阿拉伯文Kurdj之译音也。

(一一) 都盘国似为今波斯国京城德黑兰东北代马温德省(Demavend)首二字之译音。其地历史地理，多不得知。罗利支似即鲁利斯坦(Luristan)。勃达不可考。要之在今波斯京城附近，里海南岸，可无疑也。

(一二) 岐兰国即 Gilan 之译音。地在里海西南角，背多山而前面海，介于阿错贝奖(Azerbaijan)及马灿代兰(Mazanderan)二省之间，中世纪时代，即以产丝著名。今代丝物，仍为此省之重要贸易品。中古时，里海亦名岐兰海，由此地而得名也。苦国(Georgia)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亚俱罗者，阿拉伯语 Kil-o-Kilan 之译音，岐兰海之义也(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七)。

(一三) 阿没或曰阿昧，又曰河没国。《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及《经世大典·西北地图》皆作阿模里，即今代里海南岸，波斯北境之 Amol 城，《唐书》略去末尾 l 音。《加塔兰地图》里海边，亦有阿没城，末尾 l 音，亦

略去也。此城甚古，在娑里（Sari）之西。费杜西之《帝纪》，及阿拉伯地理家诸书，皆有记载，为陀拔斯单国之都城。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谓其地为丝业贸易之要场。阿拉伯哈里发诃论（Harun al Rashid）在位时（唐德宗时），最为繁盛。一二一六年（宋宁宗嘉定九年）时，著成之《陀拔斯单史》载里海北岸，窝尔加河畔诸部，如不里阿耳（Bulgar）及三索咽（Saksin）二部之货物，皆由海道运集此埠也。一二二〇年（嘉定十三年），蒙古大将哲伯（Chebe）率兵追花刺子模国王摩哈美德至阿模里城，大掠之。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下，《释地那哈完的条》下，谓阿昧当即阿昧尼亚（Armenia），阿昧尼亚即亚美尼亚，在岐兰之西南，不在东南。故洪氏之说，不可恃也。

（一四）陀拔斯国（Tabbas）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作陀拔国。此城今仍存在，不可与陀拔斯单混合。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释地》下，那哈完的条下，谓阿没或曰阿昧。东南距陀拔斯单十五日行。注云，《唐书》原无单字，然必系陀拔斯单。不可少单字。洪氏不知陀拔斯（Tabbas）与陀拔斯单（Taberistan）之区别，故有此误会，而窜改原文也。

（一五）《新唐书》之你河温多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那哈完的（Nahavand=Nehawend）。此城甚古。阿拉伯地理家阿伯尔肥达（Abulfeda）谓为奴亚（Noah）所建，故有是名。古城遗迹，在哈马丹（Hamadan）（古名爱克巴塔那 Ecbatana）之南，乞里茫沙杭（Kirman

shah)之东。公元六四二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波斯萨珊王朝末主伊嗣候三世(Yesdegerd III)之军队,与阿拉伯人决战于此。波斯军败北,伊嗣候退入土耳其斯坦境内。波斯全国为回教徒所占,自此改奉回教,波斯史上为一大关键,世界史上为有名战争之一也。

(一六)沙兰似即《马哥孛罗游记》之泄刺失(Shiraz)。《明史》作失刺思。其末尾z之音,被略去也。

(一七)怛满或曰怛没,居乌浒河北,西北与史接,以铁关为限。考《唐书·地理志》,吐火罗道十六都督府中,有姑墨州都督府。下注以怛没国怛没城置者。此怛没国怛没城必为鄂格速斯河(Oxus = Amur Daria)畔之 Termed 城,可无庸疑。鄂格速斯河即《唐书》之乌浒水,《元史》之阿母河。怛没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忒耳迷。玄奘《大唐西域记》作咀蜜国。《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刺海传》,从征回回(即花刺子模)、河西(即西夏)、钦察(Kipchak)、畏吾儿(Uighur)、康里(Kankali)、乃蛮(Naiman)、阿鲁虎(Balkh)、忽缠(Khojend)、帖里麻(Termed)、赛兰(Sairam)诸国,俱以炮立功。帖里麻即怛没也。怛没城甚古。费杜西(Firdusi)之《沙那美》(Shahnameh)(《帝纪》)载之。伊斯塔克里(Istakhri)记由不花刺(Bokhara)撒马儿罕至巴里黑必经此城。十四世纪之末,帖木儿(Tamerlane)时,由撒马儿罕往巴里黑者,皆于怛没城渡阿母河。今代其渡处已西移矣。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于一二二〇年(宋宁宗嘉定十三年)之秋,攻陷怛没

城。怛沒城今已消灭，其遗迹在阿母河北岸，距速克阿伯河(Surkh-ab)口西北十一英里，在巴里黑城东北。

(一八) 史国又名佉沙、羯霜那(Kasanna 《新唐书·康国传》)，《隋书》卷八二称乞史城，即今之 Kesh 城也。

三 《新唐书·南诏传》记黑衣大食兵

(贞元十六年)吐蕃苦唐、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韦)臬令(武)免按兵嵩州，节级镇守，虽南诏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惩野战数北，乃屯三泸水，遣论妄热诱澜泸诸蛮，复城悉掇。悉掇，吐蕃险要也。蛮酋潜导南诏与臬部将杜毗罗狙击。十七年春，夜绝泸破虏屯，斩五百级。虏保鹿危山，毗罗伏以待，又战，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一)。(《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

(一) 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言：“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南诏传》此节记有“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必吐蕃在西面中央亚细亚所获大食及康国之俘虏，被强迫充兵，调至东面以攻南诏及唐者也。

四 《通典·大食国传》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贡。云其国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杀人。因招附诸胡。有胡人十一来，据次第，摩首受化为王。此后众渐归附，遂灭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罗门城，所向无敌。兵众有四十二万。有国以来，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传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国男夫鼻大而长，瘦黑多须鬣，似婆罗门。女人端丽。亦有文学，与波斯不同^(一)。出駝、马、驴、骡、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种。无五谷，惟食驼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面。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将衣粮入海。经涉八年，未极西岸。于海中见一方石，石上有树，枝赤叶青。树上总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不语，而皆能笑。动其手脚，头著树枝，人摘取，入手即干黑。其使得一枝还，今在大食王处。（《通典》卷一九三）

（一）《通典》此条所言，与《新、旧唐书》所记，大概相同。所多之新材料，即“亦有文学，与波斯不同”也。杜佑卒于元和七年（公元八一二年），佑之时，正当大食诃论（Harun）为君，文运最盛之世。佑之博学，或者当时亦尝访问波斯大食两文之异同也。

五 《经行记》大食国记事

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一)。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稟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郭廓之内，里閤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卢舍，有似中国宝举。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数算。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扁桃，又千年枣。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余菜亦与诸国同。葡萄大者如鸡子。香油贵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匿^(女甲反)师。香草贵者有二，一名查塞萃^(蒲孔反)，一名葵芦芑。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泥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隈、吕礼。又以橐驼驾车。其马，俗云

西海滨龙与马交所产也。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其驼小而紧，背有孤峰。良者日驰千里。又有驼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荠树，实如夏枣，堪作油食，除瘴。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人多疟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见杜佑《通典》卷一九三）

（一）杜环《经行记》之记载，乃出于亲见，而非传闻之辞也。环在大食，正当大食乌梅雅及阿拔斯两朝代替之际。惜《经行记》原书已失矣。亚俱罗乃里海之别名，而杜环云为大食之别名，不知何据。幕门都或为 Mummennin 之讹音。全名应作 Emir al mummennin，信教者之王之义也。《唐书》讹作噉密莫末臆。此号起自阿布拜克尔，以后哈里发皆用之也。

六 《往五天竺国传》大食国记事

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窠。大窠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煞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窠所吞。……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窠国。彼王住不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罕，为此就

彼。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毛毯，亦有宝物。衣着细叠宽衫。衫上又披一叠布，以为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女人亦着宽衫。男人剪发在须，女人在发。吃食无问贵贱，共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箸取，见极恶云。自手煞而食，得富无量。国人爱煞事天，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

又小拂临国，傍海。西北即是大拂临国。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寔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宝物，甚足驼、骡、羊、马、叠布等物。衣着与波斯大寔相似。言音各别不同。

又从大寔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而能自护。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着叠衫、裤□及皮球。言音不同诸国。（《往五天竺国传》）（一）

（一）《往五天竺国传》，慧超著。慧超，唐玄宗时人。所录数节，皆唐玄宗时大食之情况也。

七 《册府元龟》等记大食国

大食国，隋大业中，其王名噉密莫未臧，自云有国已四十四年，历三主矣。一说隋开皇中，大食族中有孤

列种代为酋长。孤列有二姓，一号盆尼奚深，一号盆尼末换。后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立之为王。摩诃末后十四代至末换，杀其兄，为部人所杀。遂求得奚深种阿蒲罗拔立之。阿蒲罗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牟（《唐书》作卒，两者不知孰是）栖立。牟栖卒，弟诃论立。是岁贞观二年也。（《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八月，大食国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六年（公元六五五）六月，大石国（一）盐莫念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旧唐书》卷四，永徽六年六月大食国遣使朝贡，故知大石即大食也。

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五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各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五月，大食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六年六月，大食国遣使朝贡。（《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

至德二载九月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

乾元元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

大历四年正月乙未，黑衣大食使朝贡。（《旧唐书》卷一一《代宗本纪》）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三月，大食请献师子。姚璩上疏（一），以为：“师子专食肉，远道传致，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鹰犬不蓄，渔猎悉停，岂容菲薄于身而厚给予兽！”乃却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五）

（一）姚璩《请却大石国（大食）献狮子疏》见《全唐文》卷一六九，原文如下：“狮子猛兽，唯止食肉，远从碎叶，以至神都，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以百姓为心，虑一物之有失，鹰犬不畜，渔猎总停，运不杀以阐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翻飞蠢动，莫不感荷仁恩，岂容自菲薄于身，而厚资给予兽！求之至理，必不然乎！”

长安三年（公元七〇三）三月，大食国遣使献良马（一）。（《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此见《旧唐书》。

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十二月，大食、新罗、林邑、狮子国遣使献方物（一）。（《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此见《旧唐书》。

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七月，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装玉、洒池瓶各一（一）

(一云开元初进名宝钿带等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 此见《唐书》。亦见《册府》卷九七四，惟增“授其使员外中郎将，放还蕃”二句。

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三月，大食遣使献马及龙脑香。(《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正月，大食遣其将苏黎等十三人并来贺正日，献方物。

三月，大食国遣使苏黎满^(一)等十三人献方物(又云献马及毛锦)。(《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 《新唐书》谓在开元十四年，苏黎满即 Suleiman 之译音。

开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三月辛亥，大食首领提卑多等八人来朝并授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九月，大食国遣使来朝，且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十二月，大食国王遣首领摩思览达干等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大食王遣首领摩思览达干等七人来朝，并授果毅，各赐绢二十匹，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十二月丙申,大食首领和萨来朝,授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钿带,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三年(公元七四四)七月,大食遣使献马及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五月,大食合么国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六载(公元七四七)五月,大食国王遣使献豹六。(《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公元七五二)十二月,黑衣大食^(一)谢多河蜜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 黑衣大食即阿拔斯朝。此年之遣使者,当为阿伯尔阿拔斯(Abu'l Abbass),阿拔斯朝遣使中国此为第一次。

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三月,黑衣大食遣使献方物。四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七月辛亥,黑衣大食遣大酋望二十五人来朝,并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十二月,黑衣遣使献马三十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四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公元七五五)七月,黑衣遣使贡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七月,黑衣大食遣大酋望二十五人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肃宗至德初(公元七五六)大食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五月壬申朔,回纥使多乙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闹文等六人,并朝见。至阁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左右从东西门并入。文涉施黑衣大食使来朝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十二月,黑衣跋陁国使伏谢多还蕃,宴赐有差。(《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十二月,宴白衣(一)使婆謁使等十八人于延英殿会。(《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白衣大食(即乌梅雅朝)是时已久灭,而此处言其有使者或者其遗臣欤?

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五月戊申,黑衣大食遣使朝贡。十二月,黑衣大食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大历四年(公元七六九)正月,黑衣大食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大历七年(公元七七二)十二月,大食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大历九年(公元七七四)七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德宗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正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九月丁卯,以黑衣大食使舍曩、乌鸡、莎比三人并为中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八 贾耽记通大食海道(一)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二),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三)。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四)。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五)。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六)。又五日行,至海峽(七),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八)。南岸则佛逝国(九)。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河陵国(一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峽三日,至葛葛僧祇国(一一),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

人多钞暴，乘船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一三)。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一四)。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一五)。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一六)。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一七)。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一八)，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颯国(一九)。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颯国(二〇)。其国有弥兰大河，一日新头河(二一)，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颯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颯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日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船人夜行不迷(二二)。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二三)，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二四)，南入于海。小舟沂流二日，至末罗国(二五)，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二六)所都缚达城(二七)。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二八)。至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河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二九)。

(一)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德宗贞元时，尝被征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有《陇右山南地图》、《洮湟甘凉别录》六卷、《河西戎之录》四篇、《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著作。永贞元年（公元八〇五年）十月卒，时年七十六。《旧唐书》卷一三八及《新唐书》卷一六六，皆有耽专传。

(二)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〇云：“占不劳山在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占城投罪人于此。”陵山，《星槎胜览》作天山。其山峻而方，有泉环绕如带甚甜。民居星散，结网为生业。

(三) 门毒国即东西竺昆仑洋。

(四) 古笮国《郡国利病书》作古苴国，不知孰是。顾炎武谓即真腊，王号苴屈云。

(五) 奔陀浪即《诸蕃志》卷上之宾隲龙国，音最相近，地位亦合，在湄公河口。

(六) 军突弄山（《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室利佛逝传》又作军徒弄）即康道耳群山。《马哥孛罗游记》作 Condor。阿拉伯人之孔德浪（Kundrang = Kadranj）也。

(七) 海峽即今新加坡海峡。

(八) 罗越国元时称罗斛国，即今之暹罗。

(九) 佛逝国又作室利佛逝（Sriboga），一曰尸利佛誓，即今苏门答腊岛南部。

(一〇) 诃陵亦曰社婆，曰阁婆，即今之爪哇。

(一一) 葛葛僧祇国，不可考。

(一二) 箇罗国即麻素提之喀拉 (Kalah)，在今槟榔屿之南。

(一三) 哥谷罗国、胜邓洲、婆国，皆不可考。或皆在苏门答腊岛西北境及尼柯巴群岛 (Nicobars) 也。

(一四) 婆露即苏门答腊岛北境之拍腊克国 (Parlak)，《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九章作肥勒克 (Ferlec)。

(一五) 伽蓝音与翠蓝相近 (伽字应如今北方人之读法)。或即明初之翠蓝屿也。

(一六) 师子国即今锡兰岛。

(一七) 没来国即麻罗拔 (Malabar)，在印度半岛西岸。科斯麻士《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作 Malè，音与贾耽之没来最相近也。《苏烈曼游记》记唐时中国大船，常至没来国俱蓝港 (Kaulam-Malé)。

(一八) 拔颯国或即孟买港 (Bombay) 北之巴罗赫 (Baroche，名见《加塔兰地图》)。

(一九) 提颯国即印度斯河口西岸之 Diul = Dewal = Daibul 也。爱德利奚 (Edrisi) 《地理书》记此港常有中国船舶来贸易。第七世纪末，市为回教徒摧陷，日渐雕零。明末时，葡人巴波撒 (Barbosa) 尚称其地为提颯 (Diul)。

(二〇) 新头河即印度斯河 (Indus)。阿拉伯人称此河为弥兰河 (Mehran)。贾耽书中有此名，足见其所记者，闻自阿拉伯人也。

(二一) 提罗卢和国或名罗和异国,不可考。惟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Mas'udi)之《黄金牧地》记幼发拉底河口,近俄波拉(Obollah)及阿巴塘(Abadan)两镇处,有大灯塔三所,每夜灯光四射,作船舶入口指南。

(二二) 乌刺国似即麻素提之俄波拉。萨赞王朝或更早时期,已有此城矣。

(二三) 弗利刺河即幼发拉底河。此名又可读作欧弗刺脱(Euphrat)。德文读法前欧字音稍轻,是以仅余弗刺二字音也。

(二四) 末罗国似即河口之巴斯拉镇(Bassra),为大食国重要商埠也。古代末罗二字读音,与今之巴拉二字相近。中间脱去·斯字,或为耳闻时遗漏也。巴斯拉距八吉打,陆路亦正约千里也。

(二五) 茂门二字音似与马门相近。然详考之,哈利发马门至唐宪宗元和八年方正位,至元和十四年,始迁居八吉打京城,距贾耽之卒,已十余年矣。故茂门必非马门。其原音必为 mummenin。茂门王乃 Emir al mummenin 之译音兼译义。Emir 华言大首领也。明初,帖木儿在亚洲西部战功极盛,不亚于明太祖。然帖木儿终身仅有一爱迷儿(emir)之号而已。茂门(mummenin)则信徒之义也。《唐书·大食传》讹作噉密莫末臧。

(二六) 缚达城即八吉打(Bagdad)。《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皆作报达。《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七章作 Baudas。

(二七) 所谓缘海东岸行者，指沿印度西岸，卑鲁支及波斯海岸而行也。综计全途，由广州至末罗国，共需时八十九日。此仅指顺风时航海实需时日而言。沿途逗留，或阻风雨，则不能计矣。元世祖时，马哥孛罗由泉州至波斯湾口之忽里模子港，需时至二十六阅月也。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者，盖指印度洋两岸而言也。

(二八) 综计由乌刺国南至三兰国，共需时四十八日。由广州至末罗之长途，仅行八十九日即至，而三兰至乌刺，需时一半有余。由巴斯拉绕阿拉伯半岛至亚丁港，不需此长久时间。三兰国必在更南东非洲沿岸，已无可疑矣。没巽国即 Mezoen 之译音，瓮蛮省索哈尔(Sohar)地方之别名也。设国、萨伊瞿和竭国、拔离河磨难国，皆不可考。其设国及萨伊瞿和竭国，似皆在东非洲海岸也。

西域有(一)陀拔思单国，在疏勒西南二万五千里。东距勃达国，西至涅满国皆一月行，南至罗刹支国半月行，北至海两月行。

(一) 贾耽此记下段，乃记亚洲西部大食诸属国相距道里也。此段可与《新唐书·大食传》参证。陀拔思单国在里海南岸，西文作 Tabaristan。勃达国不可考。涅满亦不可考。

罗刹支国(一)东至都槃国半月行，西至沙兰国，南至大食国皆二十日行。

(一) 罗刹支乃罗刹支之误刊，即今代鲁利斯坦(Lu-

ristan)。下面之都槃国、沙兰国、岐兰国、河没国、陀拔国考证，皆见《新唐书·大食传》。石国即塔什干(Tashkend)。拔汗那即费尔干那(Farghanah)。米国，玄奘《大唐西域记》作弭秣贺，在飒秣建国东南。东米国或又为米国之枝庶。

都槃国东至大食国半月行，南至大食国二十五日行，北至勃达国一月行。

勃达国东至大食国两月行，西北至岐兰国二十日行，北至大食国一月行。

河没国东南至陀拔国半月行，西北至岐兰国二十日行，南至沙兰国一月行，北至海两月行。

岐兰国西至大食国两月行，南至涅满国二十日行，北至海五月行。

涅满国西至大食国两月行，南至大食国一月行，北至岐兰国二十日行。

沙兰国南至大食国二十五日行，北至涅满国二十五日行。

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

罽宾国在疏勒西南四千里，东至俱兰城国七百里，西至大食国千里，南至婆罗门国五百里，北至吐火罗国二百里。

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

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

史国在疏勒西二千里，东至俱密国千里，西至大食国二千里，南至吐火罗国二百里，西北康国七百里。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九 大食国人李彦升

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一)，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祿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华不足称也邪？夷人独可用也邪，吾终有惑于帅也。”曰：“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行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若卢绛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赤，其华人乎？繇是观之，任其趣响耳。今彦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华心》^(二)。(《全唐文》卷七六七，又《文苑英华》卷三六四)

(一) 李彦升原必另有阿拉伯之名，以受华化，投考

进士，故以汉式之名行中国也。大梁连帅范阳公，即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也。钧昔在岭南为节度，华夷归心。唐代进士，最为荣誉。试进士，须通五经，明时务。李彦升竟得登第，其汉学功夫之深，亦可知矣。

(二)《华心》，作者陈黯，字希孺，唐时颍川人，后隐居同安。此篇为陈垣首先发现于《全唐文》卷七六七，记唐宣宗时大食国人李彦升登进士第者。

一〇 大食国之物产

(一) 矿物

马脑 南马脑，产大食国。色正红，无瑕，可作杯罍。（《本草纲目》卷八）

无名异 《开宝本草》志曰：无名异出大食国，生于石上，状如黑石炭。番人以油炼如鬻石，嚼之如汤。（《本草纲目》卷九）

琉璃 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诸蕃志》卷下）

回回石头(一) 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定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

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问得其种类之名，具记于后：

红石头(四种，同出一坑，俱无白水。)

刺(淡红色，娇。) 避者达(深红色，石薄方，娇。)

昔刺泥(黑红色。) 古木兰(红带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

绿石头(三种，同出一坑。)

助把避(上等暗深绿色。) 助木刺(中等明绿色。)

撒卜泥(下等带石，浅绿色。)

鸦鹤

红亚姑(上有白水。) 马思良底(带石，无光，二种，同坑。) 青亚姑(上等，深青色。) 你蓝(中等浅青色。) 屋扑你蓝(下等如水样，带石，浑青色。) 黄亚姑
白亚姑

猫睛

猫睛(中含活光一缕。) 走水石(新坑出者，似猫睛而无光。)

甸子

你猗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细。) 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 荆州石(即襄阳甸子，色变。)(陶宗仪《辍耕录》卷七)

(一) 回回石头，自是宝石之类，其中种类繁多，虽未

言其出产地，但由回回商人运入，且号回回石头，大部分可能是由阿拉伯输出者。参见本书第三册《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编第七章第一节《矿石》。

火油 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一)。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武肃王(钱鏐)以银饰其筒口。脱为贼中所得，必剥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有也。(《吴越备史》卷二)

(一) 此或贩自緬甸、苏门答腊岛也。

(二) 植物

石榴 大食、勿斯离国^(一)石榴重五六斤。(《西阳杂俎》续集卷一〇)

(一) 勿斯离即 Misr 之译音，埃及国也。

人木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颦笑辄落。(《西阳杂俎》续集卷一〇)

大食王国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树，干赤叶青。枝上总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足，头著树枝。使摘一枝，小儿便死。(任昉《述异记》卷上)^(一)

(一) 煨案：任昉，梁时人。然其书中多唐时州名，盖经唐人改窜者也。大食国名始见于《唐书》，而《述异记》竟有此节记载，其为唐人加入，可无疑也。段公路《北户录》

引《唐会要》云：“大食国西邻大海。尝遣人乘船，经八年，未极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树，干赤叶青。树生小儿，长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若著树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儿即死。”杜佑《通典》卷一九三大食条及新、旧《唐书·大食传》中，皆有此节。

阿芙蓉亦名阿片，俗名鸦片 李时珍曰：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故今市者犹有苞片在内。王氏《医林集要》言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本草纲目》卷二三）

熏陆香亦名乳香 李时珍曰：叶廷珪《香谱》云，乳香一名熏陆，出大食国南。其树类松，以斧斫树，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上品为拣香，圆大如乳头，透明，俗呼滴乳，又曰明乳。次为瓶香，以瓶收者。次为乳塌，杂沙石者。次为黑塌，色黑。次为水湿塌，水渍色败，气变者。次为斫削，杂碎不堪。次为缠末，播扬为尘者。观此乳有自流出者，有斫树溢出者。诸说皆言其树类古松。寇氏言类棠梨，恐亦传闻。当从前说。（《本草纲目》卷三四）

麒麟竭 李时珍曰：按《一统志》云，血竭树略如没

药树。其树赤色。采法，亦于树下掘坎，斧伐其树。脂流于坎，旬日取之。多出大食诸国。今人试之，以透指甲者为真。（《本草纲目》卷三四）

苏合香 李时珍曰：叶廷珪《香谱》云，苏合香油出大食国，气味皆类笃耨香。（《本草纲目》卷三四）

无食子亦名没食子 李时珍曰：按《方輿志》云，大食国有树，一年生，如栗子而长，名曰蒲卢。子可食。次年则生麻茶泽，即没石子也。间岁互生，一根异产如此。《一统志》云，没食子出大食诸番。树如樟，实如中国茅栗。（《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诃黎勒 《广异记》云，高仙芝在大食国得诃黎勒（一），长三寸。置抹肚中，便觉腹中痛，因大痢十余行。疑诃黎勒为祟。后问大食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乃出恶物尔。仙芝宝之，后被诛，失所在。（《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诃黎勒乃译音。阿拉伯原文作 halilaj，波斯文作 halila，吐火罗文作 arirak。英作文 myrobalan。（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编》第 378 页）

金颜香 金颜香正出真腊，大食次之。所谓三佛齐有此香者，特自大食贩运至三佛齐，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耳。其香乃木之脂，有淡黄色者，有黑色者，拗开雪白为佳。有砂石为下。其气劲，工于聚众

香。今之为龙涎软香，佩带者多用之。番人亦以和香而涂其身。（《诸蕃志》卷下）

梔子花 梔子花出大食哑巴闲、罗施美二国，状如中国之红花。其色浅紫，其香清越，而有酝藉。土人采花晒干，藏之琉璃瓶中。花赤希有，即佛书所谓薝蔔是也。（《诸蕃志》卷下）

蕃梔子出大食国，佛书所谓薝蔔花是也。海蕃干之，如染家之红花也。今广州龙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梔故也。（《岭外代答》卷七）

蔷薇水 世宗显德五年，占城国王释利因得漫遣其臣蒲诃散等来贡方物。中有洒衣蔷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言出自西域，凡鲜华之衣，以此水洒之，则不斲而馥。郁烈之香，连岁不歇。（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

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铁围山丛谈》卷五）

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五代时番使蒲诃散以十五瓶效贡。厥后罕有至者。今多采花浸水，蒸取其液以代焉。其水多伪杂，以琉璃瓶试之，翻摇数四，其泡周上下者为真。其花与中国蔷薇不同。（《诸蕃志》卷下）

丁香 丁香出大食、阁婆诸国。其状似丁字，因以名之。能辟口气，郎官咀以奏事。其大者谓之丁香母。丁

香母即鸡舌香也。或曰鸡舌香，千年枣实也。（《诸蕃志》卷下）

阿魏 阿魏出大食、木俱兰国。其树不甚高大，脂多流溢。土人以绳束其梢，去其尾，纳以竹筒，脂满其中。冬月破筒取脂，以皮袋收之。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采阿魏时，系羊于树下，自远射之。脂之毒着于羊。羊毙，即以羊之腐为阿魏。未知孰是，姑两存之。（《诸蕃志》卷下）

芦荟 芦荟出大食奴发国，草属也。其状如鲨鱼，土人采而以玉器捣研之，熬而成膏，置诸皮袋中，名曰芦荟。（《诸蕃志》卷下）

押不芦(一) 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似人形，如人参之状，其名押不芦。生于地中，深数丈。或从伤其皮，则炉毒之气，著人即死。取之之法，先开大坑，令四旁可容人。然后轻手以皮条结络之。其皮条之前，则系于犬之足。既而用杖打犬，犬奔逸，则此物拔起。犬感此气即毙，然后别埋他土中。经岁后取出暴干，别用药以制之。其性以少许磨酒饮人，即通身麻痹而死。虽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别以少药投之即活。古者华陀能刳肠涤脏治疾者，或用此药也。闻今御药院中有二枚，此神药也。白廷玉闻之卢松厓云。（《志雅堂杂钞》卷上，又《癸辛杂识》续集上）

(一) 押不芦乃阿拉伯文 Yabruh 或 abruh 之译音。波斯人称之为 jabruh, 英文曰 mandragora or mandrake, 日本人之英文字典上译曰蔓陀罗华。

火失刺把都 火失刺把都者, 回回田地所产药也。其形如木螫子而小, 可治一百二十种证, 每证有汤引。(《辍耕录》卷七)

(三) 动物

马 大食国马解人语。(《酉阳杂俎》卷一六)

驼鸟 费信《星槎录》云: 竹步国、阿丹国(一)俱出驼蹄鸡, 高者六七尺, 其蹄如驼。(《本草纲目》卷四九)

(一) 阿丹国即阿拉伯半岛南端之亚丁(Aden)。

大尾羊 李时珍曰: 羊尾皆短, 而哈密及大食诸番有大尾羊, 细毛薄皮, 尾上旁广, 重一二十斤。行则以车载之。《唐书》谓之灵羊, 云可疗毒。(《本草纲目》卷五〇上)

胡羊 《方国志》云: 大食国出胡羊, 高三尺余, 其尾如扇。每岁春月割取脂, 再缝合之。不取, 则胀死。(《本草纲目》卷五〇上)

羚羊 费信《星槎胜览》云: 阿丹国羚羊, 自胸中至尾, 垂九块, 名九尾羊。(《本草纲目》卷五一上)

木乃伊 李时珍曰: 按陶九成《辍耕录》云, 天方国

有人，年七八十岁，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之，醵年月于棺，瘞之。俟百年后起封。则成蜜剂。遇人折伤肢体，服少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得多，亦谓之蜜人。（《本草纲目》卷五二）

珊瑚树 珊瑚树出大食毗喏耶国。树生于海之至深处，初生色白，渐渐长苗拆甲。历一岁许，色间变黄。支格交错，高极三四尺，大者围尺。土人以丝绳系五爪铁锚儿，用乌铅为坠，抛掷海中，发其根。以索系于舟上，绞车搭起，不能常有。募得一枝，肌理敷臑，见风则干硬，变为干红色。以最高者为贵。若失时不举，则致蠹败。（《诸蕃志》卷下）

珠 真珠出大食国之海岛上，又出西难、监篔二国。广西、湖北亦有之，但不若大食、监篔之明净耳。每采珠用船三四十只，船数十人。其采珠人以麻绳系身，以黄蜡塞耳鼻，入水约二三十余丈。绳缠于船上，绳摇动则引而上。先煮囊衲极热，出水则急覆之。不然，寒慄致死。或遇大鱼蛟螯诸海怪鬣所触，往往溃腹折支。人见血一缕浮水面，则知已葬鱼腹。尝有采珠者，绳动而引之不上，众极力举之，足已为蛟鼉所断矣。所采者曰珠母。番有官监视，随其所采，籍其名。掘地为坎，置诸坎中，月余。珠母壳腐，取珠淘净，与采

珠者均之。珠大率以圆清明净者为上。圆者置诸盘中，终日不停。番商多置夹襦内及伞柄中，规免抽解。（《诸蕃志》卷下）

象牙 象牙出大食诸国及真腊、占城二国。以大食者为上，真腊、占城者为下。大食诸国，惟麻罗抹^{（一）}最多。象生于深山穷谷中，时出野外蹂践，人莫敢近。猎者用神劲弓，以药箭射之。象负箭而遁，未及一二里许，药发即毙。猎者随毙取其牙埋诸土中。积至十余株，方搬至大食。以舟运载，与三佛齐日啰亭交易。大者重五十斤至百斤。其株端直，其色洁白，其纹细籀者，大食出也。真腊占城所产，株小色红，重不过十数斤至二三十斤。又有牙尖，止可作小香叠用。或曰，象媒诱致，恐此乃驯象也。（《诸蕃志》卷下）

（一）麻罗抹即印度半岛西岸之麻罗拔（Malabar）。

阿拉伯半岛不产象，象产非洲。

膾膾脐 膾膾脐出大食伽力吉国。其形如猪，脚高如犬。其色或红或黑，其走如飞。猎者张网于海滨捕之，取其肾而渍以油，名膾膾脐。番惟渤泥最多。（《诸蕃志》卷下）

龙涎 龙涎，大食西海多龙^{（一）}，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蛟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

则紫，甚久则黑。不熏不蕝，似浮石而轻也。人云龙涎有异香，或云龙涎气腥，能发众香，皆非也。龙涎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涎焚之，一缕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缕。此其所以然者，蜃气楼台之余烈也。（《诸蕃志》卷下）

（一）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二章《索柯达拉岛(Scotra)记》。

（四） 器物

大食刀 杜甫《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太常楼船声嗷嘈，问兵刮寇趋（一作超）下牢（楚地有上下牢）。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腾逃。白帝寒城驻锦袍，玄冬示我胡国刀。壮士短衣头虎毛，凭轩拔鞘天为高。翻风转日木（一作水）怒号，冰翼雪（一作云）澹伤哀猱。镌错碧甃鹖鹑膏，铓锷已莹虚（一作灵）秋涛。鬼物撇捩辞（一作乱）坑壕，苍水使者扪赤髯。龙伯国人罢钩鳌，芮公（恐是卫伯玉）回首颜色劳。分阃（一作壺）救世用贤豪，赵公玉立高歌起。揽环结佩相终始，万岁持之护天子。得君乱丝与君理，蜀江如线如鍼水（一作鍼如水）。荆岭弹丸心未已，贼臣恶子休干纪。魑魅魍魉徒为耳，妖腰乱领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庠，不似长剑须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宝刀聊

可比。丹青宛转麒麟里，光芒六合无泥滓。（《全唐诗》
卷二二二《杜甫七》）

第三章 唐与大食之交涉

一 康国之请援

开元七年二月庚午，康国^(一)王乌勒伽遣使上表曰：“臣乌勒伽言：臣是从天主普天皇帝下百万里马蹄下草土顛奴。臣种族及诸胡国，旧来赤心向大国，不曾反叛，亦不侵损大国，为大国行裨益土。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经今六年^(二)，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三)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今谨献好马一、波斯骆驼一、騊二。如天恩慈泽，将赐臣物，谓付臣下使人将来，冀无侵夺。”（《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一）康国详情见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中亚细亚

之交通》编中。

(二)《册府元龟》此节，乃叙开元初大食异密屈底波征服萨马儿罕事。《新唐书》叙康国与大食战斗极简，《旧唐书》则全不提及也。

(三)异密屈底波即 Emir Kutaiba 之译音。异密者，阿拉伯语大首领也。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三〇《大食传考证》作库退拔。洪氏不知西文，仅凭舌人口译，且未见《册府元龟》此节，故译作库退拔。中国古书对此人已有相当准确译名，吾人自不宜另造新名也。乌勒伽此奏，乃在开元七年，而叙述乃自开元元年始（公元七一三年）。其时正当屈底波席卷中央亚细亚之际。开元七年时，屈底波已为哈里发苏烈曼所杀，死久矣。由诃摩未至开元七年，依回历算之正合百年，故其奏文有“大食只合百年强盛，今年合满”之语也。

二 安国之请援

开元七年二月，安国^(一)王笃萨波提遣使上表论事曰：“臣笃萨波提言：臣是从天主领普天下贤圣皇帝下百万重（《全唐文》作里）草颛（《全唐文》作类）奴，在远叉手，胡跪礼拜，天恩威相，如拜诸天。自有安国已来，臣种族相继，作王不绝。并军兵等，並赤心奉国。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全唐

文》作慈)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今奉献波斯骠二、佛蒜绣毼毼一、鬱金香三十斤、生石蜜一百斤。臣今借紫讫,伏乞天恩赐一员三品官。又臣妻可敦,奉进柘必大毼毼二、绣毼毼一上皇后。如蒙天恩滋(《全唐文》作慈)泽,请赐臣鞍辔、器仗、袍带及赐臣妻可敦衣裳粧粉(二)。(《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一)安国即布哈拉(Bukhara),高宗显庆年间,为诸州之一,其王亦受命为刺史,开元十四年后,其地为大食所侵,而国王尚遣使来朝。大食之政烦苛,故安国求援中国;而中国待之无礼时,则又乞援大食,如天宝九年石国乞兵大食,击败高仙芝之军是也。

(二)《新唐书》记笃萨波提奉献之年,在开元二十二年,而《册府元龟》记在开元七年,相去竟十五年之远。证以西史,当以《册府元龟》为确。屈底波征服中央亚细亚诸国,在开元初年也。开元二十年后,安国已久被征服,相安无事,不当有“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之语也。

三 俱蜜国之请援

开元七年二月戊辰,俱蜜国(一)王那罗延上表曰:“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

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伏乞照临，臣之愿也(二)。”(《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一) 俱蜜又作俱密国。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之拘谜陀国，即古代拖雷美(Ptolemy)《地理书》上之科美第国(Comedi)。《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安西都护府所领吐火罗道十六都督府中，有至拔州都督府，下注以俱密国褚瑟城置。其地在唐初亦属中国也。

(二) 俱蜜国王求援，据《唐书》所载，大唐天子但慰遣而已。无切实之救助也。

四 吐火罗国之请援

开元十五年，吐火罗(一)叶护遣使上言曰：“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统押，应彻天聪，颂奉天可汗进旨云，大食欺侵我，即与你气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共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缘大食税急，不救得好物奉进。

望天可汗炤之。所欲驱遣奴身，及须已西方物，并请处分，奴身一一头载，不敢怠慢(二)。”(《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一) 吐火罗详情见第五册。

(二) 此奏文辞晦涩，多不可解处，盖当时外国人所用中国白话文也。开元十五年，在大食哈里发位者为黑歇姆(Hischam)。黑歇姆贪财好货，横征暴敛，举国无法。阿母河流域之波斯人、突厥人，呻吟困苦，呼吁无门。属地酋长，万里东走，求援中国。吐火罗等国人心之叛大食，可以窥见一斑。惜唐玄宗对葱岭以西诸国，并无支援之实际行动也。天可汗乃贞观四年(公元六三〇年)，突厥颉利可汗被擒后，西北君长上唐太宗之尊号。唐对西北诸国诏令，皆用此号。

五 与石国及大食之交涉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一)，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二)，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三)，西南五百里康也。周千余里。右涯素叶河(四)。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药杀水(五)，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东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战，多良马。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勤匍职统其国，武德、贞观间，数献方

物。显庆三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二十八年，又册顺义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六)，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宝应时，遣使朝贡。(《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

(一) 石国即今塔什干城(Tashkend)。柘支即 Chach 之译音，为塔什干之古名。土人谓石为塔什，国为干。塔什干译义即石国也。

(二) 波腊或为 Bular 之译音。元初作不里阿耳，今代布尔加利人(Bulgarians)之祖先也。

(三) 俱战提即 Khodjend 之译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毡。

(四) 素叶河即楚河(Chu River)之转音。

(五) 药杀水即 Jaxartes (= Sir Daria = Sihun) 之译音。

(六) 怛逻斯即 Talas 之译音。开元初，石国为阿拉伯屈底波所征服也。

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氏昭武，与康国同族，别姓石，开元初，封其父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讨大食。不许。其表曰：“奴身千代已来，忠赤于国。只如突厥骑施可忠赤之日，部落安贴。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今突厥属天可汗，在于两头为患，唯有大食，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诸国，自然安贴。”（《全唐文》卷九九九）

天宝九载，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国王以归。仙芝性贪，获石国大瑟瑟十余石，真金五六，骆驼、名马、宝玉称是。（《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

天宝九载，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

初，仙芝给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

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

七载（应作十载），高仙芝代灵察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灵察大衄，军士相失。夜中闻都将李嗣业之声，因大呼责之曰：“军败而求免，非丈夫也。”嗣业甚惭。遂与秀实收合散卒，复得成军。师还，嗣业请于仙芝，以秀实为判官^{（一）}。（《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

（一）以上诸节，皆言葱岭以西至里海之滨，均属唐之疆土，屈底波所征服诸境，阿拉伯人皆谓即中国也。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尝引古代某著作家之言，谓中国边界在马瓦拉痕那儿（Ma-wara-n-Nahr），即阿母河以北诸地。又阿拉伯某诗人尝作诗吊屈底波，谓葬于中国（Sin），而夷考其实，屈底波葬于今费尔干那（Farghanah）也。亚美尼亚之著作家，则称里海北岸之突厥可萨人（Khazars）及他各部落，皆为中国人。安史乱前，中国威望所及，亦可想而知矣。

又波斯之与大食及唐之关系，见《中国与伊兰之交

通》篇中。

六 印度之请援

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一），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一）南天竺乞师讨大食。此必阿拉伯人水师侵扰南印度故也。依宾略锡姆受总督哈嘉智之命东征印度，进军至中印度之康脑及城（曲女城）。

乌荼者，一曰乌仗那，亦曰乌菟。……有五城。王居木曹药利城，一曰曹揭厘城。东北有达丽罗川，即乌菟旧地。贞观十六年，其王达摩因随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大食与乌菟东鄙接，开元中，数诱之。其王与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为王。（《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第四章 回教之传入中国

一 初期之传入

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干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一）。迨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陕西西安府伪托之王拱《创建清真寺碑记》亦言“隋开皇中共教遂入于中华”。按隋开皇时，回回教之创始人摩诃末尚为无名之商贩，未存立教思想，而此言于开皇时即传入中国，其为谬误，已不待辨。撒哈八（Sahab），阿拉伯语大宗师也。撒阿的即 Saad 之译音，阿拉伯普通人名也。干葛思见 187 页注（一）。

（摩诃末）有门徒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

（一）唐初海上交通甚繁，摩诃末尝知中国为东方大国，劝其弟子往中国学习科学。彼于布教之始，即遣其徒来中国传教，亦意中事也。

大唐贞观二年三月十八日，夜，天子梦一缠头，追

逐妖怪，闯入宫门，醒后惊疑，不知何兆。次日，召群臣问之。有圆梦官奏：“缠头系西域之回回。嘉峪关西，天方国有一回王，道高德厚，国富兵强。怪物入宫，必有妖气。必得回回，庶乎可以消灭。”军师徐世勅奏：“回回至诚不欺，结之以恩，则忠心悦服，永无他意。可遣使至西域见回王，求取真人，以镇压之。”天子依其言，遣大臣石名堂携旨往西域谒回王。回王接旨大喜，遣其国中高僧该思、吴歪斯、噶心三人，来华报聘。行至中途，该思、吴歪斯二人不服水土病死。仅余噶心一人，跋涉山川，受尽辛苦，而至中国。天子优礼之。问礼经同异于朝堂。缠头告以西域有天降之经，名曰《辅尔噶尼》者，犹之中国之《五经》也，详论中西礼教不同。天子大悦。选唐兵三千，移至西域，换回兵三千，来至中国以伴缠头。此三千回众，生育无穷，即今中国回教徒之祖先也。（《回回原来》）^{（一）}

（一）清康熙三十六年亲征蒙古噶尔丹回来时，曾赐总兵马某《回回原来》一书。马某回教徒也。令其门下同教官属，各抄一本。光绪三十年，成都敬畏堂周氏重刊之，书为汉英公刘三杰撰。作此书者，盖模仿《高僧传》摄摩腾及竺法兰事迹而作者也。所言全无根据，多系凭空虚构，唯唐太宗时，摩诃末或曾遣徒弟来中国布教。该思、吴歪斯、噶心三名，则确为回教徒之名。《辅尔噶尼》

即《可兰经》(Al Korani)也。回教徒中，自昔或有此传说，而著者据之加以润色，成此可笑之书。

赤尼隋文帝遣使至，欲穆罕默德东。不可。亦遣使赛尔帝、旺各师各率从者百余人东，越岁而还。

赤尼隋炀帝遣使至。图会方域。圣问之曰：“汝国主方荒于政，而暇及此耶？”复命赛尔帝、旺各师之赤尼。仍越岁而还。后赤尼唐王遣使至，请圣教及东土。圣命旺各师往教东土。注云：“此旺各师三次奉圣命往东上也。”(《天方正学》卷七)(一)

(一)清咸丰二年，长沙回教徒蓝煦著《天方正学》一书，卷七为回教中圣贤墓志。至圣穆罕默德墓志中有上引旺各师三次东使事。蓝煦此志之译，不知根据何书。著者未免失之检考。查穆罕默德卒于唐太宗贞观六年，享寿六十三岁。回教纪元(Hegira)元年，当唐高祖武德五年，穆罕默德时正五十三岁。此处仍云赤尼(即秦尼之转音，西方人中国之称谓也)隋炀帝遣使至，谬误欤？杜撰欤？二者必居其一矣。隋文帝遣使天方，更不可信。理由已详上文。

二 旺各师大人墓志

上方已摘录《天方正学》卷七至圣穆罕默德墓文，并言隋时中国遣使至天方之不足信。又记有旺各师者，尝二次奉圣命往东土矣。旺各师（又作宛各师）墓在广州府，今仍存留。《天方正学》卷七，又有旺各师大人墓志。兹特录之于下，备考证焉。

大人道号旺各师（一），天方人也，西方至圣之母舅也。奉使护送天经而来，于唐贞观六年，行抵长安。唐太宗见其为人耿介，讲经论道，有实学也，再三留驻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迎使率随从居之。大人著各讲章经典，劝化各国。嗣后生齿日繁。太宗后敕江宁、广州亦建清真寺分驻。厥后大人期颐之年，由粤海乘海船，放洋西去。既抵青石，伏思奉圣命而往，未曾奉命而还，何可还厥梓里，是以复旋粤海（青石在大西洋之西。西洋海岸，乃大镇。相去克尔白大道，十八站）。大人在船中复命归真，真体大发真香。墓于广州城外。为固土补奥师，小寒节气喜神。其地龙脉本自西来，而墓于龙首，地方俗称响坟。谓墓间响声，可闻十里。墓中诵经之声，亦闻十里之远。厥美不可胜述。朝覲虔诚，见大人乘绿轿一拥而出，或一拥而入。闪开中门，

旋合门而闭。上入静室，寂无声色。昔尝有担粪者，多歇肩于墓院之外。乃见两金龙于门首，围护于围墙之外者数次。而担粪者，大都明其所恶，不敢过此矣。

昔者舍西德四十位，同时归真，皆墓于大人墓次。亦皆为土固补奥师。（《天方正学》卷七）

（一）《明史》卷三三二《默德那传》谓始传回教入中国者，为撒哈八撒阿的干（幹）葛思。余意幹为幹字误刊。幹葛思即旺各师之别译。其来中国，实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明史》误据流说，谓在隋开皇时也。旺各师之阿拉伯原名曰 Saad Wakkas。

一八七八年（清同治十一年），俄国驻北京总主教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尝获得古代汉文大字布告一张。此布告乃自阿拉伯文译成汉文者也。布告序述回教初入中国事迹。英人莫尔干（E. D. Morgan）尝译刊于英国之《凤凰杂志》（The Phoenix）一八七二年三月号内（此杂志已久停刊）。汉文原底，余不获睹，故特就英文者，译成汉文如下：

“唐贞观六年（公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之母舅依宾哈姆撒（Ibn Hamsa）率徒众三千人，携《可兰圣经》来至中国。哈姆撒道高品善，太宗皇帝见之大悦，并其徒众悉优礼之。留之长安，为筑清真寺一所以居之。嗣后徒众日繁，乃于江宁、广州别筑分寺。哈姆撒次与众讨论经义，立规戒以便遵守，分僧侣为三级，以利传道。第一级

曰亦妈姆 (Imam)，次曰喀梯巴 (Khatiba)，三曰麦爱清 (Muezzin)。亦妈姆犹之佛寺之方丈，喀梯巴乃讲经者，麦爱清则呼招祈祷者。僧之职在讲解圣经，俾众遵守。乱律者惩罚之。布告次又胪列规戒十四条，作信徒之指南。”(规戒十四条略)此古布告有哈姆撒率众三千来至中华之语，与《回回原来》所言缠头及三千回兵，有相似之点。可见中国之回教徒中，自昔确有此传说，而传说亦确有所本也。

回教之传至中国，大约亦与佛教相似。有由陆道，经今新疆而来者。有由海道，经广州而至者。若依宾哈姆撒最初则似由海道率众而至者。盖贞观初年，唐之声威，尚未逾葱岭，而阿拉伯人亦正用兵波斯，不能飞渡敌境远至中国也。波斯被征服后，阿拉伯人始得由陆道而抵中国也。

三 《创建清真寺碑记》

《创建清真寺碑记》 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铁撰篆

窃闻俟百世而不惑者道也，旷百世而相感者心也。惟圣人心一而道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是故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出。所谓圣人者，此心此道同也。西域圣人谟罕默德生孔子之后，居天方之国，共去中国圣人之

世之地，不知其几也。译语矛盾，而道合符节者何也？其心一，故道同也。昔人有言，千圣一心，万古一理。信矣。但世远人亡，经书犹存。得于传闻者，而知西域圣人生而神灵，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如沐浴以洁身，如寡欲以养心，如斋戒以忍性，如去恶迁善而为修己之要，如至诚不欺而感物之本。婚姻则为之相助，死丧则为之相送，以至大而纲常伦理，小而起居食息之类，罔不有道，罔不立教，罔不畏天也。节目虽繁，约之以会其全。大率以化生万物之天为主。事天之道，可以一言而尽，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殆与尧之钦若昊天，汤之圣敬日跻，文之昭事上帝，孔之获罪于天无所祷，此其相同之大略也。所谓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征矣。圣道虽同，但行于西域，而中国未闻焉。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本于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而主其教者，摆都而的也。其人颇通经书，盖将统领群众，奉崇圣教，随时礼拜以敬天，而祝延圣寿之有地矣。是工起于元年三月吉日，成于本年八月二十日。的等恐其世远遗忘，无所考证，遂立碑为记，以载其事焉。时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仲秋，吉日立（一）。

(一)陈垣先生尝研究回教入中国考。余尝与先生研究此碑,先生谓此碑必为明时人假托。唐天宝时,长安清真寺或原有王鋐之碑,以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镌文模糊。明时修寺,重树此碑,因托王鋐之名,而为此新文也。《旧唐书》卷一〇五、《新唐书》卷一三四有王鋐专传。天宝元年,其人确充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也。惟唐时无“赐进士及第”之称号也。碑文开端数语,完全宋儒理学口气,不类唐人之碑文也。谟罕默德之译名,亦明代之作也。《明史》卷三三二《默德那国传》作谟罕慕德。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天方国记》亦同《明史》。天方国之名始见《明史》,费信《星槎胜览》及《西洋朝贡典录》等书,皆明代之作也。《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皆作天房,唐代无此名也。隋开皇时,摩诃末尚仅一无名商贩。其教至唐武德五年后始大兴。而此碑云开皇中,其教遽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全不可信也。

四 《闽书》关于回教在泉州之记载

自郡东南折而东,遵湖冈南行为灵山,有默德那国(一)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叫喊叭德(二)圣人,生隋开皇元年,圣真显美,其国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降示经典,好善恶恶,奉天传教。日不曝暴,雨不湿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溺。呼树而至,法

回而行。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三)。卒葬此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其在郡城，有清淨寺云。(《闽书》卷七《方域志》)

(一)默德那国即《唐书》之摩地那(Medina)。

(二)吗喊叭德即谟罕穆德(Mohammed)，《唐书》作摩诃末。摩诃末生于周武帝天和五年，陈宣帝大建二年，即公元五七〇年。《闽书》此节，谓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者，误。

(三)《闽书》谓唐武德中，其教始入中国，最初仅广州、扬州、泉州三处有之。武德时，摩诃末始以武力布教。彼亦尝知中国为东方大国，劝其弟子须往中国学习科学。当时海上交通甚繁，布教之始，即遣其徒远来中国，亦意中事也。

元三山吳鉴(一)《清淨寺记》

西出玉关万余里，有国曰大食，于今为帖直氏(二)。北连安息、条支，东隔土番、高昌，南距云南、安南，西渐于海。地莽平，广袤数万里，自古绝不与中国通。城池宫室，园圃沟渠，田畜市列，与江淮风土不异。寒暑应候，民物繁庶，种五谷葡萄诸果。俗重杀好善，书体旁行，有篆楷草三法。著经史诗文，阴阳星历，医药音乐，

皆极精妙。制造织文，雕镂器皿尤巧。初，默德那国王别谿拔尔^(三)谟罕蓦德，生而神灵，有大德，臣服西域诸国，咸称圣人。别谿拔尔，犹华言天使，盖尊而号之也。其教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像。故事天至虔，而无像设。每岁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处。日西向拜天，净心诵经。经本天人所授，三十岁，计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旨义渊微，以至公无私，正心修德为本。以祝圣化民，周急解厄为事。持已接人，内外慎敕，迄今八百余岁。国俗严奉尊信，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易。宋绍兴元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邨威^(四)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造银灯香炉以供天，买土田房屋以给众。后以没塔完里^(五)阿哈味不任，寺坏不治。至正九年，闽海宪命赫德尔行部至泉。掇思廉^(六)夏不鲁罕丁命舍刺甫丁^(七)哈梯卜领众分诉宪公，任达鲁花赤。高昌僊玉立至，以为之徵复旧物，众志大悦。于是里人金阿里愿以己费一新其寺。徵余文为记其略如此^(八)。（《闽书》卷七《方域志》）

（一）吴鉴字明之，元至正时学者，著有《清源郡志》二十卷，汪大渊《岛夷志略》有鉴序文一篇。

（二）帖直似即大食（Tajik）之别音。

（三）别谿拔尔乃波斯文 Peighember 之译音，其义犹

云先知先觉者(Prophet)。刘郁《西使记》作辯颜八儿。《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作别庵伯尔。下节《怀圣寺记》作擗奄八而。

(四)撒那威即 Siraf 之译音。鄙人尝译作西拉甫者也。北宋时,该港为波斯湾境内最盛商埠。

(五)沒塔完里,犹言寺之总持也。

(六)攝思廉,犹言主教也。

(七)夏不魯罕丁(Sheikh Burhan-uddin)及舍刺甫丁(Sherif-uddin)名见《拔都他游记》。

(八)碑末言夏不魯罕丁年一百二十岁,博学有才德,精健如中年云。

五 《重建怀圣寺碑》

奉议大夫、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郭嘉撰文。政议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撒的迷失书丹。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僧家訥篆额(一)。

白云之麓,坡山之隈,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嶷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蜗旋蚁陟,左右九转,南北其局。其肤则混然,若不可级而登也。其中为二道,上出惟一户。古碑□漫,而莫之或纪。寺之

毀于至正癸未也，殿宇一空。今參知浙省僧家訥元卿公實元帥，是乃力為葺砥樹宇，金碧載鮮，徵文于予，而未之遑也。適元帥馬合謨德卿公至，曰，此吾西天大聖，攢奄八而馬合麻也。其石室尚存，修事歲嚴。至者乃弟子撒哈八，以師命來東。教興歲計殆八百，制塔三，此其一爾。因興程租，久經廢弛。選于眾，得哈只哈散使居之，以掌其教。噫！茲教崛起于西土，乃能令其徒颺颺帆海，歲一再周，莖莖達東粵海岸，逾中夏，立教茲土，其用心之大，用力之廣，雖際天極地，而猶有未為已焉者。且其不立像教，惟以心傳，亦仿佛達磨。今覘其寺宇空洞，闕其無有像設，與其徒日禮天祝厘，月齋戒惟謹，不遺時刻晦朔，匾額懷聖，其所以尊其法，篤信其師教，為何如哉！既一毀蕩矣，而殿宇宏敞，廣廈周密，則元卿公之功焉。常住無隱，徒眾有歸，則德卿公之力焉。嗚呼！不有廢也，其孰以興。不有廢也，其孰與合。西東之異俗，古今之異世，以師之一言，歷唐宋五代，四裂分崩，而卒行乎昭代四海一家之盛世，于數十萬里之外，十百千年之後。如指如期，明聖已夫。且天之所興，必付之人。雖灰燼之余，而卒昭昭乎成于二公之手。使如創初，又豈偶然哉。遂為之辭曰：

天竺之西，曰維大食。有教興焉，顯諸石室。遂逾中土，闡于粵東。中海外內，率堵表雄。乃立金鷄，翹

翼半空。商舶是脉，南北其风。火烈不渝，神幻靡穷。
珠水浴浴，徒集景从。莆田莽苍，复厦穹窿。寺出怀
圣，西教之宗。

至正十年八月初一日，当代住持哈只哈散。中顺
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副都元帅马
合谋。(二)

(一)此碑刻在广州城西光塔寺。郭嘉，濮阳人，泰定
三年进士。累官广宁路总管。至正十八年，辽阳陷，力战
死焉，谥忠烈。《广东通志·职官略》不载嘉宣慰使司都
元帅，撒的迷失、僧家讷、马合谋亦皆漏略，得此并可补
共阙。

(二)综观上方长安、泉州及广州三碑文，最可异者，
即摩诃末之教，至元至正时，尚无专名，而三碑文所记，其
为回教则毫无疑窦也。回回国之名，始见于《辽史》卷三
〇《天祚本纪》耶律大石西征，“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
回国王来降，贡方物。”考之西史，大石西奔时，中央亚细
亚撒马儿罕附近，皆属于塞尔柱克(Seldjuks)突厥族。有
库脱伯爱丁摩哈美德(Kutb-eddin Mohammed)者，受塞
尔柱克突厥王之封，为花刺子模国之沙(Khorazm Shah，
沙即王之义)，即位于公元一〇九七年(宋哲宗绍圣四年)
卒于一一二七年(宋高宗建炎元年)。《辽史·天祚本纪》之
忽儿珊似即花刺子模沙之讹音。成吉思汗灭花刺子模，
《宋史》则称为灭回回国也。惟回教著作家不记一二三

年(金天会元年,宋宣和五年)花刺子模国或塞尔柱克突厥人与哈喇契丹(即西辽)在撒马儿罕有大战争也。后至一一四一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塞尔柱克苏丹桑嫁儿(Sandjar)率军与西辽菊儿汗(Gurkhan)战,大败。苏丹奔忒耳迷(Termed),妻妾皆为菊儿汗所获。花刺子模是时仅为突厥人之附庸,无大势力,故所称之回回国似又指塞尔柱克突厥人也。《金史》记有回回营,其人善射火箭。《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Omar),回回人。”吾搜查唐、宋、元三朝之书籍,迄今未得见回回教之名。最初见此名者,为明初马欢《瀛涯胜览》,称祖法儿、阿丹、忽鲁谟厮诸国,皆崇回回教也。先有回回国,次有回回人,再次乃有回回教。《辽史》为何称花刺子模或塞尔柱克突厥人为回回国,诚百思而不解其故也。(见丁谦《唐书西域传考证·西域无回回国回回教考》)

元时,中国著作家对于回教有数译名,而皆译其音者也。《元史》作木速蛮及答失蛮。《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中统三年三月,“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木速蛮乃 Mussulman 之译音,阿拉伯语奉正教者。答失蛮乃 Danishmend 之译音,为波斯文有学问者。在《元史》上,此名常见,或指回教牧师而言也。《长春真人西游记》作大石马,谓“识其国字,专掌籀籍”云。《西游记》又载“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刺忽只领诸部人来迎。”铺速满亦木速蛮之讹音。俄国古史皆称回教徒为白色目(Bussuman),勃拉

奴克劈尼 (Plano Carpini) 之游记, 称回教徒为萨拉森 (Saracens), 而有时亦作必塞因 (Biserminorum), 其音皆与铺速满相近。塔刺忽只, 即达鲁花赤之异音, 蒙古语长官也。金乌古孙仲端《北使记》有没速鲁蛮回纥。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谋速鲁蛮。《元朝秘史》(叶德辉刊本) 卷六: “你走入乞塔种古儿罕的回回地面去了。”蒙古原文, 回回二字作撒儿答。又“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 自汪古惕种的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处来, 有羯羊一千, 白驼一个。”此节回回原文, 作撒儿塔黑台。勃拉奴克劈尼《游记》亦称回教国为撒儿梯 (Sarti)。今代人称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阿母河北 (Transoxiana), 基华 (Khiva) 等地之有定居回教徒为撒儿梯。刘枢 (P. Lerch) 谓撒儿塔由药杀水 (Jaxartes) 而来。古代著作家称药杀水下流有定居之人民为撒儿塔。其地商人古称撒儿塔, 今代仍相沿用之也。据《元朝秘史》此节所记, 成吉思汗未兴以前, 已有回教徒往蒙古东北各地贸易矣。

第五章 阿拉伯人关于 中国之记载

一 《苏烈曼游记》

苏烈曼(Suleiman)者,阿拉伯商人,尝至印度中国诸地营商。后西归,于回教纪元二三七年(公元八五一年,即唐宣宗大中五年)著成其东游见闻,是为今代吾人所知最初阿拉伯人中国之游记。公元一七一八年(清康熙五七年),法国人雷脑多德(Abbé Eusebius Renaudot)始译成法文,输入欧洲,题曰《第九世纪回教二游历家印度中国闻见录》(Anciennes Relation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de deux Voyageurs Mahometans qui y allerent dans le IX ieme siècle)。雷脑多德所译之原本,以后遗失,不知所在。故当时之英国及法国评论家,竟有谓全书皆由雷脑多德伪造者。一七六四年(清乾隆二九年)塞桂内(Deguignes)在法国王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Royale)复查出雷脑多德之原本,塞氏亦疑为雷氏伪造。其原本自一八一一年(清嘉庆十六年)即藏于巴黎国立印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内。至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法国莱奴德(M. Reinaud)复重译之,并详加考证,其为确书,毫无疑义。莱

奴德之法文译本书末，又将阿拉伯原文印出。全书曰《耶稣纪元第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la Chine dans le IXe siecle de l'ere chrétienne, texte arabe imprime en 1811 par les soins de fen Langles, publie avec des corrections et additions et accompagne d'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et d'eclaircissements par M. Reinaud. 2 vol.)。莱奴德译本出版，距今又八十年矣，坊间颇不易得。莱奴德全书，共分二部。前部即《苏烈曼游记》，后部为西拉甫市(一)(Siraf)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所述。哈散未至东方，仅述他人所见者而已。其著成时期，据莱奴德之考证，为公元九一六年，即后梁末帝贞明二年也。

(一)当时波斯湾上商港。吴鉴《泉州清淨寺记》作撒那威。

《苏烈曼游记》载由瓮蛮(一)(Oman)至中国间之各海各岛，颇为详尽。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法人毛利(M. Alfred Maury)尝将各海各岛详为注释，登于法国《地学杂志》(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1846, pp. 203-238)。吾人今特揭载于下：

(一)名见《诸蕃志》，在阿拉伯半岛东部，今图有作阿曼者。

〔一〕波斯海(The Sea of Persia)。〔二〕拉儿海(The Sea of Lar)，亦名拉维海(Larwi)，滨胡茶辣(Gujarat)及麻罗拔(Malabar)两地。〔三〕哈儿康德海(Sea of Harkand)，

为印度洋之一部。由的巴耶忒 (Dibajat), 亦名麻尔地甫群岛 (一)(Maldives), 经赛伦的白 (Serendib, 亦名锡兰岛), 而至阿尔拉姆尼 (Al Ramni, 亦名苏门答腊), 皆是也。〔四〕蓝哲巴鲁斯 (Lanjabalus), 亦名蓝喀巴鲁斯 (Lankhabalus), 即今之尼古巴拉群岛 (二)(Nicobar Islands)。〔五〕晏陀蛮海 (Sea of Andaman) 中之两晏陀蛮岛 (三)。〔六〕喀拉巴 (Kalah-Bar) 港。此港大约在麻六甲 (Malacca) 海岸, 或即今之喀塔 (Kadáh = Quedda) 港也。古时隶属柴巴基国 (Zábaj)。柴巴基国在南洋群岛中为大国, 大约即爪哇岛也。王用印度称号, 曰摩诃拉哲 (Maharaja)。〔七〕拔图玛 (Batuma) 或名塔奴玛 (Tanumah)。此或为那图玛 (Natuma) 又名那图那群岛 (Natuna Islands)。〔八〕喀德兰治 (Kadranj) 又名孔德浪 (Kundrang)。即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之军突弄山, 在湄公河口。〔九〕桑甫 (Sanf) 即占婆 (Champa)。阿拉伯人语中, 无西文 P 字声音, 凡外国地名有 P 字音者, 皆以 f 代之。惟据阿拉伯人之记载观之, 桑甫国境之广, 远过于今代之占婆 (古代又作占城), 即柬埔寨 (Cambodia, 古名真腊) 亦在内也。〔十〕松达儿福腊忒 (Sundar Fulat) 即《马哥孛罗游记》之松德儿及康道儿 (Sondur and Condur) 群岛。其最大者, 今名普罗康道儿 (Pulo Condore)。马雷人谓岛为普罗也。费信《星槎胜览》之昆仑山即此。福腊忒即普罗之讹音, 阿拉伯人语无 P 字音故也。

- (一) 费信《星槎胜览》之溜山洋国。
- (二) 明初之翠蓝屿。
- (三) 名见《诸蕃志》海上杂国。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曰康府(一)(Khanfu)。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市内房屋，大半皆构以木材及竹席，故常有火灾(二)。外国商船抵埠，官吏取其货物而收藏之，一季之船既全入口，官吏征百分之三十(三)关税后，乃将货交还原主发卖。国王有悦意之货，则以现金及最高购价，付之商人也。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Irak)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一) 康府究为古代中国何地，西国学者，至今尚争论未定也。亨利玉尔及亨利考狄皆谓即杭州附近之澈浦。伯希和(Pelliot)谓为广府二字之转音，广府者，广州府之简称也。伯希和原书，与其所持之理由，余惜未得见。为判断两说孰是孰非，余特将余所见者，申说于下也。

《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七十六章，作 Ganfu，孛罗谓“距杭州城二十五迈耳，有良港曰澈浦，地临大洋海。往来印度及外国之商船，泊此者甚多，输入或输出各种货物，杭城因之殷盛”。马哥孛罗在中国，当元世祖时。世祖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又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今宁波)、上海(上海之名起自元，与外国通商，亦始自元)、澈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

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廻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终世祖之世，市舶司凡增立至七所，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是也。（以上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宋代有市舶司之地，曰广州，曰杭州，曰明州（今宁波），曰密州板桥（今胶州），曰泉州。凡大食、古逻（即元代之俱蓝国）、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缙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玕、镔铁、鼈皮、珊瑚、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楸、苏木等物。（以上见《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澈浦之名不与焉。《唐书·食货志》竟无市舶法，可见唐代市舶法之简陋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关于唐代市舶法略言如下：“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舶（《宋史》仅作木舶），曰料河舳，递得三之一。贞观十七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武后时，都统路元睿冒取番酋货物，酋不胜忿杀之。开元初，市舶使周庆立与波斯僧造奇巧以进，劾罢。又罢遣使者之南海求珠翠者。”贞观时，已有三路舶司。广州以外，余二司皆不知何在。吾遍查《唐书》及《太平广记》等书，不见杭州有蕃客胡商之记载。至若澈浦，则更未之闻矣。故谓唐时阿拉伯著作家所记之康府为澈浦者，实毫无根据也。广

州与印度洋沿岸诸国交通，自昔已然。《南史·萧劭传》云：“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劭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又卷二七《王僧孺传》云：“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法显《佛国记》载显离耶婆提国(今爪哇)后，东北行趣广州。法显后，有昙无竭者，亦自印度由海道归国，在广州登岸(见《高僧传》初集卷三)。印度僧由海道来中华者，如昙摩耶舍、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求那毗地(见《高僧传》初集卷三)、拘那罗陀(见《高僧传》二集卷一)、金刚智、不空(见《高僧传》三集卷一)、智慧、极量(见《高僧传》三集卷二)，皆在广州登岸。义净之往印度也，由广州登舶(见《高僧传》三集卷一)。杜环由大食归国也，亦在广州登岸(见《通典》卷一九一，《西戎总序》)。其由他处登岸者，大抵皆因风不顺之故也。详查《高僧传》全书，盖无一人由杭州或澈浦登岸或附舶也。康府之必为广府而非澈浦亦明矣。广州府简称曰广府，见于《高僧传》三集卷一《金刚智传》及同集卷二《极量传》。《极量传》又云，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唐时，粤人著书序粤事者极少。然吾人读唐代书籍，将广州情形，留心钩稽，乃知与阿拉伯人所记者，正相合也。《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云：“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卷九八《卢怀慎传》云：“南海郡利兼水陆，瑰

宝山积。”《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云：“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千余。”由此区区数十字之记载，已可藉知广州繁盛一斑矣。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各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木兰舟条云：“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醑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记江海船舰云：“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槽或六槽，每船可载百余人。……”李肇、周去非及吴自牧三人之记载，使吾人知唐宋时，往来印度洋及南海上船舶之形状及情况如何。以每舟容载二百人计之，四千余舶当载人至八十余万。一年之中，每日有十一舶进口，二千二百余人登岸。唐时广州海外贸易之盛，可以想知。唐时杭州无此般盛。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载杭城唐贞观中，户三万五千七十一，口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唐开元时，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

日未详。以一家五口计之，仅四十余万人而已。广州一年之中，来往商客已达八十余万人。其住戶之数，较杭州为多，必然之理也。阿拉伯人所记康府大城盛况，合于广州，尤为明瞭也。苏烈曼记康府有回教教堂一所，必即旧怀圣寺。杭州无唐时所建回教寺。此亦可以证明康府即广府也。澈浦为海滨小镇，不足以当康府之盛名。亨利玉尔谓阿拉伯人将澈浦之名，移用于杭州，则更为牵强附会之说也。阿伯尔肥达（Abulfeda）所以谓康府今称为汉沙（Khansa）者，盖完全将广府、广州、澈浦、杭州诸音，混乱为一也。

（二）《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云：“广州旧族皆以竹茅为屋，屢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此与苏烈曼所记“市内房屋，大半皆构以木材及竹席，故常有火灾”。完全相同也。宋璟唐玄宗时人，改造都市，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竟。璟时所改造者，或仅重要店肆。

（三）《唐书·食货志》无市舶法，海舶入口，如何征税，不可考。百分之三十，税法太高，或为地方官吏所暴敛也。《广东通志》卷二三八云：“周潼知广州，番舶抵郡，犀象香珠之属，悉选以充献，曰呈样。”周潼，北宋徽宗时人也。

苏烈曼又记中国旧俗，当凶年时，开放公仓，施舍食物及药材于贫乏者。政府设立学校，并供给一切。政治公平，有条不紊。官吏等级，序列详明。公事商业往来，皆用笔书写而后

行之。递呈官府，文辞格式，尤须精究，不合格者，不上呈也。钱币不用金银，而皆以铜铸成。人死后，有停棺数年不葬者。旅行者，国家有一定保护方法。磁器制造方法，用米酿酒，渴则饮茶(一)(Sakh)，皆记载详明也。关于中国之地理，苏烈曼书中所记不多。仅言东有锡拉群岛(二)(Isles of Sila)，西界图伯特(三)(Tibet)及塔格司格司(Taghazghaz，即回纥)而已。

(一) 此为外国第一部书记中国人饮茶风俗。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谓古人以为饮茶始于三国时，谓《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据此以为饮茶之证。案《赵飞燕别传》，成帝崩后，后一日梦中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然此西汉时，已尝有啜之之说矣。非始于三国也。至唐时饮茶之风大盛。

(二) 新罗之讹音。

(三) 今称西藏。唐代吐蕃。《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重熙十七年三月丁卯，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此事又见卷七〇《属国表》。铁不得即图伯特也。

又有一俗，苏烈曼大书特书，赞赏不已。各城长官卧时，枕边有铃，以绳系之(一)，通至大门外。欲侂冤者，可来拉绳。铃响则官召入，代为平之。阿布赛德记国王枕边，亦有同样之铃。惟用者必须确有冤屈，否则受重罚也。爱德利奚亦有同

样记载。

(一)《淮南子》记尧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元史》卷一二，至元二十年春正月，敕诸事赴省台诉之。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院，击鼓以闻。有清末造，各县官衙门内，尚皆有之，惟非铃也。或者，唐时南粤之地用铃也。

苏烈曼又记中国宗教来自印度(指佛教)，崇奉偶像，两国皆信轮回之说，惟略有不同耳。中国、印度至是时，仍无一人信回教者。(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24—132页)

二 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

莱奴德之《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后部，即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之记录也。哈散未亲至中国，仅述他人所见者而已。哈散之书，成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

阿布赛德记录，开始即谓苏烈曼书成后六十余年间，中国内部情形大变，阿拉伯与中国之贸易，亦完全停滞。阿布赛德次述此事变颇详。事变首领，名曰班雪(一)(Banshoa或作 Baichu)，攻陷国中无数城邑后，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二)(即公元八七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攻陷康府(Khanfu)。据熟悉中国事情之人云，除杀中国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

火教徒，亦被杀甚多。死于此役者达十二万人。皇帝奔至图伯特国（Tibet）边境之巴姆都城（Bamdou）。后得塔格司格司（三）（Taghazghaz）王之助，继续战斗，乃复位。惟京城破坏，府库已虚，精兵良将皆死，威权坠失。贪狠之冒险家割据各省，无些微奉上之忠心。外国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及掠夺。国内商品制造厂皆被摧毁。对外贸易，全为停阻。中国之事变波及于海外万里之西拉甫港（Siraf）及瓮蛮省（Oman）两地之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也。（见莱奴德《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第一卷第61—68页）

（一）克拉勃罗德（Klaproth）最先指出阿布赛德所云之班雪，即中国史上之黄巢，所记之事变，即黄巢起义也。见《唐书·僖宗本纪》及《黄巢传》。

（二）黄巢以唐僖宗乾符五年陷杭州，六年陷广州。阿布赛德所记之回教纪元二六四年，正为乾符五年。此年期，似是持康府（Khanfu）即潞浦之说者，多一佐证也。吾意此年代差早一年，为口述人或笔录人之误记。杭州外国居民无若是之多。康府即广府，吾意仍持之不改也。

又据《新唐书·僖宗本纪》，黄巢攻克杭州在乾符五年八月间，攻克广州在乾符六年五月间。查陈垣《中西回史日历》，乾符五年八月初一日为回回纪元二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月大）。乾符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是月小）为回回纪元二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是月大）。黄巢

攻克杭州，当在回回纪元二六五年一月间。除非哈散记忆力准确无误，攻克日期，确在回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即中国历八月初一或初二），方得谓在回历二六四年也。乾符六年五月间实为回历二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是月大）至十月二十八日（是月小）间。故黄巢攻克杭州及攻克广州，皆在回历二六五年中间。哈散记谓在二六四年者，其为记忆力上有误，毫无可疑也。

（三）由中国史纪事观之，灭黄巢者为李克用。李克用者，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李克用乃西突厥种人，其所部之兵，与黄巢血战者，又皆鞑靼人（Tartars）。而据阿拉伯各名家之记载，塔格司格司（Taghazghaz）为回纥，毫无疑义（参观各节）。然阿布赛德此方言“后得塔格司格司王之助，继续战斗，乃复位”者，盖阿布赛德心中有误会也。安史之乱，长安失守。唐朝尝用回纥、大食之兵，收复两京。安史之乱，距黄巢起义为时仅一百二十余年。大食人与回纥人当时同一麾下，遗言逸事，必仍留于居住东方之外民口中。唐末，回纥在新疆境内最强。沙陀之先，有骨咄支者，又尝兼回纥副都护，平安史有功，易致误会也。

《苏烈曼游记》所载印度、南洋群岛及中国各种事情之外，阿布赛德之记录中，又增加甚多极有兴味之事。阿布赛德有友人依宾瓦哈伯（Ibn Wahab）者，巴斯拉市人也。于黄巢起事以前，尝由康府北上，行两月至克姆丹（一）（Khumdan）京

城，觐见唐僖宗。有长篇记述与僖宗之谈话。其谈话记载如下：

(一) 克姆丹即京都二字转音。指长安京城也。

依宾瓦哈伯者，孤列族(Koreish)人，为海巴尔(Hebar)之子，阿肃德(Al Asud)之孙。初居巴斯拉港。及巴斯拉被掠后，乃来居西拉甫港(Siraf)。在港中见有船一艘，将拔碇航向中国。瓦哈伯忽立意登舟，远游中国。既抵中国康府，又为好奇心所使，离康府行二月至克姆丹(Cumdan)，抵中国皇帝之廷。在廷中停留良久，上书数次，求晤皇帝。每次书中皆自言为阿拉伯圣人之同宗。留待甚久，皇帝乃命款于特室，供给所需。安顿已定，皇帝乃诏康府刺史于外国商贾中，详探瓦哈伯之究竟，是否与阿拉伯圣人同宗。刺史回奏，证明瓦哈伯之家世无误。皇帝遂许召见，赏赐甚丰。瓦哈伯以后归回伊拉克(Irak)。

当吾等(阿布赛德等)见之时，瓦哈伯年已高迈，唯精神矍铄，无异壮年。瓦哈伯谓当蒙皇帝召见时，皇帝垂询阿拉伯人各种事情甚多，尤以阿拉伯人何以能征服波斯国相询。瓦哈伯答谓波斯人拜偶像及日月星辰，不信真上帝，故上帝助阿拉伯人灭之也。皇帝答谓波斯为地面上最有威望、最文明、最强盛之国，人民智慧，驰名四方，而阿拉伯人竟能灭之，亦诚伟壮矣。

皇帝次又问阿拉伯人对于世界他处国王，势力强

弱，如何品论。瓦哈伯答谓彼不知他处国王如何也。皇帝顾谓译官曰，可告彼吾所重视者，仅五王而已。第一为伊拉克国主，处世界之中心。其国疆土广大莫比，四周皆有他国环绕，其王称号为王之王(King of Kings)云(一)。次即吾国今上皇帝，称号为人类之王(King of Mankind)。总统威权，君临臣民，巍巍在上，举世无匹。臣民之忠顺奉上，世界上亦莫有能逾此国者。由是吾故称号为人类之王也。次于吾者，为突厥国王(King of the Turks)。其国与吾国壤境相接，吾人称之为狮子之王(King of Lions)。又次为象王(King of Elephants)，即印度王(King of the Indies)，吾人又称之为智慧王(King of Wisdom)。王之祖先，系出印度故也。又次为希腊王(King of Greece)，吾人亦称之为人类之王也(二)。盖全地面上，人民知礼让，无有过于希腊王之臣民者也。此五王者，乃全世界最尊荣之王。此外无能与之相匹矣。

(一) 此处谈话，未必真确。中国皇帝安有承认阿拉伯王为世界第一，而自认为第二之理？瓦哈伯或自将谈话变更，以悦听者耳。

(二) 《后汉书》谓大秦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魏书》谓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凡此皆中国人自昔平等视罗马人之观念，表

露于纸上者也。瓦哈伯此处谈话，谓希腊王之称号，亦为“人类之王”，与中国皇帝之称号相等，或为真确情形也。

瓦哈伯谓皇帝次又使译官问余：“曾见摩诃末否？彼为何如人？”余答：“彼已升天，与上帝为侣。余何能见？”皇帝谓：“此非余所问。余所问者，乃彼为何如人也。”瓦哈伯答谓彼为极美之人。

皇帝次使人取来大箱一只，开取其中所贮小箱。小箱之中，藏各国圣人之像。皇帝顾谓译官曰：“可以彼国圣人之像示彼。”余起视箱中摩诃末及众弟子之像，口中喃喃，为彼辈祈祷。皇帝以为余已忘吾圣人之像，因谓译官曰：“可问彼，口中喃喃何为者？”余答谓：“为纪念圣人代彼祈祷也。”皇帝谓：“汝如何得知彼等？”余答谓据历史记载而知之。余又指他像曰：“此为奴亚(Noah)在大舟中之像也。上帝降洪水于世界时，奴亚偕其随身之人，据大舟中，因得脱难免死。以后其子孙繁衍，及于全大地也。”余举手向奴亚及其同伴行敬礼。皇帝见之笑曰：“汝确未忘奴亚之名，汝称呼之不误也。唯世界洪水事，吾等不知也。昔时确有洪水，淹没世界一部。然未达吾国，亦未达印度也。”余极力解说，移去其反对之意。次又指箱中他像谓之曰：“此为摩西持杖，及以色列(Israel)幼童之像也。”余告以以色列国(即犹太)疆土甚小，古代居民为摩西毁坏情形。彼皆无异

言。余次又指谓之曰：“此为耶稣骑驴之像。彼为耶稣及其弟子之像。”皇帝曰：“耶稣生世不久，彼一生大事成功，历时仅约三十阅月耳(一)。”

(一) 中国皇帝似深知耶稣之历史也。

瓦哈伯次又见他圣像，每像下皆注有大字，一如以前所见。瓦意以为所注必为各圣之名，各圣国籍，及各教大旨也。

瓦哈伯谓，余次又见摩诃末骑骆驼像。诸大弟子亦皆骑骆驼，环绕先圣。各人足上所着阿拉伯式之鞋，腰间所束皮带，俱了然可见。余见之不觉潸潸泪下。皇帝见之，令译官问余为何而泣。余答谓：“此为吾辈圣人，吾辈主人，亦为我之兄弟也(一)。”帝然余说。又谓彼一生栉风沐雨，征伐四方，辛苦经营，竟未得见成功，留为后人享福也。

(一) 摩诃末曾说过：“须知每个回教徒都是其他任何回教徒之兄弟。”

以后余又见他国圣像甚多。有伸其右手，屈其三指于大指食指之下，一若举手向天，将发誓者。又有立者，伸其手指以向天。其他姿势不一之像颇多。译官谓有为彼国圣人之像，亦有为印度圣人之像。

皇帝次又垂询哈里发各种事情，其服式模样，回回教各种戒训。余皆竭余所知以答覆之。

皇帝次又问余：“有此世界已若干年？”余答以关于此问题各家意见不同。有谓为六千年者。有不承认此数者，又有谓尚不止此数者。然无论如何，至少亦有如余所言六千年之数。皇帝及其近旁首相，闻此皆大笑。帝多端反驳余所言。终曰：“汝之圣人对此何言？彼之意亦如汝乎？”余记忆不清，即告彼吾圣人实如此说法也。至此余见余所言者，甚不洽彼意。其不悦之色，现于颜面也。

帝次使译官告余：“必须慎言。夫王者默讷，仅采纳共所欲知者之真理而已。汝前对帝言世界年龄有多种说法，究何意乎？果如若所言，则汝圣人所言者，亦将对之意见纷歧乎？圣人之言，必须恭敬视之为确实不误，不可对之有异说也。以后对于世界年龄若干，必须谨慎言之。”皇帝次又问他事多端，经阅多年，余今已忘之矣。

帝后又问余：“尔与尔王不独居住相近，即血统亦相近。尔为何离弃尔王，而来就余乎？”余因告以巴斯拉港革命乱事（一）。不得已移居西拉甫。在西拉甫时，适见有船已预备航向中国。昔时久闻中国之尊荣，及物产之丰富，好奇心驱使余来此邦，俾得观光上国，亲睹一切也。余不久即将归回余之祖国，余兄弟之邦。切实报告余在中国所见之光华，中国各省之广大，在中国

所蒙之礼遇，所得之厚赏。帝闻余言甚悦，赏赐余物品甚丰，并令谓余若回康府时，可使用驿马。又诏康府刺史须优待余，给余以荐书，俾至他省刺史，亦得受礼遇，迄余离中国时为止。因此余所至，皆得礼遇。官吏供给余养生之资，馈赠物品，直至离中国时始停止。

(一) 巴斯拉革命乱事，或指西历八一四年哈里发诃论死后，二子争立乱事也。

吾等(指阿布赛德)访问瓦哈伯询克姆丹都城各种情形甚多。瓦氏谓城市甚大，人烟稠密。城中有宽长大街一条。街分全城为两大部。皇帝、大臣、军队、最高判官、阉寺以及所有皇室附属各色人等，皆居街东面。人民无法可与官吏交通。城东有小河自大河分出，供给所需用之水。河边植树成行(一)，房舍布列。建筑雄壮，装饰华丽，人民不得进内。大街西面为商贾民居。有大市场通衢，售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天明时，宫中官吏及差役厨夫、达官家役，有步行者，有骑马者，纷来市场店铺，购买所需。至次晨始再回寓。(《见白露姆哈尔《中国回教》[M.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第40—46页)

(一) 宋宋敏求《长安志》及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所载皆与依赛瓦哈伯之言相合也。唐之宫殿，在城东，所谓大明宫是也。东内苑与西内苑，及各部衙署，皆在城东。皇城南面朱雀门前，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

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坊及西市，有二河自渭水分出，在西北朱红门及启军门间入城。其西一河，经东都门、清明门、青门、下杜门而至芳林门之西。其东一河经青门亭大安宫东，而至芳林门之东。街旁植树，以利夏日行人，观于今代北京即可知矣。

阿布赛德及苏烈曼皆特记当太平时，中国之政治，公平无私，为各国所不及。古代亚洲各国，闻此皆深为景仰。自东罗马史家席摩略他(Theophylactus Simocata)以下，西欧著作家亦皆留有此观念也。更上溯数百年，罗马人亦以是赞赏赛里斯国也。

阿布赛德又记由索格德那(Sogdiana，即康国)有陆道可至中国本部。由其国而至边界，须行两月。途间皆沙漠，无水可得。国界距呼罗珊(Khorasan)不远。呼罗珊之回教徒军队，所以不能侵入中国者，即此沙漠为障也。阿布赛德有友人告云，彼尝在康府见一人，背负麝香一袋，由撒马儿罕(Samarkand)步行至康府也(一)。

(一) 由康国至中国道途，见《新唐书》卷四三下贾耽安西入西域道。由撒马儿罕可带麝香至广州，可知唐时陆路交通之盛也。

阿布赛德又记国中有三大臣。曰右大臣(Master of the Right)，曰左大臣(Master of the Left)，曰中大臣(一)(Master of the Centre)。

(一)《唐书·百官志》云,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共议国政。尚书省尚书令一人。龙朔二年,改尚书省曰中台。左右仆射各一人,为令之贰。开元元年,曰左右丞相。阿布赛德之中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必即中书令及左右仆射,或左右丞相也。

三 依宾库达特拔之《省道记》

依宾库达特拔 (Ibn Khurdadhbih) 又名阿伯尔喀锡姆乌贝德阿拉 (Abu' I-Kasim Ubaid-Allah), 约生于公元八二〇年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 至八三〇年 (唐文宗太和四年) 间, 卒于九一二年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哈利发麦塔密德 (Khalif Mutammid) 在位之世, 尝入仕, 为笈巴尔省 (一) (Jibal) 之邮务长官, 著有《省道记》 (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 一书。书中记各站之名, 及各站相距里数, 有时亦加详记。关于中国有下方之记载:

(一) 即古代之米底国 (Media)。在陀拔思单之西南, 八吉打东北, 哈马丹即其首府。

由桑甫 (二) (Sanf = Champa) 至中国第一港口 (三) 阿尔瓦京 (三) (Al-Wakin), 或航海, 或行陆程, 皆一百法尔桑 (四) (farsangs)。阿尔瓦京有中国锻炼之精铁、磁器及米, 此为大埠。由阿尔瓦京航海四日, 可至康府 (五)。陆行则须二十日始能达。康府产各类水果、菜

蔬、小麦、大麦、米及甘蔗^(六)。由康府行八日至蒋府^(七) (Janfu)，出产与康府相同^(八)。由蒋府行六日至康图^(九) (Kantu)，出产亦同前。中国各港皆有一大河，可以航船。河受潮汐影响。康图有鹅、鸭及他种野禽。由阿尔梅德^(一〇) (Al-Maid) 至中国他端，最长海岸，有两月航程。中国有三百名都大邑，皆人烟稠密，富厚莫加也。其国界海，图伯特国 (Tidet)、突厥国 (Turk) 及印度国。印度之商贾旅客，皆居住于东面诸省。……过中国为何，无人得知。与康图相对者，有高山耸起。诸山皆在锡拉国^(一一) (Sila)。其国产黄金^(一二)。回教徒至其国者，常被吸引在该地久居，盖以有各种便利故也。出口货有戈莱伯^(一三) (ghorraib)、吉纳胶 (gum Kino)、芦荟、樟脑、帆布、马鞍、磁器、绸缎、肉桂、生姜等。(《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35—137 页)

(一) 即占婆，又曰占城。

(二) 此言由南海来中国第一停泊之处，并非指繁盛第一也。

(三) 不可考。

(四) 波斯量路程之名。古代又名拍拉散 (parasang) 为今 3 英里又四分之一。

(五) 又可读作康库 (Khancu)。为广州之讹音。

(六) 杭州不产甘蔗，此亦康府非杭州之一证也。

(七) 此依英文读法。若依德法两国，则音宜译作扬府。他书有作蒋库 Janku 者。亨利玉尔谓即扬州。然余不敢深信，由广州至扬州，八日断不能达。余意蒋府即为泉府之讹音，泉府即泉州府也。

(八) 扬州出产，不能与广州相同。故蒋府断非扬州也。

(九) 亨利考狄谓康图或为上海，元时七市舶司之一也。余谓康图乃江都之转音。南人读江字如 Kang。

(一〇) 不可考。

(一一) 即新罗国之讹音。

(一二) 今代高丽仍以产黄金著名。

(一三) 植物之名。究为何物，不可考。

四 依宾罗斯德之记载

依宾罗斯德(Ibn Rosteh)著有《阿尔阿拉克阿尔那非撒》(Al-A'lak al-Nafisa)一书。著成时期，约为公元九〇三年(唐昭宗天复三年)。罗斯德之记载，不若麻素提(Mas'udi)之真确。彼言由巴斯拉至中国仅有一海。印度及中国海岸，皆受此同一洋海之水冲洗也。据以前诸家记载，由巴斯拉至中国，共有七海。每海皆有其特别情形、风势、口味、颜色及水产动物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37页)

五 麻素提之《黄金牧地》

麻素提 (Abu-l-Hasan Ali-el-Mas'udi) 者，阿拉伯最著名之历史家及地理家也。自幼年，即周游列国，所至甚远。公元九一二年(后梁太祖乾化二年)至北印度 (Sind)。后又至东非洲桑给巴尔 (Zanzibar) 及甘巴路 (Kanbalu) 岛 (一)。九一五年(后梁末帝贞明元年)来至印度、锡兰、占婆及中国沿海诸地(二)。后又至柴巴基国(三) (Zabaj) 及中央亚细亚土耳其斯坦各地，卒于九五六年(周世宗显德三年)。著有《黄金牧地》(Les Prairies d'Or, 即 Meadows of Gold) 一书。述历史、地理以及其他各学。其书今有法文译本，共九厚册。译者为巴必尔窠梅那德 (Barbier de Meynard) 及拍维窠库泰 (pavet de Courieille)。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即开始翻译，至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全功告竣。前后共需十七年。第四册以后，皆出梅那德一人之笔。书为亚洲学会刊印，亦《东方丛书》之一也。

(一) 法国翻译《黄金牧地》者，以为即马达甲斯嘉岛 (Madagascar)。麻素提谓此岛在青儿海 (Sea of Zanj) 中，耕植甚盛，居民皆奉回教，用青儿语。阿拔斯朝初代时，回教徒占领其地，掳擒全岛人民。航海者，计算此岛距瓮蛮 (Oman) 有五百法尔散 (farsangs)。亨利玉尔谓必即桑给巴尔。大哥模罗岛 (Great Comoro) 音与甘巴路相

近。今代居民皆为阿拉伯后裔，故 甘巴路 亦可为哥模罗也。

(二) 大约广州诸地。

(三) 即爪哇岛。

关于中国，其所言大概与苏烈曼及阿布赛德相同。黄巢起义，麻素提亦有记述。见法文译本《黄金牧地》第一册第 304 页。麻素提记之云：

喀拉城(一) (Killah) 今成为西拉甫(Siraf)、瓮蛮(Oman) 两地回教商人船舶集汇之地。中国之船，亦来此相会，惟以前则不然也。中国之船直航至瓮蛮、波斯湾畔之西拉甫港、八哈刺因(二) (Baharain)、俄波拉(三) (Obollah)、巴斯拉 (Basrah) 等港。而以上诸地之船舶，亦直接航至中国也。自中国有上方所述大乱后，地方长官无法律公道可言，其善意全不可恃，商人乃裹足不前。船舶皆于此中间港埠相会，交易货物也。(《黄金牧地》第 308 页)

(一) 在今檳榔屿之南，即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之箇罗国。

(二) 在波斯湾南岸，阿拉伯东半。

(三) 在幼发拉底河口。

关于中央亚细亚，麻素提记载甚多，可备研究唐末该地之历史。

麻素提记回教纪元二五五年，即公元八六九年，唐懿宗咸通十年时，有依宾哈拔儿(Ibn Habbar)者，来游中国，颇留记著也。(《黄金牧地》第 312 页)

六 依宾麦哈黑尔之《游记》

第十世纪中叶，依宾麦哈黑尔(Abu Dulaf Misar Ibn Muhalhil)于布哈拉(Bokhara)波斯萨曼王朝(Samanidae)那斯里(Nasri Bin Ahmed Bin Ismail)王廷时，有中国国王喀拉丁(Kalatinbin-ul-Shakhir)之使者，抵那斯里王之廷。喀拉丁乃夏克巴(一)(Shakbar)又名夏克黑尔(Shakhir)之子也。使者来意，欲联好两国，结秦晋之盟，喀拉丁有女，欲配那斯利之太子奴亚(二)(Noah)。奴亚以后，继其父君临布哈拉。中国大使于公元九四一年(石晋高祖天福六年)回国。依宾麦哈黑尔乘机与使者东游。其《游记》全文已散佚。雅库忒(Yakut，一二二〇年，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及喀资维尼(Qazwini，一二六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二人常引其文。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有德国人施楼秋(Kurd de Schloezer)者，尝将雅喀二人书中所引之《麦哈黑尔游记》摘出而理成连续文体。译成拉丁文，题曰《依宾麦哈黑尔亚洲游记》(Abu Dolif Misaris Ben Mohalhel de Itinere Asiatico Commentarius—Studio Kurd de Schloezer, Berolini, 1845)出版于柏林市。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德国人马夸忒(J. Marquart)用德文将《麦哈黑尔游记》重行清

理，注释较前佳良，题目《麦哈黑尔游历中国京城记》(Das Itinerar des Misar b. al Muhahil nach der Chinesischen Hauptstadt)，刊印于氏所发行之《东欧洲及东亚洲游记丛书》(Osteuropäische und Ostasiatische Streifzüge, Leipzig, 1903, 8vo pp. 74—95)中。一九一三年，法国费兰德(G. Ferrand)又译成法文，刊印于氏所著之《阿拉伯人波斯人及突厥人之游记丛书》(Relation de Voyages Arabes, Persans et Turks, i, Paris 1913.)中。

(一)喀拉丁及夏克巴在《五代史》上，皆无相似之音也。

(二)此事若在盛唐之世，原不足奇。玄宗时和义公主下嫁拔汗那。以后公主嫁回纥，吐蕃者，不一其人。五代乱世，吾实未见中国史有此记载也。

吾人读其文，见使者踪迹，遍于突厥，鞑靼等国，由黑海边以至黑龙江畔，吾人实不知使者为何若是浪游也。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如康达比尔(Kandabil)、山达伯尔(Sandabur)等。中国无如斯之城名也。其最近之音为成都府，《马哥孛罗游记》作新的府(Sindifu)。四川省之首府，五代时，为蜀国之都城。其所言中国之王名，夏克巴尔或夏克黑尔之子喀拉丁，在中国史上，亦无相当之人。故其游记是否可信，西人研究者颇怀疑也。马哥孛罗谓“证以地图，见其踪迹纵横无定。忽而西藏，忽而中国边境，忽而额尔齐斯河流域(Irtischgebiet)，忽而塔里木河流域。愈读之，而益疑其不实也。”虽然，吾人须知其原文已佚。今所读者，乃断章不全之补缀文也。踪迹无定，忽然在此，忽然

在彼者，补缀之功未精，亦未始无因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38—140 页）

麦哈黑尔之《游记》，补缀如下：

离呼罗珊 (Khorasan) 及马瓦拉痕那儿(一) (Mavara-un-Nahr) 之回教城邑，与中国大使从人等，先至哈儿喀 (Harkah, Harkat) 境内，其境甚大，须行一月，始得过之。此一月内，吾人在途间所食者，小麦及大麦而已。过此，则抵塔塔 (Thatha, Takhtakh) 境内。又行二十日，始得过之。全途平安无事。塔塔人民与哈儿喀国有攻守同盟，以防异教徒之侵入。两国皆臣服中国皇帝(二)。哈儿喀介于塔塔及回教国之间。塔塔人欲往回教国营商者，须经过哈儿喀。故塔塔每年入贡哈儿喀，求通过也。次又至巴家国 (Badja, Baga 又名那家国 Naja)，塔塔之属国也。丰产无花果、葡萄、黑枸杞及不火木等。居民用此木以制神像。基督教徒游行过境者，见此木则携带之。据云，此树乃发自耶稣钉死之十字架也。次又至巴奇纳克国(三) (Bajnak)。其人粗野，须髯甚长。行十二日(拉丁文本作二十二日)，始过其境。北界斯拉夫国 (Slawenländer)，不属他国。次又至笈克尔国(四) (Jikil = Chikil)，其人畜牛。亲近血统，自相婚娶，甚至有娶自己之女儿及姊妹者，皆不以为违法也。其国臣属突厥，产草曰喀尔康 (Kal-

kan) 者，土人用以烹调肉味。地产胃石。孟冬之际，毒蛇遍地。房屋皆以木及土构成。次又至巴格拉笈国^(五)(Baghraj)。其王为阿梨(Ali，摩诃末之婿)之后裔，善制甲仗。次又至拖拔忒国^(六)(Tobbat)。在其境内行四十日，国有大城，城内房屋皆以芦苇构成。又有庙宇一所，以牛皮构成，皮面有漆掩盖。庙内有偶像一尊，以麝牛角砌成。次又至喀马克国^(七)(Kimak)。房屋皆以兽皮构成。产葡萄，半黑半白。又有一石，用之可使随时降雨^(八)。地面上有黄金，钻石则河水洗刷后可见之也。国无君长，亦无寺宇。年逾八十无疾病者，最为人敬重。大使及从人在其境内居凡三十五日。次至古斯国^(九)(Ghuz)。都城为石木及芦苇三物构成。有一庙宇，惟无偶像。国王有威有势，与印度、中国通商。衣服以麻布及骆驼毛制成。国无羊毛，产白石，可医疝痛。又有红石(费兰德本作青石)，剑遇之则失其犀利。在此国共行一阅月，全途安宁。次至塔格司格司国^(一〇)(Taghazghaz)。其人食生肉及煮熟之肉，衣绒及棉，无寺庙。其人珍爱马匹。国产石可止鼻流血。见虹则拜祭举宴会。祈祷时，面向西。国王强盛，颇有威势。王宫顶上有圆亭，黄金制成，可容百人，远在五拍拉散^(一一)(parasangs)之外，亦可望见。国旗尚黑。大使及从人等经其国二十日，无日不在恐怖之中。次

又至吉利吉思国^(一三)(Khirkhiz)。有庙宇以拜神,有文字,人民聪慧。其人最忌熄火^(一四)。产小麝。每年有三祭,旗色尚绿。祈祷时,面向南,拜土星及金星。欲知未来,则祷火星。有宝石夜间发光,用以代灯。人民在四十岁以下者,不得在国王前坐也。次又至哈资腊克国^(一五)(Hazlakh)。国人皆好狂赌,甚至以母妻女孩为胜输者。游客至门,主妇或主人之姊妹或其女儿,出而迎客,代为洗濯。客有为所悦者,引之至室中,极意款待,使丈夫兄弟或儿子供给一切。客人未去,女夫除有要事外,不走近客与妻之旁也^(一六)。次至喀忒腊克国(Kathlakh),突厥最勇之部也。其国风俗,可与姊妹结婚。女子一生仅许嫁一次,不违婚约者,不得离婚。有犯者,则将两造悉焚杀之。夫死,妻可承袭所有产业。为婿者必须侍候岳父一年。代人杀人者,可追取偿金。国王不许娶妻,违则杀之。次至喀梯洋国^(一七)(Khatiyān)。肉不煮熟不食。婚律文明,国家组织有条不紊。国无君长,待外人甚善。无染色衣服。有麝香,又产石,可医毒蛇巨蝎咬伤。又有胃石。次至拔希国^(一八)(Bahi),疆土甚广。国大城市亦曰拔希。有棕树、葡萄等。城内有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及佛教徒。国产绿石,可以医眼。又产红石,可以治脾。产蓝髓,最为佳美。在此国境内凡四十日。次

至喀力伯国 (一八)(Kalib)。国中有阿拉伯人之居留地,皆夜门(Yeman)籍。陀拔(Tobba)大军征中国时,遗留于此者也。其人用阿拉伯古语,及希姆雅力梯字(Himyaritic)。崇拜偶像,以枣制酒饮之。其王朝贡中国。经其国,凡一阅月始过。次至马喀姆乌尔巴伯(Makám ul Báb),犹言关口休息所也,其地位于砂磧之上。中国国王遣一军官驻此。凡由突厥诸国或他地来此欲入中国者,例须在此请得允许,方能前行也。游人在此,停留三日。费用皆由国王供给。过此三日,乃起行。第一节路程,须以牲畜负食物同行。抵瓦的乌尔马喀姆(Wadi ul-Makam),又停留三日,请求入境之准许后,始能再前行三日。费用皆由国王供给。瓦的乌尔马喀姆,犹言休息谷也。风景优美,为全大地之冠。离此谷后,又行一全日,抵新达必尔城(Sindabil=Sandabil),中国之都城也。国王宫殿皆在此。天已暮,乃投逆旅求宿。旅舍距城尚有一迈耳之遙。次日清晨,竭力行一日,至日落,始抵城(一九)。城市甚大,长有一日之程。有直街六十,自王宫发出。宫墙高九十骨尺(Cubits),厚九十骨尺。墙顶有流水,分六十枝道流出。每门有一流。每川自宫沿街而流至他端,复流回王宫。故每街之边,有左右两河,分头顺逆而流。其一为供给饮水之用,其他则为洗刷污秽之用也。

城中有大庙一所，围墙甚大，较之耶鲁撒冷城尤大。庙内有偶像，及高塔一所（费兰德本作大佛一尊）。政府组织精密，法律严明，不以牲畜为食，杀生者犯重刑。城内印度人及突厥人甚多（二〇），故此二种人亦以此城为都城也。国王聪明睿智，多才多能，待人仁惠。依宾麦哈黑尔受国王礼遇，直至婚约订妥后，始离去。从公主西去者，有奴仆二百人、侍女三百人。远至呼罗珊，下嫁奴亚班那斯利（Noah Ben Nasr）。

（一）阿母河北诸地。

（二）此或指唐朝事情也。

（三）亨利玉尔谓巴奇纳克即东罗马史之裴奇内格族（Pechinegs），在黑海北岸尼亚白河（Dnieper）及尼斯忒河（Dniester）两流域，为突厥民族，匈奴之后裔。孔士旦丁博菲罗哲尼吐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记此族甚详。据云，其人初居阿得水（Attil）及笈赫河（Geech）畔。五十年前为可萨人（Khazars）及乌斯人（Uz. Ghuz）所逐，向西奔而至尼亚伯河。麻素提谓其源地，北界钦察（Kipchak），南界可萨（Khazar），东至古斯（Ghuz），亦名乌斯，西接斯拉夫（Slavs）。

（四）笈克尔国在马札儿族（Majars）之南，而马札儿又在巴奇纳克族之南。

（五）似为窝尔加河畔之布尔加利族（Bulgarians）。

（六）不可考，似在西伯利亚。

(七)爱德利奚谓喀马克为突厥国大族。南为塔格司格司(回纥),西南为葛逻祿(Kharlikhs),西为黠戛斯(Khilkhis),东为黑海(Dark Sea)。其国有大城甚多,皆在一大河上,河向东流。爱尔瓦尔的(El Wardi)谓其国为东突厥之一部,邻中国北鄙。亨利玉尔以为即《唐书》之库莫奚也。

(八)古代突厥及鞑靼诸民族皆用祷雨石,今代喀尔马克人(Kalmaks)亦名额鲁特人(Elcuths)仍用之。古代突厥人呼此石曰哲达(Jadah),波斯人曰雅达(Yadah)。陶宗仪《辍耕录》第四卷《祷雨》云:“往往见蒙古人之祷雨者,非若方士然。至于印令旗剑符图气诀之类,一无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数枚而已。其大者若鸡卵,小者不等。然后默持密呪,将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辄有雨。岂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异物耶。石子名曰鮮答,乃走兽腹中所产,独牛马者最妙,恐亦是牛黄狗宝之属耳。”

(九)古斯族亦曰乌斯族,在阿拉尔海附近及迤东诸境。孔上旦丁杜喀斯(Consttantine Ducas)皇帝在位时,古斯人侵入马其顿(Macedonia),受东罗马重赂始返。由俄国南部东归时,为裴奇内格族所袭,遂溃散。吾意乌斯族必即汉时乌孙国也。

(一〇)塔格司格司即回纥也。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芬兰人海克尔(Prof. Axel Heikel)在鄂尔坤河东畔发现之《故阙特勤之碑》文,回纥作拖吉思俄古思

(Toquz Oguz) 音与阿拉伯著作家之塔格司格司相近矣。麻素提谓当彼时塔格司格司人在呼罗珊及中国之间，都于库山城(Kushan)，为突厥民族中最强之一部，国政修明，户口殷盛。王号曰亦儿汗(Irkhan)。突厥诸族中奉摩尼教(Manichean doctrine)者，仅此一族。库山城即高昌城之讹音。

(一一)阿拉伯波斯等国景路程之名。

(一二)名见《元史》，汉代称曰坚昆，唐初曰结骨，唐末曰黠戛斯。今代中央亚细亚及中国新疆仍有其人。今西人称曰 Kirgiz。

(一三)吴德(Wood)记今代帕米尔高原吉利吉思人之邻族，瓦汉人(Wakhan)及巴达克山人(Badakshan)仍最忌以口吹火。欲灭火，宁以手掌煽之。

(一四)亨利玉尔以为即唐书之葛逻祿。

(一五)《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一章，记柯模里有是俗。卷二第四十七章，记建都国亦有是俗。吴德记今代印度库土山间，哈柴腊人(Hazaras)仍有是俗。十五世纪时，东罗马某史家记当时英国亦有是俗。

(一六)亨利玉尔以为即于闐国。

(一七)费兰德本作比麻(Pima)，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媲摩也。

(一八)此国或为图伯特国。麻素提记“图伯特国人口大半为希姆雅力梯人，间亦有陀拔后裔”。(《黄金牧地》第350页)麻素提又记夜门王陀拔阿尔阿克兰(Tobba al

Akran)之子,马尔克喀力伯(Malkikarib)征服东方呼罗珊中国及赛笈斯坦(Sejistan)诸国。陀拔(Tobba)者,古代夜门之王号也。

(一九)此句文义不清。大约言竭力行一日,始克周游全城也。

(二〇)此或指盛唐时之长安,而非五代时之长安也。

离新达必尔城,麦哈黑尔前行至海边,停于喀拉港(一)(Kalah)。此为印度极东之城。西国之船往东方者,至此为止。航过此者,必遭失落也。喀拉城甚大,城墙甚高。有花园、沟河,有铅矿(费兰德本作锡矿),土人称之曰喀雷(Qala'i)。举世无铅,仅喀拉一地有之而已。有所谓喀拉刀者,驰名印度。皆出产于此。国王无力,人民可随意废置之也。与中国奉同一宗教,皆佛教徒也,故俱不杀生。中国边境,距此有三百拍拉散(parasangs)。国用银币,每枚值三的儿海姆(dirhem)。土人称曰发里(Fahri)。国王臣属于中国王。有中国王寺宇,专为王祈祷之用也。

(一)《苏烈曼游记》及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皆载有喀拉或喀拉霸(Kalah-bar)之名。其地在瓮蛮(Oman)及中国之中间,距俱蓝因(Kanlam)有一月航程,为芦荟、樟脑、檀香、象牙、黑铅、黑檀、苏方木、香料诸货贸易之中心点。亨利玉尔以为在今马来半岛,或即新加坡也。毛利(Ma-

ury)谓即今檳榔嶼(Penang)南之喀达(Kadah)港。爱德利奚(Edrisi)《地理书》亦谓马来半島产锡。即在今代,该处尚有锡矿。印度语(Hindustanni)称鑲锡为喀雷(qalai)。喀拉地点所在,似与毛利所言者,大体不差也。

由喀拉(Kalah),麦哈黑尔前行至胡椒国(Pepper Country)。胡椒国即麻罗拔也。次又至喀福尔山(Mount Káfur)麓。其处有大城市数处。有一市曰喀姆龙(一)(Kamrun)。西国所用之曼德尔喀姆路尼(Mandal Kamruni)绿木,即来自此市也。又有一市,曰桑甫(二)(Sanf)。由此市而有桑甫伽罗木(Sanfi Aloes Wood)之名。山之他麓向北,有赛木儿城(Saimur)。居民美观。据云,为突厥人及中国人之混合种也。由此城而有赛木儿木之名。此木不产于赛木儿,仅由他处运来贩卖而已。贾家里城(Jajali)在大山上,城中可以眺海。记述此城后,麦哈黑尔次乃述克什弥尔国(Kashmir)。国内有大观象台一所,全体以中国铁制成,牢固不可毁。次又至迦布逻国(Kabul),及其首府塔班城(三)(Thaban)。次又归至印度海滨,详述曼杜拉芬城(Mandurafin)。此城何在,至今尚未考定。次又至古腊姆国(四)(Kulam),产麻栗树、苏方木、竹等。又由印度海滨往麦尔塘城(Multan),麦哈黑尔记其地大佛像,与以前阿拉伯人所记者相同也。阿布

杜立甫(Abu Dulif)谓此像高一百骨尺，悬于半空之中，四无倚靠，距地一百骨尺(五)。次又至曼苏拉(六)(Mansura)及达必尔(七)(Dabil, Daybul)等地。(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44—255页)

(一)费兰德本作喀马路伯(Kamarub)，即梵文之喀马路拍(Kamarupa)，今代之阿撒姆(Assam)也。

(二)即占婆(Champa)。其地在喀拉之东，今乃置于麻罗拔及阿撒姆之后。补缀之功未精，已可瞭然矣。

(三)在印度西北境。

(四)即俱蓝国。

(五)爱德利奚记此像位于砖座之上，寺为圆顶形，顶上面涂金，围墙皆染彩色。公元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哈利发瓦立德(Khalif Walid)在位时，阿拉伯将摩哈美德宾喀锡姆(Muhammed bin Kasim)攻陷麦尔塘时，未毁该寺，惟繫牛肉一块于佛像之颈，以辱之耳。

(六)曼苏拉为回教徒所领身毒(Sind)之首府，距印度巴马那拔德(Bahmanabad)古城二拍拉散，位于海达拉拔德城(Haidarabad)西北四十三英里之旧河道上。

(七)达必尔在印度斯河口西岸。第七世纪时，亦为回教徒攻陷。爱德利奚特记中国贾舶，常至该港。又名Diul，即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之提颰也。

七 阿尔比鲁尼之记载

阿尔比鲁尼 (Abu-r-Raihan Mohammed Al-Biruny) 生于公元九七三年(宋太祖开宝六年), 卒于一〇四九年(宋仁宗皇祐元年)。一〇二一年时(宋真宗天禧五年)回教勇将马莫德 (Mahmud) 率军攻陷迦湿弥罗国猎和儿城 (Lahore)。比鲁尼以学者从军, 留于哥疾宁 (Ghazna) 及彭家伯 (Punjab) 诸地十余年, 详细调查印度, 著有《印度史》(Tarih el-Hind) 一书。一八八七年德国人萨超 (E. Sachau) 尝译成英文, 为研究印度古史者不可缺之书也。又著有《地理书》, 述世界各国之地理, 关于中国颇有记载。惜此书已失, 仅于他著作家所引用者, 略窥一二而已。阿伯尔肥达 (Abulfeda) 之《地理书》常引《喀侏》(Qanun)。亨利玉尔以为《喀侏》或即比鲁尼之《地理书》也。斯勃浪欧 (Sprenger) 之《东方之驿道及旅道》(Post und Reise-Routen des Orients, P. 90) 引比鲁尼之言曰: “扬州为发克富尔 (一) (Faghfur) 之壬居, 其称号曰唐格司汗 (Tamghaj Khan)。”唐格司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之桃花石、席摩喀塔之陶格司 (Taugas), 似同一起来源也。

(一)阿拉伯语天子之义。

八 格儿德齐之记载

公元一〇五〇年(宋仁宗皇祐二年),格儿德齐(Abu Said Abd al-Haiy Ibn Duhak Gardezi)著Zain al-Akbar一书。有数页专记中国。俄人巴拖尔德(Bartold)尝录其由吐鲁蕃(Turfan)至克姆丹(一)(Khamdan)路程一节。吾特译之如下:

(一)即京都二字之转音。隋唐时,亚洲西部人长安之称号也。

由塔格司格司国(一)(Toghuzghuz)之齐南笈开脱(二)(Chinandjket)至库麦尔(三)(Kumul)八日。在巴格许拉(四)(Bagh Shura)地方用船渡河。次在磧中行七日,抵沙州(Sha Chau)。沿途有水草。沙州昔谓之燉煌(Dun Chuan)。公元第七世纪初,始改今名(五)。今代道路经安西府(Ngan-Sifu)至沙州西北。次行三日至石磧(Senglakh)。又行七日至肃州(Sukhchau)。又行三日至甘州(Khamchau)。再行八日至库义(六)(Kucha)。又行十五日抵吉阳河(七)(Kiyau),可以行船。由巴格许拉至中国京城克姆丹(Khamdan)全程一月(此与上方所记四十三日不合)。沿途有驿马,可以换乘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40—141页)

(一)即回纥国。

(二)即元代合剌火者(Kara Khodjo),今代之吐鲁蕃。

(三)元代之柯模里。《马哥孛罗游记》作Kamul,今作哈密。

(四)不可考。巴格,波斯语花园。许拉,突厥名词。

(五)《唐书·地理志》贞观七年,改燉煌曰沙州。

(六)译音,不可考,不可与新疆库车相混。

(七)黄河之讹音歟?

哈忒曼(Hartmann)谓此乃中国往西域之大道也。格儿德齐记由横渡阿母河(Trans Oxiana)来中国全程,惜亨利考狄仅录其下节。《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有贞元宰相贾耽之安西入西域道,大可与格儿德齐之记载互相参证也。

九 爱德利奚之《地理书》

爱德利奚(Edrisi),地中海中西锡利岛(一)(Sicily)人,受岛王罗哲二世(Roger II)之命著《地理书》。书成于公元一一五三、四年间(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四年),一八三六年(清道光十六年)法国人姚伯德(P. A. Jaubert)译成法文。(Geographie d'Edrisi, traduite de l'arabe par P. A. Jaubert, 1836, 2 vols.)爱德利奚所述中国及其他亚洲东南部如印度等地,皆甚略,且极纷乱。所举各地相距道里,皆不免过小。若依爱德利奚之道里而绘制一亚洲地图,其形状缩小非凡也。爱德利奚依地

面上气候寒热，而分章讨论各地。其区划气候，又非如今代地理学家分为寒温热三带也，乃逐度言之。中国面积广大，南北一万数千里。故在爱德利奚之《地理书》中，几于全书各节，皆见中国之名也。其大概可撮集如下：

(一)西锡利岛尝被回教徒占领数百年。

中国面积甚广，人口甚庶。国王称号曰拔格伯格(一)(Baghbugh)。为人聪明谨慎，有威有势。行政宽惠公平，度量宽洪，不吝施舍。外国之事，亦极留心。惟自己臣民疾苦，则更视为切心矣。人民可自由觐见皇帝，不必经由臣下之允许也(二)。其国宗教与印度相同，略有异而已，国王笃信之。对于贫困者，尤多周济之也。

(一)此名有书作拔格伯尔(Baghbur)，又有作发克富尔(Faghfur)者。古代阿拉伯及波斯之著作家皆称中国皇帝以是名。《马哥孛罗游记》称宋朝皇帝亦以是名。波斯古文称上帝曰拔克(Bak)，称儿子曰富尔(Fur)。故拔格伯尔，或发克富尔，乃天子之译义也。

(二)此语不确。

人民肤黑，有类印度身毒(Hind and Sind)之人。以米、椰子、牛乳、糖及莫克尔(一)(mokl)为食。技艺之中，尤以绘画及制造磁器二者为精良。

(一)棕树之果。

拔格伯格统辖三百余城，悉皆殷富。又有良港多所，大抵皆位于河口。船舶欲入港者，皆须由海泝河上行若干里，始得达也。各港皆人烟稠密，商业隆旺。财产保险，至为稳妥，无

丧失之虞也。最大之港曰康府(一)(Khanfu)。西国商业，以此为终点。其城位于克姆丹(Khumdan)大河之干。此河不独为中国之大河，而实亦世界上大河之一也。印度殒伽河(二)(Ganges)据云亦此河之支流也(三)。河之两涯，城邑甚多，户口繁盛。苏萨城(四)(Susah)亦在河涯，建筑华丽，商业隆茂，商务信用，驰名世界。制有佳磁，其质良美。中国人所称之格柴儿(Ghazar)，为他方所无。产丝绸，坚实华丽，举世无匹。蒋库(五)(Janku)亦在克姆丹河之上，距康府有三日程。此城有制造玻璃工业，又善织丝货。溯河上航两月，抵巴家城(六)(Bajah)，拔格伯格之都城也。其宫殿、府库、卫兵、妃嫔、仆役，皆在此城。西国商人亦皆至此为止。依其地俗尚，拔格伯格必须有妃嫔一百人，象一千头。爱德利奚书中又有兴尼乌儿兴城(Sinia-ul-Sin)。初不知为何城，幸有拔都他《游记》使吾人得知为即广州府。山桑甫(七)行三日，抵中国第一港曰鲁京(八)(Lukin)。所织丝绸甚佳。又有中国格柴儿(九)(Ghazar-Sini)，转贩远方，遐迩驰名。出产米、谷、椰子、甘蔗。人民富庶，柔惠远人，妇女美观，施用粉黛，较印度女子尤多也。由鲁京航海四日，抵康库(Khancou)，又曰康府(一〇)(Khanfou)。康库为中国最要之城。国王兵马强盛。印度及中国皆不产葡萄及无花果。爱德利奚《地理书》中，有甚多地名，全不可考。例如在印度支那边境之塔里古儿汗(Tarighurghan)及喀梯戈拉(Katighora)两城是也。喀梯戈拉必即古代拖雷美《地理书》之喀梯喀拉(Cattigara)，可无疑也。又有开贡(Khai-ghun)，阿斯非利亚(一一)(Asfiria)，布拉(Bura)，喀那白尔(Kar-

nabul), 阿斯喀拉(Askhra), 夏儿库(Sharkhu)又名沙州(Sadchu), 拔歇儿(Bashiar), 陶格(一二)(Taughā)等地, 皆不可考。其喀斯格拉(Kasghara)必即喀什噶尔(Kashgar)。然据爱德利奚, 此城距南海滨之喀梯戈拉, 仅四日路程。似又太近矣。

(一)姚伯德本作康库(Khanku)。其真正读法, 必为康府也。阿拉伯文康府及康库之拼法, 仅差一点而已。

(二)名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它传》、卷二二二下《瞻博国传》。玄奘《西域记》卷一亦作旃伽河, 即恒河也。

(三)佛拉毛罗(Fra Mauro)之舆图, 亦将旃伽河绘作克姆丹河之支流。克姆丹原指长安而言, 其原音即京都二字。今又移作河名, 不知何指。爱德利奚之书成于宋高宗时。若谓其指杭州钱塘江, 恐未必然。大约指黄河而言也。爱德利奚所述之康府, 又似指澈浦。然余意康府即广府, 仍不变更也。

(四)苏州城之讹音欤?

(五)扬州欤?

(六)姚伯德本作巴家(Bajah)或那家(Najah)。亨利玉尔谓其真正读法, 或为塔家(Tajah)也。北宋太宗雍熙四年时, 有八吉打城基督教僧那及兰来中国调查教务, 谓当时中国京城曰太愈纳(Taiuna), 或塔愈夜(Thajuye)云。玉尔谓塔家音与塔愈夜相近。求之中国地名, 惟太原府与之相近。该地为唐朝起义之处, 号为北都也。

(七)即占婆。

(八)不可考。

(九)亨利玉尔谓今代欧人称纱曰高丝(Gauze)。格柴儿或即其物也。

(一〇)阿拉伯文两字拼法,完全相同,康库较康府仅多一点而已。

(一一)似即拖雷美之阿斯劈特拉。

(一二)似即席摩喀塔之陶格司(Taugas)。

中国本部之外,爱德利奚又有外中国(Exterior China)之称号。考其地位,即后代之唐古忒(一)(Tangut),西界塔格司格司(Taghazghaz),南界图伯特(Tibet),北界克吉尔吉突厥国(二)(Khizilji Turk)。

(一)即西夏,《元史》作河西,又作唐兀。

(二)似即黠戛斯。

爱德利奚记中国商船常至印度巴罗赫(Baroch 在孟买北)、印度斯河口、亚丁及幼发拉底河口诸处。自中国贩米铁、刀剑、蛟革、丝绸、天鹅绒以及各种植物纺织品。阿拉伯商船往中国者,大抵皆自亚丁或瓮蛮之苏哈儿港(Suhar)放洋。(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41—143页)

一〇 阿伯尔肥达之《地理书》

阿伯尔肥达(Abulfeda)生于一二七三年(元世祖至元十

年)，卒于一三三一年（元文宗至顺二年）。此时蒙古已沟通欧亚，东西文化交流颇为便利。然阿伯尔肥达似未得利用时机，多获东方之地理新知识也。其所著《地理书》成于一三二一年（元英宗至治元年）。法国莱奴德（N. Reinaud）及顾雅德（S. Guyard）二人尝译成法文。（*Geographie d' Aboulfeda, traduite de l'arabe par M. Reinaud et S. Guyard, 2vol. 1848-83*）关于中国者，虽亦不乏新材料，然大部皆自古书中搜罗得也。阿伯尔肥达书中亦尝自叹对于东方学识浅陋矣。关于中国者，可摘录如下。吾人读之，可以见第十世纪及十一世纪地理家之记述，与新知识混杂一处。犹之十六十七两世纪时，欧洲人之东方舆图，融合拖雷美《地理书》、《马哥孛罗游记》及当时之新发明也。

中国西界沙漠，沙漠横亘于印度及中国之间，南界海，东界东海，北界葛格（Gog，又作雅玉基 Yadjudj）及马葛格（Magog 又作马玉基 Madjudj），与其他穷荒诸境，无人知其究竟如何也（一）。地理著作家记述世界各国风土人情者，全谓中国有省道、城邑、川河甚多。各地气候，寒暖不一。惟各地确名，皆未达吾人，其情况亦多不确也。故吾人于诸地，犹之完全不知也。少数游历家至自诸地者，亦未能多告吾人。故诸地详细情形，无从述之也。

（一）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三。

〔一〕游历家归自中国者，略告吾人以下诸城邑：共

一为康府 (Khanfu, 又读如康库 Khânqû), 当今又称曰汉沙(一)(Khansâ)。城北有淡水湖, 名曰西湖(二)(Si-khu), 周围有半日程。

(一) 汉沙 (Khansa) 与《马哥孛罗游记》之 Kinsay 相同。皆为京师二字之讹音。

(二) 西湖在杭州城西, 不在城北。此为阿伯尔肥达之新知识, 以前阿拉伯著作家无有记西湖之名者也。

又云泉州 (Shanju, Shinju) 当今又曰刺桐 (Zaitun), 为中国诸港之一。港口皆有税关。康府及泉州两地, 皆为中国之班达儿 (bandars)。中国人谓港口曰班达儿也(一)。

(一) 班达儿必码头二字之讹音也。

康库 (Khânqu) 又读康府 (Khanfu), 乃中国诸门户之一也(一)。据《喀侏》(二)(Qanun), 其城位于河上。依宾赛德 (Ibn Said) 云, 此城之名, 见于各书, 位于克姆丹河(三)(River of Khamdan) 之东。依宾库达特拔云, 康府为中国最大之商港, 富于水果、菜蔬、小麦、大麦、米及甘蔗诸物。

(一) 阿拉伯诸名家书中, 皆有“中国门户”(Gates of China) 一语。大抵皆用于港口, 盖由是可以深入内地也。

(二) 《喀侏》, 玉尔以为即遗失之阿尔比鲁尼《地理书》也。

(三) 河名见于爱德利奚《地理书》中。

[二]《喀侏》记康州(Khanju)亦中国门户之一,位于河上。依宾赛德云,此城为诸门户之冠,有石城以为固。……东为塔家城(一)(Tajah)。依宾赛德又云,此为中国都城,其大王拔格伯尔(二)(Baghbur)即居于此。

(一) 即台州之讹音。

(二) 参观上节,爱德利奚作拔格伯格。马哥孛罗作发克富尔。

[三]扬州(Yanju)乃王居也。《喀侏》记中国之发克富尔(Faghfur)即居此城,其称号曰唐格基汗(Tamghaj Khan),其国之大王也。阿尔尼斯维之《史记》(Chronicle of Al-Niswy)记载花刺子模国(Khwarizm)及鞑靼诸王之历史。又尝记在中国鞑靼王之都城曰图格基(Tughaj)云。《喀侏》又记中国有城曰喀资库(Kazqu),大于扬州城也。……有尝至扬州者云(一),其城位于温带,有花园,城墙已荒毁,居民饮用井水。距海有二日程,距汉沙(Khansa)五日程。扬州在汉沙西北,较汉沙为小。

(一) 唐时,扬州有波斯,大食商胡,读下章附录可以知矣。元初,盛如梓之《庶斋老学丛谈》卷四,亦记扬城西有园,且为西域人种植。特不知所谓西域人者,波斯人欤? 大食人欤? 抑为中央亚细亚人欤? 阿伯尔肥达所遇

之曾至扬州客人，谅亦曾见扬城西之果园也。

[四]刺桐(Zaitun)即泉州(Shanjū),中国商港也。有商人曾至刺桐者云,该地亦为有名城邑也,位于河口。船舶由中国海(一)(China Sea)进入口内。河口延长十五迈耳(Miles)。口之内端,有河自内地流来。曾亲见其地者云,刺桐亦有潮水流至。城市距海有半日程,入海之河为淡水。城市小于哈马忒(二)(Hamath)。城墙为鞑靼人所毁,遗迹尚在。人民饮河水,兼用井水。

(一) 马哥孛罗所谓秦海(Sea of Chin),即南海也。

(二) 阿伯尔肥达之出生地。在叙利亚北,近阿雷坡(Aleppo)。不可与波斯中央之哈马丹(Hamadan)相混。

[五]汉沙(Khansa)即康府(Khanfu)。有游历家数人云,当今之世,康府为中国最大港口。吾国游历家至其地者甚多。据云,在刺桐东南,距海有半日程。城市面积广大,位于大地之温带内。城之中央,有小山四座。人民饮用井水。四郊花园颇多,可以怡心赏目。山岭距城有二日程(一)。

(一) 阿伯尔肥达完全将广府、广州、澈浦、杭州诸音混乱为一,而又无分解能力,判定孰为广州孰为杭州也。其第一节记述西湖,至为明了。汉沙人皆认为京师二字讹音(马哥孛罗作 Kinsay)。杭州为南宋之都城,故有京师之名。其康库(Khanqu)必杭州二字讹音也。杭州为

喉音，广州亦为上喉音。读不清或听不清时，两名最易淆混。阿伯尔肥达既将杭州与广州混乱为一，于是又将广州府之简名广府(Khanfu)注于杭州之下。遂引起后代莫大疑难，阿拉伯人之康府究为广府抑为澈浦也。元时，广州、广府、杭州、澈浦诸名，西域商贾必皆得闻之也。第一节下段，康府之出产品中，有水果甘蔗诸物，不合于杭州情形，故可必其为广州也。第二节之康州(Khanju)，乃完全指杭州。观于所示台州之地位，及巴格伯尔建都之事，可以知矣。第五节，阿伯尔肥达实言广府，而无意之中又增入汉沙之名，自以为增入新知识，而不知其实乃大误也。

[六]新罗(一)(Sila)在中国之极东，航海者不常至，为东海中之一岛，与西海中永久(Eternal)及福运(Fortunate)二岛相对峙。西海中诸岛，耕植甚盛，人民殷富。东海中诸岛，则适得其反焉。

(一) 西汉末东汉初，朝鲜半岛有三国勃兴。高句丽在北部，西部为百济，东南为新罗。

[七]札姆库忒(Jamkut)为极东有人烟之地，东之极矣，犹之永久岛(Eternal Islands)为西之极也。札姆库忒以东，无可居之地矣。波斯人称其地曰甲玛库德(Jamakud)。其国正位于赤道上，故无纬度可量也。

[八]喀州(一)(Khâjû)。有曾见喀州者云，地为大城，亦中国省(Sing)会之一。距汗八里(Khan Baliq，

即北京)十五日,在契丹(Khata,中国北部)及高丽之间。

(一)喀州原音不可考。元划天下为十二省(Sing)。共在今奉天者为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据余所查,《元史·地理志》,喀州最近之音为盖州。然盖州非省会也。

[九]肃州(Sankju)。有至肃州者云,城市大小,与爱美斯(Emese)相仿,位于平原之上,四周有小川数条环流,川水皆来自附近山中之泉源也。有园圃,距甘州(Qamju)四日程^(一)。(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45页)

(一)阿伯尔肥达以后,尚有依宾拔都他(Ibn Batuta),亦阿拉伯有名之游历家也,尝至中国。惟为非洲之摩洛哥国籍,已于非洲章详言之矣,今不赘述。综观本篇,唐时,阿拉伯民族勃兴,文人蔚起。诸名家多有亲来中国者。宋元时,诸家皆未亲来中国,其记载皆据之传闻而已。元以后,则并传闻亦无记载矣。

第六章 宋代中国与 阿拉伯之交通

一 《宋史·大食传》

大食本波斯之别种。隋大业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为瑞，乃纠合其众，剽略资货。聚徒浸盛，遂自立为王，据有波斯国之西境。唐永徽以后，屡来朝贡。其王盆泥末换之前，谓之白衣大食。阿蒲罗拔之后，谓之黑衣大食^(一)。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赐其王书以招怀之。开宝元年，遣使来朝贡。四年，又贡方物。以其使李诃末为怀化将军。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官告以赐。是年，本国及占城、门婆（阇婆之误）又致礼物于李煜。煜不敢受，遣使来上，因诏自今勿以为献。六年，遣使来贡方物。七年，国王诃黎佛^(二)又遣使不罗海。九年，又遣使蒲希密，皆以方物来贡。太平兴国二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诃末、判官蒲罗等贡方物。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三)。诏赐其使袭衣器币，从者缣帛有差。四年，复有朝贡使至。雍熙元

年，国人花茶来献花锦、越諾、拣香、白龙脑、白沙糖、蔷薇水、琉璃器。淳化四年，又遣其副酋长李亚勿来贡^(四)。其国舶主蒲希密至海南，以老病不能诣阙，乃以方物附亚勿来献。其表曰：“大食舶主臣蒲希密上言，众星垂象，回拱于北辰。百谷疏源，委输于东海。属有道之柔远，罄无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仪，明齐七政。仁宥万国，光被四夷。庶歌洽击壤之民，重译走奉珍之贡。臣顾惟殊俗，景慕中区。早倾向日之心，颇郁朝天之愿。昨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臣遂乘海舶，爰率上毛，涉历龙王之宫，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则虽届五羊之城，犹矧双凤之阙。自念衰老，病不能兴，遐想金门，心目俱断。今遇李亚勿来贡，谨备蕃锦药物，附以上献。臣希密凡进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宾铁七百斤、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蕃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无名异一块、蔷薇水百瓶。”诏赐希密敕书、锦袍、银器、束帛等以答之。至道元年，其国舶主蒲押陀黎赍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膻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合、银药二十六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扁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锦二段、

驼毛褥面三段、白越诺三段，引对于崇政殿。译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缘射利，泛舶至广州，迄今五稔未归。母令臣远来寻访。访至广州见之。”具言“前岁蒙皇帝圣恩，降敕书，赐以法锦袍、紫绫缠头间、涂金银凤瓶一对、绫绢二十四匹。今令臣奉章来谢，以方物致贡。”太宗因问其国。对云：“与大秦国相邻，为其统属。今本国所管之民，才及数千。有都城，介山海间。”又问其山泽所出。对云：“惟犀象香药。”问犀象以何法可取。对云：“象用象媒诱至，渐以大绳羁縻之耳。犀则使人升大树，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杀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获。”上赐以裘衣、冠带、被褥等物。令阁门宴犒讫，就馆。延留数月遣回。降诏答赐蒲希密黄金，准其所贡之直。三年，二月，又与宾同陇国使来朝^(五)。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戍至。三年，舶主陀婆离遣使穆吉鼻来贡。吉鼻还，赐陀婆离诏书，并器服鞍马。六年，又遣使婆罗欽三摩尼等来贡方物。摩尼等对于崇政殿持真珠以进。白云：“离国日，诚愿得瞻威颜。即献此，乞不给回赐。”真宗不欲违其意，俟其还，优加恩赉。景德元年，又遣使来。时与三佛齐、蒲端国使^(六)，并在京师。会上元观灯，皆赐钱，纵其宴饮。其秋，蕃客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占城使来，优加馆饩之礼，许遍至苑囿寺观游览。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车驾东封，舶主陀婆

离上言，愿执方物，赴泰山。从之。又舶主李亚勿遣使麻勿来献玉圭。并优赐器币袍带，并赐国主银觞、绳床、水罐、器械、旗帜、鞍勒马等。四年，祀汾阴。又遣归德将军陀罗离进瓠香、象牙、琥珀、无名异、绣丝、红丝、碧黄绵、细越诺、红驼毛、间金线壁衣、碧白琉璃酒器、蔷薇水、千年枣等。诏令陪位。礼成，并赐冠带服物。五年，广州言，大食国人无西忽卢华百三十岁。耳有重轮，貌甚伟异。自言远慕皇化，附古逻国^(七)舶船而来。诏就赐锦袍、银带，加束帛。天禧三年，遣使蒲麻勿陀婆离、副使蒲加心等来贡。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至和嘉祐间，四贡方物。最后以其首领蒲沙乙为武宁司阶。熙宁中，其使辛押陀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银钱，助修广州城。不许。六年，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而求为将军。诏但授麻勿郎将。其国部属各异名，故有勿巡^(八)、有陀婆离、有俞卢和地、有麻罗拔等国，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贡，又有龙脑、兜罗、锦迷、锦襖、蕃花簪。陀婆有金饰寿带、连环臂钩、数珠之属。政和中，横州土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沿道故滞留，疆市其香药，不偿直。事闻，诏提点刑狱，置狱推治。

因诏自今蕃夷入贡，并选承务郎以上清干官押伴，按程而行。无故不得过一日。乞取贾市者，论以自盗云。其国在泉州西北。舟行四十余日，至蓝里^(九)。次年乘风帆，又六十余日始达其国。地雄壮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天气多寒。其王锦衣玉带，蹀金履。朔望冠百宝纯金冠。其居以码礲为柱，绿甘为壁，水晶为瓦，碌石为砖，活石为灰。帷幕用百花锦。官有丞相、太尉，各领兵马二万余人。马高七尺，士卒骁勇。民居屋宇，略与中国同。市肆多金银绫锦，工匠技术咸精其能。建炎三年，遣使奉宝玉珠贝入贡。帝谓侍臣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故武备不修。致金人乱华，危亡不绝如线。今复捐数十万缗，以易无用之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诏张浚却之，优赐以答远人之意。绍兴元年，复遣使贡文犀、象牙。朝廷亦厚加赐与而不贪其利。故远人怀之，而贡赋不绝。（《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

（一）《宋史·大食传》叙大食历史，主要取材《唐书》。

（二）综观全传，赵宋全代，大食之使者来中国，凡二十六次。其中商人冒托国使者，不在少数。开宝七年，国王诃黎佛遣使不罗海来朝。诃黎佛即 Caliph 之译音，乃王号而非人名也。全传中，使者之名，冠以蒲字者不少。吾意为阿蒲(Abu)之简写也。阿拉伯人名常冠阿蒲，例如

《唐书》之阿蒲罗拔即 Abu'l Abbas 之译音，阿蒲茶拂即 Abu Dschafar 之译音。宋末，大食人蒲寿晟、蒲寿庚之得姓为蒲者，余意即此故也。蒲押陁离之原名为 Abu Abdallah，蒲加心之原名为 Abu Kasim，蒲沙乙之名为 Abu Said 也。

(三) 昆仑奴，唐人著作中，见之屡屡。《宋史》始有其界说及其来源也。详见本册《古代中非交通》编中。

(四) 李亚勿及麻勿、勿巡诸人地名中之勿字，皆当读如莫字(Mo)，即可考其原音为何也。亚勿即 Ahmed 之译音，麻勿即 Mahmud 之译音。皆回教徒普通人名也。

(五) 宾同陇名见《诸蕃志》，在湄公河口。

(六) 三佛齐即 Palembang 在苏门答腊之东南，蒲端国即 Patani 之译音。在马来半岛之东。

(七) 古逻国即 Kaulam 之译音，元史作俱蓝国。

(八) 勿巡之考证另见下节。

(九) 蓝里即蓝无里(Lambri=Lamori)之译音，在苏门答腊岛之西北角。

二 《宋会要》记大食国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诏曰：敕大食国王先差三麻杰托舶主陁离于广州买钟，除纳外少钱千三百余贯事，卿抚馭一方，恭勤万里，泛海常修于职贡，倾心远慕于

声明。所市洪钟，虽亏估价，以卿素推忠恳，宜示优恩，特免追收，用隆眷注。所欠钟钱已降敕命蠲放，故兹示谕。二年闰三月，遣蒲押提黎来贡象牙四株，拣香二百斤，千年枣、白沙糖、葡萄各一琉璃瓶，蔷薇四十瓶，贺皇帝登位。六月，遣其判官文茂来贡。三年三月，遣使穆吉鼻朝贡，其还也，诏赐其舶主陀婆离银二千七百两、交倚水灌器、金镀银鞍勒马。六年六月，其王阿弥遣使婆罗欽三磨尼等来贡方物。是岁承天节，其使与蒲端三佛齐使皆在馆，诏赐袈衣，仍预大宴。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钱银钱各千文来贡，且求朝拜天颜，诏入内侍省，引对崇政殿，优给其值，遣之。天禧元年六月，诏大食国蕃客麻思利等回示物色，免缘路商税之半，三年五月，遣使蒲麻勿陀婆离、副使蒲加心等来贡。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北来，皆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出入。望中旧制，不得于西蕃出入。”从之。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国中不许，至是恐为西人钞略，故令从海路至京师。至和二年十月，首领蒲沙乙贡方物。嘉祐元年四月，首领蒲沙乙入贡方物，五年正月，首领蒲沙乙贡方物，援沙乙武宁司阶其男霞佛乞以银合上乾和节香，诏许之，

还共银合。(以上《国朝会要》)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使来贡,赐器服饮食有差,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诏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陀罗辞归蕃,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所乞统察蕃长司公事,令广州相度共进助修广州城钱银,不许。六年十月五日,大食陀婆离慈进奉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表男麻勿将贡物,乞赐将军之名,仍请以麻勿自代,诏蒲麻勿与郎将,余不行,十二月十六日,大食俞卢和地国遣蒲罗訛来贡乳香等。诏香依广州价回赐钱二千九百贯,别赐银二千两。元丰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南东路经略司言,大食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请备礼物,诣阙谢恩。上批,多给舟,令赴阙。七年四月二日,大食贡方物,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遣人入贡。四年四月九日,诏大食麻罗拔国贡使加立特授保顺郎将。十一月二十五日,进贡方物,徽宗政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诏今后蕃夷入贡,并选差承务郎以上清疆官押伴,依程行,无故不得过一日,因而乞取置买以自盗论,抑勒阻节入贡人者,徒二年,仍令所在州军觉察。先是大食国进奉,差广州司户曹事蔡蒙休押伴在路住滞,强买人使香药,不还价钱,有旨,蒙休先次勒倚,令提刑司置司推勘,具案闻奏,故有是诏。六月二十七日,遣使入贡。(以上《续国朝会要》)光尧皇帝建炎三年三月七日,宰臣进呈张浚奏大

食国遣使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谕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马政废缺，武备不修，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指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宜以礼赠贿而谢遣之。”乃诏张浚并不得受，量度支赐以答远人之意。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举广南路市舶张书言上言，契勘大食人使蒲亚里进贡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见收管广州市舶库，象牙各系五十七斤以上，依例每斤估钱二贯六百文，约用本钱五万余贯，数日稍多，难以变转，乞起发一半，将一半就便搭息出卖给还。诏拣选大象牙一百株，犀二十五株，起发赴行在，准备解笏造带，宜赐巨僚使用，余从之。四年七月六日，广南东路提刑司言：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匹帛，被贼数十人持刃上船，杀死蕃牧四人，损伤亚里，尽数劫夺金银等前去，已帖广州火急捕捉外，乞施行诏当职巡尉先次特降一官，开具职位、姓名、申枢密院。其盗贼令安抚提刑司督责捕盗，官限一月，须管收获，如限满不获，仰逐司具名闻奏，重行黜责。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提举福建路市舶司上言：大食蕃国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诏蒲罗辛特补承信郎，仍赐公服履笏，

仍开谕以朝廷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之意，候回本国，令说喻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日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給银彩（以上《中兴会要》）。寿皇圣帝乾道四年，大食进贡方物。初大食遣乌师点等赍宝贝、象牙、乳香等入贡，舟至占城，为贼所夺，诉于福建路市舶，上令以理遣回。（《宋会要辑稿》第一九七册《蕃夷四》）

三 层檀国

层檀国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宁四年始入贡，海道使风行百六十日经勿巡、占林、三佛齐国乃至广州。其王名亚美罗亚眉兰，传国五百年十世矣。人语音如大食。地春冬暖，贵人以越布缠头，服花锦、白氎布。出入乘象马，有奉祿。其法轻罪杖，重罪死。谷有稻、粟、麦，食有鱼，畜有绵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驼、马、犀、象。药有木香、血竭、没药、鹏砂、阿魏、熏陆。产真珠、玻璃、密沙华三酒。交易用钱。官自铸，三分其齐，金铜相半而银居一分。禁民私铸。元丰六年，使保顺郎将层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绝远，诏颁赉如故事，仍加赐白金二千两^(一)。（《宋史》卷四九〇）

（一）据《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国传》，勿巡、陀婆离、

俞卢和、麻罗拔地等国皆大食国部属地，层檀在《宋会要》上书为大食层檀。则层檀似亦大食属国也。夏德(F. Hirth)及柔克义(W. W. Rockhill)以为层檀即《诸蕃志》之层拔国。(Zangulbar)在今东非洲。邹代钧《中外舆地图》作桑给巴尔。勿巡或为阿拉伯东面阿曼(Oman)省东海滨马斯开特(Maskat)又名木甲(Mezoen)附近地。古林为印度半岛西南海岸之固兰(Quilon)。元时之俱兰国。佛齐即苏门答腊岛之淳淋邦市(Palembang)。亚美罗亚美兰为波斯语 Amir-i-amiran 之译音。(见夏德、柔克义译注《诸蕃志》，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Chau Ju Kua, p. 127)

熙宁四年七月五日，层檀国遣使层加尼、防援官那萨奉表贡真珠、龙脑、乳香、琉璃器、白龙黑龙涎香、猛火油、药物。元丰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南东路经略司言大食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请各礼物诣阙谢恩。诏宜多给舟令赴阙。六年正月十三日，层檀国贡方物。(《宋会要辑稿》第一九九册《蕃夷七·历代朝贡篇》)

层檀南海旁国也，国城距海二千里。海道须便风百六十许日，昼夜行。经勿巡、古林、三佛齐国乃至广州。国主名亚美罗亚眉兰。传国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贵人以好越布缠头。服上产花绵白叠布，不服绫罗绢帛。出入乘象马。官有月俸。其法轻罪杖，重

者死。有稻、麦、粟、胡羊、山羊、沙水牛、驼马、鱼、犀、象、熏陆、沈水香、血竭、没药、鹏砂、阿魏、苏合香、真珠、玻璃，葡萄、千年枣、蜜沙华三酒。交易用官铸钱，三分共齐，金铜相半而加银一分，禁私铸。人之语音如大食国云。国朝承平日，外国朝贡，间数年必有之。史策但书某国贡方物而已。如封域风俗皆略焉。独于层檀所书如此（一）。（周辉《清波别志》卷中）

（一）《宋史》与《清波别志》相较，字句颇有不同：

1. 《宋史》谓城距海二十里，《清波别志》谓国城距海二千里。
2. 《宋史》谓花锦白叠布，《清波别志》谓花绵白叠布。
3. 《宋史》玻璃二字下即为蜜沙华三酒，而《清波别志》复有葡萄、千年枣二物。《宋史》此处当然有脱误。仅蜜沙华一物不能称三酒也。

主客所掌诸蕃，东方有四：其一曰高丽。……其二曰日本。……其三曰渤海靺鞨。……其四曰女真。西方有九：其一曰夏国。……其二曰黄毡。……其三曰于阗。……其四曰回鹘。……其五曰龟兹。……其六曰天竺，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罗门。其七曰瓜沙门。汉燉煌故地。其八曰伊州。汉伊吾郡也。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国。……南方十有五：其一曰交趾。……其二曰渤泥。……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其四曰住犂，在广州之南。水行约四十万里方至广州。其

五曰真腊，在海中，本扶南之属国也。其六曰大食。本波斯之别种，在波斯国之西，其人日深，举体皆黑。其七曰占城，在真腊西。其八曰三佛齐，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其九曰闍婆，在大食之北。其十曰丹流眉，在真腊西。其十一曰陀罗离，南荒之国也。其十二曰大理，在海南，亦接川界。其十三曰层檀，东至海，西至胡卢没国，南至霞勿檀国，北至利吉蛮国(一)。其十四曰勿巡(二)。舟船顺风泛海二十昼夜至层檀。其十五日俞卢和地，在海南。……朝廷所以待远人之礼甚厚，皆著例录，付之有司。而诸蕃入贡，盖亦无虚岁焉。(见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

(一)《文昌杂录》述层檀国之四至，西至胡卢没国即 Hurum 之译音，盖美尼亚人称东罗马(Rum)之谓也。南至霞勿檀国即波斯国内哈马丹城(Hamadan)之译音。北至利吉蛮国，不可考。东至海，或即波斯湾或里海。《清波别志》谓其国城距海二千里，是也。据此处所引三书关于层檀之记载，层檀似为 Sultan 之译音。公元一〇五七年(北宋仁宗嘉祐二年)阿拉伯哈里发正式授塞尔柱克突厥(Seljuk Turk)托格鲁尔拜克(Togrul-Begh)以“王之王”(Emir-el-omara)称号，其势力已统一大食全国矣。日人藤田丰八所说如是，似优于夏德之说也。

(二)勿巡为阿拉伯半岛阿曼索哈尔(Sohar)地方。

麻素提《黄金牧地》谓“波斯人称阿曼首都索哈尔为 Me-zoen”，即勿巡之音译也。闽粤人读勿如莫。《文昌杂录》记由勿巡舟船泛海二十昼夜至层檀，大概是由阿曼至波斯湾里头之路程也。《宋会要辑稿》第一九七、一九九册均称“大食勿巡国”，与《宋史·大食传》之记载相符也。捐助银钱修理广州城事亦见《宋史·大食传》，勿巡人在广州之势力之大亦从可知矣。

四 《岭外代答》记大食诸国

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正南诸国，三佛齐(一)其都会也。东南诸国，阁婆(二)其都会也。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近则占城、真腊，为窰里(三)诸国之都会。远则大秦，为西天竺诸国之都会，又其远则麻离拔国(四)，为大食诸国之都会。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五)，为极西诸国之都会。……于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细兰(六)。细兰海中，有一大洲，名细兰国。渡之而西，复有诸国。其南为故临国(七)，其北为大秦国、王舍城、天竺国。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八)。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九)诸国，凡千餘。更西

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问也(一〇)。(《岭外代答》卷二《海外诸蕃国》)

(一) 周去非此节，叙述印度洋各段至清晰，为他书所无。三佛齐在苏门答腊岛东南。《唐书》曰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即今之勃淋邦港(Palembang)。《海国图志》考之最详。阿拉伯人《苏烈曼游记》中，有柴巴基国(Zabaj)，音与三佛齐古读，最相近。

(二) 阇婆即爪哇(Java)。

(三) 窰里不可考。或为闽粤人马来(Malay)之读音也。

(四) 麻离拔国即《诸蕃志》之麻罗拔国(Malabar=Melibar)，在印度半岛两岸。

(五) 木兰皮国乃Maghrib之译音，译义犹言两国也。

(六) 《岭外代答》为汉文中第一书得锡兰岛(Ceylon)之正确译音。以前正史及高僧游记，皆作师子国。细兰海即今之孟加拉湾。

(七) 故临国，《宋史·大食传》又作古逻国。即元代之俱蓝国(Kaulam=Coilum)，中世纪时，为印度半岛西南大埠。

(八) 所谓东大食海，即印度与阿拉伯间之海，西大食海即地中海也。

(九) 木兰皮原仅指摩洛哥而言，其义犹言“泰西”也。然在此节，则指非洲北岸以及欧洲诸国，至为明了。

(一〇) 欧洲之西，则为大西洋。欧洲古代，无人敢渡。大食之人，亦无人横渡之也。周去非所得海外蕃国事情，自其地名观之，盖皆闻自阿拉伯人者也。稍后，赵汝适之《诸蕃志》亦尽闻之阿拉伯人。大抵阿拉伯人游踪所至，《岭外代答》与《诸蕃志》，皆有记载。大西洋之西，阿拉伯既无人能知，故《岭外代答》亦以“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两语了之也。

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餘所，知名者特数国耳。有麻离拔国^(一)。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产乳香、龙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没药、血竭、阿魏、苏合油、没石子、蔷薇水等货。皆大食诸国至此博易。国王官民皆事天。官豪皆以金线挑花帛，缠头搭项，以白越诺金字布为衣，或衣诸色锦，以红皮为履。居五层楼。食面饼肉酪，贫者乃食鱼蔬。地少稻米，所产果实，甜而不酸。以蒲桃为酒。以糖煮香药为思酥酒。以蜜和香药，作眉思打华酒，暖补有益。以金银为钱。巨舶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罗拔国遣人入贡，即此麻离拔也。

(一) 麻离拔即 Malabar 之译音，在印度半岛西岸，未尝隶大食，而此处列于大食诸国中者，或因该处有大食

蕃客寄居甚多也。

有麻嘉国^(一)，自麻离拔国西去，陆行八十余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结甃成墟屋。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王，皆遣人持宝贝金银施舍，以锦绮盖其方丈。每年诸国前来，就方丈礼拜，并他国官豪，不拘万里，皆至瞻礼。方丈后有佛墓，日夜常见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过。若人临命终时，取墓上土涂胸，即乘佛力超生云。

(一) 麻嘉即麦加(Mecca)之转音。麻霞勿即摩诃末(Mohammed)。今代粤人麻霞勿三字读法尚全与西文同也。

有白达国^(一)，系大食诸国之京师也。其国王，则佛麻霞勿之子孙也。大食诸国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国富盛。王出，张皂盖，金柄。其顶有玉狮子，背负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远可见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宝物珍段，皆食饼肉酥酪。少鱼菜米。产金、银、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诺布、苏合油。国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缠头。所谓软琉璃者，国所产也。

(一) 白达即巴吉打(Bagdad)，《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又皆作报达国。

有吉慈尼国^(一)，皆大山围绕，凿山为城，方二百里，环以大水。其国有礼拜堂百余所，内一所方十里。

国人七日一赴堂礼拜，谓之除（或作厨）幟。其国产金、银、越诺布、金丝锦、五色驼毛段、碾花琉璃、苏合油、无名异、摩娑石。人食饼肉乳酪，少鱼米。民多豪富，居楼阁，有五七层者。多畜牧驼马。地极寒，自秋至春，雪不消，寔近西北故也。

（一）吉慈尼国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哥疾宁，皆为 Ghazna, Ghiznin 之译音。其地在阿富汗国（Afghanistan）迦布逻城（Kabul）之西南，为柴布里斯坦省（Zabulistan）之首府。地方甚古，费杜西之《帝纪》（Shahnameh）已言之矣。吉慈尼朝（Ghaznian dynasty）起始于公元九七六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亡于一一八四年（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君临吉慈尼邻近，及印度大部。此朝之都城，即在吉慈尼城。后起代之者，为高利亚朝（Gaurian dynasty）。一二一六年（宋宁宗嘉定九年），花刺子模王摩哈美德（Mohammed Khwarizm Shah）攻取吉慈尼城。蒙古人征波斯时，吉慈尼城地当要冲。花刺子模国太子札兰丁（Djelal-eddin）兵败波斯后，退集余烬于吉慈尼城。至一二二二年（宋宁宗嘉定十五年），蒙古人攻陷其地，毁其城。稍后重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一二，曹矩吒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鹤悉那，周三十余里。鹤悉那亦即吉慈尼之讹音。

有眉路骨惇国^(一)，居七重之城。自上古用黑光大石叠就，就城相去千步。有蕃塔三百余，内一塔高八十

丈，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缠头搭项，寒即以色毛段为衣。以肉面为食，以金银为钱。所谓蛟绡、蔷薇水、梔子花、摩娑石、珊瑚，皆其所产也。

(一)《诸蕃志》卷上芦眉国记云：“亦名眉路骨国。”芦眉，《明史·西域传》作鲁迷，指小亚细亚阿那拖利亚 (Anatolia) 等地而言。眉路骨之原音，或为 Malek，华言王也。周去非此方多一悼字，未知其原音为何也。

夏德于其所注之译本《诸蕃志》第一四二页云：“‘眉路骨悼’恐非任何城名而似为阿拉伯字 Mulhirdun 之译音，其义犹云‘奉异端者’ (infidels)。周去非之记载盖得之阿拉伯人，其意或指是时东罗马帝国之都城君士但丁堡而言。至如所谓七重之城及其他详情，或隐约指罗马城 (Rome) 及其附近之七山而言。如是则赵汝适《诸蕃志》所称‘斯加里野国近芦眉国……衣服风俗语言，与芦眉同’有解说矣。西锡利岛 (Sicily) 与意大利本土相近，风俗习惯，自多相同。《诸蕃志》芦眉国记载，字句多与周去非《岭外代答》眉路骨悼国条相同。周、赵二人心中所指之国必同为一地。但并非专指某一国而言。所记者不过远方地中海境域之各种琐闻而已。”但据劳林森 (Rawlinson) 及斐斯脱浪枢 (Le Strange) 二人意见，则眉路骨悼断不指罗马，乃指中央亚细亚巴里黑城 (Balkh) 郊外脑巴哈 (Naw Bahar) 地方而言。萨珊朝时其地有火教徒之大拜火教堂。寺中方丈名巴尔玛喀 (Barmak)，子孙世为火教

教主。寺仿麦加 (Mecca) 之恺阿白 (Ka' abah) (译名见《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天方国) 大礼拜寺而建。墙皆饰宝石, 外挂帘覆之。墙按期抹香, 尤以初春为然。脑巴哈即土人语初春也。大殿上有圆顶, 甚壮伟。另阿尔吴斯通 (Al-Ustun) 高一百爱耳 (ells, 每一爱耳合四十五英寸)。此中殿四周有三百六十房间。每房间有僧一人居之, 每人服役一日。全年三百六十日一周。圆顶上端树有大藤, 以丝绸制之。有风时藤被吹, 飘扬空中甚长。殿中有偶像甚多。中央有主像。由迦布罗、印度及中国各方面而来之巡礼者, 先在主像前伏地叩首。礼拜后, 执主教巴尔玛克之手而吻之。脑巴哈四周有七平方里格 (leagues) (每里格等于三英里), 皆为寺产。每年收入租金甚巨。哈里发鄂脱曼 (Caliph Othman) 时阿拉伯将官阿纳甫依宾开斯 (Ahnab Ibn Kayr) 毁圣坛, 使其人改信伊斯兰教。《岭外代答》所叙“有蕃塔三百余, 内一塔高八十丈, 内有三百六十房”诸语, 皆与脑巴哈情形相同。一百爱耳与八十丈亦无大差。脑巴哈当然为阿拉伯国内盛传之建筑物。又由航海商人传中国人耳中也。劳林森谓圆顶上端挂大旗或因此殿原是佛寺。脑巴哈 (初春) 或就是新精舍 (New Vihara) 之讹。《岭外代答》所谓“居七重之城。自上古用黑光大石叠就。每城相去千步”。究为误传巴里黑城有七门情形, 或脑巴哈寺外有七里格平方土地为寺产, 则不可知。巴里黑城古代富庶繁荣。食物丰裕, 生活廉贱。风景美丽, 城墙雄壮。城中有宽长街市, 大礼拜寺及华美宫

殿。公元一五五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为古思突厥人(Ghuzz Turks)所毁。突厥人去,土人复返,于附近重建新城。元气恢复不久,至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第二次破坏之,自是不振。眉路骨或眉路骨惇似即巴里黑(Balkh)之转音也。(见斯特兰奇《哈里发东国地理志》第420—422页,载《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一八七二年第510页。G. La 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pp.420--422,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872. P. 510)

有勿斯离国(一),其地多名山。秋露既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采而食之,清凉甘腴,此真甘露也。山有天生树,一岁生栗,次岁生没石子。地产火浣布、珊瑚。(《岭外代答》卷三)

(一)勿斯离即 Misr 之译音。阿拉伯人埃及国之称谓也。

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迤。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其国人黑色,身缠白布,须发伸直,露头撮髻,穿红皮履,如画罗汉脚踏者。好事弓箭,遇斗战敌时,以彩纛缠髻。国王身缠布,出入以布作软兜,或乘象。国人好奉事佛。其国有大食国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毕,用郁金涂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监篋国递年贩象牛,大食贩马,前来此国货卖。因

王事天尊牛，杀之偿死。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一）。（《岭外代答》卷二）

（一）故临国即《元史》上俱蓝国。吾人读此，可知南宋初故临国东西贸易状况。该国实为贸易转运地也。所谓广舶，即广州舶。南宋时，中国有商船至印度西海岸，此为确实记载。周去非此节，与爱德利奚之《地理书》，可互相发明也。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诉者，必提举司也。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提举司征其商而覆护焉。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阯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阇婆之半。而三佛齐、阇婆又不及大食国之

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为祸不测。幸泊于吾境，犹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国，则人货俱没。若夫默伽国、勿斯里等国，其远也不知共几万里矣（一）。（《岭外代答》卷三）

（一）综观《岭外代答》所有外国记事，周去非所知大食国地理，似较爱德利奚所知中国地理为清晰也。

五 《诸蕃志》记大食诸国

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番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其国雄壮，其地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番。天气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贵毡毯。国都号蜜徐篱（或作麻罗拔），据诸番冲要。王头缠织锦番布，朔望则戴八面纯金平顶冠，极天下珍宝皆施其上。衣锦衣，系玉带，蹀间金履。其居以玛瑙为柱，以绿甘（石之透明如水晶者）为壁，以水晶为瓦，以砾石为砖，以活石为灰。帷幕之属悉用百花锦。其锦以真金线夹五色丝织成。台榻饰以珠宝，阶砌包以纯金。器皿鼎灶杂用金银。结真珠为帘。每出朝，坐于帘后。官有丞相，披金

甲，戴兜鍪，持宝剑，拥卫左右。余官曰太尉，各领兵马二万余人。马高七尺，用铁为鞋。士卒骁勇，武艺冠伦。街阔五丈余。就中凿二丈，深四尺，以备骆驼马牛驮负物货。左右铺砌青黑石板，尤极精致，以便来往。民居屋宇与中国同。但瓦则以薄石为之。民食专仰米谷，好嗜细面蒸羊。贫者食鱼菜，果实皆甜无酸。取蒲萄汁为酒，或用糖煮香药为思酥酒，又用蜜和香药，作眉思打华酒，其酒大暖。巨富之家，博易金银，以量为秤。市肆喧哗。金银绫锦之类，种种萃聚。工匠技术，咸精其能。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拜天。农民耕种无水旱之忧。有溪涧之水足以灌溉，其源不知从出。当农隙时，其水止平两岸。及农务将兴，渐渐泛溢，日增一日。差官一员，视水候至，广行劝集。齐时耕种，足用之后，水退如初。国有大港，深二十余丈。东南濒海，支流达于诸路。港之两岸皆民居。日为墟市，舟车辐凑。麻、麦、粟、豆、糖、面、油、柴、鸡、羊、鹅、鸭、鱼、虾、枣圈、蒲萄、杂果皆萃焉。土地所出，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膻肭脐、珊瑚、琉璃、玻璃、砗磲、珊瑚树、猫儿睛、梔子花、蔷薇水、没石子、黄蜡、织金软锦、驼毛布、兜罗绵、异缎等。番商兴贩，系就三佛齐、

佛罗安等国转易。麻罗抹、施曷、奴发、啞四包困、罗施美、木俱兰、伽力吉、毗喏耶、伊祿、白达、思莲、白莲、积吉、甘眉、蒲花罗、层拔、弼琶罗、勿拔、瓮篱、记施、麻嘉、弼斯罗、吉瓷尼、勿斯离，皆其属国也。其国本波斯之别种。隋大业中，有波斯之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为瑞。乃纠合共众，剽略资货。聚徒浸盛，遂自立为王，据有波斯国之西境。唐永徽以后，屡来朝贡。其王益尼末换之前，谓之白衣大食。阿婆罗拔之后，谓之黑衣大食。皇朝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赐其王书，以招怀之。开宝元年，遣使来朝贡。四年，同占城、闍婆致礼物于江南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上其状，因诏自今勿以为献。淳化四年，遣副使李亚勿来贡，引对于崇政殿。称其国与大秦国为邻，土出象牙、犀角。太宗问取犀象何法。对曰：“象用象媒，诱至渐近，以大绳羈縻之耳。犀则使人升大树，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杀之。其小者不用弓矢亦可捕获。”赐以袈衣冠带，仍赐黄金，准其所贡之直。雍熙三年，同宾隲龙国来朝。咸平六年，又遣麻尼等贡真珠，乞不给回赐。真宗不欲违其意，俟其还，优加恩礼。景德元年，其使与三佛齐、蒲甘使同在京师，留上元观灯，皆赐钱纵饮。四年，偕占城来贡。优加馆饩，许览寺观苑囿。大中祥符车驾东封，其主陀婆离上言，愿执方物，赴泰山。从之。四年，祀汾

阴，义来，诏令陪位。旧传广州言大食国人无西忽卢华百三十岁，耳有重轮，貌甚伟异。自言远慕皇化，附古逻国舶船而来。诏赐锦袍银带，加束帛。元祐开禧间，各遣使入贡。有番商曰施那帗，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从塚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实^(一)。（《诸蕃志》卷上）

（一）《诸蕃志》此节前半，确为新材料。麻罗抹即麻罗拔（Malabar）。木俱兰即 Mekran 之译音，今代波斯东南沿海，以及俾路芝（Beluchistan）之海岸皆是也。白达即八吉打（Bagdad），下有专记。蒲花罗即不花刺（Bokhara）。层拔以下诸国，皆有专节，故可辨识也。下半段材料，与《唐书》、《宋史》之《大食传》相同。

麻嘉国，自麻罗拔国西去，陆行八十余程方到。乃佛麻霞勿所生之处，佛居用五色玉甃成。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皆至瞻礼，争持金银珍宝以施，仍用锦绮覆其居。后有佛墓，昼夜常有霞光，人莫能近，过则合眼。若人临命终时，摸取墓上土涂胸，云可乘佛力超生。（《诸蕃志》卷上）

瓮蛮国^(一)人物如勿拔国，地主缠头，缴纒不衣，跣足。奴仆则露首跣足，缴纒蔽体。食烧面饼、羊肉并乳、鱼、菜。土产千年枣甚多。沿海出真珠。山畜牧马，极蕃庶。他国贸易，惟买马与真珠及千年枣，用丁

香、豆蔻、脑子等为货。（《诸蕃志》卷上）

（一）瓮蛮即 Oman，在阿拉伯半岛东北，波斯湾口南岸。

记施国^(一)在海屿中，望见大食，半日可到。管州不多。王出入骑马，张皂伞。从者百余人。国人白净，身长八尺，披发打缠。缠长八尺，半缠于头，半垂于背。衣番衫，缴纒布。蹠红皮鞋。用金银钱。食面饼、羊、鱼、千年枣，不食米饭。土产真珠好马。大食岁遣驼骆负蔷薇水、梔子花、水银、白铜、生银、朱砂、紫草、细布等下船，至本国，贩于他国。（《诸蕃志》卷上）

（一）记施国，《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怯失，即 Kish 之译音。在波斯湾口小岛上。

白达国^(一)系大食诸国之一都会。自麻罗拔国约陆行一百三十余程，过五十余州乃到。国极强大，军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孙^(二)。相袭传位，至今二十九代，经六七百年。大食诸国或用兵相侵，皆不敢犯其境。王出，张皂盖，金柄，其顶有玉师子，背负一大金月，闪耀如星，虽远可见。城市衢陌，民居豪侈。多宝物珍段，少米鱼菜。人食饼肉、酥酪。产金、银、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诺布、苏合油。国人相尚以好雪布缠头及为衣服。七日一次削发，剪爪甲。一日五次礼拜天，遵大食教度。以佛之子孩，故诸国归敬焉。（《诸

蕃志》卷上)

(一) 今代泉州人读白达二字如 Bek-Tat, 与八吉打 (Bagdad) 原音, 最相近也。《元史·郭侃传》又作报达国。八吉打为阿拔斯朝 (Abbaside) 之都城。

(二) 哈里发 (Caliph) 不独为政治上之领袖, 而又为宗教上之首领, 犹之罗马教皇也。此节所谓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孙, 相袭传位者, 即指哈里发而言也。

弼斯罗国(一), 地主出入, 骑从千余人, 尽带铁甲。将官带连环锁子甲。听白达节制。人食烧面饼、羊肉。天时寒暑稍正, 但无朔望。产骆驼、绵羊、千年枣。每岁记施、瓮蛮国常至其国般贩。(《诸蕃志》卷上)

(一) 弼斯罗即巴斯拉 (Basra) 港。

吉慈尼国(一), 自麻罗拔国约一百二十程可到。地近西北, 极寒。冬雪至春不消。国有大山围绕, 峭山为城, 方二百余里, 外环以水。有礼拜堂二百余, 官民皆赴堂礼拜, 谓之厨(或作除)幟。民多豪富, 居楼阁, 至有五七层者。多畜牧驼马, 人食饼肉、乳酪、小鱼、米。或欲饮饭, 以牛湩拌水饮之。王手臂过膝。有战马百匹, 各高六尺余。骡数十匹, 亦高三尺。出则更迭乘之。所射弓数石, 五七人力不能挽。马上使铁锤, 重五十余斤。大食及西天诸国皆畏焉。土产金、银、越诺布、金丝锦, 五色驼毛段、碾花琉璃、苏合油、无名异、摩

婆石。（《诸蕃志》卷上）

（一）吉慈尼考证，已见上节《岭外代答》。

勿斯离国（一），其地多石山。秋露沆瀣，日晒即凝，状如糖霜，采而食之，清凉甘腴，盖真甘露也。山有天生树，一岁生栗，名蒲芦。次岁生没石子。地产火浣布、珊瑚。（《诸蕃志》卷上）

（一）《诸蕃志》中有勿斯离国，又有勿斯里国。两名音皆相近。据其记事观之，勿斯里国乃埃及国，其原音为 Misr。勿斯离国必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毛夕里国，其原音为 Mosul 也。

六 辽与大食之关系

天赞三年八月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麋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癸亥，大食国来贡。（《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开泰九年十月，大食国王遣使其子册哥请婚，进象及方物。

太平元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降之。（《辽史》卷七〇《属国表》）

开泰九年十月壬寅，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

太平元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辽史》卷一六《圣宗本纪》）

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一)，假道尔国，其勿致疑。”（《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

（一）耶律大石初意欲往大食，岂以昔日有姻娅之好，往投之乎？

附：唐宋之海外贸易及大食、波斯商人考

唐宋时代，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大盛，外国商人纷至沓来，其中以大食、波斯之商人尤多，当时称为“商胡”或“胡商”。现将当时沿海之对外贸易及“商胡”有关资料，附编于下：

1. 唐代关于海外贸易之措施

唐始置市舶使^(一)，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

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橈船，能载一千婆兰^(二)。次曰牛头船，比独橈得三分之一。又次曰三木船，曰料河船。递得三分之一。贞观十七年，诏三路市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沈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〇）

（一）《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云：提举市舶司，掌管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二）婆兰，马来语 Bharam 之译音。约合今英量四磅。

自唐设结好使^(一)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禁网疏阔，夷人随商翱翔城市。至有蛮媪卖药。（《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

（一）据《文苑英华》卷六三〇，唐裴次元之《奏广州结好使事由奉诏书谢恩状》，结好使即市舶使之异称也。

太和八年^(一)，上谕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卷七五，又《册府元龟》卷一七〇）

(一) 唐文宗太和八年即公元八三四年。此为政府下令保护外商。广东、福建、扬州常住外国商人，亦于此见之。

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岭南节度经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庶免隐欺。希颜奉宣圣旨宜依者。远国商贩，唯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忽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曾无内讼之意、更兴出位之思。玉毁椟中，是将谁咎。珠飞境外，安可复追。《书》曰：“不贵远物，则远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归。况又将荡上心。请降中使，示贪风于天下，延贿道于朝廷。黷污清时，亏损圣化。法宜当责，事固难依。且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缘军国所须，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职，孰敢阙供。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殊失推诚之体，又伤贱货之风。望押不出。（《全唐文》卷四七三）

代宗广德元年十一月，宦官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发兵作乱。节度使张休弃城奔端州（注：今肇庆），太一纵兵焚掠。官军讨平之。胡三省注云：唐置市舶使于广

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柳泽上书谏，帝嘉纳之。（《册府元龟》卷一〇一，又卷五四六）

2. 唐代之海舶

苍舶，大船也。通俗文吴船曰编，晋船曰舶。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大方广佛华严》第五十卷）

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桃榔须系缚（一），以橄欖糖泥之。糖乾甚坚，入水如漆也。（《岭表录异》卷上）

（一）此乃指波斯人所用之船。参观《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九章及汪大渊《岛夷志略》甘埋里条。

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声乐，役奴婢，以据舵楼之下。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安邑。狮子国船最大，梯上下数丈，皆积百货。至则本道辐辏，都邑为喧阗。有番长为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船脚，禁珍异。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船发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船没有鸽归。（《唐语林》卷八）

南海舶，外国船也。……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

信。船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国史补》卷下）

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一）。（《酉阳杂俎》卷十六）

（一）此为用鸽传递书信之尚矣。张鷟《朝野僉载》记唐太宗用鸽通信如下：“上令鸽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反数回。”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张九龄尝养鸽通信。

3. 唐代之大食、波斯商人

唐代有关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国的资料，史不乏书。如：

至德初，（邓景山）擢拜青齐节度使，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为政简肃，闻于朝廷。居职四年，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旧唐书》卷一一〇《邓景山传》）

至德初，擢拜青齐节度使，徙淮南，为政简肃。未几，宋州刺史刘展反。初，展有异志。淮西节度使王仲升表其状。诏迁扬州长史，兼江淮都统。密诏景山执送京师。展知之，拥兵二万度淮。景山逆击不胜，奔寿州。因引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讨展。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展叛凡三月平。（《新唐书》卷一四一《邓景山传》）

寻为邓景山所引，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贼刘展，送于阙下。（《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

刘展反，邓景山引神功助讨。自淄青济淮，众不整，入扬州，遂大掠居人资产。发屋剔窖，杀商胡波斯数千人。俄而擒展送京师……。（《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

锷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

迁岭南节度使。广人与蛮杂处，地征薄，多牟利于市。锷租其廛，榷所入，与常赋埒，以为时进。裒其余，悉自入。诸蕃舶至，尽有其税，于是财蓄不资。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玑，与商贾杂出于境。数年，京师权家，无不富锷之财。（《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锷传》）

开成元年冬，（卢钧）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一）之利，珍货辐凑。旧帅

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一不干预。自贞元已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榷榘。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殓殮，孤儿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德。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

（一）所谓蛮舶者，海外蕃舶也。上方蛮舶，既为蕃舶，而下方之蛮僚，亦必指海外之蕃人，无可疑也。《新唐书》可资参证。

（卢钧）擢岭南节度使，海道商舶始至^{（一）}。异时，帅府爭先往，贱售其珍。钧一不取，时称絜廉，专以清静治。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挠之，则相挺为乱。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禁名田产。阖部肃壹，无敢犯。贞元后，流放衣冠，其子姓穷弱不能自返者，为营棺榘还葬。有疾若丧，则经给医药殓殮。孤女稚儿，为立夫家，以奉粟资助，凡数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怨而化。又除采金税。华蛮数千走阙下，请为钧立生祠，刻石颂德。钧固辞。（《新唐书》卷一八二

《卢钧传》)

(一)《新唐书》此语大误。海道商舶之至广州，决不始于卢钧时代。

广明元年(公元八八〇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当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胡商未耳。”乃止。(《资治通鉴》卷二五三)

刘恂曾于蕃酋(一)家食本国将来者(波斯枣)，色类沙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岭表录异》)

(一)唐代之蕃酋或蕃长，据《苏烈曼游记》，为裁决同教间之争议，举一人由中国皇帝简选，亦为教长也。

天祐元年六月，进奉使都蕃长蒲诃栗宁远将军。(《唐会要》卷一〇〇)

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白若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引《投荒录》(一))

(一)据《文献通考》卷二〇五《经籍考》，《南行录》一卷，唐房千里撰，太和中，谪高州，既北归，编山川物产之奇，人民风俗之异，为此书，一名《投荒杂录》。

宋初李昉纂集之《太平广记》五百卷亦多有记商胡之事。所记虽多谲秘，然亦可见唐代大食、波斯商人在国内之影响

也。《太平广记》中有关之记载计有：卷一六《神仙类·杜子春》，出《玄怪续录》；卷一七《神仙类·卢李二生》，出《逸史》；卷三三《神仙类·韦弁》，出《神仙感遇传》；卷三四《神仙类·崔炜》，出《传奇》；卷一六八《气义类·李约》，出《尚书故事》；卷三六三《妖怪类·庐江民》，出《宣室志》；卷三七四《精怪类·胡氏子》，出《录异记》；卷四〇二《宝类·青泥珠》，出《广异记》；卷四〇二《宝类·径寸珠》，出《广异记》；卷四〇二《宝类·宝珠》，出《广异记》；卷四〇二《宝类·水珠》，出《记闻》；卷四〇二《宝类·李勉》，出《集异记》；卷四〇二《宝类·李灌》，出《独异志》；卷四〇二《宝类·守船者》，出《原化录》；卷四〇二《宝类·严生》，出《宣室志》；卷四〇二《宝类·鸞饼胡》，出《原化记》；卷四〇三《宝类·玉清三宝》，出《宣室志》；卷四〇三《宝类·宝骨》，出《酉阳杂俎》；卷四〇三《宝类·紫荊羯》，出《广异记》；卷四〇三《宝类·魏生》，出《原化录》；卷四〇四《杂宝类·肃宗朝八宝》，出《杜阳编》；卷四二一《龙类·刘贯词》，出《续玄怪录》；卷四四一《畜兽类·闽州莫徭》，出《广异记》；卷四五二《狐类·李麋》，出《广异记》；卷四五二《狐类·任氏》；卷四六〇《禽鸟类·户部令史妻》，出《广异记》；卷四六四《水族类·南海大蟹》，出《广异记》；卷四八五《杂传记类·东城老父传》。

此外，有关商胡之诗文，尚有：包佶《抱疾谢李吏部赠河黎勒叶》（《全唐诗》第三函第九册），杜甫《滟滪》（《全唐诗》第四函第四册），杜甫《解闷》十二首中之第二首（《全唐诗》第四函第四册），顾况《苏方》（《全唐诗》第四函第九册），沈亚之《表医

者郭常》(《文苑英华》卷三七一),柳宗元《招海贾文》(《全唐文》卷五八三)。

就以上所列之资料观之,可以看出:

一、就地理上言之,长安、扬州(又名广陵、江都)、广州、洪州等处胡人最多,大概皆以营商而来。而此数地名,大半见于唐时阿拉伯人书中。长安者,阿拉伯人称之为克姆丹(Kumdan即京都二字之转音)。扬州之名,见于依宾库达特巴(Ibn Khurdadhbeh)、阿尔比鲁尼(Al Biruny)及阿伯尔肥达(Abul-feda)诸人地理书中。广州即阿拉伯人之康府(Khanfu即广府二字之转音),又曰兴克兰(Sin-kalan),或曰兴阿兴(Sin-ul-Sin)也。广州者,海舶登岸之处也。洪州(今之南昌)过路之处也。唐时,广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往扬州逐利者,必取道大庾岭,再沿赣江而下,顺长江而再至扬州也。扬州在南北朝及隋唐二代,最为繁华,确有“扬都”之号也。(见《高僧传》二集卷一《梁扬都正观寺沙门僧伽婆罗传》)宋洪迈曰:“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长安为唐之都城,亦奔名逐利者之所趋也。由扬州往长安大抵皆溯隋氏所开运河,而上至洛阳,再经陆道,过潼关而至西安也。陈留、睢阳皆滨运河,故得于途间逆旅内,得遇波斯胡人也。史书中仅有言胡人,而不言明究为何国人者。初视之,似觉不清,然吾人苟一思及从西北或东北边塞而来之胡人,从无营商者,更从无来至中国南方贸易者,则所称之胡人,必一律皆波斯、大食之胡人可无疑也。《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赞》曰:

“大蒙之人，两方之国，与时盛衰，随世通塞。勿谓戎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藁街充斥。”长安胡人之多，亦可知矣。德人麦锡克谓唐时阿拉伯人仅至中国沿海诸省，而无有冒险入中国内地者。（见德文本《拔都他游记》第十页）氏盖仅见阿拉伯人之记载，而未得读中国书也。唐时阿拉伯人杂居中国内地者，岂在少数，特能著书留名后世者，寥寥数人而已。

二、就经济上言之，诸节记胡人买珠宝，动以百万或千万计算。骤视之，似近于怪诞不经，而《太平广记》一书，所以被视为小说者，亦此故也。详考之，此亦当时社会实情，无足怪也。唐时，中国人视波斯、大食商胡，多是拥有厚资之商贾，以贩卖珍宝为职业，故有鉴别珠宝之能力。唐李义山有《杂纂》之作，（见《古今说海》、《说纂》）记当时社会上各种俗谚。其各种《不相称》诸语中，有“穷波斯”一语，即以波斯人之富，人所共知，而有个别波斯人竟以穷闻，实为“不相称”耳。

三、就当时航海船舶国籍论之，如柔克义(W.W.Rockhill)谓唐时中国人无由海道往波斯贸易者（见 Chau Ju-Kua, p. 14 n.），氏盖未见《唐书·王锬传》也。锬日发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当时中国人往海外贸易者之多，可以推想而知。唐宋时，航行南海舶之大小形状，读李肇《国史补》、周去非《岭外代答》、吴自牧《梦梁录》诸书，即可知矣。出境时期，至以岁计，其航程之远，可以想见。王锬之商舶，必不仅至新加坡而止也。

4. 宋代之海外贸易及市舶司之设立

海南诸国，各有酋长。三佛齐最号大国。有文书，善算。商人云，日月蚀亦能预知其时。但华人不晓其书尔。地多檀香、乳香，以为华货。三佛齐舶贾乳香至中国。所在市舶司以香系榷货，抽分之外，尽官市。近岁三佛齐国亦榷檀香。令商就其国主售之，直增数倍。蕃民莫敢私鬻。其政亦有术也。是国正在海南。西至大食尚远。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远贾辐凑，故号最盛。（《萍洲可谈》卷二）

广州自小海至潯洲七百里。潯洲有望舶巡檢司，谓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过潯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潯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潯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既至，泊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檢司差兵监视，谓之编栏。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后商人得为己物。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盖榷货也。商人有象牙稍大者，必截为三斤以下，规免官市。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故商人病之。舶至未经抽解，敢私取物货者，虽一毫，皆没其余货。科

罪有差。故商人莫敢犯。（《萍洲可谈》卷二）

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中流方丈余，舶船取其水贮以过海则不坏。逾此丈许取者并汲井水，皆不可贮，久则生虫，不知此何理也。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其檣植定而帆侧挂。以一头就檣柱如门扇帆席，谓之加突，方言也。海中不唯使顺风，开岸就岸，风皆可使，唯风逆则倒退尔，谓之使三面风。逆风尚可用，碇石不行。广帅以五月祈风于丰隆神。（《萍洲可谈》卷二）

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此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湊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

嗅之，便知所至。海中无雨，凡有雨则近山矣。商人言船船遇无风时，海水如鉴。舟人捕鱼，用大钩如臂，缚一鸡鹜为饵。使大鱼吞之，随其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风则弃。或取得大鱼不可食，剖腹求所吞小鱼，可食。一腹不下数十枚，枚数十斤。海大鱼每随船上下，凡投物无不啖。舟人病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气未绝，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沈，用数瓦罐，贮水缚席间。才投入，群鱼并席吞去，竟不少沉。有锯鲨长百十丈，鼻骨如锯，遇船船横截断之如拉朽尔。船行海中，忽远视枯木山积。舟师疑此处旧无山，则蛟龙也。乃断发取鱼鳞骨同焚，稍稍没水中。凡此皆危急，多不得脱。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萍洲可谈》卷二）

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绀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鼈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楠、苏木等物。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址、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鼈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

余，听市于民。（《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七年，令舶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泉、福濒海，舟船未经赋买者，仍赴司勘验。（《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熙宁时，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或以为市易司扰之，故海商不至，令提举司究诘以闻。既而市易务吕邈入舶司，阑取蕃商物。诏提举司劾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熙宁九年，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罢杭、明州市舶，诸舶皆隶广州一司。令师孟与三司详议之。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谨按《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置司，实祇广州最盛也。（《粤海关志》卷三引北宋毕仲衍《中书备对》（一））

（一）《粤海关志》，清末梁廷枏撰。毕仲衍《备对》作

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一〇七七),当时对外通商港口,实惟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三地。

元丰三年,中书言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宜选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回、广西以陈侔、两浙以副使周直儒、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罢广东帅臣兼领。(《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元丰五年,知密州范锴言,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显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六年,诏都转运使吴居厚条析以闻。元祐三年,锴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桥(一)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一) 密州板桥镇即今山东胶州。

崇宁元年,复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旧额。(《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

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朱或《萍洲可谈》卷二）

雍熙中，诏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淳熙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太平兴国初，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下黥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元祐三年，贾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货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官给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崇宁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巧通入他州及京东贩易，故有是诏。凡海舶欲至福建、两浙贩易者，广南舶司给防船兵

仗，如诣诸国法。广南舶司鬻所市物货，取息毋过二分。政和三年，诏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然海商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香》）

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香》）

岁十月，提举市舶司大槁设蕃商而遣之。（《岭外代答》卷三）

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资。商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宋史》卷四四六《苏缄传》）

苏缄为广州南海县主簿、广州领市舶司。每海商至，选官阅实资货。其商曾皆州里右姓，至则陵辄官府，以客礼见主者。缄以选往。大商樊氏入见，遽升阶就榻。缄捕系杖之。樊氏诉于州，州将召缄，责以专决罪。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舶商虽富，部民也。部民有罪，而邑官杖之，安得为专？”（《东都事略》卷一一〇《苏

緘传》，又见《广东通志》卷二三七《宦绩录》）

建炎四年三月，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间，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今复捐数十万缗，易无用之物，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乎？”谕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颜师鲁字几圣，龙溪人，第进士，历官监察御史。……知泉州。始至即蠲海舶诸税。诸商贾胡尤服其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

真德秀字景元，号西山，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嘉定十年知泉州。时番舶惧苛征，至者岁无三四。德秀至郡，首宽之，遂岁增三十六艘。（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

赵崇度，嘉定间提举市舶。先是海商货至，官竞刮取，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于是商舶滋少，供贡缺绝。崇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故事岁以土物送诸贵人，下泊曹吏皆褻满。崇度曰，吾不能腴脂膏，以市宠荣。悉罢之。（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

林逵，莆田人，居官清白，司泉州市舶。尝受鮓十瓮，他日发之金也，遽还之。叹曰：“昔畏四知，予畏一心。”（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

傅自修字勤道，晋江人。绍兴中监泉市舶务，宿弊十去八九。后番商为贪吏所困，号泣岸下。或诘之。对曰：“昔官有须而白者主，我故多载。今不见此官人，众夺殆尽。”闻于朝，由福建机幕除提举福建市舶。番商举手相贺。（《泉州府志》卷四六）

绍兴七年，上谕：“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一），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宽民力尔。”（《粤海关志》引《宋会要》）

（一）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九月条云：“两浙闽广三市舶司，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又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缗。”

绍兴十六年，（公元一一四六）上谕：“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粤海关志》引《宋会要》）

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嘉定九年，三省言自米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绍兴末，巨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

尉，共能谁何。……端平元年，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淳和四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言，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钅销，犹可以上鬻。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于是复申严漏泄之禁。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番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十年，以会价低减，复申严下海之禁。（《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

（宋）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5. 宋代之“蕃坊”及外国商人

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朱或《萍洲可谈》卷二）

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撻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蕃人不衣裪裤，喜地坐，以杖臀为苦，反不畏杖

脊。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其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交阯人尤重之，一环直百金。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光焰动灼，正如活者。究之无他异，不知佩袭之意如何。有摩娑石者，辟药虫毒，以为指环。遇毒则吮之立愈。此固可以卫生。（《萍洲可谈》卷二）

乐府有菩萨蛮，不知何物。在广中见呼蕃妇为菩萨蛮（一），因识之。（《萍洲可谈》卷二）

（一）菩萨蛮乃 Bussurman 之译音，而又由 Mussulman 转出者也，其义即回教徒奉正教者也。《元史》作木速蛮，《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铺速满。

广州蕃坊见蕃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沈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尝问也。（《萍洲可谈》卷二）

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府中。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云，善诵《孔雀明王经》。余思佛书所谓真言者，殊不可晓。意其传讹，喜得为证，因令诵之。其人以两手向背，倚柱而呼，声正如瓶中倾沸汤，更无一声

似世传《孔雀》真言者。余曰：“其书已经重译，宜其不同。但流俗以此书荐亡者，不知中国鬼神如何晓会？”（《萍洲可谈》卷二）

宣和元年，秀州^{（一）}开修青龙江浦。舶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专领焉。（《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一）宋时秀州即今浙江嘉兴，与江苏松江府辖境相邻。青龙江浦即今黄浦江也。

番商者，诸番夷市舶交易，纲首所领也。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使客至者，往往诧异，形诸吟咏。宋时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有凌虐土著者，经略帅府辄严惩之。华人有投充番户者，必诛无赦。淳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献吉贝布画、海外蛮图及猩猩图、玉带上于北苑。君臣近观之。天圣后，留寓益伙。伙首住广州者，谓之番长。因立番长司。（《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

宋时（蕃）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

林諲字正甫，其兄长溪人，徙平阳。绍兴中，登第，

为富阳尉。淳熙中，以功治晋江县。时大造战舰，当科民。諛不忍，欲投檄去。诸蕃寓居者义之，咸助其役。舰就而民不知。秩满，民空城留之。（《闽书》转录《泉州府志》卷二九）

番禺有海僚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居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今尚识其故处。层楼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矣。然稍异而可纪者，亦不一。因录之以示传奇。僚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日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薇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浚隈。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

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铎铎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尝有数柱，欲狃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后莫致，不之许，亦卧庑下。后有率堵波，高人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甃为大址，窰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圜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窰。岁四五月，舶将来。群僚入于塔，出于窰。啁嘶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闻诸广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濂时，为盗所取。迹捕无有，会市有窰人鬻精金，执而讯之，良是。问其所以致。曰：“僚家素严，人莫闯其藩。予栖梁上，三宿而至塔。裹赆粮，隐于颠，昼伏夜缘，以刚铁为错，断而怀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问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挟二雨盖，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风，鼓以为翼，乃在平地，无伤也。”盗虽得，而其足卒不能补，以至今。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后三日，以合荐酒饌烧羊，以谢大僚，曰如例。龙麝扑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无同槽故态。羊亦珍，皮色如黄金。酒醇而甘，几与崖蜜无辨。独好作河鱼疾，以脑多而性寒故也。余后北归，见

藤守王君兴翁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堰皆废云。泉亦有舶僚，曰尸罗围，资乙于蒲。近家亦荡析，意积贿聚散，自有时也（一）。（岳珂《程史》卷一一《番禺海僚条》）

（一）此为该条全文。此云蒲姓，本占城人。吾疑其或为居留占城之阿拉伯人。尸罗围或为西拉甫（Siraf）之转音。波斯湾畔之大商港也，其人来自此港。故以地名为人名也，此节记事，亦见《东南记闻》。

嘉定四年，守邹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明《泉州府志》卷四）

政和四年五月十八日，诏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属者，并依户绝法，仍入市舶司拘管。（《粤海关志》卷三引《宋会要》）

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闾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恃恩自恣。部内有巨室，蓄一玛瑙盆，每盛水则有二鱼跃其中。良闻之，厚酬其价不售。乃为番舶曾讷者所得。良遣人经营，云已进御矣。初未尝也。良即奏以谓讷厚藏宝货服用，僭拟乘舆。得旨令究实。良即以兵围其家，捕其妻孥，械系而搜索之。讷之弟谊方醉卧。初不知其由，仗剑而出。良即以拒命杀人闻奏。奏下，谊伏诛，讷配沙门岛。靖康初元，讷以赦得自便至京师，知时事之变，击鼓讼冤。（《王

明清《挥麈后录》又见《广东通志》卷三三一《杂录》一)

王涣之知福州。未至，复徙广州。蕃客杀奴，市舶使据旧比，止送其长杖笞。涣之不可，论如法。（《宋史》卷三四七《王涣之传》）

汪大猷知泉州。故事，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宋史》卷四〇〇《汪大猷传》）

蕃商杂处民间，而旧法与郡人争斗，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浸亦难制。公号于众曰：“安有中国而行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始有所惮，无敢斗者。（《攻愧集》卷八八《赠特进汪公行状》）

有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一)。士子以为病，言之郡。贾资巨万，上下俱受赂，莫肯谁何。乃群诉于部。使者请以属公。使者为下其书。公曰：“是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后以当撤报，使者亦不说。然以公理直，不敢问也。（《朱文公集》卷九八《朝奉大夫傅公行状》）

（一）此乃傅自得通判泉州时事，据此亦可知当时外国人城内杂居也。郡庠即府学。泉州府学在城南。

第七章 元代中国与 阿拉伯之交通

一 哈里发之灭亡

宪宗二年壬子，春正月，遣乞都不花^(一)(又作怯的不花)攻朮朮^(二)吉儿都怯寨^(三)。秋七月，命乞都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四)诸国。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五)。

(一)《宪宗本纪》之乞都不花，两史作 Kitibuka，克烈部人，崇奉基督教，旭烈兀西征时部下大将，后征埃及，死于阵间。

(二)朮朮，《郭侃传》作木乃兮，刘郁《西使记》作没里奚，《元史》他处，又作木刺夷，或没里奚。波斯北境 Mulahiaa 之译音也。

(三)吉儿都怯即 Ghirdkuh 之译音。没里奚国要塞也。

(四)素丹即 Sultan 之译音。《元史》他卷，又作算端

或算滩。

(五) 八哈塔即 Bagdad。《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八吉打。刘郁《西使记》作报达。《元朝秘史》作巴黑塔惕。《唐书·地理志》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作缚达城。《岭外代答》及《诸蕃志》皆作白达国。

七年丁巳，春，乞都不花等讨未来吉儿都怯寨，平之。

八年，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里发平之，擒其王。遣使来献捷。（《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又至报达部（按：《元史》有数版本，竟将此语遗脱），此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传四十二世，胜兵数十万。侃兵至，破其兵七万。屠西城，又破其东城。东城殿宇，皆构以沉檀木，举火焚之，香闻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灯檠。两城间有大河，侃预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哈里法算滩登舟。观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缚诣军门降。其将纒答尔遁去。侃追之。至暮，诸军欲顿舍。侃不听，又行十余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处，水深数尺。明日，获纒答尔，斩之，拔三百余城。（《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七年丁巳岁（元宪宗七年，公元一二五七年），取报达国，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里法。其城有东西城，中有大河，西城无壁垒，东城固之以瓮，绘其上甚盛。王师至

城下，一交战，破胜兵四十余万。西城既陷，尽屠其民。寻围东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数十万。哈里法以舸走^(一)，获焉。其国俗富庶，为西域冠。宫殿皆以沉檀乌木降真为之，壁皆黑白玉为之。金珠珍贝不可胜计。其后妃皆汉人^(二)。所产大珠，曰太岁弹，兰石、瑟瑟、金刚钻之类，带有值千金者。其国六百余年^(三)，传四十主，至哈里法而亡。人物颇秀于诸国，所产马名脱必察，哈里法不悦酒，以橙浆和糖为饮。琵琶三十六弦。初，哈里法患头痛，医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弦。听之立解。土人相传，报达诸王之祖，故诸王皆臣服。（刘郁《西使记》）

（一）哈里法之破灭，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六章。

（二）《西使记》载哈里法之后妃皆汉人，骤视之，似不可解。故白莱脱胥乃窠以为不合理，文中必有误也。吾尝详加审察，乃知原不足奇。吾人第一当知元代“汉人”之界说，与今代不同也。今代汉人，则中国本部之人，或由本部外移者。元代则称长江流域南宋之人为南人（见北京国子监元碑），而以黄河下流，中国土著，以及契丹、女真之人为汉人也。前节载辽圣宗太平元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一〇二一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耶律大石西迁后，契丹人、汉人随之者甚众。观于《长春真人西

游记》载邪米思干(Semiscant) (即萨马儿罕) “城中常十万余户, 国破而来, 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 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即西夏人)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 杂处城中”。即可知汉人随大石西至中央亚细亚者之众也。《辽史·天祚本纪》载大石致回鹘主书云“欲西至大食”。当其在中央亚细亚建国以后, 与报达之哈里法, 往来必更密。西辽公主嫁哈里发者, 必不乏人。故吾谓哈里法后妃中有汉人, 不足异也。

(三) 由摩柯末黑记拉(Hegira, 公元六二二)至元宪宗八年(公元一二五八)共六百三十六年。

二 天房国

又西行(报达之西)三千里, 至天房。其将住石致书请降。左右以住石之请为信然, 易之不为备。侃曰: “欺敌者亡, 军机多诈。若中彼计, 耻莫大焉。”乃严备以待。住石果来邀我师。侃与战, 大败之。巴儿算滩降, 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报达之西, 马行二十日, 有天房。内有天使, 神人之祖葬所也(一), 师名癖颜八儿(二)。房中悬铁绳, 以手扞之, 诚可及, 不诚者竟不得扞。经文甚多, 皆癖颜八

儿所作。辖大城数十，其民富贵。（《西使记》）

（一）《郭侃传》以天房为国，而《西使记》则仅指一屋也。《西使记》似指麻嘉城（Mecca）之黑石殿（Kaaba）而言。殿中供大石，彼土传为天堂之石，原初色白，日久色乃变黑。欧人有窥见者，谓乃天上陨石。摩诃末之先，已供于殿。阿拉伯人谓之曰拜图腊（Beitullah），犹言上帝屋（House of God）也。《旧唐书》亦已言之矣。摩诃末葬于摩地那城（Medina）。此处谓为神王之祖葬所者，误也。

（二）辨颜八儿，波斯语 Peighember 之译音，华言先知先觉者（Prophet）也。

三 天堂国

天堂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一)之地，又名为西城^(二)。风景融和，四时之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三)亦有路通，名为天堂。有回回历，与中国授时历前后至争三日，共选日永无差异。气候暖，风俗好善。男女辮发，穿细布布衫，系细布捎。地产西马，高八尺许。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则人肥美。贸易之货，用银、五色缎、青白花器、铁鼎之属。（《岛夷志略》）

（一）筠冲之名，始见于此。古书余尙未能查得出自

何处也。

(二) 西城，又作“西域”，李文田校刊之《岛夷志略》(《知服斋本》)作“西城”。阿拉伯人不会自称西域，而我国人称西域也不只指此地。默伽位于阿拉伯西部，故应为西城。

(三) 西洋之名，始见于此。

四 元代中国之阿拉伯人

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一)

(一) 周密，宋末元初人，宋亡不仕，著有《癸辛杂识》、《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

林乔，泉州人，寓信州，得罪押回本贯，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周密《癸辛杂识》别集)

昷(南宋景炎帝)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一)，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昷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蹕。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二)。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资。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

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

（一）宋末元初，有阿拉伯人蒲寿晟与弟寿庚来仕中国。《宋史》、《元史》虽无专传，然事迹亦散见他书，见后引。各家皆仅记其为西域人，未明言为大食人也。查《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宋初来中国之大食使者之名，如蒲希密、蒲思那、蒲罗、蒲押陀黎、蒲加心、蒲麻勿施婆离、蒲沙乙、蒲陀婆离慈，皆冠有蒲字。或为 Abu 之简译，未可知也。《唐书·大食传》将 Abu'l Abbas 译作阿蒲罗拔。Abu Dschafar 译作阿蒲茶拂。中国南方人喜呼人为阿某。例如姓王者，称之为阿王。阿拉伯人名前多有阿蒲 (Abu) 之音，华人遂以为其姓蒲也。寿晟寿庚之得姓为蒲者，或此故也。寿晟寿庚兄弟二人之为大食人，似可稳断也。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一篇，谓日本桑原隲藏在日本《史学杂志》七六七编，有《蒲寿庚考》，颇详尽，余惜未得见也。

（二）寿庚自有船往来海上，于此可见。《八闽通志》卷七三云：“海云楼在泉州府城东北，三十六都海岸，宋季蒲寿庚建以望海舶，后废。”

董文炳又曰：“昔者泉州蒲寿庚以城降。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矣。惟陛下恕其专擅之罪。”帝（世祖）大嘉之。（《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

至元十三年二月辛酉，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

寿庚、寿晟兄弟。

十四年三月乙未，福建漳泉二郡，蒲寿庚、印德傅、李珣、李公度，皆以城降。秋七月戊申，置行省于江西，以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蒲寿庚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

至元十五年三月乙酉，诏蒙古带、唆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八月辛巳，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寨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十六年五月辛亥，蒲寿庚请下诏招海外诸蕃。不允。

十八年二月己丑，福建省左丞蒲寿庚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

二十一年九月甲申，中书省言福建行省军饷绝少，必于扬州转输，事多迟误。若并两省为一，分命省臣治泉州为便。诏以中书右丞行省事忙兀台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行省左丞忽刺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德，分省泉州。（《元史》卷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世祖本纪》）

宋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一二七六）十二月，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于元。考《泉州

府志》，田真子晋江人，文天祥同榜进士，为州司马。蒲寿庚其先西域人，与兄寿晟^(一)总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寿庚顽暴寡谋，寿晟为之划策。密畀寿庚以蜡丸裹表，潜出降元。今但知寿庚之叛宋，而不知寿晟之主谋也。其子师文尤暴悍嗜杀。孙胜夫其党也。（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

（一）蒲寿晟有《心泉学诗稿》六卷，清人自《永乐大典》中录出，在《四库全书》之中。《四库简明目录》卷一六云：“其诗恬澹闲远，不失雅音。”寿晟，《元史》作寿晟。

蒲受耕，祖本蕃人，富甲两广，据泉州叛。（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一)

（一）蒲受耕即蒲寿庚。郑所南，福建人，南宋亡后，始终坚持反元。其所著有《心史》，于明末始发现于一井中。或云为伪书，清代列为禁书，然所载均有可考者也。

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一)。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晟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寿庚将海舟以从。寿庚闭门拒命，与州司马田真子上表降元。明年七月，张世杰自海上回攻城。寿庚遣其党孙胜夫诣杭求唆都援兵，自与尤永贤、王与、金泳协谋拒守，尽杀淮军宗子之在城者。

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圉上将军，参知政事。胜夫等各进官有差。初，寿晟自宋时，仕至知吉州，逆计宋事已去，辞不赴。寿庚迎降，及歼淮兵宗子，皆寿晟阴为之谋。事成，乃佯着野人服，入法石山若无与其事者。寿庚长子师文尤暴悍嗜杀。淮兵宗子之死，师文力居多。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熏炎者数十余年，元亡乃已。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二）

（一）由《心史》及《闽书》此处观之，蒲寿庚之祖先，必为广州之豪富。南宋岳珂在广州时，曾记广州之蒲姓，均为豪富（见岳珂《程史》卷一），意即蒲寿庚之祖先也。

咸淳末，海贼寇郡境。时西域人蒲寿晟、寿庚兄弟在泉，击贼退之。景炎元年，宋端宗即位于福州，寻入海，航于泉州港，命寿庚将海舟以从。叛贼寿庚闭城拒命。时元伯颜遣唆都寇泉州，寿庚遂以蜡丸裹表，山水门潜出，与田真子叛降元。二年，张世杰自海上复回讨贼。寿庚遣其贼党孙胜夫诣杭求救于唆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张世杰攻九十日不下，乃去之。（《泉州府志》卷七三《纪兵》）

咸淳十年，海贼寇泉州境。西域人提举市舶蒲寿

寇、寿庚击退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

（景炎）二年丁丑，泉州素多宗子，闻张少保（世杰）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叛臣蒲受耕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心史》）

蒲寿宬，咸淳七年，知梅州。一毫无取于民，居处饮食俭约。见曾非遗泽在民，遣人还籍取家资，建石亭其上。日汲井水二瓶，置诸公堂。欲常目之而踵其武也。州进士杨圭题其梁曰：“曾氏非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今祀名宦祠。（光绪《嘉应州志》）

宋末西域人蒲寿宬与弟寿庚，以互市至。咸淳末，击海寇有功。寿庚历官至招抚使，寿宬授知吉州，不赴，劝寿庚据泉以降元。策既定，佯着黄冠野服，入法石山中，自称处士，伪示不臣之意。忽有二书生，因其昼寝，各投一诗，不著姓名而去。其诗云：“梅花落地点苍苔，天意相商要入梅。蛱蝶不知春去也，双双飞过粉墙来。”其二云：“剑戟纷纷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曹学佺《泉州府志胜》卷五，录自乾隆《泉州府志》卷七五《拾遗上》）

蒲寿庚以有功于元，子孙多显达。泉人畏其熏炎，元亡乃已。明太祖时，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福建通志》卷二七四《丛谈》）

明太祖初，禁蒲姓不得读书入仕。与衢州留梦炎家

子姓赴考者责令书一给。曰并非梦炎子孙，方准入试。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八)

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死。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资。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省中有榜，许人告首隐寄债负等。(《癸辛杂识》续集下)

赛典赤瞻思丁(一)，一名乌马儿(Omar)，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鹞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太宗即位，授丰、靖、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改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入为燕京断事官。宪宗即位，命同搭刺浑行六部事。迁燕京路总管，多惠政，擢采访使。帝伐蜀，赛典赤主馈餉，供亿未尝阙乏。世祖即位，拜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七年，分镇四川。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秬稻黍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西南诸夷，翕然款附。为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皆皆感悦。赛典赤居云南六年，至元十六年

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葬鄯阇北门。子五人：长纳速刺丁(Nasr-uddin)。次哈散(Hassan)，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次忽辛(Hussein)。次苦速丁兀默里(Shams-uddin Omar)，建昌路总管。次马速忽(Mas'ud)，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纳速刺丁以征缅及招安金齿、蒲骡、曲蜡等夷寨立功。至元二十二年，以哈刺章蒙古军千人从皇太子脱欢征交趾。二十九年卒。子十二人：伯颜中书平章政事。乌马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割法儿(Dschafar)荆湖宣慰使。忽先(Hussein)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Saadi)云南行省左丞。阿容太常礼仪院使。伯颜察儿中书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丞相、奉元王，谥忠宪(二)。(《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

(一) 波斯拉施特(Rashid-eddin)《史记》载元时哈喇章(Karadjang, 即云南省)人民皆回教徒。有 Sayid-Edjell 者, 即赛典赤也。拉施特谓为布哈拉(Bokhara)人。蒙哥大汗时, 充哈喇章(Karadjang)总督。纳速刺丁之名, 亦见于拉施特史记, 袭父职, 为哈喇章总督, 卒于一二九四、五年(即至元三十一年或成宗大德元年。此与《元史》所记不同, 拉施特误)。纳速刺丁有子曰阿布拜克儿(Abu Bekr) 称号曰伯颜平章(Bayan Fenchan)。当拉施特著书时, 充刺桐(Zaitun)港长官。伯颜平章又袭用其

祖父之名，亦曰赛典赤（Sayid Edjell）。成宗时，尝充户部尚书。纳速刺丁之名，亦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五十二章，作 Nescradin。

（二）赛典赤之次子忽辛，《元史》同卷亦有传，云亦立功云南，有父风，至大三年卒。子二人：伯杭中庆路达鲁花赤，曲列湖南道宣慰使。

也黑迭儿系出西域，唐为大食国人。世祖即祚，命董茶迭儿局。茶迭儿云者，国言庐帐之名也。至元三年，定都于燕。八月，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属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也黑迭儿受任劳勩，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膂，咸有成画。太史练日，冬卿抡材，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厘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居，以及池塘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绾庑飞檐，具以法。岁十二月，有旨命光祿大夫安肃张公柔、工部尚书段天祐，暨也黑迭儿同行工部，修筑宫城。乃具畚鍤，乃树楨干，伐石运甃，缩版覆簣。兆人子来，厥基阜崇，厥址矩方。其直引绳，其坚凝金，又大称旨。自是宠遇日隆，而筋力老矣（一）。（欧阳玄《圭斋集》卷九《马合马沙碑》）（二）

（一）也黑迭儿《元史》无传。柯劭忞《新元史》卷一

三一为之补传。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下册《美术篇》论之尤多发挥，此处则引自该书也。

(二) 马合马沙为也黑迭儿之子，父子世掌工部事。

阿刺瓦而思，回鹘八瓦耳人，仕其国为千夫长。太祖征西域，驻驂八瓦尔(Baurd, 在呼罗珊境内)之地，阿刺瓦而思率其部曲来降。从帝亲征，既破瀚海军，又攻轮台、高昌、于阗、寻思干等，靡战不克。没于军。子阿刺瓦丁(Ala-eddin)从世祖北征有功。至元二十九年卒，寿一百二岁。子贍思丁(Shams-eddin)有子五人，长乌马儿(Omar)，次不别，次忻都，次阿合马(Ahmed)，次阿散不别(Hassan)，骁勇善骑射，历事成宗、武宗、仁宗，数被宠遇。计前后所赐楮币餘四十万緡，他物称是。积官荣祿大夫，三珠虎符。子斡都蛮(Othman)袭职。(《元史》卷一三四《阿刺瓦而思传》)

撒吉思，回鹘人(一)。其国阿大都督多和思之次子也。(《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

(一) 唐代之回纥或回鹘，《元史》称之为畏吾儿，有时又称之为高昌。回鹘之名，在《元史》上，其义与回回同，皆指葱岭以西回回教徒而言也。

纳速刺丁字士瞻。其父马合木，从征襄阳，以劳擢浚州达鲁花赤，因家大名。纳速刺丁起身乡贡进士，官至淮东宣慰司。张士诚乱，死难于高邮三垛镇。子曰宝童、海鲁丁、西山驴。（《元史》卷一九四《纳速刺丁传》）

迭里弥实字子初，回回人。性刚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犹不仕。或问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后为漳州路达鲁花赤。居三年，民甚安之。明兵既取福州，兴化、泉州皆纳款，或以告，迭里弥实仰天叹曰：“吾不材，位三品，国恩厚矣。其何以报乎？报国恩者，有死而已。”乃拔佩刀刺喉中以死。又有获独步丁者，回回人，旧进士，累官金广东廉访司事。明兵下福州，以石自系其腰，投井死。其兄曰穆鲁丁者，官建康，曰海鲁丁者，官信州，亦皆死国难云。（《元史》卷一九六《迭里弥实传》）

阿合马，回纥人也，不知其所由进。世祖时，累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其子呼逊（Hussein）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专权自恣，人心愤怨。益都千户王著等诡计杀之（一）。（《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

（一）《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二十三章，有专章记阿合马虐政。多森《蒙古史》记阿合马为药杀河畔肥纳开忒

(Fenáket)地方人。此地以后改作沙鹿海牙(Shah Rúk-hia,名见《明史·西域传》)为世祖后札必所荐引。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国人。国既内附,大父鲁坤乃东迁丰州。太宗时,以材授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因家真定。父幹直,始从儒先生问学,轻财重义,不干仕进。贍思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生承旨王思廉(一)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故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推重。延祐初,诏以科第取士。有劝其就试者。贍思笑而不应。既而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论荐之。泰定三年,诏以逸逸徵至上都,见帝于龙虎台,眷遇优渥。时倒刺沙柄国,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独不往见。倒刺沙屡使人招致之,即以养亲辞归。天历三年,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赐对奎章阁。文宗问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进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称善。诏预修《经世大典》,以论议不合,求去。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谕留之。贍思坚以母老辞,遂赐币遣之。复命集传旨曰:“卿且暂还,行召卿矣。”至顺四年,除国子博士。丁内艰不赴。后至元二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条。曰: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

复科举，罢数军，一刑章，宽禁网。时奸臣变乱成宪，帝方虚己以听。瞻思所言，皆一时群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赵承庆见之，叹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执政陕西行省者，恣为非道，瞻思发其罪而按之，辄弃职夜遁。会有诏勿逮问，然犹杖其私人。及分巡云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远藩为之震悚。襄汉流民，聚居宋之绍熙府^(二)故地，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瞻思乃擒其魁而释其党。复上言：“绍熙土饶利厚，流户日增。若以其人散还本籍，恐为边患，宜设官府以抚定之。”诏即其地置绍熙宣抚司。三年，除金浙西肃政廉访司事。即按问都转运盐使、海道都万户、行宣政院等官赃罪。浙右郡县无敢为贪墨者。复以浙右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谓道人、道民、行童者，类皆渎常伦，隐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兴一路，为数已二千七百。乃建议请勒归本族，俾供王赋，庶以稍宽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为令。四年，改金浙东肃政廉访司事，以病免归。瞻思历官台宪，所至以理冤泽物为己任。平反大辟之狱，先后甚众。然未尝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尝与五府官决狱。咸宁有妇宋娥者，与邻人通。邻人谓娥曰：“我将杀尔夫。”娥曰：“张子文行且杀之。”明日，夫果死。迹盗数日，娥始以张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为非共杀，且既经赦宥，

宜释之。贍思曰：“张子文以为娥固许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与张同谋，度不能终隐，故发之也。岂赦可释哉？”枢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阴德也。御史勿执常法。”贍思曰：“是谓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种阴德于生者，奈死者何？”乃独上议刑部，卒正娥罪。其审判当罪，多类此。至正四年，除江东肃政廉访副使。十年，召为秘书少监，议治河事。皆辞疾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抚军冀宁，承制封拜，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曰文孝。贍思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家贫，饘粥或不继。其考订经传，常自乐也。所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旨》、《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两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三)。（《元史》卷一九〇《儒学二》）

（一）《元史》卷一六〇，有思廉专传。思廉，真定获鹿人。幼师太原元好问，好问字裕之。金之典章文献得保存，好问之功为第一。贍思乃其再传弟子也。

（二）宋之绍熙府即今四川荣县。

（三）贍思著作多已散佚。存者仅有《河防通议》二

卷,在《四库全书》中。《四库简明目录》卷七,将贍思之名改为沙克什,大谬特谬。贍思即 Shams 之译音,乃回教徒之普通人名也。且其人自署亦曰贍思。生于数百年后者,何得妄行窜改耶?

萨都刺字天锡,别号直齐,本答失蛮氏,祖父以勦留镇云代,遂为雁门人。泰定时成进士,方弱冠,应奉翰林文字。出为燕南经历,擢为南台御史,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始至,为闾阎制权衡。其年,岁大稔,白太守发廩粟,全活甚众。俗尚巫,以祸福惑愚民。萨都刺捕治之,风为之革。历闽海廉访司知事,河北廉访司经历。萨都刺善为诗,绮而不缚,为人风流俊逸,既仕途不进,遂寓居杭州。每风日清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借,走东西两峰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又尝寓居孝感,后登太湖司空山太白台,叹曰:“此老真山水精也。”遂结庐其下终焉^(一)。(曾廉《元书》卷九一《隐逸传》下)

(一)《新元史》称:萨都刺“有《雁门集》八卷,《西湖十景词》一卷。后入方国珍幕府,卒”。

丁鹤年以字行,其先回回人。父职马祿丁,以世

荫为武昌县达鲁花赤，遂徙居焉。鹤年以父丁为氏。色目向略丧制，鹤年父卒，年才十二，即从古礼服，斩衰三年。年十七而通《诗》、《书》、《礼》三经。至正间淮寇渡江，袭武昌。鹤年奉母行，备极艰阻。母歿，盐酪不入口者五年。闻从兄吉雅谟丁为定海令，乃徒步往依之，遂留庆元。省台交荐凡九上，皆不就。吉雅谟丁以利祿勉之，去不顾。后吉雅莫丁以忤权要南谪，道远，仆隶惮行。鹤年乃冒雪千里从之。后复还越，寄食海乡，为童子师。既而方国珍据浙东，大忌色目人。鹤年深匿海岛，卖药自给。是时通政院判伍，实督运海上，负才气不礼宾客，独贤鹤年。然虽迎致之，睹其衣敝，欲易之，而不敢言也。慈溪尹陈麟有贤声，士大夫多依之。鹤年居其邑数载，未尝睹其面。鹤年好学多闻，精诗律。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行后，饮泣赋诗，凄恻动人。晚学浮屠法，庐父墓。自国变后，三十余年乃卒。（《元书》卷九一《隐逸传》下）

丁鹤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巨商。元世祖征西域，军乏饷，老丁杖策军门尽以货献。论功赐田宅京师，奉朝请。乌马儿累官甘肃行省左丞。父职马祿丁以世荫为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鹤年年十八，奉母走镇江。母歿，盐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方国珍

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及海内大定，牒请还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东村废宅中。鹤年恸哭，行求母告以梦。乃啮血沁骨，斂而葬焉。乌斯道为作《丁孝子传》。鹤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饮泣赋诗，情词凄恻。晚学浮屠法，庐居父墓，以永乐中卒。鹤年好学洽闻，精诗律。楚昭庄二王，咸礼敬之。正统中，宪王刻其遗文行世^(一)。（《明史》卷二八五《文苑》）

（一）鹤年事迹又见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九《高士传》。《明史·鹤年传》似即采此也。

题苦思丁成之《去思碑》：延祐乙卯，余登第，倅辽州。苦公成之^(一)实监郡。后十七年，承乏参议中书。成之由吏部侍郎除守四明，待罪政府。成之考最，擢两淮都转运使。庚辰夏，五，承召过维扬，始见其《四明去思碑》墨本，益信昔之考最为不诬也。俄升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开治四明，邦人士之喜当何如耶？余昔同僚，相得甚欢。故乐道其概而重之以诗曰：

当时同列共精贞，深幸抡材与鉴衡。漕府五年书上考，海天双节照连城。春留旧治棠无恙，云护丰碑藓不生。竹马儿童应有语，四明山水故多情。（许有壬^(二)《至正集》卷二〇，七律六）

(一) 苦思丁成之究为何处人或何族人，俱不可知，但由其名苦思丁(Shamx-uddin)观之，其为回回人，可无疑也。故置之于此。

(二) 许有壬，元至正中累官集贤大学士，改枢密副使，拜中书左丞。著有《至正集》。

公讳哈只哈心(一)，阿鲁浑氏(二)，世西域人。国去天朝远而险，非诚恣不可至，公凡两至，人与其勇。镇阿水里渡(三)。太祖皇帝兵压境，公断渡修垒，坚守持久，众怨公不降，惧破则残尔。公叹曰：“废兴有天，我非不知，但臣子分当尔也。”众益颀洞，将内变，遂降。上按剑问抗师状，先断其发，将诛之。正色对曰：“臣各为其主，非罪也。死不过污一席地，何恨？但恐无名尔！”上壮而释之。公仰瞻天表，知可乘时树立，因进曰：“阿特伯失刺子国(四)，坚盛非他国比，攻之必难拔，其主与臣善，请往招之。”即制可。按兵马鲁察城(五)，公单骑趋其国，谕以祸福，遂举国内附。录功，擢领怯怜口(六)，既班师，隶王旭烈耶(七)，从战必捷，屡入奏，称旨。岁丁巳，割彰德路为分地。江南平，益以宝庆路。王邸在极西绝域，遣使必慎择其人，以公偕鲁思檐木(八)子古里沙的入觐计事。公夙慕中土，因挈家行。目疾，留丰州(九)，至燕病卒，时至元五年八月廿三日也。享年一百一十七岁。初，公至和林，元帅苟公奇之，妻以女，生

二子：长阿合马早卒，次阿散。一女适马合谋。荀氏虽没，皆藁殡都城西。朝廷念其劳，以阿散为大名路税课提领。麦砧哈檐（一〇），西域名族，念公之贤，赘阿散共家，生二子：长暗都刺，始三岁；次凯霖，始三月，丧母。继张氏，二子。担古伯、怯烈。提领以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卒，年四十有四，藁殡大名。暗都刺兄弟鞠于外家，攻儒书，既长，益习礼训。谋于师友曰：“古之姓，或官或封，无常也。吾其从祖母之荀乎？”遂姓荀氏。又曰：“我兄弟读书学礼，无名字，其可名则不敢忘吾先，而字则从华可也。”于是师友相与字暗都刺曰平叔，凯霖曰和叔。平叔入京，初补吏，从侪类试艺。官不示以目，俾以意自书，而观其优劣焉。平叔独列法家，结案宗纲以对。主者惊异，由左司令史转户部令史、宗正府史、中书右司掾。除前官，迁大都路警巡院达鲁花赤，阶承务郎。皇庆壬子十一月卒。官选格分地，监都县，听自除拜。西邸以和叔世隶其邸，拟宝庆路邵阳县达鲁花赤。中书奏可。官进义副尉，移彰德路临漳县，进保义校尉。平叔之丧躬赴之。瘞祖父母殓侧，酌其遗逋。挈嫂侄妇养于家，以其职荫弟担古伯。内黄税使临漳，终更多安阳，爱其山水，思妥其先，卜地司空村。有飘风旋尘为涡，导马首者七。众皆见之，下马默祷：“若吾祖考宜此地，当止。”风即泯。买而为北域，迁祖考妣、考

妣、兄，以泰定四年岁丁卯二月癸酉葬焉。以公西来而
为使也，表之曰：西使之阡。嫂阿速刺氏，侄安童，继母
张，弟担古伯相继没，俱祔焉。迁林州达鲁花赤，升奉议
大夫、彰德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
府达鲁花赤管内劝农事。丙子，春旱，入境即雨。和
叔自谓偶然，而民心用是悦其来也。作洹水石桥，修公
廨传舍，百废俱兴。娶古华氏，子顽童，女帖里侃，婿咬
咬。良善敬戒，家法秩然。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
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
城居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然而求其善变者则无
几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和
叔则曰：“余非敢变余俗而取揆于同类也，其戾于道者
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余非
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
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
礼乐，吾其可不从乎？俗之不同，理之顿异，吾其可从
乎？”于戏！若和叔者，孟子所谓善变者也。其俗不铭
而铭其先，其俗墓近人而必远五害，此其变之小者也。
若使公自绝域入中国，有劳未食，及荀夫人皆殒于燕，
提领则殒大名，平叔又殒于燕，南北契阔，凡几易年，始
合于一。继母嫂弟侄又相继没。其入北域，若生者之
有家，暮而有所归也。使为孙子弟，非和叔则九殒四

置，几何而不为不食之鬼哉！世有忍同室为沟中瘠没，委之而额曾不泚也。故凡观人之先，不在子孙之富贵，而在其贤不肖尔。尝闻西域人多寿考，公度越上寿，至燕年已若是，其驰驱几万里矣。计其宣力，自壮至卒不衰也。吁！其亦异人乎哉！（铭略）（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三《碑志》一〇《哈只哈心碑文》）

（一）哈只哈心为 Haj Hassan 之译音。据其名，知其人为回回教徒无疑也。哈只(Haj)为回回人曾往麦加谒圣墓者归来以后之尊称也。哈心(Hassan)乃回回教徒普通之名也。

（二）阿鲁浑音与阿鲁温相同。《元史》卷一四二，彻里帖木儿阿鲁温氏。俄国布莱脱胥乃窠以为即波斯国 Holvan 城之译音，此城在乞里茫沙杭(Kirmanshah，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与八吉打(Bagdad)两城中间(见布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73页)。此城又拼作 Hulwan，亦见斯特兰奇所著《哈里发东国地理志》(Le Strange: The Lands of Eastern Caliphates, p.191)，乃由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入波斯山岳地境之门户也。

元世祖时波斯藩王阿鲁浑又名阿鲁，为阿八哈之子，阿八哈又为旭烈兀之子(名皆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阿鲁浑或阿鲁，西书如《马哥孛罗游记》等皆作 Argon。依此种译音法，则此处之阿

鲁浑或阿鲁温之原音亦应为 Argon 彼为人名，此为部族名，或地名。查《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九章（见亨利玉尔《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 284 页）说：“有一种人名阿鲁浑（Argon），法文寡斯莫尔（Guasmul）也。其义犹云两种混血儿也。实即天德军地方拜偶像人与崇拜摩诃末者之混血儿也。面貌较土人为美，多才能，有权势，亦多为大商人。”法国人克拉勃罗忒（Klaproth）最初指出 Argon 为 Arkhaiun 之转音。亚美尼亚史家 Stephen Orpelian 所著《亚美尼亚史记》中称基督教徒以此名。波斯史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略家传》中谓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 Arkaun，中国《元史》中之也里可温即此转音也（亨利玉尔《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 290 页）。此处之阿鲁浑三字似亦 Argon 之译音，又即也里可温之转音也。《元史》卷一四二彻里帖木儿，由其名字“彻里”观之，恐亦为基督教徒，盖彻里为 Charles 之译音，乃基督教徒之名也。哈只哈心既为回回教徒而又以阿鲁浑为氏，或其先为基督徒改奉回回教者也。

（三）阿水里为阿述利亚（Assyria）之转音，渡口在梯格里斯两岸，喀拉克歇尔格忒市（Kalea-Shergat）稍南，为东西往来必经之地。古代拖雷美《地理书》已言之矣。

（四）阿特伯失刺子国为 Atabeg Shulstan 之译音。阿特伯即《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之阿答毕，刘郁《西使记》作阿塔毕，犹云酋长也。失刺子，《元史·地理志》作设刺子，亦见于《经世大典图》，《元史·郭侃传》及刘郁

《西使记》作石罗子，末尾 Stan 乃伊兰语，国境之谓也（参看拙译之亨利玉尔注本《马哥孛罗游记》第一册第 161—162 页）。

（五）马鲁察即 Meruchak 之译音，此城在木鹿城（Maur）之东南一百十英里，谋格哈伯河（Murghab R.）上游东岸。《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辛巳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等城，即此处之马鲁察也。

（六）怯怜口，《元史》卷一〇〇《兵志·马政》，斡斤川等处御位下，大斡耳朵位下，有马塔、哈儿哈、怯连口、只儿哈忽。怯连口似即怯怜口也。

（七）旭烈，即《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之旭烈兀（Hulagu），封藩于波斯。

（八）檐音言，檐音丹，此处之檐字应作檐字，盖鲁思檐木为 Rustam 或 Rustum 或 Rustem 之译音，此乃波斯国极普通之人名也。

（九）丰州在今绥远东北附近。

（一〇）麦砧哈檐似为 Magi Hatam 之译音。Magi 为 Magus 之多数，Megus 为波斯国有学识及僧侣阶级之人，在波斯、伊拉克等地任何圣智之人皆称为 Magi。

此外，元太宗时，有商人奥都刺合蛮，以太宗十一年乙亥十二月，买扑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刺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奥都刺合蛮进酒。帝欢饮，极夜乃罢。辛

卯，迟明，崩于行殿（见《元史·太宗本纪》）。多森《蒙古史》称此人口阿伯达拉哈曼（Abdurrahman）。宪宗时有伊罗翰齐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以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见《元史·宪宗本纪》）。伊罗翰齐即波斯史家所记之 Mahmud Yelvadj，麻速忽即 Mas'ud 也。

《元史》上，又有数人，不明籍贯，仅书为西域人。大抵皆指波斯而言，其人则皆回教徒也。如《元史》卷一二〇有札儿火者，赛夷人（波斯东境 Seyistan），赛夷西域部之族长也。因以为氏。火者（Khodja）其官称也。《元史》卷一三三有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从平章政事赛典赤经略川陕，以后立功云南，数次率军讨緬。《元史》卷一四二有彻里帖木儿阿鲁温氏（Holvan，在八吉打与乞里茫沙杭〔Kirmanshahhan〕之间），祖父累立战功，为西域大族。至顺时，彻里帖木儿亦立功云南。《元史》卷二〇三有阿老瓦丁（Alai-eddin），回回氏。西域茂法（Moafarin，在狄儿拜克儿〔Diabekir〕之东北，为该地要塞，一二六〇年，为蒙古人攻陷）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炮匠于宗王阿里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实喇（Shiraz）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既而以功赐银二百五十两。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元史》卷一三七有奕赫抵雅尔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亦速马因，仕至大都南北两城兵马都指挥使。《元史》卷四

八《天文志》西域仪象，世祖至元四年，有扎马鲁丁造西域仪象。扎马鲁丁波斯人。《元史》此节各种仪器之名，皆波斯文译音也。

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 阿拉伯之交通

一 天方国

天方(一),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鲁谟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二)。宣德五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济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正统元年,始命附爪哇贡舟还,赐币及敕奖其王。六年,王遣子赛亦得阿力(三)与使臣赛亦得哈三以珍宝来贡。陆行至哈刺(四)。遇贼,杀使臣,伤其子右手,尽劫贡物以去。命守臣察治之。成化二十三年,其国中回回阿力以兄纳的游中土四十余载,欲往云南访求。乃携宝物巨万,至满刺加,附行人左辅舟,将入京进贡。抵广东,为市舶中官韦眷侵克。阿力怨,赴京自诉。礼官请估其贡物,酬其直,许访兄于云南。时眷惧罪,先

已蚤缘于内。帝乃责阿力为间谍，假贡行奸。令广东守臣逐还。阿力乃号泣而去。弘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五)遣使偕撒马儿罕、土鲁蕃贡马、驼、玉石。正德初，帝从御马太监谷大用言，令甘肃守臣访求诸蕃骡马、驢马。番使云，善马出天方。守臣因请谕诸番贡使，传达其王，俾以入贡。兵部尚书刘宇希中官指，议令守臣善择使者，与通事亲诣诸番晓谕，从之。十三年，王写亦把刺克^(六)遣使贡马、驼、梭幅^(七)、珊瑚、宝石、鱼牙刀诸物。诏赐蟒龙金织衣及麝香、金银器。嘉靖四年，其王亦麻都儿等遣使贡马驼方物。礼官言：“西人米贡，陕西行都司稽留半年以上，始为具奏。所进玉石悉粗恶。而使臣所私货皆良。乞下按臣廉问，自今毋得多携玉石，烦扰道途。其贡物不堪者，治都司官罪。”从之。明年，其国额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贡玉石。主客郎中陈九川简退其粗恶者。使臣怨，通事胡士绅亦憾九川，因诈为使臣奏，词诬九川盗玉。坐下诏狱，拷讯。尚书席书、给事中解一贯等论救，不听，竟戍边。十一年，遣使偕土鲁蕃、撒马儿罕、哈密诸国来贡。称王者至三十七人。礼官言：“旧制，惟哈密与朵颜三卫比岁一贡，贡不过三百人。三卫地近，尽许入都。哈密则十遣其二，余留待于边。若西域则越在万里，素非属国，难视三卫贡期，而所遣使人，倍逾恒数，番文至二百

余通。皆以索取叛人牙木兰为词。窃恐托词窥伺，以觊朝廷处分。边臣不遵明例，概行起送，有乖法体。乞下督抚诸臣，遇诸番人入贡，分别存留起送，不得概遣入京，且严飭边吏，毋避祸目前，貽患异日。贪纳款之虚名，忘御边之实策。”帝可其奏。故事，诸番贡物至，边臣验上共籍，礼官为按籍给赐。籍所不载，许自行贸易。贡使既竣，即有余货，责令携归。愿入官者，礼官奏闻给钞。正德末，黠番猾胥，交关罔利，始有贸易余货令市侩评直，官给绌钞之例。至是，天方及土鲁蕃使臣，共籍余玉石、锉刀诸货，固求准贡物给赏。礼官不得已，以正德间例为请。许之。番使多贾人，来辄挟重资，与中国市。边吏嗜贿，侵克多端，类取偿于公家。或不当其直，则咆哮不止。是岁贡使皆黠悍，既习知中国情，且憾边吏之侵克也，屡诉之。礼官却不问。镇守甘肃中官陈浩者，当番使入贡时，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马、玉石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洪于衢，即执诣官，以证实其事。礼官言事关国体，须大有处分，以服远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锦衣卫及给事中，各遣官一员，赴甘肃接治。洪迄获罪。十七年，复贡，共使臣请游览中土。礼官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二十二年，偕撒马儿罕、土鲁蕃、哈密、鲁迷诸国贡马及方物。后五六年一贡，迄万历中不绝。天方于西域为大国。

四时常似夏，无雨雹霜雪。惟露最浓，草木皆资之长养。上沃，饶粟、麦、黑黍。人皆颀硕，男子削发，以布缠之。妇女则编发盖头，不露其面。相传回回设教之祖曰马哈麻者，首于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八)。墓顶常有光，日夜不熄。后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国无苛扰，亦无刑罚，上下安和，寇贼不作，西土称为乐园。俗禁酒。有礼拜寺，月初生，共王及臣民咸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寺分四方^(九)，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顶。内用沉香大木，为梁凡五，又以黄金为阁。堂中垣墉，悉以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守门以二黑狮。堂左有司马仪墓^(一〇)，其国称为圣人冢。土悉宝石，围墙则黄甘玉。两旁有诸祖师传法之堂，亦以石筑成，俱极其壮丽。其崇奉回回教如此。瓜果诸畜，咸如中国。西瓜、甘瓜，有一人不能举者，桃有重四五斤者^(一一)，鸡鸭有重十余斤者，皆诸番所无也。马哈麻墓后，有一井，水清而甘^(一二)，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飓风，取水洒之即息。当郑和使西洋时^(一三)，传其风物如此。其后称王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渐不如初矣。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 天方与天房，音相同而义不同。天房前已言似由麻嘉城(即默伽城)喀巴殿(Kaaba 即黑石殿)也而起，

而天方则似效法佛教徒之天竺而起也。原仅指麻嘉一城而言，而在明代游历家之记载中，则将此名施之阿拉伯半岛全部矣。佛教徒尊其教祖之诞地曰天竺，曰西天，回教徒或亦因之尊摩诃末之诞地曰天方也。

(二) 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可以知明时，中央亚细亚自古沿用之大商道，尚未断绝也。

(三) 赛亦得阿力之原名必为 Said Ali，赛亦得哈三为 Said Hassan 也。

(四) 哈刺即火州。《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合刺火者 (Karakhedjo)，《元史》他处又作合刺和州，或合刺火州。

(五) 速檀阿黑麻即 Sultan Ahmed 之译音。

(六) 正德十三年来贡之王写亦把刺克即 Sherif Barakut。据吴思敦肥德 (Wüstenfeld) 《麻嘉城史》 (Geschichte der Stadt Mecca, 1861)，写亦把刺克即位于公元一四九七年 (明孝宗弘治十年)，卒于一五二四年 (明世宗嘉靖三年)。

(七) 梭幅二字，乃外国字译音。《元史》卷七八《舆服志》宣圣庙祭服条云，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速夫与梭幅，必同为一物也。梭幅二字，又见《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儿罕传》，洪武二十五年贡品中，有青梭幅九匹。《明一统志》谓梭幅，产于哈烈，以羽毛织成。

(八) 《明史》此节谓教祖马哈麻首于默伽行教，死即葬焉。《明史》此节有误。马哈麻不葬于默伽，乃葬于默

德那也。中世纪欧洲游历家如鄂多力克(Friar Odoric)亦误以为马哈麻葬于默伽(Mecca)也。

(九)《明史》此节之礼拜寺，指历史上有名之默伽大寺(The Great Mosque of Mecca)。元末拔都他《游记》有详细记载。晚近白尔克哈德(Burckhardt)之《游记》，亦详记之。寺院为长方形，长二百五十步，宽二百步，四周有柱廊环绕，喀巴殿(Kaaba 即黑石殿)峙立于院之中心。自古相传，此殿为亚伯拉罕(Abraham)之子亦思美尔(Ismael)所建。马哈麻以前，阿拉伯人即视为圣迹而虔礼之。喀巴，阿拉伯语四方之义，以其形为四方也。

(一〇)堂左有司马仪墓，必指亦思美尔之墓无疑，阿拉伯人自称为亦思美尔之子孙也。《明史》此处或为校对人窜改，将仪司马倒作司马仪也。仪司马音与亦思美尔相近。司马为中国姓氏，校对人遂误改作司马仪也。

(一一)今代欧人游默伽者，尚称其地富于水果菜蔬也。

(一二)《明史》此节又记马哈麻墓后，有一井，水清而甘。此井至今尚存于默伽城中，亦城中圣迹之一也。相传此井，为亦思美尔之母哈格儿(Hagar)携子逃难至此时所发现。井名层姆村(Zemzen)。拔都他《游记》有详细记载，白尔克哈德亦曾记之。

(一三)西洋二字，《明史》此处，已沿用汪大渊之旧名矣。

天方国，其国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至，其国乃西海之尽也。有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其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名为西城^(一)。风景融和，四时皆春也。田沃稻饶，居民安业。男女穿白长衫。男子削发，以布缠头。妇女编发盘头，风俗好善。酋长无科扰于民，亦无刑罚，自然淳化。不作盗贼，上下安和。古置礼拜寺，见月初生，其酋长与民皆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余无所施。其寺分为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余，曰汉初时天降也。其寺层次高上，如塔之状。每至日落，聚为夜市，盖日中热故也。地产金珀、宝石、真珠、狮子、骆驼、祖刺法^(二)、豹、麀。马有八尺高者，名为天马。货用金、银、段匹、色绢、白花青磁器、铁鼎、铁铍之属。其国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贡于廷。（《星槎胜览》卷四）

（一）城原作域，见本书第七章天堂国条注改。

（二）祖刺法即 giraffe 之译音，长颈鹿也。

天方国，此国即默伽国也。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方到本国码头，番名秩达，有大头目主守。自秩达往西行一月，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国，奉回回教门，圣人始于此国阐扬教法，至今国人悉遵教规行事，纤毫不敢违犯。其国人物魁伟，体貌紫膛色，男

子缠头，穿长衣，足着皮鞋。妇人俱戴盖头，莫能见其面。说阿刺毕言语(一)。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婚丧之礼，皆依教门体例而行。自此再行大半日之程，到天堂礼拜寺，其堂番名恺阿白(二)，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门，门之两旁皆用白玉石为柱，其柱共有四百六十七个。前九十九个，后一百一个，左边一百三十二个，右边一百三十五个。其堂以五色不叠砌，四方平顶样。内用沈香大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紵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甚至一二年远路的，也到堂内礼拜，皆将所罩紵丝割取一块为记验而去。剜割既尽，其王则又予织一罩，复罩于上，仍复年年不绝。堂之左有司马仪圣人之墓。其坟墓俱是绿撒不泥(三)宝石为之，长一丈二尺，高三尺，阔五尺。其围坟之墙，以紺黄玉叠砌，高五尺余。城内四角造四堆塔，每礼拜即登此塔喝班唱礼。左右两旁有各祖师传法之堂，亦以石头叠造，整饰极华丽。其处气候，四时常热如夏，并无雨电霜雪。夜露甚重，草木皆凭露水滋养。夜放一空碗，盛至天明，其露水有三分在碗。土产米谷仅少，皆种粟麦黑黍瓜菜之类。西瓜甜瓜每个用二人抬一个者亦有。又有一种缠

花树，如中国大枣树，高一二丈，共花一年二放，长生不枯。果有葡萄、万年枣、石榴、花红、大梨子，桃子有重四五斤者。其驼、马、驴、骡、牛、羊、猫、犬、鸡、鹅、鸭、鸽亦广，鸡鸭有重十斤以上者。土产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鸵鸡、羚羊、草上飞，并各色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等物。其王以金铸钱，名倘加行使，每个径七分，重官秤一钱，比中国金有十二成色。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名募底纳，其马哈麻圣人陵寝正在城内，至今墓顶豪光日夜侵云而起。墓后有一井，泉水清甜，名阿必糝糝^(四)。下番之人取其水藏于船边，海中倘遇飓风，即以此水洒之，风浪顿息。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踪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马欢《瀛涯胜览》）

（一）阿刺毕即阿拉伯，或作阿刺壁，明初，此名才传入中国。以前我国人均呼为“大食”。

（二）愷阿白即 Kaaba，前译作喀巴殿（即黑石殿）。

（三）撒不泥即 Sabuni 之译音，波斯语劣等淡绿玉也。

(四) 阿必穆穆即 Zemzen 泉，前译作层姆村井也。
阿必，犹言泉也，其实在默伽，在穆底纳误。

天方国，其国在古里西南可二万里。(古里西南申位行，善风三月至镇，番名秧潜(一)，守以头目。秧潜西行一日，至王城，本名默伽国而又谓之天方。)其王修回回教，其俗和美而富。见月之初生也，上下皆稽首而礼天。其容貌伟正紫色。男缠首，长衣，足有皮鞋。女盖首，面不露。其语用阿刺毕。国有酒禁。其婚丧悉行回回礼。其礼拜之寺曰天堂。其堂四方而高广，谓之恺阿白。以黄金为佛像，以玉为座。堂之周如城，以五色石垒砌。城之门四百六十有六。其堂以沉香为梁，梁有玉，以黄金为阁，以泔黄玉布地，以蔷薇露、龙涎香日涂堂之四壁，馨香不绝。以白玉为柱，柱凡四百六十有七。前之柱九十有九，后之柱一百有一，左之柱一百三十有二，右之柱一百三十有五。其堂之幔以紵丝，色用阜。其守堂狮子二，色咸黑。他国至堂而焚香也，岁一至。不远万里而来，以十二月十日为期(每年此日诸国回回人虽海行一二年远道者，亦至此堂礼拜。皆割取堂内阜幔一方，去为记忆。尽，则王又以幔代之)。其堂之左，有古佛墓，是为绿撒卜泥宝石之所筑。其长一丈二尺，高三尺，广五尺。其墓之垣，砌以泔黄玉，高五尺。其城四隅，咸有宝塔，礼拜者登焉。

有授法之堂，皆五色石为之。其土气恒燠，无雨电霜雪。四时玉烛，草木常不零落。其甘露日降，国人承露以食。其交易以金钱，名曰倘伽。其利玉石，其谷宜五种，其畜宜六扰（钱径官寸七分，重官秤一钱）。其国西行百里，曰暮底纳^(二)城。城之东，曰谟罕慕德神人之墓。墓顶有五色光。旦夕辉煌不绝。墓后有泉，其名阿必糝糝，其味甘美，其泉能息波涛，泛海者必汲藏于舟，遇飓风而洒之也，波涛随息。其土物有蔷薇露、俺八儿香，有豹、麀、草上飞、麒麟、狮子、羚羊，多龙马。有鸵鸡、骆驼、骡、驴、鳧、鸽。其花有缠枝花，树如大桑，高二丈，岁二收。有葡萄、万年枣、石榴、林檎、梨、西瓜、巨桃。一桃而用二人以举。其朝贡无常（宣德中，使郑和至西洋，遣通事七人，赍麝香、磁器、缎匹同本国船至国，一年往回。易得各色奇异宝石并麒麟、狮子、鸵鸡等物，并画《天堂图》一册回京。其天方国王亦遣其臣沙璪等将方物随七人来朝贡）。

（一）秧渚必即热他港(Jida)，在默伽城西，地临红海。惟由热他往默伽，须向东行。而此处言西行者，必误记也。

（二）暮底纳即默德那。谟罕慕德葬在默德那。《朝贡典录》视《明史》尤确也。

论曰：天堂之谚久矣。盖慕其乐土也。今观其国

所有，乃知谚语为不虛焉。但国史以默德伽别于天方，而欢云即其地。余详考之，谟罕葛德，默德伽王也，而天方之西有其墓焉。则一国二名者矣。（《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天方国与默德那接壤，占筠冲之地，旧名天堂。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达其国，乃西洋之极尽处也。有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用回回历，比中国历前后差三日。（或云天方回回祖国也）本朝永乐七年，遣正使太监郑和等往赏赐其国。王感恩，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贡于廷。宣德中，国王遣其臣沙璘等贡方物。自后来贡，私自称王，尝与土鲁蕃贡使同至。番文开其下小酋附贡者，率以王称。

韩文在礼部疏曰：“伏考西域等国称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番文求讨赏赐，除国王外，多者不过十余纸。大抵皆称王母、王弟、王子，其余部落称头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鲁蕃开称王号者七十五人，天方国称王号者二十七人。不分孰为国主，而孰为部领。今敕书回锡之间，若一概答之，如其所称，则是所称地面皆系入贡之国，无复君臣之辨矣。此等事体，大有关系。况称号名目既多，则贡虽微，俱该从重给赏。求讨相同，自当逐项回答。且一次准许，则自后遂为成例，将来不副其无厌之求，执词启衅，未必不由于此焉。宋人

予契丹岁币，富弼力争献纳二字，古人慎重开端如是，夷狄安得不悚服乎？今我朝堂堂一统，神威圣武，四夷震叠。太山之势，何所不压。而蕞尔西戎，乃敢肆其狡诈，渎滥王号，僭于天朝。揆诸大义，责以国无二主之道，彼将何词？臣愚请降一敕，丁宁天语。发明华夏君臣之大分，备述祖宗庙堂之严规。外以折其奸，内以寓吾教，责付夷使，宣示知之。庶怀柔之恩，制驭之略，各不相悖。”

嘉靖四年，陕西行都司差千户陈钦、通事哈荣皮见伴送天方国使臣火者马黑木等十六名赴京进贡。二月，到会同馆。礼部主客郎中陈九川（江西抚州人，进士）例应审验，因病炙火后堂。本司主事林应标、吕璋令玉工魏英将各夷方物验看。火者马黑木玉石三块，司吏赵堂送至后堂与九川覆视毕，抬进皇城赏房内安置。八月，九川病痊出司，将前验送赏房玉石复行抬出，另拘玉工翁伟等辨验。拣出不堪玉石二百六十三斤，退与马黑木等，及将前方物题进。因见原来文册洗改，玉石块数，斤两不同，疑其匿过玉石。将伴送陈钦等参送法司问罪讫。马黑木等见玉石退还，进献数少，恐赏赐轻减，及要货卖带来方物，乃具番字本，奏行礼部。九川将本藏隐，止令通事具告通状给示，许卖各式玉石物件，不许过多。

又有朝鲜使臣郑允谦、通事金利锡等进贡，至馆买卖。本司主事陈邦僂以旧规给木牌，令馆夫押伴。金利锡等不服。礼部尚书席书闻之，命邦僂宽其禁，乃改作纸牌。邦僂诟金利锡等，通事夏麟与夷使说之，夷使俱憾焉。

及同来回夷哈辛等将白色大玉一块，讨价万两货卖。陈邦僂具呈礼部，要将大玉贡献。回夷乃告九川曰：“我们将妻子当在番王，带这块大玉来卖，若进朝廷，只照进贡赏价，我们性命不敢想活，不情愿卖与朝廷。”九川令鸿臚序班白杰省谕各夷，谓朝廷前岂敢言卖，只作进献，重赏价真，或准令自卖，两请蒙准自卖。九月，马黑木等未经领赏，具告许令开市二日。每常提督四夷主事辰时到馆，陈邦僂是日迟至，未时方到。又督令官吏人等封闭各门，关防过严，阻抑不得便于买卖。回夷商人，各兴嗟怨。马黑木等因具番本，赴关跪奏。内阁将番本命翰林序班龚良臣、马良传在于东房译出间，大学士费宏命马良传来，问译得是何事。马良传回有主客司字样。宏谓之曰：“二人前程，不是容易，须要仔细。”良传会宏有回护意，随传与龚良臣知之。又夷人本内，错写兰州字样，比“郎中”字样切音缺少四齿，龚良臣等遂依文译写，抄行礼部，拘伴送陈钦，哈柴皮见及通事撒雄等带领马黑木俱赴堂审。马黑木等汗

称六月十五日五更朝见时，在长安街銮驾库前，有外郎赵堂来向我索钱，夥内火三虬、撒都刺各怀银一百两，共二百两，亲自递与赵外郎收去。七月初五日，验方物时带进玉石三块，郎中留下一块约九斤，止将二块交还。又小刀二十把，铁角皮十条在内混失。礼部以番夷所言，与奏内不同具题。上诏，办验玉石官九川等吏赵堂等镇抚司狱。九川以兵部武选郎中张穉原任本司，托穉转达镇抚张潮，不可亏了公道。穉应允之，遣家人张远持帖达意于潮。本司都吏叶增遂又报与通事胡士绅及指挥邵辅，讯赵堂前事。堂不肯认。夷人谓堂只认一两或五钱也罢。潮曰，若认一两五钱，是与二百一般。辅、潮又审得礼部原奏抄本，译出汉字内乃兰州字样。回夷争执原系郎中字样。又夷人初来投进番文十一道，除进贡方物，验收题赏外，又求讨蟒衣金盔等项。九川查执旧稿立案，不行覆奏。邵辅、张潮审得赵堂无受夷人银两。夷人不服，乃具本仍请将前奏通提会问。上诏：“事情既鞫问明白，止是夷人火者马黑木一人，虑恐原奏涉虚，不肯输服。不必通提会问。林应标、吕璋验进方物，失于仔细，混同收退，以致有词。陈九川、陈邦僭检验过精，拘禁太严，以致渎奏，各罚俸三个月。撒雄等引领朝见，不行省谕，以致自行跪奏，有失朝仪，也罚俸一个月。赵堂送吏部改拨在外衙门。

当该哈柴皮见放了。回夷诬奏妄捏，论法本当重处，念系远夷，姑从宽饶他，还着礼部严加戒谕，今后入贡，务要遵守法度，敬事朝廷，不许妄生事端，自取罪责。”

初诏谕之时，鸿胪通事鲜鸣随朝，于赐宴所与同官胡士绅言及夷人奏本，鸣素有憾于龚良臣，遂言原是郎中字样，良臣译作兰州字耳。且良臣亦自谓有费公分付之语。至次年正月，九川谓序班白杰曰：“里面说这些回子旧年来的，通事们何不催他起身，买卖两次，已无他事。我要题本，差官校催赶他去。”白杰遂与胡士绅言之。陈邦僂又每向胡士绅等曰：“我闻前官若刘主事、佺主事或替士夫买些玉石，我不曾买他的，我又不曾见他的，我公生明，廉生威，何有于彼夷哉！”士绅素忿九川等严束，欲构成其隙，乃于本司四夷科吏李聪处将赵堂勒取回夷银二百两之事，探问情由。李聪漫应曰：“只得二三十两。”邦僂又以所属员役通夷生事。乃上疏曰：

“臣备员部属，提督会同馆，于鸿胪寺通事序班等官，实有监临之任。查得《大明会典》，具载我国初入贡之夷十有八国。因其来之疏数，以为通事之多寡。其后虽有久不来贡者，则亦设有通事。其选用也，徒以谙晓夷言。其食粮也，冠带也，授官也，惟以积累年月。有为通事历俸数年，未遇贡夷，略无职务，而亦叨获序进，视

乎夷来之数，其劳逸何如？且诸通事即古象胥寄译之职，其于贡夷除引领传译之外，又尝承委审其诈冒，理其贸易，夷情攸系，事匪轻微。须得廉者，斯不求索乎夷；慎者，斯不容纵乎夷。否则交通之，不特求索而已；教唆之，不特容纵而已，宁不愆公务哉？其通事之未遇贡夷者，虽无职务，于例皆当五日一次请馆作揖。提督主事立有文簿发馆，把门夫役，每日于各名下填写到否字样，年终送司备查。然遵守者少，故违者多，则其勤惰可知已。及各通事三、六、九年考满，但能手书夷言，释字无差，即得以为谙晓。故多但记诵纸上之文，而于各夷语音，不务参习，况焉能勉修贤行，以尽职耶？臣请特敕礼部行令该司，于凡考满通事，追查作揖文簿。有故违不到，次数多者，扣算日月，勿准其为实历。应考满者，察其行业，别其等差，如以廉者、慎者、勤者、引领传译多者，为上。平常者、引领传译少者，为中。贪者、肆者、惰者、无引领传译者，为下。备由呈堂，以凭参详，出给考语，定其优劣。不特试以夷言而已。又诸通事虽属鸿臚，而其职务多在会同，见知提督主事，合无许主事提督三年。满日，将各通事贤否劳逸，指名具呈本部参详转奏，或令径行举劾上请，特敕吏部参详考核，因其年绩，以行黜陟。如上等者序迁，中等者仍旧，下等者革罢，别选补充。其通事序班，历任年深，有劳绩

者，例迁该寺首领等官，或带别衙门职衔，长为通事，不必递选鸣赞随堂使，各专精职业，不漫习学唱礼奏事声音，以图侥幸，且免选补名缺之烦。方巾通事，必待年满无过，始授冠带。虽遇恩例，不得冒滥纳银，以坏常法。如此，则考课详严，而人不识所劝惩者，未之有也。臣又闻古圣王之待夷狄，仁义无偏，威惠兼济。迩者天方国夷使火者马黑木等谋同伴送人役，抵匿原贡玉石窃夷利己，该臣具呈本部参奏问，彼夷惧罪，捏称司吏受赃等情。因朔日入朝，辄敢自行跪奏。该待班御史奏劾，奉旨鸿胪寺查参。该寺行拘译审，彼夷因而添捏，诬及司官，续该本部奉旨看详所奏，查审分明具奏，欲送法司问理，以惩欺罔，既而奉旨将司办验方物官，并吏伴送人役，拿下卫狱。累经鞫问，奏捏诬情明白，彼夷虑恐涉虚获罪，不肯输服。且以臣尝督令该馆官吏人等关防开市，其抵匿玉石，禁其买取违禁之物，因而添捏诬以严于拘禁，该镇抚司鞫问明白。圣上念系远夷，姑从宽宥。臣等各罚俸有差。臣惟鲁史限华戎，《周易》戒太否，所以正冠屨，保治平也。今贡夷敢行混失朝仪，诬犯主客，事出非常。实臣等同官监临不职所致，然于国威损矣。非赖圣上垂明，轻此之罚，声彼之罪，所损又当何如？识者咸谓例军民申诉，必由通政使司，无得径达者，而夷人乃得径达。律依告状鞫狱，无

得添捏者，而夷人乃得添捏。律奏事诈不以实，无得免罪者，而夷人乃得免罪。则回夷之失仪诬犯，奚憚而不为。使凡贡夷皆敢效尤桀骜，诉挟所司，不服约束，则刚者执法，或取无妄之祸；柔者纵法，渐成姑息之风。月异岁殊，威将弗振。外患有必至焉者，岂特主客之羞而已哉！臣愚但知仰仗高明，益坚清白，谨守常法，以称卑官，安得因一沮抑，即畏祸而自懦弱也。虽然，我国家之于四夷，重往而薄来，敝中以事外，怀柔至矣。其所以制驭之者，臣请陛下玩泰否之卦，修华戎之防，扞听途言，特敕礼部参详议处。自今入贡四夷，朝见辞谢，仍令赴鸿臚寺报名转达外，其余求讨讼诉等项奏章，俱令赴通政使司告投转达，译字明白，得奉圣旨下各该科参看，抄出该部施行。敢有不由使司，径冒自奏者，奏词不行，通事伴送人员，各罪以违例。所奏或事连职官，下法司审究分明，果行干碍，方行参提问拟如律，免令急据械系，以存礼体，而励近臣之节。夷人敢有捏奏诬枉，轻则减其赏赐，重则绝其朝贡。若通事伴送人等知情者，坐以奏事不实。议处既当，奏请上裁，著之令甲。仍出给告示，发会同两馆门首，张挂晓谕。则庶乎法禁严明，贡夷慑服。无情者不得尽其词，而朝仪可肃，国势可尊。臣又惟天方国与上鲁蕃地里相近，俱谓回夷。今上鲁蕃侵逆初宁，天方国入贡而叛，其馆

中开市贸易，除臣督令官吏人等，照例关防起程包箱，又待兵部车驾司官会同检验外，尚恐各夷犬羊之性，蜂蚕之毒，恃恩骄恣，沿途延住，挠扰驿递，因而窥覘虚实，透漏事情，交通无籍军民，私卖违禁货物，伴送人役故纵，不行防阻，貽患非细。臣请特敕该部移文沿途官司，督令各该郡邑，节次严加制驭，遇到即行给与应得廩饩车马，催发起程，勿容延住。仍行抚按甘肃衙门，差官管押。至关，重别检验包箱，果无禁物，方许放出。俾土鲁蕃仰闻中朝之待远夷，德威如此，可以革其犯顺之愿，启其向上之诚。是后凡有回夷愿入贡物者，请一切闭关勿纳，于以省浮费，惠穷民，则郤走马，绝西域者，不得专美有汉矣。”旨下礼部，于是胡士绅奏称九川、邦僮刚恶浮躁，乞先赐罢黜，以顺夷情，以弭边患。

按：是时张璠以言礼合上意，骤进向用，欲因事倾内阁费宏。故夷使之讦奏，实凭藉于士绅等。而士绅等之横肆，亦因主之有人也。及九川等下狱，又攀费宏受玉，而其展转谋陷之情见矣。

上诏九川、邦僮逼勒货物，闭禁使臣，欺玩法度，甚失朝廷柔远之心。下镇抚司狱责问，不许似前轻纵。士绅又奏镇抚司指挥张潮听嘱回护，构怨外夷。上诏并下锦衣卫问，指挥邵辅奏称：臣先与张潮曾同会勘，今恐有同僚回护之嫌，应请回避。乞敕都指挥骆安等

从公鞫审。上诏邵辅不准回避，着锦衣堂上官同问。骆安又奏请三法司会勘，以杜嫌疑。内开张潮奏办及九川被讦情由，面审情词不一，乞将番汉原本发出，并将胡士绅、龚良臣等通提对证，事体方明。上诏士绅不必提，骆安等牵掣回护，且不查究。九川、邦僂打问招认来说。九川被讯，遂称前玉已送大学士费宏。其家人费兴贵、费阿义收受。宏令玉匠曹春造为玉带及认张鼐等听嘱前情。骆安等又奏称国体重大，夷情不轻，若果改译情真，干碍大学士费宏嘱托，已行干碍，指挥张潮俱听该部径自参奏，通行究治，必须宪典昭示，度使夏夷无词。上怒其展转支调，诏，仍前怠缓、治罪不饶。张鼐、张潮、龚良臣、马良传、叶增、李聪都提了问。夷人求讨蟒衣等物奏本，着礼部与他查覆。邵辅且革回原卫带俸。胡士绅又奏九川等致怨回夷等情，讦及大学士费宏受玉是实。上诏陈九川、陈邦僂照前旨好生打着追问招认。

刑科给事解一贯疏曰：“近该锦都指挥骆安等请官会勘，以杜嫌疑，奉钦依胡士绅等不必题，陈九川、陈邦僂照前旨好生打着追问招认。窃惟古之制，狱正听之，司寇听之，三公听之，狱成，王三宥，然后致刑。《书》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礼》曰：刑者，侧也，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仰惟我祖宗创制立法，于刑狱一事，尤为尽心。故凡问官既勘明矣，必送法司，以拟其罪。法司既拟罪矣，又必送大理寺以审其允。虑其悞也，复原情而致刑。恐其冤也，复命官以审录。亦以刑狱民命所系，故慎重如此。百余年来，刑清民服，天下无冤狱者以此。今陈九川等事情，其有无虚实，臣等皆不可知，其是非曲直，臣等亦不暇辩，但以治狱言之，必原告在前，被告在后，众证明白，而后可以服其心，文案不遗，而后无所逃其罪。胡士绅原告人也，龚良臣、鲜鸣、夏麟、朱道鸣、撒雄、白杰、叶增、李聪、陈钦、哈荣皮见，俱干证人也，番汉原本，即文案也。有原告则两辞可折，有干证则众说可据，有文案则真伪即见。今不提胡士绅，是无原告人矣。不提龚良臣等，是无干证人矣。不吊番汉原本，是无文案矣。独使九川、邦僭与一纸并严刑对，虽十恶重情，亦无不招者，况余事乎？治狱之道，恐不如此。且彼得以有辞而不心服矣。伏望皇上念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敕下各该衙门将原告并一千人证及番汉原本，通送问官，一一从公对理。如果是实，然后依律究治，庶用法平允，情罪真当，而彼虽死，亦无憾矣。”上诏：“这厮每恣意回护，辄来奏扰。”不从。

御史王正宗疏曰：“胡士绅讦奏见监陈九川、陈邦僭等狱案未成，事未别白，而胡士绅又奏九川等事情，

且本内牵言辅臣，其情之虚实，臣等皆未可知。但我祖宗旧制，一有大狱，必先付法司，或竟付镇抚司问理。若有未明，必奏请三法司会问。若再有未明，必奏请多官午门前会同问理。盖至于多官会问，其事情无有不明，刑罚无有不中者，出于众人之公也。此即古之用刑，先问之左右，次问之诸大夫，又次之问之国人之遗也。今士绅之一事，初命镇抚司而致有回避，再命堂上官而致有请官，此必各官见其掣肘难行，故有此举。陛下正当体察其回避之故，俯从其请官之举，务协舆论，以求至公。今则未蒙俞允，各官震惧，此臣等所未谕也。若陛下止因九川等不体上心，处夷过当，亦可少霁天威，从臣前议，或与多官会同推问，或与三法司一同问理，仍欲人卷俱全，对证明白，众口一词，事无亏枉，覆奏之日，臣等知陛下必断之以至公，施之以至平，不至以上绅过于激切，而重九川等之罪，亦不至以九川有当得之罪，而废朝廷之法矣。”上诏“其回护奏扰”，亦不从。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席书疏曰：“近该鸿胪寺回回馆通事胡士绅具奏九川、邦僑致怨回夷等情，访得往年主客司郎中相待所属鸿胪寺通事礼貌颇优，会同馆主事与在馆通事和同相处，积习已非一日。自去年三月陈九川到任，不容平头巾通事与官带序班通事一起参见，又不答拜还揖，彼时胡士绅考选通事，未及二年，既

无冠带，又未食粮，嗔怪九川将他另作一起相待，体面颇严，以此积恨在心。回人贡献玉石等物，九川等自谓进上之物，辨验精详，十分敬谨。中间粗石黑玉，甚不堪者，拣退若干。主事陈邦僂分管会同馆事，拘泥旧规，严禁夷人出入，致生嗟怨。见得夷人大玉一块，值价万两，邦僂过于小心，具呈本部奏请明白，然后许卖。又见得本馆通事，不听约束，奏要听其考察去留，事不如意，动辄用言詈骂，以致各该平头巾通事胡士绅等刻恨二臣，深入骨髓。通部官吏，皆知回夷归怨二臣之心，不过三分，通事人等致怨二臣，却有七分。因此去年回夷在奉天门跪进番本，胡士绅等不肯阻拦，意欲朝廷将二臣罢黜，不遂。今又假托夷人致怨之词，激怒朝廷，必欲罢遣二臣，方快此心。自皇上宽宥各官之后，臣等日逐分付该司，今后各要仰体圣心，凡待夷人俱徒宽处，去年开市例外，容令买卖五日，适遇雪下，货物变易不尽，新年赴部，告令再买卖二三日起身，亦不闻回夷再又致怨之言。设有此言，该管通事缘何不赴部堂告禀。今胡士绅所言译写番文字样，有无差错，臣等不得而知。窃念中国之于夷狄，如天冠之于地履，部省之于所属，堂阶之分，亦甚截然。自去年乐护以所属钦天监官轻奏部省，今年所属鸿胪寺以一微末通事，遂致假夷人之怨，排奏部官。二臣固不足惜，诚恐此后夷人效尤，愈

肆桀骜。本部不敢裁制所属，小吏蔑视部堂，无以自立群官之上矣。乞下镇抚司行拘天方国使臣，虚心详审。今年正月以来，陈九川等有无别生事端，启衅招怨，万一情有可原，乞将二臣量赐释放，使得更生，勉图后报。”上诏：“卿等既居堂官，陈九川等恣肆妄为，却不举奏，返行论救，非大臣事君之道。”于是费宏上疏自陈乞罢。称：“先于嘉靖三年七月内，因往涿州迎接宪庙神主，将紵丝二匹、银二两，作羊酒并诗一首，送与同年彼处致仕南京户部尚书邓璋。璋令侄监生邓仲和将玉石一块，以作诗谢礼，来京亲送。去年九月内，喚不知名碾玉匠看是浆水玉石，做带一条，小带一条，闹妆女带一条，并不系九川送与。乞辨明诬害，以全名节。”上诏宏：“卿系辅臣，竭诚体国，朕所倚任，谅无请托交通之情。所奏诬陷，朕已知之，宜即出供职，不必深辩。”既而刑部侍郎张璁、学士桂萼共疏论宏实受九川侵盗玉石，乃认邓璋所馈，以饰其罪，乞追玉坐免。宏疏曰：“昨该詹事兼学士桂萼、张璁连名具本攻臣，谓臣实受陈九川所盗贡玉，而姑认为邓璋所送之玉，以为脱罪之计。又谓臣纳市政使彭夔之贿票，拟存留得以调用。以此二事，诋臣为误国神奸，亟宜罢黜。盖近日选取庶吉士例，有教书官二员，萼、璁皆有垂涎染指之意，而萼以该院掌印，自诡必与，望之尤切。及臣等题请命官，

以属温仁和、董玘，而二人皆不得与，愤恨不平，乃遂假此二事，上渎圣聪，以为报复之举耳。夫九川之玉，与臣无干，已荷优诏发落，谓九川假称内廷有旨，诬陷辅导重臣，固不必与之辩矣。若谓邓璋送玉，欲图总制，则臣不容不辩者。臣以嘉靖三年七月往迎献皇帝神主，因过璋家，作诗赠璋。十月，送玉来谢，书简见存，日月可证。而总制之推，在嘉靖四年十月。经隔一年，璋岂能于一年之前，预知总制有缺，而遂萌此念乎？况总制之推，吏部会官，臣不能专主。况与璋并推者又有尚书王宪。吏部以璋尝总制甘肃，宪尝为兵部，其才可用，非以臣言用也。至于彭夔之留用，则亦有说。盖凡朝覲官员，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黜退者，则一概黜退，少有复留。科道拾遗部院覆题请旨定夺者，则旧例送下，或去或留，亦从内阁票拟。前此往往皆然，非臣等徇私，而创此举也。夔居官虽不能大过乎人，而循谨廉平，则非惟臣知之，臣同官石璠、贾詠亦知之，吏部、都察院亦知之。其所以得谤者，特因科场争坐，欲循旧规，不肯列于巡按之榜。御史谢汝仪怒之，加以不谨，实非其罪。故吏部都察院考察之，初不忍以不谨出夔。而臣等于拾遗之疏，拟夔调用者，亦以其年方五十，才尚可用也。夫萼、璫之挟私而攻臣者屡矣。不得为经筵讲官则攻臣，不得兴修献皇帝《实录》则攻臣，不得

为两京乡试考官则攻臣，今不得与教书之举则又攻臣。二人者徒以臣为内閣之首，意谓凡事皆臣沮之，而不知臣之举措，亦必谋诸寮友，协于公议，又必取自圣裁，岂敢徇私而专主乎？萼、聰之器量亦甚小矣。其为谋亦甚浅矣。萼亲对臣言，术士邓隱仙判伊命状有回乡并閣之语，盖讽臣荐之入閣也。其所以屡屡攻臣者，盖欲臣决于求退而代其位也。臣多疾无才，忧谗畏讥，心欲求退久矣。但以受命纂修皇考《实录》，欲候书完上进，以成圣志，乃敢乞归，庶无后责焉耳。萼、聰又谓臣居乡并植，祸及祖父之坟墓，夺人凶残，解及弟兄之支体。尚不能保其家，焉望有益于国。臣之先坟被发，从兄受祸者，盖以正德之初，宁贼宸濠谋为不轨，请复护卫，使人以重贿啖臣，臣不敢受，昌言以沮其谋。宸濠憾臣，计嘱奸臣钱宁矫旨罢臣。及臣既归，乃嗾臣乡人集众并力，欲以害臣性命。幸而天祐朴忠，得以脱免，复见用于圣明之世。使臣苟图濠贿，与之同谋，则当叛逆既露之后，且与陆完、钱宁辈俱受大戮矣，又岂有今日乎？臣平日无他技能，惟此一事，士大夫亦颇见许，以为能忘家为国，可谓之忠。而萼、聰乃反诋斥以为无益于国，不知其论果出于众论之公乎？抑或出于一己之私也？近因恭和御制诗章，忽有蟒衣、玉带之赐，萼、聰亦怀忌嫉，形于奏议，则二人主于诬陷，不欲臣受陞

下之宠任明矣。巨心迹既明，即当辞避权位，归休田里，岂能与小人争胜？”上诏：“事已明白，不准辞。”

按：疏内所言，虽不甚关于天方，而事有所起，则由天方也。故备录之。且以见当时大臣因夷人之小事，而自相攻击，不顾中国之大体若此。亦一时可骇之事也。

璫又疏曰：“司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今宏擅专威福，大肆奸贪，臣等言之，皇上既察之未决，去之，则仁矣，明矣。或武德有未尽者乎？本月经筵费宏不与，皆言宏有不法，事败，被东厂缉获，臣等随究其实。云有乐工张仁者，原与臧贤俱助宸濠为逆，而费宏与张仁实为心腹。宸濠事败，臧贤抄没，时张仁巧计漏网。既乃为费宏夤缘起用，因此专一在宏门下过钱。今东厂缉拿张仁，已招过送费宏玉带银两表里等物。又缉拿乐妇名李解愁者，已招是宏长子懋贤包宿。名高秋儿者，已招是宏次子懋良包宿。每二乐妇至费宏家，其子每与自己衣帽穿着，如男子出入，又有相赠诗柬，俱被东厂鞠出真情。臣未知东厂敢尽以此情闻于我皇上否也？公论明扬，传闻中外，以为神奸事败，今至于此，当为圣天子贺，而太平有日矣。当日午后，忽又传言费宏云：朝廷今宣我到左顺门，教我安心，明日便出来办事，不必辞本。众初不信，次日果

出朝参，众方大骇，以为知奸不去，不如不知之为愈也。且费宏主改番文，侵受贡玉、乃真情也。臣等论之，御史郑洛书与臣等并劾之，既而皇上优容，两无可否，使臣等效忠无地，至今有愧于心。反有论臣等欲夺费宏之位者，殊不知此乃费宏平日所为，臣等实所不为者也。正德六年，大学士刘忠主会试考，宏为礼部尚书，欲谋入阁，将会录傍注某句好，某句不好，托人奏武宗皇帝，说刘忠没学问。刘忠去位，宏遂入阁，事载大学士李东阳《燕对录》中，于今可证。正德九年，大学士梁储主会试考，宏复将会试录傍注某句好，某句不好，谋去梁储以进己位，赖武宗察知。适宏又在武宗前嗤笑不恭，密旨着锦衣卫察究，将声其罪，而张仁密泄于宏。武宗震怒，将张仁发锦衣卫责打监禁，限费宏五日内起程，人皆知之。后宏乃托言不与宸濠护卫，以致休归，此真欺天罔人者也。且宸濠生日，宏曾作诗遣府学生员谢贤庆贺，其家居时，设心可知也。夫以武宗皇帝特以刚武之资，故奸邪随发随灭，用能保全神器，传之皇上。皇上圣明如此，如费宏者，可复久容乎？”

御史郑气疏曰：“臣闻人臣之事君也，以和衷为尚，自足以消夫党比之私。其立身也，以节义为防，自足以作乎贪懦之气。是皆关乎治道之隆污，士风之邪正，而可以不慎哉？臣近见通事胡士绅之讦奏陈九川

等，语虽止于部属，意实漫于宰执。言若面谏，侮大臣而不顾。事近罗织，伤国体而不惜。重外夷之方物，轻中国之衣冠。人皆曰，彼何敢至此？皆詹事张璠、桂萼有以谋使之也。又见大学士费宏论辩受玉之来历，情虽出于辩明，迹若类乎掩饰。交际之厚，未免启请托之私。取与之过，终难逃贿赂之谓。始焉追究之太急，终则发落之无据。人皆曰：事何以中止？皆大学士费宏有以周旋之也。臣闻此，初则疑焉。今方信之。观璠、萼之劾费宏曰：礼部郎中陈九川侵盗贡玉，招称与大学士费宏收受。宏因造为玉带，姑认受邓璋之玉为掩藏苟免之计，系彼此惧罪之赃，宜迫出入官，令其自陈罢黜，以此征之，则君子辞受取予之大义，圣贤进退出处之大节，宏实昧焉。况礼貌既以衰薄，退休宜尤勇决，乃复恬然不以为异，其何以辞贪冒之讥乎？费宏之劾璠、萼曰：专尚攻讦，甘为小人。不得为经筵讲官则攻臣，不得与献皇帝《实录》则攻臣，不得为两京乡试考官则攻臣，不得与教书之举则又攻臣。以此观之，则是以城狐社鼠之依凭，为蹊田夺牛之深计，璠、萼实效焉。况心迹既多败露，公论实以昭彰，乃复肆然自以为得，其何以逃奸党之诛乎？是知士绅之讦奏，固为璠、萼之党恶，而费宏之贪暴，实有以来夫璠、萼之狂肆也。况其问彼攻此曰：或甘为幕中引结之宾，或甘为门下狗盗之

客。此攻彼曰，鼓怒蛙之腹，张狂獬之喙。言词皆涉于骂詈，忿狠真同于市井。臣谓圣明雍睦之时，乃有此奸恶贪鄙之辈。伏望于费宏也，令其自陈而放归田里，以全大臣之体貌。於璫、萼也，发其党恶而并诸四夷，以惩群小人之奸邪。如此，则体统以正，朝廷以尊。”上诏：“大臣贤才进退，朝廷自有公论酌处，不必泛言奏扰。”

于是骆安等问得九川藏匿夷玉，先已卖银五十两，今蒙追要，会知费宏家玉石做带，又因先年求亲不肯，挟恨攀檮，以图抵塞掩饰已赃。其家人费兴贵与九川面证，费兴贵等畏受刑责，就依九川妄招情由，供认入己。夷人失去玉石，原称不圆不圆，略斜一角，比浆水玉略高些，约重九斤。今宏玉曹春开报七斤，自有不同。参照犯人陈九川欺妄存心，刻薄成性，职掌四夷，全无柔远之仁。指勒百端，专肆搜求之虐。克留进玉，卖与行商，展转指攀，词多不一。妄称大玉，外夷自要进呈。甘作谎言，里面欲行逐赶。番本辄为立案，明旨恣意不行。罔上行私，莫此为甚。陈邦偁专司夷馆，合顺夷情，却乃刁难货物，毒逞恶声，怨积远人，讥归朝宁，骄矜轻跳，传笑遐荒，沮遏来玉，致兴伊讼。张懋听允寮案央求，苟顺私情，敢于理刑衙门、嘱记公事。张潮接受拜帖，显是徇情，追究吏赃，若有容纵。及与邵

辅审译番文，失于奏请。龚良臣、马良传各不应承内分付，译字欠明，似有回护。鲜鸣、叶增、李聪因话传言，诬不以实。鲜鸣又不合捏词奏辩。揆其各犯，情虽不同，罪俱难道。合将各犯并犯属陈瑞通送刑部，分别情罪，从重议拟，奏请发落。及照大学士费宏做带玉石，究有根由，在官家人费兴贵、费阿义应各释放。上诏：“陈九川侵盗贡玉，欺君侮法，发边卫充军，银两追入官。陈邦偁不抚夷情，刁难货物，着为民。张穗于理刑衙门，辄行嘱托，降边方杂职。张潮职掌刑名，徇情回护，降做总旗。邵辅译审番文，失于奏请，还罚俸两个月。龚良臣等译字欠明，鲜鸣捏词奏辩，也各罚俸三个月。叶增、李聪各打二十，并费兴贵等都放了。”

自后，其国每贡。适土鲁蕃侵占哈密，数犯甘肃，将各夷使人沿途羁住。天方国贡使母满速等先因庆贺世宗登极而还，被禁于庄浪卫。又有后来贡使十六人，与撒马儿罕夷人九十九人，有司俱留京师。兵部尚书王琼疏谓：“各夷虽真伪难辨，但彼以贡献而来，我既验放入关，若疑其诈冒，则又无实迹可据。合行在京在途官司，催促前来，与庄浪寄监者，陆续验放出关，遣归本土。其原带财物，听其领回，不许官司侵克，重失远夷之心。”从之。

七年，各夷行至平凉府东关时，以土鲁蕃常叛入

寇，诏不许通贡。天方国及各夷俱谓归路必经土鲁蕃，今绝其朝贡，则我辈假道，彼必肆掠，焉能前往。王琼上闻，请许土鲁蕃照例入贡，以兴复哈密。且使各国通行，则边衅可息。上从其议。迄今使人时至不绝云。

其地风景融和，四时皆春。田沃稻饶，居民安业。男女穿白长衫。男子削发，以布缠头。妇女编发盘头。风俗好善。酋长无科扰于民，亦无刑罚，自然淳化，不作盗贼，上下安和。古置礼拜寺，见月初生，其酋长与民皆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余无所施。以马乳拌饭食之，故人肥美，其寺分为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余，曰汉初时天降也。其寺层次高上、如塔之状，每至日落，聚为夜市，盖日中热故也。货用金银、段匹、色绢、青白花磁器、铁鼎、铁铤之属。其地产金珀、宝石、真珠、狮子、骆驼、祖刺法、豹、麂，马有八尺高者，名为天马。（《殊域周咨录》卷一一）

天方，古筠冲地，旧名天堂，一称西域，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至其国，乃西海尽处，或云从陆路抵中国，凡匝岁。永乐七年因中使郑和往使，以狮子、麒麟来贡。宣德中，遣其臣沙璘贡方物。正德十二年再至。嘉靖四年，礼部言天方等番国入贡，陕西都司稽留半年以上，方为具奏发册。所进玉石多疵恶，而夷所私货皆

良，请行巡按御史查核，自今无得多带玉石以扰驿路，其方物印封案验，不堪治都司官罪。明年，火者马黑木等入贡。礼部主客郎陈九川验玉稍苛，夷有诟言。鸿胪通事胡士绅修郟讦称九川索受玉璞，上令逮讯。会大学士费宏制玉带，逻骑执舍中儿去。宏疏辩系尚书邓璋酬答，与天方前失玉璞轻重不伦。温旨慰之，而九川竟谪戍。十七年，天方贡使请游览中国。礼部奏非例，疑有狡心，诏绝之。初定五年一贡，有驼马铁角皮醃班儿香诸物。万历中复至。俗辫发，穿白长衫，用回回历，较中国前后差三日。风景融和，四时皆如春，田沃稻饶，以马乳拌饭。日落聚为夜市。建寺层次高上如塔。月初生，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有马高八尺，名天马。按杜环《经行记》，大食国土女伟壮闲丽，衣裳鲜洁。一日五时必礼，天堂可容数万人，市闾辐凑，万货丰贱，大约与天方国相类。成都杨慎谓天方即大食名号改移，海外诸国皆然，殆近之矣。（《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二 默德那国

默德那，回回祖国也^(一)，地近天方。宣德时，其酋长遣使偕天方使臣来贡，后不复至。相传其初国王谩

罕蕤德生而神灵，尽臣服西域诸国。诸国尊为别谟拔尔(二)，犹言天使也。国中有经三十本(三)，凡三千六百余段。其书旁行，兼篆草楷三体。西洋诸国皆用之。其教以事天为主而无像设，每日西向虔拜。每岁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处。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干葛思(四)始传其教入中国。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国中城池、宫室、市肆、田园，大类中土。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诸技，其织文制器尤巧。寒暑应候，民殷物繁，五谷六畜咸备。俗重杀，不食猪肉。尝以白布蒙头，虽适他邦，亦不易其俗。(《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 据西史，谟罕蕤德(Mohammed)先在默德那(Medina)即位称王。

(二) 别谟拔尔即《西使记》之癖颜八儿也。

(三) 谟罕蕤德所作之《可兰经》(Koran)，有分之为三十部者，亦有分之为六十部者。书共一百十五章，六千三百段。《可兰经》初以库菲字(Cufic)写成。库菲者，阿拉伯古字也。阿拉伯文章书曰那思启(naskhi)。造于公元第十世纪时(五代时)。哈儿丁(Chardin)谓阿拉伯文书体，凡有七种，其书旁行。惟自右向左，开卷法与中国书相同，异于今代欧美书籍也。阿拉伯字母，奉回教诸国皆用之，惟文法则各国不同。波斯文异于阿拉伯文也。

(四) 撒哈八撒阿的干葛思之名，亦见于《明一统志》卷九〇默德那条。撒哈八即 Saheb 之译音，阿拉伯语大师或教授之义。撒阿的即 Saad 之译音，阿拉伯人常用之名也。干葛思，干原作幹，幹葛思余意为幹葛思误刊，幹葛思即宛各师，其原音为 Saad Wakkas，最初传教广州。

默德那即回回祖国，地接天方。有城池、宫室、田园、市肆，五谷繁滋，大类江淮间。初国王谟罕穆德生而神灵，西域诸国并臣伏焉，尊为别语拔尔，华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日每西向拜天。有佛经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书兼篆草楷，西洋诸国皆用之，隋开皇中始传入中国。尤精星历，亦解医药、音乐，织文雕缕，器具精巧。洪武元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二年，为征元回回历官郑阿黑等十一人赴京议历法，占天象。给廩赐服有差。宣德中，国王遣使随天方国朝贡。正德中，回回人于永进秘方得幸，拜锦衣卫都指挥同知。而御马监西海子，设养虎回夷三名。嘉靖登极，以给事中郑一鹏疏屏之，并归甘州所简进回回女你儿干等，奸夷于永竟瘐死，籍其家。今国人多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其人善鉴别，每于贾胡海市中，廉得奇琛，故称识宝曰回回。而种类散处南北，为色目人甚夥，并穹目胡鼻，用白布缠首，寄居哈密者尤劲悍。俗以蜜为酒，以牛为菜，好歌舞。夫妇配合，必

取水淋沐。亲死，用布囊尸入棺，鼓乐导至墓，去棺底掩以土。妻子至，以水泼之，祈速朽为孝。盖近墨氏之流。非同类杀不食，禁食豕肉。相传其始驴豕交媾而生，不敢破戒。奉其教者行賚居，送千里不持粮云。（《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默德那即回回祖国也，其地接天方。初，国王谟罕
募德者，生而神灵，臣服西戎诸国，尊号之为别语拔尔，
犹华言天使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其经有
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其书体旁行，有篆、草、楷三
法，今西洋诸国皆用之。又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之
类。隋开皇中，始传其教入中国。本朝洪武元年，上
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二年，上征元
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师，议历法，占天象，给
廩赐服有差。

按：回回有阴阳星历之传，不知其与中国所习何如
也？想必有精妙简捷之法，为吾中国之所未晓者。
故圣祖特置监以掌之，征郑阿里等以业之。迄今钦
天监尚有世守其术者云。

初，回回人有入边地者，上遣主事宽彻等往谕。
至西域诸国，被别失八里国王拘留之。诏留回回人于
中国，待使者归，然后遣还。回回人称有父母妻子，久
羁思家，恳请还国。上曰：“逆人至情，仁者不为也。”悉

遣之还。永乐四年，国主遣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永乐甲戌，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上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宣德中，又随天方国使臣来朝，贡方物。正德中，御马监、清河寺、西海子有虎、豹、鹰、犬等物。各处设有养虎回回三名。嘉靖初，世宗登极，给事中郑一鹏疏请屏去，以崇节俭。从之。然回回种类散流南北为色目人者甚多。而有一种寄住哈密城内，颇称劲悍，常随哈密往来入贡。后多叛哈密，往从土鲁番。初，番人夺占哈密城，令回回倒刺火者等十二人探问甘肃消息。被别种夷人也先哥人马截杀。倒刺火者脱走，把关军人获送兵备副使陈九畴，审得其情，系狱死。番将牙木兰因探使不归，又遣暂巴思等人关侦信。陈九畴疑之，捕审下狱，令通事毛见防守。毛见素与暂巴思相善，乃与回回高彦名谋私备兵器，约土鲁番打甘州城，夺出暂巴思等。事觉，彦名、毛见、暂巴思俱杖死。番酋因暂巴思等日久无音，又令回回怯林儿往肃州踪探。守堡千户王翥获之，毙于狱。又有写亦虎仙者，亦回回种，为哈密都督，阴结土鲁番，屡夺占哈密，虏其王及金印去，不时入寇。甘肃地方扰乱。四年，九畴奏虎仙谋叛。处决，亦死狱中。

当时以土鲁番举兵，皆回回诱引，旋贡旋侵，七八年来，迄无宁岁。诸臣奏疏，悉名其人为奸回云。自后尚书王琼抚处，番酋进贡，回人同贡，至今不绝。其国有城池、宫室、田畜、市列，与江淮风土不异。制造织文，雕镂尤巧。寒暑应候，民物繁庶。种五谷、葡萄诸果。地虽接天竺，而俗与之异。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字。天之外，敬先师孔子而已。

其谚有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此言亦颇可取。

人尤重杀，非同类杀者不食，不食豕肉。每岁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异常处。每日西向拜天。国人尊信其教，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今广东怀圣寺前有番塔，创自唐时。轮囷直上，凡十六丈有五尺，日于此礼拜其祖。浙江杭州亦有回回堂，崇峻严整，亦为礼拜之处焉。主其教者，或往来京师，随路各回，量力赉送，如奉官府云。

按：回回祖国，史正纲以为大食。《一统志》以为默德那。据其教崇奉礼拜寺，四夷惟天方国有其寺，或实天方也。入中国自隋时，自南海达广。其教有数种，吾儒亦有不如者。富贵、贫贱、寿夭，一定也。吾儒惑于异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无所崇。富贵者亦不少焉。吾儒虽至亲友之贫者，

多不尚义，他人莫问矣。彼则于同郡人贫，日有给养之数。他方来者，皆有助仪。吾儒守圣贤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斋，不食自杀，终身无改焉。道释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论也。

又按：回回不事佛，而僧家每以回回说偈诳人。如方谷珍起时，有女八岁，患痘。祷于延庆寺关王神。既愈，女往奉油谢神。寺僧作梵语诵于神前，名曰回回偈云：“江南柳，嫩绿未成荫。枝小不堪攀折取，黄鹂飞上力难禁，留与待春深。”僧料女之不喻，而女甚明慧，闻之恚。归语父知。谷珍捕僧，盛以竹笼，状若猪籬，投急流中。谷珍曰，我亦有回回偈送汝云：“江南竹，巧匠作为笼。留与吾师藏法体，碧波深处伴蛟龙，方知色是空。”僧诉曰：“死即死，愿容一言。”谷珍颔之。僧复作回回偈云：“江南月，如鉴亦如钩。如鉴不临红粉面，如钩不上画帘头，空自惹场愁。”谷珍笑曰：“饶你弄聪明小和尚。”后谷珍内附，女配黔国公之子，在云南。姑录之，以为愚俗信佛者，使知回回说偈之妄也。（《殊域周咨录》卷一一一）

三 祖法儿国

祖法儿（一），自古里西北放舟，顺风十昼夜可至。

永乐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刺撒诸国入贡。命郑和赏玺书赐物报之。二十一年，贡使复至。宣德五年，和再使其国。其王阿里即遣使朝贡。八年，达京师。正统元年，还国。赐玺书奖王。其国东南大海，西北重山。天时常若八九月。五谷、蔬果、诸畜咸备。人体颀颀。王及臣民悉奉回回教，婚丧亦遵其制。多建礼拜寺。遇礼拜日，市绝贸易。男女长幼皆沐浴，更新衣。以蔷薇露或沉香油拭面。焚沉檀、俺八儿诸香土炉，人立其上以熏衣，然后往拜。所过街市，香经时不散。天使至，诏书开读讫，其王偏谕国人，尽出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诸物，与华人交易。乳香乃树脂，其树似榆，而叶尖长。土人砍树，取其脂为香。有驼鸡，颈长类鹤。足高三四尺，毛色若驼，行亦如之，常以充贡。（《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

（一）祖法儿即 Zhafar 之译音。在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其地自古即为商埠，贾客鳞集。拖雷美《地理书》作萨法拉（Sapphara）。《马哥孛罗游记》作杜法儿（Dufar）。拔都他《游记》作柴法儿（Zhafar）。距喀里克脱（Calicut）海程须行一月可至。拔波沙（Barbosa 葡人）于十六世纪初叶，记亚丁之东沿海，有的由法儿（Diufar），今代市镇已废，鞠为荒土。惟其遗址尚存，附近土壤肥美，水利甚盛也。

祖法儿国，滨海依山，东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国西北海行十昼夜可至。无城郭，人皆崇回回教。体干修颀，语言朴实。王缠首以白细布，衣青花细丝帔，或织金锦袍，穿靴蹑履。乘轿跨马，前后象驼马队成行，共吹箎篥锁捺。民间缠首，长衣靴履。当礼拜日，罢市半日。长幼俱沐浴，盛服，涂容体，或蔷薇露，或沉香水，熏衣及体。又以炉然沉檀香，然后行礼。礼既乃散，香满街市，半饷乃已。婚丧遵回回教。气候常如秋，无寒。市用金钱，重二钱，径一寸五分，文以人形。铜钱重四分。厥产乳香，乃树脂也。又有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以易中国绉丝、磁器。其米、麦、豆、粟、黍、稷、麻、谷、瓜、茄、牛、羊、马、骡、猫、犬、鸡、鸭俱有。山驼鸡匾颈，鸡身如鹤，长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驼，行亦如驼。故唤驼鸡。驼有单峰者，有双峰者，人以骑坐，肉以市鬻。厥贡乳香、驼鸡等物。（《瀛涯胜览》）

佐法儿国，自古里国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共国。垒石为城，砌罗股石为屋。有高三四层，若塔之状。厨厕臥室皆在其上。田广少收，山地黄赤，亦不生草木。民捕海鱼晒干，大者人食，小者喂养牛马驼羊。男女拳发，穿长衫。女子出则以布兜头面，不令人见。风俗颇淳。地产祖刺法、金钱豹、驼蹄鸟、乳香、龙涎香。货

用金、银、檀香、米、谷、胡椒、绢帛、磁器之属。其酋长感慕恩赐，遣使奉贡方物。（《皇槎胜览》卷四）

祖法儿国，其国在古里西北可二千里。西北倚山，东南临海，以石为城为屋，层起如浮图。其民容体伟长而性朴。其王缠首以白布，服锦袍，间服青花丝，嵌圆领，足有花靴。其出入以舆马。前列象驼，后吹叭喇锁捺拥行。其民男缠首以色布，服常衣，足不跣。女蒙首面以布。其上下崇回回教，有礼拜寺。礼拜之日，咸罢市。涂体以蔷薇露，以沉香油。熏衣以沉檀俺儿香。其将礼拜也，浴而涂体，乃服净衣，薰香于胯下，熏而往。街市为之芬芳不歇。其婚丧悉行回回礼。其土气温和。其交易以金钱，以红铜钱。金曰倘伽（金重官秤二钱，径一寸五分，一面有纹，一面人形。铜径四分）。其谷宜五种，其畜宜六扰。多血竭、芦荟、没药、乳香、木鳖子，多芥瓜。其双峰骆驼，有金钱豹。有禽焉，长身而鹤颈。足四尺而二爪，其状如骆驼。其名曰驼鸡。是食五谷。有香焉，其树高可三丈，叶有四角，黄花而碧心，其胶如饴，其名曰安息，食之已鬼症，其味笃糲，其色如紫檀，其汁浓净而无滓，其名曰苏合油，涂之已风。其朝贡无常（永乐中，遣其臣朝贡方物）。

论曰：自柯枝而西，去天方益近，而流风沾被，修回回教益谨。至熏沐其身，而始礼拜，其真信习之笃

也哉。（《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祖法儿国又名左法儿。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昼夜可至。东南皆海，西北重山，垒石为城。屋高三四层，亦石砌，状如塔。田广而饶。土黄赤，不生草木。民渔海为生。气候常如秋。俗颇淳，尚回回教。王白布缠首，衣青花丝帔，或金锦袍靴屐，乘轿跨马。前后列象驼，吹笙笳。女人出，以布蒙头面。市用金铜钱文如人形。永乐中，王亚里遣人来朝贡。宣德中，复至。产西马、鹤顶、驼鸡、福鹿、片脑、沉香、乳香，乳香即树脂，以易中国磁器纒丝。驼单峰双峰皆可乘。或曰其国无城郭，产金钱豹。（《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四 阿丹国

阿丹^(一)在古里之西，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奉表，贡方物。辞还，命郑和赍敕及彩币偕往赐之。自是凡四入贡，天子亦厚加赐赉。宣德五年，海外诸番久缺贡，复命和赍敕宣谕。其王抹立克那思儿^(二)即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正统元年始还。自后天朝不复通使，远番贡使亦不至。前世梁、隋、唐时，并有丹丹国，或言即其地。地膏腴，饶粟麦。人性强悍。有马步锐卒七八千人，邻邦畏之^(三)。王及国人

悉奉回回教。气候常和，岁不置闰。其定时之法，以月为准，如今夜见新月，明日即为月朔。四季不定，自有阴阳家推算。其日为春首，即有花开。其日为秋初，即有落叶。及日月交食，风雨潮汐，皆能预测。其王甚尊中国。闻和船至，躬率部领来迎。入国宣诏讫，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互易。永乐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枝，又大珠、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他国所不及也。蔬果畜产咸备。独无鹅、豕二者。市肆有书籍。工人所制金首饰，绝胜诸蕃。所少惟无草木。其居亦皆垒石为之，麒麟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狮子形似虎，黑黄色，无斑，首大、口广、尾尖，声吼若雷，百兽见之皆伏地。嘉靖时，制方丘、朝日坛玉爵，购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蕃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产于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故事，赏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

（一）阿丹(Aden)，今代地理书作亚丁，在阿拉伯半岛西南角。其地甚古，第四世纪时（东晋时），罗马著作家肥罗斯道就思(Philostorgius)即已记之。唐时，阿拉伯著作家多有言之。爱德利奚(Edrisi)之《地理书》，谓山亚丁

商船航往印度(Hind)、身毒(Sind)及中国(Sin)等地。《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六章言阿丹省。

(二) 抹立克那思儿乃 Malik Nasr 之译音。抹立克《元史》多作勉力,华言王也。

(三) 《马哥孛罗游记》载巴比伦算端 (Sultan of Babylon 即埃及国王)伐阿扣城(Acre)时,阿丹算端遣骑兵三万人,骆驼四万头以助之,其势之张,可以知矣。明初与中国交通凡五次。

阿丹国,濒海,富饶。崇回回教,阿刺壁言语,性情强梗悍戾。有胜兵七八千,马步俱精,邻邦畏之。自古俚国舟西行,一月可至。永乐九年,诏中使赐命,其国王远迎谨甚。即谕其国人就互市。王顶金冠,衣黄袍,腰宝妆金带属。礼拜日则易白缠头,以金锦为顶,衣白袍,乘车列象而行。将领等冠服有差。民间男则缠头,衣撒哈刺锦绣紵丝细布等服,有靴鞋。妇人则长衣,项佩珍珠纓络,耳金厢宝环,手金宝镯钏,足指亦有环,丝帨蒙首。金银器皿,绝胜赤金。钱曰哺噜黎,重一钱,面有文。红铜钱曰捕噜厮,市易用之。气候温和,历无闰,以月出定月之大小。夜见月,明日又为一月也。有善推步者,定某日春,则花木开荣。某日秋,则花木雕落。日月交蚀,风雨潮汐,无不验者。民居累石为壁,上覆以砖,或土高至于四五尺。市肆熟食及绮帛书籍,俱如

中国。粒食多用酥糖蜜制，味极精美。厥产有米、麦、麻、豆、蔬菜。果有万年枣、松子、杷檐、干葡萄、核桃、花红、石榴、桃、杏之类。兽有象、驼、牛、羊、鸡、鸭、犬、猫，无猪鹅，羊则无角，颈垂短毛。有紫檀、蔷薇露、檐葡花、白葡萄、福鹿、青花、白驼鸡。福鹿如骡，白首白眉。满体细间道，青花如画。青花白驼鸡如福鹿。麒麟，前足高九尺余，后足六尺余。项长头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狮子形类虎，黄黑毛，巨首阔口，尾稍黑，其长如纓，声吼如雷，百兽见之皆伏。厥贡金厢宝带、珍珠、八宝金冠、鸦忽等各种宝石、地角、金叶表文。（《瀛涯胜览》）

阿丹国，自古里国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其国傍海而居，草木不生。肥田种植，粟麦丰盛。垒石为城，砌罗股石为屋，三四层高，厨房卧室，皆在其上。风俗颇淳，民下富饶。男女拳发，穿长衫。妇女出则用青纱蔽面，布帽兜头，不露形貌，两耳垂金钱数枚，项挂纓络。地产羖羊，自胸中至尾，垂九块，名为九尾羊。千里骆驼、黑色花驴、驼蹄鸡、金钱豹。货用金、银、色段、青白花磁器、檀香、胡椒之属。其酋长感慕恩赐，躬以方物贡献。（《星槎胜览》卷四）

阿丹国，其国在古里西，可六千里。其国滨海，以石为城。其民庶而勇，骑步兵可二万，威振邻国。其上

下修回回教，其语似阿剌毕。其王尚礼。（永乐辛丑，正使太监李□等，赍诏赐其王奠到冠服，苏门答刺国分踪周□等，领宝船往；彼王率头目迎入王府，甚肃。开读赏赐毕。王谕国人有珍宝者许易。）王冠金冠，服黄袍，带以金宝。有礼拜寺，其王日一礼拜。金冠易以白布缠首，项有金银饰，黄袍易以白，车而往。其臣服有等。其国人缠首以色布，服撒哈喇梭幅锦绣，足有靴鞋。其女长衣，项佩珍宝、纓络、珥宝环，四腕约宝镯，手足指约以金环。蒙首以丝嵌帨，仅露其面。其金银之工精巧，为西方之冠。其食造以酥蜜。其民以石为屋，石之名曰罗股，以砖覆之，高五丈而三层。有浴室，有酒垆，有彩帛典籍之肆。其交易以金钱，以红铜钱。金曰哺嚙，铜曰甫嚙斯。其利玉石，其谷宜五种，其畜宜牛羊鸡犬。（金重官秤一钱，底面有纹。）其土气温和，其定岁以十二月为一岁，以哉生明为一月。其算历如神，某日而春，暨期枯者敷华；某日而秋，暨期荣者雕落。蚀而蚀，潮而潮，风而风，雨而雨，靡有违忒。其贡采之物，异者十有二品。一曰猫睛之石，二曰五色亚姑，三曰大珠，四曰珊瑚树，五曰金珀，六曰蔷薇露，七曰麒麟，八曰狮子，九曰花福鹿，十曰金钱豹，十一曰驼鸡，十二曰白鳩。土物多紫檀木、薝蔔花，多万年枣、把担干、白葡萄、松子、榴、杏。有象，有千里骆驼、九尾羖羊。其白毫

无角，角处有两圆黑毛，项如牛狗毫而盘尾者名曰绵羊。有兽焉，其状如骡，白身白面而青纹，其名曰花福鹿。其足前高九尺，后高六尺，蹄三趾，匾口而长颈。奋首高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二肉角，牛尾而鹿身，其名曰麒麟，是食五谷。其状如虎，元质而无纹，巨首而阔唇，其尾黑长如纓，其吼如雷，百兽见之，伏不敢起者，其名曰狮子。其朝贡无常。（永乐间，遣使修金叶表来朝贡。）

论曰：国初天监外，设回回司天监，取回回人世官之。用本国上板历，并兼推算，乃知圣主御世，一善弗遗者矣。尝闻之长老云，月蚀非回回历算，安得不谬如此。今阿丹人所算春秋候，是尤奇也。（《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阿丹国近古里，濒海可舟行。或曰，自古里国顺风二十昼夜至。土沃，丰粟麦。垒石为城，有马步胜兵数千。俗拳发，穿长衫。妇女出不露形，用青纱蔽面，布帽兜头，两耳垂金钱数枚，项挂瓔珞。产千里橐駝、黑色花驴。羚羊白胸至尾垂九块，名九尾羊。永乐九年，遣中使郑和往，赐命互市。古南荒有丹丹国疑即此。或曰其国善推算，岁无闰月。市易有赤金红铜诸钱。嘉靖时，造方丘及朝日坛玉爵，购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夷不得。通事撒文秀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时自鸣，

请依宣德下番例，赏重贿往购。上竟从部议已之。又阿哇国永乐中王昌吉利尝遣使朝贡。（《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五 刺撒国

刺撒(一)，自古里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来贡，命郑和报之。后凡三贡，皆与阿丹、不刺哇诸国偕。宣德五年，和复赏敕往使，竟不复贡。国傍海而居，气候常热，田瘠少收。俗淳，丧葬有礼。有事则祷鬼神。草木不生，久旱不雨。居室悉与竹步诸国同，所产有乳香、龙涎香、千里驼之类。（《明史》卷三二六）

（一）阿拉伯半岛东部波斯湾南岸，有地名曰阿尔哈萨(El-Hasa)。速读之，音与刺撒相近。《拔都他游记》载该地有城亦名阿尔哈萨。白洛克尔曼(Brockelmann)之《回教古今史》附有《一千三百五十年回教播布图》，北纬二十六度，东经五十度处，有城名曰拉哈撒(Lachssa)，即拔都他游览之地也。

刺撒国，自古里国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傍海而居，垒石为城，连山旷地，草木不生。牛羊驼马皆以海鱼干啖之。气候常热，田瘠少收，惟有麦耳。数年无雨，凿井绞车，羊皮袋水。男女拳发，穿长衫。妇女妆

点兜头，与忽鲁谟斯国同。垒石筑土，为屋三四层者，其上厨厕臥室待客，其下奴仆居之。地产龙涎香、乳香、千里骆驼。民俗淳厚，丧葬有礼，有事祷于鬼神。其酋长感慕圣恩，遣使捧金叶表文，奉贡方物。货用金、银、段绢、磁器、米、谷、胡椒、檀香、金、银之属。（《星槎胜览》卷四）

六 阿拉伯历法之传入中国

回回历法^(一)，西域默狄纳国王马哈麻^(二)所作。其地北极高二十四度半，经度偏西一百零七度，约在云南之西八千余里。其历元用^(三)隋开皇己未^(四)，即其建国之年也。洪武初得其书于元都。十五年秋，太祖谓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五)等译其书。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会。此其立法之大概也。按西域历术见于史者，在唐有九执历^(六)，元有札马鲁丁之万年历。九执历最疏。万年历行之未久，惟回回历设科隶钦天监，与大统参用二百七十余年。

虽于交食之有无深浅,时有出入。然胜于九执、万年远矣。但其书多脱误。盖其人之隶籍台官者:类以土盘布算,仍用其本国之书,而明之习其术者,如唐顺之、陈壤、袁黄辈之所论著,又自成一家言。以故翻译之本不行于世,其残缺宜也。今为博访专门之裔,考究其原书以补其脱落,正其讹舛,为回回历法著于篇。

积年 起西域阿喇必年^(七)(隋开皇己未),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

用数 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微纤以下俱准此。)宫十二。(每宫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时二十四。(每时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官度起白羊。节气首春分。命时起正午。(午初四刻属前日。)

七曜数 日一,月二,火三,水四,木五,金六,上七。(以七曜纪日^(八)。不用甲子。)

宫数 白羊初,金牛一,阴阳二,巨蟹三,狮子四,双女五,天秤六,天蝎七,人马八,磨羯九,宝瓶十,双鱼十一^(九)。

宫日 白羊戌宫三十一日。金牛酉宫三十一日。阴阳申宫三十一日。巨蟹未宫三十二日。狮子午宫三十一日。双女巳宫三十一日。天秤辰宫三十日。天蝎卯宫三十日。人马寅宫二十九日,磨羯丑宫二十九日。

宝瓶子宫三十日。双鱼亥宫三十日。(以上十二宫所谓不动之日。凡三百六十五日乃岁周之日也。若遇宫分有闰之年,于双鱼宫加一日。凡三百六十六日。)

月分大小 单月大。双月小。(凡十二月,所谓动之月也。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乃十二月之日也。遇月分有闰之年,于第十二月内增一日。凡三百六十五日。)

太阳五星最高行度(隋已未测定。) 太阳二宫,二十九度二十一分。土星八宫,十四度四十八分。木星六宫,初度八分。火星四宫,十五度四分。金星二宫,十七度六分。水星七宫,六度七七分。

求宫分闰日(悉之余日) 置西域岁前,积年减一。以一百五十九乘之。(一百二十八年内,闰三十一日,故以总数乘。)内加一十五。(闰应)以一百二十八屡减之。余不满之数,若在九十七已上,(闰限)其年宫分有闰日。已下无闰日。于除得之数内加五。(宫分立成起火三,故须加五。)满七去之。余即所求年。白羊宫一日曜。(有闰加一日后同。)

求月分闰日(朔之余日) 置西域岁前,积年减一,以一百三十一乘之(总数乘。)内加一百九十四。(闰应)以三十为法,屡减之,余在十九已上,(闰限)其年月分有闰日,已下则无。于除得之数,满七去之。余即所求

年,第一月一日七曜。

加次法 置积日, (全积并宫闰所得数。)减月闰, 内加三百三十一日, (己未, 春正前日。) 以三百五十四 (一年数。)除之, 余数内减去所加三百三十一, 又减二十三, (足成一年日数。)又减二十四, (洪武甲子加次。)又减一 (改应所损之一日。)为实距年 (己未至今) 得数。又法: 以气积 (宫闰并通闰为气积) 内减月闰, (置十一, 以距年乘之外加十四, 以三十除之。得月闰数。) 以三百五十四除之, 余减洪武加次二十四, 又减补日二十三, 又减改应损日一, 得数如前。 (求通闰, 置十一日以距年乘之。求宫闰见前。)(《明史》卷三七《回回历法一》)

(一) 此处所录仅共首段而已。全文可查《明史》卷三七、三八、三九, 所叙非常详尽。回回历法元时已输入中国。

(二) 默狄纳即 Medina 城, 摩诃末之避难地也。阿拉伯之历法为改良希腊人梅通法 (Meton) 而来, 非由摩诃末教主所创者。公元前四百三十三年 (周考王八年) 梅通发明六千九百四十日为一周期, 可以分作二百三十五太阴月 (Lunar Month), 同时又可分作十九太阳年 (Solar year)。此二百三十五太阴月中, 一百二十五为大月, 月三十日。一百十月为小月, 月二十九日。总共凡六千九百四十日。二百三十五次新月所需真确时间为 $235 \times 29.53058 = 6939.688$ 天数。此一周期之日数较之所真需者约少三分

之一日。积七十年则少一全日。回回教徒取三百六十月为一周期。此中有大月一百九十一，小月一百六十九。大月小月轮流配置。第一月三十日，第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周期之日数，共一万六百三十一。三百六十次新月所需月数为10631.0116。所差之数积八十七周期，或二千六百年，始缺一全日。至期将第十二月加一日，成为三十日。回回人之发明，较之希腊人优多矣。此处言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会。或即元时万年历所取用之周期也。

（三）所谓“其历元用”，即指元世祖时颁行之万年历也。

（四）开皇己未，即开皇十九年，西历五百九十九年。《明史》此处谓为回回人建国之年，实为不确。摩诃末(Mohammed)生于公元五百七十年，即陈宣帝大建二年。卒于公元六百三十二年，即唐太宗贞观六年。摩诃末以公元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由麦伽(Mecca)城逃至默狄纳城。此逃为摩诃末一生及其新创之宗教一大转机。默狄纳人信其新教并戴为该城政治首领。由此城摩诃末发展其宗教及政治势力。故回回教人称此年为黑笈拉(Hegira)，华言逃难也。回回教纪元即以此年为始。中国人以前对回回教纪元推测多错误者，则由于回历中历算法不同也。回年有十二个太阴月(Lunar months)。每月平均有二十九天十二小时四十四分，皆以见新月之日为朔日。以三十年为一周。一周之中有十九年。每年有三百五十四

天。有十一年闰，每年有三百五十五天。与中国夏历相较，每三十年约差一年。下方表示十二月中大月小月之名及每月所含天数。

中名	译名	原名	每月天数
正月	穆哈兰月	Muharram	30
二月	萨法勒月	Safar	29
三月	勒必拉费勒月	Rabia I	30
四月	勒必拉喝勒月	Rabia II	29
五月	祝马达拉费勒月	Jumada I	30
六月	祝马达拉喝勒月	Jumada II	29
七月	拉札泼月	Rajab	30
八月	沙班月	Shaban	29
九月	勒墨藏月	Ramadan	30
十月	绍哇勒月	Shawwal	29
十一月	楚而喀答月	Zu'lkadah	30
十二月	楚而哈察月	Zu'lhijah	29

闰年 30

太阳历三十年积日一〇九五七天。（每年作三六五天零四分之一计算）回回历三十年一周中，普通年凡十九年，积日六七二六天。闰年凡十一年，积日三九〇五天。共合一〇六三一天。与太阳历相较，差三二六天，几达一年之久矣。

（五）马沙亦黑为 Mashayikh 之译音，其义犹云伊斯兰教徒之长老，非真为人名也。犹之今代天主教中之主

教或总教主之称号也。此人在元时，或为回回司天监。元亡，明太祖用之以修历。明代颁行之大统历实本于元之授时历，兼采用回回历。钦天监内实权多操于伊斯兰教徒手中。

(六) 印度九执历详文见唐开元中太史监瞿昙悉达奉敕所撰之《唐开元占经》中。《开元占经》共一百二十卷。《四库全书》中有之。第一百四卷为唐麟德历，第一百五卷为九执历。

(七) 所谓阿喇必年(隋开皇己未)必即回回人之纪元黑笈拉也。由开皇己未(五九九年)至明洪武甲子(一三八四年)确为七百八十五年。但黑笈拉纪元确为公元六二二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由武德五年至洪武甲子实为七六二年而非七八六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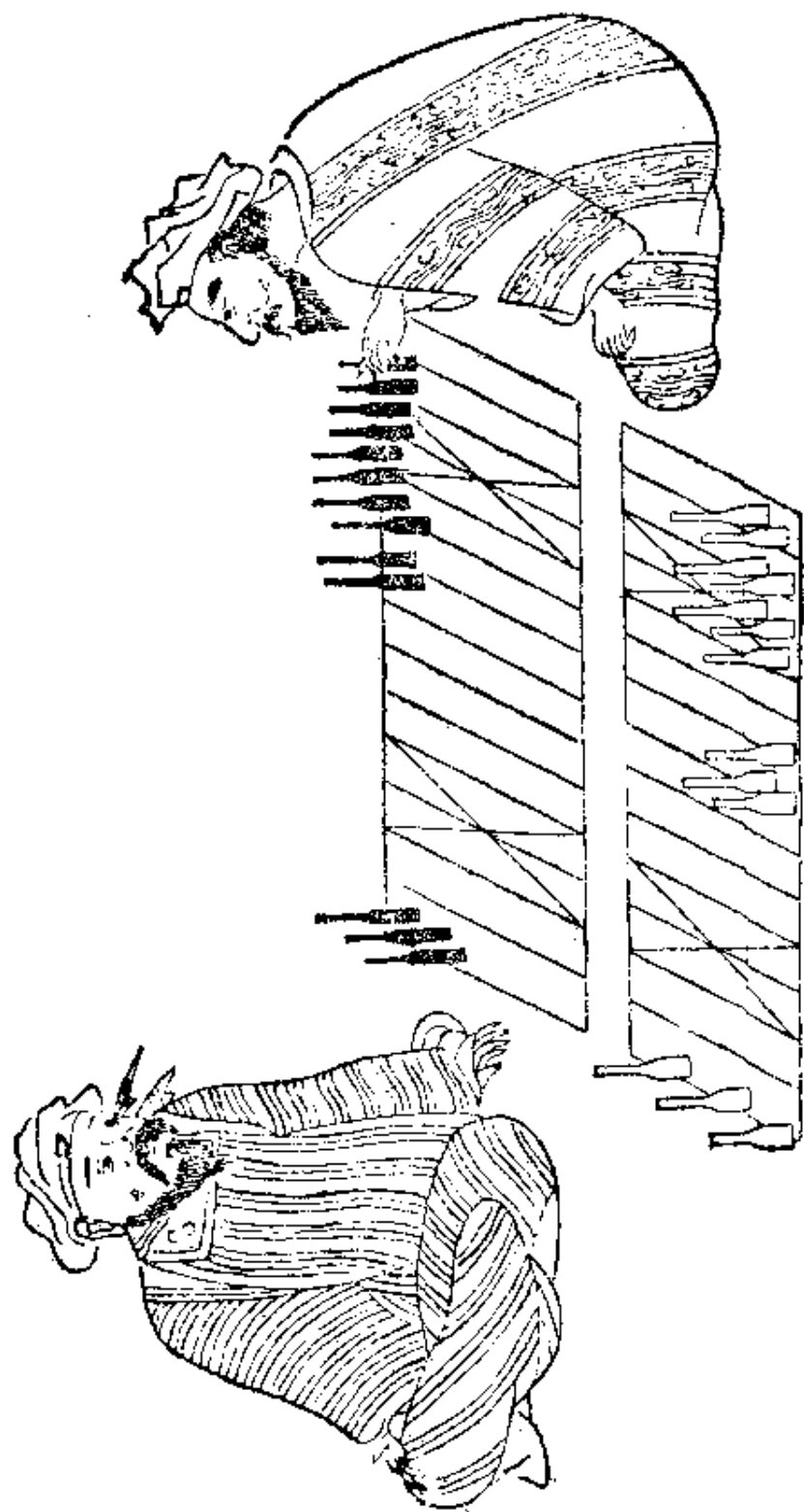
(八) 七曜记日乃古代印度人风俗。唐乾元时(公元七五八——七五九年)沙门不空曾奉诏译有《宿曜经》上下二卷。其七曜日之先后，与今代西洋人之星期日或礼拜日次序相同。

(九) 据陈遵妣著《恒星图表》，十二宫皆黄道经过之天空星群也。其西洋之相当名称，列表如下：〔一〕白羊(Aries)〔二〕金牛(Taurus)〔三〕阴阳(Virgo 陈图作室女)〔四〕巨蟹(Cancer)〔五〕狮子(Leo)〔六〕双女(Gemini 陈图作双子)〔七〕天秤(Libra)〔八〕天蝎(Scorpio)〔九〕人马(Sagittarius)〔十〕磨羯(Capricornus)〔十一〕宝瓶(Aquarius)〔十二〕双鱼(Pis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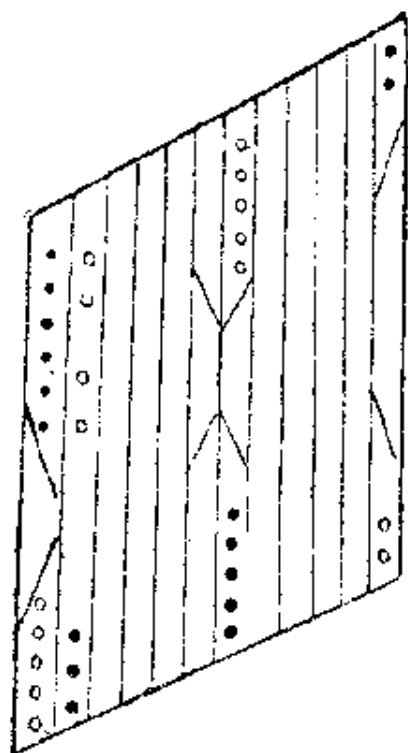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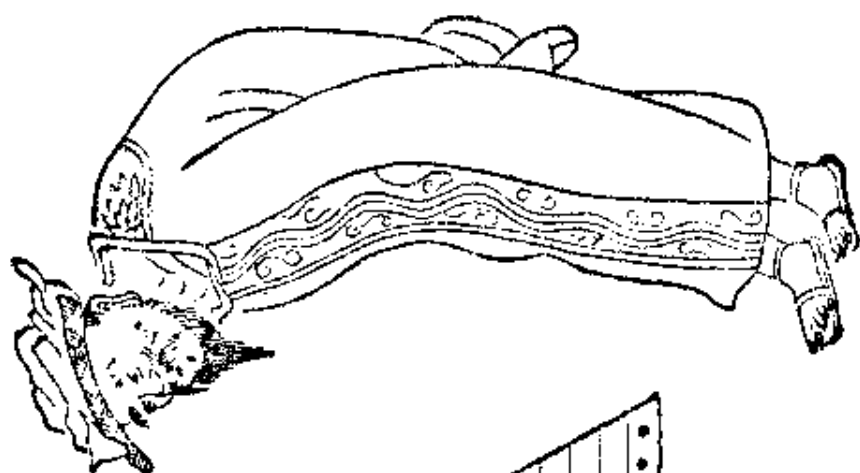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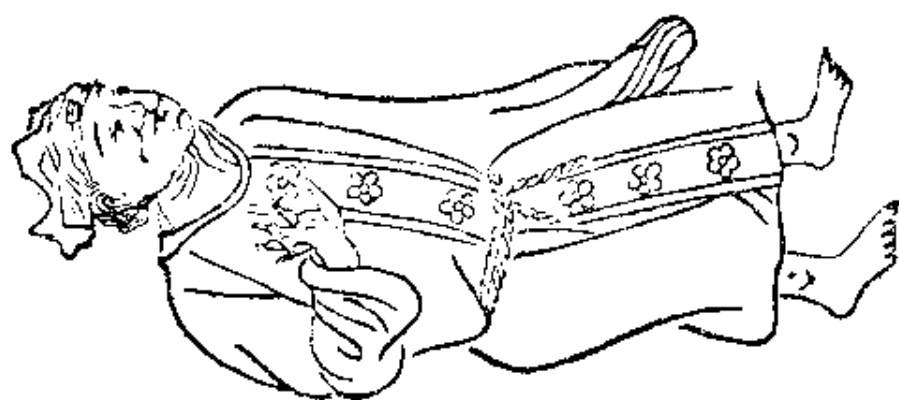
《明史》此处所记十二宫之次序，其第三阴阳宫与第六双女宫倒误。其余则皆符合恒星图上之天然次序。十二宫之西洋名字皆为拉丁文，其原文字义与汉文者相合。阿拉伯人当初必传袭自希腊罗马而又转授之中国也。苏州圣庙有南宋理宗淳祐丁未（公元一二四七年）黄裳之天文图。图中有黄道赤道线，有二十八宿之名但无十二宫。可知十二宫之名确为回回人传入中国。其传入最早时期或在元世祖用札马鲁丁时而在明太祖用马沙亦黑时。上方用数，下言宫度起白羊，节气首春分，亦与西洋相同。唯命时则今代西洋不起正午而起中夜也。

七 阿拉伯人双陆游戏之传入中国

瞿兑之告余，叶德辉刊印《丽楼丛书》中，有南宋洪遵所作《谱双》，中有阿拉伯人双陆游玩法。因自燕京大学图书馆借得此书，节录于此。《谱双》著成年代，据洪氏自序，为绍兴辛未，即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一一五一年也。书凡五卷：第一卷，盘马制度，凡四目：一，北双陆盘；二，广州双陆板；三，大食双陆毯；四，真腊闍婆双陆板，皆仅绘图。第二卷，北双陆，凡五目：一，平双陆；二，打间双陆；三，回回双陆；四，七梁双陆；五，三梁双陆。其回回不知究指何国。第三卷，广州双陆，凡五目：一，罗羸双陆；二，下赞双陆；三，不打双陆；四，佛双陆；五，三堆双陆。第四卷，南番、东夷，凡四目：一，四架八双陆；二，



大食双陆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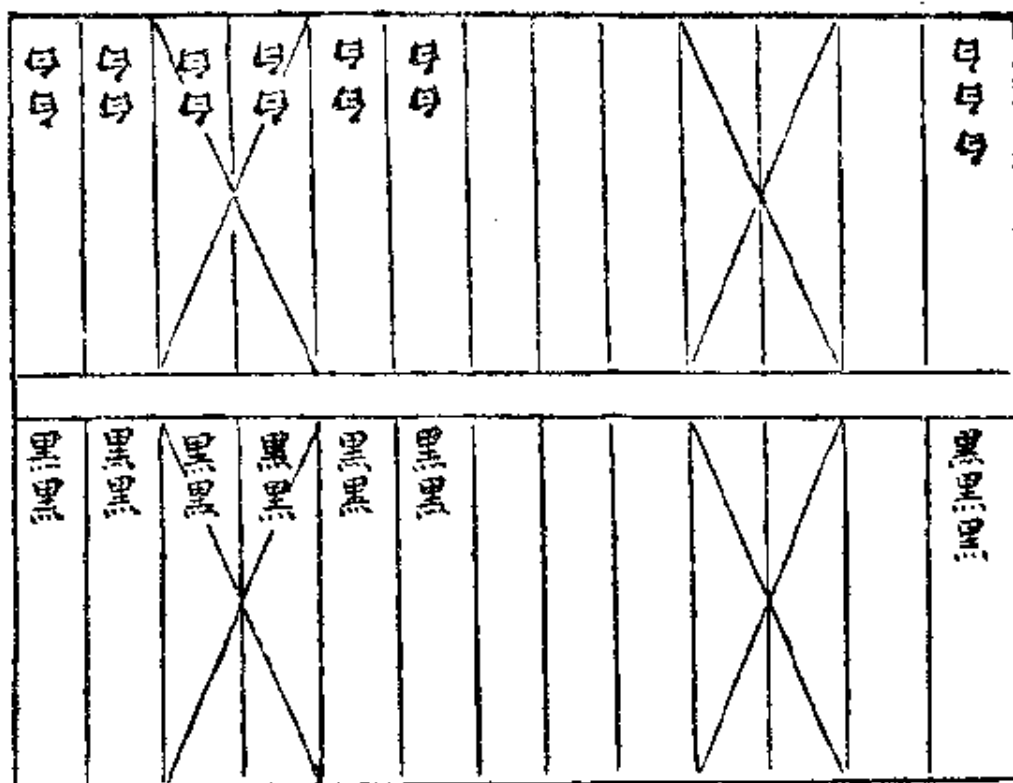
真腊阁婆双阶板

南皮双陆;三,大食双陆(以上南番);四,日本双陆(东夷)。第五卷,总录,凡八目:曰常局格制;曰南北局例;曰事始;曰盘马;曰骰子;曰赌赛;曰名称;曰杂记。今将有关阿拉伯人双陆之资料,录出于下:

卷第一 盘马制度

卷第二 北双陆

三、回回双陆 布局行马,大抵与平双陆相类。但出局时,不问点色多少,任意出两马。



大 食 双 陆

卷第四 南番、东夷

三、大食双陆 以毯为局，织成青地白路。用三骰子马，分为七。白马居右，黑马居左。八门遇双彩方得过（八门毯之四角有八门也）。十五马至外，六门未散，赢一筹。双彩，赏一掷（双么双二之类）。浑花赢一筹，仍赏掷。又浑花亦然（浑花谓三么三二之类）。马先出，赢小筹。敌马未出，己马拈尽，赢大筹。如棋之筹局也。

卷第五 总录

一、常局格制 双陆率以六为限，其法左右各十二路，号曰梁。白黑各十五马，右前六梁，左后一梁，各布五马。右后六梁三马，左前二梁三马，白黑相偶。用骰子二，各以其彩行。白马自右归左，黑马自左归右。或以二骰之数，共行一马，或行二马，或移或叠。凡马单立，则敌马可击。两马相比为一梁，它马既不得打，亦不得同途。凡遭打必候元入局处，空位与彩相当始得下。（谓如第二梁空，今掷得二彩则下。）所打者未下，则它马不得行。至后六梁，谓之叠梁。凡叠梁已满，如打得它马，即并马于近下五路。凡开后一梁为敌人地。若不获它马，即尽移归头梁之内。每掷视其彩，拈出二马。数有余则取，不足则否。彩小不取，则并移归。下梁常须固。两马不足移动，动则头破。后六梁谓之

末梁。马先出尽为胜。胜而他马未归梁，或归梁而无一马出局则胜双筹。凡赏罚之筹，唯所约，无有定数。

二、南北局例 以北人后一梁为胘(胘音孩)。前一梁为门(前一梁与后一梁相隔)。胘门最紧。有两马至胘，谓之把胘。折一马曰拆胘。两马至门，谓之把门。拆一马曰拆门。后六梁谓之宫马。归梁曰入宫。狄仁杰所谓双陆不胜，宫中无子也。两马相比，为梁一道，不得过六马。十五马过门欲出。若五六路上马多，则为头重。盖五六为大彩，不常有。若掷二三不可，便就大位拈马，须自头梁移下，则头轻易出。南双陆从头出，谓之开脚。两子相比，谓之做屋，亦曰一门屋。第一路曰一门。二路曰二门。三路曰三门。四路曰四门。五路曰胘屋。六路曰六头屋。总谓之内六门。后六路曰外六门。后第一路亦曰大头子。已出复入曰落子。二子相比曰縛(谓如四路上有马，再有马来，即曰縛四)。进一步曰上。自出曰吃子。十子作一处亦可。南人对局，已见败证，则频打。不许成屋，谓之合碎(合碎犹言翻局也)。三佛齐、阁婆、占城曰质犁。真腊曰莎。

三、事始 双陆，刘存、冯鉴皆云魏曹植始制。考之《北史》，胡王之弟为握槊之戏，近入中国。又考之竺贝、双陆出天竺，名为波罗塞戏，然则外国有此戏久矣。其流入中州，则曹植始之也(唐《王绩集》云，斗彩曹王

之局，谓此也）。

四、盘马 北双陆盘如棋盘之半而长。两门二十四路，皆刻出，用象牙实之。以渤海榛木为重，盖不假施漆，而尘垢不能侵。或以花石砌饰，以木承之。以白木为白马，乌木为黑马。富者以犀象为之。马底圆平而杀其上，长三寸二分，上径四分，下径寸一分，大抵如今人家所用捣衣椎状。番禺人以板为局，布黑道而漆之。或以纸，或画地为之。以黄杨木为白子，桃榔木为黑子。底平柄短，如截柿，如浮屠形。三佛齐、阁婆、占城、真腊、南皮^(一)，以花梨木为板。刀划成路，多席地置板其上。蕃王则板下以铜为簧，如响板然。拍子时，锵然有声以为乐。以象牙为白子，乌梅木为黑子，或以红牙为黑子。大食国以毯织成局。白黑子与诸国同。

(一) 南皮，《诸蕃志》作南毗，其地在印度半岛西海岸，麻罗拔等地是也。


五、骰子 三佛齐、阁婆、真腊、大食以木为骰子。六面。南皮、占城以乌木或角为之。长二寸许，无么六。三佛齐、阁婆、占城骰子曰胡缠。么曰萨，二曰涂打，三曰帝伽，四曰暗□，五曰斑滓，六曰喃。真腊骰子曰撒家。么曰枚，二曰枚毗，三曰琳，四曰不琳毗，五曰班，六曰辛。大食么曰亦，二曰涂打，三曰栖打，四曰察打，五曰班打，六曰失打。

六、赌赛 北人以金银奴婢羊马为博（以所获男女或买到人谓之奴婢），贫者以杯酒胜负。不问局数，多者以十五筹为率，先满者胜。少至十筹，或七八筹，皆临局计议。技高者饶一筹，或三四筹。亦有明琼，未投先牵角头，黑马归第三梁，谓之牵三梁。仍许先掷者。番禺人以百缗至三二百缗，约以三局下至十缗。贫者三数锱至数十金。高者饶一子。先归一点（一路也）至六点，或饶先掷。三佛齐、阁婆、真腊、南皮、占城以金银或千缗。以三五局为率。大食国以其国所用金钱为博，钱面文作象形。

七、名称 北人打双陆曰打双，盘曰双盘，马曰双马。番禺打双陆曰打双陆，盘曰双陆板，马曰双陆子。三佛齐、阁婆、占城打双陆曰巴僧，板曰巴板，马曰姑茶，一局曰萨板。真腊打双陆曰除地，板曰葛，马曰塞（姑则切），一局曰板。大食打双陆曰吧哋（下音齐），板曰毯，马曰堰，一局曰亦。

八、杂记 北双有五，曰平双陆，曰三梁，曰七梁，曰打间，曰回回。平双陆易，北人多能之。三梁双陆难，能者什一而已。七梁打间，合而言之曰梁间。燕之茶肆多置局，或五或六，多至十余。博者出钱已僦局，如中州邸肆置棋具也。汉人契丹户置双槃，马行亦令从者挟以出，骰子入合拨中（合拨华言皮篋）。番禺双陆

名有五，曰下噉，曰三推，曰罗羸，曰不打，曰佛双陆。下噉、三堆难。罗羸、不打易。佛双陆止孺儿为之，凡閩閩皂隶辈皆能此戏，士大夫则否。端、康、连、惠四州亦颇有能者。南蕃名有三，曰四架八，曰南皮，曰大食。惟四架八番禺人能之。（洪遵《谱双》）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三冊

J 293



2 028 0496 5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三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GDA 100118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三册

张星烺编注

朱杰勤校订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0¹/₄印张 162千字

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8·729 定价, 0.80元

目 录

第四编 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第一章	元代以前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7
一	亚美尼亚史家记中国事情	7
二	中国人移居亚美尼亚	8
三	中国与亚美尼亚政治上之联系	9
四	唐代亚美尼亚人记中国事情	10
第二章	元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11
一	元初亚美尼亚降于蒙古	11
二	海敦王来聘蒙古	13
三	海敦纪行	15
四	亚美尼亚亲王海敦《契丹国记》	28

第五编 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

第一章	外国文献之记载	35
第二章	中国文献之记载	37
一	尤忽	38
二	斡脱	38
第三章	明清两代开封之犹太人	52
第四章	犹太教传入中国之石刻文字	54

一	《重建清真寺记》	54
二	《尊崇道经寺记》	58
三	《重建清真寺记》	61

第六编 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第一章	汉魏时代中国与安息	71
一	前汉时之安息	71
二	后汉时之安息	75
三	三国时之安息	77
第二章	安息人传布佛教于中国	79
一	安清	79
二	安玄 昙帝	84
三	释吉藏	84
第三章	北朝时代中国与波斯	89
一	北魏与波斯	89
二	安息人后裔人仕于北魏	95
三	安息人后裔入仕于北齐	98
四	北周与波斯之交通	98
第四章	隋唐与波斯之交通	102
一	隋与波斯之交通	102
二	《旧唐书》记唐代与波斯之交通	104
三	《新唐书》记唐代与波斯之交通	110
四	唐代波斯与中国之通使	112
五	陀拔萨禅国等之通使	116

六	玄奘记波斯国	120
七	慧超记波斯国	122
八	杜佑记波斯国	123
九	段成式记波斯国	123
十	波罗球戏传入中国	124
第五章 波斯人入仕于唐及五代		126
一	阿罗曷	126
二	李元谅	128
三	安附国	133
四	石处温	137
五	李珣 李珣 李舜弦	138
第六章 波斯人传教于中国		140
一	景教	140
二	袄教	141
三	摩尼教	149
第七章 中国古籍关于波斯之矿石及动植物 之记载		167
一	矿石	167
二	植物	172
三	动物	189
附	驳劳费尔伊兰波斯与马来波斯说	189
第八章 波斯人所知之中国矿石动植物及其他 ...		195
一	矿石	195

二	动植物	196
三	波斯文中之汉语	201
第九章	辽宋元代中国与波斯之交通	202
一	辽与波斯之通使	202
二	宋人所记之波斯国	202
三	蒙古入侵波斯	203
四	波斯与元朝之通使	209
五	《元史》所记波斯地名	212
六	元朝波斯籍军在泉州	213
七	元代波斯天文仪器之输入中国	221
第十章	波斯人记中国事情	224
一	志费尼及其著作	224
二	拉施特及其著作	231
三	拉施特《史记·契丹国传》	237
第十一章	明代中国与波斯各地之交通	266
一	明与哈烈之交通	266
二	《使西域记》记哈烈国	278
三	《明一统志·哈烈国记》	281
四	《殊域周咨录》记哈烈	282
五	沙哈鲁之遣使中国	288
六	明与失刺思之交通	308
七	明与亦思弗罕及乞力麻儿之交通	310
八	明与讨来思之交通	313
九	明与忽鲁谟斯之交通	314

第 四 编

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第一章 元代以前中国与 亚美尼亚之交通

一 亚美尼亚史家记中国事情

亚美尼亚人之知有中国，为期甚早。公元四四〇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后不久，亚美尼亚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之《史记》著成。其书中记中国事情一节，颇有兴味也。摩西之取材，或自更早之著作家也。书中称中国为哲那斯坦国（Jenasdan = Chinistan），国境皆为平原，位于西提亚（Scythia）之东，为世界最东之国。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Friends of peace），而实亦为“生命之友”（Friends of life）也。其国产丝甚旺。自上至下，视丝衣为寻常；而在亚美尼亚则至稀罕，且极珍贵。又产麝香、红花、棉花、孔雀。境内有二十九国，文明程度，不能齐等。有一国则有嗜食人肉之恶习。王之称号为“任拍古尔”（Jenpagur），驻修尔夏城（Siurhia），邻近无名地（Terra Incognita）。秦尼国（Sinae）与哲那斯坦接壤（一），其境内有七国，川河山岳甚多，疆壤亦至无名地而止。

（一）亨利玉尔谓摩西史之哲那斯坦，或指后魏。修尔夏城，或指洛阳也。唐德宗时，景教僧人树立西安《大秦

景教流行中国碑》，其叙利亚文中，有撒拉哈城（Saragh）。考证家之意见，大抵皆谓为洛阳。修尔夏与撒拉哈音颇相近，秦尼国或指东晋也。

二 中国人移居亚美尼亚

摩西又记亚美尼亚国王梯格伦斯六世（Tigranes VI, A. D. 142—178）在位时（汉顺帝汉安元年至灵帝光和元年），有外国移民数队来奔，内有中国人。王使居曲儿忒亚美尼亚（Kurdish Armenia）省境内，俾保障边疆。

亚美尼亚之世家大族中，考其先世，颇有来自中国者。有奥配亮家族（Orpeliars）者，卓支亚人称之为“任拍古利亚尼”（Jenpakuriani）。其先世可能为“任拍古尔”（一）（Jen-pakur），即中国之皇帝也。又有马密哥尼家族（Mamigonians）者，在亚美尼亚历史上，演重要职位。摩西《史记》中，尝详载之。谓马氏之来至亚美尼亚约早于其生时二百年，即第三世纪之初半也（即东汉之末，三国之初）。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an Dynasty）太祖，阿尔戴细尔（二）（Ardeshir）之末年，中国国王阿尔博克（Arpog）有子名马姆康（Mamkon）者，犯法当坐，逃至波斯避之。中国人追至，因波斯保护罪人，以宣战相恫吓。马姆康不得已，乃西至亚美尼亚。国王梯力代梯斯（三）（Tiridates）优待之，封以大龙（Daron）省，使马姆康及所率领之人居焉。马姆康即世家马密哥尼之祖先，其来自中国，亚美尼亚各史家皆有详记。

(一) 任拍古尔之称号, 不知来由。法国圣马丹 (St. Martin) 谓拍古尔 (Pakur) 与阿拉伯作家之发克富尔 (Faghfur) 同源, 为天子之译义, 中国皇帝之称号也。亨利玉尔考卓支亚历代各王之称号, 皆有拍古尔 (Pakur) 三字在其后也。

(二) 波斯王阿尔戴细尔卒于公元二四〇年, 即三国曹魏废帝正始元年, 蜀汉后主延熙三年也。马姆康皇子犯法西奔之事, 不见中国正史, 可见其非汉室或曹魏之裔也。东汉之末, 三国之初, 中国本土, 分崩离析, 群雄割据, 自王一方。马姆康或为甘凉边陲土豪之裔也。虽不见中国史书, 而亚美尼亚各史家皆详言之。其为真确事实, 可无庸疑。

(三) 梯力代梯斯王少时, 为罗马人所掳, 至公元二八四年 (晋武帝太康五年), 罗马皇帝大俄克雷湘 (Diocletian) 之初年, 始放归, 萨珊王朝太祖阿尔戴细尔死后四十四年, 始即位。摩西《史记》此节, 年代显然有误也。

三 中国与亚美尼亚政治上之联系

第四世纪初叶, 叙利亚人蔡奴伯 (Zenob) 用亚美尼亚文著成《中国史》一书。摩西又据蔡奴伯之书, 而有下方之记载: “波斯阿尔戴细尔王在位时, 尝与亚美尼亚王柯斯鲁一世 (Khosru I) 齟齬。中国皇帝愿为调停”云。又“亚美尼亚王圣格利高雷 (St. Gregory) 之弟色伦 (Suren) 逃难至中国”(一)云。蔡奴伯

之书，乃复取材于古代爱代沙地方人巴尔塔 (Parta or Barta of Edessa) 之希腊文《中国史》也。

(一) 此二事，亦不见中国正史。波斯王阿尔戴细尔即位于公元二二四年，即曹魏文帝黄初五年，死于二四〇年，即魏废帝正始元年也。是时中国本土分为三国，在西域势力，久已不振矣。此事之可信与否，甚难言也。惟此等记载，足以证明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波斯等国，已有来往交通及政治上之联系也。

四 唐代亚美尼亚人记中国事情

摩西以后，亚美尼亚之著作家记载中国者，仍不绝也。唐代，中国疆宇远至里海之东岸。吾人推想中国人之声望，亦必远播也。法国圣马丹考唐时，亚美尼亚人称里海北之突厥可萨部人 (Khazars) 及其他部族，皆为中国人云。阿拉伯人依宾霍克尔 (Ibn Haukal) 引亚美尼亚某著作家，谓秦国 (Sin) 之边界，至马瓦拉痕那尔 (一) (Ma-wara-n-Nahr) 云。(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0 页)

(一) 阿拉伯人称阿母河北岸以此名。

第二章 元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一 元初亚美尼亚降于蒙古

小亚美尼亚王海敦一世(Hayton I, Hethum)时,蒙古兵力已至边境。卓支亚等地,皆被征服。海敦一世料蒙古势力之不可抗拒,大兵临境时,即投降。一二四六年(宋理宗淳和六年),贵由大汗(Kuyuk Khan)登位时,海敦遣其胞弟仙拍德(Sempad = Sinibald)赴蒙古和琳贺之,兼以连络感情。仙拍德离国四年始归。当在撒马儿罕城时,仙拍德尝致书于锡拍罗斯岛(Cyprus)王及后等,为其兄辩护投诚蒙古之故。盖当时西方各国君主,颇有不直海敦,以崇奉基督教之王降于蒙古也。其书今仍存在。吾特节译于下,备知当时东方基督教状况焉。书中引印度某王亦崇奉基督教而降于蒙古,盖即取以匹喻其兄也。仙拍德致锡拍罗斯岛王及后书:

……当今大汗之父,窝阔台崩已五载矣。鞑靼诸王及武将,散处四方,相距甚远。有在印度者,有在契丹(Chata)者,又有在可失哈耳(Caschar)及唐古忒(Tanchat)者,须时五年之久,方能使之合聚一处也。唐古忒国昔有三王(一),往伯脱莱海姆(Bethlem)瞻拜圣人耶稣之诞生地。三王深信基督之权力,故其国人

民亦多信基督教也。契丹全境，皆仰慕三王之为人。余尝亲入其教堂，访观情形，见壁上绘有基督圣像。像前，三王恭立，一献黄金，一献乳香，一献没药。由此三王之感化，故其地人民皆信基督也^(二)。大汗及其臣民，今亦皆为基督教徒。大汗宫门前，有教堂多所。礼圣时，钟磬响震。钟磬之外，复击木焉^(三)。……东方各地，皆有基督教徒。教堂皆高大华丽，建筑甚古，工程优美。惜皆已为突厥人所毁。当今大汗之祖未生时，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既即位后，宽待基督教徒，任其自由信仰，禁止他人有骚扰之者。回教徒在昔尝虐待基督教徒，今又自受两倍之虐待。……其地基督教徒之导师，以余意观之，皆人格低下，当受谴责^(四)。在昔圣多默(St. Thomas)尝布教印度。其地有某国王，崇奉基督大教。四邻诸国之王，则悉回教信徒，时与基督教王互相攻伐。被迫太甚，故当鞑靼人抵境时，基督教王先降，与鞑靼人联军，共攻回教诸国。大胜之，掳掠人口，不可胜数，贩卖他方。东方诸国，所过皆得见印度俘虏与奴隶也。余尝亲见此王掠卖于东方者逾五万人。(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62、262—263 页)

(一) 仙拍德似将波斯三王礼圣之事，移作唐古忒之事也。参观《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三章及附注二。

(二) 仙拍德函中言唐古忒境内有基督教徒甚众。可与《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章、四十三章、四十四章、五十七章、五十八章互相参观。又《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冬十月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也里可温即基督教徒。河西、西夏、唐兀三名，皆见《元史》，即唐古忒也。

(三) 仙拍德函中，又言东方基督教徒礼拜时，钟磬之外，复击木焉。余初时颇不解。复疑所谓之木，或即佛教徒之木鱼也。后查得此为聂思脱里派特异之礼。《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即此之谓也。击木、东礼诸仪节，何时起始，已不可考，然谅必甚早也。其所击之木，为木板两块，每块长约四五寸，宽一寸。礼拜时，各手持一，合击之。今代西国教堂则不击木，而代以风琴也。

(四) 仙拍德函中，又言东方基督教徒导师，皆人格低下，当受谴罚，其言恐不确实。聂思脱里派教徒，自宋文帝元嘉八年，爱佛速斯(Ephesus)地方会议，与罗马天主教分裂，在东方盛行。元时，西欧人士来东方者，如马哥孛罗、卢白鲁克、约翰孟德高维奴、仙拍德、海敦等，皆攻击聂思脱里派，吾人仅可以党同伐异视之也。

二 海敦王来聘蒙古

蒙哥大汗即位，海敦王复亲来蒙古和琳贺之，兼欲取得保

护证书及某种权利也。有《纪行》书遗留后世。书为随员吉洛廓斯刚德赛克齐(Kirakos Gandsaketsi)所作。刚德赛克齐亦亚美尼亚人也。原书为亚美尼亚文。有一六一六年写本藏于卓支亚南部沙纳兴寺(Sanahin Monastery)内。亚美尼亚亲王阿尔古丁斯吉(Argutinsky)译成俄文，登刊于一八二二年《西伯利亚杂志》(Sibirsky Westnik)。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由俄文译成法文。一八七〇年，白洛赛脱(M. Brosset)将刚德赛克齐所有著作，悉译成法文。海敦王《纪行》亦其一也。一八七四年，俄国拍脱康诺甫(Patkanoff)复将其著作译成俄文。俄国白菜脱胥乃塞将《海敦纪行》节译成英文登之于其所著《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吾今复由英文译成汉文，录之于后，作考究中世纪之历史地理学者一臂之助焉。

海敦一世又名海图姆(Hethum)，即位于一二二四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甲申岁)，至一二六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让位于其子理恩第三(Leon III)而出家修道，卒于一二七一年(至元八年)。其《纪行书》名曰《亚美尼亚人之忠王海图姆于亚美尼亚纪元七〇三年及七〇四年即公元一二五四年及一二五五年入朝拔都及蒙哥二汗纪行》(Journey of Hethum, the pious King of the Armenians, to Batu and Mangu khans, in 703 and 704 of the Armenian era, A.D. 1254-1255.)译文如下：

三 海敦纪行

基督忠友，亚美尼亚王海图姆居西力细亚(Cilicia)之锡斯城(Sis)。昔尝遣其弟军马大元帅仙拍德携礼物，往贺贵由汗(Giug Khan=Kuyuk)。仙拍德受大汗优待，持其玺书而还(一)。

(一) 据法国白洛赛脱之考证，仙拍德于一二四八年(蒙古定宗三年宋理宗淳和八年)离本国，一二五〇年(蒙古定宗五年宋理宗淳和十年)与鲁迷国(Rum)苏丹盖耶脱爱丁(Gaiat-eddin)之子同归国。

蒙哥大汗即位之后，蒙古上将拔都大王来书，谕令海图姆至其廷幕，并往蒙哥大汗之廷焉。拔都廷幕在北方爱的尔(一)(Ethil)大河之畔。河流入里海也。海图姆畏拔都之威，不敢不奉命。乃秘密微服启行，盖路途必经鲁迷国苏丹所辖突厥人之境内也。海图姆尝借鞑靼兵，抗拒突厥人。故其人恨海图姆，时有报复之志也。苏丹名阿格丁(二)(Aghadin)。海图姆急过其境，行十二日至喀斯城(三)(Kars)。拜谒其地鞑靼驻军都元帅巴珠诺延(四)(Bachu Noyan)。复访诸要人，皆受其礼遇。过此，复前行，至阿拉格座顿(五)(Aragatsotn)邑阿莱伊山(Mount Arai)瓦代尼斯村(Vardenis)，而

至曲儿忒(Kurd)王之府。王亦亚美尼亚人，与其二子瓦彻(Vache)及哈散(Hassan)皆崇奉基督教。王妃柯利夏(Khorishah)为马次邦(Marzpan)之女，阿斯兰贝克(Aslanbek)与格利高雷(Gregory)二人之姊妹，马密哥尼族^(六)也。

(一) 亚洲突厥民族诸国皆称窝尔加河(Volga)为爱的尔(Etil, Etel, Edzil)也。

(二) 此节之阿格丁苏丹，拍脱康诺甫之译本作阿拉爱丁(Ala-eddin)。笔记人或指伊斯爱丁(Yzz-eddin)及罗克爱丁(Rokn-eddin)而言。二人皆盖耶脱爱丁(Ghiath-eddin)之子，当时争鲁迷国之王位者也。二人有幼弟名阿拉爱丁，奉使大汗廷，卒于途间。

(三) 在亚美尼亚境内。

(四) 巴珠诺延，征服波斯西境者也。一二四六年(蒙古定宗元年，宋理宗淳和六年)教皇遣使者安森母(Friar Anselm)持手书往聘之。

(五) 克拉拍罗德考谓近阿拉腊山(Mt. Ararat)，与名寺爱乞迷津(Echmiadzin)相邻。

(六) 马密哥尼族已见上文。此族自汉末至元初，延绵千余年，尚占势力。

海图姆留此多时，以待其父孔士旦丁(Constatine)及二子李俄(Leo)与拖罗斯(Thorose)将进贡礼物，遣人送至。孔士旦丁年已耄矣，二子居国留守。海

图姆王妃柴伯耳 (Zabel) 亦名额理沙白 (Elizabeth), 为人忠信, 慈爱宽仁, 大度好施, 贫穷者无不周济之。为万民欣戴, 惜已死矣。妃之名, 上帝祭日之义, 果于是日殒天, 亦天意矣。妃为大王雷万 (Levan) 之女, 而王又为第一代加冕之王也。

教务大总管 (patriarch) 孔士旦丁 (另一人) 闻王安过突厥境, 抵大亚美尼亚, 乃遣其副使雅各 (Jacob) 来慰问, 订交友之约。雅各为人, 明敏善辨, 昔尝奉使小亚细亚希腊王约翰之廷者也。贵爵兼主教塞斯德芬 (Ter-Stephen) 与其副使斯凯甫拉 (Skevra) 大寺方丈密吉他 (Mikhitar) 亦来慰问。僧人巴锡尔 (Basil) 与拖罗斯 (Thorose) 皆自拔都廷幕来迎。王宫内正僧喀拉拍特 (Karapet) 为人谦让多识, 此时亦来会。以上诸人及各亲王, 皆来扈从, 经过阿戈万^(一) (Aghovans) 国打耳班 (Derbend) 关^(二) 等地。打耳班亦名柯尔 (Chor) 寨。既见拔都及其子撒里答^(三) (Sartakh), 受无上礼遇。王及从人皆大喜过望, 撒里答亦基督教徒也。拔都父子既乃遣之往蒙哥汗廷幕, 绕道里海之北, 经极长之途乃至。

(一) 俄国拍脱康诺甫谓阿戈万国境即古代拖雷美 (Ptolemy) 与斯脱拉波 (Strabo) 二人《地理书》中之阿尔班尼亚 (Albania)。其地为今之失儿湾 (Shirvan)。

(二) 打耳班关，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

(三) 撒里答之名，见于《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朮赤太子位下。又见于卷一一七《朮赤传》，皆误以为拔都之弟者也。拔都死于一二五五年（蒙古宪宗五年）。撒里答东往和琳觐见蒙哥汗，领取钦察封国证书，卒于途间。法国卢白鲁克(Friar William Rubruck)一二五三年五月七日抵黑海，谒见撒里答及拔都，又至蒙古和琳，见蒙哥大汗。一二五五年六月底，归抵叙利亚之安都城(Antioch)。卢白鲁克之谒见撒里答稍早于海敦。其《纪行书》中，亦曾谓将离撒里答时，蒙古武官某君谓之曰：“请勿言主人撒里答为基督教徒。彼非基督教徒，彼乃蒙古人也。”海敦谓为基督教徒，恐有误会。成吉思汗子孙，散居四方，对于宗教，皆至为冷淡，然亦皆绝不反对也。拔都部下将士，或多基督教徒。基督礼祭时，拔都撒里答为取悦其臣民之故，亦参预之，因而远方误听，以为其信基督教也。犹之元世祖崇佛之心，甚于他教，然亦有谓信基督教者，汉人史书，又谓其崇尚儒术也。

一二五四年(蒙古宪宗四年，宋理宗宝祐二年)五月十三日，离拔都廷幕，渡阿叶黑河(一)(Ayekh)，抵俄儿城(二)(Or)。其城在拔都与蒙哥大汗廷幕之中央。次又至也里的石河(Ertich)，入乃蛮国(Naiman)境。又次至哈喇契丹国(三)(Khara Khetai)。

(一) 阿叶黑河又名札伊克河 (Jaic), 今之乌拉尔河也。

(二) 俄儿城据俄国白菜脱胥乃窠之意, 或即卢白鲁克《纪行书》中之俄儿干奴姆 (Organum) 城。查俄儿干那 (Organa) 为哈刺旭烈兀 (Kara Hulagu) 之后, 哈刺旭烈兀为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之孙。哈刺旭烈兀死甚早, 俄儿干那摄政八年, 由一二五二年 (蒙古宪宗二年) 起, 至一二六〇年 (元世祖中统元年) 乃死。英国亨利玉尔谓卢白鲁克于一二五四年所遇之俄儿干奴姆城, 盖由误会后名而致然也。其地在今伊犁境内。

(三) 哈喇契丹国即西辽, 又名黑契丹。

九月十三日, 海图姆抵鞑靼里斯坦 (Tartaristan)。十四日, 为十字架祭日, 觐见蒙哥大汗 (一)。大汗乃世界最威严光荣之主也。海图姆献上贡物。大汗命依其爵位之礼待之, 留于大汗之鄂尔多五十日。蒙哥汗乃给以保护证书, 书中有玺印, 禁止军民人等, 有骚扰海图姆或其国者。又颁给证书, 俾其国境内教堂, 皆享受公民权利 (二)。

(一) 蒙哥大汗是时驻蹕和琳也。

(二) 卢白鲁克《纪行书》谓一二五四年由蒙古归回时, 距喀喇和琳已二十日程, 得遇撒里答率领妻孥牛羊, 东行觐见蒙哥汗, 又闻亚美尼亚王已先行, 于八月杪过其地云。

戈台国 (Ghotai) 人悉崇拜偶像。像为泥所塑成，名曰夏开摩尼亚 (Shakemonia)。相传此人为神，受香火礼拜者，已三千四十年矣。将来统治世界，尚有三十五万年之福运也。此后失其神位，别有他神，名马德里 (Madri) 者，代之治理世界。而此未来之神，亦有伟大塑像。过戈台国有女人国，女子治理一切，而男子则皆身生长丛毛如犬(一)。

(一)《海敦纪行》俄文原译甚多。白菜脱胥乃妄删除，仅留其有关于中世纪地理者。此节乃自玉尔氏著之《古代中国闻见录》补入者。所言之戈台国即契丹之转音。夏开摩尼亚即释迦牟尼 (Sakya-muni) 之转音。马德里即弥勒 (Maitreya = Maidri) 之转音，佛教中未来之佛也。女人国及男子身有丛毛之说，勃拉奴喀劈尼 (Plano Carpini)《纪行书》中亦载之，不知其说之何自来也。

十一月朔日，海图姆王离大汗廷幕，西行三十日，至古麻古尔 (Gumagur)，亦名古姆斯古尔 (Gumsgur)。次至贝尔八里 (Berbaligh)，次至别失八里(一) (Beshbaligh)。过此，渡沙碛。碛中有裸体野人，头发与马鬃无异。妇女胸腹，大而凸出。寡言语(二)。地产黄黑野马。又野骡成群，黑白皆有，较之普通马驴，高而且大。又有野驼，背有二峰，所至皆可见之。

(一) 小亚美尼亚海敦王西归路途，似与耶律楚材

《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所记者相同。古麻古尔及贝尔八里二地，皆不知所在。别失八里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又见《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鳖思马大城，唐时北庭都护府也。

(二) 准噶尔部(Dsungaria)沙漠中关于野人寓言，中世纪时必甚流行，故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中亦载之。

由别失八里至阿尔雷克(Arlekh)、库鲁克(Kuluk)、英喀哈(Enkakh)、彰八里(一)(Djambalekh)、古塔巴(二)(Khutapai)、仰吉八里(三)(Ankibalekh)，而入土耳其斯坦境内。抵叶可拍腊(Yekoprak)，又至丁喀巴里(Dinkabalekh)、普刺(四)(Pulad)。过色脱阔尔海(Sutkol)，译言乳海也(五)。又至阿罗阿里(六)(Aloalekh)，次至亦刺八里(七)(Ilan balekh)，次渡伊犁苏(八)(Ilansu)。又越拖罗斯(Thoros)大岭之分脉(九)，而至怛逻斯城(一〇)(Talas)，得见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Hulaga)于其处。旭烈兀封地在东方(一一)。

(一) 此节所记各地名甚多，皆难以考证为今何地也。彰八里之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又见《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长春真人西游记》作昌八刺城。

(二) 古塔巴之名，亦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并《经世大典·西北地图》。

(三) 仰吉八里名见《元史·地理志》并《经世大典·

西北地图》。

(四) 普刺名见《元史·地理志》，又见耶律楚材《西游录》作不刺，刘郁《西使记》作孛罗城。

(五) 色脱阔尔海(Sutkol)乃乞儿吉思人(Kirghiz)之语，乳海也。为今之赛兰湖(Sairam)，蒙古人称之为赛里木淖尔(Sairim Nor)，(Sairam)又名察罕赛里姆淖尔(Chagan Sairim Nor)，白净湖之义也。其地在今新疆伊宁北之山中。

(六) 阿罗阿里恐为阿力麻里(Almalik)之误。其地在今伊宁，察合台汗国之都城也。《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阿里马。

(七) 亦刺八里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又见《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城在伊犁河畔，由伊犁往塔什干城必经其地也。

(八) 伊犁苏即伊犁河。蒙古语谓河为苏(Su)也。

(九) 拖罗斯大山分脉，今之阿拉涛山也(Alatau)。在亦息渴儿(Issikul)之北，由东至西之大岭也。由伊犁往塔什干必经阿拉涛山喀斯泰克关(Kastek Pass)。

(一〇) 怛逻斯城之名，见《新唐书·西域传·康国传》后。刘郁《西使记》作塔刺寺。《长春真人西游记》有答刺速河，为今之奥里阿他(Aulieta)地方。

(一一) 《海敦纪行》言旭烈兀封地在东方，乃指亚美尼亚之东方也。旭烈兀封地为亚洲西南部。旭烈兀于一二五四年至一二五五年留于土耳其斯坦境内，整理大

军，预备进击没里奚及波斯二国也。

次乃西北行，经库图克乞汗 (Khutukhchikhan)、贝尔羌特 (Berkiand)、色古尔汗 (Sugulkhan)、乌鲁沙干 (Urusogan)、开羌特 (Kaikiand)、库柴克 (Khu-zak) 亦名喀莫资 (Kamots)、肯达库尔 (Khendakhuir) 等地，而至赛格纳克^(一) (Segnakh)。其地有喀尔楚克^(二) (Kharchuk) 大山，赛尔柱克突厥种人 (Seldjuks) 之发源地也。山由拖罗斯岭^(三) 蜿蜒而至巴耳赤邗^(四) (Parchin) 乃止。海图姆及其从人，乃折道以会晤拔都之子撒里答。撒里答适东行觐见蒙哥汗也^(五)。既晤，乃至圣格喀^(六) (Sengakh)，次至赛兰^(七) (Sauran)，境内大城也。次又经哈喇楚克 (Kharachuk)、阿森^(八) (Ason)、琐里 (Sori)，亦名萨甫里 (Savri)，兀提刺耳^(九) (Otrar)、楚尔奴克^(一〇) (Zurnukh) 等城，而抵的柴克^(一一) (Dizak)。

(一) 此节所记各地名，多半不能考证。赛格纳克之名，见于波斯拉施特《史记》。一二一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成吉思汗既抵兀提刺耳(《元史·太祖本纪》十五年，作斡脱罗儿)城，分诸军为四队。长子朮赤领一队，由细浑河(Sihun)上流，下行，最先陷赛格纳克(Signac)。据刘枢(Lerch)之考证，此城遗迹，在蜀雷克炮台(Fort Djulek)东南四十二俄里，距蜀雷克河十八俄里。至今其

地名速纳克可干(Sunak-Kurgan)。

(二) 喀尔楚克山，今恒罗斯河及锡尔河(Syr-Daria)间山系也。近代地图，称之为喀拉涛山(Karatau)。

(三) 《海敦纪行》书中之拖罗斯岭，即今之亚历山大山系(Alexander's Chain)。

(四) 巴尔赤邗之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太祖本纪》十六年，作八儿翼城。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作Barchin。

(五) 卢白鲁克《纪行书》亦称于途间遇撒里答，其地距喀喇和琳二十日程，唯早于海敦六月，二书颇有不符也。

(六) 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谓圣格喀(Sengakh)即赛格纳克(Segnakh)之误写。海敦由赛格纳克折道以晤撒里达，乃再回赛格纳克也。

(七) 赛兰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刘郁《西使记》作赛兰城。《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赛蓝城。一八六七年时，刘枢尝至古代赛兰城遗址，今名扫兰(Sauram)，又名萨白兰(Sabran)，在土耳其斯坦城西北五十俄里也。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及雅库脱二人书中，皆得见萨白兰城之名。帖木儿时代，史家记载，亦有其名。

(八) 据刘枢之意，阿森城即雅西城(Yassi)也。今土耳其斯坦城在十四十六世纪时，名为雅西城。帖木儿时史家亦多言之。米尔康特(Mirkhond)书亦记之。歇里甫爱丁(Sherif-eddin)及阿伯赛拉柴克(Abd-er-Razzak)

二人书中，皆记雅西及萨伯兰二城间，有地名哈喇楚克(Kharachuk)。此与《海敦纪行》相合也。今地图，土耳其斯坦城西，有河名哈喇乞克(Karachik)，流入锡耳河。

(九) 兀提刺耳之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又见《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太祖本纪》作讹答刺，又作斡脱维儿。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讹答刺。刘枢尝至其地访古。其遗迹在锡耳河支流阿里斯(Arys)河口东北六英里，扫兰城东南五十英里。

(一〇) 楚尔奴克之名，见中世纪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既陷讹答刺城后，围楚尔奴克城，克之，乃进军至蒲华城(Bokhara)。雅库脱之书，谓在俱战提城(Khodjend)之西云。然其确实所在，至今尚无定说也。

(一一) 的柴克城即今之基萨克城(Djisak)，在撒马儿汗大城东北六十六英里。

由的柴克城行三十日，抵撒马儿罕(一)(Samarkand)，又次至撒里铺(二)(Saripul)、(三)起儿漫(kerman)、不花刺(四)(Bokara)。复前行，渡纪浑河(五)。又次至墨耳姆(六)(Mermn)、昔刺思(七)(Saraskh)、途思(八)(Tus)诸城，皆尚未至呼罗珊(Khorassan)省以前之地也。呼罗珊又名罗格斯坦(Rogastan)。过此乃抵马桑代兰(Mazanderan)境内。经贝斯坦城(Bestan)而至没里奚国(九)(Mulhed)边境之爱拉克(一〇)省(Erak)。又至达母干(Damgan)，又至莱夷(Rei)(一一)

大城。

(一) 撒马儿罕名见《明史·外国传》，《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邪米思干城，《辽史·天祚本纪》作寻思干，《元史·太祖本纪》十五年亦作寻思干，刘郁《西使记》作得思干城。皆邪米思干(Semiscant)之转音也。的柴克城距撒马儿罕仅六十六英里，而《海教纪行》乃言须行三十日，恐记载有误也。

(二) 俄国柏脱康纳甫谓撒里铺在柴拉夫香河(Zarafshan)上。

(三) 起儿漫之名，见于《辽史·天祚本纪》，耶律大石驻军寻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今其地名起儿米内(Kermineh)，在撒马儿汗与不花刺之间，往来必经之地也。

(四) 不花刺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太祖本纪》十五年，作蒲华城。十六年，又作卜哈儿。《唐书》作布豁，又曰捕喝，即安国也。

(五) 纪浑河即《元史》之阿母河(Amu daria)，《唐书》之乌浒水也。

(六) 墨耳姆城即今之墨耳甫沙章城(Merv-Shahdjan)。

(七) 昔刺思城之名，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Tului)克马鲁察叶可(Maruchak)，马鲁(Maru=Merv)，昔刺思(Seraks)等城。

(八) 途思城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昔

刺思与途思二城，皆呼罗珊境内大城也。

(九) 没里奚国(Mulahida)名见《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二年秋七月，命乞都不花(Kitibuka)征没里奚，卷一四九《郭侃传》作木乃奚，刘郁《西使记》亦作木乃奚。《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皆作Mulehet，音与没里奚最相近也。

(一〇) 爱拉克省又称 Irak Adjemi，波斯之一省也。

(一一) 莱夷(Rei)大城之名，见于耶稣教《圣经》，马期顿亚历山大大王尝至其地。其遗迹今仍可见，在今德黑兰(Teheran)之南，约五英里。

次至可疾云(Khazvin)、阿八哈耳(Avkher)、赞章(Zanghian)、密亚那(Miana)等城^(一)。由密亚那行十二日，乃抵塔甫雷斯(Tavrej)，再行二十六日，渡爱拉斯克河(Eraskh=Araxes)抵锡湘城(Sisian)，巴珠诺延(Bachu Noyen)之鞑靼兵马都元帅府驻扎地也。巴珠诺延遣海图姆至科耶诺延(Khoja noyen)之驻地。盖巴珠诺延^(二)是时率其所部兵士东行，会合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Hulavu)之东来大军，而留科耶诺延代其职务也。

(一) 可疾云城之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阿八哈耳(Abhar)与赞章(Zendjan)二城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以上三城，与密亚那(Mia-

ne)、塔甫雷斯(Tavris)二地,皆伊兰北境大城也。

(二)巴珠诺延之名,已见上文。一二四六年,教皇遣使者安森母等多人,持国书往聘之。于一二四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抵西甸斯城(Sitiens)。巴珠诺延军垒在其郊外。据俄国白莱脱胥乃窆之意,西甸斯或即《海敦纪行》之锡湘城也。拍脱康诺甫指出,在科克察湖(Gokcha)与阿莱格塞斯河(Araxes)之间。然详查年代,甚为不符。海敦西归,乃在蒙古宪宗五年,即一二五五年。定宗时,旭烈兀无西征之举,巴珠诺延亦必无率军东行之役也。或者定宗时,巴珠先驻西甸斯,后乃移驻喀斯城(Kars)。至宪宗五年又东回至西甸斯也。

经长途跋涉,终乃安抵瓦代尼斯村(Vardenis)之曲儿忒王府。以前海图姆王留其随从武官及行李等于此,而自独身前行也。留于王府,休息多日,遣僧人巴锡尔(Basil)往拔都廷幕,告以蒙哥大汗之书信命令,并求拔都依其旨意,下令保护,禁止骚扰焉。

离蒙哥大汗之廷,西行八月,海图姆乃复入亚美尼亚国境。时为一二五五年(蒙古宪宗五年)七月杪也。

四 亚美尼亚亲王海敦《契丹国记》

小亚美尼亚国王海敦入朝蒙古宪宗后五十余年,其族人果利葛斯亲王(Prince of Gorigos)海敦,著有《东方诸国风土

记》(*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Kingdoms*)一书。书中有《契丹国记》一节，至有兴味也。契丹国即中国。中世纪时，亚洲西部及欧洲之人，称中国以是名也。果利葛斯亲王海敦身历东方战争及政治甚久，一三〇五年（元成宗大德九年）自小亚美尼亚被流至锡拍罗斯岛，充拉拍斯(Lapais)寺僧人。一三〇六年之末，抵法国，居泡亦梯寺(Poitiers)。受克莱孟五世(Clement V)之命，口授东方诸国历史地理于佛尔康(Nicholas Faulcon)，用法文记之，书成名曰 *Merveilles des XIII Royaumes d'Aise*，佛尔康以后复译之为拉丁文，题名曰《东方史》(*Historia Orientalis*)。全书有六十章，记载亚洲地理、蒙古诸汗传记、圣地及东方基督教徒情况。前十五章，皆记亚洲诸国。下方译文，即其契丹国之章也。其书为古代记载亚洲诸国地理之佳作。契丹国章所记事情，或得自以前之国王海敦及其随员也。一三〇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五月六日，海敦归至锡拍罗斯岛。后又归其本国，被任为警察长官。卒于一三一四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法国巴克尔(L. de Backer)著《中世纪极东诸国记》(*Extreme Orient au moyen-age*)，竟将前国王海敦与亲王海敦混作一人。吾愿读吾书者，特别注意焉。（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68—169页，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165页注50）

《契丹国记》(*Du Roiaume de Cathay*,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小亚美尼亚亲王海敦口述)

契丹国者，地面最大国也。幅员之广，莫与伦比。

人口众多，财富无穷。国滨大洋海。海中岛屿，星罗棋布，无人能确知其数究为若干。盖无人能见所有群岛也。其为人所得知者，皆藏珍宝，难以数计。

其国最昂贵之物，即橄榄油也。有自外国运往其境者，国王及贵族皆以重价收买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

契丹国奇异物品极多，皆为世界他国所罕见。其国人聪慧敏巧，远过他人。轻视他国之工艺、美术、科学。其人尝自夸，谓世界人种，惟契丹人观物以两目，拉丁人以一目，而其余诸国之人，则皆盲者。由此语，吾人可以推测其国人之心理，视世界各国皆为不开化，不能与其人相比。然其国亦实多奇异物品，贩运四方，制工优雅，精美过人。诸国之人，亦诚不能及之也。

国境之内，所有人民，皆称契丹人。然亦有依其地方之名，而异其称号者，各地人民，男女皆甚秀美。而大抵皆目小，无须。契丹国人文字书法，皆为美观。可与拉丁文字并驾齐驱也。国内宗教派别甚多，不可以数计。有拜金铸偶像者，有因牛耕田，生产五谷水果，供给人食，而拜牛者，有拜各种大树木者，有研究天文而拜天者，有拜日者，有拜月者。又有人民，一无信仰，又无法律，生活如野兽。物质上，或有形诸学，其人皆极灵巧，驾于他人之上。然对于精神上，或无形之学，

全国境内，不得一人有任何知识或概念也。

其国人民无勇，比合格之军人为畏死。然其人多谨慎灵巧，故常能于海陆之上，战胜他人。其国兵器，种类甚多，悉为他国所无。

其国流通钱币，皆纸所制成。楮币为四方形，上有国王玺印。依纸上所载数目大小，而定价值高低。有陈腐破烂者，物主可持至官府，更换新钞。其国不用金银。有之，则惟以制杯盆及各种装饰器而已。

相传契丹国为世界极东之国，过此则无他国矣。其西境为达尔赛国（一）（Tarse），北邻比利时沙漠（二）（Desert of Belgian），南为群岛海，吾前已言之矣。（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58—262 页）

（一）即畏吾儿国。

（二）比利时沙漠之名，不知何所取义。



第五编

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



第一章 外国文献之记载

元以前中国与犹太之交通，中国文字中虽无记载，而希伯来文之耶稣教《圣经旧约·以赛亚书》(Book of Isaiah)，有“试观其人，来自远方，来自北与来自西，又来自西尼姆国(Sinin)”。西国考古家大抵皆以西尼姆国即以后希腊罗马著作家之秦尼国转音，而秦尼则又为秦之转音也。秦之名，能达亚洲极西部地中海滨之犹太，则上古时代，两地之有交通，已可证明矣。

叙利亚有德鲁塞种人(Druse)者，自言其祖先来自中国乐土。德鲁塞人生时修行良善者，死后将还魂汉土也。(见《英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262—263页，格雷厄姆的论文，Cyril Graham in Journal of Royal Geog. Soc. vol. XXV ii, P. 262-3.)

唐末，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记黄巢破广府(Khanfou)时，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及拜火教者甚多。(见莱奴德《第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国纪程》第一卷第64页)唐时，亚洲西部民族来中国者之众，可以知矣。当时海上交通之繁，亦可明矣。

元时，西欧人士来中国者，如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马黎诺里及依宾拔都他等，皆尝记中国有犹太人也。《马哥孛

罗游记》卷二第五章，言“大汗击败乃颜后，萨拉森人、拜偶像者以及犹太人与不信上帝者，皆嘲笑基督教徒。盖乃颜军旗为十字架徽章也。其人皆笑谓基督教徒曰：‘乃颜亦基督教徒，且崇拜十字者。然汝等上帝之十字架果有裨益于乃颜乎？’讥嘲无所不至。”又卷二第六章，言“忽必烈大汗留居汗八里至三月，时乃基督复活节也。大汗召所有基督教徒至宫，命各携带《四福音书》，焚香礼拜。大汗持圣经，以口亲之。并命大臣，皆如是行之。基督圣诞日及复活日，大汗皆亲临行礼。然萨拉森人、犹太人及拜偶像者之祭日，大汗亦亲临行礼也。有问之者。大汗则曰：‘世界圣人有四，皆为人所崇拜。基督教徒以耶稣基督为圣人。萨拉森人以摩诃末为圣人。犹太人以摩西为圣人。偶像教徒以释迦牟尼为圣人。四者余皆尊奉之。四人之中，必有最圣者。其在天之灵，或可助余也。’然大汗心中，实最信仰基督圣教。盖所教者，无一言不善不圣也。惟基督教徒出行时，则不许以十字架为前导。盖圣人基督既钉死十字架，而其徒携之为前导，大汗以为慢圣也。”约翰孟德高维奴遗札中，尝道及之。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载彼在汗八里时尝与犹太人辩论。依宾拔都他记杭州有犹太人居住也。

第二章 中国文献之记载

中国与犹太交通，西方文字中，甚早已有记载。而中国史书直至元时，始得见之也。元时有两名，同时输入中国。一为朮忽。据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教长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之考证，朮忽乃阿拉伯文 Djuhud 之译音，即犹太人也。《天方正学》卷七《至圣穆罕默德墓志》云：“天方有两异端，一曰诸乎得，一曰忒尔萨。诸乎得以母萨之教而讹传之者。忒尔萨以尔萨之教而讹传之者。”诸乎得即朮忽之别译。母萨今人译作摩西。忒尔萨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之迭屑。尔萨即耶稣之别译。元时，朮忽之名，盖得自回教徒者也。

朮忽之外，又有斡脱，亦元时犹太人之称谓也。希腊人称犹太人曰亦俄代（Ioudaios, Ioudaia）。拉丁人称之曰犹地斯（Judaeus）。今代德国人及俄国人皆称犹太人曰裕对（Jude）。斡脱之名，即亦俄代或裕对之别译，盖得自欧罗巴人者也。蒙古人侵入钦察、俄国、波兰，兵锋及于德国、匈牙利、奥国，自诸地掳获犹太人必众。其自欧洲迁来中国者，必仍曰裕对，或亦俄代，由是而讹作斡脱也。兹将元时各书关于朮忽及斡脱之记载，摘录于下，备考证焉。

一 朮忽

天历二年三月，僧、道、也里可温、朮忽、答（原作合，兹改正）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纪》）

至正十四年五月，募宁夏善射者及各处回回、朮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复发秃卜军万人，命太傅阿剌吉领之。（《元史》卷四三《顺帝本纪》）

二 斡脱

至元四年冬十二月，立诸位斡脱总管府（一）。（《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一）《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普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以其人众，故设专司。斡脱人亦必众，故另立总管府也。

至元九年八月丁酉，立斡脱所。（《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至元二十年五月己卯，立斡脱总管府。（《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

元贞元年二月壬午，诏贷斡脱钱而逃隐者，罪之。

仍以其钱赏首告者。(《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

中统四年,谕中书省于东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不以(犹言不论)回回通事、斡脱(一)并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畏兀儿诸色人户,每钞一百两,通滚和买堪中肥壮马七匹。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奏,诸衙门官吏、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斡脱,不以是何军民诸色人户,所有堪中马匹,尽数和买。十四日,兵部承奉尚书省札付,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斡脱等户,但有四岁以上驢马、曳刺马、小马,尽数赴官中纳,当面给付价钞。(《经世大典》卷二九《马政篇》转录自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九《元世各教名考》)

(一) 洪钧云:《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教。审定字音,当云攸特。首字今译为胜,次字《大典》译音为胜。或称如德亚,则言其地,如德亦攸特也。斡脱辄与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并举,其为一种宗教无疑。证以斡脱字之原来及事迹,其为犹太人实毫无疑义也。

[止贡献]庚申年四月初六日,诏书内一款节该:开国以来,庶事草创,既无俸祿以养廉,故纵贿赂而为蠹。凡事撒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名为己财,实皆官物。取百散一,长盗滋奸。若不尽更,为害非细。始自朕躬,断绝斯弊。除外用进奉,军前克敌之物,并斡脱等拜见撒花等物,并行禁绝。内外官吏,视此为例。(《元典

章>二《圣政》一)(一)

(一) 本条及以下《元典章》所引诸条，均为陈垣由《元典章》中录出示余。原书斡脱多误刊斡脱，今改正。

[铺马分例]大德八年七月，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御史台呈，为诸王附马各枝儿勾当，在各路里干办公事，铺马分例等事。大德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奏过事内一件：大都省官人每奏将来，在前诸王附马各枝儿差使臣来呵，勾当完备了不回去，骑小铺马，吃著在应住几个月，也有到一年的，推调着不去有么道。因那里题说的上头，俺商量著，大勾当呵与七日，小勾当与三日者，除那的外余剩不交与呵，怎生么道奏了，各处行了文书来。在后廉访司官人每题说将来的上头，台官每说，这般与呵窄的一般有，再交省官人每商量呵，怎生么道奏了，俺根底与文书。如今京兆省官每也与将文书来，诸王驸马每的使臣有军情勾当呵，行省里为钱粮的勾当，并其余管民官一处相关的勾当有呵，比及他每的勾当完备，依在前与来的体例，铺马祇应与呵，中也么道题说将来呵。大都里伴当每说将来，委实有那般勾当呵，依在前体例与者；勾当既了，推事故不回去呵，铺马祇应不交与。除那的外，他每的投下催趁斡脱钱、地土、造作勾当等，与管民官无相关的勾当呵，依在前已了的圣旨交与呵，怎生说将来。俺这里商量来，不立限次

呵，不宜也者，宽了的一般有。军情勾当与管民官有相关的勾当呵，与半月限，提调的省官、路官每不拣该那个投下呵，他每的勾当不交误了，即便完备与者。与管民官无相关的勾当呵，有大勾当的与八日，小勾当与三日，铺马祇应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
(《元典章》一六)

[行用至元钞法。至元二十四年三月，共十四款。]一，系官并诸投下营运斡脱公私钱债，关借中统宝钞，若还至元宝钞，以一折五。愿还中统宝钞者，祇贯归还。出放斡脱钱债人员，即便收受，毋得阻滞。(《元典章》二〇《户部·钞法》)

[申明盐课条画。延祐五年三月十六日。共十六款]一，诸王公驸马位下行运斡脱人等及官豪势要之家，今后办课买引，赴仓支盐，不得欺凌仓官，揆越资次。如到发卖去处，亦不得恃势，揆夺行市。若有违犯之人，依条断罪。仍具姓名呈省。(《元典章》二二《户部·盐课》)

[斡脱每货物纳税钱]大德元年八月，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江浙行省咨、杭州税课提举司申，马合谋行泉府司折到降真象牙等香货官物，付价三千定，该纳税钞一百定，本人赍擎圣旨，不该纳税咨请定夺事。准此。于大德元年五月初七日，奏过事内一件。也速答儿等

江浙省官人每说将来有，阿老瓦丁、马合谋、亦速福(一)等斡脱每做买卖呵，休与税钱么道，执把着圣旨行有来，怎生么道说将来有。赛典赤等奏将来，拔赤拔的儿哈是税钱，防送回回田地里的体例，到回回田地里呵，依圣旨体例休与者，这里做买卖呵，依着这里体例里教纳税钱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元典章》二二《户部·杂课》)

(一) 阿老瓦丁(Ala-eddin)、马合谋(Mahmud)、亦速福(Yussuf)皆回教徒人名。而下又标明为斡脱。此必犹太人而奉回教者也。

[弓手户免差税]中统五年八月，钦奉圣旨内一款节该：随处州府驿路，设置巡马及马步弓手，于本路不以是何投下当差户计及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斡脱、窑冶诸色人户计内，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与免本户合著差发。其当差户推到合该差发数目，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若有失盗，勒令当该弓手，立定三限盘捉。钦此。(《元典章》二四《户部》)

[行运斡脱钱事]至元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呈中书省咨撒里蛮、爱薛两个省里，传奉圣旨，斡脱每的勾当，为您的言语是上么道交罢了行来。如今寻思呵，这斡脱每的言语似是的一般有。在先成吉思皇帝时分至今行有来。如今若他每底圣旨拘收了呵却与著。未曾拘

收底休要者，若有防送交百姓生受行底明白说者。钦此。（《元典章》二七《户部·钱债》）

〔为追斡脱钱事〕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札付泉府司呈，七月二十四日，本司少卿赵奉直赍擎御宝圣旨前来，赴中书省开读，节该：如今过得的每明有显迹斡脱每，若有呵与者。别个失散了的、无保人的每休要者。做头口与来的斡脱每，真个被不拜户要了呵，委实穷暴无气力呵，休赔者。要了钱的斡脱每，委实穷暴生受呵休要者。富的本钱休要交纳利者。穷的若有呵，他的本钱交纳者。又秃儿减磨丝里儿青鼠等，依著斡脱每的体例里，但得的利息纳者道来。钦此。（《元典章》二七《户部》）

〔斡脱钱为民者倚阁〕大德二年八月二十日，江西行省近有蒙古文字译呵，吉只大王令旨，蛮子田地里属俺的斡脱钱本钱利钱不纳有。这贍速丁、马合谋为头使臣、女孩儿、小厮、用著的物，俺根底出来的时分，驼驮斟酌著铺马，他每根底与著交出的。您省官每识者么道。您根底委付将去也。敬此。照得先钦奉圣旨节该：诸王驸马并投下奏告随路官员人等欠少钱债。照得先帝圣旨，如有为民借了，虽写作梯己文契，仰照勘端的为差发支使，有备细文凭，亦在倚阁之数。仰诸王投下取索钱债人员，须管于宣抚司与欠债人当面照得，

委是己身钱债，另无异词，依一本一利归还，毋得径直于州县将欠债官民人等，一面强行拖拽人口头匹，准折财产，骚扰不安。如违定行治罪。又先钦奉圣旨节该：江南平定之后，悉为吾民，今十有八年，尚闻营利之徒，以人为货。今后南北往来贩人客旅，并行禁止。钦此。已经札付合属去处，钦奉圣旨事意，毋得纵令收买良民。违错欠少斡脱钱债人等，依例施行外，据转送孩儿媳妇一节，即系以人为货事理，移准都省咨该请钦依圣旨事意施行。（《元典章》二七《户部》）

〔斡脱每休约当〕大德五年六月，钦奉圣旨，泉府司官人每奏，斡脱每里多有勾当里行的营运钱的人每，行运圣旨交各处买卖里去呵，各路官人每圣旨里他每的名字不是么道约当，眼生受有么道奏来。如今那般齎擎圣旨行的斡脱每的官人每处显验的文书将著行呵，将他每的人等根底休约当者么道来。既是这般宣谕了呵，约当的路官不怕那。斡脱每根底也首会者，不干自己人每根底休夹带者，夹带的斡脱每有罪过者。圣旨俺的。（《元典章》二七《户部》）

〔追斡脱钱扰民〕大德六年十月，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二道有札忽儿真妃子念朮烈大王位下，差来使臣晏只哥歹等，钦齎圣旨追徵斡脱钱物。本省照得晏只哥歹等追徵本位下钱物不曾经由中书省，亦无坐到元借

斡脫錢人戶花名錢數，止坐到元借斡脫錢人不魯罕丁、法合魯丁、孟林三名，信从各人轉指諸人借欠錢數，展轉攀指一百四十餘戶追徵，因而擾民不便。除已行下杭州路行移使臣晏只哥歹等著落元借斡脫錢人不魯罕丁追徵外，若不移咨本官系位下差來人員，誠恐回還異詞妄說。今後凡有投下追徵斡脫官錢，開坐欠少戶計、村莊、姓名、數目，具呈都省，轉咨行省行下拘該官同徵理，官民兩便。請希咨回示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照依元坐取斡脫錢各人姓名，依理追徵，毋致信从勾擾違錯。（《元典章》二七《戶部》）

〔禁斷軍器弓箭〕至元十六年，御史台札付，奉中書省札付，欽奉聖旨內一款節該：閣里帖木兒說有，民戶每、莊家每在先休教拿弓箭者道來，如今帶著弓箭射兔子野雞行有，說謊做賊因此生么道說有。俺與省家官人每一同商議的，漢兒人里头拿著弓箭的嚴行治罪的文書行么道商量來，除側近有的武衛軍外，另個漢軍每出軍把軍器者，回來將軍器每置庫納者，奧魯里來有的軍器休教拿，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仰欽依施行。又奉中書省札付，樞密院呈，與都省商量定；本院官奏，如今各路打捕戶每問將來，俺弓箭合把那不合把。如今明白與文字，交依中統四年行來時聖旨，達達、畏吾兒、回回、斡脫、達魯花赤、打捕的、巡馬司手監

弓手每，交把弓箭呵，怎生奉圣旨，依著先圣旨行文书交把弓箭者。钦此。（《元典章》三五《兵部·军器》）

〔禁买卖人军器〕皇帝圣旨，汴梁湖广行中书省、行御史台、宣慰司廉访司军官每、市舶司官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根底，但是海岛里有的各处外国里做买卖去的斡脱每根里，做买卖每根底，众百姓根底，宣谕的圣旨。众官人每、斡脱每、做买卖的每，做自己的面皮待交买卖行海里入去的时分，从这里马匹弓箭每箭干竹子等别军器也喂将去，到那壁呵变换了象隻，将著做上位使将来么道，那里忻都每的头目每根底说谎与有。今后除咱每赐与将去的之外，说谎与自己的财物从这里马匹军器，不拣谁休将去者，用别财物买要了象隻，那壁忻都每根底休将去者，道了这般宣谕了呵，海里马匹象隻不拣甚么军器将去的人，他的财物要了罪过断没者。圣旨俺的。鼠儿年七月十二日，上都有时分写来。（《元典章》三五《兵部·军器》）

〔设置巡防弓手〕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钦奉圣旨道与中书省，在先遇有失盗，其各管府司为无罪赏，并不严行根缉，三月不获，便令本处人赔偿，这般体例今后革罢再休行者。仰照依立定罪赏，设置巡捕弓手，防禁捕捉盗贼条格，遍行诸路，一体施行。内一款随州府驿路置巡马及马步弓手，（验民户多寡定立额数）除本

管头目外，本处长官兼充提控官。其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者，（有公事急速丧病孕育不在此限）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赎元宝钞一贯。州县城子相离窰远去处，其间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户以上者，设巡防弓手，合用器仗必须备足，令本县长官提控。若不及二十户者，依数差补。若无村店去处，或五七十里创立聚落店舍，亦须要及二十户数，其巡军另设，不在户数之内。关津渡口必当设置店舍、弓手，去处不在五七十里之限。（若沿边州县及相去地理窰远去处从行省就便定夺）于本路不以是何投下当差户计及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斡脱、窑冶诸色人等内，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与免本户合著差发，其当户推到合该差发数目，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若有失盗，勒令当该弓手立定三限收捕。每限一月。如限内不获，其捕盗官，强盗停俸两月，窃盗一月。外弓手如一月不获，强盗的决一十七下，窃盗七下。两月不获，强盗再决二十七下，窃盗一十七下。三月不获者，强盗再决三十七下，窃盗二十七下。如限内获贼数及一半，全免本罪。又中书省札付该先钦奉圣旨节文，州府驿路设置巡防弓手，不以是何户计、诸色人等，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其本户合当差发，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钦此。已经遍下外，今来讲究

得，随路户数多寡不同，兼军站等户不该差发，似难均摊。今斟酌京府州县合用人数，止用本处当包银丝绵并正纳色银户计，每一百户内，选差中户一名当役。据本户合该差发税银，却令九十九户包纳，似为长便。外中都巡军，拟于侍卫亲军内摘差四百人，与元设巡军一处应役。至元三年□月十三日闻奏过，奉圣旨依著您商量酌行者。钦此。（《元典章》五一《刑部·防盗》）

〔路人验引放行〕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诸斡脱商贾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若公引限满，其公事未毕，依所在倒给。如管民管军官并其余诸投下人员，若无上司文面勾唤，欲往他处勾当，亦听以次人于本处官司告给文引，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每上下半月。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元典章》五一《刑部·防盗》）

〔商贾于店止宿〕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往来客旅、斡脱商贾，及赍擎财物之人，必须于村店设立巡防弓手去处，止宿其间。若有失盗，勒令本处巡防弓手立限根捉。如不获者，依上断罪。若客旅、斡脱商贾人等，却于村店无巡防弓手去处止宿，

如值失盜，并不在追捕之限。（《元典章》五一《刑部·防盜》）

〔河道船只〕至大元年五月十三日，钦奉圣旨，中书省奏，会通河根脚里为行船底上头，薛禅皇帝用意动国家气力，交闲挑修理来，如今往来行的使臣每、下番去的使臣每、各枝儿斡脱每、权豪势要人等到问根底呵，不等候开放的时分，使气力行拷看闸的人每歹频频开闸。又运官报的船只，水浅了呵，河内起筑土坝堰的水深行船的上头，坏了闸的缘故，是这的有，将那的每禁治施行圣旨么道奏来。今后诸王公驸马各枝儿往来行的使臣每、斡脱每、权豪势要每、下番去的使臣人等，又运官粮船只，到闸根底呵，依著在先立定来的体例，开闸的时分交行者。道来这般宣谕了。似前不待水则使气力打拷看闸人等交开闸，河内用土筑坝坏了闸的人，每有呵，要罪过者。这般看闸的人每，倚著这般宣谕了也么道，合开闸的时分不开，将船里行的使臣每、客旅每交生受，要肚皮行呵，他每不怕那，监察廉访司官人每常加体察者。圣旨钦此。（《元典章》五九《工部·船只》）

〔使臣冒骑铺马罪例〕御史台，延祐六年六月初三日，本台官答刺罕大夫、亦怜真经历等奏过事内一件，大都乞塔中丞等台官人每备著陕西行台官人每文书里说将来，碭门、黎雅万户府达鲁花赤黑的立宣政院官人每差往西番地面里拘收牌面追征斡脱等钱，七个铺马

里去来。他到河州,除这里去的铺马之外,他的言语里交添了四个铺马,买卖的人每根底要了钱物,夹带著去了。更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根底取要了金子毛子哈丹缎匹等物,回来又问买卖的人每要了钱物,添了三十四匹铺马,又夹带的回来上头,陕西廉访司官副使众家奴他根前问呵,与了明白招伏,赃也纳了,西台官人每,依著刘明山的例,合断一百七下,除名不叙,更合追夺他的元受圣旨宣命牌面么道定拟将来有。更猪狗、别帖木儿小名的两个脱脱禾孙,黑的立冒骑铺马的不拦当,要了肚皮,他每合该的罪过一处定拟将来有。又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无体例,黑的立根底他每与了铺马的罪过,宣政院里与文书去交他每问了要罪过么道说将来有。俺商量来,宣政院官人每差人不当的上头,交这般歹人多骑铺马呵,交百姓生受,扰害了站赤有,如今俺行与宣政院文书,交问了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要了他每罪过。今后差使呵选拣好人去,更依著廉访司定拟将来的人每罪名行的上位识者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除外咨请钦依施行。(《元典章》新集《兵部·铺马》)

斡脱人员铺马。大德元年六月中书省奏:斡脱每自己寻利息,骑者铺马做买卖呵无体例有,将他的铺马圣旨拘收了。今后做买卖呵,常行马里行者。奏了行

圣旨来。如今诸王駙马斡脫产这般行呵，站赤不宜也者。奉圣旨是也拘收者。钦此。（《永乐大典·站赤》引《成宪纲要·驿站》）

按：罗文达（Rudolf Lowenthal）于其所著《中国之犹太人》（The Jews in China）书中第130页，引法国伯希和之说，谓斡脫为蒙古文之 *ortoq* 之译音。此名大概用称“回回人之各种商业组织”，伯希和更解释谓蒙古人自己不经营商业，皆将钱委托回回人投资各种事业。伯说虽是如此，但就余上方所摘录关于斡脫之各条记载观之，斡脫不能为商业组织。例如上方《经世大典》卷二九《马政篇》斡脫与回回通事及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畏兀儿等教徒并列，可见其为一种教门人。蒙古人 R 字母音读之非常之长亮，汉文无不译出者。例如朮赤大王之长子 *Orda*，《元史》译作斡儿达，用儿字代替 R，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 *erkem*, or *arkaim*，《元史》译作也里可温，用里字代 R。Urghendj，《元史》译作玉龙杰赤，用龙字代替 R，他例甚多。若 *Ortoq* 果为斡脫之原字，则汉文应译作斡儿脫或斡里脫方为准确，不应略去 R 字母音也。故余对伯希和之说不足深信也。

又《站赤》此条证明斡脫为一种奔走利息之人，并不若柯绍忒《新元史》卷七三《食货志》斡脫税条谓斡脫为一种钱也。

第三章 明清两代开封之犹太人

明代中期，天主教士利玛竇(Matteo Ricci)来华。在北京尝遇开封挑筋教徒艾孝廉计偕及张孝廉。利子示以如德亚文(即犹太文)《天主经典大全》。艾君诵读其文，深喜而拜。利子又示以所佩十字架，张君一见，不禁泪下。利子乃遣从游黄明沙驰访其实。西人自是始知开封有犹太人矣。公元一六一三年，耶稣会士艾儒略(Aleni)，一七〇四年，戈柴尼(Gozani)皆尝至开封访之。一七二一年，宋君荣(Gaubil)及多孟胥(Domenge)二人，尝亲访开封犹太教堂，绘有堂图二幅，携归碑文拓本。一八五〇年，伦敦犹太人布教会(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遣委员至开封调查，所得结果，香港斯密司(G. Smith)主教曾于一八五一年，在上海刊布。同年，在开封犹太教堂所得之经典，亦在上海刊印。一七六〇年，伦敦犹太商人尝用希伯来文致书问候开封之本国人。一八六七年，奥国维也纳京城之犹太商人李伯曼(J. L. Liebermann)尝至开封访之。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国军队至开封，犹太人逃亡。同治六年，美人丁韪良(W. P. Martin)亦至其地，访犹太教之遗迹。见寺已倾圮，片木无存，只见二碑矗立而已。与其人讲弥施诃降生之事，咸蒙然罔觉云。西人研究开封犹太教，如是之早而且详，而我国之文人学

士，向不注意此事。至清宣统二年，家父尝游开封，乘便一访之。当时著有《大梁访碑记》，登刊于《地学杂志》。中国人士注意是教者，以此为嚆矢。民国元年，其寺遗址，为加拿大圣公会所购，拟筑医院。今开封犹太人妇孺，共计尚有一百二十余人，成丁者约三十人。民国九年，新会陈垣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之作，为汉文中专考在华之犹太教者第一书也。余今据《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转录三碑文于下。此三碑名驰全球，不亚于西安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碑文略序该教历史、礼节及教中人物也。其至中国年代，三碑所记各不同。弘治二年碑，谓在宋代。正德七年碑，谓在汉时。康熙二年碑，谓周时始传于中州。三说以弘治碑为较可信也。至若其人，究由陆道或海道而来，则不可考矣。

开封人称其教为挑筋教，盖以每食牛羊肉，必须拔筋故也。据康熙碑，挑筋教徒有赵映乘者，尝著有《四竹堂纪异》二百四十卷，惜乎今已不传矣。映乘以顺治七年，由刑部郎中出为福建漳南道按察司佥事。后以丁内艰旋里，倡复本教寺。康熙初，转湖广江防道，卒于官。映乘弟映斗，顺治间拔贡，知云南宜良县。（见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第四章 犹太教传入中国之石刻文字

一 《重建清真寺记》

(碑三十六行,行五十六字,今存。)

夫一赐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乃盘古阿耽(亚当)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像,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其时神鬼无济,像态无祐,邪术无益。思其天者,轻清在上,至尊无对。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观其春生夏长,秋敛冬藏,飞潜动植,荣悴开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师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实求正教,参赞真天。一心侍奉,敬谨精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也(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西乃山)顶,入斋四十昼夜。去其嗜欲,亡绝寝膳。诚意祈祷,虔心感于天心。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再传而至正教祖师(以斯拉),系出祖师,道承祖

统。敬天礼拜之道，足以阐祖道之蕴奥。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人于日用之间，不可顷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礼拜，乃真实天道之理。祖贤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进于道经之前。道无形像，俨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礼拜纲领而陈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静而存养，默赞，敬道，不忘之天也。动而省察，鸣赞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后，敬道，后也。进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于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在于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尔也。终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维牛维羊，荐其时食。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际四日斋。斋乃入道之门，积善之基。今日积一善，明日积一善，善始积累。至斋，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七日善终，週而复始。是《易》有云，吉人为善，惟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时七日戒。众祖苦难，祀先报本，亡绝饮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过失，迁今日之新善也。是《易》圣人于益之大象有曰，风雷益，君

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其斯之谓欤？

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隆兴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癸未，列微（利末）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丈。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开国，初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俺平徒、艾端、李贵、李节、李升、李纲、艾敬、周安、李荣、李良、李智、张浩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喇。其教道相传，至今衣冠礼乐，遵行时制。语言动静，循由旧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亲者，皆其力也。俺诚医士，永乐十九年，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永乐二十一年，以奏闻有功，钦赐赵姓，授锦衣卫指挥，升浙江都指挥僉事。正统十年，李荣、李良自备资财，重建前殿三间。至天顺五年，河水淹没，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割付等因至元年古刹清真寺准此。李荣复备资财，起盖深邃。明金五彩妆成，焕然一新。成化年，高

鉴、高锐、高铤，自备资财，增建后殿三间。明金五彩妆成。安置道经三部。外作穿廊，接连前殿。乃为永远之计。此盖寺前后来历也。天顺年，石斌、李荣、高鉴、张瑄，取宁波本教道经一部。宁波赵应捧经一部，贡至汴梁归寺。高年由贡士任徽州歙县知县，艾俊由举人任德府长史。宁夏金瑄，先祖任光祿寺卿，伯祖胜任金吾前卫千兵。瑄置买供桌铜炉瓶烛台。乃弟瑛，弘治二年，舍资财置寺地一段。瑛与钟托、赵俊置碑石。俺都刺立基址启其端。李荣、高铤建造成其事，有功于寺。诸氏舍公帑经龕经楼经桌连笼栏杆供桌付檐诸物器皿，亦为妆彩画饰周围之用，壮丽一方。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共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噫嘻！人徒知清真寺礼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古今相传，不可诬也。虽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笃，岂徒求福田利益计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尽礼拜告天之诚，报国忠君之意。祝颂大明皇上，德迈禹汤，圣并尧舜，聪明睿智，同日月之照临，慈爱宽仁，配乾坤之广大，国祚绵长，祝圣寿于万年。皇

图巩固，愿天长于(照原碑)地久。风调雨顺，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传永久云。

开封府儒学增广生员金钟撰。祥符县儒学廩膳生员曹佐书。开封府儒学廩膳生员傅儒篆。

弘治二年，岁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真后人宁夏金璞、祥符金礼并立。瓦匠吴亮、吴遵。(见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二 《尊崇道经寺记》

(碑二十八行，行四十四字，今存。)

赐进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参议，江都左唐撰文。赐进士出身，征士郎，户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洵书丹。赐进士出身，征士郎，前吏科给事中，维杨徐昂篆额。

尝谓经以载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纲五常，小而事物细微，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经无以存，经匪道无以行。使其无经，则道无载，人将贸贸焉莫知所之，卒至于狂谈而窈冥行矣。故圣贤之道，垂六经以诏后世，迄于今而及千万世矣。至于一赐乐业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道经四部五十

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无罗汉，为之教祖。于是也摄传经，为之师法。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刹也，以为尊崇是经之所。业是教者不止于汴。凡在天下，业是教者，靡不尊是经而崇是道也。

然教(照原碑)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于父子，父慈子孝。道行于君臣，君仁臣敬。道行于兄弟，兄友弟恭。道行于夫妇，夫和妇顺。道行于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于仁义，行之自有恻隐羞恶之心。道莫大于礼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于斋戒，必严必敬。道行于祭祖，必孝必诚。道行于礼拜，祝赞上天。生育万物，动容周旋之际，一本乎诚敬也。至于鳏寡孤独、疲癃残疾者，莫不调恤赈给，俾不至于失所。贫而娶妻不得娶，与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极力相助。凡婚资丧具，无不举焉。及至居丧，禁忌荤酒。殡殓不尚繁文，循由礼制，一不信于邪术。下至权度斗斛，轻重长短，一无所敢欺于人。

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矣。逮

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于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伦，遵五常，敬祖风，孝父母，恭长上，和乡里，亲师友，教子孙，务本业，积阴德，忍小忿，戒饬劝勉之意，皆寓于斯焉。呜呼！是经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义礼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此则异端之说，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于经者，其知所本欤？

道经相传，有自来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媧(挪亚)。女媧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截(以撒)。哈截传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传之十二宗派。宗派传之乜摄。乜摄传之阿呵联(亚伦)。呵联传之月束窝(约书亚)。束窝传之藹子刺。于是祖师之教，灿焉而复明。故凡业是教者，其惟以善为师，以恶为戒。朝夕警惕，诚意修身。斋戒节日，饮食可匡于经，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则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称，家家遂俯育之乐。如此则庶于祖教之意无所负，而尊崇之礼无少忒矣。刻石于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后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柒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

维扬金溥请道经一部，立二门一座。宁夏金润立碑亭一座。金钟修撰碑亭。镌字张鸾、张玺。（见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三 《重建清真寺记》

（碑三十三行，行七十七字，今存。）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媧，继之阿无罗汉。罗汉（为盘古氏十九世孙句应在此）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于鬼神，而惟以敬天为宗，使人尽心合天，因心见道而已。数传而后，圣祖默舍（弘治正德碑作乜摄）生焉。神明天亶，颖异超伦。诚心求道，屏嗜欲，忘寝食，受经于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不设庐，不假舍。《礼》曰：“不坛不坎，扫地而祭。”昭其质也。圣祖斋戒竭诚，默通帝心。从形声俱泯之中，独会精微之原。遂著经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简，可知可能。教人为善，戒人为恶。孝弟忠信本之心，仁义礼智原于性。天地万物，纲常伦纪，经之大纲也。动静作息，日用饮食，经之条目也。

其大者礼与祭。礼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礼以复于

礼者也。礼拜之先，必斋戒沐浴，淡嗜欲，静天君，正衣冠，尊瞻视，然后朝天礼拜。盖以天无日不在人之中，故每日寅午戌三次礼拜。正以人见天之时，致其明畏。敬道敬德，尽其虔诚。日新又新，《诗》云：“陟降厥土，日监在兹。”其斯之谓欤？其礼拜时所诵之经文，高赞之，敬道在显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进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后者，忽然在后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无敢厌斲，无敢怠荒。必慎其独，以畏明且。《诗》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谓欤？而其行于进反升降跪拜间者，一惟循乎礼。不交言，不回视。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礼》曰：“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道之在礼拜者，如此也。（以上礼拜）

祭者，尽物尽诚，以敬答其覆载之恩者也。春月万物生发，祭用芹藻，报生物之义也。仲秋万物荐熟，祭用果实，报成物之义也。凡物之可以荐者，莫不咸在。不加调和，即所云大羹不调者也。而总以尽其诚信。《礼》曰：“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之谓也。冬夏各取时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时以礼自持。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犹以其余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以上祭）

小者如斋。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专致其精

明之德也。斋之日，不火食。欲人静察动省，存诚去伪，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易》曰：“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犹惧人杂于私欲，浅于理道，故于秋末闭户清修一日。饮食俱绝，以培养其天真。士辍诵读，农罢耕芸，商贾止于市，行旅止于涂，情忘识泯，存心养性，以修复于善。庶人静而天完，欲消而理长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谓欤？（以上斋）

冠婚死葬，一如夏礼。孤独鳏寡，莫不周赈。经之纲领条目，难以备述。而圣祖制经之义，无非此刚健中正，纯粹无私之理。斯道遂灿然明备，如皓日悬空。无一人不可见道，则无一人不知尊经矣。其中文字，虽古篆音异，而于六经之理，未尝不相同也。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斁。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其寺俺都喇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应依弘治正德碑作至元）十六年。李荣、李良、高鉴、高铤、高锐，于明天顺五年，黄水湮没，复捐资重修。（以上寺）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教众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宗旨，罔敢陨坠而已。明末崇祯十五年壬午，闯寇作乱，围汴者三。

汴人誓守无二，攻愈力，守愈坚。阅六月余，寇计穷，引黄河之水以灌之。汴没于水。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残喘甫定，谋取遗经。教人贡士高选，承父东斗之命，入寺取经，往反数次。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聘请掌教李禎、嘴喇李承先，参互考订焉。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以上经）

然而教众虽安居于垣，终以汴寺之湮没为歉。时大梁道中军守备，教人赵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桥梁，招人复业。惧寺废，而教众遂涣散莫复也。且不忍以祖宗数百年创守之业，而忽废于一旦也。遣士卒昼夜巡邏以卫之。乃弟映斗，应试入汴，相与从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复业者日益繁。承基因数请教众复业，而李禎、赵允中遂负遗经旋汴。时已为顺治癸巳年矣（顺治十年）。公议捐资修寺，众皆乐输。估工起建，尔时贡士高选等，生员高维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门请示，按照古刹清真寺准复修理。赵承基等首捐俸资，李禎、赵允中等极力鳩工，出前殿于黄沙，由是前殿始立。

进士赵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丁艰旋里，捐俸资独建后殿三间。至圣祖殿三间，教祖殿三间，北讲堂三间，南讲堂三间，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厨房三间，牌坊一座，行殿九间，殿中立皇清万万岁龙楼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处，丹垩黝漆，壮丽辉煌。或出自教众之醮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规模，于是乎成。较昔更为完备矣。见者莫不肃然起敬。（以上再言寺）

殿中原藏《道经》一十三部，胥沦于水。虽获数部，止纂序为一部，众咸宗之。今奉入尊经龕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后所渐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经》，众各出资修补。而大参赵映乘作《圣经记变》，乃弟映斗复著《明道序》十章。经文于是备，宗旨于是明。其灿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经有真谛，解者不敢参以支离。经自易简，解者不敢杂以繁难。自是人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原本于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复初。其与圣祖制经之义，祖宗尊经之故，虽上下数千百年，如在一日。（以上再言经）

计自沧桑之后，赵承基、映斗正基址以启其端，赵映乘、高登魁等捐资起建以成其事，有功于寺。高选、赵映乘订证圣经于前，李祯等修补于后，有功于经。至于寺之牌扁对联，皆各衙门宦游河南者之所书也。赵

承基任陕西固原西路游击，旋里览其胜概，因叹曰：“数百年创制之隆，于今得复睹其盛矣。则后人之视今日，不犹今日之视昔人耶？”犹恐其久而不传，欲勒诸石以垂不朽，而请记于予。予汴人，素知一赐乐业之教，且与游击赵承基、大参赵映乘、医官艾显生为莫逆交。巖末颇能道其详，因据其旧记而增补之。俾人知其道之由来，且以见今日经寺之修，其教中诸人之功不可混也。是为记。

特进光祿大夫，侍经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前刑部尚书，今予告工部尚书，刘昌撰文。钦差，进士，提督，学政，云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书丹。钦差，进士，提督，学政，广东按察司副使，侯良翰篆额。大清康熙二年，岁次癸卯，仲夏，上浣，穀旦。武安石匠王建玉镌石。

碑阴题名

清真寺之修，始于宋孝隆兴元年，迄今已数百年于兹矣（由南宋隆兴元年，至清康熙二年，其间适五百年）。虽数经变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沧桑之后，寺基圯坏。见者莫不凄然。至我朝顺治十年癸巳，教众旋汴复业。公议捐资重修，而李、赵、艾、张、高、金、石等七姓，各输囊金，重建前殿三间、教祖殿三间（教祖阿无罗汉）。其后殿三间、尊经龕

一座，乃兵巡漳南道副使、丙戌科进士赵映乘丁艰旋里，出俸资而独成之者也。至于圣祖殿三间（圣祖七摄）、大门三间、二门三间、铜炉瓶六副，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北诵经堂三间，系艾姓同修。南讲堂三间（南讲堂即南诵经堂），赵允中、允成、映衰，率侄元鉴同修。艾生枝修牌坊一座。金之凤立殿中皇清万岁龙楼一座。赵允中、允成，复修行殿九间，及殿中栏杆地屏、烛台供棹、殿前至大门内甬路、南经堂甬路。艾应奎率子丛生、永胤、显生、达生、复生等修石栏井一眼、石狮一对、凤灯一座、竹帘五挂、花扁七面。李辉置铜炉三副。艾世德置铜莲花灯二座，修殿前月台石栏及北经堂甬路。艾惟一修厨房三间。赵允中、高登科、赵元鉴修周围大墙一道。艾世德、世芳修大门外花墙月台。其焚修住宅及棹橙炉鼎，一切树木，应用器皿等物，七姓公置之。寺之规模于是成，犹然昔日之盛。其粉饰黝垩，较昔更为壮观。附勒碑阴，以志其盛云。（以上寺）

殿中旧藏《道经》十三部。壬午，胥沦于水。贡生高选捞获七部。教人李承俊捞获三部，赉至河北，聘请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坏，参互考订，止纂成全经一部，尊入龕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禎本旧经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喙喇李承先重修之。其余十部，乃渐次修整者也。教中艾惟一与同族公修一

部;赵允思修一部,金应选与同族修一部,高登魁修一部,赵映乘修一部,唵喇石自俊修一部,李辉同侄毓秀修一部,高登科修一部,唵喇张文瑞与同族修一部,唵喇艾达生同兄弟子侄修一部,至是而十三部乃全矣。焕然一新,诵者易晓,观者悦服。要皆掌教唵喇之所手著,而教众之所勸成。谨勒于石,俾后人知经寺之修,其有由也夫。(以上经)(见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第 六 编

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第一章 汉魏时代中国与安息

一 前汉时之安息

安息(一)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葡萄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二)。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而安息役属之。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扞罽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馀卒。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

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三)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四)、大益^(五)、宛东姑师、扞罕、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令外国客徧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六)。其人皆深眼，多须鬣，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史记·大宛传》条枝条，关于安息亦有记载。安息二字即阿萨喀（Arsaka）朝之译音。汉使以朝代名为国名也。按印度斯河以西，梯格里斯河以东，阿母河以南迄于海，其间高原即伊兰（Iran）也。最早为波斯帝国。公元前二五〇年，阿萨开斯（Arsakes）称王，波斯人称此为阿萨喀朝，即汉时称之安息也。

（二）妣水即阿母河，《唐书·西域传》作乌浒水。《大唐西域记》作缚葛河。亨利玉尔谓乌浒及缚葛二名，其原音皆为瓦克胥（Wakhsh）。今仍为阿母河之重要支流。玉尔更谓即今名鄂克速斯（Oxus）亦由瓦克胥转音而来。瓦克胥古代为全河之名，今仅一支流而已。《史记》、《汉书》之妣水必“瓦克”二字之促音也。

（三）据《史记》上下文观之，安息王遣使观光汉土，

当在汉武帝元封五六年，即公元前一〇五一六年间也。考之波斯史，此时波斯王在位者，为安息朝密脱拉达铁斯二世 (Mithradates II) 也。王在位六十年，即位于汉武帝建元五年，卒于汉昭帝元凤五年，与武帝同时，亦雄才大略之主也。安息朝兵威甚盛。而《史记》谓“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者，皆张骞之诬报也。

(四) 丁谦谓驩潜即康居小王中奥健，一名火寻。其说似确也。惟余欲指出布哈拉附近之索格德河 (Sogdh) 又名驩河 (Kuan)。玄奘《西域记》卷一喝捍国，西人注云即驩国也。

(五) 丁谦《汉书西域传考证》谓大益指阿拉伯人。西里亚人 (Syrian) 称之曰大抑。大抑即大益，此《唐书》大食国 (Tajik) 之名称所由来也。丁氏之说，恐未必然。《汉书》上条枝为唐代大食故土，在安息之西。此处之大益，在大宛之西。余意以为巴达克山之大笈 (Tajiks) 民族也。(见亨利玉尔注《马哥孛罗游记》第一卷第 155 页) 英文大笈与大食同一拼法，惟所居地域大不相同，两族不知有无关系。据玉尔氏，马哥孛罗时代，巴达克山之大笈族尚未全奉回教也。

(六) 大宛为今之费尔干那 (Farghana)。自大宛以西，皆伊兰人种，故大同俗，相知言，音略有差异而已。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一)，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

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鸟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勃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二)行为书记。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安息东则大月氏。(《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一) 番兜为古代波斯文 Parthava 之译音。希腊史家海罗都多斯(Herodotus)之 Partoi, 其源出此。今代英文 Parthia (帕提亚) 亦源于此。希腊人称其国都城曰海克桐皮罗斯(Hekatompylos)。此为希腊文，犹言“百门之城”也。地当要冲，四方交通路线皆汇聚于此。故有是名也。依中国《汉书》此段之记载，番兜或即其原名也。《后汉书》之和椽城亦为此城。(见夏德《中国与东罗马》第139—141页)

(二) 古代波斯文字，借自阿拉马人(Aramäer 叙利亚北部族名)，亦旁行，书用牛羊皮革。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黎轩、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

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鬲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二 后汉时之安息

安息国居和椳城^(一)，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二)，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

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三)。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一) 西史安息都城在海克桐皮罗斯 (Hekatompylos)。其真确地址，有谓距里海东南角担塞山 (Damghan) 不远者，又有谓在今哲即姆 (Jah Jirm) 附近者。和椌城必即首三字海克桐之讹音。皮罗斯，土语门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89页)

(二) 木鹿城之名，又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呼罗珊木鹿人”。《元史》作马鲁或麻里兀，皆 Maru 之译音也。

(三) 关于安息以西诸国名考，丁谦《后汉书西域传考证》安息条后诸语，余不能从也。阿蛮，丁意以为即阿米尼亚。余意以为即阿拉伯半岛东北之瓮蛮省 (Oman)。所谓“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者，不必自国之西边起行，自其国之东界西行，在中国文句法上，未尝不可曰“自安息西行”也。斯宾，丁谓为西里亚(即叙利亚)。余意亦不以为然。叙利亚在东汉时代，从未隶安息，读音亦迥不相同。余意斯宾者，必为克泰锡封 (Ktesiphon) 末尾“锡封”二字之讹音也。罗马与安息是时以美索不达米亚为界。幼发

拉底河东为安息，河西为罗马。脱拉真(Trajan)皇帝时，(即位于公元九十八年，即和帝永元十年，卒于一一七年，即安帝元初四年)罗马疆界且过河而东。然帝卒后，哈德良(Hadrian)即位，又弃河东，仍守幼发拉底河。所谓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者，必由波斯湾或沿岸西北行也。于罗国即希拉城(Hira)。古代罗字读如今代拉字。其城在克泰锡封西南，幼发拉底河西岸。再西，即罗马境。所谓“安息西界极矣”即指此。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者，泝河下行，经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再入红海，抵埃及大秦境矣。

《东观汉记》曰：永元十三年(一)，安息王献条支大雀。(《艺文类聚》鸟部卷九二)

(一)永元十三年即公元一〇一年也。永元，和帝之年号也。

三 三国时之安息

自是以西(疏勒之西)，大宛、安息、条支、乌弋。乌弋一名排持。此四国，次在西。本国也，无增损。前世谬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谬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前世又谬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谬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一)。大

秦国一号黎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二)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三国志》卷三〇引《魏略》)

(一)《魏略》所记亚洲极西诸国情形，极为详细，过于《史记》、《汉书》。证之西方记载，当时中国确有使者至波斯及亚美尼亚也。亚美尼亚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è)记波斯萨珊朝太祖阿尔戴细尔(Ardeshir)在位时，中国与波斯及亚美尼亚二国交涉颇多。已见本书《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章，兹不赘述。

(二)安谷城即 Antioch 城。《魏书·大秦传》作安都城，其确实读音，应作安梯俄克，《魏略》得其首尾安克二音，遗脱中间梯俄二音。《魏书》仅得首二音，而又脱去尾音也。三国时，代表中国与西域交通者为曹魏。摩西所记中国之王，必魏主也。

《晋书》卷九七《四夷传》西戎中，无安息专条。仅《大秦传》中，谓“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云。

第二章 安息人传布 佛教于中国

一 安清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一)。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尝行见群鸚，忽谓伴曰：“鸚云应有送食者。”顷之，果有致焉。众咸奇之，故儒异之声，早被西域。高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厌离形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备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二)。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梵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也。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麇麇而不倦焉。

(一)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一，波刺斯国记云：“伽蓝二三，僧徒数百，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法，释迦佛钵在此王宫。”玄奘时，波斯佛教已衰矣。释迦佛钵在波斯王宫。波斯王古时信佛，可与《高僧传·安清传》互证也。祆教至萨珊朝末叶，始定为国教，排斥他教矣。

(二) 据《佛祖统纪》卷三五，安世高以桓帝建和二年至洛阳。

高穷理尽性，自识缘业，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称先身已经出家，有一同学多瞋，分卫值施主不称，每辄怼恨。高屡加诃谏，终不悛改。如此二十余年，乃与同学词诀云：“我当往广州，毕宿世之对。卿明经精勤，不在吾后，而性多恚怒，命过当受恶形。我若得道，必当相度。”既而遂适广州。值寇贼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负卿，故远来相偿。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时意也。”遂伸颈受刃，容无惧色。贼遂杀之。观者填陌，莫不骇其奇异。既而神识还为安息王太子，即今时世高身也。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行达郑亭湖庙。此庙旧有威灵，商旅祈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尝有乞神竹者，未许辄取，舫即覆没，竹还本处。自是舟人敬惮，莫不慑影。高同旅三十余船，奉牲请福。神乃降祝

曰：“舫有沙门，可便呼上。”客咸惊愕，请高入庙。神告高曰：“吾昔外国与子俱出家学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为郟亭庙神，周回千里，并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丰。以瞋恚故，堕此神报。今见同学，悲欣可言。寿尽旦夕，而丑形长大。若于此舍命，秽污江湖，当度山西泽中。此身灭后，恐堕地狱。吾有绢千匹，并杂宝物，可为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高曰：“故来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丑异，众人必惧。”高曰：“但出，众不怪也。”神从床后出头，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长短。至高膝边，高向之梵语数番，赞呗数契。蟒悲泪如雨，须臾还隐。高即取绢物，辞别而去。舟侣扬帆，蟒复出身，登山而望。众人举手，然后乃灭。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即以庙物为造东寺。高去后，神即命过。暮有一少年上船，长跪高前，受其呪愿。忽然不见。高谓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郟亭庙神，得离恶形矣。”于是庙神歇矣，无复灵验。后人于山西泽中，见一死蟒，头尾数里。今浚阳郡蛇村是也。高后复到广州，寻其前世害己少年。时少年尚在。高径投其家，说昔日偿对之事，并叙宿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资供。随高东游，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著高头，应时殒命。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

勤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叹。明三世之有征也。

高既王种，西域宾旅皆呼为安侯，至今犹为号焉。天竺国自称书为天书，语为天语。音训诡蹇，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安公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列代明德，咸赞而思焉。余访寻众录，纪载高公，互有出没。将以权迹隐显，应废多端。或由传者纰缪，致成乖角。辄备列众异，庶或可论。按释道安《经录》云：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又《别传》云，晋太康末，有安侯道人，来至桑垣，出经竟，封一函于寺，云后四年可开之。吴末，行至扬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识。仍将奴适豫章，度邾亭庙神，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胁，于是而终。桑垣人乃发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惠，传禅经者比丘僧会。”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荆州记》云：晋初，有沙门安世高，度邾亭庙神，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宋临川康王《宣验记》云，麟死于吴末。《昙宗塔寺记》云，丹阳瓦官寺，晋哀帝时，沙门惠力所立。后有沙门安世高以邾亭庙余物治之。然道安法师既校阅群经，詮录传译，必不应谬。从汉桓建和二年，至晋太康末，几经一百四十余

年。若高公长寿，或能如此，而事不应然。何者，案如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序》云，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惠，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共请受，乃陈惠注义，余助斟酌。寻僧会以晋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经出后，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惠，传禅经者比丘僧会。然《安般》所明，盛说禅业。是知封函之记，信非虚作。既云二人方传吾道，岂容与共同世。且《别传》自云，传禅经者比丘僧会。会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为矛盾。正当随有一书谬指晋初，于是后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吴末，雷同奔竞，无以校焉。既晋初之说，尚已难实。而《昙宗记》云，晋哀帝时，世高方复治寺，其为谬说过乃悬矣（一）。（《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安清事迹颇离奇，似非一人之事，岂传闻之误欤？古代佛教传道大师，多能幻术。例如佛图澄之于石勒，善诵神呪，能役使鬼物。（见《高僧传》初集卷九）胆巴之于元世祖，传习梵秘，得其法要。（见《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安清之死而复生，亦幻术之类矣。安清及支谶二人，为中国译佛经之最初二大家也。

二 安玄 昙帝

优婆塞安玄，安息国人。志性贞白，深沈有理致。博诵群经，多所通习。亦以汉灵之末，游赏洛阳，以功号曰骑都尉。性虚靖温恭，常以法事为已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世所谓都尉者也。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调本临淮人，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世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调又撰《十慧》，亦传于世，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高僧传》初集卷一《支娄迦讖传》）

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之中，来游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高僧传》初集卷一《支娄迦讖传》）

三 释吉藏

释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后迁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见于真谛，仍乞谥之。谛问其所怀，可为吉

藏，因遂名也。历世奉佛门无两事。父后出家，名为道谅。精勤自拔，苦节少伦，乞食听法，以为常业。每日持钵将还，跣足入塔，遍献佛像，然后分施，方始进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应食众生，然后远弃。其笃谨之行，初无中失。谅恒将藏听兴皇寺道朗法师讲，随闻领解，悟若天真。年至七岁，投朗出家。采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咨禀，妙达指归。论难所标，独高伦次。词吐贍逸，宏裕多奇。至年十九，处众复述，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进誉扬邑，有光学众，具戒之后，声闻转高。陈桂阳王钦其风采，吐纳义旨，钦味奉之。隋定百越，遂东游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问道千余。志在传灯，法轮继转。

开皇末岁，炀帝晋蕃，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礼事丰华，优赏伦异。王又于京师置日严寺，别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辇，道俗云奔。观其状，则傲岸出群。听其言，则钟鼓雷动。藏乃游诸名肆，薄示言踪，皆掩口杜辞，眇能具对。然京师欣尚，妙重法华，乃因其利，即而开剖。时有昙献禅师，福门钲鼓，树业光明，道俗陈述，创首屈请，敷演会宗。七众闻风，造者万计。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纒广筵，犹自繁拥。豪族贵游，皆倾其金贝。清信道

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余，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猷，資于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舍六物，并托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

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華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并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為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傅德充曰：“曾未近鋒御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踪。”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嘆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征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贍滔然。兼之閑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採取義科，重令豎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師傅。并賻吉祥鑿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歷告終，造二十五尊像，舍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于茲。

及大唐义举初届京师，武皇亲召释宗，谒于虔化门下。众以藏机悟有闻，乃推而叙。对曰：“惟四民涂炭，乘时拯溺。道俗庆赖，仰泽穹旻。”武皇欣然，劳问勤勤。不觉影移语久，别敕优矜，更殊恒礼。武德之初，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宛从物议，居其一焉。实际定水钦仰道宗，两寺连请延而住止。遂通受双愿，两以居之。

齐王元吉久揖风猷，亲承师范。又屈住延兴，异供交献。藏任物而赴，不滞行藏。年气渐衰，屡增疾苦。敕赐良药，中使相寻。自揣势极难瘳，悬露非久。乃遗表于帝曰：“藏年高病积，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寻得除愈。但风气暴增，命在旦夕。悲恋之至，遗表奉辞。伏愿久住世间，缉宁家国。慈济四生，兴隆三宝。”储后诸王，并具遗启，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汤沐浴，著新净衣。侍者烧香，令称佛号。藏跏坐俨思，如有喜色。斋时将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遗命露骸，而色逾鲜白。有敕慰增，令于南山觅石龕安置。东宫已下诸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并赠钱帛。今上初为秦王，偏所崇礼。乃通慰曰：“诸行无常。藏法师道济三乘，名高十地。惟怀宏于般若，辩囿包于解脱。方当树德净土，闡教禅林，岂意湛露晞晨，业风飘世。长辞奈苑，遽掩松门。兼以情切绪言，见存遗旨。

迹留人往，弥用凄伤。”乃送于南山至相寺。时属炎热，坐于绳床。尸不摧臭，跣趺不散。弟子慧朗，树绩风声，收其余骨，凿石瘞于北岩，就而碑德。

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驰誉。冠成之后，荣扇逾远。貌像西梵，言实东华。含嚼珠玉，变态天挺。剖断飞流，殆非积学。对晤帝王，神理增其恒习。决滞疑议，听众忘其久疲。然而爱狎风流，不拘检约。贞素之识，或所讥焉。加又纵达，论宗颇怀简略。御众之德，非其所长。在昔陈隋废兴，江阴陵乱，道俗波迸，各弃城邑，乃率其所属，往诸寺中。但是文疏，并皆收聚，置于三间堂内。及平定后，方洮简之。故目学之长，勿过于藏。注引宏广，咸由此焉。讲《三论》一百余遍，《法华》三十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并著玄疏，盛流于世。及将终日，制《死不怖论》。落笔而卒。词云：“略举十门，以为自慰。夫含齿戴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文多不载。慧远依承侍奉，俊悟当时。敷传法化，光嗣余景。末投迹于蓝田之悟真寺，时讲京邑，亟动众心。人世即目，故不广叙。（《唐高僧传》二集卷一一）

第三章 北朝时代中国与波斯

一 北魏与波斯

波斯国(一)都宿利城(二)。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镏石(三)、珊瑚(四)、琥珀(五)、车渠、马脑(六),多大真珠、颇梨(七)、琉璃、水精、瑟瑟(八)、金刚、火齐、镔铁(九)、铜、锡、朱砂、水银、绛锦、叠毼、毼毼(一〇)、赤麀皮,及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茺拔(一一)、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一二)、无食子(一三)、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数千头。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有鸟形如橐驼,有兩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

金银花，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十月乃还。王即位以后，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于库。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众乃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为王，余子出各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国人号王曰“医赞”，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一四）。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开禁。“地卑”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河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一五）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兵有甲稍、圆排、剑、弩、弓、箭，战兼乘象，百人随之。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剡刑，若髡，或剪半鬓，及系牌于项，以为耻辱。犯强盗者系之终身。奸贵人妻者，男子流，妇人割其耳鼻。赋税则准地输银钱。俗事火神、天神。文字与胡书异。多以姊妹为妻妾，自余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百姓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王收养之。有功勋人，即以分赐。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龟（一六）中，其国遣使上书贡

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一）波斯之名，在西史上已早见之，而在中国书上，则始于《魏书》也。波斯在上古时，乃伊兰族中一部落。至开洛斯始强盛，建阿克梅内斯朝，统一亚洲西部，而波斯之名，遂成为国名。《魏书》言其王姓波氏名斯，此有误会也。然古代人名变为部落名或国名者甚多。例如明代，月即别人(Uzbegs)乃由月即别汗（即《元史》上月祖伯又作月思别）而来。中央亚细亚察合台国乃由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而来。《唐书·突厥传》默啜乌质勒，初皆为酋长之名，而以后则用为部落之名也。

（二）宿利城即赛流克雅(Seleukia)之首二音也。赛流克雅在梯格利斯河西岸，克泰锡封(Ktesiphon)在河之东岸。两城相对，故《魏书》言河经其城中南流也。赛流克雅介于梯格利斯及幼发拉底两河之间。古代巴比伦城稍在其南，土地平衍膏腴。

（三）输石，乃波斯文 tutiya 也。输字译音，石字译义也。此物乃矿石之一种，中含亚铅(镓或铍)。波斯起儿漫省(Kirman)邓巴汪德山(Dunbawand)产之。

（四）珊瑚实为动物之出产品，然中国书皆列之于矿石类也，珊瑚二字，必非汉文。其原必来自外国。《后汉

书》及《魏略》皆称珊瑚产于大秦。《唐书》详记捞采珊瑚之法。《景教碑文》谓“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夏德(Hirth)、劳费尔(Laufer)等皆以此珊瑚海为即红海或波斯湾地中海，盖三海中皆有珊瑚也。惟珊瑚二字原音，至今尚未查出究为何国语也。波斯人称之为马尔章(Marjan)。

(五) 琥珀，乃由波斯语 Kahruba 讹传而来。阿拉伯人后亦用波斯字。古代窝尔加河流域及波罗的海滨皆产之。

(六) 车渠、马脑亦外国语，原音未能查出。

(七) 颇黎即玻璃，亦外国语，原音未能查出。《景教碑文》有“献临恩之颇黎”句。《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吐火罗传》，其国“北有颇黎山”。

(八) 瑟瑟原音或为波斯语或为康居语(Sogdian)。阿拉伯文有 jaza 未知是否即其原音也。《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云，石国“东南有大山，生瑟瑟”。又卷一三五《高仙芝传》云：“仙芝为人贪，破石，获瑟瑟十余斛。”

(九) 鍍铁由波斯语 Spaina 而来。

(一〇) 毳毼之名亦见《魏略·大秦传》，波斯语 taftan 之译音，华言纺织也。

(一一) 荜拔由梵语 pippali 而来，即胡椒也。英语曰 pepper，德语曰 Pfeffer。

(一二) 诃黎勒，波斯语曰 halila，阿拉伯语曰 halilaj，梵语曰 haritaki，吐火罗语曰 Arirak，西藏语曰 A-ru-ra，产

波斯印度等地。

(一三) 无食子，波斯语曰 Mazu，橡树子也。中国他书又作没石子，或墨石(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Laufer. Sino-Iranica, 第 503—528 页)

(一四) 医曷，波斯古语 Ixsed 之译音，华言王也。康居(Sogd)，大宛(Fergana)之王，皆用此号。防步率，中波斯语 banbusn 之译音，华言王妃也。亚美尼亚文曰 bambisn。杀野，波斯文 satrya 之译音，华言国王也。

(一五) 摸胡坛，波斯古语作 Magupati，亚美尼亚语作 Mogpet，排勒维语(即帕提亚语)作 Maupat，新波斯语作 mubid，华言判官也。泥忽汗，排勒维语作 Nixorakan，华言守库藏者也。地卑，《周书》作地卑勃。又别本作地早，证以波斯文，早字实为卑字误刊，《魏书》此处并遗脱一勃字也。波斯语 dipir，华言书写也，尾音 bar 负载之义。全字 dipibara，华言负书写职务者也。遏罗河地，波斯语 Argabides 之译音，此字实乃族名，而非官职之名。此族世掌王之内务，中国人误以为官职之名也。薛波勃，《周书》作萨波勃，中波斯语作 Spahbed，排勒维语作 spahpat；新波斯语作 Sipahbad，华言将官也。库思老一世以前，萨珊帝国之兵马大元帅，称号曰伊兰薛波勃(Eranspabed)。(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29—534 页)

(一六) 神龟为魏孝明帝年号，自公元五一八年至五一九年。考其时波斯王在位者，为喀瓦特(Kavadh)。《魏书》神龟中，朝献之居和多，必即喀瓦特也。

安息国(一)在葱岭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一)据西史,安息即波斯也。《魏书》于波斯之外,复有安息,无异画蛇添足。然据其文,似为波斯东北小国。或为安息朝苗裔,保据东北一城一邑者也。蔚搜城不可考。丁谦《魏书西域传考证》谓安息即《唐书·西域传》之陀拔斯单,蔚搜当是今萨里城。丁氏所说,与《魏书》记载完全不合。陀拔斯单在里海南,波斯北,与康居完全不相接。吾不知丁氏为何武断据以为即安息国也。《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安国条云,安国汉时安息国也。查隋唐时代之安国,即今布哈拉(Bokhara),其地位与《魏书》之安息正相合。在汉时,该地或为安息附庸。然其与安息确实关系,则无历史可证也。

先是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经于阗。于阗中于王秋仁辄留之,假言虑有寇不达。羊皮言状,显祖怒,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自后每使朝献。(《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于阗传》)

高宗文成帝太安元年冬十月,波斯、疏勒国并遣使朝贡。和平二年八月戊辰,波斯国遣使朝献。(《魏书》卷五《高宗帝纪》)

显祖献文皇帝天安元年三月辛亥,高丽、波斯、于

阩、阿裘诸国遣使朝献(阿裘似即元时之阿速,又作阿思As,Asi)。皇兴二年,四月,于阩、波斯国各遣使朝献。(《魏书》卷六《显祖帝纪》)

高祖孝文皇帝承明元年春二月,蠕蠕、高丽、库莫奚、波斯诸国并遣使朝贡。(《魏书》卷七《高祖帝纪》)

世宗宣武皇帝正始四年冬十月辛未,唃哒、波斯、渴槃陁等诸国并遣使朝献。(《魏书》卷八《世宗帝纪》)

肃宗孝明皇帝熙平二年春四月甲午,高丽、波斯、疏勒、唃哒诸国并遣使朝献。

神龟元年闰七月丁未,波斯、疏勒、乌菟、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光二年闰五月丁巳,居密、波斯国并遣使朝贡。三年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汗、龟兹诸国遣使朝贡^(一)。(《魏书》卷九《肃宗本纪》)

(一) 据《魏书》所载,全魏之世,波斯遣使中国凡十次,皆当第五世纪下半,及第六世纪之初。此等使节,究为国使,抑为商人冒充,不可得知。然无论如何,元魏时,中国与亚洲西部交通之繁,从可知矣。

二 安息人后裔人仕于北魏

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

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晔，为殿中郎将。苻坚灭晔，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严明惠，好长者之言。登国初，太祖征兵于慕容垂，事在《窟咄传》。同频使称旨，遂见宠异。以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出入禁中，选典庶事。太祖班赐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加广武将军。从征姚平于柴壁。姚兴悉众救平。太祖乃增筑重围以拒兴。同进计曰：“臣受遣诣绛督租，见汾东有蒙坑，东西三百余里，径路不通。姚兴来，必从汾西，乘高临下，直至柴壁。如此，则寇内外势接，重围难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为南北浮桥，乘西岸筑围。西围既固，贼至无所施其智力矣。”从之。兴果视平屠灭而不能救。以谋功，赐爵北新侯，加安远将军。诏同送姚兴将越骑校尉唐小方等于长安。清河王绍之乱，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众皆响应奉迎。太宗即位，命同与南平公长孙嵩并理民讼。又诏与肥如侯贺护持节循察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宣诏抚慰，问其疾苦，纠举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曰：“窃见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鍼工古彤为晋阳令。交通财贿，共为奸利。请案律治罪。”太宗

从之。于是郡国肃然。同东出井陘，至巨鹿。发众四万户一人，欲治大岭山，通天门关。又筑坞于宋子以镇静郡县。护疾同得众心，因此使人告同筑城聚众，欲图大事。太宗以同擅征发于外，槛车征还。召群官议其罪。皆曰：“同擅兴事役，劳扰百姓，宜应穷治，以肃来犯。”太宗以同虽专命，而本在为公，意无不善。释之。世祖监国，临朝听政，以同为左辅。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祿大夫。世祖出镇北境，同与安定王弥留镇京师。世祖即位，进爵高阳公，拜光祿勋。寻除征东大将军、冀青二州刺史。同长子屈，太宗时典太仓事，盗官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训子，请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诏长给同粳米。其公清奉法，皆此类也。同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为世所称。及在冀州，年老，颇殖财货，大兴寺塔，为百姓所苦。神麤二年，卒。追赠高阳王，谥曰恭惠（一）。（《魏书》卷三〇《安同传》）

（一）屈弟原，原弟颢，《魏书》同卷附有传。颢弟聪为内侍，聪弟蔭赐爵广宗侯。同弟膾，膾长子国，位至冠军将军、北平侯。国弟难，有巧思。以功赐爵清河子。难子平城袭爵，官至虞曹令。为乙浑所杀。

三 安息人后裔入仕于北齐

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一)，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得为之备。蠕蠕果遣兵入掠，无获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在其本蕃，为人所谮，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稍迁仪同三司，食永昌郡干。皇建中，加开府。齐亡年卒。(《北史》卷九二)

(一) 蠕蠕即柔然，见《北史》卷九八《蠕蠕传》。

四 北周与波斯之交通

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城(一)，古条支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万。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皆饰以珍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并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被之。饰以金银华，仍贯五色

珠，络之于膊。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十月乃还。王即位以后，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于库。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众共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为王。余子各出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国人号王曰“鬻鬻”，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关禁。“地卑勃”（二）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诃地”掌王之内事。“萨波勃”（三）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兵器有甲稍、圆排、剑、弩、弓、箭。战并乘象，每象百人随之。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而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犯强盗者，禁之终身。奸贵人妻者，男子流，妇人割其耳鼻。赋税则准地输银钱。俗事火袄神。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民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王收养之。有功勋人，即以分赐。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谷及禽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

及黍稷。土出名马及驼，富室至有数千头者。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珍珠、离珠、颇黎、珊瑚、琥珀、琉璃、玛瑙、水晶、瑟瑟、金、银、镡石、金刚、火齐、鍍铁、铜、锡、朱沙、水银、白叠氍、毼氍、毼氍、赤麀皮，及熏六、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拔、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魏废帝二年(四)，其王遣使来献方物。(《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

(一) 苏利城即《魏书》宿利城也。《周书》所言，与《魏书》几相同。

(二) 地卑勃《魏书》作地早，证以波斯文，地早实无相当之音。地卑勃乃 dipibara 之译音，华言负书写职务者。

(三) 萨波勃，《魏书》作薛波勃。

(四) 西魏废帝二年，即公元五五三年，考其时，乃波斯萨珊朝库思老阿奴细尔汪也。

安息国在葱岭之西，治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东去长安一万七百五十里。天和二年(一)，其王遣使来献。(《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

(一) 天和二年，即公元五六七年。此处之安息与波斯一国欤？抑二国欤？若为一国，其遣使者，必仍即库思老阿奴细尔汪也。考西史，公元五五〇年顷（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突厥人灭嚙哒国（Hephthalitenreich）。库思老亦得瓜分一部。波斯与突厥为邻，边防甚严。周武帝时，突厥

人遣使联好东罗马以攻波斯。考之中国《周书》及波斯史，波斯与中国之宇文周是时互通使节，余意度之，必波斯东连中国以抗突厥者也。费杜西(Firdusi)之《帝纪》(Shahnameh)记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尔汪在位时，中国可汗侵阿母河北 Transoxiana，击败海脱勒汗(Khan of the Heitaleh)于那黑沙不(Nakhsheb，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条云“那色波亦曰小史”。)附近。《帝纪》之中国可汗，必即宇文周，周之出兵，必为援波斯也。《周书》惜无记载。马尔柯姆(Malcolm)之《波斯史》(History of Persia i, 144-5)记库思老阿奴细尔汪在位时，中国皇帝遣使献假豹一只，全以珍珠络成，两眼以红宝石嵌之。天青色绣锦袍一件，光彩华丽夺目，上有金锦绣群臣朝见波斯王图，袍以金箱盛之。又美人图一幅，面貌非常之美，惜为长发披下所掩，然自暗中视之，其光四射，美不可言。麻素提(Mas'udi)之《黄金牧地》(Prairies d'Or, ii, 201.)亦记该使节，所献方物亦同，唯美人图则作生美人守护金箱者也。《周书》记波斯王遣使来献方物，而波斯史又记中国献方物于波斯。当时两国确有通好之使可无疑也。

第四章 隋唐与波斯之交通

一 隋与波斯之交通

波斯国都达曷水^(一)之西苏兰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库萨和^(二)。都城方十余里，胜兵二万余人，乘象而战。国无死刑，或断手刖足，没家财，或剃去其须，或系排于项，以为标异。人年三岁已上，出口钱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尸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师子座，傅金屑于须上以为饰。衣锦袍，加瓔珞于其上。土多良马、大驴、师子、白象、大鸟卵、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呼洛^(三)、羯、吕腾、火齐、金剛、金、银、瑜石、铜、镔铁、锡、锦叠、细布、氍毹、毼毼、护那^(四)、越诺布^(五)、檀^(六)、金缕织成^(七)、赤麋皮、朱砂、水银、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胡椒、毕拔、石蜜、半蜜、千年枣、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突厥不能至其国，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隋书》卷

八三《西域传》)

(一) 达曷水即梯格里斯河,《隋书》为中国书中最早记此河者。曷字古代读音如 Hrat。达曷与巴比伦人此河称呼 Dik-rat 最相近。

(二) 库萨和,法国沙腕(Chavannes)及德人夏德(Hirth)皆以为即波斯王库思老之转音。劳费尔(B.Laufer)独谓为波斯语格赛万(Xsaivan)之译音。格赛万者,华言王也(《中国伊兰篇》第 529 页)。余之意以沙、夏二氏之说为然。库萨和之名,又见《唐书》。依中国文句法解释之,两书上之库萨和,乃人名而非称号也。考之波斯史,隋炀帝时波斯王在位者为库思老二世(Chosrau II),即位于隋文帝开皇十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元年,故库萨和为库思老二世之转音,毫无疑义也。

(三) 呼洛,中波斯语 furak 之译音。新波斯语曰 burak, 亚美尼亚语曰 porag, 今英语曰 borax, 即中国硼砂。中国文硼字,恐亦借自西域者也。

(四) 护那,波斯麻织口袋也,今波斯文称 guni 古代波斯文或有 guna 之字。帕米尔人曰“高恩”(ghaun), 犹言粗口袋也。克什弥尔人曰“共”(gun), 梵语曰果尼(goni)。

(五) 越诺,波斯语 barnu vala 之译音,丝织品也。

(六) 檀,波斯古语曰 tanva, 中波斯语曰 tanand, 华言纺织也。檀必撒(tan-bisa), 小地毯也。

(七) “金缕织成”, 乃指波斯锦, 波斯文 zar-baf 之译

义也。

安国(一),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同族,字设力登。……(《隋书》卷八三《西域传》)

(一) 据《唐书》,安国又名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其地即今代之布哈拉(Bokhara)。汉时是否即安息属地,不可考。惟该地隋唐时中国人何故称为安国,实不得而知。安息之简称欤? 安息朝后裔王于该地欤?

二 《旧唐书》记唐代与波斯之交通

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一),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二),户数十多万。其王居有二城(三),复有大城十余,犹中国之离宫。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其王冠金花冠,坐狮子床,服锦袍,加以瓔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袄者(四),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文字同于诸胡(五)。男女皆徒跣。丈夫剪发,戴白布帽,衣不开襟,并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妇人亦巾帔裙衫,辮发垂后,饰以金银。

其国乘象而战(六)。每一象，战士百人。有败衄者，则尽杀之。国人生女，年十岁已上有姿貌者，其王收而养之，以赏有功之臣。俗右尊而左卑。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断狱不为文书约束，口决于庭。其系囚无年限。惟王者代立则释之。其叛逆之罪，就火袄烧铁，灼其舌，疮白者为理直，疮黑者为有罪。其刑有断手、刖足、髡钳、劓刖。轻罪剪须，或系牌于项以志之，经时月而释焉。其强盗一入狱，至老更不出。小盗罚以银钱。死亡则弃之于山(七)。制服一月而即吉。气候暑热，土地宽平。知耕种，多畜牧。有鸟形如囊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噉犬攫羊，土人极以为患。又多白马、骏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骏犬今所谓波斯犬也。出驘及大驴、师子、白象。珊瑚树高一二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璃、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拔、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隋大业末，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破其国。波斯王库萨和(八)为西突厥所杀，其子施利立(九)。叶护因分其部帅，监统其国。波斯竟臣于叶护。及叶护可汗死，其所令监统者，因自擅于波斯，不复役属于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库萨和之女为王，突厥又杀之。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于是国人迎而立之，是为尹恒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候立(一〇)。二十一年，伊嗣候

遣使献一兽，名活褥蛇，形类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入穴取鼠。伊嗣候懦弱，为大首领所逐，遂奔吐火罗。未至，亦为大食兵所杀。其子名卑路斯^(一一)，又投吐火罗叶护获免^(一二)。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招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一三)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是后数遣使贡献。咸亨中，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一四)，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一五)，并献方物。四月，遣使献玛瑙床。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大历六年，遣使来朝，献真珠等。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

(一) 可萨部即西史上之 Khazars，或 Chozars 或 Ghozars。可萨之名见俄国史家纳斯脱尔(Nestor)书中。其人为突厥族，东汉末即现于欧亚之间。初亦以游牧为业，唯善吸收他族文明，异于突厥族之他枝耳。其初居在里海高

加索山之间,故中世纪回教著作家称里海为可萨海(Bahr-al-Khazar)也。公元一九八年(汉献帝建安三年),可萨人侵入亚美尼亚。第二世纪以后,波斯罗马两强相持甚久。可萨人在北方有举足轻重之势。波斯人常招可萨人为助。第四世纪,波斯国大盛,亚美尼亚归其版图。波斯与可萨为邻。可萨人畏逼,乃弃波斯而连罗马。三六三年(晋哀帝兴宁元年)助东罗马皇帝久良(Julian)侵入波斯境。匈奴王阿提拉威震北方时,可萨人亦称臣。阿提拉卒后,可萨人侵入高加索山以南,直至苦尔(Kur)及阿拉斯(Aras)二河以南,卓支亚及亚美尼亚皆为可萨人蹂躏。波斯王乞援于东罗马,而东罗马是时亦被阿瓦(Avars)等黠鞞民族侵掠,自顾不暇。可萨人据有高加索山以南亘五十年,始被逐至山北。打耳班(Derbend)关城堡重修,以防备之。公元六二五年(唐武德八年)东罗马史上始有可萨(Khazars)之名。谓为东方突厥人(Turks from the East),国势强盛,尽有里海黑海两海岸之地。

(二) 隋末唐初,波斯王库思老二世在位,波斯国领土扩至地中海,占领埃及。《唐书》言其正西及南,俱临大海者不误。南即阿拉伯海。

(三) 波斯萨珊朝都城曰赛流克雅(Seleukia,《魏书》作宿利城,《周书》作苏利城,《隋书》作苏蕙城),其河之对岸,为克泰锡封(Ktesiphon),故《唐书》言其王居有二城也。

(四) 火袄即索罗阿斯德教(Zoroastrianism)。

(五) 隋唐及以前时代，西域诸国多用波斯文字，人种多同，故语言文字亦多同。其字则借自阿拉马人 (Aramäer, 叙利亚北境部族名)。

(六) 波斯国不产象，象皆来自印度。象战方法，亦学自印度。

(七) 印度及伊兰葬死人方法皆许人弃尸于野，任豺狼鹰犬食之。伊兰人则于荒野中，有一定置尸塔。印度人则投骨灰于恒河中。古代阿利安民族风俗皆如是也。

(八) 《唐书》此处之波斯王库萨和即库思老二世 (Chosrau II)。库思老二世为国中元老所废，并非为突厥所杀。《唐书》此处记载有误。唯库思老二世时，突厥确曾围其都城也。

(九) 《唐书》之施利即喀瓦特二世，又名施罗耆也。《唐书》谓其称臣于叶护者，或确事也。施罗死后，国中大乱。四年之间，凡易十二主。

(一〇) 伊嗣候，《新唐书》作伊嗣侯。中国史上误刊甚多，鲜人校正，而对于四裔传之人地名，亦需人校正也。例如此处之伊嗣候与伊嗣侯，余自西书查出，此时之波斯王为叶斯德苟特三世 (Yesdegerd III, 即位于六三二年，即唐贞观六年，卒于六五一年，即唐高宗永徽三年)。叶斯与伊嗣音相近。苟字与候字皆为喉音，最易相混。侯字为齿音，相去太远。故正确译音，当以伊嗣候为准确也。叶斯德苟特三世败于阿拉伯人，非为大首领所逐。波斯人抵抗阿拉伯人甚为勇猛，不得谓之懦弱也。叶斯德苟

特在麻甫(Merv=Maru 即木鹿城)某磨坊内被杀,亦非为大食兵所杀也。贞观二十一年,伊嗣候遣使中国,阿拉伯史家塔巴里之《史记》(Tarikh Tabari, p.208)亦载之。盖为求援于唐太宗也。太宗谢绝之。

(一一) 卑路斯即 Perozes, Firuz 之译音。麻素提之《黄金牧地》亦载叶斯德苟特三世有子曰费路思(Firuz)。费路思即卑路斯。

(一二) 叶护,突厥语 Jabgu 之译音,华言酋长也。

(一三) 丁谦《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谓疾陵城即《魏书》波斯都宿利城转音。余考宿利城即赛流克雅(Seleukia)。唐高宗龙朔时,其地久为大食所有,唐人何能在该处置都督府耶?法国鲍梯谓疾陵城为泄刺失(Shiraz 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明史》卷三三二作失刺思)。考泄刺失为波斯法尔斯省(Fars)省城,省滨波斯湾。泄刺失城建于公元六九四年,即武后延载元年,后于龙朔三十余年,时代不合,且地太偏西也。亨利玉尔谓为赛夷斯坦(Sejistan)之首府柴兰笈(Zaranj),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99页)余意亦以为然也。希腊人称之曰 Zarangiane。

(一四) 仪凤三年,令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客于吐火罗二十余年。《旧唐书》此处叙事,有遗脱或错误也。《新唐书·波斯传》云,咸亨中,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

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泥涅师因客吐火罗二十年。《新唐书·外国传》详于《旧唐书》。裴行俭所送者，非卑路斯乃其子泥涅师也。《旧唐书》竟将卑路斯已死事，及泥涅师之名，完全遗脱也。

泥涅师之名，在《旧唐书·裴行俭传》作泥涅师师。多一师字。《新唐书》之《波斯传》及《裴行俭传》，皆作泥涅师。仅一师字，孰为正，孰为误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及《旧唐书》卷一九八《康国传》，康国王亦有名泥涅师师者。再证以西史，波斯前世之王，确有名纳尔赛斯(Narses)者，泥涅师师音与纳尔赛斯相近。师师为齿音，赛斯亦为齿音，易相混也。故正确译音，当为泥涅师师。《新唐书·波斯传》及《裴行俭传》，实为误刊，遗去一师字也。

(一五) 开元以后，《唐书》记其仍有使者来朝。此必萨珊朝遗族之使者，或波斯商人冒充之使节也。

三 《新唐书》记唐代与波斯之交通

波斯居达遏水西，距京师万五千里而赢。东与吐火罗、康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西北赢四千里，拂菻也。人数十万，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王因以姓，又为国号。治二城，有大城十余。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彰颜鼻

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袄。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发，衣不剖襟，青白为巾帔，缘以锦。妇辮发著后。战乘象，一象士百人，负则尽杀。断罪不为文书，决于廷。叛者铁灼其舌，疮白为直，黑为曲。刑有髡、钳、刖、劓，小罪髡，或系木于颈，以时月而置。劫盗囚终老，偷者输银钱。凡死，弃于山，服阅月除。气常馥热，地夷漫。知耕种畜牧，有鸞鸟，能噉羊。多善犬、騊、大驴。产珊瑚，高不三尺。隋末，西突厥叶护可汗讨残其国，杀王库萨和，其子施利立，叶护使部帅监统。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库萨和女为王。突厥又杀之。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国人迎立之，是为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一)。贞观十二年，遣使者没似半朝贡，又献活褥蛇，状类鼠，色正青，长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为大食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俄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泥涅师因客吐火罗二十年，部落益离散。景龙初，复来朝，

授左威卫将军。病死，西部独存。开元、天宝间，遣使者十辈，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乾元初，从大食袭广州，焚仓库庐舍，浮海走。大历时，复来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伊嗣俟应作伊嗣候，其后之泥涅师应作泥涅师，皆已详上节。

四 唐代波斯与中国之通使

波斯国其王初嗣位，便密选诸子，才堪承统者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为王。唐贞观二十一年其王伊嗣候（原作俟）、龙朔元年其国王卑路斯，并遣使朝贡。高宗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贞观十三年二月，波斯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波斯贡□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一年三月，帝以远夷各贡方物，珍果咸至，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皆使详录焉……波斯国献活耨蛇，形如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捕穴鼠。（《册

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波斯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五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王伊嗣候为大食兵所杀。伊嗣候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寻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册府元龟》卷九九五)

龙朔二年正月，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乾封二年十月，波斯国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五月，吐火罗、波斯、康国、罽宾国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四年，波斯卑路斯自来入朝。(《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咸亨五年十二月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永淳元年五月，大食国、波斯各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中宗神龙二年三月，波斯遣使来朝。七月，波斯国、林邑国并遣使贡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景龙二年三月，波斯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

七〇)

开元七年正月，波斯国遣使贡石。二月，波斯国遣使献方物。七月，波斯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年三月庚戌，波斯国王勃善活遣使献表，乞授一员汉官，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开元十年十月，波斯国遣使献狮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三年七月戊申，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五年二月，罗和异国大城主郎将波斯阿拔来朝。赐帛百匹，放还蕃。因遣阿拔赉诏宣慰于佛誓国王。仍赐锦袍钿带，及薄寒马一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八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牛等。波斯国王遣使来朝贺正。（《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甲子，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献方物。授折冲，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一)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及烈之名见之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条又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五，惟增“授首领为果毅，赐僧

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之句。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四载三月，波斯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月，波斯遣呼慈国（一）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册府元龟》卷七）

（一）呼慈国或即《新唐书·西域传》之火寻国。玄奘《西域记》作货利习弥伽。《元史》作花刺子模。其原音为 Khwarism。

天宝六载四月，波斯遣使献玛瑙床。五月，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四月，波斯献大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八月，波斯进物使李摩日夜等来朝（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此条亦见《册府元龟》卷九七六，惟下有“宴于内殿”一语。

宝应元年六月，波斯遣使朝贡。九月，波斯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大历六年九月，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穆宗长庆四年九月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瑤台琼室。”上怒，优容之。（《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本纪》）

五 陀拔萨憚国等之通使

又有陀拔斯单^(一)者，或曰陀拔萨憚。其国三面阻山，北濒小海。居婆里城^(二)，世为波斯东大将。波斯灭，不肯臣大食。天宝五载，王忽鲁汗遣使入朝，封为归信王。后八年，遣子白会罗来朝，拜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鱼，留宿卫。为黑衣大食^(三)所灭。

（一）陀拔斯单即 Tabaristan 之译音，在里海南岸，东南西三面皆为厄尔白斯山系(Elburs Mountains)所环绕，北面即里海也。

（二）婆里城乃误刊，其确音应作娑里城(Sari)。《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里牙(Saria)。费杜西(Firduzi)之《帝纪》(Shahnameh)中，娑里及阿模里(Amol)两名常见。阿拉伯地理家亦常记此名。伊思塔克里(Istakhlri)书中，拼作 Sarie，阿尔比鲁尼(Albiruny)书中作 Saria，阿伯尔肥达书中作 Sariyah。《元史》之撒里牙与阿伯尔肥达书中之名，音最相近。

（三）黑衣大食即阿拔斯朝(The Abbaside)。

贞观后，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有司未尝参考

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辞弥^(一)，与波斯接。贞观十八年，与摩罗游^(二)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达^(三)王献佛土菜，茎五叶，赤华紫须。龙朔元年，多福^(四)王难婆修强宜说遣使者来朝。总章元年，有末陀提王，开元五年，有习阿萨般王安杀，并遣使者朝贡。七年，诃毗施王捺塞因吐火罗大曾罗摩献师子、五色鸚鵡。天宝时，来朝者曰俱烂那^(五)，曰舍摩^(六)，曰威远^(七)，曰苏吉利发屋兰，曰苏利悉单^(八)，曰建城^(九)，曰新城，曰俱位^(一〇)，凡八国。俱位或曰商弥，治阿赊颡师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谷，蒲萄若榴，冬窟室。国人常助小勃律为中国候。新城之国，在石东北赢百里。有弩室羯城^(一一)，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城。后为葛逻祿所并^(一二)。（《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火辞弥，《魏书·西域传》作呼似密。《新唐书·康国传》又作火寻或货利习弥。《元史》作花刺子模（Khwarizm）。

（二）摩罗游即木鹿城（Maru）。《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麻里兀。

（三）健达，丁谦谓即《魏书》之乾陀，或为确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作健驮逻国（Gandahara）。《洛阳伽蓝记》卷五作乾陀罗，今在阿富汗南部。

（四）多福、末陀提、习阿萨般、诃毗施，四国皆不

可考。

(五) 俱烂那,玄奘《西域记》卷十二作屈浪拿国,即 Kuran。其地在今骨克察河(Kokcha)上流拉笈瓦德(Lajward)诸地,以产琉璃著名。

(六) 舍摩,丁谦谓为萨摩转音,岛国名,在小亚细亚西海中,西文曰 Samos。

(七) 威远及苏吉利发屋兰皆不可考。

(八) 苏利悉单,《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五章,作苏尔斯坦(Suolstan),波斯八国之一也。今代其名曰树离斯坦(Shulistan)。疆界东至法尔斯(Fars),东南抵可咱隆平原。

(九) 建城国不可考。

(一〇) 俱位或曰商弥,名又见《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二,近乞脱拉尔(Chitral),在北纬三十五度三十五分,东经七十二度二十七分。

(一一) 弩室羯,《大唐西域记》作笈赤建,在塔什干城东。爱德利奚《地理书》作奈赤喀特(Nejkath)。

(一二) 葛逻祿即 Karluks,《唐书》有专传。

天宝三载,闰二月,封陀拔萨憚国王为恭化王。册曰:维天宝三年,岁次甲申,闰二月,乙未朔,二十二日丙辰,皇帝诏曰:于戏!王化所及,礼在于怀柔。蕃部有归,义存于册命。咨尔陀拔萨憚国王阿鲁施多,志怀恭顺,深达智谋,宾以使臣,修其职贡,信义昭著,深可

褒称。是用命尔为恭化王。尔其祇奉典册，懋遵风教。忠勤自励，始终无违。用率于遐邦，以宣我朝命。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五载三月，陀拔斯单国王遣使来朝，献马四十四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闰十月，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遣使献千年枣。（《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六载，封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为归信王。罗利支国王伊思俱习为义宁王。岐兰国王庐薛为义宾王。涅蒲国王谢没为奉顺王。渤达国王摩俱涵思为守义王。都盘国王谋思健摩诃延为顺德王。阿没国王俱般胡没为恭信王。沙兰国卑略斯威为顺礼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十四载三月丁卯，陀拔国遣其王子自会罗来朝。授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五年六月，习阿薛般（一）国王安杀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习阿薛般，《新唐书》卷二二一下陀拔斯单条作习阿萨般。

天宝五载十一月，威远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六月，苏颡利发屋兰国王婆钵阿越多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载九月，波斯苏利悉单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十二月，舍磨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七月，新城王芬、建城王吐火罗叶护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十二月己卯，舍磨国遣使来朝，皆赐锦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六 玄奘记波斯国

波刺斯国周数万里。国大都城，号苏刺萨儗那^(一)，周四十余里。川土既广，气序亦异，大抵温也。引水为田，人户富饶。出金银瑜石，颇胝水精，奇珍异宝。工织大锦、细褐、氍毹之类。多善马驢驼。货用大银钱。人性噪暴，俗无礼义^(二)。文字语言，异于诸国。无学艺，多工技。凡诸造作，邻境所重。婚姻杂乱，死多弃尸。其形伟大，齐发露头。衣皮褐，服锦毡。户课赋税，人四银钱。天祠^(三)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为所宗也。伽蓝二三，僧徒数百。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法。释

迦佛钵在此王宫。国东境有鹤秣城^(四)，内城不广，外郭周六十余里。居人众，家产富。西北接拂懔国^(五)，境壤风俗，同波刺斯。形貌语言，稍有乖异。多珍宝，亦富饶也。（《大唐西域记》卷一一）

（一）玄奘未亲至波斯，仅据传闻而已。苏刺萨儗那即 Surasthana 之译音，梵语称赛流克雅城（Seleukia）之谓也。

（二）玄奘据印度人之报告，故对波斯多贬辞。其实则波斯曷尝无礼义，无学艺耶？波斯萨珊朝以祆教为国教，排斥他教，印度佛教徒尝受排挤，或即因此以起也。

（三）所谓天祠必即祆教所奉阿虎拉马资达（Ahura-mazda）之祠。提那跋即 Dinava 之译音，日神也。玄奘归国时，阿拉伯回教徒初征服波斯，佛教徒在波斯尚有立足之地。以后，则除回教以外，无佛教矣。

（四）鹤秣城即 Ormes 之译音。《瀛环志略》作恶未屿。《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里模子。《元文类》黄潘撰《海运千户杨枢墓志》曰：“大德中，枢护送亲王合赞使臣浮海西还。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国。登陆处曰忽鲁谟斯。”忽里模子及忽鲁谟斯皆 Hormuz 之译音。《明史》及《星槎胜览》皆作忽鲁谟斯。艾儒略之《职方外纪》亦作忽鲁模斯。玄奘《西域记》为中国史书中最早记此城者也。

(五) 拂懔国即拂菻国。

七 慧超记波斯国

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寔(一)。大寔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煞彼王，自立为王。然今此国却被大寔所吞。衣旧着宽氎布衫，剪须发。食唯饼肉，纵然有米，亦磨作饼吃也。土地出驼、骡、羊、马；出高大驴、氎布、宝物。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土地人性受与异。常于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二)。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煞生，事天，不识佛法(三)。(《敦煌石室遗书·往五天竺国传》)

(一) 慧超所谓此王先管大寔者，即波斯以前役属大寔(即大食)也。见《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篇中。

(二) 慧超生于唐玄宗时代，中国广州与波斯湾沿岸诸港市，通商往来颇繁。慧超此处亦略述之。师子国即锡兰岛。昆仑国即非洲黑人国。

(三) 玄奘时，波斯尚有佛教徒，“伽蓝二三，僧徒数百，并学小乘教说”。慧超时，其国已无人识佛法矣。

八 杜佑记波斯国

杜佑《通典》卷一九二记安息国，所记与《史记》、《汉书》、《周书》相同，盖录自此三书者也。卷一九三，波斯国，所记与《魏书》、《周书》、《隋书》相同，盖录自诸书者也。波斯条末云：“大唐贞观二十一年，其国又献活褥蛇，形类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此记可校正《旧唐书·波斯传》“二十一年”前，实遗脱贞观二字，《新唐书》“贞观十二年”为不实，应作“贞观二十一年也”。证之波斯史，情理亦合。《通典》波斯条又引杜环《经行记》云：“自被大食灭，至天宝末，已百余年矣。”证之波斯史，亦确也。《文献通考·四裔》，安息、波斯皆录自《通典》。

九 段成式记波斯国

拔拔力国(一)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聚数千人，赍縹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酉阳杂俎》卷四)

(一) 拔拔力国即巴巴利(Barbary)之转音。为今非洲东北角索马利(Somali)诸地。此节证明波斯商人往非洲贸易情况,表明唐时波斯商人足迹遍于世界也。东若中国之扬州、广州、长安,西若非洲,相去数万里,皆有波斯商人。商业之盛,交通之繁亦可知矣。

十 波罗球戏传入中国

据卡特(T.F.Carter)《中国印刷术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p.139)谓:波罗球戏起源于波斯,由波斯西传入欧洲,东传至中国及印度等地。唐太宗时便出现打球,其后如玄宗、穆宗、敬宗、宣宗、僖宗皆好打球。唐人诗词中亦有咏及。封演《封氏闻见录》有打球条,兹录于下: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聘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景云中,吐蕃遣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扬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学士沈佺期、武平

一等皆献诗。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楼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至伤毙。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邪？”薛公悦其言，图钢之言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之。然打球乃军中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封演《封氏闻见录》卷六）

第五章 波斯人人仕于唐及五代

一 阿罗臧

波斯人入仕于唐者，除《唐书·波斯传》所记之王族卑路斯(Perozes = Firuz)及其子泥涅师师(Narses)之外，尚有阿罗臧及李元谅二人。李元谅，新、旧《唐书》皆有专传。《新书》见于卷一五六，《旧书》见于卷一四四。阿罗臧之事迹，直至晚近，始于洛阳附近发现之墓石知之也。清末端方藏有此石。其刻文见于端方之《陶斋藏石记》卷二一。吾特录之于左，以补正史之阙也。

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丘之铭。

君讳阿罗臧，族望，波斯国人也。显庆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北门□领使，侍卫驱驰。又差充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功之大矣。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其一也。此则永题麟阁，其于识终。方画

云台，沒而须录。以景云元年四月一日，暴憎过隙。春秋九十有五，终于东都之私第也。风悲垄首，日惨云端。声哀鸟集，泪□松干。恨泉扃之寂寂，嗟去路之长叹。呜呼哀哉！以其年□月□日，有子俱罗等，号天罔极，叩地无从。惊雷绕坟，衔泪□石。四序增慕，无辍于春秋；二礼克修，不忘于生死。卜君宅屯，葬于建春门外，造丘安之，礼也（一）。（端方《陶斋藏石记》卷二一）

（一）阿罗喊官至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又尝充大使，慰抚拂林国。诸蕃称心，其功绩亦不微矣。而新、旧《唐书》竟皆无传。吾于是叹正史所阙者，尚多矣。建春门，洛阳北门也。

日本人羽田亨谓阿罗喊为 Abraham 之音译，俱罗为 Korah 之音译。此二名为犹太人之通常名称，故疑阿罗喊为移住波斯之犹太人，盖唐时犹太人移住波斯及亚洲西部者甚多也。古代景教徒中亦多有此名，故亦可为景教中人也。《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有程俱罗者，“灵州灵武人。居亲丧，穿圻作家，皆身执其劳。乡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庐坟次，哭泣无节，三年不止”。文人李华为作赞，表其行。程俱罗似亦为犹太人。灵武地近西北。或其家自西北移住之侨民也。至若灵武地方之有景教徒，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已言之矣。“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即其证也。肃宗以前必已有景寺，年久毁

坏，故碑文言其“重立”也。元初《马哥孛罗游记》载额里合牙（Egnigaia）地方有聂思托里派基督教二堂三所。额里合牙即今宁夏，唐之灵武也。

南北朝及隋唐时代，因宗教关系而命名之俗颇流行，例如慕容悉达、高菩萨、王瞿昙、周罗睺，皆由佛教关系而命名，颜鲁公之次男名穆护，为火袄教僧职 Magus 之名。故程俱罗为犹太教中人或与犹太人多接触之人，极可能也。（见《东洋学报》大正二年十一月号。又《支那学论丛》桑原隲藏著之《关于隋唐时代来住支那之西域人》第 18 页。又见何健民译日本桑原隲藏之《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第 23 — 24 页）

又《元典章》之奥刺憨，亦为 Abraham 之音译也。

二 李元谅

李元谅本骆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为宦官骆奉先所养，冒姓骆氏。元谅长大美须，勇敢多计。少从军，备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镇国军节度使。李怀让署奏镇国军副使，俾领州事。元谅尝在潼关领军，积十数年，军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贼泚遗伪将何望之轻骑袭华州。刺史董晋弃州走。望之遂据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谅自潼关将所部，仍令义兵，因其未设备，径攻望之，遂拔华州。望之走归。元谅乃修城隍器

械，召募不数日，得兵万余人，军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贼泚数遣兵来寇，辄击却之。是时尚可孤守蓝田，与元谅犄角。贼东不能逾渭南，元谅功居多。无几，迁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兴元元年五月，诏元谅与副元帅李晟进收京邑。兵次于浚西，贼悉众来攻。元谅先士卒，奋击大败之。进军至苑东，与晟力战，坏苑垣而入。贼联战皆败，遂复京师。元谅让功于晟，出屯于章敬佛寺。帝还宫，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实封七百户，赐甲第女乐，仍与一子六品正员官。

李怀光反于河中，绝河津。诏元谅与副元帅马燧、浑瑊同讨之。时贼将徐庭光以锐兵守长春宫。元谅遣使招之，庭光素轻易元谅，且慢骂之。又以优胡为戏于城上，辱元谅先祖。元谅深以为耻。及马燧以河东兵至，庭光降于马燧，诏以庭光为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谅因遇庭光于军门，命左右劫而斩之，乃诣燧匍匐请罪。燧盛怒，将杀元谅。久之，以其功高乃止。

德宗以元谅专杀，虑有章疏，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贞元三年，诏元谅将本军从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元谅谓瑊曰：“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诈，倘有急变，何由

应赴。请次侍中为营。”瑊以违诏，固止之。元谅竟与瑊同进。瑊营距盟所二十里。元谅营次之，壕栅深固。及瑊赴会，乃戒严部伍，结阵营中。是日虏果伏甲，乘瑊无备窃发。时士大夫皆朝服就执，军士死者十七八。瑊单马奔还，群虏追蹶。瑊营将李朝彩不能整众，多已奔散。瑊至空营而已，赖元谅之军严固。瑊既入营，虏皆散去。是日无元谅军，瑊几不免。元谅乃整军，先遣辎重，次与瑊俱申号令，严其部伍而还。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德宗嘉之，赐良马十匹，金银器锦彩等甚厚。丁母忧，加右金吾卫上将军，起复本官。

帝念其勋劳，又赐姓李氏，改名元谅。四年春，加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临洮军使，移镇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圮，陇东要地。虏入寇，常牧马休兵于此。元谅远烽埃，培城补堞，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薙草，斩荆榛，俟干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生殖之业，陶冶必备。仍距城筑台，上轂车弩，为城守备益固。无几，又进筑新城，以据便地。虏每寇掠，辄击却之。泾陇由是乂安，虏深惮之。以疾，贞元元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旧唐书》卷一四四）

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

冒姓骆，名元光。美须髯，鸷敢有谋。以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李怀让节度镇国，署奏以自副。居军十年，士心惮服。德宗出奉天，贼遣将何望之袭华州，于是刺史董晋弃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元谅自潼关引兵径薄其城，拔之。时兵兴仓卒，裹厨为铠，剡蒿为矢。募兵数日，至万余，军气乃振。贼来攻辄却。时尚可孤守蓝田，元谅屯昭应，王权壁中渭桥，贼兵不能逾渭南。未几，迁镇国军节度使，封武康郡王。

先是，诏发幽、陇兵东讨李希烈。师方出关，泚使刘忠孝召还，至华阴。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追及关，元谅斩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华州独完。俄诏元谅与李晟收京师，次沪西。元谅先奋麀贼，败之，进屯苑东。晟使怀苑垣入。泚连战皆北，遂大溃。京师平，让功于晟，退壁近郊。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实封户五百，赐甲第女乐，一子六品官。

李怀光反，与马燧、浑瑊讨之。其将徐廷光素易元谅，数嫚骂为优胡，戏斥侮其祖。又使约降，曰：“我降汉将耳。”及马燧至，降于燧。元谅见韩游瓌曰：“彼诟吾祖，今日斩之，子助我乎？”许诺。既而遇诸道，即数其罪，叱左右斩之，诣燧谢。燧大怒，将杀元谅。游瓌见曰：“杀一偏裨尚尔，即杀一节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谅请输钱百万，劳军自赎。瑊亦为请。燧赦之。

帝以专杀，恐有司劾治，前诏勿论。

贞元三年，吐蕃请盟。诏以军从瑊会平凉。元谅军潘原，游瓌军洛口以为援。元谅曰：“潘原去平凉七十里。虜诈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请与公连屯。”瑊以违诏，不听。瑊壁盟所二十里。元谅密徙营次之。既会，元谅望云物曰：“不祥，虜必有变。”传令约部伍出阵。俄而虜劫盟，瑊奔还。元谅兵成列出，而泾原节度使李观亦以精兵五千伏险，与元谅相表里，虜骑乃解。元谅遣车重先，而与瑊振旅徐还，时以为有古良将风。是会也，微元谅、观二人，瑊且不免。帝嘉叹，赐善马、金币良厚。因赐姓及名，更节度陇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圯，旁皆平林荐草。虜入寇，常牧马休徒于此。元谅培高浚渊，身执苦，与士卒均，榴翳榛莽，辟美田数十里。劝士垦艺，岁入粟菽数十万斛，什具毕给。又筑连弩台远烽，侦为守备，进据势胜，列新壁。虜至无所掠，战又辄北，由是泾陇以安，西戎惮之。卒年六十二，赠司空，谥曰庄威^(一)。（《新唐书》卷一五六）

（一）新、旧《唐书》各有损益，余故并录之。李元谅原亦姓安，与汉末之安清、安玄同姓。或亦安息王族远裔，经商中国者，故徐廷光诩为优胡也。

三 安附国

唐李致远(一):《唐维州(二)刺史安侯神道碑》

夫招搖东指,寰区识天下之春。溟涨北临,川谷有朝宗之地。况乎皇明发而万物覩,天衢亨而四隩宅。故以骤险浮深、同文协轨者也。若乃壤邻骄子,家号名王。握葱野之瑰奇,漱蒲源之粹液。井蛙自许,既累嗤于越子,风鸿且遇,仍嗣美于稗侯,则大将军安侯其人矣。侯讳附国,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有隋失驭中原,无何,突厥乘时,籍雄沙漠。侯祖乌唤,为颉利吐发。蕃中官品,称为第二。王庭虽跼,方冠射雕之勇。帝乡何远,空郁冲牛之气。父肱汗,望日月于中衢,奋羽毛于边服。势同鹊起,功随豹变。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入朝。诏置维州。即以肱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累授左卫右监门卫二大将军,封定襄郡公。寄等连城,荣超合垒。析圭胙土,时议称之。侯运偶千年,才标一日。服太阿而善断,览介石以知机。有顾鹑笼,实怀先觉。乃心凤展,奚叹后予。于是拔迹泥沙,翻飞霄汉。亦以贞观四年,与父俱诣阙下,时年一十有八。太宗见而异之。即擢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寻令与鸿胪丞赵德楷谕旨于吐谷浑。虏安鸱鸢之巢,敢恃螳螂之斧。

旅拒成命，逼迫行人。遇困加威胁，举步逢艰阻。侯以命有所系，静以体之。节不可失，贞以守之。虽弦矢屡移，而铁石无改。既而加兵一荡，凶氛四彻，竟获全归。金以为苏武、郑众不独高于前代矣。玺书叹述，迁本府中郎将，赉布帛五百段，又加秩为忠武将军行本职。十九年，太宗扬銮翬抚，清海俗于三韩，驻蹕聊靡，骇天声于六汉。侯功参末将，绩预元戎。诏论功授上柱国，封临虞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永徽元年，拜右领军将军，余如故。荷元天之广运，承湛露以晞阳。蒲璧开南面之尊，兰锜盛北军之宠。门驱四马，匣纽双龟。薄暮归来，辉光不独于三子。辨色而入，前后方参于五侯。叠盖流轩、徽技岌岌，足以震辉都鄙，讴谣氓庶。寻丁定襄公忧，执丧无替于少连，让爵自先于季札。及其字人案部，和风布政，使幼艾不怀，酋渠不惊。非树其长，莫谕其俗，以此高乎，兼本官，复拜为使，持节维州诸军事、维州刺史。朝咨良牧之能，物喜吾君之子。入虔戎政，缙共宿于星庐，出变夷歌，扇重暉于日域。龙朔中，随府易名，改为左戎卫将军。总章年，进为右戎卫大将军，刺史勋封并如故。日观崇岩，云封峻霄。三五之声已邈，八九之迹难追。天子洁坛场，疏圭璧，报功崇德，腾茂实于石间。侯亦励熊罴，从金鼓，前清后御，罄忠勤于玉帐。咸亨初，追封斯阙。

仍本封，进爵为子，加邑四百户。方当降锡上樽，行升右地。啸洪崖而自狎，揖浮丘以曾举。而殷相肇梦，晋寝成妖。古谢今形，仙禽致是非之叹。寒凝暑退，大椿属摇落之期。哀哉！奄以调露二年二月十八日，寝疾终于神都。春秋八十有三^(三)。永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葬于雍州长安县孝悌乡之原，礼也。惟侯绪茂膏粱，基循鼎胃。绛河潜润，每孕倾都之宝，丹野成章，必矫冠群之翼。弱便英迈，长实宏远。剑连三术，道蒙史以前驱，德包五善，揖楚臣于下席。从吾所好，方尽锐于戈矛，在物或遗，故无资于笔砚。加以动会规楷。性非因习，泣画像于离宫，真资孝敬，感飞泉于异域。雅蹈忠诚，利以义通，功以济物。故能夙攀闾阖，亟奉钩铃。效心簪于中年，享高明于暮景。左右深率从之奇，始终无纤芥之隙。行师则训兵以律，受任则执礼无违。非才优体二，道恭感一，惟微惟熙，至公至平者，畴能与于此哉？悲夫！琴心辍奏，去高堂而不留。筮氏观龟，创幽窆而期兆。鼓秋风于古树，谁识将军，思白日于荒邻，空怀中散。宾御旋兮寒野暮，池馆静兮浮云阴。可作无时，与归何想。长子故右玉铃卫将军、北平县公思祗，藻身淑慎，流声奕叶。繁滋遽委，危露先飘。次子鲁州刺史思恭等，趋表阙以擗心，涉礼庭而收泪。荐兰之诚徒切，集蓼之哀永萃。思所以仿佛形容，揄扬

清懿。托问词于广陌，播雄名于大隧。乃为铭曰：

闾风秀迥，河气灵长。于昭化毓，实延英芳。
稜飞玉塞，势轶沙场。家承有土，祚历无疆。
分源何从、扬飙南入。削枉荒庭，杀凶大邑。
孝乎何取，忠焉是袭。花绶遥遥，云冠岌岌。
敷命河首，逢羈海裔。云天变色，乡关无际。
虎噬徒交，壮心益励。卒延哀谦，岂嗟拘滞。
作固兰陞，仍分竹符。盟申带砺，礼盛传呼。
岩廊夕警，秘宇晨趋。还便后殿，出必前驱。
本枝隐蔽，宣条求瘼。惠起人谿，清惟主诺。
野乃闻劳，门非藉恶。是听夏声，谕知戎落。
旋增厚秩，亦追崇封。逸豫斯邑，车服以庸。
庭纷舞籥，室韵歌钟。寤悲昃景，遽落高峰。
梁木应悲，大星俄殒。广川去楫，修途废轸。
• 倏兮已丧，萧兮而尽。神乎不测，天乎何忍。
永背青皋，即安元夜。泉台构壤，山门反驾。
野吹方噎，荣辉不借。德虽隆于九泉，神岂奄于万
化。（《全唐文》卷四三五）

（一）据《全唐文》卷四三五：“李致远始名鹏，赵州高邑人。上元时（唐代有两上元年号，高宗上元为公元六七四—六七五年，肃宗上元为公元七六〇—七六一年，二者相去八十六年。安附国为太宗及高宗时代人物，致远

为其作神道碑似亦为同时人。《全唐文》将其作品置在卷四三五与肃宗代宗时代人物同列，似亦有误）制策高第，历司勋吏部员外郎中，迁天官侍郎，出为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

（二）维州今四川茂县。

（三）碑文此处有误。上方言贞观四年（公元六三〇年）与父俱诣阙下，时年一十有八。至调露二年（公元六八〇年），寿合六十有八，不应为八十有三。二者必有一误。

四 石处温

石处温 处温万州人，本波斯之种，仕前蜀，为利州司马。同光中（九二三—九二五），知祥入蜀，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检指挥使。率义兵同收峡路。时通州大将王允琼侵扰边鄙，及草寇杜景温劫束乡豪，杀县令牟孟。剽略户口，焚烧村落。处温与诸军讨平之。知祥遗书褒美。转宁江军节度都兵马使，万州管内义军都指挥使。昶袭位，迁奖州刺史。处温初据石市^{（一）}，招纳亡命，远近多归之。由是广事耕垦，常积谷数万千石，前后累献军粮二千万石，加之以宝货。昶嘉之，加检校司空。未几授万州刺史，移简州。卒年八十。（《粤雅堂丛书》路振《九国志》卷七）

(一) 万州今四川万县。利州今四川广元县。宁江军今夔州府奉节县。通州今四川绥定府达县。奖州不可考。石市亦不可考。

五 李玘 李珣 李舜弦

李四郎名玘，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玘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一)。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尝得耳珠，先生与青城南六郎书一纸，论淮南王炼秋石之法。每焚香熏之，有一桃核杯，围可尺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尔。至晚年末而服之。雍熙元年春，游青城山。于六时岩下溪水中，得一块石，如雁卵，色黑温润。尝与同道者玩之。一日误坠于地，碎为数片，其中空然，可容一合许物。四畔皆雕刻龙凤云草之形，文理纤妙，皆甚奇异，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茅亭客话》卷二)

(一) 李珣有《海药本草》之作，多记海外名香奇药，此书之李珣其家业香药，似为一人。唯著《海药本草》之李珣，李时珍以为肃代时人也。

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少小苦心，屡称宾

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何光远《鉴诫录》)

李珣，字德润，梓州人，有《琼瑶集》，今存诗三首。

(又词五十四首，诗词略)(《全唐诗》卷七六〇、八九六)

李舜弦，梓州人，珣之妹，蜀王衍纳为昭仪。诗三首。(诗略)(《全唐诗》卷七九七)

第六章 波斯人传教于中国

一 景教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一）（《唐会要》卷四九）

（一）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本书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谓初来传景教者为大秦国大德阿罗本，然据《唐会要》此处所引，阿罗本乃波斯僧，而非大秦国大德也。景教即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其创始人为叙利亚安提俄克城（Antioch）人聂思脱里（Nestorius）。聂思脱里派在唐初，已流行于波斯，而其教中僧侣，则多叙利亚人也。《唐会要》言阿罗本为波斯僧，或因其来自波斯，未必即为波斯人也。唐初，阿罗本在长安及各府郡所建之寺，原名波斯寺，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义宁坊街

东之北波斯胡寺”，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奉敕所立之寺，天宝四载始改大秦寺也。日本高楠顺次郎自《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发现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景净，亦为波斯僧。

二 祆教

祆字从示从天，始见于《魏书》卷一〇二《康国传》。祆教(Zoroastrianism)创立者为苏鲁阿士德(Zoroaster)，为公元前六百年至五百二十年间人。生于伊兰西境阿忒罗柏敦(Atropatene)。其事迹吾人所知甚少。唯一可佐考证者，即其教圣经《阿维斯塔》(Avesta)也。苏鲁阿士德设教，认为世上有善恶二神，人生天职为助善神以抗恶神，而以火代表善神而崇拜之，故又称拜火教也。日为光明之原，故亦拜之。其余月星诸天体，亦在崇拜之列。中国人以为拜天，故又名火祆教。此教至萨珊朝定为国教，始大行于西域。陈垣先生著有《火祆教入中国考》专书，今摘录如下：

1. 中国史书所记西域各国火祆教情形

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九七)

焉耆国俗事天神。(《魏书》卷一〇二，《周书》卷五〇，《北史》卷九七)

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

九七)

滑国……其国事天神火神。(《梁书》卷五四,《南史》卷七九)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祿迪城,西域诸国皆归之。有胡律置于袄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魏书》卷一〇二,《隋书》卷八三)

波斯国俗事火袄神(《周书》卷五〇)

杜环《经行记》云: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一名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袄(或作祆),诸国事者,本出于此。(《通典》卷一九三,康居注)

孝亿国(一)界周三千余里,举俗事袄,不识佛法,有袄祠三百余所。(《酉阳杂俎》卷四)

(一)孝亿国即 Siut 之译音,古代上埃及之名也。隋炀帝时,埃及尝为波斯王库思老二世所占,波斯人在埃及势力甚盛。阿拉伯南部夜门(Yemen)亦为波斯属地。由夜门渡红海往上埃及,仅隔一衣带水。上埃及之有袄祠无足异也。

俱德建国(一),乌浒河中、滩流中有火袄祠。相传袄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袄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

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如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袄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酉阳杂俎》卷一〇）

（一）俱德建即《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安西都护府所辖吐火罗道十六都督府中之王庭州都督府。该府置于久越得鞬国步师城。久越二字，速读之即俱字音。西文名作 Katagan。

疏勒国俗事袄神。（《旧唐书》卷一九八，《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作“俗祠袄神”）

于阗国好事袄神。（《旧唐书》卷一九八，《新唐书》作“喜事袄神”）

波斯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又叛逆之罪，就火袄烧铁灼其舌。（《旧唐书》卷一九八，《唐会要》卷一百，《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五）

康国祠袄神。（《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波斯国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糝苏泽酃醢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袄。（《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波刺斯国天祠甚多。提那跋（^一）外道之徒，为所宗也。（《大唐西域记》卷一）

(一) 提那跋耶 Dinava 之译音，日神也。玄奘《西域记》之天祠，其义甚不明了。指袄教之祠欤？大自在天（湿婆）之天祠欤？据《西域记》卷一，有天祠之国，尚有西印度之苏刺侏国、瞿折罗国、茂罗三部卢国、阿点婆翅罗国、狼揭罗国、臂多捺罗国、阿鞞荼国、伐刺拿国等也。玄奘书中无袄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关于康国云：“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

从大寔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此六国总事火袄，不识佛法（一）。（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一）综观所有上方诸记载，由非洲向东，迄于新疆，大凡波斯人足迹所至之处，皆有袄祠也。

2. 袄教之传入

太后与肃宗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各赋诗。太后诗曰：“化光造物含气贞。”（一）帝诗曰：“恭己无为赖慈英。”……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已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魏书》卷一三《灵太后传》）

（一）陈垣谓太后诗仅一句，然已与火袄教光明清洁之旨有合云。此为袄教在中国北部最早之信奉者。

后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隋书》卷七《礼

仪志》)

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遂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一)。(《隋书》卷七《礼仪志》)

(一) 后齐后周皆有自后魏分出。后魏时,中国北方既有胡天祀,则周齐时代有之无足异也。魏周两代,中国与波斯皆有政治上之交通。波斯人来中国者,必甚众,故其国教,亦同时传入也。齐周两主,皆躬亲祭拜,其教之盛,亦可知矣。至唐时来中国之西域人更多。唐高祖时即置袄祠及官,以主之矣。

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符袄正。注:“袄,呼朝反。袄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袄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咀。贞观二年,置波斯寺。”(《通典》卷四〇《职官典》)

视流外,勋品,萨宝府袄祝(原作祓祝,今据《旧唐书·职官志》改),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一)。(《通典》卷四〇《职官典》)

(一) 《通典》此卷所载之官制,乃开元二十五年所定者也。关于萨宝,法国伯希和有长篇考证,登于《法国学校杂志》(Le Sa-Pao, Bull. de l'Ecole française, vol III, pp. 665-671.) 其原文余惜未得见。劳费尔(B. Laufer)之《中国伊兰篇》(Sino-Iranica, p. 529)亦略言之。萨宝之原音,似尚未确定。有谓为叙利亚语 Saba(老人)之译音者,恐未确也。《长安志》言萨宝府官,主祠

袄神。亦以胡祝称其职。则此等官守，必以胡人充之。唐代疆宇远届，葱岭东西，先后隶入版图。其尊崇火袄完全政治作用，实欲招来西域，怀柔人心也。其情形，陈垣谓“颇有类于清人之尊崇黄教，建祠设官，岁时奉祀，并非出自本心。唐代两京之有火袄祠，犹清京师各处之有喇嘛庙耳”。

西京布政坊西南隅，胡袄祠。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韦述《两京新记》卷三）

醴泉坊西北隅，袄祠。（《长安志》西北隅作西门之南）（韦述《两京新记》卷三）

普宁坊西北隅袄祠。（韦述《两京新记》卷三）

靖恭坊街南之西袄祠。（宋敏求《长安志》卷九）

布政坊胡袄祠。注：“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袄神，亦以胡祝充其职。”（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

东都会节坊袄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立德坊胡袄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神庙。（妖当作袄，僧本作胡）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僧（本作胡）为袄主。其袄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盖西域之幻法也。（张鷟《朝野金载》卷三）

凉州袄神祠，至祈祷日，袄主至西袄神（西本作胡）前，舞一曲，即却至旧袄所，莫知其所以然也。（张鷟《朝野僉载》卷三）

袄神。注：“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二十龕。其院周回一百步。”（《沙州志》杂神条）

两京及磧西诸州火袄，岁再祀而禁民祈祭（一）。（《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一）陈垣谓禁民祈祭，则与后代官庙之性质相同，尤类于清朝喇嘛庙也。

又唐武宗会昌五年，毁天下佛寺。武宗制文及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中，大秦、穆护、祓（应作袄）三名并称。《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云，武宗即位，废浮屠法，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七月，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各留一寺。上等留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唐书》及《通鉴》皆作袄，可用以校正武宗制文及李德裕之表也。

东京城北有袄庙。（原注呼烟切）袄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

牒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绹。令狐者，丞相绹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亦朴也。自唐以来，袄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镇江府朱方门里岗之上有火袄庙。宋嘉定中迁于山下。端平间，郡守吴渊毁其庙。（《至顺镇江志》卷八）

大内西去右掖门袄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一）

（一）张邦基及孟元老均北宋末南宋初人。汴梁镇江之有袄祠，盖唐时遗留者也。镇江距扬州甚近。在唐时，扬州为波斯、大食贾胡荟萃之地。贾胡皆富比王侯。在扬州附近邻邑，风景优美之地，建立庄墅者必甚多。各地既有其人之寄庐，则各地之有其人所奉祀之袄祠，无足异也。汴京袄庙之祝，史世爽袭职踰二百年。考之《唐书》袄祝皆以胡人充其职。史世爽必胡人（波斯人）之裔，可无疑也。袄教僧人可娶妻，于此亦明矣。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僧，受袄教之影响，亦娶妻。此等外国僧侣，远离乡里，其所娶之妻，必为中国妇女，又可无疑也。

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乃有袄神，不知何人立也。（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建隆元年，太祖平泽潞，仍祭袄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宋史》卷一〇二《礼志》）

大中祥符二年，旱，遣司天少监史序祀玄冥五星于北郊，除地为坛，望告已而雨足，遣官报谢及社稷，……又诸神祠天齐五龙用牛，祠袄祠城隍用羊一，八笾八豆。（《宋史》卷一〇二《礼志》）（一）

（一）由此两条观之，祭祠袄庙，在宋代固早已列入国家祠典矣。史序或即史世爽之同族。

三 摩尼教

1. 摩尼教之创始及其输入中国

摩尼教（Manichaeism）创始于波斯，逐渐行于中亚细亚及邻近诸国。欲序中国之摩尼教，不得不先述西域诸国之摩尼教也。中亚细亚诸国无详细之记载，欲求得诸国之摩尼教情况，又不得不求之汉文书籍。汉文书籍中，关于西域诸国摩尼教之记载，亦不多也。陈垣有《摩尼教入中国考》之作。吾特自其书中，摘录如下：

延载元年（一），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佛祖统纪》卷三九）

（一）武后延载元年，即公元六九四年也。拂多诞之名，亦见京师图书馆所藏之《摩尼教经残卷》。陈垣之意，《二宗经》即《摩尼教经》也。一般学者，皆以延载元年为

摩尼教始入中国之年。然蒋斧据《长安志》卷一〇，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后唐代宗大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赐额“大云光明”。六年正月，敕赐荆、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等情。因谓摩尼教之来中国，当在周隋之际。（见《敦煌石室遗书·摩尼经残卷》末尾蒋氏考略）蒋氏之说，不为无因。祆教后魏时已入中国。景教、回教皆以唐太宗时入中国。何摩尼教迟至唐武后时始入中国耶？

开元七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矰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一）。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并见卷九九七，及《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

（一）慕阇之名，亦见京师图书馆《摩尼教经》。故可断吐火罗王所献者，即摩尼也。慕阇，其教之法师也。自其教经之词之义玩之，拂多诞似亦非人名。慕阇列于拂多诞之前，故慕阇必较拂多诞高一级。李肇《国史补》有大摩尼、小摩尼；即此之谓欤？

贞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祈雨。（《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

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一）。（《唐会要》卷四九《摩尼寺》）

(一) 此两条同一事。而《唐书》则称为阴阳人也。法术祈雨，发源于克什弥尔。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一章及六十一章。摩尼未创教时，尝壮游四方，必得此秘术于外国，以后世代传授，为其教中大师之一种职务也。唐时，以回纥最崇摩尼。摩尼之祈雨法术，回纥人必学得之也。陶宗仪《辍耕录》卷四，祷雨条云：“往往见蒙古人之祷雨者，非若方士然，至于印令、旗剑、符图、气诀之类，一无所用。惟取净水一盆，浸石子数枚而已。其大者若鸡卵，小者不等。然后默持密咒，将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辄有雨。岂其静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异物耶？石子名曰‘鲜答’。乃走兽腹中所产，独牛马者最妙。恐亦是牛黄狗宝之属耳。”五代时，阿拉伯人依宾麦哈黑尔（Ibn Muhahil）之游记，亦尝记突厥人及鞑靼人用石祈雨事。《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记国师胆巴传习梵秘，得其法要。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摩尼师之祈雨术，大约即《辍耕录》所记者也。

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一)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通典》卷四〇，并见《僧史略》卷下，乡作师，罪作罚。又见《佛祖统纪》卷四〇及卷五四）

(一) 陈垣云：“末摩尼之名之见于汉文载籍者，此为最始。”摩尼教本集合佛教、祆教及基督教等而成。在波斯其教主摩尼则遭祆教僧正之诛戮，信徒驱逐。在西方

基督教诸国，摩尼之徒亦遭排挤。东方中国，久为佛教流行地。后来之摩尼之徒，欲伸足其间亦难矣。

大历三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佛祖统纪》卷四一、五四）

大历三年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僧史略》卷下）

大历六年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僧史略》卷下，并见《通鉴》卷二三七胡注）

大历六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佛祖统纪》卷四一、五四）

国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火袄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唐文粹》卷六五舒元與《重岩寺碑序》）

吴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岁余妻暴亡。经三载，见梦其夫曰：“某坐邪，见为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旦当死。愿为请僧，就彼转《金刚经》，冀免他苦。”梦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惊觉，面肿痛不可忍。妻复梦于夫之兄曰：“园中取龙舌草，捣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寻愈。诘旦，兄弟同往，请僧转《金刚经》。俄有大蛇，从塔中出，举首遍视，经终而毙。可久归佛，常持此经（一）。（出《报应记》，《太平广记》卷一〇七）

(一) 此乃佛教徒排斥摩尼教徒之记文也。

(述开元二十年,明诏禁断摩尼曰)末尼既是邪见,朝廷便须禁止。今乃纵其自行,不加科罚,曾不思此立有染其习者,邪以传邪,适足为佛法之混滥。嘻!不知当时君臣,何其不能区别耶。(《佛祖统纪》卷四〇)

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如此。(《佛祖统纪》卷四二、五四)

梁贞明六年秋七月,陈州妖贼毋乙自称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诛。(《新五代史》卷三)

梁贞明六年冬十月,陈州妖贼毋乙、董乙伏诛。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州县因循,遂致滋蔓。时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风影附。毋乙数辈,渐及千人。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发州兵讨捕,反为贼所败。陈、颍、蔡三州,大被其毒。群贼乃立毋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树置。至是发禁军及数郡兵合势追击。贼溃,生擒毋乙等首领八十余人。械送阙下,并斩于都市。(《旧五代史》卷一〇)

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党类立毋乙为天子,累讨未

平。及贞明中，诛斩方尽。后唐石晋，时复潜兴。推一人为主，百事禀从。或画一魔王踞坐，佛为其洗足。盖影诱佛教，所谓相似道也。或有比丘为饥冻故，往往随之效利。有识者尚远离之。此法诱人，直到地狱。慎之哉！（《僧史略》卷下）

尝考《夷坚志》云，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一），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取《金刚经》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经》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二）苏邻国（三）中，降诞王宫为太子，出家称末摩尼，以自表证。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略主者，使编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宫。

（一）今本《夷坚志》无此文。明教会之名始见于此。

（二）西那玉界道家所称西王母之国也。

（三）苏邻国即《魏书·波斯传》之宿利城，《周书·波斯传》之苏利城，《隋书》之苏闍城。第一节记摩尼生于克泰锡封附近之玛第奴（Mardinu）地方。克泰锡封与赛流克雅常并称，两城仅隔一河而已。不举玛第奴而言苏邻者，盖苏邻为都城，人人所知也。

复假称白乐天诗云：“静览《苏邻传》，摩尼道可惊。”

二宗陈寂默，五佛继光明。日月为资敬，乾坤认所生。若论斋絜志，释子好齐名。”以此八句表于经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以七时作礼，盖黄巾之遗习也。（原注：尝检乐天《长庆集》无苏邻之诗。乐天知佛，岂应为此不典之词。）（《佛祖统纪》卷四八）

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伏缘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之二衿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一），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教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更相结习，有同胶漆。万一窃发，可为寒心。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欲乞朝廷戒敕监司守臣，常切觉察，有犯于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习不根经教之文，例行阔略。仍多张晓示，见今传习者，限一月听贳经像衣帽，赴官自首，与原其罪。限满，重立赏，许人告捕。其经文印版，令州县根寻，日下焚毁。仍立法，凡为人图画妖像，及传写刊印明教等妖妄经文者，并从徒一年论罪，庶

可阴消异时窃发之患。(《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

(一) 陆游应诏条对，系孝宗初年事也。陈垣谓：“二衿子当即二宗，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谓阐扬二祀是也。四果系白云宗，非摩尼教。见《释门正统》。牟尼教即摩尼教，明教亦摩尼教。《佛祖统纪》所谓明教会，《通鉴》胡三省注所谓明教僧，明使为摩尼教神名。”

良渚(即僧宗鉴)曰：“准国朝(赵宋)法令，诸以《二宗经》^(一)及非《藏经》所载不根经文，传习惑众者，以左道论罪。二宗者，谓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语，病不服药，死则裸葬等。不根经文者，谓《佛佛吐恋师》、《佛说啼泪》、《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子曲》之类。其法不茹荤饮酒，昼寝夜兴，以香为信，阴相交结，称为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则冯狼作乱，如方腊、吕昂辈是也。……如此魔教，愚民皆乐为之。其徒以不杀、不饮、不荤辛为至严。沙门有为行弗谨，反遭其讥。出家守法，可不自勉。”(《佛祖统纪》卷三九)

(一) 陈垣谓“《二宗经》即《摩尼教经》也”。

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犹五行之有沴气也。今摩尼尚扇于三山，而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事荤酒，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无知愚民，皆乐趋之。……有识士夫，宜

加禁止。”(一)(《佛祖统纪》卷五四)

(一) 陈垣云：“元明而后，政府对摩尼教徒严加禁止。典籍上罕见有摩尼教之名矣。《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禁令云，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白衣善友，即指摩尼教。《明律集解附例》卷一一云：“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原注：西方弥勒佛，远公白莲社，牟尼明尊教，释氏白云宗，是四样。明尊云者，明教之尊，所以称明使，亦犹佛氏之称世尊也。”

泉州府晋江县华表山，与灵源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云老子西入流沙，五百余岁。当汉献帝建安之戊子(一)，寄形棕晕，国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及期，擘胸而出。棕晕者禁院石榴也。其说与攀李树，出左胁相应。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了见法性，究竟广明。云即汝之性，是我之身；即我之身，是汝之性。盖合释老而一之，行于大食、拂菻、火罗、波斯诸国。晋武帝太始丙戌(二)，灭度于波斯。以其法属上首慕阇。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赞，

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开元中，作大云光明寺奉之。自言其国始有二圣，号先意夷数，若吾中国之言盘古者，末之为言大也。其经有七部。有《化胡经》，言老子西入流沙，托生苏邻事。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祿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三)。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真宗朝，闽士人林世长取其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因得置不问。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庵后有万石峰，有玉泉，有云梯百级及诸题刻。(《闽书》卷七《方域志》)

(一) 建安戊子，即公元二〇八年。据西史，摩尼生于公元二一六年。两方记载相差八年。

(二) 晋武帝太始丙戌，即公元二六六年，而西史则谓其卒于二七七年。两者相差又十一年，吾人当以西史记载为可信也。

(三) 摩尼教本融合他教而成，西史亦言之。彼既至中国，或亦采择释老之说也。上方《佛祖统纪》谓“今（南宋时）摩尼尚扇于三山”，与此方呼祿法师授侣三山者，相印证也。就其名观之，呼祿或为波斯人。何乔远《闽书》

成于明万历时。当是时华表山之摩尼庵尚存在。可见其教至明末，尚未全绝迹也。

2. 回纥与摩尼教之关系

回纥，铁勒之一部。又曰袁纥，曰乌护，曰乌纥，曰回鹘。初居娑陵水上(今之色楞格河)，唐初，树牙独乐水上(今之图拉河)。唐武宗时，国为黠戛斯(Kirghiz)所破，有十五部奔葛逻祿，又有入吐蕃、安西者。《元史》称在安西回纥之遗众曰畏吾儿。其地唐初高昌国之故壤也，故又曰高昌。唐末，阿拉伯史家麻素提(Mas'udi)称之为塔格司格司(Tagazgaz)。麻素提谓当彼时，塔格司格司人为突厥诸部中最勇敢、最众庶者，政治最为清明。其疆土西起呼罗珊(Khorassan)，东至秦(Sin)。都曰固山(Kushan，即高昌之讹音)，王称号曰伊儿汗(Irkhan)。突厥诸部中，仅此一部崇奉摩尼教。(见《黄金牧地》第一卷第288页)摩尼教何时传入回纥，麻素提亦无记载。陈垣之《摩尼教入中国考》第三章谓“摩尼教之入回纥与入唐朝其时代相去不远”，即唐高宗或武后时也。有汉文《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纪其事。碑在今外蒙古，李文田《和林金石录》载之。此碑清末发现。已断为五片。两片文理相属，存二十四行。余三片，存行数不等，不能得其叙次。陈垣录其第七至第十行如下：

(第七行)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率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齐驱，克复京洛。皇帝(下阙)

(第八行)帅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辨若悬河。故能开政教于回鹘。(下阙)

(第九行)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悬□。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误真,不可复事。特望(下阙)

(第十行)受明教,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下阙)

此外残石三片,中有一片,存字八行,莫知所属。陈垣谓为前片第六至第十三行之下截。中间尚有残阙,揭录如下:

(接第六行)帝蒙尘。史思明

(接第七行)乃顿军东都,因观风

(接第八行)侯悉德于时都督刺史,内外宰相,

(接第九行)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

(接第十行)后慕闍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

此可汗即《唐书·回纥传》之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也,卒于唐穆宗长庆元年。碑中有“慕闍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之语。故得知其指摩尼也。慕闍为摩尼教僧侣职名,见于京师图书馆摩尼教残经。陈垣谓“碑题圣文云者,谓睿息等四僧入国,开政教于回鹘也。神武云者,谓佐唐克复京洛,讨史思明等有功也”。

摩尼教传入回纥，已有上方碑文为证。汉文载籍中记回纥与摩尼之关系，可条举如下，亦足以观当时之情形也。

大历三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

大历六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佛祖统纪》卷四一、五四）

大历三年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

大历六年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僧史略》卷下，《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胡注）

贞元十二年，回纥又遣摩尼八人至。（《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葷（一），屏醢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纥传》）

（一）摩尼不茹葷，而此处言其茹葷，殆有脱字或差误也。唐宪宗元和时，摩尼教已久入中国，而此处言始以摩尼至者，亦误也。

元和元年，回纥遣使同摩尼伪人来朝。（《佛祖统纪》卷四一）

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城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

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一)。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纥有功也。(李肇《国史补》卷下，《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元年未注)

(一) 大摩尼与小摩尼，即其教中大小教士。此处亦谓其茹荤，误也。

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官。先是回纥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纥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长庆元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会昌三年，乌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军。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惊走。(《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鏐为河中节度使，会回鹘并摩尼师入朝。鏐欲示威武，倾骇之。乃悉军迎廷，列五十里。(《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鏐传》)

元和十二年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

国(一),胡注云: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至遣归国也。(《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一) 以上数节,每言回纥必及摩尼,其关系之深亦可知矣。

其东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当,事缘功德,理合精严。又有彼国师僧,不必更劳人检校。其见撚拓勿施郇达等,今并放归。所令帝德将军安庆云,供养师僧,请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将军充检校功德使。其安立请随般次,放归本国者,并依来奏。想宜知悉。今赐少物,具如别录。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并各有赐物。至宜准数分付内外宰相官吏师僧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七《与回鹘可汗书》)

“石诚直是一卑微首领,岂能有所感悟。况自今夏以来(会昌二年),两度检点(一)摩尼回鹘,又宠待温没斯至厚。恐诚直之徒,必怀疑怨。此去岂止于无益,实虑生奸。(《会昌一品集》卷一四《论回鹘石诚直状》)

(一) 陈垣云,检点云者,犹调查户口也。

但以将相大臣,累陈公议。……今逗留塞上,逼近边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可汗亦须深见事体,早务归还。所求种粮及安存(一)摩尼,寻勘退浑(二)、党项劫掠等事,并当应接处置,必遣得宜。(《会昌一品集》

卷五《赐回鹘书》

(一) 安存云者，陈垣谓犹近世条约所谓保护教士者焉。

(二) 退浑即吐谷浑。

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器薄。信心既去，翕习至难。……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响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即却令如旧(一)。(《会昌一品集》卷五《赐回鹘可汗书意》)

(一) 陈垣谓此为会昌元年事，乘回鹘败亡之际，取消其江淮传教权也。

会昌三年二月，制曰：“回纥既以破灭，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以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等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旧唐书》卷一八《武宗纪》，《唐大诏令集》卷一二〇，《会昌一品集》卷三，《唐会要》卷四九)

会昌三年，诏回鹘营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象，烧于道。产资入之官。(《新唐书》

卷二一七下《回鹘传》)

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宫。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僧史略》卷下大秦末尼条）

会昌三年，敕天下末尼寺并令废罢。京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回纥者流之。诸道死者大半。（《佛祖统纪》卷四二、五四）

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纥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宗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唃没斯也，归国赐姓名。关中大乱之后，彦图挈其族归。太祖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周广顺元年二月，遣使并摩尼贡玉团、白氍、貂皮等。（《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新五代史》卷一一《周本纪》）

于阗国，建隆二年十二月，遣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

复有摩尼寺波斯僧^(一)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王延德《高昌行纪》，并见《宋史·高昌传》）

（一）由此条可知以前摩尼教僧侣，皆波斯人充之也。

大食国，咸平六年，又遣使婆罗欽三摩尼等来贡方物。摩尼等对于崇政殿，持真珠以进。白云离国日诚愿得瞻威颜即献此，乞不给回^(一)。真宗不欲违其意，俟其还，优加恩赉。（《宋史》卷九四〇《大食国传》）

（一）此节之摩尼必为其教中教士，未必即为人名。观其乞不给回，即知其志在于道矣。

第七章 中国古籍关于波斯之 矿石及动植物之记载

一 矿石

密陀僧 苏恭《唐本草》曰：密陀僧(一)出波斯国，形似黄龙齿而坚重。亦有白色者，作理石文。(《本草纲目》卷八)

(一) 密陀僧即波斯语 Mirdasang 或 Murdasang 之译音，其化学名曰 litharge。产波斯国起儿漫省 (Kirman) 戴马文德城 (Demawend) 附近。阿布曼肃麦瓦法略 (Abu Mansur Muvaffaq) 之波斯文《药物学》亦称此物曰 murdasanj，下注又名 murtak。(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08 页)

珊瑚 苏恭曰：珊瑚(一)生南海，又从波斯国及师子国来。寇宗奭曰：波斯国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犬舶，堕铁网水底取之。珊瑚所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二岁变赤。枝干交错，高三四尺。人没水以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则腐蠹。(《本草纲目》卷八)

(一) 珊瑚二字，似亦译音，借自外国者，唯至今学者尚未能查得究出自何语。波斯文称之为玛尔章 (Marjan)，俄文之玛尔赞 (Marzan) 即由玛尔章而来。波斯人又称之为毕儿巴儿 (birbal)。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古时皆产珊瑚。《后汉书》及《魏略》皆记大秦国产珊瑚。《新唐书·拂菻传》并记珊瑚采取方法。景教碑文谓“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夏德 (Hirth) 谓必即红海也。波斯袄教圣人苏鲁阿士德谓珊瑚有神力，有益于卫生云。罗马人白里内 (Pliny) 谓当彼时，波斯人皆取珊瑚枝系于小儿之颈项，以辟邪云。波斯国俗，小儿系珊瑚一小块于腹，以辟邪，盖其人视珊瑚犹符咒焉。(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23—525 页)

炉甘石 李时珍曰：真鎔石^(一)生波斯，如黄金，烧之赤而不黑。(《本草纲目》卷九)

(一) 鎔石之名，亦见《魏书》、《周书》及《隋书》之《波斯传》。《荆楚岁时记》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鎔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李时珍所言与曹昭《格古要论》相同。中国诸家所记鎔石性质，与波斯人及阿拉伯人所记吐梯亚 (tutiya) 完全相同，亚铅(锌)矿石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11—515 页)

绿盐^(一) 唐李珣《海药本草》曰：绿盐出波斯国，生石上，舶上将来，谓之石绿。装色久而不变。李时珍

曰：方家言波斯绿盐色青。阴雨中干而不湿者为真。
(《本草纲目》卷十一)

(一) 波斯人称此药曰 zingar。阿拉伯人曰 zinjar, 醋酸铜化石也, 医家用以疗眼疾。(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10 页)

石硫黄 李珣曰:《广州记》云:生昆仑国及波斯国西方明之境。颗块莹净,不夹石者良。蜀中雅州亦出之,光赋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本草纲目》卷一一)

矾石 李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近日文州诸番往往有之。波斯又出金线,打破,内有金线文者为上,多入烧炼家用。李时珍曰:文如束针,状如粉扑者,为波斯白矾。……其状如紫石英,火引之成金线,画刀上即紫赤色者,为波斯紫矾,并不入服饵药,惟丹灶及疮家用之。(《本草纲目》卷一一)

黄矾 李时珍曰:波斯出者,打破,中有金丝文,谓之金线矾。(《本草纲目》卷一一)

琥珀(一) 出波斯国。(见《魏书》及《周书·波斯传》)

(一)《隋书·波斯传》作兽魄,避唐代先祖李虎之名也。琥珀由波斯语 Kahruba 而来。

刺(一) (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刺者,波斯语 lal 之译音。用以称巴拉斯红玉

矿石 (balas ruby), 此石大抵皆色如红玫瑰。

避者达(一) (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波斯文 bidjade 之译音。用以称印度所产红宝石。

昔刺泥(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锡兰之转音。锡兰岛产各种宝石, 自昔驰名, 《明史·锡兰山国传》亦载之。

古木兰(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马来语 Kumala 之译音, 最美宝石也。

助把避(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阿拉伯语 dsobab 之译音, 原为绿翼蝇, 阿拉伯人用以称最上等深绿玉。波斯人亦沿用之。

助木刺(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波斯及阿拉伯语 zmerud, samurad 之译音, 绿色宝石之普通名称也。

撒卜泥(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波斯语 sabuni 之译音, 劣等淡绿色宝石也。

鸦鹞(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阿拉伯及波斯语 Yakut 之译音, 今欧人所称之鲁贝 (ruby) 及科伦德姆 (Corundum), 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皆称为鸦鹞。回教著作家多区别为红蓝黄白四种鸦鹞。《明史·锡兰山传》作亚姑。

马思良底(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不可考。

你蓝(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欣都斯坦语 Nilan 之译音, 蓝宝石也。

屋朴你蓝(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屋朴, 希腊语 Opalios 之译音, 半透光之一种石头也。

猫睛(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此类宝石, 对光视之, 与缩小猫睛相同。今代西人亦有猫眼 (Cat's eye) 之名。

走水石(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今代西名克里斯拜利尔 (Chrysoberyl), 又名锡摩风 (Cymophane), 希腊语浮光 (Floating light) 之义。其义亦与中国文“走水”二字相同。

你豨卜的(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即乃沙不耳 (Nishapur, 地名,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之转音, 其地产玉, 驰名四海。

乞里马泥(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即起儿漫之转音, 《明史》作乞力麻儿。其末尾之儿字读音, 或同于倪字, 古代二字音相同也。一五一〇年时 (明武宗正德五年), 巴波撒 (Barbosa) 亦称起儿漫为乞里马泥 (Quirimane)。(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173—176 页)

二 植物

胡黄连 苏恭曰：胡黄连出波斯国，生海畔陆地。苗若夏枯草根，头似鸟嘴，折之内似鸛鹤眼者良。八月月上旬采之。（《本草纲目》卷一三）

缩砂薔 李珣曰：缩砂薔生西海及西戎波斯国，多从安东道来。（安东道似为安西道之误。《本草纲目》卷一四）

荜茇（一） 苏恭曰：荜茇生波斯国，丛生，茎叶似蒟醬，其子紧细，味辛，烈于蒟醬。胡人将来，入食味用也。陈藏器曰：其根名毕勃菴，似柴胡而黑硬。（《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荜茇，梵语 pippali 之译音。今代英文曰 pepper，德文曰 pfeffer，即胡椒也。荜茇原产印度，以后移植波斯。嵇含《南方草木状》云：“蒟醬，荜茇也。生于蕃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焉。可以调食，故谓之蒟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种蔓生。”嵇含晋时人，已详记之。故荜茇之名，似先由印度传来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74—375 页）

蒟醬（一） 李珣曰：《广州记》云：出波斯国，实状若桑椹，紫褐色者为尚，黑者是老根，不堪。然近多黑色，少见褐色。（《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 据《南方草木状》，蒟酱即萃茛也。

补骨脂(一) 马志曰：补骨脂生岭南诸州及波斯国。李时珍曰：补骨脂，言其功也。胡人呼为婆固脂，而俗讹为破故纸也。（《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 补骨脂，梵语原音为 Vakuci，孟加拉语 (Bengali) 及欣都斯坦尼语 (Hindustani) 皆称之为 hakuc 及 bavaci，乌利雅语 (Uriya) 称之为 bakuci，彭甲伯语 (Panjab) 称之为 babci，孟买语曰 babci，马拉第语 (Marathi) 曰 bavaci。今代植物学上名辞曰 *Psoralea Corylifolia*，为印度普通植物，喜马拉雅山以南，直至锡兰岛各地皆产之。其子棕黑色，大如针头，蛋形，甚芳香，味苦有油性。每年一生，甚鲜有高过三英尺者。每节处有一叶，长约二寸，宽约一寸半。花带淡红色，生于长细梗上。波斯文虽无其名，然为其人之贩运品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483—485 页）

茉莉(一) 李时珍曰：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广人栽蒔之。《洛阳名园记》作抹厉，《佛经》作抹利，《王龟龄集》作没利，《洪迈集》作末丽。盖末利本胡语，无正字，随人会意而已。（《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 茉莉，梵语原音为 Mallika，暹罗人亦称之为 ma-li。（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31 页）

青黛亦名靛花(一) 马志曰：青黛从波斯国来。今以太原并庐陵、南康等处，染淀瓮上沫紫碧色者用之，

与青黛同功。李时珍曰：波斯青黛，亦是外国蓝靛花。既不可得，则中国靛花亦可用。（《本草纲目》卷一六）

（一）蓝靛原产印度。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一世（Khosrau I）时，始由印度输入波斯，用以染发。

螺子黛（一） 炆帝宫中争画长蛾。司宫吏日给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国。（冯贲《南部烟花记》）

（一）螺子黛究为何物，余不能考。或即青黛之类也。

蒔萝（一）又名小茴香 李珣曰：按《广州记》云生波斯国。马芹子色黑而重，蒔萝子色褐而轻，以此为别。善滋食味，多食无损。即不可与阿魏同食，夺其味也。（《本草纲目》卷二六）

（一）蒔萝，波斯原音曰 zira，梵语曰 jira。此物原产伊兰高原，以后移植印度、埃及。蒔萝有四种。起儿漫产者色黑，波斯产者色黄，性较猛烈。又有叙利亚种及那巴提（Nabathaea）种。有天然出者，有人工种植者。阿布曼肃谓起儿漫种最良。《本草纲目》同卷同条，李时珍又举慈谋勒为蒔萝之别名，恐为讹音。确音应作慈勒。慈勒之名，见于唐慎微《证类本草》。慈勒即蒔萝之转音。（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83—384 页）

草鼓 陈藏器曰，生巴西（一）诸国。草似韭状，鼓出花中，彼人食之。（《本草纲目》卷二六）

（一）巴西亦波斯之转音。《明史》卷三二五作巴喇西。波斯火袄教徒迁留至印度者，今代西人仍称之为巴

儿西人 (Parsee)。陈藏器去其中间儿字音。玄奘《西域记》作波刺斯。

巴旦杏(一)，亦八担杏，又名忽鹿麻 李时珍曰：巴旦杏出回回旧地。今关西诸土亦有。(《本草纲目》卷二九)

(一) 巴旦即婆淡，《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作把聃。波斯文 badam 之译音，华言杏仁也。忽鹿麻乃波斯文 Khurma 之译音，华言枣也。李时珍谓巴旦又名忽鹿麻，大误。忽鹿麻，《辍耕录》卷二七金果条作苦鲁麻，《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传》作鹞莽。鹞莽，波斯枣也。有作千年枣者，又有作万年枣者。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酉阳杂俎》卷一八)

阿月浑子(一) 陈藏器曰：阿月浑子生西国诸番，与胡榛子同树。一岁胡榛子，二岁阿月浑子也。李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本草纲目》卷三〇)

(一) 波斯语称树果曰 agoz，希伯来文曰 egoz，亚美尼亚文曰 engoiz，波斯文称桐子曰 ven 或 ban。中国文之阿月浑，或为 agoz-van 之译音。和斯辉《忽必烈饮膳正要》称之曰必思答，为新波斯语 pista 之译音。必思答树

流出之汁，阿拉伯人称之为曰 mastaki。《饮膳正要》译曰马思答吉。《明一统志》卷八九，记撒马儿罕产苾思檀，叶似山茶，果似银杏。今代英文称之为曰 pistachio。阿月浑为古代索格德亚 (Sogdiana, 即康居国) 及呼罗珊 (Khorasan) 两地特产。波斯人自古即以阿月浑子为食品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246 页)

阿勒勃(一)，亦名波斯阜荚 陈藏器曰：生拂菻国。状似阜荚而圆长，味甘好吃。李时珍曰：此即波斯阜荚也。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波斯阜荚彼人呼为忽野檐(默)。拂菻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椽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味甘如饴，可食，亦入药也。(《本草纲目》卷三一)

(一)《本草纲目》原作阿勃勒。然查陈藏器《本草拾遗》实作“阿勒勃产佛逝国”。又唐慎微《证类本草》亦作阿勒勃。《本草纲目》之阿勃勒为误刊，毫无疑义。劳费尔考此字实为梵语 Aragbadha 或 aragvadha 之译音，波斯人借用而已。此树产于印度、锡兰及南洋群岛，花极美丽，今代印度市场中极多。英文称之为曰 Cassia pods, 波斯人受自印度人及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称之为曰 Xiyarchambar, 亚美尼亚人称之为曰 xiar-samb, 忽野檐默即其译音也。今代波斯人又称其树及果曰巴克拔 (bakbar), 迦

布逻(Kabul)地方产此甚多,故又曰迦布里(kabuli)。阿拉伯人移植此树于埃及及亚洲西部,印度原名 aragvadha 亦随之而西。阿拉马人(Aramaer, 叙利亚北部人)讹作 arigbada, 或 arigfada,“阿梨去伐”即其译音,其实仍与阿勒勃同音也。

葡萄(一) 寇宗奭曰:段成式云,葡萄有黄白黑三种。《唐书》言波斯所出者,大如鸡卵。此物最难干,不干不可收。不问土地,但收皆可酿酒。(《本草纲目》卷三三)

(一) 葡萄又作蒲陶。脱马歇克(Tomaschek)、荆斯密尔(Kingsmill)及夏德(Hirth)等皆谓为希腊文 Botrus 之译音,劳费尔谓为波斯文 budawa 之译音,酒之义。两说中,吾取夏德,盖较直接也。《史记·大宛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张骞使西域时,大夏之希腊王朝亡尚未久,希腊人在大夏者甚多。葡萄之名,骞或闻自希腊人。葡萄为亚洲西部伊兰高原特产。张骞自大宛移植中国。罗马人移植高尔(Gaul,法兰西古名)及莱茵河(Rhine)两岸。

橄榄 马志曰,有一种波斯橄榄,生邕州。色类相似,但核作两瓣,蜜渍食之。(《本草纲目》卷三一)

齐墩树(一)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

廬(原注:音汤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齐噉即波斯语 *zeitun* 之译音,橄榄也。阿拉马人(Aramaian, 叙利亚北部人)称之为 *zaita*。齐廬即其译音。希伯来文曰 *zayita*, 阿拉伯人亦曰 *zeitun*, 与波斯文同也。亚美尼亚文曰 *jet, dzet*。亚洲西南各国之音,大抵相同。赛米人种(Semite, 即犹太腓尼基及阿拉伯等)最初种植此树,授之波斯及其他各伊兰民族。元末,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Ibn Batuta)《中国游记》,大书特书,谓中国无橄榄也。又同时孙丹尼牙总主教(Archbishop of Soltania)之《大可汗国记》亦言“共国中不产油橄榄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415—419页)

石蜜 孟铣曰: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本草纲目》卷三三)

无花果亦名阿驛(一) 阿驛,波斯国呼为阿驛,拂林呼为底柰。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樺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棗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阿驛及下条之映日,皆为波斯语 *anjir* 之译音。曲儿忒人(Kurd)曰 *hezir* 或 *ezir*, 梵语曰 *anjira*, 印度斯坦尼语(Hindustani)同梵语,布哈拉人(Bukhara)曰 *injir*。

阿富汗人曰 intsir。又曰底橚（音尼），希伯来文 tinu 或 Te'enah 之译音，阿拉伯人曰 tine, tima, tin, 腓尼基人曰 tin, 阿拉马人曰 tsinta, tenta, tena, 阿述利亚人曰 tittu, 排勒维文 (Pahlavi) 作 tin。优昙钵乃梵语 udambara 之译音。此果不独中国人误以为无花，即古代亚理斯多德 (Aristotle)、白里内 (Pliny)、阿尔伯德思马格奴斯 (Albertus Magnus) 等名家，皆谓此树无花而实。实则此树外表无花，花藏于果内而已。当果尚未全熟时，剖而观之，花固盛开也。伊兰高原各处皆产之。《梁书》卷五四云：“波斯国中有优昙钵花（原作优钵昙误刊），鲜华可爱。”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盖或据亲见者而言也。与段氏同时之阿拉伯商人苏烈曼（其书成于公元八五一年，即唐宣宗大中五年）亦曾记中国产无花果。

李时珍曰：无花果凡数种，此乃映日果也。即广中所谓优昙钵，及波斯所谓阿馐（原注：馐音楚）也。（《本草纲目》卷三一）

波斯枣（一）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波斯枣驰名四方，甚古时代，中国人即已知之。《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载有千年枣。《隋书》卷八三

《波斯传》亦载有千年枣。《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传》云：“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其人黑而性悍。地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人食鹞莽。鹞莽，波斯枣也。”磨邻及老勃萨余意为非洲西北之摩洛哥及特林森 (Tlemssen)，说详《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陈藏器《本草拾遗》有“无漏”，谓即波斯枣也。“无漏”古代读音应如“不奴”(bu-nu)，埃及人称枣曰本奴(bu-nnu)，无漏即其译音。刘恂《岭表录异》记波斯枣亦详，兹不赘述。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金果云：“泉州万年枣三株，蕃中名为苦鲁麻枣。”《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土产中有石榴、葡萄、万年枣，又称波斯枣。《本草纲目》亦作万年枣。鹞枣、窟莽及苦鲁麻，皆波斯文 Khurma 之译音。

薰陆香亦名乳香 陈承曰：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国。西者色黄白，南者色紫赤。日久重叠者，不成乳头，杂以沙石。其成乳者，乃新出，未杂沙石者也。薰陆是总名，乳是薰陆之乳头也。今松脂、枫脂中，亦有此状者甚多。李珣曰：按《广州志》云，薰陆香是树皮鳞甲，采之复生。乳头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树脂也。紫赤如樱桃，透明者为上。(《本草纲目》卷三四)

翻齐(一) 出波斯国，拂林呼为瑁勃梨咄。长一丈余，围一尺许，皮色青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腊月

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黼齐，波斯语或排勒维文 birzai 之译音。项勃梨咄乃阿拉马语 Xelbanita 之译音，希伯来文作 xelbenah，《圣经·出埃及记》所言圣香四质料之一也，今代英文作 Galbanum，为树脂之一种。（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63—366 页）

沒药^{（一）} 马志曰：沒药生波斯国。其块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李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是波斯松脂也。状如神香，赤黑色。李时珍曰：按《一统志》云，沒药树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采时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旬余方取之。李珣言乳香是波斯松脂，此又言沒药亦是松脂，盖出传闻之误尔。所谓神香者，不知何物也。（《本草纲目》卷三四）

（一）沒药为 myrrh 之译音。希伯来文作 mor，阿拉马文作 mura，阿拉伯文作 murr，波斯文作 mor，拉丁文曰 myrrha。李时珍谓沒或末，译自梵语者，误也，沒药不产印度。印度市上售卖者，皆来自波斯、阿拉伯及非洲东北地也。

沒树^{（一）} 沒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缛。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

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据劳费尔，《酉阳杂俎》此节所言之没树，乃指 myrtle (*myrtus communis*) 而言，不可与没药相混，两树全不相同。没树，波斯文曰 *murd*，音亦相近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460 页）

婆那娑树^(一) 婆那娑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阿蓐鞞。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壳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甚美。（《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婆那娑即波罗蜜。李时珍云：波罗蜜，梵语也。因此果味甘，故借名之。安南人名曩伽结，波斯人名婆那娑，拂林人名阿萨鞞，皆一物也。（见《本草纲目》卷三一）

槃柰穉^(一) 槃柰穉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去风痒。（《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槃柰穉及群汉，皆不可考。

耶悉茗^(一)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别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

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南方草木状》）

（一）耶悉茗为排勒维文 *Yasmin* 之译音。阿拉伯文亦同排勒维文。《南方草木状》为嵇含所著。含，晋惠帝时人也。耶悉茗之名，已于是时输入中国南方，可知当时海上交通之繁。印度人称此花曰 *mallika*。中国文茉莉二字，即其译音。据西人考证，梵语茉莉亦约于西晋时传至欧洲。今代英文称此花曰 *Jasmine*，实亦源于排勒维文。非洲东海岸各地，如马达加斯加岛土人称曰 *dzasimini* 者，实亦排勒维文，由阿拉伯人传至者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29—333 页）

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酉阳杂俎》卷一八）

指甲花，花细白，绝芳香，番人重之，未详其名。又耶悉弭花、白茉莉花（红者不香）皆波斯移植中夏，如金钱花也。本出外国，大同二年，始来中土。（《北户录》）

安息香^{（一）} 苏恭曰：安息香出西戎，状如松脂，黄黑色，为块。新者亦柔韧。李珣曰：生南海波斯国，树中脂也。状若桃胶，秋月采之。（《本草纲目》卷三四）

（一）安息香因来自古安息国，故名。《隋书》卷八三记龟兹国及漕国皆产安息香。李时珍谓能辟邪，及安息

诸邪，故名，不免为附会也。此香实为杂物，中有 *Styrax benzoin*。（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464—467 页）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通神明，辟众恶。（《酉阳杂俎》卷一八）

龙脑香亦名元兹勒 陈藏器曰：出波斯国，状似龙脑香，乃树中脂也。味甘平无毒。（《本草纲目》卷三四）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一），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砍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婆利国之名，始见《梁书》卷五四，又见《隋书》卷八二。

紫铤（一） 紫铤树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橘，经冬而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濡其树枝条，即出紫铤。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二）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端作巢。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铤。昆仑国者善，波斯国

者次之。(《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紫铍,铍应作铍,《唐会要》作紫矿。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出产品中有紫梗,亦即此物。

(二) 沙利深者,余意此非人名,实即 Saracen 之译音,回教徒之义也。

芦荟(一) 李珣曰:芦荟生波斯国,状似黑锡,乃树脂也。(《本草纲目》卷三四)

(一) 芦荟为非洲特产,尤以索柯脱拉岛(Socotra)产者为最佳。阿拉伯人称之为 alua, alwa, 芦荟即 lua 之译音,首音 a 字略去,《开宝本草》讹作奴会,又讷会。唐时此物必由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输入中国者也。今代英文称此物曰 aloe, 亦由阿拉伯文转音而来。

芦荟出大食奴发国,草属也,其状如鬣尾。土人采而以玉器捣研之,熬而成膏,置诸皮袋中,名曰芦荟。(《诸蕃志》卷下)

无食子亦名没食子 苏恭曰:无食子生西戎沙磧间,树似桤。李珣曰:波斯人每食以代果,故番胡呼为没食子。梵书无与没同音。今人呼为墨石、没石,转传讹矣。(《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似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

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屨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一)。(《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沒食子产于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及波斯等地。《隋书》卷八三，记波斯国产无食子，为圆形突出物。蜥蜴啣树之枝叶嫩芽，而积其子于皮上，因成是物。古人以沒食子为工业及药品之用，内含百分之六十单宁酸，可用以鞣皮制革，及染羊毛、制造墨水等物。波斯人称之为 mazu。沒食、墨石、摩贼，皆其译音也。跋屨为波斯语 ballu 之译音。所谓“一年生无食子，一年生跋屨子”者，段成式不过照录所闻，波斯人确信其如此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69 页)

阿魏 阿魏出伽闍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一)。树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拂林国僧弯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阿虞截为波斯语 anguza 之译音，又曰阿萨 (asa)，今代英文曰 asafoetida。伽闍那即《诸蕃志》之吉慈尼国，今英文曰 Gazna，《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曰哥疾宁。玄奘《西域记》卷一二漕矩叱国有鹤悉那城，皆一地也。形虞为梵语 Hingu 之译音，《西域记》卷一二

漕矩吒条作兴瞿草,和斯辉《饮膳正要》作哈昔泥,即波斯文 kasni 之译音,而 kasni, gisni 又自吉慈尼转音而来,以地名为物名也。阿魏为波斯国特产。古代希腊、罗马著作家亦多有言之者。(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53—362 页)

诃黎勒亦名诃子^(一) 萧炳曰:波斯舶上来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六路即六棱也。李珣曰:诃黎皮主嗽,肉主眼濡痛。波斯人将诃黎勒大腹等在船上,用防不虞。或遇大鱼放涎滑,水中数里,船不能通,乃煮此洗其涎滑,寻化为水。则其治气消痰,功力可知矣。(《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 诃黎勒乃波斯文 halila 之译音,阿拉伯文曰 halilaj, 吐火罗文曰 arirak, 梵语曰 haritaki, 西藏文曰 a-ru-ra。此树原产印度,以后移植波斯者也。今代英文称此树曰 myrobalan。(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78 页)

婆罗得^(一) 李珣曰:婆罗得生西海波斯国。树似中华柳树,子如蓖麻子。方家少用之。李时珍曰:婆罗得梵言重生果也。(《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 婆罗得,为梵语 bhallataka 之译音,印度斯坦尼语曰 belatak, 波斯文曰 baladur, 阿拉伯文曰 beladur。此树产于印度热地、南洋群岛斐律宾及澳洲北部,唯波斯、锡兰及阿萨姆以东缅甸诸国,皆不产之。此树果印度人用以制墨水及染发之用。果皮可染棉花。唯须以石灰水

作媒介物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482—483页)

乌木(一) 李时珍曰:《古今注》云:乌文木出波斯。舶上将来,乌文闾然。(《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 乌文木乃译义,而非译音也。波斯文曰 abnus, 埃及文曰 heben, 今代英文 ebony 即由埃及文而来。非洲为古代此木之来源地。依梯俄皮亚(Ethiopia)人每年进贡波斯王大流斯乌文木三百株。《爱利脱利亚海纪事》(Periplus) 载乌木由印度巴利格柴港(Barygaza)可船运至波斯湾。白里内(Pliny)记彭贝(Pompey)战胜安息王密脱拉达铁斯凯旋归罗马时,自东方带来印度乌木甚多,以示众云。(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485—487页)《古今注》为崔豹所著。豹,东晋时人,而波斯之名,则始见于《魏书》,吾故疑此节,为后人窜入者。

柯树亦名木奴(一) 李珣曰:按《广志》云:生广南山谷。波斯家用木为船舫者也。(《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 柯及木奴,似皆为译音。其原音究为何国语,不可考。

苏合香(一) 出波斯国。(《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隋书》卷八三《波斯传》、《梁书》卷五四《中天竺国传》)

(一) 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苏合为译音,其原音则至今尚未得考出。玄奘译《瑜伽师地论》(Yogacaryahhumicastra) 作宰堵鲁迦,梵语 sturuka 之译音,今代英文曰 storax。(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456—461 页)

青木香(一) 出波斯国。(《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又《隋书》卷八三《波斯传》)

(一) 青木香大概即普通所谓之木香，又曰蜜香也。今代英文称曰 putchuk。

三 动物

驼鸟 李延寿《后魏书》云：波斯国有鸟形如驼，能飞不高，食草与肉，亦啖火，日行七百里。郭义恭《广志》云：安息国贡大雀，雁身驼蹄，苍色。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其名驼鸟。(《本草纲目》卷四九)

狗宝(一) 李时珍曰：《程氏遗书》载有波斯人发闽中古冢，棺内俱尽，惟心坚如石。锯开观之，有山水青碧如画。傍有一女，靓妆凭栏。盖此女有爱山癖，朝夕注意，故融结如此。(《本草纲目》卷五〇下)

(一) 此非波斯物产，姑置之于此耳。

附 驳劳费尔伊兰波斯与马来波斯说

美国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 著作甚多。尤以《中国伊兰篇》(中国对古代伊兰文明史之贡献)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一书为最著。该书搜集和考证了关于中国史书中所载波斯国之植物、纺织品、矿石,以及波斯书所记中国之植物、矿石。其书中有一章,谓中国史书中所称之波斯实有二国。一在马来半岛,称之为马来波斯(Malayan Po-Se)。一在伊兰高原,故氏称之为伊兰波斯(Iranian Po-Se or Persia)。所根据之理由为:

〔一〕据樊绰《蛮书》卷一〇云:“骠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并见《新唐书》卷二二六)同书卷六谓:“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闍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

〔二〕《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引《南夷志》云:“南诏有婆罗门、波斯、闍婆、淳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珠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

〔三〕据洪刍《香谱》引《广志》云“乳香即南海波斯国松树脂”也。此句明言波斯在南海中,且伊兰波斯不产乳香也。又陈承《本草别说》记“薰陆香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国。西者色黄白,南者色紫赤。”陈承此处,亦明言波斯在南方也。

〔四〕据《广志》云:“柯树生广南山谷。波斯家用木为船舫者也。”波斯之名,在正史上始见于《魏书》。魏文成帝和平二年,波斯使者始入贡于魏。而《广志》一书,大约成于晋时,是时代不同也。伊兰波斯通中国大概皆由陆道,而马来波斯之通中国,则陆道可由云南,海道可由广州也。

〔五〕杨慎《滇载记》及《南诏逸史》皆载宋徽宗崇宁二年，驃、波斯及昆仑三国，献白象于大理王。伊兰波斯与云南向无交涉。由伊兰运象往云南为不可能之事实。

〔六〕《宋史》卷四八九《闍婆国》：“淳化三年十二月，入贡。其使饰服之状，与尝来入贡波斯相类。”闍婆即爪哇人。爪哇人何能服饰类于伊兰波斯人？此必邻近马来波斯故也。

〔七〕周去非《岭外代答》及赵汝适《诸蕃志》皆有波斯国。然所言情形，绝非伊兰波斯。其为马来波斯无疑。

〔八〕据《酉阳杂俎》卷一六云：“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考此二字正为哲姆族（Cham）语 *baun*，及马来语 *hitam* 之译音也。

〔九〕据中国各书所记波斯之植物，详考之，多有非伊兰波斯所产，而实为马来半岛或南洋群岛所产者。

劳氏第一理由，乃根据樊绰之《蛮书》“驃国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一语。《蛮书》之有是语，吾意不过中国文中之肤泛记载。其接字未必有何几何学之意义也。中国正史上，此类记载正多，吾可略举数条如下也。《新唐书》卷一二〇《张柬之传》云：“姚州古哀牢国。东汉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其国西大秦，南交趾。”大秦为罗马东边地。人尽承认其说。而此处乃言在永昌之西。若以科学方法言之，是大秦当在今缅甸境，方为无误。然苟依此说，则尽人皆知其谬也。《宋史》卷四八九《闍婆国传》云：“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若依科学方法读

《宋史》此节，大食国在阇婆南，泛海五日可至。当即今澳洲矣。而其实阿拉伯(古名大食)在爪哇岛(古名占婆)西北方，相去海程，不啻万里。泛海五十日，恐尚不能达也。《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云：“佛郎机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佛郎机(Farangi)即葡萄牙也。明正德时，葡人据有满刺加，通中国。若仅据《明史》此条，而以科学方法读之，葡萄牙是在满刺加附近矣。然夷考其实，葡萄牙在欧洲，距满刺加尚不知其几千万里也。中国正史对于外国之地位之不可恃，有如此者。其原因或由于记载不精，或由于报告有误也。劳费尔欲以《蛮书》为确实可恃，失之远矣。

云南永昌自昔即与亚洲极西，波斯湾沿岸诸地有交通，可于《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献大秦幻人，又《魏略》记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等语，见之也。故《蛮书》记大银孔地方有波斯人，《南夷志》记南诏有波斯人贸易，俱不足异也。

古代中国史书，记外国地理位置方向，常不足恃，上方已言之矣。陈承谓波斯在南海中，亦犹《宋史·阇婆传》言大食国在阇婆之南者也。古代波斯湾沿岸诸国，海道来中国者，皆由南海至广州登陆。一般人遂误以为波斯等国，皆在南海中也。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是明以所有外国，皆在南海也。乳香虽不产伊兰波斯，然波斯商人贩运者，安知其不冒称为己国之产？而当时中国人又安能辨别孰为波斯本土之产，孰为其人之贩运品耶？

中国古书为后代人窜改者，不可胜数。《广志》之有波斯名称，安知不为后人窜入耶？私家著述，其确实可恃，不下于正史。吾人又何必以魏以前之正史中，无波斯之名，而遂疑中国人于魏以前，不知有波斯也。景教之名，未见于唐书，岂即可谓唐时无景教乎？伊兰波斯之通中国，不必皆由陆道。大秦王安敦之使者，东汉末即由海道，经日南徼外而达中国矣。

杨慎《南诏逸史》记波斯献白象于大理王。劳氏谓伊兰波斯与云南向无交涉。由伊兰运象往云南为不可能之事实也。劳氏此种理由，全不充足。东汉时，大秦人可由罽国经云南而至中国都城。宋时，波斯人为何不能在缅甸上岸，而抵云南乎？印度缅甸皆产象，吾人岂能禁阻波斯人不自该二国购象，奉献南诏耶？

南洋群岛自大食强盛，商贾东来以后，受回教文明感化。其使饰服，与波斯相类，无足异也。

《岭外代答》及《诸蕃志》之波斯国，似皆在非洲。因其地有波斯移民也。

《酉阳杂俎》之“白暗”及“黑暗”二字，皆为马来语。劳氏遂亦指为马来波斯之铁证。吾谓今代英语中，称香烟曰淡葩孤 (tobacco)，称番薯曰颇泰拖 (potato)，称西红柿曰脱玛拖 (tomato)。盖皆借用西印度土人之名称也。波斯大食之人在唐宋时执印度洋上商务之牛耳。借用马来人之名辞，以称其地上产，不足为异。波斯之不在马来，亦犹英国之不在西印度也。

中国史书中，所载波斯之植物，多有非伊兰波斯所产者。

劳氏谓亦为有马来波斯之铁证云。唐时，波斯商人来中国之众，可于阿布赛德 (Abu Zaid) 书中见之也。中国书中波斯之名，庸或有混乱之误，然大食人之记载，固亦无马来波斯之名也。此可证实中国书之不误。实无马来波斯，亦非中国土人之不注意也。伊兰波斯商人，来中国如是之众，沿途各国货物，亦必皆由之转运至东西各国也。中国人不能分辨孰为波斯土产，孰为马来产。因为波斯人经手之故，统称之为波斯物也(一)。

(一) 吾友章鸿钊所著《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大意亦与余说相同，不以劳氏之言为然。章君之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余此作亦成于一九二四年冬，当余寓青岛之时，获读章君之书，则在一九二九年秋，当此书正在排印之中。吾等之意见，实不约而同也。再参观一九二九年《地学杂志》第一期章君所作《同名异域之例》。

第八章 波斯人所知之中国 矿石动植物及其他

一 矿石

前言波斯国矿石及动植物得见知于中国人，足征古代海陆交通之繁。反而言之，中国人既能知波斯之物，波斯人亦必能知中国之物也。劳费尔之《中国伊兰篇》书中下部，有数章专言之。吾特为提录如下：

缟玛瑙 阿拉伯文伪托之亚理斯多德 (Aristotle) 《金石记》载中国及西国产缟玛瑙 (Onyx)，尤以西国者为佳。

鬼睾丸 (husyat iblis = devil's testicles) 产中国。怀之可以避盗，藏于篋中，可以避攻击。此石究为何物，不可考。

白铜 波斯语曰萨尔秦尼 (sar-Chini)，犹言“中国铜”也。据波斯人云，中国人用此铜以制镜及箭头、戈头、鱼叉等。

火硝 十三世纪时，阿拉伯人自中国得有火硝，称之曰泰尔格阿兴 (thelg-assin)，犹言“中国雪”也。

磁土 制磁之泥土也，波斯人曰萨克亦秦尼 (sak-i-chini)，犹言“中国土”也。波斯国乞里茫沙省 (Kermanshah) 亦产之，质极佳美。

二 动植物

邛竹杖 据《史记·大宛传》，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邛竹即方竹也。云南东北部产之最盛。广西、福建及山东登州皆产之。

丝 萨珊朝末年，养蚕抽丝之法，已由中国传至波斯。尤以岐兰省(Gilan)为最。其地养蚕之风，至今不息。公元四一九年，有中国公主下嫁于阗，公主将养蚕法传至。(事见玄奘《西域记》卷一二)由是而传至叶尔羌、拔汗那，更至波斯。费杜西(Firdusi)诗中，常言中国锦(dibai chin)，为波斯人重要装饰品也。汉以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即横贯波斯抵东罗马。

桃 中国桃种(*Amygdalus persica*)输入伊兰，约当公元前一二世纪。由波斯而亚美尼亚，而希腊，而罗马。传至罗马在公元第一世纪，帝政开始时也。白里内谓之波斯树(*Persica arbor*)。大约为汉武帝时安息使者，带归波斯者也。

杏 白里内称之曰亚美尼亚树(*Armeniaca arbor*)，其传入罗马与桃同时。今代英文曰 apricot，植物学家称之曰 *Prunus armeniaca*。

肉桂 波斯人曰达秦尼(dar-chini)，阿拉伯人曰达锡尼(darsini)，犹言“支那树”(Chinese Wood)也。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皆自中国取得肉桂。依宾库达特拔(Ibn Khordadhbah)为最先阿拉伯著作家记中国肉桂者，在当时为中国出口货之

一也。

北宋初，波斯人阿布曼肃尔麦瓦发喀(Abu Mansur Muvaf-faq bin Ali alharavi) 尝游印度等地。后归，侍萨曼朝(Samanide) 曼肃尔依宾奴克二世王(Mansur Ibn Nuh II)。王命以新波斯散文著《药理学大纲》一书。亦彼国之《本草纲目》也。收集所有当时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印度人及其本人之经验发明。虽至今日，波斯人尚奉为圭臬也。巴库(Baku)之波斯医士阿孔铎甫(Abdul-Chalig Achundow) 于一八七三年，尝译成德文。阿布曼肃尔生于北宋初，与马志同时。其书亦约与《开宝本草》同年成。(《开宝本草》成于九六八年至九七六年之间。阿布曼肃尔之《药理学大纲》约成于九七〇年。)《开宝本草》多集唐人经验。《药理学大纲》亦皆前人之经验也。书中印度及中国药物多言及之，肉桂即其一也。

生姜(zanjabil = ginger) 阿布曼肃尔分生姜为三种：中国、桑给巴尔(Zanzibar) 及美利纳维(Melinawi) 是也。三种之中，以中国产者为最佳。

黄连(mamiran) 黄连产中国，可医百病，尤能医眼疾。阿布曼肃尔书中载之。阿孔铎甫注谓为中国所产根茎。道特(Sheikh Daud) 谓印度产者色黑，质最良。中国产者色黄，亦佳。依宾拔都他记中国黄连运出口至西国。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d) 记甘肃肃州附近山岭，产大黄，又产小根一种，其人称曰万白龙尼秦尼(Mambroni Cini = Mamiran-i-Chini)。“至为其地土人所宝贵，可治各种疾病，治眼尤妙。土人取而混以玫瑰水，以石捣和之。傅之眼上，结果极佳。”今代

尚有大宗中国黄连经新加坡而运往印度也。

大黄(Rhubarb) 阿布曼肃尔谓大黄有中国(riwand-i sini)及呼罗珊两种。中国产者,用最广。雅库脱(Yaqt)谓尼沙不耳(Nishapur)产者最佳。新波斯文称曰力凡德(rewand)。以后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皆沿用波斯文。今代俄文曰力凡(reven),塞尔维亚文曰力维特(reved),皆由波斯文而来者也。阿布曼肃尔以后,阿拉伯著作家记大黄者甚多。一一五四年,爱德利奚(Edrisi)记大黄产于中国白庭克山(Buthink,或在西藏东北)。十三世纪时,依宾赛德(Ibn Sai'd)记中国产大黄甚多。依宾阿尔贝塔尔(Ibn al-Baitar)记大黄甚详。有中国产者,有波斯产者。叙利亚及北方诸国,皆产大黄甚旺。马哥孛罗记肃州诸山,皆产大黄甚丰。各国商人皆往该处贩运,而转至世界各处也。孛罗又记江苏苏州附近山上,亦产大黄。然今代苏州则毫无矣。

无患子(ratta = Salsola Kali) 阿布曼肃尔谓此来自中国,大小与李同。内有黑实,坚如石。可医各种慢性病,亦可解毒。性燥热,可炒食。

庵摩勒(amala) 依宾锡纳(Ibn Sina)谓此为中国人秘方。庵摩勒,波斯语也。寰堇《酒谱》云:“波斯国人制三勒浆,类酒,称曰庵摩勒或毗梨勒。”

蜀葵(guli xaira) 产中国。今英语曰 hollyhock。

玫瑰(gul-cini) 依宾阿尔贝塔尔(Ibn al-Baitar)尝记中国玫瑰(wardsini),普通名曰 nisrin。

檀香 依萨克依宾阿姆兰(Isak Ibn Amran)谓檀香来自

中国,而实则大半皆产于印度,中国仅广东略有之而已。

桦 (Xalen = birch) 安塔启 (Antaki) 记桦产印度及中国。依宾阿尔开比尔 (Ibn al-Kebir) 记中国、鲁思 (Rus, 即俄国) 及布尔加利 (Bulgar, 在窝尔加河畔) 三国所产之桦树, 最为高大。有用以制器皿, 贩运至各国者, 亦有用以制箭者。中国著作家最先记桦树者为陈藏器。中国北部山中多有之。

茶 阿布曼肃尔书中不载茶。阿拉伯著作家最先记中国人用茶者, 为唐宣宗时商人苏烈曼也, 称之为 sax。以后阿拉伯著作家无有言及之者, 颇可异也。欧洲人最先记茶者, 为意大利人赖麦锡 (Ramusio), 见之于其《马哥孛罗游记序》载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记。饮茶习俗, 十三世纪以前, 尚未传至亚洲西部。蒙古人征服诸部后, 始传入也。蒙古文、突厥文、波斯文、印度文、葡萄牙文、新希腊文、俄文皆称茶曰 Chai, 实即茶字之译音也。英文之 tea、德文之 Thee, 乃闽粤音也。一八九六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 英国驻波斯领事报告 (Kew Bulletin for 1896) 记波斯白茶 (White tea of Persia) 云: “加尔克塔黑茶消用于波斯者, 仍陆续而来, 去年共输入二百万磅。中国或东京 (越南) 之白茶, 仅消用于野司特 (Yezd), 故输入不多。亦思法杭英国领事帕里斯 (John R. Preece) 尝寄赠植物展览院白茶少许。细察之, 极类中国之普洱茶。最佳之普洱茶, 专为贡献北京朝廷之用。野司特所用者, 细察之, 皆为未开展之叶芽, 外有无数细毛掩盖, 望之皚然如银。运来时, 沿途振荡, 毛已多落, 仅余中心小球。此类茶叶, 阿撒姆 (Assam)、缅甸、东京 (越南) 等处, 皆产之。波斯白茶置水中, 则水发淡黄色,

味如中国佳茶。英国市场尚少见之也。”

土茯苓 波斯语曰“去比秦尼”(Chubi chini),梵语曰“科巴秦尼”(Cobachini),皆“支那根”(China root)之义也。英语曰 sarsaparilla, 植物学名辞曰 smilax pseudochina, 其根可治杨梅毒疮(Morbus americanus)。杨梅毒疮发源于美洲,科伦布部下水手传至欧洲,瓦斯哥达格玛(Vasco da Gama)之部下水手又传至印度,故印度梵语称此毒疮曰佛郎机病(phirangaroga=disease of the Franks)。十六世纪时,印度书 Bhava-prakasa 始言杨梅毒疮及中国之治疗法。格儿西亚达俄搭(Garcia Da Orta)尝详记此事云:“所有以上诸地,及支那日本皆有此新病(morbo napolitano)。所幸上帝慈善为怀,特为此邦人产一种草根,可以医疗此病。此草根产于支那。一五三五年(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始有用此医愈杨梅毒者。”格儿西亚又详载此草,谓中国人称此草曰“蓝拍塘”(lampatam)。考此乃中国语“冷饭团”之讹音。“冷饭团”者,土茯苓之别名也。葡萄牙文称此曰莱资达支那(raiz da China)“支那根”之义也。中国人自古已知此物。《本草纲目》卷八,记陶宏景尝研究此物之性矣。昔时土茯苓,多由陆道经土耳其斯坦运至拉达克(Ladakh)及波斯。明嘉靖时,汪机著《本草会编》,详言土茯苓可治杨梅毒疮。李时珍尝引用之,可以证明格儿西亚之说也。

桑树 萨珊朝末年,养蚕方法传至波斯,故波斯人同时亦知艺植桑树。阿布曼肃尔书中有之。波斯人称之为 tut, 产自中国云。

黍稷 《周书》卷五〇《波斯传》记其五谷及禽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然今代波斯确产黍稷（稷也），其名曰susu，其音与中国黍稷全相同，必自中国移植者，可无疑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535—565页）

三 波斯文中之汉语

上方言中国矿石及植物之见知于波斯人。劳费尔《中国伊兰篇》书中又举出波斯文中借用之中国字，亦极有兴味也。例如 paizah 乃“牌子”之译音也。有银铜铁三种，官府之令状也。他如 wan 为“王”之译音，tai wan 为“大王”之译音，kao wan 为“高王”之译音，tai hu 为“太后”之译音，fu zen 为“夫人”之译音，Kunchu 为“公主”之译音，Jinksanak 为“丞相”之译音，togh 为“纛”之译音，Chänk 为“箏”之译音，ch'ao 为“钞”之译音。又波斯文中茶之读音，亦从中国茶字译音而来。大约所有以上诸字，皆元时输入波斯者也。

第九章 辽宋元代中国与波斯之交通

一 辽与波斯之通使

天赞二年六月辛丑，波斯国^(一)来贡。(《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一) 天赞二年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是时代表波斯国可以遣使东方者，乃立国阿母河北布哈拉城(Bokhara)之萨漫朝(Samanide)也。

二 宋人所记之波斯国

西南海上波斯国，其人肌理甚黑，鬣发皆拳。两手铃以金串，缦身以青花布。无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杙，叠足坐，群下礼拜。出则乘软兜，或骑象。从者百余人，执剑呵护。食饼肉饭，盛以瓷器，掬而啗之^(一)。(《岭外代答》卷三)

(一) 《宋史》无波斯传，盖灭已久矣。《岭外代答》此节之波斯，其情形与以前诸史所载者迥不相同，地位人民，皆非正史上之波斯也。余意以为此处之波斯在东非

洲，因其地有波斯移民，故称之为波斯也。或因地名译音，偶尔相同故也。

波斯国在西南海上，其人肌理甚黑，鬓发皆虬。以青花布缠身，以两金串铃手。无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机，叠足坐，群下膜拜而退。出则乘软兜或骑象。从者百余人，执剑呵护。食饼肉饭，盛以瓷器，掬而啗之。(一)(《诸蕃志》卷上)

(一)《诸蕃志》此节与《岭外代答》几相同，必录取者也。

三 蒙古入侵波斯

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一)、昔刺思等城。(《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一)马鲁察叶可(Maruchak)，麻甫属邑也，在麻甫东南，今代仍存。马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马里兀，又作麻甫(Merv)。考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下，汉唐时之木鹿城也。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一)(Tus)、匿察兀儿(二)(Nishapur=Nishawur)等城。还经木刺夷国(三)(Mulahida)，大掠之。渡捌捌阑河(四)，克也里(五)等城。遂与帝会，合兵攻塔里寒寨(六)，拔之。(《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一) 徒思,《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途思。

(二) 匿察兀儿,《西北地附录》作乃沙不耳。其考可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下,或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

(三) 木刺夷又名没里奚。《元史》以后尚有详记。回教著作家所记木刺夷之被征服甚详,可参观《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四《木刺夷补传》。

(四) 捌捌阑河(Djokdjoran)在乃沙不耳及俺都淮(Andkhui)之间。乃沙不耳及麦格哈伯(Murghab)二河之间,有海离路德河(Herirud)即是也。《帖木儿武功纪》(Zafernameh)记沙哈鲁朝见其父帖木儿于捌捌阑河。

(五) 也里城即哈烈城(Herat, Heri)。古人谓之阿利雅(Aria),一三七五年之《加塔兰(Catalan)地图》作Eri,音与也里最相近。玉尔之《景教主教驻在图》作哈拉(Harah),音与《明史》之哈烈最相近。

(六) 塔里寨,《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Talekan)。

辛巳(一),于是上进兵铁门关。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儿等城。上亲克迭儿密城,又破班勒纒城,围守塔里寨寨。四太子又克马鲁察叶可、马卢、昔刺思等城,复进兵。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儿等城。上以暑气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还,因经木刺夷国,大掠之。渡捌捌阑河(二),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寨寨,朝覲毕,并兵攻之。三太子克玉龙杰赤城。大太子还营所。寨破

后，二太子、三太子始归朝觐。（《圣武亲征录》）

（一）辛巳，即太祖十六年。

（二）《亲征录》此处所载与《元史》相同，仅地名写法不同而已。撈兰河应作撈撈兰河。《元史》为确也。

癸未春，上率兵循辛目连河（一）（此依丁谦，原作辛自速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将至不昔思丹城（二），欲攻之，遣使来禀命。上曰：“隆暑将及，宜别遣将攻之。”夏，上避暑于八鲁湾川，候八刺那颜，因讨近敌，悉平之。八刺那颜军至，遂行至可温寨。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达鲁花赤于各城，监治之。（《圣武亲征录》）

（一）辛目连河丁谦谓即印度河。

（二）不昔思丹城或即昔思丹（Sistan = Seyistan）之不斯忒城（Bost）也。

兔儿年（己卯），太祖自回回地面归。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领右手军，过阿梅河（一），至兀笼格赤城（二）下营。命拖雷往亦鲁（三）等城下营。拙赤等至兀笼格赤下营了。差人来说：“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太祖教听斡歌歹调遣。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儿（四）等城，于回回王过夏的阿勒坛豁儿桓山岭处过夏了。就等候巴刺，差人去对拖雷说：“天气暑热，可来与我相合。”此时拖雷已取了亦鲁等城，正攻做出黑扯连城。至

城破，方回来与太祖相合^(五)。(《元秘史》卷一三)

(一) 阿梅河即阿母河。(Amu Daria)。

(二) 兀笼格赤即玉龙杰赤(Urghendj)。

(三) 亦鲁即也里，《明史》作哈烈(Herat)。

(四) 兀都刺儿，《元史·太祖本纪》作讹答刺，《西北地附录》作兀提刺耳，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讹打刺(Otrar)。

(五) 综观所有以上记载，伊兰高原东境，元太祖时已为蒙古征服矣。

二年壬子春，遣乞都不花^(一)攻末来^(二)吉儿都怯^(三)寨。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乞都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四)。(《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乞都不花，西史作 Kitibuka，为克烈部人，而基督教徒也。

(二) 末来即木刺夷(见《太祖本纪》)，又作木罗夷(见《太宗本纪》)，又作没里奚，又作木乃奚(见刘郁《西使记》)，皆为 Mulahida 之译音。

(三) 吉儿都怯，西史作 Ghirdkuh。

(四) 素丹即算端之讹音，又作算滩。

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一)等国。(《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八哈塔，《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八吉

打，《西使记》作报达。

七年，怯的不花^(一)等讨末来吉儿都怯寨，平之。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怯的不花即前文之乞都不花。

壬子，从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奚，其国
堑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万，下一百二十八城，斩
其将忽都花尔兀朱算滩。算滩，华言王也。丙辰，至乞
都卜，其城在檐寒山上，悬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
筑夹城围之，莫能克。侃架炮攻之。守将火(原作卜
字，今改正)者纳失儿开门降。旭烈兀遣侃往说兀鲁兀
乃算滩来降。其父阿力据西城，侃攻破之。走据东城，
复攻破杀之。(《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新得国曰木乃奚。牛皆驼峰黑色，地无水。土人
隔山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属山城三
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檐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峰
峻绝，不能矢石。六年丙辰，王师至城下。城绝高险，仰
视之，帽为坠。诸道并进，敌大惊。令其相臣火(原作
大，今改正)者纳失儿来纳款。已而兀鲁兀乃算滩出降。
算滩犹国王也。其父领兵据别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
陷。金玉宝货甚多，一帶有值银千笏者。其国兵皆刺
客。俗见男子勇壮者利诱之，令手刃父兄，然后充兵。
醉酒扶入窟室，娱以音乐美女，纵其欲。数日复置故

处。既醒，问其所见。教之能为刺客，死则享福如此。因授以经咒日诵，盖使蛊其心志，死无悔也。潜令使未服之国，必刺其主而后已，虽妇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为凶悍，威胁邻国，四十余年。王师既克，诛之无遗类^(一)。(刘郁《西使记》)

(一) 以上皆记元宪宗时，蒙古人征服波斯北部事也。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五章及附注。

师还，西南至石罗子。敌人来拒，侃直出掠阵，一鼓败之，换斯干阿答毕算滩降。(《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其失罗子国^(一)出珍珠。其王名奥思阿塔卑^(二)。其西南海也。采珠，盛以革囊，止露两手，腰絙石坠入海取蚌并泥沙，贮于囊中。遇恶虫以醋喷之即去。既得蚌满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西使记》)

(一) 此二节皆记蒙古人攻陷报达后，平定波斯西部之事也。失罗子，《郭侃传》作石罗子，石罗子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设刺子。亦见于《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即今之 Shiraz。

(二) 阿塔卑者，Atabeg 之译音，波斯等地酋长之称号也。

八年戊午二月，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理法，平之。

禽其王，遣使来献捷。（《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四 波斯与元朝之通使

伯颜，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事太祖，为八邻部左千户。祖阿剌袭父职兼断事官，平忽禅^(一)有功，得食其地。父晓古台，世其官，从宗王旭烈兀开西域。伯颜长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见其貌伟，听其言厉，曰：“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一）忽禅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忽毡 Khodjend。

大德八年秋七月癸亥，诸王合赞自西域遣使来贡珍物^(一)。大德十年十二月，诸王合而班答^(二)部民溃散。诏谕所在敢匿者，罪之。（《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

（一）据西史，合赞汗(Ghazan)卒于公元一三〇四年。《元史》所记此年之使节，盖前一年所遣出者。

（二）合而班答之名，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据西史，库达班答(Khu dabendeh)又名鄂尔介都(Oljaitu)，即位于一三〇四年，卒于一三一六年，即元仁宗延祐三年。

延祐六年夏四月，诸王合赞^(一)薨。（《元史》卷二六

《仁宗本纪》)

(一) 据两史，合赞死于一三〇四年，即元成宗大德八年。《元史》此处必有误也。

泰定元年春正月丁未，以近侍忽都帖木儿假礼部尚书使西域诸王不赛因部(一)。三月癸丑，诸王不赛因遣使朝贡。四月甲子，诸王不赛因遣使来贡。冬十月己丑，诸王不赛因言其臣出班有功，请官之。以出班为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泰定二年十二月戊寅，诸王不赛因遣使贡珠。赐钞二万锭。泰定三年春正月壬子，诸王不赛因遣使献西马。二月戊午，诸王不赛因献驼马。八月丁酉，藩王不赛因遣使献玉及独峰驼。九月戊辰，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月思别(二)、不赛因三部。十一月庚子，藩王不赛因遣使来献虎。己酉，诸王不赛因遣使来献马。四年三月辛亥，诸王槃思班、不赛因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赐金钞万计。丁卯，诸王不赛因遣使献文豹、狮子，赐钞八千锭。(《元史》卷二九，三〇《泰定帝本纪》)

(一) 不赛因 (Abu Said = Bussay) 即位于一三一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于一三三五年，即元顺帝后至元元年。此名不见《宗室世系表》。《世系表》所记者，或为伊儿汗之枝庶也。

(二) 月思别，《元史》他卷又作月祖白 (Uzbek)，钦

察国汗也。怯别不可考。似为察合台国汗也。

至顺元年秋七月丁巳，西域诸王不赛因遣使来朝。至顺二年八月甲辰朔，西域诸王不赛因遣使忽都不丁来朝。庚申，中书枢密臣言：“西域诸王不赛因其臣怯列木丁矫王命来朝。不赛因遣使来言，请执以归。臣等议宗藩之国，行人往来，执以付之不可。宜令乘驿归国以自辨。”制可。十月己未，诸王不赛因使者还西域，诏酬其所贡药物价值。三年三月庚午朔，遣使往西域赐诸王不赛因绣彩币帛二百四十匹。夏四月丙辰，西域诸王不赛因使者也先帖木儿等皆来贡方物。秋七月壬辰，西域诸王不赛因遣哈只怯马丁以七宝水晶等物来贡。（《元史》卷三四、三五、三六《文宗本纪》）

至顺三年十月甲寅，诸王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佩刀八十。赐钞三千三百錠（一）。（《元史》卷三七《宁宗本纪》）

（一）世祖时不见波斯使节者，中央亚细亚海都笃哇不奉中央命令，道路梗塞故也。南宋未平之先，海道亦不通也。波斯史家瓦萨甫（Wassaf）记一二九八年（元成宗大德二年）合赞汗遣使者勉力莫柴姆法克尔爱丁阿合马特（Melik Mo'azzam Fakhr-eddin Ahmed）及博开伊尔济（Bocai Ilchi）二人，往东方大汗之廷，献珍珠异物、虎豹等兽。合赞给使者重金，俾在中国购买物品。……抵

大都 (Taidu) 后, 大汗命给波斯汗以旭烈兀离东后所积四十余年之岁赐, 优待诸使。居大都四年而归。(见多桑《蒙古史》第四卷第 320 页)

瓦萨甫记第二次使节, 于一三一二年(元仁宗皇庆元年)离波斯。大汗阿裕尔巴里巴特喇 (Ayur Bali Batra, 《元史》作爱育黎拔力八达, 即元仁宗) 即位后, 遣使者阿雅基丞相 (Ayadji Chinksank) 及代甫雷忒沙 (Devlet Shah) 二人持诏书至波斯。一三一二年二月, 抵八吉打城, 递诏书于鄂尔介都算端, 书辞温和。鄂尔介都亦遣使报之, 并命使者取累年所积岁赐。(见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 535 页)

五 《元史》所记波斯地名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记波斯国地名, 与《经世大典·西北地图》所载者, 大概相同。两书可以代表元时中国人之地理知识所及也。兹特录之于下。至其考证, 读者可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丁谦《元大典图地理考证》也。

八哈刺因 (Baharain) 怯失 (Kish) 八吉打 (Bagdad) 孙丹尼牙 (Sultania) 忽里模子 (Hormuz) 可咱隆 (Kazerun) 设刺子 (Shiraz) 泄刺失 (Shubiatan) 皆法 (Kufah) 瓦夕的 (Vasit) 兀乞八刺 (Okbara) 毛夕里 (Mosul) 设里汪 (Shirvan) 罗耳 (Lor) 乞里茫沙杭 (Kirmanshahan)

兰巴撒耳 (Lembesser) 那哈完的 (Nahavand) 亦思法杭 (Isphahan) 撒瓦 (Savah) 柯伤 (Kashan) 低廉 (Dilem) 胡瓦耳 (Khovar) 西模娘 (Simnan) 阿刺模忒 (Alamut) 可疾云 (Kazvin) 阿模里 (Amol) 撒里牙 (Saria) 塔米设 (Thamieseh) 赞章 (Zendjan) 阿八哈耳 (Abhar) 撒里茫 (Soleiman) 朱里章 (Djurdjan) 的希思丹 (Dihistan) 巴耳打阿 (Bardaa) 打耳班 (Derbend) 巴某 (Bamian) 塔八辛 (Thabessan) 不思忒 (Bost) 法因 (Kain) 乃沙不耳 (Nishapur) 撒刺哈夕 (Sarakhs) 巴瓦儿的 (Baverd) 麻里兀 (Maru) 塔里干 (Talekan) 巴里黑 (Balkh)

六 元朝波斯籍军在泉州

至正十七年春三月，泉州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一)据以叛。(《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 赛甫丁为普通回教徒人名，其原音为 Seifuddin，阿迷里丁原音为 Amireddin。

十八年十二月，福州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与廉访司构兵相攻。普化帖木儿遣官通三旦八、安童，令集兵为己援。复略泉州阿迷里丁所部亦思巴奚^(一)兵进省。(《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 《八闽通志》作亦思巴奚，《明文海》作伊巴尔希，乃番号，非人名。闽南人读奚如亥(heh)。亦思巴奚即

Ispahan 译音。《明史·西域传》作亦思巴罕，又作亦思弗罕，《元史》作亦思法杭，可知阿迷里丁、赛甫丁等皆波斯之回教徒也。伊巴尔希音误。《福建通志》卷一二八《元宦绩·陈有定传》有“其子宗海讨亦思巴奚，擒阿巫那等有功于闽”等语，《福建通志》原作伊巴尔希，兹改作亦思巴奚。元末摩洛哥国游历家依宾拔都他在泉州所遇回教徒，皆为波斯人，其故甚明。反之，拔都他所言情形确实，足以证明其确来至泉州也。

十九年三月，阿迷里丁兵陷兴化路，据之。寻奔回泉州。（先是正月间三旦八称平章，安童称参政，开分省于兴化路治。二月三旦八驱兴化及亦思巴奚兵合数千人，往援福州。安童独留，专兴、泉分省之任。于是阿迷里丁自领兵来，声言赴援福州，图袭兴化。三旦八道闻阿迷里丁兵且至，轻骑回兴化，劝安童纳其兵。安童不从。三旦八乃自出城迎阿迷里丁留之，急攻城。视城西近山处稍低，射走守者，数百人缘而上，城遂陷。安童狼狈遁走。阿迷里丁以三旦八入城据之，纵兵杀掠，蹂践郡境。闻安童在兴化县龙纪寺起兵，而郡民亦随处屯结，阿迷里丁颇内惧。四月，遂执三旦八并驱所捕获奔回泉州。）（《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年春正月，兴化路推官林德隆以兵逐判官柳伯祥走之。（德隆，莆田人。以军功为本路推官，与判

官柳伯祥相仇恶。及是德隆集民兵陈于黄石，胁逐伯祥。伯祥遁走，德隆遂以兵入城。）

二十年冬十二月，兴化路同知陈从仁与兴化分省右丞苦思丁^(一)杀林德隆。德隆之子珙奔福州，瑛奔泉州。（从仁，惠安人，以军功累升兴化路同知。是冬德隆复以军功升兴化总管，二人素不相合，各拥兵自卫。从仁弟同潜以兵入。苦思丁谋诛德隆。会德隆以事出，为从仁兵所执，系诸狱。诬以谋为不轨，榜掠无完躯。既而囊压杀之，明日以病死告。德隆长子珙奔福州，赂赛甫丁。次子瑛奔泉州，赂阿迷里丁，各祈哀，图复仇。二酋既受其赂，且怜德隆受戕虐太甚，数遣人至苦思丁所密议杀从仁。苦思丁许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苦思丁原音为 Shams-uddin。

二十一年夏四月，苦思丁杀陈从仁。（林珙自赛甫丁所回兴化，大集民兵，陈于湖头诸处。阿迷里丁复遣兵击从仁弟陈同于惠安。苦思丁传从仁首至，乃各退去。同以兵救从仁，至兴化南门外，闻从仁已死，遂奔漳州，依罗良。未几，苦思丁回福州。行省遣参政忽都沙、元帅忽先^(一)，分省兴化。）（《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忽先原音为 Hussein。

六月，陈同陷惠安县。林珙率兵攻同，珙败走。（同自漳州航海回惠安，陷县治，杀官吏，声言为兄从仁复仇。珙率兵趋枫亭迎攻之，为同所败。同姊夫柳伯顺复与其党追珙至吴山下林诸处，流血被道，飞焰薰天，所至无不受其毒。）（《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秋七月，柳伯顺陷兴化路。八月，阿迷里丁遣其党扶信攻兴化路克之。伯顺遁去。（伯顺密与忽先通。忽都沙不之觉。是月令杜武惠、胡庆甫等袭兴化郡城。由西门梯而入，突至忽都沙署，胁取印绶。于是伯顺称府判，据城威逼官军。民兵驱以攻珙。珙又令瑛攻泉州，乞兵于阿迷里丁。八月，阿迷里丁遣党扶信以亦思巴奚等兵至兴化城下，专日急攻。伯顺度不能支，先送忽先回福州而后并其党夜遁。扶信与珙以兵入城。扶信自称元帅，珙自称总管。为暴几无虚日。）（《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九月，阿迷里丁遣马合谋以亦思巴奚兵陷仙游县。（《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二年春二月，泉州阿巫那杀阿迷里丁。（阿巫那本以番人主市舶，既杀阿迷里丁，将穷其党。扶信惧及祸，林珙与之俱奔福州。赛甫丁令珙还兴化路，仍以总管处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夏五月，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会军攻赛甫

丁，败之。赛甫丁航海走。（燕只不花至闽，会诸军围攻赛甫丁，败之。既而尚书李士瞻诱赛甫丁及扶信登海舟。参政观音奴蹙杀亦思巴奚兵数百人。燕只不花遂复省治。赛甫丁航海还据泉州。）（《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是年回寇那兀纳据泉州叛，寻被执。（官军至，千户金吉开门迎之。遂执那兀纳。）（《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三年十一月，阿巫那遣其党博拜、大阔等追捕陈同、柳伯顺不获。（博拜、大阔等率官军民兵攻陈同惠安寨，搜之不获。遂陷仙游县治，杀吏民。又追至兴化县龙纪寺，搜柳伯顺。无在者，大肆杀掠，聚其兵于枫亭。）（《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四年春正月，博拜、大阔等犯兴化路。寻退师还泉州。（博拜、大阔等怒兴化分省左丞郑昉党伯顺及同，进兵逼郡城。分省官吏皆挈其妻孥遁去，人心惶惶。会福建行省遣左右司员外郎德安往泉州谕阿巫那令退师。博拜、大阔等乃还。）（《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夏四月，福建行省左丞观孙奉诏分省兴泉，遣员外郎任立检计泉州仓库。阿巫那不受命。（观孙至自京师，奉旨分省兴泉，提调市舶军马，恃有朝命，轻视阿巫

那等，以为皆当禀属于己。遣所设员外郎任立往泉州，封市舶库及检计仓库钱谷。阿巫那空市舶库待之，复阻止不与封视就用。观孙提调军马文檄，遣湖洲左副千百户领军三百至兴化听调。阳为尊奉，实以覘之。使传无日不来，然皆侵上生事，为不逊语。又日纵兵往来惠安境以威胁之。观孙惶惑不知所为。遂缮城浚河，日役万夫，苛政滋出，不堪其扰。及观孙罢分省，还京师，德安以郎中摄分省事，阿巫那乃召还所遣兵。)(《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五年春三月，福建行省左丞帖木儿不花分省兴化路。阿巫那仍不受命。(帖木儿不花分省兴化路，郎中德安参赞之。阿巫那用威胁观孙故智，遣湖洲左副奕军三百至兴化，又遣同知不家奴、推官林宗和追取军储，出入城中，公行为虐。至帖木儿不花罢归行省。德安仍以郎中摄分省事。阿巫那复召其军去。)(《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冬十一月，阿巫那遣哈散^(一)、黄希善等率兵入兴化路。(是月，前左丞观孙又以皇太子命分省兴、泉。行省平章燕只不花密令德安自为计拒之。德安遂大集兵民。而行省复遣孟、孙两同佥兵至兴化并力守御。德安用照磨余宗海谋，求阿巫那发兵为助。于是阿巫那令其通事哈散、惠安县尹黄希善率官军民兵至兴化郡

城外。哈散意欲攻走两同金兵，而孟同金急纵兵逐之。哈散等奔还泉州。城中官民皆谓亦思巴奚兵必至，无贵贱夜挈家走。德安亦遁去。既而哈散、黄希善果以亦思巴奚兵至。时分省既去，无敢主其事者。哈散、黄希善遂以兵入城，而马合谋、博拜兵继至。明日，博拜等出兵大掠涵头江口诸处，直至算岭宏路，逼近福清。行省始遣兵拒截常思岭，而令左丞郑旼、郎中易里雅思至博拜等军，谕令退师。不从。最后以阿巫那之命乃还。（《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哈散原音为 Hassan，

二十六年春正月，博拜、金阿里等陷兴化、仙游二县。（博拜、金阿里等留哈散、黄希善兵守兴化郡城，而自以兵攻陷兴化、仙游二县，所至杀掠殆尽。）（《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三月，林珙、柳伯顺遣兵袭兴化路，执哈散杀之。黄希善遁去。博拜等还泉州。（珙与伯顺合谋乘兴化路城中单弱，遣党李佛保、许应元等潜兵至城。梯而上，与哈散等兵战城中，大败之。杀亦思巴奚数十人，执哈散至莆禧杀之，纵黄希善遁去不追。于是佛保、应元各称珙、伯顺所署伪官，据守兴化路。而伯顺又遣其党杜武惠等胁驱民夫千人，筑寨涵头，民不胜劳扰。博拜、马合谋在仙游，闻郡城已破，遂各引兵还泉州。（《福建通

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三月，博拜等率兵击林珙及瑛于吴山。瑛败溺死，珙遁去。柳伯顺遂入兴化路据之。(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复领兵由枫亭沿海直趋吴山，攻珙及瑛。珙据所筑砺前寨与之抗，而瑛率众航海往来援之。博拜等先攻瑛于海上。瑛战败困蹙，与其党皆溺水死。博拜遂率兵至莆禧大搜。尽获瑛妻子财物。而珙闻瑛败，亦遁去。博拜等纵兵夷珙家坟墓并毁其屋宇营寨，而新安武盛奉国醴泉合浦诸里之民，俱被荼毒，扫荡一空。时亦思巴奚兵方暴海滨，而分省左丞急回福州。柳伯顺乘城内虚，遂入据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博拜等率兵围兴化路。(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闻柳伯顺据城，急回兵，疾驱迫城下。时行省已檄参政陈有定讨捕兴泉番寇，拥兵南下。伯顺得报，有固心。城中军民亦幸有主事者可以定计战守，故皆乐附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夏四月，福建行省参政陈有定率兵讨捕番寇，至兴化路擒博拜等诛之，遂进攻泉州。(先是博拜等兵至熙宁桥，遂围东南西北四门，而置宁真门不攻，以故城内外得相接应。是日有定师至，博拜等始移营乌石山，谋攻宁真门。而有定已密令子宗海先领兵夜入城。明日，宗海开西南二门纵兵而出，旗帜鲜明，步伐整肃。博

拜等见之大骇。亦思巴奚所恃者，弓箭刀牌。宗海挥兵直薄其阵。亦思巴奚兵皆仓卒无所施，大败，僵死数千。追擒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杀之，余贼星散鼠窜。所在农民以锄挺乱杀，无得免者，惟逸四骑去。是日有定抚集军民，完复路治，声势赫然。伯顺已在城听号令，而陈同、林珙亦皆敛兵入奉约束。遂命宗海督伯顺及同等所部兵，令珙水军进讨泉州，而自以师继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五月，陈有定兵克泉州，擒阿巫那等以归(一)。(至是兴、泉二郡悉平，民始获免亦思巴奚之祸。)(《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 此次兵乱，起于至正十七年春，终于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前后十年。

七 元代波斯天文仪器之输入中国

世祖至元四年，扎马鲁丁(一)造西域仪象：

(一)《元史》卷五二《历志》云：“至元四年，西域扎马鲁丁撰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惟后失传。此节之西域仪象，即当年撰历时所造者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九，麻答把历云：“耶律文正工于星历、筮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尝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乃作麻答把历，盖回鹘历名也。”由是观之，扎马鲁丁之

前，波斯历法已输入中国矣。

咱秃哈刺吉，汉言混天仪也。其制以铜为之，平设单环，刻周天度，画十二辰位以准地面。侧立双环，而结于平环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双环亦刻周天度，而参差相交，以结于侧。双环去地平三十六度，以为南北极。可以旋转，以象天运，为日行之道。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三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圆墙，而东面启门。中有小台，立铜表，高七尺五寸。上设机轴，悬铜尺，长五尺五寸。复如窥测之箫二，其长如之。下置横尺，刻度数其上，以准挂尺。下本开图之远近，可以左右转而周窥，可以高低举而遍测。

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为屋二间，脊开东西横罅，以斜通日晷。中有台。随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铜半环，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斜倚锐首。铜尺长六尺，阔一寸六分。上结半环之中，下加半环之上。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为屋五间，屋下为坎，深二丈二尺。脊开南北一罅，以直通日

晷。随罅立壁，附壁悬铜尺，长一丈六寸。壁仰画天度半规，其尺，亦可往来规运。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

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也。其制以铜为丸，斜刻日道交环度数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铜单环，刻周天度数。列于十二辰位以准地，而侧立单环二。一结于平环之子午，以铜丁象南北极。一结于平环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浑天仪，而不可运转窥测者也。

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兀速都儿刺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其制以铜如圆镜而可挂。面刻十二辰位，昼夜时刻。上加铜条缀其中，可以圆转。铜条两端，各屈其首，为二窍以对望。昼则视日影，夜则窥星辰，以定时刻，以测休咎。背嵌镜片，三面刻。其图凡七，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异。故各异其图，以尽天地之变焉。（《元史》卷四八《天文志》）

第十章 波斯人记中国事情

一 志费尼及其著作

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费尼 (Alai-eddin Atta Mulk Djaveni), 西域志费尼地方人, 以地为姓。其父即法合鲁丁, 蒙古宪宗元年, 受命佐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事见《元史》卷三《宪宗本纪》)。阿拉哀丁从父至蒙古和林贺蒙哥大汗即位。旭烈兀西征, 从军, 主文牒。报达既平, 受命为地方长官。著有《世界征略家传》(Tarikh Djihan Kushai = History of the Conqueror of the world), 记成吉思汗末十年之事。阿母河北诸地及波斯之征服, 皆记载甚详。窝阔台 (Ogotai) 及贵由两大汗之事迹, 蒙哥大汗御宇初期之史, 至公元一二五七年 (蒙哥大汗第七年, 宋理宗宝祐五年) 为止, 皆有详记也。畏吾儿 (Uighur)、哈喇契丹 (Karakhitai) 及花刺子模 (Khwarizm) 诸国事迹亦载之。志费尼卒于一二八五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续其书者, 为瓦萨甫 (Vassaf ul Hazret)。瓦萨甫乃徽号, 其义为“皇帝陛下之颂赞者”, 非人名也。其真名为阿卜图拉 (Abdullah), 法则尔乌拉 (Fazel-ullah) 之子也, 受知于拉施特爱丁 (Rashid-eddin), 以文学荐于合儿班答, 入仕。所续之书, 皆记波斯之事, 起于一二五七年, 止于一三二七年 (元泰定帝四年)。

志费尼书中记波斯之征服颇详。然非本书范围所及，学者可参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柯劭忞《新元史》也。志费尼书中关于中国之事，可译录也。

畏吾儿族，唐时曰回纥，又曰回鹘，初居外蒙古独乐水（今作图拉河）及娑陵水（今作色楞格河）。贞观三年，始来朝献方物。安史之乱，唐尝取其兵以收复两京。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之。代宗时，又以咸安公主下降。穆宗时又以太和公主下降。武宗即位，回鹘为黠戛斯（Kirghiz）所破。杀其可汗，焚其牙。诸部溃，其相馥职与庞特勤（原作勒字，误）十五部奔葛逻禄（Karlucks）。残众入吐蕃、安西。可汗牙部十三姓奉乌介特勒为可汗，南保错子山。元初之畏吾儿即入安西之残众也。据《唐书》，回纥之迁徙，乃因为黠戛斯所破之故也。《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述回纥之迁徙，无异神话，无取信之价值。然志费尼书中亦有之。《元史》与志书，必同一源也。志费尼谓得自畏吾儿书云，今译出于下：

畏吾儿人相传谓古时初居鄂尔坤河（Orkun）畔。河发源哈喇和林山（一）（karakorum）。近时窝阔台汗筑新都名曰哈喇和林者，盖取名于山也。有三十川河（二），皆发源是山。有三十部落，居住河畔。畏吾儿人昔居鄂尔坤河流域时，尝分二部。人口既繁以后，乃推举一王以治众。阅五百年而白库可汗（Buku khan）生。相传汗即爱甫拉歇伯（三）（Efrassiab）也。哈喇和林山中有辟展（四）（Pijen）所居之穴。古宫城遗址在鄂

尔坤河边，皆尚可见也。古代城名鄂尔朵八里^(五)(Ordu balik)，今代名曰毛八里(Mao balik)。故宫之前，有数碑屹立，碑文尚可读也。窝阔台汗即位，命去各碑。下见有穴，穴中更有大碑。碑文完好，汗命各国人读之，无一能者。汗乃遣使中国求喀美人^(六)(Kames)读之。碑上文字，即其国之文也^(七)。其言云：

(一) 拉施特《史记》亦有哈喇和林山，谓为畏吾儿人旧壤也。

(二) 今代地图上鄂尔坤河及色楞格河，皆有支流甚多。

(三) 爱甫拉歇伯为突厥名王，见于费杜西(Firdusi)之《帝纪》。

(四) 辟展乃波斯名将，为突厥王爱甫拉歇伯所擒，幽于和林山上井中。后为鲁斯图姆(Rustem)救而免。

(五) 鄂尔朵八里，犹言汗宫之城也。毛八里犹言破城也。

(六) 喀美人即萨漫教(Shamans)僧也。今代唐奴乌拉山北之乌梁海部族尚称萨漫教僧曰喀姆(Kham)，吉利吉思人曰巴克西(Baksy)，西伯利亚及俄罗斯人皆称曰萨漫。《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云，“呼巫为甘昏”。甘昏似即喀姆与喀美之讹音也。

(七) 晚近在鄂尔坤河畔发现开元二十年故阙特勤之碑，及长庆时九姓回鹘可汗之碑，皆为汉文。故此方之

碑，亦必汉文也。

“孔兰朱(Kumlandju)位于图果拉(Tugola, 今作图拉河)及色林喀(Selinga, 今作色楞格河)两河之交。其地有树两株。一为阿月浑树, 状类松, 终年青葱, 有如柏焉, 其果如圆锥。又一株为野松树。两河皆发源于哈喇和林山。两树之间, 出现一小丘。有一线白光, 自天降于丘上。丘渐长大, 奇异非凡。经过一个妇人怀妊时期之久, 丘陵忽开。又显出五个小丘, 如五篷帐。每帐中, 有一婴儿。邻近居民皆礼敬之。最幼者曰白库的斤(Buku tehin), 敏慧过于诸童。及长, 畏吾儿人推以为君。治国有方, 人民殷富。天乃遣三鸦以助之, 鸦能知各国语言。国王欲知外国事, 鸦辄报之。白库可汗尝梦女神引之至库脱塔格山(Kuttag), 每夜会议。如是者凡七年零六月二十二日。最后之夜, 女神别白库, 并告以将统治世界。白库信之, 乃征集军队, 遣其诸兄征伐蒙古、黠戛斯(Kirghizes)及唐兀(Tanguts)及契丹诸国, 所向克捷。班师回鄂尔坤河时, 携俘虏及战利品不可胜数(一)。是后乃筑鄂尔朵八里(Ordu balik)城。白库可汗又梦一白衣人, 给与玉一块, 玉形状如松。谓曰:“常有此玉, 即可治理四方矣。”国中大臣亦皆得同梦。白库可汗后率兵西行, 抵土耳其斯坦。驻蹕处, 水丰草茂, 乃筑拜拉萨贡城(二)

(Belasagun), 今曰古八里(Gubalik)。白库可汗用兵十二年, 竟得征服全世界。军至穷荒, 人状如兽。有告之云, 过此以往, 即属无人之境矣。被征服诸国之王, 皆蒙白库可汗召见, 礼遇隆渥。仅印度之王, 貌极丑陋, 摸不得见。诸王允诺称臣纳贡, 俱赦归国。白库可汗大功既成, 乃离拜拉萨贡而归故国。”

(一) 据《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 天宝初, 骨力裴罗自称骨咄祿毗伽阙可汗, 建牙于乌德鞬山昆河之间, 悉有九姓地。斥地愈广, 东极室韦, 西金山, 南控大漠, 尽得古匈奴地。《唐书》之毗伽阙可汗必即波斯史家之白库可汗, 《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之不可汗也。《元史类篇》蒙古附图, 和林城东北, 有博科汗城。志费尼之畏吾儿古都, 及白库可汗功德碑, 吾人于《辽史》得有佐证也。《辽史》卷二, 天赞三年八月甲午, 次古单于国, 九月丙申朔, 次古回纥城, 勒石纪功。……丁巳, 凿金河水, 取乌山石, 攀致潢河木叶山, 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同月甲子, 诏睿辟遏可汗故碑, 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

(二) 第九第十两世纪时, 阿拉伯地理家皆谓拜拉萨贡在药杀水(Yaxartes)之东, 怛逻斯(Taras)之东。突厥人皆谓拜拉萨贡为地之腹脐, 盖以居于中央故也。阿伯尔肥达谓距喀什噶尔不远。其他回教著作家皆谓拜拉萨贡为黑契丹之都城云。据《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

西辽都城曰虎思斡耳朵。《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云，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儿朵人。谷则斡儿朵即虎思斡耳朵也。斡耳朵，蒙古语王宫之义，八里，城也。古八里即虎思斡耳朵。八里与斡儿朵，义亦相似也。王国维《长春西游记注》谓《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至热海后百八十里出谷，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唐时裴罗将军城即波斯史家之拜拉萨贡城（洪钧译作八喇沙袁），其说有理。裴罗将军四字古音，亦正与拜拉萨贡相同，地位亦相同。裴罗者突厥种族中人名也。将军之称，突厥回鹘亦已有之。毗伽阙可汗亦名骨力裴罗。所筑之城，后人即以其名名之，作为纪念也。王国维发明裴罗将军城即拜拉萨贡城，而不知此城即毗伽阙又名骨力裴罗者所筑也。

畏吾儿文书中，不近情理之事甚多。吾所述者，尚不及其百分之一也。上方所言，已足知其人之愚蠢。有友人告余，上方所言两树逸事，其实乃有人凿穴树身，置婴儿穴中，并置火于旁也。

白库可汗福运终身。卒，子嗣位。畏吾儿人闻野兽及家畜幼童皆唱曰“改赫！改赫！”（ghech, ghech）以为乃上帝命迁徙也。盖“改赫”犹云离去也。于是举族西徙，直至别失八里（Bishbalik），始不闻“改赫”之声。遂留其地，分五部而居。别失八里为五城之义，即源此也。白库可汗子孙，自是君临其地，称号曰亦都

护(一)(Idikut)。(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54—259页)

(一)《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原作木字,今据拉施特《史记》, Bardjuk 译音改正)阿而忒的斤传》云:“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先世居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神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人即其所而候之。树乃生瘿,若怀妊状。自是光常见。越九月又十日,而树瘿裂,得婴儿者五,土人收养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议和亲,以息民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劼的斤,居和林别力跋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灵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与相地者至其国,曰:‘和林之盛强,以有此山也,盍坏其山,以弱其国。’乃告诸的斤曰:‘既为婚姻,将有求于尔,其与之乎?福山之石,于上国无所用,而唐人愿见。’的斤遂与之。石大不能动。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辇而去。国中鸟兽为之悲号。后七日,玉伦的斤卒。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交州。交州即火州也,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居是者九百七十余载,而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岁己巳,闻太祖兴朔方,遂杀契丹所

置监国等官，欲来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国，亦都护大喜。”

《元史》此节所记，前半与志费尼相同。唯迁徙原因，波斯史家未之言也。《辍耕录》卷二六，叙高昌世家云：“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勋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应作秃字）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瘰，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瘰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乃议和亲，以息民而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玉伦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跋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后迁交州。至太祖龙飞朔漠，当是时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在位。亦都护者，其国王号也，举国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孙皆封王。”

金莲公主之名，不见《唐书》。据《唐书》，回纥之迁徙，在唐武宗初年。由武宗至元太祖己巳岁，仅三百七十年而已。《元史》谓为九百七十余岁者，必传闻之误也。秃忽刺即图拉，薛灵哥即色楞格也。

二 拉施特及其著作

火者（一）拉施特爱丁（Khodja Rashid-eddin，拉施特姓

也，爱丁则回教徒人名末尾赘辞也）名法则儿乌拉喝（Fazl-Ullah），简称曰拉施特，父名依马德乌德道拉喝阿伯尔克尔（Imad-ud-daulah Abu'l Khair），公元一二四七年（蒙古定宗二年，宋理宗淳和七年）生于波斯之哈马丹城（二）（Hamadan）。系出犹太（三），崇奉回教（四）。少年习医，以医术侍阿八哈汗（Abaka Khan）及继任诸汗多年，颇得宠幸。然未得仕，无由露其头角。公元一二九五年（元成宗元贞元年）合赞汗（Ghazan Khan）即位，首相（Wazir）萨德儿乌丁（Sar-ud-din）者，拉施特之契友也，两人因事不和。一二九八年（元成宗大德二年）合赞汗左祖拉施特而杀萨德儿乌丁。同时合赞汗拜拉施特及撒阿德（Saad-ud-din）二人为首相，共执国政。合赞卒，其弟鄂尔介都（Oljaitu）嗣位，仍任二人为相。未久，拉施特与撒阿德又不和。拉施特刻之，撒阿德罢职被杀。拉施特荐阿梨沙甲不兰（Ali Shah Jabalan）继之。萨德儿及撒阿德相继被挤遭戮，使吾人不能不疑拉施特有嫉忌同僚之嫌，德行不高也。以后自亦遭戮，吾人对之惋惜之情，不能不减也。后与阿梨沙又不睦。然终鄂尔介都之世，拉施特尚能维持其权位。一三一七年（元仁宗延祐四年），阿布赛德汗（Abu Said，即《元史》上之不赛因也）嗣位。其仇人进谗言而罢之，国事纷乱。阿布赛德乃复其相位，不久又罢。鄂尔介都尝有疾，群医集聚，药石杂投。拉施特亦群医之一，独排众议，而用泻药。鄂尔介都卒致于死，群医讪之。又有进谗言，谓拉施特少子伊伯拉希姆（Ibrahim）进毒之故。盖其少子是时为宫中司膳长官也。阿布赛德未详审，乃先杀其少子，而后腰斩拉施特，传示塔伯利资都城。

家产充公。少子是时年仅十六而已。所建市邑拉巴拉施特(Raba Rashidi)，亦被人大掠。此一三一八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事也。排挤拉施特者，执政凡六年，亦被杀。拉施特死后，波斯国政日乱，阿布赛德追怀其善政，大悔误听谗人之言，乃举其长子盖耶素丁(Ghaiassuddin)为首相。盖耶素丁人品高尚，温恭谦和，度量宽洪。其行政也，大有父风，为波斯人所称颂。阿布赛德卒，国有乱事，盖耶素丁亦死于非命。

(一) 火者，尊称也。《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传》云，火者，其官称也。按回教徒到过圣地朝圣者称火者。

(二) 古名爱克巴塔那 Ecbatana。

(三) 有谓其晚年，仇人恶之，因谓为犹太人者。然当元末，其子为不赛因汗之首相时，摩洛哥人拔都他尝在八吉打遇之。亦称其父火者拉施特为犹太人也。麦楼(A. Muller Greiffenhag)尝译拜达维(Abdallah Beidavi)之《中国史》(Tarih-i-Khata)为拉丁文。书中有两节，明言拉施特为中国人也。其言云，首相拉施特者，契丹国哲学家，名李达基，别字墨孙，生于兴平山。后法国学者郭德梅尔(Quatremere)证明麦楼所用之波斯文原书，实有残阙。其真事实，乃指助拉施特修撰蒙古史者孛罗丞相为契丹国(Khata)人也。

(四) 亦有谓其奉犹太教者。然吾人有甚多证据，证明拉施特及其父不奉犹太教。郭德梅尔信其为犹太种也。

拉施特为人，多才多艺，勤劳好学。不独善于为国理财，

又善于为家谋富。少时专闲医学之外，复好研究农学、建筑学、哲学。回教徒之宗教学与教义讨论，无人出其右者。精通波斯、阿拉伯、蒙古、突厥及希伯来诸国语言文字。为大国首相，国事繁忙，竟能以余力，于十一阅月之间，著成三部要书，及多种短篇论文。皆讨论极烦杂问题者也。都城附郭，有市名拉巴拉施特(Raba Rashidi)者，市街整齐，建筑华丽。凿石渠，引水以供市民。全市之建筑费，皆拉施特所自筹也。鄂尔介都营孙丹尼牙(Soltania)新都时，拉施特又独捐资，建筑一隅。房屋一千座，回教礼拜寺一所，大学一所，医院一所，寺庵一所，并各给维持费。尝佣人抄录及装订自己著作，费去六万底那儿(dinars)云。据郭德梅尔(Quatremere)计算，约合于英金三万六千镑也。

拉施特述作甚多。其最著者，为《札米伍特台瓦力克》(Djami ut Tewarikh=Collection of Histories)译意犹云“史记汇编”也。自序谓书之成功，得力于李罗丞相(Pulad chingsang)者甚多。李罗奉大汗之命，出使波斯，居塔伯利资城。人极博学，熟知突厥及蒙古各部兴衰掌故，旷世无俦。尝仕至丞相，为全国兵马元帅及行政长官(一)。拉氏书中契丹一章，盖皆闻之于李罗者也。编辑时，合赞汗御用文库中所藏重要公牍，拉氏曾皆得参阅。又《阿尔坛戴勃脱儿》(Altan Depter)一书，犹言《黄金史》，最为宝贵，有大臣守藏之。拉氏亦曾参阅之也。

(一)《元史》有丞相李罗者，至元十九年后，不知下落。助拉施特修史者，其人名、官衔及履历皆相同，必即

其人也。

拉氏之《史记汇编》记载鞑靼(Tartar)及突厥(Turk)诸民族、成吉思汗及其先世、波斯诸汗，尤为详尽。鄂尔介都事迹，亦有记载。又亚洲西部各国、摩诃末及其弟子事迹、以色列诸圣、罗马历代皇帝、西欧诸国君主，皆有传记。印度及中国亦皆有专章，而中国之章，尤有兴味。书之末，原拟有《世界地理志》一篇，而今无传。盖或当时，即未著成也。

拉施特《史记》迄今仅俄文中，有全体译本。其英、法、德诸国之中，仅有简篇翻译而已。欲依此而评论其书之如何，至为难事。多桑(D'Ohsson)之《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所根据之蓝本，即拉施特《史记》也。据多桑云，其书中有多节，乃录自前人者。然全书观之，分部精密，记载详细，为他书所不及。文辞简明，有多种事实，不见他书。鞑靼古史及成吉思汗先代，仅此书有记载也。多桑之《蒙古史》非翻译拉氏之作，仅引用之而已，此外尚参用他书也。

西欧学士最初翻译拉氏之书者，为德国哈模柏格斯塔脱(Hammer Purgstatt or Purgstall)。哈模所译者，仅最有兴味之中国本部一章而已。后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考哈模之译，谬误甚多，尤以人地名及外国语辞为甚。故于一八三三年重译之，刊于《新亚洲杂志》(Nouv. Journal Asiatique, Ser. ii, tom. XI, pp. 335-358, 447-470.)第十一册。克拉勃罗德之译，有时亦误。多桑《蒙古史》第二册附录中，亦有翻译。较之克拉勃罗德之译，删增大有不同。一八三六年法国之东方学者郭德梅尔于《东方丛书》(Collection Orientale)中，译出《在

波斯之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惟此乃仅其第一册。有拉施特传、全书大纲、拉施特自序及旭烈兀传而已。波斯原文，亦为印出。所有印刷费，皆法国政府出之也。英国人慕雷(Morley)亦尝欲翻译拉氏全书。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s. vi, vii) 第六七两册的通讯栏中，惟终未出版，不知其究译出若干也。欧文中最佳之译，当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贝勒津(Prof. I. N. Berezin)。贝译共六册，可称为完全之译也。贝氏取波斯文原书数种，谨慎校对，而后翻译。贝氏又通东方汉、蒙古文字，故翻译更较为易。波斯原文，亦同时刊出。据贝氏云，拉施特文体甚为简明。所难者，仅波斯文中之人地名，不易得其准确写法及读音耳。波斯文与汉文同病。人地名无点逗分别方法，故各史外夷传中之人地名，数名连一处者，无法分辨也。贝氏译本第一册，出版于一八五八年。第二册出版于一八六八年。其余以后，亦陆续出版矣。最近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馆长伯洛歇(M. E. Blochet)为《吉伯纪念丛书》(E. J. W. Gibb Memorial Series)刊印拉氏《史记》波斯文全书，分年出版。一九一〇年，《拉氏史记导言》(Introduction a l'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Fadl Allah Rashid ed-din)出版。一九一一年，第一册突厥蒙古诸部列传、成吉思汗先世列传及成吉思汗本传出版。其第二册，为窝阔台汗以至元成宗诸朝本纪、成吉思汗诸子传、波斯之蒙古藩王，由旭烈兀迄合赞诸王传。第三册为合赞、鄂尔介都及不赛因诸王传。亦皆陆续出版矣。

英国亨利玉尔据克拉勃罗德及多桑二人之法文译本，将拉施特《史记》之中国一章，译成英文，列之于其所著之《古代中国闻见录》中。余今复据玉尔氏之英译，再译成汉文，列之于此。

三 拉施特《史记·契丹国传》

契丹国幅员甚广，文化极高。最可恃之著作家皆云，世界上无一国，开化文明，人口繁盛，可与契丹比拟者。东南界海湾，不甚宽阔。此湾延长至蛮子(一) (Manzi) 与高丽 (Koli) 之间。后又伸至契丹国 (Cathay) 境内，距汗八里(二) (Khanbaliq) 都城二十四拍拉散(三) (parasangs) 而止，船舶亦皆可航至此处也。地近海，故多雨。国之一部，天气炎热，而他处则皆寒冷也。契丹大部，当成吉思汗时已被征服。至窝阔台汗时，全部皆平。成吉思汗及其诸子未尝奠居契丹，吾前已言之矣。蒙哥大汗 (Mangu Khan) 传位忽必烈大汗 (Kublai Khan)。忽必烈大汗以契丹人口繁盛，远过世界他国，而帝京远离，不便治理，故奠都契丹国，置冬宫于汗八里城。契丹人称之为中都(四) (Chung-Tu)。

(一) 中国南部。

(二) 即北京。

(三) 原文作四拍拉散，而实程为二十四拍拉散。克拉勃罗德疑原文最初或确如此。后经累次抄写遗误也。

(四) 此乃金人之名。辽人称之为南京，又曰燕京，唐曰幽州，古代曰蓟州。

古代帝王，尝建都于此。古时建筑此城之际，乃依最良堪舆家之言，择最吉星缠之下，而筑此城，谓可永世和顺也。成吉思汗攻陷其地后，毁其城。忽必烈汗为欲传布自己名誉之故，乃重修其城。又于古都之旁，别筑新城，名曰大都(一)(Daidu)。

(一) 元世祖至元四年，筑新城。城方六十里，十一门。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

城墙之上，共有高楼十七座。每门相距各一拍拉散。大都人口众多，即堠堡之外，尚有大街，房屋鳞聚。有大园圃，种植世界上各地之果树。城之中央，大殿内为忽必烈大汗之斡耳朵(一)(Ordu)，其人谓之曰喀儿西(二)(Karsi)。

(一) 即后妃之居也。名见《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

(二) 蒙古语，皇帝朝见大臣之处也。

殿中地柱，皆用最美丽大理石铺构。殿外有四道高墙围护之，每墙相去约一箭之遙。

外院为宫殿，守卫所居。其次为贵族大臣每朝聚集之处。第三院为高级军官所居。第四院为皇帝最接近之人所居。下方所绘之该宫殿图，乃自合赞汗陛下宫中大图描写得者也。（原书此处附北京宫殿图。今已遗失。）

汗八里(Khanbaliq)及大都(Daidu)附近，有两要河经过。两河皆发源于北方，大汗避暑宫附近。流近哲姆哲尔(Jamjal)时，两河合流，另成一河^(一)。都城附近，掘大池蓄水，望之俨然一湖。有一段，可许人民放舟游于湖中也^(二)。其河以前，另有河道，流入海湾中。入口处距汗八里甚近。久之河道淤浅，不能行舟。货物抵海口，即须下船，由牲畜荷负而至汗八里。中国之工程师及科学家，皆报告由契丹各省、马秦^(三)(Machin)都城、兴綏^(四)(Khingsai)、刺桐(Zaitun, 即泉州)诸城来之船舶，皆已不能直抵大都。故大汗下令，开凿大运河，引上方所言河水，以及他数河之水入运河，运河甚长。由汗八里至兴綏及刺桐，须航行四十日。兴綏、刺桐乃滨海大埠。由印度及马秦都城航来之船舰，皆至此停泊。运河两旁，备有闸门甚多，以灌溉近河田亩。船舶抵闸门时，则以起重机将船提起，而移置闸之他面水中。虽大船亦能提移也。运河宽三十余爱儿^(五)(ells)。忽必烈命于河之两岸，皆铺以石块，

俾土不得倾陷河中。河涯上有大道，行四十日，可至马秦。全道皆铺石，故雨季旅客及所带牲畜，不致陷入泥淖也。路之两边，皆植杨柳及他树，夏季行人，可以避日乘凉也。无论军民人等，皆不许毁折树或以树叶喂牲畜也。沿路之两旁，有商店、酒楼、村庄。四十日全路间，闾里相望无间断也。

(一) 在东者为北河。在西者为沙河，又曰桑乾河，又曰永定河。在天津附近合流，至大沽入海。由津至沽仍曰北河。

(二) 即太液池，又名西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寿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焉。(见《元史·地理志》)

(三) 马秦者，摩诃秦之转音。指中国南方而言。古代波斯人常以秦及马秦二名连用。此处之马秦都城，或指广东省城广州府而言。波斯及阿拉伯人称之为兴克兰(Chinkalan)，见拔都他游记。

(四) 指杭州，南宋之都城也。兴绥为京师二字讹音。亦可为行在二字讹音。

(五) 每爰儿合今四十五英寸。

大都城墙，以土构成。其国筑城之法，先树板于地。板之中间，置湿土。以火木椎椎之使坚，然后将板拔起。其中间之土，即成坚墙矣。忽必烈晚年，命以石

傳于牆之外面。大汗崩，致事未成，其计划仍在。若天意允可，则成其志者，当在铁穆耳汗(Timur Khan，即元成宗)也。

大汗尝欲于开平府^(一) (Kaiminfu) 筑宫殿，亦如大都制度，以便驻蹕。开平府距大都五十拍拉散。由大都冬宫往开平府有三道。第一道专为狩猎之用，仅外国大使人等，可以行之。第二道，沿桑乾河(Sanghin river)，经涿州(Chu-Chu)，其地丰产葡萄及他种水果。涿州城附近，有赛玛利城(Semali)。城中居民，泰半为萨马儿罕(Samarkand)人，植有萨马儿罕式之果园多处。第三道向西京关^(二) (Pass of Siking)。过关后，有平原牧地，直至开平府夏宫。沿途多禽兽，可供狩猎之用。以前皇帝常在涿州附近避暑，后则喜在开平府也。府城之东面，有宫曰蓝亭(Langtin)。昔忽必烈尝梦见一宫，醒后，乃依其形式而建此宫也^(三)。建此宫时，尝谋之于其国之堪輿家^(四)及建筑家，得其最佳之策划而后行。彼等皆言最吉地址，为开平府城附近之某湖。湖之四周，有草地环绕。惟欲建宫，须先将湖填干。其国产石，可以代薪(即煤也)。运此石及木多量，和以石灰及砖，将泉湖填平，然后复熔铅锡铺满其面，起台其上，台高如人。其地下之水，久后，乃自邻近干地，涌出成泉。台上建中国式宫殿一所，周以大

理石牆围之。石牆之外，为苑囿。苑外起木柵藩篱，防止外人入苑内擒扑禽兽。城内又筑第二宫，距前宫约一箭之遙，惟大汗则常居城外之宫也。

(一)《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云：“上都路唐为奚契丹，金置恒州。宪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为巨镇。明年，世祖命刘秉忠相宅于恒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中统元年，为开平府。至元元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

(二)译音。其读法又有作孙林 Sengling 者，或孙京 Sengking 者。各與图上，余实查不出有相近之音也。

(三)多桑此处译作忽必烈建宫于开平府之东，命名曰伦敦 Lengten。后得恶梦，乃弃之。

(四)原作哲学家，而实则即俗所称之阴阳先生或风水先生也。

契丹国有大城甚多。每城有相当尾名（府厅州县之类）在后。人观此名，即可知其城之大小也。各城官吏等级之高低，视其所辖城名即可知。故官吏任命证书，不记等级，他人亦无庸问其高低也。依其城名，即可知谁须让路，谁须向长官屈膝请安也。城市等级之名如下：（一）京(King)，（二）都(Du)，（三）府(Fu)，（四）州(Chu)，（五）□^(一)，（六）军(Kiun)，或郡^(二)，（七）县(Hien)，（八）镇(Chin)，（九）村(Sún)。京之

名，以称大区域，例如鲁迷^(三) (Rúm)、波斯 (Persia)、八吉打 (Baghdad) 等是也。都之名，则施之省会。有皇帝离宫^(四)在焉。以下皆依次递小。第七指小城而言。第八指市镇而言。第九则指村庄也。海口及登岸处曰拔都^(五) (Batu)。

(一) 克拉勃罗德法文译本阙。哈模氏德文译本作古儿 Gur。玉尔谓或为路之讹音。蒙古时代疆域区划中，有路之名，等于今代之省。

(二) 郡乃汉魏时代区划之名。军之名，则起于唐代。辽金宋三朝皆沿用之，盖军区也。

(三) 鲁迷指小亚细亚。

(四) 唐有四都，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南都江陵。辽有五京，金有五京，宋亦有四京。每都或京，皆有皇帝之离宫焉。

(五) 汉文码头二字之讹音。拔都乃蒙古人读法也。

世界他国无有依城市等级而定官吏之高卑者，惟契丹国乃有此特别制度也。

契丹国亲王官吏，其等级，其制度及其名称：

其国最高官吏，等于吾国之瓦细儿者 (Wazir，华言首相)，称号曰丞相 (Chingsang)。军中元帅，称号曰大夫 (Thaifu)。统率十万人者，其称号曰万士^(一) (Wanshi)。

(一)《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中书省有中书令一员，以皇太子兼之。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统六官，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枢密院有枢密使一员，皇太子兼之。副使二员。领万户府者，曰万户。领千户府者，曰千户。御史台有大夫二员。拉施特此处以三军元帅为大夫，或由误会御史台之大夫为枢密院长官也。万士必万户之误。

行政会(一)中之亲王、瓦细耳及其他长官，皆大食种人(二)(Tajiks)、契丹土人，或畏吾儿人(Ighurs)。长官称曰平章(三)(Fanchán)。行政会中有丞相(四)(Chingsang)四人，平章四人，皆自大食、契丹、畏吾儿及也里可温(Arkáun)四种人中选之。平章(五)为行政会之监察人。

(一)必即中书省。

(二)指波斯人及回教徒。

(三)克拉勃罗德译本作喀伯丈 Kabjan。哈模译本作登丈 Tenjan。瓦萨甫《史记》作盘丈 Panchan。而实则乃平章之讹音。大食及波斯文中，无泊字 p 音。外国人地名，有泊字音者，皆以 f 代之。

(四)《元史·百官志》云：“中统二年，置右丞相二员，左丞相二员。至元二年，增置丞相五员。武宗至大二年复置尚书省丞相二人，中书丞相二员。”

(五)《元史·百官志》云：中书省有“平章政事四员，从一品，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据回教史《马萨拉克阿尔阿伯萨》(Masalak el Absar)引萨马儿罕人赛益德塔赤(Seyyid Tadj Eddin Hassan ben el Khallal)云：“大汗左右有爱迷儿(amirs)二人，皆高级官吏也。其官称曰丞相(Djing San)，其次有平章(Bidjan)二人，再次有左丞(Zoudjin)二人。再次有右丞(Yudjin)二人。最后为郎中(Landjun)，皇帝之秘书，而书记官之领袖也。每日大汗在省(Chen)中，召集群臣，会议政事。所谓之省，犹之吾国之平政宫(Palace of Justice)也。”

全国文武官吏等级，列之如下：

〔一〕丞相(Chingsang)，即瓦细儿。

〔二〕军政长官。无论其位之如何高贵，遇大事必须呈报丞相。

〔三〕平章(Fanchan)，行政会之佐贰也。选自上方所列诸国。

〔四〕一臣(Yer Jing)，即第一级臣(Jing)。

〔五〕二臣(Ur Jing)，即第二级臣。

〔六〕三臣(Sam Jing)，即第三级臣(一)。

(一)法国鲍梯氏(Pauthier)谓此三名，乃右丞左丞及参政之讹音也。吾意以为一臣音与右丞，三臣音与参政，皆相近。而二臣与左丞，音则相去过远矣。拉施特究指何官而言，实不可考。

〔七〕赛米(一) (Semi)。

(一) 不可考。

〔八〕锡散巴尔仲(Sisan Baljun), 书记官也(一)。
等级甚微。

(一) 典书记者, 蒙古人曰必阁赤。见《元史》卷七四, 祭祀。

〔九〕……………

忽必烈大汗时所任之丞相, 为海敦诺颜(一) (Haitun Noyan), 乌察儿(二) (Uchaar), 俄尔哲塔刺罕(三) (Oljai Tarkhan), 及达什蛮(四) (Dashiman)。海敦诺颜今已卒矣。其余诸人皆仍生存(五), 留相铁穆耳汗(即成宗)也。

(一) 《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中, 与海敦最近之音, 为右丞相安童。诺颜则蒙古语亲王、酋长、统领之义也。

(二) 《元史·宰相年表》中, 与乌察儿最近之音为左丞相忽都察儿。忽都二字速读之音与乌字相近。由至元七年至至元十三年与安童同时在相位。

(三) 《元史·宰相年表》中, 与俄尔哲最近之音为完泽。由至元二十八年迄成宗大德七年任右丞相。塔刺罕则最高之勋位也。

(四) 《元史·宰相年表》中, 与达什蛮音相近者无人。惟中统四年与至元元年, 有左丞相塔察儿者音稍近。

塔察与达什相近，然蛮与儿二字相差远矣。

(五) 据《元史·宰相表》，世祖时，老臣留相成宗者，仅完泽一人而已。

以前平章之职，仅给契丹人，而今则蒙古人、大食人及畏吾儿人，皆可充之也。

平章之领袖谓之首平章(Su Fanchán)。其义犹云简选之平章也。当今铁穆耳汗在位，领袖全体平章者，为伯颜平章(Báyán Fanchán)。纳速刺丁(Seyid Nasr ud-Din)之子，赛典赤(Seyid Edjell)之孙也。纳速刺丁尊号亦曰赛典赤(一)。第二位平章名乌马儿(二)(Omar Fanchán)，蒙古人也。第三位平章名亦克(三)(Ike Fanchán)，畏吾儿人也。亦克之前，第三位平章为刺真(四)(Lajan Fanchán)，首平章(Su Fanchán)之弟也。刺真之子曰喀尔马纳(Karmanah, 无考)。第四位平章为裴哈密胥(五)(Paighamish Fanchán)，亦畏吾儿人也。裴哈密胥之前，居第四位平章之席者，乃帖木儿(六)(Timur Fanchán)也。

(一) 赛典赤赡思丁之传，见于《元史》卷一二五，一名乌马儿 Omar，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立功云南，卒于至元十六年。有子五人，长纳速刺丁，亦立功云南，卒于至元二十九年，有子十二人。伯颜中书平章政事，即拉施特此处所言之伯颜平章

也。《元史》卷一一二《宰相表》，成宗元贞二年，平章中，有伯颜之名。大德八年至十年，又有伯颜之名。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平章政事中，亦有赛典赤之名。或亦世祖初年之赛典赤苗裔也。

(二)《元史·宰相表》中，成宗时，平章中无乌马儿之名，或相近之音也。吾意拉施特此处之平章乌马儿仍指纳速刺丁之第二子乌马儿。惟其人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非中书省之平章也。

(三)《元史·宰相表》中，无亦克之名或相近之音。《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云：“亦黑迷失，畏吾儿人也。尝四逾海，奉使印度等地。至元二十九年，与史弼、高兴同受命为平章，率海军击爪哇，无功而还。帝怒，没其家资三之一。寻复还之，以荣祿大夫、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兼会同事。”拉施特此处之亦克必即其人也。

(四)《元史》卷一一二《宰相表》，至元二十九年至成宗大德三年，平章中皆有刺真之名。惟《元史》卷一二五《纳速刺丁传》，其子十二人中，无刺真之名，必《元史》遗脱也。

(五)《元史·宰相表》，至元二十八年至成宗元贞二年，平章中有不忽木者，其音与裴哈密胥最相近，必即其人也。《元史》卷一三〇，有不忽木专传，惟乃康里部人而非畏吾儿人也。

(六)名见《元史·宰相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

大汗常居都城，故建专衙，其名曰省(Sing)。以便时常莅临大会。省门口，依例有高级武官防护，兼考察所有递至省中呈文。

第一衙署曰营(In, 译音)，所有公文皆由此抄录，递至卢萨(Lusah)署。此署等级，高于营也。由是而更递至咯里云(Khalyun)署。又由咯里云而递至第四署曰魁中(Kuijun)。魁中专司驿递及公文。前三署皆归魁中节制也。由魁中公文又递至第五署曰鲁思那益(Rusnayi)。此署专管军旅之事。最后乃递至第六署曰修思塔(一)(Siushtah)。所有外国大使商人，来朝归国者，皆须亲至此署备询。盖行政会中，仅此署发给命令及护照也。当今之世，专管此署者，为爱迷儿达什蛮(Amir Dashiman)也。公文经过此六署后(二)，乃递至省(Sing)。省中大臣聚而讨论，决定行否后，各加以自己指纹(Khat Angusht=finger-signature)。加指纹者，所以示事经某人讨论及赞成也。

(一) 所有以上署名，拉施特或用波斯文，或拼蒙古字音也。

(二) 岂即所谓六部耶？

契丹国风俗，凡两造订约者，皆须将指纹印于约纸上。盖由经历，而得知世界上无两人同指纹者也。订约人各将指纹，印于约纸背后，再用笔环绕各指，画出

指形，至关节而止。若有图赖或违背约者，则执法官执所印指纹而比较其指，证明其罪也(一)。

(一) 一九一三年，法国沙腕(Chavannes)于十月号之《通报》(T'oung Pao, pp. 490-491)，证明古代中国人已知用指纹之不同矣。沙氏示吾人以公元七八二年(唐德宗建中三年)及七八六年(唐德宗贞元二年)，唐代之公牒三件，皆有指纹，并有“印指纹以作标记”之语。

公文传递各部，经最高长官批阅后，仍送回最初之部也。

官吏每日皆须到省中视事，每日须办之事甚多。丞相亦须到省，批阅公文，与他官相同。各官依其等级而坐，座前有案棹及纸笔墨等。各大官皆有其官印图章。有书记专司登记每日到省办事官员人名，其不到者，则罚扣薪俸。无故常不到省者，则革黜之。

大汗命四丞相，报奏一切政务。

汗八里之省(即中书省)等级为最高，房屋亦最大。所有数千年之档案公文、报告奏折，皆在此保存。所用官吏人数，达二千人左右。

省(Sing)非各城皆有。仅省城中有之。每省之大，比拟于八吉打(Baghdad)、设刺子(Shiraz)、亦柯牛姆(Iconium)或鲁迷(Rum)等。

大汗全国，共有十二省。仅汗八里有丞相，其余

诸省，则仅有长官。衔号什长记 (Shijangi, 余意以为行中书三字之讹音) 者，为诸官之领袖。此外又有平章四人，及他级官吏多人，襄佐长官以理一省之事。

十二省所在地点，依其级位，可列之如下：

第一省 在汗八里 (Khanbaliq) 或大都^(一) (Daidu)。

(一)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中书省统山东、山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为路二十九，州八。

第二省 朱里真^(一) (Churche) 及索兰喀^(二) (Solangka) 省，省城曰孟朱 (Munchu)，索兰喀境内最大之城也。阿力麻里^(三) (Almaliq) 人胡桑姆乌丁 (Husamuddin) 之子；阿拉乌丁 (Alauddin) 及哈散朱甲克 (Hassan Jujak) 二人，今为其地长官。

(一) 宇文懋昭《金志》云，金国本名朱里真，番语舌音，讹为女真。又《元秘史》蒙古文，女真作朱里扯特。今蒙古人犹以是呼之。《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六章，及卷二第五章，作 Chorchā。

(二) 索兰喀之名，亦见卢白鲁克《游记》。卢白鲁克在哈刺和琳时，尝见其国使人。亨利玉尔注谓蒙古人称高丽北境，松花江上流曰索兰喀。考其境域，寔为今东三省。据《元史·地理志》，元时，此境属辽阳省，省会在辽阳城。辽金时，皆曰东京。拉施特之孟朱城，即辽阳，其名或为蒙古语，犹之今代满洲及蒙古人称奉天省城曰莫

克敦 Mukden 也。索兰喀亦蒙古语，鄙意疑为汉代乐浪郡之讹音。

(三) 阿力麻里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察合台国之都城也。

第三省 高丽及乌高丽(一) (Koli and Ukoli)，此为另一国。其酋长之尊号曰王 (Wang)。忽必烈大汗之女下嫁其王。

(一)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云：“大德三年，立征东行省。未几罢。至治元年，复立。今高丽国王为左丞相。”《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云，至元十一年五月，皇女呼图克库哩页额实下嫁于高丽世子愷。十五年七月，改铸驸马高丽王印赐之。成宗初年，愷薨，子諲袭王位，尚宝塔实怜公主。乌高丽不可考。或为波斯人伪造之名，以匹偶高丽者也。犹之秦及马秦 (Chin and Machin)，身毒与印度 (Hind and Sind) 也。

第四省 南京(一) (Nanking)，此为契丹国大城，位于哈喇木伦河 (Karamuran，即黄河) 之涯。此城昔为契丹国王之都城。

(一) 此方之南京，非今代江苏之南京，乃河南开封府也，金人谓之南京。《元史》卷五九《地理志》，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八年，置省南京以控治之。宋为东京，金改南京，宣宗南迁都焉。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

第五省 肃州(一)(Sukchu),在契丹国边界,近突厥境矣。

(一)《元史》卷六〇,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元年,置甘肃路总管府。八年,改甘州路总管府。十八年,立行中书省以控制河西诸郡。拉施特此处谓在肃州者,误也。

第六省 京师城(一)(Khingsai),以前为蛮子国(Kingdom of Manzi)之都城。阿拉乌丁平章(Alauddin Fanchán)与其子赛甫乌丁(Saifuddin)及塔哈稼儿诺颜拔都喀儿喀希(Taghajar Noyan Batu Kerkhahi)三人,皆此省之长官也。赛夷(Sai)之子,乌马儿火者(二)(Omar Khwaja)及毕克火者屠西(Bik Khwaja Thusi),皆该省之平章也(三)。

(一)即杭州城。

(二)此人或即赛典赤之孙,纳速刺丁之子,乌马儿也。《元史·纳速刺丁传》谓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

(三)《元史》卷六二《地理志》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杭州路唐为杭州。五代钱镠据两浙号吴越国。宋高宗南渡都之,为临安府。元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来治于杭,改曰江浙行省。由拉施特之记载,吾人可知元代回教徒在中国之势力雄厚也。

第七省 福州(Fuchu),此为蛮子国之一城。行省以前在刺桐城(Zaitun),后迁至此城。今仍在此城

也。其地长官为达什蛮(Dashiman)之弟兰(Ran),及伯颜平章(Bayan Fanchan)之弟及哈喇(一)(Hhala)也。刺桐(二)为商港,海舶辏集。其地长官为博哈阿丁康达里(Boha-addin Kandari)。

(一)《元史》卷一二五《纳速刺丁传》,纳速刺丁诸子中,无此人。必《元史》有缺也。十二子,《元史》仅举七人。

(二)刺桐即泉州。《元史》卷六二,福州路,至元十八年,迁泉州行省于本州。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本州。二十二年,并入杭州。泉州路,至元十四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

第八省 鲁京府(一)(Lukinfu),蛮子国之一城,近唐古忒(Tangkut)边境。

(一)审查拉施特此处十二省名全单,再参证《元史·地理志》,此省必为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毫无疑义。鲁京府即成都府。拉施特何由而得此名,不可知矣。或为波斯人称成都府之名。唐古忒即西夏。《元史》有时作唐兀,有时曰河西。

第九省 勒姆喀离(一)(Lumkali),商人称之曰兴克兰(Chinkalan)。此为刺桐以南滨海大城,港口广阔。图开南(Tukai Nam)及卢克那丁阿比沙离平章(Ruknaddin Abishari Fanchan)二人,皆其地之长

官也。

(一) 勒姆喀离，哈模译本作孔启 Kunki。其真确读音，颇可疑也。兴克兰之名，见于拔都他《游记》，拼作 Sinkalan，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拼作 Cynkalan。波斯史家瓦萨甫 Wassaf 之拼法，亦与拉施特相同。鄂多力克《游记》作 Censcalan。据各家记载，其为今广州府毫无疑义。马黎诺里解说之云：兴克兰者，大秦(Great China)也。克兰，波斯语大也。印度西海岸有僧急里港(Cynkali)，小秦(Little China)也。急里，波斯语小也。波斯语兴克兰，实乃梵语摩诃支那(Mahachin)之译义也。古代阿拉伯航海者，喜将国名用以称城邑。例如阿尔比鲁尼 Al Biruny 及拉施特二人，皆用摩诃秦 Mahachin 之名，以称广州府是也。波斯阿拉伯之航海者，称广州似又与印度人略不同也。《高僧传》三集卷二《极量传》云：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元史》卷六二《地理志》，广州路隶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省城设立于龙兴路，即唐之洪州，今之南昌府也。

第十省 哈喇章^(一) (Karajang)，此省以前为独立国，省会立于押赤^(二) (Yachi) 大城，全省居民皆奉回教。其地长官为诺颜塔京 (Noyan Takin)，及雅库伯拜克 (Yakub Beg) 二人。雅库伯乃把鲁克 (Baluch，官名) 阿力拜克 (Ali Beg) 之子也。

(一) 哈喇章之名，亦见于《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

十八章。《元史》上此名屡屡见之，吾特摘出数节，以便考证焉：《元史》卷八《世祖本纪》，至元十年闰六月丙子，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统合刺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诸蛮。赐银二万五千两，钞五百锭。十二年春正月己亥，云南总管信直日、石买等刺杀合刺章舍里威之为乱者，以金赏之。秋七月癸酉，诏取茶罕章未附种落。十七年三月己未，诏讨罗氏鬼国。命以蒙古军六千、哈喇章军一万、西川药刺海万家奴军万人、阿里海牙军万人，三道并进。十八年夏四月辛未，益云南军征哈喇章。二十二年九月丙寅，省哈喇章、金齿二宣抚司为一，治永昌。十一月甲戌，置哈喇章、四川、建都等驿。十二月戊子，罢哈喇章打金规运所及都元帅。敕哈喇章酋长之子入质京师。中书省臣奏纳速刺丁言，减哈喇章冗官，可岁省俸金九百四十六两。又屯田课程，专人主之，可岁得金五千两，皆从之。二十三年二月，遣使谕皇子也先铁木儿调哈喇章军千人，或二三千人，付阿里海牙从征交趾。仍具将士姓名以闻。夏四月壬子，谕纳速刺丁分哈喇章、蒙古军千人，以能臣将之，赴交趾，助皇子脱欢。《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宪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总兵讨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其鬼蛮即赤秃哥国也。癸丑秋，大军自且当岭入云南境。摩些二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来迎降，遂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盖白蛮也。所在寨栅，以次攻下之。……甲寅秋，复分兵取附都善闾，转攻合刺章水城，屠

之。合刺章盖乌蛮也。……遂进至乌蛮所都押赤城。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朮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元史》卷一二三《赵阿哥潘传》，癸丑，从世祖征哈喇章，数有功。又《阿儿思兰传》，从兀良合台征哈喇章有功。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又奏哈喇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并从之。同卷《纳速刺丁传》，二十一年，奏减哈喇章冗官，岁省俸金九百余两。屯田课程，专人掌之，岁得五千两。二十二年，以哈喇章、蒙古军千人从皇子脱欢征交趾，论功赏二千两。《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云南行省，不见哈喇章之名。其地域甚不明了。综观以上所录诸节，云南与哈喇章似有区别，而非一地也。云南为行省，而哈喇章则境内一部落也。《元文类》卷三五，虞集《云南志略序》，亦言乌蛮，云南一部也。然据《马哥孛罗游记》与拉施特此节所载，哈喇章即云南也。察罕章地域，在今丽江府。见《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丽江路。宪宗四年春，平么、些二蛮，立察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立宜慰司。十三年，改为丽江路，立军民总管府。

（二）押赤之名，亦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十八章。《元史》上此名亦屡见之。有时作鸭池，又有时作鸭

赤。押赤之名，见《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盖乌蛮之所都也，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元史》卷八《世祖本纪》，至元十年闰六月，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统合刺章、鸭赤、赤科、金岗、茶罕章诸蛮。赐银二万五千两，钞五百锭。至元十一年春正月乙酉，以金州招讨使奇彻率襄阳生熟券军千人戍鸭池。十五年十二月，鸭池等处招讨使奇彻所领南征新军，不能自贍者千人，命屯田于京兆。十九年秋，七月戊辰，征鸭池回军军屯田安西以钞给之。二十八年十二月，遣官迓云南鸭池所遣使。押赤或鸭池，鄙意以为皆汉代益州二字之讹音也。《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至元十三年立。改善闾为中庆路。

第十一省 京兆府^(一) (Kenjangfu)，为唐古忒国(Tangkut)境内一城。那木罕^(二) (Numughan)之子阿难达^(三) (Ananda)，君临此境，驻平章脑儿 (Fanchan Naur)。阿难达于其地建宫殿一所。

(一)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唐初为雍州，后改关内道，又改京兆府，又以京城为西京，又曰中京，又改上都。元中统三年，立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为安西路总管府。二十三年，四川置行省。改此省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皇庆元年，改安西为奉元路。

(二) 名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世祖第四

子也。

(三) 据《宗室世系表》，阿难达乃安西王忙哥刺之子。拉施特此处误记。

第十二省 玛朱(Machu) 或曰康姆库(一)(Kamkhu)，亦为唐古忒境内大城，辖境甚广。阿克塔奇(Akhtaki=Achiki) 驻此。爱迷儿火者(Amir Khwaja, 官称)雅撒姆(Yasam)，其地之长官也。

(一) 亨利玉尔谓康姆库或即甘州。然前第五省肃州，已在唐古忒境内，不得另为省也。拉施特之第十二省，究何所指，实不可知。据《元史·地理志》，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取《元史》所列之名，以较拉施特之表，省之数目固相同，而拉施特将湖广及岭北二省遗脱。福州行省于至元二十二年，已并入江浙行省，而拉施特列之于十二省之数，是重复也。又其第十二省康姆库(或即甘州)，似为甘肃省之重复也。

各城相距甚远。每城有亲王或他达官，治理人民，统率军队，敷布政教，维持法纪。每省行政衙门，皆建于省会。其各省衙门，官吏办事室，多如鳞集。各附属机关之长官，所使用之侍从奴隶，多亦如鲫。彼辈寄宿之房屋亦甚多。故各衙门，视之俨然一小都市也。其

国风俗，常自监狱取囚犯负物、拉车、运石、筑房舍等时期久暂，则视囚徒所犯罪之大小而判决也。

亲王及达官以下之随从官吏，各依其班列，受俸祿也。班列凡有数级。其国古代帝王历史，将于本书附录中详言之，盖非此章范围所宜及也^(一)。

(一) 拉施特《史记》附录，英、法、德三文，尚无译本。

其国东南各地，皆臣服大汗。惟大洋中有日本国(Chipangu)一岛，迄今未隶版图。日本距朱里真^(一)(Churche)及高丽(Kaoli)二国海岸不远。其人身躯矮小而腹大，头陷入两肩之中。直东诸国，由海岸^(二)以至吉利吉思(Kirghiz)边境，皆臣服大汗也。

(一) 即金国，今满洲也。

(二) 拉施特此处似以中国及东亚之海岸线，乃东西行而非南北行。马哥孛罗及鄂多力克二人心中，似亦怀此意见。鄂多力克《游记》载直向东行而至汗八里。

蛮子省(Manzi)西南，刺桐与柯威猎克国^(一)(Kowelaki)间大海滨，有大丛林。蛮子国皇帝之子，尝避兵于此。惟供给全无，贫乏已极。

(一) 亨利玉尔谓此处之柯威猎克与上方之勒姆喀离必同一地，皆指广东省而言。宋之末主，尝奔至广东厓山死难也。

西为交趾国(一)(Kafché-Kué)，道不易往。其国界哈喇章、印度及海，亦白王。辖境有卢甲克(二)(Lujak)及哲撒姆(Jessam)二城。图甘(三)(Tugan)统率军队，驻桂林府(Kwe Lin Fu)，兼镇慑蛮子。大汗命之监视边境不靖之民。图甘率军征交趾，侵入其境，占领沿海数城，纵军大掠一星期。交趾人忽由海面、山中、深林三处来攻。图甘大败，仓惶脱身遁归(四)，今仍驻桂林府也。

(一) 此处之西，指蛮子西南境之西。

(二) 法国郭德梅尔谓卢甲克为雷州之讹音，哲撒姆则海南岛也。鄙意郭说未必确，盖此二地未尝隶交趾也。

(三) 元世祖第九子镇南王脱欢之讹音也。

(四) 《元史》卷二〇九《安南国传》，镇南王脱欢尝于至元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次征交趾陈日烜。多桑《蒙古史》亦皆载之。拉施特此处所记者，乃至元二十四五年之事也。“至元二十四年，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万五千人，分道以进，并受镇南王节制。诸军所至克捷。二十五年正月，陈日烜及其子走入海。镇南王以诸军追之，不知其所之，引兵还。诸将因言交趾无城池可守、仓庾可食，粮船不至，且天时已热，恐粮尽师老，无以支久，为朝廷羞，宜全师而还。镇南王从之，命水兵先还。三月，王以诸军还，次内傍关，贼兵大集。王击破之，命万

戶张均以精锐三千人殿，力战出关。谍知日烜等分兵三十余万，守女儿关及丘急岭，连亘百余里，以遏归师。王遂由单已县趋盩州，间道以出，次思明州。命爱鲁引兵还云南，鄂罗齐以诸军北还。日烜寻遣使来谢，进金人代己罪”。

西北(一)为图伯特(Tibet)，及金齿(二) (Golden-Teeth) 两部边界。此方无敌国外患。惟库脱鲁火者(Kutlugh Khwaja) 及其军队驻扎地，稍有可虞。然此处有高山为障。敌人在山外，不能飞渡也。为防患未然，故亦略有军队驻守。

(一) 仍是蛮子国西南境之西北。

(二) 《元史》卷六一《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緬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爨、曰峨昌、曰驃、曰縹、曰渠罗、曰比苏。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金齿蛮。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以统之。至元八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二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十五年，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驃国传》云：“群蛮种类，多不可记。有黑齿、金齿、银齿三种。见人以漆及镂金银饰齿，寢食则去之。直顶为髻，青布为通裤。”

拉施特《史记》他节，又记金齿民族云：“契丹国西南，有哈喇章省，疆域广漠，介于图伯特、唐古忒(Tangut)、印度丛山、蒙古、契丹及金齿国(Country of the Gold Teeth)之间。印度人称之曰康达儿(Kandar)，吾波斯人称之曰康达哈儿(Kandahar)，中国人称之曰大理(Dailiu)。其王称号曰摩诃拉(Mahara)，犹言大王也。(《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云，至昆泽，擒其国王段智兴及其渠帅乌合刺昔以献。乌合刺昔印度语 Maharajah 之译音也。宋末元初，云南渠帅称号用梵语。可见是时印度文化已输入云南矣。拉施特之摩诃拉即乌合刺昔之别音也。)其都城曰押赤(Yachi)。人民有黑白二种。黑者曰哈喇章，白者曰察罕章(Chaghan Jang)。”又他节云：“中国西北为图伯特及金齿之边境。金齿国位于图伯特及哈喇章之间。其人以金套包牙，食时则取去。”又《马八儿国(Maabar)传》记由该处往中国有二途。其第一途经由赛伦的白(Sarandip, 即锡兰岛)、蓝无里(Lamuri)、苏木都刺(Sumatra)、打尔班德尼雅斯(Darband Nias, 爪哇之属国)、占婆(Champa)、海塘(Haitam, 海南之讹音)而抵大汗国境。次又至摩诃秦(Mahachin, 即广州府)、刺桐(Zaitun, 即泉州府)而至京师(Khinsa, 即杭州府)。“第二途由马八儿往契丹, 全行陆道。自喀巴尔(Cabal, 又读作 Kail, 即加异勒也)至葛斯州(Gosju)及萨伯州(Sabju), 两地皆喀巴尔之属邑也。次至塔姆力法塘(Tamlifatan), 次至喀罗拉马瓦儿(Karoramawar), 次至哈瓦拉文(Hawarawun), 次至达

克离(Dakli), 次至毕哲拉儿(Bijalar), 此地自昔即属德梨(Dehli)王。此时德梨王之从弟, 征服此邦, 叛王而自立。其所率军队, 皆突厥人。由此再前行, 为喀忒班国(Katban), 次至乌蛮(Uman, 依其地位考之, 似即中国《元史》所记云南乌蛮也)。次至柴旦丹(Zardandan, 波斯语金齿之义), 其人用金饰齿, 故曰金齿也。又刺手, 用靛染之, 有须则拔除, 故其人面上无毛也。皆臣服大汗。次至图伯特边境, 人民食生肉, 崇拜偶像。妻与人通奸, 不以为耻。空气恶浊, 下午聚餐, 则人必皆死。饮茶, 饮已簸之谷。”拉施特第二途所经诸地, 或因展转抄写, 字迹多误, 故各地多不可考也。

西北有大沙漠, 横亘于忽必烈大汗所辖境域, 及海都(Kaidu)、笃哇(Dua)二汗国之间。沙漠宽有四十日程, 其交界处, 由东至西, 凡三十日程。各处皆有军队驻扎, 归亲王或他将统率, 常与海都之军队冲突。有五师驻于沙漠之边。第六师驻唐古忒境察罕脑儿(一)(Chaghan Naur; 白湖)。第七师驻畏吾儿(Uighurs)国合刺火者(二)(Karakhoja)城附近。火州介于两国之间, 保守中立。两国边界, 至图伯特国高山为止。夏时, 沙漠中不能行人, 盖无水故也。冬时, 惟有雪水可以供饮而已。(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13—133页)

(一) 蒙古境内, 有三察罕脑儿。其一在上都附近,

见于《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六十章，有皇帝宫在焉。《元史》卷一一，至元十七年五月甲辰，作行宫于察罕脑儿，即马哥孛罗所言之地也。其二，据周世棠及孙海环《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在东经九十九度十分，北纬四十五度五十分。其三，在东经九十五度，北纬四十六度。拉施特此处之察罕脑儿必指第三者而言。盖此湖最近海都边界也。

(二) 名见《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元史》有时又作火州。卷一二八《阿朮传》作哈喇霍州。莱格尔(Regel)于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游历新疆，谓合刺火者城今仍存在。距吐鲁蕃东南四十俄里。英国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曾在火州发掘，有详细记录，见《中国沙漠遗址》(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 1912, pp. 359—360)。

第十一章 明代中国与波斯 各地之交通

一 明与哈烈之交通

哈烈^(一)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关万二千余里，西域大国也。元驸马帖木儿^(二)既君撒马儿罕，又遣其子沙哈鲁^(三)据哈烈。洪武时，撒马儿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贡。哈烈道远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诏谕其王，赐文绮彩币，犹不至。二十八年，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携士卒千五百人往，为撒马儿罕所留，不得达。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往，亦久不还。成祖践祚，遣官赍玺书彩币赐其王，犹不报命。永乐五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诸国，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亦于是年始还。德文，保昌人，采诸方风俗，作为歌诗以献。帝嘉之，擢金都御史。明年^(四)，复遣安赍书币往哈烈。其酋沙哈鲁把都儿^(五)遣使随安朝贡。七年，达京师，复命赍赐物，借其使往报。明年，其酋遣使朝贡。

(一) 哈烈(Herat)今属阿富汗国，古名阿利雅(A-

ria)。中世纪时，名哈利(Hari)，或海利(Heri)，音与《明史》之哈烈最相近。又曰义利(Eri)，音与《元史·太祖本纪》十七年之也里最相近。

(二) 帖木儿于公元一三六九年(洪武二年)，娶察合台西国克桑算端汗(Kazan Sultan Khan)之女，赛雷麦尔克汗奴姆(Serai Mulk Khanum)为后，故有驸马帖木儿之称也。

(三) 沙哈鲁(Shah Rokh)为帖木儿第四子，生于一三七七年(洪武十年)。一三九七年(洪武三十年)，帖木儿封沙哈鲁于呼罗珊，驻哈烈城。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帖木儿卒，沙哈鲁独立于哈烈，不受萨马儿罕之命。一四四七年(英宗正统十二年)，沙哈鲁卒于莱夷城(Rei，在波斯京城德黑兰之南)。哈烈城于一三八一年(洪武十四年)，为帖木儿所陷，旧主克尔忒朝(Kurt dynasty)皮儿阿梨(Pir Ali)死之。帖木儿初命其三子弥儿柴米兰沙(Mirza Miran Shah)为哈烈及呼罗珊之总督。米兰沙未久即去，而以四子沙哈鲁代之。

(四) 永乐六年之中国使节，波斯史家阿伯特拉柴克(Abder Razzak)之《沙哈鲁史》亦有载之。其言云：“一四〇九年一月十七日(永乐六年底)，可汗(指沙哈鲁而言)归自赛夷斯坦(Seistan)之远征。中国皇帝遣使吊王父帖木儿之丧，并携带礼物多种。可汗召见，赏赐优礼以后，乃拜别之。”

(五) 把都儿，蒙古语 Bahadur 之译音，犹言勇士也。

撒马儿罕酋哈里(一)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数构兵。帝因其使臣还,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赉敕谕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朕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二)因赐彩币表里,并敕谕哈里罢兵,亦赐彩币。白阿儿忻台既奉使,遍诣撒马儿罕、失刺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诸国,赐之币帛,谕令入朝。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十一年,达京师(三)。帝喜,御殿受之,犒赐有加。自是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于首。及归,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蓝伯等送之。就赉玺书、文绮、纱罗、布帛诸物,分赐其酋。十三年,达等还。哈烈诸国复遣使偕来,贡文豹、西马及他方物。明年,再贡。及还,命陈诚赉书币报之,所过州县,皆宴钱。十五年,遣使随诚等来贡。明年,复贡。命李达等报如初。十八年,偕于阗、八答黑商来贡。二十年(四),复偕于阗来贡。宣德二年,其头目打刺罕亦不刺来朝,贡马。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绝域,故其贡使亦稀至。

(一) 撒马儿罕酋哈里 (Mirza Khalil Sultan) 者, 帖木儿之孙, 米兰沙之子也。帖木儿既卒, 遗命以长孙皮儿摩哈美德 (Pir Mohammed) 继承撒马儿罕之大位, 在位四年。哈里得帖木儿部将柯对达德胡桑尼 (Khodajdad Husseni) 之助逐皮儿而篡位。沙哈鲁不服, 尝于一四〇五年 (永乐三年), 及一四〇六年 (永乐四年) 两次出兵抗命, 皆未交绥而议和。至一四〇九年 (永乐七年), 终为沙哈鲁所废, 幽于波斯国莱夷城 (Rei), 卒于一四一二年 (永乐九年)。

(二) 《明史》所载明成祖给沙哈鲁敕谕, 非全文, 仅节录而已。五百年前阿伯特拉柴克 (Abdur Razzak) 之《沙哈鲁史》中, 有波斯文全豹。一七八五年 (清高宗乾隆五十年), 英国人张白士 (Chambers) 尝将明永乐帝及沙哈鲁之交聘来往国书, 译成英文, 发刊于印度加尔各答 (Calcutta), 题曰《中国皇帝与爱迷儿帖木儿之子算端沙哈鲁交聘国书记》(An Account of Embassies and Letters that passed between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Sultan Shah Rokh, son of Amir Timur, Asiatic Miscellany, i, 1785, P. 71.)。吾特译之于下, 以供参考焉:

一四一二年 (此为公元, 由英人翻译时更改者, 波斯原文必为回历也), 秦 (Chin)、马秦 (Machin, 马秦为中国南部, 或为蛮子 Manzi 之讹音。波斯著作家称中国北部曰秦, Chin 有时亦用契丹 Khatai 之名) 及各部之皇帝, 大明汗 (Day Ming Khan) 之使者抵哈烈 (下方有沙哈鲁欢

迎使者礼节之详文，兹从略)。沙哈鲁陛下升殿受贺。国中大臣及使者，皆赴前，执王之手以口亲之（此为其国之大礼，臣民视为王之殊恩也）。大使献上礼物后复呈国书。书云：“大明(Day ming)大皇帝致书撒马儿罕国沙哈鲁把都儿(Sha Rokh Bahadur)曰：上天产生天地间万物，皆欲使之各遂其生，故使朕为地面上君主也。朕受天命以治民，无间远近，皆以平等待之（即《明史》上‘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之语）。朕前闻尔聪慧良善，才能过人，顺从天命，为军民父母，和厚接人，朕心嘉之。朕昔遣使尔国，赐尔锦衣罗绮。尔优遇朕使，听从朕命，举国上下，皆虔心悦服，朕深嘉尚。是后尔遣使贡珍异良马及方物，尤堪嘉美（此节不见《明史》）。一世以前，元政解纽。尔父帖木儿驸马，顺天命，修职贡于我太祖(Tay zuy)高皇帝，时遣使贡献。故我太祖爱护尔国之人，悉使富贵安乐。朕悉尔贤，克承尔父之业，步尔父之精神，故朕遣都指挥白阿斯喀绥(Dujic-hun-bay-azkasay, 似即白阿儿忻台)、哈拉刺苏枢(Harara Suchu)、丹青萨达孙孔棋(Danching Sadasun Kunchi, 以上二名皆译音, 不可考)贺尔, 并赐尔衣一袭, 又文绮彩币(Kimkhas & torgos)。自后朕将遣专使往尔国, 俾两国时通往来, 商人可以交易有无也（此节不见《明史》）。哈里算端(Khalil Sultan)为尔兄之子, 近亲关系, 尔宜善待之。朕信尔将信朕之言, 从朕之说也。此皆朕所欲告尔者也（此节即《明史》上‘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 朕为恻

然’诸语也)。”

阿伯特拉柴克史中，又有一函，与礼物同呈进，详言各种礼物。又一函，性似护照，不须交出，专存来使身畔。各书皆以波斯文、蒙古文及汉文三种字成之。沙哈鲁既读国书后，知来使之意，允许其请求，并命大臣优待之。中国大使将细事办竣，乃告别归国。沙哈鲁遣摩哈美德拔克西 (Sheikh Mohammed Bakshy) 随之东往。中国皇帝尚未奉回教，饮食起居，亦未能依《可兰经》而行。故沙哈鲁以朋友之谊，上书请崇奉回教。书以阿拉伯及波斯两种文书之。张白士尝译成英文。兹从略。

(三)《明史》记永乐十一年，哈烈使者达京师，必即摩哈美德拔克西之使节也。永乐十八年，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亦有拔克西之名，似即一人。永乐十一年，来使所献有狮子，十八年亦有狮子。盖狮子为阿富汗特产，且投中国人所好也。

(四)《明史》记永乐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皆有哈烈使者抵北京，盖明廷招之来也。读上方阿伯特拉柴克所存之中国国书，即可知也。阿伯特拉柴克记同时中国亦频频有使者至哈烈也。

阿伯特拉柴克又记一四一七年 (永乐十五年) 五月，中国皇帝大明汗之使者抵哈烈 (似即《明史》所记永乐十四年陈诚之使节)，领袖使节者，为毕巴清 (Bibachin, 译音)、屠巴清 (Tubachin, 译音)、贾巴清 (Jatbachin, 译音)。郭德梅尔译作马清 [Matchin]、屠马清 [Toumatchin]、贾

马清〔Djatmatchin〕。第三名贾马清，或即陈诚之讹音也。)三人，带来马三百匹及其地之珍异礼物，若鹰、花绫、文锦(Khimka)、磁器等。分赏国中王公大人。又国书一封，大旨详举两国以前和好历史，并希望以后两国国交，仍得亲睦。尤注意于扫除两国交通障碍。两国相处虽远，但可大开和协之门。俾两国人民商贾，可以自由来往贸易，道途之间，无盗匪搔扰也。又沙哈鲁前遣爱迷儿赛德阿合马达尔罕(Amir Seid Ahmed Tar Khan)献中国皇帝白马一匹，皇帝尤喜爱之。故今遣使携珍物甚多，以报前礼也。礼物中，有中国画家所绘马一匹，其旁有御者，持辔而立。使者特蒙优待后，乃辞别归国。可汗(指沙哈鲁)遣阿儿戴细儿塔瓦斯吉(Ardashir Tavasky)随之往中国。

阿伯特拉柴克记回教纪元八二二年(即公元一四一九年，明永乐十七年)，阿儿戴细儿归自中国，有详细报告，并言中国新使节已在途中，不久即至也。一四一九年十月，中国使者毕马清(Bimachin)、杨马清(Janmachin)抵哈烈(《明史》记永乐十六年，命李达等报聘。由北京至哈烈，行程须一年。故阿伯特拉柴克记迟一年也)，献呈沙哈鲁珍物及中国皇帝国书。书中写皇帝之名于第一行。序事稍低。遇有上帝神祇之名，则另行缮写。国王之名，亦同样写之。国书云：

“大明国大皇帝致书算端沙哈鲁：朕深悉天赋尔聪明善德，政行回邦，故人民丰富宴乐。尔聪敏才能，回邦

之冠。克顺天命，敬勤所事，故能得天佑也。朕前遣爱迷儿赛雷李达 (Amir Seyray Lida, 译音，赛雷二字不知何解。李达名见《明史》) 等至尔国。李达等归报，蒙隆礼优待。尔使拜克布花 (Beg Buka) 等偕李达等归朝，并带来尔所献缟玛瑙、野猫、天方马等，朕皆检阅一过。尔之诚敬，朕已洞悉。西方为回教发源之地，自昔以产圣贤著名于四方。惟能超过尔者，恐无人也。朕承天命，爱育黎元。西域之人，来中国者，皆善为保护礼遇。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天岂有不乐人之相爱者乎。交友之道，礼让为先。不独如是，更有甚焉者也 (此句不甚明了)。朕今遣吴昌国 (Uchang-Ku 译音) 等会同尔国使拜克布花等，携带菲礼鹰七头、文锦若干匹以赐尔。鹰乃朕常亲玩者也，不产中国，来自东海边，至为稀罕。彼人常进献于朕，故朕有鹰甚多。闻尔国无此，故择良者赐尔七头也。尔既雄猛，鹰即所以象德也。其为物也虽小，然用以表情则诚，尔其受之。愿自是以后，两国国交，日臻亲睦。信使商旅，可以来往无阻，两国臣民，共享安富太平之福也。朕望上天，更使尔我得知其慈善也。书不尽言。”

每次中国皇帝致沙哈鲁之国书，辄有三通。每书又用波斯、蒙古及中国三种文写之。波斯文吾等 (阿伯特拉柴克自称) 所用之文也。蒙古字同畏吾儿 (Yegurs = Uighurs) 文，语类突厥。各书义意，皆相同。又有一函，专记各种送来礼物、生物以及珍宝之类。此函亦以三种文字

写之。此外另有护照专函。书函中所用年月，皆皇帝在位之年月也。

一四一九年（永乐十七年）之中国使节，阿伯特拉柴克复有下方之记载云：“回教纪元八二二年拉札泼月之末日（即一四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阿儿戴细儿伴契丹国（Khata）大使，抵撒马儿罕，献方物于弥儿柴俄鲁格拜克（Mirza Ulug Beg），蒙优待。次乃来呼罗珊至哈烈。同年十月，契丹国大使东归，复过撒马儿罕，谒弥儿柴俄鲁格拜克。一四二〇年（永乐十八年）九月九日，阿布花（Abuka）及孛罗帖木儿（Pulad Timur）率随员多人，自中国归抵哈烈，蒙召见，温语慰劳。”

《明史》记永乐十八年，哈烈借于阗、八答黑商（Badakhshan）来贡。阿伯特拉柴克书中亦有记载。此次使节于一四一九年十二月五日离哈烈。一四二〇年二月六日抵撒马儿罕。在该处与八答黑商等国之使者同行，一四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抵北京。寓于是处，直至次年五月，始起程归国。一四二二年九月二日抵哈烈。（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78—285 页）

七年，复命中官李贵通西域，敕谕哈烈酋沙哈鲁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日，尔等尊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如一。今朕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万方。纪元宣德，小大政务，悉体皇祖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赉书币往赐，道阻而回。今已开通，

特命内臣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还往，同为一体。俾商旅通行，各遂所愿，不亦美乎！”因赐以文绮、罗锦。贵等未至，其贡使法虎儿丁，已抵京师，卒于馆。命官致祭，有司营葬。寻复遣使随贵贡驼马、玉石。明年春，使者归。复命贵护送，赐其王及头目彩币。是年秋及正统三年，并来贡。

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蕃，故远方通贡者甚少。至天顺元年，复议通西域，大臣莫敢言。独忠义卫吏张昭抗疏切谏，事乃止。七年，帝以中夏义安，而远蕃朝贡不至，分遣武臣赍玺书彩币往谕。于是都指挥海荣、指挥马全往哈烈。然自是来者颇稀。即哈烈亦不以时贡。

嘉靖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杨博言，“西域入贡人多，宜为限制”。礼官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每年一贡，贡三百人，送十一赴京，余留关内，有司供给。他若哈烈、哈三、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诸国，道经哈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贡，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赏赉，如哈密例。顷来滥放入京，宜敕边臣恪遵此例。滥放者罪之。”制可。然是时哈烈已久不至，嗣后朝贡遂绝。

其国在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余里。垒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梁柱瓦甍，中敞，虚空数十间。牕牖门扉，悉雕刻花文，绘以金碧。地铺毡罽。无君

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跌坐。国人称其王曰锁鲁檀，犹言君长也。男髡首，缠以白布。妇女亦白布蒙首，仅露双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见止稍屈身。初见则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无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酿酒。交易用银钱，大小三等，不禁私铸，惟输税于酋长，用印记，无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税十二。不知斗斛，止设权衡。无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无刑法，即杀人亦止罚钱。以姊妹为妻妾。居丧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尸而葬。常于墓间设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礼。无干支朔望，每七日为一转，周而复始。岁以二月、十月为把斋月，昼不饮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荤。

城中筑大土室，中置一铜器，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状。游学者皆聚此，若中国太学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传箭走报。俗尚侈靡，用度无节。土沃饶，节候多暖少雨。土产白盐、铜铁、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属。多育蚕，善为纨绮。木有桑、榆、柳、槐、松、桧。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谷有粟、麦、麻、菽。兽有狮、豹、马、驼、牛、羊、鸡、犬。狮生于阿朮河芦林中，初生目闭，七日始开。土人于目闭时取之，调习其性，稍长则不可驯矣。其旁近俺都淮、八答黑商，并隶其国。（《明史》卷三三二《哈烈传》）

哈烈一名黑鲁，去嘉峪关万三千里，撒马儿罕西南。元驸马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居焉，国人称速鲁檀，华言君王也。东有俺都淮、八刺黑诸城，并隶其国。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广百里，四面大山。王并山东北，叠石为屋。屋若高台，无栋梁。并金碧雕嵌，窗垣粲如旁列。帐重茵，错以绮绣。上下相接，直呼名，王亦然。谒见微屈躬，道撒力马力一语，握手或相抱为礼。人善走，日行可三百里。候常燥少雨，市中流水不断。无正朔时日月。亦无斗斛，用权衡为量。贸易以银钱三等，税十二，国用仰给。少炊爨，饮食无匕箸。不祀鬼神，祭先于墓所。男髡首，衣尚白，丧易青黑，亦无棺槨。产巴旦杏、锁服、花毯、金、银、铜、珊瑚、琥珀、珠翠、马、狮、黑白文兽。白盐坚润如水晶，琢磨为器，沃以水，和肉食。田美多获，农不甚劳，每岁更休以完。地力宜桑与蚕，为纨绮，细密逾中国。瓷器尤精巧。赠予宴会丰厚。大抵西域城郭诸国，哈烈最渎乱无耻。然有学舍，聚生徒，讲习经义，省刑薄敛，寡讼好施，兼务农桑，则诸国不逮云。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诏谕酋长，赐金绮。永乐七年，夷目麼賚等朝贡。十五年，吏部员外郎陈诚使其国。正统二年，指挥哈只等贡马。（《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二 《使西域记》记哈烈国

哈烈^(一)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去陕西肃州嘉峪关万一千一百里。其地四周多山，中有河^(二)西流。城近东北山下，方十余里。国主居城东北隅，垒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栋梁陶瓦，中敞虚，室数十间。窗牖门扉雕刻花纹，绘以金碧。地铺毡毯。无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三)。国主衣窄袖衣及贯头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缠头，辫发后髻，服制与国人同，但尊称之曰锁鲁檀^(四)，盖华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称名，相见惟稍屈身。初相识，行大礼，则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饮食不设箸。酿酒多用葡萄。饮则坐于地。大宿会则设小儿案，尊者饮，下人皆跪。行则陈币帛，次进珍宝，又次进金银钱，布之坐上。余者撒坐间，左右执事者竞拾之，喧哗大笑，名曰喜钱。市中交易，用大小三等银钱，下人私造无禁，造成，输纳税于国主，用印记，无印者禁不用。市易诸物，皆有征税，什取其二，以资国。不置斗斛，惟用权衡。不设官府，设管事者，称之曰刀完^(五)。国主与管事，凡有事施，用纸直书其事，各以花押为记。花押之制，以金银为戒指，上镌其事名。国无法律，不施刑罚。伤人命，亦止于罚

钱。婚姻以姊妹为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缠以白布。妇女亦白布蒙首，略露双眸，丧则易以青黑。居丧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瘞之。尝于坟墓设祭，家不祀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礼。若拜天若聚会，则择日行之。无月朔甲子。择日，每七日为一转，周而复始。聚拜之所，筑一大土屋。众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则皆拜。每岁二月十月为把斋月^(六)。昼不饮食，至乃暮食。周月始食荤，则聚众射胡芦。其制，植长竿高数丈，竿木悬胡芦，中藏白鸽一只，跃马射之，以破胡芦、鸽飞者为得采。国人有通回回教经典者，众称曰满刺^(七)，为国王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中设一铜器，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状。土学子弟，皆聚此^(八)，若中国大学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三二百里。盖自幼习步，有急务，令持箭走报。其俗侈靡，用度无礼节。其土饶沃，气候多暖少雨。土产有白盐、铜、铁、琉璃、金、银、珊瑚、琥珀、珠翠之属。多育蚕，善为纨绮。木有桑、柳、榆、槐、松、桧、白杨。果有桃、杏、梨、葡萄、石榴。谷有麻、豆、菽、麦、粟。兽有狮、豹、良马、牛、羊、鸡、犬。狮子生于阿木河^(九)芦林中。云初生时，目闭，七日始开。土人恒于目闭之时取之，调习其性，稍长大，则不可驯驭云。(陈诚《使西域记》)

(一)《明史·哈烈传》中，多采《使西域记》，故本篇

多相同也。

(二) 哈烈城中有河西流，所谓河，即海利路德河(Herirud)也。

(三) 波斯国房屋皆平顶，房內无家具。波斯人亦席地而坐臥，与日本相同。

(四) 锁鲁檀，即算端(Sultan)之別译。

(五) 刀完，波斯语 divan 之译音，华言政府(Council of State)也。

(六) 波斯人每年中，举行两大斋(Fast)。勒墨藏月(Ramazān, 九月)全月，皆为斋期。波斯历以初见月之夜，为月之首，故月期不定。勒墨藏月，可以移至任何季间，不必以其为第九月，而谓在秋间也。勒墨藏大斋外，又于穆哈兰月十日，全国举行敬神。

(七) 满刺(Mollah)，回教牧师也。

(八) 哈烈自昔即为回教诸国学术中心点，多数文人之产生地。大土室中之古铜鼎，直至晚近尚存在也。公元一八三三年，莫洪拉尔(Mohun Lal)尝游哈烈，在其地居留七月，谓“城东边，有回教大教堂一所。为七百年前(南宋初)古尔朝(Gur)王算端盖耶素丁(Sultan Ghiassuddin)所建。堂院之中央，有小水池，为浴身之用。又有大锡鼎一只(铜之误欤)，周围二十抱，鼎边厚一抱。鼎边有镌文，亦刻于七百年前也”。

(九) 阿木河即阿母河。(Amur River)，《明史》作阿朮河。朮字误刊。

三 《明一统志·哈烈国记》

哈烈(东北至撒马儿罕一千四百里,东至肃州一万一千里)国记沿革古无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驸马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国人尊之为速鲁檀,犹华言君王也。东有俺都淮、八刺黑(原作墨字,今改正)等城,皆隶焉。

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诏谕酋长,赐织金文绮。永乐七年,头目蹇赉^(一)等来朝,并贡方物。正统二年,指挥哈只等贡马及玉石。

(一)头目蹇赉,非人名,乃称号也。蹇赉,即上节《使西域记》中之满刺。国人称通回教经典者曰满刺也。

风俗服色尚白,金碧饰居(陈诚《使西域记》^(一)):衣服喜鲜洁,色尚白。有丧,易以青。国主之居,窗壁以金银瑟瑟为饰。地施毡褥,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颇同国主。礼仪简略(同上:礼仪简略,君臣相见,但行跪礼。无刑法,有罪罚钱而已。坊市不设斗斛,但用权衡。凡宴会,环列而坐。酒器用金银,余用陶瓦。食无匕箸,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谓为至亲。死无棺槨,以布囊裹尸瘞之)。国有学舍。俗无正朔(同上:国有学舍,中为一大室,四面皆房廊,以居游学之士,名曰默得儿

塞^(二)。俗无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为一周。择日用事，则以第一日名阿啼纳^(三)为上吉，凡拜天聚会用之。酒禁甚严。修行者多不饮酒，恐褻天也。

(一)《明一统志》此处引陈诚《使西域记》诸语，多不见上节所录，岂《学海类篇》所存者，非全书耶。

(二)默得儿塞，波斯语 Medresseh 之译音，华言学府、学校也。

(三)阿啼纳，阿拉伯语 Adhineh 之译音，星期五日也。回教徒于此日休息祈祷，犹之基督教徒之星期日也。

土产葡萄、巴旦杏(有似枣而甜者，名忽鹿麻)、萝卜(大者重十斤)、锁伏(又名梭服，以鸟毳为之，纹如纨绮)、花毯(极细密，色久不变)、金、银、铜、铁、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刚、朱砂、名马、狮子(《尔雅》亦谓之狻猊)。

四 《殊域周咨录》记哈烈

哈烈古无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驸马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国人尊之为速鲁檀，犹华言君王也。东有俺都淮、八刺墨^(一)等城，皆隶之。或云鲁迷等地亦相属。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招谕酋长，赐织金文绮。永乐七年，其酋夔赉等遣使来贡方物。

(一)据《皇明世法录》卷八一哈烈条，墨为黑之误。

八刺黑即 Balhk。《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巴里黑。

按：自哈密以下诸番使臣进贡到京者，许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剑外，其余段匹纱罗等项，不系黄紫颜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买卖，仍禁私自交易。

正统二年，指挥哈只等遣使来朝，贡马与玉石，后亦间至。嘉靖四年，鲁迷地方进狮子二，西牛一。上诏“狮子西牛送内府交收，原来惯熟从人五名，照例留用调养”。御史张祿疏曰：“臣闻经史所载，周武王却旃斃，汉文帝却千里马。今回夷西方之人，狮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贡是物，其来也远，其行也久，固见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风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异，今留此人以养此物，非惟拂人之性，抑且违物之性也。臣闻京师喧传此物罕见，且甚驯习，以为奇兽，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类耳。其驯习亦无他因，彼饲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为奇。岂若麒麟凤凰为国之祯祥者比也。以狮子言之，日食羊二只，月计之则六十只，年计之则七百余只，计价当五百余两矣。以牛言之，食刍豆常理也。今闻食果饼等物，则是牛乃食人之食，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与？断无是理也。至于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费多端，难以数计。臣恐光祿财力有限，不宜滥费如此。静焉思之，以有限之财，而

养此无益之人兽，夫何为也哉？伏愿敕下该部，遣通事明谕夷人，使知中国宝贤人而不贵异物，今后勿使复进，仍返其物，归其人，薄其所赐，以阻其希望之心。可再敕边臣，自今以始，诸夷凡有来王，奏请裁处。如有以禽兽进者，即晓以朝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

按：鲁迷不知果在何处，但夷使言十年至京，虽其夸远要赏之词，不足为据。然亦必西域遐荒之地。哈烈至肃州亦有一万余里，统谓之回夷。又产狮子，则鲁迷为其所属，或其连界，故附著其事于此。

鲁迷使臣白哈兀丁等奏称：“离家十年，来京进贡狮子、牛、玉、石、刀、铤等物，都蒙圣恩收受。玉、石、刀、铤，赏赐绢匹少了，乞照撒马儿等处进贡之例给赏。”及称“进狮子、西牛，远走七年，多受辛苦，今西牛赏赐四表里，我每无指望回去。”又称：“有本国王子差往瓦剌买狮子、西牛，值银二万，在路使用，既到边上三年，借银三千两，为狮子、西牛食用，望乞加赐。”

上下礼部议。礼科都给事刘穆疏曰：“窃惟修贡献琛者，远人效顺之诚。计费索偿者，贾人规利之事。今鲁迷使臣进贡方物，复以地理之辽远，费用之繁重，及朝廷赏赉之多寡，管待之腴薄，形诸齿颊，则效顺之诚安在？与贾人索偿之事，殆无异矣。况彼肆口浪言，何所凭信耶？臣思彼辈此来，久处边镇，远驰驿递，今与

勇上旗军餽养人等，群聚禁城，其供亿浩大，需索頻烦。昔召公戒武王勿受旅獒，汉文帝却献千里马，我朝仁宗时罢西域贾胡入贡，宣宗时谕朝鲜国王勿献鹰犬，是皆先代令主之懿规，我朝祖宗之盛节也。乞敕礼部议拟，不可复有增加。戒谕夷使，是后更勿得以狮牛珍玉贡献，以示明王不贵异物，不宝金玉之意。”

上以夷人远至，命加其赏。夷使复奏陈乞。鸿胪寺通事胡仕绅疏曰：“臣思中国驭夷狄之道，恩固不可缺，而威亦不可无也。恩威兼济，使之感而且畏，斯狡猾之心消矣。今有鲁迷地面差来使臣火者把好丁阿力等赴京进贡狮子西牛等物，陛下于方物则纳之，于赏赐则厚之，于求讨则与之，恩宠可谓极隆而无以加矣。奈何各夷贪得无厌，屡求增赏。二次番本，俱蒙圣旨下礼部，看陛下盛心，将欲示我天朝之宽大，嘉被远附之殷勤也。但此数夷，诈伪多端，实难轻信。臣常译审求讨一十四番地面，有相去三四百里者，有相去一千余里者，今一十四番人之中，臣近访知鲁伦刺如捨刺只者，乃鲁迷阿力之亲弟也。如火者亦速者，乃阿力之族弟也。如虎乌亦者，乃阿力之子也。如札吉列儿，如何都辛者，又阿力之仆也。今各诈充正使，又各诈充各番王所差，岂有父子兄弟主仆之间，而各自为一王之统属，且又相去有三四百里，或一千里之远哉？臣原其故，皆由在边

三年之久，其于抚夷诸官，交通贿赂，有以导之也。臣观各夷到京之初，备银二十五两，向臣等馈送，以为见面之礼。臣曰：天子圣明，我不敢取。你远人辛苦，我不忍取。连令各夷持回。次日，又令伴送百户张连、舍人丁成，复持番字纸帖，向臣等告收前馈。臣又谕以朝廷之法度，并一身之名节，各夷称叹而止。以此验之，则各夷之于边官，必不能不致馈也。臣又观去年哈密卫夷人虎力马黑麻诈充忠顺王母所差，有畏兀儿伴送百户金海，曾与臣言：忠顺王母并王妻于正德年间被土鲁蕃抢去，各将弓弦自缢身死。边方移文到京，兵部有案可查，则哈密之无王母久矣。边官岂不知之，乃于册报之中，亦曰忠顺王母所差也。至于求讨番文，亦曰忠顺王母求讨也。若匪交通重贿，岂肯欺君玩法之若是哉？以此验之，则边官之于各夷，必不能不受贿也。臣又观历代史书，尝有一言之善，或一人之贤，而致外夷之畏服者。今各夷固知臣等明知其诈，臣若知而不言，是臣之待外夷也厚，而报陛下也薄，安知各夷之不笑臣之不识也哉？则又安知各夷之不笑中国之可以易欺也哉？伏望陛下将各夷父子兄弟主仆诈充各国正使情由，备降玉音，命礼部宣布国威，严加戒斥。其所领赏赐求讨等物，除应外，其余乞敕兵部差贤能千百户一员，押解边方给散正国原差正使。仍命兵部移文甘肃三

堂，将抚夷诸官，量行惩治，以后务要严加防范，不许交通贿赂，坏我国法，损我国威，庶恩惠可及于同贡之诸王，而奸伪可消于将来之众使矣。”

上乃命给事中锦衣千户各一员，往会镇巡官查看抚夷官员，交通纵容情弊，奏来处置。自后各官，稍知畏法，不受夷贿，夷使亦不敢纵肆奏讨。哈烈至今，时或朝贡，鲁迷后无至云。

其俗：衣服喜鲜洁，色尚白，丧事易以青。国王之居，窗壁以金银瑟瑟为饰，地施毡罽，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颇同国主。礼仪简略，君臣相见，但行跪礼。无刑法，有罪罚钱。坊市无斗斛，但用权衡。凡宴会，环列而坐，酒器用金银，余用陶瓦，饮无匙箸，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谓为至亲。死无棺槨，以布囊裹尸而瘞。国有学舍，中为大室，四面房廊，以居游学之士，名曰默得儿塞。俗无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为一周。择日用事，则以第一日名阿啼纳，为上吉。凡拜天聚会用之。酒禁甚严。修行者，多不饮酒，恐丧天也。

其产：葡萄、巴旦杏（有似枣而甜者名忽鹿麻）、萝卜（大者十斤）、锁伏（又名梭服，以鸟毳为之，纹如纨绮）、花毯（极细密，色久不变）、金、银、铜、铁、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刚、朱砂、名马、狮子。其贡马、玉石。其朝无常期，或三年，或五年。其起送无过三五十

人。其域东北至撒马儿罕一千四百里，东至肃州一万一千里。（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五）

五 沙哈鲁之遣使中国

《明史·哈烈传》记永乐十八年，偕于闐八答黑商来贡。波斯文中亦有记载也。阿伯特拉柴克 (Abdur Razzak) 之《沙哈鲁史》(History of Shah Rukh) 有火者盖耶素丁 (Khwaja Ghiassuddin) 之《沙哈鲁遣使中国朝廷记》(The Embassy sent by Shah Rukh to the Court of China)。火者盖耶素丁亦当时随员之一，为有名画家，故浑号为那克胥，波斯语画家也。其书原为波斯文。法国治东方学者郭德梅尔 (Quatremère) 最初节译为法文。见 Notices et Extraits, Xiv, pt. i, pp. 387 seqq. 阿斯雷 (Astley) 之《游记丛书》(Voyages) 中，亦尝有节译。亨利玉尔又据法文本译成英文，亦仅节译而已。一八七三年英人莱哈柴克 (Edward Rehatsek) 又据波斯文译成英文，登刊于《印度考古录》(Indian Antiquary, March, 1873, pp. 75-83)，仍非全豹也。亨利考狄修订玉尔之《古代中国闻见录》时，复将莱哈柴克译本多出者，列入注中。余今为汉译，考狄列入注者，余悉提出，列之正文焉。波斯文全书，虽未得读，有此亦或可了解概要也。原文及注内容颇多，现将主要内容摘出翻译。英译中，月令之名，有用回历者，有用欧名者。其由回历合成欧历，无一家相同。余故仍用回名，而将考狄最后之核算，译成汉注。括号内用欧历月令之名。回历月令之名，以前洪钧《元

史译文证补》卷二九《天方教历考》之末，已有译名，余今用焉。兹为利便参考之故，特将洪译之名，并西文原名，别之于下：

第一月曰穆哈兰月(Moharram)。第二月曰萨法勒月(Safar)。第三月曰勒必拉费勒月(Rabbi I. 拉费勒义谓第一)。第四月曰勒必拉喝勒月(Rabbi II. 拉喝勒义谓第二)。第五月曰祝马达拉费勒月(Jumada I)。第六月曰祝马达拉喝勒月(Jumada II)。第七月曰拉札泼月(Rajab)。第八月曰沙班月(Saban)。第九月曰勒墨藏月(Ramazan, Ramadan)。第十月曰绍哇勒月(Shawal)。第十一月曰楚而喀答月(Dhu'lqadah)。第十二月曰都而哈察月(Dhulhajja)。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回教纪元八二〇年(公元一四一九年，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已死贤王弥儿柴沙哈鲁(Mirza Shah Rukh)遣沙的火者(Shady Khajah)率亲王弥儿柴贝桑格儿算端阿合马(一)(Mirza Baysangar Sultan Ahmad)及火者盖耶素丁(Khajah Ghaiassuddin)为随员，往契丹国(Khata)充大使。盖耶素丁为有名画家，故绰号那克胥(Nak-kash)。王命使者由哈烈都城起身之日，以迄归国之日，沿途所见道路情形、各国法律、城市地位、房屋构造、国王起居以及各种情形，皆须据实记载，不可妄增，亦不可有遗脱也。

(一) 沙哈鲁之子。

火者盖耶素丁拜命，乃详记途中所见，归而呈献。下方记载，乃自其日记中摘出，盖皆使从人等所亲见者。惟其真伪，则使人自负其责也。

使节中，不仅沙哈鲁有代表人，即沙哈鲁同族中，统治帖木儿建立之帝国各省数亲王，同时亦各遣代表随从。此外又携商人多名，专为营商而往。诸人皆受沙的火者之节制。

回教纪元八二二年楚而喀答月十六日（公元一四一九年十二月四日。莱哈柴克谓为十二月三日。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十一月也），使节离沙哈鲁之哈烈都城，经巴里黑城（(Balkh)而向撒马儿罕(Samarkand)。都而哈察月九日（公元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巴里黑城。天大雪，酷冷无比。逗留于此，直至八二三年穆哈兰月初，始复起身。至该月二十二日（公元一四二〇年二月七日，永乐十七年底，或十八年初），抵撒马儿罕。沙哈鲁长子弥儿柴俄鲁格拜克^(一) (Mirza Olugh Beg) 治理此方。俄鲁格拜克精天文学，亦遣算端沙 (Sultan Sháh) 及摩哈美德拔克西 (Muhammad Bakhshi) 二人为使，先行。他王皆遣代表来同行。全使节于回教纪元八二三年萨法勒月十日（公元一四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永乐十八年正月）离撒马儿罕。

(一)《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儿罕传》作兀鲁伯。

经达失干(一)(Tashkant)、赛蓝(Sairam, 名见《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阿思勃拉(二)(Aspārah)至四月二十五日(公元), 入蒙古(三)阿奕尔(A'yl)境。不久, 爱迷儿库代达特(Amir Khudaidad)来迎。爱迷儿年高德劭, 众望所归。既入城, 得闻阿维斯汗(A'wys Khan)领兵攻歇儿摩哈美德鄂格兰(Shir Muhammad Oghlan)。阿洛斯(A'los)族中大乱, 惟不久即平定。……祝马达拉费勒月(Jomady I)十八日(五月三十一日)抵摩哈美德拜克(Muhammad Beg)所辖之萨鲁裕城(Saluyu)。……二十二日(六月四日), 离该地, 渡蓝格儿河(Langar)。……是月二十八日(六月十日)入裕勒都斯(Yulduz)境之哲尔格城(Jalgah)。又至歇尔拜拉姆(Shir Behram)之阿奕尔城。在该处旷野中(四), 见有坚冰, 厚约二指, 而时正当夏至也。

(一) 名见《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隋唐时代之石国也。

(二) 帖木儿时, 阿思勃拉为军事冲要之地, 真确地点不可考。大约在怛逻斯之东, 亦息渴儿湖(Issik Kul)附近。不可与细浑河南之阿思勃拉相混也。

(三) 此处所谓蒙古, 乃指蒙古里斯坦 Moghulistan 而言, 《明史·西域传》之别失八里也。

(四) 玉尔谓此旷野, 必在天山中也。

经亦息渴儿(Issikul)及伊犁河至裕勒都斯(Yulduz)。由裕勒都斯西北,越天山,往吐鲁蕃(Turfan)。七月十一日,抵该处。其地人民大半崇奉佛教,庙宇甚多,俱宽大宏敞。正殿中央,皆供释迦牟尼(Sakya Muni)佛像。七月十三日(公元),离吐鲁蕃往合刺火者(一)(Karakhoja)。七月十六日(公元)抵其境。过合刺火者东行五日,遇中国官吏,将大使以及随从人员之名,悉登录簿中。复前行七日,抵阿塔苏菲城(Atasufi,不可考)。更前行两站,抵柯模里(二)(Kamul)。其地酋长爱迷儿法克尔乌丁(Amir Fakhar-ul-din)费巨金,建回教礼拜寺一所,高大华丽,冠于四方。寺旁有佛教庙宇大小各一所。庙墙壁上,有奇怪绘画。使者又见庙门有二恶鬼之像,似欲互殴者,其状极狰狞。据云,此二鬼乃守门者。缅甸及他奉佛教诸国庙门,皆有此等恶鬼之像,两两对立也。

(一) 明代作火州。

(二) 明代作哈密。

离柯模里抵沙漠,行二十五日始得过之。途间须每隔一日,始能得饮水。第十二日(八月二十二日),在沙漠中央,引领四望,平旷无际。遇见有野骆驼一头、野犛牛一头。

八月二十四日(公元),抵中国本部,有中国官吏来

迎。再前行一日，见沙漠中，建有高台。台有帐幕，以避风雨烈日。既抵高台，中国官备佳餐以食使人。其味佳美，即在甚多城市中，亦不能得也。又备各种糕点，供给使从，礼遇优渥。食毕，请大使书明随员人数。既而大人(一)(Dajis)宣誓所书，皆真确无虚。随使节而往之商人，皆列之于侍役之中，欲使人不疑，故商人皆自愿侍候大使也。全体共凡五百十人，在前已行之弥儿柴俄鲁格拜克所遣诸使，及在后尚未抵此之弥儿柴伊伯拉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之使人，皆尚不在内也。

(一) 玉尔谓或中国遣往之使者，随之回国也。大人乃中国官称也。

八月二十六日，驻守边境将士(Dangchi, 译音)，宴请使者。所食丰美，几比王侯。大使皆坐于将士之左手。契丹国以左手为尊，谓人心亦在左也。大使面前有两桌。第一桌上，置肉、鸡及干果等。第二桌上，置饼、糕、馒首及人工制成之花球。其原料皆为纸与丝绸，工作精美。其他客人面前，各有一桌。面前空中，悬有大鼓一具。鼓之前，有大会堂，满布旆旗及银磁制成之杯碟等。两旁有剧场，设备周密，扮演巧妙。有中国达官一人，起至各客座前，举杯劝酒。饮毕，自篮中取出人造花一朵，置于客之帽中。全亭自远望之，几如

一玫瑰花坛也。有幼童，服华丽之衣侍酒。端送盆碟，碟中有榛、枣、胡桃、酸咸菜等，每样分别置于碟内。达官既劝酒后，侍童亦来，献碟于客，俾客可自由取碟中果实而食也。有童男衣妇人之服，面涂红白，演剧跳舞于客前。又有人扮诸兽，亦来舞跃。最巧妙者，为仙鹤一只，音乐作，则点其首，似知音者。其形与真者无异，观者莫不赞赏。吾人第一次所见中国筵宴，可以称为盛会矣。

次日为八月二十七日，复前行。全程尽为沙漠，抵喀劳耳(Karaul)寨。寨极坚固，在山峡中，道途经其中间。守关者来点名，将人名登录后，使者乃得复前行。至肃州(Sukchau)，寓于城门口大驿馆。其人称之为雅姆汗(Yam-Khaan)。

肃州城市极大，城墙为四方形，有坚固炮台。市场无幕盖，宽五十爱尔(ells)，扫除清洁，时时洒水，尘垢不起。人民畜猪屋内。屠户店内，羊肉与猪肉并行而挂列。各街皆有华丽之建筑物，顶上有木制之尖塔及炮眼，用中国漆漆之。城墙上每隔二十步，有一高塔，塔有顶盖。肃州城有四门，每面有一门在中央，东西南北，各相对峙。街市皆矢直，自此门，可望他门，似若相近。然自城之中央，至各门之路程，实甚远也。城门之上，各有两层高楼一所，楼顶甚高，依契丹国法漆之，与在马

粲代兰(Mazanderan)省(在里海南) 所见者相同。惟马粲代兰之墙,皆仅以土涂之,而契丹国者,则用磁砖也。城内有庙宇甚多,大小不一,大者占地至十亩之多。院内皆扫除清洁,地面皆铺以琉璃瓦,光耀如磨琢之大理石也。

自是时起,全体使节费用,皆由中国官吏供给,俱寄寓驿馆。由肃州至汗八里(Khan baliq)全途驿馆,共有九十九所。每晚不独赐给饭食,并有役人、床铺、被褥等供用也。各驿内,有马驴四百五十匹。皆华饰,以备旅客之用。又轿车五六十辆,每辆需十二人荷之,始得行。管马之幼童,名曰拔夫(一)(Bafu),管驴者,谓之驴夫(Lu fu),管车者谓之车夫(Chifu)。……各驿皆有羊、鹅、鸡、米、面、蜜、酒、醴、蒜、盐、葱、菜蔬以供食。每至一城,大使等皆蒙赐宴。政厅所在地曰都森(Duson,译音),宴会皆在该处举行。宴会时,辄虚设皇帝宝座于厅内。座前有帘帐,障蔽宝座。座前地上,有毯铺地,极为华丽。中国官吏及大使,皆坐毯上。其余诸人,则排列而立于后。其情正与回教徒祈祷时无异也。一人立于座旁,以中国语唱礼。中国官吏皆起向宝座叩头,大使等亦不得不从之。

(一) 马夫(Ma fu)二字之讹音。

再前行而至甘州(Kamchau),距肃州凡九驿。城

中将士(Dangchi)于勒墨藏月(Ramadhán, 九月二十日)斋期, 宴大使等。使者不得已辞谢之。将士受谢, 而将已成之珍味, 遣人送至寓所焉。

甘州城内, 有佛寺一所, 方五百骨尺(Cubit), 寺中有卧佛一尊, 长五十步, 足底长九步, 足跗周围二十一骨尺。像之后及头上, 别有佛像多尊, 高皆一骨尺。又有佛教中以前比丘僧(Bakshis)之像, 大小与生时相同。雕塑工夫精致, 故诸像皆与活人无异。近墙处, 亦有像多尊, 雕塑完美。大卧佛(一)有一手, 枕于头上。又一手置股上。全身以金涂之, 名曰释迦牟尼佛(Shakamunifu)。四周人民, 皆来至像前礼拜。……同城内, 又有一寺, 香火之盛, 亦与此寺相同。城中又有八角形塔一座, 由顶至底, 共十五层, 回教徒称之为天球(Celestial Sphere)。每层外有廊道, 内有房间。房皆以契丹漆傅之, 光彩鲜明。塔底有魑魅魍魉之像, 塔基即负在诸像之肩上。全塔皆以光木构成, 木之外面涂金。工作巧妙, 故人视之, 几如全体皆金也。下有地窖。长铁柱一, 自底至顶, 贯穿塔之中央。柱底置于铁板穴中。其上端, 则负全塔之重量。人立地窖中, 稍用力即可将全塔旋转也。世界木匠、铁匠及漆匠, 欲自己职业兴隆者, 皆不可不来此考查研究也。

(一) 甘州大卧佛, 哈智摩哈美德《谈话记》, 亦言及

之。臥佛乃釋迦牟尼入涅槃之像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記玄奘法師在梵衍那都城見有佛入涅槃臥像，長一千尺。

使節行李皆留于甘州，待歸回時領取。中國人將所有進貢皇帝之禮物取去，僅留彌兒柴貝桑格兒所獻之獅子一頭，仍歸守護人薩拉烏丁(Salah-uddin)料理，待至都城而後給中國人。薩拉烏丁，力士也。

每晚宿于驛館，每星期必另至新城市。回教紀元八二三年紹哇勒月，四日(公元一四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永樂十八年九月)，抵哈喇穆稜河(一)(Karamuran)涯。河之大，與鄂格速斯河(二)(Oxus)相彷彿，有船橋可以渡河。橋以船二十三隻連絡而成。絡船之鐵鏈，粗如人之上腿，鏈系于兩岸鐵柱上。柱粗如人身，深埋地中。河之對岸有大城。城中有大廟一所。婦女之美，馳名四方。故城名曰胡思納拔德(Husnabad)，猶云美城(三)(City of Beauty)也。

(一) 即黃河。

(二) 元之阿母河，唐之烏潁水。

(三) 所言情形，似為蘭州也。唐初置，後改金城郡，又仍為蘭州。宋金因之。

行三十七日後，至十一月十八日(公元)，又抵一大河(一)，其寬約兩倍于鄂格速斯河。用船渡，又行二十三

日，抵萨丁府(二)(Sadinfu)。城中有涂金大佛像一尊，高五十爱儿。离萨丁府，又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四日夕阳未落时，抵汗八里(北京)城门。稍前，朝廷暂迁至南京(Nan king)。新近又复迁回汗八里，宫殿有尚在重建中者。北京城墙甚为雄壮，全以石砌成，外城尚在建筑之中。全为十余万木架所掩覆，故不得近视。有侍者引大使登城楼，楼亦在建筑中。复下楼步行，至市中，达于皇宫前。宫极宏敞，由宫门再行，道皆以石铺成，长约七百步。再近前，有象五只，立于路旁，以鼻相向。大使等经象鼻间而入宫门。门旁约有十万人聚立，内有官吏及侍役，以待皇帝之出。各人手中持木版一块，长一骨尺，宽二寸半。各人眼皆注视木版。后方有军队、枪兵、骑兵及执刀者，难以数计。万众之中，寂然无声，几乎皆若死者也。皇帝陛下自后宫出，步升银梯，登宝座，座上置一金椅。既坐定，座下万目凝注。皇帝身体中材，面不过大，亦不甚小。有胡须，约二三百茎。分三四卷，长达于胸。宝座左右，有幼女二人侍立(三)，面白如月，发卷成结，顶于头上，面颈无装饰，两耳皆带大珠，手持纸笔，备录皇帝命令。盖二女专司笔录皇帝之言也。皇帝归宫后，二女即将所录者呈阅。皇帝阅后，须更改者，则另速缮清，俾阁中大臣，早得有所遵从也。

(一) 必仍为黄河也。

(二) 以情形观之，萨丁府必即正定府之讹音也。城中有大佛寺，建于隋开皇六年。寺内佛像高七十中国尺。

(三) 所言情形，正合清宫文华殿所藏明成祖像。

皇帝就座后，各官皆就位。有侍人导大使等人前进。又有罪犯若干人，亦同时进。皇帝先审罪犯，犯人共有七百名。有颈带枷者，又有手颈皆置枷中者。每五人，或十人一排，头颈皆伸出木枷之外。每犯有看守者一人，持其发，以待皇帝之判决。有判决监禁者，又有判决死刑者。契丹全国爱迷儿（一）或总督，无权杀人。人民犯罪，则将其罪状，书于犯人所带之木枷上，并依其国法律所受之惩罚，亦书明。犯人带枷镣，送至汗八里皇帝宝座之前。即在一年路程以外者，亦须送来都城，不许停留中途也。

(一) 华言贵官也。

最后大使等被引至宝座之前约十五爱耳。有爱迷儿跪地，用契丹语读表文，谓沙哈鲁王及诸子，自万里之外，遣使献方物，并来御前叩头请安。回教判官哈智玉索甫(Hajji Yusuf)者，管军万户，皇帝近臣，十二部长官之一，偕回教徒数人，来至座前。其人皆知吾国语言，谓大使等曰：“先跪，次叩首三次，以颡抵地。”大使等皆为之低首，然不及地。次乃取出沙哈鲁陛下、贝

桑格儿殿下以及诸王与各爱迷儿之国书呈文，以两手捧之上献。书文皆以黄缎包之。盖契丹国风俗，凡进呈皇帝之物，皆须裹以黄缎也。回教判官来前，取国书呈文，递交于座前之太监，太监送与皇帝。皇帝接阅后，乃交回太监。

皇帝略问数语后，曰：“使人长途跋涉，劳顿已甚。可归馆休息。”大使等退至旁室，稍事休息，即有人来，引至雅姆喀纳 (Yamkhana)，其国之旅馆也。馆中供给一切，设置周备。

次晨，曙光未明，有官其号曰寺人 (Sejnin, Sekjin) 者，来唤使者起，速往皇宫。盖皇帝已在宫中，设席赐宴也。宴时情形，无多兴味，兹不赘述。

都而哈察月十七日 (公元一四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有犯人数名，送刑场斩首。契丹国法令修明，何罪应得何刑，载于专书。书极冗长，刑法惨酷，余不欲详述也。契丹国人审判囚犯，至为慎重。皇帝治下，共有法庭十二级。若有人经十一级法庭判决有罪，而尚未经第十二级判决者，仍有释放之希望也。若有事件，须往六阅月，或更多时间路程之外调查者，在案未明白之先，罪人仅加看守，不得置之死刑也。

穆哈兰月二十七日，回教判官来书云：“明日为新

年。皇帝将往新宫。有令不许衣白。”盖其国以白为丧服也。二十八日午夜时，寺人来引使者往新宫。宫极高大雄伟，经营十九年，至是始告成功。此夜各家各店，皆燃火把烛灯。满街辉煌，使人几疑太阳已升矣。夜中寒冷亦大减。各人皆允许入新宫。皇帝赐宴国中大臣。契丹国各处，大秦 (Tachin, 译音)、马秦 (Machin)、喀尔马克 (Kalmak, 瓦喇部)、图伯特 (Tibet)、哈密 (Kamul)、合喇火者 (Karakhoja)、朱里真 (Jurga = Churche?) 以及滨海各国，各城之人，皆来朝贺。聚于宫内者，不下十万人也。……欲详述宫殿，几不可能。由朝覲殿门起至外门，为程凡一千九百八十五步(一)。……左右两旁，房屋、台榭、园囿，栋椽相连。所有建筑，皆以磨光石块及琉璃砖构成。砖之外彩，与白大理石无异。此间有一段地面，以石块铺填。石块间，无丝毫缝隙不平之处。见之几若以笔画者。磨石建屋，制磁烧砖诸技，世界上无人可与契丹人竞能者矣。即使吾国最巧工匠来见其技，亦当自认不及也。至中午，宴始散。

(一) 莱哈柴克译本作一千九百二十五步。

萨法勒月九日(公元一四二一年二月十三日，永乐十九年正月)晨，皇帝遣人送马于大使。……依其国惯例，皇帝每年至是时，斋戒数日，不茹荤，不近妃嫔，不

见宾客，亲往一宫，祈祷天神 (God of Heaven)。宫中无画像，亦无塑像。今日已出斋期，举行入宫典礼，仪仗甚盛。有象多只，排列而行。象身饰以美服，象背荷涂金圆形鼻床。象队之后，为荷七角旗者。又次为兵士。兵士之后，又有轿五台，亦皆涂金，美丽悦目，以人抬之。同时，丝竹之音大作，其美妙不可言喻也。皇帝前后，有军队五万人，排列而行，步调甚齐。万众之中，寂然无声，所得闻者，军乐耳。皇帝入宫后，众皆散去。

每年当此季，适为灯节 (Feast of Lanterns)。皇帝宫中，有大木球一，挂于空中。球中有孔，各孔中穿绳，绳上系灯无数，望之几如一座绿玉山也。有蜡制成之鼠多只，置顶上。鼠自上下走，将各灯于片刻之间燃明，如是七日。人民在店铺及寓所内，同时亦各燃灯。在此七日间，法庭停刑，皇帝赏赐群臣，敕释囚徒。以示与民同乐。然在今年，因有契丹国之星卜家预言皇帝宫中，恐有大火，故发令不得燃灯。是以使臣等，未得亲见平时之盛况也。各大臣则仍依旧例进宫朝贺，皇帝赐宴颁赏也。

勒必拉费勒月八日(三月十三日)，皇帝遣人召阿合马沙(Ahmed Shah)及拔克西马力克(Bakhshi Malik)二人，与以赏赐。算端沙(Sultan Shah)得银八巴力胥(balish)、朝服三十袭、骡一匹、喀雷(一)(Kalai)二十四

件、马二匹，有一匹给鞍褥，藤箭一百枝、三面开巴儿(二)(Kaibars)五具，皆契丹形式，钞(Chao)五千锭。拔克西马力克所得相同，仅银少一巴力胥而已。大使夫人所得无银，然多衣料也。

(一)亨利玉尔谓此或为锡也，郭德梅尔法文本未译，阿斯雷(Astley)谓为下裤也，均误。喀雷，波斯语日用品也。

(二)亨利玉尔谓开巴儿或为箭筒也，莱哈柴克译作契丹幼女五人，均误。开巴儿，波斯语战衣、战袍也。

勒必拉喝勒月一日(四月五日，莱哈柴克作三月二十五日)，使人得知皇帝已自狩猎处起程归宫，欲见使者等人。消息初至时，大使等适外出，骑马游玩。次日皇帝将至，大使等即归寓所。算端阿合马之蓝鹰已死。有寺人来访云：“今晚可早预备一切，俾明晨最先召见也。”大使等乃策马急行。抵驿馆时，见回教判官形色甚为懊丧。大使等问以何故若是。判官低声曰：“皇帝陛下出猎时，即乘沙哈鲁王所献之马。不意马蹶，皇帝坠地，大怒，谕令将大使等看守，加镣，流至契丹国东鄙。”大使等闻此，皆大惧，不知所措。次日举行晨祷时，即复上马起行。未及中午，已行二十码拉(一)(marrah)，抵皇帝昨晚所宿之帐幕。此幕约占面积五百方英尺。当夜，在幕之四周，筑围墙一道，厚四尺，高十骨尺。墙为土所筑成。在契丹国土墙建筑，至为迅速也。

牆有二門，牆底有溝，牆即溝中之土建成者也。……牆內有黃緞亭一所，小帳幕一所，各飾金寶。亭幕各占二十五方骨尺，用四柱支撐，四周別有黃緞帳多处，皆飾以黃金。

(一) 十六碼拉合一法爾桑 (farsang)，二十碼拉約合三英里半。

當大使等行至距皇帝帳幕五百步時，回教判官告彼等須下馬停步，以待皇帝之來。判官獨自前行。皇帝抵帳幕，下馬後，李大人 (Li-daji) 及楊大人 (Jan-daji) [契丹語稱此二人曰四老爹 Serai-id (譯音) 及知府 jik-fu (譯音)] 皆趨前問安。皇帝乃討論囚禁大使之事。李大人及楊大人与回教判官玉索甫皆叩頭至地，請曰：“使人無罪，不可責。其君王擇良馬進獻，可無疑義。且使臣無權干預其君也。陛下即將使臣斬首，亦無傷其王。四夷將怨，惡聞陛下之名矣。人將言中國皇帝違背一切公理，竟加害于無辜之使臣也。”皇帝聞諸臣之言，欣然從之。判官大喜。來告諸使曰：“皇帝陛下已施恩于外國人矣。”皇帝既赦使者，乃遣人賜食物。惟所賜者，乃豬肉及羊肉，皆回教徒所不食者也。皇帝次乃起行。騎黑馬，馬有白斑，乃彌兒柴俄魯格拜克所獻者，飾黃金鞍褥。馬夫二人，扶馬鐙，馳于旁，二人亦皆衣黃金色錦襪朝服。皇帝衣鑲金紅袍，胸有黑緞袋，

专为藏须之用。有小轿七顶，在帝后，轿中皆皇帝家中少妇也。又有大轿一顶，以七十二人抬之。皇帝左右，相距约一箭之遙，皆为骑兵，行阵甚为整齐，阵线甚长，极目所望皆是也。两阵相隔约二十步。直线排列，行至城门而止。皇帝之骑在中央。同伴者为达大人(Dah-daji, 译音)。回教判官则与李大人、杨大人同行。判官来前，谓大使等曰：“可下马，叩首至地。”使者从之。皇帝命大使等复骑。使者上马，皇帝顾谓沙的火者曰：“既欲两国连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昨日朕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沙的火者温言解释之曰：“此马乃昔日大爱迷儿(Great Amir)之马也。大爱迷儿者，爱迷儿帖木儿古儿汗(Amir Timur Kurkan)也。沙哈鲁王献陛下以此马者，欲表示其最敬之意也。王谓贵国必以此马为马中之宝也(一)。”皇帝闻此解释，大悦，仍厚待使者。

(一) 帖木儿卒已十六年。此马在哈烈当然为最敬之马矣。

以后皇帝宠妃某卒。新宫中触电起火。笔记人谓：“出于意料防护之外，星卜家之言，竟实验也。”皇帝春秋已高，复遇此悲伤之事，竟至大病。大使等辞行时，使太子代见，使者以后在北京，亦不复能得以前之供给

矣。

使者归回时，沿途仍受优待，亦如往时。归回道路，亦依前程。祝马达拉费勒月中(公元一四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永乐十九年四月中)离汗八里。拉札泼月一日(七月二日)抵毕干城(一)(Bikan)。本地官吏，大宴使者。沙班月五日(十月三日)使者第二次渡哈喇穆棱河。再行十九日(二)，抵甘州(Kanchau)。取以前留在此处之行李及仆役。蒙古国(三)(Mongol country)有乱事，故在此城勾留凡七十五日。至都而哈察月一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始离甘州。至十七日(十二月三十日)抵博克朱(Bokju)市(四)。得遇失刺思(五)(Shyraz)算端弥儿柴亦伯拉希姆(Mirza Ebrahim)及亦思弗罕(Essfahan)王弥儿柴鲁思图姆(Mirza Rustum)之使者(六)。两国使者详问契丹国风土人情。吾等皆一一告之。抵肃州时，又勾留多日。直至回教纪元八二五年穆哈兰月中之后(公元一四二二年正月九日，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始出契丹国境。当离契丹边境喀亦耳(Qayl)时，又有契丹官吏米稽查。使节全体人员，皆会集。诸名登录后，始放行。蒙古国乱事仍未熄，使者不得已乃取南道。经由沙漠中朱尔(Chul)地方，跋涉甚劳。祝马达拉费勒月九日(五月一日，玉尔注谓五月三十日)抵和阗(Khotan)。离和阗，复前行。拉札泼月六

日（六月二十六日，玉尔作七月五日）抵喀什噶尔（Kashgar）。同月二十一日（七月十一日）经过俺的干(七)(Andagan)高原，又名泰来克达汪（Terek Dawan）。使者在此分道。有向呼罗珊（Khorasan）者，有向撒马儿罕者。勒墨藏月初（八月十九日）抵巴里黑(八)(Balkh)。同月十日（八月二十八日）抵哈烈京都。蒙沙哈鲁王召见，得入宫，举抱王足之荣，祝王长寿怡乐，祈上帝加增王之荣誉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71—287 页）

（一）亨利玉尔谓似即山西平阳府。

（二）郭德梅尔译本作九日，即沙班月十四日。阿斯雷本作沙班月二十四日。莱哈柴克本亦作沙班月二十四日。由山西南部黄河渡处抵甘州，九日断不能达，故从莱本日期。

（三）非今代蒙古，实乃蒙古里斯坦。《明史》称作别失八里。

（四）博克朱在甘州、肃州之间，然余查地图，实无相似之音也。

（五）名见《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泄刺失。

（六）《明史》卷三三二失刺思及亦思弗罕二国传，皆言永乐十七年遣使贡狮、豹、名马等物。而此处记载，则谓在永乐十九年冬。其使人等尚在甘肃途中向东

来云。两方记载，不知孰是。

(七) 名见《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八) 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六 明与失刺思之交通

失刺思(一) 近撒马儿罕。永乐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实哈儿等八国，随白阿儿忻台入贡方物。命李达、陈诚等赉敕偕其使往劳。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刺金遣使随达等朝贡。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辞还。复命诚偕中官鲁安，赉敕及白金、彩缎、纱罗、布帛赐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复命安等送之，赐其酋绒锦、文綺、纱罗、玉系腰、磁器诸物。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赉彩币、磁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马儿罕诸国。其酋即遣使贡马。以二十一年八月，谒帝于宣府之行宫。厚赐之，遣还京师，其人遂久留内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还，乃辞去。宣德二年，贡驼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为都指挥僉事。赐诰命冠带，嗣后久不贡。成化十九年，与黑娄、撒马儿罕、把丹沙诸国共贡狮子。诏加优赉。弘治五年，哈密忠顺王陟巴袭封，归国，与邻境野也克力酋结婚。失刺思酋念其贫，偕旁国亦不刺因之酋，率其平

章锁和卜台、知院滿可各遣人请颁赐财物，助之成婚。朝议义之，厚赐陝巴，并赐二国及其平章、知院彩币。嘉靖三年，与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贡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襴、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自是贡使亦不至。（《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距撒马儿罕四法尔桑（Farsangs）有小邑，曰失刺思（Shiraz），其地有寨堡。阿伯特拉柴克之《史记》中，失刺思之名数次见之。然据《明史》此节所言情形观之，绝非撒马儿罕附近之小邑也。波斯国法尔斯省（Fars）首府亦曰失刺思。《明史》此节之失刺思即其处也。明初君临法尔斯失刺思城者为莫柴肥朝（Mozafferides）。一三九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帖木儿灭莫柴肥朝，封其第二子弥儿柴俄玛儿夏克（Mirza Omar Sheikh）于其地以镇之。翌年，俄玛儿卒，又以封俄玛儿之子皮儿摩哈美德。（Pir Mohammed）一四一〇年（永乐八年），摩哈美德被弑。其弟爱斯康窠（M. Eskender）代之。爱斯康窠叛沙哈鲁，兵败被废。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沙哈鲁任其第二子弥儿柴亦不刺希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即《明史》之亦不刺金）为法尔斯省总督。亦不刺希常驻失刺思，卒于一四三五年（明宣宗宣德十年）。一四五二年（景泰帝三年），哈烈国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克失刺思。不久，即为突厥马人（Turkomans）所逐。十六世纪初，为亦思美尔索非（Ismael I. Sofy）

征服。《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设刺子。其城建于回教初元。古代法尔斯首府曰亦思塔克尔 (Istakhr = Persepolis)。

七 明与亦思弗罕及乞力麻儿之交通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一)。永乐十四年，使俺都淮(二)、撒马儿罕者，道经其地，赐其酋(三)文绮诸物。十七年(四)，偕邻国失刺思共贡狮、豹、西马，赉白金、钞币。使臣辞还，命鲁安等送之。有马哈木者，愿留京师，从其请。成化十九年，与撒马儿罕共贡狮子、名马、番刀、兜罗(五)、锁幅(六)诸物。赐赉有加。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七)遣使臣迷儿阿力朝贡，或云即亦思弗罕。(《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 俺的干 (Andekan) 在费尔干那 (Ferghana)，距亦思弗罕 (Isfahan) 甚远。而《明史》谓相近者误也。丁谦《明史西域传考证》谓即波斯西南阿德罕城，其说或确。然元太祖时，蒙古兵力尚未及亦思弗罕也。

(二) 俺都淮 (Andkhui) 在巴里黑西北，为呼罗珊境内小邑。今仍存在。

(三) 公元一四〇三年 (永乐元年)，帖木儿封其孙弥儿柴鲁思忒姆 (Mirza Rustem) 于亦思弗罕。鲁思忒姆为俄玛儿夏克之子，一四〇八年 (永乐六年)，为其兄

法尔斯王皮儿摩哈美德所逐。皮儿死，又为爱斯康赛 (Mirza Eskender) 占领。一四一四年 (永乐十二年)，沙哈鲁复王鲁思忒姆于亦思弗罕。以后保有王位，至一四四五年 (明英宗正统十年) 始卒。一四六九年 (明宪宗成化五年)，突厥马 (Turkoman) 之白羊朝 (White Sheep) 始祖乌桑哈散 Uzzan Hassan 杀萨马儿罕算端阿布赛德 (Sultan Abu Said) 后，奄有帖木儿帝国版图之大半，占领亦腊克 (Irak) 及法尔斯两省。十六世纪初叶 (明孝宗弘治末)，波斯新朝之始祖，亦思美尔索非 (Ismael I. Sofy) 击败突厥马人，遂全有波斯。

(四) 《明史》记永乐十七年，亦思弗罕有使者来中国。据前引文《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哈烈之使者，于一四二一年 (永乐十九年) 八月，在中国边境遇失刺思及亦思弗罕两国使者。岂《明史》记载有误欤？抑哈烈大使所遇者，别一使节欤？

(五) 兜罗，一种毛织物。

(六) 锁幅，《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作速夫，毛布之精者也。

(七) 亦思把罕 (Ispahan) 即亦思弗罕，《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亦思法杭。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此城甚古。凯柯拔德 (Kaikobad) 王都于亦思弗罕。以后逐渐移于苏萨 (Susa)、拍赛波立斯 (Persepolis) 及马达因 (Madain)。十一世纪及十二世纪时，塞尔柱克朝 (Seldjuk) 统治伊兰高原时，亦思弗罕又为临时政治

中心点。十三世纪之初，亦思弗罕及伊兰他境，皆为花刺子模国所征服。成吉思汗时，蒙古人未得至亦思弗罕。《元史》卷二，太宗元年己丑，西域伊思八刺纳城酋长遣使来降。《元圣武亲征录》亦记此事。清乾隆帝敕改之《元史》，作伊斯巴尔城，此为亦思弗罕城，可无疑也。多桑《蒙古史》，亦载法尔斯（Fars）王之弟，往窝阔台大汗之廷献珍物。（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112、291页）

亦思把罕广袤近千里，于西南海中为大国。四面皆海，西北多山，东南皆平沙。王居宏丽，城亦坚壮。产饶，俗朴，食惟麦稔。麦粒粗而甘美，少布帛稻麦，多马驼珠珀。亦有中国人流寓，时贾撒马儿罕以取给。永乐中，遣使四十四人来朝贡。（《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乞力麻儿（一），永乐中遣使来贡，惟兽皮、鸟羽、鬬褐。其俗喜射猎，不事耕农。西南傍海，东北林莽深密。多猛兽毒虫。有逵巷，无市肆。交易用铁钱。（《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乞力麻儿即沿波斯湾之起儿漫（Kerman）也。十六世纪初，葡人巴波撒（Barbosa）称之曰 Quirimane，其音与乞力麻儿尤近。儿与倪同音。起儿漫产地毯最著名。

吃力麻儿山卑水浅，西南傍海，东北林莽，多毒虫猛兽。得中国雄黄、麝香、磁器甚喜。不事农耕，好射

猎。有逵巷，无市肆。交易无期，用铜钱。永乐中，尝使十一人来朝贡方物，惟兽皮、鸟羽、鬮褐之属。（《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八 明与讨来思之交通

讨来思（一）地小，周径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佞佛（二）。妇人主家柄。产牛、羊、马、驼。有布缕毛褐。土宜稜麦，无稻。交易用钱。宣德六年入贡（三）。明年，命中官李贵赉玺书奖劳，赐文绮、彩帛。以地小不能常贡。（《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讨来思即《马哥李罗游记》卷一第十一章之 Tauris。又称之曰塔伯利资（Tabriz）。旭烈兀陷报达后，以报达破坏，乃移都于讨来思。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西班牙国遣往帖木儿朝廷之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经过此地，记其城位于平原上，介于两山之间。左面山甚近城，且极热，流下之水，不可饮。

（二）《明史》此节所谓佞佛，非印度之佛，乃回教也。中国古代著作称耶稣教主及回教主亦曰佛。例如赵汝适《诸蕃志》大秦国条云：“惟诵经礼佛。”所谓佛者，必指耶稣基督也。又大食国条云：“有佛名麻霞勿。”麻霞勿，《唐书》作摩诃末，今人多译作摩罕默德者也。

（三）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任其子弥兰沙

(M. Miran Shah)为阿错贝契省(Azerbeidjan, 塔伯利资即其首府)总督。帖木儿卒后数年,全省为突厥马人所占。

九 明与忽鲁谟斯之交通

忽鲁谟斯(一),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赉玺书往诸国,赐其王锦绮、彩帛、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王即遣陪臣已即丁奉金叶表,贡马及方物。十二年至京师。命礼官宴赐,酬以马直。比还,赐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贡。和亦再使。后朝使不往,其使亦不来。宣德五年,复遣和宣诏其国。其王赛弗丁(二)乃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宴赐有加。正统元年,附爪哇舟还国,嗣后遂绝。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贸易,故宝物填溢。气候有寒暑,春发葩,秋陨叶。有霜无雪,多露少雨。土瘠,谷麦寡,然他方转输者多,故价殊贱。民富裕厚。或遭祸致贫,众皆遗以钱帛,共振助之。人多白皙丰伟,妇女出则以纱蔽面。市列麇肆,百物具备。惟禁酒,犯者罪至死。医卜技艺,皆类中华。交易用银钱。书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丧悉用其礼。日斋戒沐浴,虔拜者五。

地多碱，不产草木(三)。牛羊马驼皆啖鱼腊(四)。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厠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饶蔬果，有核桃、把聃(五)、松子、石榴、葡萄、花红、万年枣(六)之属。境内有大山，四面异色。一红盐石，凿以为器，盛食物，不加盐而味自和(七)。一白土，可涂垣壁。一赤土、一黄土(八)，皆适于用。所贡有狮子、麒麟、驼鸡、福祿(九)、羚羊。常贡则大珠、宝石之类。(《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

(一) 忽鲁谟斯之名始见于元黄潜撰《海运千户杨枢墓志》。《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里模子。十六世纪中叶(明世宗时)，葡人巴罗斯(De Barros)尚记忽鲁谟斯为一王国之首城，位于哲龙岛(Djerung)上。岛距波斯大陆有三英里之遙。当时其国实奄有波斯湾两岸诸地也。

(二) 巴罗斯又记当明宣德时忽鲁谟斯国王名 Scifadin 在位凡二十年。《明史》之赛弗丁即其译音也。

(三) 巴罗斯又谓岛土含盐及硫黄，故不产五谷。与《明史》所谓地多碱者，言相合也。

(四) 阿拉伯俄曼之海边，牛羊马驼皆啖鱼腊。依宾拔都他及马哥孛罗皆有记载。

(五) 把聃，波斯语 badam 之译音，华言杏仁也。

(六) 万年枣，又作千年枣，《新唐书·拂菻国传》作鹞莽，皆即 khurma 之译音。

(七) 元文宗至顺元年依宾拔都他、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葡人巴波撒 (Barbosa)、正德十二年科尔撒里 (Corsali) 皆记忽鲁谟斯岛有盐山。拔都他谓“山产盐，名曰达拉尼 (darani)，土人用制花瓶器具等”。巴波撒谓“忽鲁谟斯城外岛上有山，全为石盐及硫黄所构成。盐块甚大，白而美，土人称为印度盐。船由四方来者，皆运盐而归也”。科尔撒里谓“忽鲁谟斯城附近山产石盐，皆带红色”。

(八) 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之福格劳 (Figueras)、清嘉庆十八年之金纳儿 (Kinneir) 二人，皆尝至忽鲁谟斯岛，记其地产彩石，各色皆有。

(九) 《明史》之福祿，《明一统志》注谓美斑之兽，类驴。今西人所称斑马 (zebra)，即此也。

忽鲁谟斯国；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北，好风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所以国民皆富。国王国民皆奉回回教门，尊谨诚信，每日五次礼拜，沐浴斋戒，风俗淳厚，无贫苦之家，若有一家遭祸致贫者，众皆赠以衣食钱本而救济之。

人之体貌清白丰伟，衣冠济楚标致。婚丧之礼，悉遵回回教规。男子娶妻，先以媒妁。已通礼讫，其男家即置席请加的。加的者，掌教门规矩之官也。及主婚人并媒人、亲族之长者，两家各通三代乡贯来历，写立婚书已定，然后择日成亲，否则官府如奸论罪。如有人

死者，即用白番布为大殓小殓之衣。用瓶盛淨水，将尸从头至足浇洗二三次。既淨，以麝香片脑填尸口鼻，才服殓衣贮棺内，当即便埋。其坟以石砌，穴下铺淨沙五六寸。抬棺至，则去其棺，止将尸放石穴内，上以石板盖定，加以淨土，厚筑坟堆，甚坚整也。

人之饮食，务以酥油拌煮而食。市中烧羊、烧鸡、烧肉薄饼、哈喇澈一应面食，皆有卖者。二三口之家多不举火做饭，止买熟食而吃。王以银铸钱名底那儿，径官寸六分，底面有纹，重官秤四分，通行使用。书记皆是回回字。其市肆诸般铺面百物皆有，止无酒馆。国法饮酒者弃市。文武医卜之人绝胜他处，各色技艺皆有，其撮弄把戏，皆不为奇。惟有一样，羊上高竿，最可笑也。其术用木一根，长一丈许。木竿头上止可许羊四蹄立于木。将木立竖于地，扶定，其人引一小白羴羊拍手念诵，其羊依拍鼓舞，来近其竿。先以前二足搭定其木，又将后二足一纵立于竿上。又一人将木一根于羊脚前挨之，其羊又将前两足搭上木顶，随将后二脚纵起，人即扶定其木。其羊立于二木之顶，跳动似舞之状。又将木一段趲之，连上五六段，又高丈许，俟其舞罢，然后立于中木，人即推倒其竿，以手接住其羊，又令卧地作死之状，令舒前脚则舒前，令舒后脚则舒后。又有将一大黑猴，高三尺许，演诸弄般本事了，然后令一

闲人，将巾帕重重折叠，紧缚其猴两眼，别令一人潜打猴头一下，深深避之，后解其帕，令寻打头之人，猴于千百人中径取原人而出，甚为怪也。

其国气候寒暑，春开花，秋落叶，有霜无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四面出四样之物，一面如海边出之盐，红色，人用铁锄如打石一般凿起一块，有三四十斤者，又不潮湿，欲用食，则捶碎为末而用。一面出红土，如银硃之红。一面出白土，如石灰，可以粉墙壁。一面出黄土，如薑黄色之黄，俱着头目守管。各处自有客商来贩卖为用。

土产米麦不多，皆是别处贩来巢卖，其价极贱。果有核桃、把聃果、松子、石榴、葡萄干、桃干、花红、万年枣、西瓜、菜瓜、葱、韭、薤、蒜、萝卜、甜瓜等物。其胡萝卜红色如藕大者至多。甜瓜甚大，有高二尺者。其核桃壳薄白色，手捏即破。松子长寸许。葡萄干有三四样，一样如枣干，紫色；一样如莲子大，无核，结霜；一样圆颗如白豆大，略白色。把聃果如核桃样，尖长色白，内有仁，味胜核桃肉。石榴如茶钟大。花红如拳大，甚香美。万年枣亦有三样，一样番名垛沙布，每个如拇指大，核小结霜如沙糖，忒甜难吃。一样掇烂成二三十个大块，如好柿饼及软枣之味。一等如南枣样，略大，味颇涩，彼人将来喂牲口。

此处各番宝货皆有，更有青红黄雅姑石，并红刺祖把碧、祖母刺、猫睛、金刚钻。大颗珍珠如龙眼大，重一钱二三分。珊瑚树珠并枝梗、金珀、珀珠、神珠、蜡珀、黑珀番名撒白值，各色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样锦剪绒花单，其绒起一二分，长二丈，阔一丈，各色梭幅、撒哈喇毡、毯罗、毯纱、各番青红丝嵌手巾等类皆有卖者。驼马骡牛羊广有。其羊有四样，一等大尾棉羊，每个有七八十斤，其尾阔一尺余，拖着地，重二十余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样，其尾长二尺余。一等斗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毛长拖地，后半截皆剪净，其头面颈额似棉羊，角弯转向前，上带小铁牌，行动有声。此羊性快斗，好事之人喂养于家，与人斗赌钱物为戏。又出一兽名草上飞，番名昔雅锅失，如大猫大，浑身俨似玳瑁斑猫样，两耳尖黑，性纯不恶，若狮豹等项猛兽，见他即俯伏于地，乃兽中之王也。国王亦将船只载狮子、麒麟、马匹、珠子、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差其头目人等跟随钦差西洋回还宝船，赴阙进贡。（《瀛涯胜览》）

忽鲁谟斯国，自古里国十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居，聚民为市。地无草木，牛羊驼马皆食海鱼干。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畜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碟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

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矢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妆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真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真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货用金银钱、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其酋长感慕恩赐，贡献方物。（《星槎胜览》卷四）

忽鲁谟斯国，其国在古里西北可五千里。其地倚山临海，其国富。以石为城，是多番商。其王修回回教，有礼拜寺，日五度而礼拜，恒斋沐。其俗淳厚。其人白身而魁伟。其男卷发，长衫，善骑射。女编发四垂，黄漆其顶，服长衫。出则色布盖首，红纱蔽面，珥络索金钱，以黛饰眉，花纹饰唇。项佩珠宝、珊瑚、璎珞，四腕俱约金银镯。其婚丧用加的礼。掌礼之官，谓之加的（凡婚礼，男家先宴加的的亲族媒氏，然后二姓述三代谱系，为之书，而后成礼，否则以奸论。丧礼以细白布为大小殓衣，瓶盛净水，三灌尸。以麝脑填口鼻，服衣入棺。坟以石砌，圻藉净沙五六寸。棺至，出尸入圻，石板盖土，筑成隆阜）。其书记用回回字。其市肆咸备。国有酒禁，饮者弃市。其国胜兵、良马、医卜、技

艺，皆冠于西洋。其民有羊猿之戏（羊戏用木尺许，顶平正，可容羊四蹄者树地。一人拍手念诵，羊依拍鼓舞。近木，前足搭木顶，后足跃上，似舞状。人将木断段五六次，接上高丈许。于中推断，接羊置地，羊卧作死状。令舒前足，即前舒之。令舒后足，即后舒之。猿戏以三尺黑猴，演弄毕，令一人帕缚猴眼，别令一人潜击猴首，杂于众中解缚。猴于千人中径取出击首者）。其交易以银钱，名曰那底儿。其利玉石。其谷宜稻麦。其畜宜六扰（银钱径官寸六分，面底有纹，重官秤四分）。其土气有寒暑，有霜雪，少雨多露，春而花开，秋而叶零。有山焉，其阳多红盐，其阴多白垩，其东多丹麓，其西多黄垩。其珍宝之类有八：一曰五色雅姑刺石，二曰粗耙碧，三曰祖母喇，四曰猫睛石，五曰金刚钻，六曰珊瑚，七曰五色玉器皿，八曰大珠，状如龙眼者有之。诸珀谓撒白植。其类有五：一曰金珀，二曰并珀，三曰珠神珀，四曰蜡珀，五曰黑珀。织之类有四：一曰十样锦，剪绒，绒起一分，长二丈，阔一丈。二曰五色梭幅。三曰撒哈刺毯纱。四曰青红丝嵌手巾。羊之类有四：一曰九尾羊，二曰大尾羊，三曰狗尾羊，四曰斗羊（一等尾阔尺余拖地，重二十余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尾长二尺余。一等斗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留毛，后剪净，头似绵羊，角弯向前，上带铁牌，行动有声，此

羊快斗，好事者畜之，以博钱物)。有兽焉，其状如猫，质如玳瑁，黑耳而性仁，出则百兽伏地，其名曰草上飞，番名曰昔雅锅失。其萝卜状如藕而红色。其胡桃质薄而白。其松子长寸许。其葡萄四等，有如莲子色白而无核者，有如白豆圆而白者，有红者，有紫者。有果焉，状如胡桃，尖长色白，内仁甘美者，名曰把聃果。其石榴花如拳，果如钟。有林擒桃、甘蔗、西瓜。其万年枣一名垛沙布，凡三等。有状如拇指，小核而结霜，味如石蜜者。有接烂而成软块，味如柿者。有状如南枣者而味涩，是用养牲者。其朝贡无常（永乐五年，遣其臣将麒麟等物，并备金叶表文，跟随西洋宝船进贡）。（《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忽鲁谟斯在西南海中，东连火山，自古里国十昼夜至。土沃民饶，广麦少谷。垒石为城屋。山五色皆盐，凿为槃碟，因餐焉。男子伟貌拳发，穿长衫，善骑射。女子编发四垂，漆顶。出则布幔兜头，用青红纱布蔽面，两耳轮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点眼眶唇脸花纹为美饰。市用金银钱。产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绒毯。或曰产大马、西洋布、驼鸡、福祿、灵羊。喜作佛事、歌舞，俗颇淳直。永乐三年，遣使来朝，贡方物及驼鸡。上命侍臣金幼孜为之赋。驼鸡如鹤，长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驼，行亦如之。其国又云忽

鲁母思，或曰忽鲁母思国小，土瘠产薄，在东南海中。皆莫考。（《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忽鲁谟斯在西南海中。东连大山，西傍海。国中土厚，宜耕种。人质直，状貌伟硕。喜作佛事，常歌舞，恶杀。前代无考。自古里国十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地无草木。牛羊驼马皆食海鱼干。本朝永乐初，遣使朝贡。七年，中官郑和往赐其国。酋长感慕天恩，躬献方物及驼鸡。儒臣金幼孜作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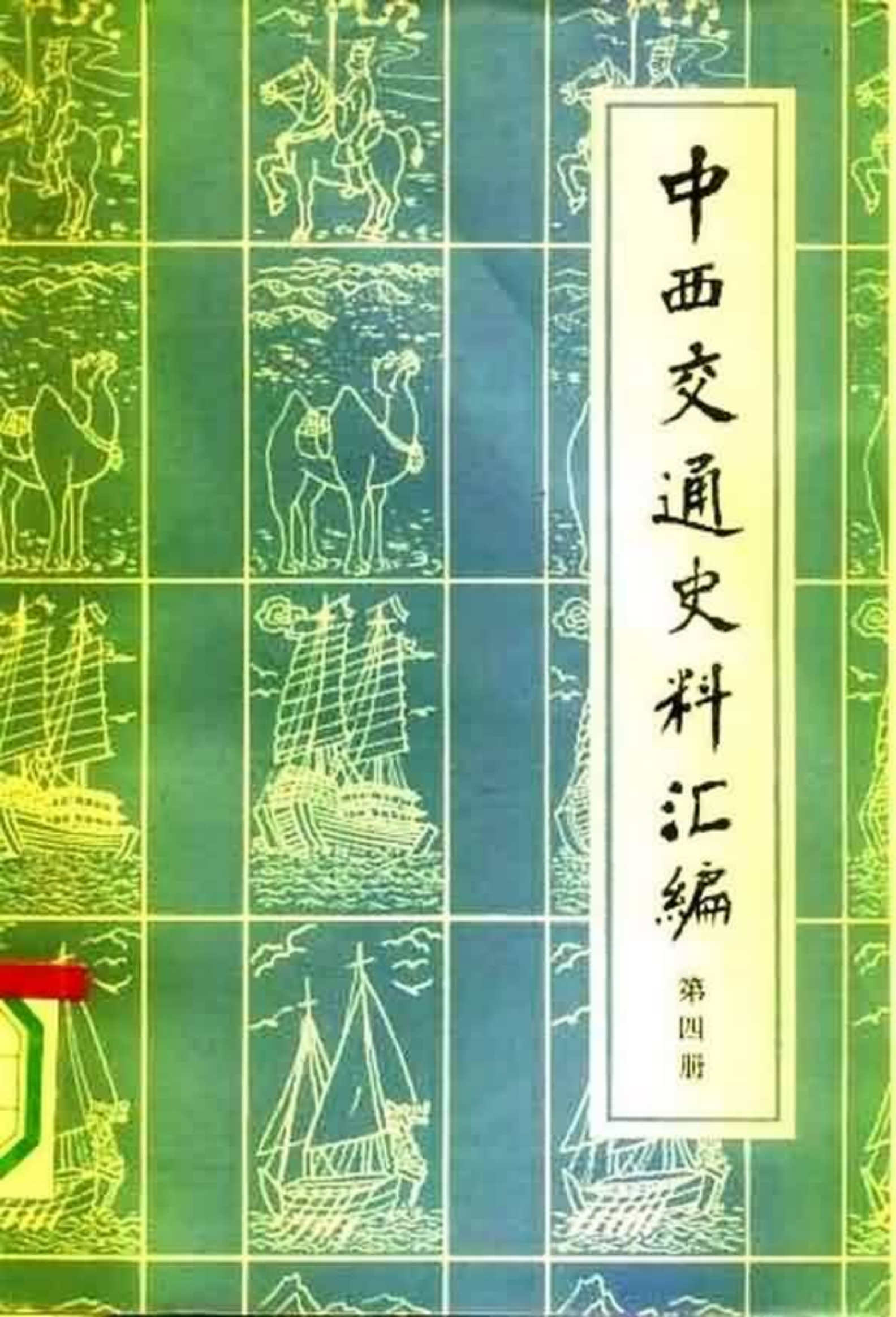
“永乐己亥秋八月旦吉，西南之国有以异禽来献者，稽往牒而莫徵，考载籍而难辨。皇帝御奉天门，特以颁示群臣。莫不引领快睹，顿足骇愕，以为希世之罕闻，中国所未见。其为状也，驰首凤啄，鹤颈鳧臆，苍距矫攫，修尾嵒峩，雄姿逸态，鸷武且力，衡不逾咫，高可八尺，名曰驼鸡，生彼番国。想其质胞火德，体孕阳精。目含碧而星耀，顶凝紫而云蒸。颯凌风以耸拔，翼摩空而崢嶸。冠峨峨以高翥，声胶胶而振腾。岂羽毛之同族，实异状而殊形。感圣德之远被，将献琛于天庭尔。其分重译，辞海陬，贮以雕笼，载以长舟。风馭指以前路，川后导以安流。鸛鹏相参以回翔，精卫从之而夷犹。骇天吴兮走列缺，慑苍螭兮奔素虬。晞晨光于吻谷，弄夕景于瀛洲。倏忽万里，达于九重。阔步长趋，气凌大空。性实驯狎，貌甚雍容。昂首拂青云，鼓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侍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四冊



2 037 7569 1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四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四册

张星娘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 外文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0 1/4, 印张 165千字

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8·733 定价: 0.98元

目 录

第七编 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上)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7
一 张骞之通使西域.....	7
二 汉武帝征大宛.....	15
三 《拾遗记》记渠搜国等.....	20
四 汉与康居之交涉.....	21
五 汉与月氏之通使.....	27
六 西域传入之植物及音乐.....	32
七 月氏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汉以后附).....	39
八 康居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汉以后附).....	43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隋时期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55
一 三国.....	55
二 晋.....	57
三 北魏.....	58
四 梁.....	71
五 北周.....	73
六 隋.....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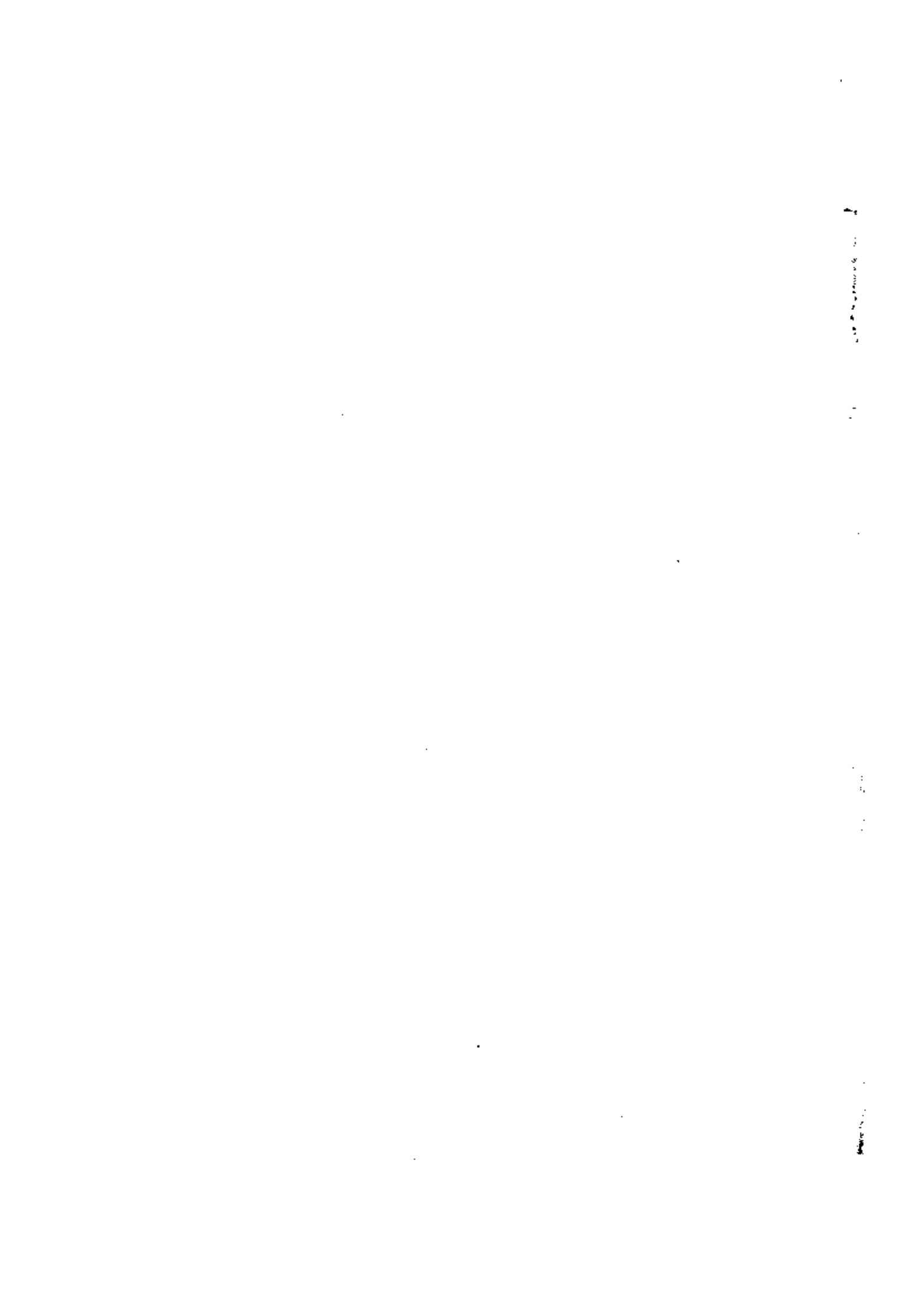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84
一	昭武诸国	84
二	拔汗那	119
三	勃律	124
四	吐火罗	135
五	谢颺及帆延	168
六	识匿、俱蜜、护蜜、骨咄	174
七	西域音乐舞艺之传入	185
第四章	唐代在中国之中亚人及其后裔	187
一	僧人	187
二	西突厥人	192
三	月氏人	192
四	安国人	193
五	何国人	193
六	康国人	194
七	曹国人	194
八	米国人	195
九	石国人	195
一〇	史国人	196
第五章	唐人所记中亚之动植物(唐以后附)	197
一	动物	197
二	植物	199
附录一	西突厥始末	201

一	突厥族概述	201
二	《资治通鉴》关于平定西突厥之记载	212
三	平定西突厥之有关人物	226
四	唐在西突厥设置之州府	232
五	贾耽记往西突厥之道路	234
六	玄奘、杜环记西突厥各地状况	235
七	《册府元龟》记西突厥	238
八	突骑施	247
九	《全唐文》中有关西突厥之文书	266
一〇	东罗马与西突厥之通使	282
附录二	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	292
一	唐代西北版图概述	292
二	天宝末年中亚各族状况	293
三	柘羯军入唐	296
四	景教僧从柘羯军入唐	299
五	利用西域军队之动机	303
六	西域军队东来情形	303
七	回纥军及西域军之战绩	305
八	第一次收复东京	306
九	西域军队之行踪(附回纥军)	306
一〇	第二次借回纥兵	308
一一	第二次收复东京前之一战有西域军 参战	309

一二	戎昱《苦哉行》之分析	310
一三	代宗时西域军防御吐蕃立功泾原	316
一四	德宗时朱泚利用泾原军夺位	320
一五	整编长安胡客入军	324
一六	安西北庭沦陷后四镇北庭行营之历 代节度使	325

第七编

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上)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 中亚之交通

一 张骞之通使西域

1. 张骞第一次出使

张骞，汉中，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驿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

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騫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騫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騫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騫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騫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

大宛^(一)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犂、于寘。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一) 大宛之原音，余尚未能查出。《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云：“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绞汗。元魏时谓破洛那。”《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及《北史》卷九七《西域传》

皆仅作“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魏书·武帝纪》太延三年及五年，均书破洛那朝贡，此外并无洛那国名。故洛那上脱去破字无疑也。拔汗那及餽汗或破洛那皆为 Ferghana 之译音，今人译作费尔干那。古代原音必为拔汗那 (Perghana)。唐时回教徒改从今读，盖阿拉伯文无 P 字音也，吾人由是故认大宛为今费尔干那也。据《前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大宛国都城曰贵山城。贵山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柯伤 (Kasan)，回教著作家亦谓为费尔干那之首府。

康居(一)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羈事月氏，东羈事匈奴。

(一) 康居二字为译音，其原音余尙未能查得，或者由康特 (Kand=Cant) 而来。康特乃 Samarkand, Semiscant 末尾之音，犹言地方也。汉代康居即唐代之康国，一曰萨末鞞，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实皆 Samarkand 之译音也。《辽史》卷三〇作寻思干。《元史·太祖本纪》作薛迷思干 (Semiscant)，《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麻儿干。《明史》作萨马儿罕。萨马儿罕城甚古，波斯袄教圣经《曾德阿维斯塔》(Zend Avesta) 中已有之，谓为俄儿麦资德 (Ormuzd) 所建，城市富庶。伊兰人称其地曰索格多 (Sogdo)，由是而希腊罗马著作家称之为索格的亚那 (Sogdiana)。阿利安 (Arrian) 之《史记》谓马期

顿亚历山大大王尝至马拉康达(Maracanda),后代学人皆信马拉康达即萨马儿罕也。费杜西(Firdusi)之《帝纪》(Shahnameh)中,常见索格多及萨马儿罕二名。依宾库达特拔(Ibn Khurdadbih)、伊恩塔克里(Istakhri)、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等回教著作家皆记萨马儿罕为索格德(Sogd)之都城也。康居之名,传至中国甚早。而索格多之音,直至唐末,始见于段成式之《酉阳杂俎》卷十作私河条国。段成式记云:“私河条国金辽山寺中,有石罽。众僧饮食将尽,向石罽作礼,于是饮食悉具。”关于康居国古史,吾人所得知者甚少也。据司马迁《史记》,大宛当汉武帝时已为农国,植稻麦,又善酿蒲陶酒,而康居则仍在游牧时代也,国势亦不强盛,南事月氏而东事匈奴也。

奄蔡(一)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一)奄蔡即元时阿兰。阿兰人亦印度日耳曼族也。

大月氏(一)在大宛西可二三百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一)大月氏,突厥族也,为有史以来东方人种第一

次徙入伊兰族势力范围内者。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始自敦煌西徙。

大夏(一)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大夏即吐火罗。希腊人称其地曰拔克脱利亚(Bactria)。公元前二五〇年(秦庄襄王元年)，希腊赛流柯斯朝(Selucidae)守将梯俄多都斯(Theodotus)据其地，自立为王。至公元前一二〇年(汉武帝元狩三年)为大月氏所灭。月氏人以后征服克什弥尔、北印度等地，兵威振于一时。至第五世纪时，为嚙哒所灭。克拉勃罗德(Klaproth)及圣马丹(Vivien de Saint Martin)二人皆谓为吐火罗民族公元前一五七年(汉文帝后元七年)，居青海布隆吉尔湖(Bulungir-gol)畔，以后逐渐向西迁徙者也。余考其时，适与月氏迁徙同时，岂二而一者欤？然据司马迁《史记》，大夏似已先月氏而至妫水南者也。大夏之西迁，或在更早时期也。大夏之名，黄帝时已传至中国。而梵音 Tuhara 后魏时始至中国。《魏书·西域传》作吐呼罗。希腊名拔克脱利亚亦于后魏时传入中国。《魏书·西域传》嚙哒条作拔底延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谢颺国条：“谓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慧超《五天竺国传》云：“从此犯引国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为縛底耶。”縛底野与縛底耶亦皆拔克脱利亚之转音也。张骞第一次奉使至大夏时，大夏之希腊王朝尚未灭亡。然国势危殆，已岌岌不可终日。中国人与希腊人第一次接触，即在是役。

2. 张骞第二次出使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驩，出，毋出徙，出邛夔，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僇、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

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一)。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张骞第二次出使目的，因失方向，完全未达。设使当年汉武帝有锲而不舍之忍耐心，未始不可越缅甸抵印度境也。然就今代地图观之，借使此道能通大夏，而所需时日，较之北道为久也。由《史记》此节观之，张骞未奉使西域之前，身毒与中国蜀地已久有交通。所谓邛竹即方竹也，为蜀地之特产，今则移植他处者，亦往往有之。

3. 张骞第三次出使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一)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犏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

誠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昆莫有十余子，其中子曰大祿，强，善将众，将众别居万余骑。大祿兄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临死，谓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太子，无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许之，卒以岑娶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诸昆弟，将其众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杀岑娶，予岑娶万余骑别居。而昆莫有万余骑自备，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属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于骞。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扞罽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卒。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乌孙在今天山北路，巴尔克什湖以东伊犁等地皆是也。张骞第三次出使，当时虽未达目的，而至宣帝时，则大收效果也。

二 汉武帝征大宛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于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一)。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羣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

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是岁太初元年也。……

(一) 贰师城唐时曰东曹，曰率都沙那，今乌拉塔拍(Ura-tepe)也。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一)，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一) 郁成音与油斯肯特城(Uzghend)相近。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一)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骡驴橐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一) 仑头，《汉书》作轮台，即新疆轮台县。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

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约曰：“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汉军熟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之约。宛乃出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

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侦而轻之，责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四人相谓曰：“郁成王汉国所毒，今生将去，卒失大事。”欲杀，莫敢先击。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

弟、桀等逐及大将军。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时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适过行者皆绌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金。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武帝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一）（《史记》卷二四

《乐书》)

(一)《汉书·礼乐志》载《天马歌》与此不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三 《拾遗记》记渠搜国等

元狩六年，渠搜国^(一)献网衣一裘。帝焚于九达之道，恐后人徵求，以物奢费。烧之，烟如金石之气。(《拾遗记》卷五)

(一)渠搜即大宛也。《隋书》卷八三云：钵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云：宁远本拔汗那，或曰钵汗，元魏时，谓破洛那。《魏书》卷一〇二云：破洛那国(原作洛那，兹改正)故大宛国也。拔汗那或破洛那皆为今费尔干那(Ferghana)之别译。《史记·五帝本纪》也有渠搜之名，而《史记·大宛传》记载简略，择用新名而废旧名也。

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有所沦之国。^(一)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

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其国人缀草茅为绳，结网为衣。似今之罗纨也。（《拾遗记》卷五）

（一）新淦国音与岐兰最相近。岐兰见《新唐书·大食传》，波斯北境省名，处里海西南隅，背有厄耳白斯山（Elburs）气候温和，为著名产丝之地。人寿三百，寿木之林，皆不过寓言而已。

四 汉与康居之交涉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小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匄食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后呼韩邪单于身入称臣朝见。郅支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不能自还，即西收右地。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偃、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

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羈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案：都赖似为 *daria* 之译音，即川水之义，而非水名也）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阩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

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其骄嫚如此。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沈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唐书》作伊丽，今作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

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

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阏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铍塞门户，鹵楯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鹵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鹵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阏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并争。汉拥立呼韩邪单于，而郅支单于怨望，杀汉使者，西阻康居。其

后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语在甘延寿、陈汤传。是岁，元帝建昭三年也。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者十余万人，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薺王，治苏薺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

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鬲王，治鬲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一）。（《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

（一）康居附属五小王所治为今代何地，可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

五 汉与月氏之通使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行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鬲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犂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

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翎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翎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胘顿翎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一)，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属大月氏。（《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

（一）高附即迦布逻(Kabul)。

太初二年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置于甘泉故馆，更以余鸡混之，得其种类，而不能鸣。谏者曰：“诗云‘牝鸡无晨’，一云‘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雄类不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行至西关，鸡反顾，望汉宫而哀鸣。故谣言曰：‘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有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弥多，宫掖中生蒿棘，家无鸡鸣犬吠。此鸡未至月支国，乃飞于天汉，声似鷓鴣，翱翔云里。一名暄鸡。昆暄之音相类。（《拾遗记》卷五）

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

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命国使将入呈。帝见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细秃悴，尤怪其之非也。问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系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为巨象之王，鸾凤必为大鹏之宗。百足之虫，制于螭蛇，亦不在于巨细也。臣国去此三十万里。国有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当知中国时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将贱百家而贵道儒，薄金玉而厚灵物也。故搜奇蕴而贡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毳车而济弱渊，策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遥，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实济众生之至要，助政化之升平，岂图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国占风之谬矣。今日仰鉴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色，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淫贼，心多饰则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问使者：“猛兽何方而伏百禽？食啖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乡耶？”使者曰：“猛兽所出，或生昆仑，或生平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寿不穷，食气饮露。解人言语，仁慈忠恕。当其仁也，爱护蠢动，不犯虎豹。当其威也，一声叫发，千人伏息，牛马百物，惊断絙系，武士奄忽，失其势力。当其神也，立兴风云，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龙腾鹜。处于

太上之旣，役御狮子，名曰猛兽。盖神光无常，能为大禽之宗主，乃攬天之元王，辟邪之长帅者也。灵香虽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灾死者，将能起之，及闻气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难歇也。”于是帝使使者令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命喚一声。兽舐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雳，又两目如礮礮之交光，光朗冲天，良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贲皆失仗伏地。诸内外牛马豕犬之属，皆绝绊离系，惊骇放荡，久许咸定。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于是虎闻兽来，乃相聚，屈积如死虎伏。兽入苑，径上虎头，溺虎口。去十步已来顾视虎，虎辄闭目。帝恨使者言不逊，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遣四出寻讨，不知所止。到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检函封印如故，无复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礼待于使者。益贵方朔之遗语，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惭卫叔卿于楷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宫。已亡月支国人鸟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之用耶？自合命殒矣。（《海内十洲记》）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

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共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胘顿都密，凡五部翎侯(一)。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郤(二)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三)鬲宾，悉有其国。丘就郤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一) 翎侯，《前汉书》卷七〇《陈汤传》作歙侯，《唐书·突厥传》及《大唐西域记》作叶护，皆突厥语 Yabgu、Shabgu 之译音，华言君长也。五翎侯地点，多不可考。丁谦《后汉书大月氏国五翎侯考》全皆武断臆说。贵霜即迦布逻(Kabul)附近之固山城(Kushan)。今代西史称大月氏人为印度西提亚(Indo-Scythians)人，(此为英文读法，若依德文，则应为印度斯吉吞人Indo-Skythen)。

(二) 丘就郤(Kujula Kadphises)为月氏名王，统一各部后，西破安息，南并高附(Kabul)，尽有阿母河流域。卒，子阎膏珍(Hima Kadphises)嗣位，遂灭鬲宾，并西北两印度。疆域北逾阿母河，东逾葱岭，抵天山南路之西，与汉都护所治相接。东南逾印度河，跨印度岸斯山。阎膏珍卒，子迦膩色迦(Kanishka)立(即位年代，颇多争论。学者多以为即位于公元七八年，即汉章帝建初三年，卒于

九八年，即汉和帝永元十年）。崇尚佛法，召集第四次佛教大会于札兰特拉（Dschalandhra）地方。高僧马鸣等皆赴会，定以古代梵文编订佛经，为北派佛教所宗。月氏是时实为中央亚细亚最文明之邦也。丁谦《后汉书邱就郤阎膏珍二王考》全为错误。

（三）濮达即拔克脱利亚（Bactria, Bactra）之译音，今代之巴里黑城（Balkh）也。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翎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六 西域传入之植物及音乐

蒲陶、苜蓿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红蓝花（一）

马志曰：红蓝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博物志》云：张騫得种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本草纲目》卷一五）

（一）红蓝花（safflower）产于埃及、印度、克什弥尔等地，可以用作燕支粉，又可染丝绸，中药用之以活经血也。

番红花（一）

又名泊夫蓝，又名撒法郎。李时珍曰：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元时以入食僮用。按张华《博物志》言张騫得红蓝花种于西域。则此一种，或方域地气稍有异耳。（《本草纲目》卷一五）

（一）番红花即红蓝花。

胡麻（一）

李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胡麻即今油麻，更无他说。古者中国止有大麻，其实为蕒。汉使张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寇宗奭《本草衍义》曰，胡麻诸说参错不一，止是今人脂麻，更无他义。以其种来自大宛，故名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纹鹄，其色紫黑，取油亦多。《嘉祐本草》白油与此乃一物。但以色言之，比胡地之麻差淡，不全白尔。今人通呼脂麻。（《本草纲目》卷二三）

（一）胡麻又称芝麻（sesame）今代吾国各省皆

产之。

蚕豆(一)

李时珍曰:豆荚状如老蚕,故名。《太平御览》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此也。今蜀人呼此为胡豆,而豌豆不复名胡豆矣。(《本草纲目》卷二四)

(一) 英语曰 horse-bean or kidney bean, 植物学名辞曰 *vicia faba*。

葫亦名大蒜(一)

李时珍曰:孙愐《唐韵》云:张骞使西域始得大蒜、葫葵。则小蒜乃中土旧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二蒜皆属五葷,故通可称葷。(《本草纲目》卷二六)

(一) 英语曰 chive, 植物学名辞曰 *allium scorodoprasum*。

胡葵,亦名香葵,又名蕪葵(一)

李时珍曰:葵,许氏《说文》作蕪,云薑属,可以香口也。其茎柔叶细,而根多须。缓缓然也。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葵,今俗呼为蕪葵。蕪乃茎叶布散之貌。俗作芫花之芫非矣。(《本草纲目》卷二六)

(一) 今代英语称之为 *coriander*, 植物学名辞曰 *coriandrum sativum*。

苜蓿(一)

李时珍曰:杂记言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

国。然今处田野有之，陕陇人亦有种者。年年自生，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二月生苗，一科数十茎，茎颇似灰藿，一枝三叶。叶似决明叶，而小如指顶，绿色碧艳。入夏及秋，开细黄花，结小荚，圆扁旋转，有刺，数荚累累。老则黑色，内有米如稔米，可为饭，亦可酿酒。（《本草纲目》卷二八）

（一）《史记·大宛传》亦言汉使取苜蓿、蒲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离宫别观旁极望。唯未指定为张骞带来也。苜蓿蒲陶皆译音，今代里海附近土人，尚称苜蓿曰“白苜”（buso），伊兰族方言也，今代英语曰 Alfalfa。

胡瓜亦名黄瓜（一）

李时珍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陈藏器谓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则与杜氏之说微异矣。（《本草纲目》卷二八）

（一）今代英语称黄瓜曰克喀伯尔（cucumber），植物学名辞曰 *cucumis sativus*。阿布曼肃尔（Abu Mansur）称黄瓜曰吉塔（qitta）。阿拉伯及波斯人称之为锡雅儿（xiyar）。呼罗珊人曰喀汪打（kawanda）。

安石榴（一）

李时珍曰：榴者瘤也，丹实垂之如赘瘤也。《博物

志》云：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本草纲目》卷三〇）

（一）今代英语称石榴曰婆梅 格拉内忒（pomegranate），植物学名辞曰 *punica granatum*。石榴产于波斯曲儿忒斯坦（Persian Kurdistan）、俾鲁芝及阿富汗诸地。喀菲儿斯坦（Kafirstan，在帕米尔南）产白石榴，其实明亮如晶。萨马儿罕及俱战提（Khojand）产者亦佳。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十，记大食勿斯离国石榴重五六斤。陆机《与弟云书》首载石榴。贾思勰《齐民要术》亦转载之。唐封演《封氏闻见录》亦载张骞得石榴及苜蓿种子以归。法显《佛国记》载：“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记印度植物云：“石榴柑橘，诸国皆树。”唐宣宗时，阿拉伯商人苏烈曼之《印度中国闻见录》亦记印度各地盛产石榴。拔都他记印度石榴，每年结果两次。马尔低甫群岛（Maldivé Islands）所产者，尤美也。迦布逻产无子石榴，尝以贡献莫卧儿朝阿克巴（Akbar）皇帝。涂林，为梵语 *darim* 之译音。梵语此字或借自伊兰语也。安国今之布哈拉（Bokhara），石国今之塔什干（Tashkend），两国皆见《唐书》。安石国亦可为安息国之别译也。

胡桃亦名核桃（一）

苏颂曰：此果本出羌胡。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本草纲目》卷三〇）

(一) 胡桃, 英名曰 *walnut*, 植物学名辞曰 *juglans regia*。为波斯特产, 由波斯而东传至印度中国, 西传至希腊罗马。由罗马而移植高里 (*Gallia*, 法国古名) 及日耳曼 (*Germania*) 等地。法云《翻译名义集》谓梵语称胡桃曰播罗师, 而实则即波刺斯 (*Parsa*) 之讹音, 以地名为物名也。

葡萄(一)

李时珍曰: 葡萄,《汉书》作蒲桃, 可以造酒。人酹饮之则陶然而醉, 故有是名。其圆名草龙珠, 长者名马乳葡萄。白者名水晶葡萄。黑者名紫葡萄。《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 始得此种。而《神农本草》已有葡萄, 则汉前陇西旧有, 但未入关耳。(《本草纲目》卷三三)

(一) 葡萄今代英名曰 *grape-vine*, 植物学名辞曰 *vitis vinifera*。拖玛歇克 (*Tomaschek*)、荆斯密尔 (*T. Kingsmill*) 及夏德 (*Hirth*) 皆谓葡萄为希腊文 *batrus* 之译音。劳费尔 (*B. Laufer*) 谓为伊兰语 *budawa* 之译音。未知孰是。葡萄为伊兰北境及中央亚细亚之特产, 由该处而移植四方。司马迁《史记·大宛传》亦言汉使自大宛取葡萄实来。希腊人及罗马人移植之西方, 由罗马而更西移至高里及莱因河 (*Rhine*) 流域也。

酒杯藤

酒杯藤出西域, 藤大如臂, 叶似葛花, 实如梧桐实,

花坚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暎彻可爱。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实销醒。国人宝之，不传中土。张骞出大宛得之。事出《张骞出关志》。（崔豹《古今注》）

胡萝卜

有黄红二种，甘甜堪食，可生可熟。昔人题云：“不是张骞通异域，安能佳种自西来。”（一）盖出西域故云。（乾隆重修《肃州新志》）

（一）《本草纲目》记张骞移植中土之植物共十种，而见之《史记》仅苜蓿、葡萄而已。自西域携带植物种子，归来中土，原非难事。汉武帝时遣往西域之使者极多，皆可带来种实，不必为张骞也。而后代著作家皆归功于张骞者，仅因张骞最负盛名而已。

张骞传入中国之音乐。

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阳、望行人等十曲。（崔豹《古今注》）

张骞输入横吹外，汉时尚有其他胡乐，输入中国。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四，转录《续汉书》曰：“灵帝好胡服，

作胡箜篌。”又转录《释名》曰：“琵琶本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为名。”又转录《风俗通》曰：“谨按，琵琶近出，乐家所作，不知谁作也。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也。又四弦象四时也。”《风俗通》，汉汝南应劭撰。其中已有琵琶之名，是汉时已输入中国。近有人谓输自阿拉伯。中法汉学研究所出版之《风俗通义》，“不知谁作也”一句下尚有“以手批把，因以为名。”

七 月氏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汉以后附）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一）。（《三国志》卷三。《魏书》引《魏略·西戎传》）

（一）此为中国正史上第一次记载佛经传入中国及中国人学佛法。

支娄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汉灵帝时，游于洛阳（一）。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舟》、《首楞严》等三经。又有《阿闍世王》、《宝积》等十余部经，岁久无录。安公（道安）校定古今，精寻文体，云似讖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后不知所终。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朔又以光和二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讖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据《佛祖统纪》卷三五，支讖以汉桓帝建和元年
至洛阳，竺佛朔以灵帝光和三年至洛阳。

支曜^(一)……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曜译《成具定意经》及《小本起》等。（《高僧传》初集卷一《支讖传》）

（一）支曜之国籍未著，然详审《高僧传》，凡月支人来中国传布佛教者，大抵以支为姓。由是吾人可以毅然断定支曜为月支国即月氏国人也。

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讖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赍学于讖，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献末乱，避地^(一)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

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从《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高僧传》初集卷一《康僧会传》）

（一）《佛祖统纪》卷三五，谓黄初五年，月氏国优婆塞支谦来洛阳，后避地归吴。

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一）}。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抱。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燉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护以晋武之末，隐居深山。山有清涧，恒取澡漱。后有采薪者移其水侧，俄顷而燥。护乃徘徊叹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辍流。水若永竭，真无以自给，正当移去耳。”言讫而泉流满涧，其幽诚所感如此。故支遁为之像赞云：“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

倾拔玄致。”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及晋惠西奔，关中扰乱，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灊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笃志务法。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超日明经》初译，颇多烦重。承远删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详定，类皆如此。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又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安公云：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其见称若此。护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时人咸谓燉煌菩萨也。（《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法护世居燉煌郡，似为小月氏之苗裔，而非西迁阿母河流域之大月氏。以今代地理区域言之，其人乃华人而非外国人也。少时笃志好学，博览六经。壮乃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遍习异言三十六种，大赍梵经还归中夏，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盖亦法显、玄奘之先导也。

昙摩难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一)人。韶年离俗，聪慧夙成，研讽经典，以专精致业。遍观三藏，闇诵《增一阿含经》。博识洽闻，靡所不综。是以国内远近，咸共推服。少而观方，遍涉诸国。常谓弘法之体，宜宣布未

闻。故远冒流沙，怀宝东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长安。难提学业既优，道声甚盛。苻坚深见礼接。先是中土群经，未有《四含》。坚臣武威太守赵正，欲请出经。时慕容冲已叛，起兵击坚，关中扰动。正慕法情深，忘身为道，乃请安公等于长安城中，集义学僧，请难提译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昙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传译，惠嵩笔受。自夏迄春，绵涉两载，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关内，人情危阻。难提乃辞还西域，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兜佉勒即梵语 Tokhara, Tuhara 之译音。《魏书》作吐呼罗，《唐书》作吐火罗，玄奘《西域记》作睹货罗，古代之大夏也。《高僧传》此节，为梵语最初之正确汉译。大夏，汉初即臣服于月氏，故昙摩难提虽为兜佉勒人，而亦可列之月氏人中也。

八 康居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汉以后附)

又有沙门康巨、康孟详(一)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巨译《问地狱事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孟详译《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安公云：孟详所出，奕奕流便，足腾玄趣也。（《高

僧传》初集卷一《支娄迦讖传》)

(一) 康巨及康孟详二人籍贯,并未注明。然详考《高僧传》康居国人来中国传教者,大抵以康为姓。巨及孟详二人,断定为康居国人,可不致误也。

时又有外国沙门康僧铠(一)者,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等四部经。(《高僧传》初集卷一《昙柯迦罗传》)

(一)《佛祖统纪》卷三五,嘉平四年,中天竺沙门康僧铠至洛阳译《无量寿经》,如是则康僧铠乃印度人而非康居人也。惟《佛祖统纪》成于南宋之末,后于《梁高僧传》七百五十余年。梁时已无确实调查,而《佛祖统纪》称之为中天竺人,诚不知其何所据也,故暂置此。

康僧会(一),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辨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权曰:“昔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

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实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权又特听。会谓法属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朝集观，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

正。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并见于世。至吴天纪四年四月，皓降晋。九月，会遘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康僧会对于中国东南部佛教之传布，可谓为第一功人。佛教大师多精闲幻术。僧会之求舍利，以惑孙权，犹之后代佛图澄之于石勒，丹巴之于元世祖也。康僧会为康居人，而其来至中国，则经由海道也。

康僧渊本西域人（一），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容止详正，志业弘深。诵《放光》、《道行》、《二般若》，即大小品也。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畅亦有才思，善为往复，著《人物始义论》等。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畅曰：“廉者不取，贪者不与，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聪哲有誉，著传《译经录》，今行于世。渊虽德愈畅度，而别以清约自处。常乞匄自资，人未之识。后因分卫之次，遇陈郡殷浩。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观。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后于豫章山立寺，去邑数十里，带

江傍岭，松竹郁茂，名僧胜达，响附成群，常以持心梵经，空理幽远，故偏加讲说。尚学之徒，往还填委。后卒于寺焉。（《高僧传》初集卷四）

（一）康僧渊传仅言为西域人。以前例推之，必籍隶康居，可无疑也。鼻高眼深，尤为伊兰民族或阿利安民族之证据也。

沙门宝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孝建中，来止京师瓦官禅房。恒于寺中树下坐禅，又晓经律，时人亦号三藏。常转侧数百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咒，以香涂掌，亦见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铜唾壶，高二尺许，常在床前。忽有人窃之，意以坐席一领，空卷之，咒上数遍，经于三夕，唾壶还在席中，莫测其然。于是四远道俗，咸敬而异焉。齐文惠、文宣及梁太祖并敬以师礼焉。永明末，卒于所住。（《高僧传》初集卷三《求那跋陀罗传》）

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一）。谛父彤，尝为冀州别驾。母黄氏，昼寝，梦见一僧呼黄为母，寄一麈尾，并铁镂书镇二枚。眠觉，见两物具存，因而怀孕，生谛。谛年五岁，母以麈尾等示之。谛曰：“秦王所饷。”母曰：“汝置何处。”答云：“不忆。”至年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后随父之樊、邓，遇见关中僧髻道人，忽唤髻名。髻曰：“童

子何以呼宿老名？”诤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诤沙弥，为众僧采菜，被野猪所伤。不觉失声耳。”瓘经为弘觉法师弟子，为僧采菜，被野猪所伤。瓘初不忆此，乃诣诤父。诤父具说本末，并示书镇麈尾等。瓘乃悟而泣曰：“即先师弘觉法师也。师经为姚萇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萇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菜之事，弥深悲仰。”诤后游览经籍，过目斯记。晚入吴虎丘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法华》、《小品》、《维摩》各十五遍。又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性爱林泉，后迁吴兴，入故章昆山，闲居涧饮二十余载。以宋元嘉末卒于山，春秋六十余。（《高僧传》初集卷七）

（一）康居人入居中国，多以康为姓。由汉末至今，子孙繁衍。今代中国南北，以康为姓者，亦正多矣。岂皆康居人之苗裔欤？县诤文集今已佚。

邵硕者，本康居国人。大口丑目，状如狂，小儿得侮慢。时时从酒徒入肆酣饮。后为沙门，号硕公。与志（宝志大士）最善，出入经行，不问夜旦，意欲为之则去。游益州诸县，皆以滑稽言事，能发人欢笑，因劝以善，家家喜之。将亡，谓沙门法进曰：“愿露骸松下，然两脚须著屐。”进诺之。已而化，舁其尸露之。明日往视，失所在。俄有自郫县来者曰：“昨日见硕公着一屐

行市中，曰为我语进公：‘小儿见欺，止与我隻履。’进惊问沙弥。答曰：‘昇尸时一履堕，行急不及系也（一）。’”

（《佛祖历代通载》卷九）

（一）此为元魏献文帝天安丁未年（四六七）事。

释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东吴（一）。明少出家，止章安东寺。齐建元中与沙门共登赤城山石室。见猷公尸骸不朽，而禅室荒芜，高踪不继。乃雇人开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于是栖心禅诵，毕命枯槁。后于定中见一女神，自称吕姥，云常加护卫。或时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游戏阶前，驯伏宛转，不令人畏。齐竟陵文宣王闻风祇挹，频遣三使殷勤敦请，乃暂出京师。到第，文宣敬以师礼。少时辞还山，苦留不止。于是资给发遣。以建武之末卒于山中，春秋七十。

（《高僧传》初集卷一一）

（一）慧明始祖似亦东汉时来中国，逢汉末之乱，避地江左者也。

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既怀宝填委，贪附弥深，唯恨不多，取验吞海，行贾达于梓州新城郡牛头山。值僧达禅师说法曰：“生死长久，无爱不离。自

身尚尔，况复财物。”仙初闻之，欣勇内发。深思惟曰：“吾于生多贪，志慕积聚。向闻正法，此说极乎。若失若离，要必当尔。不如沉宝江中，出家离著，索然无扰，岂不乐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众共止之，令修福业。仙曰：“终为纷扰，劳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辞妻子。又见达房，凝水滉漾，知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发日，对众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迴绝人踪，结宇岩曲。禅学之侣，相次屯焉。每览经卷，始开见佛在某处，无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见遗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狩。或有造问学方者，皆答对善权，冥符正则。自初入定，一坐则以四五日为恒准。客到其门，潜然即觉，起共接晤。若无人往，端坐静室，寂若虚空。有时预告，明当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说，曾无欠长。梁始兴王澹，襄帷三蜀，礼以师敬，携至陕服沮曲。以天监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终焉志也。便薙草止容绳床。于是道馆崇敞，巾褐纷盛，屡相呵斥，甚寄忧心焉。仙乃宴如，曾无屑意。一夕道士忽见东冈火发，恐野火焚害仙也，各执水器来救。见仙方坐大火，猛焰洞然，咸叹火光神德。道士李学祖等，舍田造像，寺塔欵成，远近归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阳王恢，躬礼受法。天监末，始兴王冥感，于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斋晨，常设净供。仙后赴会，四王顶

上放五色光。仙所执炉，自然烟发。太尉陆法和昔微贱日，数载在山，供仙给使。僧有肆责者，仙曰：“此乃三台贵公，何缘骂辱？”时不测其后贵也。和果遂升袞服。仙或劳疾，见缥衣童子，从青溪水出，碗盛妙药，跪而进服，无几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复游井络，化道大行。时遭酷旱，百姓请祈。仙即往龙穴，以杖扣门，数曰：“众生忧苦，何为嗜睡如此？”语已，登即玄云四合，大雨滂注。民赖斯泽，咸来祷赛，饮若天神。有须舍利，即为祈请。应念即至，如其所须。隋蜀王秀作镇岷络。有闻王者，寻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动色，亲领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踪，可即加刃。仙闻兵至，都无畏惧。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达山足，忽云雨杂流，雹雪崩下，水涌满川，藏军无计。事既窘迫，乃遥归忏礼。因又天明雨霁，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尽敬。便为说法，重发信心。乃邀还成都之静众寺，厚礼崇仰，举郭恭敬，号为仙阁梨焉。开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净，山神前扫。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余岁，端坐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犹有木景白叠尚存，云是圣人仙阁梨许。（《高僧传》二集卷三四）

（一）案道仙被僧伽梨，端坐念佛，云雨杂流，雹雪崩下，水涌满川，蜀王之兵遂窘，乃全为幻术。此类幻术，可

参观《马哥李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一章附注二。

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国难东归，魏封于襄阳，因累居之，十余世矣。七岁初学，寻文究竟。无师自悟，敬重佛宗。虽昼拥俗缘，令依学侣，而夜私诵《法华》，竟文纯熟，二亲初不知也。十三拜辞，即蒙剃落。更谥大部，情用弥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滨，依承慧远。传业《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导。后入关中，住静法寺。仁寿置塔，敕召送舍利于瓜州崇敬寺。初达定基，黄龙出现于州侧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瞩，具表上闻。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大要事，不出户庭，故往参候，罕睹其面。末以年事高迈，励业弥崇，寺任众务，并悉推谢。唐初卒也，年七十余矣。（《高僧传》二集卷三六）

（一）汉魏之际，康居国人多迁移中国，惜各种文字中，皆无详细记载也。

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严持斋戒。初受十戒，便护五根。年及具足，行业弥峻。胁不著席，日无再饭。外仪轨则，内树道因。广济为怀，游行在务。以梁天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时巴峡蛮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诛讨。达愍其将苦，志存拯拔。独行诣贼，登其堡垒。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风雨晦冥，雷霆震击。群贼惊骇，恻尔求哀。达乃

教具千灯，祈诚三宝。营办始就，昏霾立霁，山泽通气，天地开朗。翕然望国，并从王化。襁负排藪，獼兽前趋者，其徒充泽。遂使江路肃清，往还无阻，兵威不设，而万里坦然，达之力也。后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缚狴在地，声作人语曰：“愿上圣救我。”达即解衣，赎而放之。尝于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脱。重以汤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净。达曰：“此鱼膏也。”更莫测其所从。行至梓州牛头山，欲构浮图及以精舍，不访材石，直觅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于时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于水中得一长材，正堪刹柱，长短合度，金用欣然，仍引而竖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无溜者。达率合皂素通皆接取，从横山积，创修堂宇，架塔九层。远近并力，一时缮造，役不逾时，歛然成就。而躬袭三衣，并是粗布，破便治补，寒暑无革。有时在定，据于绳床，赫然火起，众往扑灭，唯觉清凉。有沙门僧救者，积患挛蹇，来从乞瘥。达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骤步而返。斯阴德显济，功不可识，其例甚矣。又布萨时，身先众坐。因有偷者穿墙负物，既出在外，迷闷方所，还来投寺，遂喻而遣之。故达化行楚蜀，德服如风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执炉请供者，或散华布衣者，或舍俗归忏者，或剪落从法者，日积岁计，又不可纪。以天监十五年，随

始兴王还荆州。冬十二月，终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达形长八尺，容式伟然。敷宏律训，及以讲诵，乍讽俗书，用悟昏识。铨序罪福，无待重寻。故详略而传矣。（《高僧传》二集卷三九）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隋时期 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一 三国

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卷三〇《魏书》）

北新道^(一)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二)，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三)。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四)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坚昆^(五)国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丁令国^(六)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

青昆子皮。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乌孙西，似其种别也。……短人国(七)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人众甚多，去奄蔡诸国甚远。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三国志》卷三〇《魏书》引《魏略·西戎传》)

(一) 汉时，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有二道。三国时，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即所谓北新道也。

(二) 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在我国新疆境内。

(三) 于赖城不可考。

(四) 岩国、奄蔡皆见《后汉书》。

(五) 坚昆，唐曰结骨，曰黠戛斯。元时曰吉利吉思。英文曰 Kirghiz。其人种今代仍散处于里海之东北及我国新疆等地，与《魏略》所言相同。

(六) 丁令在今俄比河(Obi)上流。

(七) 短人国去康居可万余里，吾意在今欧洲俄国北境矣。

二 晋

大宛西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余城。土宜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须。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钁为娉，又以三婢试之，不男者绝婚。奸淫有子，皆卑其母。与人马乘，不调坠死者，马主出敛具。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庚为大宛王。蓝庚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晋书》卷九七）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晋书》卷九七）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一）。（《晋书》卷一一三《苻坚传上》）

(一) 此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三七八年事也。

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一)。(《晋书》卷一一三《苻坚传上》)

(一) 此晋孝武帝太元六年事也。

三 北魏

悉万斤国(一),都悉万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师子。每使朝贡。

(一)《新唐书·西域传》康国条,悉万斤亦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皆为撒马儿罕(Samarkand)之译音。悉万斤古代读音,亦同萨末鞬。伽色那即 Ghazna 之译音。《诸蕃志》作吉慈尼,《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哥疾宁。

忸密国(一),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云,安者,一曰布谿,又曰捕喝,元魏谓忸密。即今代之布哈拉(Bokhara)。布哈拉距撒马儿罕不远,而《魏书》及《北史》谓其距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较之悉万斤去代多万余里,

故吾意书中必有误刊。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或为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似稍近确情也。

洛那国(一)，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献汗血马。自此每使朝贡。

(一) 洛那当作破洛那。考《太武帝纪》太延三年及五年，均书破洛那朝贡。此外无所谓洛那者。故此方洛那上必脱去破字无疑。《新唐书·西域传》，宁远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谓之破洛那，皆为 Ferghana 之译音。今代地图上多译作费尔干那。

粟特国(一)，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二)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一) 粟特似为俄粟特 (Ossethi) 之讹音，略去其首音俄字也。俄粟特民族今代仍居高加索山系间，即古代阿兰 (Alans) 或阿思 (As) 人之苗裔。粟特不可与索格多 (Sogdo) 相混。索格多乃伊兰人称康居也。阿兰人亦印度日耳曼系，至元时，来居中国者甚众，留名《元史》者不一其人。所谓大泽，即里海也。阿兰族详情，可参观第一册《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二) 忽倪,夏德 (F.Hirth) 谓即匈奴阿提拉 (Attila) 大王之少子 Hernae 云。读音相近,时代亦同,其说可信。

色知显国(一),都色知显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一) 此国不可考。

伽色尼国(一),都伽色尼城,在悉万斤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里。土出赤盐,多五果。

(一) 伽色尼似即《诸蕃志》之吉慈尼国,读音及地位皆相同。玄奘《西域记》卷一二,漕矩叱国都城曰鹤悉那 (Ghazna)。

薄知国(一),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万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一) 薄知读音与巴尔梯 (Baltistan) 相近,唯在吉慈尼之东,不在其南也。

牟知国,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万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兽草木类中国。

阿弗太汗国,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一)。

(一) 以上二国不可考。

呼似密国(一),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万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银、琥珀,有师子,多五果。

(一) 呼似密国即《新唐书·西域传》康国分支之火寻，一曰货利习弥，一曰过利，元时之花刺子模国。国在阿母河下流，今代基华汗国(Khanate of Khiva)即古代花刺子模旧壤。花刺子模(Khorazm)之名，已见于拜火教之《增德阿维斯塔》(Zendavesta)圣经中，又见于拍赛波力斯(Persepolis, 古代波斯都城)之楔形文字之碑刻，古波斯语，低地义也。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已有喀拉斯迷亚(Qarasmiah)之名。马期顿大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后，货利习弥王法拉斯曼(Pharasmanes)率一千五百骑来附。自称其国与阔尔吉(Kolkhi)及女人国为邻。罗马地理家斯脱拉波(Strabo)及白里内(Pliny)二人皆谓货利习弥在阿母河下流。货利习弥湖(Lake Khorasm)亦名阿拉耳湖(Aral)，在其东北。

诺色波罗国(一)，都波罗城，在忸密南，去代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麦，多五果。

(一) 诺色波罗国即尼沙不耳城(Nishapur)。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七年壬午，拖雷克匿察兀儿等城。《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作你沙卜里。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你沙不儿城。不儿者，印度日耳曼系语，城市也。印度人曰普儿(pur)，希腊人曰波力斯(polis)，德人曰堡格(burg)，英人曰博罗(borough=burg)。丁谦《魏书西域

传考证》谓即《唐书》之那色波，亦曰小史。《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那黑沙不城云。余查那色波即 Nakhshab 之译音，其末尾无罗字音。以地位论，那色波（今代之喀尔西 Karshi）在布哈拉（即忸密）之东南，去代里数，应较忸密尤少，而反较多，其非那色波明矣。

早伽至国，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麦于邻国，有五果。

伽不单国，都伽不单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麦，有五果（一）。

（一）以上二国不可考。唯既在布哈拉及撒马儿罕之西，则必皆在阿母河下流，可以断然无疑。《魏书》谓其土皆平，亦与确情相吻合。阿母河下流，上古时代皆为海底，逐渐淤积，而为有史时代之状况。

者舌国（一），故康居国，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贡，自是不绝。

（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析，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者舌即柘支之转音。《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察赤（Chach）。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史记》谓塔什干城（Tashkend）普通皆称为沙晋（Shash），又有称之为察赤（Chach）者。《魏书》谓为故康居国者，盖康居附庸也。

伽倍国，故休密翁侯，都和墨城（一），在莎车西，去

代一万三千里。人居山谷间。

(一) 和墨城读音与今代地图上之库尔姆 (Khulm) 相近,或即其地也。

折薛莫孙国,故双靡翁侯,都双靡城(一),在伽倍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间。

(一) 库尔姆西有锡伯尔干 (Shibirgan) 城,其前三字,音与双靡相近。古人译音简略,或者即其地也。

钳敦国,故贵霜翁侯,都护澡城(一),在折薛莫孙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间。

(一) 喀尔西 (Karshi) 之南,有胡撒儿城 (Hussar),音与护澡相近,在锡伯尔干西北,阿母河北岸。

弗敌沙国,故肸顿翁侯,都薄茅城(一),在钳敦西,去代一万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一) 库尔姆之南有巴緬城 (Bamian)。《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巴某,音与薄茅最相近,唯不在钳敦之西耳。查今代地图,胡撒儿之西,皆平原,而此处云居山谷间,情形与巴緬相合,史或有误记也。

阎浮謁国,故高附翁侯,都高附城(一),在弗敌沙南,去代一万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一) 高附音与迦布逻 (Kabul) 相近,必即其地,唯在巴緬东面,略偏南而已。

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一)，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二)，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三)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四)。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一)《史记·大宛传》大夏都曰蓝氏城，《前汉书》谓大月氏国王治监氏城，《魏书》此处谓都于卢监氏城，《北史》作臙监氏城。吾查阿母河流域城市之名，无有音似蓝氏或监氏或卢监氏者。唯臙监氏读音与昔刺思(Serakhs)最相近，其地在水鹿城(Maru=Marv)西南，途思(Tus)之东，亦古城也。为古代波斯王所建。昔刺思之名，见于《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Maruchak)，马鲁(Maru)、昔刺思等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撒刺哈夕，阿拉伯地理家多有记此城者，城位于海里鲁特河(Herirud)畔。吾人由是可以断定《史记》、《汉书》实有缺文，《魏书》之卢字为误刊，其真确译名，应从《北史》，作臙监氏。据《史记》大月氏最初居妣水(即阿母河)北，何时迁至大夏旧都臙监氏，无史可稽。何时为蠕蠕所侵，亦不可考。

(二) 薄罗城音与博罗尔 (Bolor) 最相近。唯博罗尔乃一区域之名, 在帕米尔高原南部, 太偏于东。故吾意以为薄罗城即巴里黑城 (Balkh) 也。《元史·太祖本纪》作班勒纥, 《长春真人西游记》作班里, 班里与薄罗音亦相近。

(三) 寄多罗王生于汉初, 当月氏为匈奴所破, 率领共众西奔者也。上文言为蠕蠕所破, 恐即匈奴之误。东晋初, 大月氏败于印度笈多王朝。公元第五世纪末, 乃为嚧哒所灭。

(四) 今代骨克察河 (Kokcha) 上流, 仍有著名之琉璃矿 (Lapis lazuli)。其地为玄奘《西域记》之屈浪拿国旧壤。《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亦载吐火罗国北有颇黎山, 开元天宝间, 数献红碧玻璃。盖其地自古即以制琉璃驰名世界, 而中国之制琉璃术, 据此乃来自大月氏者也。

阿钩羌国(一), 在莎车西南, 去代一万三千里。国西有悬度山, 其间四百里中, 往往有栈道, 下临不测之渊, 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 因以名之。土有五谷诸果。市用钱为货。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一) 阿钩羌国似即《前汉书》之乌秣国。乌秣国音与乌菴国 (Udyana) 相似, 地位亦相合。

波路国(一), 在阿钩羌西北, 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其地湿热, 有蜀马, 土平。物产国俗与阿钩羌同。

(一) 波路国, 《魏书》同卷赧弥国条, 又作钵卢勒国,

皆为 Bolor 之译音。据吾所知,《魏书》实为世界上各种文字中最先记该地者也。波路近代译音为博罗尔。

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一)。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其俗以金银钱为货,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计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谓百丈佛图也(二)。

(一) 此国实已在今巴基斯坦境内,为其与月氏同族,特序之于此耳。富楼沙,法显《佛国记》作弗楼沙,《西域记》作布路沙布逻,皆为梵语 Purushapura 之译音。布逻(Pura),梵语城市也,其地今代名曰白沙瓦(Peshawar),在北纬三十四度八分,东经七十一度三十分。

(二) 城东佛塔,《佛国记》亦有记载,为迦腻色迦王(Kanishka,《佛国记》作罽膩伽)所建。迦腻色迦王约即位于公元十年,即新莽建国二年。武定八年即西五百五十年。由迦腻色迦王以至元魏之末,亦不过五百四十一年。而此处云八百四十二年,记载有误无疑也。

吐呼罗国(一),去代一万二千里。东至范阳国(二),西至悉万斤国。中间相去二千里。南至连山,不知名(三)。北至波斯国。中间相去一万里。国中有薄提

城(四)，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汉楼河(五)。土宜五谷，有好马、驼、骡。其王曾遣使朝贡。

(一) 吐呼罗国，《隋书》、《唐书》作吐火罗。《梁高僧传·昙摩难提传》作兜佉勒，古之大夏也。

(二) 范阳国即玄奘《西域记》之梵衍那国，慧超《五天竺国传》之犯引国，《新唐书·西域传》之帆延或望衍也。

(三) 其南面之连山，即大雪山，今代名曰印度库斯山(Hindukush)。

(四) 薄提似即《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之濮达。薄提与濮达，似皆自 Bactria 译音。然《魏书》同卷嚙哒条之拔底延亦为 Bactria 之译音。拔底延城北有乌浒水(即阿母河)向西流。

(五) 汉楼音与海里路特(Herirud) 颇相近，亦向西流。唯该河之畔，又无一城音与薄提相类者。

嚙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一)，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乌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二)，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余，多寺塔，皆饰以金。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衣服类加以纓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十万。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

土，冬逐煖处。分其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历而行，每月一处，冬寒之时，三月不徙。王位不必传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国无车有舆，多驼马。用刑严急，偷盗无多少，皆腰斩，盗一责十。死者，富者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后，每遣使朝贡。正光末，遣使贡师子一。至高平，遇万俟丑奴反，因留之。丑奴平，送京师。永熙以后，朝献遂绝。初，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慧生所经诸国，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盖举其略云(三)。其国去漕国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四)。(《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一) 公元第四世纪时(东晋时)，匈奴人之后裔，自蒙古西迁。其一支渡窝尔加河(Wolga)至欧洲，引起欧史上之民族大迁徙(Volkerwanderung)。至阿提拉(Attila)而匈奴人在欧洲之势力，达于高潮。其别枝嚙哒(Die Ephthaliten)又曰白匈奴(Die Weissen Hunnen)者沿阿母河而布势力，灭月氏贵霜翕侯(Das Reich der Kuschan bei Kabul)，入印度，屡犯波斯萨珊王朝。公元五百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魏宣武景明元年)，征

服乾陀罗 (Gandhara)。印度笈多王朝 (Die Guptas) 屡为新来之外族摧败，疆土多为所攘。匈奴人以彭甲伯 (Pendschab) 为根据，逐渐征服印度中部。第六世纪初 (梁武帝时)，匈奴王密希拉古拉 (Mihiragula) 都于彭甲伯省之萨喀拉 (Sakala) 城，君临北印度。麻拉瓦 (Malava) 有匈奴亲王，就封。瓦拉比 (Valabhi) 亦为附庸，朝贡甚谨。哈烈 (Herat) 及巴里黑 (Balkh) 则共两都也。笈多王朝势力，仅限于摩揭陀 (Magadha) 而已。后有佛陀笈多 (Buddhagupta) 王，起兵抗匈奴，为匈奴将陀拉曼 (Toraman) 所败，割麻拉瓦西部以和。笈多王朝末主巴奴笈多 (Bhanugupta) 卒于公元五一〇年 (梁武帝天监九年)。稍后，有雅梭达磨 (Yasodharma) 王者，起于摩揭陀，纠集印度诸王以抗匈奴。五三三年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大败匈奴于麦尔塘 (Multan) 省之柯鲁耳 (Kohrur) 地方，匈奴遂衰。稍后，五六〇年时，波斯人与北方新起之突厥人联兵，共击嚙哒。嚙哒在中央亚细亚之威望全坠。五七〇年时 (周武帝天和五年，陈宣帝大建二年)，白匈奴国乃全灭亡，疆土悉为突厥所有。据西史，嚙哒与月氏，全不相同。丁谦《魏书西域传考证》谓嚙哒为大月氏改名云云，盖沿宋人所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吐火罗传》之误也。该传云：“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嚙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曰挹阇。”月氏王不姓嚙哒。嚙哒乃另一民族也。

(二) 拔底延即拔克脱利亚 (Bactria) 之讹音。《唐

书·谢颺国传》作缚底野，慧超《五天竺国传》作缚底耶，皆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之缚喝国。玄奘亦曰：“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三）《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惠生取经天竺，尝道出嚧哒，记其国情况云：“十月初旬，入嚧哒国。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衣，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阴阳运转，莫知其度，年无盈闰，月无大小，用十二月一藏。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王居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毡数为壁。王着锦衣，坐金床，以金凤皇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至于设会，一人唱则客前，后唱则罢会，唯有此法，不见音乐。嚧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戴一角。长（衣？）八尺，奇（角？）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王妃出则舆之，入坐金床，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自余大臣妻，皆随伞，头亦似有角，团圆下垂，状似宝盖，盖观其贵贱，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器用七宝。诸国奉献，甚饶珍异。按嚧哒国去京师二万余里。”

（四）按《魏书》同卷，嚧哒国之后，尚有朱居国、渴槃陀国、钵和国、波知国、赊弥国，皆役属于嚧哒。朱居国即《唐书·西域传》之朱俱波，亦名朱俱槃，今新疆之叶尔羌。渴槃陀原音为 Gorband，其地为今代撒里库尔（Sarikol），

其河即叶尔羌河也。钵和国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之萨蜜，亦曰达摩悉铁帝国，或曰馊品，其地为今之瓦汉（Wakhan）。波知在今赤特拉尔（Chitral）之西南。赊弥即《西域记》之商弥国，在赤特拉尔附近。

四 梁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随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又奉表贡献。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土地温暖，多山川树木，有五谷。国人以麩及羊肉为粮。其兽有师子、两脚骆驼，野驴有角。人皆善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少女子，兄弟共妻。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其王坐金床，随太岁转，与妻并坐接客。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无职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

讫即吉。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一)。(《梁书》卷五四《诸夷》)

(一) 丁谦《梁书夷貊传考证》谓滑即嚙哒，滑与活国音相近，其言是也。玄奘《西域记》卷一二活国，即今阿母河南之昆都斯城(Kunduz)。《梁书》此处略序滑国之原来，谓当元魏之居桑乾也，公元四世纪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始强大，征服诸国，似与西史所记白匈奴西徙相合也。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者，其名尚未显也。其通于梁，似先经魏地，由魏人作翻译者。故有“待河南人译然后通”之语也。仄带夷栗随即 Ephthalite = Hephthalite 之译音，非王名，乃部族之名。最初国王或有以是为名者，而在梁天监时，嚙哒王名密希拉古拉(Mihiragula)也。梁武帝时，嚙哒对中国南北两朝皆有交通。盘盘及句盘二国，皆不可考。其国事天神、火神，可知佛教及祆教皆行于其国。《梁书》滑国之下，尚有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周古柯国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二之斫句迦国(旧曰沮渠)。斫句迦国《魏书》、《唐书》皆作朱俱波国，或朱俱槃国。《历代三宝记》卷一二作遮拘迦，又作遮拘槃。研究《西域记》者，皆承认为今新疆之叶尔羌(Yarkand)。注谓旧曰沮渠者，误也。沮渠乃沮渠蒙逊之姓，西晋时，尝据姑臧，斫句与沮渠仅音相近耳。呵跋檀，丁谦谓即《魏书》之伽不单，吾意不然。伽不单尚在悉万斤之西北，不在滑旁。《梁书》之呵跋檀，与周古柯及胡蜜丹并列，尤证明其非即伽不单也。呵跋檀非他，即《西域记》之

竭盘阬国，慧超《五天竺国传》作渴饭檀，《梁书》同卷又作渴盘阬国，通使时期不同，前后异译而已。胡蜜丹国，伊兰土语 Humaedan 之译音。印度人称连山曰库斯(Kush)，伊兰人曰柯(Koh)，再变为贺(Ho)或胡(Hu)，伊兰人谓中曰蜜丹(maedan)。等于英语之 middle，德语之 mittel。胡蜜丹者，伊兰语“山之中间”之义。《新唐书·西域传》作护蜜国，略去尾音丹字也（参见堀谦德《解说西域记》第 954 面）。白题国，丁谦谓即今巴勒提(Balti)。其言是也。其先亦为匈奴别种胡，或与嚙哒同时迁入阿母河流域，为嚙哒之附庸。

五 北周

嚙哒国，大月氏之种类，在于阗之西，东去长安一万八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余里。刑法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其人凶悍能战斗。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大统十二年遣使献其方物。魏废帝二年、明帝二年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一)，职贡遂绝。（《周书》卷五〇《异域传》）

（一）《周书》此处所言多与《魏书·嚙哒传》相同。唯此处又记大统以后，与中国尚有三次之交通。后为突厥

所破，部落分散，亦与西史相合。周武帝天和五年，即公元五一〇年，嚙哒为突厥、波斯瓜分也。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一)。（《周书》卷五〇《异域传》）

（一）粟特即阿兰，已见前文。保定四年，即公元五六四年。

六 隋

隋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略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书》卷四《炀帝本纪》，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傅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隋书》所载葱岭以西诸国情形如下：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

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失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袄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犏牛、黄金、硃沙、罽香、阿薛那香、瑟瑟、麀皮、氍毹、锦叠。多葡萄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后遂绝焉^(一)。（《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北史》卷九七，《隋书》卷八三）

（一）此节应为《隋书》，而见于《魏书》者，后人误增也。《魏书》又将大业改为太延，尤为牵强附会。康国之名，隋唐始见，以前皆作康居。康国何时为匈奴所破而西迁，史无明文。世夫毕，《隋书》作代失毕，考康居人（Sogdians）称王曰斯色万（Xsevan），音与世失毕相近，故改正之。其世夫毕及代失毕，皆误刊也。达度可汗，《唐

书》作达头可汗。萨宝水似即今之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iver)。阿祿迪城不可考。米国等小国考见下文。

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谓康国“本汉大月氏地，安得云康居之后。唐修《隋史》，因汉时康居强于西域，彼时无闻，遂望文生义，竟以康为康居之后，与以安即汉安息，同一谬妄。”余意大月氏地，尚在撒马尔罕之南，阿母河两岸是也。汉代之康居，其中心点虽不在撒马尔罕。然断不能若多种历史地图，移至楚河(Chu R.)及巴勒喀什湖(Balkash)之北也。隋唐时代，距古不远，康居与中国，交通未尝中绝。康即康居，谅不致误。安即安息，吾意亦必有因。安即布哈拉，汉时为安息属地，以后其王族或为安息王朝之支庶，故隋唐时中国人简称之曰安也。康国王姓温，为月氏国人，或为汉时西迁之大月氏，于六朝时间，自阿母河南入居康居。王族为月氏人，而大半国民则昔时康居之后裔也。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字设力登。妻，康国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为平头。王坐金驼座，高七八尺。每听政，与妻相对，大臣三人评理国事。风俗同于康国，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递相禽兽，此为异也。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大业五年，遣使贡献，后遂绝焉^(一)。(《隋

(一) 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即今之布哈拉(Bokhara)也。汉时，其国或为安息附庸，故此处言其为汉时安息国也。那密水即今之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iver)。回教著家皆谓布哈拉为世界最古城市之一，波斯古史中，屡得见之。

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于突厥，射匿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旬职摄其国事。南去钹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一)。(《隋书》卷八三)

(一) 石国为今之塔什干(Tashkend)。突厥人谓石为塔什，干则犹言地方城市也。药杀水即 Yaxartes 之译音，罗马人称之亦以是名。伊兰人称之曰锡耳河(Syrdaria)，阿拉伯人称之曰西洪河(Sihun)。《元史》上作忽章河。石国，《魏书》卷一〇二作者舌，《唐书·西域传》作柘支，或柘折，玄奘《西域记》作赭时国，《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察赤，皆 Chach = Shash 之译音也。察赤者，塔什干城之古名也。算端巴伯尔(Sultan Baber)谓

古书中，多称塔什干为沙胥(Shash)，亦有作察赤(Chach)者。公元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阿拉伯勇将屈底波(Kutaiba)攻陷沙胥城。同时，阿拉伯地理家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等书中，皆有记载。十一世纪时，阿尔比鲁尼(Albiruny)谓沙胥城即古代拖雷美(Ptolemy)《地理书》之石塔(Stone Tower)地方。骆驼商队由此东至赛里斯国(Seres, 古代罗马人中国之名称)贩运丝物者也。元初，塔什干何时为蒙古人攻陷，《元史》无明文。多桑(D'Ohsson)《蒙古史》沙胥或察赤之名，亦不得见。塔什干之名，仅于其书第四册第557页，公元一三〇六年(元成宗大德十年)一见之。明初，帖木儿时，塔什干始为西域重镇。夏德(F. Hirth)谓赭时、者舌、柘支、柘折，皆由突厥语帖阿胥(Tyash)变形而来，帖阿胥与塔什(tash)相同。《隋书》及《唐书》之石国，皆译义也。

拔汗国(一)，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带金花。俗多朱砂、金、铁。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 拔汗即费尔干那(Ferghana)，《唐书》作拔汗那。渠搜国，唐尧时尝来朝，其与中国有交通，由来尚矣。苏对沙那，玄奘《西域记》作率堵利瑟那国，位于费尔干那

及撒马儿罕之间，今代油拉塔泼(Ura-Tape)市即苏对沙那故址也，在俱战提(Khojend)西南四十英里，塔什干西南一百英里。

隋文帝时，大宛国(一)献千里马，驥曳地，号曰师子驄。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扼目，马战不敢动，乃鞣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挠磴，驥尾焦秃，皮内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矣。(张鷟《朝野僉载》)

(一) 此处所谓大宛必即钹汗也。《隋书》无大宛之名，而张鷟用之者，袭古名也。

吐火罗国(一)，都葱岭西五百里，与挹怛杂居。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十万人，皆习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寝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为志。生子，属其长兄。其山穴中有神马。每岁牧牝马于穴所，必产名驹。南去漕国千七百里，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业中遣使朝贡。(《隋书》卷八三)

(一) 吐火罗即《魏书·西域传》之吐呼罗国。挹怛即《魏书》之嚙哒。漕国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之谢颀,玄奘《西域记》作漕矩吒,其王居曰鹤悉那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哥疾宁(Ghiznin = Ghazna)。

挹怛国(一),都乌浒水南二百余里,大月氏之种类也。胜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战。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都城方十余里。多寺塔,皆饰以金。兄弟同妻。妇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数为角。南去漕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 挹怛即嚙哒之异译。挹怛已于周武帝天和五年(公元五七〇年)为突厥所灭,而《隋书》此处谓其于大业中尚遣使贡方物,岂其国商人冒充欤?

米国(一),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业中频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 据《新唐书·西域传》,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英国比耳(S. Beal)注《西域记》谓即今马江(Maghian),距撒马儿罕东南五十英里。

史国(一),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其王

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国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余人。俗同康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罗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国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据《新唐书·西域传》，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见玄奘《西域记》，）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佉沙、乞史皆古名 Kash 之译音。阿拉伯人称之为 Kiss。详考见下方《唐书》史国案语。

曹国（一），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据《新唐书·西域传》有东曹及西曹二国，西曹即隋时曹也，详见下方《新唐书》曹国案语。得悉神未悉为何教之神，吾意以为即 Deus 之译音，印度日尔曼系诸族上帝之称谓也。

何国（一），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族类，字敦。都城方二里，胜兵

千人。其王坐金羊座。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据《新唐书·西域传》，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详见下方《唐书》何国案语。

乌那曷国（一），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国种类，字佛食。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王坐金羊座。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乌那曷即巴里黑（Balkh）也。有甚多民族，不能将乌（V）及白（B）二音分辨清晰。例如斯拉夫人有时将塞尔维亚（Servia）读作塞尔比亚（Serbia，巴尔干国名），赛瓦斯夺泊尔（Sevastopol）又作赛拔斯托泊尔（Sebastopol，俄国南方港名）。东北去安国，恐为西北去安国之误刊也。安国即布哈拉（Bokhara），布哈拉在巴里黑西北。穆国见下文。

穆国（一），都乌浒水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之种类也，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 丁谦谓穆国即今谋夫城(Merv=Maru), 其言是也。汉时曰木鹿城,《元史》作马鲁(见《太祖本纪》), 又作麻里兀(见《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袄教圣经《增德阿维斯塔》(Zendavesta)中,常见马鲁之名。阿拉伯地理家有作马鲁(Maru)者,有作美路(Meru)者,有作麻甫(Marv)者。诸家又皆记有美路沙黑章(Meru Shahidjan)及美路阿尔路德(Meru-al-Rud)二城。皆在美路路德河(Meru-rud)畔。此河又名谋格哈伯(Murghab)。成吉思汗西征时,麻甫城数次被劫。美路沙黑章较为繁华,蒙古人所劫者,似即该城。美路阿尔路德亦名马鲁察克(Meruchak)。《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辛巳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昔刺思等城。马鲁察叶可即马鲁察克也。马鲁察克今仍存留,在谋格哈伯河畔,距谋夫城东南一百一十英里。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一 昭武诸国

1. 《新唐书》记昭武诸国

康者，一曰萨末鞞，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百里。在那密水^(一)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二)，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诸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毡，饰金杂宝。女子盘髻，幪黑巾，缀金花。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璠若粘云。习旁行书^(三)。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四)。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袄神^(五)。出机巧技^(六)。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隋时，其王屈木支^(七)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武德无十年，有误)，始遣使来献。贞

观五年(此时突厥已灭),遂请臣。太宗曰:“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邪?”(八)却不受。俄又遣使献师子兽,帝珍其远,命秘书监虞世南作赋。自是岁入贡,致金桃、银桃,诏令植苑中。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纒为都督。万岁通天中,以大首领笃娑钵提(九)为王。死,子泥涅师师立。死,国人立突昏为王。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驼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一〇)。其王乌勒伽与大食亟战不胜,来乞师(一一),天子不许。久之,请封其子咄曷为曹王,默啜为米王,诏许。乌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钦化王,以其母可敦(一二)为郡夫人。

(一) 康国即撒马儿罕,撒马儿罕在柴拉夫香河(Zarafshan)南,此言在那密水南,是那密必即柴拉夫香河。《隋书》及《北史》皆言初“为匈奴所破”,而《唐书》此处改为突厥所破,误矣。突厥魏时始强大,康国王族西迁,必较魏为更早。

(二) 《甘州府志》卷四古迹云:昭武古城,在府城东北四十里。土人云遗址尚存,在今板桥东南古月氏城,而汉县因之。晋避景帝讳改临泽。后魏时废。北凉有临池郡亦其地也。又同卷名胜云“昭武流霞,地当山麓。前临水湄,材埠林椒,天然幽胜。其夕日返照,明霞片片落黑水中。而板屋烟树,掩映斜阳,寻常巷陌不啻仙源也。”

(三) 中国以前各史，皆不言康居有文字。《唐书》始言其习旁行书（《旧唐书》言习胡书）。是唐时始有文字也。西书记载如何，未能查悉。康居文字(Sogdian)，晚近在外蒙古鄂尔坤河畔回纥旧都哈喇巴尔格森(Kara Balgasun)发现之《九姓迴鹘口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上见之（见李文田《和林金石录》）。碑有汉文、突厥文及康居文三种。据西人考，畏吾儿文（即回纥文）或即仿康居文造者。有谓自爱斯脱浪概罗文(Estranghelo)者，似不确也。畏吾儿文为蒙古文之源，而蒙古文又为今满洲文之源也。

(四) 康国人善商贾，自昔已然。《旧唐书》云：“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原。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康国人唐时来中国贸易者，必甚众也。

(五) 尚浮图法，祠袄神，可知佛教及袄教并行其国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飒秣建国云：“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迴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法师初至，王接犹慢。经宿之后，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遂至殷重。所从二小师，往寺礼拜，诸胡还以火烧逐。沙弥还以告王。王闻，令捕烧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师将欲劝善，不忍毁其肢体，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肃然，咸求信事。遂设大会，度人居寺。其变革邪心，诱开蒙俗，所到如此。”据玄奘所

记,唐初回教未兴以前,撒马儿罕佛教亦甚衰微,袄教较盛也。

(六) 玄奘《西域记》亦云康国人机巧之技,特工诸国也。

(七) 屈木支《旧唐书》作屈朮支,不知孰是。

(八) 唐太宗时,康国等之请求内附者,畏新兴回教徒之逼也。太宗却之,亦必深悉西域情形也。

(九) 笃娑钵提《旧唐书》作笃婆钵提,未知孰是。

(一〇) 越诺,布也。亦见《隋书》卷八三《波斯传》,樊绰《蛮书》小婆罗门国产越诺布。又见《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国传》、赵汝适《诸蕃志》白达国条。夏德谓为轻白棉布,间以金丝。其原音尚未能悉也。胡旋,外国跳舞也。《近事会元校勘记》(见《畿辅丛书》)有胡旋之详细记载。《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云,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

(一一) 开元初,康国王乌勒伽与大食战。本书《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中,曾自《册府元龟》录其所上表文。

(一二) 《旧唐书》卷一九八《康国传》所记与《新唐书》基本相同,唯不及《新唐书》之详耳。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一),元魏谓忸密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二),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者,犹中国言战士也(三)。

武德时，遣使入朝。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王河陵迦又献名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岁东安国亦入献。言子姓相承十世云。东安或曰小国，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阳。东距河二百里许，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四)，亦曰篰斤。大城二十，小堡百。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篰斤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闲息为刺史。开元十四年，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后八年，献波斯驢二，拂蒜绣毼毯一，郁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献柘辟大毼毯二、绣毼毯一，丐赐袍带铠仗及可敦桂襦装泽。

(一) 安国已见上方《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即今之布哈拉(Bokhara)。

(二) 乌浒河即今之阿母河(Amur-daria)，近代西人又多称之为鄂克速斯河(Oxus River)。阿拉伯人称之为纪浑河(Djihun)。玄奘《西域记》称之为缚刍河。亨利玉尔谓乌浒及缚刍二名，原音皆为瓦克胥(Wakhsh)。瓦克胥今仍为鄂克速斯河之重要支流。玉尔更谓即今名鄂克速斯亦由瓦克胥音转而来。瓦克胥古代为全河之名，今仅一支流而已。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Edrisi)详言纪浑河及其支流，谓瓦克胥阿伯(Wakhsh-ab)发源于突厥国，流至瓦克胥国。回教著作家又言纪浑河亦名阿母河

(Amu), 或阿母夜河(Amuyeh)。阿伯尔肥达(Abulfeda)记布哈拉对岸阿母河西一英里有阿母城(Amol, Amu, Amuyeh)。阿母河之名,即由此而来也。

(三)柘羯,即玄奘《西域记》之赭羯,突厥语 Sagas 之译音,华言战士也。

(四)圣马丹指定今之克密内(Kermine)城为古之喝汗。唐初,安息州、木鹿州等名,不过随意命名,并非古代其地真为安息及木鹿也。据玄奘《西域记》捕喝国为中安国,喝捍国(即喝汗)为东安国。捕喝西四百余里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今之拜的克(Betik)地方也。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旦那、苏都识匿(一),凡四名。居波悉山(二)之阴,汉贰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三)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火罗五百里。有野叉城(四),城有巨窟,严以关钥。岁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烟出,先触者死。武德中,与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隶麾下。”高祖大悦。西曹者(五),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东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国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汉时天子所赐。”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十一载,东曹王设

阿忽与安王请击黑衣大食，玄宗慰之，不听。中曹者，居西曹东，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长大，工战斗。

(一)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曰苏对沙那，曰苏都识匿，皆为梵语 *Sutrishna* 之译音。阿拉伯地理家多有记载。地在费尔干那及撒马儿罕之间。今代曰乌拉塔拍 (*Ura Tape, Uratippa Ura-tiube*)，在俱战提 (*Khojend*) 西南四十英里，塔什干西南一百英里。北纬三十九度五十七分，东经六十九度五十七分。劫布旦那名见玄奘《西域记》乃另一国。曹国有四，东曹、中曹、西曹、曹是也。玄奘谓曹即劫布旦那，东曹即率都沙那。欧阳修等修《新唐书》同列之一处，可谓谬矣。劫布旦那即今之米塘 (*Mitan*) 地方。

(二) 波悉山原音，余尚未得查悉。撒马儿罕北之土耳其斯坦山脉 (*Turkestan Range*) 或即是也。

(三) 俱战提，《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毡。据阿拉伯史家记载，俱战提于公元七一二年 (唐睿宗先天元年) 与拔汗那 (*Ferghana*) 境内他城，同时为屈底波 (*Kutaiba*) 所攻陷。阿伯尔肥达 (*Abulfeda*)《地理书》称此城为 *Khodjanda*，音与唐人俱战提之读法尤为相近。算端巴伯儿 (*Sultan Baber*) 谓俱战提城甚古，产水果甚佳，尤以石榴为美。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苦盏城，亦言其地多石榴，其大如棋，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

中之尤物也。《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刺海传》作忽缠。

(四) 野叉城又作夜叉城，事见《酉阳杂俎》卷四：“苏都识匿国有夜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籥。一年再祭，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塞窟口，其窟不知深浅。”

(五) 《新唐书》之西曹，亦为玄奘《西域记》劫布旦那国之一部。东曹以外，劫布旦那包含中曹西曹曹三部族，其中心即今之米塘也。波览、瑟底痕及越于底三城皆不可考。迦底真城亦不可考。

石(一) 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二)，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周千余里，右涯素叶河(三)。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东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战，多良马。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勤匍职统其国。武德、贞观间，数献方物。显庆三年，以瞰羯城(四)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二十八年，又册顺义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

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五)，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宝应时，遣使朝贡。

(一) 石国即今之塔什干城(Tashkend)。

(二) 波腊亦见《隋书》卷四。其国在塔什干西北，以地理位置考之，即回教著作家之不拉儿(Bular Bolar)。不拉儿者，即窝尔加河以东之布尔加利族(Bulgar，又作布尔加利)也。《元朝秘史》续一作孛刺儿。历史上此族有两支，一支居于窝尔加河以东，公元第十世纪初，阿拉伯人依宾福次兰(Ibn Fozlan)尝记之，同时东罗马著作家亦有记此族者。其都城遗迹，即今之喀桑省(Kazan)斯巴思克(Spask)区之乌斯彭思柯夜(Uspenskoye)，又曰博尔加斯柯夜(Bolgarskoye)村也。俄国学者有详细考证。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序言》第二章注二。其他一支，即今多脑河下流之布尔加利国(Bulgaria)也，与在窝尔加河东者同族。东罗马史家尝记此族在黑海及高加索山系之北。阿提拉之匈奴大帝国解纽后，此族始强。公元第五世纪末，此族渡多脑河，奠居于麦西亚(Moesia)及脱雷斯(Thrace)两地，直至于今。窝尔加河之布尔加利族为芬兰(Finns)、斯拉夫(Slavs)及突厥(Turks)之混合人种。多脑河之布尔加利族自发现于历史以来，人皆以斯拉夫种目之，操斯拉夫方言，甚早即奉基督教也。

(三) 素叶河即碎叶川，今之楚河(Chu River)也。

(四) 瞰羯城不可考。

(五) 怛逻斯即 Talas 之译音。战争详情，可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李嗣业传》。

有碎叶(一)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达岭(二)，南抵中国，北突骑施南鄙也。西南至葱岭赢二千里。水南流者，经中国入于海。北流者，经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繇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细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川长千里，有异姓突厥兵万数，耕者皆擐甲，相掠为奴婢。西属怛逻斯城(三)，石常分兵镇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讫九月，未尝雨。人以雪水溉田。

(一) 碎叶城，玄奘《西域记》作素叶水城。在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即亦息渴儿海 Issikul)西北五百余里，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土宜糜麦、葡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碎叶为唐初四镇之一，号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天宝七载，(公元七四八年)为王正见所毁，故无遗迹可考。素叶、细叶及碎叶，皆一音之转，为今之楚河(Chu river)。阿拉伯史家塔巴里(Tabari)书中有税阿伯河(Suy-ab,阿伯,阿拉伯语河也)。素叶、碎叶，速读之，音与税相

同。诸国商胡杂居,可知其地在当时为往来要冲也,地址近西辽都城拜拉萨贡(Belasagun)。

(二) 勃达岭即今拜打尔(Bedal)山系。玄奘称之为凌山。凌山非山之本名,因其积雪,而随意呼之耳,其实乃天山之一部。

(三) 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鳩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见玄奘《西域记》卷一)怛逻私城今已毁。白莱脱胥乃窞(Bretschneider)及徐楼(Schuyler)二人指定怛逻私河(Taras)畔之奥李阿塔市(Aulie-ata)为古代怛逻私城。公元五六九年(周武帝天和四年,陈宣帝大建元年),东罗马蔡马库斯(Zemarchus)《奉使西突厥纪行》中,已有怛逻私(Talas)之名,波斯古史上时见怛逻私(Taras)之名。公元第九世纪,阿刺伯地理家依宾库达特拔(Ibn Khurdadbih)及第十世纪时之霍克尔(Ibn Haukal)皆谓怛逻私为突厥人与回教徒通商要地。十二世纪时爱德利奚(Edrisi)及阿伯尔肥达(Abulfeda),十三世纪时拔都他(Ibn Batuta),及其他阿拉伯地理家,皆言怛逻私为土耳其斯坦境内一城,距阿母河有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路程。波斯史家拉施特记公元一二一〇年(宋宁宗嘉定三年),花刺子模国摩哈美德汗败契丹(Karakhitai,即西辽)兵于怛逻私城。一

二五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宪宗三年),法国卢白鲁克(Rubruck)奉使蒙古,记怛逻私城有日耳曼俘虏居住云。一二五五年,小亚美尼亚王海敦(Haithon)入朝蒙古大汗于和林,其纪行书谓自蒙古西归,道经怛逻私,得晤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云。现代舆图中,怛逻私之名,已消灭矣。

石东南千余里,有柿捍者^(一),山四环之,地膏腴,多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东临叶叶水^(二),水出葱岭北原,色浊。西北流入大碛。无水草,望大山,寻遗鬣,知所指,五百余里即康也。

(一) 柿捍即钹汗,今之费尔干那(Ferghana),《唐书》作拔汗那。堵利瑟那上缺去率字,率堵利瑟那(Sut-rishna)见《西域记》,即东曹国,即今之油拉塔泼(Urta-tape),已详上文。

(二) 叶叶水据今代地图观之,即为锡耳河(Syr daria)。此河发源于葱岭,西北流入阿拉尔海也。

米^(一)或曰弥末,曰弭抹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谿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领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

(一) 米国考已见上方所引《隋书·西域传》,兹不

赞述。

何^(一)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君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贞观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时上言：“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俄以地为贵霜州，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遣使者钵底失入谢。

(一)何国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皆伊兰语 Kusanik 之译音。阿拉伯人称其地为苦桑尼耶(Kusanija)，波斯人曰苦桑匿(Kusani)，皆一音之转也。瓦脱斯(Watters)指定在今撒马儿罕之西北六十英里排香倍(Peishambe)地方。比耳则谓即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中间之喀沙尼亚(Kashania)地方，在撒马儿罕西六十英里。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为索格多国内要地，风景优美。其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君王，可知其地在当时实为世界交通之中心点也。

火寻^(一)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戍地^(二)，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三)，乃康居小王奥鞞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颶遮城^(四)。诸胡惟其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献黑盐。宝应时，复入朝。

(一)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皆为 Khwarism

之讹音。《唐会要》卷一〇〇作火辞弥。《魏书》作呼似密，《元史》作花刺子模。过利二字，仅取其首二音而已。货利习弥国甚古，罗马地理家斯脱拉波(Strabo)及白里内(Pliny)二人书中，亦有货拉斯弥亚(Khorasmia)之名，其地在阿母河下流。货利习弥湖亦名阿拉尔海(Aral)在其东北。今之基华汗国约略包括古代货利习弥之大部。唐初，康国支庶皆受中国官爵，而货利习弥贞观十八年三月亦遣使贡方物。天宝、宝应二朝时，又来献方物，通好于唐。

(二) 戍地应作伐地国，今之拜帖克(Betik)。《西域记》谓即西安国也。由布哈拉往呼罗珊者，皆于拜帖克渡阿母河。

(三) 曷萨即可萨(Khazars)。唐初，为俄国南部大国。西起多脑河口，绵亘以至里海东北，皆其壤上也。与突厥同种，故冠以突厥之名。可萨族之名，常见于波斯史。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儿汪筑长城于高加索山系，以防可萨人、阿兰人之侵入。里海，波斯人亦称之为可萨海(Sea of the Khazars)。可萨之名，亦见于《新唐书·波斯传》及《拂菻传》。

(四) 急多颶遮城似即阿拉伯地理家所传之教德家尼亚(Djordjania)城。《元史》称之为玉龙杰赤(Urghe-ndj)城，盖古名也。汉时之奥鞬城，仅取其首音Urghen也。公元第十世纪之后半，阿拉伯地理家伊思塔克里(Istakhri)及伊宾霍克尔(Ibn Haukal)二人，皆详记货利

习弥,其都城曰喀特(Kath),在纪浑河北涯。霍克尔并记喀特之外,又有教德家尼亚(Djordjanieh)城,亦为要邑。教德家尼亚为阿拉伯人玉龙杰赤城之称号。此外又有基华城(Khiva),今基华汗国之都城也。公元十二世纪初叶,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Edrisi)记教德家尼亚城为花刺子模之都城,市跨纪浑河两岸,有桥连络,以便交通。元初,花刺子模为西域强国。其领土包有阿母河北诸地及伊兰高原,都城曰玉龙杰赤。公元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辛巳岁),蒙古人陷玉龙杰赤,毁其城,然不久即恢复。现今其地仍存在,名苦尼玉龙杰赤(Kunia Urghe-ndj),苦尼者,土语旧也。又有夜尼玉龙杰赤,(Yeni Urghendj)夜尼者,土语新也。新城在阿母河西,基华都城之东北旧城距新城西北九十英里,离阿母河现道西二十七英里。玉龙杰赤城元太祖时虽被毁,后百年间,裴哥罗梯(Pegolotti)之《通商指南》及拔都他(Ibn Batuta)之《游记》,皆言城已恢复原状。公元一三三九年(元顺帝后至元五年),马黎诺里(Marignolli)奉使东方,道过其地,称其地为乌尔干基(Urghanj)。公元一三八八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帖木儿(Timur)复毁其城,然后又兴。十三世纪,小亚美尼亚亲王海敦(Haithon)之《亚洲诸国记》言花刺子模国(Corasm)极东边界约有一百口路程,西至甲斯便海(Chaspis,即里海),北界可曼尼亚国(Comania),南界土耳其斯坦。国内城邑甚多,王都亦曰花刺子模(Corasm)。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91—94页。

史(一)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二),北二百里属米,南四百里吐火罗也。有铁门山(三),左右巉峭,石色如铁,为关以限二国,以金锢阖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国有城五百。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地方数千里。贞观十六年,君沙瑟毕献方物。显庆时,以其地为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开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献舞女、文豹。后君长数死立,然首领时时入朝。天宝中,诏改史为来威国。那色波亦曰小史,盖为史所役属。居吐火罗故地。东扼葱岭,西接波刺斯,南雪山。

(一)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今之碣石城(Kash)也。《隋书》作乞史,《明史·外国传》作渴石,碣石城为帖木儿之诞生地。常称夏儿萨泼斯(Shahr Sebz),华言碧城也。今代地图上,仅称夏儿城(Shahr,Shehr)。公元一三八〇年三月,帖木儿筑避暑宫于此,遂为其国第二都市。建新城,宫墙尚白,因谓之曰阿克赛莱(Akserai),华言白宫也。花刺子模全境法官、医生、学士、文人、商贾,皆聚集碣石城。碣石与撒马儿罕中间山名阿麻克(Amak dayan)。山石多运至碣石,作建筑之用。一四〇四年(明成祖永乐二年),西班牙国遣往帖木儿朝廷之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路过碣石,谓帖木儿建大教堂于此,以葬其父。克氏留该城时,工程尚未竣也。另作他寺,为将来自己百

岁后之用。帖木儿长子哲罕其儿(Jehanghir)早歿,亦葬于此。夏儿城今隶布哈拉。碣石之名,已消灭矣。今城边有河名碣石喀(Kashka Daria),为古碣石城遗留之纪念。独莫水,亦即此也。羯霜那为梵语 Kasanna 之译音。(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73—274 页)

(二) 那色波,《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那黑沙不,皆 Nakhsheb 之译音也。据《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那黑沙不在撒麻耳干西南,不花刺东南。那色波城甚古。费杜西之《帝纪》(Shahnameh)中,屡见其名。萨珊朝库思老阿奴细尔汪在位时(公元五三五至五七九,西魏大统元年至周静帝大象元年),中国可汗侵阿母河北诸地,击败海特雷汗(Khan of the Heitaleh)之军于那黑沙不地方。依宾霍克尔谓那黑沙不东距碣石山系二日路程,据平原间。纪浑河与那黑沙不城之中间有沙漠。多桑(D'Ohsson)《蒙古史》那黑沙不之名,凡数见。蒙古人初现于阿母河北时,花刺子模王摩哈美德离撒马儿罕,由那黑沙不大道西遁。撒马儿罕既陷,成吉思汗驻军二城之间。一二二〇年(太祖十五年,庚辰岁),全夏,驻蹕该地。今名喀儿西(Karshi),始于十四世纪初叶(元之中叶),察合台国喀拔克汗(Kepək)于距那黑沙不约十五华里地方,建大宫殿,赐名曰喀儿西,旧城因废。后帖木儿复建卫城于该处。(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60 页)

(三)《唐书》所传之铁门关,玄奘亲至其地。《大慈

《恩寺三藏法师传》云：“铁门峰壁狭峭，而崖石多铁矿。依之为门扉，又铸为铃，多悬于上，故以为名。即突厥之关塞地。”其地有天然铁矿，耸于两侧，狭隘细径，以通道路，具铁门，因名铁门关。印度人称之为白次哈拉汗那(Buzghala Khana)，华言饲羊处也。今杜尔本(Derbent)地方西十二俄里是也。关隘延长二俄里，狭处仅五步，广者不过三十六步而已。

循缚台水北，有咀蜜种(一)，亦自国，东西六百里所。又东逾四种，有镞沙者(二)，广三百里，长五百里，东界骨咄(三)，接葱岭有十八种。南有揭职(四)，稍大，幅员准千里，陵阜连属，多菽麦，气寒烈。东南抵雪山六百里。(《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 咀蜜种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忒耳迷(Ter-med)。玄奘《西域记》作咀蜜国。此城甚古，费杜西之《帝纪》中亦见之。帖木儿时代，由撒马儿罕往巴里黑(Balkh)者，皆于忒耳迷渡阿母河。今代山铁门关(iron gate)往巴里黑，在稍西地方渡河。一二二〇年秋，忒耳迷为成吉斯汗攻陷。《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刺海传》作帖里麻。

(二) 镞沙国见《西域记》卷一。比耳(Beal)谓即瓦克霄(Wakhsh)。在许漫(Shuman)及柯脱兰(Khotlan)之北。

(三) 骨咄，《西域记》作珂咄罗。其原音为 Khotl。爱德利奚《地理书》作 Kutl。在今库拉伯(Kulab)地方之

东北。

(四) 揭职名见《西域记》，其原音为 Gachi = Gaz，在巴里黑(Balkh)南山中，一日程。《新唐书》此处，将国作种，谬矣。

2. 玄奘、慧超记昭武诸国

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东西狭，南北长。土宜气序同笈赤建国。城邑数十，各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从此东南千余里，至怖捍国。

怖捍国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马，气序风寒，人性刚勇，语异诸国，形貌丑弊。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竞，不相宾伏。依川据险，划野分都。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率堵利瑟那国。

率堵利瑟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临叶河。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浑浊，汨湍漂急。土宜风俗，同赭时国。自有王，附突厥。从此西北入大沙碛，绝无水草，途路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唐言康国)。

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穡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

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从此东至弭秣贺国(唐言米国)。

弭秣贺国周四五百里，据川中。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北至劫布咀那国(唐言曹国)。

劫布咀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国西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

屈霜你迦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国西二百里，至喝捍国(唐言东安国)。

喝捍国周千余里。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西四百余里，至捕喝国(唐言东安国)。

捕喝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国西四百余里，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

伐地国周四百余里。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西南五百余里，至货利习弥伽国。

货利习弥伽国顺縛葛河两岸。东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余里。土宜风俗同伐地国，语言少异。从颯秣

建国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唐言史国)。

羯霜那国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溪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大唐西域记》卷一)

从大寔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而能自护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著叠衫、袴带及皮毯。言音不同诸国。又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一)。此中胡国，并剪须发，爱著白毡帽子。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五天竺国传》)

(一) 慧超所记为唐玄宗时西域情况，故云诸国并属大食也。回教已盛行，而慧超不言及之，亦诚异矣。

3. 杜环、韦节、段成式记昭武诸国

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一名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祆，诣国事者，本出于此。(《经行

记》，转录《通典》卷一九三）

石国，其国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宝中，镇西节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归京师。国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质河，并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实，出好犬、良马。（《经行记》，转录《通典》卷一九三）

《西蕃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其人好音声。以六月一日为岁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并服新衣，剪发须。在国城东林下，七日马射，至欲罢，日置一金钱于帖上，射中者，则得一日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叠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共院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殓，无棺槨。（《通典》卷一九三）

苏都瑟匿国有夜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籥，一午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置窟口，其窟不知深浅。（《酉阳杂俎》卷四）

苏都瑟匿国西北有蛇磧。南北蛇原五百余里，中间遍蛇，毒气如烟。飞鸟坠地，蛇因吞食，或大小相噬，

及食生草。

私诃条国(一)金辽山寺中有石鼈。众僧饮食将尽，向石鼈作礼，于是饮食悉具。

(一)私诃条即 Sogdo 之译音，波斯人康居国之称号也。《酉阳杂俎》为中国书中最早记有私诃条国者。金辽山不可考。

俱振提国(一)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验之，不妄。(《酉阳杂俎》卷一〇)

(一)俱振提即《新唐书》东曹东北之距战提(Kho-djenda)。

(二)真珠河即药杀水(Yaxartes)，又曰锡耳河(Syr Daria)。其上流入中国境者谓之真珠河。

4. 《册府元龟》等记昭武诸国

康国者，康居之后，迁徙不常。其地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重死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侯皆来助祭。俗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封牛、黄金、饶沙、贻香、阿萨那香、瑟瑟、罽皮、氍毹、锦毡。多蒲萄

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皂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以胶置掌内，欲其成，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以十二月为岁首。有婆罗门为其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册府元龟》卷九六一）

康国本康居之苗裔。唐武德七年，其王曰屋本支。显庆三年其王曰拂呼发。是年高宗列其地为康居府，以拂呼发为都督。万岁通天元年，则天封其大首领笃婆钵提为王。钵提寻卒，又册立其子泥湿师师为王。泥湿师师卒，册立其子突昏为王。开元十九年，其王乌勒卒，上表请封其子咄曷为曹国王，许之。二十七年，乌勒卒，遣使册咄曷袭其父位。（《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唐高祖武德七年七月，康国、曹国并遣使来朝。高祖以二国远至，劳之甚厚。康国使者罗什支顿首曰：“陛下圣德远被，臣故不远万里。”曹国使者曰：“臣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愿在麾下。”高祖大悦，因厚遇之。（《册府元龟》卷一七〇）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五月，何国、康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八年(六三四)十二月,石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九年(六三五),康国献狮子。(《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康国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二年(六三八)十一月,安国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三年(六三九)二月,康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六年(六四二)春正月,康国、曹国、贺国、史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正月朔,康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八年(六四四)正月朔,康国遣使献方物。三月,火辞弥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庚午朔,康国遣使来贺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正月,遣使贡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正月,石国、康国并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三月,帝以远夷各贡方物、珍果咸至,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皆使详录焉。……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黄金,亦称为金桃。(《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正月,康国、石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二月,安国王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三年(六五二)十月,曹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四年(六五三)十一月,曹国嗣主新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五年(六五四)四月,曹国、康国、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唐显庆三年(六五八),史国列其所治为佉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为刺史。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其王曰阿忽必多延屯。二十七年卒。册立其子阿忽钵为王。二十九年(七四一),其王斯谨提立。(《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咸亨二年(六七一)五月,吐火罗、波斯、康国、罽宾国各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调露元年(六七九)十月,康国、拔汗那、护密国各

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淳元年（六八二）九月，石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九月，封康国王大首领左玉铃卫将军笃婆钵提为康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万岁通天二年（六九七）四月，安国献两头犬。（《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圣历元年（六九八）七月，册立泥涅师师为康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神龙三年（七〇九）六月，康国王突氏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五年（七一七）三月，安国遣使献方物。康国王遣使献毛锦、青黛。（《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六年（七一八）二月，米国、石并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六年四月，米国王遣使献拓壁舞筵及铦。是年康国遣使贡献锁子甲、水精杯、玛瑙瓶、驼鸟卵及越诺之类。（《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七一九）三月，安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七二〇）十二月，石国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九年(七二一)二月,石国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四月,康国王乌勒遣使献侏儒一人、马狗各二。(《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二月,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五月,安国王波婆提遣其弟可悉烂达千拂耽发黎来朝,献马及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十一月,康国王遣使献豹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五年(七二七)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葡萄酒。安国献马。七月,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十一月,米国遣使献狮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正月,米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四月,米国、石国各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四月,康国王乌勒遣使上表,请封其子咄褐为曹国王,默为米王。并许之。降书报乌勒曰:“卿僻在遐荒,久修诚款。情深本国,志慕钦风。节义著于家邦,忠孝兼于臣子。言念悬到,叹美良

深。所请各依，可知朕意。”（《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十月，诏康国王乌勒卒，封其子咄喝为嗣。（《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六年十月，曹国王没羨卒，封其弟苏都仆罗为嗣。史国王延屯死，封其子忽钵为嗣。皆死在他年，今从赴也。（《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四月，史国王斯谨提遣使献表起居。（《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以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仍赐旌节。翌日，又册为顺义王。册曰：“维开元二十八年，岁次庚辰，三月丁亥朔，二十二日戊申，皇帝若曰：于戏！茂秩攸升，疏封有命。宠荣斯及，必在英贤。咨尔石国王莫贺咄吐屯，代袭诚节，器禀果断，尽忠向化，作扞蕃陲。顷以苏祿残妖，尚为边患。乃能纳其邻国，授以良图。候彼疆场，相为表里。致令克清边徼，远辑殊方。实赖心膂，载宣勋力，静言褒异，非尔而谁？是用册尔为顺义王。尔宜敬慎王猷，抚宁部众，永保藩辅，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又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安国遣使献宝床子及驼鸟卵、杯。康国遣使献宝香炉及白玉环、玛瑙、水精眼药瓶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加拓羯王斯谨鞬(一)特进,赏平苏祿可汗之功,册曰:“维开元二十八年,岁次庚辰,三月丁亥朔,二十六日壬子,皇帝若曰:于戏!乃瞻阴方,代有君长,至于膺我盛礼,荣彼殊邻,必择其人,谅无虚授。咨尔突厥苾伽骨咄祿可汗,气禀崆峒,材雄朔漠,见事无惑,执心不渝。迄先代以来,结好中国。自纘承旧业,克继前修,远遣使臣,来朝阙下。义之所感,情实嘉焉。不有褒称,孰彰忠顺。是用册尔为可汗。今遣从弟左金吾将军质持节礼册,往钦哉,可汗其丕承徽章,益励名节,永保多福,以贻后昆,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一) 拓羯非国名也。《新唐书》卷二二〇下《西域传》安国条,拓羯者犹中国言战士也。斯谨鞬为史国王,此名见于《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史国王斯谨提遣使献表起居。斯谨提助西碛节度使盖嘉运平定突骑施苏祿可汗之子吐火仙于碎叶城,及加拜为特进事亦见于《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骑施别种车鼻施斃苏祿条中。册文称之为突厥苾伽骨咄祿可汗,《册府》编者王钦若等似有错误。苾伽骨咄祿可汗之名,亦见于《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乃东突厥伊然可汗之弟也。左金吾卫将军李质持册为登利可汗事亦见《突厥传》。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石国王伊吐屯屈勒遣使

上表曰：“奴自千代以来，于国忠赤。只如突厥骑施可汗忠赤之中，部落安贴。后背天可汗，脚底大起。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唐会要》卷九九）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三月，史国王斯谨提遣首领勃帝米施来朝贺正，具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元年正月丁巳，石国王遣使上表，乞授长男那居车鼻施官。诏拜大将军，赐一年俸料。（《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元年（七四二）三月，曹国王哥逻仆罗、石国王特勤并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西曹国王哥逻仆罗氏昭武，与康国同族。天宝元年，遣使贡方物。诏封怀德王。请内属表曰：“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全唐文》卷九九九）

天宝二年（七四三）十二月，石国王特勤遣女婿康国大首领康染颜献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七四四）三月，安国王屈底波^{（一）}遣大首领来朝并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此处安国王屈底波与开元初大食勇将屈底波

(Kutaiba) 同名,然不可混为一人。大食将屈底波卒于开元初年。

天宝三载七月,大食、康国、史国、西曹国、米国、谢颺国、吐火罗国、突骑施、石国,并遣使献马及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七月,赐曹国王号为怀德王,米国王为恭顺王,康国王为钦化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三载七月癸酉,封曹国王、米国王、康国王母可敦并为郡夫人。(《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四载(七四五)七月,安国王屈底波遣使朝贡,遂封屈底波为归义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又两见卷九七一)

天宝四年(七四五),曹国王哥逻仆罗遣使上表自陈:“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天宝四载七月,石国王特勒(应作勤)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四六)三月,石国王遣使来朝,并献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献方物。闰十月,石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四六)闰十月,史国米国遣使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六载(七四七)石国王遣使献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八月,石国王子远恩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七五〇)正月,康国王咄褐遣大首领未野门献马十匹及方物。安国王屈底波遣使来朝,献马一百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载(七五一)火寻国、康国、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二月,康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五月,火寻国遣使献紫麀皮、白生石蜜、黑盐。七月,安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十月,封石国王男邦车俱鼻施(一)为怀化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一)男邦车俱鼻施,下方《唐大诏令》作男那俱车鼻施。以吾所见之《册府元龟》及《唐大诏令》两书校勘优劣观之,似以《唐大诏令》为是。且《册府》卷九六六亦作那偈车鼻施。

维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十月戊辰朔十四日辛

已，皇帝若曰：“咨尔故石国顺义王男那俱车鼻施，夫柔远之道，必先文德。录诚之美，是加命礼。卿之先代，累宾朝化，列在蕃王。卿又能效节输忠，克复居宇。捍边率下，循职修贡。信彰夷落，义贯幽明。言念恳诚，良多嘉尚。今授卿特进，仍封怀化王，并赐丹书铁券，以表忠赤。宜执于恭顺，保其始终。每资犄角之用，永固山河之宠，可不美欤？”（《唐大诏令》卷六四）

天宝十二载十二月，石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米国遣使来朝。九月，康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请同心击黑衣，辞甚切至。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三月，康国副王、火寻国王稍芬、曹国王设阿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三月丁卯，康国王、石国副王并遣使朝贡，各授折冲都尉，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辛丑朔，康国长史康忠义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安国使安莫纯瑟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七五九）十二月戊申，宴蕃、胡、拓羯于三殿，各赐物三十段。（《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宝应元年（七六二）十二月，火寻、石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大历七年（七七二）十二月，康国、米国等各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石国，唐显庆三年（六五八）列其地为大宛府，以其王噉吐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开元初，封其王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九年，封其王伊吐屯屈昭。天宝五载，封其王子那伽车鼻施为怀化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唐会要》卷七二）

火辞弥^{（一）}与波斯接，风俗亦与波斯同。贞观十八年（六四四）三月，遣使贡方物，与摩罗游使者偕来。（《唐会要》卷一〇〇）

（一）火辞弥即 Khwarizm 之译音，《唐书》作火寻或曰货利习弥。

永徽中（六五〇至六五五），其国（康国）频遣使告

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唐会要》卷九九）

二 拔汗那

1. 《新唐书》记拔汗那

宁远者，本拔汗那^(一)，或曰拔汗。元魏时谓破洛那。去京师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二)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寿。其王自魏晋相承不绝。每元日，王及首领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斗，众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岁善恶。贞观中，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闷城^(三)。遏波之治渴塞城^(四)。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慰谕。三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府，授阿了参刺史，自是岁朝贡。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窈，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其事唐最谨。（《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拔汗那即Ferghana之译者，汉时大宛国也。《西域记》作怛捍。

（二）真珠河即药杀水(Yaxartes)之上流，见上方所

录《唐书·石国传》。

(三) 西鞬城及呼闷城皆不可考。

(四) 汉时其都城曰贵山城,今之柯伤(Kasan)也。渴塞即贵山之转音。

2. 玄奘、慧超、杜环、段成式记拔汗那

怖捍国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马。气序风寒,人性刚勇,语异诸国,形貌丑弊。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竞,不相宾伏。依川据险,划野分都。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率堵利瑟那国。(《大唐西域记》卷一)

从康国已东,即跋贺陀国,有两王。缚叉大河当中西流,河南一王属大寔,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著皮裘叠布,食多饼麩。言音各别,不同余国。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僧尼。(《五天竺国传》)

拔汗那国在怛逻斯南千里,东隔山,去疏勒二千余里,西去石国千余里。城有数十,兵有数万。大唐天宝十年,嫁和义公主于此。国土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又有野鼠,遍于山谷。土宜蒲萄、菴罗果、香枣、桃、李。从此国至西海,尽居土室。衣羊皮叠布,男子妇人皆著鞬。妇人不饰铅粉,以青黛涂眼而已。(《经行记》,转录

《通典》卷一九二)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着甲，众人执瓦石，东西捧杖，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酉阳杂俎》卷四）

3. 《册府元龟》记拔汗那

咸亨二年(六七〇)三月，拔汗那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六七〇)八月，富那国(一)王尸利提婆跋摩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富那国即拔汗那也，为 Ferghana 之更近译音。

上元二年(六七五)正月，拔汗那王献碧颇黎及蛇黄。（《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调露元年(六七九)十月，拔汗那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三月，可汗那(一)王易米施遣使献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首领婆延达干等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可汗那(Kokana)，拔汗那国内一城，约在东经七十一度，北纬四十一度，锡耳河南岸。

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四月，拔汗那王阿悉烂达

干遣使献表起居。（《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正月，拔汗那王遣使献马。三月，拔汗那王遣首领阿解支达干思伽来朝贺正，具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七四四）闰二月，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遣大首领来贺正并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七四四）十二月，封宗女为和义公主，降宁远国。制曰：“呼韩来享，位列侯王。乌孙入和，义通姻好。怀柔之道，今古攸同。宁远国奉化王骠骑大将军烂达干，志慕朝化，誓为边扞。渐声教而有孚，勤职贡而无阙。诚深内附，礼异殊邻。爰锡嘉偶，特申殊渥。四从弟前河南府告成县令叅第四女，质禀幽闲，性惟纯懿。承姆师之训道，实宗人之光仪。固可以保合戎庭，克谐邦选。宜膺远好，以宠名蕃。可封和义公主降宁远国奉化王。”（《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天宝四载（七四五）九月，宁远国奉化王、特进骠骑大将军、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遣使来贺正。（《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四六）十一月，威远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又十一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贺正。（《册府元龟》卷

九七一)

天宝十载(七五一)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九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匹。是月,又献马四十四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二月,舍磨国、宁远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二月,己卯,舍磨国、宁远国并遣使来朝,皆赐锦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八月,宁远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宁远国遣使来朝。九月,宁远奉化王遣使献胡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六月壬子以宁远国王子奚薛裕为左武卫员外将军,赐金袍、钿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宁远国使乌物来朝。八月,宁远国使葛等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宝应元年(七六二)六月,宁远国遣使朝贡。八月,又朝贡。十二月又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三 勃律

1. 《新唐书》等记勃律国

大勃律或曰布露^(一)，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菴。地宜郁金，役属吐蕃。万岁通天逮开元时，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死，又册苏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领，贡方物。

(一) 勃律，《魏书》作波路国，又作钵卢勒国，为Bolor之译音也。其地所在，可参见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二章。

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羸，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八百里属乌菴，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一)，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二)。王居孽多城^(三)，临娑夷水。其西山巔有大城曰迦布罗^(四)。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国迫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久之，吐蕃夺其九城。没谨忙求救。北廷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诏册为小勃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没谨忙死，子难泥立。死，兄麻来兮立。死，苏失利之立。为吐

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天宝六载，诏副都护高仙芝伐之。前遣将军席元庆驰千骑见苏失利之曰：“请假道趋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约元庆：“吾兵到，必走山。出诏书召慰，赐绘采。缚酋领待我。”元庆如约。苏失利之挟妻走，不得其处。仙芝至，斩为吐蕃者，断娑夷桥。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约王降，遂平其国。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执小勃律王及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帝赦苏失利之不诛，授右威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使宿卫。（《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箇失密即克什弥尔。

（二）娑勒城或即帕米尔高原之撒尔哈德城（Sardhad）也。

（三）孽多城或即今之几力几特城（Gilgit），娑夷水即几力几特河。

（四）迦布罗，《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可不里（Kabul），阿富汗国东部大城也。

高仙芝（一），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二）十将诸卫将军。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

二十余，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未甚任用。后夫蒙灵警累拔擢之。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后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警累讨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三)。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四)。又十余日，至疏勒^(五)。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六)。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七)。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八)。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玘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瓏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识自护密国^(九)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一〇)，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一一)，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乾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鞵，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谓令诚曰：“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玄宗使术士韩履冰往视日，惧不欲行。边

令诚亦惧，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羸弱三千余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一二)，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一三)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一四)藤桥已斫讫，仙芝阳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下岭三日，越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小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救命，赐采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元庆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月，复至娑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

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一五)告捷。(《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

(一)《新唐书》卷一三五亦有《高仙芝传》。两本相校，《旧唐书》实为清晰。吾故取《旧唐书》节录之也。

(二)四镇者，龟兹(贞观二十年平龟兹置)、毗沙(本于阗国，贞观二十二年内附，高宗正元二年置府)、焉耆(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芳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疏勒(贞观九年疏勒内附置)四都督府也。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吐蕃陷安西，因罢四镇。长寿二年(六九四年)复置，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都护初治西州，又徙治高昌故地，最后徙治龟兹，今之库车(Kucha)也。

(三)拨换城，据贾耽安西入西域道云，即姑墨州，一曰威戎城，今之阿克苏(Aksu)也。又有谓即今之拜城者，亦有谓即哈拉玉尔滚者。

(四)握瑟德即贾耽之据史德城，一曰郁头州。以地图观之，及行程日数计之，约在今巴楚邻近也。

(五)疏勒即今喀什噶尔(Kashgar)。

(六)葱岭守捉在疏勒西南，故羯盘陀国，今之撒里库尔(Sarikol)也。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

(七)播密川即今之帕米尔河(Pamir River)。

(八)识匿国，玄奘《西域记》作尸弃尼，今为锡克南(Shignan)。特勒满川当即锡克南境内之阿母河上流。仙芝在此处分军为三，一取东道，一取西道，而自取中道也。

(九) 护密国,《西域记》作达摩悉铁帝国,即今之瓦汉(Wakhan)。

(一〇) 连云堡似即赤特拉尔(Chitral)。

(一一) 婆勒川即 Beilam River 之译音。此河又名库纳儿(Kunar)。周世棠、孙海环之《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作赤特拉尔河。此河经赤特拉尔城东而南流。

(一二) 坦驹岭即达尔库特山口(Darkot Pass)之译音。

(一三) 阿弩越城即几力几特(Gilgit)。

(一四) 娑夷河即几力几特河,在城东,吐蕃人由东面而来也。

(一五)《新唐书》于班师后,增入“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数语。

李嗣业初为中郎将,玄宗天宝七年,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管军,专征勃律,选嗣业马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子时吐蕃取十万众于婆勒城,据山因水,堑断崖谷,编木为城。仙芝夜行军,渡信图河,奄至城下。仙芝谓嗣业与田珍曰:“不午时,须破此贼。”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乱上山。山头抛礮,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册府元龟》卷三九六,又见卷

三八五)

高仙芝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警累讨之不捷。天宝五载，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往讨之。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三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蒲川。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赵崇泚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直北谷入。使拨换守捉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连云堡。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四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仙芝遂进至勃律国，招谕其王并公主出降，并平其国。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取赤佛堂路班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灵警为四镇节度使。九载，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王以归。（《册府元龟》卷三五八）

2. 慧超记勃律国

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一)。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风并别。著皮裘、氎衫、靴裤等也。地狭小，山川

极险。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

又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在小勃律国。此属汉国所管。衣著、人风、饮食、言音与大勃律相似。著氍衫及靴，剪其发，头上缠叠布一条，女人在发。贫多富少，山川狭小，田种不多。其山樵机，原无树木，及于诸草。其大勃律原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往五天竺国传》）

（一）慧超之在勃律，约当唐玄宗开元十五年（七二七）。杨同国即羊同国，在我国西藏西北部。

3. 《册府元龟》等记勃律

则天垂拱九年（一）十二月，勃律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垂拱无九年，此处有误刊。

万岁通天二年（六九七）十月，勃律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四年（七一六）闰十二月，勃律国遣大首领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五年（七一七）五月，册命勃律国王苏弗舍利支离泥为勃律王。册曰：“维开元五年，岁次丁巳，五月庚子朔，二十七日丙寅，皇帝若曰：于戏！夫象贤踵德，

匪直诸华。开国承家，无隔殊俗。咨尔勃律国王苏弗舍利支离泥，卿历代酋渠，执心忠肃。遥申诚款，克修职贡。谢知信繇其远路，郭虔瓘所以足兵。行观郁成授首，何止匈奴断臂。是用命尔为勃律国王，尔宜善始令终，长奉正朔，宁人保国，庆及苗裔。往钦哉！其先膺典册，祇朕宠命，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七年（七一九）七月，佛律国苏弗舍利遣使来朝，谢册立恩也。（《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七二〇）六月，遣使册勃律国王苏麟随逸之为勃律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二月丙申，勃律遣大首领苏磨罗来贺正，进阶游击将军，各赐帛五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十月丁丑，勃律大首领吐毛檐没师来朝，授折冲，赐紫袍金带，放还。（《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四月，册小勃律国王难泥为共国王。降书谓之曰：“惟尔代雄荒服，为国藩卫。居万里之外，竭一心之忠。用能潜应王师，克剪悖寇。葱河失险，青海无波。使我威灵远加，繇尔诚节克著。言念功效，叹美良深。今册尔为本国王，并赐衣带，王宜领取。”（《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闰三月，勃律国王没谨忙遣使大首领察卓那斯磨没胜来朝，谢册立之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四月甲午，勃律国大首领拔舍伽来朝，授郎将。赐帛五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二月，小勃律国王卒。册立其兄麻号来嗣位。册曰：“于戏！王泽无偏，义弘于远迩。朝荣所厚，谅敦于款诚。咨尔麻号来，代袭君长，家传忠信。地虽限于绝域，心每归于本朝。爰逮尔躬，足继前绪。素有馭下之略，益坚奉上之志。是用册尔为勃律国王。尔其敬膺典册，无忘节义。永保土宇，以貽子孙，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天宝四载(七四五)七月，小勃律遣僧大德三藏伽罗密多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七四八)正月，勃律归仁国(一)王遣使献金花。（《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 归仁国即勃律国所改，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勃律传》。

天宝七载八月戊午，勃律国王苏失利芝及三藏大德僧伽罗密多并来朝。授伽罗密多鸿胪员外卿，放还蕃。赐苏失利芝紫袍金带，留宿卫，给官宅。（《册府元

龟》卷九七五)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八月,归仁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九月壬戌,归仁国遣使朝贡,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三月,归仁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八月,归仁国王遣使谢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八月丁卯,归仁国使来朝,并宴于紫宸殿。(《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敕勃律国王苏没谨忙:得王斛斯表、卿所与斛斯书,知卿忠赤输诚,闻有外贼相诱,执志无二。又闻被贼侵寇,颇亦艰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杀获,朕用嘉之。卿兄麻来兮及首领已下,各量与官赏,具如别敕。今赐物三百匹,银盃瓶、银盘各一,衣一副。并金钿带七事,至宜领取。夏中甚热,卿及首领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四 吐火罗

1. 《新唐书》记吐火罗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覩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与挹怛(一)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二)，其阳穴中有神马(三)，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驹，辄汗血。其王号叶护(四)。武德、贞观时再入献。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铁，俗谓驼鸟。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五)，析小城为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后二年，遣子来朝。俄又献玛瑙鐙树，高三尺。神龙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仆罗入朝，留宿卫。开元、天宝间，数献马骥、异药、乾陀婆罗二百品、红碧玻璃。乃册其君骨吐祿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挹怛王。其后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是叶护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帝为出师破之。乾元初，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肃宗诏隶朔方行营。

(一) 挹怛人(Ephthalite)即白匈奴人，宇文周之末，为波斯及突厥所瓜分。大夏亡于月氏，月氏亡于挹怛，挹怛(即嚙哒)亡于西突厥，而突厥又亡于唐。此阿母河以

南诸地之历史也。

(二) 颇黎山亦自昔有名。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九章及附注。

(三) 吐火罗有神马，可以参见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九章。

(四) 叶护与《后汉书·月氏传》之翎侯同音，皆突厥语 Yabgu, Shabgu 之译音，王之义也。用突厥语称号，可以知其人为突厥族也。

(五) 唐高宗时，中国未尝用兵于吐火罗境，而归附中国者，盖其地隶突厥，突厥亡，其地当然亦望风款附也。吐火罗境内详细分划，可参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嚧哒，王姓也^(一)，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曰挹阇。俗类突厥。天宝中遣使朝贡^(二)。

(一) 《唐书》谓嚧哒为吐火罗王姓，完全谬误。嚧哒乃另一民族，其来阿母河流域，远在吐火罗之后也。

(二) 唐玄宗时，吐火罗与中国及大食之交涉，可参见本书《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编中。

俱兰^(一)或曰俱罗弩，曰屈浪拿，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二)，北俱鲁河^(三)。出金精，琢石取之。贞观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来献，书辞类浮

屠语。

(一) 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弩，名见玄奘《西域记》卷十二，其原音为 Kuran，在今骨克察河 (Kokcha R.) 上流，拉其瓦特 (Lajward) 地方是也，以产琉璃驰名。

(二) 大雪山即印度库斯山 (Hindukush)。

(三) 俱鲁河似即骨克察河。

劫者(一)居葱岭中，西及南距赊弥(二)，西北挹怛也，去京师万二千里。气常热。有稻、麦、粟、豆，畜羊、马。俗死弃于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献宝带、玻璃、水精杯。

(一) 劫，巴达克山南之乞脱拉尔 (Chitral)，速读之，音稍相近也。

(二) 赊弥，《西域记》作商弥国，地近乞脱拉尔。在北纬三十五度三十五分，东经七十二度二十七分。

越底延(一)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赊弥，东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头水(二)之北。其法不杀人，重罪流，轻罪放。无租税。俗剪发，被锦袍。贫者白氍，自澡洁。气温。多稻、米、石蜜。(《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 越底延即 Udyana 之译音，他书多译作乌菴，或乌仗那者也。丁谦《唐书西域传考证》谓即《魏书·嚧哒传》之拔底延城，实属大谬。拔底延乃希腊人之拔克脱利

亚(Bactria)讹音,今之巴里黑城(Balkh)。《唐书》所举四邻地名,无一相合。何可因有底延二字相同,即武断谓同一地耶?

(二) 辛头水即印度斯河(Indus)。

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 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

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

蓝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城置)汉楼州(以俱祿鞬城置)弗敌州(以乌逻毡城置)沙律州(以咄城置)劬水州(以羯城置)益越州(以忽婆城置)忸密州(以乌罗浑城置)伽倍州(以摩彦城置)粟特州(以阿捺腊城置)钵罗州(以兰城置)双泉州(以悉计密悉帝城置)杞惟州(以昏磨城置)迟散州(以悉密言城置)富楼州(以乞施巘城置)丁零州(以泥射城置)薄知州(以析面城置)桃槐州(以阿腊城置)大檀州(以颊厥伊城具阙达官部落置)伏卢州(以播萨城置)身毒州(以乞涩职城置)西戎州(以突厥施怛馱城置)篋颡州(以骑失帝城置)叠仗州(以发部落城置)苑汤州(以拔特山城置)(一)

(一) 以上二十五州，多不可考。拔特山似即元时之巴答哈伤，今代之巴达克山(Badakshan)。

大汗都督府，以仄达部活路城(一)置，领州十五。

附墨州(以弩那城置)奄蔡州(以胡路城置)依耐州(以婆多楞萨达健城置)犁州(以少俱部落置)榆令州(以乌漠言城置)安屋州(以遮瑟多城置)罽陵州(以数始城置)碣石州(以迦沙纷遮城置)波知州(以羯滂支城置)乌丹州(以乌捺斯城置)诺色州(以速利城置)迷密州(以顺问城置)盼顿州(以乍城置)宿利州(以颂施谷部落置)贺那州(以汗曜部落置)

(一) 活路城，似即今之Khulm，玄奘《西域记》作忽露摩国。

条支都督府，以诃达罗支国(一)伏宝瑟颠城置，领州九。

细柳州(以护闻城置)虞泉州(以赞候瑟颠城置)犁蕲州(以據瑟部落置)崦嵫州(以遏忽部落置)巨雀州(以乌离难城置)遗州(以遗兰部落置)西海州(以郝萨大城置)镇西州(以活恨部落置)乾陀州(以缚狼部落置)

(一) 诃达罗支国即谢颯国，又曰漕矩叱(Jaguda)。

天马都督府，以解苏国(一)数瞞城置，领州二。

洛那州(以忽论城置)束离州(以达利薄纆城置)

(一) 解苏国即《西域记》之揭职国，其原音为 Gaz-Gachi, 在巴里黑(Balkh)南山中，一日程。

高附都督府，以骨咄(一)施沃沙城置，领州二。

五翎州(以葛逻鞬城置)休蜜州(以乌斯城置)

(一) 骨咄或曰珂咄罗，其原音为 Khotl。爱德利奚(Edrisi)《地理书》作 Kutl, 在库拉伯(Kulab)东北。

修鲜都督府，以罽宾国(一)遏纥城置，领州十。

毗舍州(以罗漫城置)阴米州(以贱那城置)波路州(以和蓝城置)龙池州(以遗恨城置)乌弋州(以塞奔你罗斯城置)罗罗州(以滥鞬城置)檀特州(以半制城置)乌利州(以勃迸城置)漠州(以鹈换城置)悬度州(以布路鞬城置)

(一) 罽宾国为今之克什弥尔(Kashmir)，不隶吐火罗，实北印度境也。

写凤都督府，以帆延国(一)罗烂城置，领州四。

解谷州(以肩捺城置)冷沧州(以俟麟城置)悉万州(以缚时伏城置)钳敦州(以未腊萨旦城置)

(一) 帆延或曰望衍，曰梵衍那，曰犯引，曰范阳，即今巴緬城(Bamian)。

悦般州都督府，以石汗那国(一)艳城置，领州一。

双靡州(以俱兰城置)

(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谢颺条云：石汗那或曰斫汗那，似即巴里黑东南之铎汗那(Dogana)。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拿，见玄奘《西域记》卷一二。其原音为Kuran，在骨克察河Kokcha上流，拉共瓦特(Lajward)地方是也。其地以产琉璃(Lapis lazuli)驰名。

奇沙州都督府，以护时健国(一)遏密城置，领州二。

沛隶州(以漫山城置)大秦州(以睿密城置)

(一)护时健国，玄奘《西域记》卷一作胡实健国，在呼罗珊坦刺健(Talikan)之东南，巴里黑之西南，近大雪山(Hindukush)。

姑墨州都督府，以怛没国(一)怛没城置，领州一。

栗弋州(以弩羯城置)

(一)怛没国，玄奘《西域记》作咀蜜国(Termed)《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忒耳迷，位于阿母河北。

旅獒州都督府，以乌拉喝国(一)摩喝城置。

(一)乌拉喝国，《隋书·西域传》作乌那曷，即巴里黑(Balkh)之异译。摩喝音与缚喝相近。

昆墟州都督府，以多勒建国(一)低宝那城置。

(一)多勒建国，玄奘《西域记》作坦刺健国(Talikan)在巴里黑西南呼罗珊(Khorassan)境内。巴达克山(Badakhshan)境内亦有多勒建。《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元史·太祖本纪》十七年壬午，作塔里寒。据阿拉伯著

作家之记载，亚洲西境有数城或地域，皆名塔里干。伊思塔克里(Istakhri)于公元第十世纪时(五代宋初)，言波斯东北爱尔不斯山(Elburs Mountains)旁，可疾云城(Kazvin)(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北，有塔里干城(Talekan)，人口不众，地邻低帘(Dilem)(名见《西北地附录》)。阿伯尔肥达《地理书》有同样记载。波斯地理家莫斯陶肥(Mostaufi)谓塔里干在可疾云城东，境内多山。元初，旭烈兀征没里奚国，塔里干亦被陷。伊思塔克里《地理书》中，复有一塔里干，在巴里黑之东，近巴达克山，吐火罗(Tokharestan)之都城也。此地名又可拚作塔伊康(Taikan)，与《马哥孛罗游记》中之拚法相同，地点亦同。《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塔里干在巴里黑西北，似即玄奘之咀刺健国，唯方向不同，或为元人误置也。阿尔比鲁尼(卒于一〇三八年)将呼罗珊境内者写作塔里干(Taliqan)，近巴达克山者写作塔伊康(Tayiqan, Taikan)。十一世纪时，爱德利奚《地理书》亦载巴里黑城东之塔里干在吐呼罗境内，城西之塔里干在呼罗珊境内。阿伯尔肥达之《地理书》将在吐火罗境者写作塔伊康(Taikan)，在呼罗珊者作塔里干(Talekan)。《唐书》之多勒建既列在吐火罗道内，似即巴里黑城东面之塔里干，然亦不能断定也。玄奘之咀刺健虽在巴里黑西南，然据其上下文记载，尚未出睹货逻境，当亦隶于睹货逻也。

至拔州都督府，以俱密国^(一)褚瑟城置。

(一) 俱密国亦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识匿条，治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此即古代拖雷美《地理书》之科美第国(Comedi)。玄奘《西域记》卷一作拘谜陀国，据大葱岭中。黑河即缚葛河，亦名阿母河也。

乌飞州都督府，以护密多国(一)摸遼城置，领州一。

钵和州(以娑勒色河城置)

(一) 护密多即《梁书》卷五四《诸夷传》之胡蜜丹国，皆Humaedan之译音。《新唐书》识匿条又作护密国，略去末尾丹字音。玄奘称之为达摩悉铁帝国。

王庭州都督府，以久越得隗国(一)步师城置。

(一) 久越得隗国即昆度斯(Kunduz)南之喀塔干(Kataghan)也。久越二字之古音速读之，与喀相近。其地有盐矿，自昔驰名。

波斯都督府，以波斯国疾陵城置(一)。(《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一) 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回教初兴时，赛其斯坦(Sejistan)之首府曰柴兰其(Zaranj)音与疾陵亦相近。柴兰其近古代鲁斯吐姆(Rustum)王之都城法尔斯(Fars)。法国鲍梯(M. Pauthier)谓疾陵城或即泄刺失(Shiraz)。然详考之，殊与当时情形不合也。龙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泄刺失已陷于大食人之手，中国断不能在该处设立都督府也。丁谦谓即波斯

都宿利城（即赛流开雅 Seleukia），其不可信亦与鲍梯之说相等也。

吐火罗及昭武九姓，中国所设之府州，究保守若干年始失去，亦为吾人所欲知者。考之西史阿拉伯勇将屈底波（Kutaiba）于玄宗开元初年，席卷西部土耳其斯坦而有之。中国之失葱岭以西诸国，大约即于是时。屈底波没后，诸国似仍与中国交通不绝，直至安史乱后始止。《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云，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西域图志》六十卷。又程士章有《西域道里记》二卷。此二书皆为研究唐时西域要书，惜今皆佚矣。

2. 玄奘记吐火罗

出铁门至睹货逻国^(一)。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藟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气序既温，疾疫亦众。冬末春初，霖雨相继。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国风土，并多温疾。而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据其多雨，亦是设教随时也。其俗则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义，不甚欺诈。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

右，文记渐多，逾广率利(二)。多衣氍，少服毼。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于诸国。顺缚葛河北，下流至咀蜜国。

(一) 睹货逻为梵语 Tukhara 之译音。阿拉伯地理家称之为托喀里斯坦 (Tokharistan)，中国上古史之大夏 (应读若杜货 Tu Ho) 即由梵语字根 Tuhar 译音也。张骞西使时之大夏，即希腊人所建拔克脱利亚国 (Baktria)。拔克脱利亚国与索格多国 (Sogdo，康居) 以阿母河为界。玄奘则谓铁门以南，即睹货逻，是阿母河北亦为睹货逻境矣。与汉唐时代不同者，疆界变迁故也。玄奘谓自数百年，王族绝嗣，或指希腊王朝也。今代西人在古睹货逻境内发现希腊时代古钱甚多，种类纷杂，亦足以证明当时之拔克脱利亚非一完全统一国家，各省长官，可以自由铸钱也。司马迁《史记》大夏条云：“其兵弱畏战，善贾市。”与玄奘之“志性恇怯”，相呼应也。晚近西人在中央亚细亚发现吐火罗文字。言语学家考证，谓亦印度日耳曼系也。

(二) 率利国名，亦为人种名。《西域记》同卷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率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亦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共文。”

咀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诸率堵波(一)(所谓浮图也，又曰输婆，又曰塔婆，

又曰私输簸，又曰藪斗波，皆讹也）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东至赤鄂衍那国。

（一）坦蜜国即坦没国，考已详前。

（二）率堵波，梵语stupa之译音，佛塔也。

赤鄂衍那国（一）东西四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伽蓝五所，僧徒鲜少。东至忽露摩国。

（一）赤鄂衍那原音为 Chaghanian。比耳谓或即希撒儿(Hissar)城，位于北纬三十八度二十九分，东经六十九度十七分。

忽露摩国（一）东西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蓝二所，僧徒百余人。东至愉漫国。

（一）亨利玉尔谓忽露摩原音为 Garm，瓦克胥河(Wakhsh)畔，喀拉太京(Karateghin)区之首府也。

愉漫国（一）东西四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蓝二所，僧徒寡少。西南临缚葛河，至鞠和衍那国。

（一）愉漫即阿拉伯地理家之 Shuman 之译音，在库拉伯(Kulab)附近。

鞠和衍那国（一）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

大都城，周十余里。伽蓝三所，僧徒百余人。东至馊沙国。

(一) 鞠和衍那国即今库巴的安(Kubadian)，在北纬三十七度二十一分，东经六十八度九分。距库尔姆(Khulm)东北五十七英里。

馊沙国(一)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东至珂咄罗国。

(一) 馊沙即瓦克胥(Wakhsh)之异译，在榆漫与珂咄罗(Khotlan)之北。

珂咄罗国(一)东西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接葱岭，至拘谜陀国。

(一) 珂咄罗即阿拉伯地理家之 Khotl, Kutl 之译音，在库拉伯(Kulab)东北。

拘谜陀(一)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二百余里，据大葱岭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西南邻缚葛河，南接尸奔尼国(二)，南渡缚葛河(三)至达摩悉铁帝国(四)、钵钵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拿国、咽摩咀罗国、钵利曷国、訖栗瑟摩国、曷逻胡国、阿利尼国、曹健国。自活国东南至阎悉多国、安咀罗缚国，事在回记。活国西南至缚伽浪国。

(一) 拘谜陀国即拖雷美《地理书》之科美第国(Komedai)。《新唐书·识匿传》作俱蜜。

(二) 尸奔尼国或曰识匿，曰瑟匿，今代曰锡克南(Shignan)。

(三) 缚翳河即阿母河。

(四) 达摩悉铁帝等国，见下文。

缚伽浪国(一)东西五十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南至纒露悉泯健国。

(一) 缚伽浪原音为 Baghlan，在昆度斯(Kunduz)南三十四英里，昆度斯河之上流。

纒露悉泯健国(一)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憭国。

(一) 纒露悉泯健原音为Rui-Samangan，在库尔姆河(Khulm)上流。鲁邑(Rui)，库拉姆(Kuram)及海拔克(Haibak)等城，皆在其境内。海拔克旧名撒曼干(Samangan)，在缚伽浪西四十二英里。

忽憭国(一)周八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西至缚喝国。

(一) 忽憭原音即库尔姆(Khulm)，在巴里黑(Blakh)之东。

缚喝国(一)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翳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其城虽固，居人甚少。土地所产，物类尤多。水陆诸花，难以备举。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

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纳缚(唐言新)僧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论诸师，唯此伽蓝，美业不替。其佛像则营以名珍，堂宇乃饰之奇宝。……大城西北五十余里，至提谓城，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率堵波，高余三丈。……城西七十余里，有率堵波，高余二丈，昔迦叶波佛时之所建也。从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锐秣阇国。

(一) 缚喝国即巴里黑(Balkh)城，其地佛迹甚多，差可与摩揭陀国之大王舍城相比，故人谓之小王舍城也。

锐秣阇国东西五六十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西南胡实健(一)国。

(一) 锐秣阇原音为Jumada，胡实健原音为Juskan。详确地点，尚未能定。唯在雪山之阿，玄奘固已明言之矣。

胡实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多山川，出善马。西北至咀刺健国。

咀刺健国(一)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五六十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西接波刺斯国界。从缚喝国南行百余里至揭职国。

(一) 咀刺健原音为 Talikan，在呼罗珊边境，位于麦格哈伯河(Murghab)流域。

揭职国(一)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

城，周四五里。土地硗确，陵阜连属。少花果，多菽麦。气序寒烈，风俗刚猛。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二)。东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含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祟，群盗横行，杀害为务。行六百余里，出睹货逻国境，至梵衍那国。(《大唐西域记》卷一)

(一) 揭职国原音为 Gachi 或 Gaz，其地在巴里黑南二十英里。阿拉伯地理家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亦谓巴里黑南方多山之地为揭职(Ghaz)云。

(二) 一切有部，梵语曰 Sawastivadas 小乘教中一派也。

安咀罗缚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山阜连属，川田隘狭。气序寒烈，风雪凄劲。丰稼穡，宜花果。人性犷暴，俗无纲纪。不知罪福，不尚习学，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蓝三所，僧徒数十，然皆遵习大众部法(二)。有一宰堵波，无忧王建也。从此西北入谷逾岭，度诸小城，行四百余里，至阔悉多国。

(一) 安咀罗缚原音为 Andarab 或 Indarab，在北纬三十五度四十分，东经六十九度二十七分。

(二) 大众部梵语曰 Mahasangika，为佛学之一派。无忧王即阿输迦王(Asokaraja)，译其义者也。

阔悉多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 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 周十余里。无大君长, 役属突厥。山多川狭, 风而且寒。谷稼丰, 花果盛。人性犷暴, 俗无法度。伽蓝三所, 僧徒鲜少。从此西北, 逾山越谷, 度诸城邑, 行三百余里, 至活国。

(一) 阔悉多原音为 Khost。玉尔谓在塔里干及安咀罗缚之间, 今阿富汗库拉姆河(Kuram)流域之南, 仍有阔悉多(Khost)区。

活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 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 周二十余里。无别君长, 役属突厥。土地平坦, 谷稼时播, 草木荣茂, 花果异繁, 气序和畅。风俗淳质, 人性躁烈。衣服毡毼, 多信三宝, 少事诸神。伽蓝十余所, 僧徒数百人。大小二乘, 兼功综习。其王突厥也, 管铁门已南诸小国, 迁徙鸟居, 不常其邑。从此东入葱岭。葱岭者, 据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 北至热海千泉, 西至活国, 东至乌铎国。东西南北, 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 幽谷险峻, 恒积冰雪, 寒风劲烈。地多出葱, 故谓葱岭。又以由崖葱翠, 遂以名焉。东行百余里, 至曹健国。

(一) 活国即昆度思城(Kunduz)。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玄奘往印度时, 经过活国。由印度归中国时, 又经活国。《慈恩传》卷二云: “活国即叶护可汗长子哩度设

(设者官名)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书至其所，比法师到，公主可贺敦已死，咀度设又病。闻法师从高昌来，又得书，与男女等呜咽不能止。因请曰：‘弟子见师目明，愿少停息。若差，自送师到婆罗门国。’时更有一梵僧，至为诵咒，患得渐除。其后娶可贺敦年少，受前儿嘱，因药以杀其夫。设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逐被前儿特勤篡立为设，仍妻后母。为逢丧故，淹留月余。彼有沙门，名达摩僧伽，游学印度，葱岭已西，推为法匠，其疏勒于阆之僧，无敢对谈者。法师欲知其学深浅，使人问师解几部经论。诸弟子等闻皆怒。达摩笑曰：‘我尽解，随意问。’法师知不学大乘，就小教《婆沙》等问数科。不是好通，因谢服。门人皆惭，从是相见欢喜，处处誉赞，言已不能及。时新设既立，法师从求使人及郇落，欲南进向婆罗门国。设见云：‘弟子所部，有缚喝罗国（《西域记》作缚喝国，无罗字），北临缚乌河，人谓小王舍城，极多圣迹，愿师暂往观礼，然后取乘南去。’时缚喝罗僧数十人，闻旧设死，子又立，共来迎慰。法师与相见，言共意。彼曰：‘即当便去，彼有好路。若更来此，徒为迂会。’法师从共言，即与设辞，取乘随彼僧去。”《慈恩传》卷五，归程时，玄奘复记云：“活国居缚乌河侧，即睹货罗东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见叶护可汗孙王，睹货罗自称叶护。至衙，停一月。叶护遣卫送，共商侣东行，二日至普健国。”

普健国(一)，睹货罗国故地也，周四百余里。国大

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北至阿利尼国。

(一) 耆健原音为 Mungan。巴达克山之一部，在昆度斯之东，塔里干(Talikan)及康纳拔德(Khanabad)两地是也。今巴达克山之南，骨克察河(Kokcha)及葛格达什脱河(Gogardasht)两源之间，仍有地曰耆章(Munjan)。

阿利尼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带缚鲁河两岸，周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东至曷逻胡国。

(一) 亨利玉尔谓即昆度斯北二十英里之哈资腊亦马姆(Hazrat Imam)，古代名曰阿伦(Ahleng)也。

曷逻胡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北临缚鲁河，周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从耆健国东逾峻岭，越洞谷，历数川城，行三百余里，至訖栗瑟摩国。

(一) 玉尔谓即巴达克山北面骨克察河及阿母河间之拉易(Ragh)邑也。

訖栗瑟摩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风俗，大同耆健国。但其人性暴恶有异。北至钵利曷国。

(一) 訖栗瑟摩国原音为 Khrishmà 或 Kishm。在塔里下东三十二英里。

钵利曷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百余里, 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 周二十余里。土宜风俗, 大同讫栗瑟摩国。从讫栗瑟摩国东逾山越川, 行三百余里, 至咽摩咀罗国。

(一) 钵利曷原音为 Parika, Farkhar, 在瓦尔撒克河 (Varsakh River) 附近。此河为骨克察河之支流。

咽摩咀罗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三千余里, 山川迥迤, 土地沃壤, 宜谷稼, 多宿麦, 百卉滋茂, 众果具繁。气序寒烈。人性暴急, 不识罪福, 形貌鄙陋, 举措威仪, 衣毡皮褐, 颇同突厥。其妇人首冠木角, 高三尺余。前有两岐, 表夫父母。上岐表父, 下岐表母, 随先丧亡, 除去一岐, 舅姑俱没, 角冠全弃。其先强国, 王释种也。葱岭之西, 多见臣伏。境邻突厥, 遂染其俗。又为侵掠, 自守其境, 故此国人, 流离异域。数十坚城, 各别立主。穹庐毳帐, 迁徙往来。西接讫栗瑟摩国。东谷行二百余里, 至钵铎创那国。

(一) 咽摩咀罗原音为 Himatala, 其义犹云“雪山之下”也。玉尔谓即达雷姆 (Daraim) 也。妇人冠木角之俗, 与《魏书·嚧哒传》相同。

钵铎创那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 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 据山崖上, 周六七里。山川迥迤, 沙石弥漫。土宜菽麦, 多蒲荷、胡桃、梨柰等果。气序寒烈, 人性刚

猛，俗无礼法，不知学艺。其貌鄙陋，多衣毡毼。伽蓝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质，深信三宝。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

(一) 钵钵创那原音为 Badaksana，即今之巴达克山 (Badakshan)。玉尔氏谓其中心为今之肥柴拔德 (Feizabad)。

淫薄健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山岭连属，川田隘狭。土地所产，气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钵钵创那，但言语少异。王性苛暴，不明善恶。从此东南逾岭越谷，峡路危险。行三百余里，至屈浪拿国。

(一) 淫薄健原音为 Yamgan。玉尔谓骨克察河流域，自哲尔姆 (Jerm) 以上，古代名曰鸦姆干，即淫薄健之原音也。

屈浪拿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土地山川，气序时候，同淫薄健国。俗无法度，人性鄙暴，多不营福，少信佛法。其貌丑弊，多服毡毼。有山岩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后得之。伽蓝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质，敬崇三宝。从此东北登山入谷，途路艰险。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 (亦名镇侃，又谓护蜜)。

(一) 屈浪拿原音为 (Kuran)，骨克察河上流，拉其瓦

特(Lajward)邻近皆是也。

达摩悉铁帝国^(一)在两山间,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五六百余里,南北广四五里,狭则不逾一里。临缚刍河,盘纡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风凄烈。唯植麦豆,少树林,乏花果。多出善马,马形虽小,而耐驰涉。俗无礼义,人性犷暴,形貌鄙陋,衣服毡毳。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昏馱多城,国之都也,中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逾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西域记》卷一二)

(一) 达摩悉铁帝国原音为 Dharmasthiti,华言山中间也。达摩(Dharma)者,梵语中庸或中间之义。悉铁帝(Sthiti)者,位置所在之义。《唐书》称此曰护蜜国。其地约当今瓦汉(Wakhan)之南,山间之一带也。玄奘谓国都曰昏馱多,而《唐书》谓王居塞(有作塞字者误也)迦审城,岂皆一地欤?塞迦审即 Ish kashim,在瓦汉河向北转湾处。

玄奘前云睹货逻国分为二十七国而所录者,已有二十九国,其中或有二国,不属睹货逻,而偶然列入也。据《西域记》,尚有梵衍那国、迦毕试国、尸弃尼国、商弥国等四国,其文字皆同睹货逻,而语言不同也。

3. 慧超、段成式记吐火罗

从此犯引国^(一)北行廿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

为缚底野，见今大寔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见属大寔所管，言音与诸国别，共罽宾国少为相似，多分不同。衣著皮裘氍布等，上至国王，下及黎庶，皆以皮裘为上服。土地足驼、骡、羊、马、氍布、蒲桃。食唯爱饼。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不事外道。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发。土地足山。（《往五天竺国传》）

（一）犯引国又作范阳国，又作帆延国，《西域记》作梵衍那，即今巴城（Bamian）。

俱德建国（一），乌浒河中，滩渚中，有火袄祠。相传袄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袄祠。内有象。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如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袄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酉阳杂俎》卷一〇）

（一）俱德建即上方所录《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吐火罗道之久越得鞬国。久越二字速读之，即俱字也。

4. 吐火罗人来中国传播摩尼教 及基督教

开元七年,吐火罗国支汗那(一)王帝賧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共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又卷九九七)

(一) 支汗那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谢颯条内之石汗那或曰斫汗那也。慕闍者,摩尼教中僧正也。见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教经》。教主摩尼精天文,故其徒亦多通天文也。

希腊纪元一千零九十二年,已故吐火罗国巴里黑城僧密理斯(Milis)之子,克姆丹(Kumdan)王城大僧,及总主教叶俟布锡德(Yesbusid)建立此碑。刻救世主之训诫,先代授中国皇帝之教言,俾垂不朽。(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阴叙利亚文译文)

(一) 据叙利亚文记载,树立景教碑者,乃吐火罗国巴里黑城僧密理斯之子叶俟布锡德,述文者,则景净也。希腊纪元,亦名马期顿历。其元年早于公元三一一年。亚历山大大王死后第十二年,其部将赛流柯斯(Seleucos Nicator)占据巴比伦城,建立希腊人在东方之王国。故在

东方之希腊人，皆以此年为纪元。以后东方受希腊文化陶浴诸国，皆行用之，至十五世纪始被废。克姆丹乃亚洲西部人长安之称号也。唐初，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 (Theophylactus Simocata) 即用之，作库伯丹 (Khubdan)。唐末，阿拉伯人之中国纪行书中亦见之，作克姆丹 (Khumdan)。麻素提爱德利奚阿伯尔肥达等书中，皆得见之。法国鲍梯谓克姆丹即长安二字之转音。诺耳曼 (Neumann) 谓长安有皇帝之宫殿。克姆丹即宫殿二字之讹音。日本人佐伯好郎 (Saeki) 谓长安在唐时为关内道地境，关内二字，日本人读音如康丹 (Kan-dan)。日本人之汉字读音，皆学自唐人，故认克姆丹为关内二字之讹音 (见《景教碑文研究》及 Nestorian Monument)。亨利玉尔对于鲍梯及诺耳曼之说，因碑文明言皆不满意。吾谓佐伯之说，亦不可信，克姆丹实由京都二字之讹音，为王城也。唐时，日本一切皆模仿唐制。西京之建筑，市街之布置，皆仿长安。长安外城十六门，内城九门，西京亦皆如之，甚至诸门之名皆相似。西京古名京都，亦必效长安者。洛阳唐时号东都。长安在当时，必号曰京都。西方人往克姆丹，必由此而来，可无疑也。元时，欧洲人来华游历者，皆称宋之都城杭州为京师 (Kinsay)。与此盖亦相类矣。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一)，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白王舍之城^(二)，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

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队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祿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罍。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米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三)，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一）伊斯(Isaac)乃普通基督教徒之名也。

（二）据玄奘《西域记》有大王舍城(Rajagriha)，在中天竺摩伽阇国(Magadha)。其地在恒河下流，约北纬二十四度八分，东经八十五度八分，距今之加尔喀达(Calcutta)不远。又有小王舍城，即巴里黑城也。景教徒(即聂思脱里派 Nestorians)在中世纪时，于该城建有主教处。碑中叙利亚文已言僧密理斯来自巴里黑城矣，故由各种情形推测之，景教碑此节之王舍城，为玄奘之小王舍城，《魏书》嚧哒国都城拔底廷，毫无疑议也。

（三）达娑，梵语 Dasa 之译音，华言奴仆也。欧洲士人研究景教碑者，如维理(Wylie) 雷盖(Legge)等，皆译为佛教徒。施雷格(Schlegel)谓为波斯文 tarsa 之译音。《长春真人西游记》有“铁屑头目”，铁屑，亦 tarsa 之译音，指基督教徒而言，而在波斯文原义，则为“畏上帝者”(Fearer

of God)。吾意景教碑上之达婆，断不指基督教徒而言。伊斯既为景教僧正，此碑之立，又专为其徒颂扬功德者，何必诋諆所有同教，而仅褒誉一人耶？故指佛教徒而言，毫无疑义也。碑文前节，有“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下节之“清洁达婆，未见斯美”，二句正以与前文呼应对峙者也。

5. 《册府元龟》记吐火罗

吐火罗国在葱岭西，与挹怛杂居，胜兵共五万，其国土多男子，少妇人，故兄弟通室。妇人五夫则角饰戴五角，十夫则戴十角。男子无兄弟者则与他人结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者终身无妇矣。被服文字与于阗略同。城北有屋数。颇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马，国人每牧牝马于其侧，时产名驹，皆汗血，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穹庐。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裾、帽，女子被发为辮。其地与益州邻，尝通同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一说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人民犹以氈庐百子帐为行屋。地尝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瘴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册府元龟》卷九六一）

贞观九年（六三五）五月，吐火罗遣使来朝贡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庚午朔,吐火罗叶护遣使来贺,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闰三月,俱兰国^(一)遣使贡献,俱兰亦名俱罗,其王表曰:“如雪如珠,如云如月。洁白高远,是文夫枝。清凉一切,如须弥山。又如大海,威力自在。如那罗延,如日光明。大王中王,大汉国胜天子名流四海,俱罗那国王忽提婆谨修礼拜。”(《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又《全唐文》卷九九九)

(一)俱兰,《大唐西域记》作屈浪拿国,又吐火罗道悦般州都督府所领双靡州之治所也。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正月,吐火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元年(六五〇)五月,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有翅而能飞,行日三五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吐火罗国,唐永徽三年(六五二),列其地为月氏府,以其叶护阿史那乌湿波为都督。开元七年,其叶护曰支汗那。十七年,册其首领骨咄祿顿达度为叶护。天宝八载,其叶护失里忙伽罗并遣使朝贺。(《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永徽五年(六五四)四月,吐火罗遣使朝贡。(《册

府元龟》卷九七〇)

显庆二年(六五七)正月庚申朔,吐火罗国献师子。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六七一)五月,吐火罗、波斯、康国、罽宾国各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隆二年(六八〇)五月,吐火罗国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耀元年(六八一)十二月,吐火罗进金衣领,帝不受。(《册府元龟》卷一六八)

开元六年(七一八)十一月丁未,阿史特勒仆罗上书诉曰:“仆罗兄吐火罗叶护部下管诸国王都督刺史总二百一十二人,谢颙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罽宾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骨吐国王、石汗那国王、解苏国王、石匿国王、悒达国王、护密国王、护时健国王、范延国王、久越得建国王、勃特山王,各领五万众。仆罗祖父已来,并是上伴诸国之王,蕃望尊重。仆罗兄般都泥利承嫡继袭,先蒙恩敕,差使持节,就本国册立为王。然吐火罗叶护积代已来,于大唐忠赤,朝贡不绝。本国缘接近大食、吐蕃,东界又是西镇,仆罗兄每徵发部落下兵马,讨论击诸贼,与汉军相知,声援应接,在于边境,所以免有侵渔。仆罗兄前后屡蒙圣泽,愧荷国恩,遂发遣仆罗入朝,侍卫玉阶,至愿献忠殉命,以为臣妾。仆罗

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臚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類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窃见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况仆罗身恃勤（上方作特勤，此处作恃勤，皆误。应作特勤，突厥语 tegin 之译音，酋长之义。《元史》上译作的斤），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類，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弟娑罗门瞿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等，皆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唯仆罗最是大蕃，去神龙元年蒙恩敕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至今经一十四年，久被沦屈，不蒙准例授职，不胜苦屈之甚。”敕鸿臚卿准例定品秩，勿令称屈。（《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开元七年（七一九）四月，吐火罗叶护及俱密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①）王帝矧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共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七二〇）六月，吐火罗国遣使献马及骖。（《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七月,吐火罗国遣使献胡药乾陀婆罗等三百余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十一月,吐火罗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十一月己卯,吐火罗遣使持健来朝,授中郎将,赐紫袍、金鱼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正月,册吐火罗骨咄祿颉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挹怛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十七年三月壬寅,吐火罗叶护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七月,吐火罗使僧难陀献须那伽帝释陵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七三〇)五月,吐火罗僧难陀来朝,贡献瑞表香药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十二月乙未,石汗那王易米施遣大首领婆延达于来朝,授中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九月辛巳,吐火罗国遣使来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正月,吐火罗国遣大首领伊难如达干罗底睺来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二月癸丑，吐火罗遣大首领伊难如达干罗底睺来献方物，授果毅，赐绯袍、银带、鱼袋及帛三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九年三月，吐火罗遣使献红颇黎、碧颇梨、生玛瑙、生金精及质汗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二年（七四三）二月己丑，解苏国^{（一）}阿德悉遣大首领车鼻施达干罗顿毅等二十人来朝，且献方物，名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一）解苏国在巴里黑南山中天马都督府治所。

天宝四载（七四五）吐火罗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四月，吐火罗国遣使献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吐火罗叶护夫里尝（《唐会要》卷九九作失里忙）伽罗遣使来朝。献表曰：“臣邻境有一胡，号曰竭帅。居在深山，恃其险阻，违背圣化，亲辅吐蕃。知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箇失密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著竭帅国过，其王遂受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开勃律之后，更益兵二千人，勃律因之。竭帅王与吐蕃乘此虚危，将兵拟入。臣每忧思，一破凶徒，若开

得大勃律已东，直至于阆、焉耆，臥凉、瓜、肃已来，吐蕃更不敢停住。望安西兵马来载，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天恩，允臣所奏。若不成，请斩臣为七段。缘箇失密王向汉忠赤，兵马复多，土广人稠，粮食丰足。特望天恩，赐箇失密王敕书宣慰，赐衣物并宝钲腰带，使感荷圣恩，更加忠赤。”帝览表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天宝九载（七五〇）三月，册竭帅国王勃特没兄素伽为王。册曰：“于戏！赏劳之制，必崇名器。怀柔之典，无替畴庸。咨尔竭帅国王勃特没兄素迦，代竭忠诚，僻居遐裔。夙怀智识，早闻勇义。顷以勃特没于乡不孝，于国不忠，而卿抱屈既深，久被沦弃。今恶党已殄，凶结就擒。卿遂能输忠赤于朝廷，表仁惠于蕃部。永言效节，宜膺旌赏。是用册尔为竭帅国王。尔其丕荷国恩，克修蕃礼。子孙万代，长保宠荣。岂不美欤？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八月，吐火罗叶护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吐火罗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壬申朔，诏以吐火罗三藏山那及弟子达摩首领安延师等来诣阙。以三藏为光祿

少卿，达摩可折冲都尉，延师可左清道率并员外置。仍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乾元元年六月辛丑朔，吐火罗叶护使乌利多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月，吐火罗叶护乌那多并九国首领来朝，请助国讨贼。帝令赴朔方行营。（《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七四八）六月，挹怛国^{（一）}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八月庚戌，挹怛国遣使朝贡，授将军。赐二色绫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一）据《唐书》挹怛与吐火罗杂处，两族同在一境，故列之于此。

五 谢颺及帆延

1. 《新唐书》记谢颺及帆延

谢颺居吐火罗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显庆时，谓诃达罗支，武后改今号。东距罽宾，东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罗门，西波斯，北护时健。其王居鹤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郁金、瞿草，灋泉灌田。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罽宾取其子

弟，持兵以御大食。景云初，遣使朝贡，后遂臣鬪宾。开元八年，天子册葛达罗支颀利发誓屈尔为王。至天宝中，数朝献（一）。

（一）漕矩吒原音为 Jaguda，名见《西域记》卷一二。古代希腊地理家称其地为阿拉柯西亚（Arachosia），阿拉伯人称曰阿拉贺其（Arokhoj）。鬪宾今之克什弥尔（Cashmere），帆延今之巴緬（Bamain）。护时健，《西域记》作胡实健，考已见上文。鹤悉那即 Ghazna，Ghizni 之译音，《诸蕃志》作吉慈尼，《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哥疾宁，其城今仍存在。阿娑你城即《西域记》之鹤萨罗城，其原音为 Ghasala。法国学者圣马丹（St. Martin）谓为哈柴拉（Hazara）地方。英国恭尼翰（Cunningham）详考哈柴拉地方，成吉思汗后，始有其地，故另以海尔曼得河（Helmand）畔之古柴里斯坦（Guzaristan）地方当之。拖雷美作俄座拉（Ozola），其音与鹤萨罗亦相近。瞿草，《西域记》作兴瞿草，为梵语 Hingu 之译音，《唐书》脱去兴字也。上方已载诃达罗支国伏宝瑟颠城为条支都督府矣。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居斯毕莫运山之旁。西北与护时健接，东南距鬪宾，西南诃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地寒，人穴处。王治罗烂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乌浒河。贞观初，遣使者入朝。显庆三年，以罗烂城为写凤都督府，缚时城为悉万州。授王葡萄写凤州都督，管内五州诸军事，自是朝贡不绝。石汗那或曰斫

汗那。自缚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东临乌浒河，多赤豹。开元天宝中，一再朝献（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帆延，《魏书·西域传》吐呼罗条作范阳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犯引国，为今之巴緬城（Bāmiān）。斯毕莫运山即印度库斯山。亨利玉尔尝至巴緬城，见有古代石窟甚多，绵亘六七英里之长，其为古人穿掘以为住处者无疑也（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巴緬城石窟和彫像》一文）。《诸蕃志》亦记吉慈尼国“地近西北，极寒，冬雪至春不消，国有大山围绕”。巴緬城尚在吉慈尼西北，其寒更可知。巴緬城东面向北流入乌浒水之川，即昆度斯河（Kunduz Daria）。石汗那或曰斫汗那，即今之铎汗那（Dogana）。宋人修史，突然增入此句，不知是何命意，且上下文气亦不接也。缚底野即拔克脱利亚（Bactria）之讹音，《元史》之巴里黑城（Balkh）也。谓东临乌浒河者，亦全谬误。巴緬东面所临者，非乌浒水，乃昆度斯河也。

2. 玄奘记漕矩吒及梵衍那

漕矩吒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鹤悉那，周三十余里。或都鹤萨罗城，城周三十余里，并坚峻险固也。山川嶮嶙，畴垄塽垵，谷稼时播，宿麦滋丰，草木扶疏，花果茂盛。宜郁金香，出兴瞿草，草生罗摩印度川。鹤萨罗城中，踊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气序寒

烈，霜雪繁多，人性轻躁，情多诡诈。好学艺，多技术，聪敏未善。日诵数万言，文字言辞，异于诸国。多饰虚谈，少成事实。虽祀百神，敬崇三宝。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叶承统，务兴胜福，敏而好学。无忧王所建率堵波十余所，天祠数十，异道杂居。计多外道，其徒极盛。宗事穠那天，其天神昔自迦毕试国阿路猱山徙居此国，南界穠那咽罗山中。作威作福，为凶为暴。信求者遂愿，轻蔑者招殃。故远近宗仰，上下祇惧。邻国异俗，君臣僚庶，每岁嘉辰，不期而会，或赀金银奇宝，或以羊马驯畜，竞兴贡奉，俱伸诚素，所以金银布地，羊马满谷，无敢覬觐。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术，外道遵行多效，治疗疾病，颇蒙痊愈。（《大唐西域记》卷一二）

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马。气序寒烈，风俗刚犷。多衣皮毼，亦其所宜。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征祥，示崇变，求福德。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王城东北

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灿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鎏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人涅槃卧像，长千余尺。其王每此设无遮大会。上自妻子，下至国珍，府库既倾，复以身施。群官僚佐，就僧酬赎。若此者，以为所务矣。（《大唐西域记》卷一）

东南入大雪山，行六百余里，出睹货罗境，入梵衍那国。国东西二千余里。在雪山中，涂路艰危，倍于凌磧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涂数丈。故宋云称西方之艰，层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为汉室忠臣；法师今涉雪岭求经，亦可谓如来真子矣。如是渐到梵衍那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3. 慧超记谢颺及犯引

从此罽宾国西行七日，至谢颺国。彼自呼云社护罗萨他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此于国，不属余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领，名娑钵干，每年一回，

设金银无数，多于彼王。衣著人风，土地所出，与罽宾王相似。言音各别。

又从谢颺国北行七日，至犯引国。此王是胡，不属余国，兵马强多，诸国不敢来侵。衣著氍布、衫、皮裘、氍衫等类。土地出羊、马、叠布之属。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极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国及谢颺等，亦并剪于须发。人风大分与罽宾相似。别异处多，当土言音不同余国。（《往五天竺国传》）

4. 《册府元龟》记谢颺及帆延

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十月，谢颺国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八年（七二〇）九月，谢颺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九月，遣使册葛达罗支颺利发誓屈尔为谢颺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八年十二月，谢颺国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八月，谢颺国王特勒遣使罗火拔来朝。火拔奏曰：“谢颺国去箇失密国一千五百里，其箇失密国去吐蕃金城公主居处七日路程。公主去年

五月遣汉使二人偷道向箇失密国传言曰：‘汝赤心向汉，我欲走出投汝。容受我否？’箇失密王闻其言大喜，报曰：‘公主但来，竭心以待。’时箇失密王又遣使报臣国王曰：‘天子女欲走来投我国。必恐吐蕃兵马来逐，我力不敌，乞兵于我。’即冀吐蕃破散，公主得达臣国。王闻之极欢。遣使许诺于箇失密王。令臣入朝，面取进止。”帝甚然之。赐帛百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十月，诏谢颯国王誓颯卒，封其子如沒拂达为嗣。（《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天宝四载（七四五）三月，谢颯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四六）四月，拔蜜国^{（一）}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拔蜜国即巴緬(Bamian)之转音，《唐书》作帆延。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三月，谢颯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六 识匿、俱蜜、护蜜、骨咄

1. 《新唐书》记识匿、俱蜜、护蜜、骨咄

识匿或曰尸弃尼^{（一）}，曰瑟匿，东南直京师九千里，

东五百里距葱岭守捉所(二),南三百里属护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三),后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长自为治,谓之五识匿(四)。地二千里,无五谷。人喜攻剽,劫商贾。播蜜川(五)四谷稍不用王号令。俗窟室。贞观二十年,与似没、役槃(六)二国使者偕来朝。开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资金吾卫大将军。天宝六载,王跌失伽延从讨勃律,战死。擢其子都督、左武卫将军,给祿居藩。似没者,北接石。土俗与康同。役槃亦与康邻,出良马。俱蜜(七)者,治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种。贞观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开元中,献胡旋舞女。其王那罗延颇言为大食暴赋,天子但慰遣而已。天宝时,王伊悉烂俟斤又献马。护蜜者(八),或曰达摩悉铁帝,曰镞侃。元魏所谓钵和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羸。横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王居塞迦审城(九),北临乌浒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麦,宜木果,出善马。人碧瞳。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頡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开元八年,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明年,大酋乌鶻达干复朝。王死,册其从弟护真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初,王子頡

吉匐请绝吐蕃，赐铁券。八载，真檀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又遣首领朝贡。乾元元年，王纆设伊俱鼻施来朝，赐氏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识匿或曰尸弃尼，名见《西域记》，其原音为 Shighnan。《清续文献通考·四裔考》作锡克南。

（二）葱岭守捉，开元中，唐平喝盘陀(Gorband)后所置，安西极边戍也。

（三）苦汗城不可考。

（四）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谓有九个识匿国，其言似较《唐书》为可信也。

（五）播蜜即帕米尔(Pamir)，播蜜川即今之帕米尔河，发源于维多利亚湖(Victoria Lake)，流至瓦汉(Wakhan)而入阿母河。

（六）似没，役槃北接石与康，其确实地点不可考，然大约在帕米尔高原之北麓也。

（七）俱蜜即古代拖雷美《地理书》之科美第国(Comedi)，玄奘《西域记》作拘迷陀国。今代打尔哇慈(Darwaz)或拉胥忒(Rasht)流域，即其地也。古代西方骆驼商队，经此往东方贩运丝者也。今代其地首府仍曰喀拉库姆(Kala Kum)，库姆音与俱蜜（古代读法如 Kiu Mi）相近，或即古代俱蜜国所遗留之纪念也。所临之黑河，似即彭甲河(Panja River，即阿母河上流)。《新唐书》卷四三

下《地理志》安西都护府所领吐火罗道十六都督府中有至拔州都督府，下注以俱蜜国楮瑟城置，故其地在唐初，亦中国领土也。

(八) 护蜜即护蜜多，《梁书》作胡蜜丹国。达摩悉铁帝名见《西域记》卷一二，其原音为 Dharmasthiti，梵语两山中间之义也。

(九) 塞迦市乃 Skashim 之译音，今锡克南之南，彭甲河向北转流处，南岸有地名亦塞迦市(Iskashim)即其地也。伊兰人读 S 字母，其前辄冠亦字 I 音。

骨咄或曰珂咄罗(一)，广长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马赤豹，有四大盐山(二)，山出乌盐。开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来朝。二十一年，王颀利发献女乐。又遣大首领多博勒达干朝贡。天宝十一载，册其王罗金节为叶护。(《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 骨咄或曰珂咄罗，名见《西域记》卷一，其原音为 Khotl，在库拉伯(Kulab)东北。《唐书·地理志》高附都督府以骨咄施沃沙城置。

(二) 巴达克山境内有盐矿，《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八章曾言之。《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记出铁门后，“东南行，山根有盐泉流出，见日即为白盐，因收二斗，随行日用。又东南上分水岭，西望高澗若冰，乃盐耳。山上有红盐如石，亲尝见之。东方惟下地生盐，此方山间亦出盐”。

2. 玄奘、慧超记识匿、胡蜜

逾此国(护蜜)大山,北至尸弃尼国。尸弃尼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连属,沙石遍野。多菽麦,少谷稼。林树稀疏,花果寡少。气序寒烈。风俗犷勇,忍于杀戮,务于盗窃,不知礼义,不识善恶。迷未来祸福,惧现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为服。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异。(《大唐西域记》卷一二)

胡蜜国(一)北山里,有九个识匿国(二),九个王各领兵马而住。有一个王属胡蜜王,自外各并自住,不属余国。近有两窟王,来投于汉国。使命安西,往来不绝。唯王首领,衣著叠布、皮裘。自余百姓,唯是皮裘氈衫。土极寒,为居雪山,不同余国。亦有羊马牛驴。言音各别,不同诸国。彼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商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识匿等国,无有佛法也。(《往五天竺国传》)

(一)胡蜜,《新唐书》作护蜜,《梁书》作胡蜜丹国,《唐书·地理志》又作护蜜多。

(二)慧超记有九个识匿,而《唐书》仅言五识匿。慧超所言就亲见而言,故可信也。

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当来于吐

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巖，人去偏梁虽。平生不扞泪，今日洒千行。”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五言：“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塙坛，江河凌崖啮。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伴火上駉歌，焉能渡播蜜（一）。”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匹。住居山谷，处所狭小，百姓贫多。衣著皮裘氈衫，王著绫绢叠布。食唯饼麩。土地极寒，甚于余国。言音与诸国不同，所出羊牛极小不大，亦有马骡。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领百姓等，总事佛，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男并剪除须发。女人在头，住居山里。其山无有树木及于白草。（《往五天竺国传》）

（一）播蜜今译作帕米尔（Pamir）。

3. 《册府元龟》等记识匿、俱蜜、 护蜜、骨咄等国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三月，瑟匿国遣使贡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三月，识匿国王遣使献马及金精。（《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三年（七二五）三月，识匿国遣使献马。（《册

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十月,识匿国遣使贺正。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贞观十六年(六四二)四月,俱密国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六七一)八月,鳩密国(一)王尸利鳩摩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鳩密国据古音读之即俱密也。

开元七年(七一九)四月,俱密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五月,俱密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及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载(七五一)二月,俱密国王伊悉闾俟斤遣使献胡马二十六匹。九月,俱密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调露元年(六七九)十月,康国、拔汗那、护密国各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八年(七二〇)三月,封护密国王罗施伊具骨咄祿多比勒莫贺咄达靡萨尔为护密王,赐紫袍金带七事,并杂彩五十匹。(《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四月，护密国王遣米国大首领米忽汗来朝，贡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四月己巳，护密国王遣米国大首领米忽汗来朝，且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放还戎。（《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三月，护密国大首领乌鹤达干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十月甲寅，护密国王罗真檀来朝，献方物。赐帛兼袍银钿带，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年（七三二）九月，护密王发卒，封其弟护真檀为护密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九月，护密国王真檀来朝，宴于内殿。授左金吾卫将军员外，置赐紫袍、金带、鱼袋等七事及帛百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天宝元年（七四二）九月，以护密国王子颀吉里匐遣使上表，请北吐蕃来属。赐铁券曰：“维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皇帝若曰：咨尔护密王子颀里匐，夫藩扞可寄，惟信是从。节义可积，虽远无隔。卿之先代，尝附国朝。通使有尝，书译相次。自卿父继立，近阻强邻，被制凶威，有乖夙志。今遂能献诚款，潜托归怀。自非心晤远图，何以克存先意。念此

诚恳，嘉尚尤深。今赐卿丹书铁券，以旌忠孝，长表信义，永传子孙，日月同明，山河齐久。可不美欤？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又《唐大诏令集》卷六四）

天宝八载（七四九）八月乙亥，护密国王罗真檀来朝，请宿卫。授左武卫将军，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十二月，护密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丁亥，护密国遣大首领朝贡。赐锦袍金带鱼袋七事，事毕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肃宗至德三年（七五八）正月，护密国王使大首领罗友文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二月乙卯，护密国王使大首领罗友文来朝。加特进左武卫大将军。仍听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乾元元年七月癸未，护密国王纆设伊俱鼻施来朝，帝嘉之，赐姓李，改名崇信。（《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八年（七二〇）四月，遣使册立乌长国王、骨咄国王、俱位国王，并降册文，皆赐彩二百段。三国在安西之西。与大食邻境。大食煽诱为虐，俱守节不从，潜布款诚于朝廷。帝深嘉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正月庚戌,骨咄侯斤遣男骨都施来朝,献马二匹。授郎将,赐帛三十段,放还蕃。三月,骨咄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二月,骨咄王颀利发遣使献马并女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一年八月,骨咄王遣大首领如达干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正月,骨咄国大首领多揽达干弥羯搓来朝,授果毅,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骨咄国遣使首领多博勒达干刺勿来朝。命有司享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又九七五)

天宝五载(七四六)十月,南郡骨咄王遣使献马十五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七五〇)正月,骨咄国王罗全节遣大首领鹈汗达干来朝,献口四十三,胡马三十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正月壬寅,册骨咄国王罗全节为叶护。册曰:“维天宝十一载,岁次壬辰(原作寅误),正月己卯,二十四日壬寅(原作辰误)皇帝诏曰:于戏!畴赏懋功,无隔于中外。怀荒恤远,谅归于典谟。”

咨尔骨咄国王罗全节，夙遵声教，志尚忠节。作捍边疆，勤效斯著。顷者以群丑拨动，方欲脅从，而忠悬不渝，始终弥固。言念于此，嘉尚良深。是用授尔骠骑大将军，仍册为叶护。尔其祇膺典礼，慎守封疆，貽庆子孙，受兹宠锡。可不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四月甲戌，骨咄国人史难之、康丁真表乞度为僧，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俱位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敕识匿国王书》 敕识匿国王乌訥沒莫贺咄：卿比与护密相为唇齿，而发匈凶狡，劫杀商胡，罪不容诛，走投异域。朕知其恶积，改立真檀，遽闻却来，还占本国。卿等仇疾顽暴，相率诛之。累岁逋逃，一朝翦灭。永言忠义，深所嗟称。今授卿将军，赐物二百匹，锦袍金钿带七事。已下节级，亦有衣物，各宜领取。夏末甚热，卿及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敕护密国王书》 敕护密国王真檀：朕知卿忠赤，能保国境。所以前加礼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尽力外御。闻有凶寇，能伸远绩。以义动众，虽弱必强。岂独人心，亦有神鉴。朕用嘉叹，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

八七张九龄)

《敕护密国王书》 敕护密国王真檀:发匈积恶,自取灭亡。想所具知,不复烦述。卿比者虽受册立,缘此未得还蕃。彼既伏辜,固无隔阂。卿宣扬国命,慰抚远人。保我西陲,长守诚节。突骑施凶悖,恣其抄掠。卿宜善计,勿令不觉其来。已西商胡,比遭发匈劫掠,道路遂断。远近吁嗟。卿宜还国,必须防禁。蕃中事意,远路难闻。可量彼权宜,便与王斛斯计会。夏末甚热,卿及首领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七 西域音乐舞艺之传入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隋书》卷一五《音乐》下)

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共声，以别于太乐。……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箏、双箏、正鼓、和鼓、铜拔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隋书》卷一五《音乐》下）

周武帝聘虜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绶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拔一。安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锦襦领、紫袖袴。舞二人，紫袄、白袴帑、赤皮靴。乐用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箫、横笛、箏、正鼓、和鼓、铜拔。箜篌、五弦琵琶今亡。（《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中外：一曰燕乐伎，有景云乐之舞、庆善乐之舞、破阵乐之舞。二曰清乐伎。三曰西凉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安国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国伎。（《唐六典》卷一四）

第四章 唐代在中国之中亚人 及其后裔

一 僧人

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矣。会至性悬解，明智内发，大璞不耀，时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谒无相大师，利根顿悟，冥契心印。无相叹曰：“吾道今在汝矣。”尔后德充慧广，郁为禅宗。其大略寂照灭境，超证离念，即心是佛，不见有身。当其凝闭无象，则土木共质。及夫妙用默济，云行雨施，蚩蚩群眈，陶然知化，睹貌迁善，闻言革非。至于廓荡，昭洗执缚。上中下性，随分令入。以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俨然加趺坐灭，春秋七十五，法腊三十六。沙门那提得师之道，传授将来。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门人弟子缁俗，迁座于本院之北隅。襦慕师德，号哭之声，山林为之变色。初，会传法在坤维，四远禅徒，臻萃于寺。时南康王韦公皋最归心于会，及卒，哀咽追仰。盖粗入会之门，得其禅要。为立碑，自

撰文并书，禅宗荣之。（《宋高僧传》三集卷九）

释法藏字贤首，姓康，康居人也^(一)。风度奇正，利智绝伦。薄游长安，弥露锋颖。寻应名僧义学之选，属奘师译经，始预其间。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至天后朝传译，首登其数。实叉难陀赍《华严》梵夹至，同义净、复礼译出新经。又于义净译场，与胜庄、大仪证义。昔者敦煌杜顺传《华严》法界观，与弟子智俨讲授此晋译之本。智俨付藏，藏为则天讲《新华严经》，至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此诸义章，皆是《华严》，总别义纲。帝于此茫然未决。藏乃指镇殿金师子为喻。因撰《义门径捷易解》，号金师子章，到十门总别之相。帝遂开悟其旨。又为学不了者设巧便，取鉴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对，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入无尽之义。藏之善巧化诱，皆此类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舍。盖帝王归信缁伍所凭之故。洎诸梵僧罢译，帝于圣历二年己亥十月八日，诏藏于佛授记寺讲大经，至华藏世界品，讲堂及寺中地皆震动。都维那僧恒景具表闻奏。敕云：“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蹟，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披览来状，欣惕于

怀云。”其为帝王所重，实称非虚。所以华严一宗，付授澄观，推藏为第三祖也。著《般若心经疏》，为时所贵，天下流行，复号康藏国师是欤。（《高僧传》三集卷五）

（一）《佛祖统纪》卷二九，法藏，其祖康居国人，来居长安，法藏乃生于长安者也。

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一）}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二）}东北，是碎叶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为僧之后，誓志游方。始至西凉府，次历江淮，当龙朔初年也。登即隶名于山阳龙兴寺，自此始露神异。初将弟子慧俨同至临淮，就信义坊居人，乞地下标志之，言决于此处，建立伽蓝。遂穴土获古碑，乃齐国香积寺也。得金像，衣叶刻普照王佛字。居人叹异云：“天眼先见，吾曹安得不舍乎。”其碑像由贞元、长庆中，两遭灾火，因亡踪矣。尝卧贺跋氏家，身忽长其床榻，各三尺许，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举族欣庆，倍加信重，遂舍宅焉。其香积寺基，即今寺是也。由此奇异之踪，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龙二年，遣使诏赴内道场。帝御法筵，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饰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敕自内中往荐福寺安置。三月二日，俨然坐亡，神彩犹生，止瞑目耳。俗龄八十

三，法腊罔知。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帝惨悼黯然。于时秽气充塞，而形体宛如，多现灵迹。敕有司给绢三百匹，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闾。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问万回师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高僧传》三集卷一八）

（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何国者，康之支庶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何国一名屈霜你迦国，在劫布咀那国（曹国）西三百余里，喝捍国东二百余里。据西人考证，即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中间之喀歇尼亚（Kashania）。为索格多国（Sogdo，即康国）重镇，风景优雅。其国实在葱岭之西北。

（二）碎叶，玄奘《西域记》作素叶，皆为楚（Chu, Chui）之转音。今代地图上，仍有楚河之名，即唐之碎叶川也。白菜脱胥乃窞谓即回纥白库可汗（Buku Khan，即《唐书·回纥传》之毗伽阙可汗）所建之拜拉萨贡城（Belasagun），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也。三城皆在一处。（白菜脱胥乃窞《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26、227页及注583）《高僧传》此节谓“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皆误也。吾人应以玄奘《西域记》为是。何国应在碎叶西南约二千里，为康国之附庸也。

僧伽跋摩者，康国人也。少出流沙，游步京辇，稟

素崇信，戒行清严，檀捨是修，慈悲在念。以显庆年内，奉敕与使人相随，礼覲西国。到大觉寺，于金刚座广兴荐设。七日七夜，燃灯续明，献大法会。又于菩提陀内无忧树下，雕刻佛像及观自在菩萨像。盛兴庆赞，时人叹希。后还唐国，又奉敕令往交趾采药。于时交州，时属大俭，人物饥饿。于日日中，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内结，涕泣外流。时人号为常啼菩萨也。才染微疾，奄尔而终。春秋六十余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释弥陀山，华言寂友，睹货逻国人也。自幼出家，游诸印度，遍学经论，《稜伽俱舍》最为穷覈。志传像法，不愒乡邦。杖锡孤征，来臻诸夏。因与实叉难陀共译《大乘入稜伽经》。又天授中，与沙门法藏^(一)等，译《无垢淨光陀罗尼经》一卷。其经佛为劫比罗战荼婆罗门说，延其寿命，译毕进内。寻辞帝归乡。天后以厚礼钱之。（《高僧传》三集卷二）

（一）法藏，康居国僧也，见上文。

佛陀达摩者，即睹货速利国^(一)人也。大形模，足气力，习小教。常乞食，少因兴易，遂届神州云。于益府出家，性好游涉，九州之地，无不履焉。后遂西遯，周观圣迹。淨于那烂陀见矣。后乃转向北天，年五十许。（《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目录，注明佛陀跋摩为睹货罗人也。速利国之名，又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北方诸胡，睹货罗及速利国等，其法复别。”义净之速利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之率利也。《西域记》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率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其地大约在松湖(Son-Kul)及楚河(Chu R.)之间也。

二 西突厥人

唐代突厥内附，西突厥人入仕于唐者亦复不少，见于《新唐书》有专传者，有史大奈(《新唐书》卷一一〇)、哥舒翰(《旧唐书》卷一〇四，《新唐书》卷一三五)、李克用(《新唐书》卷二一八)等人，可参阅，兹不具录，下同。

三 月氏人

中亚各族入居中原，史有专传者尚有月氏人王世充(史称：“本姓支，西域胡人。”按就其姓氏及古时蕃人多以族称姓观之，其为月支即月氏国人无疑也。其祖已来中国，当在宇文周或西魏时也。见《隋书》卷八五，《旧唐书》卷五四，《新唐书》卷八五)。

四 安国人

安兴贵、安修仁(见《新唐书》卷八六《李轨传》)

李抱玉、李抱真(见《新唐书》卷一三八《李抱玉传》，林宝《元和姓纂》卷四安姓注，《全唐文》卷七八四穆员《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

安思顺(见《全唐文》卷四五二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

安延(洛阳出土之《安延墓志铭》，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安神俨(洛阳出土之《安神俨墓志铭》，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安令节(长安出土之《安令节墓志铭》，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安万善(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安金藏(见《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安金藏传》，又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住支那之西域人》)

李国臣(见《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国臣传》)

五 何国人

何潘仁(见《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何妥(见《隋书》卷七五《何妥传》)

何稠(见《隋书》卷六八《何稠传》)

何祿(见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牧护歌》，又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六 康国人

康艳典(见罗振玉《鸣沙石室逸书·沙州图经》，又见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吕海之康居部落》，冯承钧译)

康拂耽延(见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第55—56页)

康萨陀(见《画录》、《画谱》)

康昆仑(见段安节《乐府杂录》)

康老胡雏(见李白《乐府·上云乐》)

康欶、康达□、康武通、康续、康磨伽、康留买、康庭兰、康洽(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康谦(见《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孙孝哲传》)

康植、康日知(见《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日知传》)

安祿山(见《新旧书》卷二二五上《安祿山传》)

康阿义屈达干(见《全唐文》卷三四二颜真卿《康公神道碑铭》)

七 曹国人

曹保、曹善才、曹刚(见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

域人》，又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曹触新、曹者素（见陈旸《乐书》卷一七三《弄婆罗门》及卷一八三《霓裳舞》）

曹明照（见长安出土之《曹明照墓志》，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八 米国人

唐中世以前，中国史书中无米姓之人，至中世以后始得见之，然皆为西域胡人。林宝《元和姓纂》无米姓。至宋时，米姓始见于姓谱中。南宋初期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米，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用以为姓。”（见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

米嘉荣、米和（米和郎、米莱加）（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米都知（见钱易《南部新书》癸）

米遂（见《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类明堂经脉类）

米暨（见《资治通鉴》唐会昌六年二月）

米志诚（见桑隲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

米萨宝（见长安出土之《米萨宝墓志》，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九 石国人

石万年（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石崇俊(见长安出土《石崇俊墓志》，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石敬瑭(见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

石宝山(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石演芬(见《新唐书》卷一九三)

一〇 史国人

史大奈 为西突厥人。原先或为史国人，混籍于西突厥人中者也。(见《新唐书》卷一一〇)

史思明(见《新唐书》卷二二五上)

史怀恩(见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第五章 唐人所记中亚 之动植物(唐以后附)

一 动物

却火雀

顺宗时,拘弭国(一)贡却火雀,纯黑,大似燕,其声清。置于火中,火自散去。遂盛以水晶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持蜡炬烧之,终不能损其一毛。(张岱《史阙》卷一〇)

(一) 拘弭即《唐书》之俱密国。

大尾羊

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广,重十斤。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下,有一村,养羊大如驴。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酉阳杂俎》卷一六)

猎虫鹿

阿萨部(一)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酉阳杂俎》卷四)

(一) 阿萨部即可萨部(Khazars),突厥之一部。盛唐

时，西起多脑河口，东至阿拉尔海，皆其领土也。

蜘蛛

刘郁《西使记》云：赤木儿城有虫如蛛。毒中则烦渴，饮水立死，惟饮葡萄酒至醉，吐则解。（《本草纲目》卷四〇）

蛇角

李时珍曰：按《辍耕录》云：“骨咄犀，大蛇之角也。……”《唐书》有古都国亦产此，则骨咄又似古都之讹也。（《本草纲目》卷四三）

驼鸟

陈藏器曰：驼鸟如驼，生西戎。高宗永徽中，吐火罗献之。高七尺，足如橐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食铜铁也。（《本草纲目》卷五〇下）

底野迦

苏恭曰：出西戎。彼人用猪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本草纲目》卷五〇下）

狮

李时珍曰：狮子出西域诸国，为百兽长。《唐史》载高宗时，伽毗耶国献天铁兽，能擒狮象，则狮虽强悍，又有制之者也。西域畜之。七日內，取其未开目者，调习之。若稍长，则难驯矣。（《本草纲目》卷

五一上)

月支牛

《玄中记》云：出西胡及大月氏国，今日割取肉，明日其创即复合也。（《本草纲目》卷五一上）

灵猫

刘郁《西使记》云：黑契丹出香狸，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粪溺皆香如麝气。（《本草纲目》卷五一上）

膾膈兽

陈藏器曰：骨膈兽生西番突厥国，胡人呼为阿慈勃他你。其状似猫而大，长尾，脐似麝，身黄赤色如烂骨。（《本草纲目》卷五一下）

二 植物

番木鳖，亦名马钱子

李时珍曰：生回回国（一）。今西土邛州诸处，皆有之。（《本草纲目》卷一八上）

（一）《辽史》、《元史》称花刺子模国（Khwarizm）为回回国。

阿儿只

刘郁《西使记》云：阿儿只出西域，状如苦参。主治打扑伤损，妇人损胎。用豆少许，咽之自消。又治鱼鼠

疮。(《本草纲目》卷二一)

阿息儿

刘郁《西使记》云：阿息儿出西域，状如块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烂涂之，即出。

(《本草纲目》卷二一)

奴哥撒儿

《西使记》又云：奴哥撒儿出西域，状如结梗。治金疮及肠与筋断者，嚼烂傅之自续也。(《本草纲目》卷二一)

娑罗树

《进娑罗树枝状》 右臣所管四镇境天竺山压枝园枝，国有拔汗那，最为密近。乃有娑罗树，时称奇绝。不比凡草，不栖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柏，成阴不愧于桃李。但以生非得地，誉终因人。荣枯长在于异方，委叶不闻于中土。陛下高视三代，横制四夷。威信浹于君长，仁惠沿于草木。前件树枝，臣去载已进讫。臣伏以凡遵播殖，贵以滋多。今属阳和之时，愿助生成之德。近差官于拔汗那计会，又采前件树枝二百茎，并堪进奉。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柯，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于物无遗，在人知感。谨差将军李滔押领赴京。(《全唐文》卷三七五张谓(一))

(一) 张谓字正言，河南人，天宝二年进士。乾元中为尚书郎，大历中官礼部侍郎。

附录一 西突厥始末

一 突厥族概述

公元第六、七两世纪时，亚洲北部中部，有突厥族崛起，在中西交通史上有重要之关系。兹就《周书》、《隋书》、《唐书》之《突厥传》，摘编于下：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为茹茹（又称柔然，后魏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铁工。金山（即今阿尔泰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最初有訶都六者，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訶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阿贤设卒，子吐务立，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部落稍盛。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土门遣使献方物于魏。魏废帝元年（公元五五二年）正月，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茹茹主阿那瓌自杀，其子庵罗辰奔齐，余众复立阿那瓌叔父邓叔子为主。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一），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二），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杆可汗（三）。

俟斤一名燕都，勇而多智，专务征伐，乃率兵击邓叔子，破之。叔子以其众奔于周，他部西走欧洲，降于东罗马，即西史所称之阿瓦儿(Avars)民族也。又布尔加利族(Bulgars)、裴奇内格族(Petchenegs)，亦皆东方人种，与阿瓦儿人同时侵入东罗马帝国。俟斤又西破嚧哒(四)，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遣使至周，请诛邓叔子等。周太祖许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杀之于青门外。俟斤又袭破吐谷浑(在今青海)。俟斤在位二十年死，弟他钵可汗立，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佗钵卒，子庵罗嗣。庵罗让国摄图，是为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以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庵罗降居独洛水(五)，称第二可汗。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文帝受禅，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文帝震怒，下诏布告海内，命将出塞击之。诏书中有“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等语。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拒战。皆败走遁去，死者极众。突厥由是遂弱。既而沙钵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归，袭击其部，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可汗。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略之从父也，旧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东，其部落归之

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又有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阙，请和求援。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遣使称臣告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有诏许之。已而遣其第七儿窟含真等，奉表以闻。文帝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岂朕薄德，所能致此。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使知闻。”自是诏答诸事，并不称其名以异之。其妻可贺敦，周千金公主，赐姓杨氏，编之属籍，改封大义公主。策拜窟含真为柱国，封安国公。宴于内殿，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大悦，于是岁时贡献不绝。沙钵略死，遗命立其弟叶护处罗侯，是为叶护可汗。处罗侯勇而有谋，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处罗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众奉沙钵略之子雍虞闾为主，是为颡伽施多那都蓝可汗。沙钵略他子曰染干，号突利可汗，又号意利珍豆启民可汗，事隋甚恭。启民卒，子咄吉世立，是为始毕可汗。隋大业之乱，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没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唐高祖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武德二年，始毕入寇夏州勾注，将侵太原，会病死。其弟俟利弗设立，是为处罗可汗。处罗卒，其弟咄苾嗣，是为颡利可汗，倚父兄余资，兵锐马多，警然骄气，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颡利又

以始毕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使居东，频年入寇。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皆叛，使突利讨之，不胜，轻骑走。颉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明年，突利自陈为颉利所攻，求救。太宗命李世勣、李靖、柴绍、任城王道宗、卫孝节、薛万淑，凡六总管，师十余万，皆受靖节度，以讨之。突利帅所部来奔。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颉利。颉利惊退牙碛口，走保铁山，兵犹数万。靖又袭击之，尽获其众。颉利得千里马独奔沙钵罗，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禽之，其国遂亡。颉利至京师，告俘太庙。帝御顺天楼，陈杖卫。士民纵观。吏执可汗至，帝数而赦之。馆于太仆，羸食之。贞观八年，颉利死，葬灊东。

(一) 可汗之号始自柔然丘豆伐可汗。

(二) 此据《周书》卷五〇《突厥传》。《隋书》卷八四《突厥传》作逸可汗，为土门之弟，非子也。

(三) 此据《隋书》。《周书》作木汗可汗。

(四) 《隋书》作挹怛。

(五) 今称图喇河。

西突厥与东突厥原为一国。吐务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东即突厥，西雷鹫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师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与都陆、弩失毕、歌逻祿、处月、处蜜、伊吾诸种杂，其风俗大抵突厥也，言语少异。初，东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弟佗钵可汗。佗钵死，先令戒其子庵罗，必立大逻便。国人以其母贱，不肯立，而卒立庵罗。庵罗后以让木杆兄子掘图，

是为沙钵略可汗。而大逻便别为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钵略袭击之，杀其母。阿波西走达头。当是时，达头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万，使与东突厥战，而阿波竟为沙钵略所禽。及启民可汗时，达头可汗岁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启民，故达头败奔吐谷浑。始阿波既擒，国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达头之奔，泥利亦败。及死，其子达漫立，是为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处罗时思其母氏。大业初入贡。七年，入朝，因留从征高丽，赐号曷萨那可汗，又尚信义公主，每从巡幸江都。后降唐。初，曷萨那朝隋，国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达头孙，号射匮可汗，与东突厥抗。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嗣，是为统叶护可汗。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战辄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后为诸父莫贺咄所杀。莫贺咄立，是为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自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辞，而迎立统叶护可汗子啜力特勒，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泥孰共击俟毗可汗杀之。肆叶护性猜愎，忌泥孰。国中诸豪乃废之而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遣使诣阙，不敢当可汗号。唐太宗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册号吞阿婆拔利郅咄陆可汗，赐鼓纛，段彩巨万。泥孰遣使谢。它日，太上皇宴使者两仪殿。谓长孙无忌曰：“今蛮夷率服，古亦有乎？”无忌上千万岁寿。太上皇喜，以酒属帝。帝顿首谢，亦奉觞上太上皇寿。咄陆可汗死，弟同俄设立，是为沙钵罗啜利失可汗。岁三遣使，奉方物，遂请婚。帝

慰而不愈。可汗分其国为十部，号十姓部落云。唃利失死，其子乙屈利失乙毗可汗立，逾年亦死。弩失毕大會迎伽那设之子毕贺咄叶护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太宗使使持节，册命，赐鼓纛，建廷虽合水北，谓之南廷。东薄伊列河，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隶属焉。叶护可汗为咄陆可汗攻杀，国亦被并。弩失毕不服叛去，遣使至阙下，请所立。太宗遣使持玺，诏与国大臣，择突厥可汗子孙贤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阿史那贺鲁反，尽得其地。贺鲁者，室点蜜可汗五世孙。贞观末，贺鲁与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内附，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与，解衣衣之，擢累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太宗崩，贺鲁引而西，取前突厥故地，建牙于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遂统十姓部落，胜兵至数十万，遂寇廷州，败数县，杀掠数千人去。永徽四年，遣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诸将进讨。明年，知节击歌逻祿、处月，斩千级，收马万计。副将周智度击处木昆城，拔之，斩馘三万。前军苏定方击贺鲁别帐鼠尼施于鹰娑川，斩首，虏获马甚众，贼奔铠仗弥野。显庆初，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诏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独祿等万余帐迎降。定方以精骑至曳咥河西，击处木昆破之。贺鲁举十姓兵，十万骑来拒。定方以万人当之。虏见兵少，以骑绕唐军。定方令步卒据原，攒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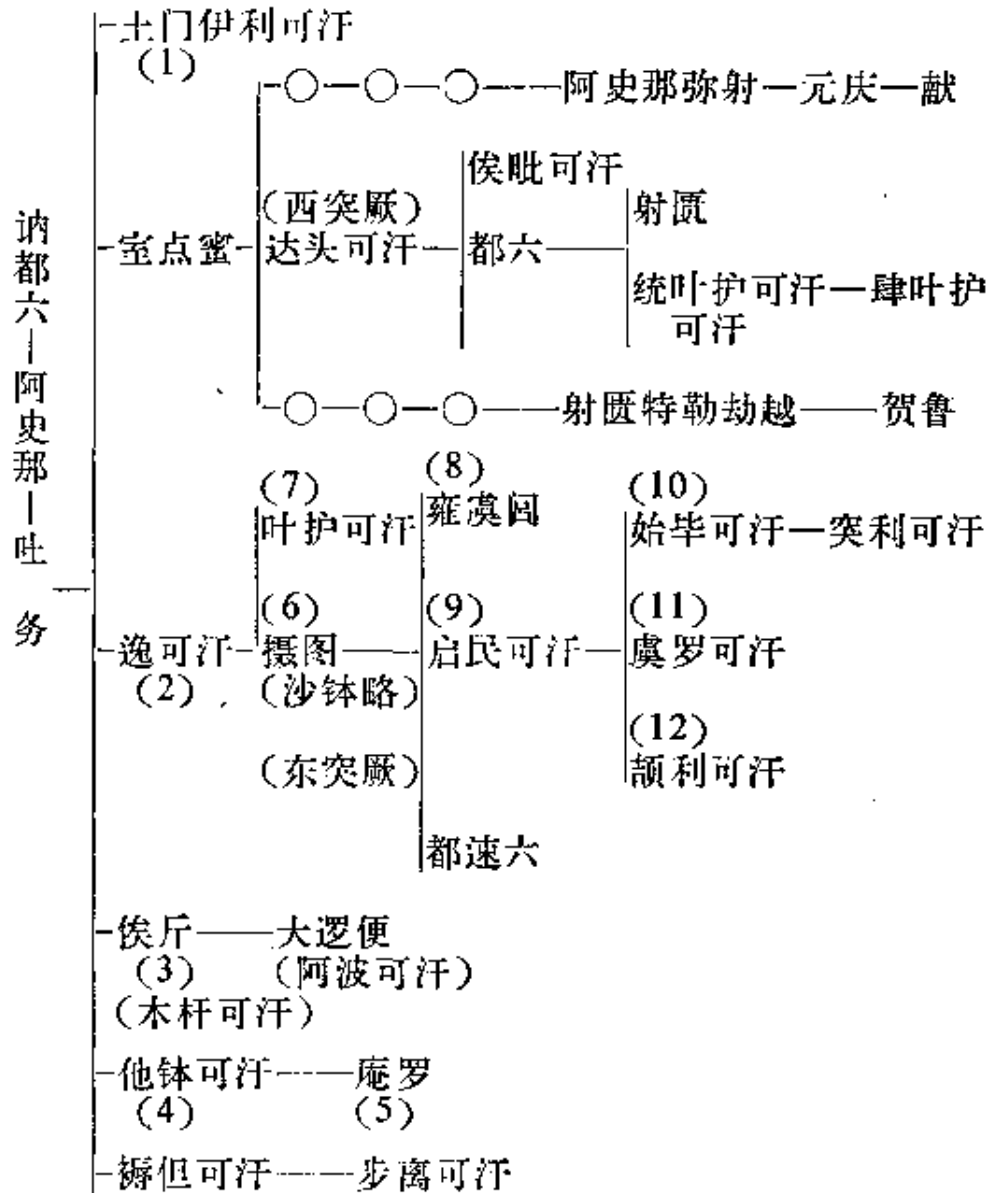
外注，自以骑陈于北。贺鲁先击原上军，三犯，军不动。定方纵骑乘之，虏大溃。追奔数十里，俘斩三万人，杀共大会都搭达干等二百人。明日，蹶北。五弩失毕皆降。五咄陆闻贺鲁败，趋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业、婆闰趋邪罗斯川追虏，任雅相提降兵踵后。会大雪，军中请须霁。定方曰：“今霁晦风冽，虏谓我不能师，掩其不虞可也，缓则远矣。省日兼功，上策也。”于是昼夜进，收所过人畜。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陈而行，抵金牙山。贺鲁众适猎。定方纵兵破其牙，俘数万人，获鼓纛器械。贺鲁跳度伊丽水。嗣业次千泉。弥射至伊丽。处月处蜜诸部皆下。次双河，贺鲁先以步失达干据栅战。弥射攻之溃。定方追贺鲁至碎叶水，尽夺其众。贺鲁啞运将奔鼠薺设，至石国苏咄城，马不进。众饥，赍宝入城，且市马。城主伊涅达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国。会弥射子元爽与嗣业兵至，取之。乃悉散诸部兵，开道置驿，收露鬻，问人疾苦。贺鲁所掠悉还之民。西域平，贺鲁谓嗣业曰：“我亡虏也，先帝原我，我则背之。今天降怒罚，尚何道？且闻汉法杀人，必都市。我愿就死昭陵，谢罪于先帝也。”帝曰：“先帝赐贺鲁二千帐主之。今罪人既得，献昭陵共可乎？”许敬宗曰：“古者军凯还，则饮至于庙。若诸侯献馘天子，未闻献于陵。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于是执而献昭陵，赦不诛。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木昆部为匭廷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嗛鹿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胡祿屋闾部为盐泊都督府，摄舍提嚧部为双河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娑都督府，又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以统

之。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驃骑大将军，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驃骑大将军，濛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各赐帛十万，以光祿卿卢承庆持册命之。贺鲁死，诏葬颉利冢旁，纪其概于石。

阿史那弥射亦室点蜜可汗五世孙，贞观中，率所部来降，拜右监门卫大将军。从征高丽，封平壤县伯，迁右武卫大将军。族兄步真亦于贞观中入朝，拜左屯卫大将军。及平贺鲁，乃同为可汗。弥射、步真素不睦，龙朔二年，二人皆以兵从颉海道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诬弥射谋反，海政不能察，即集军吏计议，先发诛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干叛走。海政进平之。步真死乾封时。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匄延都督，以安辑其众。仪凤中，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和，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行俭请毋发兵，可以计取。即诏行俭册送波斯王子，并安抚大食，若道两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谒，遂擒之以归。西姓自是益衰，部人离散。乃擢弥射子元庆，步真子斛瑟罗为将军，袭父所领及可汗号。长寿中，元庆被诬腰斩，流其子献于振州。圣历二年，斛瑟罗与其部人六七万内迁，死长安。擢子怀道为右武卫将军。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四年，以怀道为十姓可汗，兼濛池都护。未几，擢献碛西节度使，击斩叛徒，收碎叶以西帐落三万内属，玺书嘉慰。终以娑葛强狠不能制，归死长安。以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开府仪同三司，濛池都护，册其妻凉

国夫人李为交河公主，遣兵护送。听至碎叶西俱兰城，为突骑施莫贺达干所杀。交河公主与其子忠孝亡归，授左领军卫员外将军。西突厥遂亡。

突厥民族，关系重要。为便利查考之故，其历代可汗世系，特表列如下：



(阿史那弥射族兄)

阿史那步真——斛瑟罗——怀道——昕——忠孝

(西突厥)

鞅素特勒——婆实特勒
(西突厥)——泥利可汗——达漫(泥撅处罗可汗赐号曷萨那可汗
母向氏中国人)
达度(阙可汗)

莫贺设——泥孰(咄陆可汗为众所推代肆叶护为可汗)
(西突厥)——同俄设(啞利失可汗——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乙毗
射匮可汗(国为贺鲁所夺))
步利设

伽那设——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

(为乙毗咄陆可汗所杀)

欲谷设(乙毗咄陆可汗与啞利失分国)

(西突厥)

西突厥部落，据《唐书》，咄陆有五啜：处木昆律，胡祿屋
阙、摄舍提曷、突骑施贺逻施、鼠尼施处半等。弩失毕有五俟
斤，曰：阿悉结阙俟斤、哥舒阙俟斤、拔塞干曷沙钵俟斤、阿悉
结泥孰俟斤、哥舒处半俟斤。所谓啜及俟斤皆部落也。又有一
部在极西，不见于突厥正传，而散见于《西域传》各国条中
者，即可萨部也。康国条下云：“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
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
突厥曷萨。”波斯条下云：“东与吐火罗康接，北邻突厥可萨

部。”拂菻条下云：“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萨部。”曷萨及可萨，皆 Khazars 之译音。考之西史，可萨人于公元六二六年（唐高祖武德九年）侵入欧洲东部。唐初时，其领土在里海与黑海之北岸。据白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Der Isla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公元七五〇年时之《大食全图》，所有今俄国南部，自多脑河口以东，迄阿拉尔海以北，皆可萨国壤土。里海以东，则突厥民族也。元初，西欧之游历家，如卢白鲁克、马哥孛罗等游记，皆称克里米亚（Crimea）半岛为可萨利亚（Gazzaria），盖即可萨民族所遗留之纪念品也。可萨亦突厥之一部，突厥既为中国征服，则可萨必望风款附，可无庸疑也。唐时亚美尼亚（Armenia）之著作家，称里海北岸可萨人及他种族为中国人，可以明矣。（见 St. Martin, *Armenie*, ii, 19, 20.）吾尝读《新唐书·地理志》西域都督府下注：“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云云。初不解唐朝并未用兵于吐火罗境内，何竟突然遣人为置州县使。后读《隋书·西域传》挹怛国条云：“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又玄奘《西域记》卷一，睹货逻（即吐火罗）条云：“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乃悟突厥既灭，其藩部必皆望风而降也。往昔突厥邻境诸国，畏惧突厥，以突厥为上邦者，至是移其景慕之心，以视中国矣。

二 《资治通鉴》关于平定 西突厥之记载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冬十二月。初,西突厥啜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仍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噉,居碎叶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通谓之十姓。啜利失失众心,为其臣统吐屯所袭。啜利失兵败,与其弟步利设走保焉耆。统吐屯等将立欲谷设为大可汗,会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亦败,啜利失复得故地。至是西部更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既立,与啜利失大战,杀伤甚众。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一)以西属乙咄陆,以东属啜利失。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一)伊列水即伊犁河。法人沙畹著《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谓《旧唐书》此处有误。盖咄陆属地在伊列河之东而不在西,啜利失属地在伊列河之西而不在东。其理由为:(1)伊列河东之地为西突厥之东北部,伊列河西之地为其国之西南部。咄陆居地名北庭,啜利失之后可汗叶护可汗居地为南庭。(2)咄陆属国如拔悉弥、馱马、结骨、触木昆皆在西突厥之北或东。(3)叶护可汗国东境以伊列河为界,足证其国在伊列河之西。(4)啜利失及叶护二可汗所属部落乃弩失毕部落也(见冯译《西突厥史料》第二六页注二三)。

唐太宗贞观十三(公元六三九年)十二月,西突厥啜利失可汗之臣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通谋作乱。啜利失穷蹙,逃奔餞汗而死。弩失毕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一)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咄陆建牙于馱曷山西,谓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焮、触水昆(二)等国皆附之,以伊列水为境。(《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一) 虽合水即碎叶川之别音。《西域图志》卷二六谓为热海东北之一水。

(二) 厥越失不可考。拔悉弥即拔悉密,在葛逻祿之西。《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驳马或曰弊刺,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以马耕田,马色皆驳,因以名国。”结骨,古坚昆国,当伊吾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坚昆后讹为结骨,稍后号纥骨,亦曰纥挖斯,又曰黠戛斯(Kinghiz)。火焮或为货利习弥伽,亦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元时曰花刺子模。触水昆,咄陆五部落中有处木昆。似为一名。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五月,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秋七月甲戌,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即其所号立为可汗,赐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赍金帛,历诸国市良马。魏徵谏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马,彼必以为陛下志在市马,以立可汗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浅。若不得立,为怨实深。诸国闻之亦轻中国,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宁,则

诸国之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叶护互相攻。乙毗咄陆浸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未几，乙毗咄陆使石国吐屯击沙钵罗叶护，擒之以归，杀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六四二年）九月，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灭之，自恃强大，遂骄傲。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一）。孝恪击走之，乘胜追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二），降处密之众而归。（《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又百二十里至天山军。

（二）沙畹《西突厥史料》注三四云：遏索山在迪化西三百余里之哈屯诸山之中。《西域图志》卷二一云：“按唐处月为金满州，今为迪化州以东博克达鄂拉以北之地。处密部居处月西，在今玛纳斯河左右。当哈屯博克达鄂拉之北。咄陆以处月处密兵进围天山者，迪化东境之博克达鄂拉也。郭孝恪追北之会，先拔处月城，后抵遏索山，是遏索山必在处月之西，为今之哈屯博克鄂拉。而处密居山之北，兵至其境故降也。”《西域图志》此处确定处月、处密两部落之居地，甚为重要。处密昔居玛纳斯河沿岸，大概言之，在迪化以西之地。处月则在迪化以东，昔金满州，后为北庭都护府治，今孚远县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是也（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新唐书》卷四三下

云：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公元六五四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为府。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九月，乙毗咄陆西击康居，道过米国，破之。虏获甚多，不分与其下。其将泥熟啜辄夺取之。乙毗咄陆怒，斩泥熟啜以徇。众皆愤怨，泥熟啜部将胡祿屋袭击之。乙毗咄陆众散走，保白水胡城（一）。于是弩失毕诸部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诣阙，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上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礼遣乙毗咄陆所留唐使者，帅所部击乙毗咄陆于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击之。乙毗射匱大败。乙毗咄陆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战死，一人独存，亦不汝从。”乙毗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白水胡城在怛逻斯城西南二百里，见《大慈恩寺法师传》。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初，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以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多逻斯水（一）。在西州北千五里，统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祿、失毕（二）五姓之众。乙毗咄陆奔吐火罗，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贺鲁帅其余众数千帐内属。诏处之于庭州（三）莫贺城，拜左骁卫将军。贺鲁闻唐兵讨龟兹，请为向导，仍从数十骑入朝。上以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厚宴赐而遣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 此处之多逻斯并非高仙芝败军之地怛逻斯。《西域图志》卷三考订此处之多逻斯为喀喇额尔齐斯，因在西州(吐鲁蕃)之北也。沙畹引用《新唐书》卷一三三《王忠嗣传》以证之。忠嗣于七四四年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攻多逻斯城，涉昆水，斩米施可汗。若以多逻斯位于喀喇额尔齐斯，则完全可以解释也。(《西突厥史料》)

(二)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阿史那贺鲁所统诸部有处密、处月、始苏、歌逻祿，弩失毕五姓之众，与此处相较，始苏应作姑苏，失毕应作弩失毕。冯承钧于沙畹著《西突厥史料》注四三谓姑苏为哥舒之别音，其言是也。

(三) 庭州即新疆孚远，土名济木萨，唐时金满县之转音也，以后北庭都护治所也。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巴尔库勒淖尔所受水下云，莫贺城即唐之沙钵镇，在今双岔河堡西。双岔河在孚远县西五十里。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秋七月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请师所部从讨龟兹。(《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寅，以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纛，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春正月,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令长子啞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啞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匱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一),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弩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以啞运为莫贺咄叶护。(《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通鉴》胡注:“自双河西南抵贺鲁牙帐二百里。千泉属石国界。又在贺鲁牙帐西南。”《新唐书》曰:“素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赢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陆,多泉地,因名之。”《西域图志》卷二二及二五谓双河今伊犁北之博罗塔拉河。千泉在今奥李阿塔(Aulie-ata)稍东地百五十里地方。

同年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一),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诏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二)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侯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通鉴》胡注:“西州交河县北行八十里入谷,又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至庭州。蒲类县属西州。后属庭州,又改为后庭县。”金岭城在今吐鲁蕃北博格多山奇台县。蒲类海今巴里坤湖(Barih-Kul),县在其

旁境。

(二) 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余里，今名乌苏。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一)，孤注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生擒孤注，斩首九千级。军还。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高德逸敕令市马，自取骏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释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上谓侍臣曰：“道裕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耶？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 牢山，沙畹《西突厥史料》(冯译)第七八——七九页，注二，谓牢山之名，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坚昆部落有牢山剑水。唯此处之牢山是否即坚昆之牢山，不敢必也。处月部在新疆孚远县，而坚昆则在外蒙古唐奴乌梁海境内也。剑水即克木河也。

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卒。其子颉苾达度设号真珠叶护，始与沙钵罗可汗有隙。与五弩失毕共击沙钵罗，破之，斩首千余级。(《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高宗永徽五年夏闰四月丙子，以处月部置金满州(一)。(《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 金满州在迪化东孚远县北二十里，护堡子地方。

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六五五年)夏五月癸未，以右屯卫

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西突厥颉苾达度设数遣使请兵讨沙钵罗可汗。甲戌，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一)，沙钵罗发兵拒之，不得前。颉苾达度设部落多为沙钵罗所并，余众寡弱，不为诸姓所附。礼臣竟不册拜而归。(《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 碎叶城即托克玛克城(Tokmak)。

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六五六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祿、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一)，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二)等部于咽城(三)，拔之，斩首三万级。(《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 榆慕谷似在今孚远县西境。

(二) 《西域图志》卷三地图，位置突骑施在博罗塔拉河两岸，在别一时代在热海之东。处木昆部在塔尔巴哈台(楚呼楚克)地域内。

(三) 咽城即处木昆所居。

唐高宗显庆元年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一)，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二)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余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节曰：“今兹虽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自今常结方陈，置辎重在內，遇贼则战，此万全策也。”又矫称别得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

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跨马，被甲结陈，不胜疲顿，马多瘦死。定方言于知节曰：“出师欲以讨贼，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贼必败。懦弱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更遣军副专共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飞表以闻。”知节不从。至恒笃城(三)，有群胡归附。文度曰：“此属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杀之，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师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亦坐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沙畹《西突厥史料》（冯译）第五三页注二九，以鹰娑川为即焉耆西北之珠勒都斯河(Yulduz)。

（二）鼠尼施在珠勒都斯河流域。

（三）《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作怛笃城。卷二二五下《西突厥传》亦作怛笃城。

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春正月癸巳，分哥逻祿部置阴山、大漠二都督府。闰月庚戌，以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帅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嗣业，巨之子也。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步真，皆西突厥酋长。太宗之世，帅众来降。至是诏以弥射、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旧众。（《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唐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苏定方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至金山北(一)。先击处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独祿等帅万余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与俱。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言：

“泥熟部素不伏贺鲁，为贺鲁所破，虏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贺鲁诸部得泥熟妻子者，宜归之。仍加赐赉，使彼明知贺鲁为贼，而大唐为之父母，则人致其死，不遗力矣。”上从之。泥熟喜，请从军，共击贺鲁。定方至曳咥河西(二)。沙钵罗帅十姓兵且十万来拒战。定方将唐兵及回纥万余人击之。沙钵罗轻定方兵少，直进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南原，攒稍外向，自将骑兵陈于北原。沙钵罗先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引骑兵击之。沙钵罗大败，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勒兵复进。于是胡祿屋(三)等五弩失毕悉众来降。沙钵罗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落闻沙钵罗败，皆诣步真降。定方乃命萧嗣业、回纥婆闰将胡兵趋邪罗斯川(四)追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将新附之众继之。会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俟晴而行。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时矣。”乃蹋雪，昼夜兼行。所过收其部众。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合。去沙钵罗所居二百里。布陈长驱，径至其牙帐。沙钵罗与其徒将猎。定方掩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得其鼓纛。沙钵罗与其子啜运、婿阿啜等脱走，趣石国。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萧嗣业将兵追沙钵罗，定方引军还。沙钵罗至石国西北苏咄城(五)，人马饥乏，遣人赏珍宝入城市马。城主伊沮达官诈以酒食出迎，诱之入，闭门执之，送于石国。萧嗣业至石国，石国人以沙钵罗授之。乙丑，分西突

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崑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祿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此金山似即吐鲁蕃北之博克达山也。

（二）曳咥河在伊丽河东，今绥来西之玛纳斯河上流龙骨河也。

（三）胡祿屋，《西域图志》地图考在阿雅尔淖尔 Ajar nor 附近。

（四）邪罗斯川即雅罗斯川。巴拖尔特《土耳其斯坦史》附图，怛罗私河（Talas）东面有枝河曰 Gar-su，其读音与雅罗斯完全相同。地位亦相合。有小城市亦名雅罗斯，在河边，由碎叶往西至石国之驿道先经此城，再西经二小市而至奥李阿塔（怛罗私城）。萧嗣业似与步真同出南道也。

（五）苏咄城似即《巴图》上之苏艾脱 Syat，城在塔什干西北不远。锡尔河西岸地方。

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六五八年）十二月，阿史那贺鲁既被擒，谓萧嗣业曰：“我本亡虏，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之前，以谢先帝。”上闻而怜之。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贺鲁寻死，葬于颡利墓

侧。(《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一),斩真珠叶护。(《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 双河今伊犁北之博罗塔拉河。

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谓其众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冑,赴敌而死。(《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陆之众。(《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六月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旬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朝议欲发兵讨之。吏部侍郎裴行俭曰:“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不息,岂可复出师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师为质在京师,宜遣使者送归国。道过二虏,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从之,命行俭册立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俭奏肃州刺史王方翼以为己副,仍令检校安西都护。(《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秋七月初,裴行俭尝为西州长史,及奉使过西州,吏人郊迎。行俭悉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自随。且扬言天时方热,未可涉远,须稍凉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觐知之,遂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谓曰:“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诸胡子弟争

请从行，近得万人。行俭阳为畋猎，枝勒部伍。数日，遂倍道西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使促召相见。都支先与李遮旬约秋中拒汉使，猝闻军至，计无所出，帅其子弟迎谒，遂擒之。因传其契箭，悉召诸部酋长，执送碎叶城（一）。简其精骑轻赍，昼夜进掩遮旬。途中获都支还，使与遮旬使者同来。行俭释遮旬使者，使先往谕遮旬，以都支已就擒，遮旬亦降。于是囚都支、遮旬以归。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一）碎叶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通鉴·胡注》）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唐高宗永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礼部尚书闻喜献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帅右金吾将军闾怀且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唐高宗永淳元年夏四月，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虏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麴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千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麴，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闾怀且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征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

血渍，问之。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不得用而归。（《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则天皇后垂拱元年（公元六八五年）冬十一月，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铃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则天皇后垂拱二年（公元六八六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铃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则天皇后天授元年（公元六九〇年）冬十月，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资治通鉴》卷二〇四）

唐则天皇后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祿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唐则天皇后长安四年（公元七〇四年）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怀道、斛瑟罗之子也。（《资治通鉴》卷二〇七）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冬十月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贡。沙陀者，处月之别种也。姓朱邪氏。胡注：处月居金娑山（一）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资治通鉴》卷二一〇）

(一) 金娑山即今吐鲁蕃之博格多鄂拉山。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四年八月,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诸部皆内附。(《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肃宗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冬十月,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碛,因以为名。(《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三 平定西突厥之有关人物

裴行俭为秦州镇抚右军总管,仪凤二年,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旬以归。初,都支、遮旬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议者欲发兵讨之。行俭上言曰:“吐蕃叛扰,干戈未息,敬玄、审理失律丧师,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子泥涅帅师充质在此,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繇二蕃,便宜从事,可不劳而有功也。”高宗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乃为安抚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扬言给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自秋凉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觇知,遂不设备,行俭徐乃召四镇诸蕃酋长谓曰:“昔任西州长史,忆此从禽,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蕃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行俭假为畋游,较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使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又使人从召相见。都支先与遮旬通谋,秋中拟拒汉使,

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召诸部酋长悉诣，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赍粮晓夜前进，掩遮旬。旬闻都支就擒，据诣行俭降。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调露元年，为定策道行军大总管，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首领。初，行俭率众行至朔州，谓其下曰：“兵法尚诈者，谓以权谋制敌也。若御其下，则非诚信不可行也。萧嗣业运粮被抄，兵多餒死，所以败也。狡寇怙恃，不可以不备。”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险以待之。贼果大下，羸兵弃车散走，驱车就泉井，解鞍牧马，方拟取粮，车中壮士齐发，伏兵亦至，杀获殆尽，余众奔溃。自是续遣粮运，莫敢近之者。（《册府元龟》卷三六六）

王方翼为安西都护时，突厥车薄反叛，围弓月城。方翼引军救之，至伊丽河而贼众来拒，纵击大破之，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麴悉发众与车薄合势，以拒方翼。方翼屯兵热海，与贼连战，流矢贯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觉者。既而所将蕃兵谋执方翼以应贼。方翼密知之，悉召会议，并出军资以赐之，续引出，斩之。会大风，又振金鼓以乱其声，遂诛七千余人，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麴等。贼既无备，因是大溃，擒首领三百人，西域遂定。（《册府元龟》卷三六六又卷三九六）

休璟为左武卫右金吾二卫将军，则天长安中，西突厥乌质勒与诸蕃不和，举兵相持。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则天令休璟

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便遣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表请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则天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已，迁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又谓魏元忠及杨再思、李峤、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不当一也。”郭元振，中宗景龙中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先是婆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屡相侵掠，阙啜兵众寡弱，渐不能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衙，移其部落，入于瓜沙等州安置，制从之。阙啜行至播仙城，与经略使左威卫军周以悌相遇。以悌谓之曰：“国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非唯官赏难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讷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赂二公，留不行，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婆葛，既得报仇，又存部落，如此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阙啜然其言，便勒兵攻于阗坎城，获金宝及生口，遣人问道纳贿于宗、纪。元振闻其谋，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争，唯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愿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共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疫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不称遂，所以屈志，且共汉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四镇也。如国力殷足之后，则必争，小事方便继和，纵其狂徒，来相吞扰，此必然之计也，今忠节乃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作向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顷年缘默啜凭陵所应处，兼四镇兵士岁久贫羸，其势不能为忠节经略，非是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

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若为复得事汉，吐蕃于国非有恩，有力犹欲争十姓四镇，今若效力树恩之后，或请分于阗、疏勒，不知欲何理抑之？又其国中诸蛮及婆罗门等国，见今携背，忽请汉兵助其除讨，亦不知欲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贤人，皆不愿受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惧后求货无厌。故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实为非便。”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阙曷之贿，遂议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曷，以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便领甘凉巴西兵，兼募征吐蕃兵以讨婆葛，婆葛进马使娑腊知楚客计，驰还报。娑葛是日发兵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时元振在疏勒，于河口栅不敢动。阙曷在计舒河口候见嘉宾。娑葛兵掩至，生擒阙曷，杀嘉宾等。又杀牛师奖，放火烧城，遂陷安西，四镇路绝。楚客又奉请周以悌代元振统众，征元振将陷之，使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遗元振书曰：“与汉本来无恶，只仇于阙曷，而宗尚书取阙曷金，枉拟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次而来，奴等岂坐受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乱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以娑葛状奏于朝廷，楚客怒，奏元振有异图。元振使其子鸿回道具奏其状，以悌竟得罪而流于白州。后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姓可汗。（《册府元龟》卷三六六）

《夏州都督王公(王方翼)神道碑》：公讳方翼，字仲翔(一)，太原祁(二)人，王周之后也。……授沙州刺史。未至，改拜肃州。以为慢防启寇，非重闲也。乃大筑雉堞，严备器械，人知有

恃，戎亦来威。仪凤岁，河西尽蝗，独不入州境。邻郡凑稔，提挈如云。公倾私泉以资乏，引激水以立磴。举火百灶，日哺千人。遂有芝草丛生，丰年屡降。人之咏德，刊石存焉。裴吏部(三)名立波斯，实取遮旬。伟公威厉，飞书荐请。诏公为波斯军副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怀宝为庭州刺史。大城碎叶(四)，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风谒贺，泊于海东，肃如也。无何，诏公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朝廷始以镇不宁蕃，故授公代宝。又以未不失镇，复命宝代公。夫然有以见诸蕃之心摇矣。于是车薄啜首唱寇兵，群蕃响应，蝟毛而竖。公在碛西，献捷无虚岁。蹙车薄于弓月，陷咽麵于热海(五)。剿叛徒三千于磨下，走乌鹞(六)十万于城外。皆以少覆众，以诚动天。葛水(七)暴长，祭撤而三军涉渡。叶河(八)无舟，兵叩而七月冰合。由是士卒益勇，戎狄益惧。玺书下问，皇灵远烁。迁夏州都督，征诣奉天宫。热海之役，流矢贯臂，陈血染袖。事等殷轮。帝顾而知之，视疮歎歎曰：“为国致身，乃吾亲也。”妖贼白铁余，据城平以反(九)。奉诏与程务挺讨擒之。善公有发石坏城之计，反风焚栅之感，封太原郡公。元珍寇边，受命讨击。公以无甲，乃发思造六片木排，袴关钮解，合画为虎文。北至关，先与虏合战。若驱猛兽，蒙泉比，莫之敌也。胡马奔骇，获其二啜，桑乾、金利(一〇)两部来降。(《文苑英华》第九一三卷张说撰碑)

(一) 王方翼，《新唐书》卷一一一有传。《旧唐书》在卷一八五上。此碑文叙事较详于《新唐书》传文，故特录

出,与《新唐书》互相校正。

(二) 祁今山西祁县。

(三) 裴吏部,裴行俭也。据《新唐书》卷一〇八《裴行俭传》,行俭名送波斯王子泥涅师而阴图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事在仪凤二年。

(四) 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四镇都督府州下注,王方翼城碎叶,事在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

(五) 王方翼战败阿史那车薄及三姓咽麴为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夏四月之事。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弓月城在新疆乌苏县是也。热海今之亦息喝儿。

(六) 乌鹞即回鹘也。据《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有“乌鹞引兵遁去。擒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按《通鉴》卷二〇五,“则天皇后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秋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在《通鉴》上突骑施之名,始见此年。《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骑施传》谓“开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始来朝”。据《新唐书·王方翼传》则突骑施在高宗时已与中国入接触矣。据《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唐太宗贞观三年时(公元六二九年时)已来朝献方物矣。

(七) 葛水似为噶逻祿部之水。噶逻祿在今新疆塔城与阿尔泰境内。葛水或即今代喀喇额尔齐斯河之首音。河水流入斋桑泊。

(八) 叶河即额米尔河(Imil),流入阿拉库里湖(Alakul)。

(九)《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作“白铁余以绥州反”。查杨守敬《唐地理志图》，绥州为今陕西省绥德县，城平县在今清涧县西，安定县东，中间有交界铺地方，或即唐时之城平县治也。

(一〇)桑乾、金利二部不可考。《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及卷二一七《回鹘传》中皆不见此名。

盖嘉运为碛西节度使，开元二十七年大破突骑施于碎叶城之东贺逻岭，擒可汗吐火仙，及叶护特勒及弟拔斯，获驼马牛羊数千计。初嘉运衔命招辑突骑施、拔汗那、巴西诸国，会突骑施可汗苏祿死，其子吐火仙嗣立，与叶护特勒首领都磨度窃据碎叶城，又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勒据怛逻斯城，以拒官军。嘉运自率精兵，攻碎叶，与火仙接战，火仙弃旗而走，遂擒之。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督统骁雄与拔汗那王俱进，掩其不备，遂入怛逻城，斩可汗尔微特勒及弟拔斯，其党遂遁。及入曳建城，因收得交河公主及护苏祿可敦、尔微可敦，遂收诸散落百姓凡数万人，悉付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以归，诸国皆来降附。（《册府元龟》卷三五八）

四 唐在西突厥设置之州府

濛池都护府 贞观二十三年，以阿史那贺鲁部落置濛池都督府。永徽四年废。显庆二年擒贺鲁，分其地置都护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属诸胡皆为州。

昆陵都护府

匐延都督府(以处木昆部置)
温鹿州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
洁山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
双河都督府(以摄舍提曷部置)
鹰娑都督府(以鼠尼施处半部置)
盐泊州都督府(以胡祿屋闕部置)
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分葛逻祿(一)三部置三府,以
 谋落部置)
 (一)葛逻祿,《元史》作哈刺鲁(Karluks)。
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祿炽侯部置)
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祿踏实部置)
金附州都督府(析大漠州置)
轮台州都督府
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
 龙朔二年为府)
咽麵州都督府(初,玄池、咽麵为州,隶燕然,长安二年
 为都督府,隶北庭)
盐祿州都督府
哥系州都督府
孤舒州都督府
西盐州都督府
东盐州都督府
叱勒州都督府
迦瑟州都督府

凭洛州都督府

沙陀州都督府

答烂州都督府

右隶北庭都护府(《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五 贾耽记往西突厥之道路

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磧。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阆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四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一)城。(《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一) 贾耽此节所记各地名，多就土人原名译音，故多不可考。就其可考者而观之，大约即玄奘出高昌后向西北行之道也。姑墨州即今之阿克苏城(Aksu)。思浑河

似即阿克苏河。拔达岭即今之拜达尔岭(Bedal),玄奘作凌山。真珠河即药杀水(Yaxartes)之上流。乏驿岭即今之塔斯克尔塔山。热海见《西域记》,今为亦息渴儿(Issykkul)。碎叶城即玄奘之素叶水城,唐初为四镇之一。米国城非即玄奘之弭秣贺国,不可混误。怛罗斯,玄奘作咀逻私。贾耽、玄奘二人所记各地距离里数甚不相同,皆约略之数而已,非有真确测量也。

六 玄奘、杜环记西突厥各地状况

国(指跋祿迦国,今之阿克苏)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含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藉衣持瓠大声叫,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一)。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二)(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汨湓,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一)凌山为今之拜达尔岭(Bedal),天山之一部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序过凌山云:“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

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

(二) 大清池即亦息渴儿(Issyk-Kul)，为突厥语，华言热海也。《慈恩传》云：“清池亦云热海。见其对凌山不冻，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森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宰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三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毼，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惟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一)矣。

(一) 素叶水城即《新唐书·康国传》中之碎叶城。玄奘在素叶城遇突厥叶护可汗，其详情见《慈恩传》卷二，兹不重录。宰利，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作速利。

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多饰铃鬃，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此群鹿得终其寿(一)。

(一) 《慈恩传》卷二云“屏聿此曰千泉”，其地为今之

明白腊克(Myn-bulak),又曰 Bingheul,即屏聿之译音。明白腊克在由奥李阿塔(Aulicata)至脱尔沙(Tersa)大道之北,乌尔塔克涛山(Urtaktau)麓。吉利吉思(Kirghizes)人至今仍以明白腊克为楚河及锡耳河间最适宜之避暑地焉。俄人赛维塞甫(Severtsof)谓“其地有泉甚多,草木丰茂,适于畜牧”。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吐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鳩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至白水城(一),城周六七里。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逾胜吐逻私。

(一)白水城即波斯著作家之亦思菲甲伯(Isfijab),亦白水之义。亦思菲甲伯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赛兰城(Sairam)也。

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树林蓊郁。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笈赤建国。

笈赤建国周千余里,地沃壤,备稼穡,草木郁茂,华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贵也。城邑百数,各别君长,进止往来,不相禀命,虽则画野区分,总称笈赤建国(一)。从此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唐言石国)。(《大唐西域记》卷一)

(一)恭御国不可考。笈赤建即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之奈笈喀特(Nejkath),在塔什干之东。

碎叶国。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敦达岭。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其水岭南流者，尽过中国而归东海。岭北流者，尽经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数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细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万仞，转堕者莫知所在。敦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兹地寒而不冻，故曰热海。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之处，建大云寺犹存。其川西接石国，约长千余里。川中有异姓部落，有异姓突厥，各有兵马数万。城堡间杂，日寻干戈。凡是农人，皆擐甲冑，专相虏掠，以为奴婢。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罗斯，石国大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从此至西海以东，自三月至九月，天无云雨。皆以雪水种田。宜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饮葡萄酒、麩酒、醋乳。（《经行记》，转录《通典》卷一九三）

七 《册府元龟》记西突厥

西突厥居无常处，多在乌孙故地。其俗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册府元龟》卷九六一）

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其官有叶护，有设特勒，尝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阔汉达、颡利发、吐屯、俟斤等官，世袭其位。（《册府元龟》卷九六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三年(六二〇)正月、三月,西蕃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四年(六二一)三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五年(六二二)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又八月,遣使献名马。(《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册府元龟》卷九七八)

武德六年(六二三)四月,西突厥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七年(六二四)六月,西突厥莫贺咄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八年(六二六)三月、六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八年(六二八)四月,宴西蕃突厥使,时中国以突厥为患,故遣使与西突厥连和,以备北狄。于是叶护请婚,帝谓侍中裴矩曰:“西突厥一与我悬远,有急不得相助。今来请婚,其意如何?”对曰:“西蕃悬远,诚如圣旨。但北寇盛强,数为边害,当今之计,须远交而近攻,权可许婚,以近颉利,且羁縻之。待一二年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此盖一时之计之策也。”帝然之,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册府元龟》卷九七八)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正月、十月,西突厥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西突厥统叶护为伯父所杀。帝闻统叶护之死,甚悼之,遣赙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会其国内乱,不果至而止。(《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贞观二年(六二八)四月,西突厥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七年(六三三)十月,西突厥奚利瑟咄陆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九年(六三五)正月,西突厥同娥设八月、十二月,西突厥遣使来朝,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二年(六三八)十月,西突厥、乌罗国、喝罗国并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五年(六四一)七月,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立西突厥弩失毕贺咄叶护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赐以鼓纛。(《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八月,突厥咄陆可汗遣使求婚。帝谓曰:“尔数年阙朝献而敢留我使人,此如摘丛林一叶,盗海水一滴耳,于我大国无损,在尔褊识不足。”竟不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七八)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十一月,同娥、西蕃处般啜等国各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庚午朔,沙钵罗叶护同娥遣使来贺,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朝贡,仍求婚焉。帝玺书报其善心,优抚至甚。(《册府元龟》卷

九七八)

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三月,帝以远夷各贡方物,珍果咸至,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皆使详录焉。……西蕃突厥献马蹄羊,其蹄似马。(《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四月,西突厥贺鲁以王师问罪龟兹,固请前驱,愿为向导,仍以数十骑驰来谒帝。诏授以昆丘道行军总管,宴之于嘉寿殿,及文武三品,毕景甚欢。赐贺鲁绫彩,仍解所服之衣以赐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三、九七四)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七月,西突厥国相屈利啜请率所部从讨龟兹。(《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二月,西蕃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属于庭州。(《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二月,西突厥肆叶护可汗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瑤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西据咄陆可汗之地,进寇庭州,回纥婆闰等诸部属请讨之。帝前后遣梁建方、契苾何力、程知节等率兵遣讨,皆不克而还。帝乃擢苏定方为大总管,领回纥等兵与阿史那弥射步真等分出西州金山两道以经略之。定方至金山之北,其俟斤颯独祿率万余帐来降。定方发其千骑进至曳咥河之西。贺鲁率十姓兵马且十万余来拒战,定方领回纥及汉兵万余人迎击。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其原,攒稍外向,自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步兵,三冲不动,定方乘胜击之,贼遂大败,追奔三

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总兵复追贺鲁之众，五弩失毕部落相次来降，五咄陆部落闻贺鲁败，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所至蕃人皆相率归降曰：“我旧主也。”定方至双河，与弥射步真相会，两军合势，去贺鲁所居三百里，布阵长驱，径至金牙山贺鲁牙所。时贺鲁集诸众欲猎，定方与弥射纵兵击之，尽破其牙帐，生擒数万人，并获其鼓纛器械。贺鲁遂与啞运及其女夫阎啜等脱走，投石国。（《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永徽六年（六五五），遣礼臣往西突厥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颉苾达度设者，咄六可汗之子也，初为捺珠叶护，与其父不遵朝化。及贺鲁之叛，咄六死后，方遣使归顺，频表请兵诛讨贺鲁，故有此授焉。礼臣至碎叶城西，贺鲁兵拒之，不得前，又真珠未护部下庐帐并被贺鲁兼并，人众寡弱，不为群夷所附，礼臣遂不册而归。）（《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显庆元年（六五六），西突厥贺鲁犯边，诏程知节、苏定方等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牙山。（《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显庆二年（六五七）十二月，伊丽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诏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为驃骑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驃骑大将军行右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各赐物十万匹。仍遣光祿卿卢承庆持节册命。（《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永徽三年（六五二）正月，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契苾何

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初，咄陆及阿史那贺鲁之叛也，招诱处月、处密等部，相率皆叛。及建方军至，咄陆大惧，远迹西遁。朱邪孤注既杀果毅单道惠，乃据守中牢山。其山险绝，建方分兵数道并进，鼓而登，四面攻之，贼众大溃。孤注携所亲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于阵生擒斩之，斩首九千级，虏渠帅六十余人。（《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永淳元年（六八二）四月，以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与将军阎怀且等三总管兵分道讨十姓突厥阿史那车薄（行俭未行而卒）。安西副都护王方翼破车薄咽麴，西域平。（《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咸亨元年（六七〇）四月，以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之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以安辑五咄六及咽麴之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则天垂拱二年（六八六）九月，册拜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其父继往绝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圣历三年（七〇〇）腊月，司礼卿兼池州大都护竭忠事上可汗，阿史那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仍充平西军大总管，镇抚碎叶。（《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长安四年（七〇四）正月，册拜右武威卫大将军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隋大业中，从场

帝征高丽，赐号为昌（《隋书》、《唐书》皆作曷）萨那可汗，唐武德中来奔，为北突厥使人所杀。初，萨那之朝隋也，国人立萨那之叔父曰射匮可汗。射匮卒，弟统叶护可汗代立，统叶护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候突屈利俟毗可汗。俟毗先分统突厥种类为小可汗。及此自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共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从。时统叶护之子啞力特勒亡在康居，遂迎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泥孰遂适焉耆。叶护卒，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泥孰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啞利失可汗。啞利失为其统吐屯所袭，国人欲立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啞利失奔拔汗而死。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其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唐贞观十五年，咄陆可汗为部下所废，遣使诣阙，请立可汗。太宗遣使赉玺书立莫贺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寻为叶护阿史那贺鲁所并。显庆二年（六五七），既平贺鲁，三年，诏置昆陵、濠池二都护府，乃册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乾封二年（六六七），二可汗既死，余众附于吐蕃。调露元年（六七九），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垂拱元年（六八五）以步真子左玉铃卫将军阿史那元庆袭其父兴昔亡可汗。二年以弥射子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其父继往绝可汗（《册府元龟》此处记阿史那元庆为阿史那步之子，阿史那斛瑟罗为阿史那弥射之子，与《新、旧唐书·突厥传》所记不同，《册府》恐有误也）。圣历中（六九八——六九九）突骑施首领咄祿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则天授以瑤池

都督。神龙中(七〇五——七〇六)乌质勒死,子婆(应作娑)葛代立,仍封金河郡王,俄为默啜所杀。其部将苏祿鳩聚众至二十万,自立为可汗。开元十三年(七二五),诏册苏祿为忠顺可汗。二十六年(七三八),为莫贺咄达干所杀,其别部都摩友立苏祿之子吐火仙为可汗。二十九年(七四一),以斛瑟罗之孙、怀道之子昕为可汗,遣之。天宝元年(七四二),昕至碎叶西南俱兰城,为莫贺咄所杀。诏立共曾长为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十三年(七五四),又别册黑姓种伊罗密施为骨咄祿毗伽突骑施可汗。自至德年后(七五六——七五七),部落衰弱,分为二部,各立可汗,旋又篡夺,因而分散。(《册府元龟》卷九六七)

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十一月,突厥十姓(注十姓者,五咄陆部及五弩失毕部,所谓五噍及五俟斤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景龙二年(七〇八)四月己亥,右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濠池都护、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加特进祿料并依品给。(《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景龙二年(七〇八)七月丙辰,突厥鼠尼施首领参有及突骑施首领贺勒哥罗来降,命有司宴之,各赐帛五十匹。(《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景龙二年(七〇八)十月,胡祿屋二万帐诣北庭内属,敕郭虔瓘存恤。遣使赉紫袍金银带等二百余事,锦帛二万段以赐之。(《册府元龟》卷九四七)

景龙三年三月己丑,突厥支旬忌等来朝。帝亲临宴,赐彩

绣金银器物锦等有差，语之曰：“胡祿屋大首领军卫将军员外置支匄忌，卿两庭种落，万里归降，因变取通，背逆从顺，既披诚节，宜立功勋，远自边隅，来朝阙下，言念忠款，朕甚嘉之。卿等既欲还蕃，令宜坐饮，务尽欢畅。”（《册府元龟》卷九七四）（一）

（一）按《册府元龟》，以上两条皆为景龙二年，显然有误，据《资治通鉴》此事发生在开元三年。

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八月，十姓可汗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玄宗开元二年（七一四）九月，胡祿屋阙及首领胡祿一千三十人来降。十月，胡祿屈二万帐诣北庭内属。（《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开元三年（七一五）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之啜、右厢五怒失毕、五侯（俟）斤等各率其众自突厥相继内属，前后二千余帐。（《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开元六年（七一八），突厥贺鲁阿波属下首领倍罗、贺鲁、曳辞等投降。（《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九月，处木昆匄延阙律啜部落、拔塞干部落、鼠尼施部落、阿悉告部落、弓月部落、哥系部落，皆遣使谢恩，请内属，许之。其表曰：“臣等生在荒裔，久阙朝宗，国乱土薨，互相攻杀。赖陛下圣恩遐布，愍念苍生，令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统领兵马抚臣远蕃。诛暴拯危，存恤蕃部。臣等伏愿稽首圣颜，兼将部落于安西管内安置，永作边杆，长为臣子。今者载驰，骧首天路，不任嘉跃之至。”（《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唐西突厥王叶护可汗勇而有谋，邻国争附之，控弦之士数

十万，据旧乌孙之地，遂霸西国。自隋末与中国绝，高祖初复通。叶护可汗，西突厥也。叶护立，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旧据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受颉利调发，并遣土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

乙毗沙钵罗，西突厥也，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累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勉之。（《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

八 突骑施

1. 两《唐书》记突骑施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在斛瑟罗下，号为莫贺达干，后以斛瑟罗用刑严酷，众皆畏之。尤能抚恤其部落，由是为远近诸胡所归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员，各统兵七千人，尝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廷州。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则天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景龙二年（七〇八），诏封为西河郡王，令摄御史大夫解琬就加册立，未至，乌质勒卒。其长子娑葛代统其众，诏更立娑葛为金河郡王，仍赐以宫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统兵。乌质勒下部将阙啜忠节甚忌之，以兵部尚书宗楚客当朝任势，密遣使赍金七百两以赂楚客，请停娑葛统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充

使至其境，阴与忠节等共事，并自致书以申意。在路为娑葛游兵所获，遂斩嘉宾，仍进兵攻陷火烧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头。景龙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默啜顾谓遮弩曰：“汝于兄弟尚不和协，岂能尽心于我？”遂与娑葛俱杀之。默啜兵还。娑葛下部将苏祿鳩集余众自立为可汗。（《旧唐书》卷一九四下）

苏祿者，突骑施别种也，颇善绥抚，十姓部落渐归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寻遣使来朝。开元三年制授苏祿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为特勤，遣侍御史解忠顺赍玺书册立为忠顺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献。上乃立史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时杜暹为安西都护，公主遣牙官赍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与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岂合于宣教与吾节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马经雪塞，死并尽。苏祿大怒，发兵分寇四镇。会杜暹入知政事，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城守久之，由是四镇贮积及人畜并为苏祿所掠，安西仅全。苏祿既闻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朝献方物。十八年，苏祿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祿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祿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令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寮议，遂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苏祿性尤清俭，每战役有所克获，尽分与战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甚为共用。潜又遣使南通吐蕃，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

与苏祿。既以三国女为可敦，又分立数子为叶护，费用渐广，先既不为积贮，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风病，一手挛缩，其下诸部心始携贰。有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落最为强盛。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阻。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勒兵夜攻苏祿，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俄又相背，立苏祿之子吐火仙为可汗，以辑其余众，与莫贺达干自相攻击。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盖嘉运，嘉运率兵讨之，大败都摩度之众，临阵擒吐火仙，并将得金河公主而还。又欲立史怀道之子昕为可汗以镇抚之。莫贺达干不肯曰：“讨平苏祿，本是我之元谋，若立史昕为主，则国家何以酬赏于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贺达干统众。二十七年二月，嘉运率将士诣阙献俘，玄宗御花萼楼以宴之。仍令将吐火仙献于太庙，俄又黄姓黑姓自相屠杀，各遣使降附。（《旧唐书》卷一九四下）

突骑施乌质勒，西突厥别部也。自贺鲁破灭，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无的君。乌质勒隶斛瑟罗，为莫贺达干，斛瑟罗政残，众不悦，而乌质勒能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寔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共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其地东邻北突厥，西诸胡，东直西庭州，尽并斛瑟罗地。圣历二年子遮弩来朝，武后厚加慰抚。神龙中封怀德郡王。是岁乌质勒死，其子温鹿州都督娑葛为左骁卫大将军，袭封爵，是时胜兵三十万。诏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持节册命，赐宫人四。景龙中遣使者入谢。中宗为御前殿，引万骑羽林二仗，引见劳赐。俄与共将阙啜忠节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讼忠节罪，请内之京师。

忠节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愿无入朝，请导吐蕃击娑葛以报。楚客方专国，即以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经制。嘉宾与忠节书疏反复，娑葛得之，遂杀嘉宾，使弟遮弩率兵盗塞。安西都护牛师奖与战，火烧城。师奖败，死之。表索楚客头以徇。大都护郭元振表娑葛状直，当见赦。诏许，西土遂定。既而与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众少，叛归默啜，请为向导，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万击娑葛，擒之。默啜归语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协，能尽心事我乎？”两杀之。（《新唐书》卷二一五下）

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苏祿者，哀拾余众，自为可汗。苏祿善抚循其下，部种稍合，众至二十万，于是复雄西域，开元五年始来朝，授右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却所献不受。以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拜苏祿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赐锦袍钿带鱼袋七事，为金方道经略大使。然诡猾，不纯臣于唐，天子羈系之，进号忠顺可汗。其后阅一二岁使者纳贖。帝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是岁突骑施鬻马于安西，使者致公主教于都护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耶？”笞其使，不报。苏祿怒，阴结吐蕃，举兵掠四镇，围安西城，暹方入当国而赵颐贞代为都护，乘城久之，出战又败。苏祿略人畜，发困貯，徐闻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领叶支阿布思来朝，玄宗召见飧之。会东突厥使者亦来，与争长，曰：“突骑施国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苏祿使者曰：“宴乃为我，不可下。”遂设东西幄，而苏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苏祿爱治其人，性勤约，每战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诸族附悦之，为尽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

国，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国女并为可敦，以数子为叶护。费口广而无素储，晚年愁窳不聊，故肉获稍留不分，下始贰矣。又病风，一支挛，不事事，于是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祿部为黑姓，更相猜仇。俄而莫贺达干、都摩支夜攻苏祿，杀之，都摩支又背达干立苏祿子吐火仙骨噉为可汗，居碎叶城，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保怛逻斯城，共击达干。帝使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和抚突骑施、拔汗那西方诸国。莫贺达干与嘉运率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共击苏祿子，破之碎叶城。吐火仙弃旗走，擒之，并其弟叶护顿阿波。疏勒镇守使夫蒙灵督扶锐兵与拔汗那王掩怛逻斯城，斩黑姓可汗与其弟拔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苏祿可敦、尔微可敦而还。又料西国散亡数万人，悉与拔汗那王。诸国皆降。处木昆匍延、阙律噉等诸部皆上书谢曰：“生于荒裔，国乱王薨，更相攻屠，赖天子遣嘉运将兵诛暴拯危，愿得稽首圣颜，以部落附安西，永为外臣。”许之。明年，擢阙律噉为左骁卫大将军，册石王为顺义王，加拜史王为特近，显畴其功。嘉运俘吐火仙骨噉献太庙，天子赦以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修义王，顿阿波为右武卫员外将军，以阿史那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领突骑施所部，莫贺达干怒曰：“平苏祿，我功也，今立昕谓何？”即诱诸部叛。诏嘉运招谕，乃率妻子及羸官首领降，遂命统其众。后数年，复以昕为可汗，遣兵护送，昕至俱兰城，为莫贺咄所杀。莫贺咄自为可汗，安西节度使夫蒙灵督诛斩之，以大羸官都摩支阙颀斤为三姓叶护。天宝元年突骑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为可汗，数通使贡。十二载，

黑姓部立登里伊罗蜜施为可汗，亦赐诏册。至德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后，葛逻祿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祿，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庞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沙领，众至二十万。（《新唐书》卷二一五下）

2. 《资治通鉴》记突骑施

唐则天皇后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秋，八月癸巳，突骑施（一）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遣侍御史元城解腕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一）突骑施（Turgesh）之名，《通鉴》此年始见，为西突厥咄陆五部之一，在今伊犁河中下游，南北皆是也。地分两部：一曰索葛莫贺部，后为温鹿州都督府，位置在北。二曰阿利施部，后为浩山都督府。在温鹿府西。见《西域图志》卷一〇。又《西域同文志》卷一。

长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秋七月庚戌，以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璟同凤阁鸾台三品。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太后命休璟与诸宰相议其事。顷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议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请兵接应，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太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谓诸宰相曰：“休璟练习边事，卿曹十不当一。”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斛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

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一)。徙其牙帐居之。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乌质勒悉并其地。(《资治通鉴》卷二〇七)

(一) 碎叶城在楚河(R. Chu)南岸，托克玛克(Tokmak)城是也。

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七〇六年)春闰正月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资治通鉴》卷二〇八)

唐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日，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温鹿州(一)都督、怀德王。(《资治通鉴》卷二〇八)

(一) 温鹿州为索葛莫贺部置。地当今伊犁河流域。

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弩等帅众犯塞。初，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数相攻击。忠节众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忠节行至播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今脱身入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祿，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用事，不若厚赂二公，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

发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郭虔瓘者，历城人，时为西边将。忠节然其言，遣间使赂楚客、处讷，请如以梯之策。元振闻其谋，上疏，以为：“往岁吐蕃所以犯边，正为求十姓、四镇之地不获故耳。比者息兵请和，非能慕悦中国之礼义也，直以国多内难，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向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顷缘默啜凭陵，所应者多。兼四镇兵疲弊，势未能为忠节经略，非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岂得复事唐也。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于阗、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诸蛮及婆罗门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讨之，亦不知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愿受夷狄之惠，盖豫忧其求请无厌，终为后患故也。又彼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献为可汗子孙，欲依之以招怀十姓乎？按献父元庆、叔父仆罗、兄佉子及斛瑟罗、怀道等皆可汗子孙也。往昔唐及吐蕃遍曾立之以为可汗，欲以招抚十姓，皆不能致，寻自破灭。何则？此属非有过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况献又疏远于其父兄乎？若使忠节兵力自能诱胁十姓，则不必求立可汗子孙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发其兵。虔瓘前此已尝与忠节擅入拔汗那发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马，而拔汗那不胜侵扰，南引吐蕃，奉佉子，还侵四镇。时拔汗那四旁无强寇为援，虔瓘等恣为侵掠，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佉子为患。今北有娑葛，急则与之

并力。内则诸胡坚壁拒守，外则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内外受敌，自陷危亡。徒与虏结隙，令四镇不安。以臣愚揣之，实为非计。”楚客等不从，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兵，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闻其谋，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拔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娑葛遣兵袭之，生擒忠节，杀嘉宾，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刃而杀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唐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癸未，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兵败没。娑葛遂陷安西，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征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讨娑葛。娑葛遗元振书，称“我与唐初无恶，但仇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书。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定西土，不敢归。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唐中宗景龙三年秋七月，突骑施娑葛遣使求降。庚辰，拜钦化可汗，赐名守忠。（《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十二月，突骑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以

伐守忠。默啜遣兵二万击守忠，虏之而还。谓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杀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十二月，突骑施守忠既死，默啜兵还。守忠部将苏祿旭集余众为之酋长。苏祿颇善绥抚。十姓部落稍稍归之。有众二十万，遂据有四方。寻遣使入见。是岁以苏祿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八月，突骑施苏祿复自立为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四月，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祿，部众浸强。虽职贡不乏，阴有窥边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欲发葛逻祿兵击之。上不许。（《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七一八年）五月辛亥，以突骑施都督苏祿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充金方道经略大使。（《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祿。（《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初，监察御史濮阳杜暹因按事至突骑施。突骑施馈之金，暹固辞。左右曰：“君寄身异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虏大惊，度暹追之不及。及安西都护阙，或荐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时暹自给事中居母忧。（《资治通鉴》卷二

一二)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祿大怒,发兵寇四镇。会暹入朝,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婴城自守。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祿所掠,安西仅存。既而苏祿闻暹入相,稍引退。寻遣使入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十一月,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冬十月戊申,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春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突骑施,大破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秋八月甲寅,突骑施遣其大臣胡祿达干来请降。许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六月,突骑施可汗苏祿素廉俭,每攻战所得,辄与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众乐为用。既尚唐公主,又潜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苏祿以三国女为可敦,又立数子为叶护,用度浸广。由是攻战所得,不复更分。晚年病风,一手挛缩,诸部离心。曾

长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贺达干勒兵夜袭苏祿，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既而复与之异，立苏祿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余众，与莫贺达干相攻。莫贺达干遣使告磧西节度使盖嘉运。上命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吐火仙与都摩度据碎叶城，黑姓可汗尔微特勒据怛逻斯城，相与连兵以拒唐。（《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秋八月乙亥，磧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督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将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九月戊午，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诸部先隶突骑施者皆帅众内附。仍请徙居安西管内。（《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三月甲寅，盖嘉运入献捷。上赦吐火仙罪，为左金吾大将军。嘉运请立阿史那怀道之子昕为十姓可汗。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为交河公主。（《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十一月，突骑施莫贺达干闻阿史那昕为可汗。怒曰：“首诛苏祿，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遂帅诸部叛。上乃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使统突骑施之众。

命盖嘉运招谕之。十二月乙卯，莫贺达干降。（《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四月，上发兵纳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于突骑施。至俱兰城（一）为莫贺达干所杀。突骑施大羸官都摩度来降。六月乙未，册都摩度为三姓叶护。（《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一）俱兰城，俱兰国所都城也。俱兰或曰俱罗弩或曰屈浪擎。与吐火罗接。《唐会要》作俱南城。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作屈浪擎国。在帕米尔高原东南部，今库兰城（Kuran）在骨克察河（Kokchha）上流，印度库士山麓。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七四四年）五月，河西节度使夫蒙灵督讨突骑施莫贺达干，斩之。更请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唐玄宗天宝三载六月甲辰，册拜骨咄祿毗伽为十姓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七四九年）秋七月，册突骑施移拔为十姓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唐玄宗天宝十载春正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竭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势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九月甲辰，以突骑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罗蜜施为突骑施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3. 《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记突骑施

圣历二年(六九九)八月,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中宗神龙二年(七〇六)二月,封突骑施乌质勒为怀道郡王。十二月戊戌,命嗚鹿州都督突骑施娑葛袭父易赞勒为左骁骑大将军,兼卫尉卿怀德郡王。仍令右屯卫大将军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充使册命。(《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景龙三年(七〇九)七月,遣使持节策授左骁卫将军兼卫尉卿金河王突骑施守忠为归化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十月欽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九月,突厥骑施守忠遣使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七一九)十月,册金方道经略大使突骑施苏祿为忠顺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五年(七一一)六月,突骑施遣使献橐驼及马,降书谓曰:“卿远贡忠信,诣献驼马,朕玄默为神,淡泊为德,税彼部落,则有劳费,已敕所司,不令辄受,深领厚意,宜体至怀。”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五年(七一一)八月,以〔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突骑施可汗苏祿。先是苏祿颇善绥抚,有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寻遣使来朝。三年制授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位特进,遣侍御史解忠顺赍玺书册立为忠顺可汗;

至时每年遣使来朝献，帝乃以主妻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开元六年（七一八）五月，制曰：“王者怀柔，莫不率俾，礼其君长，必备典章。右武卫大将军员外置突骑施都督车鼻施啜苏祿中部贵人，右贤豪绪，族系繁于朔野，郊廛拒于阴寒，自趁风入献，服义来归，爰奉戎索，实司边行，懋勋可纪，忠节是嘉。俾升绝席之尊，仍茂锡圭之宠，可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仍封顺国公，食邑三千户，余有故，并赐锦袍钿带鱼袋七事，仍充金方道经略大使，所司备礼册拜。”（《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七年（七一九）正月，突骑施车鼻施啜苏祿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年（七二二）三月丁卯，突骑施大首领葛罗昆池等八人来朝，并授将军，赐紫袍金带，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一年（七二三）三月辛巳，北庭十姓大首领沙罗乌卒来朝，授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正月乙亥，突骑施可汗遣首领阿句支来献马，授中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六月癸丑，突骑施大首领叶支阿布思来朝，授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六月乙卯，突骑施遣其大首领何羯达来朝，授镇副，赐绯袍银带及帛四十匹，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八月甲寅，突厥骑施遣大首领胡

祿达干来求和，许之，宴于内殿。受左金吾将军员外置，赐锦衣一副，帛及彩一百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八〇）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八月命中官魏泰使于突厥骑施，降书谓突厥骑施可汗曰：“朕与可汗结为父子，恩义所感，骨肉何殊。可汗乃信彼小子，自生疑阻，前后使往，非不俱论，自尔以来，当所迷也。使至省表，以变其节，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既效忠诚，深可嘉尚，朕本意相待如初，父子之间，更敦前好。凡为君须守信义，不信则身危。若外饰甘言，内藏奸计，未能有损，终必自伤。想可汗通明，固不至于此，巧言似实，深宜察也。若忠信不易，更复何忧。千秋万岁，但享多福。故令中使专达，少申悉朕意焉。”（《册府元龟》卷九八〇）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十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俘吐火仙可汗来献。帝特舍之，授以官爵。制曰：“德以柔远，兵以威敌，服而舍之，古之制也。突骑施吐火仙可汗骨啜弟叶护频阿波等，背北乘边，阻兵恃众。虽蚁聚为梗，或扰疆场，而王师所向，尽捣巢穴。悯其束身就戮，归命而朝。宜加宥过之典，载洽覃恩之命，俾厥弟兄，并膺光宠，或分茅土，复列钩陈。骨啜可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仍封为循义王。颢（上方作频）阿波可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四月，突骑施大将索俟斤遣使献表起居。（《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辛酉，以突骑施部落处木昆匐延阙律啜为右骁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洪达为太仆员外卿。（《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十二月，突骑施可汗莫贺达干率其妻子及纛官首领百余人内属。初贺达干与乌苏万椎扇诱诸蕃背叛，帝命盖嘉运宣恩招谕，皆相率而降。（《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天宝元年（七四二）六月，册突骑施大纛官都磨度阙頡斤为三姓叶护，仍授左羽林军大将军。册曰：“维天宝元年，岁次壬午，六月甲戌朔二十二日乙未，皇帝诏曰：于戏！王者无外，不隔遐方。必揆忠款，是加宠命。咨尔骨咄祿毗伽都磨度阙頡斤代袭荣望，名擅骁骑，信义有闻，部众称美。往在蕃任，受制凶威。元恶已除，能革心而向化。牙纛既立，克辅主以归怀，嘉尔诚心，载崇赏秩。是用命尔为三姓叶护。往钦哉，尔其祇奉典册，懋明忠顺，善翊君长，勉树勋庸，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元年（七四二）六月丙申，赐三姓叶护都磨度阙頡斤（都磨支阙頡斤为三姓叶护，亦见《新唐书》卷二五下突骑施别种车鼻施跋苏祿条末段）铁券曰：“于戏！善于国者，赏必加焉。自古哲王，率繇是道，咨尔三姓叶护左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咄祿毗伽都磨度阙頡斤，素称骁悍，兼蕴智谋，当苏祿之时，虽力有所屈，而恳诚之至，乃朕则知。元恶既除，效勤弥亮，果能率众，相与归降，斯尽节于朝廷，且立功于疆场，信义若此，嘉尚良深。是用授卿宠章，荣彼蕃部。今赐卿丹书铁券，传之子孙，永固河山，有如日月，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玄宗开元五年，以康、安国、突骑施等贡献，多是珍异，谓

之曰：“朕所重惟谷，所宝惟贤，不作无益之费，不贵远方之物，故锦绣珠玉焚于殿庭，车渠玛瑙多赐蕃国。今之进献未识朕怀，宜收其情，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余并却还。”是年突骑施遣使献橐驼及马。降书谓曰：“卿远贡忠信，请献驼马，朕玄默为神，淡泊为德，税彼部落则有劳费，已敕有司，不令辄受，深领厚意，宜体至怀。”（《册府元龟》卷一六八）

天宝二年（七四三）九月，安西黑姓可汗（一）骨咄祿毗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黑姓可汗者，突骑施别种车鼻施斫苏祿之部酋长也。（《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骑施传》）

天宝三年（七四四）六月，封突骑施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为十姓可汗。册曰：“维天宝三年，岁次甲申六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皇帝诏曰：于戏！覆寿之德，岂隔于华夷。绥怀之道，实贵于忠顺。咨尔突骑施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承其宗绪，达于智谋，能和众心，以致宁静。载执蕃礼，发效恳诚。节义昭明，深可嘉尚。是用命尔为十姓可汗。往钦哉，尔其膺懋典册，祇奉朝化，蹈此忠信，保于始终。用主于远方，以光其宠命，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五载（七四六），突骑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六载（七四七）六月戊午，突骑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八月甲子，十姓突骑施遣使来朝，授中郎将，赐锦袍金带鱼袋二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

七五)

天宝八载(七四九)八月,突骑施遣使来朝,十一月,突骑施遣使贺正,并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七五九)八月,十姓可汗遣使来朝,十姓突骑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等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七月,册十姓突骑施移拨(一)为可汗,册曰:“爵以畴庸,德以怀远,乃建蕃国,抑惟旧章。十姓突骑施移拨可汗骨咄祿毗伽俱支效款输诚,志称勇烈,克保忠贞之节,且兼射御之能,信义无愆,边隅是赖。加以不从恶党,远慕华风,言念尔劳,载怀嘉尚,眷兹部伍,必仗雄材。宜式拜于宠命,俾有膺于殊礼,可册为十姓突骑施移拨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一)移拨可汗之名不见《新唐书·西突厥传》,其世系如何,不可知。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突骑施黑姓可汗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四月,突骑施遣使贺正。(《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赐突骑施黑姓可汗铁券文》维天宝十二年(七五三)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尔骨咄祿毗伽突驰(驰应为骑施之误)黑姓可汗登里伊罗密施,惟皇建极,声教及于遐荒。惟帝念功,礼命加于恭顺。卿虽拥在沙漠,常捍烟尘。识进退存亡之端,知古今成败之数。久率藩部,归化朝廷。兼拒凶威,挫其侵轶。精贯白日,义光青史。绩用累著,

嘉尚良深。今授卿特进，册为突骑施可汗。重爵贵号，以崇其宠，丹书铁券，以表其忠。宜保始终，永固诚节。山河带砺，福祿长存。可不慎欤！”（《唐大诏令集》卷六四）

《册突骑施黑姓可汗文》维天宝十二年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尔骨咄祿毗伽突骑施黑姓可汗特进登里伊罗密施，立国推信，表贤在忠。既效信以推诚，亦旌忠而懋赏。卿才略备举，知勇兼资。强足抗敌，威能率下。故得甲兵孚训，族类怀仁。既向顺以移风，亦事大而知礼。是用载加茂秩，式崇锡命。今授卿特进，为突骑施可汗。卿敬勉良图，光昭盛典。保我疆场，恶我寇仇。俾业固山河，福绥种落，永祇恩宠，可不慎欤！”（《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

九 《全唐文》中有关 西突厥之文书

《命吕休璟等北伐制》 门下，朕闻守在四夷，盖安人以和众；加于百姓，岂穷兵而黷武。然则日之所出，弗俾于化，故知天之所讨，必龚其罚。自默啜虐刘肆暴，桀骜反常，独为匪人，假命骄子者，有岁时矣。虽奉书就邸，或遵于声朔，而控弦犯塞，已毒于疆场。朕惟务怀柔，每存含忍，遂使庶邦愤积，稽共六月之师，逋寇祸盈，穷此百年之运。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猎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突骑施守忠之名，见于《册府》卷九六四，景龙三年七月，遣使授为归化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下突骑施可汗守忠下注，谓即娑葛也），二庭贵绪，万里威声，忠而善谋，勇则能断，自膺殊礼，名宠于外藩，

思立大勋，志勤于中国。兼遣弟右监门卫将军守节，长驱沙漠，直指金微，默啜举其种类，来相抗拒，近殒于锋镝之下，已若乱麻，远虑于庙堂之上，将同破竹。坚昆在右，犄角而东，并累献封章，请屠巢穴。朕又闻不得已而用者孰若兵机，不可得而违者迺符人事，永言取乱，宜戒徂征。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吕休璟，心坚铁石，气横风雷，始则和戎之利，先得晋卿，终而逐虏之功，方邀汉将，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北庭副都护。郭虔瓘、安处哲等，怀才抱器，蓄锐俟时，惯习军容，备知边要，并可为副大总管，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猎毗伽欽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番部落兵健儿二十五万骑，相知计会，逐便赴金山道。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摄右台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韩国公张仁奭，文武将相，莫之与京，心腹大臣，是所繫頼，当分阃之任，受升坛之律，常愿身先士卒，不以贼遗君父，与副大总管、右监门卫大将军鲁受信等，领蕃汉兵，募健儿，或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外宽内明，正辞直道，标慷慨之节，曾不顾身，蕴经营之志，期于尽敌，与右武卫将军陈邱，右金吾卫，朔府中郎将李元通，副使右骁骑卫、鹿陵府折冲能昌仁，左卫、神山府折冲陈义忠等，领当军及当界蕃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副使张赵璧、常元寂等，领蕃汉兵马六万骑，防御群牧大使、临洮军使甄亶领当军、莫门积石等军马，募及秦兰渭城等州大家子弟总二万骑。建康军使、甘州刺史李守征，玉门军使、肃州刺史汤嘉惠，墨离军

使、瓜州都督李思明，伊吾军使、伊州刺史李昫交等，各领当军兵马，与突骑施守忠、吕休璟等计会，共为表里，莫不运其长策，悉心而效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论七纵，使天阵齐举，云罟备设。贾勇于饮醪之夫，以一当万，扬威于汗血之骑，左萦右拂。威挈鼉斩蛟，曳牛佩豕，必能力簸穷海，声压大荒。刈谷蠡之庭，拔扶渠之垒。不遑渭桥之拜，已见阴山之哭。然则持旌节，执金鼓者，所以问不宾，诛首恶。而比夫不诚，复迷则凶，俾存开网之仁，予軫焚舟之叹。休璟所领兵马甲仗一事，已上仍依别敕处分，主者施行。（《全唐文》卷二五三苏頲）

《请缓令王惠充使往车鼻施奏》 嘉惠表称，突骑施车鼻施勾引大食、吐蕃，拟取四镇，见围拨换及大石城，嘉惠已发三姓葛逻祿兵与史献同掩袭。臣等伏以突骑施等迹已叛涣，葛逻祿等志欲讨除，自是夷狄相攻，无非朝廷所遣，若大伤小灭，皆利在国家，成败之状，即当闻奏。王惠充使，本为绥怀，事意既殊，未可令去，望待以西表至，续更商量。（《全唐文》卷二〇七宋璟）

《册骨咄祿三姓毗方伽颀利发（一）文》 维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尔骨咄祿伊难如三姓毗方伽颀利发，夫崇德报功，帝王之事，讲信修睦，人臣之礼。卿久佐蕃部，备吏戎落，知荐居不可，以早宾朝。北蕃之俗，不能自理，远仗皇威，深悟变通，克知成败，岂惟款塞之愚，常有捍边之心，言念披诚，有增嘉叹。今授卿左羽林军大将军，外员置，同正员，兼赐册书铁券，永执蕃礼，无替华风。克终令名，常保祿位，可不慎欤？（《全唐文》卷三九唐玄宗）

(一) 骨咄祿三姓毗方伽頡利发为突骑施可汗，见《册府》卷九六五。

《授盖嘉运金吾卫将军兼北庭都卫制》 门下、右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盖嘉运，百夫称勇，万里将军，智则有谋，忠而能毅。顷者狂寇作梗，锐师深入，用奇以往，决胜而归，式酬其庸，言命之赏。宜增秩于中尉，仍握兵于外城。可左金吾卫将军兼北庭都护，余如故。（《全唐文》卷三〇九孙逖）

《贺盖嘉运破贼状》 右高力士宣奉敕示臣等：王尚客奏状，知盖嘉运至突厥施店密城（一），逢贼便斗，多有杀获。且凶党大众，见在边城，方拟经春，图为边患。忽闻嘉运此入，复有破伤，必其惊忙，当有携散，皆是圣略先定，万里悬同。尚客所言，合符前者，臣等不胜庆跃之至。（《全唐文》卷二八九张九龄）

（一）施店密，《新唐书·突厥传》作室点密，亦曰瑟帝米，吐务次子，西突厥之始祖也。此城必为以前室点密所居，故以其名名之也。

《敕北庭经略使盖嘉运书》 敕盖嘉运等：安西去年屡有攻战，丑虏肆恶，悬军可忧。卿深识事宜，以时救援，先声既振，后殿载扬，凶党之间，卷甲而遁，使我边镇，且得休息。然此贼为患，势未必已，可数与王斛斯计会，每事先防，彼将自劳，众则离贰，我因其隙，从此可图，善熟筹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敕北庭经略使盖嘉运书》 敕盖嘉运：卿久在边镇，庶

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远入贼，诸下皆赏，卿岂无功，言念忠勤，不忘褒进。今授卿雄要，仍兼旧官，宜知朕心当重寄也。突骑施虽请和好，其意不真。近敕彼军与天山计会，当审观事势，远著候人。若有形势，事资先据，如无应会，不可虚劳。势在临时，固难遥断。秋后渐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 敕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突骑施凶逆，犯我边陲。自夏以来，围逼疏勒。顷得王斛斯表，见屯边城张羲之等，入据此城，屡与之斗。将上效节，逆虏破伤，已不敢攻围。而顿兵不去，但边城粮少，或为其所知，持久则难，不可不早为计也。卿可简练骁武，扬声大入，仍有所保据，以防不虞。用解边城之围，以挫逆贼之势。临机适变，委卿裁之。仍与王斛斯审筹形势，取万全也。今故令内谒者监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北庭都护盖嘉运书》 敕北庭都护盖嘉运：近得卿表，知旧疾发动，请入都就医。欲遂来表，虑有边要，万一失便，虽悔何追。且苏祿猖狂，方拟肆恶边城，经冬不去。西州近复烧屯，亦有杀伤，想所闻也。此贼诸头抄掠，虏众已疲。亦无能为，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贼，其数无多。烽候若明，密与两军作号，首尾邀击，立可诛剪。何为当军自守，信（一）贼公行，未有损伤，去无关键，岂是边镇之意也。且西庭虽无节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贼共除，有患相救。万里之外，何待奏闻。自此之后，必须用意。今遣医人将药往，可善

自将疗。春初余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遗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一）信字似为任字之误。

《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 敕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及将士已下：苏祿爰自今夏，连犯西陲。犬羊之群，屯结不散。诚欲出其不意，乘虚以入。凶党闻此，必自解围。卿识朕心，有符成料。比王尙客至，闻已出师。穷冬绝漠，荷戈冒险。又闻有所擒获，张我国威。言念忠诚，良深赏叹，在此行也。四镇狂虏，必应抽退。彼既有效，应合叙劳。兼云擒获，人当优赏。宜具实状，一一以闻。然此贼为恶，势将未已。若困穷蹙，实则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马自足，可与王斛斯计议，逐要图之。春初余寒，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遗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贺诛贼状》 右盖嘉运奏：北庭解围，仍有杀获。苏祿背德，敢此仇天，尽驱犬羊，来犯军镇。虽肆凶毒，欲逞其心，而边兵无遗馘之费，狂贼有舆尸之祸。此皆陛下圣武，将士戮行。远必叶谋，动无遗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谋，屡承献捷，踊跃称庆，倍百恒情。谨奉状陈贺以闻，谨奏。（《全唐文》卷二八九张九龄）

《贺贼苏祿遁走状》 右高力士宣敕示臣等：曹待宣奏状，知苏祿遁走入山出界者，四镇悬远，比被侵逼，将士用命，虽有诛锄，凶党尚多。时有抄掠，兵疲矢尽，为弊亦深，今日奔亡，诚是震惧。圣威及远，氛沴坐销。又北庭救兵，当时回旆，不费军廩，事且无忧。吐蕃纵实西行，苏祿不得相应，其败可必，又

无可忧。边事且宁，不胜庆慰，谨奉状陈贺以闻，谨奏。（《全唐文》卷二八九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使人曹赵璧近至，省表具之，前已敕卿严加部勒，近得奏请，皆依处置，卿当此信任，必用尽诚，蕃镇之虞，且无西顾。顷者刘涣凶悖，遂起奸谋，朕以偏荒，比加隐忍，而恶迹转露，人神不容。忠义之徒，复知密旨，自闻伏法，自取诛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与彼地近，想备知之。突骑施北来窥隙，会须审察，至竟如何，蕃中人来，未可轻信。但当抚养士卒，而临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为上。夏初已热，卿及将士以下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敕北庭将士已下书》 敕北庭将士、瀚海军使盖嘉运已下：逆胡忿戾，乘此猖狂，驱率匪人，围犯边镇，皆如素虑，不出下策。卿等虽在绝境，且据坚城，将士一心，莫非义勇，观畔而动，取乱在兹。宜临事筹之，无失此便。但苏祿本以奸诈，狂诱群胡，无德在人，何能有国。今乃驱乌合之众，作不义之举，师曲在老，族灭其时。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众，犄角归路，剪灭逋丑，此亦天与，岂直人谋，仍熟料之，取万全也。国之重赏，惟待奇功，岂在言之，自良图耳。比秋气已冷，卿及将士百姓并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 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一）：戎狄无义，禽兽不若，但当以兵威取此，岂可人道论之。突骑施顷者通和，朕每抚之如子，行李往来，不隔岁时，赐与优饶，非直

君长，而窥我边隙，图陷庭州。阙俟斤所以见诛，天下孰云不当，不思已过，仍敢我仇，率其犬羊，犯我皇堡，是其送死之日，可谓天亡之时。若不因其自来，乘危决策，一失此便，后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征蕃汉兵一万人，仍使人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取叶护教达等路入碎叶，令王斛斯自领精骑，取其家口。河西节度内发蕃汉二万人取瓜州。比高同伯帐路西入。仍委卿简择骑将统率，仍先与西庭等计会，克日齐入。比已敕朔方军西受降城、定远城及灵州兼取大家子弟，并丰安、新泉等军，共征二万，于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简择骁将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从瓜州宜给一月熟粮，若至北庭，粮貯可支五年以上。凡此诸道征发，并限十二月上旬齐集西庭等州。一时讨袭，时不可失，兵贵从权，破虏灭胡，必在此举，卿可火急支计，无失便宜。今故使内侍程元宗催遣兵马，一一口具。秋气渐冷，卿及将士百姓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一）据《通鉴》卷二一三，牛仙客于开元二〇年九月壬子为河西节度使，此敕或即作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开元二四年，仙客已调为朔方节度使矣。九龄此时，适为相也。观此是时连大食以攻突骑施，乃唐朝中央政府所定之国策也。

《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 敕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及将吏军士百姓已下：苏祿反虏，敢为寇仇，犯我边城，初闻蚁附，投兵死地，果自冰销。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共狼狈，而贼既不利，众必携离，犯顺违天；招殃破国，将在

此举，已见其征。卿等坚守孤城，赤心边徼，言念及此，嗟尚久矣。初解重围，差有劳苦，将士已下，并得如宜。又卿表所云，叶护被杀，事势合尔，殆非妄传，向若安西出兵，乘虚讨袭，碎叶逆丑，皆可成擒，应为悬军，未能越境，逆虏漏刃，莫不由兹。今贼虽请和，恃我张势，以防大食之下，以镇杂虏之心，岂是真情。此其奸数，卿可与王斛斯计会，向其动静，因利乘便，取乱侮亡，不以此时，知待何日？倘成功立业，重赏高班，信若四时，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录，各据实状，具以名闻。初冬渐寒，卿及将吏军士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王斛斯：得卿表，知诸将接勇，亦有克捷，是卿指麾，获此凶丑。苏祿背德，敢兹寇仇，自毙犬马之群，我无毫厘之失。闻其狼狈，疲羸满道，乘此剪扑，势若摧枯。张羲之等虽各行诛，犹恨共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众，能制敌者，会在出奇。狂贼此来，真亦送死，众既不整，心且非一，乌杂之虏，持久气衰，向有奇决，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将士立功，擒杀有状，各据实闻奏，当加优赏。顷来诸军奏请，所患在于不实，将既虚叙，人则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挠法。朕以信示下，以赏劝劳，岂于其间，亦容有诡。故委卿在远，所寄则深，必取诚实，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将士以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及将士等：突骑施辄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悬军，遇

此狂贼，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战相仍，念甚勤苦。近者闻在拨换，兵少贼多。朕每忧之，虑遭吞噬。又闻兵势渐合，将士同心。父子之军，亦不在众。犬羊之类，复何能为。屡有杀获，固其宜也。卿等各负忠勇，为国忘身。锋镝之间，疮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伤。朱仁惠竟致沦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赠，以慰营魂。福流子孙，良亦在此。其有颡当矢石，每战有功，义可成名，勇能抗敌，或能出奇以挫凶威，并具状以闻，即有优拔。自余战上，尽力边荒，计其积劳，又在绝远。至于行赏，岂比寻常。勉树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云间，虜众又疲。归途既难，必有携贰。张羲之将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灭胡之举，亦在今时。可临事图之，无失便也。一劳永逸，岂不在兹。所奏纵冥轨、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人官，并依所请，告身即差使颁送。初春尚寒，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等：狂贼经冬，犯边为梗。将士守备，不释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叹。既负忠义，为国竭诚，懦夫所难，志士所重。感激增气，视死如归。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闻此贼，寻亦退散。攻围既解，且得休息。朕虽在九重，心悬万里。念虑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忧粮贮。诸处屯种，今复何如？逆贼有谋，还虑残暴。必须善守，无令损失。若诸城有粮，兵复足用，忿戾之虜，行应再来。劳众离心，岂能无隙。乘此一举，荡灭有期。宜善抚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获，何用此为。春晚极暄，卿及将士以下并平安好。今赐卿衣一副，至

宜领取。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诃密（一）表，具知卿使张舒耀计会兵马回。此虽远蕃，亦是强国。观其意理，似存信义。若四月出兵是实，卿彼已合知之。还须量意，与其相应，使知此者计会，不是空言。且突骑施负恩，为天所弃。诃密若能助国破此寇仇，录其远劳，即合优赏。但未知事实，不可虚行。卿可观察蕃情，颇有定否。即须随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虚有报章，未得要领，岂徒不实，当有所惩。绝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贼形候何如，善须防之，勿使侵轶。时暑，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一）呼逻散，《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作呼罗珊。Khorassan 之译音，波斯国东北之地。诃密，《新唐书·大食传》作讖密，《册府》卷九九九，开元七年康国王乌勒伽上表文中作异密，Emir 之译音，大首领之义也。此时呼罗珊省长官之名仍不知也。或者即大食阿拔斯朝 Abbarride 始祖阿蒲罗拔（Abal Abbas）乎？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及将士已下：朕虽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强寇压境，侵轶是虞。言念勤劳，良所叹懣。卿等各怀忠义，不惮荒遐。以此弥年，足见诚节。去岁因有狂贼在彼，屡有战亡。昨得表言，对之怆恻。然卿状但言都数，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责，可速以实报。朕当录其死义，赠以官荣。使异域之功，存亡受赏。近日狂虏形候如何？屯收是时，尤须备预。更资一熟，亦

复何忧。兼闻吐蕃与此贼计会。应是要路斥堠须明。事必预知，动即无患耳。夏晚毒热，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王斛斯：卿在西镇，军务烦劳。皆能用心处置不失。顷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降虜生俘，所获过当。悬军能尔，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赏劳。在卿固合优奖。今授卿重职，兼彼领护。且复褒进，终为后图。吐蕃此来，意不徒尔。所有计较，前已略言。先觉预防，无能为也。万里之外，三军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权断。秋后渐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及将士已下：万里悬军，属此狂寇。屡有攻战，能挫凶威。远闻义勇，孰不增气。卿等激励将士，为国竭诚。决命寇仇，成名当代。奇功壮节，何谢古人。矢石之间，见危致命，良深嗟叹，重其忠烈。又闻朱惠中箭，今复何似？善须救疗，使得不殁。前令具奏阵亡将士，欲加褒赠。卿宜识此意，即以实闻。近日与贼交锋，临阵杀敌，事须优赏，并即奏来。所云贼等请和，仍尚顿兵北岭。此虜奸诈，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内将诱我。卿所防虑，皆中其心。然则盖嘉运北庭近亦深入，颇有所获。想彼知之，虜庭乍闻，当合惊骇。务须分兵守境，诸处防虞。乌合之胡，岂堪劳役。必将自溃，势亦不久。苏祿僇或觉此，革心请和，亦复量宜，以时开纳。仍与嘉运计会，必取良图。近所加兵，且应支用。临事制变，岂待言之。今将绯紫

袍各二十领，若有殊功，应须速赏。并委卿量事赐之。冬中极寒，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苏祿忘我大惠，敢作寇仇，屡犯边城，将肆其恶，虽禽兽是似，而天地不容，卿等义心，固所发愤。朕已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令河西于诸军州及在近诸军，简练骁健五千人，并十八年应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续发遣。卿可与盖嘉运计会，取彼道便，随事进讨，使此贼救首救尾，形势分离。本既乌合，劳则自溃。若以计取，可不战而擒。若守而不攻，益为后患。卿彼诸将，皆是旧人，既谙山川，又能料敌，兼与北庭并力，事亦可图，无为端然连年受弊。所缘边镇要切，委卿临事筹之。可与盖嘉运审量，勿为彼此之计也。所缘兵募行赐，则令所由支遣，已别敕牛仙客讫。四镇蕃汉健儿，并委卿随所召募，可得几许，仍具数奏闻。史震袭父可汗，即令彼招辑，兼与卿计会，并临事处置，无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贼等肆恶，终冬不去。又闻将士与斗，数有杀伤。诸胡携离，将自此始。朕比为料，亦以为然。卿受寄远方，悉心奉国。抚巡将士，皆得输诚。万夫一心，以少击众。虽有狂寇，固无远忧。朕所悬官爵，惟赏忠义。苟能尽节，亦岂忘功。卿可慰勉将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状以闻。且苏祿凶徒，本是乌合。今其师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来降，已是其效。何国胡

不受处分，亦是明征。其下离心，已至于此。可令间谍，更诱其余。此贼败亡，将从内溃。且四镇绝远，皆是孤军。卒欲益兵，颇难救急。近已敕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余骁勇，亦即继发，并敕北庭计会。卿可与盖嘉运相知，张皇国威，诚在此举。俘灭丑虏，今也其时。勉树边勋，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将士比并如何，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突厥可汗书》 敕儿突厥可汗：朕与先可汗结为父子。及儿绍续，情意日深，至于国计，亦欲无别。儿去年东讨，虽有先言，然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与儿无间，终不以此为怀。契丹及奚诸蕃，穷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牛马不足以贪求。远劳师徒，兼冒锋镝，胜不为武，不胜亦危。以此言之，当务其大者。突骑施本非贵种，出自异姓。惟任奸数，诳诱群胡。十数年间，又承国家庇荫。因其荒远，遂得苟存。近日以来，敢兹背德，又知儿意，亦欲破之。前与先可汗举哀，其使不肯就哭。当时辞拒，彼使具知。儿若总兵西行，朕即出师相应。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灭之，复何难也？倘事捷之日，羊马土地，总以与儿。子女玉帛，别有优赏。信是长策，可熟思之。与儿情亲，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领取。春初尚寒，儿与平章事首领、百姓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敕突骑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违犯，必有祸殃，不信朕言，但试看取。可汗虽为君长，实在幽荒。阴阳之气，偏僻如此，纵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初有册立，以我国常为势援，诸蕃闻此，不

敢动摇。是我有大惠于可汗，行阴德于彼国。自尔以后，二十余年，情义相亲，结为父子。可汗身自不觉，岂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义，见利生心。故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计议，即起异心。何羯达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踪迹已露，然始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杀彼使，兼为罪责。北庭破刘涣之家，仍传首于彼。可汗纵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论。朕若不依，举兵未晚。而乃总无来状，即起凶谋，侵我西州，犯我四镇。连年累月，马死人亡。于群胡已闻怨嗟，于国家岂能大损？中间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数半泥临河来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宣往意。其后审观形势，全是诈欺。故密敕半道令回。岂是元心有负？自尔之后，侵犯不绝。可汗有何兵众，遂此凭陵。诸国闻此，岂不得计。约算已西诸国，未敌我一二大州。可汗亦应先知，何烦遂尔为恶。况安西、北庭将士，皆是铁石为心。可汗具请，不烦更道。此则承前轻举，彼自无义，却以我为失，无乃重其过乎？可汗向若有礼，以理论奏。阙俟斤下羊马数虽稍多，欲为补答，亦何足难？惟费一州庸调酬还，则已大多。而乃无义为仇，暴我边镇，孤城小堡，仓卒见危，大率而言，其数非少。彼若计索马价，我亦须得此物。忝是有识之类，可不自解思量。又可汗正为寇败，阙伊难如从我界过葱岭，捕获并物奏来。所有蕃书，具言物数。朕皆送还赞普，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为词，谓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贫薄，所见不广，银瓶香子，将作珍奇，黑毯赤縻，亦为好物。我中国虽在贫下，固不以此为贵。可汗宜识此意，勿妄生词。且阙伊难如越界，可汗复边头作梗，如此不提，更提何

人？适是边军明其用命。观可汗求和之意，似未有真心。只拟诱引国家，乘便取利。如此等事，何用为之。我国守信如天，终不欺物。谓天无信，物自无知，然于四时，终不差也。可汗若遂能为恶，朕当别有处分。二三年内，试看若为。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旧，朕即弃舍大过，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忧，百姓皆得安乐，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复多言，一一在使者口具。秋中渐冷，可汗及公主、衙官、羸官、首领、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 敕河西节度副大使、太仆卿、摄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骑施连岁犯边，凶恶如此，若不威服，祇长寇仇。自夏及今，连岁不散。疏勒虽解，边城见侵。虽无如我何，亦为边所患。终须有计以挫凶谋。卿可于西河诸军州，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部分。朕当发遣十八年安西应替五千四百八十人，与彼相续，足得成师。若无暂劳，何从息甲。且此贼狂悖，不论信义，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图扑灭。使其骄暴，岂有宁时？已敕盖嘉运与王斛斯市量事宜，临时为计。既为卿探访所管，亦宜随要指麾。兼有别敕发三万人，此但声援而已。可大张威势，远使震慑。又恐安西资用之乏，卿可于凉府将二十万段物往安西，令随事支拟及充宴赐。朕则续支送凉府。冬中甚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敕天山军使张待宾书》 敕天山军使张待宾：近知贼下烧此，安然即去，竟无斥堠，来不预知。如此防边，无乃疏阔？此一分头抄掠，计其数不至多。向若烽燧稍明，复与北庭计

会，相与来击，贼可无遗。且边镇统军，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异一家。况在绝漠，尤宜相协。已敕盖嘉运讷，可与之筹宜。凶党复来，固须有预。冬天甚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敕诸国王叶护城使等书》 敕诸国王、叶护城使等：突骑施不道，连年作寇，使我边镇常以为虞。诸处攻阙，所在坚守。能伺其隙，各有诛夷。比卿等赤诚，临事效节。使祇不胜德，氛祲自消。遥料凶谋，还虑再下。且贼众乌合，疲于重来。劳则心离，久必有隙。卿等常须有预，以逸待之。一二年间，奇功可立。富贵之举，彼贼足资。忠烈之怀，此心可度。今各赐卿衣一副。聊慰诚勤。所有勋劳，已令叙定。当续有处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一〇 东罗马与西突厥之通使

公元六世纪末，东罗马史家梅南窦(Menander Protector)记突厥可汗与东罗马皇帝通聘事甚详。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卷一译载其事，其文如下：

〔一〕

哲斯丁皇帝(Emperor Justin)即位之第四年初，即公元五六八年(周武帝天和三年，陈废帝光大二年)，突厥大使抵拜赞廷(Byzantium，即君士旦丁堡)。来使目的，可述之如下：突厥人是时兵马强盛，索格底亚(一)(Sogdia)人昔臣于愾怛(二)(Ephthalites = Hephthalites)，而今则隶属突厥，故请求

突厥王遣使至波斯国，俾得其国之许可，在其境内贩卖丝货。突厥王的柴白鲁斯(三) (Dizabulus = Silzibul) 应共请，乃以马尼亚克 (Maniach) 为大使，率领索格底亚人多名，往波斯，朝见其王，请求在国内自由贩卖丝货。波斯王不欲境内有突厥人踪迹，故犹豫其辞。今日诿之明日，明日诿之后日，不置答覆，终又以他故却之。索格底亚人固请，波斯王柯斯鲁 (Khosroes) 乃召群臣议之。悒悒人喀塔尔福斯 (Katulphus) 者，其妻尝为悒悒王所污，恨王，乃阴通突厥，而覆其宗国，后又与突厥人不协，乃降波斯，至是献策波斯王，绝不可使丝货入波斯境，而应由政府定价收买，当诸使之前焚之。一以示王之公平无私，再以示其人无需于突厥之丝也(四)。波斯王从之，乃积丝而焚之。突厥大使归国，除途间风景，足以悦目外，其余毫无结果。归报的柴白鲁斯以波斯态度。突厥王是时方欲结欢波斯，乃又遣使者往。既至，波斯王与群臣及喀塔尔福斯集议，金谓西提亚人(五)皆无信义，狡不可恃。波斯与突厥联欢，实非佳策也。波斯王乃阴令人将使者悉鸩杀之，以阻其再来。所有突厥使者，皆因食物中毒丧命，未死者三四人耳。波斯王乃流言于国中曰：“突厥使者，生长于冰雪之乡，离寒地则不能生。来波斯后，因不惯波斯干燥天气，故死也。”的柴白鲁斯为人机敏。使臣客死外国之真状，心已知之。突厥人与波斯人感情乖离之真因，亦即此也。索格底亚酋长马尼亚克乃乘机进言于的柴白鲁斯，为突厥人之利益计，可与罗马人联欢。罗马人用丝，较他国为独多，可将丝之市场，移往罗马也。马尼亚克自愿率从人通聘罗马，以增进两国之友谊。的柴白

鲁斯颺其议，乃遣马尼亚克率随员数人，携丝甚多，价值巨万，以赠罗马皇帝及贵族大臣等。此外并有国书，致罗马皇帝，祝帝圣躬康健，辞意优渥。马尼亚克……既抵拜赞廷，拜谒大臣，朝见皇帝，递呈国书，献上礼物，祈求天佑，不使长途跋涉，徒空劳也。突厥国书乃川西提亚文(Scythian)。翻译后，皇帝陛下览之大悦。命优待突厥使者，并详询突厥国政府如何，风土人情如何。使者答云，国内酋长，共有四人，而全国大权，则总归的柴白鲁斯一人也。使者又述的柴白鲁斯征讨悒怛，使之称臣入贡诸事。皇帝闻之，乃问使者曰：“悒怛人势力已扫尽乎？”使者答曰：“已尽灭矣。”皇帝又曰：“悒怛人居城市，抑居村庄，或别有生活方法乎？”使者答曰：“其人皆居城市。”皇帝又问：“汝等已得管理其全国之都市乎？”使者乃详述所有臣服突厥诸国之名。并请皇帝赞助，使突厥、罗马两国修好亲睦，结为盟国。使者又云：“突厥人时时备戎装，愿代罗马国征讨西方有不庭者。”马尼亚克及其从者言讫，乃皆举手向天发誓，谓所言皆由衷心而发，如有欺妄，愿明神降祸于彼等自身及的柴白鲁斯，更及突厥全国也。突厥国与罗马人结交之故，即如是矣。

(一) 即中国史书上之康居国。隋、唐时曰康国。

(二) 名见《隋书》及《唐书》。《魏书》称之为嚙哒。中国史皆谓为大月氏之别种，西史谓为白匈奴(White Huns)，第五世纪时，势渐强盛，与波斯接壤。公元五〇〇年时，两国以巴里黑城 Balkh 西之塔里寒城 Talikhan 为界。悒怛都城名拔底延，即 Bactria 之译音，《唐书》又作

缚底野，希腊人巴里黑城之名也。公元五六三年至五六七年间，悒悒为西突厥所灭。

(三) 法国沙腕 (Chavannes) 谓即《唐书·突厥传》之室点密可汗。

(四) 实乃中国之丝，由康国人转贩西方，并非突厥之丝也。

(五) 古代罗马人称亚洲北部人之名辞。

〔二〕

突厥人即古代之释启种人 (一) (Sacaе) 也。既遣使哲斯丁皇帝，愿与罗马定约修好，皇帝乃亦决意遣使往彼国报聘。于是简选东方市邑宰官，西里细亚 (二) (Cilicia) 人蔡马库斯 (Zemarchus) 当其任。行装既备，乃于哲斯丁即位第四年之末，拉丁人曰奥古斯都月 (三) (August) 者，蔡马库斯与马尼亚克等离拜赞廷起程往东方。

(一) 音与《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之塞种相近。

(二) 在小亚细亚东南部。

(三) 即阳历八月，如是称者，纪念古代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也。

〔三〕

行多日，蔡马库斯及其从人抵索格底亚境。既下马，有突厥人携铁来求售，其意盖欲示其国有铁矿也。在彼国制铁极不易，售铁者，或欲夸示吾人，惟彼国为产铁国也 (一)。又有人来言，能驱逐魔鬼，预阻不祥之兆。围绕蔡马库斯及从人，

取其行李，置众中，摇铃击鼓于其上。又有手持香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除者。咒既读毕，乃请蔡马库斯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皆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二)。除妖礼毕，蔡及从人乃与引路者复前行，往爱克塔山(Ectag)。爱克塔，希腊语金山(三)也。可汗(Khagan)即驻蹕于斯。既至，望见的柴白鲁斯之庭幕，在山谷间，四周皆为金山环绕。蔡马库斯等既至，即蒙可汗召见，垂询一切。可汗在帐幕内，坐金椅上。椅有两轮，欲行动时，可使马一匹挽之。蔡见可汗，即依其国之礼拜之。献呈礼物，有专官收管外国贡献之物。蔡马库斯继乃向众演说，语极谦和，辞甚长，故今不赘也。的柴白鲁斯亦以极谦之辞答之。礼毕，举大宴，在帐中欢乐竟日。帐之四周，垂挂各色丝物。给酒饮之，酒不自葡萄榨压，乃自别物制成者，盖突厥国无葡萄，而其人亦不用葡萄酒也。宴毕，归寓舍，舍乃专为大使而备者也。次日，又抵一幕，幕亦以各种华丽丝绣品装饰之。的柴白鲁斯坐金床上，幕之中央，有饮器坛瓶等物，亦俱以金制成。次又举宴，痛饮欢谈而散。再次日，又于某帐内为酒食之酬酢。帐有木柱支撑，帐之顶盖，全饰以黄金。帐内有金宝座，座之四足，立于四金孔雀之背上。帐幕之前，布列无数车辆。车内银制之盘碟鸟兽，堆集无数。雕镂工夫，不亚于吾国(东罗马)也。突厥可汗豪富奢侈，以至如斯(四)。

(一) 据中国史，突厥先代世为茹茹铁工，后代突厥可汗，不忘祖先之遗俗，故每岁铸铁一块。此方所记情

形，或亦不忘祖先之意也。

(二) 元定宗时，法国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记进谒拔都汗时，倒者请其经过两火间，谓可除去恶意，或藏匿毒物也。又一节，谓蒙古人信火，可清淨一切污秽。外国大使来献方物者，使人及物，皆必须经过两火间，以除一切妖魔毒物。

(三) 爱克塔，突厥语白山也。据《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龟兹、疏勒皆都白山之南，则白山乃即天山也。此文谓即金山，恐有错误。金山乃阿尔泰山。亦有谓金山即甘肃丹县及永昌县北之金山者。(此金山见《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又有谓即高昌国北之金沙岭(今博克达山)者。(此金山见《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下，开元中曰金山都督府。交河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三说之中，在此处吾取阿尔泰山。据中国史突厥之先世，即世居金山之阳。突厥可汗，是时或即驻蹕金山之附近也。席摩喀塔(Simocata)谓突厥祖法，金山必须直隶大可汗也。

(四) 蔡马库斯留宴怛逻斯后六十余年，唐玄奘在怛逻斯附近之素叶城，遇突厥可汗，所记情形，大类蔡马库斯所见者。其言曰：“循海(热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即《唐书》之肆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著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自余军

众，皆裘毳毳毛槩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既与相见，可汗欢喜云：“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令达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归，引法师入，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花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迎拜。传语慰问讫，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为法师设一铁交床，敷褥请坐。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蒲萄浆奉法师。于是益相酬劝，率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僮侏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典，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讫，更行蒲萄浆，仍请说法。法师因悔以十善，爱养物命，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乃举手叩额，欢喜信受。因留停数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蔡马库斯等羈留多日，的柴白鲁斯欲使蔡率其从者二十人，随征波斯。而使其他罗马人先归柯力亚忒(一)(Choliatæ)以待蔡等。辞别时，的柴白鲁斯厚赠送之。并赐蔡以所掳得美女克尔吉思(二)(Kherkhis)。蔡乃与的柴白鲁斯同行，以征波斯。军进至怛逻斯(三)(Talas)时，波斯国使者来朝。的柴白鲁斯乃命与东罗马使者同席而食，坐罗马使者于上位，而待

以隆礼。席间数波斯人欺谩之罪，今此兴师，来问罪也。可汗语益厉。波斯使者乃亦不遵会食不言之礼俗，疾声辨护，语多不恭，举座皆骇。

(一) 似即《唐书·西突厥传》之胡祿屋闾部也。柯力亚忒或有写作克力亚忒 (Chliatae) 者。教务大总管俄古斯汗 (Oguz Khan) 尝记突厥国共有克腊忒 (Kallat)、康里 (Kankli)、钦察 (Kipchak)、葛逻祿 (Kharik) 等四部。马尼亚克对罗马皇帝言其国有四部。岂即此欤？法国塞桂内 (Deguignes) 谓克力亚忒即康里部云。

(二) 此女名似即《元史》上吉利吉思 Kirghis，或撒尔柯思 (Circassian) 之转音。

(三) 名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石国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败高仙芝军。

在座者皆不欢而散。的柴白鲁斯简搜军实，预备讨伐波斯，召见蔡马库斯及其从者，温语慰问，极言愿与罗马人修好。纵使者归回本国，复遣他使随蔡等往罗马。前次使节之领袖马尼亚克已卒，乃以次官塔格马 (Tagma) 代之。塔格马为突厥之答刺罕 (一) (Tarchan) 爵。塔格马外，又以马尼亚克之子副之。马子年甚幼，袭父职位，仅在答刺罕塔格马之下。

(一) 答刺罕或作达尔罕，屡见于《元史》及《元文类》，例如太平王中书右丞相燕帖木儿尝进封为答刺罕。答刺罕者，蒙古民族语，极高之勋位也。受封者，免除一切贡税，不需诏，可直入宫见皇帝，犯罪不究，至第九次，方依法受刑也。《枫窗小牍》载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

其文亦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是则达尔罕之特权，汉族亦有之也。

突厥诸部及邻国，闻罗马大使在境，将归国，且有突厥大使扈行，本地酋长请求的柴白鲁斯许其派遣数人，俾往观罗马国。可汗许之。他部酋长亦皆来请。可汗仅许柯力亚忒一部，可派数人，余概不准。罗马人偕突厥人西行，渡欧克河(Oech)。复经长途而抵大湖(一)。蔡马库斯停休三日，遣佐治(George)骑行先归，报告皇帝，往突厥之大使已归也。佐治与突厥人十二名，取最短道，经沙漠无水之境，向拜赞廷而行。蔡马库斯沿大泽沙岸，行十二日。道路崎岖，履危涉险，而至亦克河(二)(Ich)，又至得疑黑河(三)(Daich)。再经沮洳地多日，至阿得拉河(四)(Attila)，再次而至乌苟尔国(五)(Ugurs)。土人言有波斯人四千，伏柯彭河(Kophen)道中，欲捕罗马使者而甘心焉。

(一) 阿拉尔海也。

(二) 即按巴河 Emba。

(三) 今乌拉尔河 Ural。

(四) 即阿得尔(Athil)之讹音，今窝尔加 Volga 河也。

(五) 似即《隋书·铁勒传》之恩屈部。

蔡马库斯设计，得逃至阿兰国(Alan)谒其酋长。次抵发锡斯城(Phaeis)，又次至脱莱比松德城(Trebizond)，由该城骑行而至拜赞廷。(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卷一第205—212页)

梅南窰书中，又有一节，乃记十二年后（隋文帝受周禅之前一年）东罗马皇帝梯拜流斯二世（Tiberius II）在位时，复遣瓦伦丁（Valentine）至西突厥。其纪行书中，突厥可汗有 Tardu 及 Bochanos 二名。Tardu 即《新唐书·突厥传》之达头可汗。Bochanos 似即步迦之译音，达头之别号也。玉尔所著《古代中国闻见录》，不录瓦伦丁之纪行，诚可惜也。突厥史欧人读之，似觉无味，而吾中国人对之，则极有兴趣也。盖突厥在中国史上占重要地位也。

突厥与悒怛、波斯二国感情之乖离，隋时中国人亦深悉之。故隋文帝讨沙钵略可汗诏书中有“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悒怛三国，一时即叛”等语。波斯、悒怛去中国极远，其与突厥国交不睦，西则见于东罗马史家梅南窰史记，东则见之隋文帝诏书。东西相隔数万里，同时知之，亦可以证当时东西交通之繁，而当时中国朝廷能利用消息灵捷之故，取得军事及政治上之便利，以摧灭强敌也。

附录二 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

一 唐代西北版图概述

唐高宗永徽（公元六五〇至六五五年）、显庆（六五六至六六〇年）间，西突厥为唐所灭，因此所有以前西突厥在亚洲西部之属国尽为中国所有。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唐代西域属地隶安西都护府者有四镇都督府，境域皆在今新疆，仅焉耆都督府所辖之碎叶城在天山山系以西，热海（Issik-kul）之西，碎叶川（River chu）南，为今俄境托克马克城（Tokmak）。又有龙朔元年（六六一年）陇州南山令王名远所置吐火罗道之州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府十六，州七十二。境域皆在今帕米尔高原及阿母河（Ama Daria）流域东西两岸，并阿富汗之一部。又稍北有昭武九姓之国曰康（Samar-kand）、曰安（Bokhara）、曰曹（Sutrishna）、曰石（Tas-kanr）、曰米（Maghian）、曰何（Kusanik）、曰火寻（Khwarizm Khira）、曰戊地（Betik）、曰史（Kesh）诸国，亦皆受唐编置，其君受唐官爵。如康改为康居都督府，其王拂呼缦为都督也。九姓之国最西者为火寻，即今之基洼也。火寻“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Khazar, Chozar），其君治急多颡遮城（Djor djania, Jurjaniyab）。诸胡惟其国有车牛，商贾乘

以行诸国”。曷萨又名可萨。名凡三见于《新唐书·西域传》。除此以外，又见于《波斯传》及《拂菻传》，皆在二国之北，所言正合当时情形。法国圣马丹(St. Martin)考唐时，亚美尼亚人(Armenian)称里海北之突厥可萨部人(Khazars)及其它部族皆为中国人云。诸国既皆为唐之属地，则玄宗、肃宗征调共兵来中国内地平乱，于理固无不合。

二 天宝末年中亚各族状况

在安史之乱未爆发之前夕，葱岭以西之情况，可约略说明如下：

一、阿母河以南诸地。阿母河以南，完全为阿拉伯人所统治。其中心点在呼罗珊(Khorassan)省木鹿城。自天宝五年(七四六年)，已有摩诃末之从弟阿伯达拉依宾阿拔斯(Abdallah Ibn Abbas)之曾孙亦伯拉希(Ibrahim)遣波斯人阿布墨斯林(Abu Muslim)至呼罗珊省宣传，反对乌梅雅朝代(Ommeyade)，率众暴动，攻下木鹿城、乃沙不耳(Nishapur)、你诃温多(Nehavend)、安巴(Anbar)、苦法(Kufa)等城。天宝八年(七四九年)，奚深族(Hashim)人推举其族中人阿伯尔阿拔斯(Abul Abbas)，即《唐书·大食传》之阿蒲罗拔为哈利发，即位于苦法城。西进军灭乌梅雅朝，杀其末主麦尔汪二世(Mervan II)，时为天宝九年(七五〇年)也。至天宝十三年(七五四年)六月，阿蒲罗拔死。其弟阿蒲茶拂(Abu Djohaffar)继立。《唐书》记肃宗至德初(七五六年)，大食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此必皆为阿蒲

茶拂所遣者无疑也。

二、阿母河北，昭武诸国。上方已言唐高宗时，即公元第七世纪之中叶，昭武诸国已受唐之编置，承认中国之主权矣。玄宗开元二年(七一五年)至五年(七一七年)，三年之间，阿拉伯哈利发瓦立德 (Walid) 任命哈嘉智 (Hajay Ibn) 为苦法总督。哈嘉智派屈底波 (Kutaiba ibn Muslim) 征服布哈拉 (Bokhara, 即安国)、撒马儿罕 (Samarkand, 即康国)、费尔干那 (Bokhara, 即拔汗那) 等地。故阿拉伯人扩张势力至阿母河北岸诸地，后于中国人约六十年也。当时昭武诸小国处于中国及大食两大势力之中间，左右为难。两不得罪，跨属两国。阿拉伯人抽税太重，则投奔中国。中国待之无礼，则又求援大食。天宝九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诱杀石国国王。王子走大食乞援兵，击败仙芝军于但罗斯城 (Talas)，即其例也。考之阿拉伯史，天宝九年时 (七五〇年)，阿母河南各地已起革命。阿拔斯新朝第一代哈里发 (Caliph) 阿伯尔阿拔斯 (Abul Abbas) 即新、旧《唐书》上之阿蒲罗拔已于天宝八年即帝位，正统率大军追逐前朝末主麦尔汪二世，至上埃及白斯儿 (Bussir) 地方杀之。阿蒲罗拔方倾全力以讨伐乌梅雅旧朝。其留在中亚细亚击败高仙芝军者，必其留在后方之偏师也。阿拉伯人于击败高仙芝后，并未东进。故当天宝十五年安祿山倡乱时，碎叶城仍在中国人管辖下，西域四镇皆金瓯无缺也。更北面，碎叶川 (River CHU) 以北之地(大抵为原来西突厥五弩失毕各部落所据，突骑施亦其一也)，完全服从中国。

三、黑海里海北岸及今代俄国南部情况。突厥族别支可萨最初居里海、高加索山之间。其名最早见于波斯史，稍后又见于东罗马史。当唐天宝时，即公元七五〇年左右，可萨人在今之俄国南部建立一大国。其版图西起多脑河口，东至里海东北，包括黑海北岸，尼尔白河（Dnieper），顿河（Don）及窝尔加河（Volga）诸河下流之地，与君士坦丁堡之东罗马皇帝、八吉打（Bagdad）之东大食哈里发，科多洼（Cordava，在西班牙）之西大食哈里发，皆时通聘问。与近邻文明各邦亦敦睦。可萨人弃其游牧生活而操农商事业。建设都市甚多。国都曰依的儿，在窝尔加河下流。各国商贾麇集于依的儿都城。北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与东方阿拉伯各部通商甚盛，而可萨人实为中间媒介人也。名义上可萨人征服斯拉夫人（Slav），不许其为独立国，而实际上斯拉夫人享受境内自由贸易之权。俄国南方各河流皆开放，允许斯拉夫人航船运货。商业转输，东西往来，极一时之盛。更有斯拉夫商人顺窝尔加河至里海，更渡海至八吉打经商者，东罗马皇帝卫军皆为可萨人。公元七七五年（代宗大历十年）之东罗马皇帝李俄四世（Leo IV）即可萨人也。

斯拉夫民族在此时，尚榛榛狉狉，度其部落之生活，无正式国家之可言。据德人蒲次格尔（F. W. Putzger）氏所著之第四十八版《西洋历史地图》（Historischer Schule Atlas）第五十二页，公元七五〇年左右《哈里发帝国图》（一九二八年刊行）及美国人夏帕尔德（William R. Shepherd）所著之《西洋历史地图》（Historical Atlas）第五十三页，今代窝尔加河、顿

河、尼尔白河、尼斯脱尔河上游，及维思杜拉河（Vistula）、俄豆河（Oder）两流域诸境，皆为斯拉夫诸部落所据。尚无俄罗斯之名。北部之斯拉夫人欲往南部，有窝尔加河、顿河及尼尔白河皆向南流，顺流而下，故极为易也。由高加索山北麓，或黑海北岸绕里海北岸，渡窝尔加河及乌拉尔河，至基洼、布哈拉及撒马儿罕诸市，自古即有一东西往来之大道也。

三 柘羯军入唐

唐代既视阿母河北诸国为其属国，征调其兵来平乱，理之当然也。西域有一种特别军队曰柘羯。其名见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安国条：“慕勇健者为柘羯。柘羯者犹中国言战士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飒秣建国条下云：“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日本人堀谦德著《解说西域记》云：“赭羯为土耳其语或突厥语 sagas 之译语，战士也。”法人沙畹谓柘羯、赭羯皆为波斯语 tchakar 之同名异译，在康居一带训作卫士（见冯译《西突厥史料》）。此种军队，既著名西域，则当唐人握有亚洲西部时，亦必曾用之。此事可于《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中见之。《常清传》言“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陈留，入罾子谷。凶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迎战，杀贼数十百人。贼大军继至，常清退入上东门。”（一）上东门，洛阳之东门也。于此可见在潼关未陷之先，玄宗、肃宗尚未大量征调安西四镇、拔汗那及其他城郭诸国兵东来时，中国国内已有柘羯兵矣。惜《唐书》不能如《元史》对于外国兵驻中国，有详细

之编述也。《旧唐书》竟无兵志，《新唐书》亦仅寥寥一卷而已。

(一)《新唐书》卷一三五《封常清传》对此节叙事，甚不清楚。其言云：“祿山度河陷荥阳，入罾子谷。先驱至葵园，常清使骁骑拒之，杀柘羯数十百人。贼大军至，常清不能御，退入上东门。”若据《新唐书》，柘羯乃为安祿山之贼军，岂不谬乎？

潼关失陷，玄宗、肃宗马嵬坡离别后，征调安西四镇及拔汗那军队东来，其中有大队之柘羯军可于《全唐诗》第四函第三册杜甫十《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中见之也。其中有：“花门腾绝漠，柘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若非大队人马，决不足引起诗人注意也。杜诗中之花门，指回鹘言。《唐书·地理志》，居延海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故谓回鹘为花门也。

此种兵既皆为招募之兵，各种人皆有。好勇好战，以争斗为职业者，皆可投之也。此等军队无种族界。黑海及里海北岸之斯拉夫民族所处境地既密迩布哈拉及撒马儿罕，则当唐朝招募柘羯军时，斯拉夫人必多成群结队投入麾下。故唐朝官军第二次克复洛阳时，有大队之长鼻黄发兵入城，参加劫掠也。中国古书如《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西域人种状貌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颊。”《前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大宛国条，有相同之记载。乌孙国条，颜师古注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本共种也。”查乌孙国至东汉以后，在中国史书上即失踪矣。颜师古唐初时人，其所注是否确实，

是一疑问。如果确实,则乌孙乃亦一金发白肤人种国家也。后汉时,或已西徙,远离中国矣。《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康国条云:“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旧唐书》所记者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者,完全相同。眼深则鼻自然形觉为高也。大宛(即唐代拔汗那)、康居、安息诸国人,皆为同一之伊兰人种(Iranian)。据德人班赛(Ewald Banse)氏之《有机地理学》(Lehrbuch Organischen Geographie)书后所附之《今代地球面上人种分布图》(Rassenkarte der Erde),伊兰人种为阿拉罗的族(Alarodische),人面色棕黄,头发黑色。今代欧洲俄国为东波罗的族(Ostbaltische)人。面色白,头发金黄色且拳曲。大食人(即今之阿拉伯人)为阿拉伯东方族(Arab-orientalische),亦皮肤棕黄,头发黑色。班赛之《人种分布图》为近代情形。一千年前,或有不同之点。如黑海北岸,里海北岸与东岸之黄种中之东胡族亦名屠兰族(Turanide)之势力未必如是之扩大。在近一千年内因有蒙古人之向西大扩张与移居也。唐时黑海及里海北岸诸地之统治者,虽为突厥可萨人,但下层被统治者大半为斯拉夫人也。突厥亦黄种人之一支也。元朝时,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治理之钦察国为元之藩国。当元之时,钦察人来中国投军及经商者甚众。及元亡,皆留中国不能去。《明律集解》卷六,有蒙古色目人婚姻条。其纂注云:“钦察又回回中之别种,回回拳发大鼻,钦察黄发青眼,其形状丑异。”其实真正钦察人为突厥民族,亦东方黄种人之一支也,直黑发,黑眼,与中国人相同。黄发青眼者乃下层被统治之斯拉夫人也。唐时可萨人对斯拉夫人的关系,

犹之元时钦察人对斯拉夫人之情形也。至如形状丑陋诸语，乃中国人习见同类，自以为美；偶见异类，即以为丑，是所谓少见多怪也。故貌之美貌，完全在其所见之惯与不惯而已。

偶一观览班赛之《人种分布图》，及回顾天宝末年之中央亚细亚情形，当时安史之乱平定情形，再思及明朝永乐初年在中央亚细亚之帖木儿起大兵东征中国时，军中有德国人细尔脱白格(Schitberger)为之执役情形，吾人可以决定诗人戎昱所作之《苦哉行》诗中所记之长鼻黄发拳人为里海西北岸及黑海北岸之斯拉夫人，毫无可疑也。此等柘羯军队入中国后，皆归安西(后改镇西)节度使指挥。故其行踪亦可于安西节度使所统治之军移动中见之。唐官军第二次收复洛阳时之镇西节度使为马磷也。总计安史乱中，统帅西域兵者汉人三胡人二。李嗣业、卫伯玉、马磷皆汉人，久在西域军界服务，熟习西胡人情事故者也。荔非元礼、白孝德皆原本西胡之人，以胡人统帅胡人者也。

四 景教僧从柘羯军入唐

西安碑林所藏唐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之主要人伊斯来入中国之年月问题及因何而来，于此颇可引起吾人之讨论也，碑文中对于伊斯有下方之简略记载：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
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
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

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君耳目。

此数十字中可使吾人注意者：(一) 为王舍城何在，(二) 为伊斯抵中国之年月及来中国之目的。兹就其先后而论之如下。

(一) 王舍城何在？查唐时东印度摩揭陀国(Maghada)有大王舍城。名数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卷七、卷九。又有小王舍城，亦见《大唐西域记》卷一，即缚喝国(Bolkh)也，在阿母河(Amu Daria)南岸。阿母河《唐书·西域传》名乌浒水。《大唐西域记》名缚藟河。《景教碑》上之王舍城当然为缚藟河南之小王舍城。第七世纪时有景教主教(Bishop)驻其地。景教碑叙利亚文言伊斯以外，尚有其他景教僧多人来自该城也。(见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p. 238) 缚喝国亦名巴里黑城(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北距拔汗那国、康国、安国及柘羯军队来源地甚近。伊斯来时不仅一人，其徒众必然甚多。为每日祈祷之用，故肃宗于灵武(即今宁夏城)等五郡有重立景寺之必要也。此大景教徒东来何为？仅为传教乎？碑文已言为“效节于丹庭”也。丹庭此时最急切需要者乃军事装备及人力物力补充也。

(二) 伊斯抵中国之年月问题。安祿山于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年)十一月甲子反，陷河北诸郡。郭子仪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丙子，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受任为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由甲子至丙子，中间相隔十二天。此时任命似可

以作为景教碑文“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之时期之决定也，但此时肃宗尚为太子，未当国也。外国人来中国欲效力中国朝廷，不先朝见天子而即私自受太子委任，于边疆重镇充当军事要职，殊不合理。故伊斯不能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中，郭子仪初充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时，即往从郭子仪麾下也。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天宝十五载秋七月甲子（十二日），太子即位于灵武。庚辰（二十八日）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始盛。”按伊斯可能亦于此时抵灵武，即碑文“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之时期也。但此时朝廷草创，且《通鉴》及《唐书·本纪》等皆无大批西域人来朝之文，肃宗在灵武亦前后不过两个月也。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七五七年）正月，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州。二月，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全会。四月，上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将兵赴凤翔。闰八月戊辰，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按安西西域军队二月时间，已抵凤翔。景教僧伊斯及其徒于此时随军队到达，可能性最大。由二月至闰八月，中间有六个月之隔离。在此期间，吾以为正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伊斯“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之时也。郭子仪自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受命为朔方节度使直至至德二载（七五七年）十二月戊午朔，大封蜀郡灵武元从功臣时，乃兼朔方节度使名号也。（《旧唐书》卷一〇《本纪》）伊斯见郭子仪或即在五月壬戌，

以后子仪诣阙（在凤翔）请自贬之时也。闰八月戊辰，遣诸将攻长安，即景教碑文“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之时也。子仪实以朔方节度使之职，统带朔方军勤王者也。子仪此时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故亦可作“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之时期决定也。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一六，有一句亦可以帮助吾人了解“总戎”二字之义也。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九月十七日，“时制使关内河中、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上柱国、汾阳郡王郭子仪，杖节出师。亲总戎律，发于帝里。”此处“总戎”二字之前，有副元帅之官衔以配合之也。无此元帅之位，则仅统某某一军而已，不得称之为总戎也。九月香积寺之战，即伊斯“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君耳目”之时也。《通鉴》叙香积寺之战，官军方面有侦者谍者。大概即伊斯等之职务也。其所带来之甚多景教徒必参加收复两京之役也。《旧唐书》卷一〇《本纪》记：“至德二年十二月戊午朔，上御丹凤门，大封蜀郡灵武元从功臣，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赐酺五日。”此日似即伊斯得赏“祿赐”之日，亦似即伊斯得赐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紫袿裘之日，请求肃宗“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之日也。欲在中国传教必须先为皇帝立功服役。明末清初，天主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至中国亦皆先为中国皇帝修历铸炮，而后大得中国皇帝信任，能在中国各地自由布道也。景教碑建立之日，在建中二年（七八一年）岁在作噩（辛酉）大簇月（一月）七日。查《新唐书》卷七《德宗本纪》，此年“六月，辛丑，郭子仪薨”。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之时，郭

子仪尚生存，故或得见碑文，碑文有“清洁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故伊斯亦尚生存也。

五 利用西域军队之动机

“至德元载(七六五年)五月，马嵬坡兵变，玄宗谓肃宗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共用。’秋七月，肃宗即位灵武后，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嗣业听段秀实言，如数发兵。以秀实自副，将之。诣行在。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九月，上虽用朔方之众，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以幽王守礼之子承寀为燉煌王，与仆固怀恩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李泌劝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将至，进幸扶风以应之。于时庸调亦集，可以贍军。上从之。戊辰，发灵武。”(以上摘自《资治通鉴》卷二一八，以下《通鉴》引文，均为摘引。)拔汗那国即今之费尔干那也。天宝三载(七四四年)，唐玄宗以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其王事唐甚谨，故有此次之征调也。

六 西域军队东来情形

至德二载(七五七年)正月：“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郡。甲子，幸保定。”(《通鉴》卷二一九)保定郡本泾州安定郡，今甘肃省泾川县也。《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云：“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嗣业在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见。上曰：‘今日得

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全唐书》第四函第三册杜甫十，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记当时人士之期望也。

杜甫《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原注：李嗣业以镇西北庭兵同郭子仪讨安庆绪，安西即镇西旧名也）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遣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末尾两句，描写安西兵之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也。又《全唐诗》同册，杜甫有《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中，有句云：“花门腾绝漠，柘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连子女号。家家卖钗钏，只待献春醪。”描写当时一些人初对回纥西域军之欢迎情形也。花门为回鹘，柘羯为西域之特别军队，已见上文。九月，“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常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上引见叶护，宴劳赐赉，惟其所欲。丁亥，元帅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通鉴》卷二二〇）此十五万联合军中，西域人究有若干，无从稽考矣。但其数必在数万以上。观于肃宗初见李嗣业云：“今日得卿，胜数万众。”可以知之也。《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云：“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泌曰：‘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于此一则曰大集，再则曰所恃唯碛西突骑、西北诸戎，可

见十五万大兵之中，西域人不在少数也。

七 回纥军及西域军之战绩

“九月庚子，诸军俱发。壬寅，至长安西。陈于香积寺北，泮水之东，大败贼军。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之，翦灭殆尽。贼由是气索。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陈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余贼走入城。翌晨，安守忠等皆退出长安城。癸卯，大军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曰：‘当为殿下径往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泮水之东。”《通鉴》此书记事为下方诗人戎昱所作《苦哉行》之根本原因。肃宗以两京之金帛子女作为犒赏回纥之用。人民复遭荼毒，苦难并未减免也。幸而西京有广平王俶之巧辞，回纥及西域人未入城抢掠，否则刺讥者恐不止一戎昱而已也。“郭子仪引蕃汉兵东追贼至潼关，斩首五千级，克华阴、弘农二郡。华阴郡城在今陕西华阴县。弘农郡在今河南灵宝县城南。冬十月，安祿山将“张通儒等收余众，走保陕（即今陕县），安庆绪悉发洛阳兵，使其御史大夫严庄将之，就通儒以拒官军，并旧兵步骑犹十五万。己未，广平王至曲沃。回纥叶护使其将军鼻施吐拔斐罗等引军旁南山搜伏。因驻军岭北。郭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贼依山而陈。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

回纥自南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严庄、张通儒等奔陕东走。广平王俶，郭子仪入陕城。仆固怀恩等分道追之。安庆绪将严庄先入洛阳告安庆绪。庚申，夜，庆绪帅其党自苑门出走河北。”（《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八 第一次收复东京

“壬戌，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俶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此为回纥兵第一次入洛阳时之状况。军队纪律尚好，未抢掠也。东京既收复，回纥人之职务，照契约亦完了。故于至德二年，冬，十月，“癸酉，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汴东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在今大荔县南），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十一月，己丑，以回纥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九 西域军队之行踪（附回纥军）

“乾元元年（七五八年）三月，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嗣业所统者皆西域兵也。安庆绪退出洛阳。嗣业后奉命徇河东郡县下之。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城也。六月，嗣业复兼为怀州（今沁阳）刺史，征调以给军。秋七月，下嫁上幼女宁国公主于回纥毗伽阙可汗。八月，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

九月，上命郭子仪、李嗣业等将步骑讨安庆绪。”（《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乾元二年（七五九年）正月，镇西（即安西）节度使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死之。有胡姓兵马使荔非元礼者代将共众。三月，九节度兵溃于邺。甲申，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邺）奔还西京。上宴之于紫宸殿。赏赐有差。骨啜特勒等辞还行营。辛卯，以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元礼复以段秀实为节度判官。夏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九月庚寅，史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畏李光弼掩其后，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筑月城于河阳（在今孟县西），以拒光弼。冬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阳。荔非元礼及其劲卒在李光弼指挥之下，拒战最力。思明卒遁去。十一月，发安西北庭兵屯陕以备史思明。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将李归仁将铁骑五千寇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以数百骑击破之于礪子阪（一），得马六百匹。归仁走。以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

（一）礪子阪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又有谓在陕城东者。

“上元元年（七六〇年）春正月丙戌，以于阗王胜之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一）。夏四月己卯，史思明入东京。八月庚午，以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一）《通鉴》原注：于阗王与四镇节度使皆在行营。

故令其弟与节度副使同权国事。由此可知于阗兵亦与其它西域人同归四镇节度使治下也。

“上元二年三月，史朝义兵至礪子岭，卫伯玉逆击破之。八月辛巳，以殿中监李若幽为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镇绛州，赐名国贞。”

“宝应元年(七六二年)二月，绛州饥，突将王元振作乱，杀都统李国贞。镇西、北庭兵屯于翼城，亦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一)为节度使，朝廷因而授之。秋七月壬辰，以郭子仪都知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行营。”(《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一)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

一〇 第二次借回纥兵

“宝应元年(七六二年)九月，上遣中使刘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清潭至其庭，回纥登里可汗已为朝义所诱，云：‘唐室继有大丧，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库。’可汗信之。回纥业已起兵至三城，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状，且曰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京师大骇。可汗欲自蒲关入，由沙苑出潼关向东。药子昂说之曰：‘关中数遭兵荒，州县萧条，无以供拟。恐可汗失望，贼兵尽在洛阳。请自土门略邢、洛、怀、卫而南，得其资财，以充军装。’可汗不从。又请自太行南下，据河阴扼贼咽喉，亦不从。又请自陕州大阳津(在陕县西)渡河，食太原仓(在陕县西)粟，与诸道俱进。乃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二

二)

“冬十月，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琚、少华一夕而死。”（《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一一 第二次收复东京前之一战 有西域军参战

“宝应元年十月戊辰，诸军发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辛未，怀恩等军于同轨（在今新安县西南）。史朝义闻官军将至，谋于诸将。阿史那承庆曰：‘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朝义不从。壬申，官军至洛阳北郊，分兵取怀州。癸酉，拔之。乙亥，官军陈于横水（在洛阳北郊）。贼众数万立栅自固。怀恩陈于西原以当之。遣骁将及回纥并南山出栅东北，表里合击，大破之。……贼虽多死者，陈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磷曰：‘事急矣。’遂单骑奋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又败。人马相蹂，践填尚书谷，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回纥入东

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广德元年（七六三年）春闰正月己酉夜，有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门司不敢遏。……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廩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一二 戎昱《苦哉行》之分析

戎昱名不见两《唐书》及《文苑英华》中，仅于《全唐诗》中略有数十字介绍语而已。据云为荆南人，登进士第。卫伯玉镇荆南，辟为从事。建中中（七八〇——七八三年），为辰虔二州刺史。《全唐诗》第四函第十册，有诗一卷。《苦哉行》下原注云：“宝应中（七六二年），过滑州（今河南滑县）、洛阳后，同王季友作。”其诗中末首有“可汗奉亲诏，今月归燕山。”按《通鉴》卷二二二，回纥登里可汗以广德元年（七六三年）春闰正月，归国。是此诗作成之年月即是在是年是月，即洛阳收复之后三月也。戎昱经过洛阳，必目击当时掳掠惨状而为此诗也。

此诗叙洛阳某富家之少妇遭遇。宝应元年冬（七六二年），回纥、西域军队入城，抢掠奸淫，其夫婿与兄弟皆在亲眼所睹之下，被外兵杀死，且不许哭。自己复为回纥兵所掳，被迫为妾，强迫同行。昔日曾为富贵人家之少妇，使用自西域碎叶城买来之奴仆；而今则自为回纥人之婢妾矣。当时先入城抢者

为回纥人，继之者为长鼻黄发拳之西域军。闻回纥将归国，自己亦必将被挟出塞，永无归期矣。更觉凄惨，呼天而天不闻也。

《苦哉行》五首(宝应中过滑州，洛阳后，同王季友作)

彼鼠侵我厨，纵狸授粱肉。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羶腥逼绮罗，砖瓦杂珠玉。登楼非骋望，目笑是心哭。何意天乐中，至今奏胡曲。

此首乃比喻之辞。鼠喻安祿山史思明。狸喻回纥人及西域军。我厨则喻唐家之天下也。“鼠虽为君却，”安史溃败也。广德元年为此诗作成之年，时安史余孽皆退往河北，尚未肃清也。“狸食自须足”，言回纥人及西域军抢掠洛阳城满足其欲望也。“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诗人描写国人之怨声及唐室当回纥军二次进中国时，受其掠夺不可胜书。胡人多食牛羊肉，故身有羶腥味。绮罗，汉人妇女所衣之丝绸制之服装也。砖瓦，贱料也，珠玉，宝贵之货也。比喻回纥西域军队进洛阳城后之奸淫妇女及劫掠也。“登楼非骋望，目笑是心哭”，描写此富贵人家少妇之婚自伤心也。天乐谓天真之乐也。描写此少妇享其家庭之乐，不意落于胡人之手，代胡人奏曲以娱乐之也。

官军收洛阳，家住洛阳里。夫婿与兄弟，目前见伤死。吞声不许哭，还遣衣罗绮。上马随匈奴，数秋黄尘里。生为名家女，死作塞垣鬼。乡国无还期，天津哭流水。

官军收洛阳之史事，见上。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洛阳城内无坊名洛阳者。唐时名坊，隋时名里。家住洛阳

里或仅泛而言之，在洛阳城内某某里中，并非专指一定之里名也。《通鉴》记宝应元年冬十月，唐之统军大帅仆固怀恩克东京，回纥肆行杀略，死者万计。此少妇之夫婿兄弟皆在死者之列。当时蒙难情形于此首叙述甚详。匈奴指回纥也。《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也。”在当时唐人心目中，固人人视回纥即汉之匈奴苗裔也。戎昱此诗究作于何年，不免使人怀疑。诗题下原注谓宝应中过滑州洛阳后，同王季友作。似此诗作于宝应元年（七六二年）年终时。此处言“上马随匈奴，数秋黄尘里”，则此少妇随匈奴业已数年矣。此诗既叙共事，则作诗当在宝应后数年也。亦或诗人描写少妇心中揣想，至少以后须随匈奴“数秋黄尘里”，将“死作塞垣鬼”也。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洛阳城分南北二城。二城中间有空地。空地南北约三百步，东西约十五里。中间有洛水自西向东流去。水上有桥三座，以便行人。最西者曰天津桥。此首末尾四句，诗人描写此少妇惧将带至塞外，永无还乡之期，在天津桥上作空哭，泪与洛水共同流逝，一去不复返矣。

登楼望天衢，日极泪盈睫。强笑无笑容，须收旧花靥。昔年买奴仆，奴仆来碎叶。岂意未死间，自为匈奴妾。一生忽至此，万事痛苦业。得出塞垣飞，不如彼蜂蝶。

天衢，天河也。靥，口辅之微涡也。碎叶城名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焉耆都督府下，又见贾耽安西入西域道，在今托克玛克(Tokmak)地方，唐时中国

驻兵之戍所也。柘羯军队或皆经过此城东来至中国者也。有奴仆来自此城，或由中国驻扎该城之军人所带归者也。昔年或指天宝十四年，安祿山未反叛前，西域通西北道路上往来安全时期也。数年之间，人世变化如此，生命尚不知能存至何时，即能生出塞垣，亦不能如彼蜂蝶之自由飞舞也。

妾家清河边，七叶承貂蝉。身为最小女，偏得浑家怜。亲戚不相识，幽闺十五年。有时最远出，祇到中门前。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鋌。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弯弓猎生人，百步牛羊羶。脱身落虎口，不及归黄泉。苦哉难重陈，暗哭苍苍天。

自前汉经后魏、北齐、隋、唐诸朝，皆称今河北省南部老漳河及天津以南之运河为清河或清水，今河北省南部清河县不过其沿岸之一县而已。貂蝉，为诸武官冠上之饰也。冠上附蝉为饰，插以貂尾也。七叶承貂蝉，犹言七代相承为武职之官也。七叶或此少妇自家七代充武官，或指唐代自高祖历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共七代而言也。查唐朝武将之籍贯，家沿清河而居者有苏烈，字定方，冀州武邑人（今武邑县）。程务挺，洛州平恩人（今山东丘县），其父名振。武后时或诬言其曾与徐敬业相援结，后遣人即军中杀之，籍其家。又王峻，沧州景城人（今献县东。参阅杨守敬《唐地理志图》），开元时，著名武将。至肃宗时无七叶之久。此三位名将，其家皆滨临清河。三人中惟苏定方善终，年世相符。故余怀

疑戎昱《苦哉行》中少妇，或为苏定方之后裔也。高宗初年，唐灭西突厥时，定方为行军大总管。诗人特不标明姓氏者为之讳也。明言之，将更使人愤慨也。第一首中，“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二语，已足表示作诗人之愤懑矣。上方余已言奴仆来自碎叶者或为中国驻碎叶城之军人所带归者也。此诗中主角少妇之家，七叶相承，皆为武职，更可解释为何远自西域碎叶城买来奴仆也。浑家犹言翁家也。或云浑家谓妻也，但此处不可通。此主角少妇已有夫婿。吾意浑家为某地方方言，即翁家也。翁浑音相近。又浑与混音亦相近。混家犹言全家也。十五年幽居家庭之中，最远仅到中门之前。何唐时富贵人家妇女无门外自由至于此极耶？“前年狂胡来”，指上元元年（七六〇年）夏闰四月，史思明入东京也。由宝应元年，回纥大掠东京，此少妇被掳之日算起，正为前年也。“今秋官军至”，指宝应元年秋，官军又逼近洛阳，大事抢掠也。“匈奴为先锋”，回纥人先入城也。《通鉴》等书将抢掠洛阳之罪恶，完全加在回纥人身上，或即因其为先锋故欤？长鼻黄发拳，并非为上句之补足语，解释匈奴先锋人者也，乃为另外一种军队，继先锋之后入洛阳者。余初读此句，甚为触目。匈奴、柔然、突厥、回纥及后代之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皆为东方之黄种人，亦名蒙古种。斑赛《世界人种分布图》称此族为东胡族（Tungide）或名屠兰族（Turanide），与在南方之汉族（Sinide）、藏族（Tibetan Altmongolide）皆面皮黄色，头发黑色而直，鼻低小，眼不

下凹。中国古书从无有言诸族之有长鼻黄发拳者。长鼻黄发拳乃欧洲北部之诺尔的人(Nordische),译义北方人也。包含斯堪地那维亚人及所有波罗的海沿岸诸族,如德国、荷兰、英国等日耳曼诸族(Germanic),以及东部之斯拉夫诸族人也。凡此诸族皆为白种人,肤色白,头发金黄色且拳曲状,目瞳青蓝。《苦哉行》中之长鼻黄发拳人为占据欧洲北部及东部者之一支族,毫无可疑。波罗的海沿岸之诺尔的族人,如斯堪的纳维亚人及日耳曼人之鼻或较斯拉夫人更长,但以前住在黑海北岸之日耳曼民族部落,如阿兰人(Alanen)及东峨特人(East Goten)皆已西迁。故于其谓为日耳曼民族,不如谓为斯拉夫民族。盖斯拉夫族之居地最近阿母河北岸,昭武诸国,柘羯军队所从来者也。不知其究为日耳曼族,抑为斯拉夫族也。而其由东欧前往基洼及撒马儿罕,就柘羯军队之招募,毫无可疑也。为欲研究此等长鼻黄发拳人之何由而得至中国,故有此篇论文之作也。

“弯弓猎生人”,抢掳生人充奴仆姬妾也。此少妇即牺牲者之一也。“百步牛羊羶”,回纥及西域人多吃牛羊肉,故身有牛羊肉之味也。“脱身落虎口”,言独身被回纥人所掳也。“不及归黄泉”,未及自杀也。“苦哉难重陈”,共苦不堪与人言也。

可汗奉亲诏,今月归燕山。忽如乱刀剑,搅妾心肠间。出户望北荒,迢迢玉门关。生人为死别,有去无时还。汉月割妾心,胡风凋妾颜。去去断绝魂,叫天天不闻。

亲诏，皇帝亲笔所写之诏书。燕山，燕然山也，即今杭爱山(Khangai)，在外蒙古三音诺颜部。回纥都城哈刺巴勒噶逊(Karabalgasun)在杭爱山东北，鄂尔坤河(Orkhonk)西岸，地位约在东经一百零二度二十分，北纬四十七度四十五分。查《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七六三年)春闰正月，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回纥归国，将携所有携得人物财宝同行，故此少妇更觉凄惨，恐永无还期也。迢迢，远不相通也。玉门关在洛阳西北方向，不在正北。回纥归国不经过玉门关。诗人此句，实不确也。既至回纥，念家心切。每望月，即心念家乡状况而觉凄苦也。故云“汉月割妾心”。塞外风较中原为冷，且多沙尘，易使人皮肤裂而变粗，故云“胡风凋妾颜也”。

一三 代宗时西域军防御吐蕃立功泾原

第二次收复洛阳时，镇西节度使为马磷。安史乱事既平以后，此等军队之下落如何乎？史无明文。此等外国军队皆以战斗为其职业，自数千里外来助唐室，若遣送回国，则原来之凉鄯大道，已为吐蕃所据，归不得矣。来时柘羯军与安西军同来，战时又在同一节度使领导之下作战，乱平之后，揣想之亦必仍在同一节度使领导之下共同生活与存亡也。详查《通鉴》及他书，镇西节度使军队之下落有下方之记载。特为之条列注释于下：

“广德元年(七六三年)冬，十一月，吐蕃围凤翔。镇西节

度使马璘闻车驾幸陕，将精骑千余自河西入赴难，转斗至凤翔。值吐蕃围城，璘帅众持满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战。……虜引退，曰：‘此将军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于原、会、成、渭(一)之地。”(《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一) 原州高平郡，今甘肃固原县。会州会宁郡，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约百里发裕堡地方。成州同谷郡，在今甘肃南部成县地方。渭州平凉郡，今化平县。

洛阳战后，马璘之兵不知何时调移至河西。史无明文。《旧唐书》及《新唐书·马璘传》仅言璘于洛阳立功后之明年，吐蕃寇边，诏璘移军援河西。案璘立功洛阳之明年，即广德元年也。此年秋七月，吐蕃寇边，入大震关。璘之移军河西或即在此时也。

“二年(七六四年)十二月乙丑，上遣于阗王胜还国。胜固请留宿卫，以国授其弟曜。上许之。加胜开府、仪同三司，赐爵武都王(一)。”(《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一) 于阗王胜之下落见此。其五千于阗兵何往乎？揣想之大概必亦皆留居内地，执其旧业也。

“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郭子仪使行军司马赵复入奏曰：‘虜皆骑兵，其亲如飞，不可易也。请使诸道节度使，凤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宁白孝德、镇西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冲要。’上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大历元年(七六六年)二月壬子，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

马璘兼邠宁节度使，璘以段秀实为三使都虞候(一)。”

(一)《通鉴》原注：“三使，四镇一也，北庭二也，邠宁三也。”邠宁者邠州、宁州也。宁州在今甘肃宁县，邠今陕西邠县。

“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十一月丁亥，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郭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十二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璘先往城泾州，以都虞候段秀实知邠州留后。”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秀实阳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节，令每更来白，辄延之数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发。秀实欲讨之而乱迹未露，恐军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马坊草，因救火谋作乱。中夕火果起。秀实命军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严守要害。童之白请救火，不许。及旦，捕童之及其党八人皆斩之。下令曰：‘后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泾。”(一)

(一)泾原节度使驻泾、原。泾者泾州，在今甘肃泾川县。原者原州，今甘肃固原县。邠州将吏作乱，亦见《旧唐书》卷一一。

“大历五年(七七〇年)夏四月庚子，泾原节度使马磷屢诉本镇荒残，无以贍军。上讽李抱玉以郑、颖二州让之。乙巳，以磷兼郑颖节度使。”

“大历八年(七七三年)冬十月，吐蕃众十万寇泾、邠。甲子，马磷与吐蕃战于盐仓(一)，败绩。”(《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一) 盐仓在泾州城西。

“大历九年(七七四年)五月丙午，泾原节度使马磷入朝。讽将士为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磷为左仆射。”

“大历十年(七七五年)九月，吐蕃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磷破之于百里城(一)。”

(一) 百里城在今平凉县北。

“大历十一年(七七六年)十二月丁亥，泾原节度使马磷疾亟。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事，付以后事。秀实严兵以备非常。丙申，磷薨。磷家富有无等，治第京师，甲于勋贵，中堂费二十万缗，它室所减无几。其子孙无行，家资寻尽。”(《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大历十二年(七七七年)春正月甲寅朔辛酉，以四镇北庭泾原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张掖郡王段秀实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旧唐书》卷一一)

“大历十二年九月辛酉，以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颖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秀实军令简约，有威惠。奉身清俭，室无姬妾，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

“大历十三年(七七八年)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一)，逼泾州。诏郭子仪、朱泚与段秀实共却之。”(《资治通

(一) 青石岭在泾川县西北。

一四 德宗时朱泚利用泾原军夺位

“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年)二月丙申朔，崔祐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一)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征秀实为司农卿。丁未，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

(一) 丰州在今绥远内套黄河南岸哈拉乌苏地方。北对五原县。陵阳渠似在黄河北岸，今五原县境内。

“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一)。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坡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邠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一) 秦原谓秦州、原州。秦州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

“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

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朱泚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共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征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梟共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忘。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八月，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泚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胡三省注：行军当作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胡三省注：邈代宗子，大历八年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建中四年（七八三年）九月，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一）。”

（一）因李希烈反故。

“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浚水。诏京兆尹王翊犒师，惟枲食菜餽。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环

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令言入辞，尚在禁中，闻之驰至长乐阪，遇之。军士射令言。令言抱马鬣，突入乱兵呼曰：‘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军士不听。以兵拥令言而西。遽命赐帛，人二匹。众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贼已至通化门外。中使出门，贼杀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车赐之。贼已入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狽骇走。贼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以下有长篇叙述德宗逃往咸阳奉天，姚令言与乱兵谋拥朱泚为首，泚与源休谋僭逆，起用群不逞之徒。段秀实不肯称臣，以笏击泚，与泚相搏，卒不敌众，被杀，等等，皆与西域军之着落无关，故不录。）

“姚令言之东出也，以兵马使京兆冯河清为泾原留后。判官河中姚况知泾州事。河清、况闻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城中方苦无甲兵，得之士气大振。诏以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况为行军司马。”（《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泚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泚，不果而止。”（《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兴元元年（七八四年）夏四月壬寅，朱泚、姚令言数遣人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河清皆斩其使者。大将田希鉴密与泚通，杀河清，以军府附于泚。泚以希鉴为泾原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三〇）

“五月，吐蕃既破韩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鉴厚以

金帛賂之。吐蕃受之。”

“六月癸卯，朱泚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才百余骑。田希鉴闭城拒之。泚谓之曰：‘汝之节吾所授也。奈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鉴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泚众皆哭。泾卒遂杀姚令言谐希鉴降。泚独与范阳亲兵及宗族宾客北趣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将梁庭芬射泚堕坑中。韩旻等斩之，诣泾州降。源休、李子平奔凤翔。李楚琳斩之，皆传首行在。己酉，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壬寅，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犒吐蕃。癸卯，以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闰月丙子，以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一）（《资治通鉴》卷二三一）

（一）《通鉴》此年以后不再见有四镇北庭行营字样。

“贞元元年（七八五年）冬十二月甲戌，于阗王曜上言兄胜让国于臣（一），今请复立胜子锐。上以锐检校光禄卿，还其国。胜固辞曰：‘曜久行国事，国人悦服。锐生长京华，不习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锐为韶王谏议。”

（一）于阗王胜以肃宗上元元年（七六〇年）让国。率军入援唐室，经历沧桑之变，至此时已二十五年有余矣，尚生存于中国。其同来中国之西域兵尚有多人生存者？皆何往乎？藉使当二十余岁壮年从军，至此时亦已约四十五六岁，应退伍矣。

“贞元三年（七八七年）三月，张延赏数言晟不宜久典兵，

请以郑云逵代之。上曰：‘当令自择代者。’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之凤翔，宜留朝廷，朝夕辅朕。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晟荐都虞候邢君牙。君牙，乐寿人也。丙午，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加晟太尉中书令，勋封如故。余悉罢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贞元三年三月丁未，制凤翔、陇右、泾原、四镇、北庭管内兵马副元帅，凤翔、陇右道节度使，奉天靖难功臣，司徒兼中书令，凤翔尹，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李晟可太尉兼中书令。”（《旧唐书》卷一二）

一五 整编长安胡客入军

贞元三年（七八七年）秋七月，《通鉴》有一条记事，关于长安胡客者，读之可以辅助吾人了解唐代西域军队之情形也：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

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神策军创始于哥舒翰。《唐会要》，天宝十三载，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请以其地置洮阳郡，内置神策军，去临洮郡二百里。及安祿山反，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既而军地沦入吐蕃。伯玉留屯于陕，累官至右羽林大将军。上元元年（七六〇年）八月庚午，以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此为神策军之起始也。宝应元年（七六二年），官军二次收复洛阳，神策军亦有大功。唯纪律不严，所过虏掠，三月乃已也。四千胡客几乎全编入军队。其至德初，应召来中国，助平安史之乱之柘羯军队之被重视，不使流散，乃当然之事也。初来时，与西域之汉军同归安西节度使统率，以后亦必如此也。故前节叙述四镇北庭行营之行踪事迹，亦即西域军之事迹，毫无可疑也。此节整编长安胡客入军事，无关于助唐平乱之西域军之着落，但对于同时之西域军及同类之西域人，有互相证明之点，故列之于此。

《高僧传》三集卷二之北天竺迦毕试人罗好心为神策军正将。罗好心或早于贞元三年前，神策军未收大批胡客以前，即已投入神策军矣。

一六 安西北庭沦陷后四镇北庭 行营之历代节度使

宝应（七六二年）以后，安史之乱已平，吐蕃乘中国之弱，

防备西边之军，悉皆东调之际，攻陷河陇，隔绝北庭安西与中国本部之交通。建中二年（七八一年）六月时，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一），遣使问道历诸胡，自回纥中始得一通。兴元元年（七八四年）朱泚僭逆，德宗发吐蕃兵以讨之，许以成功后，割伊西北庭之地与之。当时有撤退（二）之敕书，及李泌谏而又不与（三）。贞元六年（七九〇年）五月，吐蕃击败回鹘大相颉干迦斯以后，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最后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千人奔西州（今吐鲁蕃），不久为颉干迦斯所杀，安西由是遂绝（四）。唐自太宗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年）灭高昌，初置安西都护府以来，至是凡一百五十年。

（一）建中二年，李元忠、郭昕通使见《通鉴》卷二二七。

（二）兴元元年，撤退敕书见《全唐文》卷四六四，陆贽《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

（三）李泌谏言见《通鉴》卷二三一。

（四）吐蕃最后攻陷北庭，见《通鉴》卷二三三。

北庭安西虽失，而四镇北庭泾原行营节度使一职，依然存在，直至唐亡而止。兹将历代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见之于《旧唐书》者，列之于下。《新唐书》及《通鉴》皆无之也。

“贞元四年（七八八年）春正月庚午，以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注：似为营字之误）泾原等州节度使（一）。”（《旧唐书》卷一三）

（一）《通鉴》卷二三三，贞元四年春正月壬申，以宣

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无四镇北庭行营等字。《旧唐书》卷一五二《刘昌传》及《新唐书》卷一七〇《刘昌传》皆有‘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字样。《文苑英华》卷八九二，权德舆作《刘昌神道碑》题有‘四镇北庭行军’字样。《新唐书》卷七，贞元四年正月壬申，刘玄佐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副元帅。《新唐书》此处有误。刘玄佐与刘昌并非一人。玄佐于贞元八年三月甲申，以宣武军节度使卒于位，其子仕宁自称留后。（《新唐书·本纪》）而刘昌则卒于贞元十九年也。

“贞元十九年（八〇三年）五月甲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泾州刺史刘昌卒。甲戌，以泾原节度使留后段佑（一）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三）

（一）《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三年三月下，有泾原节度使段祐之名。《考异》曰：《旧传》作段佐，《新传》作佑，今从《实录》。《旧唐书》卷一五二，有《段佐传》。

“宪宗元和三年（八〇七年）春正月庚子，泾原段祐请修临泾城，在泾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冲要。诏从之。三月，庚子，以定平镇兵马使朱士明为四镇北庭泾原等州节度使。夏四月癸丑，赐朱士明名曰忠亮。”（《旧唐书》卷一四）

“元和八年（八一三年）冬十月戊戌，以神策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五）

“元和十年（八一五年）春二月己巳，以羽林将军李勣为泾

原节度使。七月丙戌，泾原节度使李彙卒。以将作监王潜为荆州刺史、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五）

“穆宗长庆元年（八二一年）春正月癸卯，以河阳怀节度使田布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一）。以泾原节度使王潜检校兵部尚书、江陵尹，充荆南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六）

（一）《文苑英华》卷四五四，有元稹作《授田布魏博节度使制书》，其中亦有“四镇北庭行军”字样。

“同年八月辛未，以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一）。乙亥，以前泾原节度使田布起复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六）

（一）《文苑英华》卷四五四，有元稹作《授杨元卿泾原节度使制书》，其中亦作“四镇北庭行军”。

“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年）五月丙申，以泾原节度使李崱为齐德等州节度使，改名有裕。辛丑，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张惟清检校司空，充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上）

“太和七年（八三三年）六月癸未，泾原节度使张惟清卒。秋七月丙戌朔丁亥，以右龙武统军康志睦（一）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下）

（一）康志睦为康日知之子。日知为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男者也。康植，前曾有证明，认为康国胡人也。

同年“十一月癸丑朔乙亥，泾原节度使康志睦卒。己卯，以左神策长武城使朱叔夜为泾州刺史，充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下）

“九年六月己亥，以右神策大将军刘沔为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下）

同年“九月乙亥，以泾原节度使刘沔为振武麟胜节度使。冬十月癸未，以前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下）

“宣宗大中三年（八四九年）春正月丙寅，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一）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诏太仆卿陆耽往喻旨。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宁节度使张景绪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其来。六月，康季荣奏收复原州、石门驿、藏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邠宁张君绪奏今月十三日收复萧关。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七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于阙下。上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辫，赐之冠带，共赐绢十五万匹。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玘奏收复秦州（二）。”（《旧唐书》卷一八下）

（一）《文苑英华》卷四五六有《授康季荣徐州节度使郑洧昭义节度使制书》。康季荣当时官衔为“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


（二）河陇丧失，几达百年，至是收复，诚重大事也。唯此乃吐蕃自有内乱之结果，而非唐室自己复苏也。

“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年）八月，以四镇北庭行军、泾原渭武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泾州刺史、御史大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五冊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第五册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书号	丁	
	39.5	/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GDA100/20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五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7¹/₂，印张 120千字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742 定价：0.70元

目 录

第七编 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下)

第六章	辽、金与中亚之交通	5
一	西辽始末	5
二	乌古孙仲端之《北使记》	22
第七章	蒙古人之征服中亚	29
第八章	元代与察合台及窝阔台汗国之交通	49
第九章	元代游历中亚之记载	52
一	耶律楚材之《西游录》	52
二	耶律楚材河中府记事诗	61
三	丘处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	70
四	常德及《西使记》	156
五	耶律希亮之避难西域	167
第十章	入仕元朝之中亚人	173
一	哈刺鲁人	173
二	西辽人	178
三	康里人	182
四	班勒纥城人	193

第十一章 明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195
一 撒马儿罕	195
二 沙鹿海牙	224
三 达失干、赛兰、养夷、渴石、迭里迷、卜花儿、 俺都淮、八答黑商、俺的干	227

第七编 古代中国与
中亚之交通(下)



第六章 辽、金与中亚之交通

一 西辽始末

1 中国史书上之记载

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历泰、祥二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对曰：“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上无以答，赐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一)，见白达达详稳^(二)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三)。驻北庭都护府^(四)，会

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紉而毕十八部^(五)王众，谕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剪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剪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軫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六)，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七)，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至寻思干^(八)，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九)，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

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刺阿不、招讨使耶律木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一〇)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一一)，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一二)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一三)，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追谥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因谓百官曰：“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夙夜艰勤。赖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天位。尔祖尔父，宜加卹典，共享尊荣。”自萧斡里刺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一四)。改延庆为康国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为兵马都元帅，敌刺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刺阿不副之。茶赤刺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率七万骑东征。以青牛白马祭天，树旗以誓于众曰：“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申命元帅斡里刺曰：“今汝其往，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行万余

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大石曰：“皇天弗顺，数也。”康国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在位十三年歿，庙号仁宗。子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后与驸马萧朵鲁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驸马为东平王，罗织杀之。驸马父斡里刺以兵围其宫，射杀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一五)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直鲁古死，辽绝。（《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

（一）黑水即肃州东之黑水，蒙古人称之为额济纳。《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五章，有额济纳城（Etzina）。《元史》卷六〇《地理志》有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

（二）白达达即元时汪古部。《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癸亥岁（公元一二〇三年），“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心忌帝能，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曰，吾闻东方有称帝

者。天无二日，民岂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将夺其弧矢也。阿刺忽思即以是谋报帝。居无何，举部来归。”阿刺忽思之名，又见于《元史》卷一一八，作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波斯拉施特《史记》作 Alakush Tikin Kuri，并谓 Tikin Kuri 乃称号也。详稳，辽官名。

(三)可敦城不可考。

(四)北庭都护府即元时别失八里 (Bishbalik)，今之新疆乌鲁木齐，或谓即孚远县。

(五)七州十八部何在，多不可考。各部名亦见《辽史》卷六九《部族表》。

(六)卜古罕即第三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编中志费尼书中之白库可汗 (Buku Khan)，《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之不可罕，《辍耕录》作卜吉可罕。卜古罕城距元人旧都喀拉和林不远，即《元史》卷四之合刺八刺合孙 (Karabalgasun) 城。参见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六章附注。

(七)耶律大石既至北庭，乃致书回鹘王请假道，以便西至大食。是回鹘必在北庭西南，而不在甘州高昌(今吐鲁蕃)也。余意此处回鹘，即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回鹘也。

(八)寻思干又名邪迷思干，即撒马儿罕 (Samarkand)。清乾隆时，修改辽、金、元三史，将《辽史》此处寻思干改作塔什干，实为谬甚。塔什干乃 Tashkend 之译音，另为一地，何可混合为一耶？

(九)“举兵十万，号忽儿珊”，句内似有衍文或遗文

也。忽儿珊音与花刺子模沙(Khorazm Shah)相似。库脱伯爱丁摩哈美德(Kutb-eddin Mohammed,即位于一〇九七年,卒于一一二七年)臣事塞尔柱克朝,受封于阿母河北及拔汗那两地,自号曰花刺子模沙。耶律大石西奔时,适当花刺子模沙在位也。回教史家不记哈喇契丹与花刺子模沙或塞尔柱克人有战于寻思干之事,惟记十五年后,即一一四一年,塞尔柱克族呼罗珊算端桑札儿(Samgiar)在阿母河北,为哈喇契丹之葛儿罕(Gurkhan)所大败也。

(一〇)回回国之名,始见于此处。《元史·薛塔刺海传》称花刺子模国曰回回国,《太祖本纪》十七年曰回鹘国。

(一一)考之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亚洲西部有两起儿漫。一在波斯南部,滨临波斯湾,一在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之间,其城今仍存在,名曰起儿漫内(Kermaneh)。《辽史》此处之起儿漫,必即撒马儿罕西之起儿漫内城。盖回教著作家不记大石渡阿母河以南,侵入波斯境内也。甚多历史家,皆以为即波斯湾边之起儿漫,实大谬矣。

(一二)甲辰岁,即一一二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会二年也。

(一三)葛儿罕即 Gurkhan 之译音。《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又作菊儿汗,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阔儿罕,华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

(一四)虎思斡耳朵,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虎司窝鲁

朵，《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谷则斡儿朵。斡耳朵（Ordo），蒙古语宫殿也。据志费尼《世界征略家传》（Tarikh Djihan Kushai），蒙古时代，拜拉萨贡又名曰古八里（Gu balik），似即虎思斡耳朵也。

（一五）屈出律之名，拉施特《史记》作 Guchluk。据《元史·太祖本纪》，屈出律以太祖三年戊辰（即一二〇八年）奔契丹。

粘割韩奴，以护卫从宗弼征伐，赐铠甲弓矢战马。初，太祖入居庸关。辽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众来袭奉圣州，壁于龙门东二十五里。娄室往取之，获大石并降其众。宗望袭辽主辎重于青冢，以大石为向导。诏曰：“辽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质、节度使讹里刺、孛堇赤狗儿、招讨迪六、详稳六斤、同知海里及诸官民，并释其罪。”复诏斡鲁曰：“林牙大石虽非降附，其为向导有劳，可明谕之。”时天辅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在。天会二年，辽详稳挾不野来降，言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众。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讨大石，须俟报下。”三年，都统完颜希尹言，闻夏人与耶律大石约曰：“大金既获辽主，诸军皆将归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诸部。”诏答曰：“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七年，秦州路都统婆卢火奏：“大石已得

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诏答曰：“以二营之故发兵，诸部必扰，当谨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讨大石，征兵诸部，诸部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余睹报元帅府曰：“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与夏人合，当遣使索之。”夏国报曰：“小国与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统四年，回纥遣使入贡，言大石与其国相邻，大石已死。诏遣韩奴与其使俱往，因观其国风俗，加武义将军，奉使大石。韩奴去后不复闻问。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岁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鞑等部族，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诏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秃里余睹、通事阿鲁带至其国，见撒里雅，具言愿归朝廷，乞降牌印，无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国尝遣粘割韩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适野，与韩奴相遇，问韩奴何人，敢不下马。

韩奴曰：‘我上国使也。奉天子之命来招汝降，汝当下马听诏。’大石曰：‘汝单使来，欲事口舌邪？’使人摔下，使韩奴跪。韩奴骂曰：‘反贼，天子不忍于尔加兵，遣招汝。尔纵不能面缚请罪阙下，亦当尽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杀之。此时大石林牙已死，子孙相继，西方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鲁带还奏，并奏韩奴事。世宗嘉韩奴忠节，赠昭毅大将军。召其子永和县商酒都监详古、汝州巡检娄室谕之曰：“汝父奉使万里，不辱君命，能尽死节，朕甚闵之。”以详古为尚辇局直长，迁武义将军，娄室为武器署直长。（《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淳熙十二年四月丙子，谍言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诏吴挺与留正议之。（《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

此外，元初中国西游诸家，如耶律楚材之《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常德西使记》、刘祁《北使记》，及《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湛然居士文集》、《松漠纪闻》、赵子砥《燕云录》、刘埙《隐居通议》、《元秘史》、《元圣武亲征录》、《遗山集》、《宋元通鉴》、《续文献通考》，关于西辽或黑契丹，皆有数语及之也。

2 阿拉伯著作家之记载

十二世纪末（宋宁宗庆元间），阿拉伯著作家依宾爱尔阿

梯儿(Ibn el Athir)最早记哈喇契丹云:

回教纪元五百二十二年(公元一一二八年,宋高宗建炎二年);秦国(Sin,即中国)葛儿罕(Gurkhan),浑号“跋者”,率领大军至喀什噶尔(Kashgar)边境。喀什噶尔王阿合马(Ahmed)者,哈散(Hassan)之子也,闻惊,征集军队,驰至边境拒敌,兵败而死。葛儿罕离秦国,抵土耳其斯坦时,见境内已有其本国人甚多,皆以前迁徙来者,其人服役于土耳其斯坦汗之军中,受命防守东边。葛儿罕至,秦人皆通款降附^(一),葛儿罕因之得以征服土耳其斯坦全境。葛儿罕既胜后,不干涉境内之治理,仅征收赋税,每户纳一底那儿(dinar,回教诸国钱币名)。归附诸酋长之衣带上,系一银牌以示臣顺而已^(二)。葛儿罕后率兵征马瓦拉痕那儿(Maverannahar),其地君长为马莫德(Mahmud),摩哈美德之子也。马莫德由俱战提(Khodjend)进军拒敌。五百三十一年(公元一一三七年)勒墨藏月(回历第九月),两军搏战。马莫德军败,遁归撒马儿罕,传檄全国,举兵拒敌。又遣使求救于塞尔柱克算端桑札儿(Sandjar),俾其檄告所有回教徒,集合全力,以抗奉异端者。故呼罗珊(Khorassan)、马桑代兰(Mazanderan)、赛笈斯坦(Sedjestan)、哥疾宁(Ghazna)以及其他奉回教诸国,皆遣军来援。公元一一四一年(宋高宗绍兴十

一年)桑札儿自率大军,渡阿母河而北。葛儿罕是时亦招集大军。突厥人、秦国人(即中国人)、契丹国(Khata)人以及他族,皆来投麾下。遇桑札儿于喀忒汪(Katwan),迫之使退入狄儿罕(Dirham)山谷中。一一四二年(绍兴十二年),两军大战。回教徒之军大溃,桑札儿隻身而遁。其妻阿儿思兰汗(Arslan Khan)之女也,为敌所擒。其他酋长将领被擒者甚夥(三)。自是以后,契丹人及突厥人立国于马瓦拉痕那儿。葛儿罕卒于一一四三年(四)(绍兴十三年),其女嗣位。不久即卒,葛儿罕妻嗣位。后乃传之其子摩哈美德(Mohammed)。(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31—233页)

(一)由依宾爱尔阿梯儿此节记载,吾人可借悉耶律大石西征,所以能易如破竹者,实乃由于己在该地之中国人响应也。辽时,中国人西迁之众,及当时中西交通之盛,亦从可知矣。

(二)西辽治国方法,不见《辽史》。吾人读此节,亦可略窥一二。大石不干涉地方治理法,其对待属国,亦东方之法也。

(三)所叙大石击败回教徒详情,亦可补《辽史》之缺也。

(四)大石即位于甲辰岁,即一一二四年,至一一四三年,正合二十年。《辽史》谓在位二十年者,不误也。中国史书如《通鉴纲目》皆谓大石卒于绍兴五年或六年者,其

误点盖皆以为改元康国在延庆三年，或后一年也。中国文叙事不清，仅云“改延庆为康国元年”。文承上事，似为延庆三年改元者。下文又有“在位二十年”，详细推算，前后矛盾。余初疑为偶尔误刊，十二年颠倒为二十年者。今以阿梯儿之记载证之，及细读《辽史》之文，乃知并非误刊。改延庆为康国，亦非延庆三年事，实乃应作“改延庆十一年为康国元年”。句中遗脱“十一年”三字，是以使人怀疑也。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四〇之末，有长篇考证。亦以改元康国为延庆十一年事，实先我发明矣。

志费尼之《世界征略家传》(Tarikh Djihan Kushai)记哈喇契丹云：

哈喇契丹国诸汗，渊源于契丹(Khitai)。哈喇契丹国之开创始祖，甚得民心。惟因政潮，远离祖国。自称曰葛儿罕(Gurkhan)，犹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当其离契丹时，从者仅六十人而已。然亦有谓率大军西来者。初抵黠戛斯(Kirghizes)边境，扰乱不堪。黠戛斯人击败之。哈喇契丹人退至也迷里河(Imil)，在其处建筑一城，其故址至今可见。突厥诸族，皆来投顺。未久，契丹王即有民四万户。后迁拜拉萨贡城(Belasagun)，今蒙古人称之为古八里(一)(Gubalik)。古八里王为爱甫拉歇伯(Efrassiyab，古代波斯史上突厥名王)之后裔，柔弱无能，大权下落。葛逻

禄人(karluks)及康里人(Kankalis)皆叛，举兵来侵。哈喇契丹人来近其国时，王遣使纳土称臣。契丹王入拜拉萨贡。爱甫拉歌伯后裔让位，仅留伊儿克突儿干(ilk Turkan)之名号，犹云突厥酋长也。哈喇契丹葛儿罕之版图，由库姆克笈克(Kum-Kidjik)至巴儿塞章(Barserdjan)，由怛逻斯(Taras)迄塔迷笈(二)(Tami-dj)。后又征服康里(三)(Kankalis)、喀什噶尔(Kashgar)、和阗(Khotan)诸国。遣兵讨黠戛斯，攻陷别失八里(Bishbalik)，拔汗那(Ferghana)及阿母河北诸地(Transoxiana)，无不宾服。撒马儿罕鄂斯曼(Osman)之祖先亦来臣。葛儿罕又遣其臣爱儿奴斯(Ernuz)伐花刺子模(即回回国)，所至纵火，掳掠一空。花刺子模国沙阿忒锡斯(Atsiz Khorasm Shah)降服，赂以重金，爱儿奴斯乃退军。稍后，葛儿罕死，其后寇云克(Keuyunk，即塔不烟欵?)当国。寇云克与人私通，与情人同被杀(按《辽史》此乃普速完之事)。已故葛儿罕有兄弟二人，至是国人择其一以继位(按《辽史》普速完后乃大石之孙直鲁古也)。阿忒锡斯卒，算端塔喀胥(Sultan Takash)嗣位，继续纳贡于哈喇契丹之葛儿罕，两国至为亲睦。塔喀胥临终遗训，须臣服葛儿罕。盖可倚为花刺子模之长城，防御东方可怖之民族也。(见白菜脱胥乃窰《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25—229页)

(一)志费尼记黑契丹(即西辽)之都城为拜拉萨贡,蒙古人称曰古八里。中国各家皆言其都城为虎思斡儿朵,故拜拉萨贡必即虎思斡儿朵也。拜拉萨贡为古回纥白库可汗(Buku Khan)(即《唐书》之毗伽阙可汗,《辽史》卷二辟遏可汗)所筑。回教著作家皆未言拜拉萨贡究何在,中国书对于虎思斡儿朵亦未能指定确地。据白菜脱胥乃实之考证,虎思斡儿朵在怛逻斯之东,楚河(R.Chu)上。楚河即唐时之碎叶川。又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已毁。虎思斡儿朵必近唐之碎叶城也。拜拉萨贡即《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贾耽通西域道之斐罗将军城转音也。

(二)哈喇契丹四邻所至诸地名,怛逻斯以外,皆不可考。怛逻斯即今之奥李阿塔(Aulie-ata)市,由伊犁往撒马尔罕之大道,经过此处也。

(三)康里之名,已见于《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元时,康里之名乃大显。

拉施特《史记》云:

朱里真(Churche,即女真,名见《大金国志》。拉施特之得此名,必闻自蒙古人也)王既灭哈喇契丹(拉施特称东方之辽亦曰哈喇契丹),契丹有亲王曰屠石大夫(Tushi Taifu,屠石音近大石,他本有作奴石大夫,Nushi Taifu必为误刊也)者,为民所爱。国亡,先奔黠戛斯(Kirghizes),次至回纥(Uighurs),终至土耳其斯坦。屠石为人,聪明有才,于所过诸国,能招集大

军，征服土耳其斯坦之全部。自号曰葛儿罕 (Gurkhan)，犹言“大汗”(Great Khan)也。此皆公元一一二八年至一一二九年(宋高宗建炎二年三年)事也。(拉施特所记，较之《辽史》迟四五年也。)屠石既死，其子年方七龄，嗣位为葛儿罕。第二代葛儿罕，寿至九十五岁，卒于一二一三年(一)(宋宁宗嘉定六年)。成吉思汗生时，葛儿罕已年四十四，在王位已二十五年矣。(见白莱脱胥乃蛮《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220—231 页)

(一)据《辽史》，大石卒后，有子有孙。孙曰直鲁古，在位三十四年。依《辽史》推算，直鲁古之末年，应为一二一一年(宋宁宗嘉定四年)。然《辽史》仅言其被屈出律幽囚之年，而未言其卒于何年也。拉施特遗失夷列一名，然直鲁古之卒于一二一三年，则似真确也。

阿拉伯著作家不记西辽历代葛儿罕之名，然记最后之葛儿罕，直鲁古事迹，则较详于《辽史》也。直鲁古为乃蛮部长屈出律所囚。多森(D'Ohsson)《蒙古史》尝摘录其要点如下：

乃蛮部(Naiman)太阳汗(Taiyang Khan)者，屈出律(Guchluk)之父也。为成吉思汗所杀，部众分散，势力消灭。故屈出律于一二〇八年(宋宁宗嘉定元年，蒙古太祖三年，戊辰岁)与蔑里乞部(Merkits)长托克托(Tukta)订攻守盟约。成吉思汗率军攻屈出律及托克托于也里的石河(Irtysh)，击败之于哲姆河(一)(Dj-

em)。托克托被杀，屈出律只身而遁。先至别失八里(Bishbalik)，次至库札(Kudja，音近库车)。一二〇八年至哈喇契丹国葛儿罕之庭(年代与《元史》相合)，受优礼，葛儿罕以女妻之。无儿，屈出律竟忘恩，阴谋篡位。自为成吉思汗击败后，乃蛮部众四散。别失八里、也密里(Imil)及海押立(Kayalik)等处，皆有其人。屈出律得葛儿罕之允许，招其旧部入契丹境。乃蛮人及蔑里乞人来投者甚众，屈出律阴部勒之。又密联花刺子模国算端摩哈美德(Mohammed)、撒马儿罕王鄂斯曼(Osman)，两国皆葛儿罕之臣也。摩哈美德及鄂斯曼举兵侵哈喇契丹。屈出律同时亦举兵谋取都城拜拉萨贡，遇哈喇契丹兵于景白笈河(R. Chinbudje)。兵败，屈出律乃退兵。摩哈美德及鄂斯曼侵入境内，击败葛儿罕之兵于怛逻斯城。屈出律乘机旋军，竟得迫其岳父退位。时为一二一一年或一二一二年(宋宁宗嘉定四、五年)也。屈出律待其岳父礼貌至敬，直至二年后，葛儿罕死乃止。哈喇契丹既平定，屈出律举兵伐阿力麻里王俄柴儿(Ozar)，擒杀之。喀什噶尔及和阗二国不服。屈出律伐之，数年始服。屈出律及乃蛮部人，皆崇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故苛待回教徒也。及娶葛儿罕女后，始改奉佛教。(见白亲脱胥乃蛮《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220—231 页)

(一)《元史》卷一,太祖三年戊辰冬,再征托克托及屈出律汗时,卫喇特部等遇我前锋,不战而降。因用为向导,至也里的石河,讨蔑里乞部灭之。托克托中流矢死。屈出律汗奔契丹。《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有蟾河。唯灭里吉之战,乃在己卯岁,年代稍迟耳。《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亦载此战,谓大战于檐河。《元圣武亲征录》己巳岁,大战于崧河。崧河、檐河皆与哲母 Djem 音近。哲母者,也里的石之支流也。

一二一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成吉思汗征亚洲西部回教诸国时,遣诺延哲伯(一) (Noyen Chebe) 率军二万人,讨屈出律。屈出律时驻喀什噶尔。哲伯兵将至,屈出律远遁。哲伯出示,宣布宗教自由。人民争杀屈出律之兵。蒙古人追屈出律,擒之于巴达哈伤(Badakhshan)。哲伯命斩之。(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233 页)

(一)哲伯之名见于《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卷一二一《速不台传》、卷一二二《巴而朮阿尔忒的斤传》。诺延,蒙古语王或酋长之称号也。

3 欧洲著作家之记载

欧洲著作家最早记哈喇契丹(西辽, Karakhitai)者,为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勃拉奴克劈尼奉教皇英奴森德四世(Innocent IV)之命,出使鞑靼,道经西部土耳其斯坦黑契

丹国境，记云：

乃蛮人及哈喇契丹人联军于某狭谷内，与蒙古人大战后，军败，死者过半。才遗不能逃者，皆为俘虏。成吉思汗子窝阔台登大汗位后，于前哈喇契丹国境内筑汗尼尔（Ghanyl）城。城南有大沙漠，其中有野人（一）居之。其人不能言语，腿骨无关节，颠踣不能自起。善制骆驼绒毡，以制衣服，可以御风。有为鞑靼人矢射伤者，取神草以敷伤口，则立愈，飞走如恒。

（一）克劈尼之汗尼尔城及漠中野人，皆不可考。

二 乌古孙仲端之《北使记》

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论进士。宣宗时，累官礼部侍郎，与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谒见太师国王木华黎。于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独往，并大夏，涉流沙，逾葱岭，至西域，进见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还。自兴定四年七月启行，明年十二月还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劳，进官两阶，延珍进一阶。（《金史》卷一二四《乌古孙仲端传》）

十六年辛巳（公元一二二一年）夏，金主遣乌古孙仲端奉国书请和，称帝为兄。不允。

十七年壬午（公元一二二二年）秋，金复遣乌古孙

仲端来请和，见帝于回鹘国。帝谓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为河南王，彼此罢兵，汝主不从。今木华黎已尽取之，乃始来请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远来。河朔既为我有，关西数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仲端乃归。（《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吾古孙仲端出使西域之故，就金、元二史观之，可以知矣。《北使记》即其奉使纪行也。口述者为仲端，而笔录者则刘祁也。祁于其所著之《归潜志》（见《知不足斋丛书》）中尝言之矣。《北使记》见于《归潜志》卷一三附录。题曰“北使”，而就其纪程观之，实乃西使也。俄国白莱脱胥乃窠尝将《北使记》译成英文。见于其所著之《中世纪研究》第一册中。吾国学人，注释或引用《北使记》者，尚甚渺也。兹将《北使记》抄录并注释之如下：

兴定四年（一）七月，诏遣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使于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复命。吾古孙谓予曰：“仆身使万里，亘天之西，其所游历甚异。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记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并夏国。前七八千里，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煖。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二）、磨可里（三）、纥里迄斯（四）、乃蛮（五）、航里（六）、瑰古（七）、途

马(八)、合鲁(九)诸番族居焉。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一〇),即回纥王所都,时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纥中。昔大石林麻(一一)辽族也。太祖爱其俊辩,赐之妻。而阴蓄异志,因从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后鳩集群糺,经西北,逐水草居。行数载,抵阴山(一二)。雪石不得前,乃屏车,以驼负辘重。入回鹘,攘其地而国焉。日益强,僭号德宗,立三十余年死。其子袭号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摄政。奸杀其夫,国乱,诛。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为回纥所灭。今其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一三)。其回纥国地广袤际,西不见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一四),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犹绵。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华。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一五),面惟见眼鼻。其嗜好亦异。有没速鲁蛮(一六)回纥者,性残忍。肉入手杀而啖,虽斋亦酒脯自若。有遗里(一七)诸回纥者,颇柔懦,不喜杀,遇斋则不肉食。有印都(一八)回纥者,色黑而性愿。其余不可殫记。其国王阉侍,选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其国人皆邑居,无村落,覆土而屋(一九)。梁柱檐楹,皆雕木。窗牖饼器,皆白琉璃。金银、珠玉、布帛、丝枲极广。弓矢、车服、甲仗、器皿甚异。甃甃为桥,舟如梭然。唯

桑、五谷颇类中国。种树亦人力。其盐产于山(二〇)，酿蒲萄为酒。瓜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葱薺，美而香。其兽则驼而孤峰。牛有峰在脊。羊而大尾。又有狮、象、孔雀、水牛、野驴。有蛇四跖(二一)。有恶虫，状如蜘蛛，中人必号而死。自余禽兽、草木、鱼虫，千态万状，俱非中国所有。山曰塔必斯罕者(二二)，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桧木成林，山足而泉。其俗衣缟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衣衾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殖于地。其食则胡饼、汤饼，而鱼肉焉。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髻者(二三)，并业歌舞、音乐。其织纫裁缝，皆男子为之。亦有倡优百戏。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笔弅其管(二四)。言语不与中国通。人死不焚，葬无棺槨。比敛，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惟和沙州(二五)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予曰：“嘻，异哉，公之行也！昔张骞、苏武衔汉命，使绝域，皆历年始归。其艰难困苦，仅以身免。而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二六)，万里沙漠，嘻笑而还。气宇恢然，殊不见衰悴忧戚之态。盖其忠义之气，素贮乎胸中。故践夷貊间，若不出闺闾然。身名偕完，森动当世。凜乎真烈，丈夫哉！视彼二子亦无愧。故予乐为之书，以备他日史官采云。”(《归潜志》卷一三附录)

(一)乌古孙仲端不详言所经各地名，故其往西域究经何路线，颇难明了，在史地学上，〈北使记〉实无多大价值也。兴定四年，即公元一二二〇年也。

(二)磨里奚即〈元史〉上之蔑里乞部，拉施特〈史记〉作 Merkits。

(三)磨可里似即拉施特之 Mekrins，〈元史〉上不见有相当同音名字也。

(四)纥里迄斯即〈元史〉上之吉利吉思(Kirghiz)、〈唐书〉之黠戛斯也。

(五)乃蛮部名见之〈元史〉。

(六)航里即〈元史〉上康里部，波斯史家作 Kankalis。

(七)瑰古即〈唐书〉之回鹘，或回纥，〈元史〉上作畏吾儿。

(八)途马即拉施特〈史记〉之 Tumats。

(九)合鲁即〈元史〉上哈喇鲁(Karluks)，〈唐书〉之葛逻禄也。

(一〇)益离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亦刺八里，在伊犁河畔，据〈大典图〉在阿力麻里西南。〈北使记〉之回纥国似指普通所有奉回教者而言，非专指某一国也。下文有没速鲁蛮回纥、遣里诸回纥、印都回纥等名，尤足以证明吾说也。

(一一)大石林麻〈辽史〉作大石林牙，麻字或为误刊。

(一二)〈北使记〉之阴山，与耶律楚材〈西游录〉不刺城南之阴山相同。白菜脱胥乃奚谓即今固尔札(Kuldja，即

宁远城)西北之波罗科罗山(Borokhoro),又名塔尔启山(Talki)。《西游录》谓此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一三)乌古孙仲端所记西辽之事,与《辽史》所记者,颇有不同,二书可互参证。吾人仍当以《辽史》为确也。西辽后为乃蛮屈出律及花刺子模所灭。《北使记》谓为回纥所灭,回纥似指花刺子模,《辽史》作为回回国者也。今代人混称摩诃末教徒为回回教徒,回回名字之由来,于斯亦可略窥一二矣。

(一四)其山暑伏有蓄雪,六月余犹绵,似指印度库斯山(Hindukush)而言。考之《元史》,太祖十七年,壬午岁,仲端西使时,成吉思汗正追逐花刺子模算端札阑丁,驻蹕于印度库斯山某处也。仲端既为求和大使,而绝不言见成吉思汗于何处,朝见磋商情形若何。篇篇叙事,毫无头绪,正足以知其人之毫无学识也。

(一五)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惟见眼鼻,正合波斯人情形。波斯人好以指甲花捣汁染须,先使之生黄色,次施蓝靛,则须发皆可变黑矣。大多数人,皆喜橙黄色须也。

(一六)没速鲁蛮即《元史》上之木速蛮。皆为 Mussulman 之译音,回教徒之称号,华言奉正教者也。波斯之回教徒,食肉不用刀叉,以手撕而食之也。

(一七)遣里音与也里(Eri)相近,为哈烈城(Herat)之别名。

(一八)印都即印度,又作身毒,《元史》又作欣都斯坦

(Hindustan)。

(一九)亚洲西部村落房屋之顶，至今仍皆以土覆之也。

(二〇)盐产于山，《长春真人西游记》及《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八章，皆言之也。

(二一)四脚蛇，或为蜥蜴壁虎之类。四脚蛇与毒蛛，刘郁《西使记》亦尝言之。

(二二)塔必斯罕山何在，不可考。古代罗马白里内之《博物志》，有塔比斯山(Tabis)，音最相近。岂即此欤？

(二三)妇人出门掩面，仅露其目，波斯、土耳其诸奉回教国习俗也。妇人生髻，《长春真人西游记》亦尝载之。

(二四)笔苇其管，回教徒所用之笔，至今尚以苇充之。波斯人称此苇管笔曰喀拉姆(Kalam)。

(二五)和州即火州，元时又曰合喇火着(Karakho-djo)，即今之吐鲁蕃。乌古孙仲端往返路线，或皆经火州与沙州(今敦煌县)也。

(二六)末尾刘祁跋语，“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隐约指仲端西行万里以乞和也。

第七章 蒙古人之征服中亚

太祖十四年(一)己卯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率师亲征。取讹答刺城(二)，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

(一)元太祖十四年，即公元一二一九年也。中国各书及回教著作家之记载，皆言成吉思汗于此年出兵西征也。

(二)讹答刺即《西北地附录》之兀提刺耳(Otrar)。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当时讹答刺城守官曰亦纳尔柱克盖耳汗(Inaldjuk Gair Khan)。一二一八年，有奉回教之蒙古骆驼商队四百人，往花刺子模，携有成吉思汗之国书。抵讹答刺时，盖耳汗杀之。成吉思遣突厥人巴格拉(Bagra)及蒙古武官二人往责问。花刺子模王摩哈美德(Mohammed)杀巴格拉而斃武官二人之首，遣还蒙古。稍后，又袭击蒙古军之追灭里乞人(Merkits)逃往康里(Kankali)者。成吉思汗由是大怒。一二一八年杪，离其窝耳朵西征。留幼弟斡真(Udughen)守国政。一二一九年夏，驻于也儿的石河(Irtysh)畔，搜简军实，及填补骑兵。畏吾儿王巴而朮(Bardjuk, 名见《元史》卷一二二)、阿力麻里王锡格纳克的斤(Signak Tekin)、哈刺鲁王阿儿思兰(Arslan, 名见《元史·太祖本纪》六年辛未)皆来会军。是年秋，大军

出发。冬，抵讹答刺，分军为四。第一军以窝阔台及察合台二人将之，围讹答刺。第二军以朮赤将之，攻毡的城(Djend)。第三军以阿拉克(Alak)、色格图(Sugtu)及拖该(Togai)三人将之，沿细浑河(Sihun)攻肥那开忒(Féna-
ket)。第四军为主力军，成吉思汗自将之，进向不花刺城(Bokhara)。围攻五月而讹答刺陷，大掠之。盖耳汗被擒，蒙古人熔银注其眼耳而杀之。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华城(一)。夏五月，克寻思干城(二)。驻蹕也儿的石河。秋，攻克斡脱罗儿城。

(一)蒲华城即不花刺城。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与其少子拖雷进军至阿母河北诸地。一二二〇年(即庚辰岁)三月，抵不花刺城。市街宏大，人口殷富。围之数日。守城军欲突围出，大败，杀伤几尽，城中人乃降。寨堡则仍拒守，十二日后，始降。

(二)寻思干城即撒马儿罕(Samarkand)城。名已见《辽史·天祚本纪》。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既下不花刺后，沿索格德河(Sogd，即柴拉夫香河Zarafshan)流域，进向撒马儿罕城。守城者有康里军四万人。一二二〇年四月，撒马儿罕降，居民大半被杀。所谓驻蹕也儿的石河及攻克斡脱罗儿城，乃上年之事，重叙于此也。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儿、薛迷思干(一)等城。皇子朮赤攻养吉干(二)、八儿真(三)等城，并下之。夏，四

月，驻蹕铁门关(四)。秋，帝攻班勒纒(五)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六)等城，下之。冬十月，皇子拖雷(七)克马鲁察叶可、马鲁(八)、昔刺思(九)等城。

(一)卜哈儿即布哈城。薛迷思干即寻思干。此二城皆已于去年攻下，此处为重文也。

(二)养吉干城(Yanghikend)在锡耳河入阿拉尔湖(Aral Sea)口处，其遗址今仍存在，位于河之南岸约二英里处。第十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家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及麻素提(Mas'udi)二人，皆尝记此地。

(三)八儿真似即回教著作家之巴儿喀力干(Barkhaligand)也。勃拉奴克劈尼《纪行书》中作Barchin，《海敦纪行》作Parchin。其遗址何在，不可考。

(四)铁门关已见《新唐书·西域传》史国及玄奘《大唐西域记》。

(五)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于一二二一年(即太祖十六年)率军渡阿母河。班勒纒城(Balkh)降。成吉思恐其居民反复，足为后患，故屠之，并毁其城。

(六)玉龙杰赤(Urghendj)城为花刺子模国都城。朮赤与察合台不和，军事停顿，故围攻六阅月始下之。成吉思闻朮赤与察合台齟齬，大怒，乃命窝阔台统其军。玉龙杰赤既下，窝阔台及察合台来朝其父。朮赤独留镇细浑河(Sihun)北。

(七)马鲁察叶可 (Meruchak) 又名谋甫阿尔路德 (Merv-al-Rud), 今仍存在, 位于麦格哈伯河 (Murghab) 上, 在马鲁 (Maru = Merv) 城东南, 一百十英里。

(八)马鲁城 (Maru),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麻里兀。据阿拉伯地理家之记载, 马鲁城又名马鲁沙黑章 (Meru Shahidjan), 亦位于麦格哈伯河上, 较马鲁察叶可为繁盛。

(九)昔刺思 (Serakhs),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刺哈夕。此城甚古, 为昔时波斯王所建, 今仍存在, 位于马鲁城西南, 海里路德河 (Herirud) 畔。

十七年壬午春, 皇子拖雷克徒思(一)、匿察兀儿(二)等城。还经木刺夷国(三), 大掠之。渡撈撈阑河(四), 克也里(五)等城。遂与帝会, 合兵攻塔里寒寨(六), 拔之。夏, 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阑丁出奔与灭里可汗(七)合。忽都忽与战不利。帝自将击之, 擒灭里可汗。札阑丁遁去。遣八剌追之, 不获。

(一)徒思 (Tus) 城甚古, 为波斯神话时代哲姆锡特王 (Djamshid) 所建。公元八〇九年 (唐宪宗元和四年), 哈里发诃论 (Harun-al Rashid) 卒于徒思。一二二一年 (元太祖十六年), 蒙古人陷城后, 诃论之陵墓亦被毁。《元史》此节记破城年岁, 较回教著作家迟一年, 应以回人者为准。徒思城在当时受损最大。一二二〇年 (元太祖十五年), 为速不台之兵所掠。翌年, 全城为拖雷所毁。一二三

九年(蒙古太宗十一年),库儿桂斯(Kuerguez)受蒙古大汗之命,来为呼罗珊省(Khorassan)之总督,始恢复该城,督署驻焉。一二五六年(蒙古宪宗六年),旭烈兀大王征波斯,留驻徒思数日。在甚早时期,聂思脱里派即有主教驻于此城。而天主教则于公元三三四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已遣主教驻此,至四二〇年时(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且升为总主教矣。徒思城今代已毁。其遗址在美歇德(Meshed)西北十七英里。

(二)匿察兀儿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乃沙不耳(Nishapur),《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作你沙卜里,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你沙不儿。阿伯尔肥达谓波斯人称此城曰泥沙吴儿(Nishawur),音与匿察兀儿尤相近。

(三)木刺夷即没里奚。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有《木刺夷补传》,《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皆记木刺夷者也。宪宗时,始为蒙古所灭。太祖时,蒙古人仅经过其境而已。

(四)据《帖木儿武功纪》(Zafernameh),撈撈阑河(Djokdjoran)在你沙不儿城及麦格哈伯河之间,由安都淮(Andkhui)至你沙不儿者,必须过此。以今代地图观之,必为海里路德河(Herirud)也。

(五)也里城即《明史》之哈烈国(Herat)。古代希腊人称此城曰阿利雅(Aria),中世纪时,此城名曰海里(Heri),又曰也里(Eri)。

(六)塔里寒《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在班勒纥城之东。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一二二〇年（元太祖十五年）拖雷侵呼罗珊时，先遣其妹夫托格察儿（Togachar）为先锋，至奈萨（Nessa），大掠之。十一月（阳历），抵你沙不儿城，围之，至第三日，不幸战死。拖雷率其大军七万人，进攻马鲁沙黑章城（名见前文）。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二月，克之。进攻你沙不儿。四月，下之。毁其城，十五日乃竣事。又进攻也里城，凡八日而降之。后乃至塔里寒朝其父。《元史》此节所记年岁，亦较回教著作家迟一年。当以回教者为准。

(七)札阑丁（Djelaeddin）为花刺子模国算端摩哈美德之子。灭里可汗（Melik Khan）似指札阑丁之忠臣，帖木儿灭里（Timur Melik）也。忽都忽，回教著作家作史起库脱库（Shiki Kutuku），成吉思汗之养子也。八刺，回教著作家作拜刺（Bela）。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成吉思避暑于塔里寒附近山中。至秋，札阑丁在哥疾宁（Ghazna）收集余烬，以图复逞。成吉思往攻之，围寇端（Kerduan）寨，阅月始下。成吉思越印度库斯山攻巴緬城（Bamian）。有一孙战死，故命毁其城，并屠全境居民。史起库脱库驻兵可不里（Kabul）及柴伯尔斯坦（Zabelstan）两地山中，以作声援。札阑丁击败之于八鲁弯（Beruan）。虽胜而兵士多逃亡者，不得已乃退至辛头河（R. Sind，即印度斯河）。札阑丁离哥疾宁后十五日，成吉思即追踪而至。札阑丁尚未渡河，而蒙古军马已

至，于是大战。札阑丁兵败，跃马入河，泳至他岸。时为一二二一年十二月也。次年春，札阑丁在印度境内又纠众起事。成吉斯遣拜刺(即《元史》之八刺)及图尔泰(Turtai)二将过河讨之。札阑丁退往德梨(Delhi)。蒙古人围麦尔塘(Multan)，城中人死守。天酷暑，蒙古人乃退回哥疾宁，大掠麦尔塘、拉和尔(Lahore)、配夏窪(Peshawur)及梅里普儿(Melikpur)诸省。

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八鲁弯川(一)。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刺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

(一)八鲁弯(Beruan)今仍存在，在可不里城(Kabul)北，印度库斯山中。该处山峡、细川及小邑，皆名八鲁弯。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一二二二年(元太祖十七年)夏，成吉斯汗驻军八鲁弯。八刺及图尔泰皆归自印度。窝阔台亦来会军于古脑恩库尔干(Gunaun Kurgan)。蒙古全军皆留于辛头河源布雅开脱威尔(Buya-ketwer)地方。《元史》所记避暑八鲁弯年岁，亦后于回教著作家所记者一年，应从回人。

十九年甲申，是岁帝至东印度国，角端(一)见，班师。

(一)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春，成吉斯汗决意欲由印度及图伯特之境，东归蒙古。大军皆已向此方出发，而道途艰险，不得过。故返至配夏

窟，过巴緬诸山，避暑于巴克闌(Bakalan)地方。秋，乃起行。过班勒纒城，见居民稍聚，乃再屠之。渡阿母河，抵布哈拉城。冬，驻撒马儿罕附近。角端者，独角兽(Unicorn)也。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还行宫(一)。(《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一)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于一二二四年春，由撒马儿罕起程东归，抵喀兰塔什(Kalan tashi)地方，大猎。一二二五年(元太祖二十年)二月，抵蒙古窝尔朵。《元史》所记成吉思西征事迹，皆较拉施特迟一年。仅还抵蒙古行宫年岁并月令相同耳。

壬午(元太祖十七年，公元一二二二年)，帝征回回国(一)。其主灭里委国而去。命速不台与只别追之，及于灰里河(二)。只别战不利。速不台驻军河东，戒其众人薰三炬，以张军势。其王夜遁。复命统兵万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三)追之。凡所经历，皆无水之地。既度川，先发千人为游骑，继以大军，昼夜兼行。比至，灭里逃入海，不月余病死。尽获其所弃珍宝以献。帝曰：“速不台枕干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赐以大珠银罍。(《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一)《元史》此节之回回国即花刺子模(Khwarizm)也。其国主称号曰沙(Shah)。灭里(Melik)者，其国大臣也。《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灭里作勉力。

当时花刺子模王曰摩哈美德(Mohammed),其称号曰沙,曰算端(Sultan)。故《巴而朮传》总称曰罕勉力锁潭(Khan Melik Sultan)。同时其国大臣有曰帖木儿灭里(Timur Melik)者,在当时握大权,尝与札阑丁共患难也。

(二)灰里河不可考,海里路德河(Herirud)欤?不罕川亦不可考。

(三)必里罕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巴里黑城(Balkh)。据波斯史家记载,速不台(Subutai)及只别(Chebe)二人,由彭甲伯(Penjab)地方渡阿母河,进向巴里黑城也。

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一)。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一)铁门关不在印度。成吉思汗亦未尝至东印度也。

从征你沙不儿城,谕下之。帝亲征至薛迷思干,与其主札刺丁合战于月亦心(亦心二字应作恋字)揭赤之

地，败之。追袭札刺丁等于阿刺黑城。战于秃马温山，又败之。追至憨颜城西寨，又败之。札刺丁逃入于海。曷思麦里收其珍宝以还。（《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甲戌（一二一四年）^(一)，从帝讨契丹遗族（即西辽），历古徐鬼国讹夷朵^(二)等城，破其兵三十余万。宝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顷，乃苏。寻复战，收别失八里、别失兰^(三)等城。次忽章河^(四)。西人列两阵迎拒。战方酣，宝玉望其众疾呼曰：“西阵走矣。”其兵果走，追杀几尽。进兵下得思干城^(五)，次暗木河^(六)。敌筑十余垒，陈船河中。俄风涛暴起，宝玉命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斩大将佐里，遂屠诸垒。收马里四城^(七)。辛巳，可弗叉国唯算端罕^(八)破乃满国，引兵据得思干。闻帝将至，弃城南走，入铁门，屯大雪山。宝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驻大雪山前，时谷中雪深二丈，宝玉请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昆仑山为玄极王，大盐池为惠济王。（《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一）《元史》此节所记讨契丹之年岁，似有谬误。查《太祖本纪》，九年甲戌，无用兵西方之文。又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以及《亲征录》，成吉思汗于一二一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始遣诺颜哲伯（Noyen Chebe）率军二万人

征屈出律 (Guchluk)。时屈出律在喀什噶尔。闻哲伯军至,逃巴达哈伤。蒙古人追获之,哲伯命斩之,宣布宗教自由。各地人皆争杀屈出律之兵。屈出律乃蛮人,而所据之位则契丹国,故此节言契丹遗族也。

(二)徐鬼国似为误刊。朱一新及丁谦皆以为即徐儿国。有元遗山《刘氏先茔碑》作古续儿国可证。徐儿、续儿即菊儿汗国。讹夷朵即斡鲁朵之别译。西辽都城曰虎思斡鲁朵,此处略去虎思二字也。

(三)别失八里(Bishbalik)即今乌鲁木齐,或云在孚远县,唐之北庭都护府也。别失兰不可考。

(四)忽章河即药杀水,又曰锡耳河。以经忽毡城故名。忽章即忽毡之转音。

(五)寻思干城(Samarkand)之下,在太祖十五年庚辰岁(一二二〇年),而此处亦叙为甲戌年事,大谬。

(六)暗木河即阿母河,刘郁《常德西使记》作暗布河。

(七)马里城即马鲁城(Maru)。

(八)可弗叉之名,亦见耶律楚材《西游录》,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钦察。爱德利奚《地理书》称之为Kifchak,尤与可弗叉音相近也。可弗叉国唯算端于辛巳岁破乃满国,据寻思干城。在他国记载中,余尚未能搜得证文也。

(郭德海)从先锋柘柏(一)西征。渡乞则里八海(二),攻铁山。衣帜与敌军不相辨,乃焚蒿为号,烟焰漫野。

敌军动，乘之，斩首三万级。逾雪岭西北万里，进军次答里国^(三)，悉平之。（《元史》卷一四九《郭德海传》）

（一）柘柏他卷作哲伯。

（二）乞则里八海亦见《常德西使记》，即今乌伦古湖也，西名曰 Kizilbash。铁山亦见《西使记》，即今亚拉湖中之阿拉尔脱伯山(Aral tube)。

（三）答里国或即塔里干(Talekan)也。

己卯，以西域杀商，集各将帅会议西域事，定军中章程^(一)。

（一）原本作“己卯，上总兵征西域。”此据丁谦本考证增入。

庚辰，上至也儿的石河住夏。秋，进兵，所过城皆克。至斡脱罗儿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寻克之。

辛巳，上与四太子进攻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克养吉干、八儿真等城。上避暑于西域速里坛避暑之地。命忽都那颜为前锋。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军攻玉龙杰赤、不珍也哈答^(一)之城。以军集奏闻。上有旨曰：“军既集，可听三太子节制也。”于是上进兵，过铁门关。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儿等城。上亲克迭儿密城^(二)，又破班勒乞城，围攻答里寒寨。冬，四太子又克马鲁察叶可、马卢、昔刺思等城，复进兵。

(一)《亲征录》所记多与《元史》相同，故各地名考证，不重述。不珍也哈答不可考。丁谦改作土尔堪哈敦，谓为阿拉哀丁之母云。不免武断，故仍从旧文。

(二)迭儿密，《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忒耳迷 (Termed)。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儿(一)等城。上以暑气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还。因经木剌夷国，大掠之。渡棚兰河(脱去一棚字)，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寒寨，朝覲毕，并兵克之。三太子克玉龙杰赤城。大太子还营所。寨破后，二太子、三太子始归朝覲。是夏，避暑于塔里寒寨高原。时西域速里坛札阑丁遁去，遂命哲别为前锋追之。再遣速不台为继，又遣脱忽察儿殿其后。哲别至箴里可汗城，不犯而过。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脱忽察儿至，与其外军战。箴里可汗惧，弃城走。忽都忽那颜闻之，率兵进袭。时箴里可汗与札阑丁合，就战。我不利，遂遣使以闻。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锐亲击之。追及辛自速河(二)，获箴里可汗，屠其众。札阑丁脱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颜将兵急追之。不获，大掳忻都人民之半而还。

(一)参见上节《元史》太祖十七年纪事案语。匿察兀儿即泥沙兀儿。据波斯史家之记载，此城确尝二次遭掠。

(二)辛自速即辛头河 (Sind)。蒙古人称川河曰速

(Su)。

癸未春，上率兵循辛自速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将至不昔思丹城^(一)，欲攻之，遣使来禀命。上曰：“隆暑将及，宜别遣将攻之。”夏，上避暑于八鲁湾川，候八刺那颜。因讨近敌，悉平之。八刺那颜军至，遂行至可温寨^(二)。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达鲁花赤于各城监治之。

(一)不昔思丹或即赛夷斯坦 (Seyistan) 境内之波斯忒 (Bost) 古城也。拉施特记窝阔台请攻昔思坦 (Sistan)，成吉思因盛暑不许。

(二)可温寨似即拉施特之古脑恩库尔干 (Gunaun Kurgan)，今印度库斯山中喀威克关 (Khewek Pass) 也。

甲申，旋师。住冬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春，上归国。自出师西域至此凡七年^(一)。
(《圣武亲征录》)

(一)《亲征录》所记多与拉施特《史记》相符。盖《亲征录》为元初敕制，其副本必颁及藩王也。

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一)。其主阿儿思兰即投降了，来拜见太祖。太祖以女子赐他。

(一)合儿鲁兀惕即哈刺鲁 (Karluks) 种之复数也。《元朝秘史》此处未标明年岁，观下文有兔儿年，则此节记事，当为虎儿年，即戊寅年之事。戊寅为太祖十三年。然查《元史》，西域哈喇鲁部主阿尔斯兰汗已于太祖六年辛未

岁来降矣。《元朝秘史》年岁，多不可恃，当以《元史》为确。

兔儿年(一)，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兰从行，命者别(二)做头哨，速别额台做者别后援，脱忽察儿做速别额台后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绕去，不许动他百姓，待太祖到时，却来攻。者别如命，从箴力克王城边经过，不曾动他百姓。至第三次脱忽察儿经过，抢了百姓的田禾。箴力克王走出与回回王札刺勒丁(三)相合，领军迎太祖厮杀。太祖命失吉忽秃忽(四)做头哨，与札刺勒丁对阵败了。将追及太祖处，者别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后至，将札刺勒丁胜了。欲入不合儿城(五)不得，直追至申河(六)，军马溺死者殆尽，独札刺勒丁与箴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七)，至子母河(八)，巴鲁安客额儿(九)地面下了营，命巴刺追札刺勒丁等。以者别速别额台两人有功，赏赐了。以脱忽察儿违令，欲废了，后不曾，只重责罚，不许管军。

(一)兔儿年即太祖十四年，己卯岁也。

(二)者别即哲伯，速别额台即速不台。

(三)札刺勒丁即《元史》之札阑丁。

(四)失吉忽秃忽即回教著作家之史起库脱库(Shiki Kutuku)，《元史》之忽都忽也。

(五)不台儿城即不花刺城。

(六)申河即辛头河。

(七)巴惕客薛即巴达哈伤(Badakshan)。

(八)子母河，蒙古原文作额客豁罗罕与格温 豁罗罕两河。格温豁罗罕似即拉施特所记辛头河源之古脑恩 库尔干(Gunaun Kurgan)。额客豁罗罕亦必在近处也。

(九)巴鲁安即八鲁湾 (Beruan) 之别译。客额儿，蒙古语平原也。

太祖自回回地面归，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领右手军过阿梅河(一)，至兀笼格赤城(二)下营。命拖雷往亦鲁(三)等城下营。拙赤等至兀笼格赤下营了，差人来说，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太祖教听斡歌歹调遣。

(一)阿梅河即阿母河。

(二)兀笼格赤即玉龙杰赤。

(三)亦鲁即也里(Eri)也。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儿(一)等城，于回回王过夏的阿勒坛豁儿桓山(二)岭处过夏了。就等候巴刺，差人去对拖雷说：“天气暑热，可来与我相合。”此时拖雷已取了亦鲁等城，正攻做出黑扯连城(三)，至城破方回来与太祖相合。

(一)兀都刺儿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兀提刺耳(Otrar)。

(二)阿勒坛豁儿桓山不可考。

(三)做出黑扯连城似即《元史》之捌捌阑(Djokdjoran)。惟此为城名,而捌捌阑为河名也。蒙文《元朝秘史》中,拖雷取得之城,尚有亦薛不儿、昔思田二城,即乃沙不耳与昔斯坦(Sistan)也。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笼格赤城,将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处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许三子入见。木合里等说:“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儿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护,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众人皆欢喜,皇帝如何这般怒。儿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后教他戒慎,可以着他来见。”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来见。太祖依旧怪责。三子恐惧流汗。有带弓箭的晃孩、晃塔合儿、捌儿马罕等三人,向前说,三子如初调习的鹰雏一般。方才出征,如此怪责,恐向后学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敌人,将俺如西蕃狗般使去。天若祐护,将敌人胜了,凡金银匹帛,都将来献。又说这西边有巴黑塔惕(一)种的百姓、合里伯王。可命俺那里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合儿二人,命捌儿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

(一)巴黑塔惕即八吉打(Bagdad),合里伯王即哈里发(Caliph)也。

再欣都思种巴黑塔惕种两间，有阿鲁^(一)等种。命朵儿伯朵黑申去征进。

(一)蒙古原文阿鲁种下，尚有马鲁及马答撒里两种。阿鲁似即也里，马鲁(Maru)已详《元史》。

再命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邻^(一)等十一部落。渡亦的勒^(二)、札牙黑二水，直至乞瓦儿绵客儿绵^(三)等城。

(一)蒙古原文康邻种下，尚有乞卜察兀惕、巴只吉惕、斡鲁速惕、马札刺惕、阿速惕、撒速惕、薛儿客速惕、客失米儿、李刺儿、刺刺等十种。康邻即《元史》上之康里，回教著作家之康喀里(Kankalis=Kankly)，十三世纪初叶，居于札牙黑河(Jaik，即乌拉尔河 Ural)之东，花刺子模湖(Lake of Khorazm，即阿拉耳海 Aral sea)之北，大平原上。钦察国(Kipchaks)为其西邻。拉施特谓其人始造有轮车，故曰康喀里。突厥人谓轮车曰康喀里。拉施特所言，正符中国史也。《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云：“康里即汉高车国也。”《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云：“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后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阿卜而嘎锡(Abulghazi，生于一六〇五年，卒于一六六四年)谓康喀里人于成吉思汗初起时，所居东至亦息渴儿湖(Issigol Lake)、楚河(R.Chu)、塔刺思河(Talash R.)等处云。勃拉奴克劈尼《纪行书》云：“过可曼尼国(Comani，即钦察国)后，入康计梯国(Kangittae，即康国)，地多

无水，故居民稀少。俄国大公爵耶罗斯拉甫(Yaroslav)往鞑靼朝覲，随从仆役多渴死。野中遗骸觸骸，堆集如丘陵，与在可曼尼国所见者相同也。由复活节后，行八日，至升天节，始过此国。人奉异端。可曼尼人及康计梯人皆不稼穡，以牛羊为食。无房舍，所居皆帐幕。鞑靼人尝击败之，故境内今亦有鞑靼人也。康计梯人留此者，皆臣服鞑靼。”卢白鲁克(Rubruck)于一二五三年(蒙古宪宗三年)九月十六日，离窝尔加河(Volga)，东行经康里国(Cangle)至十一月一日始过其境云。乞卜察即钦察，兀惕，蒙古语复数也。巴只吉不可考。斡鲁速即俄罗斯，马札刺即马札儿(Madjars)，阿速即阿思(As)，又曰阿兰(Alans)，撒速即萨克新人(Saksins)，薛儿客速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之撒耳柯思(Circassia)。其各部尾之惕字，皆蒙文复数格式也。客失米儿即克什弥尔(Kashmere)，李刺儿即《西北地附录》中之不里阿耳(Bulgar)，刺刺不可考。

(二)亦的勒河即窝尔加河(Volga)，札牙黑即乌拉尔河(Ural)。

(三)乞瓦儿绵客儿绵今俄国南方基辅(Kief)大城。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镇守。有姓忽鲁木石，名牙刺洼赤^(一)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笼格赤城来见。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缘故，遂命其子马思忽惕与镇守官一同管不合儿等城。又命牙刺洼赤管北平。

(一)牙刺洼赤，宪宗元年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马

思忽惕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篋力克王，追过申河，直至欣都思种地面，根寻不见回来。却将欣都思边城百姓的驼羊都掳了。于是太祖遂回至额儿的石^(一)地面过夏。第七年鸡儿年^(二)秋，回到秃刺河黑林^(三)的旧营内。（《元朝秘史》续集卷一）

（一）额儿的石即《元史》上之也儿的石河（Irtysh）。

（二）鸡儿年即太祖二十年，乙酉岁也。

（三）秃刺河今作图拉河。黑林蒙古原文作合刺屯。

丁谦《元秘史考证》谓本王罕所驻也。

第八章 元代与察合台及 窝阔台汗国之交通

大德八年秋九月，诸王察八而、朵瓦^(一)等遣使来附。以币帛六百匹给之。九年二月丁酉，赐朵瓦使者币帛五百匹。九年夏四月戊子，赐察八而、朵瓦所遣使者银千四百两，钞七千八百余锭。冬十月戊寅，驸马按替不花来自朵瓦，赐银五十两，钞二百锭。十年九月壬申，以圣诞节朵瓦遣款彻等来贡。（《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

（一）察八而(Chabar)为海都(Kaidu)大王之子。朵瓦(Dua Khan)为察合台汗国第十代王也，为海都所立，故海都生时，屡与出兵，共抗世祖。成宗大德五年，海都已卒，察八而与朵瓦乃共降成宗，中央亚细亚之交通亦恢复。

大德十一年秋七月，遣肥儿牙儿迷的里及铁肱胆诣西域取佛钵、舍利。至大元年九月辛酉，遣人使诸王察八儿、宽阁所。癸亥，万户也列门合散来自薛迷思干等城，进呈太祖时所造户口青册。赐银钞币帛有差。庚辰，中书省臣言：“薛迷思干、塔刺思、塔失玄（似为干

字)等城,三年民赋以输县官。今因薛尼台铁木察往彼,宜令以二年之赋与宽闾,给与元输之人,以一年者上进。”并从之。(《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

至大三年六月壬申,以西北诸王察八儿等来朝,告祀太庙(一)。(《元史》卷二三《武宗本纪》)

(一)告祀太庙,所以纪念统一也。

延祐元年六月壬辰,诸王察八儿属户匱乏,给粮一岁,仍俾屯田以自贍。延祐二年四月丙午,封诸王察八儿为汝宁王。六月己亥,置汝宁王察八儿王傅官。(《元史》卷二五《仁宗本纪》)

至顺二年八月壬子,西域诸王答儿麻袭朵列帖木儿(一)之位,遣诸子孛儿只吉台等来朝贡。十二月戊午,西域诸王秃列帖木儿遣使献西马及葡萄酒。(《元史》卷三五《文宗本纪》)

(一)答儿麻即下方答儿马失里(Tarmashirin),为朵瓦之子,即位于一三二二年(至治二年),在位八年。朵(或秃)列帖木儿,《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笃来帖木儿(Dure Timur),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亦朵瓦之子。即位于一三二一年(至治元年),与答儿马失里各据一方,不相统属也。

至顺三年二月甲辰,诸王塔儿马失里、哈儿蛮各遣

使来贡葡萄酒、西马、金鸦鹞。秋七月戊辰朔，诸王答里麻失里等遣使来贡虎豹。（《元史》卷三六《文宗本纪》）

第九章 元代游历中亚之记载

一 耶律楚材之《西游录》

《西游录》，元初盛如梓于其所著《庶斋老学丛谈》中尝节录之，今之所传者，即此节本也。近世吾国学人，最初注意于此者，为顺德李文田。文田之《西游录注》一卷，见于《灵鹫阁丛书》第四集，光绪二十一年，元和江标刊。后于李氏者，为杭县丁谦之《西游录地理考证》，见于《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刊于民国四年。又后于丁氏者，为家大人张相文之《西游录注》，见于民国八年之《地学杂志》。俄人白菜脱胥乃窆于光绪元年尝译成英文，见于其《中世纪中国游历家》(Chinese Mediaeval Travellers)。光绪十三年，又以之重刊于其《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现将《西游录》及诸家所说者，汇集于下。又近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钞本问世，始得见全本。一九一五年罗振玉曾予翻印。

中书令，国初时扈从西征，行五六万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游录》述其事，人所罕见，因节略于此。

公戊寅^(一)春三月，出云中^(二)，抵天山^(三)。涉大

磧，逾沙漠，达行在所。明年，大举西伐，道过金山^(四)。时方盛夏，冰凝雪积，斲冰为道。松桧参天，花草弥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五)。其南有回鹘城，名别石把^(六)。有唐碑，所谓瀚海军。瀚海去城数百里^(七)，海中有屿，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八)，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九)，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一〇)，即唐之于阗国，河出乌白玉。过瀚海千余里，有不刺城^(一一)。不刺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顶有池，周围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树阴蓊鬱，不露日色。出阴山，有阿里马城^(一二)。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葡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一三)。其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一四)，即西辽之都，附庸城数十。又西数百里，有塔刺思城^(一五)。又西南四百余里有苦盞城^(一六)、八普城、可伞城、芭榄城。苦盞城多石榴^(一七)，其大如棋，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榄城边皆芭榄园，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叶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实^(一八)。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长耳仅负二枚。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刺城^(一九)，附庸城十数。此城渠酋，常杀命吏数人，商贾百数，尽掠其财货。西伐之举由此也。讹

打刺西千余里，有大城曰寻斯干(二〇)。寻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环城数十里皆园林，飞渠走泉，方池圆沼，花木连延，诚为胜概。瓜大者如马首。谷无黍、糯、大豆。盛夏无雨。以葡萄酿酒，有桑不能蚕。皆服屈陶(二一)，以白衣为吉，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寻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华城(二二)，土产更饶，城邑稍多。寻思干乃谋速鲁蛮(二三)种落梭里檀所都，蒲华、苦盏、讹打刺城皆隶焉。蒲华之西有大河，入于海。其西有玉里犍城(二四)，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于蒲华。又西濒大河有班城(二五)，又西有砖城(二六)。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二七)。亦有文字，与佛国字体声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饮其乳。土人不识雪。岁二熟麦。盛夏置锡器于沙中，寻即熔烁。马粪堕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于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酿酒熬糖。印度西北行，有可弗叉国(二八)。数千里皆平川，无复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马，以蜜为酿。此国昼长夜促，羊膊熟日已复出，正符《唐史》所载骨利干国事，但国名不同，岂非岁时久远，语音讹舛。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去寻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又等。虽繁迂曲折，不为不远，不知几万里也。（《西游录》，见《庶斋老学丛谈》卷一）

(一)元太祖戊寅岁,即太祖第十三年,公元一二一八年也。

(二)云中即今大同府。金时为西京。

(三)天山者,今河套外之阴山也。不可与新疆之天山相混。

(四)金山即阿尔泰山(Altai)。蒙古人称金曰阿尔泰。《周书》卷五〇言:“突厥之先,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之名,见于中国史,固甚早也。其山高峻,山峰多为终古不化之雪所掩覆。山势由西北趋向东南。由山东之科布多城(Kobdo),往山西之布伦托海(Bulun tokhoi),最近之路,须经科布多西北之泰莱克台(Terekty,高出海面一万五百尺)及鸟儿莫该台(Urmogaity,高出海面九千七百十尺)两山峡,以达克兰河(Kran)源。克兰河者,喀喇额尔齐斯河(Black Irtysh)之支流也。每年中,此道仅有数月可通行人。由科布多往布伦托海之第二道,须经乌兰达阪关(Ulan daban Pass)而至布勒棍河(Bulgun River),沿此河下行,而至乌伦古河(Ulungur)。乌伦古河流入乌伦古湖,亦名克齐尔拔胥湖(Kizilbash)。布伦托海即在河口入湖处。乌兰达阪关较之鸟儿莫该台道,稍为易行,然亦崎岖危险。第三道须经更在东南之达比斯敦达阪关(Dabysten daban)。由科布多往古城及布伦托海之驿道,即经此线。全年可以通行无阻,即车辆亦可无碍。《元史》卷一,十五年庚辰夏,驻蹕也儿的石河。《元圣武亲征录》亦记庚辰,上至也儿的石河住夏。也儿的石河

即额尔齐斯河。波斯史家拉施特记一二一九年(元太祖己卯岁)夏,成吉思汗驻蹕也儿的石河(Irtysh)源,补充骑兵,及全军甲仗。成吉思汗西征军中,骑兵尤众,故行军之先,须择沿途水草丰茂之路。也儿的石河源及克兰河流域,水草最丰。证之历史记载及地理情形,成吉思汗西征大军,似由第一道通过阿尔泰山(金山)者也。

(五)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指喀喇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及其支流而言。喀喇额尔齐斯河流入斋桑泊(Zaisan Lake),复由泊之西北角流出,仅名曰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亦向西北流,入乌伦古湖。

(六)别石把即别失八里(Bishbalik),为唐时之北庭都护府,今之乌鲁木齐(Urumtsi),或曰为孚远县,宋时属于回鹘。

(七)瀚海即沙漠。蒙古人谓之戈壁(Gobi)。

(八)轮台之名,见于《汉书》。司马迁《史记·大宛传》作仑头。今新疆仍有轮台县,惟地址恐非即汉时之仑头也。

(九)和州又名火州,又名哈喇火者(Karakhodjo),今之吐鲁蕃,唐之高昌也。耶律楚材谓即伊州者,误也。伊州即汉时伊吾庐,今之哈密也。宋时,王延德使高昌,过伊州后,尚历数站,始至高昌也。

(一〇)五端,《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炭。《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斡端。《大唐西域记》卷一二云,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Khotan之译音也。

中国史上，自汉以来，皆称之为于阗国。于阗国河中产玉，*《魏书》*已言之。*《新五代史》*云：“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滂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滂玉于河。”于阗在高昌西南，而此言在西，误也。*《西游录》*所记各地方向，多不可恃。

(一一)不刺，*《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普刺，*《经世大典图》*，普刺在阿力麻里之东。拉施特*《史记》*作普刺特(Pulad)，*《海敦纪行》*作福刺特(Phulad)，距赛蓝湖(Sairam Lake)不远。卢白鲁克(Rubruck)纪行作波拉忒(Bolat)。不刺城南之阴山，亦见上方*《北使记》*。白菜脱胥乃窠谓即今固尔札(即宁远城)西北之薄罗火鲁山(Borokhoro)，又名塔尔启山(Talki)。此山亦天山之一支。山顶之池，即赛蓝湖(Sairam lake)也。

(一二)阿里马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阿力麻里城。回教著作家皆称其地曰Almalik。俄人谢米诺甫(Semenoff)踏查，谓在固尔札西北四十俄里(每一俄里合中里二·二)伊犁河畔。距绥定七俄里处，至今尚有古城遗迹。吉利吉思人(Kirghiz，即黠戛斯)及突厥人，皆称苹果曰阿里马(Alma)。

(一三)亦列河即今之伊犁河(Ili R.)。《唐书·西突厥传》曰伊丽水。回教徒之《马撒雷克阿尔阿伯萨》(Masalak al-absar)书谓伊犁河为马瓦拉痕那儿(Mavaran-nahr)省(即阿母河北 Trans-Oxiana)之东北界线云。

(一四)虎司窝鲁朵即波斯著作家之拜拉萨贡(Bela-

sagun)。详上方西辽建国章，兹不赘述。

(一五)塔刺思城(Talas)甚古。第六世纪，东罗马蔡马库斯奉使西突厥纪行中，已有其名。玄奘尝过其地，称之为怛逻私。天宝时，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尝为大食击败于此。回教著作家称此城曰 Taras，费杜西之《帝纪》(Shahnameh)中亦有见之。其他西方人记怛逻私城，皆已于上文言之，兹不重述。今代地图上已无此名。其地址即今之奥李阿塔市(Aulie-ata)也。

(一六)苦盞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忽毡，《西游记》作霍阗，《西使记》作忽章，《唐书·西域传》作俱战提(Khojenda)。八普，《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巴补。可伞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柯散(Kasan)。芭榄城不见他书。白菜脱胥乃突谓即康地巴旦(Kandibadan)，华言杏仁城也。伊兰人称杏仁曰巴旦。算端巴伯儿《史记》谓此城产杏仁最佳。其城在忽毡之东。

(一七)苦盞石榴，巴伯儿亦尝赞美之。

(一八)耶律楚材所记芭榄情况，正与西域之杏相类。《本草纲目》卷二九所记巴旦，可参观也。《长春真人西游记》云：“壬午之春正月，把榄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

(一九)讹打刺，《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兀提刺耳(Ot-rar)。其遗址在阿里斯河(Arys R.)入锡耳河(Syr-daria)口处，约在北纬四十三度，东经六十八度。耶律楚材所记西征原由，与波斯史家所言正合。讹打刺城长官盖儿汗依

纳儿朱克(Gairkhan Inaldjuk)杀成吉思汗之使者，献其头于花刺子模国摩哈美德算端。讹打刺城有两大事，在世界史上可以留纪念也。一即杀蒙古使者，引起成吉思汗西征之师。一二一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城陷，是为蒙古人征服亚洲西部之始。二即明初帖木儿征集大军，预备东征中国。行至讹打刺，忽于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二月十八日崩殂也。讹打刺之名，亦见于小亚美尼亚王海敦纪程。裴哥罗梯(Pegolotti)之《通商指南》谓由玉龙杰赤(Organci, Urghendj)至兀提刺耳(Oltrarre)骆驼车须三十五日以至四十日。由撒拉康科(Saracanco)直至兀提刺耳仅五十日即可至(似经阿拉耳海北)。由兀提刺耳至阿力麻里(Armalec, Almalik)骑驴行四十五日即至。丁谦《西游录考证》及《大典图考证》谓讹打刺即怛逻斯，实完全错误也。

(二〇)寻斯干即撒马儿罕(Samarkand)，在讹打刺之西南，而此处言在西者，误也。寻斯干之原音为 Semiscant。《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作薛迷思干城。薛迷思，突厥语 Semiz 之译音，华言肥也。干，波斯语 Kand 之译音，华言乡村城市也。寻斯干乃“肥城”之义。耶律楚材仅译作肥，尚未尽其全义也。亨利玉尔谓薛迷思干(Semiscant)为撒马儿罕之古名。中世纪聂思脱里派主教等，皆称此城曰薛迷思干。明初，西班牙国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谓撒马儿罕又名锡墨斯京(Cimesquinte)，亦薛迷思干之别译也。北宋时阿拉伯地理家阿尔比鲁尼(Al Biruny)谓突

厥人称撒马儿罕曰撒买资干特(Samezkend), 华言“太阳城”(Sun City)也, 此又一说矣。

(二一) 屈昫, 阿拉伯语 Kassam 之译音, 华言棉也。今代土耳其斯坦人谓棉曰古撒(guza)。

(二二) 蒲华, 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不花刺城(Bokhara), 唐时安国。今译多作布哈拉。

(二三) 谋速鲁蛮, 《元史》作木速蛮, 即 Mussulman 之译音, 即回教徒也。此处之谋速鲁蛮种落梭里檀, 即花刺子模国算端也。蒲华西大河即阿母河也。

(二四) 玉里鞬城, 《元史·太祖本纪》作玉龙杰赤(Urghendj)。

(二五) 班城即《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之班勒纥城, 《西北地附录》作巴里黑。

(二六) 砖城, 丁谦与白菜脱胥乃窠皆谓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团八刺。白氏谓团八刺即克儿团寨(Kerduan)。据拉施特《史记》蒙古人攻克儿团寨, 阅一月始下。下后, 成吉思汗乃得长驱过印度库斯山, 围巴緬城(Bamian)。

(二七) 黑色印度城不可考。谓在砖城之西, 似亦谬误。丁谦谓即北印度克什米尔国, 似近真确。其南流大河, 似即印度斯河(Indus)也。

(二八) 可弗叉国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钦察国。《元朝秘史》作乞卜察克, 为今欧洲俄国南部。阿拉伯人无泊字(P)音, 故称之为 Kifchak, 其实应作 Kipchak 也。丁谦混作《唐书》之可萨(Khazars), 殊不知可萨亡已久矣。

骨利于在今贝加尔湖(Baikal Lake)北,与钦察同纬度。故两地夏季时,皆昼长夜促,羊膊熟,日已复出也。中世纪时,回教徒多有于夏季泝窝尔加河(Volga)而上,至布加利国(Bolghar)故墟,以观夜中日(Midnight sun)。盖地近北极,虽在深夜中,亦可望见日也。耶律楚材留西域时,蒙古大将速不台初次征伐可弗叉国。至一二三六年(元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始全为蒙古人平定。以蜜为酿,俄国南部至今尚然也。土人最喜饮之,称曰蜜俄德(Miod)。土人谓蜜亦曰蜜俄德,俄国南部为产蜜名区。(见白莱脱肯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9—24页)

二 耶律楚材河中府记事诗

再用韵记西游事

河中(西域寻思干城,西辽目为河中府。案斜米思干城,在阿尔泰山之北)花木蔽春山,烂赏东风纵宝鞍。留得晚瓜过腊半,藏来秋果到春残。亲尝芭榄宁论价,自酿葡萄不纳官。常叹不才还有幸,滞留遐域得佳餐。(《湛然居士文集》卷四)

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

幽人呼我出东城,信马寻芳莫问程。春色未如华藏富,湖光不似道心明。土床设饌谈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世路崎岖太尖险,随高逐下坦然平。

其二

三年春色过边城，萍迹东归未有程。细细和风红杏落，涓涓流水碧湖明。花林啜茗添幽兴，绿畝观耕称野情。何日要荒同人贡，普天钟鼓乐清平。

其三

春雁楼边三两声，东天回首望归程。山青水碧伤心切，李白桃红照眼明。几树绿杨摇客恨，一川芳草惹羁情。天兵几日归东阙，万国欢声贺太平。

其四

河中二月好踏青，且莫临风叹客程。溪畔数枝繁杏浅，墙头千点小桃明。谁知西域逢佳景，始信东君不世情。圆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池平。

其五

二月河中草木青，芳菲次第有期程。花藏径畔春泉碧，云散林梢晚照明。含笑山桃还似识，相亲水鸟自忘情。遐方且喜丰年兆，万顷青青麦浪平。

其六

异域春郊草又青，故园东望远千程。临池嫩柳千丝碧，倚槛夭桃几点明。丹杏笑风真有意，白云送雨太无情。归来不识河中道，春水潺潺满路平。

其七

四海从来皆兄弟，西行谁复叹行程。既蒙倾盖心

相许，得遇知音眼便明。金玉满堂违素志，云霞千顷适高情。庙堂自有夔龙在，安用微生措治平。

其八

寓迹尘埃且乐生，垂天六翮敛鹏程。无缘未得风云会，有幸能瞻日月明。出处随时全道用，穷通逐势叹人情。凭谁为发丰城剑，一扫妖氛四海平。

其九

不如归去乐余龄，百岁光阴有几程。文史三冬输曼倩，田园二顷忆渊明。宾朋冷落绝交分，亲戚团栾说话情。植杖耘耔聊自适，笑观南亩绿云平。

其十

衰翁老矣倦功名，繁简行军笑李程。牛粪火熟石炕煖，蛾连纸破瓦窗明。水中漉月消三毒，火里生莲屏六情。野老不知天子力，讴歌鼓腹庆升平。（《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

万里东皇不失期，园林春老我来迟。漫天柳絮将飞日，遍地梨花半谢时。异域风光特秀丽，幽人佳句自清奇。临风畅饮题玄语，方信无为无不为。

其二

清明出郭赴幽期，千里江山丽日迟。花叶不飞风定后，香尘微敛雨余时。雕镌冰玉诗尤健，挥扫龙蛇字

愈奇。好字好诗独我得，不来赓和拟胡为。

其三

异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识君迟。清诗厌世光千古，逸笔惊人自一时。字老本来遵雅淡，吟成元不尚新奇。出伦诗笔服君妙，笑我区区亦强为。

其四

风云佳遇未能期，自是鱼龙上钓迟。岩穴潜藏难遁世，尘嚣俯仰且随时。百年富贵真堪叹，半纸功名未足奇。伴我琴书聊自适，生涯此外更何为。（《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河中游西园四首

河中春晚我邀宾，诗满云笺酒满巡。对景怕看红日暮，临池羞照白头新。柳添翠色侵袭草，花落余香著莫人。且著新诗与芳酒，西园佳处送残春。

其二

河中风物出乎伦，闲命金兰玉笋巡。半笑梨花琼脸嫩，轻颦杨柳翠眉新。衔泥紫燕先迎客，偷蕊黄蜂远趁人。日日西园寻胜概，莫教辜负客城春。

其三

几年萍梗困边城，闲步西园试一巡。圆沼印空明镜莹，芳莎藉地翠茵新。幽禽有意如留客，野卉多情解笑人。屈指知音今有几，与谁同享瓮头春。

其四

金鼓銮輿出陇秦，驱驰八骏又西巡。千年际会风云异，一代规模宇宙新。西域兵来擒伪主，东山诏下起幽人。股肱元首明良世，高拱垂衣寿万春。（《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河中春游有感五首

西胡（寻斯干有西戎梭里檀故宫在焉。）构室未全终，又见颓垣绕故墉。绿苑连延花万树，碧堤回曲水千重。不图舌鼓谈非马，甘分躬耕学卧龙。枵食粗衣聊自足，登高舒啸乐吾慵。

其二

异域河中春欲终，园林深密锁颓墉。东山雨过空青叠，西苑花残乱翠重。杞榄碧枝初着子，葡萄绿架已缠龙。等闲春晚芳菲歇，叶底翩翩困蝶慵。

其三

坎止流行以待终，幽人射隼上高墉。穷通世路元多事，贖险机关有几重。百尺苍枝藏病鹤，三冬蛰窟闭潜龙。琴书便结忘言友，治圃耘蔬自养慵。

其四

西域渠魁运已终，天兵所指破金墉。崇朝驿骑驰千里，一夜捷书奏九重。鞭策不须施犬马，庙堂良算足夔龙。北窗高卧熏风里，尽任他人笑我慵。

其五

重玄叩击数年终，天道难窥万仞墉。旧信不来青鸟远，故山犹忆白云重。自知勋业输雏凤，且学心神似老龙。忙里偷闲谁似我，兵戈横荡得疏慵。（《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赠蒲察元帅七首

闲骑白马思无穷，来访西城绿发翁。元老规模妙天下，锦城风景压河中。花开杷榄芙蕖淡，酒泛蒲萄琥珀浓。痛饮且图容易醉，欲凭春梦到卢龙。

其二

积年飘泊困边尘，闲过西隅谒故人。忙唤贤姬寻器皿，便呼辽客奏箏箏。蒲萄架底蒲萄酒，杷榄花前杷榄仁。酒酡花繁正如许，莫教辜负锦城春。

其三

主人知我怯金觞，特为先生一改堂。细切黄橙调蜜煎，重罗白饼糝糖霜。几盘绿橘分金缕，一碗清茶点玉香。明日辞君向东去，这些风味几时忘。

其四

使君排饭宴南溪，不枉从君鸟鼠西。春蕤旋浇浓鹿尾，腊糟微浸软驼蹄。丝丝鱼脍明如玉，屑屑鸡生烂似泥。白面书生知此味，从今更不嗜黄虀。

其五

筵前且尽主人心，明烛厌厌饮夜深。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轻分茶浪飞香雪，旋擘橙杯破软金。五夜欢心犹未已，从教斜月下疏林。

其六

主人开宴醉华胥，一派丝篁沸九衢。黯紫蒲萄垂马乳，轻黄杷榄灿牛酥。金波泛蚁斟欢伯，雪浪浮花点酪奴。忙里偷闲谁若此，西行万里亦良图。

其七

闲乘羸马过蒲华，又到西阳太守家。玛瑙瓶中簪乱锦，琉璃钟里泛流霞。品尝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欢非易得，何妨终老住流沙。（《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庚辰西域清明

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漫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西域河中十咏

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蒲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飧马首瓜（土产瓜大如马首）。人生惟口腹，何碍过流沙。

其二

寂寞河中府，临流结草庐。开樽倾美酒，擲网得新鱼。有客同联句，无人独看书。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

其三

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酿春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万余里，谁谓乃良图。

其四

寂寞河中府，生民屡有灾。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偶思禅伯语，不觉笑颜开。

其五

寂寞河中府，颓垣绕故城。园林无尽处，花木不知名。南岸独垂钓，西畴自省耕。为人但知足，何处不安生。

其六

寂寞河中府，西流绿水倾。冲风磨旧麦（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皆悬杵以舂）。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优游聊卒岁，更不望归程。

其七

寂寞河中府，清欢且自寻。麻牋聊写字，苇笔亦供

吟。伞柄学钻笛，宫门自斲琴。临风时适意，不负昔年心（得故宫门坚木三尺许，斲为琴，有清声）。

其八

寂寞河中府，西来亦偶然。每春忘旧闰，随月出新年。强策浑心竹，难穿无眼钱。异同无定据，俯仰且随缘（西人不计闰，以十二月为岁。有浑心竹。其金铜牙钱无孔郭）。

其九

寂寞河中府，声名昔日闻。城隍连吠亩，市井半丘坟。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生民怨来后，箪食谒吾君。

其十

寂寞河中府，遗民自足粮。黄橙调蜜煎，白饼糝糖霜。漱旱河为雨，无衣垆种羊。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西域有感

落日城头鸦乱啼，秋风原上马频嘶。雁行南去潇湘北，萍迹东来鸟鼠西。百尺栋梁谁着价，三春桃李自成蹊。功名到底成何事，烂饮玻璃醉似泥。（《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

骚人岁杪到君家，土物萧疏一饼茶。相国传呼扶

下马，将军忙指买来车。琉璃锺里葡萄酒，琥珀瓶中把
榄花。万里遐荒获此乐，不妨终老在天涯（将军乃元帅
子也）。（《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三 丘处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

长春真人姓丘氏，名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县滨都里人，生于金皇统戊辰（公元一一四八年）。年十九，辞亲居昆仑山学道。后居莱州，金主及宋主来召，皆不赴。成吉思汗自乃蛮国遣近侍刘仲禄、扎八儿致聘，乃与弟子赵道坚、宋道安、李志常等十八人至燕，欲成吉思汗回朝再谒。后又奉诏西行。乃于元太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二一年）西行，次年见成吉思汗于雪山之阳舍馆。公元一二二三年，东归宣德，次年入居燕京天长观。公元一二二七年，卒，年八十。处机在西域论道，深契帝心，东归以后，尚时遣使问候，其宠任之专，亦可见矣。惟据当时释家记载，处机等东归后，有滥用权势，欺凌他教之举。释道争用事，其后处机派徒，势力渐衰。处机所居之万安宫，即金之行宫，又名北宫仙岛，今北京北海南端之琼岛也。卒后，葬京西之白云观。

《长春真人西游记》分上下二卷，为其弟子李志常所撰，于所经各地道里、风俗，记载明晰，可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者之助证。然自著成后，历元、明二代，迄于清初，无人过问，等于失传。清高宗乾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钱大昕与段玉裁

二人游苏州元妙观，阅《道藏》，见此书。大昕借钞后，为之传播于世。辑丛书者，由是亦多搜罗之。《连筠篲丛书》、《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等，皆得见之。钱大昕之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犹之多不内(G. Dobner)及梅诺脱(J. G. Meinert)二人之发现《马黎诺里游记》也。尤奇者，丘处机与马黎诺里皆为元时之人，一则奉命往西，一则奉命来东，在当时皆无人过问其书。必待至四五百年后，清乾隆时，二书始皆经学者之手，重见于世也。马黎诺里之书，发现于乾隆三十三年，《长春真人西游记》发现于乾隆六十年，二书重行见世之时期，又几相同也。大昕发现后，吾国学者，最初注意于此书者，为大兴徐松。松于嘉庆年间被谴至新疆，故对西域事颇留心。道光二年(公元一八二二年)，松从龚定盒假读此记，因为考证自金山至阿里马一节路程。同时松之友人桐乡程同文亦有考证。阳湖董祐诚有《西游记日食考》。稍后，乌程沈子敦有《金山以东释》一篇。沈氏之作，余惜未能见。民国四年，杭人丁谦有《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之作，载于《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中。一八六六年，俄国驻北京总主教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将《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译成俄文，载于《北京教会杂志》(Records of the Peking Eccles. Mission)第四册中。翌年，鲍梯(M. Pauthier)又有法文译本。惟鲍氏仅依《海国图志》节录者翻译，且多谬误也。一八八七年，俄人白莱脱胥乃窠将《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成英文，载于其所著《中世纪研究》第一册中。是此书于甚早时间，已有外国学者研究之矣。余生也晚，诸家之注，幸获读之，研究是书，亦数年矣。此书记载

详明，为研究中世纪中央亚细亚史地者，不可缺之书也。在史地学上之价值甚高，其影响虽不若《马哥孛罗游记》之巨，而叙事详晰，条理不纷，文章优雅，固非马哥孛罗所可比肩也。余故特重刊其原文，而详为之注。《西游记》原书分上下二卷，余为便读之故，分上卷为七节，下卷为五节，每节就其内容，而标新名，以清眉目。孙锡序亦附此。所有外域地名、路线考证，鄙人多偏取白莱脱胥乃窆之注。民国十五年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发刊丛书第一种，海宁王国维之《蒙古史料》中，亦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余于本书付刊之先，亦得参考。

《长春真人西游记》

长春真人盖有道之士。中年以来，意此老人，固已飞升变化，侣云霞而友鸿蒙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见也。己卯之冬，流闻师在海上，被安车之征。明年春，果次于燕。驻车玉虚观，始得一识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动而风行，真异人也。与之言，又知博物洽闻。于书无所不读。由是日益敬其风，而愿执弟子礼者，不可胜计。自二三遗老，且乐与之游，其余可知也。居无何，有龙阳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启途而西。将别，道众请还期。语以三载，时辛巳夹钟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师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识者叹异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长观，从疏请也。噫！今人将事行役，出门徬徨，有离别可怜之色。师之是行也，崎岖数万里之远

际，版图之所不载，雨露之所弗濡。虽其所以礼遇之者，不为不厚，然劳惫亦甚矣。所至辄徜徉容与，以乐山水之胜，赋诗谈笑，视死生若寒暑，于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门人李志常，从行者也。撮其所历而为之记。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目之曰西游，而征序于仆。夫以四海之大，万物之广，耳目未接，虽有大智，犹不能遍知而尽识也，况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传记而已。仆谓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闻见，又以知至人之出处，无可无不可，随时之义云。戊子秋后二日（一），西溪居士孙锡序。

（一）长春真人卒于丁亥岁，即公元一二二七年。孙锡此序，作于真人卒后一年。李志常《西游记》之作成，亦必于丁亥戊子间也。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父师真人长春子，姓丘氏，名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人。未冠出家，师事重阳真人（一），而住磻溪（二）龙门十有三年。真积力久，学道乃成。暮年还海上。戊寅岁（三）之前，师在登州。河南屡欲遣使征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莱州昊天观。夏四月，河南提控边鄙使至，邀师同往，师不可。使者携所书诗颂归。继而复有

使自大梁来，道闻山东为宋人所据乃还。其年八月，江南大帅李公全、彭公义斌来请不赴。尔后随处往往邀请。莱之主者难其事。师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居无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师踌躇间，仲禄曰：“师名重四海，皇帝特诏仲禄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师曰：“兵革以来，此疆彼界。公冒险至此，可谓劳矣。”仲禄曰：“钦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禄今年五月，在乃满国兀里朵^(四)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宁，得羽客常真谕。七月，至德兴^(五)。以居庸路梗，燕京发士卒来迎。八月，抵京城。道众皆曰：‘师之有无，未可必也。’过中山，历真定，风闻师在东莱。又得益都府^(六)安抚司官吴燕、蒋元，始得其详。欲以兵五千迎师。燕等曰：‘京东之人，闻两朝议和，众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据险自固，亦将乘桴海上矣。诚欲事济，不必尔也。’从之。乃募自愿者得二十骑以行。将抵益都，使燕、元驰报其帅张林。林以甲士万郊迎。仲禄笑曰：‘所以过此者，为求访长春真人，君何以甲士为。’林于是散其卒，相与按辔以入。所历皆以此语之，人无骇谋。林复给以驿骑。次潍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东莱，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师知不可辞，

徐谓仲禄曰：“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十八日即行。”于是宣使与众西入益都，预选门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来。如期骑至，与之俱行。

(一)重阳真人即王嘉。

(二)礪溪在陕西凤翔府南。

(三)戊寅岁，即公元一二一八年，元太祖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也，处机时年已七十一矣。次年，即公元一二一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时帝正出兵西征花刺子模(Khwarizm)。该年之夏，驻蹕也儿的石河(Irtysh)畔。

(四)乃满国《元史》作乃蛮国。据波斯史家拉施特之记载，乃蛮部族(Naimans)居于也儿的石河发源地，及阿尔泰山东西两麓。兀里朵(ordo)为蒙古语，华言行宫也。成吉思汗以该年秋，振旅西进。

(五)德兴即今之涿鹿县，明清两朝皆曰保安州，金时为府。居庸关在北京西北，入蒙古必经之峡也。燕京即今北京，书中又作京城，或京师盖沿用金人之名也。

(六)益都府清时山东青州府。人民国改益都县。潍州今曰潍县。

由潍阳至青社^(一)，宣使已行矣。闻之张林言：“正月七日，有骑四百，军于临淄，青民大骇。宣使逆而止之，今未闻所在。”师寻过长山及邹平。二月初，届济

阳(二)，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长吟迎前导，饭于养素庵。会众金曰：“先月十八日，有鹤十余，自西北来，飞鸣云间，俱东南去。翌日辰巳间，又有数鹤，来自西南，继而千百焉，或颡或颡，独一鹤拂庵，盘桓乃去。今乃知鹤见之日，即师启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额，留数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骑来报，已驻军将陵(三)，舫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军来迓。师曰：“来何暮？”对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会兵，东备信安，西备常山。仲禄亲提军取深州，下武邑以辟路，构桥于溥沱，括舟于将陵，是以迟。”师曰：“此事非公不克办。”次日，绝溥沱而北。二十二日，至卢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丽泽门(四)入，道士具威仪，长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馆师于玉虚观。自尔求颂乞名者日盈门。凡士马所至，奉道弟子，以师与之名，往往脱欲兵之祸，师之道磨及人如此。宣抚王巨川楫上诗，师答云：“旌旗猎猎马萧萧，北望燕师渡石桥。万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别海山遥。良朋出塞同归雁，破帽经霜更续貂。一自玄元西去后，到今无似北庭招。”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倦冒风霜，欲待驾回朝谒。又仲禄欲以选处女偕行。师难之曰：“齐人献女乐，孔子去鲁。余虽山野，岂与处女同行哉！”仲禄乃令易刺驰奏，师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阎立本《太上过关图》，题：“蜀郡西游日，

函关东别时。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又以二偈示众。其一云：“离乱朝还暮，轻狂古到今。空华空寂念，若有若无心。”其二云：“触情常决烈，非道莫参差。忍辱调猿马，安闲度岁时。”四月上旬，会众请望日醮于天长。师以行辞，众请益力。曰：“今兹兵革未息，遗民有幸，得一覩真人，蒙道磨者多矣。独死者冥冥长夜，未沐荐拔，遗恨不无耳。”师许之。时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启醮事，雨大降，众且以行礼为忧。师于午后赴坛，将事，俄而开霁。众喜而叹曰：“一雨一晴，随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应若是乎！”明日，师登宝元堂。传戒时，有数鹤自西北来，人皆仰之。焚简之际，一简飞空而灭，且有五鹤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谓师之至诚动天地。南塘老人张天度子真作赋美其事，诸公皆有诗。醮竟，宣使刘公从师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群盗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无惊父师。”五月，师至德兴龙阳观度夏。以诗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真何在泛灵槎，南北东西自有嘉。碧落云峰天景致，沧波海市雨生涯。神游八极空虽远，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纵过三十万，腾身顷刻到仙家。”时京城吾道孙周楚卿、杨彪仲文、师谥才才卿、李士谦子进、刘中用之、陈时可秀玉、吴章德明、赵中立正卿、王锐威卿、赵昉德辉、孙锡天锡，此数君子，师寓玉虚日，所与唱和者也。王觐逢辰、王真哉

清甫，亦与其游观。居禅房山之阳，其山多洞府，常有学道修真之士栖焉。师因挈众以游。初入峡门，有诗云：“入峡清游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蓬莱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观道士家。松塔倒悬秋雨露，石楼斜照晚云霞。却思旧日终南地，梦断西山不见涯。”其地爽垲，势倾东南，一望三百余里。观之东数里，平地有涌泉，清冷可爱。师往来其间，有诗云：“午后迎风背日行，遥山极目乱云横。万家酷暑熏肠热，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来时有信，东皋游戏俗无争（耕夫牧竖堤阴让坐）。溪边浴罢林间坐，散发披襟畅道情。”中元日，本观醮。午后传符授戒，老幼露坐，热甚，悉苦之。须臾有云覆其上，状如圆盖，移时不散，众皆喜跃赞叹。又观中井水可给百人，至是逾千，众执事者谋他汲。前后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缘天助之也。醮后，题诗云：“太上宏慈救万灵，众生荐福藉群经。三田保护精神气，万象钦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潜有漏，难逃科教入无形。且遵北斗斋仪法（南斗北斗皆论斋醮），渐陟南宫火炼庭。”八月初，应宣德州（五）元帅移刺公请，遂居朝元观。中秋夜，有《贺圣朝》二曲。其一云：“断云归岫，长空凝翠，宝鉴初圆。大光明，宏照亘流沙，外直过西天。人间是处，梦魂沈醉，歌舞华筵。道家门，别是一般清朗，开悟心田。”其二云：“洞矢深处，良朋高

会，逸兴无边。上丹青，飞至广寒宫，悄掷下金钱。灵虚晃耀，睡魔奔迸，玉兔婵娟。坐忘机，观透本来真性，法界周旋。”是后天气清肃，静夜安闲，复作二绝云：“长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万虑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闲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绝纤毫。惟余道德浑仑性，上下三天一万遭。”朝元观据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帅移刺公因师欲北行，创构堂殿，奉安尊像。前后云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间，方绘祖师堂壁，画史以其寒，将止之。师不许曰：“邹律尚且回春，况圣贤阴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气温和如春，绝无风沙，由是画史得毕其功。有诗云：“季春边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风。旅雁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穷。我来十月霜犹薄，人讶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气暖，天教成就画堂功。”寻阿里鲜至自斡辰^(六)大王帐下，使来请师。继而宣抚王公巨川亦至，“承大王钧旨，如师西行，请过我。”师首肯之。是月北游望山。曷刺进表回，有诏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又曰：“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端。”其终曰：“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见重如此。又敕刘仲禄云：“毋使真人饥且劳，可

扶持缓缓来。”师与宣使议曰：“前去已寒，沙路绵远，道众所需未备。可往龙阳，乘春起发。”宣使从之。十八日，南往龙阳，道友送别多泣下。师以诗示众云：“生前暂别犹然可，死后长离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轮回生死苦难甘。”翌日，到龙阳观过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龙岩寺斋。以诗题殿西庑云：“杖藜欲访山中客，空水（一作山）沈沈淡无色。夜来飞雪满岩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风清，神游八极腾虚明。欲写山家本来面，道人活计无能名。”十二月，以诗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别话应长。北踏野狐岭，西穷天马乡。阴山无海市，白草有沙场。自叹非元圣，何如历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钱行诗，早寄龙阳出塞时。昔有上床鞋履别，今无发轸梦魂思。”复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皇帝旧兀里多），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辛巳之上元，醮于宣德州朝元观。以颂示众云：“生下一团腥臭物，种成三界是非魔。连枝带叶无穷势，跨古腾今不奈何。”以二月八日（七）启行。时天气晴霁，道友饯行于西郊，遮马首以泣曰：“父师去万里外，何时复获瞻礼？”师曰：“但若辈道心坚固，会有日矣。”众复泣请：“果何时耶？”师曰：“行止非人所能为也。兼远涉异

域，其道合与不合，未可必也。”众曰：“师岂不知，愿預告弟子等。”度不获已，乃重言曰：“三载归，三载归。”

(一)潍阳即潍县，以在潍水之北，故又曰潍阳也。青社即青州。

(二)长山、邹平皆县名，今隶济南道。济阳今济南。

(三)将陵县元时陵州，今已废。旧址在今景县境。

(四)丽泽门北京正南门。

(五)宣德州今之宣化县。明、清两朝皆为府。

(六)斡辰者成吉思汗之幼弟，《元史》作斡真，《元秘史》作斡惕赤斤(Udjughen)。帝西征，留守国内也。斡真封地及驻所，在蒙古东北。拉施特谓近喀拉清阿尔忒(Calaltchinalt)及额尔古河(Olkui River)。额尔古河今图作额尔古纳河。

(七)长春以辛巳年(公元一二二一年，即元太祖十六年)二月，由宣德启行出塞也。

十日，宿翠峴口。明日，北度野狐岭(一)。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道人之心，无适不可。宋德芳辈指战场白骨曰：“我归当荐以金篆，此亦余北行中因缘一端耳。”北过抚州(二)。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三)，尽丘垤咸鹵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一作咸)池，迤邐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马行五日，出明昌界(四)。以诗纪实云：“坡陀折

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惟有马回还。地无木植惟荒草，天涯丘陵没大山。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五)。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东北行千里外，无沙处绝无树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鱼儿冻^(六)，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钓为业。时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诗云：“北陆祁寒自古称，沙陀三月尚凝冰。更寻若士为黄鹄，要识修鯤化大鹏。苏武北迁愁欲死，李陵南望去无凭。我今返学卢敖志，六合穷观最上乘。”三月五日，起之东北，四旁远有人烟，皆黑车白帐^(七)，随水草放牧。尽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余日，方见西沙河^(八)，西北流入陆局河。水濡马腹，傍多丛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帐下^(九)，冰始泮，草微萌矣。时有婚嫁之会，五百里内首领，皆载马湏助之。皂车毡帐，成列数千。七日见大王，问延生事。师曰：“须虔斋戒，而后可闻。”约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复曰：“上遣使万里，请师问道。我曷敢先？”且谕阿里鲜：“见毕东还，须奉师过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马百数，车十乘送行。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陆局河。积水成海^(一〇)，周数百里。风浪漂出大鱼，蒙古人各得数尾。并河南岸西行，时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

午，日有食之^(一一)。既，众星乃见，须臾复明。时在河南岸（蚀自西南生自东北），其地朝凉而暮热。草多黄花，水流东北。两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庐帐。行十有六日，河势绕西北山去，不得穷其源^(一二)。其西南接鱼儿冻驛路^(一三)。蒙古人喜曰：“前年已闻父师来。”因献黍米石有五斗。师以斗枣酬之。渠喜曰：“未尝见此物。”因舞谢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一四)。渐见大山峭拔，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一五)。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鹤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一六)。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以诗叙其实云：“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毳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东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类中州。岁月无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盖辽亡士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纥国最佳处，契丹都焉，历

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长松岭(一七)后，宿。松栝森森，干云蔽日，多生山阴涧道间(一八)，山阳极少。十四日，过山，渡浅河。天极寒，虽壮者不可当。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晓起，环帐皆薄冰。十七日，宿岭西，时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渐冷如严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岁幸晴暖。”师易其名曰大寒岭。凡遇雨多雹，山路盘曲，西北且百余里。既而复西北，始见平地。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其水清冷可爱，声如鸣玉。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一九)。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二〇)之东，宣使往奏禀皇后。奉旨请师渡河。其水东北流，瀾漫没轴，绝流以济。入营，驻车南岸。车帐千百，日以醞醐湏酪为供。汉、夏公主(二一)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两，满五十两，可易面八十斤。盖面出阴山之后二千余里，西域贾以橐驼负至也。中伏时，帐房无蝇。窝里朵，汉语行宫也。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屡见山上有雪(二二)，山下往往有坟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又三二日历一山，高峰如削，

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大峡，则一水西流。杂木丛映于水之阳，韭茂如芳草，峡道连数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二三)。西南过沙场二十里许，水草极少。始见回纥决渠灌麦。又五六日，逾岭而南，至蒙古营，宿拂庐(二四)。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诗纪其行：“当时悉达悟空睛，发軫初来燕子城(抚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数(即陆局河也，四月尽到，约二千余里)，西临积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东至陆局河约五千里，七月尽到)。不能隐地回风坐(道法有回风、隐地、攀斗、藏天之术)，却使弥天逐日行。行到水穷山尽处，斜阳依旧向西倾。”邮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镇海八刺喝孙(二五)也。”八刺喝孙，汉语为城。中有仓廩，故又呼曰仓头。七月二十五日，有汉民工匠络绎来迎。悉皆欢呼归礼。以彩幡、华盖、香花前导。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单氏，曰夹谷氏，及汉公主母钦圣夫人袁氏，号泣相迎，顾谓师曰：“昔日稔闻道德高风，恨不一见，不意此地有缘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镇海来谒。师与之语曰：“吾寿已高，以皇帝二诏丁宁，不免远行数千里，方临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为务，喜见此地秋稼已成。余欲于此过冬，以待銮輿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师既有法旨，仲禄不敢可否，惟镇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敕，诸处官员，如遇真人经过，无得稽其程，盖欲

速见之也。父师若需于此，则罪在镇海矣，愿亲从行。凡师之所用，敢不备。”师曰：“因缘如此，当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广泽沮陷，非车行地。宜减车从，轻骑以进。”用其言，留门弟子宋道安辈九人，选地为观。人不召而至，壮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财。圣堂方丈，东厨西庑，左右云房（无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栖霞观^(二六)。时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麦，霜故也。大风傍北山西来，黄沙蔽天，不相物色。师以诗自叹云：“某也东西南北人，从来失道走风尘。不堪白发垂垂老，又蹈黄沙远远巡。未死且令观世界，残生无分乐天真。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人神。”八日，携门人虚静先生赵九古辈十人，从以二车、蒙古驿骑二十余，傍大山西行。宣使刘公、镇海相公又百骑。李家奴，镇海从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脑后发，我甚恐。”镇海亦云：“乃满国王亦曾在此为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师默而不答。

（一）翠蟒口在张家口西约三十里，近处有翠屏山。野狐岭，张德辉《塞北纪行》作扼胡岭，岭在膳房堡口北五里。膳房堡口在张家口西，第一隘也。《元史》卷一：“太祖六年辛未岁二月，帝自将兵南伐，败金将达实于野狐岭。”所谓战场，即此也。

（二）抚州元之兴和路，在今张家口北，长城以外诸

地，皆是也。《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云：“中统三年，建行宫。”张德辉《塞北纪行》有：“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考德辉北行在丁未年（一二四七年），后于长春二十七年。长春未记其城荒芜，岂有遗漏欤？拍雷狄斯谓其遗址当在今合刺八刺合孙（《元史语解》作哈喇巴勒噶逊〔Khara balgasun〕名见《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丙辰冬，驻于哈喇巴勒噶逊之地），在张家口北约一百华里。由张家口往恰克图，必经之道也。

（三）盖里泊即今之克勒湖。

（四）明昌为内蒙古之边墙，金章宗明昌年间所筑，故称之为明昌墙。

（五）沙陀即沙漠，在今多伦诺尔北七八十里。榆树为蒙古沙漠中常有之物。漠中有水泉，故得生也。

（六）鱼儿泺即《塞北纪行》之鱼儿泊。《元史》卷一：“太祖九年甲戌（一二一四年）六月，帝避暑鱼儿泺。”《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又称为答儿脑儿或答儿海子，在上都东北三百里。至元七年，名其城为应昌府。二十二年，改为应昌路。我国地图上有作达里泊，又有作捕鱼儿海者。达里，乃蒙古人之名，而捕鱼儿则汉译也。惟此捕鱼儿海不可与黑龙江西北之捕鱼儿海又名贝尔海者相混也。张德辉《纪行》云，离抚州后，“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所建也。亦有仓廩，为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即长春之盖里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

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即明昌墙）。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驿，入沙陀际。陀所及无块石寸壤。远而望之，若冈陵丘阜然，至则皆积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丛生，其水尽盐卤也。凡经六驿而出陀。复西北行一驿，过鱼儿泊，泊有二焉，周广百余里，中有陆道，达于南北岸。泊之东涯，有公主离宫。宫之外垣高丈余，方广二里许，中建寝殿，夹以二室，背以龟轩，旁列两庑，前峙高楼，登之颇快目力。宫之东有民匠杂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楼，榜曰迎暉。”近代欧洲人最初见此湖者为神父张诚（Father Gerbillon）。张诚以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由北京往尼布楚（Nipohu, Nerchinsk）。六月（阳历）二十七日，过此湖。张诚亦称之为塔儿脑儿（Taalnor），周十五哩（lieues），丰于鱼。离湖半哩，有塔之遗址，并见有元时汉文大理石碑。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一年），俄人普舌瓦尔斯吉亦访其地。普氏称曰：“达赖脑儿（Dalai nor），其正音应作塔儿。塔儿（taal），蒙古语平原也，脑儿，湖也，为蒙古东南巨浸，状如扁椭圆形。其轴由东北向西南，周围四十英里，高出海面四千二百英尺。气候严寒，类于蒙古他部。阳历四月中旬，坚冰依然未融。直至五月中，始渐解冻。盛产鱼。春初解冻后，辄有华人数百成群，往彼捕鱼，至晚秋始归。”

（七）蒙古人游牧生涯，车上载帐，马哥孛罗、卢白鲁克、依宾拔都他等，皆有记载。惟今代车上载帐风俗，

已不可见矣。长春所见黑车白帐，与西洋著作家之记载相同。

(八)西沙河，丁谦谓即海拉尔河，西北入呼伦湖。白莱脱胥乃窠谓即哈勒哈果勒河(Khalgagol)。陆局河，张德辉作驴驹河。《元史》作怯鲁连河，今代地图作克鲁伦河(Kerulen)。

(九)斡辰大王帐下，拍雷狄斯谓在哈勒哈果勒河畔。然据长春记载，渡河北行三日，始达其帐，故必在更北，今之胙滨县境内也。

(一〇)陆局河积水成海，周数百里，即今之呼伦池。拍雷狄斯谓为贝尔池者，误也。惟贝尔池与呼伦池有乌尔顺河(Orshun)相连。拉施特《史记》亦载贝尔池(Buyür)及呼伦池(Keule=Kulon)。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神父张诚尝见此二池，谓丰于鱼云。

(一一)长春于辛巳年(一二二一年)五月朔日，在陆局河南岸，见日食事，与宋、金二史《天文志》所书者相合。英国人伟烈亚力(A. Wylie)用天文法推算，该年五月二十三日(旧阳历)确有日食事。此亦可以证明《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皆确实也。

(一二)克鲁伦河发源于肯特山，近俄国边界。初东南流，后始改向东北。一六八九年，神父张诚依长春旧道，由呼伦池沿克鲁伦河上行，至鄂尔坤河(Orkhon)之两岸，见水草丰足。

(一三)此句《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作“西南派驿

路”。今依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本改正。丁谦谓涿作宿字解，与后文泊字同。白菜脱胥乃窠译作“向西南，有驿路通鱼儿涿”。两说吾取白氏者。案此涿驿路，即张德辉由鱼儿涿至哈喇和林者也。张德辉《塞北纪行》云：“自泊（即鱼儿泊）之西北行四驿，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尽，亦前朝所筑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驿，抵一河，深广约十滹沱之三。北语云翁陆连，汉言驴驹河也。夹岸多丛柳，其水东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鱼长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凿冰而捕之。濒河之民，汉杂以蕃。稍有居室，皆以土冒之。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自一舍之外，望之黯黯。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盖常有阴霾之气，覆其上焉。”

（一四）自陆局河转湾处，西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伟烈亚力由此推算该地，必在北纬四十七度二十一分也。更由是西行四程，西北渡河。所渡之河，为图拉河支流哈喀哈河（Karuha, kharukha），可无庸疑。度夏至处，当在东经一百零七度，图拉河向南转弯处也。

（一五）孟珙《蒙鞑备录》云，其妇女“所衣如中国道服之类。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绵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元初，欧西游历家如勃拉奴克劈尼及卢白鲁克等，皆尝记蒙古妇人头上装饰，与中国著作家所言相同。

（一六）长春至蒙古时，其国尚无文字，故言其俗无文

籍也。长春去蒙古后，仅数年，畏吾儿文即传入蒙古，为一切官族所用。

(一七)长春渡哈咾哈河以迄长松岭，其中间之路线，甚难考定。张德辉《塞北纪行》云：“自黑山之阳，西南行九驿，复临一河，深广皆翕陆连之比。其鱼之大，若水之口(此语难解，必有误字)，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语云，浑独刺，汉言兔儿也。遵河而西行一驿，有契丹所筑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自故城西北行三驿，过毕里纥都，乃弓匠积养之地。又经一驿，过大泽泊，周回六七十里，水极澄澈，北语谓吾误竭脑儿。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筑也。由城四望，地势平旷，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阴多松林，濒水则青杨丛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圃。时孟秋下旬，糜麦皆槁。问之田者云，已三霜矣。”张德辉所记多酷类长春。长春自度夏至处，又四程，西北渡河，乃见有契丹故城。德辉自黑山之阳，西南行九驿，临一河必即图拉河也。独刺即图刺之别译。冠以浑字者，或水浑浊也。遵河又西行一驿，得见契丹故城。考其故址，与长春所见相同，必即一城。丁谦考《辽史》保大三年，天祚第二子，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称帝。此城似即梁王所筑也。伟烈亚力及俄人帕代林(Paderin)皆谓此城在哈咾哈河上。张德辉之和林川即鄂尔坤河也。吾误竭脑儿西图作 Ughei nor，在鄂尔坤河及塔米尔河

合流处之东南。长春之长松岭似即吾误竭脑儿附近诸山。以多松，故谓之长松岭也。由库伦（Urga）往乌里雅苏台（Uliassutai），直道经过吾误竭脑儿、鄂尔坤河及色楞格河各支流。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帕代林往探古和林都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波兹特尼甫（Pozd-neyeff）探访鄂尔坤河流域，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皮甫脱索夫（Pevtsoff）由库伦往乌里雅苏台，绘有详明蒙古地图。契丹字今北京城南陶然亭尚有一碑可观，然无人能识之矣。寻思干即撒马儿罕。拉施特尝记黑契丹常与花刺子模争斗，黑契丹尝占领撒马儿罕，亦意中事也。

（一八）近代游历家如皮甫脱索夫、张诚、爱里雅斯（Elias）亦皆记蒙古各山，仅北坡有森林，南面无之也。柯斯敦可（Kostenko）记新疆天山南坡，亦无树木。

（一九）长春离克鲁伦河以后，向西究经何路线，虽不能确考，然其经鄂尔坤河（Orkhon）、塔米尔河（Tamir）及色楞格河（Selenga）各流域，可无疑义。凡此诸地，皆处丛山之中。由库伦往乌里雅苏台有直路，须涉上方诸河，长春或亦由此道也。杭爱山（Khangai）由西北蜿蜒趋向东南，横峙途间，分隔色楞格河流域及札布汗河（Dsa-bkhan）流域并阿尔泰山以东诸湖。“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种种情形，皆与杭爱山相合。此山诸峰，有甚高者。乌里雅苏台（Uliassutai）在此山之西坡，高出海面五千四百英尺。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七月杪，席胥马莱夫（Shishmareff）在该城

时，望见杭爱山某峰，尚全为雪淹。东北有一山峡，高出海面几达一万英尺。席氏考察结果谓长春真人必在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横涉杭爱山者也。杭爱山《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作沆海山。甲子岁，“太阳罕至自按台，营于沆海山”。拉施特谓忽必烈及海都二国，即以沆海山(Kanghai)及戈壁沙漠为界云。俄人博塔宁(Potanin)谓杭爱山东部，有支山曰恩都儿沙那(Undur shana)，蒙古语“高松”之义。长春之长松岭，必即指此。色楞格河南方支流，有名齐老图(Chilotu)者，蒙古语“石河”之义。长春所见之“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者，必即指此。恩都儿沙那在齐老图河之东。俯视之海子，即察罕脑儿(Chaganor)。齐老图河由此发源者也。

(二〇)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之东。程同文及丁谦二人，皆以《元史·地理志》明载太祖十五年(庚辰岁，长春出塞之前一年)，建都于和林，故此处之窝里朵必即和林。然详考上下文情形，殊为不然也。二十八日以前，长春已行至齐老图河，望见察罕脑儿矣。和林在今鄂尔坤河东额尔德尼昭(Erdnitso)地方。岂有反而在东之理？故程、丁二氏之说，有誤已明矣。俄人博塔宁谓此窝里朵，在色楞格河上流支河鄂叠尔河(Eter)上，说似近理。《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太祖皇后甚多，共分四斡耳朵。各斡耳朵未必即在一处。和林在鄂尔坤河(和林河)之东，而此处言皇后请师渡河，尤足证明此后之斡耳朵，非即和林也。和林城附近之水，皆北流。长春所见者东

北流，亦与鄂叠尔河情形相合也。

(二一)汉、夏公主，皆送寒具。汉者，指金朝言。元时，中国北部悉称汉也。夏者，西夏，又名河西，又曰唐兀也。王国维谓汉公主即金卫绍王公主，以金宣宗贞祐二年二月归元太祖。事见《金史·宣宗纪》。夏公主归元，见《元朝秘史续集》一：“成吉思自那里征合申种，其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哈的献与成吉思。”察哈即此记之夏主也。

(二二)七月九日后，屡见之山，皆杭爱山也，所见高峰如削。而有海子者，博塔宁谓即乌里雅苏台东杭爱山高峰鄂忒孔盖耳汗(Otkhon khairkhan)，终年积雪，峰下有湖。博格丁河(Bogdyn R.)发源于此。出大峡，已过杭爱山矣。一水西流，即乌里雅苏台河。

(二三)曷刺肖音与乌里雅苏台相近，末尾台字，为蒙古语形容字之尾音。乌里雅苏，蒙古语白杨树也。乌里雅苏台城，清时始见中国官书。其附近之乌里雅苏台河，在较早时，或已有此名矣。长春过杭爱山以后，迄金山(即阿尔泰山)，其间路线，尤不易考究。二山之间，有札布汗河(Dsapkhan)，而《西游记》不记有渡河事。又二山之间，无高峰峻岭，而《西游记》言“迤迳南山，望之有雪”，诚不知其何指矣。

(二四)拂庐，即穹庐。《旧唐书·吐蕃传》：“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

(二五)八剌喝孙(balgasun)，蒙古语城也。田镇海，《元史》卷一二〇有专传。传云：“命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

城，戍守之。”程同文及丁谦皆谓阿鲁欢即阿不罕之转音。在科布多东南，都尔根湖西南滨。其言是也。博塔宁谓在 北纬四十六度四十分，阿尔泰山东支柴斯图博格多山 (Tsastu-bogdo)，似稍偏于南矣。镇海之名，亦见拉施特《史记》，谓为畏吾儿人，为蒙哥大汗所杀。而《元史》则谓为怯烈台氏(即克烈部)，定宗即位，拜中书右丞相，薨年八十四。拉施特所记者，或另为一人也。勃拉奴克 劈尼在贵由大汗(即定宗)朝廷时，尝得晤镇海丞相 (Chancellor Chingay)。

(二六)长春在万里漠北，选地为观，榜名曰栖霞观，盖以纪念其故乡栖霞县也。是处盖在蒙古极西，今之科布多附近矣。

西南约行三日，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日，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及命百骑挽绳县轘以上，缚轘以下。约行四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一)。从官连幕为营。因水草便，以待铺牛驿骑，数日乃行。有诗三绝云：“八月凉风爽气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胜概无才思，空对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其三云：“金山虽大不孤高，四面长挖拽脚牢。横截大山心腹树，干云蔽日竞呼号。”渡河而南，前经小山，石杂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

七十里。复有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咸卤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驻程挹水为食。傍有青草，多为羊马践履。宣使与镇海议曰：“此地最难行处，相公如何则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谘师。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二)。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颇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余里，东西广袤，不知其几千里，及回纥城方得水草。”师曰：“何谓白骨甸？”公曰：“古之战场。凡疲兵至此，十无一还，死地也。顷者乃满大势亦败于是。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惟暮起夜度，可过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晡时即行，当度沙岭百余，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间，得达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气黯黑，魑魅魍魉为祟。我辈当涂血马首以厌之。”师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远避。书传所载，其孰不知。道人家何忧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馭以六马，自尔不复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际，若银霞。问之左右，皆未详。师曰：“多是阴山(三)。”翌日，过沙陀，遇樵者再问之，皆曰“然”。于是途中作诗云：“高如云气白如沙，远望那知是眼花。渐见山头堆玉屑，远观日脚射银霞。横空一字长千里，照地连城及万家。从古至今常不坏，吟诗写向直南夸。”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至小城北，酋长设葡萄酒及名果、大饼、浑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

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四)也。其地大热，葡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时禾麦初熟，皆赖泉水浇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鳖思马大城^(五)。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劝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载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六)。”师问曰：“更经几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万余里即是。”其夜，风雨作。园外有大树，复出一篇示众云：“夜宿阴山下，阴山夜寂寥。长空云黯黯，大树叶萧萧。万里途程远，三冬气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断蓬飘。”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七)头目来迎。南望阴山，三峰^(八)突兀倚天。因述诗，赠书生李伯祥生相人，诗云：“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涧盘。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人云，向此冰池之间观看则魂识昏昧）。岩深可避刀兵害（其岩险固，逢乱世坚守，则得免其难），水众难滋稼穡干（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

禾，每岁秋成)。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画图看。”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刺城^(九)。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一〇)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泊其夫人劝葡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园蔬同中区。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翌日，并阴山而西。约十程，又渡沙场。其沙细，遇风则流，状如惊涛，乍聚乍散^(一一)，寸草不萌，车陷马滞，一昼夜方出，盖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际阴山之麓。逾沙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无水。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一二)。沿池正南下，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巔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一三)，入东西大川^(一四)。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一五)。铺速满国^(一六)王暨蒙古塔刺忽只^(一七)领诸部人来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一八)。其地出帛，目曰秃鹿麻^(一九)，盖俗所谓种

羊毛织成者。时得七束，为御寒衣。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二〇)谓汉人也。师自金山至此，以诗纪其行云：“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横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修道架桥彻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阴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观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株相倚鬱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大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顿擗，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县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海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如神功。我来时当八九月，半山已上皆为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后衣衾冷如铁。”

(一)长春涉金山，究经何道，不可确考。长春言自金山东北，南行四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因水草便，以待铺牛驿骑”，尤足证明长春经乌兰达坂关度金山者也。前临之河，即布勒棍河。程同文、丁谦及白莱脱胥乃窠皆同此主张。惟徐松谓金山南面大河，即今额尔齐斯河（即也儿的石河），则似又经泰莱克台或鸟儿莫

该台两关也。

(二)长春既过金山，乃向南行，而至今古城。白骨甸似在布勒棍河南不远处。大沙陀即西人所称之准噶尔沙漠(Dsungarian desert)。我国地图有作古尔班通古特沙地者。清光绪初年，俄人窃查此区甚详。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陆军大尉索斯诺甫斯吉(Sosnowsky)由古城(今改奇台县)西至斋桑(Zaisan)，在八九月间时，经过此境，几丧其身。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普舌瓦尔斯吉(Przewalsky)亦经此道，由斋桑至古城，复由古城回斋桑。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春，普氏由乌伦古湖上溯乌伦古河及布勒棍河，折南经沙漠，而至巴里坤湖(Barkul)，此沙漠即准噶尔沙漠。一八七七年，博塔宁由科布多往巴里坤，复由哈密往乌里雅苏台，亦经过此沙漠之极东边。博氏《蒙古纪行》书中，复详述有俄国驼商二队，于该年由科布多经乌兰达坂关布勒棍河而往古城也。普舌瓦尔斯吉记准噶尔沙漠高出海面一千八百英尺至二千五百英尺，全境乏水不毛，有数处多沙，又有数处多石子，产野马野驼。博塔宁记石子多黑色，故举目望磧，亦全黑色。与《西游记》所言白骨甸地皆黑石者，正相同。俄人皮阿色资吉(Piassetsky)谓此漠中沙山，犹如海浪。而《西游记》亦有“度沙岭百余，若舟行巨浪然”。两家比喻，诚可谓不约而同矣。古城北面沙磧，由北至南，约宽八十俄里(每一俄里合中国二里二)。由古城经乌伦古河至布伦托海，有道，尚平坦，可以行车。长春在准噶

尔沙漠所经路线，虽不能确定，然大约取最捷近最平坦者，由布勒棍河或乌伦古河而至古城也。

(三)长春在沙陀北望见之阴山，即新疆境内之天山。惟读者宜注意耶律楚材《西游录》称河套外之阴山亦为天山。两山相距甚远，而同一名也。在沙陀北已望见之，则其山之高，亦可知矣。皮阿色资吉及普舌瓦尔斯吉皆记在准噶尔沙漠时，于二百俄里（Versts）以外，即能望见天山也。

(四)和州即火州，又曰合刺火者（Karakhodjo）。隋唐时为高昌国，今已毁坏。遗址在今吐鲁蕃东八十八里。吐鲁蕃今代仍产佳葡萄。

(五)鳖思马即别失八里（Bishbalik）。耶律楚材《西游录》作别石把；有唐碑。其地在唐时为北庭都护府。西洋考古家如克拉勃罗德（Klaproth）等，皆谓即今之乌鲁木齐。魏源及洪钧亦皆持此说。徐松谓在今济木萨之北。丁谦谓在阜康县所辖三台塘西四十里乌尔图河地方。端府之端字，即都护二字之合音也。杨公何之名，不见《新唐书·方镇表》。

(六)轮台亦见《西游录》，谓在别石把西二百里。元时，此城在天山之北。汉时轮台，似即今之轮台，在天山之南麓。北庭东数百里之西凉，非今甘肃凉州，必另为一城，同名而已。

(七)波斯人谓基督教徒为迭屑。惟有时亦施之于火教徒。小亚美尼亚亲王海敦之《亚洲诸国记》称畏吾儿国

(Yogurs = Uighurs) 曰达尔赛国(Tarse)。约翰孟德高维奴遗札有达尔西文(Tarsic)，即畏吾儿文。玉尔谓畏吾儿国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者甚众，故有是名也。《至元辨伪录》云：“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弥失诃，《景教碑》作弥施诃，为波斯人耶稣之称谓。达尔赛即迭屑之别译也。

(八)南望阴山三峰，突兀倚天者，即博克达山(Bogdola)也。此山有三峰，终年积雪，高出海面一万四千英尺。普舌瓦尔斯吉在沙漠中，距离二百五十俄里处，已能望见之。近代游历家无不称为壮观也。

(九)昌八刺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彰八里也，亦见《大典图》，在别失八里之西。小亚美尼亚王海敦《纪行》亦有彰八里(Djambalekh)。此城在天山北麓，往伊犁之大道间，今已湮灭。盛唐之世，西北版图尚远在今伊犁之外。《西游记》此处言昌八刺以东，昔属唐者，误也。

(一〇)《西游记》之回纥，其用法，同于今之回回，非专指回纥一族。回教徒祈祷时，面向麦加城(Mecca)。故言其但礼西方耳。

(一一)沙漠中，沙流状如惊涛。《马黎诺里游记》亦载之，而名曰锡洛斯喀贡(Cyollos Kagon)。并阴山西行之道，今代依然为通道。由伊犁往乌鲁木齐及古城等地，皆须经行此道。

(一二)长春所名之天池，即今固尔札(Kuldja，宁

远城)北面山中之赛喇木淖尔 (Sairam nor), 吉利吉思人称之为色忒库尔 (Sutkul), 华言“乳海”也。今代蒙古人又称之为察罕赛喇木淖尔, 汉言“白静湖”也。色忒库尔之名, 亦见海敦《纪行》。欧洲人最先见此湖者为俄人蒲甸索甫 (Putimtsoff), 于一八一一年 (清仁宗嘉庆十六年) 窃查此湖, 有详明记载。一八七一年 (同治十年) 俄人侵占固尔札后, 俄国测量队始详细测量赛喇木淖尔及附近诸地。一八七三年 (同治十二年) 秋, 徐楼 (Schuyler) 尝亲访此湖, 得悉长春所记者, 皆确实无讹也。耶律楚材《西游录》亦载此山顶之湖也。

(一三) 离天池后, 所经之峡, 今代名曰塔勒奇山峡 (Talki Pass)。过峡, 入伊犁河平原, 至薄罗火鲁山系 (Borokho rorange)。中国北京至固尔札之驿道, 经赛喇木淖尔、塔勒奇峡而至固尔札西北之绥定城。徐楼《游记》云: “峡中小河, 亦名塔勒奇。水越高石, 而成无数瀑布, 奔腾汹涌, 流急如箭。峡之两旁, 山斗如墙。石缝中有树木, 颇高峻。产野苹果、野杏、榆树、白杨等。”谢彬《新疆游记》云: “自松树头至塔勒奇阿瑞驿七十里, 皆在山峡中行, 宽不数丈。下坡多而平路少, 俗名果子沟。为迪化、伊犁间现今惟一通路。夹岸峰峦峭耸 (即塔勒奇山), 上多药材。松林阴森, 弥望苍碧, 果树杂生, 群花竞放, 浓碧嫣红, 步步引人入胜。山泉成涧, 奔腾汹涌, 或类瀑布, 曲折弯环, 幽境如画。山水之奇, 胜于桂林。岩石之怪, 比于雁岩。” (见中华书局刊本第一四九页)

(一四)出峡后所见之大川,即伊犁河也。

(一五)阿里马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阿力麻里。波斯史家作阿尔马力克(Almalik),为察合台汗国之都城。徐松、丁谦等皆谓在阿里马图河滨,西人亦有从其说,而指亦息渴儿湖(Issikul)北面之维尔尼城(Verny)即其地者。然最后最确之踏查,则谓在伊犁河流域,距固尔札不远。俄人谢米诺甫(Semenoff)考在伊犁河畔,距固尔札西北四十俄里,距绥定七俄里。遗址面积甚广,满目瓦砾。

(一六)铺速满国即回教徒。俄国古史称回教徒曰白色尔蛮(Bussurman),音与铺速满最相近。勃拉奴克劈尼《纪行书》称作毕色尔密尼(Bisermini),皆为木速尔蛮(Mussulman)之讹音。

(一七)塔刺忽只,《元史》作达鲁花赤,蒙古语长官也。

(一八)突厥人谓苹果曰阿里马(alma)。莱格尔调查绥定附近,今仍产苹果及梨,驰名四方。耶律楚材《西游录》云:“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林檎,野苹果也。

(一九)秃鹿麻(tolma)为土耳其斯坦所产一种布,今代仍通用。绵与棉同。元时,棉始自西域输入中国。乌古孙仲端《北使记》云:“其衣袂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殖于地。”所谓羊毳亦指棉花,非汉土原有,故少见多怪也。

(二〇)桃花石,古代中央亚细亚人称中国者也。隋

时,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Simocata)作陶格司国。中世纪回教徒称中国曰汤姆格笈(Tamgaj),桃花石即其译音也。

连日所供胜前。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没鞏(一)(没鞏河也)。水势深阔,抵西北流,从东来截断阴山,河南复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济。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师奉诏来,去行在渐近,先往驰奏,独镇海公从师。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东夏(二)使回,礼师于帐前,因问来自何时。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辞朝,帝将兵追算端汗(三)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纥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过板桥渡河(四)。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学士,林牙小名),其国王辽后也。自金师破辽,大石林牙领众数千走西北,移徙十余年,方至此地。其风土气候,与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城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传国几百年。乃满失国,依大石土马复振,盗据其土。继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满寻灭,算端亦亡。又闻前路多阻,适坏一车,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当途,石色尽赤,有驻军古迹。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联。又渡石桥,并西南山行五程,至塞

蓝城(五),有小塔。回纥王来迎入馆。十一月初,连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为年,傍午相贺(六)。是日虚静先生赵九古语尹公曰:“我随师在宣德时,觉有长往之兆,颇倦行役。蒙师训道,人不以死生动心,不以苦乐介怀,所适无不可。今归期将至,公等善事父师。”数日示疾而逝,盖十一月五日也。师命门弟子葬九古于郭东原上,即行。西南复行三日,至一城。王亦回纥,年已耄矣。备迎送礼,供以汤饼。明日又历一城(七)。复行二日,有河,是为霍阨没鞏(八)。由浮桥渡,泊于西岸。河桥官献鱼于田相公(九),巨口无鳞。其河源出东南二大雪山间(一〇),色浑而流急,深数丈,势倾西北,不知其几千里。河之西南,绝无水草者二百余里(一一)。即夜行,复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与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复有诗云:“造物峥嵘不可名,东西罗列自天成。南横玉峤连峰峻,北压金沙带野平。下枕泉源无极润,上通霄汉有余清。我行万里慵开口,到此狂吟不胜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复经一城,回纥头目远迎,饭于城南,献葡萄酒,且使小儿为缘竿舞刀之戏。再经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一二),宿大桑树下,其树可荫百人。前至一城,临道一井,深逾百尺。有回纥叟,驱一牛挽辘轳汲水以饮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见而异之,命蠲其赋役。仲冬,十有八日。过大河,至邪米

思干大城之北。太师移剌国公^(一三)及蒙古、回纥师首载酒郊迎，大设帷幄，因驻车焉。宣师刘公以路梗留，座中白师曰：“顷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坏之。况复已及深冬，父师似宜来春朝见。”师从之。少焉，由东北门入。其城因沟岸为之。

(一)没鞬(muren)，蒙古语河也。今代地图有作木伦者。答刺速即唐时之怛逻私(Talas)。怛逻私河流入哈喇库尔湖(karakul)，为楚河(Chu R.，古碎叶川)及锡耳河(Syr daria，古药杀水)间之巨川。由阿里马至怛逻私河，计程凡有六百英里，即约二千华里，四日断不能达。故中西注释者，如徐松、丁谦、徐楼(Schuyler)等，皆谓撰《西游记》者，心中实指伊犁河，偶尔误写为答刺速河也。刘枢(Lerch)谓或指楚河(Chu River)而言。

白莱脱胥乃窳谓李志常撰《西游记》时，无意中将以前日记倒乱一段，观于其叙述答刺速河后，再述西辽大石林牙可以见之也。耶律楚材《西游录》，及常德《西使记》皆先言西辽，而后述怛逻私河。元宪宗时，欧洲游历家卢白鲁克(Rubruck)之纪程，亦与耶律楚材及常德所言相合。卢氏之行也，由西往东。故先言怛逻私城而后抵哈喇契丹(即西辽)旧壤。西辽都城在怛逻私之东，楚河畔。长春归程时，记由吹没鞬(即楚河)至阿里马共行十日，与真情相去不远。明乎撰述人有倒乱日记事，则以后由答刺速至塞蓝城(Sairam)仅约一百十六英里，而费时一全月，由阿里

马至答刺速相隔六百英里，而费时仅四日，种种不合情理之故，即不难了解矣。

(二)长春过答刺速河后所遇之东夏使，屠敬山及白菜脱胥乃奚皆谓即金使吾古孙仲端。王国维谓为金宣抚蒲鲜万奴之使者也。《元史·太祖本纪》十年冬十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十一年冬十月，蒲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亲征录》作僭称东夏王）。自是迄于太宗癸巳万奴之擒。

(三)算端汗者，花刺子模国王札阑丁(Djelal-eddin)也。

(四)上方已言《西游记》此处记载，有颠倒情况，故十月十有六日，西南过板桥渡河，似过楚河也。卢白鲁克《游记》亦载在哈喇契丹国境，曾渡一大河。未抵塞蓝城前五程，长春“又渡石桥”一所。徐楼以为即答刺速河之桥。而以前所过之答刺速没鞏实乃伊犁河，偶尔误写者也。

《西游记》此处纪程有误，可无疑也。长春真人等离阿里马后，行程可略述如下：先沿伊犁河北岸，向西而行。后渡河直南行，而至今之维尔尼城(Verny)。此城在亦息渴儿湖北阿拉涛山(Alatau Mts.)北麓。再沿此山北麓西行，至喀斯泰克关(Kastek Pass)。过山而南，再西南行，至今托克马克(Tokmak)地方。渡楚河后，再沿亚历山大山系(Alexandrofsky Range)北麓西行，而抵奥李阿塔(Aulic-ata)地方(古怛逻私城)。在该处渡答刺速河，更向西南。计

由阿里马城抵此，共约六百英里，即二千华里少弱也。

(五)塞蓝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赛蓝城，亦见常德《西使记》。此城今仍存在，在乞姆肯忒城(Chimkent)东十三英里。今代由奥李阿塔至塔什干之驿道，经过赛蓝城西。古代阿拉伯地理书中，无赛蓝之名。然刘枢(Lerch)考谓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书中之亦思肥甲伯城(Isfidjab)即赛蓝也。

(六)刘枢及伟烈亚力二氏，皆谓回历六一八年之元旦，为公元一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该年中国阴历十一月四日，即阳历十一月二十日，此日断不能为回历之新年。故刘枢以为长春所谓之年，实乃勒墨藏月(Ramazán)大斋之末日，回人所谓大拜拉姆(Great Beiram)节也。一二二一年(辛巳岁，元太祖十六年)此节应在十一月十八日(阳历)。《西游记》之阴历十一月四日，为阳历十一月二十日。较迟二日。伟烈亚力谓此参差之故，实因回人不用推算，而以初见新月之日，为一月之首日也。《西游记》已载明十一月初，连日雨大作，未得见新月也。

(七)离塞蓝城后，长春等连过二城。白菜脱胥乃奚谓二城中，必有一城为塔什干也。丁谦则谓初至之城为塔什干，后至之城名毕斯肯特云。

(八)霍阐没鞑《元史·郭侃传》作忽章河，河流经忽毡城，因城而得名。霍阐、忽章、忽毡，皆为 Khodjand 之译音。古代希腊人称此河曰鸦格萨泰斯(Iaxartes)。隋、唐书上之药杀水，即由此转音。阿拉伯人称此河曰细浑

河(Sihum),又曰沙胥河(R. of Shash,沙胥即柘支,或察赤,塔什干之古名也),又曰忽章河(nahar Khodjand),今代曰锡耳河(Syr-daria)。由塔什干往邪米思干城(Semis-cant = Samarkand)之驿道,在乞那斯(Chinaz)地方,过锡耳河,长春亦必由此驿道在该处渡河者也。

(九)田相公即镇海也。桥官所献巨口无鳞之鱼,或即鲶鱼(Sheatfish, Silurus)。此鱼巨口无鳞。据今代游历家之记载,锡耳河仍丰产此鱼。

(一〇)锡耳河发源于亦息渴儿湖南方塔斯克尔塔山及葱岭之间,初名那林河,向西南流,至霍阑西,始转向西北,入于阿拉尔海。《西游记》言此河之情形,与今代游历家所见者,全相合。

(一一)河西南面之沙漠,介于河及基柴克(Djizak)之间,往撒马儿罕之驿道,正经过之。过沙漠后,所见之西山,乃撒马儿罕北面之岭。此岭在东南,与撒马儿罕南面诸山相接连。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流域,介居两岭中间。基柴克西南有帖木儿郎关(Gate of Tamerlane),驿道由此通过。长春等盖即经此而入柴拉夫香河流域,抵邪米思干者也。

(一二)过关后,历三城,入南北平川,盖已至柴拉夫香河流域矣。考此流域地形,自东南蜿蜒向西北。仲冬十有八日,所过之大河,即柴拉夫香河。今代由基柴克往撒马儿罕之驿道,在撒马儿罕城东北六英里,朱班阿塔(Chupan ata)山麓渡河。邪米思干又作寻思干。二名皆

见《元史·太祖本纪》。其原音为 (Semiscant)。突厥语“肥城”之义。中世纪时，撒马儿罕城之别名也。

(一三)白菜脱胥乃突谓太师移刺国公或即耶律楚材也。楚材为辽之后裔。辽之国姓为耶律，又作移刺。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有《从容庵录序》。末题曰：“移刺楚材晋卿序于西域阿里马城。”楚材与长春真人在邪米思干时，颇相得。王国维谓《湛然居士文集》五，有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诗四首。据其音韵考之，实皆和长春者也。既和之，而又隐其名者，必以后又有所不嫌于长春也。长春等东归后，有欺凌他教之举。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成观，毁灭释迦佛像、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楚材儒者，见此暴横行为，必不悦于心也。又《佛祖历代通载》卷三三，有唐方王盘等奉敕撰之《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此碑为耶律铸奉敕篆额。铸乃楚材之子。《湛然集》中长春之名，或为铸刊印文集时，所删除者也。王国维谓太师移刺国公，乃耶律阿海也。阿海以功拜太师，从帝攻西域，下蒲华、寻斯干等城，留监寻斯干，专任抚绥之责云。耶律阿海《元史》卷一五〇有专传。二说吾取王氏，盖楚材无太师之称号也。

秋夏常无雨。国人疏二河入城，分绕巷陌，比屋^(一)得用。方算端氏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二)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

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有冈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三)。太师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师乃住宫，叹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畏惧，况盗贼未至，复预忧乎？且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从者安之。太师作斋，献金段十。师辞不受。遂月奉米面盐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见师饮少，请以葡萄百斤作新酿。师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数得之，待宾客足矣。其葡萄经冬不坏。又见孔雀、大象，皆东南数千里印度国物。师因暇日，出诗一篇云：“二月经行十月终，西临回纥大城墉。塔高不见十三级（以砖刻镂玲珑，外无层级，内可通行），山厚已过千万重。秋日在郊犹放象，夏云无雨不从龙。嘉蔬麦饭蒲萄酒，饱食安眠养素慵。”师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镇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领甲兵数百，前路侦伺。汉人往往来归依。时有算历者在旁，师因问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时，食至六分止。”师曰：“前在陆局河时，午刻见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时食至七分。此处所见各不同。按孔颖达《春秋疏》月体映日，则日食。以今料之，盖当其下，即见其食既，在旁者则千里渐殊耳。正如以扇翳灯，扇影所及，无复光明。其旁渐远，则灯光渐多矣。”师一日至故宫中，遂书《凤栖梧》词于壁，其一

云：“一点灵明潜启悟。天上人间，不见行藏处。四海八荒惟独步，不空不有谁能覩，瞬目扬眉全体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万劫轮回遭一遇，九元齐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环无定止。春去秋来，多少荣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禩，一兴一废长如此。死去生来生复死，轮回变化何时已。不到无心休歇地，不能清净超于彼。”又诗二首，其一云：“东海西秦数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饱，夜半三更强不眠。实迹未谐霄汉举，虚名空播朔方传。直教大国垂明诏，万里风沙走极边。”其二云：“弱冠寻真傍海涛，中年遁迹陇山高。河南一别升黄鹄，塞北重宣钓巨鼈。无极山川行不尽，有为心迹动成劳。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闰十二月将终，侦骑回，同宣使来白父师，言二太子发军，复整舟梁，土寇已灭。曷刺等诣营谒二太子，言师欲朝帝所。复承命云：“上驻蹕大雪山^(四)之东南。今则雪积山门百余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尔为我请师来此，听候良便。来时当就彼城中，遣蒙古军护送。”师谓宣差曰：“闻河以南千里，绝无种养。吾食须米面蔬菜，可回报太子帐下。”壬午之春正月，杞榄^(五)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台判李公辈请师游郭西。宣使泊诸官，载葡萄酒以从。是日天气晴

霁，花木鲜明，随处有台池楼阁，间以蔬圃，憩则藉草，人皆乐之。谈玄论道，时复引觞。日昃方归，作诗云：“阴山西下五千里，大石东过二十程。雨霁雪山遥惨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国时，名为河中府）。园林寂寂鸟无语（花木虽茂，并无飞禽），风日迟迟花有情。同志暂来闲睥睨，高吟归去待升平。”望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真元节^(六)也。时僚属请师复游郭西，园林相接百余里，虽中原莫能过，但寂无鸟声^(七)耳。遂成二篇，以示同游。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迟迟。正当月白风清夜，更好云收雨霁时。市地园林行不尽，际天花木坐观奇。未能绝粒成嘉遁，且向无为乐有为。”其二云：“深蕃古迹尚横陈，大汉良朋欲遍巡。旧日亭台随处列，向年花卉逐时新。风光甚解流连客，夕照那堪断送人。窃念世间酬短景，何如天外饮长春。”

（一）撒马儿罕城甚古，惟城址时常迁移，今代之撒马儿罕城乃帖木儿所建者也。公元一二二〇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岁），成吉思汗所毁之撒马儿罕城，是否即在今地，不可考矣。今城四郊皆有古代民居遗迹，瓦砾满地，尤以城北及城西为最。城北遗迹，号曰阿富罗歇伯（Afrosiab）。相传为古代撒马儿罕城，往往有蒙古时代以前之钱掘现。今代撒马儿罕城在柴拉夫香河西南六英里。古代

阿拉伯及波斯地理家称此河曰索格德河(Sogd)。朱班阿塔山(Chupan ata)在城之东北六英里，高出撒马儿罕城四百八十英尺。城山之间，有柴拉夫香河间隔。河在山脚处，分为二支。一为白河(Ak-daria)，河之正身也。一为黑河(Kara-daria)，人工凿成。在白河之南，撒马儿罕城南六英里有安格儿渠(Angar Aryk)，又名达儿格姆(Dargam)，亦人工凿成。自柴拉夫香河上流分出，至城西十六英里而与黑河合流。撒马儿罕城位于柴拉夫香河本身及渠之中间大岛上。西辽人因而称之曰河中府(西辽之河中府又似译自阿拉伯文拜音那哈拉因 Bein naharein，其义亦犹河中府也)。城内有小河两道，自南方达儿格姆渠分出。四郊河渠，皆为古代人工凿成。爱德利奚(Edrisi)及阿伯尔肥达(Abulfeda)之《地理书》中，皆详言索格德河流域水利事。达儿格姆渠见于爱德利奚书中，亦见于算端巴伯儿《史记》。朱班阿塔山见于依宾霍克尔书中，称之曰库哈克(Kuhak)。在俄人占领撒马儿罕以前及以后，近世人记载该地者，亦有数家。一八四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康尼阔甫(N. Khanikoff)及雷猛(A. Lehmann)二人尝至其地。康尼阔甫之《布哈拉汗国记》有撒马儿罕及附近详图。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德国彼德曼《地学丛书》(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heilungen)尝仿印此图。雷猛《纪行》，直至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氏卒后，始刊于巴佑及海尔梅孙(Baer & Helmersen)之《俄国杂录》(Beitrage zur Kenntnisse des Russischen Reichs)中。一

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德国《地学杂志》（*Zeitschrift d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载有俄京圣彼得堡学会拉德洛甫（Dr. W. Radloff）之柴拉夫香河流域记事，并附有详图。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英国伦敦《地学杂志》有俄人肥清科（Prof. Fedchenko）之柴拉夫香河流域记事并附图。

（二）河西者，西夏也。河西之名，常见《元史》。

（三）算端新宫，似即今城内西部山上卫城，所谓阿儿克（Ark）者。

（四）大雪山即今印度库斯山系（Hindukush）。

（五）把榄，《西游录》作芭榄，波斯语 badam 之讹音，杏树也。《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译作把聃。音最准确。

（六）每岁二月望，道家以为真元节，云是玄元诞弥之日。

（七）今代撒马儿罕城外，仍园林相接，风景如画，与长春真人时代无异也。

三月上旬，阿里鲜至自行宫。传旨云：“真人来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劳至矣。今朕已回，亟欲闻道，无倦迎我。”次谕宣使仲禄曰：“尔持诏征聘，能副朕心。他日当置汝善地。”复谕镇海曰：“汝护送真人来，甚勤。余惟汝嘉。”仍敕万户播鲁只^{（一）}以甲士千人卫过铁门。师问阿里鲜以程途事。对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

初发。驰三日，东南过铁门。又五日，过大河。二月初吉，东南过大雪山，积雪甚高，马上举鞭测之，犹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复五尺许。南行三日，至行宫矣。且师至，次第奏讫。上悦，留数日方回。”师遂留门人尹公志平辈三人于馆，以待行五六人同宣使辈，三月十有五日，启行。四日，过碣石城^(二)。预传圣旨，令万户播鲁只领蒙古、回纥军一千，护送过铁门^(三)。东南度山，山势高大，乱石纵横。众军挽车，两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军即北入大山破贼，五日，至小河^(四)，亦船渡。两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济大河，即阿母没鞑也。乃东南行，晚泊古渠上。渠边芦苇满地，不类中原所有。其大者，经冬叶青而不凋。因取以为杖，夜横辕下，辕覆不折。其小者叶枯春换^(五)。少南山中有大实心竹，士卒以为戈戟。又见蜥蜴，皆长三尺许，色青黑^(六)。时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诗云：“志道既无成，天魔深有惧。东辞海上来，西望日边去。鸡犬不闻声，马牛更递铺。千山及万水，不知是何处。”又四日，得达行在。上遣大臣喝刺播得来迎，时四月五日也。馆舍定，即入见。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上悦，赐坐。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

之东以居焉。译者问曰：“人呼师为腾吃利蒙古孔（译语谓天人也），自谓之邪？人称之邪？”师曰：“山野非自称，人呼之耳。”译者再至曰：“旧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阳师学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处世，人呼以先生。上问镇海曰：“真人当何号？”镇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师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时适炎热，从车驾庐于雪山^(七)避暑。上约四月十四日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内使近侍三人记之。将及期，有回纥山贼指斥者，上欲亲征。因改卜十月吉。师乞还旧馆。上曰：“再来不亦劳乎？”师曰：“两旬可矣。”上又曰：“无护送者？”师曰：“有宣差杨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纥酋长以千余骑从行，由佗路回^(八)。遂历大山，山有石门，望如削蜡。有巨石横其上若桥焉。其下流甚急，骑士策其驴以涉，驴遂溺死，水边尚多横尸。此地盖关口，新为兵所破。出峡，复有诗二篇。其一云：“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太堪惊。两崖绝壁挨天耸，一涧寒波滚地倾。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其二云：“雪岭皑皑上倚天，晨光灿灿下临川。仰观峭壁人横度，俯视危崖柏倒县。五月严风吹面冷，三焦热病当时痊。我来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师来觐，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马皆肥。及奉诏而回，四月

终矣，百草悉枯。又作诗云：“外国深蕃事莫穷，阴阳气候特无从。才经四月阴魔尽（春冬霖雨，四月纯阳绝无雨），却早弥天旱魃凶。浸润百川当九夏（以水溉田），摧残万草若三冬。我行往复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见行人带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获珊瑚。有从官以白金二镒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余。以其得之马上，不能完也。继日乘凉宵征。五六日，达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诸官迎师入馆，即重午日也。

（一）万户播鲁只似即元太祖四怯薛中之博尔朮也。博尔朮《元史》卷一一九有专传。怯薛者，犹言番值宿卫也。领怯薛歹，分番宿卫，每三日而一更。播鲁只是时或驻守铁门关也。成吉思汗是时行宫在印度库士山南，迦布逻附近。

（二）碣石城(Kash)甚古，在撒马儿罕之南。《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西距那色波(Nakhsheb，今曰喀儿西 Karshi)百五十里。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即佉沙或碣石之别译），地方数千里。玄奘《西域记》亦载羯霜那国。第十世纪时，依宾霍克尔尝言碣石城，此城为帖木儿之诞生地。帖木儿以后，此城辄称曰歇儿杀泼斯(Shahr sabz)，华言绿城也。今代地图上仅称曰歇儿城。

（三）铁门关(Iron gates)在碣石南五十五英里。《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最早言之：“有铁门山，左右巉峭，石色

如铁。为关以限二国，以金锢阖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云：“从此(羯霜那国)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谿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扃，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出铁门至覩货逻国。”《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辛巳夏四月，驻蹕铁门关。回教作家最初记铁门关者，为第九世纪末，阿拉伯地理家雅库比(Yakubi)称之为达尔依阿汗(Dar-i-ahan)，此为波斯语，华言铁门也。相传为小邑之名。依宾霍克尔尝记由那撒甫(Nasaf，即那色波或喀儿西)至忒耳迷(Termed)行程，各站中有铁门之名。爱德利奚《地理书》载铁门为一小邑，人烟颇繁。帖木儿时，波斯文史中，常见铁门之名。歇里甫爱丁(Sherif-eddin)记一三九八年(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春，帖木儿征印度旋军回都，纪程如下：渡阿母河后，留住忒儿迷二日。次启程向碣石城。第一日宿于克胥拉克(Kishlak)，哲韩沙(Jehan Shah)之驻冬处也。第二日宿于突厥温泉(Bath of Turki)。第三日过阔鲁格(Koluga)，亦名铁门关。夜则宿于巴力克(Barik)河畔。第四日，抵笈格达力克(Jigdalik)。第五日，抵库笈蒙达克(Kuzimondak)。第六日，抵杜资毕尔真(Duz Bildjen)。帖木儿之子沙哈鲁(Shah Rukh)来迎。第七日，抵一溪畔。第八日，入碣石城。算端巴伯儿《史记》亦称铁门关为阔鲁格。

欧洲人最初见铁门关者，为十五世纪初叶之西班牙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克拉维局奉喀斯的尔(Castile, 西班牙东部一国)王亨利第三(Henry III)之命，于一四〇四年(明成祖永乐二年)在忒耳迷渡阿母河。克氏于八月二十二日，离该处而宿于平原上。二十三日，经过村庄甚众，人烟稠密，沿途俱平野。二十四日，经一大房。在该处午餐。帖木儿亦常在此休息。食后，复前行。抵一河边，宿于平野。二十五日，在某高山脚午餐。是处有一华房，以美丽之砖建成。有山峡曰铁门关，由关可以通过此山也。山峡似由人工凿成，两边山峰凸起，高不可测。峡则甚深，路极平坦。峡之中央有一村。村后，山高达于天际。铁门关外，别无他峡可以通过此山。故撒马儿罕国视此为要塞，驻重兵以防印度之侵入。商人过此征税。印度商人欲往北方者，皆须经此。此关每年收入商税甚巨，皆以贡帖木儿。铁门关诸山，俱无树木。土人相传古代确有大铁门，可以开闭。往来行旅，未得允许，悉不得过。过关后，克拉维局复前行。夜间宿于山上。次日，抵一小河。在河边游牧人之帐幕旁，稍午睡数小时。复前行，晚抵一小山岭，稍事休息。夜半复起身前行。八月二十八日，抵碣石大城。(见 Narrative of Clavijo's Embassy to Timur, translated by R. Markham, 1859. Hakluyt Society, pp. 119-123)克拉维局后，凡四七一年，欧洲人复无履其境者。直至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俄国马叶甫(Mayeff)踏查海撒(Hissar)一带丛山，及阿母河上流北面诸支

流，始由喀儿西(Karshi)而至拜松(Baisun)。既过察克察(Chakcha)宽旷平原，得见历史著名之铁门关山峡，峙立面前。今代土人称此关曰白资果拉汗那(Buzgola Khana)，华言山羊房也。由歇儿杀泼斯(Shahr Sahz，即碣石)及由喀儿西而来之路，在距北口不远处汇合。山峡由西北而至东南，长一英里半，盖为山之裂口也。山为分水岭，山之北水向北流，山之南水向南流。山峡景致优美，两旁高石耸立。最宽处三十步，狭处仅五步而已。察克察河自峡中流出北口，更向北流。出南口有小溪曰许拉伯(Shurab)，南流入施拉拔德河(Shirabab daria)，在此河畔，路途始分。其正路东转而至打尔班(Derbend，不可与高加索山之打耳班相混)，打耳班距关南口五英里。由是而更至拜松及海撒。其支道崎岖难行，趋向南方，沿施拉拔德河而抵阿母河畔。一八七五年之《俄国杂志》(Russische Revue)，有刘枢氏刊印之马叶甫简略报告，并附有兴味之注解。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俄斯多雷托甫(Stoletoff)往阿富汗国时，经过铁门关。随从医官雅佛儿斯吉(Dr. Yavorsky)有《阿富汗及布哈拉游记》(Travels into Afghanistan and Bukhara)之作，尝详载铁门关。

(四)长春等过铁门关后五日，所渡之小河，即施拉拔德河，此河亦阿母河北面支流也。出铁门关南行之道，沿施拉拔德河畔而抵阿母河，所经皆崇山峻岭，至为难行。阿母没鞑即阿母河。

(五)长春等所见渠边芦苇，不类中原所有。白菜脱

胥乃窠谓非真芦苇，实乃阿魏(Asafoetida)也。中央亚细亚各地，尤以阿母河畔，产阿魏最多。其干挺直，高约五英尺至七英尺，无皮，顶上有伞形花。马叶甫之报告，载瓦克胥河(即阿母河上流)流域居民用阿魏干以作藩栅。徐楼《土耳其斯坦游记》亦有同样记载。

(六)徐楼在锡耳河流域尝见有蜥蜴长至四英尺有零者，全身灰黄色，几类小鳄鱼也。徐楼所见，较之长春所记者，尤为大也。

(七)《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壬午年(一二二二年，元太祖十七年)夏，从车驾庐于雪山避暑。《西游记》所载年岁，与波斯史家拉施特之记载相同。拉施特记一二二二年，成吉思汗避暑于八鲁湾(Beruan, Peruan)。前一岁，蒙古人尝在该地击败算端札兰丁(Sultan Djelal-eddin)之兵者也。《元史》卷一载太祖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八鲁湾川。较之《西游记》及拉施特皆迟一年，《元史》有误。应以拉施特及《西游记》为准。八鲁湾今为印度库士山中关隘之名。在迦布逻(Kabul)及安德罗缚(Anderab)之间，地势高峻。该处有小邑及小溪，皆名八鲁湾。一六〇三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葡萄牙国鄂本笃(B. Goës)由迦布逻往巴达克山时，尝过八鲁湾。第九世纪时，阿拉伯人依宾库达特拔(Ibn Khordadbeh)已记八鲁湾城隶属巴緬(Bamian)。算端巴伯儿《史记》谓八鲁湾关至为崎岖难行。由是而至大峡，尚有七小关。迦布逻人称夏季北风曰八鲁湾风(wind of Parwan)。一五五六年(明世宗嘉

靖三十五年)，土耳其国锡的阿梨（Sidi Ali）由迦布逻往巴达克山，尝过八鲁湾关，次至安德罗缚城。

（八）《西游记》明言长春由大雪山归邪米思干不由旧道，沿路又不记地名，不悉究由何道。白莱脱胥乃窠谓较前道更在西云。然亦不过揣测之辞而已。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宣差李公东迈，以诗寄东方道众云：“当时发轫海边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初从西北登高岭（即野狐岭），渐转东南指上京（陆局河东畔，东南望上京也）。迤迤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阴山），阴山之外不知名。”（阴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数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师馆于故宫。）师既还馆，馆据北崖，俯清溪十余丈。溪水自雪山来，甚寒。仲夏炎热，就北轩风卧，夜则寝屋颠之台^{（一）}。六月极暑，浴池中。师之在绝域，自适如此。河中壤地宜百谷，惟无荞麦大豆。四月中麦熟，土俗收之，乱堆于地，遇用即碾，六月始毕。太师府^{（二）}提控李公献瓜田五亩，味极甘香，中国所无。间有大如斗者^{（三）}。六月间，二太子回，刘仲禄乞瓜献之，十枚可重一担。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实若粗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编发，男冠则或如远山，帽饰以杂色彩，刺以云物，络之以纓。自酋长以下，在位者冠之。

庶人则以白縠斯^(四)(布属)六尺许,盘于其首。酋豪之妇缠头以罗,或皂或紫,或绣花卉织物象,长可六七尺。发皆垂,有袋之以绵者,或素或杂色,或以布帛为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丘尼状,庶人妇女之首饰也。衣则或用白氎,缝如注袋,窄上宽下,缀以袖,谓之衬衣,男女通用。车舟农器制度,颇异中原。国人皆以镡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则纯用琉璃。兵器则以镞。市用金钱,无轮孔,两面凿回纥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负载重物,不以担。妇人出嫁,夫贫则再嫁。远行逾三月,亦听他适,异者或有须髯^(五)。国中有称大石^(六)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遇季冬,设斋一月^(七)。比暮,其长自剖羊为食,与庶者同享,自夜及旦。余月则设六斋。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飞檐,长阔丈余,上构虚亭,四垂纓络。每朝夕,其长登之,礼西方,谓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丁男女闻之,皆趋拜其下。举国皆然,不尔则弃市。衣与国人同。其首则盘以细縠斯,长三丈二尺,骨以竹。师异其俗,作诗以纪其实云:“回纥丘墟万里疆,河中城大最为强。满城铜器如金器,一市戎装似道装。剪簇黄金为货賂,裁缝白氎作衣裳。灵瓜素椹非凡物,赤县何人购得尝。”当暑,雪山甚寒,烟云惨淡。师乃作绝句云:“东山日夜气蒙鸿,晚(一作晓)色弥天

万丈红。明月夜来飞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师在馆，宾客甚少，以经书游戏。复有绝句云：“北出阴山万里余，西过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难论道，静石幽岩且看书。”

(一)波斯国屋顶皆平，故夏季天气炎热时，居人皆夜卧屋顶以纳凉。此俗至今尚然也。

(二)太师府即耶律阿海之府。阿海是时为邪米思干城之监守官，故照料长春一切食物起居也。参观《元史》卷一五〇《耶律阿海传》。

(三)撒马儿罕瓜味之美，依宾拔都他亦尝言之。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有河中府诗十首，咏其风景，可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互相证明也。

(四)摩斯，阿拉伯文纤细棉布。毛夕里城(Mossul)最初织制此布，故因城而得名。《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章有毛速绫布(Mosolin)，以金线细丝织成，皆在毛夕里城制造者也。

(五)西域妇人有须髯，乌古孙仲端《北使记》亦尝言之。

(六)大石马即《元史》上答失蛮之别译。其原音为波斯语 Danishmend，学术湛深之人也。此处之大石马则似指回教中教师也。

(七)波斯人于勒墨藏月(Ramazān)全月斋戒，不茹荤。惟回历以见新月为月初，故勒墨藏月，不必尽在季冬，

可在各季也。《西游记》载斋期情形，波斯国风俗至今尚然。勒墨藏月内，仅于日落后星现时，始就食或吸烟，以示虔敬。所谓危舍即回教寺（Minaret），寺屋顶上，皆有行廊。麦爱清（Möezzin）于每日日未出前及日落后，登廊唱时，请信徒入寺祈祷。麦爱清者回教寺中职员，专司唱时者也。

七月，哉生魄^(一)，遣阿里鲜奉表诣行宫，禀论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师相送数十里^(二)。师乃曰：“回纥城东新叛者二千户，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师可回安抚。”太师曰：“在路万一有不虞奈何？”师曰：“岂关太师事。”乃回。十有二日，过碣石城。十有三日，得护送步卒千人，甲骑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铁门外别路也。涉红水涧，有峻峰高数里。谷东南行，山根有盐泉流出，见日即为白盐。因收二斗，随行日用。又东南上分水岭，西望高涧若冰，乃盐耳。山上有红盐如石，亲尝见之。东方惟下地生盐，此方山间亦出盐^(三)。回纥多饼食，且嗜盐，渴则饮水。冬寒，贫者尚负瓶售之^(四)。十有四日^(五)，至铁门西南之麓。将出山，其山门峻峰，左崖崩下，涧水伏流一里许。中秋抵河上。其势若黄河，流西北。乘舟以济，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团八刺^(六)，山势险固。三太子之医官郑公途中相见，以诗赠云：“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届

后(一作候)夜弥清。一天气象沈银汉,四海鱼龙耀水精。吴越楼台歌吹满,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溯河东南行三十里,乃无水,即夜行。过班里城(七),甚大。其众新叛,尚闻犬吠。黎明饭毕,东行数十里。有水北流去,马仅能渡,东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镇海来迎。及行宫,上复遣镇海问曰:“便欲见邪?且少憩邪?”师曰:“人见是望。”且道人从来见帝,无跪拜礼,入帐折身叉手而已。既见,赐醴酪(八),竟乃辞。上因问:“所居城内,支供足乎?”师对:“从来蒙古回纥太师支給。迺者食用稍难,太师独办。”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传旨曰:“真人每日来就食可乎?”师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静处。”上令从便。二十七日,车驾北回。在路屡赐葡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河(一作航)(九)桥而北。师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一〇)阿海。”其月望,上设幄斋庄,退侍女左右,灯烛炜煌,惟阁利必、镇海、宣差仲禄侍于外。师与太师阿海、阿里鲜入帐坐。奏曰:“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于是召二人入。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

心，使勿泄于外。”

(一)魄者，月轮无光之处。哉生魄，新月初现之日也。

(二)太师仍即耶律阿海。相送数十里，二人当时感情之佳，可以想见。

(三)徐楼《土耳其斯坦游记》载喀儿西(Karshi, 古之那色波)附近,有石盐矿,盐皆红玫瑰色,品质极良,中央亚细亚各地人皆宝贵之,矿山在喀儿西城东南约十英里。马叶甫(Mayeff)及柯斯敦科(Kostenko)踏查海撒(Hissar)地方,报告巴胥扣德山(Bashkhurd)有盐矿,盐色如玫瑰。《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八章,记塔里干南有盐山。长春未出铁门前,所见之盐山,似即徐楼所记者也。

(四)波斯国风俗,至今尚有负水及冰,沿途售于行旅以济渴。

(五)《西游记》此处载明“入大山中行,即铁门外别路。”是长春第二次往大雪山行在,非由第一次故道也。下文又记十有四日,至铁门西南之麓。长春似由铁门西面绕道者也。《西游记》既载盐矿,故白莱脱胥乃实谓长春等此次乃经铁门西面海撒境者也。近代俄国游历家查得由碣石至海撒确有一道,由海撒经丛山,过关隘多所,而抵开勒甫(Kelef)。开勒甫位于阿母河畔。长春第二次赴雪山行在,似即经此也。此道之西,更有一道,由撒马儿罕经喀儿西而至开勒甫。《西游记》载八月十二日,过碣石城,中秋抵河上,中间经时仅三日。而由碣石经海撒,至阿母河

边，路程共约有一百三十英里，合华里四百三十里，即每日须行一百四十余里，不免太速矣。故《西游记》此处所载日期，恐亦有误也。

(六)团八刺译音团城。白菜脱胥乃窠谓即克尔端城(Kerduan)。拉施特《史记》载蒙古人围攻此城一阅月，始克之。此城下后，成吉思汗乃得越印度库士山，围攻巴緬城。克尔端城究在何处，拉施特无记载。长春未经此城，仅据传闻而已。耶律楚材《西游录》有砖城，似即团城也。砖与转字相似。《西游录》原初或为转城，以后展转误写为砖城也。《西游录》谓砖城在班城之西云。

(七)班里城即《西游录》之班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巴里黑城(Balkh)。《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辛巳岁秋，帝攻班勒纥等城。拉施特《史记》亦载成吉思汗于一二二一年(辛巳岁)攻下巴里黑城，居民多被杀。长春第二次由邪米思干城往大雪山行宫，乃在太祖十七年壬午岁八月间。考之西史，自辛巳岁攻下后，巴里黑城未尝反叛。而《西游记》此处言“其众新叛”，或仍指去年之事也。太祖十八年癸未岁(一二二三年)，班师东归，再过巴里黑城，见居民稍聚，乃再屠之。据《西游记》所载，成吉思汗行宫，是时已在印度库上山之北面，距阿母河约三日程也。

(八)湏酪，乃马乳或牛乳制成之酒。中世纪时，蒙古人最好饮之。《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三章，称此酒曰开密斯(Kemiz)，卢白鲁克《游记》称曰柯斯莫思

(Cosmos),并详述制法。又有黑柯斯莫思,专以献贡贵人。《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云,班都察“掌尚方马畜,岁时掬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此必即黑柯斯莫思也。

(九)九月朔,所渡之河,即阿母河也。

(一〇)太师阿海之名,见于《元史》卷一一〇《三公表》。太宗时尚仍居原位,此人似即耶律阿海。唯据上文耶律阿海留守邪米思干,未伴长春同行也。

自尔扈从而东,时敷奏道化。又数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还旧居,从之。上驻驿于城之东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师阿海入见。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师曰:“不妨。”遂令太师阿海奏曰:“山野学道有年矣,常乐静处行坐。御帐前军马杂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后,任意而行,山野受赐多矣。”上从之。既出,帝使人追问曰:“要秃鹿马否?”师曰:“无用。”于时微雨始作,青草复生。仲冬过半,则雨雪渐多,地脉方透。自师之至斯城也,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马多冻死者。又三日,东过霍阐没鞞^(一)(大河也)。至行在,闻其航桥中夜断散,盖二十八日也。帝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

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记以回纥字。师请遍谕国人，上从之。又集太子诸王大臣曰：“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师前后奏对语谕之。且云：“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师辞退。逮正旦，将帅医卜等官贺师。十有一日，马首遂东，西望邪米思干千余里。驻大果园中。十有九日，父师诞日，众官炷香为寿。二十八日，太师府提控李公别去。师谓曰：“再相见也无？”李公曰：“三月相见。”师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决东归矣。”二十一日，东迁一程。至一大川^(二)，东北去赛蓝约三程，水草丰茂，可饱牛马，因盘桓焉。二月上七日，师入见。奏曰：“山野离海上，约三年回。今兹三年，复得归山，固所愿也。”上曰：“朕已东矣。同途可乎？”对曰：“得先行便。来时，汉人问山野以还期。尝答云三岁。今上所谘访，敷奏乞，因复固辞。”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来，前来道话，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上猎东山下，射一大豕。马踏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还行宫。师闻之，入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三)，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我

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顾谓吉息利答刺汗曰：“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自后两月不出猎。二十有四日，再辞朝。上曰：“神仙将去，当与何物，朕将思之。更少待九日。”师知不可遽辞，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辞。上赐牛马等物，师皆不受。曰：“祇得驿骑足矣。”上问通事阿里鲜曰：“汉地神仙弟子多少？”对曰：“甚众。神仙来时，德兴府龙阳观中，尝见官司催督差发。”上谓曰：“应于门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因命阿里鲜（河西人也）为宣差，以蒙古带、喝刺八海副之，护师东还。十日，辞朝行。自答刺汗^{（四）}以下，皆携葡萄酒珍果，相送数十里。临别，众皆浑泪。三日，至赛蓝大城之东南。有蛇二头，长二尺许，土人往往见之^{（五）}。望日，门人去郊，致奠于虚静先生赵公之墓。众议欲负其骨归。师曰：“四大假躯，终为朽物。一灵真性，自在无拘。”众议乃息。师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钱师于吹没鞑之南岸^{（六）}。又十日，至阿里马城西百余里，济大河^{（七）}。四月五日，至阿里马城之东园。二太子^{（八）}之大臣张公固请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且预接数日，伏愿仙慈渡河，俾坛众得以请教，幸甚。”师辞曰：“南方因缘已近，不能迁路以行。”复坚请。师曰：“若无他事，

即当往焉。”

(一)霍闾没鞬已见前文，即忽章河又名锡耳河也。癸未年（太祖十八年），正旦，长春等似仍在霍闾没鞬之畔，度岁受贺也。

(二)未至赛蓝前三程所抵之大川，似即塔什干附近之乞儿乞克河(Chirchik)，此河流入锡耳河。

(三)癸未班师时，成吉思汗年已六十二，故长春谏以圣寿已高，宜少出猎也。

(四)答刺罕，蒙古爵位也。常见《元史》。近代作达尔罕。

(五)近代俄人雷甫兴(Levshin)之《吉利吉思哈萨克(Kirghiz Kaisaks)纪事》详举该地所产各种蛇。末尾注云：土人皆谓尚有两头蛇一种，然未之见也。俄领土耳其斯坦旷野中，尤以锡耳河两岸，产蛇最多。徐楼《土耳其斯坦游记》载笈柴克(Jisak)至撒马儿罕中间有地曰蛇峡者，蛇最多。有爱理格司嘉库禄斯(Eryx jaculus)种者，又名鞑靼蛇(Boa tatarica)，其尾短而粗，远望之，与头无异。两头蛇之说，盖即由此也。

(六)吹没鞬即今图上之楚河，隋唐时代称曰碎叶川。发源于亦息渴儿湖(Issikul)西南之天山，流经湖边。最近处在湖之西角，相距仅四英里而已。更向西北，流入萨乌马库尔湖(Sauman kul)。上方已言长春等来西域时，或在托克马克(Tokmak)地方渡吹河矣。自该地属俄人后，

此道已废。新驿道在河之下流，距此四十英里处过河。

(七)阿里马城西百余里所济之大河，即伊犁河 (Ili R.) 也。

(八)二太子即察合台。成吉思汗在位时，察合台已就封于阿力麻里。波斯史家记冬季察合台常驻迈路乞克亦刺 (Meruzik ila)，夏季则避暑阿力麻里，地近古克 (Guk) 及库忒 (Kut) 二高山。

翌日，师所乘马突东北去，从者不能挽。于是张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辈无缘，天(王国维校本，天字下尚有不字，似误。)许其行矣。”晚抵阴山(一)前，宿。又明日，复度四十八桥。缘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二)。东北过阴山后，行二日，方接原历金山南大河驿路(三)。复经金山东南，北并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满山皆白。又东北，并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四)前。门人宋道安辈九人，同长春玉华会众、宣差郭德全辈远迎。人栖霞观，归依者日众。师下车时，雨再降。人相贺曰：“从来此地经夏少雨，纵有雷雨，多于南北两山之间。今日沾足，皆我师道荫所致也。”居人常岁疏河灌田圃(五)。至八日，禾麦始熟，终不及天雨。秋成则地鼠为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结实。五月，河岸土深尺余，其下坚冰亦尺许。斋后，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岭积雪，盛暑不消。多有异事，少西海子傍(六)，

有风冢，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即风起南山，岩穴先鸣，盖先驱也。风自冢间出，初旋动如羊角者百千数。少焉合为一风，飞沙走石，发屋拔木，势震百川，息于巽隅。又东南涧后，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则水渐微而绝。山出石炭^(七)。又东二泉，三冬暴涨如江湖，复潜行地中^(八)，俄而突出，鱼虾随之，或漂没居民，仲春渐消，地乃陷。西北千余里，俭俭州^(九)出良铁，多青鼠，亦收禾麦。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间，或有大雪，深丈余。北^(一作此)地间有沙陀，出肉苁蓉^(一〇)，国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爱不速。深入阴山，松皆十丈许。会众白师曰：“此地深蕃，太古以来，不闻正教，惟山精鬼魅惑人。自师立观，叠设醮筵，旦望作会，人多以杀生为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众为不善，人妒害，众不安。宋公道安昼寝方丈，忽于天窗中见虚静先生赵公曰：“有书至。”道安问从何来。曰：“天上来。”受而视之，止见太清二字，忽隐去。翌日，师有书至，魔事渐消。又医者罗生横生非毁，一日坠马观前，折其胫，即自悔曰：“我之过也。”对道众服罪。师东行，书教语一篇示众云：“万里乘官马，三年别故人。干戈犹未息，道德偶然陈。论气当秋夜^(对上论养生事，故云)，还乡及暮春。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

伸。”阿里鲜等白师曰：“南路饶沙石，鲜水草。使客甚繁，马甚苦，恐留滞。”师曰：“分三班以进，吾徒无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诚、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坚、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师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圆、杨志静、綦志清六人次之。钱行者夹谷妃、郭宣差、李万户等数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马再拜泣别。师策马亟进。十有八日，张志素、孙志坚、郑志修、张志远、李志常等五人又次之。师东行十六日，过大山。山上有雪，甚寒^(一一)。易骑于拂庐。十七日，师不食，但时时饮汤。东南过大沙场，有草木，其间多蚊虻。夜宿河东。又数日，师或乘车。尹志平辈谘师曰：“奚疾？”师曰：“余疾非医可测，圣贤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辈勿虑。”众愀然不释。是夕尹志平梦神人曰：“师之疾，公辈勿忧，至汉地当自愈。”行又经沙路三百余里，水草绝少，马夜进不息，再宿乃出。地临夏人之北陞^(一二)，庐帐渐广。马易得后，行者乃及师。六月二十一日，宿渔阳关，师尚未食。明日，度关而东。五十余里至丰州，元帅以下来迎。宣差俞公请泊其家，奉以汤饼。是日辄饱食，继而设斋，饮食如故。道众相谓曰：“清和前日之梦，验不虚矣。”时已季夏，当北轩，凉风入座。俞公以玺纸求书。师书之曰：“身闲无俗念，鸟宿至鸡鸣。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繁。云收溪月

白，气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七月朔，复起。三日至下水，元帅夹谷公出郭迎，接馆于所居。来瞻礼者，无虑千人。元帅日益敬。有鸡雁，三七夕日，师游郭外，放之海中，少焉翔戏于风涛之间，容与自得。师赋诗曰：“养尔存心欲荐庖，逢吾善念不为肴。扁舟送在鲸波里，会待三秋长六梢。”又云：“两两三三好弟兄，秋来羽翼未能成。放归碧海深沈处，浩荡波澜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云中。宣差总管阿不合与道众出郭以步辇迎归于第楼。居三十余日，总管以下，晨参暮礼。云中士大夫日来请教，以诗赠之云：“得旨还乡早，乘春造物多。三阳初变化，一气自冲和。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京城一万里，重到即如何。”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鲜欲往山东招谕，恳求与门弟子尹志平行。师曰：“天意未许，虽往何益？”阿里鲜再拜曰：“若国主临以大军，生灵必遭杀戮。愿父师一言垂慈。”师良久曰：“虽救之不得，犹愈于坐视其死也。”乃命清和同往。即付招谕书二副。又闻宣德以南诸方道众来参者多，恐随庵困于接待，令尹公约束，付亲笔云：“长行万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纵横无赖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门，有妨道化，众生福薄，容易转流。上山即难，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帅移刺公遣专使持书至云中，以所乘马奉师。八月初，东迈杨河，

历白登、天城、怀安，渡浑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帅具威仪出郭西远迎。师入，居州之朝玄观，道友敬奉。遂书四十字云：“万里游生界，三年别故乡。回头身已老，过眼梦何长。浩浩天空阔，纷纷事杳茫。江南及塞北，从古至今常。”道众且云：“去冬有见虚静先生赵公率马自门入者，众为之出迎，忽而不见。又德兴安定亦有人见之。”河朔州府王官将帅及一切士庶，争以书疏来请，若辐辏然，止回答数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宁，道门先畅。开度有缘，恢宏无量。群方帅首，志心归向。恨不化身，分酬众望。”十月朔，作醮于龙门川。望日，醮于本州朝玄观。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过野狐岭见白骨所发愿心，乃同太君尹千亿醮于德兴之龙阳观，济渡孤魂。前数日稍寒，及设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毕，元帅贾昌至自行在，传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驿骑，好否？到宣德等处，有司在意馆谷否？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馆。师于龙阳住冬，旦夕常住龙冈，闲步下视。德兴以兵革之后，邨落萧条，作诗以写其意云：“昔年林木参天合，今日邨坊遍地开。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又云：“豪杰痛吟千万首，古今能有几多人。研穷物外闲中趣，得脱轮回泉下尘。”甲申之春二月朔，醮于缙山之秋

阳观。观在大翻山之阳，山水明秀，松萝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诗题其概云：“秋阳观后碧岩深，万顷烟霞插翠岑。一径桃花春水急，弯环流水洞天心。”又云：“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日夜过。洞府深沈人不到，时闻岩壁洞仙歌。”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使宜刘公以下诸官，遣使者持疏恳请师住大天长观，许之。既而以驿召，乃度居庸关南。燕京道友来迎于南口神游观。明旦，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瞻礼者塞路。初师之西行也，众请还期。师曰：“三载归^(一三)，三载归。”至是果如其言。

(一)阴山即天山。薄罗火鲁山(Borokhoro)亦天山之一支。

(二)天池已见前文，今之赛刺木淖尔(Sairam Nor)，近薄罗火鲁山系。长春等东归时，必经过此山也。

(三)金山南大河，即布勒棍河(Bulgun R.)。长春东归，似仍经乌兰达坂关(Ulan daban)，越金山者也。

(四)阿不罕山已见前文，即《元史》卷一二〇《田镇海传》之阿鲁欢。宋道安辈九人，前因道路难行，留阿不罕山附近新建之栖霞观以待长春真人之东归者也。

(五)《西游记》载阿不罕山附近居人，常岁疏河灌田圃。晚近俄人皮甫忒索甫(Pevtsoff)之《蒙古游记》载由科布多往札布汗河时，亦见有人工所凿沟渠多处。渠甚

长，蒙古西北一带，农业颇发达。耕种者，有杜尔伯特(Durbots)及土尔扈特(Torguts)两部人，皆蒙古种也。宋道安辈所居之栖霞观，究何在，今已不可考。惟在阿尔泰山及杭爱山之间，可以断然无疑也。此高原上之河流，以札布汗河为最著，西北流入奇尔吉斯淖尔湖(Kirghiz nor)，其旁尚有大湖两处皆相连(在中国各图上，仅奇尔吉斯泊及爱拉克泊可见，札布汗河上流曰布彦图河)。湖边有数处，水草颇丰。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马图索甫斯吉(Matussowsky)及一八七八、九年(光绪四、五年)皮甫忒索甫二人，尝踏查此境，高出海面三千五百英尺至六千英尺不等。白菜脱胥乃突谓地势如此之高，无怪《西游记》载“五月河岸土深尺余，其下坚冰亦尺许”也。札布汗河畔，有那儿班笈(Narbandji)喇嘛寺。皮甫忒索甫测得高出海面五千一百六十英尺。南望高岭积雪，仍必阿尔泰山东面也。

(六)少西海子，或即都尔根泊。蒙古羊角风，勃拉奴克劈尼尝记之。近代俄人游蒙古者，如博塔宁、普舌瓦尔斯吉等，亦皆记之。普氏之《罗布淖尔纪程》谓准噶尔部鞑靼人及吉利吉思人(中国人称缠头)自昔迷信其国之羊角风，自山穴出。喀尔马克人(Kalmuks, 即额鲁特人)尝移石塞穴，未克成功。参见常德《西使记》及案语。

(七)皮甫忒索甫在科布多东南约一百俄里处，探得山中产煤。《西游记》此节云山出石炭，似即此也。

(八)皮甫忒索甫记坤桂河(Kungui)及麦库尔坤桂河

(Mukhurlungui)情形,与《西游记》所言潜行地中,忽而突出者相类。坤桂河流入爱拉克泊(Airik nor)。泊为札布汗河水所淤成。麦库尔坤桂河流入喀喇淖尔湖(Khara nor)。二河皆发源于乌里雅苏台西北,河源相距约十英里。源皆为泉,自沙中溢出。蒙古人云,其源实在中间山上,潜行地中若干里后,乃自沙中涌出。

(九)俭俭州在今唐努乌梁海境内,或作欠欠州。《元史》卷一五一《贾塔刺浑传》作谦谦州。卷六三《地理志》作谦州。拉施特《史记》有肯姆肯姆聚忒(Kemkemdjut)地方。邻吉利吉思国(Kirghizes),其为俭俭州,毫无容疑。俭俭州在烟尼塞河(Yenissei)上梳克穆河(Kem)畔。土语谓河曰克穆。河之正身曰乌鲁克穆,有支河曰克穆乞克(Kemchik)。支河入正河口地方,今代仍名肯姆肯姆乞克(Kemkemdjik)。《元史》卷六三《地理志》云:“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即北京)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昂可刺河,北入于海(即北冰洋)。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畏吾儿。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土产名马、白黑海东青。昂可刺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在今西伯利亚烟尼塞河滨)。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矣。即《唐

史》所载骨利干国也。乌斯亦因水为名，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其俗每岁六月上旬，刑白马牛羊，洒马糞，成就乌斯沐涟以祭河神，谓其始祖所从出故也。撼合纳犹言布囊也，盖口小腹巨，地形类此，因以为名。在乌斯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险阻为甚。野兽多而畜字少。贫民无恒产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断山丹芍药等根为食。冬月亦乘木马出猎。谦州亦以河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今唐努山）之北。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种秋成，不烦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益兰者，蛇之称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见一巨蛇，长数十步。从穴中出，饮河水，腥闻数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即于此州修庠廩，置传舍，以为治所。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剡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好礼闻诸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元时，唐努乌梁海之风土民俗，无详于此矣。《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克穆河作剑河，在青山之东（见丁谦《唐书回纥传考证》），地夏沮洳，冬积雪。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稼有禾粟、大小麦、青稞、步碓，以为面糜糲。以二月种，九月获。无果蔬。

（一〇）今代北京药店所售之肉苁蓉仍多来自蒙古。

(一一)长春等由栖霞观取最短之道，南行归中国。其道线约即今科布多或乌里雅苏台至归化城之道也。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爱利雅斯(Elias)尝由此道自归化往乌里雅苏台。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皮甫忒索甫由科布多往归化城。东行十六日所过大山，其上有雪，白菜脱胥乃窠谓为杭爱山之一支。丁谦谓为鄂伦达班山云。由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一日间，有三十余日。故丁谦谓原文“又数日”，数字下，脱去十字，其言是也。

(一二)夏人之北陲，当在今甘肃北境。渔阳关似在归化北阴山中。《辽史》卷二九《天祚本纪》保大四年，林牙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渔阳关在渔阳岭无疑也。金时丰州即今归化城。下水在归化南。图尔根河上流分三支曰大黑水河，曰小黑水河，曰黄水河。俗以小黑水河为上水，大黑水河为中水，黄水河为下水。云中今大同府。宣德今之宣化府。杨河即洋河。白登即今阳高县。此与汉初匈奴冒顿围汉高于白登，同名而异地。天城今天镇县之天成驿。怀安县在宣化西。浑河即桑乾河。居庸关南口今皆为京绥铁路沿站。

(一三)长春以辛巳岁(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二月八日，离宣德。十一月十八日，抵邪米思干。壬午岁(一二二二年，元太祖十七年)四月五日，抵大雪山行在。九月，至阿母河北御前说道。癸未岁(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八月，还抵宣德州朝玄观。甲申岁(一二二四

年，元太祖十九年)二月，迎归燕京，正合三年也。

长春真人亲至西域，目睹成吉思汗各次战事，记载确实，大可为研究《元史》者之助。太祖西征年代，各书多参差不一，大可借此以校正各史之误也。兹特将《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各重要年代提出，以便比较：

《西游记》载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一二一九年）五月，成吉思汗在乃满国兀里朵。拉施特《史记》载此年成吉思汗在也里的石河(Irtysh R.)度夏，秋季出发。乃满在也里的石河上流，两方记载相符。《元史·太祖本纪》将驻蹕也里的石河事移下一年，误。

次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岁二日杪（一二二〇年），长春在燕京，闻行宫渐西。据拉施特《史记》此年三月，成吉思汗抵不花刺(Bokhara)城，攻克之。四月，撒马儿罕(Samarkand)亦下，《元史·太祖本纪》所记亦相符。

再次年，元太祖十六年辛巳岁（一二二一年）二月八日，长春离宣德。五月朔日，亭午，日蚀。长春在外蒙古陆局河(即克鲁伦河)南岸亲见之，此与英人伟烈亚力天文推算相符。十月十四日，在西部土耳其斯坦逢东夏使回。使者云“自七月十二日辞朝，帝将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拉施特记一二二一年春，成吉思渡阿母河，屠巴里黑城(Balkh)。夏，避暑于塔里寒(Talekan)山中。秋，南踰印度库斯山攻巴緬城(Bamian)，十二月，追札阑丁(Djelal eddin)至印度河(Sind R.)击败之。长春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阳历十二月三日)抵撒马儿罕。长春与拉施特

记载相符。《元史·太祖本纪》记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本年春始下。实为错误重复。

再次年，元太祖十七年壬午岁（一二二二年）四月五日，长春抵大雪山行在，从车驾庐于雪山避暑。拉施特记此时成吉思汗驻蹕印度库斯山中八鲁湾（Beruan）平原，两方记载相符。《元史·太祖本纪》记十八年癸未岁，太祖避暑八鲁湾，亦迟误一年。秋八月二十二日（阳历九月十四日），又至行在讲道。计由撒马儿罕启程，至行在凡十四日，此时行在似在阿母河南三日程。因长春以后扈驾从行，由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朔日渡河，其间仅三日也。长春随成吉思军队同行，以十月朔日（阴历），抵撒马儿罕。成吉思汗驻于城东二十里。十二日（阴历），成吉思北归，长春随行。

再次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岁（一二二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一大川。东北去赛蓝约三程。二月上七日长春欲先归，入辞。帝曰：“少俟，三五日太子来。”所有以上记载，长春皆与拉施特合。唯拉施特记成吉思于此年春始决意班师北归。秋，过巴里黑，再屠城。此年冬，驻蹕撒马儿罕附近。至次年（一二二四年，太祖十九年甲申岁）夏，渡细浑河，大猎于喀兰塔细（Kalan Tashi），诸事较之长春，则不免迟一年也。长春所记乃据之亲见，拉施特之书或有错误也。《元史·太祖本纪》所记成吉思汗班师东归之年，为太祖十九年甲申岁，较之拉施特《史记》又迟一年矣。《元史》记太祖还行宫在二十年乙酉岁（一二二

五年)，与拉施特所记相符。长春已于前一年(十九年)二月还燕京，故关于成吉思汗何时还行宫无记载。吾人若以长春记载为可信，则成吉思汗于十八年癸未岁春季抵赛蓝后，勾留途中者二年之久，始回蒙古行宫，此二年间有何军务大事，无书记之矣。

以上七日，入天长观，斋者日千人。望日会众请赴玉虚观。是月二十五日，喝刺至行宫来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道与阿里鲜，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刘公再三持疏，请师住持大天长观。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请。空中有数鹤前导，僦西北而去。自师寓玉虚，或就人家斋，常有三五鹤飞鸣其上。北方从来奉道者鲜，至是圣贤欲使人归向，以此显化耳。入会之众，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礼，时俗一变。玉虚井水旧咸苦，甲申、乙酉年，西来道众甚多，水味忽变甘，亦善缘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传旨：“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自师之复来，诸方道侣云集，邪说日寝。京人翕然归慕，若户晓家谕，教门四辟，百倍往昔。乃建八会于天长，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师既归天长，远

方道人，继来求法名者日益众。尝以四颂示之。其一云：“世情无断灭，法界有消磨。好恶荣心曲，漂沦奈尔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贵，无名不自生。人心常隐伏，法界任纵横。”其三云：“徇物双眸眩，劳生四大穷。世间浑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无踪，今朝事亦同。不如齐放下，度日且空空。”每斋毕出，游故苑琼华之上。从者六七人，宴坐松阴，或自赋诗，相次属和。间因茶罢，令从者歌游仙曲数阕。夕阳在山，淡然忘归。于是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元史》作札八儿）以北宫园地并其近地数十顷为献，且请为道院。师辞不受。请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为颁文榜，以禁樵采者。遂安置道侣，日益修葺。后具表以闻，上可其奏。自尔佳时胜日，师未尝不往来乎其间。寒食日，作春游诗二首。其一云：“十顷方池间御园，森森松柏罩清烟。亭台万事都归梦，花柳三春却属仙。岛外更无清绝地，人间惟有广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与官民种福田。”其二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岛外茫茫春水阔，松间猎猎暖（一作晓）风回。游人共叹斜阳逼，达士犹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换骨，化身飞上鬱罗台。”乙酉四月，宣抚王公巨川请师致斋于其第。公关右人也，因话咸阳终南竹木之盛，请师看庭竹。师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后，盖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

溪，茂林修竹，真天下之奇观，思之如梦。今老矣，归期将至。当分我数十竿，植宝元之北轩，聊以遮眼。”宣抚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悬。主上方尊师重道，赖师真道力，保护生灵。何遽出此言邪？愿垂大慈以救世为念。”师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众莫测其意。夏五月终，师登寿乐山颠，四顾园林，若张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气之甚也。因赋五言律诗云：“地土临边塞，城池压古今。虽多坏宫阙，尚有好林园。绿树攒攒密，清风阵阵深。日游仙岛上，高视八紘吟。”一日师自琼岛回，陈公季玉来见师，出示七言律诗云：“苍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阴森绕殿扶。万顷烟霞常自有，一川风月等闲无。乔松挺拔来深涧，异石嵌空出太湖。尽是长生閒活计，修真荐福迈京都。”九月初吉，宣抚王公以荧惑犯尾宿，主燕境灾，将请师作醮，问所费几何。师曰：“一物失所，犹怀不忍，况闾境乎？比年以来，民苦征役，公私交罄。我当以观中常住物给之。但京官斋戒，以待行礼，足矣，余无所用也。”于是约作醮两昼夜。师不惮其老，亲祷于玄坛。醮竟之夕，宣抚喜而贺之曰：“荧惑已退数舍，我辈无复忧矣。师之德感，一何速哉！”师曰：“余有何德，祈祷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诚耳。古人云：‘至诚动天。’此之谓也。”重九日，远方道众咸集，或以菊为献。师作词一

闋，寓声恨欢迟云：“一种灵苗体性殊，待秋风冷透根株。散花开百亿，黄金嫩，照天地清虚。九日持来满座隅，坐定观，眼界如如，类长生，久视无凋谢，称作伴闲居。”继而有奉道者。持茧纸大轴来求亲笔。以凤栖梧词书之云：“得好休来休便是。赢取逍遥，免把身心使。多少聪明英烈士，忙忙虚负平生志，造物推移无定止，昨日欢歌，今日愁烦，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区区著甚劳神思。”一日或有质是非于其前者，师但漠然不应，以道义释之。复示之以颂曰：“拂、拂、拂，拂尽心头无一物。无物心头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闻之，自愧而退。丙戌正月，盘山请师黄箬，醮三昼夜。是日天气晴霁，人心悦怿，寒谷生春。将事之夕，以诗示众云：“诘曲乱山深，山高快客心。群峰争挺拔，巨壑太萧森。似有飞仙过，殊无宿鸟吟。黄冠三日醮，素服万家临。”五月，京师大旱。农不下种，人心为忧。有司移市，立坛恳祷，前后数旬无应。行省差官斋疏，请师为祈雨醮，三日两夜。当设醮请圣之夕，云气四合，斯须雨降，自夜半及食时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来谢曰：“京师久旱，四野欲然。五谷未种，民不聊生。赖我师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金曰，神仙雨也。”师答曰：“相公至诚所感，上圣垂慈，以活生灵，吾何与焉？”使者出，复遣使来告曰：“雨则既降，奈久旱未沾足何？”

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愿我师慈悲。”师曰：“无虑。人以至诚感上真，上真必以诚报人，大雨必至。”斋未竟，雨势海立。是岁有秋，名公硕儒皆以诗来贺。一日，有吴大卿德明者，以四绝句来上。师复次韵答之。其一云：“燕国蟾宫即此州，超凡人圣洞宾俦。一时鹤驾归蓬岛，万劫仙乡出土丘。”其二云：“我本深山独自居，谁知天下众人誉。轩辕道士来相访，不解言谈世俗书。”其三云：“莫把闲人作等闲，闲人无欲近仙班。不于此日开心地，更待何时到宝山。”其四云：“混沌开基得自然，灵明翻小犬桩年。出生入死常无我，跨古腾今自在仙。”又题支仲元画得一、元保、玄素《三仙图》云：“得道真仙世莫穷，三师何待显灵踪。直教御府相传授，阅向人间类赤松。”又奉道者求颂，以七言绝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换浮生两鬓丝。造物戏人俱是梦，是非向日又何为。”师自受行省众官疏以来，悯天长之圣位殿阁，常住堂宇，皆上颓下圯，至于窗户阶砌，毁撤殆尽。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补之，倾斜者正之，断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创修寮舍四十余间，不假外缘，皆常住自给也。凡遇夏月令，诸斋舍不张镫，至季秋稍亲之，所以豫火备也。十月下宝元，居方壶。每夕召众师德，以次坐，高谈清论，或通宵不寐。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于中庭。既还坐，以五言

律诗示众云：“万象弥天阔，三更坐地劳。参横西岭下，斗转北辰高。大势无由遏，长空不可韬。循环谁主宰，亿劫自坚牢。”丁亥，自春反夏，又旱。有司祈祷屡矣，少不获应。京师奉道会众，一日谒师为祈雨醮。既而消灾等会，亦请作醮。师徐谓曰：“吾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议，所谓好事，不约而同也。公等两家，但当殷勤。”遂约以五月一日为祈雨醮，初三日为贺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应雨。过三日虽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师对众出是语，万一失期，能无招小人之訾邪？”师曰：“非尔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终，谢雨，醮事果如其言。时暑气烦燠，元帅张资允者，请师游西山，再四过观。师赴之。翌日斋罢，雨后游东山庵。师与客坐于林间。日夕将还，以绝句示众云：“西山爽气清，过雨白云轻。有客林中坐，无心道自成。”既还元帅第，楼居数日，来听道话者，竟夕不寐。又应大谷庵请，次日清梦庵请。其夕大雨自北来，雷电怒合，东西震耀。师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无乎不在，雷电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师偃息草堂。须臾风雨骤至，雷霆一震，窗户几裂。少焉收声，人皆异之。或曰：“霹雳当游至，何一举而息邪？”有应者曰：“无乃至人在兹，雷师为之霁威乎？”既还，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

自秦州，传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安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小暑后，大雨屡至，暑气愈炽。以七言诗示众云：“溽暑熏天万里遥，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见三秋熟，旱魃仍闻五月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军不待令方调。实由道化行无外，暗赐丰年助圣朝。”自琼岛为道院，樵薪捕鱼者绝迹。数年，园池中禽鱼蕃育，岁时游人往来不绝。斋余，师乘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于宫之东溪。二十有三日，人报已午间，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东湖，声闻数十里，鼉鼉鱼鼈尽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师闻之初无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将与之俱乎？”七月四日，师谓门人曰：“昔丹阳尝授记于余云：‘吾歿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公正当其时也。道院皆赐敕名额，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此时乃公功成名遂，归休之时也。’丹阳之言，一一皆验，若合符契。况教门事勾当人，内外悉具，吾归无遗恨矣。”师既示疾于宝元，一日数如匣中，门弟子止之。师曰：“吾不欲劳人。汝等犹有分别在，且匣寝奚异哉。”七月七日，门人复请曰：“每日斋会，善人甚众。愿垂大慈，还堂上以慰瞻礼。”师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后，留颂云：“生死朝昏事一般，

幻泡出没水长闲。微光见处跳乌兔，玄量开时纳海山。挥斥八紘如咫尺，吹嘘万有似机关。狂辞落笔成尘垢，寄在时人妄听间。”遂登葆元堂归真焉^(一)。异香满室，门人捻香拜别。众欲哭，临侍者张志索、武志摠等遽止众曰：“真人适有遗语，令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张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旧勾当，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议教门事。”遂复举示遗世颂毕。提举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丧礼，奔走赴丧者万计。宣差刘仲禄闻之愕然叹曰：“真人朝见以来，君臣道合。离阙之后，上意眷慕，未尝少忘。今师既升去，速当奏闻。”首七之后，四方道俗，远来赴丧，哀恸如丧考妣，于是来训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举宋公谓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受师旨，法名等事，尔其代书，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袭之。”继而清和大师尹公至自德兴，行祀事。既终七，提举宋公谓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维持教门。君可代吾领之也。”让至于再。清和受其托，远迩奉道。会中善众，不减往者。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或曰：“工力浩大，粮储鲜少，恐难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众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但事不私已，教门竭力，何为而不办。况先师遗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劳行化，自有人赞助此缘，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

费用净尽，各操一瓢，乃所愿也。”宣差便宜刘公闻而喜之，力赞其事，遂举鞠志圆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历戊、己、庚。俄有平阳、太原、坚代、蔚应等群道人二百余，赍粮助力，肯构是堂，四旬告成。其间同结兹缘者，不能备纪。议者以为缔构之勤，虽由人力，亦圣贤阴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师。六月间，霖雨不止，皆虑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投晴霁，人心翕然和悦。前一日，将事之初，乃炷香设度，以严其祀。及启柩，师容色俨然如生。远近王官、士庶、僧尼、善众，观者凡三日，日万人，皆以手加额，叹其神异焉。继而喧播四方，倾心归向，来奉香火者，不可胜计。本宫建奉安道场三昼夜，豫斋旬日。八日辰时，玄鹤自西南来，寻有白鹤继至，人皆仰而异之。九日子时后，设灵宝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礼终，藏仙蜕于堂，异香芬馥，移时不散。临午致斋，黄冠羽服，与坐者数千。奉道之众，又复万余。既宁神，翌日大雨复降。人皆叹曰：“天道人事，上下和应。了此一大事，非我师道德纯备，通于天地，达于神明，畴克如是乎？谅非人力所能致也。”权省宣抚王公巨川，咸阳巨族也，素慕玄风，近岁又与父师相会于燕，雅怀昭映，道同气合，尊仰之诚，更甚畴昔，故会兹葬事，自为主盟，京城内外，屯以甲兵，备其不虞。罢散之日，略无惊扰。于是亲榜其

堂曰“处顺”，其观曰“白云”焉。师为文，未始起稿，临纸肆笔而成。后复有求者，或辄自增损，故两存之。尝夜话谓门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见于书传者，略而不传。失其传者，可胜言哉。余屡对汝众，举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亲接者，其行事甚详，其谈道甚明。暇日当集全真大传，以贻后人。”师既没，虽尝口传其概，而后之学者，尚未见其成书，惜哉！（《长春真人西游记》）

（一）《元史》太祖以二十二年丁亥秋，七月己丑，卒。长春亦以其年同月七日，卒。

四 常德及《西使记》

元宪宗九年，常德奉命西覲旭烈兀(Hulagu)大王于波斯。中统四年归国。刘郁笔录其纪行，题曰《西使记》。于西域风土人情，记载颇为详悉。亦研究西域古代史地不可缺之书也。王恽《玉堂嘉话》、陶宗仪《说郛》、《元史类篇》、《古今说海》、《海国图志》等书皆载之。丁谦有《西使记地理考证》载于《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中。公元一八二五年，法人莱麦撒(Abel Rémusat)自《元史类篇》提出，译成法文，载于《亚洲杂纂(Mélanges Asiatiques, i. 171)》中。一八六五年，鲍梯(Pauthier)又自《海国图志》取译，载入于其法文译本《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一八七五年，俄人白莱脱胥乃窠又参酌《玉堂嘉话》等书译成英文。一八八七年，载入于其所著之《中世纪研

究》中，颇能除去前此法人之误译也。

详读《西使记》，常德过讹立儿城以后，不复记月日，失纪行书之体裁。以下所有诸国，大抵皆据传闻而非亲见者。常德踪迹，至今波斯北境为止。由己未（一二五九年）正月甲子（阳历二月十三日）离和林，至四月六日（阳历四月二十八日）抵讹立儿城，共七十四日。据波斯史家之记载，该年是时旭烈兀适驻蹕塔伯利资城（Tabriz），至阳历九月，始启行征讨叙利亚也。常德所述战事，皆为其未抵波斯以前之事，亦皆据传闻而非亲见者。篇之末，记“往返凡一十四月”，而篇中所记行程，仅二月半耳。其余十一月半，常德勾留何处，无从得知。既专为西覲，必曾至塔伯利资城勾留若干时，可无疑也。《西使记》下半，已于他处引用，故多不录也。

常德究为何许人，无从考究。王恽《秋涧集》卷九四《西使记》原文，常德下注，字仁卿。刘郁为浑源人。《元文类》卷三七元好问《上耶律中书书》，推举当代名士，“浑源刘祁及其弟郁”，亦在其中。《秋涧集》卷五八，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云：“从益子二：祁、郁。祁字京叔，有《神川逸士集》二十二卷，《处言》四十三篇，《归潜志》十三卷，行于世。郁字文季，亦名士。中统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监察御史。能文辞，工书翰。别号归愚，卒年六十一。娶赵氏，前礼部尚书璜之女。一子景崑。”《秋涧集·西使记》末尾，有“浑源刘郁记”，他本多删去浑源二字。刘祁为乌古孙仲端《北使记》之笔录人，其弟刘郁则为常德《西使记》之笔录人也。丁谦《西使记地理考证》谓刘郁为真定人，又

云常德乃郁本名，仁卿其字也，可谓余然谬误。浑源刘郁之外，元初尚有真定刘郁，见《元史》卷四，“中统元年六月，召真定刘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遹、燕京冯渭、王光益、杨恕、李彦通、赵和之、东平韩文献、张昉等，乘传赴阙。”又有祈州蒲阴人刘郁，见刘因《静修集》卷七《刘仲文挽章并序》：“仲文名郁，祈州蒲阴人。少从事亳府军，谢病归，杜门不出，以《春秋》左氏学为业。所居里名黄台，因以为号。后仕京师，为将仕郎。年六十余，命酌赋诗而终。子允，今为太常奉礼郎。”

《西使记》

宪宗皇帝二年（《古今说海》本无此一句）壬子，命皇弟旭烈统诸军西征。凡六年，拓境几万里。九年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驰驿西觐。自和林（一）出兀孙（二）中，西北行二百余里，地渐高。入站，经瀚海（三）。地极高寒，虽酷暑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过瀚海。行三百里，地渐下。有河阔数里，曰昏木犂（四），夏涨以舟楫济。数日过龙骨河（五），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有麦黍谷。河西濼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六）。多鱼，可食。有碾磴，亦以水激之。行渐西，有城曰业瞞（七）。又西南行，过孛罗城。所种皆麦稻。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肆圉间错，土屋窗户皆琉（《古今说海》本作玻）璃。

城北有海^(八)，铁山风出，往往吹行人堕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尔忸察^(九)。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一〇)，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唯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同（《古今说海》本作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一一)，居民多并、汾人。有兽似虎^(一二)，毛厚，金色无文，善伤人。有虫如蛛^(一三)，毒中人则烦渴，饮水立死。惟过醉葡萄酒，吐则解。有嗜酒。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方。至麻阿^(一四)中，以马绋拖床递铺，负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西^(一五)（《古今说海》本作四）易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过亦堵^(一六)。两山间，土平民夥，沟洫映带，多故垒坏垣。问之，盖契丹^(一七)故居也。计其地去和林（《古今说海》本林字下有万字）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运^(一八)，流汹汹东注。土人云，此黄河源（《古今说海》本无源字）也。二十八日，过塔刺寺^(一九)。三月一日，过赛蓝城。有浮图，诸回纥祈拜之所。三日，过别石兰，诸回纥贸易如上巳节。四日，过忽章河^(二〇)，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山以西，多龟蛇，行相杂。邮亭客舍，甃如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民赋岁止输金钱十文^(二一)，然贫富有差。八日，过捋思干城^(二二)，城大而民繁。时群花正开，唯

梨花、蔷薇、玫瑰如中国，余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葡萄、粳稻。有麦亦秋种，满地。产药十数种，皆中国所无。药物疗病甚效……。十四日，过暗木(二三)（《古今说海》作不字）河。夏不雨，秋则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飞鸟食之。十九日，过里丑城，其地有桑枣。征西奥鲁，屯驻于此。二十六日，过马兰城，又过纳商城。草皆苜蓿，藩篱以柏。二十九日，过殚埽儿城。满山皆盐，如水晶状……。四月六日(二四)，过讷立儿城。所产蛇，皆四脚，长五尺余，首黑身黄，皮如鲨鱼，口吐紫艳。过阿刺丁城(二五)。禡咱答儿(二六)（据《古今说海》增入）人被发，率以红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师自人西域降者几三十国。有佛国，名乞石迷西(二七)，在印度西北，盖传释迦氏衣钵者。其人仪状甚古，如世所绘达摩像。不茹荤酒，日啖粳一合。所谈皆佛法禅定，至暮方语……。以下已见他部，兹不重录）黑契丹国(二八)名乞里弯，王名忽教马丁算滩，闻王大贤亦来降。其拔里寺大城狮子雄者，鬃尾如纓拂，伤人，吼则声从腹中出。马闻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国画者，惟尾在翅内，每日中振羽。香猫似土豹，粪溺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风驼急使乘，日可千里。鶻鸽传日亦千里。（王恽《秋涧集》卷九四）

（一）和林原名哈刺和林，因河而名。今额尔德尼昭

(约在东经一百零二度四十分北纬四十七度)即建于古和林故址者也(参见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六章附注)。

(二)兀孙地不可考,或即汉时乌孙国也。中国文人好用古名,乌孙虽亡已千年,但因路过其境,偶尔忆用其名也。

(三)瀚海即沙漠也。

(四)蒙古人谓河曰木犂(Muren,今译多作木伦),谓浑浊曰昏(hun),昏木犂译云浑河也。昏木犂有谓即察拍罕河(Dsapkhan)者,亦有谓即哈喇额尔齐斯河(Black Irtysh)者,丁谦谓即布勒棍河云。

(五)龙骨河众说皆以为即乌伦古河(Ulungur)。常德盖沿乌伦古河下行,而至乌伦古湖者。直至今代,此路仍为大道,可以行车。乌伦古河入湖处,有汉城,曰布伦托海(Bulun Tokhoi),建于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汉民甚多。博塔宁氏调查城之附近居民,皆汉人及土尔扈特族(Turguts),以农为业,种植大小麦及稷等。普舌瓦尔斯吉(Przewalsky)谓前此该处,已有汉人居留地云。

(六)乞则里八寺海(Kizilbash)即乌伦古湖。《元史》卷一四九《郭德海传》云:“从先锋柘柏西征,渡乞则里八海,攻铁山。”近代俄人普舌瓦尔斯吉调查甚详。湖中产鱼甚丰。

(七)业瞞即叶密里(Emil),今图作额米尔,城市遗址,不可考。孛罗城即《西游录》之不刺城也。

(八)城北之铁山及海,必指亚拉湖(Alakul)无疑。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及卢白鲁克(Rubruck)二人,皆尝记此海。卢白鲁克并记海中有岛。山狭中,时起大风,将人自马上吹坠海中。近世欧人访其地者,以一八一一年(清嘉庆十六年)俄国游历家普甸索甫(Putimtsoff)为始。三十年后,施浪克(Schrenk)踏查其地。俄人占领该地后,欧洲游历家访其地者甚众。亚拉湖实分为三湖。其最大者,乃真正亚拉湖也。湖中有阿拉尔脱伯山(Aral tube),孤峰突起,高出水面六百三十英尺。此即《西使记》及《元史·郭德海传》之铁山也。其旁又有小岛。北数俄里,有孤峰矗立水面。有一线之道,与大陆相连。亚拉湖东南,有哲拉那胥湖(Djelaschh Kul),译言开明湖也,四周皆可望见故名,与亚拉湖不相连。湖之东南角,有狭道,土人名克勃塔盖(Kaptagai),可通蒙古。两边山石陡立,峻极于天。狂风怒吼,则交通阻绝。吉利吉思人(即黠戛斯)及鞑靼人皆传说风由某洞中发出。昔喀尔莫克人(Kalmuks)尝聚众擎石塞洞,终未成功也。

(九)伟烈亚力(Wylie)谓铁木尔忸察,乃蒙古语temor cham chabsar 之译音,义犹铁道也。

(一〇)阿里麻里城即以后察合台汗国之都城也。

(一一)赤木儿城不可考。在此极边,常德见汉民与并,汾人,杂居于回纥之中,不足为异。此辈汉人皆耶律大石所统汉军之后也。

(一二)有兽似虎,毛厚,金色无文,乃野猫之一种,阿

尔泰山特产。喀尔莫克人谓为哈喇库拉(Khara Khulla),华言“黑耳”也。此兽性极凶猛,体力甚强,皮无斑文,中央亚细亚及亚洲东部亦产之。皮在蒙古,至为宝贵。蒙人称其皮曰歇鲁斯(sheluss)。

(一三)常德所见之毒蜘蛛,至今该地各处仍有之。俄人徐楼(Schuyler)《土耳其斯坦游记》云:“奥李阿塔(Aulie ata,古之怛逻私城)附近产蜘蛛,土人称曰哈喇库儿忒(Karakurt),华言黑虫也。在诸虫中,实为最毒,咬人致死。吉利吉思人(Kirghizes)牲畜,每年死于蛛者,难以数计。又有黑虫,大如鸽卵,身有棕黑毛,土人称曰塔郎吐拉(tarantula)。沙土中又有虫,曰法郎枢(phalange)。行走时,大如二拳,身有黄红毛,甚长。”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下三云:“八叉虫,新疆在在有之。形类土蜘蛛,色褐而圆,八爪,微短,紫口,口有四歧,啮铁有形,遍身黄绿,为章皮,里透明如茧蚕。生湿地沟渠,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鸡子,小者如胡桃。每大风则出穴,逐风而行,人人屋宇,行急如飞。怒则八足耸立逐人。寻常于人身上往来,切不可动,听其自去,亦竟无恙,倘少动触之,辄噬人,最为毒恶,痛彻心髓,须臾不救,通身溃烂而死。如噬人轻,即取其虫碎之,尚无大害。若噬人时,吐白丝于疮口,或噬人后,走向水中呼吸,则人必死矣。或曰茜草捣汁服之,并敷疮口可愈。究之中其毒,而能生者,百无一二。回子云,唯求阿浑诵经可活。然吾尝闻回子有被毒者,皆请阿浑诵经,乃经未终,而其人已终矣。”

(一四)麻阿不可考。或即回教徒之马瓦拉痕那儿(Mavar-an nahar)首二字音也。阿拉伯人称阿母河以北诸地以是名,其义犹云河之他岸也。今代欧人称阿母河以北诸地曰脱兰斯鄂格速那(Transoxiana),其义亦犹过阿母河(又名鄂格速斯 Oxus)也。当初回教徒仅称纪浑河(Djihun,即阿母河)及细浑河(Sihun,即药杀水 Yaxartes)中间之地,曰马瓦拉痕那儿。细浑河以东诸地,曰土耳其斯坦。以后则二名混用矣。

(一五)乞里乞西即《元史》上之吉利吉思人(Kirghizes),《唐书》之黠戛斯。其族居也里的石河(Irtysh)及烟尼塞河(Yenissei)之上流诸地。今代其人散处新疆及中亚细亚者甚众。

(一六)亦堵山名,在今亦息渴儿湖(Issikul)北,所谓阿拉涛山(Alatau)者是也。常德及以前长春真人皆沿阿拉涛山北麓,经喀斯泰克关(Kastek Pass)而南者也。过关后,抵楚河(Chu river),河介于阿拉涛山及亚历山德山之中间。

(一七)契丹故居,即西辽都城虎思窝尔朵也。《元朝秘史》亦言契丹所居在吹河(即楚河)之上也。

(一八)亦运河,楚河之支流也,东注应作西注。准噶尔人谓混浊曰“楚”。楚河之水,混浊黄色,故有“楚”之名也。所谓黄河,盖即指楚河而言,非中国之黄河也。

(一九)塔刺寺即《唐书》之怛逻斯,考已详前。赛蓝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赛兰。别石兰,《元史》卷一四

九《郭宝玉传》作别失兰。白菜脱胥乃窠及丁谦皆谓即塔什干城(Tashkend)也。

(二〇)忽章河亦见《郭宝玉》传,即今之锡尔河(Syrdaria),又名细浑河(Sihun),以经忽毡城(Khodjand)故有是名。毡与章音相近也。阿拉伯人称此曰那哈忽毡(nahar Khodjand)。那哈,义犹河也。

(二一)拉施特《史记》载蒙古宪宗元年,大汗诏定波斯等地赋税方法,最贫者每岁纳金币底纳儿一枚,最富者底纳儿十枚。

(二二)搆思干即撒马儿罕(Samarkand)。常德此处所言之各种药材,多不可考。

(二三)暗木河即阿母河之别译。阿母河北及波斯等地,皆夏季不雨,干燥异常,入秋则时霖雨也。过阿母河以后,《西使记》所载各站名,多不可考。然其必经呼罗珊(Khorassan)大道而往旭烈兀驻蹕处塔伯利资城可无庸疑。元明两朝,波斯呼罗珊各地,经历战争最多,城市销灭尤易也。奥鲁,蒙古语驻防军也。马兰或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之麻里兀(Maru=Merv)。纳商城或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乃沙不耳(Nishapur)。乃沙与纳商音相近。不耳(pur),印度日耳曼语城堡之义也。殢扫儿城或即乃沙不耳西之赛伯齐瓦儿(Sebzivar)。乃沙不耳附近有石盐矿,至今尚然。

(二四)四月六日一句之前,有一节专言木乃奚,因已见第三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编中。木乃奚,《元

史·太宗本纪》作木刺夷。《宪宗本纪》作没里奚。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四有《木刺夷补传》，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皆述没里奚事迹，可供参考也。木乃奚国都曰阿刺模忒(Alamut)，在可疾云城(Kazvin)东北爱耳不斯山(Elburs Mts.)中。里海南岸，皆其所辖境域也。木乃奚在殢扫儿城西南六七里，木乃奚境域可以确考，则殢扫儿何在，不难测知也。訖立儿城不可考，离殢扫儿城后西行六七日，抵訖立儿。故訖立儿必在里海南木乃奚境内。

(二五)阿刺丁城，丁谦谓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阿刺模忒城，其言似真确也。唯阿刺丁非即阿刺模忒之省名。阿刺丁原为人名，阿刺模忒为其寨所，因为阿刺丁所驻，遂讹为地名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三章云：“其地土语称老人为阿罗丁。”阿刺丁即阿罗丁，“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之代名辞也。《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云：“西至阿刺汀，破其游兵三万，裨拶答而算滩降。”《郭侃传》亦以阿刺汀为地名也。

(二六)禡咱答儿似为马灿代兰(Mazanderan, 省名)之讹音。《郭侃传》有裨拶答而算滩，音与禡咱答儿相近，故又似为人名也。《西使记》至此以下，失纪行书体裁，所叙诸国之事，盖皆传闻者也。

(二七)乞石迷西，《元史·郭侃传》作乞石迷，《经世大典图》作乞失迷耳，《新唐书·西域传》作箇失密，或曰迦湿弥罗。

(二八)黑契丹即西辽又名哈喇契丹。乞里弯即起儿漫(Kerman)之别译。西辽建都楚河上,一二一八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为成吉思汗所灭。《西使记》此处谓国名乞里弯,乃指西辽亡后,博拉克哈笈伯(Borak Hadjib)在波斯湾旁起儿漫省所建之新国也。博拉克哈笈伯初仕于西辽,充军官,后降于花刺子模国算端。成吉思汗东归后,博拉克哈笈伯据波斯国起儿漫省,自立为王,其朝代直至一三〇九年(元武宗至大二年)始亡。此处之乞里弯(即起儿漫)不可与《辽史·天祚本纪》之起儿漫相混,名虽相同,而实异地也。忽教马丁似即起儿漫王柯脱伯爱丁(Kotb-eddin)之讹音。唯柯脱伯爱丁已卒于一二五八年(蒙古宪宗八年),常德未启身之前一年也。常德在波斯时岂未知欤?拔里寺城似即起儿漫首府巴尔达细儿(Bardashir)城也。

五 耶律希亮之避难西域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孙,铸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归铸,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宪宗尝遣铸核钱粮于燕。铸曰:“臣先世皆读儒书,儒生俱在中土,愿携诸子至燕受业。”宪宗从之。乃命希亮师事北平赵衍。时方九岁,未浹旬,已能赋诗。岁丙辰,宪宗召铸还和林,希亮

独留燕。岁戊午，宪宗在六盘山。希亮诣行在所。已而铸扈从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宪宗崩于蜀^(一)。希亮将辎重北归陕西。又明年，为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二)反。遣使召主将浑都海。铸说浑都海等人朝，皆不从，则弃其妻子，挺身来归。既而浑都海知铸去，怒，遣百骑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监视希亮母子，迫胁使从行。自灵武过应吉里城^(三)，至西凉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将阿蓝答儿^(四)自和林帅师至焉支山，希亮见之。阿蓝答儿问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与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浑都海怒，诟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东见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则何为不知！”阿蓝答儿熟视浑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诘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从而去，安得独留！”阿蓝答儿以为实，免其监莅。既而阿蓝答儿、浑都海为大兵所杀，其残卒北走。众推哈刺不花为帅。希亮潜匿甘州北，黑水东沙陀^(五)中。殿兵已过十余里，有寻马者适至，老婢漏言，众奄至，驱至肃州。哈刺不花与铸有婚姻之好。又哈刺不花在蜀时，尝疾病，铸召医视之，遗以酒食，因释希亮缚，谓曰：“我受恩于汝父，此图报之秋也。”及抵沙州^(六)北川，希亮与兄弟徒步负任，不火食者数日。是冬，涉雪逾天山，至北庭都护府^(七)。二年，至昌八里城^(八)。夏，逾马纳思河，抵叶密里城，

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也。时六皇后之妹主后位，与宗王火忽皆欲东觐。希亮母密知其事，携希亮入见。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九)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闵其不能归，遗以币帛鞍马，乃从大名王至忽只儿之地。会宗王阿鲁忽至，诛阿里不哥所用镇守之人唆罗海，欲附世祖。复从大名王及阿鲁忽二王还至叶密里城。王遗以耳环，其二珠大如榛实，价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带之。希亮辞曰：“不敢因是以伤父母之遗体也。且无功受赏，于礼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带遗之。且曰：“系此，于遗体宜无伤。”五月，又为阿里不哥兵所驱，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一〇)之地。六月，又西至换扎孙之地。又从至不刺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彻彻里泽刺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单骑行二百余里，至出布儿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一一)，而哈刺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从二王兴师还至不刺城，与哈刺不花战，败之，尽歼其众。二王乃函其头，遣使报捷。十月，至于亦思宽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一二)兵复至，希亮又从征至浑八升城^(一三)。时希亮母从后避暑于阿体八升山。先是铸尝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边。”至是，世祖遣不华出至二王所，因以玺书召希亮驰驿赴阙。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一四)，涉大漠

以还。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阁，备陈边事及羈旅困苦之状。世祖怜之，赐钞千锭、金带一、币帛三十，命为速古儿必闾赤。（《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传》）

（一）据《通鉴纲目》，成吉思汗卒于六盘山，山在甘肃固原州城南。据《元史》，宪宗卒于蜀合州（前属重庆府）之钓鱼山。叙利亚史家阿伯尔法拉久斯（Abulfaragius）谓宪宗中流矢而卒。海敦（Haithon）谓溺死。拉施特谓病痢而死云。

（二）阿里不哥者，宪宗及世祖之幼弟也。宪宗征蜀，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宪宗崩，阿里不哥与世祖争为大汗，是以有中统元年之乱也。浑都海（Hondukai）之名，亦见于多森《蒙古史》。宪宗崩时，统军驻六盘山，附和阿里不哥为乱。

（三）灵武今日灵州，在宁夏府东南。应吉里城即今中卫县。西凉即今凉州府。

（四）阿蓝答儿，回教作家作 Alemdar，助阿里不哥守和林者也。焉支山名已见《汉书》，在今甘州府山丹县境内。

（五）甘州北黑水，即额济纳河（Etsina）。沙陀即沙岛也。

（六）沙州今敦煌县。县北有党河及疏勒河。所谓北川，或即指此。

（七）北庭都护府今新疆乌鲁木齐，又名迪化府，或谓

在今孚远县。

(八)昌八里，《长春真人西游记》作昌八刺。《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彰八里。据《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彰八里在别失八里之西，遗址不可考。马纳思河(Manass)名今仍存留。在绥来县之西，流入阿雅尔淖尔。叶密里城(Emil)遗址不可考。然必在叶密里河上，则可断然也。叶密里河今作额米尔河(周世棠、孙海环《中外大地图》)，在塔城之南，流入阿拉湖(Alakul)。

(九)火孛即霍博，《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太祖崩，自霍博之地来会丧。”忽只儿不可考。白菜脱胥乃窆谓即《元史·速不台传》之霍只部，是否难定。《速不台传》仅将也迷里(即叶密里)与霍只二地并列，未可即以之断定忽只儿与霍只为即一地也。

(一〇)孛劣撒里及换扎孙二地不可考。不刺城，见耶律楚材《西游录》。《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普刺。彻彻里泽刺山及出布儿城，皆不可考。

(一一)也里虔城，《元史》他处又作鸦儿看或押儿牵，即今之叶尔羌。于亦思宽似即油资干特(Uzghend)城。可失哈里，《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可失哈耳，今之喀什噶尔(Kashgar)也。浑八升城不可考。阿体八升似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之阿忒八失，据《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在可失哈耳之西北。

(一二)回教著作家记阿里不哥及阿鲁忽(Algu)二人之战争，与《元史》此处所言者大概相合。阿鲁忽背约(阿

鲁忽为阿里不哥所立，相约同抗世祖)，阿里不哥率兵讨之。哈喇不花 (Karabuka) 为先锋，遇阿鲁忽于不刺城 (Pulad) 及赛蓝湖 (Sut = Sairam Lake)。哈喇不花兵败被杀。阿鲁忽归伊犁河畔驻所，解散所部。阿里不哥他将阿速台 (Assutai) 率军逾塔勒奇关 (Talki pass)，至伊犁河，陷阿力麻里 (Almalik)。阿鲁忽退至忽炭 (Khotan) 及可失哈耳 (Kashgar)，又往撒马儿罕。阿里不哥军继至，占领阿力麻里及附近诸地。

(一三) 浑八升在今温宿府城南之浑巴什庄。阿体八升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之阿忒八失。

(一四) 苦先即苦叉，为今之库车。哈喇火州 (Karakhodjo) 即今吐鲁蕃。伊州今之哈密也。

第十章 入仕元朝之中亚人

一 哈刺鲁人

铁迈赤，合鲁氏^(一)。世祖以皇弟受命攻鄂，遣元帅兀良哈台自交趾捣宋，与诸军合。铁迈赤将练卒千人、铁骑三千，迎兀良哈台于岳州。兀良哈台得援，抵江夏，北涉黄州，铁迈赤与有力焉。世祖即位，命从征叛王于失木土之地，劳绩益著。至元十九年，以疾卒。子八人，虎都铁木禄最显。

虎都铁木禄好读书，与学士大夫游。字之曰汉卿。其母刘氏，故人又称之曰刘汉卿云。仕至正议大夫、兵部尚书。从子塔海，累官资善大夫。（《元史》卷一二二）

（一）合鲁他传又作哈刺鲁，唐时之葛逻禄也，今代西人称之为喀儿陆克（Karluks）。《新唐书》卷二一七下云：“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至德后，葛逻禄寢盛，与回纥争疆，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又唐武宗时“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焚其牙，诸部

潰。其相駁职与庞特勒十五部奔葛逻禄。”第十世纪时，依斯塔克里(Istakhri)记喀儿雷起族(Kharlekhie,即葛逻禄)居古思族(Guzes)之东，塔格司格司族(Tagazgaz)之西。古思族居里海及细浑河(Sihun,即锡耳河又名药杀水)之间，塔格司格司即畏吾儿国也。志费尼《世界征略家传》(Tarikh Djihan Kushai)谓哈刺鲁人居近海押立(Kayalik,名见《元史》卷三,宪宗二年壬子,分迁海都于海押立),一二一一年(元太祖六年辛未),突厥哈刺鲁酋长兼海押立王阿尔斯兰汗(Arslan khan)与阿力麻里王俄柴儿(Ozar)昔皆臣于哈喇契丹国阔儿汗,至是皆来臣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妻阿尔斯兰汗以公主。志费尼所记与《元史》所记,不独事迹相符,即年代亦合也。《元史》卷一,太祖六年辛未,帝居吉鲁尔河,西域哈喇萎部主阿尔斯兰汗来降。《元史》卷一〇九《诸公主表》,脱烈公主适阿尔思兰子也先不花驸马。志费尼记作阿尔思兰,《元史》记作其子也先不花,此稍异耳。《元秘史》卷七云:“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其主阿儿思兰即投降了,来拜见太祖。太祖以女子赐他。”拉施特《史记》云:“成吉思汗时,哈刺鲁酋名阿尔斯兰汗。成吉思汗遣八鲁刺思部(Berulas,名见《元史》卷一〇七,第二号世系表,有大小两部)忽必来诺颜(Kubilai noyen)征哈刺鲁。阿尔斯兰汗自来降,成吉思汗妻以公主。以不可再称以阿尔斯兰汗(狮子汗之义),乃另赐以号曰撒儿答(Sart),犹言大食人(Tadjik)也。”(蒙古人谓回教徒为撒儿答。《元秘史》卷六,蒙

古原文回回皆作撒儿答。)勃拉奴克劈尼《纪行书》，蒙古人所征服诸国中，有柯罗腊(Corola)者，必为哈刺鲁国无疑也。《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柯耳鲁。

本章中所引《元史》诸条史料，均为节录。

哈刺鲁，哈鲁氏，初从军攻襄樊，蒙古四万户府辟为水军镇抚。至元十二年秋，攻宋江阴、许浦、金山、上海、崇明、金浦，皆下之，获海船三百余艘，遂戍澈浦海口。十三年春，行省檄充沿海招讨副使。八月，宋兵攻定海港口，哈刺鲁击退之。十月，引兵至温州，降之。十一月，至福州，夺宋海船二十艘。十四年，赐金符，宣武将军、沿海招讨副使，行省檄充沿海经略副使，俾与刘万户行元帅府事于庆元，镇守沿海上下。南至福建，北趾许浦。六月，行省檄充沿海经略使，兼左副都元帅，督造海船千艘。八月，有旨江西省右丞塔出等进兵攻广南，哈刺鲁以兵从。十月，进昭勇大将军、沿海招讨使。时宋处州兵复温州，哈刺鲁率兵复取之。进至潮阳县，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畬兵七千人降。塔出兵攻广州，逾月未下。哈刺鲁引兵继至。谕宋安抚张镇孙，侍郎谭应斗以城降。从攻张世杰于大洋，获其军资器械，不可胜计。谕南恩州宋阁门宣赞舍人梁国杰以畬军万人降。十五年，还军庆元。十八年，擢辅国上将军都元帅。从国兵征日本，值飓风舟回。大德五

年，擢资德大夫、云南行省右丞，偕刘深征八百媳妇国。十一年，以疾卒于汝州，子哈刺不花，袭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元史》卷一三二）

沙全，哈刺鲁氏，父沙的，世居沙漠。从太祖平金，戍河南柳泉，家焉。全初名杪儿赤，甫五岁，为宋军所虏。年十八，留刘整幕下。宋人以其父名沙的，使以沙为姓，而名曰全。全久居宋，险固备知之。中统二年，整以泸州来归，全与之同行。宋军追之。全力战得脱，授管军百户。襄樊攻下，全与有功。从攻常州，克之。乘胜下沿海诸城，至华亭，戒士卒，毋杀掠。遂倾城出降。以功授华亭军民达鲁花赤。华亭升府，以全为达鲁花赤。卒于官。（《元史》卷一三二）

也罕的斤，匣刺鲁人。祖匣答儿密立以斡思坚国^(一)哈刺鲁军三千来归于太祖。又献羊牛马以万计，以千户从征回回诸国，从攻临洮死焉。父密立火者从宪宗攻蜀，歿于军。中统二年，也罕的斤为千户。立功西蜀云南。至元二十一年，与右丞大卜诸王相吾答儿分道征緬，攻江头城^(二)拔之。又降建都、金齿等十二城。二十八年，改四川行枢密副使。卒。子二人，火你赤的斤云南都元帅，也连沙袭蒙古军万户。（《元史》卷一三三）

（一）斡思坚国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讹

迹邗(Uzgend)。第九世纪时,阿拉伯人依宾库达特拔(Ibn Khurdadbeh)谓为拔汗那之一城。逾葱岭往西藏者,皆由此起程。

(二)江头城及金齿部皆在云南永昌府境。建都在四川西南境。

伯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刺鲁氏。隶军籍蒙古万户府。世居开州濮阳县。伯颜生三岁,常以指画地,或三或六,若为卦者。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早丧父,其兄曲出买经传等书以资之,日夜诵不辍。稍长,授业宋进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颖悟过人,非诸生可比。”因命以颜为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辞曰:“余不能为尔师。群经有朱子说俱在,归而求之可也。”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辨,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已而复起为江西廉访佾事。数月以病免。及还,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士出其门,不问知其为伯颜氏学者。至于异端之徒,亦往往弃其学而学焉。十八年,河南贼蔓延河北。伯颜言于省臣,将结其乡民为什伍以自保。

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至磁，与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領受刃，与妻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数孔，曰：“古称圣人有七窍，此非贤士乎？”乃纳心其腹中，覆墙而掩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议大夫，佾太常礼仪院事，謚文节。太常议謚曰：“以城守论之，伯顏无城守之責，而死可与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风纪论之，伯顏无在官之責，而死可与西台御史张桓并駕。以平生有用之学，成临义不夺之节，乃古之所谓君子人者。”时以为确论。伯顏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迹，皆毀于兵。（《元史》卷一九〇）

二 西辽人

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儿朵^(一)人。初为西辽阔儿罕^(二)近侍，后为谷则斡儿朵所属可散八思哈长官。太祖西征，曷思麦里率可散等城酋长迎降。大将哲伯以闻。帝命曷思麦里从哲伯为先锋，攻乃蛮^(三)克之，斩其主曲出律。哲伯令曷思麦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儿^(四)、押儿牵、斡端诸城，皆望风降附。又从征你沙不儿城，谕下之。帝亲征至薛迷思干，与其主札刺丁^(五)合战于月恋揭赤之地，败之。追袭札刺丁等于

阿刺黑城，战于秃马温山，又败之。追至憨颜城西寨，又败之。札刺丁逃入于海。曷思麦里收其珍宝以还。取玉儿谷(六)、德痕两城。继而憨颜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驰以讨钦察。命曷思麦里招谕曲儿忒(七)、失儿湾沙等城，悉降。至谷儿只部(八)及阿速部(九)，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又招降黑林城，进击斡罗思于铁儿山，克之，获其国主密只思腊(一〇)。哲伯命曷思麦里献诸朮赤太子，诛之。寻征康里(一一)，至孝子八里城，与其主霍脱思罕战，又败其军。进至钦察，亦平之。军还，哲伯卒。会帝亲征河西，曷思麦里持所获珍宝及七宝伞迎见于阿刺思不刺思。帝顾群臣曰：“哲伯常称曷思麦里之功。其躯干虽小，而声闻甚大。”就以所进金宝，命随其力所胜，悉赐之。仍命与薛彻兀儿为必阇赤。未几，曷思麦里奏：“向者尝招安到士卒，留亦八里城，宜令扈从征河西。”许之。命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讨平失的儿威。从太祖征汴，至怀孟，令领奥鲁事。帝由白坡渡黄河，会睿宗兵攻金将合达，败之。回驻金莲川。壬辰，授怀孟州达鲁花赤，佩金符。癸巳，金将强元帅围怀州，曷思麦里率其众及昔里吉思锁刺海等力战，金兵退。又遣蒲察寒奴、乞失烈札鲁招谕，金总帅范真率其麾下军民万余人来降。己亥六月，帝以曷思麦里从军西域，宣力居多，命其长子捏只必袭

为怀孟达鲁花赤，次子密里吉袭为必阁赤，令曷思麦里为扎鲁火赤，归西域。大帅察罕、行省帖木迭儿奏留之，帝允其请。庚子，进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所隶州郡不从命者，制令籍其家。乙卯五月，卒。子密里吉复为怀孟达鲁花赤。中统三年，从攻淮西，与宋战死。（《元史》卷一二〇）

（一）谷则斡儿朵即虎司窝鲁朵，西辽之都城也。

（二）阔儿罕即《辽史·天祚本纪》之葛儿罕，西辽历代君主之称号也。八思哈不可考。

（三）此处之乃蛮乃指乃蛮国太阳罕之子，西辽直鲁古之婿曲出律也。乃蛮本国已久灭矣。据多森《蒙古史》，曲出律于一二一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岁，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在巴达哈伤（Badakshan）为蒙古人所杀。

（四）可失哈儿即今喀什噶尔（Kashgar）。押儿牵，《元史》他处或作鸦儿看，或作也里虔，今作叶尔羌（Yarkand）。斡端，《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忽炭，即和阗（Khotan）也。你沙不儿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乃沙不耳（Nishapur）。薛迷思干，《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Samarkand），花刺子模国之都城也。

（五）札刺丁《太祖本纪》作札兰丁（Djelal-eddin），算端摩哈美德之子也。月恋揭赤即《太祖本纪》十六年之玉龙杰赤（Urghendj）。阿刺黑城似即巴里黑城（Balkh）。秃马温山即波斯北境，里海南岸之戴马文德山（Demavend）。

慈颜城似即《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癸未年(太祖八年)八剌那颜军所至之可温寨。可温寨似即印度库斯山之凯威克隘(Khewek Pass)也。

(六)玉儿谷不可考。德痕即波斯北境之达姆干(Damgan),《元史·郭侃传》之檐寒山也。钦察,《元秘史》作吉卜察克(Kipchak),今俄国南部是也。

(七)曲儿忒族(Kurd)居今毛夕里省(Mosul)以北诸地。回教著作家谓突厥马人(Turkomans)及曲儿忒人皆投编蒙古军队内。蒙古军侵卓支亚(Georgia)时,两族人充其先锋云。失儿湾《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设里汪(Shirvan),在高加索山东南。唐末,麻素提(Mas'udi)记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儿汪(Khosrau Anushirvan)在位时(公元五三一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至公元五七九年,周静帝大象元年),筑打耳班(Derbend)长城。当时高加索山附近即有失儿湾国,其王自称曰失儿湾沙(Shirvan Shah)。唐武宗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元太祖十六年辛巳岁(一二二一年)蒙古人初侵入失儿湾国,其王曰拉失特沙(Rashid Shirvan Shah),都城曰歇马喀(Shemakha)。蒙古人至,王奔打耳班寨,据城固守,歇马喀被焚。

(八)谷儿只部即卓支亚。阿伯尔肥达(Abulfeda)《地理书》称卓支亚人曰谷儿只(Kurdj)。卢白鲁克《游记》谓谷儿只(Curji)即卓支亚人也。

(九)阿速部(Asi)又名阿兰部(Alans),黑林城及铁儿山皆不可考。

(一〇)蒙古人侵入俄国南部时,基辅(Kiev)、乞尔尼柯夫(Chernigov)、格里枢(Galich)三部王,皆名密只思腊(Mstislav《速不台传》作密赤思老)。喀尔喀河(Kalka)之战,三王被擒。

(一一)康里,《元秘史》作康怜,居乌拉尔河(Ural)之东,阿拉尔海之北。季子八里城不可考。阿刺思不刺思不可考。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原有《曷思麦里传注》一卷,稿失竟不得传,学者憾焉。吾今之作,或可补其阙。

三 康里人

艾貌拔都,康里氏(一),初从雪不台那演(即速不台)征钦察,攻河西城,收西关,破河南。继从定宗略地阿奴,皆有功。又从四太子南伐,命充怯怜口阿答赤孛可孙。又从兵渡江,攻鄂,以疾卒于军。子也速台儿从讨阿蓝答浑都海,征李璫,伐宋,累功授管军总把。至元十四年,从攻福建兴化,招古田等处民五千余户。以功升武略将军千户,赐金符。又招手号新军二千五百余人,升宣武将军总管,赐虎符。有旨征日本,也速台儿愿效力。赐以弓矢,进怀远大将军万户。二十年,授秦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二十三年,迁昭勇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二十四年,从征乃颜有功。明年,卒。

后赠金吾卫上将军，追封成武郡公，谥显敏。（《元史》卷一二三）

（一）康里考见本册第七章第46页康邻注。

不忽木一名时用，字用臣，世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汉高车国也。祖海蓝伯尝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灭，即弃家，从数千骑望西北驰去。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与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为太祖所虏。燕真最幼，年方六岁，太祖以赐庄圣皇后。后怜而育之，遣侍世祖于藩邸。长，从征伐有功。世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不忽木其仲子也。资禀英特，进止详雅。世祖奇之，命给事裕宗东宫，师事太子赞善王恂。恂从北征，乃受学于国子祭酒许衡，日记数千言，衡每称之，以为有公辅器。世祖尝欲观国子所书字，不忽木年十六，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衡纂《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为书授诸生。不忽木读数过，即成诵。帝召试不遗一字。至元十三年，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请兴学校。帝览之，大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监。十五年，出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刚正闻。二十一年，召参议中书省事。卢世荣言能用己，则国赋可十倍于旧。帝以问不忽木。对以：“聚敛之臣，徒足困民，愿陛下无纳其说。”

帝不听，以世荣为右丞。二十二年，世荣以罪被诛。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书。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桑哥既诛，帝欲以为丞相。固辞而荐完泽以自代。乃拜不忽木平章政事。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国人勋旧，不得入卧内。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成宗即位，廷议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元贞二年，拜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辞曰：“是职也，国朝惟史天泽尝为之。臣何功敢当此。”制去重字。大德四年，卒，年四十六。木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红以养母。后因使还，则母已卒，号恸呕血，几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即散施亲旧。明于知人，多所荐拔。丞相哈刺哈孙答刺罕亦其所荐也。其学先躬行而后文艺。子回回，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夔夔，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人为翰林学士承旨。（《元史》卷一三〇）

夔夔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祖燕真。夔夔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奉命往核泉舶，芥视珠犀，不少留目。夔夔正色率下。国制大乐诸坊，咸隶本部，遇公讌，众伎毕陈。夔夔视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肃然。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

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先是文宗励精图治。夔夔尝以圣贤格言，讲诵帝侧，裨益良多。顺帝即位之后，剪除权奸，思更治化。夔夔侍经筵，日劝帝务学。帝辄就之习授，欲宠以师礼。夔夔力辞不可。凡《四书》、《六经》所载治道，为帝细绎而言，必使辞达，感动帝衷，敷畅旨意而后已。帝暇日，欲观古名画。夔夔即取郭忠恕《比干图》以进。因言：“商王受不听忠臣之谏，遂亡其国。”帝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夔夔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尚也。”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后置局纂修，实由夔夔发其端。又请行乡饮酒于国学，使民知逊悌。及请褒赠唐刘蕡、宋邵雄，以旌道德正直。帝从其请，为之下诏。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门。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时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用，以言觐帝意。帝曰：“平章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夔夔，不复荐人。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夔夔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谥文忠。兄回回，字

子渊，敦默寡言，嗜学能文，仕至翰林侍讲学士、江浙行省右丞、宣政院使。明宗崩后，杜门不出者数年，以疾卒，与弟夔夔，皆为时之名臣，世号为双璧云。夔夔子维山，材质清劭，侍禁廷，仕至同金太常礼仪院事、崇文太监。（《元史》卷一四三）

也速斛儿，康里人。父爰伯伯牙兀，太祖时，率众来归。初以五十户从军南征，力战而死。也速斛儿世其官，从丞相伯颜经略襄樊，以功加为千户，赐金符，督五路招讨。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军总管。江南平，录功，进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领江淮战舰数百艘，东征日本，全军而还。有旨特赐养老一百户，衣服、弓矢、鞍辔有加。二十二年，移镇泰州。时籍民丁为兵，得万人。以也速斛儿为钦察亲军指挥使统之。大德三年，以疾卒。子七人，曰教化的，曰黑厮，袭父职，以疾卒。曰黑的，牧马同知。曰延寿，袭兄职。曰拜颜，领哈刺赤。曰完泽帖木儿，广德路万户达鲁花赤。曰哈刺章。（《元史》卷一三三）

秃忽鲁字亲臣，康里亦纳之孙，亚礼达石第九子也。自幼入侍世祖，命与也先铁木儿、不忽木从许衡学。帝一日问其所学。秃忽鲁与不忽木对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学，不意汝即知此。”除蒙古学士、奉议大夫。尝宴见世祖，展开说古

今治乱政要，多所裨益。时哈刺哈孙为湖广平章，举秃忽鲁以自辅。遂授资德大夫、湖广右丞。成宗即位，迁江浙右丞。未几，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问近侍曰：“群臣孰有似不忽木者？”贺伯颜对曰：“秃忽鲁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驿召还。俄迁枢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年四十八。子山僧，仕至晋宁路总管。（《元史》卷一三四）

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里里白，太祖时以武功授帐前总校。奉旨南征，至洛阳得唐白乐天故址，遂家焉。塔里赤幼颖异，好读书，尤善骑射。袭父职，参佐戎幕，调度军马，动合事宜。领蒙古军围樊襄。塔里赤躬冒矢石，所向摧陷。樊城破，襄阳降。从丞相伯颜渡江，驻临安。领军至福建，所过秋毫无犯，降者如归。从征交趾，击败黄圣许等。贺州盗起，塔里赤讨平之。改福建宣慰使，又改浙东。金疮发卒。子二人，脱脱木儿，邵武汀州新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万奴，广西宣慰使都元帅。（《元史》卷一三五）

斡罗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国初款附，为庄圣太后宫牧官。祖海都从宪宗征钓鱼山，歿于阵。父明里帖木儿，世祖时为必阁赤，后为太府少监。斡罗思至元十九年，为内府必阁赤。二十一年，拜监察御史，迁云南行省理问，领云南王府事。二十六年，置八番罗

甸宣慰司，进嘉议大夫、宣慰使。时诸蛮叛服不常，斡罗思平之，乃立安抚等司以守焉。二十九年，为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大德六年，授通奉大夫、罗罗思宣慰使，兼管军万户。武宗立，迁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至大二年召还。以瘴疠卧病不起。皇庆二年卒，年五十有六。子博罗普化，初直宿卫，为速古儿赤。至大元年，为翰林侍讲学士，以父疾归侍。延祐四年，复入侍为速古儿赤。扎撒孙，至治元年为速古儿赤。子察罕不花，文宗时仕至中宪大夫、隆禧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元史》卷一三四）

庆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儿，父斡罗思，皆封益国公。庆童早以勋臣子孙，受知仁庙，给事内廷，遂长宿卫，授大宗正府掌判。三迁为上都留守，又累迁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人为太府卿，复为上都留守，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以宽厚为政，辽人德之。至正十年，迁平章，行省江浙。适时承平，颇沉湎于宴乐。凡遗逸之士，举校官者，辄摈斥不用，由是不为物论所与。明年，盗起汝颍。已而蔓延于江浙。江东之饶、信、徽、宣、铅山、广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庆童分遣僚佐，往督师旅，曾不逾时，以次克复。十四年，脱脱以太师右丞相，统大兵南征。一切军资、衣甲、器仗、谷粟、薪藁之属，咸取具于江浙。庆童规措

有方，陆运川输，千里相属，朝廷赖之。庆童在江浙已七年，涉历险艰，劳绩甚优著。召拜翰林学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迁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赐以御衣上尊。时南行台治绍兴，所辖诸道，皆阻绝不通。绍兴之东，明、台诸郡则制于方国珍。其西杭、苏诸郡则据于张士诚。宪台纲纪，不复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还朝。庆童乃由海道趋京师，拜中书平章政事。俄有谮其子刚僧私通宫人者，帝怒杀之。庆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饮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诏拜陕西行省左丞相。时李思齐拥兵关中，庆童至则御之以礼，待之以和。居三年，关陕用宁。召还京师。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与皇太子及六宫至于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以辅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与庆童出齐化门，皆被杀。（《元史》卷一四二）

明安，康里氏。至元十三年，世祖诏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令明安领之。明安岁扈驾出入，克勤于事。二十年，授定远大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年，赐佩虎符，领贵赤军北征。又明年，立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命为本卫达鲁花赤。寻奉旨领蒙古军八千北征。明年，至别

失八刺哈思之地，与海都军战有功。是后屡有事于西北。大德二年，复将兵北征，与海都战。七年，歿于军。子曰帖哥台，曰孛兰奚。帖哥台初为昭勇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后以万户改中卫亲军都指挥使，进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子曰普颜忽里，曰善住。普颜忽里怀远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善住仕至奉议大夫、金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孛兰奚昭武大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积官银青荣禄大夫太尉。子桑兀孙中卫亲军都指挥使。桑兀孙卒，弟乞答海袭职。（《元史》卷一三五）

阿沙不花者，康里国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时，其祖母苦灭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国乱家破，无所依。欲去而归朝廷，念无以自达。一夕有数驼，皆重负突入营中，驱之不去。旦乃系驼营外，置所负其旁。夜复纳营中，候有求者归之。如是十余日，终无求者，乃发视其装，皆西域重宝。惊曰：“殆天欲资我而东耶？不然，此岂吾所宜有！”遂驱驰载二子，越数国，至京师。时太祖已崩，太宗立，尽献其所有。帝深异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饩以居焉。居二年，闻国中已定，乃归，十三年复来，遂留居焉。曲律无子，牙牙后封康国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贤。乃颜叛，诸主纳牙等皆应之。阿沙不花北说纳牙入觐，诸王之谋皆

解，帝乃亲征。乃颜平，武宗即位，进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俄复平章政事，录军国重事，兼广武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封康国公，迁知枢密院事。以至大二年十月，薨于位，年四十七。子伯嘉讷仕至翰林侍读学士。（《元史》卷一三六）

康里脱脱父曰牙牙，由康国王封云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大德时，从武宗讨叛王海都有功。成宗崩，与兄阿沙不花皆有定内难之功，进中书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召拜录军国重事，中书省丞相。脱脱知无不言，言无不行，中外翕然，称为贤相。仁宗即位，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脱脱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朝廷赐其精舍额曰景贤书院，为设学官。其没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显者二人，曰铁木儿塔识，曰达识帖睦迩。（《元史》卷一三八）

铁木儿塔识字九龄，国王脱脱之子。资禀宏伟，补国子学诸生，读书颖悟绝人。文宗初，由同知都护府事，累迁礼都尚书，进参议中书省事，擢陕西行台侍御史，留为奎章阁侍书学士，除大都留守，寻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六年，拜中书右丞。至正改元，升平章政事。孔子后袭封衍圣公，阶止四品，奏升为三品。后感暴疾薨，年四十六。铁木儿塔识天性忠亮，学术正大，

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初伯颜议罢科举。铁木儿塔识时在参议府，乞不罢奏牍。及入中书，乃议复行之。征用处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为太优，铁木儿塔识曰：“隐士无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隐士。区区名爵，奚足惜哉！”识者诵之。时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为总裁官，多所协赞云。（《元史》卷一四〇）

达识帖睦迺字九成，幼与兄铁木儿塔识俱入国学，为诸生。读经史，悉能通大义，尤好学书。至正十一年，台州方国珍起海上，达识帖睦迺奉诏与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往招谕之。十五年，出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寻兼知行枢密院事，许以便宜行事。时江淮盗势日盛，南北阻隔。达识帖睦迺独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贿赂，卖官鬻爵，一视货之轻重，以为高下。于是谤议纷然，所部郡县往往沦陷，亦恬不以为意。十六年正月，张士诚陷平江。七月，逼杭州。达识帖睦迺即弃城遁于富阳。苗军帅杨完者引兵至，败走张士诚，达识帖睦迺乃还。士诚遣蛮子海牙以书来降，并求王爵。不许。又请爵为三公。达识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虽便宜行事，然不敢专也。”完者又力以为请，乃授士诚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党皆授官有差。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

来征粮。士诚运米十余万石达京师，方面之权，悉归张氏，达识帖睦迩徒存虚名而已。后为士信禁锢于嘉兴，达识帖睦迩皆不以为意，日对妻妾饮酒放歌自若。后仰药自尽，士诚乃使载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师。（《元史》卷一四〇）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秃鲁，母为宁宗乳母。秃鲁以故封冀国公，加太尉，阶金紫光禄大夫。哈麻与其弟雪雪早备宿卫，顺帝深眷宠之。而哈麻有口才，尤为帝所褻幸。后詔哈麻于惠州安置，其弟雪雪于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元史》卷二〇五）

四 班勒纥城人

察罕，西域板勒纥城^(一)人也。父伯德那，岁庚辰，国兵下西域，举族来归。事亲王旭烈，授河东民赋副总管。因居河中猗士县，后徙解州。察罕魁伟颖悟，博览强记，通诸国字书，为行军府奥鲁千户。至元二十四年，将镇南王征安南。二十八年，授枢密院经历。未几移治江西，出入湖广江西两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勋绩。仁宗即位，拜中书参知政事。但总持纲维，不屑细务，识者谓得大臣体。帝尝赐枸杞酒曰：“以益卿寿。”又语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赐金束带，钞万贯。”前后赏赉不

可胜计。皇庆元年，进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乞归解州，立碑先茔。许之。暮年居德安白云山别墅，以白云自号。尝入见，帝望见曰：“白云先生来也。”其被宠遇如此。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又命译《脱必赤颜》^(二)，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又赐察罕姓白氏。既致仕，优游八年，以寿终。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冈路总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笃承直郎、高邮府判官。孙九人，仕者二人：阔阔不花、哈撒。（《元史》卷一三七）

（一）班勒纥城即《西北地附录》之巴里黑城（Balkh）。《长春真人西游记》作班里，耶律楚材《西游录》作班城，古代大夏国旧壤也。

（二）《脱必赤颜》，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本纪》谓即《元圣武亲征录》也。

第十一章 明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一 撒马儿罕

撒马儿罕即汉罽宾地，隋曰漕国，唐复名罽宾^(一)，皆通中国。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始有撒马儿罕之名。去嘉峪关九千六百里。元末为之王者，驸马帖木儿也^(二)。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二十年四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刺^(三)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二十五年，兼贡绒六匹、青梭幅^(四)九匹、红绿撒哈刺^(五)各二匹，及镡铁^(六)、刀剑、甲冑诸物。而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不许，令赴京鬻之。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

(一)汉之罽宾，乃今克什弥尔(Kashmir)。罽宾之原音，或为 Kabul，《唐书》作迦布逻。《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可不里。《明史》此节谓撒马儿罕即汉罽宾，

实为大谬。《隋书》卷八三，所记漕国情况，亦多谬误。据其所记漕国，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二之漕矩吒国，可以无疑。漕矩吒之都城曰鹤悉那(Ghazna)，在葱岭西南，汉时之罽宾国也。北为巴緬(Bamian，即帆延)，东北为劫国(即《西域记》之揭职国)，《隋书》谓在葱岭北者，亦误也。唐时撒马儿罕即康国，又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魏书》曰悉万斤也。罽宾另为一国，在葱岭之南(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撒马儿罕(Samarkand)为突厥语撒买次肯干(Samezkend)之讹音，北宋时，阿拉伯地理家阿尔比鲁尼(Al Biruny)谓撒买次肯干为突厥语太阳城(Sun City)之义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元时，又有邪米思干之名，乃 Semiscant 之译音。突厥人谓肥曰邪米思(Semis)，波斯文称村市曰干特(kand)。西辽人称之为河中府，译阿拉伯语 Bein Naharein 也。城居柴拉夫香河(Zarafshan)之中央岛上，故有是名也。《明史》此节，谓为蒙古语者，亦大谬也。

(二)帖木儿与成吉思汗之关系，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后附录乙。帖木儿于公元一三六九年时(明洪武二年)，娶察合台西国克桑算端汗(Kazan Sultan Khan)之女，赛雷麦尔克汗奴婢(Serai Mulk Khanum)为后。生沙哈鲁(Shah Rokh)等。《明史》此节称驸马帖木儿者，即此故也。元代宗王女婿，亦得称驸马也。阿拉伯沙(Arab Shah，阿拉伯人，名阿合马依宾摩哈美德(Ahmed Ibn Mohammed)，大马色克城人，卒于一四五〇年)谓

帖木儿元妃及二妃，皆中国皇帝之女。然元、明二史皆无证文也。毛拉那歇里甫爱丁阿梨 (Maulana Sherif-eddin Ali of Yezd) 之《帖木儿武功记》 (Zafernameh) 载帖木儿事甚详，其后妃姬妾凡九人，无来自中国者。赛雷麦尔克外，帖木儿于一三九七年 (洪武三十年) 又娶别失八里汗开则火者 (Khizer Khodja) 之女，图克尔汗奴梅 (Tukel Khanum) 为后，图克尔亦成吉斯汗后裔也。

(三) 满刺 (Mollah)，回教中高僧也。

(四) 梭幅即速夫，《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云：“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

(五) 撒哈刺，波斯语 shal 之译音，肩挂也。今代英文 Shawl 亦由此来。

(六) 簇铁，良铁也。《本草纲目》卷八云，簇铁来自波斯、大食。伊兰人谓铁曰“斯排那” (spaina)，帕米尔人曰“斯宾” (spin)。簇字之源，或即由此也。

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福，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

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祿如天地，永永无极。”(一)照世杯(二)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三)。其贡马一岁再至，以千计。并赐宝钞偿之。

(一)《明史》此节帖木儿表文，谦让语气，与当时西班牙国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所记帖木儿对待中国使者之情形，全相反也。帖木儿善外交，守远交近攻之策。太祖末年，帖木儿适有事于印度及小亚细亚，无暇东顾，对于明室，不得不卑身屈己也。及永乐嗣位，西顾无忧，预备东征，故不复再进贡于明。洪武二十七年之使节，为来中国侦探情形，亦未可知也。

(二)照世杯，波斯人曰哲姆锡德瓶(Vase of Djemshid)。拉施特云：“此瓶相传为土耳其玉(turquoise)所制成，自爱斯塔喀儿(Estekhar)古城遗址中发掘出世。此城希腊人称之曰波斯波立斯(Persepolis, 波斯城)，为波斯国第一代王哲姆锡德所建。哲姆锡德，波斯文太阳瓶(Vase of the sun)之义也。”波斯诗家引证此瓶者，有多人也。

(三)《帖木儿武功记》载一三九六年(明洪武二十九

年),帖木儿在细浑河(Sihun,即锡耳河)畔乞那斯镇(Chinaz)过冬时,契丹国皇帝唐古斯汗(Tanghus Khan)之大使数人,携带珍品多种来朝。大首领引之觐见后,使臣献呈礼物,报告通聘目的及交呈国书。临行,复蒙召见,辞归国。此年之使节,似即洪武二十八年所遣傅安等也。安等于洪武二十八年,由南京起程至细浑河畔,途间或需一年也。唯据《明史》,傅安等被留,至永乐五年六月始放归。此两方记载不同处也。陈继儒《见闻录》卷一,载“傅安字志道,太康人。永乐初,使撒马儿罕,羁留虏廷凡十三年。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壮龄,比归,须眉尽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监刘惟,俱物故。官军千五百人,而生还者十有七人而已。安既归,以老病不能任事,恳乞骸骨。上悯之,赐一品服致仕,仍令有司月给米十二石,舆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于家。上遣官谕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墓在朱仙镇岳庙后”。唐古斯汗之名,亦见于西班牙国大使克拉维局纪程中。察合台国人(Zagatays)谓猪曰唐古斯,猪与朱音相同。明太祖朱姓,当时人必有称明祖曰朱皇帝者。异域之人,遂误以为猪皇帝也。唐古斯汗即猪皇帝(pig emperor)之译义也。明太祖死,建文即位,永乐据幽燕以叛。《帖木儿武功记》亦略有记载。谓当一三九九年(建文元年)秋冬之间,帖木儿驻军高加索山南,阿拉格塞斯河(Araxes)畔哈喇拔格(Karabagh)地方,得闻契丹国皇帝唐古斯汗死,契丹人叛,国中大乱。唐古斯汗在位甚久,崇奉偶像教云。明太祖死于一三九八年(洪武三十

一年),而至次年秋冬间,帖木儿始得闻之者,盖消息传布至亚洲西部需时日也。

成祖践阼,遣使敕谕其国。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一),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戒备。五年六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命人导安徧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儿死,其孙哈里^(二)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头目沙里奴儿丁^(三)等亦贡驼马。命安等赐其王彩币,与贡使偕行。七年安等还,王遣使随入贡。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十三年,遣使随李达、陈诚等人贡。暨辞归,命诚及中官鲁安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四)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等人贡。十八年,复命诚及中官郭敬赍敕及彩币报之。宣德五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入贡。七年,遣中官李贵等赍文绮、罗锦赐其国。正统四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帝爱之,命图其像。赐名瑞馮,赏赉有加。十年十月,书谕其王兀鲁伯曲烈干^(五)曰:“王远处西陲,恪修职贡,良足嘉尚。使回,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示朕优待之意。”别敕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金文绮,官其使臣为指挥僉事。景泰七

年，贡马、驼、玉石。礼官言：“旧制给赏太重。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人给彩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紵丝衣一袭。其随行镇抚、舍人以下，递减有差。所进阿鲁骨马^(六)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钞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有差。”制可。又言：“所贡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块，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宜令自鬻。而彼坚欲进献，请每五斤赐绢一匹。”亦可之。已而使臣还，赐王卜撒因^(七)文绮、器物。天顺元年，命都指挥马云等使西域。敕奖其锁鲁檀毋撒，赐彩币，令护朝使往还。锁鲁檀者，君长之称，犹蒙古可汗也。七年，复命指挥詹升等使其国。成化中，其锁鲁檀阿黑麻三人贡。十九年，偕亦思弗罕酋长贡二狮，至肃州，其使者奏请大臣往迎。职方郎中陆容言：“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为牺牲，在乘舆不可被驂服，宜勿受。”礼官周洪谟等亦言往迎非礼。帝卒遣中使迎之。狮日噉生羊二，醋、酏、蜜酪各二瓶，养狮者光禄日给酒馔。帝既厚加赐费，而其使者怕六湾以为轻，援永乐间例为请。礼官议从正统四年例，加彩币五表里。使者复以为轻，乃加正副使各二表里，从者半之。命中官韦洛、鸿臚署丞海滨送之还。其使者不由故道，赴广东，又多买良家女为妻

妾，洛等不为禁止。久之，洛上疏委罪于滨。滨坐下吏。其使者请泛海至满刺加市浚猊以献，市舶中官韦眷主之，布政使陈选力陈不可乃已。

(一)帖木儿大破土耳其后，东归。《帖木儿武功记》载帖木儿决意东征中国，亲统大军东进，至兀提刺耳(Otrar)，于一四〇五年(明永乐三年)二月十八日病死。

(二)帖木儿临终遗命，以长孙皮儿摩哈美德(Pir Mohammed)嗣撒马儿罕汗位。皮儿者，帖木儿长子哲汗吉儿(Jehanghir)之子也。封四子沙哈鲁(Shah Rokh)于哈烈(Herat)。帖木儿既卒，其三子米兰沙(Miran Shah)之子哈力尔算端(Khalil Sultan)不遵遗命，篡位自立于撒马儿罕。在位仅四年，为柯对达胡桑尼(Khodaidad Husseini)所废，放逐于别失八里(又曰蒙古里斯坦 Moghulistan)。胡桑尼为帖木儿部下健将，累次战争皆有功，帖木儿卒，助哈立尔得位。不久二人失欢，又逐之。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胡桑尼为别失八里汗所杀，哈力尔归国。然撒马儿罕已为沙哈鲁所据。沙哈鲁乃遣之至波斯莱夷城(Rei)，卒于一四一一年(永乐九年)。哈力尔即《明史》上之哈里也。虎歹达音与柯对达相似，岂即一人欤？柯对达曾否至中国，西域书中，无文可证也。

(三)沙里奴儿丁(Sheikh Nur-eddin)亦帖木儿部下健将也。一四〇九年，率众叛沙哈鲁，退至兀提刺耳，求救于别失八里汗，共攻马瓦拉痕那儿(Mavera-n-nahr)。一

四一一年，沙里奴儿丁为沙哈鲁之部将所暗杀。

(四)兀鲁伯 (Mirza Ulug Beg),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作弥儿柴俄鲁格拜克, 沙哈鲁之长子也。生于一三九四年(洪武二十七年), 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 其父任之为马瓦拉痕那儿及土耳其斯坦总督, 驻于撒马儿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谓兀鲁伯已于一四二〇年(永乐十七年)二月间, 哈烈使节未起身前, 先遣使者往中国。《明史》此节谓其国复遣使随诚等人贡, 二书所记似即一事也。兀鲁伯为人博学, 奖励学术。当彼治理撒马儿罕时, 天文学在该城尤为发达。一四二〇年, 在该城建天文台一所, 研究多年。最要成绩, 即《兀鲁伯之新天文表》, 为以后东方天文家推算时, 必需用之品也。兀鲁伯于一四四九年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为其子阿伯特拉梯甫 (Abdullatif) 所杀。米儿咱即弥儿柴 (Mirza) 之别译。正统时, 兀鲁伯进献之马, 色玄蹄额皆白, 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所载永乐时所献者, 几相同也。

(五)曲烈干即 Gurkhan 之译音, 《辽史》作菊儿汗, 明初变为上耳其斯坦酋长之一种称号矣。

(六)夏孚 (Schefer) 云, 阿鲁骨为 Ulagh 之译音, 华言驿马也。白莱脱胥乃突谓阿鲁骨马四字为一名辞, 突厥语 Arghamak 之译音, 为良马一种。撒马儿罕至今尚有之也。

(七)卜撒因即算端阿布赛德 (Sultan Abu Said = Bussain) 也。卜撒因为帖木儿第三子弥尔柴米兰沙 (Mirza

Miran Shah)之孙,于兀鲁伯卒后二年,一四五一年时(明景泰二年)得有撒马儿罕。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征阿错贝奖(Azerbeidjan)之突厥酋长乌藏哈散(Uzzan Hassan),兵败被擒,身亡。阿布赛德为回教徒人名。又常作不赛因或卜撒因也。元时,伊儿汗(Ilkhan)阿布赛德(即位于一三一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于一三三五年,即元顺帝至元元年)亦名布赛(Bussay),或曰彭赛忒(Bonsaet),或曰布赛德(Busaid),或曰博赛忒汗(Boyssethan),《元史》则作不赛因。天顺元年(一四五七年)之锁鲁檀毋撒,似即卜撒因之讹音也。成化中之锁鲁檀阿黑麻(Sultan Ahmed)为卜撒因之长子,继其父为撒马儿罕王,卒于一四九三年(明孝宗弘治六年)。

弘治二年,其使由满刺加至广东,贡狮子、鹦鹉诸物,守臣以闻。礼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礼科给事中韩鼎等亦言:“狰狞之兽,狎玩非宜。且骚扰道路,供费不貲,不可受。”帝曰:“珍禽奇兽,朕不受献。况来非正道,其即却还。守臣违制,宜罪,姑贷之。”礼官又言:“海道固不可开,然不宜绝之已甚,请薄犒其使,量以绮帛赐其王。”制可。明年,又偕土鲁番贡狮子及哈刺虎刺(一)诸兽,由甘肃入。镇守中官傅德、总兵官周玉等先图形奏闻,即遣人驰驿起送。独巡按御史陈瑶论其糜费烦扰,请勿纳。礼官议如其言,量给犒赏。且言:“圣明在御,屡却贡献。德等不能奉行

德意，请罪之。”帝曰：“贡使既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人诣京。狮子诸物，每兽日给一羊，不得妄费。德等贷勿治。”后至十二年始来贡。明年复至，而正德中犹数至。嘉靖二年，贡使又至。礼官言：“诸国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伺候同赏，光禄邮传供费不貲，宜示以期约。”因列上禁制数事，从之。十二年，偕天方、土鲁番人贡，称王者至百余人。礼官夏言等论其非，请敕阁臣议所答。张孚敬等言：“西域诸王疑出本国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称。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即据所称答之。若骤议裁革，恐人情缺望。乞更敕礼、兵二部详议。”于是言及枢臣王宪等谓：“西域称王者，止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如日落诸国，称名虽多，朝贡绝少。弘、正间，土鲁番十三人贡。正德间，天方四人贡。称王者率一人，多不过三人，余但称头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鲁番至十一二人，撒马儿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并数三国尔。今土鲁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马儿罕五十三王。实前此所未有^(二)。弘治时，回赐敕书，止称一王。若循撒马儿罕往岁故事，类答王号，人与一敕，非所以尊中国制外蕃也。盖帝王之驭外蕃，固不拒其来，亦必限以制。其或名号僭差，言词侮慢，则必正以大义，责其无礼。今谓本国所封，何以不见故牒。谓部落自号，何

以达之天朝。我概给以敕，而彼即据敕恣意往来，恐益扰邮传，费供亿，殫府库以实谿壑，非计之得也。”帝纳其言，国止给一敕，且加诘让，示以国无二王之义。然诸蕃迄不从，十五年入贡复如故。甘肃巡抚赵载奏：“诸国称王者，至一百五十余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贡使名数，通事宜用汉人，毋专用色目人，致交通生衅。”部议从之。二十六年入贡。甘肃巡抚杨博请重定朝贡事宜，礼官复列数事行之。后人贡，迄万历中不绝。盖番人善贾，贪中华互市，既入境，则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虽定五年一贡，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难也(三)。

(一)哈刺虎刺今代英文曰 Caracal, 中央亚细亚所产一种野猫也。

(二)西域商队远行，有自举假皇帝之俗。假皇帝有拘系鞭笞其臣民之权，参见《鄂本笃访契丹记》。《明史》此节所称之王或即假皇帝也。

(三)明武宗时，月即别人(Uzbegs, 钦察汗之后裔)昔班尼(Sheibani Mohammed Khan)自北方率兵逐帖木儿后裔而据西部土耳其斯坦，建月即别朝代。回教各作家不记十五世纪以后(明孝宗后)撒马儿罕与中国有外交来往，而《明史》则记至万历时，尚朝贡不绝。盖必皆商人冒充国使，来渔利也。

其国东西三千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广十余里，民居稠密。西南诸蕃之货皆聚于此，号为富饶。城东北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規制精巧，柱皆青石，雕为花文，中设讲经之堂^(一)。用泥金书经，裹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过于哈烈，而风俗、土产，多与之同。其旁边东有沙鹿海牙、达失干、赛蓝、养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诸部落，皆役属焉。（《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西班牙国大使克拉维局所记撒马儿罕情形，可与《明史》互证也。其略谓该城位于平原上，有土城绕之。城内屋宇鳞聚，市街相连。四周有花园、葡萄园，绵延至一里半以至二里之外（每里 league 合二英里半以至四英里半，即约中国十里也）。城外花园中，辄有雄壮华丽建筑。帖木儿有离宫数处，亦在城外园中。城中及园中皆有河道贯流。诸园中有植棉花及瓜果者，地极膏腴，物产丰裕。撒马儿罕亦名锡墨斯京忒（Cimesquinte，即邪米斯干之讹音）。锡墨斯（Cimes），大也，京忒（quinte），城市也。《明史》此节谓号富饶，耶律楚材《西游录》称为肥城，两相符也。克拉维局及绍尔脱白格（Schiltberger）两欧洲人记此城后几四百年，欧洲人无再至者，直至一七七四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俄国军官叶甫莱莫夫（Yefremof）始重见之。叶于一七七四年，在俄伦堡（Orenburg）之南边界处，为吉利吉思人（Kjirghizes）所擒，鬻于布哈拉王为

奴。后幸得逃，东至撒马儿罕、浩罕(Khokand)、麻耳亦囊(Marghilan)等地，诡称为鞑靼人，易名曰奴该(Nogai)。适有骆驼商队由麻耳亦囊往喀什噶尔，叶与之同行。是后更由叶尔羌经西藏至德梨(Delhi)而达加尔喀达(Calcutta)，由加尔喀达乘船往伦敦。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抵圣彼得堡京城，刊印其经历，关于撒马儿罕仅有数语及之而已。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俄国科学探险队尝至其境。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万百雷(Prof. Vambery)访其城。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五月一日，俄人占领撒马儿罕。晚近调查，其城墙为歪斜不齐之四方形状，每边长约二英里。俄人占领后，在西北角另筑新城。其原有回回城，盖即帖木儿所建者也。城中帖木儿所树各种大建筑，多已毁败。有所谓阿儿克(Ark)者，卫城也，位于城之最西边山上。一三七〇年(洪武三年)，帖木儿登位后所筑者也。《帖木儿武功记》载帖木儿既奠都撒马儿罕，乃修城隍，筑卫城。宫殿公舍，皆焕然一新。贵克赛雷(gheuk serai)者，蓝宫也，帖木儿常居之，以召见群臣。赛雷麦尔克康奴姆大学(College of Serai Mulk Khanum)在城北，距北城墙不远，与大教堂(The Great Mosque)相对，二者已皆毁坏，今仅余遗址而已。帖木儿陵墓在城南。《明史》谓城东北有土屋，为讲经之用，似即指大教堂也，此堂最为壮丽。一三九九年(建文元年)春，帖木儿归自印度，始建筑，至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完成。(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

撒马儿罕在哈烈东北，去陕西肃州卫嘉峪关九千七百余里，去哈烈二千八百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有大溪达河(一)，东北流。城广十余里，开六门，其有子城。国主居室稠密。西南诸番，百货多聚此。交易用银钱，本国自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瘞其血(二)。城东北隅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規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镂花纹。中设讲经之所，以泥金书经，裹以羊皮。货秀美，工巧过于哈烈，而风俗、土产与哈烈同。(陈诚《使西域记》)

(一)溪达河即素格德河(Sogd)之转音。

(二)屠牛羊者瘞其血，波斯风俗至今尚然也。

撒马儿罕(东抵亦力把力(一)，西连哈烈，东至肃州九千里)

(一)亦力把力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亦刺八里。小亚美尼亚王海敦《纪行》记西归时，先至亦刺八里后乃渡伊犁河，故此城当在伊犁河东岸也。

沿革 其地不知古何国，或云汉罽宾国地，东西相距三千余里。其地势宽衍，土田膏腴，为诸国胜。元驸马帖木儿主其国。东有养夷城、沙鹿海牙、塞蓝城、达失

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诸城，皆隶焉。

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儿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一)贡驼马。永乐间，其孙兀鲁伯遣使贡马。正统二年，又贡马及玉石。

(一)满刺哈非思及兀鲁伯之名，已见上方《明史·撒马儿罕传》。

风俗 善治宫室(陈诚《西域记》^(一))：人多工巧艺，善治宫室。门楹皆雕文刻镂，窗牖缀以瑟瑟)。主戴白帽。器用金银(同上：主戴白圆帽，妻以白缙缠首。饮食喜其酸羹，杂米肉。器用金银，不设匕箸，以手取食)。山川景物，颇类中原。贾用银钱。屠埋血腥(同上：商贾交易，用国中所造银钱。坊市有酒禁。屠牛羊者，埋其血腥)。建屋祀天，泥金书经(同上：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为柱，雕镂甚精。经文皆书以泥金，裹以羊皮)。

(一)《明一统志》此处所引陈诚《使西域记》诸语，亦多不见《学海类篇》本。

山川 铁门峡(在渴石城西，悬崖绝壁，高数十仞，径路崎岖，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铁门关，《唐书》云自焉耆西五千里过铁门关疑即此)。哈刺卜兰河(在撒马儿罕城东，河浅阔而北流)。火站河(在沙鹿海牙城

西)。哈卜连河（在沙鹿海牙城东）。阿朮河^(一)（在迭里迷城东，西流，多鱼）。

（一）阿朮河，朮字为木字误刊。

上产金，银，玉，铜，铁，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树叶类山茶。实类银杏而小），水晶盐（坚明如水晶，琢为盘，以水温之，可和肉食），瓦矢实（类野蒿，实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丛生，叶细如蓝，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为饧。夷呼为达郎古宾，盖甘露也），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狻猊（产阿朮河边苇丛中，七日内未开目，取之则易调习，稍长则难驯伏）。（《明一统志》卷八九）

撒马儿罕，其国东西相距千里，在哈烈东北三千里，东去嘉峪关九千九百里。山川，铁门峡，阿木河最大。王白帽，妇人以白缙缠首。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缕最精巧。经文裹以羊皮，书以泥金。城市稠密，西南番贾多聚焉。禁酒，以手取食。贡物有番碗、矮纳、锁服、脑砂、赛兰珠、梧桐、麝、银鼠皮、珊瑚树枝、阿思马、亦花珠。道哈密。《南史》述郁金香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大似芙蓉。又《北户录》称唐初罽宾国献俱佛头花，为中国所无。今不闻入贡。（《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撒马儿罕不知古何国，或云汉罽宾地。东西相距

三千余里，地势宽衍，土田膏腴，为诸番胜。元驸马帖木儿者主其国。东有养夷城、沙鹿海牙、塞蓝城、达失干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诸城，皆隶焉。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儿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二人开通道路，贡驼马。二十(七)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二百匹。表曰：“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弘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恩，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人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歌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惟知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德，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祿如天地远大，永永无极。”照世杯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是年，又遣使贡海东青。

初，撒马儿罕人有商于漠北者，大军征进，自捕鱼海执归京师，上疑其奸细，令居中国，后审知为撒马儿

罕人，俱遣还。国主感恩，遣使入贡。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宽彻等报之，并谕各番，为别失八里所留（别失八里即亦力把力）。永乐元年，礼科都给事中傅安归自撒马儿罕。先是傅安使西域，为撒马儿罕所羁留，凡十三载，至是始归。上念其久劳于外，赐一品服致仕。是年，国主兀鲁伯遣使贡马（帖木儿孙）。五年，北平道按察使陈德文（一名莹中）亦自撒马儿罕归。德文，洪武末出使西域，遍历诸境，采访山川风俗，作诗歌一帙进呈。上嘉之，赐马三匹，擢金都御史。

德文诗不能悉，今特举《见雁怀友诗》云：“上林书札为谁将，汉节苏卿忆帝乡。万里承恩来虏地，何年归覩列鹑行。绣衣尘满关山杳，骢马星驰道路长。此日云边看雁字，老怀无计附同窗。”

十三年，复遣陈诚使西域。诚自行人进吏部员外郎，偕中使李达赍诏币往。至撒马儿罕，其国主遣使随二人来贡谢恩。正统二年，贡马与玉石。四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赐名瑞馯，诏画史图之。十三年，又贡方物。诏宴其使于陕西布政司，以数少故也。成化十七年，进二狮。至嘉峪关外，奏遣大臣往迎。职方郎中陆容言：“狮子固奇兽，然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輿不可以备驂服，不当受。”上遣中使迎之。

二十二年，夷使怕陆湾等贡狮得赏，中人韦眷护

行。至南海，又将浮海还国，云欲往满刺加，更市狮贡。韦眷利之，从其请。广东布政使陈选言：“此西域贾胡为奸利耳，使堕其谋，必貽诸番之笑。且珍禽奇兽之好，不可以示外夷。”力拒止之。

广东番禺县民黄肆及王凯父子招集撒马儿罕等国夷商，交结中官韦眷，出海通番，怙势杀人，惊扰地方，被本县知县高瑤遣兵壮人等搜没番货巨万，申呈于布政陈选。选行文奖高瑤，仍具奏。下巡抚都御史宋昊勘报，昊畏眷，不敢诘问，姑缓之。眷结中官诬奏选党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爰鞠之。行同爰畏眷，不敢反异。复赂选所黜吏张褰，令诬执选。褰不从，行等阿眷，执褰拷掠。褰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灭公议、陷正人也。”行等罗织无所得，乃诬选矫制发粟，意在侵欺，褒奖属官，志图报谢，论罪当徒。奏入，诏夺选官，遣锦衣卫千户张福逮选。士民数万人号泣遮留，选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时年五十八。张褰乃上言：“臣闻周公元圣，而四国之谤，乃致上疑于其君，曾参大贤，而三至之言，不免摇惑于其母。是岂成王之不明，参母之不亲哉！凡以日能铄金，而毁能销骨也。陛下临御区宇，明并日月，恩同父母，詎图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复有沉冤。窃见广东布政使陈选素崇正学，夙抱孤忠，才处群邪之

间，独立众憎之地。太监韦眷通番败露，知县高瑶按法持之，陈选移文嘉奖，以激贪懦，固监司之体也。奈何宋昊、徐同爱怯势保奸，首鼠两觑，以致韦眷横行胸臆，秽蠹清节，荧惑圣明。勘官李行承眷颐指，锻炼成狱，竟无左验。臣本小吏，以诖误触法，为选罢黜，实臣自取，非选有加于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选，以厚贿啗臣，令扶同陷选。臣虽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术，颠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诱，乃嘱行等逮臣于理，弥日拷掠，身无完肤。臣甘死吁天，终无异口。行等乃依傍眷语，文致其词，劾选勘灾不实，擅便发仓，曲蔽属官，意图报谢，是毁共姜为夏姬，诟夷齐为盗跖也。本年岭外地震水溢，漂民庐舍，属郡交牒报灾，老弱张口待哺，而抚按藩臬若罔闻知。选独抱隐忧，食不下咽，谓展转行勘，则民命垂绝，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议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选素刚正，不堪屈辱，乃为勘官凌侮，愤懑成疾，旬日而殁。李行幸其就死，不为医疗，又潜遣养子，密以选死报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结权幸，一至于斯，司寇之属，要在诘奸刑暴，安取此辈为也。夫选砥节奉公，横罹谗搆，君门万里，孰谅其冤。臣以罪人，摈斥田野，乘耒自给，百无所图，敢冒死披陈，甘心鼎镬者，诚痛忠廉之士，啣屈抑之冤，长谗佞之奸，为圣明之累也。”奏入，不报。第以他事罢眷镇守。

选字士贤，浙江临海人，自少沉静端悫，立志以圣贤自期，潜修点识，不求人知，终身俭约，有寒士所不及者，盖笃行之儒为己之学也。南畿、河南、广东皆立祠祀之。

弘治二年，又进狮。礼科给事中韩鼎言：“豨豸之兽，非宜玩狎，却之。”上嘉纳焉。四年，又进狮及鸚鵡，至广东，守臣以闻。礼部尚书倪岳上疏请却其贡，但使行人往劳。疏略曰：“臣观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所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观，置之于外，亦非军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倘或非真，岂不受远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启蛮夷窥伺之心，以为中国好尚之所在。臣等切为朝廷惜之也。尝闻圣帝明王，不宝远物。故周武王时西旅贡獒，召公致戒；汉文帝时千里马献，下诏却之。载之经史而传美万世。成化初年，宪宗皇帝亦尝降谕朝鲜，罢献白鵲、海东青。皇上践祚，首颁明诏，禁止各处镇守等官进贡，以杜骚扰之弊。既而放禽鸟，纵鹰犬，数日之间，屏去无遗。弘治元年，迤西夷人进贡玉石等物，却令取回。本年镇守太监王举欲进宝物，严申禁绝。善政善教，远近称颂，以为圣德恭俭，与成汤之不殖货利，同符异世。由是而始终惟一，虽尧舜之圣，何以过此！今未及三年，而广东镇巡言，官又因

撒马儿罕进狮子，至要行起送。臣等仰窥圣心，必不纳此无益之物，以为圣德之累。但恐有引先朝事例为言，容其到京，则所经历道途，骚扰必多，赏赐犒劳，须从旧例。即今地方水旱相因，人民穷困，顾乃疲中国以待远夷，费有用而易无用。况本番进贡使臣，例该于陕西甘肃验放起送。今若听其从海而来，则后次倘有附近本番浮海商夷，托称彼国差来入贡，则既无勘合，又无印信，何由知其真伪？且又令其习知海道，而启意外之虞乎？臣等愚见，深为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财力之艰难，察夷人诡冒之计，断自宸衷，阻其使臣，尽却所贡。仍差行人一员驰驿前去，缘途体访，随其所在，司府宴劳给赏，嘉答其意，整其原来舰舶，以使撑驾回旋，帖服其心。仍请敕一道晓谕阿黑王，谓尔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进贡，只依成例，量备驼马，从陕西陆地以达京师。其狮子、鸚鵡，非常有之物，不必远涉海道来进。如此则远方夷丑，知明天子之所为，有非彼之所能测，然后益修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给人足，礼乐兴行，边域无警，万方宾服。如此则虽四夷毕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狴犴夷兽，何足以为明时之轻重哉！”上嘉纳其言。

李东阳《却贡狮诗》曰：“万里狻猊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极知圣学从心始，谁道忠言逆耳难。汉代

漫夸龙是马，隋家空信鸟为鸾。非才敢作清朝颂，独和新诗写寸丹。”

按《客座新闻》云：“弘治中，西番贡狮，其性险怪，一番人长与之相守，不暂离。夜则同宿于木笼中，欲其驯率故也。少相离，则兽眼变异，便作威矣。一人因近视之，其舌略粘，则面皮已去一半矣。又畜二小兽，名曰吼，形类兔，两耳尖长，仅长尺余。狮作威时，即牵吼视之，狮畏服不敢动。盖吼作溺，上著其体，肉即腐烂。吼猖獗，又畏雄鸿。鸿引吭高鸣，吼亦畏伏。物类相制，有如此者。

又《石田杂记》载本朝刘马太监于西番买一黑驴以进，能日行千里，又善斗虎。上取虎城一牝虎与斗，一蹄而虎毙。又斗一牝虎，三蹄而毙。后与狮斗，被狮折其脊，刘马伏地大恸。盖亦兽之异常者云。

嘉靖改元，撒马儿罕等地面夷使火者马黑麻等四十二名、写亦打黑麻等二十四名、满刺捩慎等三十三名及土鲁蕃并哈密夷使速坛虎力一十一名各进贡。陕西行都司指挥郑恺、张俊等伴送各夷，俱于嘉靖元年九月后甘州验放入关，一齐起程。后有陕西西安府、河南真定府等处放债卖买，至次年十月到京。礼部尚书汪浚疏曰：正德年间，容令各处回夷在馆四五年住歇，恣意妄为，骄纵特甚，钦蒙皇上御极之初，尽将各犯拿问发

遣。今各夷进贡起送，犹不知戒，伴送人员，不能铃束，在途迁延隔岁，日费廩给。先到京者，日费下程，等候同赏，光禄寺供应无穷。前项夷人一百六十八名，每五日钦赐下程一次，费银一百一十余两。每月六次，费银六百两。二个月一千三百余两。三个月一千九百两。延住月久，下程益多，旧例相沿不为限节，委的糜费，候赏不得，反生嗟怨。合无将今次到馆，已经译审，给与钦赐下程，行光禄寺照例五日一次送。但经给赏之后，次日即与住支。行陕西、河南、直隶等处，各夷回还之日，但有与军民交通卖买，在驿递延住一日之上者，住支廩给军民，枷号问罪，伴送人员，不为铃束，从重治罪。敕下内府承运库，本部赏赐手本到库之日，即给与彩段绢匹等项，不得稽迟，坐费光禄寺下程，以重为民困。本部行提督会同馆主事严为关防，开张卖买，三日之后，不许私与外人交通卖买。如有货卖不尽，准令带回，作急催促起程。”上从其议。后因土鲁蕃占夺哈密，入寇甘肃，议绝其贡，各处夷人随路羁禁。又议土鲁蕃夷人等二十二名俱暂且羁候，腹里所在地方，待后虏情向背已定，另行议处。提督尚书王琼议：“欲兴复哈密，请将见监庄浪卫撒马儿罕贡使土六孙等五人、见监永昌卫撒马儿罕贡使本奔一人，并进贡未回撒马儿罕夷人九十九人，及天方国一十六人令镇巡官陆续

验放出关，遣归本土。其原带方物并随身财物听其领回，不许官司侵克，重失远夷之心。”

嘉靖七年，王琼复疏曰：“臣于六月初七日到于平凉府东关，有撒马儿罕、天方国、土鲁蕃、哈密四处夷人，臣审问因何在此住歇。各夷告称：‘有镇守甘肃李隆传示，如今圣人出世登极，不比在前，但系外夷，俱进贡庆贺。以此各夷于嘉靖元年前来进贡到京，管待筵宴，给与赏赐，起关应付回还。不料嘉靖三年，土鲁蕃犯边，将各夷沿途留住，原差伴送官舍俱回甘州，我等在此自备盘缠过活。’但查审各夷，内系撒马儿罕、天方国者，俱该遣还，系土鲁蕃、哈密者，俱该腹里地方羁候。又据撒马儿罕等夷人告称：‘若将哈密、土鲁蕃夷人留住，只放我辈出去，路经土鲁蕃，必不肯放过，我辈亦不敢去。’又称：‘若路不通时，宁往两广去，还可得生。’查得先该巡抚都御史陈九畴原议要将土鲁蕃、哈密贡回夷人俱发两广地面安置，前任提督尚书杨一清为国忠谋，反复辩论，将哈密、土鲁蕃贡回夷人改拟腹里羁候，待虏情向背已定，另为议处。将撒马儿罕、天方国无干夷人遣还本土，题奉明旨，依拟施行，使当时各官即能体悉杨一清之忠谋，用彼处夷之长策，即将应放还者放还，应羁候者再为议奏，夷情宁息久矣。乃各坐视玩愒，故违明旨，延今二年之上，不行查放议处，臣

实恨之切。照土鲁蕃节次赍递番文，求和专一，以放回进贡夷人，并打发出赏赐为言，乃其本心。及详撒马儿罕等处夷人告称，不放出土鲁蕃人不敢回去，亦是实情，合无行令各该巡抚，通查各处羁候夷人起关，差官伴送至甘肃行都司羁管，给与口粮，养赡临时。臣与镇巡官访探土鲁蕃仍前求和通贡，以后再无侵侮别情。将原拟羁候各起贡回夷人与原拟遣还撒马儿罕等夷人通行议放出关，令镇守总兵官出给印信汉番字帖文，交付撒马儿罕等夷人，传与土鲁蕃令退哈密城池，许其进贡，边衅可息。如彼不听宣谕，直在于我，曲在于彼，另行议处，亦不为损。”上亦从之。自是王琮抚处之后，土鲁蕃听命通贡，撒马儿罕各夷俱以时朝贡。

十一年，额即乱国遣使扣关求贡。礼部查系原非人贡番夷，行总制陕西三边都御史唐龙，议其应否起送至京。唐龙疏称：“西域诸夷，其名号不系我朝封爵。先年入贡，止据哈密忠顺王开奏某处某起人数。今忠顺王年久缺封，哈密止照伴送之例，遇夷使到日，差人伴送，虽哈密之人，知亦未真。今据行都司会审夷使火者皮列等供称，哈辛王等原在撒马儿罕北山额即乱地面居住。且言半是达子，先年差使臣土鲁孙等进贡。卷查相同，则今日哈辛即前日哈辛，彼时称北山则方隅，今称额即乱则地名耳。但彼处远方，既无可稽，供

报词语又隔，译审委难取实。及照先年哈辛已经进贡，今次来使，似宜俯从。乞敕该部计议合无，念彼远夷，其名称言词不必深较，准照撒马儿罕等夷一例起送。惟复责其名称之殊，恐有冒充之弊，以礼遣回。其已验给军马，量给官价，以偿其直。”

礼部尚书夏言疏曰：“臣等检阅堂稿，前项番文所称哈辛王差来使臣土鲁孙等，实未尝到京，今据其词，未可轻信。若许其入贡，则撒马儿罕载在《会典》，见今已行，照例起送夷使火者马黑麻等在途，并存留男妇共一百六名口。岂有一国而二王，一次而两起进贡之理？况既译审系撒马儿罕地面人分，在此出寄住，则即撒马儿罕部落，岂可擅自称王，擅求入贡？倘因容贡之后，他日与撒马儿罕抗衡争长，兵连祸结，责将谁归。但系该边守臣失于稽查觉察，遂将所进马匹，已行给军骑操。今守候日久，似难遣回。依拟将额即乱哈辛差来夷使火者等暂照撒马儿罕事例，量行起送数人赴京，其余存留在边，听候给赏，以全朝廷柔远之道。往后入贡年分，止许附搭撒马儿罕同来，不许别称王爵，自分国土，有违国典。再照镇巡等官，先因诸夷入贡，名种殊常，番文繁叠，便当详加译审，研究来历，遵照事例处分为是。今既不能深察夷情，又不肯力扶国体，则边方重寄，所赖何人。合行镇巡官今后务要慎重边防，保全大

体，毋或好大喜功，召侮启衅，斯为御戎上策。”上从之。后哈辛附撒马儿罕不绝至今。

其国山川景物颇类中华。国王戴白圆帽，妻以白缙缠首。饮食喜甘酸，羹杂米肉。器用金银，不设匕箸，以手取食。商贾交易用中国所造银钱。坊亦有酒禁，屠牛羊者埋其血腥。人多巧艺，善治宫室。门楹皆雕文刻镂，窗牖缀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为柱，雕镂甚精。经文皆书以泥金，裹以羊皮。其山川曰铁门峡（渴石城西悬崖绝壁，夷人守此，名铁门关。《唐书》“自焉耆过铁门”），曰哈刺卜兰河。其产金、银、玉、铜、铁、珊瑚、琥珀、琉璃、麝、苾思檀（树叶类山茶，实类银杏而小）、水晶盐（坚明如水晶，琢为盘，以水湿之，可和肉食）、瓦矢实（类野蒿，实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丛生，其叶如兰，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为汤）、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狻猊（产句水河边苇丛中，七日内未开眼，取之则易调习，稍长则难驯伏）。其贡驼、马、玉石、海青。其域东抵亦力把力，西连哈烈，东至嘉峪关九千里。其入贡或三年，或五年，起送无过三五十人，必经哈密。（《殊域周咨录》卷一五）

二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西去撒马儿罕五百余里。城居小冈上(一),西北临河。河名火站(二),水势冲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园林广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无水,间有之,咸不可饮,牛马误饮之辄死。地生臭草,高尺余,叶如盖,煮其液成膏,即阿魏(三)。又有小草,高一二尺,丛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为糖,番名达郎古宾(四)。永乐间,李达、陈诚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贡。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贵赍敕谕其酋,赐金织文绮、彩币。(《明史》卷三三二)

(一)阿拉白沙 (Arab Shah, 大马色克城人, 又名阿合马依宾摩哈美德 Ahmed Ibn Mohammed, 卒于一千四百五十年, 有《创世奇观》[Wonders of the Creation] 之作) 记帖木儿建沙鹿海牙 (Shahrokia) 城事云: 帖木儿令筑城堡于细浑河(即锡耳河)上, 以防蒙古里斯坦 (Moghulistan) 之哲泰人 (Jetes, 即别失八里)。一日适与人棋战, 将胜之际, 有来报以细浑河上新堡已竣工者。同时又有来报新产一子者。帖木儿乃命新生之子名曰沙哈鲁 (Shah Rok), 新成之堡曰沙哈鲁克亚 (Shahrokia)。沙者, 波斯语王也。鹿克或鲁克 (rok) 者, 寨堡在棋战也。沙鹿海牙即

沙哈鲁克亚之转音。新堡在细浑河北岸，有浮桥可渡河。《帖木儿武功记》载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生于一三七七年（明洪武十年）。沙鹿海牙建筑稍在后也。又谓肥那肯特（Fenakend）城自为成吉思汗大军蹂躏后，几无一家之存。至一三九二年（明洪武二十五年），帖木儿始重兴其城，移民实之，封给沙哈鲁，故名新城曰沙哈鲁克亚。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将东征中国，令其军之右翼驻塔什干、赛兰及沙哈鲁克雅以度冬。帖木儿以后，沙哈鲁克亚在阿伯突拉柴克（Abderazzak）及弥儿康德（Mirkhond）二人史中，尚时得见之也。一四一六年（永乐十六年），沙哈鲁之子兀鲁伯（Ulug beg）由土耳其斯坦往撒马儿罕时，在沙哈鲁克亚渡细浑河。一四四九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兀鲁伯为其子阿伯特拉梯甫所逐，逃至沙哈鲁克亚。一四六一年，阿伯特拉梯甫之子弥儿柴摩哈美德儒启（Mirza Mohammed Juki）举兵叛算端卜撒因（Sultan Abu Said），算端讨之。儒启逃至细浑河上沙哈鲁克亚，樱城固守。城三面有水环之，第四面复有深沟，攻之不易。一四六三年（明英宗天顺六年），算端之兵围攻十二阅月始降。算端巴伯尔《史记》（Babernameh）云：细浑河又名忽章河（River of Khodjand，名见《元史·郭宝玉传》），发源于东北，向西流，经拔汗那（Ferghanah），次至忽毡城之北，肥那开忒（Finaket，上方作肥那肯特）之南，折向北，至土耳其斯坦而入流沙，不入他河，亦不入海。肥那开忒今名沙哈鲁克亚。

(二)火站河即忽章河。南方之山，即箕柴克岭(Djizak)。大沙洲即箕柴克岭与细浑河间之沙漠也。

(三)阿魏，今代西名曰阿撒肥梯打(Asa foetida)。徐楼(Schuyler)《土耳其斯坦游记》谓由乞那斯(Chinaz)至箕柴克沿途丰产阿魏。

(四)达郎古(古字似为吉字之误刊)宾为波斯语turanjabin之译音，今代植物学名曰Alhagi Manna)，为荚豆之一种。多针刺，产波斯、阿富汗及卑鲁芝等地，实圆，干而坚，有糖味，嗅之如旃那(senna)。康达哈(Kandahar)及哈烈(Herat)两地人，当开花时收之。万百雷(Vambery)在土耳其斯坦亲见达郎古宾于秋季夜间，忽然放花。次晨乘凉收之，生时可食，亦可制浆。

《明史》此节取材于陈诚《使西域记》，文字皆相同，故兹不重录。达郎古宾草《使西域记》尚有“枝叶生棘刺，叶细如兰，秋深，露凝结枝上如珠”四句，为《明史》所遗脱，而与近代西人所实地调查者相合也。

沙鹿海牙在撒马儿罕东五百里，城据小冈，西北临山河。河名火站，势冲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依崖谷，颇繁庶。西有大沙洲可二百余里，无水，即有水不可饮牛马，饮辄死。有臭草根株独立，高尺许，枝叶如盖，春生秋死，秽气逼人，取生汁熬膏，即阿魏也。亦有细草以熬膏，味如蜜。(《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三 达失干、赛蓝、养夷、渴石、迭里迷、 卜花儿、俺都淮、八答黑商、俺的干

达失干^(一)西去撒马儿罕七百余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园林，饶果木。土宜五谷，民居稠密。李达、陈诚、李贵之使，与沙鹿海牙同。（《明史》卷三三二）

（一）达失干即塔什干(Tashkend)，唐时之石国，《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察赤(Chach=Shash)，盖古名也。明时为土耳其斯坦境内首府。察合台汗国分裂后，达失干初隶蒙古里斯坦（即别失八里）。帖木儿晚年，属帖木儿帝国版图。帖木儿卒后，仍归撒马儿罕所辖。十五世纪末，达失干及赛蓝属蒙古里斯坦玉奴斯汗(Yunus Khan)。一四九六年（明孝宗弘治十年）玉奴斯卒，其长子马哈麻德(Mahmud)君临达失干及赛蓝等城。一五〇三年（弘治十六年），月即别酋长昔班尼(Sheibani)攻取达失干等城。《明史》此节采自《使西域记》。居民稠密句下，脱“负载则任车牛”一句。

达失干在赛蓝西，去撒马儿罕七百里。城据平原，甚狭小。四面平冈，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谷。居民稠密，俗朴而饶。（《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赛蓝在达失干之东^(一)，西去撒马儿罕千余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旷，居人繁庶。五谷茂殖，亦

饶果木。夏秋间，草中生黑小蜘蛛(二)。人被螫，遍体痛不可耐，必以薄荷枝扫痛处，又用羊肝擦之，诵经一昼夜，痛方止，体肤尽蜕。六畜被伤者多死。凡止宿，必择近水地避之。元太祖时，都元帅薛塔刺海(三)从征赛蓝诸国，以炮立功，即此地也。陈诚、李贵之使，与诸国同。(《明史》卷三三二)

(一)赛蓝名见《常德西使记》，及《长春真人西游记》。在乞姆肯特(Chimkend)东六英里半。赛蓝在达失干及撒马儿罕之东北，《明史》谓在东者，误也。赛蓝及达失干二城，皆在由撒马儿罕往中国之大道间。赛蓝在锡耳河北，距撒马儿罕十一日程，养吉干四日程。

(三)毒蜘蛛亦见《常德西使记》，又见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吉利吉思人称之为哈喇库儿忒(Kara kurt)，土人最畏之。今代动物学家称之为 *Latrodectus lugubris*。

(四)《薛塔刺海传》见《元史》卷一五一。《明史》此节亦采自《使西域记》。

赛兰一作赛蓝，去撒马儿罕千里，在达失干东。城周三里，有浮图为祈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环绕，草木丰茂，五谷蕃殖。夏秋间，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啮人遍体作痛，号呼动地。土人诵呪禳解，以薄荷枝拂毒处，又以鲜羊肝遍擦，经一昼夜痛息，肤如蜕，牛马被伤辄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元史》序薛塔刺海从征赛

兰诸国，并以炮立功。考《会典》西夷贡物，有赛兰珠石。（《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养夷^(一)在赛兰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盖其地介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数被侵扰，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数百人，居孤城。破庐颓垣，萧然榛莽。永乐时，陈诚至其地。（《明史》卷三三二）

（一）养夷音与《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辛巳，皇子朮赤所攻下之养吉干(Yanghikand)相近。养吉干义犹新城也。唯中世纪时，中亚细亚境内有数城，皆名养吉干特。其一在细浑河下流，拉施特记于一二二〇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岁)，此城为成吉思汗所攻陷。其遗迹在细浑河口，今尚可见。《明史》此节之养夷，乃指怛逻私河(Talas river)上之城也。多格腊忒(Haider Mirza Doglat)之《别失八里史》(Tarikhi Rashidi, 约著成于一五四四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谓怛逻私城蒙古人称之为养夷(Yanghi)养夷人在马瓦拉痕那儿(Mavera-n-nahr)者甚多，人皆称之为养格里克(Yanghelik)。养夷附近平原上，有古城遗址数处。昔时教堂、圆顶屋、尖塔及学校所在，皆尚斑斑可考也。数处之中，孰为养夷城则不可知。其余古城，名究为何，亦不可考云。《马撒雷克阿尔阿伯沙儿》(Masalak Alabsar, 元时著作)载养夷距撒马儿罕二十日程，全境为四市所组成。四市皆自有名，曰养夷

(Yanghi)、曰养吉八里 (Yanghi baligh)、曰肯哲克 (Kendjek)、曰怛逻私 (Talas)。由养夷至阿力麻里 (Almalik) 为二十日程。阿拉伯沙 (Arab Shah) 记养夷怛逻私 (Yanghi Talas) 城在细浑河 (又名忽章河) 之北, 距撒马儿罕十五日程, 距赛蓝四日程。《帖木儿武功纪》(Zafernamēh) 载一四〇四年 (永乐二年) 帖木儿封给其子兀鲁伯以塔什干、赛兰、养夷、阿锡拉 (Ashira, 或读作阿斯勃拉 Asparah), 又哲泰国 (Jetes, 即别失八里), 迄于中国各地, 封给弥儿柴伊伯拉希算端 (Mirza Ibrahim Sultan) 以俺的干 (Andekan)、阿克锡开忒 (Aksiket)、怛逻私及喀什噶尔, 迄于和阗 (Khotan) 各地。算端巴伯儿《史记》载拔汗那北有城曰养夷 (Yanghi), 史书上皆称之曰怛逻私肯特 (Tarazkend)。月即别人 (Uzbegs) 侵入中央亚细亚时, 毁其城。怛逻私遗址在今奥李阿塔 (Aulie-ata) 地方。《明史》谓介别失八里及蒙古部落之间大误。(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52 页)

渴石(一)在撒马儿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 周十余里。宫室壮丽, 堂以玉石为柱。墙壁窗牖, 尽饰金碧, 缀琉璃。其先撒马儿罕酋长驸马帖木儿居之。城外皆水田。东南近山, 多园林。西行十余里, 饶奇木。又西三百里, 大山屹立, 中有石峡, 两崖如斧劈。行二三里, 出峡口, 有石门, 色似铁。路通东西, 番人号为铁门关(二), 设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东印度铁门关

遇一角兽，能人言，即此地也。（《明史》卷三三二）

（一）渴石(Kash)即隋唐时代之史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云：“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乞史即渴石之别译。渴石在撒马儿罕之南，地皆膏腴，人民富裕，四周村户相望，此城为帖木儿之诞生地，又名夏儿萨拔斯(Shehr sebz)，犹言青城(green city)也。四周园田垄亩，一望青葱，故有是名也。回教纪元七百八十一年（即公元一三八〇年，明洪武十三年），帖木儿筑避暑宫于此，以该城为其国之陪都。宫墙尚白，故宫名曰阿克赛雷(Ak-serai)。回教诸国之律师、名医、学士、商贾，皆趋集于此。今地图上作夏儿城(Shehr)，隶布哈拉汗国，在凯塔伯(Kitab)城之西南四英里处。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为俄国军队占领。顾恩(Kuhn)亲访其境，有记文载于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之《俄国地学会报》第六期。帖木儿之白宫及他四殿遗址尚存。四境风景之美，依然不殊昔时也。古代渴石之名，尚遗留于城畔之河，曰渴石喀达利亚(Kashka daria,达利亚,波斯语河也)。

（二）铁门关已见《新唐书、康国传》，玄奘《西域记》亦详言之。又见《耶律楚材传》、《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此关为由撒马儿罕南渡阿母河往巴里黑(Balkh)及迦布逻(Kabul)等处必经之道也。《帖木儿武功记》常见此名，称之为打耳班阿海内(Derbend aheny)，波斯语铁门也。

又曰阔鲁喀(Kolugha),蒙古语门或关也。元太祖至东印度见一角兽而班师。事详《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渴石在撒马儿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据大村,周十余里,四面水田。东南近山,中有园林,颇宏丽,故酋帖木儿驸马居也。墙壁窗櫺,饰以金碧琉璃,堂四隅白石柱如玉。西行十余里,多奇树。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峡,两壁悬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峡口,有门,石色如铁。夷人指云此铁门关也。元太祖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以问耶律楚材。对曰:“此瑞兽,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帝为班师。盖其地近东印度矣。(《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迭里迷(一)在撒马儿罕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有新旧二城,相去十余里。其酋居新城。城内外居民,仅数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木河东,多鱼。河东地隶撒马儿罕。西多芦林,产狮子。陈诚、李达尝使其地。(《明史》卷三三二)

(一)迭里迷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忒耳迷(Termed),《新唐书》之坦密国也。《帖木儿武功记》载帖木儿由撒马儿罕往哈烈及波斯,辄取道渴石及铁门关,在迭里迷用船桥渡阿母河。《帖木儿自传》记一三六一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帖木儿取迭里迷旧城。一

四〇七年(永乐五年), 算端哈力儿(Khalil Sultan, 帖木儿孙哈里也)命于距旧城不远处, 另筑新城。迭里迷在阿木河(即阿母河)之北岸, 而此方言“河东隶撒马儿罕, 西多芦林”, 方向有误。若将东改为北, 西改为南, 则恰适该地情形矣。

迭里迷去哈烈二千余里, 在撒马儿罕西南, 新旧二城相去十余里。王居新城。东距阿朮河(一), 河广, 非舟不可渡, 多鱼。城内外居民, 仅数百家, 孳畜蕃息。河东地隶撒马儿罕。河西有芦林, 多狮子。(《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一)阿朮河应作阿木河, 今译作阿母河。

卜花儿(一)在撒马儿罕西北七百余里。城居平川, 周十余里, 户万计。市里繁华, 号为富庶。地卑下, 节序尝温。宜五谷、桑麻, 多丝绵布帛, 六畜亦饶。永乐十三年, 陈诚自西域还, 所经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兰、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国。悉详其山川、人物、风俗, 为《使西域记》以献, 以故中国得考焉。宣德七年, 命李达谕抚西域, 卜花儿亦与焉。(《明史》卷三三二)

(一)卜花儿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不花刺, 今作布哈拉(Bokhara), 《唐书》之安国也。

俺都淮(一)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东南去撒马儿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余里。地平衍无险,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称乐土。自永乐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贡,后不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呼罗珊(Khorassan)境今仍有俺都淮城(Andh-
ui=Andkud),在撒马儿罕与哈烈之中间,与《明史》所言相符。十二世纪中叶,蒙古人未侵入时,即有该城。雅库忒(Yakut,阿拉伯地理家,著有《地理字典》,生于一一七八年,卒于一二二九年)记恩德胡德城(Endekhud,即俺都淮之别译)在谋夫城(Merv,又名马鲁)及巴里黑城之中间。十二世纪中叶,有著名律师某,卒于该城。十二世纪末,古儿朝(Gur)算端锡哈伯爱丁(Shih ab-eddin)之军队,即在俺都淮为花刺子模国算端摩哈美德击败者也。《帖木儿武功记》与《沙哈鲁史》常见俺都淮之名。

八答黑商(一)在俺都淮东北,城周十余里。地广无险阻,山川明秀,人物朴茂。浮屠数区,壮丽如王居。西洋西域诸贾多贩鬻其地,故民俗富饶。初为哈烈酋沙哈鲁之子所据。永乐六年,命内官把太、李达赐其酋敕书彩币,并及哈实哈儿、葛忒郎诸部,谕以往来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东西万里,行旅无滞。十二年,陈诚使其国。十八年(二),遣使来贡。命诚及内官郭敬赉书币往报。天顺五年(三),其王马哈麻遣使来贡。明

年复贡。命使臣阿卜都刺袭父职，为指挥同知。（《明史》卷三三二）

（一）八答黑商（Badakshan），《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巴达哈伤。《皇清四裔考》作巴达克山。亨利玉尔《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二章附注云：巴达克山古代都城，在巴哈拉克（Baharak）平原上，今代都城肥柴拔德（Faizabad）之东。《帖木儿武功记》载一三六八年（明洪武元年）帖木儿击败巴达克山王后，留于巴达克山城，批准其王及爱迷儿胡桑（Amir Hussein）之和约。帖木儿时，八答黑商自有国王，臣服于帖木儿。一四一二年（永乐十年），其王不服沙哈鲁。沙哈鲁遣其子伊伯拉希算端（Ibrahim Sultan）率兵讨灭之。一四一七年（永乐十五年），沙哈鲁封其子修儿格忒弥失（Siurgatmish）于八答黑商。古代已有重要商道经过八答黑商。由塔里木河流域至吐火罗者，此为其最直捷之道也。八答黑商高岭连络天山、昆仑山及帕米尔高原，今代西人多称为博罗尔塔格（Bolor tagh），而土人则不知有是名也。汉魏六朝时，中国游历家往印度者，皆经过此地。中国人称其境为葱岭。考此商道，在古代及中世纪极为重要。古代中国、波斯、阿剌伯、罗马之地理家，皆有记载遗传至今也。元时，马哥孛罗亦经此地而至中国。《明史》此节谓西洋西域诸贾，多贩鬻其地，故民俗富饶，事诚然也。葛忒郎（Khotl, Khotelan）在阿母河上流，八答黑商之北。哈实哈儿即喀什噶尔。阿伯尔肥达（Abulfeda）《地理书》谓葛忒儿（Khotal）又名嘉利

雅伯(Djariab),在瓦克胥河(Wakhshab)及巴达克山河之间。帖木儿初年,八答黑商亦自有王。后乃收入版图,与巴里黑、可不里、哥疾宁三地,俱以封其孙皮儿摩哈美德哲汗吉尔(Pir Mohammed. Jehanghir)。


(二) 永乐十八年,八答黑商遣使人贡事,亦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见第六编《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三) 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之王马哈麻,在回教史上,不能得有相当人。唯帖木儿曾孙卜撒因(名见《撒马儿罕传》)之第二子曰算端麻哈默德(Sultan Mahmud),其父卒后,于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得有黑萨儿(Hissar)、八答黑商、昆度斯(Konduz)及巴喀兰(Bakalan)等地。《明史·西域传》黑娄条云:成化十九年(一四八三年),与失刺思、撒马儿罕、把丹沙共贡狮子。把丹沙之长亦称锁鲁檀马黑麻。把丹沙即八答黑商之转音。马黑麻即卜撒因第二子算端麻哈默德也。其人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76—277页)

俺的干(一),西域小部落。元太祖尽平西域,封子弟为王镇之。其小者则设官置戍,同于内地。元亡,各自割据,不相统属。洪武、永乐间,数遣人招谕,稍稍来贡。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迨宣德朝,效臣职奉表笺稽首阙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则永乐十一年与哈烈并贡者也。迨十四年,鲁安等使哈烈、失刺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窆(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窆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六册



2 037 7567 3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六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书号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六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5⁰/, 印张 243千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2,500册
统一书号, 11018·762 定价, 1.20元

目 录

第八编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7
一	上古时代中印之交通	7
二	汉武帝欲通印度	9
三	西汉时印度通使中国	11
四	汉通印度之海路	19
五	东汉时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21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中印之交通	24
一	《魏略》记印度情形	24
二	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27
三	宋与师子国之通使	29
四	宋与天竺之通使	30
五	《梁书》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32
六	《南史》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37
七	北魏与印度诸国之交通	40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46
一	两《唐书》、《通典》记天竺国	46
二	乌菴王献方物表	63
三	《册府元龟》记唐与印度之交通	63

四	天竺僧献长生药	66
五	《新唐书》记泥婆罗	67
六	两《唐书》记罽宾国	68
七	《册府元龟》记罽宾国	70
八	《新唐书》、《册府元龟》记箇失蜜	72
九	《册府元龟》记河毗施国	76
一〇	《新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记师子国	76
一一	贾耽记通天竺道	78
第四章 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		83
一	佛教之传入	83
二	印度来中国之僧人	85
三	中国往印度之僧人	209
第五章 古籍所载之印度矿石及动植物		344
一	矿石	344
二	植物	344
三	动物	348
第六章 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349
一	天竺国	349
二	注鞞国	355
三	故临国	365
四	西天诸国	366
五	尼华罗国	367
六	南毗国	368
七	胡茶辣国	370

八	麻罗华国	371
九	南宋时在印度之中国人	371
第七章	元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373
一	蒙古人用兵印度	373
二	元代迦叶弥儿人与尼波罗人在中国	376
三	《元史》记印度及锡兰等	378
四	《岛夷志略》记印度及锡兰等	388
五	元代中印通商情形	389
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392
一	阿难功德国	392
二	尼八刺国	392
三	郑和、侯显远航印度洋	394
四	榜葛刺国	396
五	沼纳朴儿	406
六	底里	407
七	西洋琐里	407
八	加异勒	408
九	甘巴里	409
一〇	锡兰山	410
一一	溜山国	421
一二	小葛兰	427
一三	柯枝	430
一四	古里	437

附录一: 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	447
附录二: 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张星烺)	457
附录三: 引用书目	478

第八编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 印度之交通

一 上古时代中印之交通

上古之世，西方文明之邦，与我最近而最易于交通者莫若印度。王嘉《拾遗记》载周成王之世，有旃涂国、祇因国、燃丘国来献方物，老子撰《道德经》有浮提国人相助，《庄子·山木篇》有建德国，似皆指印度而言。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四，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入水火，贯金石，千变万化，不可穷矣。王敬之若圣，筑中天台以居之。（见《列子·周穆王篇》）化人乃是佛弟子曼殊室利目连等示相也。斯语为佛教徒附会，可无庸疑。然详思之，印度、克什弥尔自古即以幻术著闻，化人虽未必为佛弟子，而为印度人，则或可信也。《佛祖历代通载》卷五，又记秦始皇帝癸未年（始皇二十九年，即公元前二一八年）“沙门室利防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帝恶其异俗，以付狱。俄有金刚神，碎狱门而出之。帝惧，即厚礼遣之。时国事区区，弗克敬奉。”此节仅言来自西域，而未标明为印度也。然室利防为普通印度人名 Sribandhu 之译音，其来自印度，可无疑也。更翻阅印度史，孔雀朝阿输迦大王适与秦始皇同时。大王奉佛，遣僧人至四邻诸国，传布佛教。远如埃及、马其顿，皆有佛徒踪迹。《佛祖统纪》卷三五，记迦叶摩腾

谓汉明帝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故其有人来至中国，亦意中之事也。碎狱门而出之，似亦幻术，而故托神力以眩奇耳。古代佛教高僧来中国传教者，多能幻术。如佛图澄之于石勒，丹巴之于元世祖是也。上古时代，印度与中国有交通，固不仅中国文中有记载，即印度梵文中，亦略有之，可以窥也。莫克基(R. Mookerji)之《印度航业史》(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pp. 88—89)云：“有证据可使吾人信公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纪，印度与巴比伦有海上通商之事，尤以前第六世纪为盛。商业大半，皆操之达罗毗荼人之手。阿利安人亦有营商者，唯不众耳。此后印度商人有家于阿拉伯及非洲东岸者，同时印度商人亦有家于支那海岸者。其在巴比伦有居留地，可无疑也。由印度往巴比伦之海上商道，乃横渡阿拉伯海中，而非沿盖德罗西亚(Gedrosia)之海岸者也。”莫克基又引公元后第十世纪时(五代宋初)克什弥尔国诗人克夏猛德拉(Kshemendra)之著作《菩提萨忒瓦瓦达那喀尔帕拉塔》(Bodhisattvavadana Kalpalata)第七十三章云：“阿输迦大王一日在华氏城(玄奘《西域记》作波吒厘子城)宫中，朝见群臣。有印度商人某，经商东国，亦来王前，哀诉所有船舰及货物，皆为那迦(Nagas, 译言龙种人)之海盗所劫，损失不资，因而破产。大王若坐视不为设法，则商人等皆将改业矣。无航海商人，则进出口税收入，将大减退，而国库亦将空虚矣。佛教僧人某，因劝王下令，保护航海商人，将令镌之铜牌。惟一纸空文，毫无效果，劫掠如故。阿输迦诚心奉佛以后，那迦人始被感化，遵奉谕旨，悉出

所掠货物，分给被劫商人。”考据家有谓那迦人即中国人也。由此节亦可知由旃陀罗笈多以至阿输迦时代，印度之海上航业，及外国交通状况矣。（见原书第 114 页）莫克基又云：“案达罗朝之治南印度也，国富民丰，海陆贸易，皆臻极盛。西与希腊、罗马、埃及，东与支那以及东方诸国，俱来往频繁。南印度有使节至罗马。印度所产之象，用之于叙利亚军阵间。白里内《博物志》记罗马每年运往印度各种货物名单，与作《爱利脱里亚海周航记》者所言相合。虽至今日，南印度半岛犹时得见罗马古钱，盖皆昔时流入者也。公元后六八年有大队犹太人，避罗马人虐政，来至南印度留居嘛啰拔海岸。”（见原书第 116 页）德国柏林雅各比教授(Prof. Herman Jacobi)查得公元前三百余年，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其臣某著有《考铁利亚》(Kautiliya)一书，书中载支那(Cina)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此亦可以证明上古时代，中印已有交通矣(一)。（见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LIV, 1911. S-961）

（一）本书所言之印度，乃古代五印度之境（见《大唐西域记》），及锡兰、马尔代夫等岛屿。

二 汉武帝欲通印度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东南有身毒国(一)。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

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二)。以蹇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蹇言为然，乃令蹇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陇，出冉，出徙，出邛樊，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笮，南方闭嵩、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嵩、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 身毒之原音为 Sind, 专指印度西北部者也。后世又有欣都斯坦, 其原音为 Hindustan, 则指印度北部中部矣。

(二) 所临大水, 似即印度河。武帝时有使者抵安息, 身毒国, 必从西北道往者也。

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 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 见蜀布、邛竹杖, 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 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 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 慕中国, 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 身毒国道便近, 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 间出西南夷, 指求身毒国。至滇, 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 皆闭昆明莫能通。(《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三 西汉时印度通使中国

武帝时, 身毒国献连环羈(一)。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 白光琉璃为鞍, 鞍在暗室中, 常照十馀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 竞加雕镂, 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 紫金为华, 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 或加以铃镊, 饰以流苏, 走则如撞钟磬, 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 帝以玫瑰石为鞍, 镂以金银输石,

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黑皮为之，熊黑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孙有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西京杂记》卷二）

（一）上节言汉武帝欲通印度而未成者，盖欲由川滇觅捷径往印度未能成功，非谓当时与印度无来往也。《史记·大宛传》固亦已言汉使有至身毒者矣。《西京杂记》此节之身毒使，必由西北道而来，或与汉使同来者也。

清凉殿夏居之，则清凉也，亦曰延清室。《汉书》曰“清室则中夏含霜”，即此也。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紫琉璃为帐，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侍者于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相洁。侍者谓冰无盘必融湿席，乃拂玉盘坠，冰玉俱碎。玉晶，千涂（一）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三辅黄图》卷三）

（一）千涂，法显《佛国记》作犍陁卫国，《洛阳伽蓝记》作乾陀罗城，玄奘《西域记》作健驮逻，《魏书·西域传》仅作乾陁，其原音皆为 Gandhara，今代作 Kandaharo。千涂与乾陁音最近，今其地隶阿富汗及巴基斯坦。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也。石体甚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侍者于户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侍者乃卻扇

以手摸，方知有屏风。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冰同其洁澈，侍者谓冰之无盘，必融湿席，乃合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以为乐。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哀平之世，民家犹有此器，而多残破。及王莽之世，不复知其所在^(一)。（《拾遗记》卷五）

（一）《拾遗记》此节所记与上方《三辅黄图》相同。中国士人多以王嘉《拾遗记》记事多诡怪，诬罔不道，无征引者。至若《三辅黄图》则人尽以为信书。然此节千涂国玉精事，两书相同，可见嘉之书，非尽凿空而为也。

宣帝地节二年，含涂国^(一)贡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万里，鸟兽皆能言语。鸡犬死者埋之不朽，经历数世，其家人游于山阿海滨，地中闻鸡犬鸣吠。主乃握取还家养之。毛羽虽秃落，更生，久乃悦泽。”（《拾遗记》卷六）

（一）含涂国非他，即千涂或乾陀之异译而已，然亦可为欣都(Hindu)之译音，记载不详，无由考证也。梁任昉《述异记》有一节记事，与此相合，特摘录如下：“含涂国去王都七万里，人善服鸟兽，鸡犬皆使能言。”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一)，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秣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

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罽宾地平温和，有日宿，杂草奇木，檀、榿、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玕、珊瑚、虎珀、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二)，绝而不通。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愜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阨，非罽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

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贍。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食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三)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坂道，陜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阬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于云^(四)。（《汉书》卷九六上）

（一）罽宾国，据玄奘《西域记》即唐之迦湿弥罗，今之克什米尔(Kashmir)。拍拉克里忒语(Prakrit)称迦湿弥罗曰喀斯维拉(Kasvira)。拖雷美《地理书》讹传作喀斯排利亚(Kaspeiria)。其境界西至打拉特雷(Daradrai,今

之打资 Dards), 东至开林特林(Kylindrine, 今比亚斯河 Bias 边库林达族 Kulinda 之地), 为今克什弥尔, 至为明瞭。梯俄尼修斯(Dionysios)作喀斯排劳(Kasperoi), 黑罗多都斯(Herodotus)作喀斯帕梯洛斯(Kaspatyros), 海克托斯(Hekataios)作喀斯帕皮洛斯(Kaspapyros)。中国人译音简略, 如迦膩色迦(Kanishka)王, 法显《佛国记》仅作罽膩伽, 略去中间色字(Sh)音。阿输迦(Asoka)王作阿育王, 略去末尾迦字(Ka)音。波斯国阿撒喀(Arsaka)朝, 《汉书》、《史记》俱作安息, 略去末尾喀字(Ka)音。由此类推, 罽宾之原音, 必即喀斯排利亚之简略译法可无疑也。中国古代之译佛经, 如《阿育王传》卷四、《大智度论》卷九, 皆将梵文原语 Kasmira 译作罽宾, 有时亦作迦湿弥罗。在中国史上, 罽宾之名, 通常虽专指迦湿弥罗。然乌仗那、健驮罗、迦毕试、那揭罗诸地, 有时亦隶属迦湿弥罗, 故亦称罽宾焉。前汉时, 罽宾国包有迦湿弥罗、健驮罗、迦毕试三地。循鲜城为梵语苏达撒拿普拉(Sudarsana-pura)之简译。《魏书》一〇二《罽宾传》云:“都善见城, 在波路西南。”善见城乃苏达撒拿普拉之译义也。《新唐书·罽宾传》云:“王居修鲜城。”《地理志》注修鲜都督府以罽宾遏纥城置。《新唐书·箇失蜜传》云:“王治拔逻勿逻布逻城, 西濒弥那悉多大河。”拔逻勿逻布逻者, 梵语帕拉瓦拉普拉(Pravara-pura)之译音, 拔逻勿逻犀那二世王(Pravarasena II.)所建设。城西有弥那悉多河(Menasita), 即维塔斯塔河(Vitasta)也。玄奘《西域记》不

记迦湿弥罗国都城名。《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二五称其首府曰婁邏吒(梵 Bhiratha)。阿尔比鲁尼之《印度志》称其首府曰阿的斯坦(梵 Adhistana)。阿的斯坦乃首府之义,而非本来固有地名。阿的斯坦在佛楼尔湖(Volur)之东南,今之斯利那格尔(Srinagar)市是也,拔逻勿逻犀那二世王所建设,故称曰拔逻勿逻布逻。布逻,今译作普拉,华言城市也。此为新都。公元前第三世纪阿输迦王所筑者,为旧都。梵语称曰,普拉那阿的斯坦那(Puranadhisthana),华言旧都也,为今之彭德莱塘(Pandrethan, 北纬三十四度四分东经七十四度五十五分)。新都在斯利那格尔南三英里。《汉书》之循鲜城或即阿输迦王所筑之旧都也。

(二) 县度在印度斯河上。县即悬,悬瓠过河故云。法显《佛国记》有详文。

(三) 头痛山在喝盘陀西南(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疏勒传),喝盘陀即今葱岭中之撒里库尔(Sarikul),头痛山当即在附近,亦帕米尔高原地也。山高气稀,呼吸困难,血液流行过速,易起头痛呕吐,身热无色诸症,今西人谓之山病(Mountain Sickness)。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二章所言,帕米尔高原不见飞鸟,火燃不明,热度低减,煮食难熟等现象也。

(四) 印度古书举迦湿弥罗之国名者,如《玛哈巴拉塔》(Mahabharata, II.X.XVII.17)《瓦余布拉那》(Vayupurana XLV. 120),《维斯奴布拉那》(Visnupurana)、巴

尼尼(Panini)之记录等, 然皆不记述国势。独《拉甲他拉哲尼》(Rajatarangini)一书, 叙迦湿弥罗王统之变迁甚详。吾人今将《喀尔哈那》(Kalhana)之说, 节约提示如左:

第一期, 建设时代。有五十四王。第四十八代之阿输迦王及第五十三代之迦腻色迦王最有名, 皆见中国佛经。

第二期, 前戈南达王朝。戈南达三世(Gonanda III.)以下二十七王, 至公元一二年乃亡。

第三期, 后戈南达王朝, 梅迦瓦汉那王(Meghavahana)以下十王, 五百八十九年。公元一二年起, 至六〇一年乃亡。其中有超日王(Vikramaditya, 在位公元五二三至五六五)及力日王(Baladitya, 在位五六五至六〇一)。

第四期, 加尔课达王朝。杜腊王(Durlabhavardhanaprajnaditya)以下十七王, 二百五十四年。起公元六〇一年, 止八五五年。

第五期, 乌陀八拉王朝。阿槃提跋摩(Avantivarman)以下二十五王, 一百四十七年。起公元八五五年, 止一〇〇二年。

第六期, 前拉和腊(Lahora)王朝。僧姑罗摩王(Sangrama)以下六王, 一百二十七年。起公元一〇〇三年, 止一一三〇年。

第七期, 后拉和腊王朝。乌喀拉王(Uccala)以下七王, 四十九年。起公元一一〇一年, 止一一五〇年。(参见

堀谦德著《解说西域记》卷第三，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一章附注，丁谦《汉书西域传考证》）

四 汉通印度之海路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一）。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二）。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三）。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四）。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五）。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六）。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一）《汉书》此节所记印度洋沿岸诸国，皆为二千年前之古国名，以今代地图考之，几无一可得。若证以欧洲古籍，如白里内之《博物志》、拖雷美之《地理书》、《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科斯麻士之《基督教诸国风土记》等所载印度洋沿岸诸商港名贸易情形，则《汉书》此节诸国名，尚

可考也。都元国距徐闻、合浦最近，当在今马来半岛沿岸，惟确点已不可考矣。

(二) 邑卢没之邑字，似为色字之误刊。色卢没与科斯麻士之萨罗柏塔那(Salopatana)前三字音相近，为嘛啰拔沿岸商港之一，输出胡椒要埠也。

(三) 谶离国即印度西南海岸之夏离耶忒港(Shaliyat)也。夫甘都卢国地点不可考，然其名之读音，则确为印度地名。夫甘都卢之原音或为 Bha Candra，南印度地名首尾二音，类此者颇多也。

(四) 黄支国即印度东海岸之建志补罗(Kanchipura)。补罗，梵语城市也。建志与黄支音最近。建志补罗名见玄奘《西域记》卷十，为达罗毗荼国之都城。《慈恩传》卷四则仅作建志城也。在今拍拉尔河(Palar)口北岸，孔哲维兰市(Conjeveram)是其故址也，北距今马特拉斯市不遥。身毒南有岛曰开治，其音亦近黄支。

(五) 皮宗即印度斯河(Indus)，希腊人称之曰肥孙河(Phison)。皮宗音与肥孙最近，惟地与开治相近，船行不须八月，故黄支为建志似尤可信也。

(六) 已程不国为希腊人依梯俄皮亚(Ethiopia)之译音，今之非洲也。依已音相近，梯俄二字，速读之，音即近程字，今闽南人读程如唐，皮亚二字速读之，即不字也。希腊人之地名，传入中国不足为异。例如拔克脱利亚(Bactria)，《魏书·西域传》讹传作拔底延，《新唐书·西域传》作缚底野，慧超作缚底耶，固亦有其例也。拖雷美王

朝(Ptolemies)君临埃及时,在埃及之希腊人,多往印度贸易,执其全部商业。斯脱拉波尝在埃及密俄斯和尔莫斯(Myos Hormos)港内见有商船一百二十艘,航向印度。案达罗王朝(Andhra)时,南印度与罗马帝国交通尤繁,可于南印度各地发现甚多罗马钱知之也。(参见 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p. 116—141)科斯麻士尝言锡兰岛为印度、波斯、非洲各处船舶汇聚之地。自东方中国运来丝货及香料等,更由是而转运至印度各处以及他处。盖锡兰实为中国与西方波斯湾红海沿岸诸国贸易之中心点也。《后汉书·西域传》大秦条云:“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又天竺条云:“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东西商业如此之盛,汉使得遇希腊人,乃意中之事,其地名之传入中国,曷足异哉!

五 东汉时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一)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二),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

统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毼毼、诸香、石蜜、胡椒、薑、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卷八八）

（一）高附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勃律传》作迦布罗，《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可不里（Kabul），今属阿富汗。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以地理区域言之，固皆为伊兰高原，而在文化上言之，当回教未兴以前，乃全为佛教之流衍地。乾陀罗尤为佛教之中心点也。所谓西海，乃指俾路芝南之阿拉伯海也。司徒贝（R. Stübe）之《亚洲印度日耳曼民族史》（*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n in Asien und die Völker Zentralasiens.*）第337页附图，印度斯河西岸有若干里，亦身毒（Sind）也。

（二）磐起国据古音考之，似即孟加拉（Bengal）。东汉时，月氏强盛，印度北境俱隶其版图。西与大秦通，可参见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所引白里内《博物志》等书也。

东离国（一）居沙奇城（二），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

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后汉书》卷八八）

（一）丁谦谓东离即《佛国记》之多摩梨帝，《大唐西域记》之耽摩栗底，《南海寄归内法传》作耽摩立底，皆为 Tamralipti 之译音，今代名曰耽姆陆克（Tamluk）。周世棠孙海环之《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作同卢，在呼格里河（Hughli）口之上。此地甚古，拖雷美《地理书》亦载之，作耽摩立底斯（Tamalitis）。

（二）沙奇城即《佛国记》之沙祇城，今之沙开忒城（Saket）也。居恒河边，约在东经八十一度，北纬二十七度。此城距呼格里河口，不免太远。岂东汉时，耽摩立底人在此立国欤？然无史可征也。月氏人势力是时是否得达孟加拉海湾，亦莫得而知也。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中印之交通

一 《魏略》记印度情形

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一)。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二)，曰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东^(三)（原作车字，兹据《后汉书·西域传》更正）离国^(三)，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其地卑湿暑热。其王治沙奇城，有别城数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击服之。其地东西南北数千里。人民男女皆长一丈八尺，乘象、橐驼以战，今月氏役税之。盘起^(四)（原作越字，兹据《后汉书·西域传》更正）国一名汉越王，在

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引《魏略》）

（一）浮屠即佛陀（Buddha），佛陀为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人，世为贵族，释迦（Sakya），其族姓也，族人世皆从军。父名屑头达那（Suddhodana），巨富，拥大田产（谓父为国王，浮屠为太子者，皆误。然似为迦毗罗卫之酋长也）。母曰莫邪（Maya），家于迦毗罗卫城。城在尼泊尔国（Nepal）南部，喜马拉雅山麓。佛未生时，母归宁省亲，途间生佛于林中。林近蓝毗尼村（Lumbini，玄奘《西域记》作腊伐尼园），阿输迦大王尝于此建碑，永示后祀。碑文曰：“佛生此处。”碑于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发现。佛生，命名曰悉达多（Siddhartha = Siddhatta）。其家之别姓曰乔答摩（Gautama，又曰瞿昙，讹略也）。佛生时，人皆称之曰“修行者乔答摩”（Der Asket Gautama）。幼时所受教育亦无异于当时其他印度贵少年。击剑射箭，畋猎逐鹿，盖所以储为将来武士者也。高等教育则有文法学及哲学、法学，皆所以陶冶人性者也。佛壮年时，思想如何变迁，无详史可稽。尝娶妻，生子命名曰罗怙罗（Rahula）。佛曰：“此吾之锁镣也。”年二十九时，尝重病几死，由是而思想顿变，思及生命之意义及价值。世人皆有一死，于是厌世，弃妻子而出家，取悲观主义。谓生命为苦海，须设法解脱，遁入深林，以禁欲节食

为方法。修道既成，乃出救世，普渡众生，尽力以宣传其说于恒河流域者，几四十五年。摩揭陀国王频毗沙罗(Bimbisara)尤好其说，因赐王舍城(Rajagriha)附近竹林精舍(Veluvana)以居之。衣色尚黄。当公元前四七七年(周敬王四十三年)，佛年八十，食猪肉(一说树菌)中毒死。拘尸那揭罗城(Kusinagara)王为之举哀七日，以王礼火葬之。遗物分给近亲七族，七族皆贵人也。释迦族人收其遗骸，藏之石棺，窆窆之上，建塔以志之。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佛墓发现，内有数瓮，藏舍利。一瓮有摩揭陀镌文云：“此处藏释迦佛之遗物。墓为兄弟姊妹及妻子所建。”墓之真确，毫无疑义，所有遗物，今皆归暹罗国王所有。(见 R. Stübel, Die Indogermanen, S. 359—369) 佛盖与孔子同时，先孔子降生五年，即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五五七年。后孔子逝世者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三年也。中国旧说谓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岁者，误也。

(二) 佛教之传入中国，如傅奕及韩退之皆言始自汉明帝，世俗学者，皆盲然从之，此盖论其显然者，不知佛法之入中国，其来久矣。吾于上文已揭出《佛祖历代通载》卷五，记秦始皇帝癸未年，沙门室利防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矣。观汉武故事霍去病讨匈奴，过焉耆山千余里。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降，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问

东方朔。朔曰，可向西域道人。知是劫灰。此明记佛像及僧侣在汉武帝时，已至中国矣。《三国志》此节引鱼豢《魏略》，谓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则知汉成、哀间，已有《佛经》矣，东汉时，特更盛耳。故世俗谓汉明帝时始有佛法者，不可信也。（见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宋长洲王楙之《野客丛谈》卷四《佛入中国》，又 H. Maspero, *Le songe et l'ambassade del' empereur Ming*. Bull. Ecole Ext. Orient)

(三) 东离国，《三国志》原书作车离国。车离无相当地名，车字似为误刊，故就其记载情形观之，更以《后汉书》相校，改作东离。东离国考，已详上文。

(四) 盘起原作盘越，亦据《后汉书》改正。盘起与益部相近，其为孟加拉(Bengal)尤无可疑。越字古代读音，或作为格(Ga)也。孟加拉人身躯，较印度西北部人实为矮小也。

二 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晋书·西域传》无天竺记事，然不可即谓晋时中印无交通也。《晋书》卷一一三《苻坚传》上，记晋孝武太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天竺国献火浣布于苻坚。《梁书》及《南史》皆记晋安帝义熙初(公元四〇五)师子国来献玉像。中国僧人往印度者，法显其代表也。法显由锡兰乘商人舶而至中国，可证明是时海上贸易已起矣。《拾遗记》卷九《晋时事》有两条记事，其

为印度似无可疑。兹特录出如下：

因墀国^(一)献五足兽，状如师子，玉钱千緡，其形如环，环重十两，上有天寿永吉之字。问其使者：“五足兽是何变化？”对曰：“东方有解形之民，使头飞于南海，左手飞于东山，右手飞于西泽。自脐已下，两足孤立。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落元洲之上，化为五足兽，则一指为一足也。其人既失两手，使傍人割里肉以为两臂，宛然如旧也。”因墀国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铁为车轮，十年方至晋。及还，轮皆绝锐。莫知其远近也。（《拾遗记》卷九）

（一）因墀国即印度(India)之别译。来献年代，当在太康之世也。五足兽未必有专种，或仅一种畸形胎而已，解形之民，说甚荒诞。然亦见之于《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平獠条。其事如下：“有飞头獠者，头欲飞，周项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比旦还。”诡怪不经之说，竟亦见之正史，固不能独责王子年矣。或印度古代有此寓言，展转讹传，遂以为真有其事，亦如女人国之为人类幻想也。

太始十年（公元二七四年）有浮支国^(一)，献望舒草，其色红，叶如荷。近望则如卷荷，远望则如舒荷，团团似盖。亦云月出则叶舒，月没则叶卷。植于宫中，因穿池，广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

人将种还胡中，至今绝矣，池亦填塞。（《拾遗记》卷九）

（一）浮支即浮图之讹音，犹言佛国也。望舒草殆夜来香、含羞草之类也。

三 宋与师子国之通使

师子国^(一)，元嘉五年，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曰：“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诸王，莫不遣信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至十二年，又复遣使奉献。（《宋书》卷九七）

（一）师子国乃僧伽刺(Singhala)之译义。僧伽刺为印度商人冒险营商于是岛，因遂建国，自王岛中。玄奘《西域记》卷十一，尝详言师子国之由来矣。东晋义熙七八年（公元四一二年）时，法显尝留居岛中二年，距元嘉五年，（四二八）仅十六七年耳。《宋史》为中国正史中，最早见师子国者。刘宋时，锡兰岛王名摩诃那玛(Raja Mahanaama)，即位于公元四一〇年（晋义熙六年），卒于四三二年（宋元嘉九年），摩诃南即其译音也。

四 宋与天竺之通使

天竺迦毗黎国(一),元嘉五年,国王月爱(二)遣使奉表曰:“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清静,犹如化城,宫殿庄严,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圣王出游,四海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万邦归仰,国富如海。国中众生,奉顺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施群生,无所遗惜。帝修净戒,轨道不及,无上法船,济诸沉溺,群寮百官,受乐无怨,诸天拥护,万神侍卫,天魔降伏,莫不归化。王身庄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云,圣贤承业,如日月天,于彼真丹,最为殊胜。臣之所住,名迦毗河,东际于海。其城四边悉紫紺石,首罗天护,令国安隐。国王相承,未尝断绝。国中人民,率皆修善。诸国来集,共遵道法。诸寺舍中,皆七宝形像,众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检,不犯道禁,臣名月爱,弃世王种。惟愿大王圣体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隐。今以此国群臣吏民,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归诚大王足下。山海遐隔,无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诚。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

治国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反使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反，所白如是，愿加哀愍。”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鸚鵡各一头。太宗泰始^(三)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弥并为建威将军。元嘉十八年，苏摩黎国^(四)王那邻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阇利国^(五)王释婆罗那邻阇遣长史竺留阇及多献金银宝器。后废帝元徽元年，婆黎国^(六)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宋书》卷九七）

（一）迦毗黎国即玄奘《西域记》之劫比罗伐率堵国（Kapilavastu），又作迦罗卫国。法显《佛国记》作迦维罗卫城。

（二）国王月爱者，即笈多王朝之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印度人谓月曰旃陀罗，谓爱曰笈多也。元嘉五年即公元四二八年。

（三）泰始二年即公元四六六年。

（四）苏摩黎国即今苏门答腊岛北境之萨玛琅甲（Samarlangka）。

（五）斤阇利，《梁书》作千阇利，在南海洲上，似在南洋群岛中。丁谦谓即乾陀罗，误也。

（六）婆黎即《梁书》之婆利国，苏门答腊北之帕腊克国（Parlak）也。凡此诸国皆事佛道，可证明印度文明是时之远播于南洋群岛也。

五 《梁书》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汉世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国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盖传译音字不同，其实一也。从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槃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汉时羁属月支。其俗土著与月支同，而卑湿暑热，民弱畏战，弱于月支。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曰恒水^(一)。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鼯、玳瑁、火齐、金、银、铁、金缕织成金皮罽、细摩白叠、好裘、毳毼。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别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纱縠之重沓也。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鬱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鬱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稿，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他国也。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

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二)，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厯，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三)。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四)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百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天监初，其王屈多^(五)遣长史竺罗达奉表曰：“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国土，犹如化城。宫殿庄饰，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大

王出游，四兵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国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悲群生，无所遗弃。常修净戒，式导不及，无上法船，沉溺以济。百官氓庶，受乐无恐。诸天护持，万神侍从。天魔降服，莫不归仰。王身端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云。于彼震旦，最为殊胜。臣之所住国土，首罗天守护，令国安乐。王王相承，未曾断绝。国中皆七宝形像，众妙庄严。臣自修检，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种。惟愿大王圣体和平。今以此国群臣、民庶、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投地，归诚大王。使人竺达多由来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国，王之法令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信返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返，所白如允，愿加采纳。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梁书》卷五四）

（一）《梁书》此节言身毒国临大江，名新陶。由是可以确知汉代之身毒，实指印度河流域之辛德（Sind）省而言也。新陶，《佛国记》作新头河，《洛阳伽蓝记》作辛头。新陶河源出昆仑，下流分五江。故名彭甲伯（Punjab）。至谓总名曰恒河，实为误会，恒河与印度斯河不相通也。

（二）扶南国在今之柬埔寨、暹罗。投拘利口，丁谦《梁书夷貊传考证》谓即湄公河口，余意亦可为湄南河口。

循海大湾中，循暹罗湾也。绕麻刺甲后，正西北航行，历孟加拉海湾而抵恒河口，溯恒河上行而至摩揭陀诸国也。陈、宋二人，虽为汉姓，然其人必印度人也。

(三) 茂论，似即摩哈拉嘉(Maharajah)之略音。其义犹云大王也。摩揭陀都城为华氏城(《佛国记》作巴连弗，《西域记》作波吒厘子城)，位于恒河边，故言水陆通流，百货交会。

(四) 嘉维即迦罗卫国(Kapilavastu)。舍卫见《佛国记》，属拘萨罗国(Kosala)。舍卫城(Sravasti)锡兰语(Singhalese)称之为赛外忒(Sewet)，在拉勃梯河(Rapti)南岸，迦毗黎城之西北。释迦牟尼成佛后，尝久居此，今已荒废。叶波国即乾陀国之本名。见《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五) 屈多即笈多(Gupta)，乃朝代之名。梁武帝时笈多朝已濒亡矣。

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所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一)。晋义熙初^(二)，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谓

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宋元嘉六年(三)、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诃遣使贡献。大通元年，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谨白大梁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表，无有不从，方国诸王，莫不奉献，以表慕义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梁书》卷五四）

（一）《梁书》此节前一段，似采自《佛国记》。《佛国记》云：“其国本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值，商人则依价，置值取物。因商人来往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玄奘《西域记》云：“僧伽罗国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穡时播，花果具繁，人户殷盛，家产富饶。其形卑黑，其性犷烈，好学尚德，崇善勤福。此国本宝渚也，多有珍宝，栖止鬼神。”

（二）晋义熙初，师子国献玉像，不见《晋书》。

（三）《宋书》记刹利摩诃南在元嘉五年来献，而此处谓在元嘉六年，不知孰是。《梁书》此处仅书刹利摩诃，遗去一南字。参校原音，以《宋书》为是。

六 《南史》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汉世张骞使大夏，见印竹杖、蜀布，国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从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汉时羈属月支。其俗土著与月支同，而卑湿暑热，人畏战，弱于月支。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玳瑁、火齐、金、银、铜、铁、金缕织成金罽、细麻、白叠、好裘、毳毼。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别之则蝉翼，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也。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槁，乃粪去之，贾人以转卖与他国也。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

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歛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勿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乎。”即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勿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敦厪，土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器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百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南史》卷七八）

天竺迦毗黎国^(一)，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鸚鵡各一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并为

建威将军。元嘉十八年，苏摩黎国王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陁利国王释婆罗那邻陁遣长史竺留陁及多献金银宝器。后废帝元徽元年，婆黎国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南史》卷七八）

（一）迦毗黎，中天竺之一国也。宋元嘉五年，来奉表之迦毗黎国王月爰与梁天监初来献之中天竺王屈多，实同一朝代。《南史》分中天竺与迦毗黎为二国，无异画蛇添足。古代交通不便，无由考其异同，故亦不能责也。《文献通考》悉列之为天竺国。得其当矣。

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国。晋义熙初，始遣使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在瓦官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号之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诃遣使奉表贡献。十二年，又遣使奉献。梁大通元年，后王迦叶伽罗诃黎邪使使奉表贡献。（《南史》卷七八）

七 北魏与印度诸国之交通

罽宾国都善见城(一)，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种五谷，粪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罽。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市用钱。他畜与诸国同。每使朝献。（《魏书》卷一〇二，又《北史》卷九七）

（一）善见城，梵语苏达撒拿普拉(Sudarsana-pura)之义译也。在斯利那格尔(Srinagar)附近。波路今译作博罗尔(Bolor)。

南天竺国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有伏丑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一)。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魏书》卷一〇二，又《北史》卷九七）

（一）伏丑及拔赖二城不可考。

乌苾国(一)在罽弥南。北有葱岭，南至天竺。婆罗门胡为其上族。婆罗门多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事佛，多诸寺

塔，事极华丽。人有争诉，服之以药，曲者发狂，直者无恙。为法不杀，犯死罪，唯徙于灵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驴数头运食山下。无人控御，自知往来也。（《魏书》卷一〇二，又《北史》卷九七）

（一）乌菴，《洛阳伽蓝记》作乌场，《佛国记》作乌长，玄奘《西域记》作乌仗那，慧超《五天竺国传》作乌长，彼自云郁地引那，《新唐书·西域传》作乌茶，《开元释教录》卷六作邬茶，《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作越底延，皆梵语Udyana之译音，华语游园也。《西域记》注，唐言苑，昔轮王之苑囿也。乌仗那之领域，随时变易，而大概在今斯瓦忒河（Swat）沿岸。玄奘《西域记》谓“谷稼虽播，地利不滋”，与《魏书》此节之“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者，两说不同也。《佛国记》谓“尽作中天竺语”，《西域记》“谓语言虽异，大同印度，文字礼仪，颇相参预”。

乾陀国在乌菴西，本名业波（一），为嚧哒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临国已二世矣。好征战，与罽宾斗，三年不罢，人怨苦之。有斗象七百头，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谓“雀离佛图”也。（《魏书》卷一〇二，又《北史》卷九七）

（一）乾陀国即《三辅黄图》与《拾遗记》之千徐国，汉武帝时已通中国。《洛阳伽蓝记》作乾陀罗，玄奘《西域记》作健驮逻，《慈恩传》、《吴船录》皆作健陀罗，慧超《五天竺

国传》作健陀罗或建驮罗，皆梵语 Gandhara 之译音。《佛国记》作健陀卫，又有作乾陀卫，或健陀越者，此三名由于梵语 Gandhavat 之译音。梵语 Gandha 华言香也。《唐高僧传》卷一，译其义为香行国。慧苑之《华严经音义》作香遍国。又有作香风国、香洁国者。慧苑之《华严经音义》又云乾陀罗者，又可为持地之义。此国多佛教之大德，保持国人之元气，故有此译。梵语 Dhara 为保持之义，Gan 为地之义。乾陀罗开国甚古，阿输迦王《岩面敕文》第五云，王遣送传教师于其国。《善见律毗婆沙》卷二，记阿输迦王时代，遣佛僧于诸方以开教，末闍提（Madyantika）赴罽宾及健陀罗，历史上乾陀罗无一定之范围。《魏书》此节言在乌菴之西，约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境。《洛阳伽蓝记》谓其国“本名业波罗”，为梵语 Gopala 之译音。《魏书》之业波，则其略音也。《佛国记》载从健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弗楼沙即玄奘《西域记》之布路沙布逻，位于迦布逻河（R. Kabul）之北。《魏书·西域传》又云“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皆由梵语 Purusapura 译音也。布逻（pura），梵语城市也。土语称此城曰 Parsavar，今之配夏洼（Peshawar）也。梵语此城原义，犹云“丈夫宫”也。迦腻色迦王建都于富楼沙城，统治全国，当时之乾陀罗者，实东西文化辐凑融合之地也。第四世纪末叶，大月氏既衰，而小月氏种族受嚙哒民族（Ephthal）之压迫，乃次第南下，入北印度，亦都于富楼沙城，为乾陀罗之政治中心，领有迦布逻及彭甲伯两地。至第五世纪时，

嚧哒民族更南进，入北印度，取小月氏之领土，夺乾陀罗。至超日王(Vikramaditya)出，讨破嚧哒，逐之于印度之外。自阿输迦大王遣末闍提(Madhyantika)至乾陀罗开教以后，佛教即盛兴其地。迦腻色迦王时代，世友、马鸣等学者，云集于此，布施教化。后无著、世亲等大乘家，皆出此地。

《魏书·西域传》仅记印度诸国情形，而不详各部通使年岁。兹就各《本纪》中所记者摘录如下：

高祖孝文皇帝太和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九月庚子，车多罗、西天竺、舍卫、叠伏罗诸国各遣使朝贡。

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三年(五〇二年)，是岁，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苾、阿喻陁、罗婆、不仑、陁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槃、乌稽、悉万斤、朱居槃、诃盘陁、拔斤、厌味、朱沱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

景明四年(五〇三年)四月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

正始四年(五〇七)九月甲子，疏勒、车勒、阿驹、南天竺、婆罗等诸国遣使朝献。冬十月丁巳，半社、悉万斤、可流、伽比沙(即《西域记》之迦毕试)、疏勒、于阗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元年(五〇八)二月辛未，南天竺国遣使朝献。

秋七月辛卯，罽宾国遣使朝献。

永平二年(五〇九)春正月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万斤、辛豆(即身毒)、那越、拔忸诸国并遣使朝献。十二月，叠伏罗、弗菩提、乾陁、唃波罗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三年(五一〇)九月壬寅，乌菟、伽秀沙尼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四年(五一—)三月癸卯，婆比、幡弥、乌菟、比地、乾达(即乾陁)诸国并遣使朝献。六月乙亥，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似即《唐书》之箇失密)、不流沙(似即弗楼沙国之别译)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辛未，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九月，嚧哒、朱居槃、波罗、莫伽陁、移婆仆罗、俱萨罗、舍弥、罗槃陁等诸国并遣使朝献。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弥、乌菟、比地、乾达等诸国并遣使朝献。十有一月戊申，难地、伏罗国并遣使朝献。

延昌三年(五一四)十有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费实诸国并遣使朝献。

肃宗孝明皇帝熙平二年(五一七)春正月癸丑，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秋七月乙丑，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

神龟元年(五一八)闰七月丁未，波斯、疏勒、乌菟、

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光二年（五二一）五月乙酉，乌菟国遣使朝贡。

（《魏书》卷七、卷八、卷九《高祖纪》、《世宗纪》、《肃宗纪》）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一 两《唐书》、《通典》记天竺国

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在葱岭^(一)西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二)，其都城周迴七十余里，北临禅连河^(三)。云昔有婆罗门领徒千人，肄业于树下，树神降之，遂为夫妇。宫室自然而立，僮仆甚盛。于是使役百神，筑城以统之，经日而就。此后有阿育王^(四)复役使鬼神，累石为宫阙，皆雕文刻镂，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颇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谓之地狱，今城中见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啞氏，或云刹利氏^(五)，世有其国，不相篡弑。厥土卑湿暑热，稻岁四熟。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郁金诸香，通于大秦，故其宝物或至扶南、交阯^(六)贸易焉。百姓殷乐，俗无簿籍，耕王地者输地利，以齿贝为货^(七)。

人皆深目长鼻^(八)。致敬极者，舐足摩踵。家有奇乐倡伎。其王与大臣多服锦罽，上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唯梵志种姓披白叠以为异。死者或焚尸取灰，以为浮图；或委之中野，以施禽兽；或流之于河，以饲鱼鳖。无丧纪之文^(九)。谋反者幽杀之，小犯罚钱以赎罪。不孝则断手刖足，截耳割鼻，放流边外。有文字^(一〇)，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纪事。不杀生饮酒。国中往往有旧佛迹。隋炀帝时，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当武德中，其国大乱。其嗣王尸罗逸多^(一一)练兵聚众，所向无敌。象不解鞍，人不释甲，居六载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势远振，刑政甚肃。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佗王^(一二)，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一三)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多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

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一四)。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时就其国得方士那罗迺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飀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后放还本国。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国^(一五)，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那揭罗^(原作陀，兹改正)国^(一六)有醯罗城，中有重阁，藏佛顶骨及锡杖。贞观二十年，遣使贡方物。

天授二年，东天竺王摩罗枝摩、西天竺王尸罗逸多、南天竺王遮娄其拔罗婆、北天竺王娄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并来朝献。景龙四年，南天竺国复遣使来朝。景云元年，复遣使贡方物。开元二年，西天竺复遣使贡方物。八年，南天竺国遣使献五色能言鹦鹉。其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及名其军。玄宗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枝摩为国造寺，上表乞寺额。敕以归化为名，赐之。十一月，遣使册利那罗伽宝多为南天竺国王。遣使来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国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摩遣其大德僧来朝贡。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一七)来朝，授游击将军，放还。天宝中，累遣使来。（《旧唐书》卷一九八）

（一）印度在葱岭东南，而此言西北者，误也。

（二）五天竺国之分划，可参见玄奘《西域记》。

（三）中天竺之都城，初号曰拘苏摩补罗城。（Kusumapura = Kanauj，华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故以名焉。后更名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佛国记》作巴连弗邑，华言华氏城。阿输迦（华言无忧王，旧曰阿育王）大王自王舍城迁都于此，筑外郭，北临殒伽河，今之巴德那城（Patna）是也。禅连河似即殒伽河。《西域记》另有尼连

禅河亦在附近。

(四) 阿育王事迹,可参见《西域记》卷八。

(五) 唐初印度北部尽隶哈尔夏朝(Harsha—Vardhana)。《唐书》此处之乞利啞或云刹利氏,不知何指。查哈尔夏,印度人亦称之为司利哈尔夏(Sri-Harsha)。刹利必即司利之转音也。《西域记》卷二,印度四族姓:一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奢,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阇罗,农人也,肆力畴陇,勤身稼穡。《唐书》之刹利氏王姓,亦可为刹帝利之略也。印度朝代屡更,而《唐书》言“世有其国,不相篡弑”,盖传闻之误也。

(六) 六朝隋唐时,印度西与大秦,东与扶南、交趾、中国有交通贸易,可以科斯麻士之《基督教诸国风土记》证之也。

(七) 齿贝为货,据《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十八章。

(八) 深目长鼻,乃阿利安人种之标记也。

(九) 《唐书》记印度人葬尸之法,近代尚然也。

(一〇) 文字,即所谓梵文(Sanskrit),为世界上最古文字之一种。天文算历,为印度人特长之学。阿拉伯哈里发阿蒲茶拂时,印度天文书即译成阿拉伯文。代数学亦由印度而传入阿拉伯,更由阿拉伯而传入西欧也。《悉曇章》,似为印度一种法章,其详不可考。

(一一) 尸罗逸多(Siladitya)即哈尔夏(Harsha),玄

奘《西域记》作尸罗阿迭多，又名戒日王，《西域记》卷五有详记。王迁都曲女城。自公元六〇六年（隋炀帝大业二年）迄六四八年（唐太宗贞观二二年），统治北印度。

（一二）摩伽佗（Magadha）在恒河下流，距河口不远，今孟加拉之西部是也。

（一三）摩诃震旦为 Mabachinasthana 之译音，梵语谓大为摩诃，谓秦为震旦也。

（一四）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有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十卷，今已散佚，致使此一段事迹竟无详记。更可异者，新、旧《唐书》皆不为玄策立传。兹将他书所记玄策事迹数条，撮集如下。

《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贞观十七年，敕卫尉丞李义表、黄水令王玄策使西域，游历百余国。至毗离邪城（应作毗舍离城）东北维摩室，玄策以手板量之，纵横得十笏，因号方丈。复登耆闍崛山，刻碑纪唐威德。高宗时，玄策又奉命使天竺。至龙朔元年，归，进西天所得佛顶舍利。《释迦方志》卷下，记王舍旧城北门西毗布罗山温泉云：“诸有僧寺，多取饮之。以水沐发，终身常净。使人王玄策曾以沐首，经今五载，发常润净，不可思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王玄策，洛阳人也。玄策有侄曰智弘律师，年才弱冠，志蔑轻肥，情怀栖遁，在少林山食和服饵，乐诵经典，颇工文笔。遂背八水而去三吴，济湘川，跨衡岭，入桂林，欲观礼西天。得遇荆州江陵人无行禅师，与之同契，至合浦，泛海至交州。住经一夏，随舶南游室利

佛逝国。乘王舶达末罗瑜洲，更至羯荼国。至冬末，转舶西行，至伽钵亶那。从此泛海二日，到师子洲（即锡兰岛）观礼佛牙。从师子洲复东北泛舶一月，到诃利鸡罗国。东天之东界，即瞻部洲之地也。停在一年，渐之东印度，到大觉寺住二载，计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后向北天羯湿弥罗，拟回乡国。后不知何往。又沙门玄照求学印度，深具实德，玄策归乡，表奏高宗，遂蒙降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新唐书》叙玄策功绩，略详于《旧书》，可互校也。

（一五）伽没路国即玄奘《西域记》卷十之迦摩缕波国（梵 Kamarupa），今之甘姆路勃（Kamrup）为亚萨姆（Assam）西部。其首府即今之高和第（Gauhati）也。《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贾耽之安南通天竺道云：“又自暹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脱去缕字）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西域记》载由奔那伐弹那国至迦摩缕波国九百里。《新唐书》此处，仅为六百里，盖仅指由迦罗都河至奔那伐弹那国而言也。迦罗都河即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

（一六）那揭罗国即玄奘《西域记》之那揭罗曷国（Nagarkot），今之哲拉拉八德（Jalalabad），在北印度境内。《佛国记》省作那竭国。醯罗城（Hilla）亦见《佛国记》及《西域记》卷二，今之黑达（Hidda）地方也。祀佛之顶骨、髑髅骨、眼球、僧伽胝（复衣）、锡杖，每物各立一塔以储之，礼祀甚隆。《佛国记》及《西域记》皆有详细记载，兹不赘录。

(一七) 开元二十九年来朝之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乃汉式名字，必玄宗所赐者也。

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一)。去京师九千六百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岭南^(二)，幅圆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南天竺濒海，出师子、豹、獐、橐驼、犀、象、火齐、琅玕、石蜜、黑盐。北天竺距雪山，圆抱如壁，南有谷，通为国门。东天竺际海，与扶南、林邑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茶钵和罗城^(三)，滨迦毗黎河。有别城数百，皆置长，别国数十，置王。曰舍卫^(四)，曰迦没路^(五)，开户皆东向。曰迦尸，或曰波罗柰^(六)，亦曰波罗那斯。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细，长四尺许，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饮其血，或曰寿五百岁，牛寿如之。中天竺王姓乞利啞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国，不篡杀。土溽热，稻岁四熟。禾之长者，没橐它。以贝齿为货。有金刚、旃檀、郁金，与大秦、扶南、交阯相贸易。人富乐，无簿籍，耕王地者乃输税。以舐足摩踵为致礼。家有奇乐倡伎。王大臣皆服锦罽，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使卷。男子穿耳垂璫，或悬金耳缓者为上类。徒跣，衣重白。妇人项饰金银珠纓络。死者燔骸取灰，建窆堵，或委野中及河，饵鸟兽鱼鳖，无丧纪。谋反者幽杀之，小罪赎钱。不孝者断手

足，剽耳鼻，徙于边。有文字，善步历，学《悉昙章》，妄曰梵天法。书贝多叶以记事。尚浮图法，不杀生饮酒。国中处处指曰“佛古迹也”。信盟誓，传禁咒，能致龙起云雨。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璈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二十二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钵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余众奉

王妻息，阻乾陀卫江^(七)。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拜上地图，请老子象。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有司告宗庙，帝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逻迺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帝改馆使治丹，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护视。使者驰天下，采怪药异石，又使者走婆罗门诸国。所谓辟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销草木金铁，人手入辄烂，以橐它髑髅转注瓠中。有树名咀赖罗，叶如梨，生穷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叶者，以方镞矢射枝则落，为群鸟衔去，则又射，乃得之。其诡譎类如此。后术不验，有诏听还，不能去，死长安。高宗时，卢伽逸多者，东天竺乌荼^(八)人，亦以术进，拜怀化大将军。乾封二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北天竺一来朝。（《新唐书》卷一二一上）

（一）摩伽陀(Magadha)乃恒河下流一小邦之名，不

足以包括全印度。《新唐书》此节谓天竺国或曰摩伽陀者，误也。至婆罗门(Brahman)乃印度四族姓(Kasten)之首，更不能作为国名也。四族姓者，婆罗门(Die Brahmanen)为首，世为僧侣，专司学习及传授《吠陀》圣经(Veda)。次曰刹帝利(Die Kschatriya)，贵族也。三曰吠舍(Die Vaisya)，畜牧种田，营商作工。此三级皆称阇族，亦谓之“二次生者”(Zweimal Geborenen)，职须学习《吠陀经》，供祠神圣，施舍济贫。三级皆阿利安种。第四级为戍隗罗(Die Sudras)，执各种仆役之事，盖原来土著也。四级之外，又有帕利雅人(Paryas)，为阿利安人与土著之混合种，最为社会所贱视。

(二)《新书》谓天竺国在葱岭之南，是也。

(三)迦毗黎河原音必即 Kapila，近劫比罗伐率堵国(旧译作迦罗卫国 Kapilavastu)，恒河上源支流也。茶钵和罗城究为今代何城，不可考。日人石泽所作之《东洋历史地图》唐初亚细亚形势图，茶钵和罗城在曲女城(Kanyakubja=Kanauj=Kanoj)西北，东经约八十二度，北纬约二十八度。

(四)舍卫见《佛国记》，属拘萨罗国(Kosala)。印度境内有两拘萨罗国，一在南方，一在北方。《佛国记》此处之拘萨罗在北方，今乌多省(Oudh)之一部分也。玄奘《西域记》作室罗伐悉底国(Sravasti)，在腊勃梯河(Rapti)南岸，乌多城北五十八英里，遗址今尚存。释迦牟尼成佛后，尝居舍卫城颇久。

(五) 迦没路(Kamarupa)已详上方《旧唐书》。

(六) 迦尸国(Kasi), 波罗奈城, (Varanasi)皆见《佛国记》。《西域记》作婆罗痾斯国, 其义犹云“四周环水之城”也。今之班那勒斯城(Benares), 即此国也。位于北纬二十五度二十三分, 东经八十三度五分。

(七) 乾陀卫江即健陀卫国(见《佛国记》)附近之河, 健陀卫即乾陀罗(Gandahara)也。王玄策战胜后, 由东南面向西北。玄策往印度时, 经何路线, 凯旋归国, 经何路线, 皆不可知。其书之遗失, 良可惋惜。既追逐至乾陀卫, 则其归国献俘之道途, 似经由葱岭也。

(八) 乌荼国(即乌仗那)在北天竺, 近葱岭, 而《新书》谓为东天竺, 非撰述有误, 亦必刊印所误也。乌荼或为乌茶之误。乌荼(Oude)见玄奘《西域记》卷十。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一), 本中天竺属国, 环五十里。土沃宜稼穡, 有异稻巨粒, 号供大人米(二)。王居拘闍揭罗布罗城(三), 或曰俱苏摩补罗, 曰波吒厘子城, 北濒菟伽河。贞观二十一年, 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 献波罗树, 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 即诏扬州上诸蔗, 柞漚如其剂, 色味愈西域远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后德宗自制钟铭, 赐那烂陀祠(四)。又有那揭者(五), 亦属国也。贞观二十年, 遣使者贡方物。乌荼者(六), 一曰乌仗(原作伏, 兹改正)那, 亦曰乌菴, 直天竺南。地广五千里, 东距勃律六百里, 西

屬兵四百里。山谷相属,产金、铁、蒲陶、郁金。稻岁熟。人柔诈,善禁咒术。国无杀刑,抵死者,放之穷山。罪有疑,饮以药,视溲清浊而决轻重。有五城,王居术薈藥利城,一曰薈揭厘城^(七)。东北有达丽罗川^(八),即乌苾旧地。贞观十六年,其王达摩因陀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大食与乌苾东鄙接,开元中,数诱之。其王与骨咄^(九)、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为王。章求拔国^(一〇)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种,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衣服略相类,因附之。地表八九百里。胜兵二千人。无城郭,好钞暴,商旅患之。贞观二十年,其王罗利多善伽因悉立国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悉立当吐蕃西南,户五万,城邑多旁涧溪。男子缙束头,衣毡褐。妇人辮发短裙。婚姻不以财聘。其谷宜秔稻、麦、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树,丧制为黑衣,滿年而除。刑有刖劓。常羈属吐蕃。(《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一) 摩揭它考已详上文。玄奘《西域记》卷八、卷九,皆记此国事迹。

(二) 《慈恩传》卷三云:“供大人米,……其米大于乌豆,作饭香鲜,余米不及,唯摩揭陀国有此秔米,余处更无,独供国王及多闻大德,故号为供大人米。”

(三) 拘闍揭罗布罗城名不可考。俱苏摩补罗(Ku-

sumapura)见《西域记》卷八,俱字作拘,唐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故以名焉。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亦见《西域记》卷八,唐言华氏城,《佛国记》作巴连弗邑,今之巴德那城(Patna)也。菟伽河(Ganges)即恒河。

(四) 那烂陀祠(Nalanda)亦见《西域记》卷八及卷九,唐言施无厭也,在华氏城北三十余里。如来于此三月说法,修菩萨行。据义净之《求法高僧传》,唐时,中国高僧留此寺学佛者,极众也。

(五) 那揭国见《佛国记》,《西域记》卷二作那揭罗曷国(Nagarahara),在北印度境。

(六) 乌荼,《佛国记》作乌长,《西域记》卷三作乌仗那(Udyana),《新唐书》此节原作乌伏那,伏字误刊。在北印度境,而《新书》谓直天竺南,大误。《西域记》卷十,另有乌荼国,在东印度境。乌荼与乌荼不可混合为一。

(七) 瞿揭厘城亦见《西域记》卷三,玄奘谓“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据恭尼翰(Cunningham)之说,即今之曼格罗尔(Manglaur)也。玄奘谓“瞿揭厘城东北,逾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险,山谷杳冥,或履绳索,或牵铁锁,栈道虚临,飞梁危构,椽杙蹶蹶。行千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国旧都也。”

(八) 达丽罗即今之打莱尔河(Darel)。

(九) 骨咄,《西域记》卷一作珂咄罗国(Khotol)。俱位似即《西域记》卷一之鞠和衍那(Kuvayana)。二国俱在巴达克山附近。

(一〇) 章求拔国据地理位置考之,当在今哲孟雄境内。悉立不可考。当近今尼泊尔(Nepal)国也。

天竺,后汉通焉,即前汉时身毒国。(初,张騫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身毒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罗门,在葱岭之南,去月氏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接邻,但隔一小海而已。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间,国并有王。汉时,又有捐毒国,去长安九千八百里,去都护理所二千八百里,南与葱岭相连,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故塞种也。颜师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则天竺也,塞种即释种也,盖语音有轻重也。”)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有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名身毒。(《扶南传》云:“舍卫国隶属天竺。伽尸国一名波罗奈国,亦名皮波罗奈斯国。”竺法维《佛国记》云:“波罗奈国在伽维罗越国南千四百八十里。”释法盛《历国传》云:“其国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细长,可四尺余,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

人服牛血，皆老寿。国人皆寿五百岁，牛寿亦等于人，亦天竺属国。”)都临恒河，一名迦毗黎河。灵鹫山胡语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头，似鹫鸟。(竺法维《佛国记》云：“在摩竭提国南，亦天竺属国也。”)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俗修浮图道，不杀生饮酒。桓帝延熹二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时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至转盛。其国人士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人弱于月氏。魏晋代，绝不复通。梁武帝天监初，其王遣长史竺罗贡献。后魏宣武帝时，南天竺国遣使献骏马，云其国出狮子、貂、豹、犴(胡昆反)、橐驼、犀、象；有火齐如云母而色紫，裂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沙穀之重沓；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玳瑁、铜、铁、铅、锡、金缕织成金罽、白叠、毵毵(毵音塔，毵音登)；又有旃檀、郁金等香、甘蔗诸果、石蜜、胡椒、姜、黑盐。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阯贸易。多珊瑚、珠玕、琅玕。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极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辞。家有音乐倡伎。其王与大臣多服锦罽。王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之使短。丈夫剪发，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于斗战。有弓箭、甲稍，亦有飞梯、地道、木牛流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隋炀帝志通

西域，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

大唐武德中，其东西南北四天竺，悉为中天竺所并。贞观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啞(丑栗反)，名尸罗逸多，或云姓刹利氏，遣使奉表。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奉使天竺。会尸罗逸多死，国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乃发兵拒玄策。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书征邻国之兵。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发七千余骑来赴。玄策与其副蒋师仁率二国之兵，进至茶博(音博)和罗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连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获其王妃及王子等，虏男女万三千人、牛马三万余匹。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遂俘阿罗那顺以还^(一)。(晋宋时，《浮图经》云：临倪国其王生浮图，太子也。父曰肩头耶，母曰莫耶。浮图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始莫耶梦白象始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髻，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馆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国曰复豆者其人也。伊蒲塞、桑门、伯开、疏间、白间、比丘、桑门^(二)皆弟子号也。《浮图》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昔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为浮图。徒属弟子，号各有二十九，不能计载

故略之。诸家记天竺国事，多录诸僧法明、道安之流传记，疑皆怪诞不经，不复悉纂也。已具序略注中。)(《通典》卷一九三)

(一)《通典》此节皆录自《后汉书》及鱼豢《魏略》，别无新材料，记王玄策事亦极简略。杜佑号称博洽，而关于边防，乃竟简陋如此，岂以外域事皆怪诞不经，而不屑措意耶？余意本不愿录存，徒以其既为巨典，不得不搜罗之也。《文献通考》天竺、摩揭它、师子诸条，今俱不录。

(二)桑门，《三国志·魏书》三〇引《魏略》作晨门。

二 乌菟王献方物表

达摩，乌菟国王，其国在天竺北。贞观十六年，因隋诃斯遣使奉表献方物。表曰：“大福德至尊，一切王中上乘天宝车，破诸黑暗。譬如帝释，能伏阿修罗王。奴宿种善根，得生释种，拜至尊，因献龙脑香。”(《全唐文》卷九九九)

三 《册府元龟》记唐与印度之交通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五月，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国(此处似有误刊，帝字应在伏字下。《旧

唐书》卷三《本纪》贞观二十二年作帝那伏帝国)，大破之。初，玄策使天竺国，会中天竺国王死，国大乱。那伏帝王阿那顺自立，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宵遁，抵于吐蕃之西界，以书征邻国之兵。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发七千余骑，与玄策击阿那顺，大破之。吐蕃寻遣使来献捷。

王玄策往西域为中天竺所劫，章求拔国王发兵赴之，破贼有功。（《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咸亨三年（六七二）三月，南天竺国各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天授三年（六九二）三月，东天竺国王摩罗拔摩、西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南天竺国王遮娄其拔罗，北天竺国王那那、中天竺国王地摩西那、龟兹国王延繇并来朝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先天二年（七一三）六月，南天竺遣使朝贡。凡夷狄朝贡，太上皇皆御门楼以见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年（七一四）八月，西天竺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三年（七一五）二月，天竺国使翟昙、惠感来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五年（七一七）五月，中天竺国遣使来朝，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七二〇)正月,中天竺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五月,南天竺国遣使献豹及五色鸚鵡、问日鸟。(《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八月丁丑,敕中书门下南天竺王远遣朝贡。其使却还,并须周旋发遣,令满望,乃以锦袍、金带、鱼袋七事赐其使,遣之。(《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开元八年十一月,南天竺王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十一月,遣使册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拔摩为南天竺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八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以名其军。帝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又九九五)

开元十三年(七二五)七月丁未,中天竺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六月,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十一月,中天竺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磨遣其臣大德僧勃达信来朝,且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

七一)

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四月,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摩战来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诸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壬申,乾陀罗国王使大首领中郎将踏匍勒特车鼻施远千并授将军,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四 天竺僧献长生药

李藩对唐宪宗曰:贞观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国,自言能治长生之药,文皇帝颇信待之。数年药成,文皇帝因试服之,遂致暴疾^(一)。及大渐之际,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虑为外夷所笑而止。载在国史,实为至戒。(《唐会要》卷五二《识量》下)

(一)唐太宗不独服天竺方士药石,即本国方士之金石亦好之也。高士廉卒,上将临其第。房玄龄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上表切谏。长孙无忌伏马前固谏曰:“饵石临丧,经方明忌。”士廉卒于贞观二十一年,是未得天竺方士之前已好服本国之药石矣。(见《旧唐书·高士廉传》)

是时(贞观二十二年)就其国(天竺)得方士那逻迺娑婆寐,自言年二百,云有长生之术。上深礼之,馆于金甌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延历岁月,药成服之,无效。后放还本国。(《唐会要》卷一〇〇《天竺国》)

有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处俊谏曰:“修短有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迺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龟镜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纳之,但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不服其药。(《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迺娑婆于金甌门造延年之药。(《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

五 《新唐书》记泥婆罗

泥婆罗(一)直吐蕃之西乐陵川。土多赤铜犛牛。俗翦发、逮眉、穿耳,植以笮若角,缓至肩者为姣好。无匕筋,攫而食。其器皆用铜,其居版屋画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习商贾。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浴。重博

戏，通推步历术。祀天神，镌石为象，日浴之，烹羊以祭。铸铜为钱，面文人形，背牛马形。其君服珠、颇黎、车渠、珊瑚、虎魄垂纓，耳金钩玉璫，佩宝伏突，御师子大床，燎香布花于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数百列侍。宫中有七重楼，覆铜瓦。楹极皆大珮杂宝，四隅置铜槽，下有金龙，口激水仰注槽中，初，王那陵提婆之父为其叔所杀，提婆出奔，吐蕃纳之，遂臣吐蕃。贞观中，遣使者李义表到天竺，道其国。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观阿耨婆弥池。池广数十丈，水常溢沸，共传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选可熟。二十一年，遣使人献波棱、酢菜、浑提葱。永徽时，其王尸利那连陀罗又遣使人贡。（《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一）泥婆罗《大唐西域记》卷七作尼波罗，《明史》卷三百三十一作尼八刺，今代地图皆作尼泊尔(Nepal)。清代官书又作廓尔喀，乃其国王族之名也。泥婆罗在吐蕃西，希玛拉耶山(Himalaya)之南。乐陵川，丁谦谓即阿尔伦河，其言似确也。

六 两《唐书》记罽宾国

罽宾国(一)在葱岭南，去京师万二千二百里。常役属于大月氏。其地暑湿，人皆乘象。土宜秔稻，草木凌

寒不死。其俗尤信佛法。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贞观十一年，遣使献名马。太宗嘉其诚款，赐以缯彩。十六年，又遣使献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显庆三年，访其国俗，云王始祖馨孽，至今曷撚支，父子传位已十二代。其年改其城为修鲜都督府。龙朔初，授其王修鲜等十一州诸军事兼修鲜都督。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洒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许之，仍降使册命。天宝四年，又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苾国王，仍授左骁卫将军。乾元元年，又遣使朝贡。又有勃律国^(二)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频遣使朝献。八年，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朝贡不绝。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旧唐书》卷一九八）

（一）罽宾国即今之克什米尔(Kashmere)。

（二）勃律国即今之博罗尔(Bolor)，勃律喇(Bolora)亦博罗尔转音。

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修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醮、颇黎状若酸枣。贞观中献名马。太宗语大

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长皆来献。此征力也。”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赉赐其国。并抚尉天竺。处罗拔至罽宾，王东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十六年，献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疮即愈。国人共传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撚支传十二世。显庆三年，以其地为修鲜都督府。神龙初，拜其王修鲜等十一州诸军事、修鲜都督。开元七年，遣使献天文及秘方奇药。天子册其王为葛逻达支特勒。后乌散特勒洒年老，请以子拂菻罽婆嗣。听之。天宝四年，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苾国王。乾元初，使者朝贡。（《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七 《册府元龟》记罽宾国

长寿元年(六九三)九月，罽宾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八年(六二〇)二月，罽宾国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九月，罽宾国献善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九月，遣使册葛达罗支特勒为罽宾国王。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十月，罽宾国王乌散特勒酒以年老上来，请立其嫡子拂林罽婆嗣位。从之，乃封拂林罽婆为罽宾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天宝四载(七四五)三月，罽宾国遣使献波斯锦舞筵。(《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四载九月，命罽宾国王男勃准袭父位。册曰：“维天宝四年，岁次乙酉，九月乙卯朔二十二日丙子，皇帝诏曰：于戏！远方恭顺，褒锡宜优。累代忠勤，宠章斯及。咨尔罽宾国王男勃准，宿承信义，早竭欵诚，宁彼下人，二蕃安静。继其旧业，万里来朝，秉节不渝，恳怀弥著，愿情之至，深可嘉焉。是用册命袭罽宾国王及乌长国王，仍授右骁卫将军。往钦哉，尔其肃恭典册，保尚忠义，承膺于宠命，以率于遐蕃，可不慎欵！”(《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五载(七四六)罽宾国遣使来朝，献绣舞筵、毼毼、红盐、黑盐、白戎盐、余甘子质汗、千金藤、琉璃、金银等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七四八)六月，罽宾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三月，罽宾国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属宾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八 《新唐书》、《册府元龟》记箇失蜜

箇失蜜或曰迦湿弥逻^(一),北距勃律五百里,环地四千里,山回縈之,他国无能攻伐。王治拔逻勿逻布逻城^(二)。西濒弥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风。出火珠、郁金、龙种马。俗毛褐。世传地本龙池,龙徙水竭,故往居之。开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诏册其王真陀罗秘利^(三)为王。间献胡药。天木死,弟木多笔立。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阇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四),愿为天可汗营祠。”因丐王册。鸿胪译以闻。诏内物理多宴中殿,赐赆优备,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责有常。其役属五种,亦名国。所谓坦叉始罗^(五)者,地二千里,有都城。东南余七百里,得僧诃补罗^(六),地三千余里,亦治都城。东南山行五百里,得乌刺尸^(七),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东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行险七百

里得半笈蹉^(八)，地二千里。又得曷逻阇补罗^(九)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骁勇，五种皆无君长云。（《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一）《新唐书》既有《罽宾传》，复有《箇失蜜传》。初视之，似若画蛇添足，而细察之，两国地域，实为不同。“罽宾，隋漕国也。”漕国即《西域记》之漕矩吒国。漕矩吒国之都城号鹤悉那(Ghazna)，元时曰哥疾宁城。隋唐时之罽宾，与汉时之罽宾不同矣。箇失蜜即迦湿弥罗之别译。勃律今之博罗尔(Bolor)。

（二）王都拔逻勿逻布逻(Pravara-pura)，拔逻勿逻犀那二世王(Pravarasena II)所建筑，为今斯利那格尔城(Srinagar)。城西濒弥那悉多河(Menasita)，即今之维塔斯塔河(Vitasta)也。

（三）查迦湿弥罗国史(Kashmir Annals)有王曰真陀罗秘多(Chandrapida)，似即开元八年受中国册封之真陀罗秘利也。唯此人已于公元六九一年(武后天授二年)被杀矣。六九五年(武后证圣元年)至七三二年(玄宗开元二十年)间，君临迦湿弥罗国者，为拉拉的梯亚(Laladitya)，其人英武，战胜邻境诸国。王有弟曰木多笔塔(Muktopida)，《唐书》略去其尾音塔字也。开元时，迦湿弥罗见侮吐蕃，故乞援于唐也。

（四）摩诃波多磨龙池(Mahapadma)即今佛楼尔湖(Volur)。

(五) 咀叉始罗(Takshasila) 国名见《西域记》卷三。古代希腊地理家作塔格西拉(Taxila)。法显《佛国记》谓自犍陀卫国“东行七日，有国名竺刹尸罗。竺刹尸罗，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于此处以头施人，故因以为名。”既为截头之义，梵语原名当为 Taksasira 也。《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八作特叉尸罗，注云削石也。《阿育王经》卷十注云凿石也，其义无一定。恭尼翰谓即今之歇代里(Shahdheri)，胡格尔男爵(Baron Hügel)谓即今之拉瓦尔平底(Rawalpindi)，斯密司(Vincent Smith)谓即今代拉瓦尔平底附近之哈散阿伯达尔(Hasan Abdal)也。异说纷纷，莫衷一是。斯密司之语，似较可信。咀叉始罗乃北天竺之都会，印度古代学术之中心，尤以医学见长。昔耆婆远自摩揭陀国来此修医学，遂成大家。阿输迦王时代，此地属孔雀王朝。阿输迦为王子时，尝充北天竺之总督，驻于咀叉始罗。盖此地为由阿富汗入印度中心地之要道，政治上、军事上俱为重要之地也。至后代或属迦毕试，或隶迦湿弥罗国，随东西邻国之盛衰，而常蒙强邻之征服。国人奉佛教，据玄奘所记，唐初此国佛教已衰。伽蓝虽多，而荒芜已甚，僧徒寡少。

(六) 僧诃补罗(Simhapura)亦见《西域记》卷三。西临信度河，役属迦湿弥罗国。恭尼翰谓即今之扫尔忒山脉(Salt Range)以北诸地。开塔斯(Ketas)为该地之首府。

(七) 乌刺尸国亦见《西域记》卷三，其梵语原音为

Uraši ,《慈恩传》卷二作乌刺叉。恭尼翰谓即古代拖雷美《地理书》所载瓦尔撒境域(Varša Regio),其地约当今之拉胥(Rash)。斯维谋吞(C.Swymerton)谓乌刺尸即今之哈柴腊(Hazara)。其首府为哈利普儿(Haripur)。斯氏此说,最得学者信任。

(八) 半斂蹉亦见《西域记》卷三,梵语原音为 Parnotsa,今勃伦次(Prunts)地方是也。

(九) 曷逻阁补罗国亦见《西域记》卷三,梵语原音为 Raja-pura。恭尼翰谓即今拉教里(Rajaori)也。(参见颉谦德《解说西域记》)

开元八年(七二〇)八月,遣使册箇夫密国王真陀罗秘利为箇失密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闰三月辛卯,箇失密王木多笔遣大德僧物理多年来献表诏。引物理多年宴于内殿,赐绢五百匹。数日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一年四月,册箇失密国王木多笔为本国王。册曰:“维开元二十一年,岁次癸酉,四月丁酉朔,五日辛丑,皇帝若曰:咨尔箇失密国王木多笔,呜呼!奕叶归顺,远输诚节,修职贡之礼,受蕃落之寄。时有代谢,兄亡弟袭,保界山川,辑率黎庶,国有制度,俗尚清静,可不勉欤!今命尔为箇失密国王,恭膺册命,往钦哉!”(《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九 《册府元龟》记诃毗施国

开元七年(七一九)四月己卯,诃毗施国(一)捺塞使吐火罗大首领罗摩娑罗献狮子及五色鸚鵡。帝以其远蕃修贡,加宴劳,赐锦彩五百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诃毗施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之迦毕试国,今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也。

一〇 《新唐书》、《册府元龟》、 《通典》记师子国

师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余里。有稜伽山(一),多奇宝,以宝置洲上,商舶偿直辄取去。后邻国人,稍往居之。能驯养师子,因以名国。总章(二)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三),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瓔、象齿、白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一)稜伽山(Lanka),《大唐西域记》作骏迦山。锡兰土人自称其国曰稜伽,犹云光华也。

(二)总章三年,即公元六七〇年。斯时锡兰岛王名达陀皮提沙二世(Datopiatissa II),又名哈他达他(Hatthadata),即位于公元六六四年(唐高宗麟德元年),卒于六七三年(咸亨四年)。

(三)天宝元年,即公元七四二年。考此时锡兰岛王

为阿迦菩提六世，又名锡拉梅迦（Aggabodhi VI Silamegha），尸罗迷迦即锡拉梅迦之异译也。《宋高僧传》卷一《释不空传》亦作尸罗迷伽，即位于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卒于七八一年（唐德宗建中二年）。《文献通考》作尸罗述伽，述字误刊。天宝初，献方物之使者，即不空也。据《宋高僧传·不空传》及《佛祖统纪》卷四〇，确实年代，为天宝五载也。

天宝五载（七四六）正月，师子国王尸罗迷迦遣婆罗门僧灌顶三藏，阿日伽跋折罗来朝，献钿金、宝瓔珞及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细白氎四十张。（《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七五〇）三月，狮子国献象牙真珠。（《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师子国，东晋时通焉，天竺旁国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余里，多出奇宝。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所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有龙居之。诸国商贾来共市易，鬼不见其形，但珍宝明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能驯养神师子，遂以为名。风俗与婆罗门同，而尤敬佛法。安帝义熙初，遣使献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历晋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征士载安道手制佛像五

躯，及顾长康画维摩诘并玉像，时人谓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时咸叹惜之。建康即今丹阳郡江宁县。）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河南遣使贡献。梁武帝大通元年，后王伽叶伽罗珂黎耶亦使使贡献。（杜环记师子国亦曰新檀，又曰婆罗门，即南天竺也。国之北人，尽胡貌，秋夏炎旱。国之南人，尽獠面，四时霖雨。从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僿耳，布裹腰。）（《通典》卷一九三）

一一 贾耽记通天竺道

安南经交趾太平^(一)，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湧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经浮动山、天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间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汤泉州。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爨蛮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傜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二)，剑南地也。又经通海镇^(三)，百六十里渡海河^(四)、利水，至絳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五)，戎州地也^(六)。又八十里至柘

东城(七)。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八)。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九)。又十里至太和城(一〇)。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一一)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一二)，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一三)境，经万公(一四)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一五)，至东天竺迦摩波国(一六)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一七)至奔那伐檀那国(一八)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一九)南岸羯朱唵罗国(二〇)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二一)六百里。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二)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箇没卢国(二三)。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一) 贾耽此记安南古地名。在今代地图上，已多不可见，实难于考证究为今代何地也。吾今据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所能查出者，注之如下。太平城在今海防之南，海滨一小市也。

(二) 沿富良江而行，过安南后，入云南境。曲江仍

可见于今图，在通海县南。

(三) 通海镇即今之通海县也。

(四) 海河利水，当为今杞麓湖与星云湖，或此二湖间之小川，而不见于今图也。

(五) 晋宁驿即今晋宁县，在滇池之南。

(六) 戎州见《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治南溪。其地在今四川省叙州与泸州之间，尚为一县。

(七) 柘东城即今昆明。

(八) 安宁城即今安宁县，在滇池之西。由是而沿今之驿道，经楚雄、镇南而至紫海西面之云南县。

(九) 白崖城今之白崖驿也。龙尾城今下关。

(一〇) 太和城属今之大理府，在洱海之西。羊苴咩城即今大理县治。《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戎州下注云：“由柘东城经安宁并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经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门，至佉龙驿，又六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贞元十年，诏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由此。”

(一一) 永昌郡始建于东汉，清时为永昌府，今之保山县也。

(一二) 怒江在永昌府城西。诸葛亮城不可考，当在怒江之西，今腾越附近也。考今代地图，由滇池西之安宁县向西至大理，更由大理至永昌、腾越、干崖而入缅甸之八莫（又作拔摩）有驿道。贾耽所记者，必即此也。此道

在甚早时期，必有商人利用以往来于滇、蜀、印度之间也。张骞在大夏时所见之邛竹杖、蜀布，必皆由此商道西行者也。汉武帝遣张骞、柏始昌、吕越人探觅此道，皆闭昆明而止，未能再西，是以其探险无成功也。《魏书·西域传》记大秦“水道通益州永昌郡”，盖大秦贾人必由伊洛瓦第江(Irawadi)口逆流上航，至八莫而更至永昌也。汉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所献之大秦幻人，亦必由此道至昆明，更由昆明，经巴蜀而至洛阳京都也。

(一三) 骠国即今之缅甸。

(一四) 万公即孟拱之转音，在迈立开江之西岸，又有孟拱江为迈立开江之支流。悉利城及突旻城不可考。

(一五) 查地图，迈立开江及伊洛瓦第江以西，须越山数次，始得至孟加拉。唯不知孰为黑山耳。

(一六) 迦摩波国即玄奘《西域记》之迦摩缕波国，梵语 Kamarupa，贾耽遗脱一缕字，今亚萨姆西部是也。

(一七) 迦罗都河即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又名布拉马普得拉江。

(一八) 奔那伐檀那见《西域记》卷十，作奔那伐弹那国，梵语原音为 Punyavardhana，恭尼翰谓即今之佩尼亚(Pabna)。福格森(Ferguson)谓即今隆普尔(Rangpur)。佩尼亚音相近，唯距旃伽河不远，与玄奘之说不大合。隆普尔太偏于北。

(一九) 恒河即旃伽河(Ganges)。

(二〇) 羯朱唵罗国《西域记》作羯朱唵祇罗国，巴利

语原音为 Kajangala。恭尼翰谓今之拉日马哈 (Rajmahal), 即古之羯朱唵祇罗也。福格森亦同其说。

(二一) 摩羯陀国《西域记》作摩伽陀国, 考已详上文, 兹不赘述。

(二二) 腾充城似即今腾冲城, 清时作腾越。弥诺江似即迈立开江也。

(二三) 箇没卢国即上方之迦摩缕波国别译。此第二路线, 似在前第一路线之南。

贾耽尚有《广州通海夷道》, 关于印度沿海各港, 颇有所记, 已详《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编中, 兹不重录。

第四章 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

一 佛教之传入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讨匈奴，过焉耆山（在今肃州及甘州）千余里。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得休屠祭天金人，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所谓金人，必佛像。印度佛像皆以金涂之。古代匈奴人，无所谓金像也。陈寿《三国志》卷三〇引鱼豢《魏略》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浮屠、复豆皆佛陀（Budha）之别译也。西汉时，佛法已入中国，此皆其确凿证据也。大月氏为葱岭西大国，南与印度接壤，首受佛教熏染。中央亚细亚及东方中国之佛教，初皆自月氏人得之也。吾人读《梁高僧传》，初期译经诸外国硕德，大抵皆月氏人或康国人，即可了然于其中历史事迹矣。世传谓汉明帝时始迎佛入中国者，皆未加详审也。宋时，长洲王楙之《野客丛谈》卷四《佛入中国》一条，即已明白言之矣。晚近法国人马斯排罗（H. Maspero, *Le songe et l'ambassade de l'empereur Ming*, Bull. Ecole Ext-Orient, Jan-March, 1910, pp. 95-136.）详考汉明帝迎佛入中国一节寓言，乃完全为第二世纪时所造成者也。梁启超近亦有《佛教之初

入中国》一篇，辩论颇为详悉。东汉时，中国与西域交通更繁，海陆皆至便利。佛徒之来中国，必较前汉时更众。虽贵族中，亦多有信之者矣。《后汉书》卷七二《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饷。”（梵语伊蒲塞即优婆塞，此云清信男，今受五戒称僧童者。桑门即沙门，此云息心，今受具足戒称僧者。）楚王英为光武之子，明帝之弟，崇尚浮屠，是浮屠在明帝时，民间必已通行，后始及于贵胄也。《佛祖统纪》卷三五《法运通塞志》，汉桓帝九年：“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图者，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于禁中铸黄金浮图、老子像，亲于濯龙宫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之乐。”《后汉书》卷六〇下《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汉桓帝为中国第一帝王信奉佛教者。以后则孙权亦信之。至东晋以后，则南北帝王，皆无不酷好。凶悍如石勒，而事佛图澄独谨。悖戾如姚兴，亦大兴佛法，远迎罗什入关，讎校前译。什持梵本，兴执旧经，礼遇之隆，逾于帝师。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降及隋唐，帝王以译经为装饰太平之具，有译经院之设，宰辅为之润文。佛教根基，至是已固。虽时遇厄运，如唐武宗，周世宗之毁佛寺，然终无损于佛教。不出数年，皇帝死而佛教复兴，较之以前，或且更盛。盖唐以后，中国之佛教，经中国人之改革，已与印度原有者，多不同矣。

余今将四朝《高僧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中，印度僧人来华及中国僧人往印度者，摘录于下。

二 印度来中国之僧人

1. 摄摩腾

摄摩腾，本中天竺人，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誉。逮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未有归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雒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

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一)。

(《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 据《佛祖统纪》卷三五，汉明皇帝梦金人，因遣使西域求佛，为永平七年(公元六四)事。摩腾、法兰等以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入雒。此事自昔士人皆信之不疑。韩文公《谏迎佛骨表》有“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此二语，则尤家喻户晓也。佛法之入中国，不始汉明帝，前一节吾已言之矣。若云明帝以前，中国全无佛法，则傅毅又何从而知有佛？故《高僧传》此节记事，实使人可疑也。或以前仅民间私习之，非由政府特迎而来者。摩腾、法兰乃皇帝专使所迎，故全国注意也。摩腾、法兰既入中国，受政府之供养，保持其沙门生活，一心一意，以传教为职志，不因迁地而变服式，故《高僧传》谓为“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不谓为有佛法之始也。下文“大法初传”，谓以政府之力传之也。以后借政府之力，而佛法始盛。摄摩腾《佛祖统纪》作迦叶摩腾。迦叶二字速读之即成摄也。梵语原音为 Kasiapa Matanga。《佛祖统纪》谓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遇摩腾、法兰也。白马寺今仍存在，惟因洛阳城基之迁徙，白马寺今在城东面矣。

2. 竺法兰

竺法兰^(一)亦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

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悟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愍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亦作填）王旃檀像师第四作。既至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旧像今不复存焉。又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兰后卒于雒阳，春秋六十余矣。（《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竺法兰，梵语原音作 Dharmaraksha。

3. 维祇难

维祇难，本天竺人也。世奉异道，以火祀为上。时有天竺沙门，习学小乘，多行道术，经远行逼暮，欲寄难家宿。难家既事异道，猜忌释子，乃处之门外，露地而宿。沙门夜密加咒术，令难家所事之火，倏然变灭。于是举家共出，稽请沙门入室供养。沙门还以咒术变火令生。难既睹沙门神力胜己，即于佛法大生信乐，乃舍本所事，出家为道。依此沙门，以为和尚。受学三藏，

妙善四含，游化诸国，莫不皆奉。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昙钵》者，即《法句经》也。时吴士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在义本，辞近朴质。至晋惠之末，有沙门法立，更译为五卷。沙门法巨著笔，其辞味小华也。立又别出小经近百许首。值永嘉末乱，多不复存。（《高僧传》初集卷一）

4. 昙柯迦罗

昙柯（《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作摩）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罗幼而才悟，质像过人，诗书一览，皆文义通畅。善学《四韦陀论》。风云、星宿、图讖、运变，莫不该综。自言天下文理，毕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见《法胜毗昙》，聊取览之，茫然不解。殷勤重省，更增悒漠，乃叹曰：“吾积学多年，浪志坟典，游刃经籍，义不再思，文无重览。今观佛书，顿出情外。必当理致钩深，别有精要。”于是赍卷入房，请一比丘，略为解释。遂深悟因果，妙达三世。始知佛教宏旷，俗书所不能及。乃弃舍世荣，出家精苦。诵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常贵游化，不乐专守。以魏嘉平中（《佛祖统纪》作嘉平二年，即公元二五〇）来至雒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

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罗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一）

5. 耆域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涉交广，并有灵异。既达襄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渡。前行见两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头，虎下道而去。两岸见者，随从成群。晋惠之末（公元三〇六），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域胡踞晏然，不动容色。时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谓支法渊从牛中来，竺法兴从人中来。又讥诸众僧，谓衣服华丽，不应素法。见洛阳宫城，云仿佛似忉利天宫，但自然之与人事不同耳。域谓沙门耆闍蜜曰：“匠此宫者，从忉利天来，成便还天上矣。屋脊瓦下，应有千五百作器。”时咸云：“昔闻此匠，实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宫成之后。寻被害焉。”时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寄住满水寺，得病经年不瘥，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

欲得病瘥不？”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枝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时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树数十株枯死。域问永文：“树死来几时？”永文曰：“积年矣。”域即向树咒，如咒永文法。树寻萋发，扶疏荣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症将死。域以应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咒愿数千言，即有臭气熏彻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举布，应器中有若淤淤泥者数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阳兵乱，辞还天竺。洛中有沙门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时人方之乐令，因请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愿留一言以为永诫。”域曰：“可普会众人也。”众既集，域升高座曰：“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讫，便禅默。行重请曰：“愿上人当授所未闻。如斯偈义，八岁童子亦已谙诵，非所望于得道人也。”域笑曰：“八岁虽诵，百岁不行，诵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虽少，行者益多也。”于是辞去。数百人各请域中食。域皆许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谓独过，及相仇问，方知分身降焉。既发，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画地曰：“于斯别矣。”其日有从长安来者，见域在彼寺中。又贾客胡湿登者，即于是日将暮，逢域于流沙，计已九千余里。既还西域，不知所终^(一)。（《高

僧传》初集卷九)

(一) 耆域为第一梵僧由海道来中国,以后更由陆道去者。

6. 竺佛调

竺佛调者,未详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图澄为师。住常山寺积年,业尚纯朴,不表饰言,时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妇疾笃,载出寺侧,以近医药。兄既奉调为师,朝昼常在寺中,谘询行道。异日调忽往其家,弟具问嫂所苦,并审兄安否。调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调去后,弟亦策马继往,言及调旦来。兄惊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见?”兄弟争以问调,调笑而不答。咸共异焉。调或独入深山,一年半岁,赍乾饭数斗,还恒有余。有人尝随调山行数十里,天暮大雪,调入石穴虎窟中宿。虎还,共卧窟前。调谓虎曰:“我夺汝处,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从者骇惧。调后自克亡日,远近皆至,悉与语曰:“天地长久,尚有崩坏,岂况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荡除三垢,专心真净,形数虽乖,而神会必同契。”众咸流涕固请。调曰:“死生命也。其可请乎!”调乃还房端坐。以衣蒙头,奄然而卒。后数年,调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见调在高岩上,衣服鲜明,姿仪畅悦,

皆惊喜作礼：“和尚尚在耶？”调曰：“吾常在耳。”具问知旧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舍事还家，向诸同法者说。众无以验之。共发塚开棺，不复见尸，唯衣履在焉。有记云，此竺佛调。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按：释道安《经录》云，汉灵帝光和中，有沙门严佛调共安玄都尉，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语在译经传。而此中佛调，乃东晋中代。时人见名字是同，便谓为一，谬矣。（《高僧传》初集卷九）

7. 僧伽跋澄

僧伽跋澄，此云众现，罽宾人，毅然有渊懿之量。历寻名师，备习三藏。博览众典，特善数经。暗诵《阿毗昙毗婆沙》，贯其妙旨。常浪志游方，观风弘化。苻坚建元十七年，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苻坚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释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以伪秦建元十九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初跋澄又赍《婆须蜜》梵本自随。明年，赵正复请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惠嵩笔

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虚静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一）

8. 僧伽提婆

僧伽提婆，此言众天，或云提和，音讹故也。本姓瞿昙氏，罽宾人。入道修学，远求明师，学道三藏。尤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常诵三法度论，昼夜嗟味，以为入道之府也。为人儒朗有深鉴，而仪止温恭，务在诲人，恂恂不怠。苻氏建元中来入长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须蜜》及昙摩难提所出二《阿含毗昙》、《广说》、《三法度》等，凡百余万言。属慕容之难，戎敌纷扰，兼译人造次，未善详悉，义旨句味，往往不尽。俄而安公弃世，未及改正。后东山清平，提婆乃与冀州沙门法和，俱适雒阳。四五年间，研讲前经。居华稍积，博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法和慨叹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昙》，及《广说》众经。顷之，姚兴王秦，法事甚盛。于是法和入关，而提婆渡江。先是庐山慧远法师翹勤妙典，广集经藏，虚心侧席，延望远宾，闻其至止，即请入庐岳。以晋太元中，请出《阿毗昙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去华存实，务尽义蕴。今之所传，盖其文也。至隆安元

年，来游京师。晋朝王公及风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时卫军东亭侯琅琊王珣，渊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提婆既至，珣即延请，仍于其舍讲《阿毗昙》，名僧毕集。提婆宗致既精，辞旨明析，振发义理，众咸悦悟。时王僧珍亦在座听，后于别屋自讲。珣问法纲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启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义学沙门释慧持等四十余人，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至来夏方讫。其在河洛左右，所出众经百余万言。历游华梵，备悉风俗，从容机警，善于谈笑，其道化声誉，莫不闻焉。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一）

9. 昙摩耶舍

昙摩耶舍，此云法明，罽宾人。少而好学，年十四，为弗若多罗所知。长而气干高爽，雅有神慧，该览经律，明悟出群，陶思入禅，游心七觉，时人方之浮头婆馱。孤行山泽，不避虎兕，独处思念，动移宵日，常于树下，每自克责。年将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于是累日不寝不食，专精苦到，以悔先罪。乃梦见博叉天王语之曰：“沙门当观方弘化，旷济为怀，何守小节，独善而已。道假众缘，复须时熟，非分强求，死而无证。”觉

自思惟，欲游方授道。既而逾历名邦，履践郡国，以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谿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来入长安。时姚兴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礼异。会有天竺沙门昙摩掘多来入关中，同气相求，宛然若旧。因共耶舍译《舍利弗阿毗昙》，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文，至十六年翻译方竟，凡二十二卷，伪太子姚泓亲管理味，沙门道标为之作序。耶舍后南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其有味静之宾，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凡士庶造者，虽先无信心，见皆敬悦。自说有一师一弟子，修业并得罗汉，传者失其名。又尝于外门闭户坐禅，忽有五六沙门来入其室。又时见沙门飞来树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蒙俗，虽道迹未彰，时人咸谓已阶圣果。至宋元嘉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中途于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长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既还外国^(一)，度便独执矫异，规以摄物。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阳尹颜瑗

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

（《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昙摩耶舍亦由海道而来中国者也。

10.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家世国相，什祖父达多，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炎，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过目必解，一闻则诵，且体有赤鬘，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不肯行。及见摩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怀什。什在胎时，其母慧解倍常。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语，难问之辞，必穷渊致，众咸叹异。有罗汉达摩瞿沙曰：“此必怀智子。”为说舍利弗在胎之证。及什生之后，还忘前言。久之，什母乐欲出家，夫未之许。遂更产一男，名弗沙提婆。后因出城游观，见冢间枯骨，异处纵横。于是深惟苦本，定求离俗，誓至落发，不咽饮食。至六日夜，气力绵乏，疑不达旦，夫乃惧而许焉。以未剃发故，犹不尝进，即敕人为除发，乃下饮食。次旦受戒，仍业

禅法，专精匪懈，学得初果。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时龟兹国人以其母王女，利养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岁，随母渡辛头河至罽宾。遇名德法师盘头达多，即罽宾王之从弟也。渊粹有大量，才明博识，独步当时，三藏九部，莫不该博。从旦至中，手写千偈，从中至暮，亦诵千偈，名播诸国，远近师之。什至，即崇以师礼。从受杂藏中长二舍，凡四百万言。达多每称什神俊，遂声彻于王。王即请入宫。集外道论师，共相攻难，言气始交。外道轻其年幼，言颇不逊。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无言。王益敬异，日给鹅腊一双、粳米面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国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营视扫洒，有若弟子，其见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诸国皆聘以重爵，什并不顾。时什母将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此沙弥。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鞠多^(二)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止可才明僂艺，法师而已。”什进到沙勒国^(三)，顶戴佛钵，心自念言：“钵形甚大，何其轻耶？”即重不可胜，失声下之。母问其故。答云：“儿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诵《阿毗昙》，于《十门》、

《修智》诸品，无所谿受，而备达其妙。又于六足诸问，无所滞碍。沙勒国有三藏沙门名喜见，谓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轻。王宜请令初开法门，凡有二益。一国内沙门，耻其不逮，必见勉强。二龟兹王必谓什出我国，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来交好。”王许焉，即设大会，请什升座，说《转法轮经》。龟兹王果遣重使，酬其亲好。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韦陀舍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韦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毕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厉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时有莎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委国请从而为沙门。兄字须利耶跋陀，弟字须耶利苏摩。苏摩才技绝伦，专以大乘为化，其兄及诸学者，皆共师焉。什亦宗而奉之，亲好弥至。苏摩后为什说《阿耨达经》。什闻阴界诸入，皆空无相，怪而问曰：“此经更有何义，而皆破坏诸法？”答曰：“眼等诸法，非真实有。”什即执有眼根，彼据因成无实，于是研覈大小，往复移时，什方知理有所归，遂专务方等。乃叹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镴石为妙。”因广求义要，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等。顷之，随母进到温宿国^(四)，即龟兹之北界。时温宿有一道士，神辩英秀，振名诸国，手击王鼓而自誓言：“论胜我者，斩首谢之。”什既至，以二议相检，即迷

闷自失，稽首归依。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时王女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览群经，特深禅要，云已证二果、闻法喜踊，乃更设大集，请开方等经奥。什为推辩诸法，皆空无我分别阴界，假名非实。时会听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有顷，什母辞往天竺，谓龟兹王白纯曰：“汝国寻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进登三果。什母临去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五)，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于是留住龟兹^(六)，止于新寺。后于寺侧故宫中，初得《放光经》。始就披读，魔来蔽文，唯见空牒。什知是魔所为，誓心逾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复闻空中声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读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时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转也。”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什曰：“家师犹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师盘头达多不远而至。王曰：“大师何能远顾？”达多曰：“一闻弟子所悟非常，二闻大王弘赞佛道，故冒涉艰危，远奔神国。”什得师至，欣遂本怀。即为师说《德女问经》。多明因缘

空假，昔与师俱所不信，故先说也。师谓什曰：“汝于大乘见何异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滞名相。”师曰：“汝说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舍有法而爱空乎？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绵，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绩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经一月余日，方乃信服。师叹曰：“师不能达，反启其志，验于今矣。”于是礼什为师，言：“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尚小乘师矣。”西域诸国，咸伏什神僂，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东国。时苻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于正殿引见。二王因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乃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苻坚建元十三年岁次乙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等，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耆^(七)诸国。临发，坚

钱光于建章宫，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娴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到，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止。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运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苻坚为姚萇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称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八)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好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梁谦、彭晃相继而反，寻皆殄灭。光至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王。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

等乌合，篡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问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篡败绩于合梁。俄又郭馨作乱，篡大军轻还，复为馨所败，仅以身免。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又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盖烦徒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而又治无效。少日，资亡。顷之，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篡杀绍自立，称元咸宁。咸宁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厢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篡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篡改九宫门为龙兴门。什奏曰：“比日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篡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砍胡奴头。”什曰：“不能砍胡奴头，胡奴将砍人头。”此言有旨，而篡终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篡斩首，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苻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萇僭有关中，闻其高名，虚心要请。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人。及萇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

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茝，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谳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僧碧、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讎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愜伏，莫不欣赞。兴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则，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论》，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并钦赞厥风。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续出《小品金刚盘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遗教》、《菩提无行》、《呵欲自在王》、《因缘观》、《小无量寿》、《新贤劫》、《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成实》、

《十住》、《中》、《百》、《十二门》诸论，凡三百余卷，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于时四方义士，万里必集，盛业久大，于今式仰。龙光释道生，慧解入微，玄构文外，每恐言舛，入关请决。庐山释慧远学贯群经，栋梁遗化，而时去圣久，疑义多端，乃封以谿什。语见远传。初沙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噦也。什常作颂，赠沙门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凡为十偈，辞喻皆尔。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广，常叹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翻于此，将何所论。”乃凄然而止。唯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并注《维摩》。出言成章，无所删改，辞喻婉约，莫非玄奥。什为人神情鉴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且笃性仁厚，汎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主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使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龟

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人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在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什未终日，少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后世，惻怆可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熏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后外国沙门来云：“罗什所译，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鸠摩罗耆婆，外国制名，多以父母为本。什父鸠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为名焉。然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而译经录中，犹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高僧传》初集卷二）

（一）鸠摩罗什，梵语原名为 Kumarajiva，鸠摩罗耆

婆即其真译音也。

(二) 优波鞠多 (Upagupta)《西域记》卷四及卷十一作乌波鞠多。此人为佛教第四代祖师,事迹详《释氏稽古略》卷一。中国书谓为周平王时人。然近西人考证,则谓与阿输迦王同时,生于乔达摩入涅槃后一百年左右。南派佛教中,不知有此人也。(参见 Beal's Buddhist Records, I. p. 182)

(三) 沙勒国即疏勒国,今喀什噶尔也。

(四) 温宿在今新疆阿克苏城北,惟恐非即古代温宿国旧址也。

(五) 真丹即震旦之别译。

(六) 龟兹为今之库车,在温宿之东。

(七) 乌耆为今之喀喇沙尔(Karashar)。

(八) 姑臧属凉州,今已废。

11. 释道融

释道融,汲郡林虑人。十二出家,厥师爱其神彩,先令外学,往村借《论语》。竟不赏归,于彼已诵。师借本覆之,不遗一字,既嗟而异之,于是恣其游学。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暗游心府。闻罗什在关,故往谘禀。什见而奇之,谓姚兴曰:“昨见融公,复是大奇聪明释子。”兴引见叹重。敕入逍遥园,参正详译。因请什出《菩萨戒本》,今行于世。后译《中论》,始得两

卷，融便就讲，剖析文言，预贯终始。什又命融，令讲《新法华》。什自听之，乃叹曰：“佛法之兴，融其人也。”俄而师子国有一婆罗门，聪辨多学，西土俗书，罕不披诵，为彼国外道之宗，闻什在关，大行佛法。乃谓其徒曰：“宁可使释氏之风，独传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东国。”遂乘驼负书，来入长安。姚兴见其口眼便辟，颇亦惑之。婆罗门乃启兴曰：“至道无方，各遵其事。今请与秦僧拏其辨力。随有优者，即传其化。”兴即许焉。时关中僧众，相视缺然莫敢当者。什谓融曰：“此外道聪明殊人，拏言必胜。使无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则法轮摧轴，岂可然乎。如吾所睹，在君一人。”融自顾才力不减，而外道经书，未尽披读。乃密令人买婆罗门所读经目，一披即诵。后克日论义，姚兴自出。公卿皆会阙下，关中僧众，四远必集。融与婆罗门拟相诘抗，锋辩飞玄，彼所不及。婆罗门自知辞理已屈，犹以广读为夸。融乃列其所读书，并秦地经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闻大秦广学，那忽轻尔远来。”婆罗门心愧悔伏，顶礼融足。旬日之中，无何而去，像运再兴，融之力也。融后还彭城，常讲说相续，闻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性不狎喧，常登楼披玩，殷勤善诱。毕命弘法。后卒于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华》、《大品金光明》、

《十地》、《维摩》等义疏，并行于世矣（一）。（《高僧传》初集卷六）

（一）道融未至天竺，而叙师子国某婆罗门甚详，故采录，附于罗什传之后。

12. 弗若多罗

弗若多罗，此云功德华，罽宾人也。少出家，以戒节见称。备通三藏，而专精《十诵》律部，为外国师宗，时人咸谓已阶圣果。以伪秦弘始中振锡入关。秦主姚兴待以上宾之礼，罗什亦挹其戒范，厚相崇敬。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闻多罗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伪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义学僧数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遘疾，奄然弃世。众以大业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逾常痛。（《高僧传》初集卷二）

13. 卑摩罗叉

卑摩罗叉，此云无垢眼，罽宾人，沉静有志力，出家履道，苦节成务。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及龟兹陷没，乃避地乌缠。顷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又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渡。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自

关中。什以师礼敬待，又亦以远遇欣然。及罗什弃世，又乃出游关左，逗于寿春，止石涧寺。律徒云聚，盛阐《毗尼》。罗什所译《十诵》本五十八卷，最后一诵谓明受戒法，及诸成善法事，逐其义要，改名《善诵》。又后赉往石涧，开为六十一卷，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故犹二名存焉。顷之，南适江陵。于新寺夏坐，开讲《十诵》。既通汉言，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条知禁者，数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场慧观，深括宗旨，记其所制，内禁轻重，撰为二卷，送还京师。僧尼披习，竞相传写。时闻者谚曰：“卑罗鄙语，慧观才录。都人缮写，纸贵如玉。”今犹行于世，为后生法矣。又养德好闲，弃喧离俗。其年冬，复还寿春石涧，卒于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为人眼青，时人亦号为青眼律师。（《高僧传》初集卷二）

14.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觉名，罽宾人，婆罗门种，世事外道。有一沙门，从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挛臂，不能行止。乃问于巫师，对曰：“坐犯贤人，鬼神使然也。”即请此沙门，竭诚忏悔，数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为其弟子，时年十三。常随师远行，于旷野逢虎，师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饱，必不侵人。”俄而

虎去，前行果见余磧，师密异之。至年十五，诵经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于外分卫，废于诵习。有一罗汉，重其聪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诵大小乘经数百万言。然性度简傲，颇以知见自处，谓少堪己师，故不为诸僧所重。但美仪止，善谈笑，见者忘其深恨。年及进戒，莫为临坛，所以向立之岁，犹为沙弥。乃从其舅学《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练习。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读诵为务，手不释牒。每端坐思义，不觉虚中过时，其专精如此。后至沙勒国，国王不忿，请三千僧会，耶舍预其一焉。时太子达磨弗多，此言法子，见耶舍容服端雅，问所从来。耶舍酬对清辩，太子悦之，仍请留宫内供养，待遇隆厚。罗什后至，复从舍受学，甚相尊敬。什既随母还龟兹，耶舍留止。顷之，王薨。太子即位，时苻坚遣吕光等西伐龟兹，龟兹王急，求救于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辅太子，委以后事。救军未至，而龟兹已败。王归，具说罗什为光所执。舍乃叹曰：“我与罗什相遇虽久，未尽怀抱。其忽羈虏，相见何期。”停十余年，乃东适龟兹，法化甚盛。时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粮欲去，国人留之。复停岁许，后语弟子云：“吾欲寻罗什，可密装夜发，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复还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钵，以药投中。咒数十言，与弟子洗足，即便夜发。

比至旦，行数百里。问弟子曰：“何所觉耶？”答曰：“唯闻疾风之响，眼中泪出耳。”耶舍又与咒水洗足，住息。明旦，国人追之，已差数百里不及。行达姑臧，而什已入长安。闻姚兴逼以妾媵，劝为非法。乃叹曰：“罗什如好绵，何可使人棘林中。”什闻其至姑臧，劝姚兴迎之。兴未纳。顷之，兴命什译出经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贫道虽诵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达幽致，今在姑臧，愿诏征之。一言三译，然后著笔，使微言不坠，取信千载也。”兴从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赠遗，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应载驰。檀越待士既厚，脱如罗什见处，则未敢闻命。”使还具说之。兴叹其几慎，重信敦喻，方至长安。兴自出候问。别立新省于逍遥园中，四事供养，并不受。时至分卫，一食而已。于是罗什出《十住经》。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耶舍既至，共相征决，辞理方定。道俗三千余人，皆叹其赏要。舍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时人号曰赤髭毗婆沙。既为罗什之师，亦称大毗婆沙。四事供养，衣钵卧具，满三间屋，不以关心，姚兴为货之，于城南造寺。耶舍先诵《昙无德律》，伪司隶校尉姚爽请令出之。疑其遗谬，乃试耶舍。令诵羌籍药方，可五万言。经一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众服其强记。即以弘始十二年，译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长

阿含》等。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秦言，道舍笔受。至十五年解座，兴爇耶舍布绢万匹，悉不受。道舍、佛念布绢各千匹，名德沙门五百人，皆重爇施。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二）

15. 佛驮跋陀罗

佛驮跋陀罗，此云觉贤，本姓释氏，迦维罗卫人，甘露饭王之苗裔也。祖父达摩提婆，此云法天，尝商旅于北天竺，因而居焉。父达摩修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贤三岁孤，与母居。五岁复丧母，为外氏所养。从祖鸠婆利，闻其聪敏，兼悼其孤露，乃迎还，度为沙弥。至年十七，与同学数人，俱以习诵为业。众皆一月，贤一日诵毕。其师叹曰：“贤一日，敌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少以禅律驰名，常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同处积载，达多虽服其才明，而未测其人也。后于密室闭户坐禅，忽见贤来，惊问何来。答云：“暂至兜率，致敬弥勒。”言讫便隐。达多知是圣人，未测深浅。后屡见贤神变，乃敬心祈问，方知得不还果。常欲游方弘化，备观风俗。会有秦沙门智严，西至罽宾，睹法众清净，乃慨然东顾曰：“我诸同辈，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发悟莫由。”即谘询国众，

孰能流化东土。金曰：“有佛驮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一)。族姓相承，世遵道学。其童龀出家，已通解经论，少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先时亦在罽宾。”乃谓严曰：“可以振维僧徒，宜授禅法者，佛驮跋陀其人也。”严既要请苦至，贤遂愍而许焉。于是舍众辞师，裹粮东逝。步骤三载，绵历寒暑。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国主矜其远化，並倾怀资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经一岛下，贤以手指山曰：“可止于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调风难遇，不可停也。”行二百余里，忽风转，吹舶还向岛下，众人方悟其神，咸师事之，听其进止。后遇便风，同侣皆发。贤曰：“不可动。”舶主乃止。既而有先发者，一时覆败。后于暗夜之中，忽令众舶俱发，无肯从者。贤自起收缆，唯一舶独发。俄尔贼至，留者悉被抄害。顷之，至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什大欣悦，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多所悟益。因谓什曰：“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什每有疑义，必共谘决。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罗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唯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

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问答之大意也。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並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唯贤守静，不与众同。后语弟子云：“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既而弟子传告外人，关中旧僧，咸以为显异惑众。又贤在长安，大弘禅业，四方乐静者，并闻风而至。但染学有浅深，所得有浓淡，浇伪之徒，因而诡滑。有一弟子，因少观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贤未即检问，遂致流言，大被谤黷，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贤乃怡然，不以介意。时旧僧僧碧、道恒等谓贤曰：“佛尚不听说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将至，虚而无实。又门徒诳惑，互起同异。既于律有违，理不同止。宜可时去，勿得停留。”贤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怀抱未伸，以为慨然耳。”于是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神志从容，初无异色。识真之众，咸共叹惜，白黑送者千有余人。姚兴闻去怅恨，乃谓道恒曰：“佛贤沙门协道来游，欲宣遗教，缄言未吐，良用深慨。岂可以一言之咎，令万夫无导？”因敕令追之。贤谓使曰：“诚知恩旨，无预闻命。”于是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沙门释

慧远久服风名，闻至欣喜，倾盖若旧。远以贤之被摈，过由门人。若悬记五舶，止说在同意，亦于律无犯。乃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解其摈事。远乃请出《禅数》诸经。贤志在游化，居无求安，停山岁许，复西适江陵。遇外国舶至，既而讯访，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见者也。倾境士庶，竞来礼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钵分卫，不问豪贱。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宋武南讨刘毅，豹随府居于江陵。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少留。”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大惭愧，既而问慧观曰：“此沙门何如人？”观曰：“德量高远，非凡所测。”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尉还都，请与俱归，安止道场寺。贤仪轨率素，不同华俗，而志韵清远，雅有渊致。京师法师僧弼与沙门宝林书曰：“道场禅师，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风流人也。”其见称如此。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到义熙十四年吴郡内史孟顛、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义、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诠定文旨，会通华梵，妙得经意，故道场寺犹有华严堂焉。又沙门法显，于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复请

贤译为晋文，语在显传。其先后所出《观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论》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有幽旨，妙尽文意。贤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高僧传》初集卷二）

（一）那呵梨城，《西域记》卷二作那揭罗曷国（Nagarahara），在北印度边境。佛驮跋陀罗，梵语原音为 Buddhābhadra。

16. 昙无讖

昙无讖，或云昙摩忏，或云昙无忏，盖取梵音不同也。其先中天竺人，六岁遭父忧，随母佣织毳毼为业。见沙门达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丰于利养，其母羨之，故以讖为其弟子。十岁，同学数人读咒，聪敏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初学小乘，兼览《五明》诸论，讲说精辩，莫能酬抗。后遇白头禅师，共讖论议，习业既异，交诤十旬。讖虽攻难锋起，而禅师终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谓禅师曰：“颇有经典，可得见不？”禅师即授以树皮《涅槃经》本。讖寻读惊悟，方自惭恨，以为坎井之识，久迷大方。于是集众悔过，遂专业大乘。至年二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讖从兄善能调象骑，杀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诛之，令曰：“敢有视者夷三族。”亲属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诛讖。讖曰：

“王以法故杀之，我以亲而葬之，並不违大义，何为见怒？”傍人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气，遂留供养之。讖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后随王入山，王渴须水，不能得。讖乃密咒石出水，因赞曰：“大王惠泽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邻国闻者，皆叹王德，于是雨泽甚调，百姓称咏。王悦其道术，深加优宠。顷之，王意稍歇，待之渐薄。讖以久处致厌，乃辞往罽宾。赍《大涅槃》前分十卷，並《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彼国多学小乘。不信《涅槃》，乃东适龟兹。顷之，复进到姑臧，止于传舍。虑失经本，枕之而寝。有人牵之在地。讖惊觉，谓是盗者。如此三夕，闻空中语曰：“此如来解脱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惭悟，别置高处。夜有盗之者，数过提举，竟不能动。明旦讖持经去，不以为重。盗者见之，谓是圣人，悉来拜谢。时河西王沮渠蒙逊僭据凉土，自称为王。闻讖名，呼与相见，接待甚厚。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请出经本。讖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时沙门惠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经藏，深相推重，转易梵文，嵩公笔受。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讖临机释滞，清辩若流，兼富于文藻，辞制华密。嵩朗等更请广出诸经，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优婆塞戒》、《金光明》、《海龙王》、《菩萨

戒》本等，六十余万言。讖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值其母亡，遂留岁余。后于于阗更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后又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以伪玄始三年初就翻译，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裘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经梵本三万五千偈，于此方减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余偈。”讖尝告蒙逊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逊不信，欲躬见为验。讖即以术加逊。逊见而骇怖。讖曰：“宜洁诚斋戒，神咒驱之。”乃读咒三日，谓逊曰：“鬼已去矣。”时境首有见鬼者，云见数百疫鬼，奔骤而逝。境内获安，讖之力也，逊益加敬事。至逊伪承玄二年，蒙逊济河伐乞伏暮末于枹罕，以世子兴国为前驱，为末军所败，兴国擒焉。后乞伏失守，暮末与兴国俱获于赫连勃勃，后为吐谷浑所破，兴国遂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即欲遣斥沙门。五十已下，皆令罢道。蒙逊先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讖又格言致谏，逊乃改心而悔焉。时魏虜拓跋焘闻讖有道术，遣使迎请。且告逊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逊既事讖日久，未忍听去。后又遣伪太常高平公李顺策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傅、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又命逊曰：“闻彼有昙摩讖法师，博通多识，罗什之流，秘咒神验，澄公

之匹。朕思欲讲道，可驰驿送之。”逊与李顺燕于新乐门上，逊谓顺曰：“西蕃老臣蒙逊，奉事朝廷，不敢违失，而天子信纳佞言，苟见蹙迫，前遣表求留县无讖，而今使来征索。此是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人生一死，讵觉几时。”顺曰：“王款诚，先著遣爱子入侍。朝廷钦王忠绩，故显嘉殊礼。而王以一胡道人，亏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损由来之美，岂朝廷相待之厚。窃为大王不取。主上虚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逊所遣聘魏之使也。逊曰：“太常口美如苏秦，恐情不副辞耳。”逊既吝讖不遣，又迫魏之强。至逊义和三年三月，讖因请西行，更寻《涅槃》后分。逊忿其欲去，乃密图害讖。伪以资粮发遣，厚赠宝货。临发之日，讖乃流涕告众曰，讖业对将至，众圣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义不容停。”比发，逊果遣刺客于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岁宋元嘉十年也，黑白远近，咸共嗟焉。既而逊左右常白日见鬼神，以剑击逊。至四月，逊寝疾而亡。初，讖在姑臧，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讖受《菩萨戒》。讖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诣讖求受。讖忽大怒。进更思惟，但是我业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禅且定。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己戒法。其夕同止十余人，皆感梦如进所见。进欲诣讖说之，未至数十步，讖惊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当更

为汝作证。”次第于佛像前，为说戒相。时沙门道朗，振誉关西，当进感戒之夕，朗亦通梦。乃自卑戒腊，求为法弟。于是从进受者千有余人。传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讖之余则。有别记云，《菩萨地持经》应是伊波勒菩萨传来此土，后果是讖所传译。疑讖或非凡也。蒙逊有从弟沮渠安阳侯者，为人强志疏通，涉猎书记。因讖入河西，弘阐佛法，安阳乃锐意内典，奉持五禁。所读众经，即能讽诵。常以为务学多闻，大士之盛业。少时，尝度流沙，至于阆国。于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师佛驮斯那，谘问道义。斯那本学大乘，天才秀发，诵半亿偈，明了禅法，故西方诸国号为人中师子。安阳从受《禅秘要治病经》。因其梵本，口诵通利。既而东归，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晋文。及伪魏吞并西凉，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务。常游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弥勒》、《观音二观经》，丹阳尹孟覬见而善之，深加赏接。后竹园寺慧浚尼复请出《禅经》。安阳既通习积久，临笔无滞，旬有七日，出为五卷。顷之，又于锺山定林寺译出《佛母般泥洹经》一卷。安阳居绝妻孥，无欲荣利，从容法侣，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后遘疾而终。讖所出诸经，至元嘉中，方传建业。道场慧观法师志欲重寻《涅槃》后分，乃启宋太祖资给，遣沙门

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道普临终叹曰：“《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普本高昌人，经游西域，遍历诸国。供养尊影，顶戴佛钵，四塔道树，足迹形像，无不瞻覩。善能梵书，备诸国语。游履异域，别有大传。时高昌后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维，释僧表並经往佛国云。（《高僧传》初集卷二）

17. 佛驮什

佛驮什，此云觉寿，罽宾人。少受业于弥沙塞部僧，专精律品，兼达禅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届于扬州。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什执梵文，于阆沙门智胜为译，龙光道生、东安慧严共执笔参正，宋侍中琅琊王练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于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于世。什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三）

18. 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哆

天竺沙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哆等，并禅学深明，来游宋境。达多尝在山中坐禅，日时将迫，念欲虚斋。

乃有群鸟衔果，飞来授之。达多思惟，猕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飞鸟授食，何为不可。于是受而进之。元嘉十八年夏，受临川康王请，于广陵结居。后终于建业。僧伽罗多哆此云众济，以宋景平之末来至京师。乞食人间，宴坐林下，养素幽闲，不涉当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锺阜之阳。剪棘开榛，造立精舍，即宋熙是也。（《高僧传》初集卷三《盩良耶舍传》）

19.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年至七岁，神明澄正。每见法事，辄自然欣跃。其亲爱而异之，遂令出家。罽宾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所得之要，皆极其微奥。为人沉邃有慧解，仪轨详正，生而连眉，故世号连眉禅师。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适龟兹。未至，一日，王梦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当入国，汝应供养。”明旦，即敕外司，若有异人入境，必驰奏闻。俄而密多果至，王自郊迎。乃请入宫，遂从禀戒，尽四事之礼。密多安而能迁，不拘利养。居数载，密有去心。神又降梦曰：“福德人舍王去矣。”王惕然惊觉。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进到燉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棕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净。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

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传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停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阁。翘诚恳恻，祈请舍利。旬有余日，遂感一枚，冲器出声，放光满室。门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顷之，沿流东下，至于京师。初止中兴寺，晚憩祇洹。密多道声素著，化洽连邦。至京甫尔，倾都礼讯。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设斋桂宫，请戒椒掖。参候之使，旬日相望。即于祇洹寺译出《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常以禅道教授，或千里谕受，四辈远近，皆号大禅师。会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三宝为己任，素好禅味，敬心殷重。及临浙右，请与同游。乃于鄞县之山，建立塔寺。东境旧俗，多趋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自西徂东，无思不服。元嘉十年还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静，雅爱山水。以为鍾山镇岳，埒美嵩华。常叹下寺基构，临涧低侧。于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势，以元嘉十二年斩木刊石，营建上寺。土庶钦风，献奉稠叠，禅房殿宇，郁尔层构。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定林达禅师即神足弟子，弘其风教，声震道俗。故能净化久而莫渝，胜业崇而弗替，盖密多之遗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游履，靡不兴造檀会，敷陈教法。初，密多之发罽宾也，有迦毗罗

神王卫送，遂至龟兹。于中路欲反，乃现形告辞密多曰：“汝神力通变，自在游处，将不相随共往南方。”语毕，即收影不现。遂远从至都，即于上寺图像著壁。迄至于今，犹有声影之验，洁诚祈福，莫不享愿。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众，行哭相趋，仍葬于锤山宋熙寺前。（《高僧传》初集卷三）

20.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一)，此云功德铠，本刹利种，累世为王，治在罽宾国。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师子贤，以刚直被徙。父僧伽阿难，此言众喜，因潜隐山泽。跋摩年十四，便机见傍达，深有远度，仁爱泛博，崇德务善。其母尝须野肉，令跋摩办之。跋摩启曰：“有命之类，莫不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设令得罪，吾当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误浇其指。因谓母曰：“代儿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母乃悔悟，终身断杀。至年十八，相工见而谓曰：“君年三十，当抚临大国，南面称尊。若不乐世荣，当获圣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晓四含。诵经百余万言，深达《律品》，妙入《禅要》，时人号曰三藏法师。至年三十，罽宾王薨，绝无绍嗣。众咸议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请令还

俗，以绍国位。”群臣数百，再三固请。跋摩不纳，乃辞师违众，林栖谷饮，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后到师子国观风弘教，识真之众咸谓已得初果，仪形感物，见者发心。后至闍婆国。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梦见一道士，飞船入国，明旦果是跋摩来至。王母敬以圣礼，从受五戒。母因劝王曰：“宿世因缘，得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生之因，永绝今果。”王迫以母敕，即奉命受戒。渐染既久，专精稍笃。顷之，邻兵犯境。王谓跋摩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归命师尊，不知何计？”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须御捍。但当起慈悲心，勿兴害念耳。”王自领兵拟之。旗鼓始交，贼便退散。王遇流矢伤脚，跋摩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门，卿等可更择明主。”群臣皆拜伏劝请曰：“王若舍国，则子民无依。且敌国凶强，恃险相对。如失恩覆，则黔首奚处？大王天慈，宁不愍命。敢以死请，伸其悃悞。”王不忍固违，乃就群臣请三愿，若许者当留治国。一愿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愿尽所治内，一切断杀。三愿所有储财，赈给贫病。群臣欢喜，金然敬诺。于是一国皆从受戒。王后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伤王脚指。跋摩又为咒治，有顷平复。道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

使要请。时京师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远挹风猷，思欲餐禀。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启文帝，求迎请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至。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僂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阁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顾临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故其遗文云，“业行，风所吹，遂至于宋境”，此之谓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仪形耸峙，峰岭高绝，跋摩谓其仿佛耆阇，乃改名灵鹫，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污，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兴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后茂之将死，跋摩躬自往视，说法安慰。后家人梦见茂之在寺中，与众僧讲法，实由跋摩化导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抒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尝于别室坐禅，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室弥漫生青莲华。沙弥惊恐大呼，往逐师子，豁然无所见。其灵异无方，类多如此。后文帝重敕观等，

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业。文帝引见，劳问殷勤。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亦大矣，不杀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帝乃抚几叹曰：“夫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恋篇章。至如法师所言，真谓开悟明达，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乃敕住祇洹寺，供给隆厚。王公英彦，莫不宗奉。俄而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法席之日，轩盖盈衢，观瞩往还，肩随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辩天逸，或时假译人，而往复悬悟。后祇洹慧义请出《菩萨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后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缮写，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犹有两本，或称《菩萨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请外国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缘碍，遂辍。至是更请跋摩译出后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四戒》等，

凡二十六卷，并文义详允，梵汉弗差。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苦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且分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时有信者，采华布席，唯跋摩所坐，华彩更鲜，众咸崇以圣礼。夏竟，还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毕，先起还阁，其弟子后至，奄然已终，春秋六十有五。未终之前，預告遗文偈颂三十六行。自说因缘，云已证二果。手自对緘，付弟子阿沙罗云：“我终后，可以此文还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终之后，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人定。道俗赴者，千有余人，并闻香气芬烈。咸见一物，状若龙蛇，可长一匹许，起于尸侧，直上冲天，莫能谂者。即于南林戒坛前，依外国法阁毗之四部鳞集，香薪成积，灌之香油，以烧遗阴，五色焰起，氛氲丽空。是时天景澄朗，道俗哀叹。仍于其处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诸尼，悲泣望断，不能自胜。（《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求那跋摩，梵语原音作 Gunavarman。

21. 僧伽跋摩

僧伽跋摩^(一)，此云众铠，天竺人也。少而弃俗，清峻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杂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肃，道俗敬异，咸宗事之，号曰三藏法师。初，景平元年，平陆令许桑舍宅建刹，因名平陆寺。后道场慧观以跋摩道行纯备，请住此寺，崇其供养，以表厥德。跋摩共观加塔三层，今之奉诚是也。跋摩行道讽诵，日夜不辍。僧众归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将为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二)等至都，众乃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时祇洹慧义擅步京邑，谓为矫异，执志不同，亲与跋摩拒论翻覆。跋摩标宗显法，理证明允，既德有所归，义遂回刚，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数百许人。宋彭城王义康崇其戒范，广设斋供，四众殷盛，倾于京邑。慧观等以跋摩妙解《杂心》，讽诵通利。先三藏虽译，未及缮写，即以其年九月，于长干寺招集学士，更请出焉。宝云译语，观自笔受，考核研校，一周乃讫。续出《摩得勒伽》，分别业报略，劝发诸王要偈，及请圣僧浴文等。跋摩游化为志，不滞一方。既传经事讫，辞还本国，众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随西

域贾人舶还外国，莫详其终。（《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僧伽跋摩，梵语原音为 Sanghavarman。

（二）铁萨罗原音为 Tissara。

22. 求那跋陀罗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范，即投簪落髻，专精志学。及受具戒，博通三藏。为人慈和恭恪，事师尽礼。顷之，辞小乘师，进学大乘。大乘师试令探取经匣，即得《小品华严》。师嘉而叹曰：“汝于大乘有重缘矣。”于是读诵讲宣，莫能酬抗。进受《菩萨戒法》。乃奉书父母，劝归正法，曰：“若专守外道，则虽还无益。若归信三宝，则长得相见。”其父感其言至，遂弃邪从正。跋陀前到师子诸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汎海。中途风止，淡水复竭，举舶忧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称观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诵咒经，恳到礼忏。俄而信风暴至，密云降雨，一舶蒙济，其诚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慰劳。见其神情朗

彻，莫不虔仰，虽因译交言，而欣若倾盖。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请，深加崇敬。琅玕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丞相南谯王义宣并师事焉。顷之，众僧共请出经。于祇洹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谘析，妙得本旨。后谯王镇荆州，请与俱行。安止辛寺，更创房殿，即于辛寺出无忧王《过去现在因果经》一卷、《无量寿》一卷，《泥洹》、《央掘魔罗》、《相续解脱》、《波罗密了义》、《现在佛名经》三卷、《第一义》、《五相略》、《八吉祥》等诸经，并前所出，凡百余卷，常令弟子法勇传译度语。谯王欲请讲《华严》等经，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请观世音，乞求冥应。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耶？”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所多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曰：“得无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觉，心神喜悦。旦起，语义皆通，备领宋言，于是就讲。元嘉将末，谯王屡有怪梦。跋陀答云：“京都将有祸乱。”未及一年，元凶构逆。及孝建之初，谯王阴谋逆节，跋陀颜容忧惨。未及发言，谯王问其故。跋陀谏诤恳切，乃流涕而出曰：“必无所冀。贫道不容扈从。”谯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与俱

下。梁山之败，火舰转迫，去岸悬远，判无全济。唯一心称观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齐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驶。见一童子寻后而至，以手牵之，顾谓童子：“汝小儿，何能度我？”恍忽之间，觉行十余步，仍得上岸。即脱衲衣欲偿童子，顾觅不见，举身毛竖，方知神力焉。时王玄谟督军梁山，世祖敕军中得摩诃衍，善加料理，驿信送台。俄而寻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时引见，顾问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鬢戾，分当灰粉。今得接见，重荷生造。”敕问并谁为贼。答曰：“出家之人，不预戎事。然张畅、宋灵秀等，并是驱逼，贫道所明。但不图宿缘，乃逢此事。”帝曰：“无所惧也。”是日敕住后堂，供施衣物，给以人乘。初，跋陀在荆州十载，每与谯王书疏，无不记录。及军败检简，无片言及军事者。世祖明其纯谨，益加礼遇。后因闲谈，聊戏问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从陛下乞愿，愿为丞相三年烧香。”帝凄然惨容，义而许焉。及中兴寺成，敕令移住，为开三间房。后于东府讌会，王公毕集，敕见跋陀。时未及净发，白首皓然。世祖遥望，顾谓尚书谢庄曰：“摩诃衍聪明机解，但老期已至。朕试问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阶，因迎谓之曰：“摩诃衍不负远来之意，但唯有一在。”即应声答曰：“贫道远归帝京，垂三十载。天子恩遇，衔

愧罔极。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机辩，敕近御而坐，举朝属目。后于秣陵界凤凰楼西起寺，每至夜半，辄有推户而唤，视不见人，众屡厌梦。跋陀烧香咒愿曰：“汝宿缘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礼忏，常为汝等。若住者，为护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随所安。”既而道俗十余人，同夕梦见鬼神千数，皆荷担移去，寺众遂安。今陶后渚白塔寺即其处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祷祈山川，累月无验。世祖请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无获，不须相见。跋陀曰：“仰凭三宝，陛下天威，冀必降泽。如其不获，不复重见。”即往北湖钓台，烧香祈请，不复饮食，默而诵经，密加秘咒。明日晡时，西北云起，初如车盖，日在桑榆，风震云合，连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贺，敕见慰劳，颺施相续。跋陀自幼已来，蔬食终身，常执香炉，未尝辍手。每食竟，辄分食飞鸟，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觉体不愈，便与太宗及公卿等告别。临终之日，延伫而望，云见天华圣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赙甚厚，公卿会葬，荣哀备焉。（《高僧传》初集卷三）

23. 求那毗地

求那毗地，此言安进，本中天竺人。弱年从道，师事天竺大乘法师僧伽斯。聪慧强记，勤于讽诵，谙究

大小乘，将二十万言。兼学外典，明阴阳，占时验事，征兆非一。齐建元初来至京师，止毗耶离寺。执锡从徒，威仪端肃，王公贵胄，迭相供请。初，僧伽斯于天竺国抄《修多罗藏》中要切譬喻，撰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学。毗地悉皆通诵，兼明义旨。以永明十年秋，译为齐文，凡有十卷。诵《百句喻经》。复出《十二因缘》及《须达长者经》各一卷。自大明已后，译经殆绝，及其宣流，世咸称美。毗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于建业淮侧，造正观寺居之，重阁层门，殿堂整饰。以齐中兴二年冬，终于所住。梁初，复有僧伽婆罗者，亦外国学僧，仪貌谨洁，善于谈对。至京师，亦止正观寺，今上甚加礼接。敕于正观寺及寿光殿古云馆中，译出《大阿育王经》、《解说道论》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门释宝唱、袁昙允等执笔受，现行于世。（《高僧传》初集卷三）

24. 佛陀禅师

佛陀禅师，此云觉者，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结友六人，相随业道，五僧证果，唯佛陀无获。遂勤苦励节，如救身衣，进退惟咎，莫知投厝。时得道友曰：“修道借机，时来便克，非可斯须，徒为虚死。卿于震旦，特是别缘，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从之游历

诸国，遂至魏北台之恒安焉。时值孝文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凿石为龕，结徒定念，国家资供，倍加余部，而征应潜著，皆异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内康家，资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常居室内，自静遵业。有小儿见门隙内炎火赫然，惊告院主，合家总萃，都无所见。其通微玄，观斯例众也，识者验以为得道矣。后随帝南迁，定都伊洛，复设静院，敕以处之。而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处，四海息心之侍，闻风向会者，众恒数百。笃课出要，成济极焉。时或告众曰：“此少林精舍，别有灵祇卫护。一立已后，终无事乏。”由使造者弥山而僧廩丰溢。沿彼至今将二百载。虽荒荐频繁而寺业充实，远用比之佛陀，无谬传矣。时又入洛将度有缘。沙门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蹠，一连五百。众人喧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怪曰：“此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亦应无味。”意欲引度，叔以杖打头，声响清彻，既善声论，知堪法器。乃问：“能出家否？”光曰：“固其本怀耳。”遂度之，解冠终古，具如别传。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门僧稠，教其定业。自化行东夏，唯此两贤得道记之。谅有深疑，年渐迟暮，不预僧伦，委诸学徒，自相成业。躬移寺外，别处零房。感一善神常随影护，亦令设食而祠飨之。后报欲终，在房门

之壁，手画神像，于今尚存。（《高僧传》二集卷一九）

25. 菩提达磨

菩提达磨，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谄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人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

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磨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一）。（《高僧传》二集卷一九）

（一）菩提达磨(Bodhidharma)为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传释迦牟尼衣钵者。而《高僧传》二集此节竟不道及，诚可异也。达磨来抵中国年代，据《佛祖统纪》及《佛祖历代通载》为梁武帝大通元年(五二七)，据《释氏稽古略》为普通元年(五二〇)。无论如何，应在梁时，而《高僧传》谓在宋时，亦大误也。《高僧传》此节记载，亦不甚详，余故于下方另录《释氏稽古略》一节，以补其略焉。达磨事迹亦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一〇。

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初祖菩提达磨尊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名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其国，受其父王供养，得所施珠，试其所言。祖谓之曰：“汝于诸法已得通量。夫达磨者，通大之义也。宜名菩提达磨。”磨谘之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祖曰：“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设大法药，护菩提者不可胜数。”磨于是恭禀教义，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殆祖顺世，演化本国。时有二师，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胜多，俱同

学于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罗尊者，舍小趣大，与达磨并化号二甘露门。而佛大胜多更分徒为六宗。一曰有相宗，二曰无相宗，三曰定慧宗，四曰戒行宗，五曰无得宗，六曰寂静宗。各封已解，别展化源。达磨叹彼六宗，缠于邪见，一一诣彼开化之。六众开悟，咸誓皈依。时国王名异见，磨之侄也，初信外道，达磨化之归正。既而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辞于侄王。王为具大舟，实以珍宝，泛重溟，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当此梁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也^(一)。广州刺史萧昂迎礼表闻。武帝览奏，遣使迎请。次年十月一日，至建康。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帝曰：“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之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洛阳。当魏孝明帝正光二年也。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魏明帝三诏之，祖终不起。就赐磨衲袈娑，祖亦不受。使三返，帝强授之。时有僧神光者，博览群书，善谈玄理，闻祖住止，乃往参承。是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雪，光坚立庭中，迟明积雪过膝。祖悯之。问曰：“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泣曰：“愿和尚慈悲，开甘

露门，广度群品。”至于断臂哀恳。祖因以易名曰慧可。可乃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祖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可曰：“我心未宁，乞师安心。”祖曰：“将心来与汝安。”可良久曰：“觅心了不可得。”祖曰：“我与汝安心竟。”……是后祖欲返西竺。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时诸参侍各陈所见。最后慧可出，礼三拜，依位而立。祖乃顾慧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展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并授汝袈裟，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请师指陈。”祖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虑后代之疑竟，指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凭何得法，以何证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后难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无碍。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潜符密证，千万有余。汝当阐扬，勿轻未悟，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听吾偈曰：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楞伽经》四卷者，盖如来极谈法要，亦可以与世开示悟入。今并付汝，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为法求人，际会未谐，如愚若讷。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乃与徒众往禹门干圣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杨衙之问祖曰：“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

名之曰祖。”又问：“此外如何？”祖曰：“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祖知慧到，即说偈曰：“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衡之闻偈，悲喜交并曰：“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衡之礼辞而去。祖于是奄然长逝。魏幼主钊与孝庄帝废立之际，当梁大通之二年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洛阳嵩州之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魏遂以其丧告梁，梁武皇帝即赐宝帛，悉诏宗子诸王以祭礼而供养之。太子为之文。其略曰：洪惟圣胄大师，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运悲智于梵方，拯颠危于华土。”后三岁，魏使宋云者，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岭，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之。答曰：“西天去。”云归具说之。门人起坟，空棺只履存焉。诏取遗履供养于少林寺。梁武帝闻祖化迹，亲为制碑。至唐代宗皇帝谥号圆觉大师，塔曰空观。（《正宗记》转录《释氏稽古略》卷三）

（一）达磨之来中国，《佛祖统纪》卷三七谓当大通元年，下注：“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旧云普通者误。”《释氏

稽古略》此节谓当梁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下注云：“《传灯》曰七年，今从《正宗记》。”又记其卒年，当梁大通之二年十月五日也。由是观之，达磨抵中国年代共有三说。一为普通元年，二为普通七年，三为大通元年。三说孰确，余尚未得详考也。达磨为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其以前诸祖之名，皆见《稽古略》及《佛祖历代通载》，兹不赘录。达磨东来后，尚传六代。其名如下：曰二祖慧可大师，洛京武牢姬氏子。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年一百七岁。曰三祖僧璨大师，不知何许人。卒于隋大业二年。曰四祖道信大师，姓司马氏，世居河内，徙居蕲州广济县，卒于唐高宗永徽二年闰九月四日，年七十二。曰五祖弘忍大师，蕲州黄梅县人，卒于上元二年，年七十四。曰六祖慧能大师，姓卢氏名能，新兴人，卒于唐玄宗开元元年八月三日，年七十六。自是衣钵不传。肃宗上元元年，帝慕祖之道，遣使诏取其所传西竺衣钵，就内瞻礼。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五日，帝梦祖请衣钵还。帝即遣使驰送曹溪。释迦牟尼衣钵，自是亦不知所往矣。所谓祖师，犹之基督教之有教皇，管理一切僧众，在汉土仅传六代即绝。

26.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宁寺，善五明，工道术。时信州刺史綦母怀文巧思多知，天情博

艺。每国家营宫室器械，无所不关，利益公私，一时之最。又敕令修理永宁寺，见提有异术，常送饷祇承，冀有闻见。而提视之平平，初无叙接。文心恨之。时洛南玄武馆有一蠕蠕客，曾与提西域旧交，乘马衣皮，时来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见夷言，不晓往复。乃谓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来供承，望师降意，而全不赐一言。此北狄耳。兽心人面，杀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对面，遂成彼此。”提曰：“尔勿轻他，纵使读万卷书，事用未必相过也。”怀文曰：“此有所知，当与角伎赌马。”提曰：“尔有何耶？”曰：“算术之能。无问望山临水，悬测高深，围圃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儿戏耳。”庭前有一枣树极大，子实繁满，时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视树曰：“尔知其上可有几许子乎？”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钩股标准，则天文地理，亦可推测。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计斯实谩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文愤气不信，即立契赌马。寺僧老宿，咸来同看，具立旁证。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云文复要云，必能知者，几许成核，几许瘀死无核。断许既了，蠕蠕腰间皮袋里出一物，似今秤锤，穿五色线，线别贯白珠，以此约树，或上或下，或旁或侧，抽线映眼，周回良久，向提撼头而笑，述其数焉。乃遣人扑子实下尽，一一看阅。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数

成不，卒无欠剩，因获马而归。提每见洛下人远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许地担负辛苦。我欲暂牵取二山，枕洛水头，待人伐足，乃还放去。不以为难，此但数术耳。但无知者，诬我为圣，所以不敢。”提临终欲语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住一处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怀眷恋。”便寝疾闭户而卧。弟子窃于门隙视之，见提身不著床，在虚仰卧，相告同视。一僧忽欬。提还床如旧，遥谓曰：“门外是谁？何不来入。我以床热，故取凉耳，尔勿怪也。”是后数日，便舍命矣。（《高僧传》二集卷三三）

27. 菩提流支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总持，志在宏法，广流视听。遂挟道宵征，远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来游东夏。宣武皇帝下敕引劳，供拟殷华，处之永宁大寺。四事将给，七百梵僧，敕以流支为译经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在宫前阊阖门南御道之东。……先时流支奉敕创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佛法隆盛，英俊蔚然，相从传授，孜孜如也。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众经录。廓学通玄素，条贯经论，雅有标拟。故其录云，三藏流支自洛及

邺，爰至天平二十余年，凡所出经，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经，《胜思惟大宝积》、《法华》、《涅槃》等论是也，并沙门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笔受，具列唐贞观《内典录》。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所翻新文笔受藁本，满一间屋。”然其慧解与勒那相亚，而神悟聪敏，洞善方言，兼工咒术，则无抗衡矣。尝坐井口，澡罐内空。弟子未来，无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加诵咒，才始数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栏。即以钵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见，莫测其神。咸共嘉叹大圣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赏，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耳。”惧惑世人，遂秘不传。于时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诵一亿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禅法，意存游化。以正始五年，初届洛邑，译《十地》、《宝积论》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从正光年至元象二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昧》等经十部。当翻经日，于洛阳内殿，流支传本，余僧参助。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传师习，不相询访。帝以宏法之盛，略叙曲烦，敕三处各翻讫乃参校。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通部，见宝唱等录。初宝意沙门神理标异，领牒魏词，偏尽隅奥。帝每令讲

《华严经》，披释开悟，精义每发。一日正处高座，忽有持笏执名者，形如天官，云奉天帝命，来请法师讲《华严经》。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讫经文，当从来命。虽然，法事所资，独不能建。都讲香火维那梵呗，咸亦须之，可请令定。”使者即如所请见讲诸僧。既而法事将了，又见前使，云奉天帝命，故来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众辞诀，奄然卒于法座，都讲等僧亦同时殒。魏境闻见，无不嗟美。时又有沙门法场于洛阳译《辩意长者问经》一卷。虽阙传对，而是正文，见《法上录》。又熙平元，有南天竺波罗柰城^(一)婆罗门姓瞿昙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从元象元年至兴和末，于邺城译《正法》、《念圣》、《善住》、《迴谗》、《唯识》等经论，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门昙琳、僧昉等笔。当时有沙门菩提流支与般若流支前后出经，而众录传写，率多轻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录译目相涉，难得详定。……至周文帝二年，有波头摩国^(二)律师攘那跋陀罗，周言智贤，共耶舍崛多等译《五明论》，谓声医工术及符印等，并沙门智仙笔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三)沙门达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为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国^(四)禅师闍那耶舍，周言藏称，其弟子闍那崛多等，于长安故城四天王寺译《定意》、《天子问经》六部，沙门圆

明道辯及城阳公萧吉等笔受。(《高僧传》二集卷一)

(一) 波罗柰城即今之拜那莱斯城(Benares)。

(二) 波头摩国今代地图作巴德拿(Patna),即古之华氏城也。

(三) 摩勒国似即《西域记》卷一一之摩腊婆国(Malava),在印度西境。

(四) 摩伽陀国(Magadha)已详上方《唐书》节录。

28. 拘那罗陀

拘那罗陀,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一),译云真谛,并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二)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肃,风神爽拔,悠然自远。群藏广部,罔不措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氓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路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帝欲传翻经教,不羨秦时,更出新文,有逾齐日。属道销梁季,寇羯凭陵,法为时

崩，不果宣述。乃步入东土，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琮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至大宝三年，为侯景请还，在台供养。于斯时也，兵饥相接，法几颓焉。会元帝启祚，承圣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经》。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随萧太保度领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川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泛舶往棱伽修国^(三)。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不免物议，遂停南越。便与前梁旧齿，重核所翻。其有文旨乖竞者，皆熔冶成范，始末轮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覆疏宗旨，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循人事，权止海隅，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颇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指，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

穆公薨没，世子纆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测。常居别所，四绝水洲。纆往造之，岭峻涛涌，未敢陵犯。帝乃铺舒坐具在水上，跏坐其内，如乘舟焉，浮波达岸。既登接对，而坐具不湿，依常敷置。有时或以荷叶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异，其例甚众。至光太二年六月，帝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纆本情，因尔迎还，止于王园寺。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扬犖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以太建元年遭疾，少时遗诀。严正勗示因果，书传累纸，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十一日午时仙化，时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赍经论，还返匡山。自帝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撮论，故讨寻教旨，通览所译，则彼此相发，绮绩铺显。故随处翻传，亲流疏解，依止胜相。后疏并是僧宗所陈，躬对本师重为释旨，增减或异，大义无亏。宗公别著行状，广行于世。且帝之梁，时逢丧乱。感竭运终，道津静济，流离宏化，随方卷行。至于部表或分，译人时别。今总历二代共

通数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华饰，盛显隋唐。见《曹毗别历》及《唐贞观内典录》。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是知法宝宏博，定在中天，识量玼琐，诚归东夏。何以明之。见译藏经，减三千卷，生便弃掷，习学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帝传度摄病，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帝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一日气属严厉，衣服单疏，忍噤通宵，门人侧席。恺等终夜静立，奉侍谘询。言久情喧，有时眠寐。恺密以衣被覆足，帝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恺如先奉侍，逾久逾亲。帝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恺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宏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恺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跪而启曰：“大法绝尘，远通赤县。群生无感，可遂理耶？”帝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宏之。但不睹其兴，以为太息耳。”即验往隔。今统敷扬有宗，传者以为神用不同，妄生异执。惟识不识，其识不无慨然。时有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陈言高空，游化东魏。生知俊朗，体悟幽微，专学佛经，尤精义理，洞晓音韵，

兼善方言。译《僧伽吒经》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于邺城司徒公孙腾第，出沙门僧昉笔受。属齐受魏禅，蕃客任情，那请还乡。事流博观，承金陵宏法，道声远肃，以梁武大同年辞齐南度。既达彼国，仍被留住，因译《大乘顶王经》一部。有敕令那总监外国往还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阗僧求那跋陀，陈言德贤，资胜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请，乞愿宏通，嘉其雅操，豁然授与。那得保持，用为希遇。属侯景作乱，未暇翻传，携负东西，讽持供养。至陈天嘉乙酉之岁，始于江洲兴业寺译之，沙门智昕笔受陈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练，勘阅俱了。江州刺史黄法氈为檀越，僧正释惠恭等监掌，具经后序。那后不知所终。（《高僧传》二集卷一）

（一）波罗末陀梵语原音为 Paramati。

（二）优禅尼国（Ujjaini）在印度西部胡荼辣（Guzarat）之东。

（三）棱伽修国在今马来半岛暹罗之西，缅甸德那萨灵是也。《梁书》卷五四作狼牙修国，《隋书》卷八二《赤土国传》作狼牙须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作郎迦戍国。

29. 那连提黎耶舍

那连提黎耶舍，此言尊称，北天竺乌场国（一）人也。

正音应云邬荼。其王与佛同氏，亦姓释迦，刹帝利种，此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时，先为分地主，因即号焉，今所谓国王者是也。舍年十七，发意出家，寻值名师，备闻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闻诸宿老，叹佛事迹。或云某国有钵，某国有衣，顶骨牙齿，神变非一。遂即起心，愿得瞻奉。以戒初受，须知律相。既满五夏，发足游方。所以天梯石台之迹，龙庙宝塔之方，广周诸国，并亲顶礼，仅无遗逸。曾竹园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识人机。见语舍云：“若能静修，应获圣果。恐汝游涉，终无所成。尔日虽闻，情无领悟。晚来却想，悔将何及。”耶舍北背雪山(二)，南穷师子(三)，历览圣迹，仍施旧壤。乃睹乌场国主，真大士焉，自所经见罕俦其类，试略述之。安民以理，民爱若亲。后夜五更，先礼三宝，香华伎乐，竭诚供养。日出升殿，方览万机。次到辰时，香水浴像。宫中常设日百僧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斋后消食，习诸武艺。日景将昃，写十行经。与诸德僧，共谈法义。后与群臣量议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灯烛，礼拜诵读，各有恒调。了其常业，乃还退静。三十余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诚孝居怀。释种余风，胤流此国。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远投告。六人为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顶。见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险，鬼道利通。行

客心迷，多寻鬼道。渐入其境，便遭杀害。昔有圣王，于其路首，作毗沙门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错入鬼道。耶舍觉已，口诵观音神咒。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咒力得免斯厄，因复前行，又逢山贼。专念前咒，便蒙灵卫。贼来相突，对目不见。循路东指，到芮芮国^(四)。值突厥乱，西路不通，返乡意绝。乃随流转，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余里。彼既不安，远投齐境。天保七年，居于京邨。文宣皇帝极见殊礼，偏异恒伦，耶舍时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议惮之。缘是文宣礼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于寺。处以上房，为建道场。供穷珍妙，别立厨库，以表尊崇。又敕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沙门法智、居士万天懿传语。懿原鲜卑，姓万俟氏，少出家，师婆罗门。而聪有志力，善梵书语，攻咒符术，由是故名，预参传焉。初翻众经五十余卷，大兴正法，弘畅众心。宣帝重法殊异，躬礼梵本，顾群臣曰：“此乃三宝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诚，为如此也。耶舍每于宣译之暇，时陈神咒，冥救显助，立功多矣。未几授昭玄都，俄转为统。所获兵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业。设供饭僧，施诸贫乏，狱囚系畜，咸将济之。市鄺内所，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又于汲郡西山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极山美。

又收养痲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又往突厥客馆，劝持六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问起居。耶舍叹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尔。内抚其心，惭惧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齐，佛教与国，一时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内袭三衣，避地东西，不遑宁息。五众凋窘，投厝无所。俭饿沟壑者，减食施之。老疾扶力者，随缘济益。虽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强，说导无倦。屯负留难，更历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宝。开皇之始，梵经遥应。爰降玺书，请求弘译。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兴善寺。其年季冬，草创翻业。敕昭玄统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令对翻传。主上礼问殷繁，供奉隆渥。年虽朽迈，行转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罗尼，具依修业。梦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灵祥杂沓，其例非一。后移住广济寺为外国僧主。存抚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诫尔门徒。佛法难逢，宜勤修学。人身难获，慎勿空过。”言讫就枕，奄然而化。时满百岁，即开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凡前后所译经论一十五部，八十许卷。即《菩萨见实》、《月藏》、《日藏》、《法胜》、《毗昙》等是也。并沙门僧琛、明芬，给事李道宝等度语笔受。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沙门灵藏等二十余僧，监护始

末。至五年冬，勘练俱了。并沙门彦琮制序。具见齐周隋三代经录。寻耶舍游涉四十余年，国五十余，里十五万。瑞影、灵迹、胜寺、高僧、驶水、深林、山神、海兽，无非恭敬，并预征降。事既广周，未遑陈叙。沙门彦琮为之本传，具流于世。时又有同国沙门毗尼多流支，此言灭喜，不远五百由旬，来观盛化。开皇二年，于大兴善译《象头精舍》、《大乘总持经》二部，给事李道宝传语，沙门法纂笔受，沙门彦琮制序。（《高僧传》二集卷二）

（一）乌场国《西域记》作乌仗那国(Udyana)。

（二）雪山即印度库士山(Hindukush)。

（三）师子即锡兰岛。

（四）芮芮为塞外杂胡。其国本末，详《隋书·蠕蠕传》。又见《南齐书》及《梁书》卷五四，其地当在今内蒙古附近也。

30. 闍那崛多

闍那崛多，此言德志，北贤豆^(一)（贤豆本音因陀罗婆陀那，此云主处，谓天帝所护故也。贤豆之音，彼国之讹略耳。身毒、天竺，此方讹称也，而彼国人总言贤豆而已，约之以为五方也）犍陀罗国^(二)人也，此云香行国焉。居富留沙富逻城^(三)，此云丈夫宫也。刹帝利种，姓金步，此云项也。谓如孔雀之项，彼国以为贵姓。

父名跋闍逻婆罗，此云金刚坚也。少怀远量，长垂清范。位居宰辅，燮理国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发道心。适在髫鬣，便愿出家。二亲深识其度，不违其请。本国有寺名大林，遂往投归，因蒙度脱。……崛多自出家后，孝敬专诚，教诲积年，指归通观。然以贤豆圣境，灵迹尚存，便随本师具得瞻奉。时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师徒结志，游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国^(四)，淹留岁序。国王敦请其师，奉为法主。益利颇周，将事巡历，便逾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险之峻极也。至厌怛国^(五)。既初至止，野旷民希，所须食饮，无人营造。崛多遂舍具戒，竭力供侍。数经时艰，冥灵所祐，幸免灾横。又经渴罗槃陀^(六)及于阗等国，属遭夏雨寒雪，暂时停住。既无弘演，栖寓非久。又达吐谷浑国^(七)，便至鄯州^(八)，于时即西魏后元年也。虽历艰危，心逾猛厉。发踪跋涉，三载于兹。十人之中，过半亡没，所余四人，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届长安，止草堂寺。师徒游化，已果来心，更登净坛，再受具足。精诚从道，尤甚由来。稍参京辇，渐通华语。寻从本师胜名，被明帝诏延入后园，共论佛法。殊礼别供，充诸禁中，思欲通法，无由自展。具情上启，即蒙别敕，为造四天王寺，听在居住。自兹已后，乃翻新经，既非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阙本，传度梵

文，即《十一面观音》、《金仙问经》等是也。会稽王宇文俭镇蜀，复请同行于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龙渊寺。又翻《观音偈佛语经》。建德隳运，像教不弘，五众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辇，重加爵禄，逼从儒礼，秉操铿然，守死无惧。帝愍其贞亮，哀而放归。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阇黎智贤还西灭度。崛多及以和尚(九)，乃为突厥所留。未久之间，和尚仙化，只影孤寄，莫知所安。赖以北狄君民，颇弘福利。因斯飘寓，随方利物。有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回至突厥，俄而齐亡。亦投彼国，因与同处，讲道相娱。所赍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转觉巧便，有异前人。暹等内诚，各私庆幸，获宝遇匠，德无虚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禅，佛法即兴。暹等赍经，先来应运。开皇元年季冬，届止京邑。敕付所司，访人令译。二年仲春，便就传述。……时崛多仍住北狄，至开皇五年，大兴善寺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以躬当翻译，音义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请还，帝乃别敕追延，崛多西归已绝，流滞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宝，忽蒙远访，欣愿交并，即与使者同来入国。于时文帝巡幸洛阳，于彼奉谒。天子大悦，赐问频仍。未还京阙，寻敕敷译。新至梵本，众部弥多，或经或书，且内且外，

诸有翻传，必以崛多为主。金以崛多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宣辩自运，不劳传度。理会义门，句圆词体，文意粗定，铨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试比先达，抑亦继之。尔时耶舍已亡，专当元匠。于大兴善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又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暉、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铨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查勘。整理文义。……崛多曾传，于阗东南（应作西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一〇），彼王纯信，敬重大乘。宫中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王躬受持，亲执锁钥，转读则开，香华供养。或以诸饼果诱引小王，令其礼拜。此国东南可二十余里，山甚岩险，有深净窟，置《大集》、《华严》、《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花聚》、《二陀罗尼都萨罗藏》、《摩诃般若》八部，《般若大云经》等，凡十二部，减十万偈。国法相传防卫守护。又有人灭定罗汉三人，窟中禅寂。每至月半，诸僧就山为其净发。此则人法住持，有生之所凭赖。崛多道性纯厚，神志刚正，爱德无厌，求法不懈。博闻三藏，远究真宗，遍学《五明》，兼娴《世论》。经行得道场之趣，总持通神咒之理。三衣一食，终固其诚，仁济弘诱，非关劝请。勤诵佛经，老而弥笃，强识先古，久而逾诣。士庶钦重，道俗

崇敬。隋滕王遵仰戒范，奉以为师。因事尘染，流挨东越。又有瓯闽，道声载路。身心两救，为益极多。至开皇二十年便从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从西服，来至东华，循历翻译，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护》、《念贤护》等经是也。并详括陶冶，理教圆通，文明义结，具流于世，见费长房《三宝录》。初，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至开皇十二年，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奏闻进内，见唐贞观《内典录》。时又有优婆塞（一）姓瞿昙氏，名达摩般若，此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备详余传。智本中天国人，流滞东川，遂乡华俗。而门世相传，祖习传译。高齐之季，为昭玄都。齐国既平，佛法同毁。智因僧职，转任俗官，册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禅，梵牒即来，有敕召还，使掌翻译。法智妙善方言，执本自传，不劳度语。译《业报差别经》等，成都沙门释智铨笔受文词，铨序义体，日严寺沙门彦琮制序。见《隋代经录》。（《高僧传》二集卷二）

（一）贤豆即印度之转音。

（二）犍陀罗(Gandahara)即《魏书·西域传》之乾陀国，玄奘《西域记》卷二之健驮逻国。

（三）富留沙富逻城(Purusapura)即配夏洼城(Pes-

hawat)。

(四) 迦臂施国《西域记》作迦毕试国，在今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

(五) 厌怛国《魏书·西域传》作嚧哒国，《隋书》卷八三作挹怛国(Ephthalite)，在今阿母河南诸地。

(六) 渴罗槃陀即 Gorband 之译音。《西域记》作揭盘陀，《魏书·西域传》作渴槃陀，《梁书》作渴盘陀，《洛阳伽蓝记》作汉盘陀，其地为今葱岭撒里库尔(Sarikol)一带地，首府为喀尔楚城(Karchu)。

(七) 吐谷浑国见《唐书》，在今青海附近。

(八) 鄯州即今之西宁府。

(九) 和尚，梵语教师也。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五节，《师资之道》云，邬波驮耶(Upadhyaya)，“邬波是其亲近，波字长唤中有阿字，阿驮耶义当教读，言和尚者非也。西方泛唤博士皆名乌社，斯非语典，若依梵本经律之文，咸云邬波驮耶，译为亲教师。北方诸国皆唤和社，致今传译，习彼讹音。”

(一〇) 遮拘迦国，玄奘《西域记》作斫句迦国，《唐书·西域传》作朱居波国，今之叶尔羌城也。

(一一) 优婆塞，译云清信男，今受五戒称僧童者。

31. 达摩笈多

达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贤豆罗罗国(一)人也。刹

帝利种，姓弊耶伽罗，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长子。父母留恋，不听出家。然以笃爱法门，深愿离俗。年二十三，往中贤豆界鞞拿究拔闍城^(二)，此云耳出。于究牟地^(三)谓黄色花，因花园以得名也。僧伽罗摩，此云众园，旧云僧伽蓝者，讹略也。笈多于此寺中，方得落发。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笈多受具足后，仍住三年，就师学问。师之所得，略窥户牖。后以普照师为吒迦国^(四)王所请，从师至彼，经停一载。师还本国，笈多更留四年。住于提婆鼻何罗，此云天游也。天谓国王，游谓僧处。其所王立，故名天游。……于是历诸大小乘国，及以僧寺，闻见倍多。此路商人，颇至于彼。远传西域，有大支那国焉。旧名真丹、震旦者，并非正音，无义可译，惟知是此神州之总名也。初虽传述，不甚明信，未作来心，但以志在游方，情无所系，遂往迦臂施国^(五)，六人为伴。仍留此国，停住王寺。笈多遂将四伴，于国城中，二年停止。遍历诸寺，备观所学。远游之心，尚未宁处。其国乃是北路之会，雪山北阴，商旅咸凑其境。于商客所，又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属意来此。非惟观其风化，愿在利物弘经。便逾雪山西足，薄佉罗国^(六)、波多叉拿国、达摩悉须多国。此诸国中，并不久住，足知风土诸寺仪式。又至渴罗槃陀国^(七)，留停一年，未多开导。又至沙勒

国(八)。同伴一人,复还本邑。余有三人,停在王寺,谓沙勒王之所造也。经住两载,仍为彼僧讲《念破论》,有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为讲《如实论》,亦二千偈,约其文理,乃是世间论义之法。又至龟兹国(九),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闲行至乌耆国(一〇)。在阿喇拿寺,讲《通前论》。又经二年,渐至高昌(一一)。客游诸寺,其国僧侣,多学汉言。虽停二年,无所宣述。又至伊吾(一二),便停一载。值难避地西南,路纯沙磧,水草俱乏,同侣相顾,性命莫投。乃以所赉经论,权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济。求既不遂,劳弊转增。专诵观世音咒,夜雨忽降,身心充悦。寻还本途,四顾茫然,方道迷失,踟蹰进退。乃任前行,遂达于瓜州(一三),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远慕大国,跋涉积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独顾单行,屈斯胜地。静言思之,悲喜交集。寻蒙帝旨,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即开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华言略悉。又奉别敕,令就翻经。移住兴善,执本对译。允正实繁,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至于宣解,大弘微旨,此乃旧学,频遣积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静,智水幽而洁。经洞字源,论穷声意。加以

威容详正，勤节高猛，诵响继晨宵，法言通内外。又性好端居，简绝情务，寡薄嗜欲，息杜希求。无倦诲人，有逾利己。曾不忤颜于贱品，轻心于微类。遂使未睹者倾风，暂谒者钦敬。自居译人之首，惟存传授。所有覆疏，务存纲领。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厚。至于佛法，弥增崇树。乃下敕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搜举翘秀，永镇传法。登即下征笈多并诸学士，并预集焉。四事供承，复恒常度。致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及隋纲云颓，郊垒烟构，梵本新经，一时斯断。笈多蕴其深解，遂阙陈弘。始于开皇中岁，经至大业末年，二十八载。所翻经论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缘》、《牛药师》、《本愿》、《摄大乘》、《菩提资粮》等是也。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见《唐贞观内典录》。至武德二年，终于洛纳。初，笈多翻《普乐经》一十五卷，未及练覆，值伪郑沦废，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门彦琮，内外通照，华梵并闻，预参传译，偏承提诱。以笈多游履，具历名邦，见闻陈述，事逾前传。因著《大隋西国传》一部，凡十篇，本传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校，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盛列山河国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图，故《后汉·西域传》云，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词极纶综，广如所述。（《高僧传》二集

卷二)

(一) 罗罗国亦见《宋史》卷四九〇《天竺国传》，即 Lar 之异译，胡荼辣国(Guzarat)之别名也。其地在印度西部，而此云南贤豆者，必传闻之误也。

(二) 鞞拿究拔闍城，梵语原音为 Kanyakubja，玄奘《西域记》卷五作羯若鞠闍国，唐言曲女城也。城临恒河，今日喀脑几(Kanauj)。

(三) 究牟地不可考。僧伽罗摩，梵语原音为 Sangharamas，即寺宇也。

(四) 吒迦国，玄奘《西域记》卷四作磔迦国，印度西北境彭甲伯省(Punjab)内一部落也。英人比耳(S. Beal)及瓦脱斯(Watters)谓其原音为塔喀(Takka)。玄奘记其国周万余里，东据毗播奢河(Vipasa)，西临信度河。在唐初时，固俨然大国也。毗播奢河今名比耶斯(Biyas)为彭甲伯境内五河之一，最在东南。

(五) 迦臂施国已见前注。

(六) 薄伽罗国原音为 Bokhara。《西域记》卷一作捕喝国，又曰安国，今代多译作布哈拉城。波多叉拿国《西域记》卷一二作钵钵创那国，梵语原音为 Badaksana，今之巴达克山(Badakshan)也。达摩悉须多国《西域记》卷一二作达摩悉铁帝国，梵语原音为 Dharmasthiti，《唐书》之护蜜国也，今葱岭瓦汉(Wakhan)附近皆是也。

(七) 渴罗槃陀国名已见前注。

(八) 沙勒国已详上方《梁高僧传》鸠摩罗什条，即汉

时疏勒国，今喀什噶尔城也。

(九) 龟兹国即今库车城(Kucha)。

(一〇) 乌耆国即喀喇沙尔(Karashar)。

(一一) 高昌为今之吐鲁蕃(Turfan)。

(一二) 伊吾后汉时曰伊吾庐，即今之哈密(Hami)也。

(一三) 瓜州之名，已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唐宋时，皆仍此名。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明洪武初乃全废。达摩笈多东来之路线，与明末葡人鄂本笃(Benedict Goës)访契丹所经者相同也。惜乎，彦琮所纂之《大隋西国传》已佚，致其详不可见也。

32. 波罗颇迦罗蜜多罗

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唐言作明知识，或一云波颇，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种，姓刹帝利。十岁出家，随师习学。诵《一洛叉大乘经》，可十万偈。受具已后，便学律藏。薄通戒网，心乐禅思。又随胜德修习定业。因循不舍，经十二年。未复南游摩伽陀国那兰陀寺^(一)。值戒贤论师盛弘《十七地论》，因复听采，以此论中兼明小教。又诵《一洛叉偈小乘》诸论。波颇识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内外，研精大小。传灯教授，同侣所推，承化门人般若、因陀罗、跋摩等，学功树绩，深

达义网。今见领徒，本国匡化，为彼王臣之所钦重。但以出家释子，不滞一方。六月一移，任缘靡定。承北狄贪勇，未识义方，法藉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展转北行，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以法训勗，曾未浹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伏。日给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于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与相见。承此风化，将事东归。而叶护君臣留恋不许。王即奏闻，下敕征入，乃与高平同来谒帝。以其年十二月达京，敕住兴善寺。释门英达，莫不修造。自古教传词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绪，括其同异，内计外执，指掌释然，征问相讎，披解无滞。乃上简闻，蒙引内见，躬传法理，无爽对扬。赐彩四十段，并官禁新衲一领。所将五僧，加料供给，重频慰问，劳接殊伦。至三年三月，上以诸有非乐，物我皆空，眷言真要，无过释典，流通之极，岂尚翻传，下诏所司，搜扬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于大兴善创开传译。沙门慧乘等证义，沙门玄奘等译语，沙门慧曠、慧净、慧明、法琳等缀文。又敕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助铨定。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百司供送，四事丰华。初译《宝星经》，后《移胜光》，又译《般若灯大庄严论》，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阅既周，缮写云毕，所司详读，乃上闻奏。下

敕各写十部，散流海内。仍赐颇物百段，余承译僧有差束帛。又敕太子庶子李伯药制序，具如论首。波颇意在传法，情望若弦，而当世盛德，自私诸己。有人云：“颇侥幸时誉，取驰于后。故聚名达，废讲经论。”斯未是弘通者。时有沙门灵佳，卓萃拔群，妙通机会，对监护使具述事理云：“颇远投东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载，声震上古。昔苻、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意在明德同证，信非徒说，后代昭奉无疑于今耳。”识者金议攸同，后遂不行。时为太子染患，众治无效。下敕迎颇入内，一百余日，亲问承对，不亏帝旨。疾既渐降，辞出本寺，赐绫帛等六十段，并及时服十具。颇誓传法化，不惮艰危，远度葱河，来归震旦。经途所亘，四万有余。躬赍梵本，望井翻尽，不言英彦，有坠纶言。本志颓然，雅怀莫诉，因而构疾。自知不救，分散衣资，造诸净业，端坐观佛，遗表施身。下敕特听，寻尔而卒于胜光寺，春秋六十有九。东宫下令给二十人，輶尸坐送至于山所。阇维既了，沙门玄蕃收拾余骸，为之起塔于胜光寺。在乘师塔东。即贞观七年四月六日也。有识同嗟，法轮辍轸，四年之译，三袞献功。掩抑慧灯，望照惑累，用兹弘道，未敢有闻。既而人丧法崩，归倦斯及，伊我东鄙，匪咎西贤。悲夫！（《高僧传》二集卷三）

(一) 摩伽陀国那兰陀寺在王舍城东, 详见《西域记》卷九, 唐时中国高僧留学该寺者甚众。

33. 那提三藏

那提三藏, 此言福生。具依梵言, 则云布如乌伐那。以言烦多故, 此但讹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 少出家, 名师开悟, 志气雄远, 弘道为怀。历游诸国, 务在开物, 而善达声明, 通诸诂训。大夏召为文士, 拟此土兰台著作者。性汎爱, 好奇尚, 闻有涉悟, 不惮远夷。曾往执师子国(一), 又东南上楞伽山(二), 南海诸国, 随缘达化。善解书语, 至此敷演, 度人立寺, 所在扬扇。承脂那东国, 盛转大乘, 佛法崇盛, 赡洲(三)称最。乃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 合一千五百余部, 以永徽六年, 创达京师。在敕令于慈恩安置, 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 声华腾蔚, 无由克彰。掩抑萧条, 般若是难, 既不蒙引, 返充给使。显庆元年, 敕往昆仑(四)诸国采取异药。既至南海, 诸王归敬, 为别立寺, 度人授法。弘化之广, 又倍于前。以昔被敕往, 理须命返。慈恩梵本, 拟重寻研。龙朔三年, 还返旧寺。所赉诸经, 并为奘将北出, 意欲翻度, 莫有依凭。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经, 要约精最, 可常行学。其年南海真腊国(五), 为那提素所化者, 奉敬无已, 思见其

人。合国宗师假途远请。乃云国有好药，唯提识之，请自采取。下敕听往，返迹末由。余自博访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龙树之门人也。所解无相与奘颇返。西梵僧云，大师隐后，斯人第一。深解实相，善达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围陀论》，莫不洞达源底，通明言义。词出珠联，理畅霞举。所著《大乘集义论》，可有四十余卷。将事译之，被遣遂阙。夫以抱麟之叹，代有斯踪，知人难哉，千龄罕遇。那提挟道远至，投俾北冥。既无所待。乃三被毒，载充南役，崎岖数万，频历瘴气。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呜呼惜哉！（《高僧传》二集卷五）

（一）执师子国之名，见《大唐西域记》，即锡兰岛也。以前正史皆仅作师子国。

（二）梭伽山(Lanka)，锡兰岛东部高山也。

（三）瞻洲即瞻部洲之略名。印度古来传说，谓海中可居之地有四洲焉：东毗提诃洲(Purva Videha)，南瞻部洲(Jambudvipa)，西瞿陀尼洲(Godhanya)，北拘卢洲(Kurudvipa)。见《西域记》卷一。此处之瞻洲，指马来半岛及南洋群岛也。

（四）昆仑国今暹罗诸国也。

（五）真腊国今之柬埔寨(Cambodia)也。

34. 释若那跋陀罗

释若那跋陀罗，华言智贤，南海波凌（亦曰诃

凌)(一)国人也,善三藏学。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门会宁欲往天竺观礼圣迹,泛舶西游,路经波凌,遂与智贤同译《涅槃后分》二卷。此于《阿笈摩经》内译出,说世尊焚棺、收舍利罗等事,与《大涅槃》颇不相涉。译毕寄经达交州。宁方之西域,至仪凤年初,交州都督梁难敌遣使同会宁弟子运期,奉表进经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寺沙门灵会于东宫启请施行。运期奉侍其师,因心莫比。师令赍经行化,故无暇影随往西域也。(《高僧传》三集卷二)

(一) 诃凌国即爪哇岛(Java)也。《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诃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社婆、闍婆皆 Java 之转音。《唐书》又记在其国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日人高楠顺次郎之英译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尝依此数以天文学法推算诃凌国之纬度应为北纬六度八分,如是则诃凌当在麻刺甲半岛(Malacca)或婆罗洲(Borneo)北境矣。诃凌为印度人地名无疑,其原音或为羯陵伽(Kalinga),孟加拉湾西岸大国也。中古时,印度人渡海移殖其地甚众。侨民不忘祖国,以本土地名称新区,犹之今代美洲之有新苏格兰或新英格兰也。

35. 释佛陀多罗

释佛陀多罗,华言觉救,北天竺罽宾人也。赍《多罗》夹,誓化支那,止洛阳白马寺。译出《大方广圆觉了

义经》。此经近译不委何年。且隆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直途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终。大和中，圭峰密公著疏，判解经本一卷。后分二卷成部，续又为钞，演畅幽邃。今东京、太原、三蜀盛行讲演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36. 释佛陀波利

释佛陀波利，华言觉护，北印度罽宾国人。忘身徇道，遍观灵迹。闻文殊师利在清凉山，远涉流沙，躬来礼谒。以天皇仪凤元年丙子，杖锡五台。虔诚礼拜，悲泣雨泪，冀睹圣容。倏焉见一老翁，从山而出，作婆罗门语，谓波利曰：“师何所求耶？”波利答曰：“闻文殊大士隐迹此山。从印度来，欲求瞻礼。”翁曰：“师从彼国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否？此土众生，多造诸罪。出家之辈，亦多所犯。佛顶神咒，除罪秘方。若不赍经，徒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能识。师可还西国，取彼经来，流传此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接幽冥，报诸佛恩也。师取经来至，弟子当示文殊居处。”波利闻已，不胜喜跃，裁抑悲泪，向山更礼。举头之顷，不见老人。波利惊愕，倍增虔恪。遂返本国，取得经回。既达帝城，便求进见。有司奏具，天皇赏其精诚。崇斯秘典，下诏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颢与日照三藏于内共译。译

讫，纛绢三十匹，经留在内。波利垂泣奏曰：“委弃身命，志在利人。请帝流行，是所望也。”帝愍其专切，遂留所译之经，还其梵本。波利得经，弥复忻喜。乃向西明寺访得善梵语僧顺贞，奏乞重翻。帝俞其请。波利遂与顺贞对诸大德翻出，名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前杜令所译者，咒韵经文，少有同异。波利所愿既毕，却持梵本入于五台，莫知所之。或云，波利隐金刚窟。今永兴龙首冈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大历中，南岳云峰寺沙门法照入五台山礼金刚窟。夜至未央，克责扑地。忽见一僧，长七尺许，梵音朗畅，称是佛陀波利。问曰：“阿师如此自苦，得无劳乎，有何愿乐？”照对曰：“愿见文殊。”曰：“若志力坚强，真实无妄。汝可脱履于板上，咫尺圣颜，令子得见。”照遂瞑目。俄已入窟，见一院，题额云“金刚般若寺”。字体首健，光色闪烁。其院皆是异宝庄严，名目不暇。楼观复沓，殿宇连延，罽毘密致，铃铎交鸣，可二百所。间有秘藏，中藏《金刚般若》并《一切经法》。人物魁伟，殆非常所睹也。文殊大圣处位尊严，拥从旁午，宣言慰劳，分茶赋食讫，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许。临别勉之努力修进，再来可住。照还至板上蹑履。回眸之际，波利隐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37. 释尊法

释尊法，西印度人也。梵云伽梵达磨，华云尊法。远逾沙磧，来抵中华。有传译之心，坚化导之愿。天皇永徽之岁，翻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经题但云，西天竺伽梵达磨译，不标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显庆中也。又准《千臂经》序云：智通同此三藏译也。法后不知所终。（《高僧传》三集卷二）

38. 释无极高

释无极高，中印度人。梵云，阿地瞿多，华云无极高也。出家氏族，未凭书之。高学穷满字，行洁圆珠，精练《五明》，妙通《三藏》。永徽三年壬子岁正月，自西印度赍梵夹来居长安。敕令慈门寺安置。沙门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鄂公尉迟敬德等十二人，同请高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所须供办。法成之日，屡现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沙门玄楷等固请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于慧日寺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而译。集成一部，名《陀罗尼集经》一十二卷，玄楷笔受。于时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难律、木叉师、迦叶师等，于经行寺译《功德天法》。编

在集经第十卷内，故不别出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39. 释地婆诃罗

释地婆诃罗，华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而咒术尤工。以天皇时来游此国。仪凤四年五月，表请翻度。所赍经夹，仍准玄奘例，于一大寺别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译。至天后垂拱末，于两京东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后改西崇福寺，东太原寺后改大福先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一十八部。沙门战陀般若提婆译语，沙门慧智证梵语，敕诸名德，助其法化。沙门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辨、明恂、怀度证义。沙门思玄、复礼缀文笔受。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首焉。照尝与觉护同翻《佛顶》，深体唐言，善传佛意。每逢新经，锡赉丰厚。后终于翻经小房，享年七十五。天后敕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塔见存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40. 释慧智

释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罗门种，因使游此方，而生于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时，从长年婆罗门僧，奉敕度为弟子。本既梵人，善娴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

等所有翻译，皆召智为证，兼令度语。后至长寿二年癸巳，智于东都佛授记寺自译《观世音颂》一卷，不详所终。有沙门明佺者，不知何许人。出家隶业，悉在佛授记寺。尤善《毗尼》，兼娴经论。天册万岁元年，敕令刊定经目，佺所专纂录，编次持疑。更与翻经大德二十余人，同共参正。号曰《大周经录》焉。智升云，虽云刊定，繁秽尤多，徒见流行，实难凭准。盖此录支经别品，杂沓不伦，致为升公之所黜矣。（《高僧传》三集卷二）

41. 释阿你真那

释阿你真那，华言宝思惟，北印度迦湿密罗国人，刹帝利种。幼而舍家，禅诵为业。进具之后，专精律品。而慧解超群，学兼真俗。乾文咒术，尤攻其妙。加以化导为心，无恋乡国。以天后长寿二年届于洛都，敕于天宫寺安置。即以其年创译，至中宗神龙景午，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出《不空罽索陀罗尼经》等七部。睿宗大极元年四月，太子洗马张齐贤等缮写进内。其年六月，敕令礼部尚书晋国公薛稷、右常侍高平侯徐彦伯等，详定人目施行。那自神龙之后，不务翻译，唯精勤礼诵，修诸福业。每于晨朝，磨香为水，涂浴佛像。后方饮食，从始泊终，此为恒业。衣钵之外，随得随施。后于龙门山请置一寺，制度皆依西域，因名天竺焉。门徒

学侣，同居此寺，精诚所感，灵应实繁。寿百有余岁，以开元九年终于寺，构塔旌表焉。（《高僧传》三集卷三）

42. 释菩提流志

释菩提流志，南天竺国人也，净行婆罗门种，姓迦叶氏。年十二，就外道出家。事波罗奢罗，学《声明僧佉》等论。历数咒术，阴阳讖纬，靡不该通。年逾耳顺，方乃回心，知外法之乖违，悟释门之渊默。隐居山谷，积习头陀。初依耶舍瞿沙三藏，学诸经论。其后游历五天，遍亲讲肆。高宗大帝闻其远誉，挹彼高风。永淳二年，遣使迎接。天后复加郑重，令住东洛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中宗神龙二年，又住京兆崇福寺，译《大宝积经》。属孝和厌代，睿宗登极。敕于北苑白莲池甘露亭续其译事。翻度云毕，御序冠诸。其经旧新凡四十九会，总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八日，进内。此译场中沙门思忠、天竺大首领伊舍罗等译梵文。天竺沙门波若屈多、沙门达摩证梵义，沙门履方、宗一、慧觉笔受。沙门深亮、胜庄、尘外、无著、怀迪证义。沙门承礼、云观、神曠、道本次文。次有润文官卢粲、学士徐坚、中书舍人苏璠、给事中崔璩、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尚书郭元振、中书令张说、侍中魏知古。儒释二家，构成全美。《宝积》用贤既

广，流志运功最多。所嫌者，古今共译《一切陀罗尼》。末句云，莎唎诃，皆不穷考清浊，遂使命章有异。或云萨婆诃，或云吸幡诃等，九呼不伦，楷定梵音，悉无本旨。此非梵僧传诵不的，自是执笔之误。故克取莎(桑巴反)唎(无可反)诃(呼个反)为正矣。志开元十二年，随驾居洛京长寿寺。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嘱诫弟子。五日斋时，令侍人散去。右胁安卧，奄然而卒，春秋一百五十六。帝闻轸悼，敕试鸿胪卿。谥曰开元一切偏知三藏。遣内侍杜怀信监护丧事，出内库物，务令优贍。用卤簿羽仪幡幢花盖，阗塞衢路。十二月一日，迁窆于洛南龙门西北原，起塔勒石志之。(《高僧传》三集卷三)

43. 释极量

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刺蜜帝，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乃于广州制止道场驻锡。众知博达，祈请颇多。量以利乐为心，因敷秘蹟。神龙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乌菴国沙门弥迦释迦（释迦稍讹，正云钵佉，此曰云峰）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寺

沙门怀迪证译。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舶西归。后因南使入京，经遂流布。有惟忞法师、资中沈公各著疏解之。（《高僧传》三集卷二）

44. 释善无畏

释善无畏，本中印度人也。释迦如来季父，甘灵饭王之后，梵名戍婆揭罗僧诃，华言净师子，义翻为善无畏。一云输波迦罗，此名无畏，亦义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国难分王乌荼。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赉德艺，故历试焉。十岁统戎，十三嗣位。得军民之情，昆弟嫉能，称兵构乱，阋墙斯甚。薄伐临戎，流矢及身，掉轮伤顶。天伦既败，军法宜诛，大义灭亲，忍而曲赦。乃拉泪白母，及告群臣曰：“向者亲征，恩已断矣。今欲让国，全其义焉。”因致位于兄，固求入道。母哀许之，密与传国宝珠，犹诸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滨，遇殊胜招提，得法华三昧。聚沙为塔，仅一万所。黑蛇伤指，而无退息。复寄身商船，往游诸国。密修禅诵，口放白光。无风三日，舟行万里。属商人遇盗，危于拼命。畏恤其徒侣，默讽真言。七俱胝尊全现身相，群盗果为他寇所歼。寇乃露罪归依。指踪夷险，寻越穷荒，又逾毒水。才至中天竺境，即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问舍位之由，称叹不足。是日携手同归，

慈云布阴，一境丕变。畏风仪爽俊，聪睿起群，解究五乘，道该三学。总持禅观，妙达其源。艺术伎能，悉闻精练。初诣那烂陀寺，此云施无厌也。像法之泉源，众圣之会府。畏乃舍传国宝珠，莹于大像之额。昼如月魄，夜若曦轮焉。寺有达摩掬多者，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颜如四十许，其实八百岁也。玄奘三藏昔曾见之。畏投身接足，奉为本师。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现其钵中，见油饵尚温，粟饭犹暖。愕而叹曰：“东国去此，十万余里。是彼朝熟而返也。”掬多曰：“汝能不言，真可学焉。”后乃授畏总持瑜伽三密教也。龙神围绕，森在目前。其诸印契，一时顿受。即日灌顶，为人天师，称曰三藏。夫三藏之义者，则内为戒定慧，外为经律论，以陀罗尼总摄之也。陀罗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轮，解脱吉祥之海。三世诸佛，生于此门。慧照所传，一灯而已。根殊性异，灯亦无边。由是有百亿释迦，微尘三昧菩萨。以纲总摄于诸定。顿升阶位，邻于大觉，此其旨也。于时畏周行大荒，遍礼圣迹，不惮艰险。凡所履处，皆三返焉。又入鸡足山为迦叶剃头，受观音(一)摩顶。尝结夏于灵鹫，有猛兽前导，深入山穴，穴明如昼，见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时中印度大旱，请畏求雨。俄见观音在日轮中，手执军持，注水于地。时众欣感，得未曾有。复锻金如贝叶，

写《大般若经》，熔中金为窣堵波等佛身量焉。母以畏游方日久，谓为已歿，旦夕泣泪，而丧其明。洎附信问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自佛灭后，外道峥嵘，九十六宗，各专其见。畏皆随所执，破滞析疑。解邪缚于心门，舍迷津于觉路。法云大小而均泽，定水方圆而任器。仆异学之旗鼓，建心王之胜幢。使彼以念制狂，即身观佛。掬多曰：“善男子，汝与震旦有缘，今可行矣。”畏乃顶辞而去。至迦湿弥罗国。薄暮，次河而无桥梁，畏浮空以济。一日受请于长者家。俄有罗汉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萨。”乃让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复至乌菟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讲《毗卢》于突厥之庭，安禅定于可敦之树。法为金字，列在空中。时突厥宫人，以手按乳。乳为三道。飞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举刃三斫，而肢体无伤。挥剑者，唯闻铜声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念。掬多自空而至曰：“菩萨身同世间，不舍生死。汝久离相，宁有病耶？”言讫冲天。畏洗然而愈。路出吐蕃，与商旅同次。胡人贪货，率众合围。畏密运心印，而蕃豪请罪。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曰：“此东非弟子界也。文殊师利实护神州。”礼足而灭，此亦犹迦毗罗神送连眉也。畏以驼负经，至西州，涉于河。龙陷驼足，没于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住

龙宫，宣扬法化，开悟甚众。及牵驼出岸，经无沾湿焉。初，畏途过北印度境，而声誉已达中国。睿宗乃诏若那及将军史献出玉门塞表，以候来仪。开元初，玄宗梦与真僧相见，姿状非常，躬御丹青写之殿壁。及畏至此，与梦合符。帝悦有缘，饰内道场，尊为教主。自宁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宾大士于天宫，接梵筵于帝座。礼国师以广成之道，致人主于如来之乘。巍巍法门，于斯为盛。时有术士握鬼神之契，参变化之功，承诏御前，角其神异。畏恬然不动，而术者手足无所施也。开元四年丙辰，赏梵夹始届长安，敕于兴福寺南院安置，续宣住西明寺。问劳重迭，锡赍异常。至五年丁巳，奉诏于菩提院翻译。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开题先译《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无著华受缀文。缮写进内，帝深加赏叹。有敕畏所将到梵本，并令进上。昔有沙门无行，西游天竺，学毕言归。方及北印，不幸而卒。其所获夹叶，悉在京都华严寺中。畏与一行禅师于彼选得数本，并总持妙门，先所未译。十二年，随驾入洛。复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其经具足梵文，有十万颂，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删缀辞理，文质相半，妙谐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缘，利益要门，斯文为最。又出《苏婆呼童子经》三

卷、《苏悉地揭罗经》三卷，二经具足咒毗奈耶也，即秘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罗者，不合辄读诵，犹未受具人，盗听戒律也。所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即金刚顶梵本经，成就一切义图，略译少分耳。畏性爱恬简，静虑怡神。时开禅观，奖劝初学。奉仪形者，莲华敷于眼界。稟言说者，甘露润于心田。超然觉明，日有人矣。法侣请谒，唯尊奉长老宝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门人之礼焉。一行禅师者，帝王宗重，时贤所归。定慧之余，阴阳之妙，有所未决，亦咨稟而后行。畏尝于本院铸铜为塔，手成模范，妙出人天。寺众以销冶至广，庭除深隘，虑风至火盛，灾延宝坊。畏笑曰：“无苦，自当知也。”鼓铸之日，果大雪蔽空。灵塔出垆，瑞花飘席，众皆称叹焉。又属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祈雨。畏曰：“今旱数当然也。若苦召龙，致雨必暴，适足所损，不可为也。”帝强之曰：“人苦暑病矣。虽风雷亦足快意。”辞不获已。有司为陈请雨具，旛幢螺钹备焉。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撤之。”乃盛一钵水，以小刀搅之，梵言数百咒之。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畏且搅且咒，顷之，有白气自钵而兴，径上数尺，稍稍引去。畏谓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驰去。回顾白气疾旋，自讲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

而上。既而昏霾，大风震电。力士才及天津桥，风雨随马而骤，街中大树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尽沾湿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谢。又邙山有巨蛇，畏见之叹曰：“欲决湑洛阳城耶。”以天竺语咒数百声，不日蛇死，乃安禄山陷洛阳之兆也。一说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师房，示为粗相。宣颇嫌鄙之。至中夜，宣扞虱投于地。畏连呼律师扑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萨。诘旦，摄衣作礼焉。若观此说，宣灭至开元中，仅五十载矣。如畏出没无常，非人之所测也。二十年，求还西域。优诏不许。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胁累足，奄然而化。享龄九十九、僧腊八十。法侣凄凉，皇心震悼，赠鸿胪卿。遣鸿胪丞李现具威仪，宾律师护丧事。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于龙门西山广化寺之庭焉。定慧所熏，全身不坏。会葬之日，涕泗倾都，山川变色。僧俗弟子，宝畏禅师、明畏禅师、荥阳郑氏、琅琊王氏，痛其安仰，如丧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风再振，二禅师刻偈，诸信士营龕，弟子舍于旁，有同孔墓之恋。今观畏之遗形，渐加缩小，黑皮隐隐，骨其露焉。累朝旱涝，皆就祈请。征验随生，且多檀施，锦绣巾帔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龕，置于低榻，香汁浴之。洛中豪右，争施禅帔，净巾澡豆，以资浴事。上襁褓，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称心愿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一) 观音菩萨，北派佛教中最著之菩萨也。梵语原名为阿瓦罗吉泰斯瓦拉 (Avalokitesvara)，中国最初译作观世音，读法显《佛国记》及玄奘《西域记》即可知矣。《西域记》卷三，又作阿缚卢枳低湿伐罗菩萨，下注云唐言观自在。合字连声，梵语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缚卢枳多译曰观，伊湿伐罗译曰自在。旧译为光世音，或云观世音，或观世自在，皆讹谬也。吾查比耳之英译《西域记》注 (Beal, *Buddhistic Record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vol. I, p. 60)云，下视神 (The God that looks down) 也。梵语又称之曰喀鲁那那瓦阿伯哈牙达打 (Karunarnaava, Abhayamdada)，华言去恐怖者 (The remover of fear)。又曰阿伯胡脱格达拉甲 (Abhyutgataraja)，华言大庄严王 (The Great August King) 也。尼泊尔国人称之曰帕德玛帕尼 (Padmapani)，莲花手神也。西藏人称之曰陈莱西汪楚格 (Spyanras-gzigs-dvang-pbyug = Chen-resi-Van-chug 读法)，镇国神也。西藏庙宇中，观音菩萨像辄与历史上佛陀乔答摩 (Budha Gautama) 及天上之佛陀阿弥陀佛 (Buddha Amitabha) 三者并立。在印度、尼泊尔及西藏皆谓观音为男神，而在中国不知何故竟讹作女神。

45. 释跋日罗菩提

释跋日罗菩提，华言金刚智，南印度摩赖耶国(一)

人也，华言“光明”。其国境近观音宫殿补陀落伽山(二)。父婆罗门，善《五明论》，为建支(三)王师。智生数岁，日诵万言，目览心传，终身无忘。年十六，开悟佛理。不乐习尼捷子诸论。乃削染出家，盖宿植之力也。后随师往中印度那烂陀寺，学修《多罗阿毗达磨》等。泊登戒法，偏听十八部律。又诣西印度学小乘诸论，及《瑜伽三密陀罗尼门》。十余年全通三藏。次复游师子国，登梭伽山，东行佛逝(四)、裸人等二十余国。闻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来。以多难故，累岁方至。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拿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后随驾洛阳。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诏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气熾熾，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即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质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于是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问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

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爱。久疾不救，移卧于咸宜外馆，闭目不语，已经旬朔。有敕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终，故有是命。智诣彼择取宫中七岁二女子，以绯绘缠其面目，卧于地。使牛仙童写敕一纸，焚于他所，智以密语咒之。二女冥然诵得，不遗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敕诣琰摩王。食顷间，王令公主亡保母刘氏护送公主魂，随二女至。于是公主起坐开目，言语如常。帝闻之，不俟仗卫，驰骑往于外馆。公主奏曰：“冥数难移。今王遣回，略覲圣颜而已。可半日间，然后长逝。”自尔帝方如归仰焉。武贵妃宠异六宫，荐施宝玩。智劝贵妃急造金刚寿命菩萨像，又劝河东郡王于毗卢遮那塔中绘像。谓门人曰：“此二人者，寿非久矣。”经数月，皆如其言，凡先觉多此类也。智理无不通，事无不验。经论戒律秘咒余书，随问剖陈，如钟虚受。有登其门者，智一覲其面，永不忘焉。至于语默兴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顺，无有异容。瞻礼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自开元七年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广敷密藏。建曼拿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沙门一行，钦尚斯教，数就谘询，智一一指授，曾无遗隐。一行自立坛灌顶，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请译流通。十一年，奉敕于资圣寺翻出《瑜伽念诵法》二卷、

《七俱胝陀罗尼》二卷，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十八年于大荐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门智藏译语，一行笔受，删缀成文。复观旧《随求》本中，有阙章句，加之满足。智所译总持印契，凡至皆验，秘密流行，为其最也。两京稟学，济度殊多，在家出家，传之相继。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于洛阳广福寺命门人曰：“白月圆时，吾当去矣。”遂礼毗卢遮那佛。旋绕七匝，退归本院。焚香发愿，顶戴梵夹，并新译教法付嘱讫，寂然而化，寿七十一，腊五十一。其年十一月七日，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传教弟子不空奏举，敕谥国师之号。灌顶弟子中书侍郎杜鸿渐素所归奉，述碑记德焉。（《高僧传》三集卷一）

（一）摩赖耶国原音为 Malayalan，在印度半岛西面，麻罗拔(Malabar)一带地皆是也。其人自有语言，与半岛东面之塔密耳语(Tamil)相近。皆达罗毗荼(Dravidia)之方言也。《西域记》卷十有秣刺耶山(Malaya)。考其山即今可陈(Cochin)以南，至印度南端之喀打莫姆山(Cardamom)也。摩赖耶音与秣刺耶相同。土语秣刺耶，华言山国也。

（二）补陀落伽山《西域记》卷十作布坦洛迦山(Potalaka)，在秣刺耶山东：“山径危险，岩谷欹倾。山顶有池，

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或作自在天形，或为涂灰外道，慰谕其人，果遂其愿。”补陀落伽山者，观音之住处也。定海普陀山之有观音庙，盖亦仿此也。

（三）建支即《前汉书·地理志》之黄支国。《西域记》卷十作建志补罗城(Kanchipura)。梵语补罗即城也，地图多有仅作建志(Kanchi)者。

（四）佛逝即《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之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Sribogha)。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及《求法高僧传》皆仅作佛逝国，其地即今苏门答腊岛东南之淳淋邦港(Palembang)。裸人国亦见于义净之书，即今之呢咕巴拉群岛(Nicobars)。《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二章作奈库维兰岛(Necuveran)。孛罗亦记其地男女皆裸体，无丝毫衣布掩蔽身体也。

46. 释不空

释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华言不空金刚，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罗门族，幼失所天，随叔父观光东国。年十五，师事金刚智三藏。初导以梵本《悉昙章》及《声明论》。浹旬，已通彻矣。师大异之，与受菩萨戒。引入金刚界大曼荼罗，验以掷花，知后大兴教

法。洎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谙异国书语。师之翻经，常令共译。凡学《声明论》，一纪之功，六月而毕。诵文殊、普贤行愿，一年之限，再夕而终。其敏利皆此类也。欲求学《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于三载，师未教诏。空拟回天竺，师梦京城诸寺佛菩萨像皆东行，寐寤乃知空是真法器，遂允所求，授与五部灌顶护摩阿闍梨法，及《毗卢遮那经》、《苏悉地轨则》等，尽传付之。厥后师往洛阳，随侍之际，遇其示灭，即开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谥已毕，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师子国，遂议遐征。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诚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誓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昆仑舶离南海，至诃陵国界。遇大黑风，众商惶怖。各作本国法禳之无验，皆膜拜求哀，乞加救护。慧誓等亦恸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忧。”遂右手执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经》夹，作法诵《大随求》一遍，即时风偃海澄。又遇大鲸出水，喷浪若山，甚于前患。众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诵《娑竭龙王经》，遂巡众难俱息。既达师子国，王遣使迎之。将入城，步骑羽卫，骈罗衢路。王见

空礼足，请住宫中七日供养。日以黄金斛满盛香水，王为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妃辅佐，如王之礼焉。空始见普贤阿闍梨，遂奉献金宝锦绣之属，请开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许含光、慧晋等同受五部灌顶。空自尔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本三昧耶，诸尊密印仪形色像坛法幟帜，文义性相无不尽源。一日，王作调象戏，人皆登高望之，无敢近者。空口诵手印，住于慈定，当衢而立。狂象数头，顿皆踢跌。举国奇之。次游五印度，屡彰瑞应。至天宝五载还京。进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瓔珞般若》梵夹，杂珠白氎等。奉敕权止鸿臚，续诏入内立坛，为帝灌顶。后移居净影寺。是岁终夏愆阳，诏令祈雨。制曰：“时不得暍，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坛。未尽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悦，自持宝箱，赐紫袈裟一副，亲为披覆。仍处绢二百匹。后因一日大风卒起，诏空禳止。请银瓶一枚，作法加持，须臾戢静。忽因池鹅误触瓶倾，其风又作，急暴过前。敕令再止，随止随效。帝乃赐号曰智藏焉。天宝八载，许回本国。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十二载。敕令赴河陇节度使哥舒翰所请。十三载至武威，住开元寺。节度使洎宾从皆愿受灌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弟子含光等亦受五部法。别为功德使开府李元琮受法，

并授金刚界大曼荼罗。是日道场地震，空曰：“群心之至也。”十五载诏还京，住大兴善寺。至德初，銮驾在灵武凤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请入内。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随求》真言袪除。至七过，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礼焉。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敕令于终南山智矩寺修功德。念诵之夕，感大乐萨埵舒毫发光，以相证验，位邻悉地。空曰：“众生未度，吾安自度耶？”肃宗厭代，代宗即位，恩渥弥厚。译《密严》、《仁王》二经毕，帝为序焉。颁行之日，庆云俄现，举朝表贺。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大历三年，于兴善寺立道场，敕赐锦绣褥十二领、绣罗幡三十二首。又赐道场僧二七日斋粮，敕近侍大臣诸禁军使并入灌顶。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制许之。此盖谦桥陈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诏请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于时彗星出焉，法事告终，星亦随没。秋，空至自五台。帝以师子驄并御鞍辔，遣中使出城迎入。赐沿道供帐。六年十月二日，帝诞节，进所译之经。表云：“爰自幼年，承事先师三藏。十有四载，禀瑜伽法门。复游五印度，求所未授者，并诸经论，计五百余部。天宝五载，却至上都，

上皇诏入内，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度。肃宗于内立护摩及灌顶法。累奉二圣令鸠聚先代外国梵文，或线条脱落者修，未译者译。陛下恭遵遗旨，再使翻传，利济群品。起于天宝，迄今大历六年，凡一百二十余卷，七十七部。并目录及笔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诵仪轨。写毕遇诞节，谨具进上。”敕付中外，并编入一切经目录中。李宪诚宣敕，赐空锦彩绢八百匹，同翻经十大德各赐三十匹。沙门潜真表谢。僧俗弟子赐物有差。又以京师春夏不雨，诏空祈请。如三日内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敕立坛，至第二日，大雨云足。帝赐紫罗衣并杂彩百匹，弟子衣七副，设千僧斋，以报功也。空进表，请造文殊阁。敕允奏。贵妃、韩王、华阳公主同成之。舍内库钱约三千万计。复翻《孽路荼王经》。宣赐相继，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抵夏，宣扬妙法，诚勸门人。每语及普贤愿行，出《生无边法门经》，劝令诵持，再三叹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属意观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诠阿字了法不生，证大觉身，若指诸掌，重重嘱累，一夜命弟子赵迁：“持笔砚来，吾略出《涅槃荼毗仪轨》，以贻后代，使准此送终。”迁稽首三请，幸乞慈悲久住，不然，众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上表告辞。敕使劳问，赐医药。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

固让不俞。空甚不悦。且曰：“圣众俨如，舒手相慰。白月圆满，吾当逝矣。奈何临终，更窃名位。”乃以五股金刚铃杵，先师所传者，并银盘子、菩提子、水精数珠留别，附中使李宪诚进。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东首倚卧，北面瞻望阙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腊五十。弟子慧朗次绍灌顶之位，余知法者数人。帝闻，辍视朝三日，赐绢布杂物，钱四十万，造塔钱二百余万。敕功德使李元琮知护丧事。空未终前，诸僧梦千仞宝台摧，文殊新阁颓，金刚杵飞上天。又兴善寺后池无故而涸，林竹生实，庭花变萎。七月六日茶毗，帝诏高品刘仙鹤就寺置祭，赠司空，谥曰大辩广正智三藏。火灭，收舍利数百粒。八十粒进内。其顶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颗，半隐半现，敕于本院别起塔焉。空之行化，利物居多，于总持门，最彰殊胜。测其忍位，莫定高卑。始者玄宗尤推重焉。尝因岁旱，敕空祈雨。空曰：“过某日可祷之。”或强得之，其暴可怪。敕请本师金刚智设坛，果风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树木有拔仆者，遽诏空止之。空于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骂之。有顷，开霁矣。玄宗召术士罗公远与空换法，同在便殿。空时时反手搔背。罗曰：“借尊师如意。”时殿上有华石，空挥如意击碎于其前。罗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乃举手示罗，如意

复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见之。矫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气。见空人语曰：“弟子恶报，和尚如何见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阳城，以快所怀也。”空为其受归戒，说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那复恚恨乎？吾力何及，当思吾言，此身必舍矣。”后樵子见蛇死涧下，臭闻数里。空凡应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一绣座，手簸旋数寸木神子，念咒掷之。当其自立于座上已，伺其吻角，牙出目瞬，则雨至矣。又天宝中，西蕃、大石、康三国帅兵围西凉府^(一)。诏空入。帝御于道场，空秉香炉，诵《仁王》密语二七遍。帝见神兵可五百员在于殿庭，惊问空。空曰：“毗沙门天王子领兵救安西，请急设食发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东北三十许里，云雾间，见神兵长伟，鼓角喧鸣，山地崩震，蕃部惊溃。彼营垒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绝。城北门楼，有光明天王怒视。蕃帅大奔。”帝览奏，谢空。因敕诸道城楼置天王像，此其始也。空既终，三朝所赐墨制，一皆进纳。生荣死哀，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嗣其法位慧朗师也。御史大夫严郢为碑，徐浩书之，树于本院焉。（《高僧传》三集卷一）

（一）释不空亦释善无畏之流亚也。天宝中，西蕃（即吐蕃）、大食、康三国帅兵围西凉府一事，不见《唐书》。

47. 释利涉

释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罗门之种姓。夙龄强志，机警溢伦。宗党之中，推其达法。欲游震旦，结侣东征。至金梭岭，遇玄奘三藏^(一)。行次相逢，礼求奘度。既而群经众论，凿窍通幽。特尔远尘，归乎正道，非奘难其移转矣。奘门贤哲辐凑，涉季孟于光宝之间。其为人也，犹帛高座之放旷。中宗最加钦重，朝廷卿相感义与游。开元中，于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炽，利动人心。有颍阳人韦玘垂拱中中第，调选河中府文学，迁大理评事秘校。见涉讲筵，帛帛堆积，就乞选粮，所获未厌。表请释、道二教，定其胜负。言释、道蠹政可除。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韦玘先涉高座，挫叶静能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涉重问韦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审主人何姓？”玘曰：“姓韦。”涉将韦字为韵，揭调长吟。偈词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忆何韦之事，凜然变色曰：“玘是庶人宗族，敢尔轻蔑朕玄元祖教，及凌轹释门。”玘下殿俯伏待罪。叩头

言：“臣非庶人之属。涉贵其钳利口以解疏狂。”奏曰：“珂是关外之人，非玄贞之族类。”敕贬象州百姓。赐涉钱绢，助造明教寺，加号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论》一卷。公卿间有言曰：“涉公是韦掾之膏肓也。”涉曰：“此举也，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自此京城无不改观。言谈讲者，以涉为最焉。晚节遭其谴谪汉东。寻属宽宥，移徙南阳龙兴寺。时惠忠国师知重涉名，聊款关相谒曰：“纳衣小僧向前，某被门徒朝要连坐于此。适观师当有贵气，可作高道国德，勿同吾也。”乃开篋提衣物，令忠师曳娄。由此襄邓之人，皆惊涉如此悬记。忠师道声，又光阐焉，盖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诏忠师入供养。肃宗时，入宫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见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则知涉才业优长，帝王器重。”复多著述。大历中，西明寺翻经沙门圆照撰涉传，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高僧传》三集卷一七）

（一）释利涉金梭岭遇玄奘三藏事，不见《西域记》及《三藏法师传》。金梭岭何在，不可得考。

48. 释智慧

释智慧者，梵名殷刺若^(一)也。姓侨答摩氏，北天竺迦毕试国人。颖悟天资，七岁发心，违侍二亲，归依

三宝。时从大德调伏军教，诵《四阿含》满十万颂，《阿毗达磨》三万颂。及年应法，随师往别国纳具足戒，诵《萨婆多》近四万颂，《俱舍》二万八千颂。又诵《大婆沙》，兼通其义。七年于彼专习小乘。后诣中天竺那烂陀寺稟学大乘，《唯识瑜伽》、《中边》等论，《金刚般若经》、《因明》、《声明》、《医明》、《王律论》等，并依承智护、进友、智友三大论师，复游双林，经八塔，往来瞻礼。十有八年，闻南北竺颇尚持明，遂往谿稟。彼有灌顶师，名达摩耶舍，见慧勤重可教，授瑜伽法。入《曼荼罗三密护身五部印契经》。于一年诵彻三千五百余颂。常闻支那大国，文殊在中，锡指东方，誓传佛教。乃泛海东迈，垂至广州，风飘却返，抵执师子国之东。又集资粮，重修巨舶，偏历南海诸国。二十二年，再近番禺。风涛遽作，舶破人没，唯慧存焉。夜至五更，其风方止。所赍经论莫知所之。及登海壖，其夹策已在岸矣。于白抄内大竹筒中得之，宛为鬼物扶持而到。乃叹曰：“此《大乘理趣》等经，想支那人根熟矣。”遂东北行，半月达广州。即德宗建中初也。属帝违难奉天，贞元二年始届京辇，见乡亲神策军正将罗好心^(二)，即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将至家中，延留供养。八年，上表举慧翻传。有敕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殊众者同译。得罽宾《三藏般若》，开释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

言度语，西明寺沙门圆照笔受，资圣寺道液、西明寺良秀、庄严寺应真、醴泉寺超悟、道岸、辩空并充证义。六月八日，欲创经题，敕右街功德使王希迁，与右神策军大将军王孟涉、骠骑大将军马有邻等，送梵经出内。缙伍威仪，乐部相闻，士女观望，车骑交骈，迎入西明寺翻译。即日赐钱一千贯、茶三十弗、香一大合，充其供施。开名题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成十卷。又《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般若心经》各一卷。皆贞元八年所译也。是岁十月缮写毕。二十八日设彩车，大备威仪，引入光顺门进。帝览忻然，慰劳勤至，敕于神策军赐斋食。爇慧绢五百匹，冬服一副，余人赐各有差。慧表谢，答诏褒美，同日请译经。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罗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门般刺若，先进《大乘理趣六波罗蜜》梵本经，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敕，令王希迁精选有道行僧，于西明寺翻译。今经帙已终，同诣光顺门进上。”答诏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远自西方，来游上国。宣六根之奥义，演双树之微言。念以精诚所宜钦重，是令翻译，俾用流行。卿夙慕忠勤，职司禁卫。省览表疏，具见乃怀，所谢知。”好心以朱泚围逼之际，颇有战功，预其中兵，为帝宠重。慧得好心启导，译务有光，帝制经序焉。慧后终于洛阳，葬龙门之西冈，塔今存矣。（《高僧传》三

集卷二)

(一) 般刺若，梵语原音为 Prajña，侨答摩原音为 Gautama。般刺若《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七作般若，尝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名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共依胡本译《六波罗密经》。迦毕试原音为 Kapisa。依玄奘《西域记》之记载，迦毕试在梵衍那国(Bamian)之东，过雪山(Hindukush)，逾黑岭(Siyah Koh)，即至其国。故以地位考之，即今喀非利斯坦(Kafiristan)境也。

(二) 罗好心与般刺若为表兄弟，亦必迦毕试人也。人仕于中国，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位亦不微矣。好心与波斯将李元谅(又名骆元光)同时，皆以平定朱泚有功。元谅《唐书》有专传，而好心则无也。

49. 释牟尼室利

释牟尼室利，华言寂默。其为人也，神宇高爽，量度真率，德宗贞元九年，发那烂陀寺，拥锡东来。自言从北印度往此寺，出家受戒学法焉。十六年，至长安兴善寺。十九年，徙崇福醴泉寺，复于慈恩寺请行翻译事。乃将奘师梵本，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又进六尘兽图。帝悦，檀施极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慈恩寺。初，默说中天竺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默在寺日，住者万余，以大法师处量纲任。西域伽蓝，无如其高广矣。

案《守护国界主经》是般若译，牟尼证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智真译语，圆照笔受，鉴虚润文，证观证义焉。（《高僧传》三集卷三）

50. 释莲华

释莲华，本中印度人也。以兴元元年，杖锡谒德宗。乞钟一口，归天竺声击。敕广州节度使李复修鼓铸毕，令送于南天竺金捶寺。华乃将此钟与宝军国毗卢遮那塔所安置。后以《华严》后分梵夹附舶来，为信者般若三藏于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夹本，是南天竺乌荼国（一）王书献支那天子。书云，手自书写《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五十五圣者，善知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谨奉进上，愿于龙华会中奉觐云。即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诏于崇福寺翻译。颍宾沙门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宫寺广济译语，西明寺圆照笔受，智柔智通缀文，成都府正觉寺道恒、鉴虚润文。千福寺大通证义，证观、灵邃详定。神策军护军中尉霍仙鸣、左街功德使窦文场写进。十四年二月解座。（《高僧传》三集卷三）

（一）乌荼国(Oude)今图作乌多，在尼泊尔西南。乌荼见《西域记》卷十，不可与乌茶国相混。乌荼又作乌仗那或乌菴也。

51. 释天竺

释天竺亡名，未详何印度人也。其貌恶陋、缠乾陀色纁条衣，穿革屣，曳铁锡，化行于京辇。当韦南康皋之生也，才三日，其家召僧斋，此僧不速自来。其日僧必历寺，连名请至。韦氏家僮患其长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而斋毕，韦氏令乳母负婴儿出，意请众僧祝愿焉。梵僧先从座起，摄衣升阶视之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相认之意。众皆异之。韦君曰：“此子才生三日，吾师何言别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韦君固问之。梵僧曰：“此子乃诸葛亮之后身耳。武侯鼎国时，为蜀丞相，君所知也。缘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帅，必福坤维之人。吾往在剑门，与此子为善友。既知其生于君门，吾不远而来。此子作剑南节度二十年，官极贵，中书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为字，又单字武也。张镒出为凤翔陇州节度，奏皋权知陇州。及镒为李楚琳所杀，牛云光请皋为帅。朱泚不得已，用皋为凤翔帅。德宗置奉义军节以旌之，续加礼部尚书。兴元中，驾还京，征为左金吾卫将军。贞元元年，为成都尹，代张延赏到任。和南蛮，并战功，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进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末涂甚崇释氏，恒持

数珠诵佛名。所养鸚鵡，教令念经。及死，焚之，有舍利焉。皋又归心南宗禅道，学心法于净众寺神会禅师。在蜀富贵僭差，重赋敛，时议非之。然合梵僧悬记焉。（《高僧传》三集卷一九）

52. 释般若

释般若，罽宾国人也。貌质魁梧，执戒严整，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宪宗敦崇佛门，深思翻译，奈何有事于蜀部，刘辟阻命，王承宗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诏工部侍郎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就醴泉寺译出经八卷，号《本生心地观》。此之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所进者，写毕进上。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颁下其文，冠于经首。三藏赐帛，证义诸沙门，锡赉有差。先于贞元中，译《华严经》后分四十卷。此盖乌荼国王所进者，于时而赐紫衣。后大中中，法宝大师玄畅，奏请入藏焉。（《高僧传》三集卷三）

53. 五代及北宋东来之僧人

吾查《宋高僧传》及《佛祖统纪》等书，唐宪宗元和以后，至于唐末，百有余年，印度僧人东来传教者，竟无一人。其故吾不得而知矣。五代干戈云扰，无暇接待梵僧，研究佛学。虽有一二至者，亦无大表现。宋有天下，欢迎梵僧，重兴翻译。宋仁

宗以后，回教徒侵入印度，扫灭佛教。故自是以后，中国史书无复梵僧东来之记载，而中国亦无西天取经之僧矣。兹特就《佛祖统纪》所记五代及北宋时东来之梵僧，摘录于下：

梁末帝贞明四年，西天三藏钵怛罗至蜀，自言从摩伽陀国至益州，途经九万九千三百八十里。时蜀主王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岁。（《佛祖统纪》卷四二）

宋太祖开宝五年，西天竺沙门可智、法见、真理三人来朝，赐紫方袍。西天竺沙门苏葛陀来贡舍利、文殊华，赐紫服金币。西天竺沙门弥罗等十四人来朝，并赐紫服。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西天沙门吉祥来进贝叶梵经。

三年，中天竺沙门钵纳摩来献佛舍利塔、犍牛尾拂。西天王子曼殊室利^(一)求归本国。诏从之。

（一）曼殊室利事迹亦见《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

五年二月，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三藏天息灾、乌填曩国^(一)三藏施护来，召见，赐紫衣。敕二师同阅梵夹。时上盛意翻译，乃诏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为三堂，中为译经，东序为润文，西序为证义。五月，中天竺沙门护罗来献贝叶梵经，敕赐紫服。

（一）乌填曩国即乌菴国，玄奘《西域记》之乌仗那国

(Udyana)。

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诏天息灾等居之。赐天息灾明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令以所将梵本各译一经。证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等笔受缀文，光禄卿杨说、兵部员外郎张洎润文，殿直刘素监护。天息灾述译经仪式，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事在藏经），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佐，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此云大会），请圣贤阿伽沐浴（阿伽此云器，凡供养之器，皆称曰阿伽。今言阿伽，乃是沐浴器）。设香花灯水淆果之供，礼拜绕旋，祈请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𑖀𑖄𑖆初翻为纒哩第野，𑖀𑖄𑖆为素怛览）。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纒哩那野丹翻为心，素怛览翻为经）。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如笔受云，照见五蕴，彼自性空见此。今云照见五蕴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后所，如念佛为佛念，打钟为钟打。故须回缀字句，以顺此土之文）。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如无无明，无明剩两字如

上正遍知上阙一无字)。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如心经度一切苦厄一句，元无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两字元无梵本）。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天息灾言译文有与御名庙讳同者，前代不避。若变文回避，虑妨经旨。今欲依国学九经，但阙点画。诏答佛经用字，宜从正文。庙讳御名，不须回避。七月，天息灾上新译《圣佛母经》、法天上《吉祥持世经》、施护上《如来庄严经》各一卷。诏两街僧选义学沙门百人，详定经义。时左街僧录神曜等，言译场久废，传译至艰。天息灾等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曜众乃服。

八年，诏译经院赐名传法院，于西偏建印经院（今临安传法院，即东都译经院。今但供奉入内道场法事）。天息灾等言历朝翻译，并借梵僧。若遇阻不来，则译经废绝。欲令两街选童五十人，习学梵字。诏令高品王文寿选惟净等十人引见便殿。诏送译经院受学。惟净者，江南李煜之侄，口受梵章，即晓其义。岁余度为僧，升梵学笔受，赐紫衣光梵大师。

雍熙二年，上览新译经，谓宰臣曰：“天息灾等妙得翻译之体。”乃诏天息灾除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法天、施护并除朝奉大夫，试鸿胪卿。法天改名法贤，并月给酥酪钱有差。新译经论，并刊板印行。天息灾等言，闻

陕西诸路颇有道俗收藏梵经，乞下寻访，以资翻译。诏从之。诏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翻译者，悉馆于传法院。

三年，诏以御制《三藏圣教序》赐天息灾等，令冠新译经首。

淳化二年，中天竺那烂陀寺沙门补陀吃多来朝，进佛舍利、梵经。赐紫服。

四年，诏西边诸郡：梵僧西来、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所持梵经，并先具奏封题进上。

五年，中闻国^(一)沙门吉祥进《大乘祝藏经》。诏五^(恐为三字之误)藏法贤等详定。贤奏此经是于阗书体，非是梵文。其中无请问人及听法众，前后六十五处，文义不正。帝召贤谕之曰：“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弃此本，以绝后惑。

(一) 中闻国不可考。

至道元年，中天竺沙门迦罗扇帝来朝，进佛顶舍利，贝叶梵经。

三年九月，西天竺沙门罗护罗来朝，进贝叶梵经。赐紫服。(以上见《佛祖统纪》卷四三)

真宗咸平元年，御制《三藏圣教序》赐明教大师法贤等，令置先帝《圣教序》后。沙门可升注序进上。中天竺沙门你尾拈等来朝，进佛舍利、梵经、菩提树叶、菩

提子数珠。赐紫衣。西天竺沙门佛护来朝，进梵经。赐紫衣。

二年，礼部侍郎陈恕言译经院久费供亿，乞罢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许。

三年八月，试光禄卿天息灾亡。谥慧辩法师，敕有司具礼送终。

景德元年，西天三藏法护来进佛舍利、贝叶梵经。赐紫衣束帛，馆于译经院。北天沙门戒贤来进梵经。赐紫服。七月，亢旱，召西天梵僧于金明池水心立坛咒龙。有云雾自池中出，须臾雨至。自后岁旱，必作咒法多验。二年三月，迦湿弥罗国沙门目罗失稽来进梵经、菩提树叶。七月，西天沙门达磨波来进梵经。赐紫服。九月，上幸译经院，令三藏诸僧坐，赐香茶缯彩有差。

大中祥符三年，西天沙门众德来朝，进舍利、梵经、菩提印。中天竺沙门觉戒来朝，进舍利、梵夹、金刚座真容、菩提树叶。召见便殿，慰劳甚厚，馆于译经院。称进赞圣颂，诏惟净译之。称谓学士杨亿曰：“入此国，见屠杀猪羊，市肆悬肉，痛不忍观。西竺食肉五辛者，驱出城。故无货者，心不欲久居此。愿至五台礼文殊，即还本土。”晋公丁谓问之曰：“数万里远来，更何所为？”称曰：“并欲礼宣律师塔耳。”及还，诏赐金襴袈裟，奉安金刚座，及赐装钱茶果。

六年八月，兵部侍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奉诏编修《大藏经》录成。凡二十一卷，赐名《大中祥符法宝录》。仍赐御制序，云自太平兴国以来，凡译成经律论四百十三卷。秘书监杨亿、光梵大师惟净等编次。又请以两朝御制佛乘文集，编入大藏。下诏褒许。九月，西天竺沙门知贤等来进舍利、梵经。赐紫服。西天波罗奈^(一)沙门满贤进梵经、无忧树叶。

(一) 波罗奈今之贝那莱斯城 (Benares)，梵语作 Varanasi，巴利语 (Pali) 作 Baranasi。

八年，南海注鞞国遣使来贡，进天竺梵经。其使言四十年以来，海无风涛。意中国有圣人出世。

九年二月，北天竺优填曩国沙门天觉、南天竺师子国沙门妙德、西天竺迦蹉国沙门等来，各进舍利、梵经。各赐紫衣金币。四月，中天竺萨缚罗国沙门童寿来进梵经。赐紫服。五月，东天竺缚邻捺国^(一)沙门普积来进梵经。赐紫服。

(一) 志磐述曰：“五天竺国名，校以《西域记》唯师子国可见，余不可考。盖今古事变，尤昔汉唐而今为宋。其实一区宇耳。”志磐生于南宋之末，外域地理，莫由得考。故言校以《西域记》唯师子一国可见。其实优填曩国即玄奘《西域记》之乌仗那国 (Udyana)，迦蹉国即《西域记》卷十一之契吒国 (Kachha)，西国考古家如久良 (Julian) 及圣

马丁(St. Martin)等皆指定为今之开治(Cutch)。其地在印度斯河口东南。萨缚罗国不可考。缚邻捺国即《西域记》卷七之婆罗痾斯国，《佛祖统纪》上文又作波罗奈国。大中祥符六年，其国沙门满贤来进梵经者也。

天禧四年，西天沙门普善来进梵经。赐紫服。(以上见《佛祖统纪》卷四四)

仁宗天圣元年，南海驻鞞国遣使进金叶、天竺梵经。诏三藏法护译之。

二年，西天沙门爱贤、护贤来进贝叶梵经。赐紫服。

景祐二年，御制《天竺字源序》，赐译经院。是书即法护、惟净以华梵对翻为七卷。声明之学，实肇于兹。其所序云：“翻宣表率，则有天息灾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灾、施护、法贤、法护。东土一人，则惟净耳)。笔受缀文证义，则自法进至慧灯七十九人。五竺贡梵经僧自法军至法称八十人。此土取经僧得还者，自辞瀚至栖秘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译成五百六十四卷。”

庆历元年，三藏法师惟净言西土进经，新旧万轴。鸿臚之设，有费廩禄(鸿臚卿主四方宾客，后世兼领西域梵僧)，欲乞停罢译经。上曰：“三圣旧模，焉敢即废？且琛贡之籍，非鸿臚则不可识。”未几中丞孔辅道

上疏请罢译经。上出净疏示之，谕以先朝盛典，不可辄废。

七年，御制《译经颂》，赐三藏法护。

皇祐五年，西天沙门智吉祥等来朝^(一)，进梵经。赐紫服。（以上见《佛祖统纪》卷四五）

（一）据《佛祖统纪》所载，皇祐以后，无复有梵僧东来，盖自是以后，佛教不传于印度本土矣。综全史而观之，梵僧来中国传布佛教者，以室利房（秦始皇时人）为始，而以智吉祥为终。

三 中国往印度之僧人

1. 朱士行

朱士行^(一)，颍川人，志业方直，欢沮不能移其操。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已后，专务经典。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阆，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未发之顷，于阆诸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

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乱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赍经。士行深怀痛心，乃求烧经为证，王即许焉。于是积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临火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经当不然。如其无护，命也如何。”言已，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不损一字，皮牒如本。大众骇服，咸称其神感。遂得送至陈留仓垣水南寺。时河南居士竺叔兰本天竺人，父世避难，居于河南。兰少好游猎，后经暂死，备见业果，因改厉专精，深崇正法。传究众音，善于梵汉之语。又有无罗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学，乃手执梵本，叔兰译为晋文，称为《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今写为二十卷。士行遂终于于阗，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阏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众咸惊异，乃咒曰：“若真得道，法当毁败。”应声碎散，因敛骨起塔焉。后弟子法益从彼国来，亲传此事。故孙绰正像论云，“士行散形于于阗，”此之谓也。（《高僧传》初集卷四）

（一）《佛祖历代通载》卷六及《释氏稽古略》卷一，皆作朱士衡。颍川今河南许昌。朱士行事迹亦见于《佛祖统纪》卷三五。朱士行为中国沙门西游之始，早于法显之往印度一百四十年（法显之出发在公元三九九。朱士行之出发为甘露五年，即公元二六〇）。虽仅至于阗，未至

印度，然其所欲求者，则为印度学也，故先序之于此，为以后往天竺者之先导也。士行可谓为中国第一出国境往外国求学者。

2. 释法显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一)人。有三兄，并齟齬而亡。其父恐祸及显，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复归。其母欲见之不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于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

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躡悬絙过河数十处，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二)，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将至天竺，去王舍城(三)三十余里，有一寺，逼暝过之。显欲诣耆闍崛山(四)。寺僧谏曰：“路甚艰嶮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啖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翹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反，路穷幽梗，止有一径通行。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气雋远。显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后又逢一少僧。显问曰：“向耆年是谁耶？”答云：“头陀迦叶(五)大弟子也。”显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显流涕而去。进至迦施国(六)。国有白耳龙，每与众僧约，令国

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龙辄化作一小蛇，两耳悉白。众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龙于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辄一出，显亦亲见。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七)，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八)。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后得《弥沙塞律》、《长杂二舍》及《杂藏》，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舶有二百许人，值暴风水众皆惶遽，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舶任风而去，得无伤坏。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九)。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一〇)。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合舶震惧。众咸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大众俱亡。”共欲推之。法显檀越^(一一)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僂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即乘船入浦寻村。见猎者二人。显问：“此是何地耶？”猎者

曰：“此是青州长广郡牢山(一三)南岸。”猎者还，以告太守李疑。疑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一四)，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改。京师共传，咸叹神妙。其余经律未译。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众咸恻惜。其游履诸国，别有大传焉(一五)。(《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 法显之往印度纪程，曰《佛国记》，至今尚存于世。东西洋学者研究颇殷。法人莱麦撒(Abel Rémusat)于公元一八三六年(清宣宗道光十六年)时，即译成法文，出版于巴黎。英人比耳(Samuel Beal)于一八六九年(清穆宗同治八年)译成英文，出版于伦敦。英人雷盖(J. Legge)于一八八六年(清德宗光绪十二年)复译成英文，出版于牛津大学，注释甚多，最为佳译。翟儿斯(H. Giles)亦有译本。晚近中国学人著地理书引证及之者，为邵阳魏源之《海国图志》、杭县丁谦有《佛国记地理考证》，列于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中，颇费工夫。惜谦不知西文，未得参酌英法人之考证也。《佛国记》甚为冗长，不便节录于此，鄙人将来拟为专刊一书也。今姑仅取《高僧传》此节释之也。平阳于清时，为山西省一府，人民国，废府存县，今之临汾县即昔日府城也。武阳不可考。

(二) 小雪山依《佛国记》所载路程考之，即今迦布罗城东南之西非得山(Safeid Koh)也。

(三) 王舍城梵名曰曷罗阇结利呬城，(Rajahgriha, City of royal residence, 见玄奘《西域记》卷九), 在印度摩伽陀国, 无忧王以前, 摩伽陀之都城也。玄奘《西域记》详载其名称之由来, 可以参见, 兹不赘录。

(四) 耆闍崛山, 玄奘译作结栗陀罗矩吒山(Gridhrakuta), 注谓唐言鹞峰, 亦谓鹞台, 旧曰耆闍崛山讹也。

(五) 迦叶(Kasiapa)乃释迦牟尼大弟子, 西天第一祖也。

(六) 迦施国应依《佛国记》作僧伽施国, 梵语原音为 Sankasya, 今代罽饶夷城(Canouge)西北四十五英里, 仍有村庄曰桑喀桑(Samkassam), 即僧伽施城旧址也。其地在北纬二十七度三分, 东经七十九度五十分。

(七) 波连弗邑, 梵语原音为 Pataliputra。玄奘《西域记》卷八作波吒厘子城, 又译作华氏城也。摩竭提国(Magadha)印度东部恒河畔古国也。孔雀王朝起于此国。阿育王, 玄奘译作阿输迦王, 即无忧王也。玄奘译音较准, 《高僧传》此节叙事颠倒。依《佛国记》考之, 应将“将至

天竺，去王舍城三十余里”以下，迄“进至迦施国，”一段记事，移至“到师子国”句前。盖王舍城在摩竭提国境内。据《佛国记》法显先至波连弗邑，然后至王舍城探耆闍崛山也。“凡所经历三十余国”一句，更应在后，宜置“显持经像随还”句后也。若依《高僧传》原文，则是于度小雪山后，至天竺先，已经历三十余国矣。然按之《佛国记》及地理实情，确无三十余国也。且《佛国记》末尾有“凡所游履，减三十国”之句。是指法显自长安出发，迄于归国，陆海所经，共凡减三十国。非仅指小雪山至天竺中间一段路程上，有三十国也。慧皎作《高僧传》初集，其《法显传》即根据《佛国记》。而《佛国记》叙事至为明了，不知皎何故有此颠倒大谬也。

(八) 师子国即锡兰岛，已详前文。

(九) 耶婆提国，梵语原音为 Javadvipa，今人译作爪哇岛也。

(一〇) 广州在晋时必已成大商埠，为印度洋沿岸诸国之贸易场。法显在锡兰岛时闻知有此海道，可以归回中国，故不依原去陆道而归也。

(一一) 檀越，梵语 danapati，华言保护人也。沙门，梵语 sramana 之译音，佛教出家和尚也。沙弥，梵语 Sramanera，华言初入教发愿守戒者，男女同称。

(一二) 牢山又作劳山，在今青岛东六七十里。山上有道士观。

(一三) 佛驮跋陀(Buddha-bhadra)已见上文。

(一四)《高僧传》此节仅有法显出发长安年代。至何年归国，并缺略之。兹据《佛国记》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度停经六年，还经三年，以晋义熙九年癸丑岁归抵青州长广郡，共出国门十五年。《佛国记》原作义熙十二年，必误刊也。义熙十二年乃丙辰岁，自隆安三年(三九九)至义熙十年甲寅岁(四一四)，南抵建业，正合十六年。义熙九年夏冬二季，显为长广郡太守李嶷留于青州，至次年始南至建业都城也。法显寿八十有六，惟生死年月，不得而知，忆必跨晋宋两朝也。游天竺时，必当其壮年也。

3. 释智严

释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纳衣宴坐，蔬食永岁。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进到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谘受禅法，渐染三年，功逾十载。佛驮先见其禅思有绪，特深器异。彼诸道俗，闻而叹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始不轻秦类，敬接远人。时有佛驮跋陀比丘，亦是彼国禅匠。严乃要请东归，欲令传法中土。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逾越沙险，达自关中。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顷之，跋陀横为秦僧所排，严亦分散，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励力精学。晋义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长安，克捷旋旆，途出山东。时

始兴公王恢从驾游观山川，至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觉，于是弹指。三人开眼，俄而还闭，问不与言。恢心敬精奇，访诸耆老，皆云：“此三僧隐居求志，高洁法师也。”恢即启宋武，延请还都，莫肯行者。既屡请恳至，二人推严随行。恢怀道素笃，礼事甚殷。还都，即住始兴寺。严性虚静，志避喧尘。恢乃为于东郊之际，更起精舍，即枳园寺也。严前还于西域，所得梵本众经，未及译写。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门宝云译出《普曜》、《广博严净》、《四天王》等经。严在寺，不受别请。常分卫自资，道化所被，幽显咸伏。有见鬼者，云见西州太社，闻鬼相语，“严公至，当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严至，聊问姓字，果称智严，默而识之，密加礼异。仪同兰陵萧思话妇刘氏疾病，恒见鬼来，吁呵骇畏。时迎严说法。严始到外堂，刘氏便见群鬼迸散。严既进，为夫人说经，疾以之瘳。因禀五戒，一门宗奉。严清素寡欲，随受随施。少而游方，无所滞著。禀性冲退，不自陈叙，故虽多美行，世无得而尽传。严昔未出家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到天竺^(一)，谘诸明达。值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谘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于是步归。至

屬賓，无疾而化，时年七十八。彼国法，凡圣烧身之处，各有其所。严虽戒操高明，而实行未辨。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圣墓，则飘然自轻。严弟子智羽、智远，故从西来，报此征瑞，俱还外国。以此推严，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间深浅耳。（《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智严名见《佛国记》，乃与法显同时往印度者也。第二次往印度，则由海道也。

4. 释宝云

释宝云未详氏族。传云，凉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学行，志韵刚洁，不偶于世，故少以方直纯素为名。而求法恳恻，忘身徇道。志欲躬睹灵迹，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涉履流沙，登逾雪岭，勤苦艰危，不以为难。遂历于阗、天竺诸国，备睹灵异。乃经罗刹之野，闻天鼓之音。释迦影迹，多所瞻礼。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后还长安，随禅师佛驮跋陀业禅师进道。俄而禅师横为秦僧所摈，徒众悉同其咎，云亦奔散。会庐山释慧远解其摈事，共归京师，安止道场寺。众僧以云志力坚猛，弘道绝域，莫不披襟諮问，敬而爱焉。云译出《新无量寿》。晚出诸经，多云所治定。华梵

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初，关中沙门竺佛念善于宣译，于苻、姚二代显出众经。江左译梵，莫逾于云。故于晋宋之际，弘通法藏，沙门慧观等咸友而善之。云性好幽居，以保闲寂，遂适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山多荒民，俗好草窃。云说法教诱，多有改悟。礼事供养，十室而九。顷之，道场慧观临亡，请云还都，总理寺任。云不得已而还，居道场岁许，复更还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游履外国，别有记传（一）（《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宝云之名亦见《佛国记》，与法显智严同时往印度者也。

5. 释慧睿

释慧睿，冀州人。少出家，执节清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一）。音译诂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后还憩庐山。俄入关，从什公谘禀。后适京师，止于乌衣寺。讲说众经，皆思彻言表，理契环中。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请以为师，再三乃许。王请入第受戒。睿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康大以为愧。乃入寺虔礼，只

奉戒法。后以貂裘奉睿，睿不著，尝坐之。王密令左右求买，酬三十万。睿曰：“虽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为从用耳。”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谕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睿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高僧传》初集卷七）

（一）此节序事简略。慧睿究从何道得至南天竺莫由而知。

6. 释智猛

释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一)人。禀性端明，厉行清白。少袭法服，修业专至，讽诵之声，以夜继日。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土，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也。遂以伪秦弘始^(二)六年甲辰之岁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三)，西入流沙，陵危度险，有过前倍。遂历鄯善、龟兹、于阗^(四)诸国，备瞩风化。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沦国^(五)。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将欲阂毗，忽失尸所在。猛悲叹惊异，于是自力而前，与余四人，共度雪山^(六)。渡辛头河，到罽宾国。国有五百罗汉，常往反阿耨达

池^(七)。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谘问方土，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猛于奇沙国^(八)见佛文石唾壶。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紺，四际尽然。猛香华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时，复不觉重。其道心所应如此。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罗卫国^(九)。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存。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其所游践，究观灵变，天梯龙池之事，不可胜数。后至华氏国^(一〇)阿育王旧都，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家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既见猛至，乃问：“秦地有大乘学不？”猛答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猛于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于是便反。以甲子岁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余历寻游方沙门，记列道路，时或不同，佛钵顶骨处亦乖爽。将知游往天竺，非止一路，顶钵灵迹，时届异土。故传述见闻，难以例也。（《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京兆今陕西西安府。

(二) 弘始为姚兴年号，弘始元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戊戌岁。

(三) 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玉门关在敦煌正西，两关相距不遥。

(四) 鄯善国见于《前汉书》，准确地址虽不可考，然大约距今罗布泊南涯不远也。龟兹今之库车县(Kucha)。于阗今之和阗(Khotan)。智猛至龟兹后，折向南行，沿和阗河，渡沙漠而至和阗者也。和阗古为新疆南部佛教中心点。法显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

(五) 波沦国《魏书·西域传》作波路国，《西域记》卷三作钵露罗国，今之博罗尔(Bolor)也。

(六) 此节所谓雪山指大雪山而言。大雪山者，即印度库士山(Hindukush)也。在葱岭(今图作帕米尔)之南。山南为印度斯河上流，辛头河即印度斯河也。

(七) 阿耨达池，玄奘《西域记》卷一云：“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Anavatapta)也(唐曰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余里。金、银、琉璃、颇胝饰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镜。八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冷水，给瞻部洲。”阿那婆答多池，玄奘于《瑜伽师地论》卷二又译作无热池。以地势考之，帕米尔高原中之大龙池(见《西域记》卷一二)，今代西人称之曰萨里库尔(Sarik-kul)者，似即古代印度人臆想之阿耨达池也。玄奘于《西域记》卷一

二亦尝指明其当贍部洲中。

(八) 奇沙国读音与佉沙国最近。佉沙国见《西域记》卷一二，即今之喀什噶尔也。然《西域记》不载其国有佛文石唾壶及佛钵，故奇沙似指印度境内某地也。

(九) 迦惟罗卫国，玄奘《西域记》卷六作劫比罗伐率堵国 (Kapilavastu)，在尼泊尔国南境，释迦牟尼之故乡也。

(一〇) 华氏国又作华氏城，《西域记》卷八作波吒厘子城 (Pataliputra)，阿育王 (又作阿输迦，即无忧王) 之都城也。

7. 释昙无竭

释昙无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龙人。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此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一)，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

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复西行至辛头、那提河(二)，汉言师子口。缘河西入月氏国(三)，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水船。后至檀特山(四)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余人，杂三乘学。无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禅师佛驮多罗，此云觉救，彼方咸云，已证圣果。无竭请为和尚，汉沙门志定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复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旷，唯贲石蜜为粮。同侣而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死，余五人同行。无竭虽屡经危棘，而系念所贲《观世音经》，未尝暂废。将至舍卫国，中野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惶奔走。后度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之。其诚心所感，在险克济，皆此类也。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所历事迹，别有记传(五)。其所译出《观世音受记经》，今传于京师，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 河南国即元魏，因其已得黄河南岸，故名之也。晋代海西郡在今嘉峪关外，高昌郡今吐鲁蕃附近诸地。沙勒即疏勒之讹音，今喀什噶尔也。葱岭、雪山，注皆见前文。

(二) 辛头即印度斯(Indus)之转音。那提不可考,或即拉达克(Ladak)之讹音也。

(三) 昙无竭至月氏国时,月氏国势已衰,仅保印度斯河西诸地而已。

(四) 檀特山,玄奘《西域记》卷二作弹多落迦山(Dantaloka),在健驮逻国(Gandahara)。恭尼翰(Cunningham)谓即代达理山(Montes Daedali),苏达拿太子修行之处也。

(五) 昙无竭之游印度,由陆路而往,遵海道而归,与法显全然相同。惜其记传不传于后世也。

8. 康法朗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节。尝读经,见双树鹿苑之处,郁而叹曰:“吾已不值圣人,宁可不睹圣处。”于是誓往迦夷^(一),仰瞻遗迹。乃共同学四人发趾张掖,西过流沙。行经三日,路绝人踪。忽见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败屋两间,间中各有一人。一人诵经,一人患痢。两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纵横,举房臭秽。朗谓其属曰:“出家同道,以法为亲。不见则已,岂可见而舍耶?”朗乃停六日,为洗浣供养。至第七日,见此房中,皆是香华,乃悟其神人。因语朗云:“比房是我和尚,已得无学,可往问讯。”朗往问讯,因语朗云:“君等诚契,皆当入道,不须远游诸国,于事无益。唯

当自力行道，勿令失时。但朗功业小未纯，未得所愿。当还真丹国^(二)，作大法师。”于是四人不复西行，仍留此专精道业。唯朗更游诸国，研寻经论。后还中山，门徒数百，讲法相系。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四）

（一）迦夷即玄奘《西域记》卷八之伽耶城。城在摩揭陁国尼连禅河(Nilanjana)畔，今代名曰婆罗门伽耶城(Brahma-gaya)，距巴德拿城(Patna)六十英里。伽耶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印度国俗称曰灵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统，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顶上有石窠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昔如来于此演说《宝云》等经。伽耶山东南有窠堵波，迦叶波(Kasyapa)本生邑也（迦叶波，如来大弟子，西天第一祖师）。其南有二窠堵波。东渡大河，至钵罗笈菩提山(Pragbodhi，唐言前正觉山。如来将证正觉，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觉也)。山西南十四五里，为如来苦行处。有卑钵罗树，树下有金刚座。昔贤劫初成，与大地俱起，据三千大千世界中。下极金轮，上侵地际，金刚所成，周百余步。贤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刚定。故曰金刚座焉。《西域记》卷一二赞曰：“出舍卫之故国，背伽耶之旧郊。”

（二）真丹即震旦或支那之别译。

9. 释慧览

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

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一)，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还至于阆，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闻，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浮天宫寺。宋文请下都，上锺山定林寺。孝武起中兴寺，复敕令移住。京邑禅僧，皆随踵受业。吴兴沈演、平昌孟颢并钦慕道德，为造禅室于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余矣。（《高僧传》初集卷一二）

（一）兜率天即忉利天之别译，忉利乃梵语三十三之义，佛经欲界诸天之一。昔有佛灭度，一女人修塔，三十二人助之。此女后为忉利天主，三十二人为之臣佐，故名忉利天曰三十三天。欲有四种，一是情欲，二是色欲，三是食欲，四是淫欲。斯界天人耽此四者，故称欲界。忉利天人于各欲皆知足也。界亦有三。一欲界，二色界，三无色界。各界皆有其天。欲界诸天之人皆有情欲。色界诸天人之情欲俱无，但有形色。无色界诸天人色相皆空，得无上乐。

10. 宋云、惠生

闻义里有燉煌人宋云^(一)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

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二)，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赤岭^(三)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四)，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五)。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砂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风俗政治多为夷法。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六)。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子也。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七)。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从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八)。城傍花果似洛阳，唯土屋平头为异也。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九)。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父老传云，此像本从南方，腾空而来，于阗国王亲见礼拜，载像归，中路夜宿，忽然不见。遣人寻之，还来本处。即起塔，封四百户，供洒扫。户人有患，以金箔贴像所患处，即得阴愈，后人于此像边造丈六像者，及诸宫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

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观其年号，是姚秦时幡。从捍磨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阩国^(一〇)。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劈面，以为哀戚。发长五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于阩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石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见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阩王更作精舍笼之。令之覆瓦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非皮非綵，莫能审之。案于阩国境东西不过三千余里。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朱驹波国^(一一)。人民山居，五果甚丰。食则曲麦，不立屠杀。食肉者以自死肉。风俗言音与于阩相似。文字与婆罗门同。其国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人汉盘陀

国(一二)界。西行六月,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猛城(一三)。三日,至不可依山(一四)。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咒杀商人。盘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乌菴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善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悔过向王。王即位,徙之葱岭山。去此池二千余里。今日国王,十三世祖也。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匪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半天矣。汉盘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东有孟津河(一五),东北流向沙勒(一六)。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寒。北风驱雁,飞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一七)。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服饰,惟有毡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劲切,人畜相依。国之南界有大雪山(一八),朝融夕结,望若玉峰。十月之初,至嚙哒国(一九)。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乡士不识文字,礼教俱阙。阴阳运转,莫知其度。年无盈闰,月无大小,用十二月为一岁。受诸国贡

献，南至牒罗(二〇)，北尽敕勒(二一)，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二二)。王居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金凤皇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至于设会，一人唱则客前，后唱则罢会。唯有此法，不见音乐。嚧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戴一角，长八尺，奇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王妃出则舆之，入坐金床。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自余大臣妻皆随伞。头亦似有角，团圆下垂，状似宝盖。盖观其贵贱，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器用七宝。诸国奉献，甚饶珍异。按嚧哒国去京二万余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国(二三)。境甚狭，七日行过。人民山居，资业穷煎，风俗凶慢，见王无礼。国王出入，从者数人。其国有水，昔日甚浅。后山崩绝流，变为二池，毒龙居之，多有灾异。夏喜暴雨，冬则积雪。行人由之，多致艰难。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不见。祭祀龙王，然后平复。十一月中旬，入罽弥国(二四)。渐出葱岭，土田饶确。民多贫困，峻路危道。人马仅通，一直一道。从钵卢勒国(二五)向乌场(二六)，铁锁为桥，悬虚而度。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土气和暖，地方

数千里。民物殷阜，匹临淄之神洲，原田膺膺，等咸阳之上土。鞞罗^(二七)施儿之所，萨埵^(二八)投身之地。旧俗虽远，土风犹存。国王精进，菜食长斋。晨夜礼佛，击鼓吹贝，琵琶箜篌，笙箫备有。日中已后，始治国事。假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随事轻重，当时即决。土田肥美，人物丰饶。百谷尽登，五果繁熟。夜闻钟声，遍满世界。土饶异花，冬夏相接。道俗采之，上佛供养。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拜受诏书。闻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並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宋云于是与惠生出城外寻如来教迹。水东有佛晒衣处。初，如来在乌场国行化，龙王瞋恚，兴大风雨。佛僧伽梨表里通湿。雨止，佛在石下东面而坐，晒袈裟，年岁虽久，彪炳若新。非直条缝明见，至于细缕亦新。乍往观之，如似未彻。假令刮削，其文转明。佛坐处及晒衣所並有塔记。水西有池，龙王居之。池边有一寺，五十余僧。龙王每作神变。国王祈请，以金玉珍宝投之

池中。在后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龙而济，世人名曰龙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来履石之迹，起塔笼之。履石之处，若水践泥。量之不定，或长或短。今立寺可七十余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静，嚼杨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树，胡名曰婆楼。城北有阇罗寺，佛事最多。浮图高大，僧房逼侧。周匝金像六十躯。王年常大会于此寺。国内沙门咸来云集。宋云、惠生见彼比丘戒行精苦，观其风范，特加恭敬，遂舍奴婢二人，以供洒扫^(二九)。去王城东南山行八日，如来苦行投身饿虎之处。高山巖崿，危岫入云。嘉木灵芝，丛生其上。林泉婉丽，花彩曜日。宋云与惠生割舍行资，于山顶造浮图一所，刻石隶书，铭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余僧。王城南一百余里，有如来昔在摩休国^(三〇)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处，阿育王起塔笼之，举高十丈。折骨之处，髓流著石，观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三一)。甘泉美果，见于经记。山谷和暖，山木冬青。当时太簇御辰，温风已扇，鸟鸣春树，蝶飞花丛。宋云远在绝域，因瞩此芳景，归怀之思，独轸中肠。遂动旧疹，缠绵经月。得婆罗门咒，然后平善。山顶东南有太子石室，一口两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记之。塔南一里，太子草庵处。去塔一里东北下山五十步，有太

子男女绕树不去，婆罗门以杖鞭之，流血洒地处。其树犹存，洒血之地，今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释化为师子，当路蹲坐遮嫚婁(三二)之处。石上毛尾爪迹，今悉炳然。阿周陀窟(三三)及门子供养育父母处，皆有塔记。山中有昔五百罗汉床，南北两行，相向坐处。其次第相对，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驴数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然往还。寅发午至，每及中餐。此是护塔神湿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弥常除灰。因人神定，维那挽之，不觉皮连骨离，湿婆仙代沙弥除灰处。国王与湿婆仙立庙图其形像，以金傅之。隔小岭，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罗汉夜叉常来供养，洒扫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门道荣至此，礼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三四)，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嚙哒所灭，遂立敕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性暴凶，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自恃勇力，与罽宾争境，连兵战斗，已历三年。王有斗象七百头，一负十人，手捉刀，揜象鼻缚刀，与敌相击。王常停境山，终日不归。师老民劳，百姓嗟怨。宋云诣军通诏书。王凶慢无礼，坐受诏书。宋云见其远夷不可制，任其倨傲，未能责之。王遣传事谓

宋云曰：“卿涉诸国，经过峻路，得无劳苦也？”宋云曰：“我皇帝深味大乘，远求经论。道路虽峻，未敢言疲。大王亲总三军，远临边境，寒暑骤移，不无顿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国，愧卿此问。”宋云初见王是夷人，谓不可以礼责，任其坐受诏书。及亲往复，乃有人情。遂责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亦有尊卑。嚧哒、乌场王並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王答曰：“我亲见魏王则拜。得书坐读，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书，犹自坐读。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读书，于理无失。”云无以屈之。遂将云至一寺，供给甚薄。时跋提国^(三五)送师子儿两头与乾陀王。云等见之，观其意气雄猛，中国所画，莫参其仪，于是西行五日，至如来舍头施人处。亦有塔寺，二十余僧。复西行三日，至辛头^(三六)大河。河西岸上，如来作摩竭大鱼，从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济人处，起塔为记。石上犹有鱼鳞纹。复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三七)。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户殷多，林泉茂盛，土饶珍宝风俗淳善。其城内外，凡有古寺；名僧德众，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宫。寺内佛事皆是石像，装严极丽，头数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系白象树。此寺之兴，实由兹焉。花叶似枣，季冬始熟。父老传云：“此树灭，佛法亦灭。”寺内图太子夫妻以儿女乞婆罗门像。胡人见之，莫不悲泣。复西行一

日，至如来挑眼施人处，亦有塔寺。石寺石上，有伽叶佛迹。复行西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余步。复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罗城^(三八)。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三九)。《道荣传》云：“城东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来在世之时，与弟子游化此土。指城东曰：“我入涅槃后二百年，有国王名迦尼色迦^(四〇)，此处起浮图。”佛入涅槃后，二百年来，果有国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东，见四童子，累牛粪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荣传》云：“童子在虚空中向王说偈。”王怪此童子，即此童子，即作塔笼之。粪塔渐高，挺出于外，去地四百尺，然后王始更广塔基三百余步。《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从此构木，始得齐等。《道荣传》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为陛。阶砌栌拱，上构众木，凡十三级。”上有铁柱。高三尺，金盘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荣传》云：“铁柱八十八尺，八十围。金盘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讫，粪垢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罗门不信是粪，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岁虽久，粪犹不烂。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满。今天宫笼盖之。雀离浮图自作已来，三经天火所烧，国王修之，还复如故。父老云：“此浮图天火所烧，佛法当灭。”《道荣传》云：“王修浮图，木工既讫，犹有铁柱，无由能上者。王于四角起大高楼，多置金银及诸宝物。王与夫人及诸王子悉在上

烧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后辘轳绞索，一举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尔，实非人力所能举。”塔内物事，悉是金玉，千变万化，难得而称。旭日始升，则金盘晃朗，微风渐发，则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为罗网覆于其上。后数年，王乃思量：“此珠网价值万金，我崩之后，恐人侵夺。”复虑大塔破坏，无人修补。即解珠网，以铜镬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种树，树名菩提，枝条四布，密叶蔽天。树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龙，典掌此珠。若兴心欲取，则有祸变。刻石为铭，嘱语将来，若此塔坏，劳烦后贤，出珠修治。雀离浮图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圆，高二丈，甚有神变，能与世人报吉凶。触之若吉者，金铃鸣应；若凶者，假令人摇撼，亦不肯鸣。惠生既在远国，恐不吉反，遂礼神塔，乞求一验。于是以指触之，铃即鸣应。得此验，用慰私心。后果得吉反。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至此顿尽，唯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拟奉尸毗王塔。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于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来为尸毗王^(四一)救鸽之处，亦起塔寺。昔尸毗王

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然，至今犹在。若服一粒，永无疟患。彼国人民须禁日取之。《道荣传》云：“至那迦罗诃国(四二)，有佛顶骨，方圆四寸，黄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闪然似仰蜂窠。至耆贺滥寺有佛袈裟十三条。以尺量之，或短或长。复有佛锡杖长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轻重不定，值有重时，百人不举，值有轻时，一人胜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发，並作宝函盛之，朝夕供养。至瞿罗窟(原作鹿，兹改正)，见佛影窟。入山十五步，西南向户遥望，则众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见。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渐渐却行，始见其相。容颜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方石，石上有佛迹。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处。窟北一里，有目连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图，高十丈。云此浮图陷入地，佛法当灭。並为七塔，塔南石铭云如来手书，胡字分明，于今可识焉。”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至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衡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並载之，以备缺文。(《洛阳伽蓝记》卷五)

(一) 宋云、惠生纪行原书已佚。《洛阳伽蓝记》此段，仅节录而已。莱麦撒于甚早时期，即译成法文，附于所译《佛国记》之前。英人比耳又译成英文，附于所译《西域记》之前。杭县丁谦有《宋云求经记地理考证》，在《浙

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中。余特参酌诸家之说，而更为考如下。

惠生，《魏书·西域传》嚙哒国条作慧生。

(二) 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胡太后诏遣宋云偕比丘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冬，还京师，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是宋云、惠生之起行，在熙平元年也。此时魏之京都，已移至洛阳矣。

(三) 赤岭见《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鄯州鄯城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故石堡城，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丁谦谓即今西宁丹噶尔西南百三十里之日月山，其言是也。

(四) 秦岭陇坻鸟鼠俱同穴，固不独赤岭一地为然也。

(五) 吐谷浑，《魏书》卷一百一有专传，本辽东鲜卑种，吐谷浑率其部众西徙洮水西南，逐水草，庐帐而居，后世子孙遂以吐谷浑为氏。当其强盛时，今之青海，皆隶属焉。吐谷浑城似即其国都伏俟城也，在青海西十五里。

(六) 鄯善在罗布泊南岸。宋云、惠生之往西域，乃经今青海而至罗布泊，不由普通所行嘉峪关之大道也。

(七) 左末城，《汉书》及《魏书·西域传》皆作且末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沫地。今车尔成(Cherchen)即古且末国也。《魏书·西域

传》云：“且末国都且末城，在鄯善西。……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豫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八) 末城不可考。

(九) 捍磨城即汉时之犂弥国，西通千阅三百九十里。丁谦谓即今克里雅市。比耳谓或即玄奘《西域记》之媲摩城也。斯且因(Stein)考谓和阗东北五十五英里之乌村塔第(Uzun-tati)村落即媲摩城云。此处所云之金像，或即玄奘所记之雕檀立佛像也。

(一〇) 于阗国已详前文。

(一一) 朱驹波国，《魏书·西域传》作朱居波国。《新唐书·西域传》作朱俱波，或朱俱槃，即《西域记》之斫句迦国也。东西学者，皆指定叶尔羌附近之喀格里克(Karghalik)村为斫句迦之遗址也。

(一二) 汉盘陀国，《魏书·西域传》作渴槃陀国，在葱岭东，朱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新唐书·西域传》作喝盘陀，或曰汉陀，曰渴饭檀，《西域记》作渴盘陀国。亨利玉尔谓即帕米尔东面之撒里库尔(Sarikkul)及塔什库尔干(Tash Kurghan)一带地也。

(一三) 钵猛城，丁谦谓当在今博勒根回庄处。

(一四) 不可依山今为池克里克山口(Chiklik Pass)。

(一五) 孟津河即徙多河(Sita)。

(一六) 沙勒, 汉时疏勒, 今代喀什噶尔城也。

(一七) 钵和国, 丁谦谓为乾竺特, 一作坎巨提, 比耳谓为博罗尔。余意以为皆非确情。钵和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二之钵利曷国。依玄奘所载情形观之, 钵利曷国当在骨克察河(Kokcha)之支流瓦尔撒克河(Varsakh R.)附近。吴德(Wood)纪程附图, 有地名法罗喀儿(Farokhar), 又名法尔喀儿(Farkhar), 或即钵利曷之原音也。

(一八) 大雪山即印度库士山。

(一九) 嚧哒国, 《魏书·西域传》有详记。

(二〇) 牒罗比尔谓即铁拉布克梯(Tirabhukti), 今代谓之曰铁尔胡忒(Tirhut), 福力基族(Vrijjis)之旧壤也。福力基族似为北方月氏人(Skythians)。尝南侵印度至恒河下流之巴德拿城。嚧哒人后亦步尘而南下至巴德拿, 西至马拉瓦(Malava)。

(二一) 敕勒即疏勒, 今喀什噶尔也。

(二二) 宋云、惠生过嚧哒时, 嚧哒势力正盛, 故谓“四十余国, 皆来朝贡”, “四夷之中, 最为强大”也。

(二三) 丁谦径将波斯改为波知, 不免武断。波知乃巴尔提(Balti)之转音, 且地位亦与波斯不合也。比耳谓当此时, 东至葱岭之麓, 皆可称波斯, 或东波斯也。(见爱尔费音斯顿 Elphinstone 之《印度史》)两家之说, 比耳较为可信。唯余愿指出《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章, 有拍社省(Pashai)者, 其地位与读音, 皆合于宋云、惠生此处所记之波斯也。

(二四) 賒弥国，《魏书·西域传》云：“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专事诸神，亦附嚧哒。东有钵卢勒国，路峻，缘铁锁而度，下不见底。熙平中，宋云等竟不能达。”又《乌苌国传》云：“在賒弥南。”賒弥之位置已瞭然，其为今之乞特拉尔(Chitral)无疑也。玄奘《西域记》作商弥国，其原音为 Sambhi。

(二五) 钵卢勒国即博罗尔(Bolor)之别译。《西域记》卷三作钵露罗国。

(二六) 乌场国，《魏书·西域传》作乌苌国。玄奘《西域记》作乌仗那国。又有作乌茶者，或邬茶者。《梵语杂名》作乌儻也囊，《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作越底延，皆自梵语 Udyana 转变而来。乌场之领土，依时代而变迁，大概今之斯瓦脱河(Swat R.)沿岸，即其中心也。

(二七) 鞞罗，比耳谓即梵语 Vessantara 之首尾二音。玄奘《西域记》卷二称作苏达拿(Sudana)太子，译言“善施”或“善与”。太子天性慈善好施。国中有白神象，其力可使致雨。太子施与羯陵伽国王，人民不服，诉之其父，使逐太子，并其妻子儿女。玄奘记云：“昔苏达拿太子挟在弹多落迦山(旧曰檀特山讹也)，婆罗门乞其男女于此鬻卖。跋虏沙城东北二十余里至弹多落迦山。岭上有窞堵波，无忧王所建。苏达拿太子于此栖隐。其侧不远有窞堵波，太子于此以男女施婆罗门。婆罗门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诸草木，犹带绛色。”

(二八) 萨埵即菩提(Bodhisattva)。如来未成佛时

之名号，在此投身以饲虎也。

(二九) 据《西域记》，乌仗那国王治瞿揭厘城(Manglaur)。

(三〇) 摩休国即 Margus, Margiana 之译音。

(三一) 善持山，比耳谓或为善施之误，即叶波国(Pava)苏达拿太子所居山也。下方记事相合，故比耳之说可信也。

(三二) 嫫婁，梵语 Manti 之译音。苏达拿太子之妃与其子女及夫同时被擒，天帝什(Sakra)使野兽当途以阻妃之归。

(三三) 阿周陀窟(Ajitakuta)，锡兰岛之修行士也。

(三四) 乾陀罗，《魏书·西域传》作乾陀国。《西域记》作健驮逻国(Gandhara)。《佛国记》作鞞陀卫又有作健陀越者。梵语乾陀(Gandha)，香也。《唐高僧传》卷一译其义曰香行国。慧苑之《一切经音义》作香遍国，其他有作香风国，或香洁国者。国在乌仗那之南，迦布罗河北岸皆是也。乾陀罗本名业波罗国，西史中无可考证。比耳谓或由乌场国都瞿揭厘城东北之阿波逻罗龙泉(Apalala)而有此名。龙泉即斯瓦脱河(Swat)之源也，河水流经全境，灌溉田园，国人赖之。古代即以阿波逻罗为国名，亦意中之事也。(参见《西域记》卷三)

(三五) 跋提国似即《梁书》卷五四之白题国。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西极波斯。依其位置考之，必即巴尔提(Balti)。《魏书》又作波知也。

(三六) 辛头大河即印度斯河。

(三七) 佛沙伏城即《西域记》卷二之跋虏沙城。恭尼翰指定为今巴罗村(Palo-dheri)。丁谦谓即《魏书》之富楼沙, Peshawar, 误矣。

(三八) 乾陀罗城即乾陀罗国都白沙威尔也。

(三九) 雀离乃梵语 Sula 之译音, 顶上三叉戟也。

(四〇) 迦尼色迦(Kanishka) 为月氏国主, 有功佛教, 已详上文。

(四一) 尸毗王,《西域记》卷三作尸毗迦(Sivika), 印度提婆拔提城(Devapati)之城主, 即佛陀之前生也。尸毗迦救鸽逸事, 详《贤愚经》卷一、《六度集经》卷一、《菩萨本生鬘论》卷一。法显《佛国记》云:“宿呵多国佛法亦盛。昔天帝释(Sakra)试菩萨, 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既成道, 与诸弟子游行。语云, 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国人由是得知, 于此处起塔, 金银校饰。”据《贤愚经》其事迹大概如下: 天帝释及毗首羯摩(Visvakarman)二天, 相谋试尸毗迦之念力。毗首羯摩先化一鸽, 飞向提婆拔提城。天帝释化为鹰, 追鸽入王宫。鸽入王之居室, 遂潜隐怀中。鹰追至王之殿中, 进白曰:“我追鸽, 将作饵以充饥。鸽之命运, 既在我掌中, 愿王速返鸽与我。”王曰:“我救济一切有情。穷鸟恐怖依我, 不能与汝。”鹰曰:“王救一切有情, 请救我饥饿, 则不愧王众生济度之誓愿也。”王乃取利剑, 割股肉与鹰。使侍臣权衡之, 股肉较轻于鸽。王乃再三割股, 次割两臂两胁, 直至昏倒仆地。时帝释现本形, 深

赞尸毗迦王之波罗蜜行，恢复王之身体。

(四二) 那迦罗诃国，《西域记》卷二作那揭罗曷国(Nagarahara)。《佛国记》作那竭国，今之哲拉拉拔德(Jalalabad)地方也。

11. 玄奘

玄奘者，世界史上屈指可数之大旅行家也。其旅行区域甚广，旅行记事详悉。旅行新疆者，大抵专记南道或北道，而玄奘则往返两道。往印度者，大抵皆取道葱岭入迦湿弥罗，而玄奘则涉天山，过热海，至突厥可汗之廷，而后经昭武九姓之地，出铁门，渡雪岭，而后至于印度。纵横印度国内，曲折跋涉，记录当时之政教，至为详细。《大唐西域记》一书，为研究印度古史古地不可缺之键钥也。玄奘者，又教理学大家也。未往印度之先，已通大小乘之学。既入印度，更就大小乘之硕学大德习教义。中印度那烂陀寺为当时佛教研究之渊丛。玄奘留于其寺前后五六年，从戒贤(Silabhadra)受学。戒贤承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之教系，鼓吹赖耶《缘起论》，盛说《瑜伽》教系之法门。玄奘入竺之志在传《瑜伽师地论》之教义。故入戒贤之门，以研究《瑜伽》教系之法门及《唯识》之关系。归国以后，于翻译各种经论之外，又自创唯识之大乘教(唯识又曰法相)。以后谈法相宗者，推玄奘为祖师焉(佛教自晋至唐前后共分十三宗。十三宗者，涅槃、地论、摄论、成实、俱舍、律、三论、净土、禅、天台、华严、法相，真言是也。唐时涅槃、地论、摄论、成实、俱舍五宗，或合并他宗，或势力不大，仅

其余八宗最盛行。唐以后又仅有律、禅、净土三宗流行)。玄奘者,翻译界之革命家也。在中国佛教史上,可大书特书之人也。玄奘以前之译经虽多,然往往不能尽原文之真意。玄奘乃新定直译方法。据此定制,改译经论,或译出以前未译之梵本。总共所译出者,达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之多。自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三月,开始翻译,至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前后凡十九年,译事未尝一日辍。玄奘以前之翻译,称曰旧译。玄奘之译及其以后之翻译,称曰新译。译经史上之新纪元,起于此时。

详述玄奘事迹之良书,为慧立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通常简称之曰《慈恩传》。今有英、法文译本。《宋高僧传》卷四、卷五,皆记玄奘者也。其他如《开元释教录》卷八、《贞元释教录》卷一一、《旧唐书》卷一四一、《佛祖统纪》卷三九、《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二至卷一五、《释氏稽古略》卷三、《神僧传》卷六,亦皆有玄奘事迹。录其全传,不免太冗长。兹特参酌《慈恩传》及《高僧传》节录其西游纪程可矣。

玄奘家世及游学以前事迹

释玄奘本名奘,姓陈氏,陈留人也。汉太丘仲弓之后也。曾祖钦,后魏上党太守。祖康,以学优登仕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孙因家。又缙氏人也。父慧,(《高僧传》作惠)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形长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拜江陵令,解纓而退。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识者以为克终。有四男,玄奘

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备通经典，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阉阝之门。虽钟鼓嘈囂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亦未尝出也。又少知色养，温清淳谨。其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因将诣道场，教诵习经业。既得出家，与兄同止。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复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闻芳声，从兹发矣，时年十三也。其后隋氏失御，天下沸腾。帝城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法师虽居童幼，而情达变通，乃启兄曰：“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兄从之，即共俱来。时武德元年矣。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经子午谷入汉川，进向成都。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益部经论，研综既穷，乃泛舟三

峡，沿江而到荆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风斯久，既属来仪，咸请敷说。法师为讲《摄论》、《毗昙》。自夏及冬，各得三遍。罢讲后，复北游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师质难问疑。又到赵州谒深法师学《成实论》。又入长安，止大觉寺就岳法师学《俱舍论》。皆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虽宿学耆年，不能出也。法师既遍谒众师，备殄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並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

往印度纪程

贞观三年秋八月，首途，时年二十六也。至秦州停一宿。又至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去，至彼停月余日。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左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亮问法师来由，逼还京。彼有慧威法师，河西之领袖。既重法师辞理，复闻求法之志，深生随喜，密遣二弟子窃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出玉门关，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行百余里，

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又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甯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于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乾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苏息，得少睡眠，醒后进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彻，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后日盛水取草进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伊吾(今哈密)矣。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时高昌王曲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还，适逢法师，归告其王。王闻，即日发使敕伊吾王遣法师来。比停十余日，王使至，陈王意，拜请殷勤。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时日已暮，法师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请进。”数换良马前去，即以其夜半到王城(今吐鲁蕃)。

门司启王。王敕开门。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欲留法师供养。法师坚辞。王乃为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还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驿马)递送出境。法师见王送沙弥及国书绫绢等，至惭其优饯之厚，上启谢。发日，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敕妃及百姓等还。自与大德以下，各乘马送数十里而归。从是西行，度无半城、笃进城(二城皆不可考)。后人阿耆尼国(Agni，旧名焉耆，今之喀喇沙尔 Karashar)。阿耆尼国(《西域记》起于此)先被高昌寇扰，有恨，不肯给马。法师停一宿而过。前渡一大河(开都河)，西履平川，行数百里入屈支国界(旧云龟兹即今库车)。将近王都，王与群臣及大德僧木叉毳多等来迎。法师至，诸德起来相慰。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寺在城东南。

以法师从家乡来，先请过宿，因就之。王共诸德各还。明日王请过宫，备陈供养。时为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至发日，王给手力、驼马，与道俗等倾都送出。从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贼二千余骑。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禄迦国（旧曰姑墨，今阿克苏），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皜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玄奘此处记逾天山拔达岭 Bedal 情形）。出山后，至大清池（清池亦云热海，见其对凌山不冻，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热海即今亦息渴儿海 Issikkul 也）。周千四五百里（《西域记》作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森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既与相见，可汗欢喜。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蒲萄浆奉法师。于是益相酬劝，仍请说法。法师因诲以十善，爱

养物命，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乃举手叩额，欢喜信受。因停留数日。可汗乃令军中访解汉语及诸国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即封为摩咄达官。作诸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到迦毕试国。又施绯绫法服一袭、绢五十匹，与群臣送十余里。自此西行四百余里，至屏聿，此曰千泉（今喀喇库尔湖南方明白腊克 Mingbulak 地方），地方数百里。既多池沼，又丰奇木，森沉凉润，即可汗避暑之处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坦逻斯城（今之奥李阿塔 Aulie-ata）。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今之曼肯特城 Mankent）。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笈赤建国。又西二百里至赭时国（此言石国，今之塔什干城 Tashkent）。国西临叶叶河（今之锡耳河 Syr-daria）。又西千余里至窆塔利瑟那国（今之乌拉泰拍 Ura-tepe）。国东临叶叶河。河出葱岭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无水草，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今之撒马尔罕城 Samarkand）。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法师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又西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又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国。又西百余里至伐地国。又西五百里至货利习弥伽国。国东临缚乌河。又西南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此言史国）。又西南

山行二百余里入铁门。峰壁狭峭，而崖石多铁矿。依之为门扉。又铸铁为铃，多悬于上，故以为名。即突厥之关塞也。出铁门至睹货罗国(旧曰吐火罗)。自此数百里渡缚乌河(Vax-ab，即阿母河)至活国(即孔度斯城 Kunduz)，即叶护可汗长子坦度设(设者官名)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书至其所，比法师到，公主可贺敦已死，坦度设又病。闻法师从高昌来，又得书，与男女等呜咽不能止。因请曰：“弟子见师目明，愿少停息。若差，自送师到婆罗门国。”其后娶可贺敦年少，受前儿嘱，因药以杀其夫。设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儿特勤篡立为设，仍妻后母。为逢丧故，淹留月余。时新设既立，法师从求使人及邬落(驿马也)，欲南进向婆罗门国。设见云：“弟子所部，有缚喝罗国(元代之巴里黑城 Balkh)，北临缚乌河，人谓小王舍城，极多圣迹。愿师暂往观礼，然后取乘南去。”时缚喝罗数十人闻旧设死，子又立，共来迎慰。法师与相见，言其意。彼曰：“即当便去。彼有好路，若更来此，徒为迂会。”法师从其言，即与设辞，取乘随彼僧去。既至，观其城邑郊郭显敞，川野腴润，实为胜地。城外西南有纳缚伽蓝(此言新)，装严甚丽。伽蓝内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二斗余。又有佛齿长一寸，广八九分，色黄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扫帚，迦奢草作，长三尺余，围

可七寸，其帚柄饰以杂宝。时缚喝西南有锐末陀、胡实健国。其王闻法师从远国来，皆遣贵臣拜请过国，受供养。辞不行。使人往来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喜，乃陈金宝饮食，施法师。皆不受。而反自缚喝南行。与慧性法师（磻迦国人）相随入揭职国（今解苏 Gaz 地方）。东南入大雪山。行六百余里，出睹货罗境，入梵衍那国（今巴城 Bamian）。国东西二千余里，在雪山中（即印度库士山）。涂路艰危，倍于凌磧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涂数丈。故宋玉称西方之艰，层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嗟呼！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稟父母遗体而游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白云我为汉室忠臣。法师今涉雪岭求经，亦可谓如来真子矣。如是渐到梵衍都城。王出迎，延过宫供养，累日方出。此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雪山。经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岭。遇猎人示道，度黑山（《西域记》作黑岭。此乃阿富汗东境锡雅柯山 SiyahKoh 之译义），至迦毕试境。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据地势言之，迦毕试即今之喀菲利斯坦 Kafiristan）。王则刹帝利种也，明略有威，统十余国。将至其都，王共诸僧并出城来迎。就停沙落迦寺。法师即于寺夏坐。于沙落迦安居讫，东进行六百余里，越黑岭，入北印度境，至滥波国（在今阿

富汗东境拉格曼 Lagman 地方)。国周千余里。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岭。岭有窣堵波，是佛昔从南步行到此住立。后人敬恋，故建兹塔。自斯以北，境域皆号蔑戾车（此言边地，梵语 Mleccha 之译音）。从此南二十余里，下岭渡河，至那揭罗喝国（今北印度哲拉拉拔特 Jalalabad）。东南山行五百余里，至健陀逻国（旧云健陀卫 Gandhara）。其国东临信度河（即印度斯河），都城号布路沙布罗（梵语 Purusha-pura 之译音，今配夏洼城）。国多贤圣，古来作论诸师那罗延天、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法救、如意、胁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东北有置佛钵宝台。钵后流移诸国，今现在波刺拿斯国（即拜那莱斯城 Benares）。东北百余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逻伐底城（大河即迦布逻河。布色羯逻伐底城 Puskaravati 在迦布逻河之北，今哈夏脱那格儿 Hashtnagar 城也）。城东有窣堵波，无忧王造，即过去四佛说法处也。城北四五里伽蓝内，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所立。即释迦佛昔行菩萨时，乐行惠施于此国。千生为王，即千生舍眼处。此等圣迹无量，法师皆得观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银绫绢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从此又到乌铎迦汉蓬城（蓬字《西域记》作荼字，以《西域记》为确。圣马丹谓即今俄欣特城 Ohind）。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余里，

人乌仗那国(此言苑,昔阿输迦王之苑也。旧称乌长讹也,梵语原音为 Udyana),夹苏婆萨堵河(今斯瓦脱河 Swat R.)。其王多居耆揭厘城(在北纬三十四度五十分,东经七十一度五十分),人物丰盛。城东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逻罗龙泉,即苏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冻,暮即雪飞,仍含五色,霏霏舞乱,如杂华焉。城东北,闻说有人登越山谷逆上,从多河,涂路危险,攀缘纒纒,践蹶飞梁。可行十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旧都也。自乌铎迦汉蓬城南渡信度河,河广三四里,流极清急。渡此河,至坦叉始罗国(梵语原音 Taksasila,今哈散阿伯特 Hasan Abdel)。从此东南七百余里,有僧诃补罗国(梵语原音 Simhapura,今盐岭 Salt Range 之北)。又从此东南山行五百余里,至乌刺尸国(梵语原音 Urasi,今拉胥 Rash 地方)。又东南,登危险,渡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旧曰罽宾,讹也)。其都城西临大河。法师初入其境,至石门。彼国西门也,王遣母弟将车马来迎。渐进王城,离可一由旬,到达摩舍罗(此言福舍,王教所立,使招延行旅,给贍贫乏)。王率群臣及都内僧诣福舍相迎。羽从千余人,幢盖盈涂,烟华满路。既至相见,礼赞殷厚。自手以无量华供散乞。请乘大象,相随而进。至都,止闍耶因陀罗寺。明日请入宫供养。王给书手

二十人，令写经论。别给五人，供承驱使。资待所须，事事公给。彼师称法师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洁，思理淹深，多闻总持，才睿神茂，而性爱贤重士。既属上宾，盱衡延纳。法师亦倾心谘禀，晓夜无疲。因请讲授诸论。彼公是时年向七十，气力已衰，庆逢神器，乃励力敷扬。自午已前，讲《俱舍论》。午已后，讲《顺正理论》。初夜后，讲《因明声明论》。由是境内学人，无不悉集。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彼公欢喜，叹赏无极。谓众人曰：“此脂那僧智力宏贍，顾此众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继世亲昆季之风。所恨生乎远国，不早接圣贤遗芳耳。”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学诸经论，礼圣迹。已乃辞，西南逾涉山涧，行七百里，至半笈嗟国（梵语原音为 Parnotsa，今拍伦次 Prunts 地方）。从此东行四百余里，至遏逻阁补罗国（梵语原音为 Raja-pura，今之拉觉利 Rajaori 地方）。从此东南，下山渡水，七百余里至磔迦国（梵语原音为 Takka，其国在今毗耶奢河 Bias 西，印度河 Indus 东）。自蓝波至于此土，其俗既往边荒，仪服语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风焉。自出曷逻阁补罗国，经二日，渡旃达罗婆伽河（此云月分），到阇耶补罗城。宿于外道寺。后日到奢羯罗城（梵语原音为 Sagala，今之锡尔柯脱 Sialkot）。从此出那罗僧诃城，东至波罗奢大林中。逢群

贼五十余人，法师及伴所将衣资，劫夺都尽。仍挥刀驱就道南枯池，欲总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萝蔓，法师所将沙弥遂映刺林。见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过。私告法师，即相与透出。东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罗门耕地，告之被贼。彼闻惊愕，即解牛与法师向村吹贝声鼓。相命得八十余人，各将器仗，急往贼所。贼见众人逃散，各入林间。法师遂到池，解众人缚。又从诸人施衣分，与相携投村宿，人人悲泣。独法师笑曰：“居生之贵，唯乎性命。性命既存，余何所忧？故我土俗书云，而天地之大宝曰生，生之既在，则大宝不忘。小小衣资，何足忧悒？”由是徒侣感悟，其澄波之量，浑之不浊如此。明日，到磔迦国东境。至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菴罗林。林中有一七百岁婆罗门。及至观之，可三十许，形质魁梧，神理淹审。明《中百》诸论，善《吠陀》等书。有二侍者，各百余岁。法师与相见，延纳甚欢。就停一月，学《经百论》、《广百论》。其人是龙猛弟子，亲得师承，说甚明净。从此东行五百余里，到至那仆底国，诣突舍萨那寺。有大德毗腻多钵腊婆（此云调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风仪，善三藏。自造《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因住十四月，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从此东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阇烂达那国（《西域记》作阇烂达罗国。梵语原音为 Jala-

ndra,在彭甲伯境)。入其国诣那伽罗驮那寺。有大德旃达罗伐摩(此云月胄)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学《众事分毗婆沙》。从此东北,登履危嶮,行七百余里至屈露多国(梵语原音为 Kuluta)。自屈露多国南行七百余里,越山渡河,至设多图卢国(梵语原音为 Satadru)。从此西南行八百余里至波里夜咄罗国(梵语原音为 Paryatra)。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秣兔罗国(今之 Muttra)。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萨他泥(原作渥,据《西域记》改正)湿伐罗国(中印度,梵语原音为 Sthanesvara,今唐内斯洼 Thanesar)。又东行四百余里至禄勒那国(中印度,据《西域记》卷四应作宰禄勤那国。梵语原音为 Srughna,今代拉 Dehra 地方)。东临殑伽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今阁姆那河 Jumna)中境而流。又河东行八百余里至殑伽河,源广三四里。东南流入海处,广十余里。其味甘美,细沙随流。彼俗书记谓之福水。就中沐浴,罪孽消除。掇波嗽流,则殃灾殄灭。没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妇,常集河滨。皆外道邪言,无其实也。后提婆菩萨示其正理,方始停绝。国有大德名阁耶毳多,善闲《三藏》。法师遂住一冬半春,就听经部《毗婆沙》讫,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梵语原音为 Matipura,今曼达洼 Mandawar)。其王戌陀罗种也。其国有大德名蜜多斯那,年

九十，即德光论师弟子。善闲《三藏》。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钵论》（此言《辨真论》，二万五千颂，德光所造）、《随发智论》等。又从此北行三百余里至婆罗吸摩补罗国。（北印度梵语原音为 Brahmapura，今喀好吴尔 Carhwal）。又此东南行四百余里至罽𤇔罗国（中印度境，《慈恩传》脱去罽字，兹就《西域记》改正，梵语原音为 Ahicata，今罗希康特 Rohikhanda 东部之拉姆那格儿 Ramnagar 即其首府也）。又南行二百余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罗删拏（原作那字，兹据《西域记》改正）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Virasana，今爱塔 Etah 府之比耳撒儿 Bilsar 地方也）。又东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apitha，今之桑开撒儿 Sankisa）。从此东南（原作西北，兹据《西域记》改正）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阇国（此言曲女城，中印度，梵语原音为 Kanakubja，今名康脑笈 Kanauj）。国周四千里，都城西临殑伽河，长二十余里，广五六里。其王吠奢种也，字曷利沙伐弹那（此言喜增）。在位仁慈，国人称咏。时东印度羯罗拿苏伐剌那国（此言金耳）设赏迦王（此言日），恶其明略，而为邻患，乃诱而害之。大臣婆尼（此言明了）及群僚等悲苍生之无主，共立其弟尸罗阿迭多（此言戒日）统承宗庙。王雄姿秀杰，算略宏远，德动天地，义感人神。遂能雪报兄

仇，牢笼印度。威风所及，礼教所沾，无不归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于是戢武韬戈，营树福业，敕其境内，无得杀生。凡厥元元，普令断肉。随其圣迹，皆建伽蓝。岁三七日，遍供众僧。五年一陈无遮大会，府库所积并充檀舍。详其所行，须达拿之流矣（参见新、旧《唐书》天竺国传）。法师入其国，到跋达罗毗河罗寺住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曰《胄毗婆沙记》。自此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殑伽河，南至阿逾陀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yodhya，今乌德 Oudh 城）。其国有世亲（Vasubandhu）菩萨及无著（Asanga）菩萨兄弟二人说法处及著经处。从此东行三百余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yamukha）。从此东南行七百余里，渡殑伽河南阎牟那河（Jumna），北至钵罗耶伽国。（梵语原音为 Prayaga，今阿拉哈巴德市 Allahabad）。从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恶兽野象。经五百余里至侨赏弥国。（旧曰俱胝弥，讹也，在中印度，梵语原音为 Kausambi，今东斯河 Tons R. 西，自阿拉哈巴德市达于哲巴尔普儿 Jabalpur 铁路皆是）。城东南重阁，是世亲造《唯识论》处。次东菴没罗林，有故基。是无著菩萨作《显扬论》处。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鞞索迦国（梵语原音为 Visaka，今毕赛普尔 Biseipur）。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室罗伐悉底国

(旧曰舍卫，讹也。梵语原音为 Sravasthi，巴利语为 Savatthi，侨萨罗国 Kosala 之首府，在今尼泊尔之南)，周六千余里。从此东南行八百余里至劫比罗伐率堵国(旧曰迦毗罗卫国，梵语原音为 Kapilavastu，在尼泊尔南境)，国周四千余里，都城千余里，并皆颓毁。宫城周五里，叠砖而成，极牢固，内有故基。净饭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寝殿。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侧有精舍，是释迦菩萨降神母胎处，中作菩萨降生之像。从此东行荒林五百余里至蓝摩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Ramagrama，在尼泊尔南境)，居人稀少。故城东有砖窣堵波，高百余尺。如来涅槃后，此国先王分得舍利还而造也，每放光明。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罗国(梵语原音为 Kusinagara，在尼泊尔南境)，处极荒梗。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此言无胜，旧曰阿利跋提河，讹也。梵语原音为 Ajitavati)。河侧不远，至婆罗林，其树似榭而皮青叶白，甚光润，四双齐高，即如来涅槃处也。有大砖精舍，内有如来涅槃之像，北首而卧。从此复大林中经五百余里，至婆罗痾斯国(梵语原音为 Varanasi，今拜那莱斯 Benares)，国周四千余里。都城西临殑伽河，长十余里，广五六里。渡婆罗痾斯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从此顺殑伽河流东行三百余里至战主

国(梵语原音为 Yuddhapati, 今恒河及松河中间地, 其首府为格齐普尔 Ghazipur)。从此东北渡菟伽河, 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厘国(旧曰毗舍离国, 讹也。今白萨尔 Besarh 地方)。国周五千余里, 土壤良沃, 多菴没罗果、茂遮果。都城荒毁, 故基周六七十里, 居人甚少。宫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蓝, 旁有窣堵波。是佛昔说《毗摩罗诘经》处。又南渡菟伽河至摩揭陀国(旧曰摩伽陀, 讹也。梵语原音为 Magadha), 周五千余里。俗崇学重贤, 伽蓝五十余所, 僧万余人, 多大乘学。河南有故城, 周七十余里。虽复荒颓, 犹有雉堞。昔人寿无量岁时, 号拘苏摩补罗城(此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 故致此号。后至人寿数千岁时, 更名波吒厘子国(旧曰熙涟弗邑, 讹也。梵语为 Pataliputra, 又作华氏城), 复约波吒厘树为名。至佛涅槃后第一百年, 有阿输迦王(此言无忧王, 旧曰阿育王), 即频毗娑罗王(此言影坚)之曾孙, 自王舍城迁都来此。年代浸远, 今唯故基。伽蓝数百, 存者二三。故宫北临菟伽河, 为小城, 城有千余家。宫北有石柱, 高数十尺, 无忧王作地狱处。法师在小城停七日, 巡礼圣迹。从此又南行百余里, 到菩提树。树垣垒砖, 高峻极固, 东西长, 南北稍狭。正门东对尼连禅河。南门接大花池, 西带嶮固, 北门通大伽蓝。其内圣迹连接, 或精舍, 或窣堵波, 并诸王大臣, 豪

富长者，慕圣营造，用为旌记。正中有金刚座。停八九日，礼拜方遍。

那烂陀寺留学

至第十日，那烂陀寺众差四大德来迎，即与同去。既至，合众都集。法师与相见讫，于上坐头别安床命法师坐，徒众亦坐。坐讫，遣维那击鞞椎，唱法师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闲解经律，威仪齐整者，将法师参正法藏即戒贤法师也。众共尊重，不斥其名，号为正法藏。于是随众人谒。既见，方事师资，务尽其敬，依彼仪式，膝行肘步，鸣足顶礼。问讯赞叹讫，法藏令广敷床座，命法师及诸僧坐。坐讫，问法师从何处来。报曰，从支那国来，欲依师学《瑜伽论》。闻已啼泣。法师得亲承斯记，悲喜不能自胜。法藏又问曰，法师汝在路几年。答三年。既与昔梦符同，种种海喻，令法师欢喜，以申师弟之情。言讫辞出。向幼日王院安置于觉贤房第四重阁，七日供养已，更安置上房，在护法菩萨房北，加诸供给。日得担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豆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于乌豆，作饭香鲜，余米不及。唯摩揭陀国有此秔米，余处更无。独供国王及多闻大德，故号为供大人米。月给油三斗，酥乳等随日取足。净人一人、婆罗门一人，免诸僧事，

行乘象輿。那烂陀寺主客万僧，预此供给，添法师合有十人。其游践殊方，见礼如此。印度伽蓝数乃千万，状丽崇高，此为其极。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集。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建立已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秬米酥乳数百石。由是学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艺业成就，斯其力焉。法师于那烂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观礼圣迹，皆周遍观礼讫。还归那烂陀寺，方请戒贤法师讲《瑜伽论》。同听者数千人，经十五日讲彻。遣人将婆罗门送与戒日王，王封以三邑。法师在寺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已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印度梵书。如是钻研诸部，及学梵书，凡经五岁。

巡游五印度

从此复往伊烂拿钵伐多国（梵语原音为 Iranapa-

rvata,义犹沙山也。今孟吉尔 Munghir 地方,又简称伊烂拿国)。其国伽蓝十所,僧徒四千余人。多学小乘说、《一切有部》义。近有邻王,废其国君,以都城施僧,于中并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二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毳多(此云如来密),二名驪底僧诃(此云师子忍也)。俱善《萨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自此顺旃伽河南岸东行三百余里至瞻波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Campa,今拔格尔普儿 Bhagalpur)。伽蓝十所,僧徒二百余人,习小乘教。城垒砖,高数丈,基隍深阔,极为崇固。自此东行四百余里,至羯朱唵祇罗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ajanghara,今之拉基马哈尔 Rajmahal 地方)。寻礼圣迹,伽蓝六七所,僧徒三百余人。自此东渡旃伽河,行六百余里至奔那伐弹那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Punyavardhana,今拍白那 Pabna)。寻礼圣迹。自此东南行九百余里至羯罗拿苏伐刺那国(东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arnasuvarana,今巴拉白姆及其附近。《慈恩传》此处行程与《西域记》不合,似有颠倒)。不食乳酪,此承提婆达多遗教也。从此东南出,至三摩怛吒国(东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Samatata,今恒河口附近)。滨近大海,气序和畅。自此三摩怛吒国西行九百余里至耽摩栗底国(东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Tamralipti,今汤陆港 Tamruk),居近海隅。

是时闻海中有僧伽罗国(此云执师子,今锡兰岛),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论》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达彼。未去间,逢南印度僧相劝云:“往师子国者不须水路,海中多有恶风药义涛波之难,可从南印度东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虽复跋履山川,然用为安稳,并得观乌荼等诸国圣迹。”法师即西南向乌荼国(梵语原音为 Udra,今俄利萨 Orissa)。国东南境,临大海,有折利怛罗城(此言发行,梵语原音为 Caritra,今喀塔克市 Cuttak 附近之南得拉市 Nendra),即入海商人及远方客旅往来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罗国二万余里。每夜静无云之时,遥望见彼佛牙窠堵波上宝珠,光明莹然,状似空中星烛。自此西南大林中行一千二百余里至恭御陀国(东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ongoda,今甘哲姆 Ganjam)。从此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羯陵伽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alinga,今果达瓦利河以北,孟加拉湾沿岸皆是)。伽蓝十余所,僧五百余人。学《上座部法》。自此西北行一千八百余里至南侨萨罗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osala)。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爱尚学艺。其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法师就停月余日,读《集量论》。从此南大林中,东南行九百余里至案达罗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ndhra。今果达瓦利河口)。城侧有大伽蓝,雕构宏壮,尊容丽肃,

前有石窠堵波高数百尺。从此南行千余里至驮那羯磔迦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Dhanakataka, 今克利胥那 Krishna 河口处)。法师在其国逢二僧,一名苏部底,一名苏利耶,善解《大众部三藏》。法师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彼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遂结志同行,巡礼圣迹。自此南行千余里至珠利耶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Cholya, 今彭纳河口以南诸地)。从此南经大林,行一千五六百里至达罗毗荼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Dravida, 今玛德拉斯市以南诸地),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梵语原音为 Kanchipura, 即《汉书·地理志》之黄支国)。建志城即达磨波罗(此言护法)菩萨本生之处。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罗国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间,而彼王死,国内饥乱。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湿伐罗(此云觉自在云)、阿跋耶邓瑟嚧罗(此云无畏牙)如是等三百余僧来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师与相见讫,问彼僧曰:“承彼国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论》,今欲往彼参学。师等因何而来?”报曰:“我国王死,人庶饥荒,无可依仗。闻赡部洲丰乐安稳,是佛生处,多诸圣迹,是故来耳。又知法之辈,无越我曹。长老有疑,随意相问。”法师引《瑜伽》要文大节征之,亦不能出戒贤之解。自达罗毗荼与师子国僧七十余人西北归,观礼圣迹。行二

千余里至恭建那补罗国（南印度境。《慈恩传》脱去恭字，兹据《西域记》改正，梵语原音为 Konkanapura，今 Goa 东北内地，克里胥纳河上流诸地）。城北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叶长色润，诸国抄写，最以为贵。从此西北经大林猛兽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诃刺佉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Maharashtra，今孟买东北内地是也），其俗轻死重节。王刹帝利种也，好武尚戎，故其国土兵马齐整，法令严明。每使将与敌战，虽丧军失利，不加刑罚，但赐女服，使其羞惭。彼人耻愧，多至自死。常养勇士数千人，暴象数百，临将对阵，又多饮酒，量其欲醉，然后麾旗，以此奋冲，未有不溃。恃兹慢傲，莫顾邻敌。戒日王自谓智略宏远，军帅强盛，亲临征伐，亦不能摧制。自此西北行千余里，渡耐秣陀河（梵语原音为 Narmada，今之那巴达 Narbada 河），至跋禄羯咭婆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Bharukacchapa，今巴罗赫 Bharoch）。从此西北二千余里至摩腊婆国（南罗罗国也，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Malava，今巴罗赫以北诸地），风俗调柔，崇爱艺业。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腊婆、东北摩揭陀二国，称为好学尚贤，善言谈，有风韵。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厘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tali，在印度斯河中流，北纬二十七度附近。此地远出路线之外，似为玄奘传闻者）。土出胡椒

树,树叶似蜀椒。出熏陆香树,树叶类此棠梨也。自此(据《西域记》从摩腊婆国西北行三百余里至契吒国。《释迦方志》卷下,从摩腊婆国西北三日行至契吒国)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ita,今之开治 Kaccha)。自此北行千余里至伐腊毗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Valabhi,今喀梯洼 Kathiawar 半岛之东部瓦拉市 Vala)。今王刹帝利种也,即羯诺鞠阇国施罗阿迭多王(即戒日王 Siladitya)之女婿,号杜鲁婆跋吒(此言帝胄),性躁急,容止疏率,然贵德尚学,信爱三宝。岁设大会七日,延诸国僧,施以上味、奇珍、床座、衣服,爰至药饵之资,无不悉备。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阿难陀补罗国(西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nandapura,今巴那格尔市 Barnagar)。又西北行(据《西域记》从伐腊毗国西行)五百余里至苏刺佗国(西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Surashtra,今之苏刺佗城 Surath)。自此东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罗国(梵语原音为 Gurjjara,其首府为今之巴尔穆尔 Barmer)。又东南行二千八百余里至邬阇衍那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Ujjayani,今之邬真 Ujjain)。去城不远有宰堵波,是无忧王作地狱处。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掷枳陀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Jijhoti,今之本德尔康特 Bundelkand)。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至摩醯湿伐罗补罗国(中印度境,梵语原

音为 Mahesvara-pura, 今果瓦楼城 Gowalior)。从此又西还苏刺侏国。自此复西行至阿点婆翅罗国(西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Adhyavakila, 今印度斯河口, 其首府为喀拉支 Karachi)。如来在日频游其地。无忧王随有圣迹之处, 皆起窣堵波, 今皆具在。从此西行二千余里至狼揭罗国(西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Langala, 自印度斯河口以西至卑鲁芝沿岸, 梅克兰 Mekran 东部皆是也), 临近大海。又从狼揭国东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西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Patasila, 今印度斯河西岸锡喀普儿城 Shikarpur 附近)。从此东北行三百余里至阿鞞荼国(西印度境, 原音为 Avanda, 今拉强普儿城 Rajanpur 附近)。从此又东行七百余里至信度国(西印度境, 今身毒 Sindh 省也, 其首府为今之阿罗尔 Alor), 土出金、银、瑜石、牛、羊、骆驼、赤盐、白盐、黑盐等, 余处取以为药。如来在日, 数游此国。所有圣迹, 无忧王皆建窣堵波以为表记。又有乌波鞞多大阿罗汉游化之迹。从此东行九百余里, 渡河东岸, 至茂罗三部卢国(西印度境, 原音为 Mulasthanipura, 今之麦尔塘 Multan 地方)。从此东北行七百余里至钵伐多罗国(北印度境, 《西域记》无罗字, 其原音为 Parvata, 今之哲谋 Jamu 地方)。其国有二三大德, 并学业可遵。法师因停二年, 就学《正量部》、《根本》、《阿

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回至那烂陀寺及游学成绩

从此复东南还摩揭陀施无厌寺（即那烂陀寺），参礼正法藏讫。闻寺西三逾缮那，有低罗择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罗，本缚罗钵底国人，于萨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及《声明》、《因明》等。法师就停两月，谘决所疑。从此复往杖林山居士胜军论师所。军本苏刺侏国人，刹帝利种也。法师就之，首末二年，学《唯识决释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及问《瑜伽》、《因明》等疑。复还那烂陀寺。时戒贤论师遣法师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法师又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乌荼国有小乘师恃凭小见，制论诽谤大乘，词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张鳞共师等一论。法藏戒贤择海慧、智光、师子光及玄奘四人往破其说。其海慧等咸忧。法师谓曰：“小乘诸部三藏，玄奘在本国及入迦湿弥罗已来遍皆学讫，具悉其宗。若欲将其教旨，能破大乘义，终无此理。奘虽学浅智微，当之必了，愿诸德不烦忧也。若其有负，自是支那国僧无关此事。”诸人咸喜。时复有顺世外道来求论难，乃书四十条义悬于寺门，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数日，无人出应。法师遣房内净

人出取其义，毁破，以足蹶蹉。婆罗门大怒问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诃耶那提婆奴。”婆罗门亦素闻法师名，惭耻更不与论。法师令唤入。将对戒贤法师及命诸德为证，与之共论，征其宗本。婆罗门默无所说。起而谢曰：“我今负矣，任依先约。”法师曰：“我曹释子终不害人。今役汝为奴，随我教命。”婆罗门欢喜敬从。即将向房，闻者无不称庆。时法师欲往乌荼，乃访得小乘所制破大乘义七百颂者。法师寻省，有数处疑，谓所伏婆罗门曰：“汝曾听此义不？”答曰：“曾听五遍。”法师乃于夜中屏去诸人，令讲一遍，备得其旨。遂寻其谬节，申大乘义而破之，为一千六百颂，名《破恶见论》。将呈戒贤法师，及宣示徒众，无不嗟赏。曰：“以此穷覈，何敌不亡。”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原音为 Kamarupa，今阿撒母 Assam）拘摩罗王闻法师德义，发使来请。法师乃辞别戒贤师，与使俱去。至彼，王见甚喜，率群臣迎拜赞叹，延入宫。日陈音乐饮食花香，尽诸供养，请受斋戒。如是经月余，戒日王讨恭御陀还，亦遣使来迎。法师参之于河北。既至，顶礼法师足，散花瞻仰，以无量颂赞叹。周览各地，留连多日。

归国纪程

法师辞欲归。王曰：“弟子方欲共师阐扬遗法，何遽即归？”如是留连复十余日。鸠摩罗王殷勤亦如是，

谓法师曰：“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法师见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国去此遐远，晚闻佛法。虽沾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经言障人法者当代代无眼。若留玄奘，则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之报，宁不惧哉！”王曰：“弟子慕重师德，愿常瞻奉。既损多人之益，实惧于怀，任师去住。虽然，不知师欲从何道而归。师取南海去者，当发使相送。”法师报曰：“玄奘从支那来，至国西界。有国名高昌，其王明睿乐法，见玄奘来此访道，深生随喜，资给丰厚。愿法师还日相过。情不能违。今者还，北路而去。”（案高昌已于贞观十四年为唐所灭，玄奘在印度尚未知也。）王曰：“师须几许资粮？”法师报无所须。王曰：“何得尔！”于是命施金钱等物。鸠摩罗王亦施众珍。法师并皆不纳，唯受鸠摩罗王曷刺厘帔（即粗毛下细者所作），拟在涂防雨。于是告别。王及诸众相饯数十里而归。将分之际，呜噎各不能已。法师以经像等附北印度王乌地多军鞍乘渐进。后戒日王更附乌地王大象一头、金钱三千、银钱一万，供法师行费。别三日，王更与鸠摩罗王跋吒王等各将轻骑数百，复来送别。其殷勤如是。仍遣达官四人名摩诃怛罗（类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书，红泥封印，使达官奉

书，送法师所经诸国，令发乘递送，终至汉境。自发钵罗耶伽国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侨赏弥国城南。劬师罗长者施佛园处礼圣迹讫，复与乌地多王西北行一月余日，历数国，重礼天梯圣迹。复西北行三逾缮那，至毗罗那拿国（又作毗罗删那国 Virasana，已见上文）都城，停两月日，逢师子光、师子月同学二人讲《俱舍》、《摄论》、《唯识论》等，皆来迎接，甚欢。法师至，又开《瑜伽》、《决择》及《对法论》等。两月讫，辞归。复西北行一月余日，经数国，至阁兰达国，即北印度王都。复停一月，乌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余日，至僧诃补罗国。时有百余僧皆北人，赍经像等依法师而还。如此复二十余日，山涧中行。其处多贼，法师恐相劫掠，常遣一僧预前行。若逢贼时，教说远来求法，今所赍持，并经像舍利，愿檀越拥护，无起异心。法师率徒侣后进。时亦屡逢，然卒无害。如是二十余日，行至坦叉尸罗国。重礼月光王舍千头处。国东北五十逾缮那即迦湿弥罗国。其王遣使迎请法师。为象行辘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广五六里。经象及同侣人并坐船而进。法师乘象涉渡时，遣一人在船看守经及印度诸异花种。将至中流，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舫，数将覆没。守经者惶惧堕水，众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夹经本及花种等，自余仅得保全。时迦毕

试王先在乌铎迦汉荼城，闻法师至，躬到河侧奉迎。问曰：“承师河中失经，师不将印度花果种来？”答曰：“将来。”王曰：“鼓浪倾船，事由于此。自昔已来，欲将花种渡者并然。”因共法师还城，寄一寺。停五十余日。为失经本，更遣人往乌长那国抄写《迦叶臂耶部三藏》。迦湿弥王闻法师渐近，亦忘远，躬来参拜，累日方归。法师与迦毕试王相随，西北行一月余日，至蓝婆国境（上方作滥波国）。王遣太子先去，敕都人及众僧庄办幢幡，出城迎候。王与法师渐发。比至，道俗数千人，幢幡甚盛。众见法师欢喜。礼拜讫，前后围绕，赞咏而进。至都，停一大乘寺。时王亦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此复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拿国（原音为 Varana，今之班奴 Bannu，《佛国记》作跋那国）礼圣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国（比耳英译《慈恩传》作 Avakan）。又西北往漕矩吒国（原音为 Jaguda，哥疾宁城 Ghazna 附近）。又北行五百余里至佛栗氏萨儗那国（查《西域记》有弗栗恃萨儗那国，梵语原音为 Varijisthana，今迦布罗 Kabul 附近）。从此东出至迦毕试境。北行，王遣一大臣将百余人，送法师度雪山，负刍草粮食资给。行七日，至大山顶。其山叠嶂危峰，参差多状，或平或耸，势非一仪。登陟艰辛，难为备叙。自是不得乘马，策杖而前。复经七日，至一高岭。岭下有村，可百余家。养

羊，畜羊大如驴。其日宿于此村。至夜半发，仍令村人乘山驼引路。其地多雪涧凌溪，若不凭乡人引导，交恐沦堕。至明尽日，方渡凌嶮。时唯七僧并雇人等有二十余，象一头，骡十头，马四匹。明日到岭底，寻盘道。复登一岭，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岭最高，虽云结雪飞，莫至其表。是日将昏，方到山顶。而寒风凄凛，徒侣之中，无能正立者。又山无卉木，唯积石攒峰，岌岌然如林笋矣。其处既山高风急，鸟将度者，皆不得飞。自岭南岭北，各行数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法从西北下数里，有少平地。施帐宿。旦而进，经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罗缚婆国（原音为 Andrava，今安达拉伯 Andarab），即睹货罗之故地。法师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余里至阔悉多国（原音为 Khosita，今阔斯忒 Khost），亦睹货罗之故地。从此西北，复山行三百余里至活国（《西域记》作活国，今昆度斯 Kunduz）。居缚乌河侧，即睹货罗东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见叶护可汗孙，王睹货罗，自称叶护。至衙，停一月。叶护遣卫送。共商侣东行二日，至瞿健国（今之瞿甘城 Mungan）。自瞿健复东行入山三百余里至呬摩怛罗国（原音为 Himatala，梵语山下之义，在今骨克察河 Kokcha 之南，开胥姆 Kishm 与肥察拔德 Faizabad 之中间地），亦睹货罗故地，风俗大同突厥。而尤异者，

妇人首冠木角，高三尺余。前有两歧，表夫父母。上歧表父，下歧表母。随先丧亡，除去一歧。若舅姑俱歿，则举冠全弃。自此复东行二百余里至钵创那国，亦睹货罗国故地也。为寒雪停月余日。从此又东南山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西域记》作淫薄健国。玉尔指定为今骨克察河畔甲尔姆 Jarm 地方，古名 Yamgan）。又东南，履危蹶嶮，行三百余里至屈浪拿国（原音为 Kurana，今之苦兰 Kuran）。从此又东北山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亦名护密也，原音为 Dharmasthiti，今瓦汉 Wakhan 南，印度库士山及帕米尔连山中间地）。国在两山间，临缚乌河，出善马，形小而健。俗无礼义，性暴形陋。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从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今锡克南 Shignan）。又越达摩悉铁帝国至商弥国。从此复东山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在两雪山间。又当葱岭之中，风雪飘飞，春夏不止。以其地寒烈，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萧条，无复人迹。从此川东出，登危履雪，行五百余里，至竭盘陀国（原音为 Gorband，今撒里库尔 Sarikol）。城依峻岭，北背徙多河。其河东入海盐泽，潜流地下，出积石山，为此国河源也。法师在其国停二十余日，复东北行五日，逢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贼过后，与商人渐进。东下，冒寒履嶮。行

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鞞国(原音为 Usha，今英吉莎尔 Yanghissar，南面乞黑尔贡拔斯 Chihil Gunbaz)。从此北行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旧曰疏勒，乃称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尚讹也。今喀什噶尔城 Kashgar)。又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渡徙多河，逾大岭，至斫句迦国(今之叶尔羌 Yarkand)。此国多大乘经典，十万颂为部者，凡有数十。从此东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此言地乳，即其俗雅言也，俗谓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沙磧大半，宜谷丰乐。出氍毹、细毡氍毹。工绩绝细。又土多白玉、璧玉。气序和调，俗知礼义。尚学好音，风仪详整，异诸胡俗。文字远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蓝百所，僧五千余人，多学大乘。法师停七日。于阗王闻法师到其境，躬来迎谒。后日发引，王先还都，留儿侍奉。行二日，王又遣达官来迎，离城四十里宿。明日王与道俗将音乐香花，接于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于小乘萨婆多寺。法师前为渡河失经，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访本。乃为于阗王留连，未获即还。因修表使高昌小儿逐商伴入朝，陈已昔往婆罗门国求法，今得还，归到于阗。是后为于阗诸僧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一日一夜，四论递宣，王与道俗，归依听受，日有千数。时间经七八月，

使还，蒙恩敕，降使迎劳，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燉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法师奉敕已，即进发。于阗王资饯甚厚。自发都三百余里，东至媲摩城。从媲摩城东入沙磧，行二百余里至泥壤城。又从此东入流沙，风动沙流，地无水草，多热毒鬼魅之患，无径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遗骸以为幟帜。磽确难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又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沫地。又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展转达于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阗使人及驼马还。有敕酬其劳，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时帝在洛阳宫。表至，知法师渐近，敕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使有司迎待法师。承上欲问罪辽滨，恐稽缓不及，乃倍途而进。奄至漕上，官司不知迎接，威仪莫暇陈设，而闻者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因宿于漕上矣。贞观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承法师赍经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祐奉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其从若云。壬辰，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敕

令法师修《西域记》。至贞观二十年七月十三日，书成，进表呈上。表中云：“窃以章亥之所践籍，空陈广袤，夸父之所凌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至于玄奘所记，微为详尽。”（末二句，据日本西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本，常州天宁寺刊本作“今所记述，有异前闻”。以下俱与西京本异。）斯固天下后世所公认，而非玄奘一人自负之语也（一）。（录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一）此录根据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作。其《西域记》记载诸国风土，尤为详悉。唯不记奘师在印度留学情形耳。《西域记》于公元一八五七年时（清咸丰七年），久良氏（Stanislas Julien）译成法文，在当时实为拔群之翻译书。公刊以后，欧美之东洋研究一大进步。英人比耳（Samuel Beal）译成英文，以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出版伦敦。此书亦经苦心而成之良书，唯其成绩不及久良之法译。比耳时有改正久良之注释，殊不知原注未错，所改者谬误，反见改正人之浅陋也。以后又有瓦透斯（Thomas Watters）者，博通中国儒释两教之书，兼娴中国正史，研究《西域记》多年，重译成英文，题曰《玄奘印度纪行论》（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译本完结后，而瓦透斯死。李思达维资（T. W. Rhys Davids）及白歇尔（S. W. Bushell）二人于一九〇四年及五年（光绪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公刊之于伦敦。东方日本人亦为奋

起研究中国典籍者，有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堀谦德者，于民国元年刊印其所著之《解说西域记》于东京，解释确当，考证精密。以余观之，实优于英法之译也。

12. 玄照

沙门玄照法师者，太州仙掌人也，梵名般迦舍末底（唐言照慧）。乃祖乃父，冠冕相承。而总髻之秋，抽簪出俗，成人之岁，思礼圣踪。遂适京师，寻听经论。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于是杖锡西迈，挂想祇园^(一)。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阜而翘心，誓度三有。途经速利^(二)，过睹货罗^(三)。远跨胡疆，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四)送往北天，渐向阇阑陀国^(五)。未至之间，长途险隘，为贼见拘。既而商旅计穷，控告无所。遂乃授神写契，杖圣明衷。梦而感征，觉见群贼皆睡，私引出围，遂便免难。往阇阑陀国，经于四载。蒙国王钦重，留之供养。学经律，习梵文。既得少通，渐次南上，到莫诃菩提^(六)。复经四夏，自恨生不遇圣，幸睹遗踪。仰慈氏所制真容，著精诚而无替。爰以翘敬之余，沉情俱舍。既解《对法》，清想《律仪》，两教斯明。后之那烂陀寺^(七)，留住三年。就胜光法师学《中百》等论。复

就宝师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禅门定激，亟睹关涯。既尽宏纲，遂往犂^(八)(巨亮反)伽河北，受国王苦部供养。住信者等寺，复历三年。后因唐使王玄策^(九)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王发遣送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苦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于时麟德年中，驾幸东洛，奉谒阙庭。还蒙敕旨，令往羯湿弥罗国，取长年婆罗门卢迦溢多。既与洛阳诸德相见，略论佛法纲纪。敬爱寺导律师、观法师等请译《萨婆多部律摄》。既而敕令促去，不遂本怀，所将梵本，悉留京下。于是重涉流沙，还经磧石。崎岖栈道之侧，曳半影而斜通。摇泊绳桥之下，没全躯以傍渡。遭吐蕃贼，脱首得全。遇凶奴寇^(一〇)，仅存余命。行至北印度界，见唐使人引卢迦溢多于路相遇。卢迦溢多复令玄照及使僦数人，向西印度罗荼国取长年药。路过缚渴罗^(一一)，到纳婆毗诃罗(唐云新寺)，睹如来澡盥及诸圣迹。渐至迦毕试国^(一二)，礼如来顶骨。香华具设，取其印文，观来生善恶。复过信度国^(一三)，方达罗荼矣。蒙王礼敬，安居四载。转历南天，将诸杂药，望归东夏。到金刚座^(一四)，旋之那烂陀寺。净与相见，尽平生之志愿。契总华于龙华^(一五)。但以泥波罗道吐蕃^(一六)

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一七)。遂且栖志鹫峰^(一八)，沉情竹苑^(一九)。虽有传灯之望，而未谐落叶之心。嗟乎！苦行标诚，利生不遂，思攀云驾，坠翼中天。在中印度庵摩罗跋国^(二〇)遘疾而卒，春秋六十余矣（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祇园，法显《佛国记》作祇洹精舍（Jetavana vihara），在拘萨罗国（Kosala）舍卫城（Sravasti）附郭。原隶波斯匿王（Prasenajit）太子逝多（Jeta），故《西域记》卷六亦谓之逝多园。释迦牟尼得道后，尝居此二十五年之久。大半径论，皆在此构成也。

（二）速利，《西域记》卷一作宰利。“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宰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在今代地图上，大约自楚河（Chu River）至渴石城（Kesh）之间皆是也。

（三）睹货罗，《唐书》作吐火罗（Tokharistan），在铁门关之南，阿母河两岸皆其境也。“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台大河中境西流。”（见《西域记》卷一）

（四）文成公主，唐之宗室女，以贞观十五年下嫁吐蕃弄赞，卒于高宗永隆元年（公元六八〇）。故玄照之离国远游，必在贞观十五年之后也。

（五）闍阗陀国，《西域记》卷四作闍烂达罗国（Jala-

ndhara),《慈恩传》卷二作阇阑达那,卷五作阇阑达。《吴船录》王继业之印度行程,作左栏陀罗。其地即今彭甲伯省(Punjab)之阇阑达(Jalandhar)市也。

(六) 莫诃菩提(Mahabodhi)寺在中印度摩揭陀国菩提树北门外。“庭宇六院,观阁三层,周堵垣墙,高三四丈,极工人之妙,穷丹青之饰。至于佛像,铸以金银,凡厥庄严,厠以珍宝。诸宰堵波,高广妙饰,中有如来舍利。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律仪清肃,戒行贞明。”(见《西域记》卷八)

(七) 那烂陀寺在摩揭陀国王舍城北三十余里。

(八) 菟伽河,《唐书》作菟伽河,即恒河(Ganges)也。苦部王不可考。菟伽河甚长,河北分国甚多,苦部不知究为何国之王也。

(九) 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在高宗显庆年间(六五六至六六〇),至龙朔元年(六六一)始归,进西天佛顶舍利(见《佛祖统纪》卷三十九)。玄照似即于此时归国。而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归国,或亦经泥婆罗(Nepal)及吐蕃也。玄奘卒于麟德元年(六六四),玄照适于此时归国。高宗宜使之赍续翻经盛业,而乃使重往羯湿弥罗国(即迦湿弥罗国)取妄人婆罗门卢迦溢多,以致客死外国,良可惜也。

(一〇) 凶奴即匈奴。

(一一) 缚渴罗即《高僧传》二集卷三达摩笈多传之薄伽罗国,今之布哈拉国(Bokhara)也。余意义净撰此传

时，心中实将捕喝国(Bokhara)及缚喝国(Balkh，皆见《西域记》卷一)相混也。据《西域记》所载，唯缚喝国有纳缚(唐言新)僧伽蓝，义净此处作为纳婆毗诃罗(唐云新寺)者也。“大雪山北，作论诸师，唯此伽蓝，美业不替。……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余。又有佛牙、佛扫帚。凡此三物，每至六斋，法俗咸会，陈设供养。”(见《西域记》卷一)捕喝国无此诸物也。

(一二) 迦毕试国已屡见上方，即今之喀菲利斯坦也。

(一三) 信度国即古身毒(Sind)，今印度西北彭甲伯省也。罗荼国不可考。

(一四) 金刚座(梵 Vajrasana)在中印度摩揭陀国，见《西域记》卷八。

(一五) 弥勒为佛时，坐于龙华树下。华枝如龙头，故名。亦云种出龙宫，故曰龙华树。(见《法苑珠林》)

(一六) 吐蕃与唐室自咸亨元年(六七〇)以后，即处战争状态。青海境内之羁縻州，新疆境内之安西四镇，尽为所破。故玄照第二次欲由泥波罗经吐蕃回国，不能如愿也。

(一七) 多氏即大食之转音，义净本文已注明矣。

(一八) 鹭峰《佛国记》作耆闍崛山，《西域记》卷九作娑栗陀罗矩吒山(Gridhrakuta)。在中印度摩揭提国王舍城东南，茅宫城东北十四五里。恭尼翰谓今之赛拉山(Saila-giri)即古鹭峰也。

(一九) 竹苑即迦兰陁竹园。见《西域记》卷九。在茅宫城北一里。鹫峰、竹园，皆如来在世时，久居之地，说法开化，导凡拯俗。

(二〇) 庵摩罗跋国即《西域记》卷一〇之迦摩缕波国(Kamarupa)，今阿撒母(Assam)西部甘姆路勃(Kamrup)地方也。

13. 道希

道希法师者，齐州历城人也。梵名室利提婆(唐云吉祥天也)。乃门传礼义，家袭搢绅。幼渐玄门，少怀贞操。涉流沙之广荡，观化中天。陟雪岭之嵌岑，轻生殉法。行至吐蕃，中途危厄。恐戒检难护，遂便暂舍。行至西方，更复重受。周游诸国，遂达莫诃菩提。翘仰圣踪，经于数载。既住那烂陀，亦在俱尸国^(一)。蒙庵摩罗跋国^(二)王甚相敬待。在那烂陀寺频学大乘。住输婆伴娜(在涅槃处寺名也)，专功律藏。复习声明，颇尽纲目。有文情，善草隶。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所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並在那烂陀矣。净在西国，未及相见，住庵摩罗跋国，遭疾而终，春秋五十余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俱尸国(Kusinagara)见《西域记》卷六，作拘尸那揭罗国，又作拘尸城，在今尼泊尔国南境。如来寂灭之

所也。

(二) 庵摩罗跋国亦见玄照传。

14. 师鞭、道方、道生

师鞭法师者，齐州人也。善咒禁，娴梵语。与玄照师从北天向西印度，到庵摩罗跋城。为国王所敬，居王寺，与道希法师相见，申乡国之好。同居一夏，遇疾而终。年三十五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道方师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婆罗，至大觉寺住，得为住持。经数年，后还向泥婆罗，于今现在。既亏戒检，不习经书，年将老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道生法师者，并州人也。梵名栴达罗提婆（唐云月天）。以贞观末年，从吐蕃路往游中国。到菩提寺，礼制底訖。在那烂陀，学为童子。王深所礼遇。复向此寺东行十二驿，有王寺，全是小乘。于其寺内停住多载。学小乘三藏，精顺正理。多赍经像，言归本国。行至泥婆罗遘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15. 释义净

释义净，字文明，姓张氏，范阳（一）人也。髻鬣之

时，辞亲落发。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娴习，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发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及将登舶，余皆退罢。净奋励孤行，备历艰险。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长，俱加礼重。鹞峰(二)、鸡足(三)，咸遂周游。鹿苑(四)、祇林(五)，並皆瞻瞩。诸有圣迹，毕得追寻。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旛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初与于闐三藏实叉难陀翻《华严经》。久视之后，乃自专译。起庚子岁，至长安。癸卯于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长爪梵志》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等论及《龙树劝诫颂》，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门阿你真那证梵文义，沙门波仑、复礼、慧表、智积等笔受证文，沙门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证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监护。缮写进呈，天后制《圣教序》，令标经首。暨

和帝神龙元年乙巳，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福先寺出《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四部。沙门盘度读梵文，沙门玄伞笔受，沙门大仪证文，沙门胜庄、利贞证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帝深崇释典，特抽睿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二年，净随驾归雍京。置翻经院于大荐福寺，居之。三年，诏入内，与同翻经沙门，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荷兹往泽，重阐鸿猷。因命法徒更重传译于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药师琉璃光佛大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受。睿宗永隆元年庚戌，于大荐福寺出《浴像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唯识》、《宝生》、《所缘释》等二十部。吐火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证梵义，罽宾沙门达磨难陀证梵文，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证梵本，沙门慧积、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语梵本，沙门文纲、慧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证义，玄伞、智积笔受，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证译，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辛亥，复

于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太常卿薛崇嗣监护。自天后久视迄睿宗景云，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别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凡五部九卷。又出说《一切有部跋率堵》，即诸律中《犍度跋渠》之类，盖梵音有楚夏耳，约七十八卷。净虽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译缀之暇，曲授学徒。凡所行事，皆尚急护。漉囊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美哉！亦遗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腊五十九。葬事官供所出《跋率堵》唯存真本，未暇覆疏，而逼泥曰，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著述，净多文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二三合声，尔时方晓矣。今塔在洛京龙门北之高冈焉。（《高僧传》三集卷一）

（一）范阳今河北省涿县。

（二）鹫峰已详上玄照传。

（三）鸡足山(kukutapadagiri)见《西域记》卷九，在王舍城西南，逾佛陀伐那山即至，西天第一祖大迦叶尊者寂灭之所也。

（四）鹿苑(Mrigadava)见《西域记》卷七，在婆罗痾河东北十余里。婆罗痾河在婆罗痾斯大城东北。婆罗痾斯城今之拜那莱斯城(Benares)也。

(五) 祇林即祇园,已见玄照传。

义净自记其游印度事,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特摘录如下:

净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莱州弘禪论师,更有二三诸德,同契鹫峰,标心觉树(一)。然而一公属母亲之年老,遂怀恋于并川(二)。禪师遇玄瞻于江宁(三),乃敦情于安养。玄逵既到广府,复阻先心。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尔分飞。印度新知,冥焉未会。此时踟躕,难以为怀。戏拟四愁,聊题两绝而已。(五言):

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独步五天陲。(五言,重自解忧曰:)

上将可凌师,匹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祇。

于时咸亨三年,坐夏杨府(四)。初秋,忽遇龚州(五)使君冯孝谄,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复蒙使君命往岗州(六),重为檀主。及弟孝诞、使君孝軫、郡君宁氏、郡君彭氏等合门眷属,咸见资赠,争抽上贿,各舍奇馐。庶无乏于海途,恐有劳于险地。笃如亲之惠,顺给孤之心。共作归依,同缘胜境。所以得成礼谒者,盖冯家之力也。又岭南法俗,共鲠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怀生别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

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七)而太息。于时广莫初飏，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臣壑，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果之佛逝(八)。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九)(今改为室利佛逝也)。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从羯荼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向东望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传闻斯国当蜀川西南界矣。此国既不出铁，亦寡金银。但食椰子、薯根，无多稻谷。是以卢呵最为珍贵(此国名铁为卢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织困藤箱，余处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无复再生。从兹更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耽摩立底国(一〇)，即东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诃菩提(一一)及那烂陀可六十余驿。与此创与大乘灯师相见。留住一载，学梵语，习声闻论。遂与灯师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数百，诣中天矣。去莫诃菩提有十日在，过大山泽，路险难通。要藉多人，必无孤进。于时净染时患，身体疲羸。求趁商徒，困不能及。虽可励己，求进五里，终须

百息。其时有那烂陀寺二十许僧，并灯上人，并皆前去。唯余单己，孤步险隘。日晚晡时，山贼便至。援弓大唤，来见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缘带，亦并夺将。当是时也，实为长辞人代，无谐礼谒之心。体散锋端，不遂本求之望。又彼国相传，若得白色之人，杀充天祭。既思此说，更軫于怀。乃入泥坑，遍涂形体。以叶遮蔽，扶杖徐行。日云暮矣，营处尚远。至夜两更，方及徒侣。闻灯上人村外长叫。既其相见，令授一衣，池内洗身，方入村矣。从此行数日，先到那烂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见毘衣处。后往大觉寺，礼真容像。山东道俗，所赠纯绢，持作如来等量袈裟，亲奉披服，濮州(一二)玄律师，附罗盖数万，为持奉上。曹州安道禅师寄拜礼菩提像，亦为礼讫。于时五体布地，一想虔诚。先为东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识，愿龙华初会，遇慈氏尊。并契真宗，获无生智。次乃遍礼圣迹，过方丈(一三)而届拘尸(一四)，所在钦诚。入鹿园而跨鸡岭(一五)，住那烂陀。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耽摩立底。未至之间，遭大劫贼。仅免剗刃之祸，得存朝夕之命。于此升舶，过羯荼国。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权居佛逝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 觉树即菩提树(Bodhidruma)，在摩揭陀国尼连

禅河西，伽耶山南，前正觉山（Pragbodhigiri）西南十四五里，佛陀成道之地也。

（二）井川似为并州之误刊。并州今山西太原也。

（三）江宁今江宁县。广府即广州府。晋州今山西平阳府临汾县。

（四）杨府即扬州府。

（五）龚州今广西浔州府桂平县。

（六）岗州今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以地有金冈，故名州。唐时，广州与波斯湾各埠航道久通，东西往来如织，故中国人往印度者甚众。义净即其一也。

（七）鹿园、鸡峰皆已详本节上文。

（八）佛逝国《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作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Sribogha）。即今苏门答腊岛。佛逝国即宋时之三佛齐，今之浮淋邦港（Palembang）。义净居留此国前后七年（自唐睿宗垂拱四年起，至武后证圣元年止），研究梵文，翻译佛经，在当时其国势似甚强盛也。

（九）据《求法高僧传》无行禅师条，由室利佛逝国经十五日，达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国。是末罗瑜正在佛逝与羯荼之中间。羯荼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裸人国即呢古巴拉群岛（Nicobars）。证以阿拉伯人苏烈曼及马哥孛罗等《游记》，可无庸疑也。羯荼在裸人国之南十余日海程，必即苏门答腊北境亚齐（Achin）海岸，又可无疑也。由是观之，末罗瑜必在苏门答腊岛之中部东海岸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八章，有木刺由国（Malaiur）。爪

哇人称淳淋邦港曰木刺育 (Malayo)。木刺由及末罗瑜，皆木刺育之转音也。义净自注，末罗瑜今改为室利佛逝。或原为二国，在义净时代，合并为一也。然末罗瑜之名则至马哥孛罗时代尚存留，而室利佛逝反不得见矣。苏烈曼《游记》载“蓝哲已鲁斯 (Lanjabalus) 亦名蓝喀巴鲁斯 (Lankhabalus, 即尼古巴拉岛)，人口甚众。男女出门，皆裸体，仅女子以树叶带蔽体而已。有海舶至，其男子驾大小艇而来，以龙涎香及椰子与客人交换铁而去。”（见 Reinaud, Relation, tom. i, p. 8）与义净所记以铁为珍贵者，全相同也。

（一〇）耽摩立底国 (Tamralipti)，法显《佛国记》作多摩梨帝国，玄奘《西域记》卷十作耽摩栗底国，在恒河口。《西域记》谓“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古代拖雷美《地理书》已有此国，称曰 Tamalitis，今代名曰同卢克 (Tamluk)，在赛雷川 (Selai) 及呼格里河 (Hughli) 交汇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义净记抵印度云：“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广州，举帆南海。缘历诸国，振锡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抵耽摩立底国，即东印度之海口也。停至五月，遂伴西征。”义净归国，离印度，亦由此口也。

（一一）莫诃菩提及那烂陀二寺皆已见上文。大觉寺即莫诃菩提寺也。

（一二）濮州今山东濮县。曹州今菏泽县。

（一三）方丈在印度毗舍离国 (Vaisali)。“贞观十七

年(六四三),黄水令王玄策使西域,游历百余国。至毗离邪城(应作毗舍离城)东北维摩室,玄策以手板量之,纵横得十笏,因号方丈。”(见《佛祖统纪》卷三九)

(一四)拘尸又作俱尸,即《西域记》卷六之拘尸那揭罗国。

(一五)鸡岭即鸡足山。义净事迹,可更参见下方贞固传。

16. 常愍

常愍禅师者,并州人也。自落发投簪,披缁释素,精勤匪懈,念诵无歇。常发大誓,愿生极乐。所作净业,称念佛名。福基既广,数难详悉。后游京洛,专崇斯业。幽诚冥兆,有所感征。遂愿写《般若经》,满于万卷。冀得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圣迹,以此胜福,回向愿生。遂诣阙上书,请于诸州,教化抄写《般若》。且心所致也,天必从之。乃蒙授墨敕,南游江表。敬写《般若》,以报天泽。要心既满,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河陵国(一)。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二)。复从此国,欲诣中天。然所附商舶,载物既重,解缆未远,忽起沧波,不经半日,遂便沉没。当没之时,商人争上小舶,互相战斗。其舶主既有信心,高声唱言:“师来上舶。”常愍曰:“可载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轻生为物,顺

菩提心。亡己济人，斯大士行。于是合掌西方，称弥陀佛(三)。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春秋五十余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许人也，号咷悲泣，亦念西方，与之俱没。其得济之人，具陈斯事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诃陵国今之爪哇岛也。

(二) 末罗瑜已详上方义净传。

(三) 弥陀佛即阿弥陀佛(Amitabha)，无尽光(The boundless light)也。天上五佛，以阿弥陀为最尊，犹之地上之乔答摩(Gautama)也。(参见(H. Hackmann, Buddhism as a Religion, p. 159)

17. 末底僧诃玄会

末底僧诃者(唐云师子慧)，京兆人也。俗姓皇甫，莫知本讳。与师鞭同游，俱到中土，住信者寺。少娴梵语，未详经论。思还故里，路过泥婆罗国，遇患身死。年四十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玄会法师者，京师人也。云是安将军之息也。从北印度入羯湿弥罗国。为国王赏识，乘王象，奏王乐。日日向龙池山寺(一)供养。寺是五百罗汉受供之处，即尊者阿难陀(二)室洒末田地所(三)化龙王之地也(室洒译为所教，旧云弟子者非)。复劝化羯湿弥罗王，大放

恩赦国内，有死囚千余人，劝王释放。出入王宅，既渐年载。后因失意，遂乃南游。至大觉寺，礼菩提树，睹木真池^(四)，登鹞峰山，陟尊足岭^(五)。禀识聪睿，多善工技。虽复经过，未几而梵韵清彻。少携经教，思反故居。到泥婆罗国，不幸而卒。春秋仅过而立矣（泥婆罗国既有毒药，所以到彼皆亡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玄奘《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国条有龙池，《新唐书·箇失蜜传》有摩诃波多磨龙池（Mahapadma），今之瓦楼湖（Volur）也。龙池山寺必在池之近旁也。

（二）阿难陀亦曰阿难（Ananda），乃西天第二祖，继大迦叶之后者也。祖为王舍城人，姓刹帝利，白饭王之子，释迦如来之从弟也。

（三）末田地所即《西域记》上之末田底迦（Madhyantika），首先开教于迦湿弥罗者也。

（四）木真池在摩揭陀国。《西域记》卷八作目支邻陀（Mucilinda）龙王池。

（五）尊足岭，梵名窣卢播陀山（Gurupada-giri），亦名鸡足山，梵名屈屈吒播陀山（Kukkutapada-giri），在尼连禅河东岸，大迦叶寂灭之处也。

18. 无名氏六人

复有一人，与北道使人相逐至缚渴罗国^(一)。于新

寺小乘师处出家，名质多跋摩。后将受具，而不食三净。其师曰：“如来大师，亲开五正。既其无罪，尔何不食。”对曰：“诸大乘经具有令制。是所旧习，性不能改。”师曰：“我依三藏律有成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学。若怀别见，我非汝师。”遂强令进，乃掩泣而食。方为受具，少嫻梵语。复取北路而归，莫知所至。传闻于北天之僧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缚渴罗国新寺，可参见上玄照传。

复有二人，在泥婆罗国，是吐蕃公主奶母之息也。初并出家，后一归俗，住天王寺。善梵语并梵书。年三十五、二十五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复有大唐三僧，从北道到乌长那国。传闻向佛顶骨处礼拜，今亦弗委存亡。乌长僧至，传说之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19. 隆法师

隆法师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贞观年内从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观化中天。诵得梵本《法华经》。到健陀罗国，遇疾而亡。北方僧来，传说如此。（《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0. 益州三法师(明远、义朗、会宁)

明远法师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婆提(唐云思天)。幼履法训，长而弥修。容仪雅丽，庠序清遵。善中百，议庄周。早游七泽之间，后历三吴之表。重学经论，更习定门。于是栖隐庐峰，经于夏日。既慨圣教陵迟，遂乃振锡南游，届于交趾。鼓舶鲸波，到诃陵国(一)。次至师子洲(二)，为君王礼敬。乃潜形阁内，密取佛牙，望归本国，以兴供养。既得入手，翻被夺将，不遂所怀，颇见陵辱。向南印度。传闻师子洲人云，往大觉中方，寂无消息。应是在路而终，莫委年几。其师子洲防守佛牙，异常牢固。置高楼上，几闭重关，鑰钥泥封，五官共印。若开一户，则响彻城郭。每日供养，香华遍覆。正心祈请，则牙出华上，或现异光，众皆共睹。传云：“此洲若失佛牙，并被罗刹之所吞食。”为防此患，非常守护。亦有传云：“当向支那矣。”斯乃圣力遐被，有感便通，岂由人事强申非分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诃陵国即今爪哇岛。

(二) 师子洲今锡兰岛。

义朗律师者，益州成都人也。善娴律典，兼解《瑜伽》。发自长安，弥历江汉，与同州僧智岸并第一人名

义玄。年始弱冠，知钦正理。颇娴内典，尤善文笔。思瞻圣迹，遂与弟俱游。秀季良昆，逸相携带，鹩鸽存念，鱼水敦怀。既至乌雷(一)，同附商舶。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二)，缀缆郎迦戎(三)。蒙郎迦戎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智岸遇疾于此而亡。朗公既怀死别之恨，与弟附舶向师子洲。披求异典，顶礼佛牙，渐之西国。传闻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师子洲既不见，中印度复不闻，多是魂归异代矣。年四十余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乌雷县名，见《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志》。今已废。地隶广东钦州。

(二) 扶南今柬埔寨。

(三) 郎迦戎即《梁书》卷五四之狼牙修国，《隋书》卷八二赤土条之狼牙须国。其地即玄奘《西域记》卷十之迦摩浪迦国(Kamalanka)，在今缅甸白古部(Pegu)及伊勒瓦第江口附近。

会宁律师，益州成都人也。禀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聪慧，投迹法场。敬胜理若髻珠，弃荣华如脱屣。薄善经论，尤精律典。志在演法，结念四方。爰以麟德年中，仗锡南海，泛舶至诃陵洲，停住三载。遂共诃陵国多闻僧若那跋陀罗于《阿笈摩经》内，译出如来涅槃焚身之事。斯与大乘涅槃颇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

国，净观见目云，其大教有二十五千颂，翻译可成六十卷。检其全部，竟而不获，但得《初大众问品》一夹，有四千余颂。会宁既译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运期奉表赍经，还至交府，驰驿京兆，奏上阙庭，冀使未闻，流布东夏。运期从京还达交趾，告诸道俗。蒙赠小绢数百匹，重诣河陵报德智贤（若跋那达罗也）与会宁相见。于是会宁方适西国，比于所在，每察风闻。寻听五天，绝无踪绪。准斯理也，即其人已亡，春秋可三十四五矣。伤曰：嗟矣会宁，为法孤征。才翻二轴，启望天庭。终期宝渚，权居化城。身虽没而道著，时纵远而遗名。将菩萨之先志，共后念以扬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1. 信胄

信胄法师者，不知何所人也。梵名设唎跋摩（唐云信胄），取北道而到西国。礼谒既周，住信者寺。于寺上层造一砖阁，施上卧具，永贻供养。遇疾，数日余命辍，然忽于夜中云：“有菩萨授手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终。年三十五。（《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2. 高昌二法师（彼岸、智岸）

彼岸法师、智岸法师，并是高昌人也。少长京师，

传灯在念。既而归心胜理，遂乃观化中天。与使人王玄廓相随泛舶，海中遇疾俱没。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3. 洛阳三法师（昙润、义辉、智弘）

昙润法师，洛阳人也。善咒术，学玄理。探律典，玩医明。善容仪，极详审。振锡江表，拯物为怀。渐次南行，达于交阯。住经载稔，溜素钦风。泛舶南上，期西印度。至诃陵北渤盆国^{（一）}，遇疾而终，年三十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渤盆国（Pembuan）在今婆罗洲南岸，由爪哇北渡海即可至。

义辉论师，洛阳人也。受性聪敏，理思钩深。博学为怀，寻真是务。听摄论、《俱舍》等，颇亦有功。但以义有异同，情生舛互。而欲思观梵本，亲听微言，遂指掌中天，还望东夏。惜哉！苗而不实，壮志先秋，到郎迦戎国，婴疾而亡，年三十余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智弘律师者，洛阳人也。即聘西域长使王玄策之侄也。年才弱冠，早狎冲虚。志蔑轻肥，情怀栖遁。遂往少林山，餐松服饵。乐诵经典，颇工文笔。既而悟朝市之喧哗，尚法门之澄寂，遂背八水而去三吴，舍素褻

而撮緇服。事瑳禅师为师，禀承思慧。而未经多载，即髣髴玄关。复往蕲州忍禅师处，重修定激。而芳根虽植，崇条未耸。遂济湘川，跨衡岭，入桂林而托想，遁幽泉以息心。颇经年载，仗寂禅师为依止。睹山水之秀丽，玩林薄之清虚。挥翰写衷，制幽泉山赋，申远游之怀。既览三吴之法匠，颇尽芳筵；历九江之胜友，几娴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奖。出自中府，欲观礼西天。幸遇无行禅师，与之同契。至合浦升舶，长泛沧溟。风便不通，漂居上景（应作七景）。复向交州，住经一夏。既至冬末，复往海滨神湾。随舶南游，到室利佛逝国。自余经历，具在行禅师传内。到大觉寺，住经二载。瞻仰尊容，倾城励想。讽诵梵本，月故日新。娴声论，能梵书，学律仪，习对法。既解《俱舍》，复善《因明》。于那烂陀寺则披览大乘，在信者道场乃专功小教。复就明德，重洗律仪。恳恳勤勤，无忘寸影。习德光律师所制律经，随听随译，实有工夫。善护浮囊，无亏片检。常坐不卧，知足清廉。奉上谦下，久而弥敬。至于王城、鹞岭、仙苑、鹿林、祇树、天阶、庵园、山穴。备申翘想，并契幽心。每撮衣钵之余，常怀供益之念。于那烂陀寺则上飡普设，在王舍城中乃器供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后向北天羯湿弥罗，拟之多国矣。闻与琳公为伴，不知今在何所。然而翻译之功，其人已

就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24. 荊州五法師（道琳、曇光、慧命、无行、法振）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唐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真。搜律藏而戒珠瑩，啟禪門而定水清。稟性虛潔，雅操廉貞，濯清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教東流，時經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亏。遂欲尋流討源，遠游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屆郎迦，歷河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禮待，極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舍戒重受，學習一切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亦情耽咒藏。後乃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漬情《俱舍》，經于數年。至于鷲嶺、杖林（一）、山園（二）、鵝樹（三）、各盡翹仰，并展精誠。乃游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于羅荼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稟明咒。嘗試論之曰：夫明咒者，梵云毗睇陀羅必得（丁澤反）家。毗睇，譯為明咒。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咒藏。然相承云此咒藏，梵本有十萬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少全。而大聖沒後，阿離耶那伽曷樹那即龍樹菩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厥号難陀，聰明

博识，渍意斯典。在西印度经十二年，专心持咒，遂便感应。每至食时，食从空下。又诵咒求如意瓶，不久便获。乃于瓶中得经欢喜，不以咒结，其瓶遂去。于是难陀法师恐咒明散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颂，成一家之言。每于一颂之内，离合咒印之文。虽复言同字同，实乃义别用别。自非口相传授，而实解悟无因。后陈那论师见其制作，巧殊人智，思极情端，抚经叹曰：“向使此贤致意《因明》者，我复何颜之有乎！”是知智士识己之度量，愚者罔他之浅深矣。斯之咒藏，东夏未流。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咒藏云：“升天乘龙，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咒是亲。”净于那烂陀亦屡入坛场，希心此要，而为功不并就，遂泯斯怀，为广异听，粗题纲目云耳。道琳遂从西境转向北天，观化羯湿弥罗，便入乌长那国。询访《定门》，搜求《般若》。次往迦毕试国，礼乌率臒沙（佛顶骨也）。自尔之后，不委何托。净回至南海羯荼国。有北方胡至云，有两僧，胡国逢见，说其状迹，应是其人。与智弘相随，拟归故国，闻为途贼所拥还，乃复向北天，年应五十余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杖林，梵语泄瑟知林（Yastivana）之译义，在王舍城西南附近。《西域记》卷九云：“佛陀伐那山（Buddhavana）空谷中，东行三十余里，至泄瑟知林（唐言杖林）。林

竹修劲，被山满谷。其先有婆罗门闻释迦佛身长丈六，常怀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于杖端，出过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穷实。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窠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七日，为诸天，现大神通，说深妙法。”

(二) 山园或指那烂陀寺附近之因陀罗势罗窠诃山(唐言帝释窟, Indrasalaguha Parvata) 而言。“其山岩谷杳冥, 华林蓊郁。岭有两峰, 岌然特起。西峰南岩, 间有大石室, 广而不高。昔如来尝于中止, 时天帝释以四十二疑事, 画石请问。佛为演释, 其迹犹在。……因陀罗势罗窠诃山东峰伽蓝前, 有窠堵波, 谓巨婆(唐言雁)。……有慈乌经行, 忽见群雁飞翔。戏言曰, 今日众僧中, 食不充。摩诃萨埵宜知是时。言声未绝, 一雁退飞, 当其僧前, 投身自殒。慈乌见已, 具白众僧, 闻者悲感。……于是建窠堵波, 式昭遗烈。以彼死雁, 瘞其下焉。”(《西域记》卷九)

(三) “因陀罗势罗窠诃山东北行百五六十里, 至迦布德迦(Kapotaka, 唐言鸽)伽蓝。……伽蓝东有窠堵波, 无忧王之所建也。昔佛于此为诸大众一宿说法。时有罗者, 于此林中, 网捕羽族。经日不获, 遂作是言: ‘我惟薄福, 恒为弊事。’来至佛所, 扬言唱曰: ‘今日如来于此说法, 令我网捕都无所得。妻孥饥飢, 其计安出。’如来告曰: ‘汝应缦火, 当与汝食。’如来是时化作大鸽, 投火而死。罗者持归, 妻孥共食。其后重往佛所, 如来方便摄化。罗者闻法, 悔过自新。舍家修学, 便证圣果。因名所建为鸽伽

藍。”(《西域记》卷九)所谓鹄树,殆指此寺之树而言也。

昙光律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既其出俗,远适京师,即诚律师之室洒。善谈论,有文情。学兼内外,戒行清谨。南游溟渤,望礼西天。承已至诃利鸡罗(一)国,在东天之东。年在盛壮,不委何之。中访寂无消息。应是摈落江山耳。又见诃利鸡罗国僧,说有一唐僧,年余五十。得王敬重,秉权一寺。多赍经像,好行楚挹。即于此国遇疾,而瘞他乡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 诃利鸡罗国在东天之东,即《西域记》卷十之羯朱温祇罗国。彼俗或谓羯蛄揭罗国(Kajanghira),在恒河下流,东经约八十八度,北纬约廿五度。

慧命禅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戒行疏通,有怀节操。学兼内外,逸志云表。仰祥河(一)而标想,念竹苑以翹心。泛舶而行,至占波(二)遭风,而屡遭艰苦。适马援之铜柱,息上景(三)而归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 祥河不可考。竹苑或名竹林,已详上文。

(二) 占波为 Champa 之译音,即今之越南中圻一带。

(三)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有七景,又有上景。上景之上字必为七字之误刊。考《隋书·地理志》有比景郡。

大业元年，平林邑置。《唐书·地理志》驩州下注云，贞观元年以隋北景郡置七州又更名七州曰南景州。吾意七景又必为北景之简写也。其地约当今越南顺化附近。

无行禅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云慧天）。叶性虚融，禀质温雅，意存仁德，志重烟霞。而竹马之年，投足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怀金马之门。颇已渔猎百氏，流睇三经。州望推奇，乡曲排俊。于时则绚彩霞开，镜三江而挺秀；芳思泉涌，灌七泽而流津。然宿因感会，今果现前。希慕法门，有窥玄化，幸遇五人之度，爰居等界道场。既而创染谛门，初霏法侣。事大福田寺慧英法师为邬波驮耶（唐云亲教师和上者，讹也）。斯乃吉藏法师之上足，可谓蝉联硕德，固乃世不乏贤。于是标心《般若》，栖志禅居，屏弃人间，往来山水。每因谈玄讲肆，击阐微言。虽年在后生，而望逾先进。及乎受具，同坛乃二十余人，诵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称上首，余莫能加。次隐幽岩，诵《法华》妙典。不盈一月，七轴言终。乃叹曰：“夫寻筌者，意在得鱼。求言者，本希趣理。宜可访名匠，镜心神，启定门，断烦惑。”遂乃杖锡九江，移步三越。游衡岳，处金陵。逸想嵩华，长吟少室。濯足八水，举袂三川。求善知识，即其志也。或携定门而北上，猎智者禅匠之精微；麾戒嚬而东归，究道宣律师淳粹。听新旧经论，

讨古今仪则，洋洋焉波澜万顷，巍巍也崖岸千寻。与智弘为伴，东风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国。国王厚礼，特异常伦。布金华，散金粟，四事供奉，五对呈心。见从大唐天子处来，倍加钦上。后乘王舶，经十五日，达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国。至冬末，转舶西行。经三十日，到伽钵亶那^(一)。从此泛海，二日到师子洲，观礼佛牙。从师子洲复东北，泛舶一月，到诃利鸡罗国。此国乃是东天之东界也，即瞻部州^(二)之地也。停在一月，渐之东印度。恒与智弘相随。此去那烂陀途有百驿。既停息已，便之大觉。蒙国安置人寺，俱为西国主人，稍难得也。若其得主，则众事皆同如也，为客但食而已。禅师后向那烂陀，听《瑜伽》，习《中观》，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后往羝罗荼寺。去斯两驿。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筵，习《陈那法称》之作。莫不渐入玄关，颇开幽键。每唯杖锡，乞食全躯。少欲自居，情超物外。曾因闲隙，译出《阿笈摩经》，述如来涅槃之事，略为三卷。已附归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论其进不，乃与会宁所译同矣。行禅师既言欲居西国，复道有意神州。拟取北天，归乎故里。净来日，从那烂陀相送，东行六驿，各怀生别之恨，俱希重会之心业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 伽钵亶那不可考。惟因泛海二日，即可至师子洲。师子洲即锡兰岛(Sinhaladvipa)，然则伽钵亶那必近锡兰岛矣。

(二) 瞻部洲(Jambu-dvipa, Jambu-dipa)，据印度古代世界构成说，乃南方海中可居之一洲也。《西域记》卷十，有瞻波国亦瞻部之转音也。安南南部曰占婆，或曰占城。占婆之名，或亦因有瞻波国移民来此，故有是名。犹之爪哇岛之别称河陵，以有印度羯陵伽国移民也。

法振禅师者，荆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濯足禅波，栖心戒海。法侣钦肃，为导为归。讽诵律经，居山居水。而思礼圣迹，有意西遄。遂共同州僧乘悟禅师、梁州乘如律师，学穷内外，智思钩深，其德不孤，结契遊践。于是携二友，出三江。整帆上景（应作七景）之前，鼓浪河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未久之间。法振遇疾而殒，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附舶东归，有望交趾。复至瞻波（即林邑国也），乘悟又卒。瞻波人至，传说如此，而未的委。独有乘如言归故里，虽不结实，仍嘉令秀，尔独何为三无一就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25. 澧州二法师(大津、僧哲)

大津法师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门，长敦节俭。有

怀省欲，以乞食为务。希礼圣迹，启望王城。每叹曰：“释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宫慈氏，宜勗我心。自非睹觉树之真容，谒祥河之胜躅，岂能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锡南海。爰初结旅，颇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进。乃赍经像与唐使相逐。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洁行齐心，更受圆具。净于此见，遂遣归唐，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既睹利益之弘广，乃轻命而复沧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长安矣。今附新译杂论十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僧哲禅师者，澧州人也。幼敦高节，早托玄门。而解悟之机，实有灌瓶之妙。谈论之锐，固当重席之美。沉深律苑，控总禅畦。中百两门，久提纲目。庄刘二籍，亟尽枢关。思慕圣踪，泛舶西域。既至西土，适化随缘，巡礼略周。归东印度，到三摩咀吒国（一）。国王名曷罗社跋吒。其王既深敬三宝，为大邬波索迦（二）。深诚彻信，光绝前后。每于日日造拓模泥像十万躯，读《大般若》十万颂，用鲜华十万朵，亲自供养。所呈荐设，积与人齐。整驾将行，观音先发。旗幡鼓乐，涨日弥空。佛像僧徒，并居前引，王乃后从。于王城内僧尼有四千许人，皆授王供养。每于晨朝，令使人寺，合掌

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問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愿大王无病长寿，国祚安宁。”使返报已，方论国事。五天所有聪明大德，广慧才人，博学十八部经，通解《五明》大论者，并集兹国矣。良以其王仁声普洎，骏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尤蒙别礼。存情梵本，颇有日新矣。来时不与相见，承闻尚在，年可四十许。僧哲弟子玄游者，高丽国人也。随师与师子国出家，因住彼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三摩咀吒国(Samatata)亦见《西域记》卷十。其国在今恒河口一带之地。其国都城，或即《瀛涯胜览》榜葛刺国之锁纳儿港(Sonar-gaon)也。《西域记》云：“三摩咀吒国周三千余里。滨近大海，地遂卑湿。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穡滋植，花果繁茂。气序和，风俗顺。人性刚烈，形卑色黑，好学勤励，邪正兼信。”

（二）邬波索迦，即优婆塞之别译也。

26. 苾刍贞固、孟怀业

苾刍贞固^(一)律师者，梵名娑罗笈多(译为贞固)。即郑地滎川人也。俗姓孟。粤以驱乌之岁，早蕴慈门。总角之秋，栖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蓼莪。眷流俗之难保，知法门之可尚。爰兴正念，企步胜场。遂于汜水等慈寺远法师处申侍席之业。意存教纲，便诵大经。

经三两岁，师遂沦化。后往相州林虑诸寺，寻师访道。欲致想禅扃，自念教检未窥，难辨真伪。即往东魏听览《唯识》。复往安州大猷禅师处习学方等。数旬未隔，即妙相现前。复往荆州，历诸山寺，求善知识，希觅未闻。复往襄州，遇善导禅师，受《弥陀胜行》。当尔之时，交望弃索河之秽土，即欲趣安养之芳林。复思独善，伤大士行。《唯识》所变，何非净方。遂往岷山恢觉寺澄禅师处，创蒙半字之训，渐通完器之言。禅师则沉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纊砾经论，当末代四依之住持。定激波深，灌八解而流派。慧峰岳峻，耸六度而疏岷。五尘无杂，九恼非惊。外跨四流，内澄三定。法俗钦望，推为导首。特蒙纶旨，召入神都。在魏国东寺，居多闻之数。固师年余二十，即于禅师足下而进圆具。才经一载，总涉律纲。复向安州秀律师处三载，端心读宣律师文抄。可谓问绝邬波离，贯五篇之表里。受谐毗舍女，洞七聚之幽关。律云五岁得游方，未至岁而早契，十年离依止，不届年而预合。其秀律师即蜀郡兴律师之上足，既进圆具，仍居蜀川，于和尚处学律四载。后往长安宣律师处，为依止之客。投心乳器，若饮鹅之善识精粗；竭志水瓶，等欢喜之妙持先后。经十六年，不离函丈。研穷诸部，淘炼数家。将首律师疏，以为宗本。然后去三阳之八水，复向黄州报所生

地。次往安州，大兴律教。诸王刺史，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师处，与我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余，方始寂化。戒行清素，耳目详知。嗟乎，代有其人，栋梁佛日。蝉联靡绝，继踵相承。实谓汉珠荆玉，虽别川而俱媚。桂枝兰叶，纵毕节而同芳。固师既得，律典斯通，更披经论。又复诵《法华》、《维摩》向一千遍。心心常续，念念恒持。三业相驱，四仪无废。复往襄州，在和上处，重听苏坦罗披，寻对法藏。颇通蕴处，薄检衣珠。化城是息，终期宝渚。遂乃濯足襄水，顾步庐山。仰上德之清尘，往东林而散志。有意欲向师子洲，顶礼佛牙，观诸圣迹。以垂拱之岁，移锡桂林。适化游方，渐之清远峡谷。同缘赴感，后届番禺广府。法徒请开律典。时属大唐圣主，天下普置三师，欲令佛日再明，法舟长泛。既而威仪者律也，固亦众所钦情。三藏道场，讲《毗奈耶》教。经乎九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泛诱时俗。于时制旨寺恭阇梨，每于讲席，亲自提奖。可谓恂恂善诱，弘济忘倦。阇梨则童真出家，高行贞节。年余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实乃禅池淼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岭崔嵬，耸慧岳而腾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虽娴诸法体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构有为之福业，作无上之津梁。而屡写藏经，常营众食，实亦众所知识，应物感生，劝悟诸人，共敦律

教。固师既法侣言，散还向峡山，冀托松林之下，用毕幽栖之志。蒙谦寺主等特见宾迎。寺主乃道冠生知，体含仁恕，供承四海，靡倦三朝，屈己伸他，卑辞是务。固师意欲息想山门，有怀营构，倾廊通直道脱，阶正邪基。曲制山池，希流八解之清润；傍开坛戒，冀闾七聚之芳规。复欲于戒坛之后，造一禅龕立方等道场，修法华三昧。功虽未就，而情已决然。布萨轨仪，已绍纲目。又每叹曰：“前不遭释父，后未遇慈尊。末代时中，如何起行。”既沉吟于空有之际，复踟躕于多师之门矣。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张，遂被载来，求住无路。是知业能装饰，非人所图。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与诸法俗重得相见。于是在制旨寺处众嗟曰：“本行西国，有望流通。回住海南，经本尚阙。所将三藏五十余万颂，并在佛逝，终须复往。既而年余五十，重越沧波。隙肆不留，身城难保。朝露溢至，何所嘱焉。经典既是要门，谁能共往收取。随译随受，须得其人。众金告曰：“去寺不远，有僧贞固，久探律教，早蕴精诚。悦得其人，斯为善伴。”亦既才闻此告，仿佛雅合求心。于是裁封山扃，薄陈行李。固乃启封暂观，即有同行之念。譬乎辽城一发，下三将之雄心。雪山小偈，牵大隐之深志。遂乃喜辞幽涧，欢去松

林。攘臂石门之前，褰衣制旨之内。始倾一盖，合襟情于抚尘。既投五体，契虚怀于曩日。虽则平生未面，而实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颇论行事。固乃答曰：“道欲合，不介而自亲；时将至，求抑而不可。谨即共弘三藏，助烛千灯者欤！”于是重往峡山，与谦寺主等言别。寺主乃照机而作，曾不留连。见述所怀，咸助随喜。已阙无念，他济是心。并为资装，令无少乏。及广府法俗，悉赠资粮。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长驱。作含生之梯墜，为欲海之舟舫。庆有怀于从志，庶无废于长途。固师年四十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苾刍即比丘（Bhikshu）之别译，依他人施舍而生活之僧人也。

又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怀业，梵号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岭外。家属权停广府，慕法遣奉师门。虽可年在弱冠，而实志逾强仕。见师主怀弘法之念，即有随行之心。割爱抽悲，投命溟渤，至佛逝国。解骨仑语^{（一）}，颇学梵书。诵《俱舍》论偈。虽事凭于一猎，冀有望于千途。佻策勤于熟思，希比迹于生刍。且为侍者，现供翻译，年十七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骨仑语即昆仑语也。

27. 苾刍道宏

苾刍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唐云觉天），汴州雍丘人也。俗名靳。其父早因商侣，移步南游，远历三江，遐登五岭。遂过韶部，后届峡山。睹岩谷之清虚，玩川源之澄寂。逢善知识，披缁释素。于时道宏其年尚小，任业风而萍转，随父师而游涉。入桂林以翘想，步幽泉而叠息。父名大感禅师。遂于寂禅师处，学秘密关。颇经年载，薄知要义。还之峡谷，道宏随父亦复出家。年满二十，此焉进具。往来广府，出入山门。虽可年望未高，而颇怀节概。既闻净至，走赴庄严。询访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礼事，即有契于行心。再想生津，实无论于性命。闻说滔天之浪，蔑若小池。观横海之鲸，意同鳅鱖。寻即重至清远，言别山庭。与贞固师同归府下。于是乎毕志南海，共赴金州。拟写三藏，德被千秋。识悟聪敏，叶性温柔。颇功草隶，复玩庄周。体《齐物》之篇虚诞，知指马之说悠悠。不凭河而徒涉，能临惧而善筹。虽功未厕于移照，终有庆于英猷。英猷何陈，求法轻身。不计乐而为乐，不将亲而作亲。欲希等生灵于己体，岂若媿刍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随译随写，传灯而望。重莹戒珠，极所钦尚。求寂灭之圆成，弃迷津之重障。毕我大业，由斯小匠。庆尔拔擢于有

流，庶福资于无量。年二十二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28. 善行

善行师者，晋州人也。少辞桑梓，访道东山。长习律仪，寄情明咒。温恭俭素，利物是心，则净之门人也。随至室利佛逝。有怀中土，既染痼疾，返棹而归。年四十许。（《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29. 襄阳二法师（灵运、苾刍法朗）

灵运师者，襄阳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怀耿介，情存出俗，追寻圣迹，与僧哲同游。越南溟，达西国。极娴梵语，利物在怀。所在至处，受王礼敬。遂于那烂陀画慈氏真容菩提树像，一同尺量，妙简工人。资以归唐，广兴佛事。翻译圣教，实有堪能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苾刍法朗者，梵名达摩提婆（唐云法大）。襄州襄阳人也，住灵集寺。俗姓安，实乃家传礼义，门袭冠纓。童年出家，钦修是务。遂离桑梓，游涉岭南。净至番禺，报知行李。虽复学悟非远，而实希尚情深，意喜相随，同越沧海。未经一月，届乎佛逝。亦既至此，业行是修。晓夜端心，习《因明》之秘册。晨昏励想，听《俱

舍》之幽宗。既而一篲已倾，庶罔隳于九仞。三藏虔念，拟克成乎五篇。弗惮劬劳，性有聪识。复能志托弘益，抄写忘疲。乞食自济，但有三衣。袒膊徒跣，遵修上仪。虽未成于角立，终有慕于囊锥。凡百徒侣，咸希自乐。尔独标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专斯至理。若能弘广愿于悲生，冀大明于慈氏。年二十四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30. 释慧日

释慧日，俗姓辛氏，东莱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后遇义净三藏，造一乘之极，躬诣竺乾，心恒羡慕。日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誓、师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礼谒圣迹，寻求梵本。访善知识，一十三年。咨禀法训，思欲利人，振锡还乡，独影孤征。雪岭胡乡，又涉四载。既经多苦，深厌阎浮。何国何方，有乐无苦。何法何行，能速见佛。偏问天竺三藏，学者所说。皆赞净土。后合金口，其于速疾，是一生路。尽此报身，必得往生极乐世界，亲得奉事阿弥陀佛。闻已顶受，渐至北印度健驮罗国。王城东北有一大山，山有观音像。有志诚祈请，多得现身。日遂七日叩头，又断食，毕命为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观音空中现紫金色相，长一丈

余。坐宝莲花，垂右手摩日顶曰：“汝欲传法，自利利他。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弥陀佛国，劝令念佛，诵经回愿往生。到彼国已，见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说已忽灭。日断食既困，闻此强壮。及登岭东归，计行七十余国，总一十八年。开元七年，方达长安。进帝佛真容梵夹等，开悟帝心，赐号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净土之业，著《往生净土集》行于世。其道与善导、少康异时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兴渠。兴渠人多说不同，或云芸苔胡荽，或云阿魏。唯《净土集》中别行书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韭，三葱，四薤。阙于兴渠，梵语稍讹。正云形具，余国不见。回至于阆，方得见也。根粗如细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国人种，取根食也。于时冬天到彼，不见枝叶。苔荽非五辛，所食无罪，日亲见为验欤。以天宝七年，卒于住寺，报龄六十九。葬于白鹿原，成小塔焉。（《高僧传》三集卷二九）

31. 慧超

慧超者，不知何许人。清末宣统时，法人伯希和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残书一部。其首尾皆残缺，楮纸写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记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国土、宗教、物产、民风。初不省其书名及作者之姓氏。后经罗振玉

等考检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慧超（又作惠超）《往五天竺国传》。就其音义，证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条。其次第并与一一吻合，知此即慧超传矣。书失千余年，至是复得，虽不完全，亦诚大乐事矣。慧超行业，释氏传录，多不记载。书中有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云云。借以知慧超为何时人，及游印度之在何时也。书中记述，不如《西域记》之详瞻。然如称胡密国北山中，有九识匿国，国有一王。足证《唐书·西域传》五识匿各有酋长之误。谓疏勒外国人呼伽师祇离国。证以《唐书·疏勒传》，足正慧琳《音义》伽师佉黎即葱岭之非。其他可资考证者，尚不少。书虽节略残阙，然其价值亦不亚于宋云、惠生之纪行矣。罗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有十四页，凡六千余字。全录之，则非吾志，姑举其纪程足矣。前文残阙，故慧超究由何道往印度不可得知。以吾意揣之，似亦由今新疆逾葱岭而往者也。

自拘尸那国（名见《西域记》卷六又作拘尸那揭罗），又至彼罗痾斯国（《西域记》卷七作婆罗痾斯国）。由是而至中天竺国王住城，名葛那及（似即曲女城，梵名羯若鞠阁，Kanyakubja 今名喀脑笈 Kanauj）。中天王境界极宽，百姓繁闹。王有九百头象，余大首领各有三二百头。其王每自领兵马斗战，常与余天战也。中天王常胜。此中天大小乘俱行。从中天国南行三月余，至南天竺国王所住。王有八百头象。境土极宽，南至南海，东至东海，西至西海，北至中天、西天、东天等国

接界。衣著、饮食、人风与中天相似，唯言音稍别。土地热于中天。五天总无王及领首。又从南天北行两月，至西天国王住城。此西天王亦五六百头象。王及首领百姓等极敬信三宝。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土地甚宽，西至西海。国人多善唱歌。余四天国不如此国。今被大实(即大食)来侵，半国已损。又五天法，出外去者，不将粮食，到处即便乞得食也。唯首领等自赉粮，不食百姓。又从西天北行三个余月，至北天国阁兰达罗国(见《西域记》卷四。慧超周游五天竺路线，似与玄奘大概相同)。王有三百头象，依山作城而住。从兹已北，渐渐有山。为国狭小，兵马不多。常被中天及迦叶弥罗国屡屡所吞，所以依山而住。人风、衣著、言音与中天不殊，土地稍冷于中天等也。亦无霜雪，但有风冷。西是平川，东近雪山。国内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又一月过雪山。从阁兰达罗国西行经一月，至一社吒国(疑有误字)。言音稍别，大分相似。衣著、人风、土地所出、节气寒暖与北天相似。亦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信三宝。又从此吒国(有缺字)西行一月，至新头故罗国(似即身毒 Sindh)。衣著、风俗、节气寒暖与北天相似，言音稍别。此国极足骆驼，国人取乳酪吃也。王及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即造《顺正理论》众贤论师是此国人也。

此国大小乘俱行。见今大实侵，半国损也。即从此国乃至五天，不多饮酒。遍历五天，不见有醉人相打之者。纵有饮者，得气得力而已。不见歌舞作剧饮宴之者。北天山中，有一寺名那揭罗驮娜。有一汉僧，于此寺身亡。彼大德说从中天来，明娴三藏圣教，将欲还乡，忽然违和，便即化矣。于时闻说，莫不伤心，便题四韵，以悲冥路，五言：

故里灯无主，他方宝树摧。神灵去何处，玉貌已成灰。忆想哀情切，悲君愿不随。孰知乡国路，空见白云归。

又从此行十五日入山，至迦叶弥罗国，此国稍大。王有三百头象，住在山中。道路险恶，不被外国所侵。人民极众，贫多富小。王及首领、诸富有者衣著，与中天不殊。土地极寒，不同以前诸国。秋霜冬雪，夏足霜雨。百卉亘青叶凋，冬草悉枯。川谷狭小，南北五日程，东西一日行，土地即尽。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番所管。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在小勃律国。此属汉国所管。又从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驮罗。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此国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杀彼罽宾王自为国

主。因兹国境，突厥霸王此国已北，并住中。又从此建驮罗国正北入山，三日程，至乌长国，彼自云郁地引那。此王大敬三宝。百姓村庄，多分施入寺家供养，少分自留，以供养衣食。足寺足僧，僧稍多于俗人也。专行大乘法也。衣著、饮食、人风、与建驮罗国相似，言音不同。节气甚冷。又从乌长国东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卫国。彼自呼云奢摩褐罗闍国。此王亦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衣著、言音与乌长国相似（拘卫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波斯传》后之俱位，或曰商弥，治阿赊颯师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谷、蒲萄、石榴。冬窟室）。从建驮罗国西行入山七日，至览彼国（即《西域记》卷一之滥波国）。此国无王，有大首领，亦属建驮罗国所管。衣著、言音与建驮罗国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行大乘法。又从此览波国西行入山，经八日程，至罽宾国。亦是建驮罗王所管。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著、言音、食饮与吐火罗国大同小异。又从此罽宾国西行七日，至谢颯国（名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彼自呼云社护罗萨他那（即吐火罗斯坦那，Tokharistana 之转音）。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于此国，不属余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乘法。衣著、人风、土地所出，

与罽宾相似。言音各别。又从谢颺国北行七日至犯引国(《新唐书》作帆延或曰望衍,《西域记》作梵衍那,今之 Bamian 城)。此王是胡,不属余国。兵马强多,诸国不敢来侵。土地有雪,极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人风大分与罽宾相似,言音不同余国。又从此犯引国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为缚底耶(《新唐书》书帆延条后,作缚底野,即希腊人所称 Bactria 之译音)。见今大实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菴持山住。见属大实所管。言音与诸国别,共罽宾国少为相似,多分不同。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不事外道。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发。土地足山。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实。大实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杀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实所吞。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杀生,事天,不识佛法。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实国。彼王不住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国人爱杀,事天,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离缚底耶西行一月,自当达波斯国境。唯自波

斯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实国。实不知其所指何地。开元初年时，西部土耳其斯坦全境皆已归大食所管。而大食国都则在叙利亚之大马色克城，故言见向小拂林国住也。又从大实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似即石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实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而能自护。言音不同诸国。又此六国，总事火袄，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其吐火罗国仍至罽宾国、犯引国、谢颀国中，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从康国已东，即跋贺那国（《唐书》作拔汗那），又有两王。缚叉大河当中西流（考拔汗那中境大河实为锡尔河，Syr daria 而非缚叉河。《西域记》作缚叉河又名阿母河。慧超此处有误会）。河南一王，属大实。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言音各别，不同余国。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僧尼。又跋贺那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此王元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王及首领百姓大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国属大实所管。从此胡国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东至汉国，已北，总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识佛法，无寺无僧（波斯、大实、胡国、跋贺那等，慧超似仅据传

闻，而非亲见者也)。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密(《唐书》作护蜜国)。王住城。当来于吐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

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偏梁难。平生不打泪，今日洒千行。

冬日在吐火罗国逢雪述怀，五言：

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塄坛，江河凌嵯啮。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伴火上脍歌，焉能度播蜜。

此胡密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实，每年输税绢三千匹。住居山谷，处所狭小，百姓贫多。衣著皮裘毡衫。王著绫绢叠布。食唯饼钞。土地极寒，甚于余国。言音与诸国不同。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领百姓等，总事佛，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其山无有树木，及于百草。从胡密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即帕米尔)，以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番。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西域记》作渴盘陀国)。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Kashgar之译音)。此亦汉军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土人著叠布

衣也。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又从安西东行□□至焉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一）。（《敦煌石室遗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一）此传文理，不若《西域记》远矣。即较《佛国记》亦嫌不及。往往有不可解处，或即当时之白话，又时有字句遗脱，故文义晦而不明也。

32. 释舍光

释舍光，不知何许人也。幼觉器尘，驰求简静。开元中，见不空三藏颇高时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却回西域，光亦影随。匪惮艰危，思寻圣迹。去时泛舶海中，遇巨鱼望舟，有吞噬之意。两遭黑风天吴异物之怪。既从恬静，俄抵师子国。属尊贤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坛。许光并慧晋同受五部灌顶法。天宝六载回京。不空译经，乃当参议华梵。属师卒，后代宗重光，如见不空。敕委往五台山修功德。时天台宗学湛然，解了禅观，深得

智者膏腴。尝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入清凉境界。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光云：“有一国僧，体解空宗。问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嘱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屡屡握手叮嘱。详其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愿流布也。”光不知其终。（《高僧传》三集卷二七）

33. 释悟空

释悟空，京兆云阳人，姓车氏，后魏拓跋之远裔也。天假聪敏，志尚典坟。孝悌之声，蔼于乡里。属玄宗德被遐方，罽宾国愿附大唐，遣大首领萨婆远干与三藏舍利越摩，于天宝九载来朝阙庭，请使巡按。明年，敕中使张韬光将国信行官，兼吏四十余人西迈。时空未出俗，名奉朝，授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令随使臣自安西路去。至十二载，至健陀罗国。罽宾东都城也。其王礼接唐使。使回，空笃疾，留健陀罗。病中发愿，痊当出家。遂投舍利越摩落发，号达摩驮都，华言法界。当肃宗至德二年也，泊年二十九，于迦湿弥罗国受具足戒。文殊矢涅地为亲教师，邬不羼提为羯磨，阿遮利耶驮里巍地为教授，于蒙鞞寺讽声闻戒，习根本律仪。然北天竺国皆萨婆多学也。后巡历数年，遍瞻八塔。为

忆君亲，因咨本师舍利越摩，再三方允。摩手授梵本《十地》、《回向轮》、《十力》三经，共一夹，并佛牙舍利以赠别。空行从此路，至睹货罗国。五十七蕃中，有一城号骨咄国^(一)，城东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辄摇动，云阴雨暴，霆击雹飞。乃奔就一大树间。时有众商，咸投其下。商主告众曰：“谁赏佛舍利异物殊珍耶？不尔，龙神何斯忿怒？有则投于海中，无令众人惶怖。如藏匿者，自贻伊咎。”空为利东夏之故，潜乞龙神宥过。自卯达申，雨雹方霁。回及龟兹，居莲华寺。遇三藏法师勿提提麟鱼，善于传译。空因将《十力经》夹请翻之。寻抵北庭，大使复命空出梵夹。于阗三藏戒法为译主，空证梵文并度语，翻成《十地回向轮经》。事讫，随中使段明秀，以贞元五年己巳达京师。敕于跃龙门使院安置。进上佛牙舍利经本，宣付左神策军缮写。功德使窦文场写毕进呈，敕署空壮武将军，试太常卿。乃归章敬寺。次返云阳，问二亲，坟树已拱矣。凡所往来经四十年，于时已六十余。所翻经三本共十一卷。翻经大德圆照《续开元录》皆编入藏，复记空之行状焉。（《高僧传》三集卷三）

（一）骨咄国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又见卷四三下《地理志》。其原音为 Khotl 在帕米尔高原西北库拉伯（Kulab）地方东北。玄奘《西域记》卷一作珂咄

罗。此名亦见于阿拉伯人爱德利奚(Edrisi)之《地理书》。

34. 释智宣

释智宣，泉州人也。壮岁慕法，学义净之为人也，轻生誓死，欲游西域。礼佛八塔，并求此方未流经法。以唐季结侣渡流沙。所至国土，怀古寻师。好奇徇异，聚梵夹求舍利。开平元年五月中，达今东京。进辟支佛骨，并梵书多罗叶夹经律。宣壮岁而往，还已衰耄矣。梁太祖新革唐命，闻宣回大悦，宣赐分物，请译将归夹叶。于时干戈，不遑此务也^(一)。(《高僧传》三集卷三〇)

(一) 智宣事迹，亦见《佛祖统纪》卷四二。

35. 北宋初往印度之僧人

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沧洲沙门道圆游五天竺，往返十八年^(一)。及远，偕于阗使者至京师，献佛舍利、贝叶梵经。上召见便殿，问西土风俗。赐紫方袍器币。(《佛祖统纪》卷四三)

(一) 道圆起程于汉高祖刘知远乾祐元年(九四八)。《宋史·天竺传》谓道圆起程晋天福中者，误也。晋天福至乾德四年，为时不止十八年。刘知远即位元年，仍称天福。故或指汉天福也。

四年(九六六),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迦湿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

开宝四年(九七一),沙门建盛自西竺还。诣阙进贝叶梵经,同梵僧曼殊室利偕来(一)。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诏馆于相国寺,持律当精。都人施财盈屋,并无所用。(《佛祖统纪》卷四三)

(一)建盛必乾德四年所遣,首先归回者也。曼殊室利亦见《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

继业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一)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业自阶州(二)出塞,西行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石(三)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四)。又度大葱岭、雪山,至伽湿弥罗国。西登大山,有萨埵(五)太子投崖饲虎处。遂至健陀罗国,谓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国及左烂陀罗国(六),国有二寺。又西过四大国(七),至大曲女城(八)。南临陷牟河(九),北背洹河,塔庙甚多,而无僧尼。又西二程,有

宝阶故基。又西至波罗柰国(一〇)。两城相距五里，南临洹河。又西北十许里，至鹿野苑塔庙，佛迹最夥。业自云，别有传记，今不传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图。自鹿野苑西至摩羯提国，馆于汉寺(一一)。寺多租入，八村隶焉，僧徒往来如归。南与杖林山(一二)相直，巍峰岿然。山北有优波掬多(一三)石室及塔庙故基。南(一作西南)百里，有孤山，名鸡足(一四)三峰，云是迦叶(一五)入定处。又西北百里，有菩提(一六)宝座城。四门相望，金刚座在其中。东向至东尼连禅河。东岸有石柱，记佛旧事。自菩提座东南五里，至佛苦行处。又西三里，至三迦叶村及牧牛女池。金刚座二，北门外有师子国伽蓝。又北五里，至迦耶城(一七)。又北十里，至迦耶山，云是佛说《宝云经》处。又自金刚座东北十五里，至正觉山(一八)。又东北三十里，至骨磨城(一九)。业馆于鰕罗寺，谓之(疑有阙文)南印土诸国僧多居之。又东北四十里，至王舍城(二〇)。东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东北登大山，细路盘斜，有舍利子塔。又临涧，有下马迎风塔。度绝壑，登山顶，有大塔庙，云是七佛说法处。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鹞峰，云是佛说《法华经》处。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温泉二十余井。又北有大寺及迦兰陁竹园遗迹。又东有阿难半身舍利塔。温汤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

腹，有毕钵罗窟。业止其中，诵经百日而去。窟西，复有阿难澄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会新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有树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轮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二一)。寺之南北，各有数十寺。门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东北十五里，至乌巔头寺(一作乌岭头寺)。东南五里，有圣观自在像。又东北十五里，至伽湿弥罗(二二)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至郤提希山。又东七十里，有鸽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二三)，阿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离城(二四)，有维摩方丈遗迹。又至拘尸那城(二五)及多罗聚落。逾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二六)。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太祖已宴驾。太宗即位，业诣阙，进所得梵夹舍利等。诏择名山修习。登峨眉，北望牛心，众峰环翊，遂作菴居，已而为寺。业年八十四而终。(《吴船录》)

(一) 宋太祖乾德年间，派僧一百五十七人往天竺求经，见之于《宋史》卷四九〇《天竺国传》及《佛祖统纪》卷四三《法运通塞志》。《宋僧史略》谓遣僧百人，而《吴船录》此处有三百人之谱。吾意《僧史略》及《吴船录》皆为误记，应以《宋史》及《佛祖统纪》为确也。《吴船录》，宋范成大撰。

(二) 阶州今甘肃东南武都县。灵武县隶今宁夏府。西凉即凉州府。伊吴应作伊吾，汉时之伊吾庐，今之哈密也。高昌即今吐鲁蕃。焉耆即今之焉耆道，清时作喀喇沙尔(Karashar)。由是以后，继业似沿和阗河而至于阗(今作和阗，不可与今于阗混)者也。疏勒即今喀什噶尔城。过疏勒而至大石。

(三) 大石音与大食相似，大食即阿拉伯。证之西史，阿拉伯人于北宋初已衰。葱岭以西，皆隶波斯萨漫朝。是此处之大石，不指阿拉伯人明矣。查帕米尔高原有大笈克族(Tajiks)，其拼写读音，与波斯人称阿拉伯人之名，完全相同。吾意此处之大石，即指帕米尔高原之大笈克族，可无庸疑。帕米尔之大笈克族，与唐时之阿拉伯人有无关系，吾尚未能知也。

(四) 布路州国即今之博罗尔(Bolor)。

(五) 萨埵太子即如来也。投崖饲虎处，在乌仗那国。见上方宋云惠生纪行。

(六) 庶流波国不可考。左烂陀罗国《西域记》卷三作闍烂达罗国(Jalandra)，在彭甲伯省。周世棠《二十世纪大地图》作遮兰达。

(七) 由健陀罗国至摩羯提国，乃由西北向东南行，而此处皆云向西，实大误也。此或为范成大抄录之误。原记未必如是也。

(八) 曲女城《西域记》卷五作羯若鞠闍国(Kanyakubja)，今之喀脑笈城(Kanauj)。法显《佛国记》作罽饶

夷城。

(九) 陷牟河即 Jumna 河。今城仅古城北部而已。

(一〇) 波罗柰城《西域记》卷七作婆罗痕斯国，今之拜那莱斯城(Benares)也。

(一一) 摩羯提国汉寺不见《西域记》及义净诸书，必盛唐以后，中国留学印度僧人大盛以后所建筑者。

(一二) 杖林山(Yastivana)在王舍城附近，考详上文。

(一三) 优波掬多(Upagupta)，西天第四祖也。据《西域记》卷九，杖林山中仅有邬波索迦闍耶犀那者(唐言胜军)之石室。继业此处，或有误记也。

(一四) 鸡足山考，亦见前文。

(一五) 迦叶，西天第一祖也。

(一六) 菩提宝座城即《西域记》卷八之菩提树(Bodhi-druma)。周垣叠砖 崇峻险固。垣正中有金刚座。垣正门东辟，对尼连禅河(Nairanjana)，今之法尔古河(Phalgu)也。佛苦行处及三迦叶村、牧牛女池，皆见《西域记》，俱在菩提树垣附近。师子国伽蓝即所谓摩诃僧提僧伽蓝(Mahabodhi-sangharama)。

(一七) 迦耶城(Gaya)在大菩提寺之北。据玄奘，迦耶山在迦耶城之西南五六里，而此云在北十里，误也。恭尼翰指定今伽耶市西南伯拉玛约尼(Brahmayoni)山是也。

(一八) 正觉山，梵名钵罗笈菩提山(Pragbodhigiri)，在伽耶山东南，尼连禅河东岸。唐言前正觉山。“如来勤

求六岁，未成正觉。后舍苦行，示受乳糜。行自东北，游止此山。有怀幽寂，欲证正觉。自东北冈，登以至顶。地既震动，山又倾摇。山神惶惧，告菩萨曰，此山者，非成正觉之福地也。若止于此，入金刚定，地当震陷，山亦倾覆。”见《西域记》卷八。

(一九) 骨磨城不可考。

(二〇) 王舍城沿革，详《西域记》卷九。梵名曷罗伽利呬城(Rajahgriha)，频毗沙罗王之都也。如来降服醉象事，亦见《西域记》卷九，其塔在王舍城南。上茅宫城(梵名矩奢揭罗补罗城 Kusagara-pura)北门外鹞峰，梵名姑栗陀罗矩吒山(Gridhrakuta)，法显《佛国记》作者闍崛山。其山顶形状如鹞，故王舍城之人民，称之为鹞峰也。恭尼翰指定赛拉山(Saila-giri)即古鹞峰也。舍利子塔及石涧中下马临风塔，皆鹞峰山中古迹也。继业所谓下马临风塔似即玄奘之如来晒衣处也。鹞峰山下之王舍城，即指上茅宫城而言，昔时摩揭陀王皆都于此。频毗娑罗王筑新王舍城后，上茅城遂称为旧城矣。城北之山，指毗布罗山(Vipula)而言。“山西南崖阴，昔有五百温泉，今者数十而已。然犹有冷有暖，未尽温也。”(见《西域记》卷九)迦兰陀(Kalandaka)竹园，即所谓竹林精舍也。如来在世，多居其中。阿难又作阿难陀，西天第二祖，白饭王之子，释迦如来之从弟也。阿难分身之传说，详《西域记》卷七吠舍厘国条。阿难骸骨一部，为摩揭陀国王所得，一部为吠舍厘王所得。毕钵罗窟(Pippala-guha)在毗布罗山温泉西。

如来在昔，恒居其中。新王舍城在旧城之北平原上，频毗娑罗王所建也。树提迦，玄奘译作殊底色迦（梵 Jyotiska）。其宅在王舍新城之西北（见《西域记》卷九）。轮王塔不可考。

（二一）那烂陀寺已详上文。乌巖头寺不可考。玄奘《西域记》卷九，那烂陀寺西，亦有观自在菩萨立像及鸽寺。

（二二）伽湿弥罗汉寺及郤提希山皆不见《西域记》。所有汉寺必为玄奘以后所建，备中国求法僧之住宿者也。

（二三）花氏城即华氏城，梵名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今名巴德那（Patna）。无忧王所建之新都也。

（二四）毗耶离城即吠舍离（Vaisali）。维摩方丈考，已详前文。

（二五）拘尸那城即拘尸那揭罗国（Kusinagara）。那揭罗，梵语城市之义。《佛国记》作拘夷那竭，《南海寄归内法传》作俱尸那，《慧超传》亦作拘尸那。多罗聚落不可考。

（二六）泥波罗国即尼泊尔。磨逾里即《西域记》卷四之摩裕罗城（Mayura）。在北纬三十一度，东经约七十九度，在恒河上流之西岸。此城今代又名哈利得瓦拉（Haridwara）。雪岭指印度库士山。三耶寺不可考。

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并赐

紫方袍。

七年(九八二)成都沙门光远游西天还。诣阙进西天竺王子没徒囊表、佛顶印、贝多叶、菩提树叶。诏三藏施护译其表：“伏闻支那国(西竺指大唐为支那，今因旧以称也)有大天子，至圣至神，富贵自在。自惭福薄，无由朝谒。远蒙皇恩，赐金刚座释迦如来袈裟一领，即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一切有情，度诸沉溺。谨以释迦舍利，附沙门光远(一)以进。”(奉金刚佛袈裟两朝未见遣送之实，今详乾德四年，行勤等应诏西天求法，诸国并赐诏书，应以此年附献也。)

(一) 此条记事，亦见《宋史·天竺传》。光远，乾德四年遣出者也。

八年(九八三)沙门法遇自西天来献佛顶舍利、贝叶梵经。法遇化众造龙宝盖、金襴袈裟，将再往中天竺金刚座所供养，乞给所经诸国书。诏赐三佛齐、葛古罗、柯兰(一)诸国敕书以遣之。

(一) 法遇第二次欲由海道而往也。三佛齐即唐时之室利佛逝国(Sribogha)，在今苏门答腊东南之渤淋邦港(Palembang)。葛古罗不可考。柯兰似即麻素提(Mas'udi)《黄金牧地》之喀拉港(Kalah)也。

淳化二年(九九一)，太原沙门重达自西天还，往反十年。进佛舍利、贝叶梵经。赐紫服，住西京广爱寺(一)。

(《佛祖统纪》卷四三)

(一) 重达往反十年，上溯之，当在太平兴国七年时出发，非太祖乾德时所遣出者也。西京者洛阳也。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一〇一六)，沙门继全自西天还，得佛舍利。建塔于扬州。(《佛祖统纪》卷四四)

仁宗天圣九年(一〇三一)传法院(一)言沙门怀问尝往天竺为真宗皇帝建塔于佛金刚座之侧，今欲再往，为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赐先朝《圣教序》、《皇太后发愿文》、《圣上三宝赞》刊石塔下及制袈裟奉释迦像。诏可。仍令词臣撰《沙门怀问三往西天记》。

(一) 传法院即译经院，太平兴国八年改名。

宝元二年(一〇三九)五月，三往西天怀问同沙门得济、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国还。进佛骨舍利、贝叶梵经、贝多子、菩提树叶、无忧树叶、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见慰劳。赐号显教大师，紫衣金币(一)。(《佛祖统纪》卷四五)

(一) 据《佛祖统纪》所载，怀问以后，迄于南宋之末，中国无复有往印度求经学佛者矣。

第五章 古籍所载之印度 矿石及动植物

一 矿石

琉璃亦名火齐

《异物志》云：南天竺诸国出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重沓可开，拆之则薄如蝉翼，积之乃如纱縠，亦琉璃云母之类也。（《本草纲目》卷八）

消石

升玄子《伏汞图》云：消石生乌场国，其石青白，用白石英炙热点上，便消入石中者为真。其石出处，气极秽恶，飞鸟不能过其上。人或单衣过之，身上诸虫，悉化为水。能消金石，为水服之长生。以形若鹅管者佳。（《本草纲目》卷一一）

二 植物

胡椒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

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一)。（《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胡椒为印度之产品。五印度全境，北自尼泊尔(Nepal)、阿撒母(Assam)、孟加拉，西至孟买、麻罗拔，南至锡兰岛及麻刺甲皆有之，由印度而散播四方者也。《后汉书·西域传》已记天竺国产胡椒。味履支为梵语 marica 之译音。印度人有时亦直称胡椒为摩伽陀(magadha)者，盖以其国产之尤多也。梵语又称胡椒为 pippali，由是名而转成今英文之 pepper，德文之 pfeffer。此名唐时亦传入中国，唯似误会为另一物，且以为波斯国之出产也。《本草纲目》卷十四之荜茇或荜拔，即其译音。苏恭谓生波斯国，盖由波斯商人贩运来华，故误以为波斯国产也。荜茇已见于晋时嵇含《南方草木状》。荜拔见《周书》卷五〇《波斯传》。

白豆寇

白豆寇出伽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孕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一)。（《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伽古罗国不可考。《本草纲目》卷一四转录陈藏器《本草拾遗》，所载与《酉阳杂俎》相同。段成式似即自《本草拾遗》取材者。

蜜草

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盐。（《酉阳杂俎》卷一九）

郁金香

《南州异物志》云：郁金出罽宾国。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裹嫩莲者相似，可以香酒。又《唐书》云：太宗时，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似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花而不实，欲种者取根。二说皆同，但花色不同，种或不一也。（《本草纲目》卷一四）

天竺干薑

陈藏器曰：味辛温，无毒。主冷气寒中，宿食不消，腹胀下痢，腰背痛痲，辟气块，恶血积聚。生婆罗门国，一名胡干薑。状似薑，小黄色也。（《本草纲目》卷二六）

蒺藜，亦名蒺菜，又名波斯草。

李时珍曰：《唐会要》云，太宗时，尼波罗国献波棱菜，类红蓝，实如蒺药，火熟之，能益食味，即此也。方士隐名为波斯草。刘禹锡《嘉话录》云：蒺棱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云，本是颇陵国之种，语讹为波棱耳（一）。（《本草纲目》卷二七）

（一）尼波罗国献波棱菜，亦见段公路《北户录》。

沙糖

李时珍曰：此紫沙糖也，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为蔗糖，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紫糖亦可煎化，印成鸟兽果物之状，以充席献。今之货者，又多杂以米饴诸物，不可不知(一)。(《本草纲目》卷三三)

(一) 唐太宗遣使摩揭陀国取熬糖法，亦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沙糖之起始，谓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唐以前书传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八十章，谓元世祖时始有埃及国开罗人至福建，教授净糖术云。

天竺桂

李时珍曰：此即今闽粤浙中山桂也。而台州天竺最多，故名。大树繁花，结实如莲子状。天竺僧人称为月桂是矣。李珣曰：天竺桂生南海山谷。(《本草纲目》卷三四)

沉香

苏恭曰：沉香、青桂、鸡骨、马蹄煎香，同是一树，出天竺诸国。木似榉柳，树皮青色，叶似橘叶，经冬不凋。夏生花，白而圆。秋结实，似槟榔，大如桑椹，紫而味

辛。（《本草纲目》卷三四）

熏陆香亦名乳香

寇宗奭曰：熏陆木叶类棠梨，南印度界呵吒厘国出之，谓之四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一）也。（《本草纲目》卷三四）

（一）呵吒厘国似即《西域记》卷一所言之瞿陀尼洲（Godhani）西方海中可居之洲也。此为印度古代寓言，实不知所指何地也。

竹黄

马志曰：天竺黄生天竺国。今诸竹内往往得之。人多烧诸骨及葛粉等杂之。（《本草纲目》卷三七）

干陀木皮

李珣曰：按《西域记》，生西国，彼人用染僧褐，故名干陀褐色也。（《本草纲目》卷三七）

唐人所记印度植物，已见欧洲及波斯等篇者，兹不重录。

三 动物

食蛇鼠

李时珍曰：按《唐书》云，罽宾国贡食蛇鼠，喙尖尾赤，能食蛇。有被螫者，以鼠嗅而尿之即愈。（《本草纲目》卷五一下）

第六章 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一 天竺国

天竺国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复曰婆罗门。俗宗浮图道，不饮酒食肉。汉武帝遣使十余辈，间出西南，指求身毒。为昆明所闭，莫能通。至汉明帝梦金人，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由是其教传于国中。梁武帝、后魏宣武皆来贡献。隋炀帝志通西域，诸国多有至者，惟天竺不通。唐贞观以后，朝贡相继。则天天授中，五天竺王并来朝献。乾元末，河陇陷没，遂不复至。周广顺三年，西天竺僧萨满多等十六族，来贡名马。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依年代上溯，晋应为汉）天福中诣西域，在涂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理，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原作劝，兹依《佛祖统纪》等书改正）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一）等国，又历布路沙（二）、加湿、彌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开宝后，天竺僧持

梵夹来献者不绝。八年冬，东印度王子穰结说罗来朝贡。天竺之法，国王死，太子袭位，余子皆出家为僧，不复居本国。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随中国僧至焉。太祖令馆于相国寺。善持律，为都人之所倾向，财施盈室，众僧颇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伪为奏，求还本国。许之。诏既下，曼殊室利始大惊恨。众僧谕以诏旨，不得已，迟留数月而后去。自言诣南海，附贾人船而归。终不知所适。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自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来上。上令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每惭薄幸，朝谒无由。遥望支那，起居圣躬万福。光远来，蒙赐金刚吉祥无畏坐释迦圣像袈裟一事，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常为引导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诸沉溺。今以释迦舍利，附光远上进。”又译其国僧统表，词意亦与没徙曩同。施护者，乌坩曩国(三)人，其国属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罗国(四)。又西行二十日，至曩俄罗贺罗国(五)。又西行十日至岚婆国(六)。又西行十二日至俄惹曩国(七)。又西行至波斯国，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罗尾国(八)。又西行十二日至未曩罗国(九)。又西行十二日至钵赖野迦国(一〇)。又西行六十日至迦罗拿俱惹国(一一)。又西行二十日至摩罗尾

国(一二)。又西行二十日至乌然泥国(一三)。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罗罗国(一四)。又西行四十日至苏罗茶国(一五)。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拿国(一六)。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护之所述云。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至三佛齐,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语不多。令附表,愿至中国译经。上优诏召之。法遇后募缘,制龙宝盖、袈裟,将复往天竺,表乞给所经诸国敕书。遂赐三佛齐国(一七)王遐至葛、古罗国(一八)主司马佶芒、柯兰国(一九)主赞坦罗,西天王子谟驮仙书以遣之。雍熙中,卫州僧辞浣自西域还。与胡僧密坦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王那烂陀书来。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本国名利得国,王姓牙罗五,得名阿喏你缚。衣黄衣,戴金冠,以七宝为饰。出乘象或肩舆。以音乐螺钹前导。多游佛寺,博施贫乏。其妃曰摩诃你,衣大绸缕金红衣。岁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候王及妃出游,即迎随伸诉。署国相四人,庶务并委裁制。五谷、六畜、果实,与中国无异。市易用铜钱。有文漫,圆径,如中国之制,但实其中心,不穿贯耳。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国王号黑衣,姓张,名哩没。用锦彩为衣。每游猎三二日一还

国。署大臣九人治国事。无钱货，以杂物贸易。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婆罗门。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随舶至海岸。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贝叶梵书一夹。与之语不能晓。天圣二年九月，西印度僧爱贤智、信护等来献梵经，各赐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书来献，赐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称等九人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赐以束帛。（《宋史》卷四九〇）

（一）割禄即唐代之葛逻禄，元初之哈喇鲁（Karluks）。

（二）布路沙，《西域记》作布路沙布逻（Purushapura），今之配夏洼（Peshawar）也。

（三）乌坩曩即《西域记》之乌仗那国（Udyana），《佛国记》之乌菴。

（四）乾陀罗即《魏书》之乾陀国，《西域记》作健驮逻国。

（五）曩俄罗贺罗即《西域记》之那揭罗曷国（Nagarahara），《佛国记》作那揭国。据《西域记》之记载，健驮逻在那揭罗曷东南五百余里。《宋史》此处谓须西行二十日，所费日期不免过多。

（六）岚婆国即《西域记》之滥波国，今阿富汗东境拉格曼（Lagman）是也。玄奘记那揭罗曷国在滥波国东南百余里。《宋史》此处记须行十日，不免过久。

(七) 娥惹曩国即《西域记》卷十二之鹤悉那城(Ghazna),《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哥疾宁城。过此而西,入波斯境。西海者,即阿拉伯海也。

(八) 呵罗尾国即迦罗卫国。玄奘《西域记》作劫比罗伐率堵国(Kapilavastu)。

(九) 未曩罗国即《西域记》之婆罗尼斯国(梵 Varanasi, 巴利语之 Baranasi), 今印度班拿勒斯城(Benares)。

(一〇) 钵赖野迦国即《西域记》卷五之钵逻耶伽国(Prayaga), 今之阿拉哈巴德城(Allahabad), 在恒河及阎牟那河(Jumna)交流处。

(一一) 迦罗拿俱惹国, 丁谦《宋史外国传考证》谓即《西域记》之曷罗闍姑利泗又名王舍城(Rajagriha)。余意不然。王舍城在迦罗卫国之东, 而此则在西也。法国久良(Julien)谓即《西域记》之羯若鞠闍国(Kanyakubja), 又名曲女城, 今曰喀脑儿(Kanauj), 其言是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74页)

(一二) 摩罗尾国即《西域记》卷一一之摩腊婆国(Malava), 今之马尔洼(Malwa)、巴罗达以东诸地皆是也。

(一三) 乌然泥国即《西域记》之邬阇衍那国(Ujjayini), 今之乌镇(Ujain)。以地图观之, 由东向西, 应先至乌然泥, 后至摩罗尾。《宋史》此处记载有误。或由施护口述时错乱也。

(一四) 罗罗国即 Lar 之异译，胡茶辣国 Guzarat 之别名也。《西域记》卷一一，摩腊婆国 (Malava) 注谓即南罗罗国。摩腊婆国境即胡茶辣也。

(一五) 苏罗茶应作苏罗荼，即《西域记》卷一一之苏刺侏国 (Surath)，在今巴罗达半岛之南端。苏刺侏国已滨大海，而此处言西行十一日至西海，亦为不确也。

(一六) 供迦拿国即《西域记》卷十一之恭建那补罗国 (Konkanapura)，今卧亚 (Goa) 东北一带地皆是也。

(一七) 三佛齐即唐时之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南方之渤淋邦港 (Palembang)。

(一八) 古罗国在今檳榔屿之南。麻素提 (Mas'udi) 之喀拉港 (Kalah)，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之箇罗国也。

(一九) 柯兰国似即周去非《岭外代答》之故临国，《元史》之俱蓝国也。利得国不可考。

天竺国隶大秦国(一)，所立国主，悉由大秦选择。俗皆髻发，垂下两鬓及顶。以帛缠头，所居以石灰代瓦。有城郭居民。王服锦罽，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之使短。晨出坐毳皮(毳乃兽名)，用朱蜡饰之，画杂物于其上。群下皆礼拜祝寿。出则骑马，鞍辔皆以乌金银闹装。从者三百人，执矛剑之属。妃衣大袖镂金红衣。岁一出，多所赈施。国有圣水，能止风涛。番商用琉璃瓶盛贮，猝遇海扬波，以水洒之则止。后魏宣武时，尝遣使献骏马。云其国出狮子、貂、豹、橐、犀、象、玳瑁、

金、铜、铁、铅、锡、金缕织成金罽、白叠、毳毼。有石如云母而色紫，裂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縠。有金刚石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又有旃檀等香、甘蔗、石蜜诸果。岁与大秦、扶南贸易，以齿贝为货。俗工幻化，有弓箭、甲稍、飞梯、地道及木牛流马之法，而怯于战斗。善天文、算历之术，皆学悉昙章书，以贝多树叶为纸。唐贞观天授中，尝遣使人贡。雍熙间，有僧罗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竞持金缙珍宝以施，僧一不有。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诸蕃志》卷上）

（一）天竺国向未属罗马（大秦），此言隶大秦国云者，盖必传闻之误也。

二 注鞞国

注鞞国^(一)东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国。水行至广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其国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东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砖，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为之，皆植花果杂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环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

城即王之所居，室四百余区，所统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亚卢尼、罗琶离鳖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娑轮岑、本蹄揭蹄、阎黎池离、那部尼、遮古林、亚里者林。其南八，曰：无雅加黎麻蓝、眉古黎苦低、舍里尼、密多罗摩、伽蓝蒲登、蒙伽林伽蓝、琶里琶离游、亚林池蒙伽蓝。其北十二，曰：拨罗耶、无没离江、注林、加里蒙伽蓝、漆结麻蓝、握折蒙伽蓝、皮林伽蓝、蒲稜和蓝、堡琶来、田注离、卢婆罗、迷蒙伽蓝。今国王相传三世矣。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员处治之。轻者系于木格，笞五十至一百。重者即斩，或以象践踏之。其宴则国王与四侍郎膜拜于阶，遂共坐作乐歌舞。不饮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饼饵。掌馔执事用妇人。其嫁娶先用金银指环，使媒妇至女家。后二日，会男家亲族，约以土田、生畜、槟榔酒等，称其有无为礼。女家复以金银指环、越诺布及女所服锦衣遗婿。若男欲离女则不取聘财，女却男则倍偿之。其兵阵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枪次之，长刀又次之，弓矢在后。四侍郎分领其众。国东南约二千五百里，有悉兰池国，或相侵伐。地产真珠、象牙、珊瑚、颇黎、槟榔、豆蔻、吉贝布。兽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鸡、鸚鵡。果有余甘、藤罗、千年枣、椰子、甘罗、昆仑梅、娑罗蜜等。花有白茉莉、散丝、蛇脐、佛桑、丽秋、青黄碧娑罗、瑶莲、

蝉紫、水蕉之类。五谷有绿豆、黑豆、麦、稻。地宜竹。自昔未尝朝贡。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茶罗乍遣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表来贡。三文等以盘奉真珠、碧玻璃，升殿，布于御坐前，降殿再拜。译者导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诚。”其国主表曰：“臣罗茶罗乍言，昨遇舸舶船商人到本国，告称巨宋之有天下也，二帝开基，圣人继续。登封太岳，礼祀汾阴。至德升闻，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语幸闻，辄倾就日之诚，仰露朝天之款。臣伏闻人君之御统也，无远不臻。臣子之推诚也，有道则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剑戟铸而范围区宇。神武不杀，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临御下民；怀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伤于行苇，大信爰及于渊鱼。故得天鉴孔彰，帝文有赫。显今古未闻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窃念臣微类醯鸡，贱如刍狗，世居夷落，地远华风。虚荷烛幽，曾无执贄。今者窃听歌颂，普及遐陬。恨年属于桑榆，阻躬陈于玉帛。矧沧溟之旷绝，在跋涉以稍艰。是敢倾倒赤心，遥瞻丹阙。任土作贡，同蝼蚁之慕膻。委质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谨遣专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来贡。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献珠六千六百两、香药三千三

百斤。初，罗茶罗乍既闻商船言，且曰：“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故遣三文等人贡。三文离本国，舟行七十七昼夜。历那勿丹山(二)、娑里、西兰山，至占宾国。又行六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至古罗国(三)。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昼夜，历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宝龙山，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四)，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冢，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离本国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焉。诏阁门祇候史祐之馆伴。凡宴赐恩例，同龟兹使。其年承天节，三文等请于启圣禅院会僧以祝圣寿。明年，使回。降诏罗茶罗乍，赐物甚厚。天禧四年，又遣使琶栏得麻烈吒奉方物入贡。至广州病死。守臣以其表闻。诏广州宴犒从者，厚赐以遣之。明道二年十月，其王尸离罗茶印俺罗注罗遣使蒲押陁离等以泥金表，进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两、象牙百株。西染院副使、阁门通使舍人符惟忠假鸿臚少卿押伴。蒲押陁离自言数朝贡，而海风破船不达，愿将上等珠就龙床脚撒殿，顶戴瞻礼，以申向慕之心。乃奉银盘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二月，以蒲押陁离为金紫光禄大夫、怀化将军，还本国。熙宁十年，国王地华加罗遣使奇罗罗、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图华罗等二十七

人，来献豌豆、珠麻、琉璃、大洗盘、白梅花脑、锦花犀牙、乳香、瓶香、蔷薇水、金莲花、木香、阿魏、鹏砂、丁香。使副以真珠、龙脑，登陛跪而散之，谓之撒殿。既降，诏遣御药室劳之，以为怀化将军、保顺郎将，各赐衣服器币有差。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宋史》卷四八九）

（一）注犂国即南印度之绰拉（Chola），又曰珠利耶（Cholya，名见《西域记》卷十）王朝之转音。据玄奘之记载，此国初地，在今马达拉斯市（Madras）之北，本脑河（Pennar）之南。北宋时，此国大盛。开朝始祖曰拉哲拉哲绰拉（Raja-raja Chola）。即位于公元九八四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在位二十九年。卒于一〇一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王击灭浙拉国（Chera，印度西海岸）之水师于康达路儿（Kandalur）口外，征服米梭儿（Mysore）、羯陵伽（Kalinga）及锡兰岛，霸有南印度全部。又造舰队，称雄海上。《宋史》此节之罗茶罗乍，即拉哲拉哲之转音。拉哲拉哲已卒于大中祥符六年，而《宋史》此节记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尚遣使朝献。使者必久离本国，不知王之已卒也。拉哲拉哲既卒，其子拉真特拉绰拉代瓦一世（Rajendra Choladeva I）嗣位，征服俄立撒（Orissa）、胡茶辣（Gujarat）、拜哈儿（Behar）、孟加拉（Bengal），纵战象饮水于恒河而还。西渡海，收服辣喀代父（Laccadives）及马尔底甫（Maldives）两群岛。东渡海，征服喀达拉姆（Kadaram）。

喀达拉姆即缅甸白古部(Pegu, 在今伊落瓦第河口, 仰光附近皆是)。同时缅甸沿海之塔柯拉姆(Takkolam)(亦在伊落瓦第河口)及马尔达般(Martaban)两港, 亦被征服。晏陀蛮(Andaman)及呢古巴拉(Nicobar)两群岛, 悉入版图。绰拉朝之威势, 达于最高潮, 幅员之广, 为南印度前古所未有。拉真特拉在位三十一年。王卒于一〇四四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宋史*记明道二年(一〇三三年)其王尸离罗茶印俺罗注罗遣使朝献, 其梵名原音为 Sri Raja Indra Chola, 罗茶印俺罗即拉真特拉之转音, 注罗即绰拉之转音。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遣使来献之国王地华加罗即绰啦王库罗东伽(Kulotunga), 颠倒其音耳。王即位于公元一〇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 卒于一一一八年(宋徽宗重和元年)。(见 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p. 174—177.) 东距海五里, 其国都距海不遥也。罗兰、顿田皆不可考。罗字或为误刊, 其实或指锡兰岛也。*宋史*此节, 乃录自赵汝适*诸蕃志*, 而*诸蕃志*则又自周去非*岭外代答*脱胎而出。丁谦*宋史外国传考证*谓注鞞国不载他书, 惟见于此, 准其地望, 当在缅甸之西, 阿刺干等处。丁氏读书甚少, 故有此谬也。南印度早通中国, 而此云自古不通中国, 宋人陋见也。南印度距中国水程不过万余里, 而此云四十一万余里, 较绕全地球数周尤多。其荒诞甚可笑也。*宋史*此处记其南北及西三面部落之名, 无一可考。中国旧史, 人地名数个相连者, 无分辨之术, 故尤困难也。

(二) 那勿丹山不可考。娑里似即《明史》之琐里。与注犂同在一境。西兰山即锡兰山。占宾国，丁谦谓即苏门答腊岛中部之占碧城(Jambi)。其言似确也。

(三) 古罗，《宋史·阇婆传》作古逻，《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作箇罗国。箇罗国即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之喀拉(Kalah)，其地在今槟榔屿之南。伊麻罗里山及加八山，皆不可考。占不牢山据《新唐书》即占城国。舟宝龙山不可考。《宋史》此节所记地名，颠倒错乱，绝非由西而东，按程记载者也。占不牢山既为占城，过占城向中国行，以下地名，当在占城之东北矣，而乃又回至三佛齐，此必三文乱述之故也。考证此处诸地名，尤不能按程稽之也。

(四) 蛮山水口亦不可考。天竺山即所谓东西竺，在新加坡东北大海中。宾头狼山即《诸蕃志》之宾瞳龙国(Binthuan)，在今湄公河口。西王母冢在南海中，说尤奇特，为他书所未见。

注犂国是西天南印度也(一)。欲往其国，当自故临国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国(二)亦可往。其国王冠有明珠异宝，多与西天诸国战争。国有战象六万，皆高七八尺。战时象背立屋，载勇士。远则用箭，近则用槊。战胜者象亦赐号以旌其功，至有赐锦帐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国王及官民皆撮髻，绕白布。以金银为钱。出指环脑子，盖猫儿睛之类也。真珠、象牙、杂色琥珀、色

丝布。妓女近万家。每日轮妓三千，入朝祇役。国人尚气轻生，有不相伏者日数十对。在王前用短刀格斗，死而无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义。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犂国王遣使贡珍珠等。译者道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宁十年六月，此国亦贡方物。上遣内侍劳问之，乃此国也。（《岭外代答》卷二）

（一）南宋时，珠利耶朝奄有南印度全部，故此处言其为西天南印度也。

（二）蒲甘国在今缅甸伊洛瓦第江东岸，京城满大来之南，北纬二十二度，东经九十三度。

注犂国，西天南印度也。东距海五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欲往其国，当自故临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国亦可往。其国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东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四城用砖，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为之，皆植花果杂木。第一第二城皆民居，环以小濠。第三第四城侍郎居之。第五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王之所居。屋四百余区。所统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亚卢尼、罗琶离鳖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婆轮岑、本蹄揭

蹄、闾黎池离、那部尼、遮古林、亚里者林。其南八，曰：无雅加黎麻蓝、眉古黎苦低、舍里尼、蜜多罗摩、加蓝蒲登、蒙伽林伽蓝、琶里琶离游、亚林池蒙伽蓝。其北十二，曰：拔罗耶、无没离江、注林、加里蒙伽蓝、漆结麻蓝、握折蒙伽蓝、皮林伽蓝、蒲稜和蓝、堡琶来、田注离、卢娑罗、迷蒙伽蓝。民有罪，命侍郎一员处治之。轻者繫于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即斩，或以象践杀之。其宴则王与四侍郎膜拜于阶，遂共作乐歌舞。不饮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饼饵。掌馔执事用妓。近万余家，日轮三千辈祇役。其嫁娶先用金银指环，使媒妇至女家。后三日会男家亲族，约以田土、生畜、槟榔、酒等，称其有无为礼。女家复以金银指环、越诺布及女所服锦衣遗婿。若男欲离女则不敢取聘财，女欲却男则倍偿之。其国赋税繁重，客旅罕到。与西天诸国斗战。官有战象六万，皆高七八尺。战时象背立屋，载勇士。远则用箭，近则用槊。战胜者象亦赐号以旌其功。国人尚气轻生。或有当王前用短兵格斗，死而无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义。地产真珠、象牙、珊瑚、玻璃、槟榔、荳蔻、琉璃、色丝布、吉贝布。兽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鸡、鸚鵡。果有余甘、藤萝、千年枣、椰子、甘罗、昆仑梅、波罗蜜之类。花有白茉莉、散丝、蛇脐、(据《宋史》脱去佛字)桑、丽秋、青黄

碧婆(据《宋史》作娑字)罗、瑶莲、蝉紫、水蕉之类。五谷有绿黑豆、麦、稻。地宜竹。自昔未尝朝贡。大中祥符八年,其王遣使贡真珠等。译者导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意。诏阁门祇候史祐之馆伴宴。锡恩例同龟兹使。适值承天节,其使获预启圣院祝寿。至熙宁十年又贡方物。神宗遣内侍郎劳问之。其余南尼华罗等国,不啻百余,悉冠以西天之名。又有所谓王舍城者。俗传自交趾之北至大理。大理西至王舍城不过四十程。按贾耽《皇华四(原作西,兹改正)达记》云(一):自安南通天竺,是有陆可通其国。然达摩之来浮海至番禺,岂陆程迂回不如海道之迅便欤?西天鹏茄罗国(二)都号茶那咭城,围一百二十里。民物好胜,专事剽夺。以白砑螺壳磨治为钱。土产宝剑、兜罗绵等布。或谓佛教始于此国。唐三藏玄奘取经曾到。西天南尼华罗国,城有三重。人早晚浴,以郁金涂体,效佛金色。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屋壁坐席悉涂牛粪,相尚以此为洁。家置坛,崇三尺,三级而升。每晨焚香献花,名为供佛。大食番至其国,则坐之门外,馆之别室,具供帐器皿。妇人犯奸辄杀之,官不问。土产上等木香、细白花蕊布。人多食酥酪、饭、豆、菜,少食鱼肉。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轻骑来劫,但闭门距之,数日乏粮自退。(《诸蕃志》卷上)

(一) 贾耽安南通天竺道，亦详上文。以今代地图观之，由云南往印度，仅须过缅甸而已。然古代南诏横梗其间，而沿途瘴气氛氲，其害甚于涉葱岭，过悬渡也。唐代高僧往印度者，未尝不知此道。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条云：“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瘴气氛氲，毒蛇毒草，为害滋甚。”玄奘不由此道归国，于此已详言其故矣，非因道途迂回也。

(二) 鹏茄罗国即《明史》卷三二六之榜葛刺，今图多译作孟加拉(Bengal)。茶那咭城(Janagar)在恒河入海处之东北，城市已坏，仅余区域之名而已。

三 故临国

故临国(一)与大食国相迹。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其国人黑色，身缠白布。须发伸直，露头撮髻，穿红皮履，如画罗汉脚踏者。好事弓箭，遇斗战敌时，以彩纛缠髻。国王身缠布，出入以布作软兜，或乘象。国人好奉事佛。其国有大食国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毕，用郁金涂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监篔国(三)递年贩象牛，大食贩马，前来此国货卖。国王事天尊牛，杀之偿死。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四)。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

二年矣。（《岭外代答》卷二）

（一）周去非之故临国，即《元史》之俱蓝国，在南印度半岛之西海岸。宋元时代为东西往来大埠。

（二）蓝里即《诸蕃志》之蓝无里，《元史》作南巫里，又作南无力，《李罗游记》作 Lambri，在苏门答腊岛西北。

（三）监篔国在苏门答腊岛北部东面，北纬五度半。今作监布(Jambu Ayer)。

（四）参见下方元代之俱蓝国及明代之小葛兰国。苏烈曼《游记》载唐时，中国已有大商舶，常至此国。

四 西天诸国

西天诸国，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数百国。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国中印度，盖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传闻其地之东，有黑水、淤河、大海。越之而东，则西域、吐蕃、大理、交阯之境也。其地之西，有东大食海^(一)。越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细兰国^(二)。其海亦曰细兰海。昔张骞使大夏，闻身毒国在大夏东南一千里。余闻自大理国至王舍城，亦不过四十程。案，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自安南^(三)通天竺。又达摩之来，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验也。（《岭外代答》卷三）

(一) 东大食海即今阿拉伯海。黑水、淤河，似指雅鲁藏布江及伊洛瓦第江也。

(二) 细兰国即今之锡兰岛。在东晋义熙时，即交通中国。而以前史书皆称之曰师子国或僧伽罗国。《岭外代答》为中国书中最早用今名 Ceylon, Seyllan 之音者也。

(三) 贾耽安南通天竺道，已详前文。

五 尼华罗国

西天南尼华罗国(一)，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郁金涂身面，效佛金色。国人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屋壁坐席，涂以牛粪。家置坛，崇三尺，三级而升，每晨以牛粪涂，焚香献花供养。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轻骑来劫，俱闭门距之。数日乏粮自退。(《岭外代答》卷三)

(一) 据上文观之，周去非以西天当天竺。《明史》卷三三一，有西天阿难功德国及西天尼八刺国。西天亦皆指印度而言。尼华罗即尼八刺，《大唐西域记》卷七作尼波罗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作泥婆罗，今代地图多作尼泊尔(Nepal)。尼泊尔在印度北境，而此云在其南者，误也。

六 南毗国

南毗国(一)在西南之极，自三佛齐便风月余可到。国都号蔑阿抹，唐语曰礼司。其主裹体跣足，缚头缠腰皆用白布，或著白布窄袖衫。出则骑象，戴金帽。以真珠珍宝杂拖其上。臂系金缠，足圈金鍊。仪仗有纛，用孔雀羽为饰。柄拖银朱。凡二十余人，左右翊卫。从以番妇，择貌壮奇伟者，前后约五百余人。前者舞导，皆裸体跣足，止用布缠腰。后者骑马，无鞍，缠腰束发。以真珠为纓络，以真金为缠鍊，用脑麝杂药涂体，蔽以孔雀毛伞。其余从行官属，以白番布为袋，坐其上，名曰布袋轿，以扛舁之。扛包以金银，在舞妇之前。国多沙地。王出，先差官一员及兵卒百余人持水洒地，以防颶风播扬。饮食精细，鼎以百计，日一易之。有官名翰林，供王饮食，视其食之多寡，每裁纳之，无使过度。或因而致疾，则尝粪之甘苦以疗治之。国人紫色，耳轮垂肩。习弓箭。善刀稍，喜战斗。征伐皆乘象，临敌以彩纛缠头。事佛尤谨。地暖无寒。米、谷、麻、豆、麦、粟、芋、菜，食用皆足，价亦廉平。凿杂白银为钱，镂官印记，民用以贸易。土产真珠、诸色番布、兜罗绵。国有淡水江，乃诸流湊汇之处。江极广袤，旁有山突兀，常

有星现其上。秀气锤结，产为小石，如猫儿睛。其色明透，埋于山坎中，不时山水发，溯洪推流，官时差人乘小舸采取，国人珍之。故临(二)、胡茶辣、甘琶逸、弼离沙、麻罗华、冯牙罗、麻哩抹、都奴何、啞哩喏、噉罗罗哩，皆其属国也。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今居泉之城南。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罗、达弄(三)、三佛齐。用荷池、缣绢、磁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荳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土俗大率与南毗无异。土产椰子、苏木。酒用密糖和椰子花汁醞成。好事弓箭、战斗，临敌以彩纛缠髻。交易用金银钱，以银钱十二准金钱之一。地暖无寒。每岁自三佛齐、监篔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大食人多寓其国中，每浴毕，用郁金涂体，盖欲仿佛之金身。(《诸蕃志》卷上)

(一) 南毗之原音不可考。而就其所辖属国，如故临、胡茶辣等地位考之，南毗必即印度西海岸麻罗拔(Malabar)等地也。《瀛涯胜览》及《西洋朝贡典录》皆记古里、柯枝等国王族为南毗人。南毗国名，或即由此而起也。

(二) 故临国已见《岭外代答》。胡茶辣详下节。甘

毘逸(Cambay)可参见《李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八章。弼离沙不可考。麻罗华(Malva)即《西域记》卷十一之摩腊婆国,在巴罗达半岛之东。余国不可考。

(三)吉罗即前《宋史·注辇传》之古罗国,麻素提之喀拉国(Kalah, Kilah)。在今槟榔屿南。达弄音与 Daya 相近,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面。

七 胡茶辣国

胡茶辣国(一)管百余州。城有四重。国人白净,男女皆穴耳,坠重环,著窄衣,缠纁布,戴白暖耳,蹑红皮鞋。人禁荤食。有佛宇四千区,内约二万余妓。每日两次歌,献佛饭及献花。献花用吉贝线结缚为毳,日约用三百斤。有战象四百余隻,兵马约十万。王出入乘象,顶戴冠。从者各乘马持剑。土产青碇至多,紫矿、苜子、诸色番布。每岁转运就大食货卖。(《诸蕃志》卷上)

(一)胡茶辣《西域记》卷一一作瞿折罗国,在西印度境。《马哥李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六章作 Gozurat。又有作 Gujerat 者。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仅以巴罗达半岛为胡茶辣,而据玉尔《李罗游记》第二册第 312 页附图,则半岛以东诸地,亦胡茶辣也。参见《李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六章。

八 麻罗华国

麻罗华国(一)与胡荼辣连接。其国管六十余州,有陆路。衣服风俗与胡荼辣国同。产白布甚多。每岁约发牛二千余隻驼布,就陆路往他国博易。(《诸蕃志》卷上)

(一)麻罗华(Malava)即《西域记》卷十一之摩腊婆国,在巴罗达半岛之东。

九 南宋时在印度之中国人

读周去非及赵汝适之书,得悉海外番人来广州及泉州贸易者,其数几不可以胜计矣。然当时中国人究有往外国者否,周赵二书皆未记也。田能德(Sir E. Tennent, History of Ceylon, I. p. 497—8.)之《锡兰史》,谓锡兰著作家尝详录由中国运进口诸货物目录。公元一二六六年(宋度宗咸淳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锡兰岛王之军队中,有中国人从戎者。十六世纪时,葡人巴尔比(Gasparo Balbi)记绕锡兰岛时,在奈格巴塘(Negapatam)见有支那七塔(Sette Pagodi de' Chini),古代中国航海者,所建者也。考其所谓支那七塔,大约指摩诃巴力补罗(Mahabalipuram)地方之七座宝塔也。汪大渊《岛夷志略》土塔条云:“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

字书云：咸淳三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八丹即巴塘（Patam）之别译。印度地名末尾有巴塘音者甚多，《岛夷志略》此处之八丹，或即奈格巴塘也。奈格巴塘（《二十世纪大地图》作那洛巴特）在南印度加惟利河（Kaveri）口，与锡兰岛隔水相望。南宋末年，南印度半岛之有甚众中国人，可由此而知也。

第七章 元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一 蒙古人用兵印度

兔儿年(即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宋甯宗嘉定十二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失吉忽秃忽做头哨,与札刺勒丁对阵败了,将追及太祖处。者别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后至,将札刺勒丁胜了,欲入不合儿城(一)不得,直追至申河(二),军马溺死者殆尽,独札刺勒丁与篋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先城(三)。至子母河巴鲁安客额儿(四)地面,下了营。命巴刺追札刺勒丁等。(《元朝秘史》卷一三)

(一) 不合儿城即《元史·地理志》之不花刺城(Bokhara)。

(二) 申河即辛头河(Sind),又名印度斯河(Indus)。

(三) 巴惕客先城即《元史·地理志》之巴达哈伤(Badakshan)。

(四) 巴鲁安,《元史·太祖本纪》十八年作八鲁湾(Paruan),在印度库士山中。客额儿,蒙古语,平原也。八鲁湾附近之河,为彭笈失儿(Panjshir),子母河必即此也。《元秘史》此节,叙成吉思汗追札刺勒丁至印度斯河年代

有误。可参见丁谦《元秘史》卷十三此节考证。

再命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邻、乞卜察兀、巴只吉、斡鲁速、马札刺、阿速、撒速、薛儿客速、客失米儿(一)、孛刺儿、刺刺等十一部落。(《元朝秘史》卷一三)

(一) 客失米儿即唐代之迦湿弥罗或箇失密，今代作克什弥尔(Cashmere)。其余十部落之考证，皆已见于相当各节。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刺追回回王札刺勒丁并篋力克王。追过申河，直至欣都思种地面，根寻不见回来。着将欣都思边城百姓的驼羊都掠了。于是太祖遂回至额儿的石(一)地面过夏。(《元朝秘史》卷一三)

(一) 额儿的石又作也里的石，河名，今作额尔齐斯河(Irtysh)。

时篋里可汗与札阑丁合，就战，我不利，遂遣使以闻。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锐亲击之。追及辛目连河(一)，获篋里可汗，屠其众。札阑丁脱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刺那颜将兵急追之。不获，大掠忻都(二)人民之半而还。癸未(元太祖十八年)春，上率兵循辛目连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将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来禀命。上曰：“隆暑将及，宜别遣将攻之。”夏，上避暑于八鲁湾川。候八刺那颜，因讨近敌，悉平之。(《元圣武亲征录》)

(一) 蒙古人谓河为目连, 辛目连即印度斯河也。

(二) 忻都即印度之转音。

十九年甲申, 帝至东印度国^(一)。角端见, 班师。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一) 成吉思汗时, 蒙古人势力仅及于印度斯河沿岸而已。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 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春, 成吉思汗决意欲由印度及图伯特班师, 东归蒙古。大军皆向此方出发, 而道路艰险, 不得过, 乃返配夏洼(Peshawar)。成吉思汗未尝至东印度, 仅有此意而已。《元史》此云在东印度见角端, 乃大误也。

太宗元年己丑, 印度国主、穆垒国^(一)主来朝。(《元史》卷二《太宗本纪》)

(一) 穆垒国即木刺夷, 又名没里奚(Mulahida)也。

宪宗二年秋七月, 命诸王托罗该萨奇勒征身毒^(一)。(《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元宪宗即位, 命将西征。如忽必烈平大理、旭烈兀平报达, 皆有成绩, 见于史书。独征身毒之役, 毫无结果。《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言侃至乞石迷部, 忽里算滩降, 或即指此也。

宪宗三年夏六月, 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儿等国。(《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二 元代迦叶弥儿人与尼波罗人在中国

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儿^(一)人。迦叶弥儿者，西域筑乾国也。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斡脱赤亦贵用事，领迦叶弥儿万户。奏曰：“迦叶弥儿西陲小国，尚未臣服。请往谕之。”诏偕近侍以往。其国主不从，怒而杀之。帝为发兵，诛国主。……斡脱赤之歿，铁哥甫四岁，性颖悟，不为嬉戏。……世祖即位，幸香山永安寺。见书畏吾字于壁，问谁所书。僧对曰：“铁哥书也。”帝召见，爱其容仪秀丽，语音清亮。命隶丞相孛罗，备宿卫。……铁哥年十七，诏择贵家女妻之。辞曰：“臣母汉人，每欲求汉人女为妇。臣不敢伤母心。”乃为娶冉氏女。……初，诏遣宋新附民种蒲萄于野马川晃火儿不刺^(二)之地，既献其实。铁哥以北方多寒，奏岁赐衣服。从之。成宗即位，以铁哥先朝旧臣，赐银一千两、钞十万贯。他日又赐以玛瑙碗，谓铁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赐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仁宗皇庆二年，奉命诣万安寺祀世

祖，感疾归。皇太后令内臣问疾。铁哥附奏曰：“臣死无日。愿太后辅陛下，布惟新之政，社稷之福也。”是年薨。赐赙礼加厚，敕有司治丧事，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秦国公，谥忠穆，加封延安王，改谥忠献。子六人，忽察淮东宣慰使，平安奴太平路达鲁花赤；也识哥同知山东宣慰司事，虎里台同知真定总管府事，亦可麻同知都护府事，重喜隆禧院副使。孙八人，伯颜中书平章政事，余多居宿卫。（《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

（一）迦叶弥儿即怯失迷儿（Kashmere）。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帕米儿南有乾筑特，筑乾吾意乃乾筑误刊也。

（二）野马川晃火儿不刺在今甘肃甘州附近。

阿尼哥，尼波罗国（一）人也，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粧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请行。众以其幼难之。对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明年，塔成请归。帝师勉以入朝，乃祝发受具为弟子，从帝师入见。帝视之久，问曰：“汝来大国得

无惧乎？”对曰：“圣人子育万方。子至父前，何惧之有？”又问：“汝来何为？”对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见彼土兵难，民不堪命。愿陛下安辑之。不远万里，为生灵而来耳。”又问：“汝何所能。”对曰：“臣以心为师。颇知画塑铸金之艺。”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宣抚王楫使宋时所进，岁久阙坏，无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簇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原庙列圣御容，织绵为之，图画弗及也。至元十年，始授人匠总管，银章虎符。十五年，有诏返初服，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宠遇赏赐，无与为比。卒，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腊，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元史》卷二〇三《方技传》）

（一）尼波罗即今之尼泊尔(Nepal)也。

三 《元史》记印度及锡兰等

海外诸番国，惟马八儿^(一)与俱蓝^(二)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三)至其国约十万

里。其国至阿不合^(四)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比余国最大。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番。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余俱蓝诸国未下。行省议遣使十五人往谕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专也。若无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国主必纳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书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进，言来岁遣使人贡。十月，授哈撒儿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招谕。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五)。舟人郑震等以阻风乏粮，劝往马八儿国，或可假陆路以达俱蓝国。从之。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马头^(六)登岸。其国宰相马因的谓：“官人此来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马因的乃托以不通为辞。与其宰相不阿里相见。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辞。五月，二人早至馆，屏人，令其官者为通情实，乞为达朝廷。我一心愿为皇帝奴。我使札马里丁入朝。我大必阁亦赴算弹^(七)（华言国主也）告变。算弹籍我金银田产妻孥，又欲杀我，我诡辞得免。今算弹兄弟^(七)五人皆聚加一^(八)之地，议与俱蓝交兵。及闻天使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

其余回回尽来商贾此间。诸国皆有降心。若马八儿既下，我使人持书招之，可使尽降。”时哈撒儿海牙与庭璧以阻风不至俱蓝，遂还。哈撒儿海牙入朝计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风再举。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独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人贡。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等^(九)亦在其国。闻诏使至，皆相率来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会苏木达国^(一〇)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璧皆从其请。四月，还至那旺国^(一一)。庭璧复说下其主忙昂。比至苏木都刺国，国主土汉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义。土汉八的即日纳款称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蛮^(一二)二人入朝。二十年，马八儿国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将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诸途。二十三年，海外诸番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一三)，曰僧急里^(一四)，曰南无力^(一五)，曰马兰丹^(一六)，曰那旺，曰丁呵儿^(一七)，曰来来^(一八)，曰急兰亦觥^(一九)，曰苏木都刺，皆遣使贡方物。（《元史》卷二一〇《外夷传》）

（一）马八儿原音为 Maabar，南印度半岛之东面，本脑河(Pennar)以南，皆是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皆记马八儿国，至为详悉，可补

《元史》此节之阙也。

(二) 俱蓝原音为 Kaulam 或 Coilum 或 Coilon, 在南印度半岛之西南角, 元代东西往来必经之大商埠也。周去非之《岭外代答》及赵汝适之《诸蕃志》, 皆作故临国。《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二章, 记俱蓝国事, 亦可补《元史》此节之阙也。中世纪时, 俱蓝国为圣多默派基督教徒中心地点之一。圣多默尝亲建教堂七处, 其一即在俱蓝国。《元史》此节记有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 正与其地事情合也。聂思脱里派于甚早时期, 在俱蓝亦有教会、教堂、主教。

(三) 泉州为宋元时代海外通商巨埠。

(四) 阿不合《元史·宗室世系表》作阿八哈, 旭烈兀大王之长子也。大王城, 即阿八哈所居之城塔伯利资 (Tabriz) 也。由俱蓝抵波斯海口忽里模子 (Hormuz), 顺风十五日或可至。若塔柏利资城则十五日, 断不能至也。

(五) 僧伽耶山似即僧伽刺 (Singhala) 之别译, 今之锡兰岛也。

(六) 新村马头不可考, 此名乃译义者也。

(七) 《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六章, 亦言马八儿国有五王, 分地而治。五王皆兄弟也。

(八) 加一即半岛东南角之 Kayal, Cail, 《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作加异勒。

(九) 也里可温即基督教徒, 木速蛮 (Mussulman) 即回教徒。

(一〇) 苏木达国即特瓦拉萨木特拉 (Dwara Samudra) 之后一字译音也, 其城约在北纬十三度半, 东经七十五度半。国于马八儿之北, 君其地者为毕拉王朝 (Bilal Rajas)。

(一一) 那旺国似即苏门答腊西北海中之呢古巴拉群岛 (Nicobars)。《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二章作内库维兰 (Necuveran) 群岛, 又作内库兰 (Necouran), 至今尚有一岛曰南库利 (Nancouri)。杨庭璧自俱蓝还, 先至那旺, 后至苏木都刺 (Sumatra) 即苏门答腊, 尤可证明那旺必即呢古巴拉群岛也。苏门答腊岛西面有呢士岛 (Nias)。读音亦稍与那旺相近。

(一二) 哈散 (Hassan) 及速里蛮 (Suleiman) 二名, 皆为回教徒之名。可藉以知元初南洋群岛皆已染回教文化矣。

(一三) 须门那即《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九章之 Semenat, 在印度西北胡茶辣半岛之端。

(一四) 僧急里即鄂多力克《游记》之新吉林 (Cynghin), 马黎诺里之兴喀里 (Cynkali), 觉达奴斯 (Jordanus) 之新桂里 (Singuyli), 阿伯尔肥达之兴喀里 (Shinkali), 今克兰格奴儿港 (Cranganor) 也。

(一五) 南无力《元史·世祖本纪》又作南巫里, 《诸蕃志》作蓝无里, 《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一章作 Lambri, 鄂多力克《游记》作 Lamori, 在苏门答腊岛之极西北角。

(一六) 马兰丹, 苏门答腊岛上无相当地名。

(一七) 丁呵儿似即吉连丹南之丁噶奴 (Tingano)。

(一八) 来来即《宋史·天竺传》之罗罗国 (Lar, Lara), 胡茶辣国 (Gujerat) 之别名也。

(一九) 急兰亦觥似即马来半岛东南之喀兰丹 (Kallantan)。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作吉连丹。

元代中国与印度各地交通甚繁, 而《元史·外夷传》所记仅此而已, 盖由成书太促, 未暇博采也。兹将各本纪中及他处所载当时元与印度各地通使情形摘录于下:

至元十年春正月己卯, 命诸王阿不合(一)市药狮子国。至元二十一年, (亦黑迷失) 召还。复命使海外僧迦刺国(二), 观佛钵舍利, 赐以玉带衣服鞍辔。二十二年, 自海上还。至元二十八年冬十一月壬寅, 遣左吉奉使新合刺的音。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甲辰, 信合纳帖音国遣使人觐。至元三十年冬十月己丑, 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使阁蓝可儿(三)、纳答、信合纳帖音三国。仍赐信合纳帖音酋长三珠虎符。(《元史》卷八《世祖本纪》、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卷一六《世祖本纪》、卷一七《世祖本纪》)

(一) 阿不合即阿八哈 (Abaka), 旭烈兀大王之长子也。以至元二年嗣位, 卒于至元十九年。至元十年时, 南宋尚未平定。元人在北, 海道往波斯尚未通, 故由陆道命阿不合自波斯往市药狮子国也。

(二) 至元二十一年, 亦黑迷失之奉使僧迦刺国, 亦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五章。新合刺的音为梵语 *Sinhala dvipa* 之译音。新合刺，狮子也。的音，岛洲也。信合纳帖音即新合刺的音也。

(三) 阁蓝可儿为 *Cranganor*, 或 *Cranagore* 之译音。《元史·马八儿传》又作僧急里。元时，欧洲东游诸家记载中，多得见之。纳答不可考。吾意纳答或为答纳之倒刊也。答纳即 *Tana* 之译音，为印度西海岸大埠。见《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七章。

至元十六年六月甲辰，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十七年八月戊寅，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学士承旨和尔果斯等言，俱蓝、马八、阁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乞答。诏从之。十八年十一月己丑，赐出使马八国掩都刺等钞各有差。十九年十一月丙子，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二十一年春正月己卯，马八儿国遣使贡珍珠、异宝、缣段。二十二年六月，丙辰，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儿国求奇宝。赐马速忽虎符，阿里金符。二十三年春正月庚辰，马八儿国遣使进铜盾。九月乙丑朔，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带、苏木都刺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覲，仍贡方物。二十四年二月丙辰，马八儿国贡方物。三月丙辰，马八儿国遣使进奇

兽一，类骡而巨，毛黑白间错，名阿塔必。至元二十四年，（亦黑迷失）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二十五年十一月辛丑，马八儿国遣使来朝。二十六年十二月癸卯，马八儿国进花驴二。二十七年四月丙戌，遣桑吉喇失等诣马八儿国访求方伎。二十八年八月己巳，马八儿国遣使进花牛二、水牛土彪各一。九月庚申，以别铁木儿、亦列失金为礼部侍郎，使马八儿国。至元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卜阿里使麻八儿还。成宗元贞二年秋七月丙戌，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国。大德元年秋七月甲申，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延祐元年三月丙寅，马八儿国主昔刺木丁遣其臣爱思丁贡方物。（《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卷一八《成宗本纪》，卷二五《仁宗本纪》）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等言俱蓝、马八、闾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乞答。诏从之。壬子，诏谕俱蓝国使来归附。至元十九年九月辛酉，招讨使杨廷璧招抚海外南番，皆遣使来贡。俱蓝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那旺国主忙昂以其国无识字者，遣使四人不奉表。苏木都刺国主土汉八的亦遣使二人。苏木达国相臣那里八合刺摊赤因事在

俱蓝国，闻诏代其主打古儿遣使奉表，进指环、印花绮段及锦衿二十合。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阙。二十年春正月丁丑，以招讨杨廷璧为宣慰使，赐弓矢鞍勒，使谕俱蓝等国。二月，赐俱蓝国王瓦你金符。二十四年春正月癸酉，俱蓝国遣使不六温乃等来朝。二十八年秋九月庚申，以铁里为礼部尚书佩虎符。阿老瓦丁、不刺并为侍郎，遣使俱蓝。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乙亥，遣秃古铁木儿等使阁蓝。（《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纪》、卷一二《世祖本纪》、卷一八《成宗本纪》）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戊子，咄喃番邦遣马不刺罕丁进金书、宝塔及黑狮子、番布、药物。冬十一月壬寅，诏回回以答纳珠充献^(一)，及求售者，还之。（《元史》卷一六《世祖本纪》）

（一）咄喃及答纳，皆 Tana 之译音，在今孟买港之北，为印度西北海岸大商港也。参见《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七章。

至元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一)。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

(一) 八罗孛即 Malabar 之译音。《诸蕃志》作麻罗拔，为今印度西南海岸。参见《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五章。

至元九年冬十月，遣使持诏谕扮卜忻都国(一)。(《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一) 扮卜不可考。忻都即身毒(Sind)之别译。

至元二十二年冬十月，马法国(一)人贡。二十三年十月壬戌，马法国进鞍勒毡甲。(《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

(一) 马法国似为 Maravi 之译音，在印度西海岸。参见《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四章。

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女人国(一)贡海人。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辛丑，罗斛、女人二国遣使来贡方物。(《元史》卷一四、一五《世祖本纪》)

(一) 印度西南海中，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s)元时数次女主当国。《元史》之女人国，必指此而言也。

元贞元年夏四月癸巳，以同知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事，牙那木假兵部尚书，佩虎符，使马答儿的阴(一)。(《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

(一) 的阴，梵语 dvipa 之译音，岛洲之义也。印度沿海诸岛，其音无可当马答儿者。吾意此或指非洲东之马答甲斯嘉岛(Madagascar)也。据《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三章，元世祖时，已尝遣使至马答甲斯嘉岛矣。今录此以

待证。

四 《岛夷志略》记印度及锡兰等

元顺帝至正时，江西汪大渊尝附舶浮海，游历南洋群岛及印度洋沿岸诸国。至至正九年己丑冬（一三四九年）始归回泉州。有《岛夷志略》之作。据书中所述诸国考之，大渊足迹，尝西至东非洲、阿拉伯、波斯湾沿岸及印度沿海各地。惟所记非纪程体裁，各国方向，不能详言，而诸地名之读音，又多闽赣土音，考证为难耳。其所举东非洲、阿拉伯各地，皆已于以前诸章叙录之矣。其印度沿海各地，吾姑举其名如下。至其详文，则太冗长，不便录之于此也。

僧加刺（即锡兰岛。所述多与当时西方游历家如马哥孛罗、鄂多力克、马黎诺里、依宾拔都他等记载相合。）

特番里（不可考。）

班达里（即印度西海岸之班达拉尼 Pandarani，又作梵答刺亦纳 Fandaraina，元时大商埠也。）

下里（似即 shaliyat 之译音，亦印度西海岸大商埠也。）

高郎步（即今锡兰岛可伦波 Colombo，见藤田丰八考证。）

大八丹

土塔

须文那（即《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九章之 Seme-nat,《元史》作须门那。）

· 古里佛

朋加刺（即《明史》之榜葛刺,今之孟加拉。）

马八儿屿（马八儿在大陆上,而此处加一屿字,不知何故。）

天竺

甘埋里（即《诸蕃志》之甘琶逸。《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八章作 Cambaet,在印度西海岸。）

五 元代中印通商情形

吾人读《元史》，得见当时印度沿海诸城市与中国朝廷使节往来之繁，当时两国通商情况，虽无专书言之，然搜查东西游历家之记载，未始不可窥得一二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五章言：“世界各国船舶，多来麻罗拔。尤以蛮子国（即中国南部）来者为最多。土产粗香料运出口至蛮子及西方各地。其由商人运至亚丁港者，更转运至亚历山大港。唯向西往之船数，尚不及往东者十之一也。”又卷二第八十二章云：“印度船舶载运香料及各种宝贵货物，来至刺桐港（即泉州）蛮子国各地商贩，亦皆麇集于刺桐。宝石珍珠，运来此者，统计其数，至可惊异也。由刺桐而更转散之蛮子国全境也。载运胡

椒往亚历山大港，供给基督教诸国之船舶，其数较之来刺桐港者，不及百分之一也。刺桐港为世界最大二商港之一也。”波斯史家瓦萨甫(Wassaf)亦记中国货物皆运至麻罗拔，然后再转运至泰西各国也。(见 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 195.)。中国商人多有至喀里克脱(Calicut)、俱蓝(Kaulam)、黑里(Hili)、梵答刺亦纳(Fandaraina)诸港者。在当时所有中印间海上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手中。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镇克，中者曰曹，第三等者曰喀克姆。大船一隻，可载千人。船上可植花草。装载人货，经理办法，与今代航业相同。中国商人，皆预购来回票也。十四世纪时，克兰格奴儿(Cranganore, 即僧急里)之主教约瑟(Joseph)谓“契丹人皆精明强干。以前在喀里克脱城(明时之古里国)之商业甚盛，喀里克脱王虐待之，于是离去。不久即归，大杀土民而去，自是不复至矣。以后其人多往东方那儿辛迦国(Narsingha)梅拉拍塘城(Mailapetam)。……至今仍有营商于彼城者。”《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载：“元贞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唎(原作唎，兹改正)喃、梵答刺亦纳三番国交易。”唎喃即俱蓝。中国海商有至马八儿、俱蓝、梵答刺亦纳三国，《元史》此节，亦有记载矣。明初，波斯史家阿伯赛拉柴克(Abdurrazak)记古里之居民，有秦尼拔察干(Chini Bachagan)称号，其义犹云“支那人之苗裔(Sons of the Chinese)”也。必其地华侨子孙甚众，故有是名也。柯丽(Gaspar Correa)之《达高摩纪程》(Voyages of Da Gama)记四百年前，有大队商舰，来自麻六甲、中国及琉球三国。舰上商人，多有留居古里而遗子孙者。

阅百年后，其人多亡。唯其所建庙宇及塑像，至今尚存耳。（见 Stanley's Trans., Hak. Soc., p. 147）清初，英国马肯西（Mackenzie）记喀里克脱城有一族人，土人相传，其祖先为中国人云。孟多萨（Mendoza）之《中国史》（Parke's transl., p. 71）云：“斐律宾群岛及柯罗曼德海岸（Coromande, 即马八儿故壤）至今尚有多事，可以纪念以前支那之居留民者。柯罗曼德有一城，曰支那城，为昔时支那人所建所居。喀里克脱国有果树多种。土人指谓为当支那人为此地之总督及主人翁时，移植于此者也。”葡人巴罗斯（De Barros）谓印度西北海滨之的由城（Diu）为胡茶辣王达力尔汗（Dariar Khan, 巴罗斯他处又称此王曰排鲁格西亚 Peruxiah）所建，以纪念在海上战胜来侵之支那人也。巴罗斯书中记中国人在印度之居留地及事迹甚多，然皆难于考证究在何时也。亨利玉尔谓或指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事也。（见亨利玉尔译《马哥孛罗游记》第二卷第 391—392 页）

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一 阿难功德国

西天阿难功德国(一)，西方番国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鲁遣其讲主必尼西来朝，贡方物及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及布帛诸物。后不复至。(《明史》卷三三一)

(一) 阿难功德即 Annagoondy 之译音。哈密尔敦(W. Hamilton)谓喀那莱斯人(Canarese)(南印度部族)称比哲那古儿城(Bijanagur)曰阿难功底。此城在北纬十五度二十分，建于一三三六年(元顺帝至元二年)，位于通姆不得拉河(Toombuddra R.)上。河之右岸，至今尚有遗迹可见。其左岸亦有遗迹，占面积甚广，至今尚称曰阿难功德。一四四三年(明英宗正统八年)，哈烈王沙鲁哈尝通使比哲那古儿国王(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21页)列于乌斯藏之下，其使节之通中国，盖由陆道经西藏而来也。

二 尼八刺国

尼八刺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并使其

邻境地涌塔国。智光精释典，负才辨，宣扬天子德意。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帝喜，赐银印、玉、图书、诰敕、符验及幡幢、彩币。二十三年，再贡。加赐玉、图书、红罗伞。终太祖时，数岁一贡。成祖复命智光使其国。永乐七年，遣使来贡。十一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涌塔王可般。明年，遣使来贡。封沙葛新的为尼八刺国王，赐诰及镀金银印。十六年，遣使来贡。命中官邓诚赍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所经罕东、灵藏、必力工瓦、乌斯藏及野蓝卜纳，皆有赐。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显赐其王绒锦綺丝，地涌塔王如之。自后贡使不复至。又有速睹嵩者，亦西方之国。永乐三年，遣行人连迪等赍敕往招，赐银钞彩币，其酋以道远不至（一）。（《明史》卷三三一）

（一）尼八刺国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之尼婆罗，《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尼波罗国也。其使者来中国，盖经由西藏陆道也。地涌塔及速睹嵩等诸地名，今代地图上俱不可考。赖忒(Wright)之《尼泊尔史》(History of Nepal)载明洪武、永乐两朝时，尼泊尔国王为马梯新哈提婆(Mati Sinha deva)及撒克梯新哈提婆(Sakti Sinha Deva)。《明史》之马达，似即马梯转音，沙葛新的即撒克梯新哈提婆之讹音。罗摩为 Rama 之译音，尼泊尔国王之称号也。

赖忒之《尼泊尔史》，亦载撒克梯之子霞玛新哈提婆(Shyama Sinha deva)遣使中国，献方物。中国皇帝大悦，赐印一枚。印文有撒克梯新哈(Sakti Sinha)之名。又赐“拉玛”(Rama)之称号焉。拉玛，犹言王也。(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23 页)

三 郑和、侯显远航印度洋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后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蕃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覘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十四年冬，满刺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

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渤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拔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资。

……

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显以奉使劳，擢太监。十一年春，复命赐西番尼八刺、地涌塔二国。尼八刺王沙的新葛遣使随显入朝，表贡方物。诏封国王，赐诰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锡予有加。榜葛刺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刺。赛佛丁告于朝。十

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一)，劳绩与郑和亚。（《明史》卷三〇四）

（一）郑和、侯显所历诸国详考，皆见下文。记和所历诸国者，有马欢《瀛涯胜览》，记永乐时巡航所至诸国。又费信《星槎胜览》记宣德时所至诸国。武宗正德时，吴郡黄省曾又依《星槎》、《瀛涯》、《鍼位》诸书，而纂集《西洋朝贡典录》。故记录诸国事情，以《西洋朝贡典录》为最详也。

四 榜葛刺国

榜葛刺即汉身毒国^(一)。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刺则东印度也。自苏门答刺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六年，其王霭牙思丁^(二)遣使来朝，贡方物，宴费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帝方招徕绝域，颁赐甚厚。自是比年入贡。十年，贡使将至，遣官宴之于镇江。既将事，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赛勿丁为王。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来谢，贡麒麟及名马方物。礼官请表贺，帝勿许。明年，遣侯显赍诏使其国。王与妃、大臣皆有赐。正统三年，贡麒麟，百官表贺。明年，又入贡。

白是不复至。其国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四时气候常如夏。土沃，一岁二稔。不待耕耘。俗淳庞，有文字。男女勤于耕织，容体皆黑，间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回人。丧祭冠婚悉用其礼。男子皆剃发，裹以白布。衣从颈贯下，用布围之。历不置闰。刑有笞杖徒流数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人也。其王敬天朝。闻使者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人，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盃、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则悉用银，从者皆有赠。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瓷、鹤顶、犀角、翠羽、鸚鵡、洗白苾布、兜罗绵、撒哈刺、糖霜、乳香、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葐、乌木、苏木、胡椒、粗黄。（《明史》卷三二六）

（一）汉代身毒国，仅指印度西北部而言。《明史》此节谓榜葛刺即汉身毒国，误也。《后汉书》谓天竺国东至

磐起国。磐起国即榜葛刺，今代地图作孟加拉(Bengal)也。

(二) 明初，孟加拉之王族，为阿富汗高尔(Ghor)朝代。崇奉回教。《明史》谓王及官民，皆回回人，乃实情也。查孟加拉史，永乐六年，国王名吉耶斯亚丁(Ghiyas-uddin Azam Shah)即位于一三八五年(洪武十八年)，卒于一四〇七年(永乐五年)，嚮牙思丁音与吉耶斯亚丁相合。其使者必于永乐五年遣出，故至次年抵中国，仍称故君也。赛勿丁(Saifuddin Hamza Shah)即位于一四〇七年(永乐五年)，卒于一四一〇年(永乐八年)。(见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 197)

榜葛刺 地广人稠，财物丰硕。自苏门答刺国海行见山，並翠蓝岛(一)西北行二千里方至浙地港(二)。更小舟入，五百余里至锁纳儿港(三)。舍舟而陆，西南行三十五里站至其国。有城郭，王宫暨大小府寺皆在城。乃回回(四)人，风俗淳厚。男妇皆黑色，白者稀。男皆祝发，白布缠身，圆领长衣，仍束彩帔，蹑皮履。王及将领冠服，用回回制，甚洁整。语言榜葛俚(五)自成一家，亦有巴儿西(六)语者。市用银钱，曰儗伽，重三钱，径寸二分，面有文，以此权物价重轻。亦有海赋曰考黎(七)。婚丧皆回回教。气候常热如夏。刑有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军亦结粮，管军者曰吧斯刺儿。阴阳医卜、

百工技艺皆有。衣黑白花衫，紫帨以硝子，贯珊瑚、琥珀，曰纓络为佩。以硝子为镯钏，系臂。善歌舞，以侑酒筵。有曰根肖速鲁奈者，优人也。每五鼓时，候于将领及富室门，吹锁捺、击鼓，已及次第其家作之。至饗时，诣各家，必劳以酒饌钱货。其余百戏皆有。又以铁索系虎行市，及人家则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扑，戏虎数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伤之，戏已，仍系之，家必啖虎以肉，劳其人以钱，盖虎戏以需财也。历止十二月，无闰。厥产红粟麦、芝麻、豆、黍、稻，一年二熟。蔬有薑、芥、葱、蒜、瓜、茄。酒有椰子酒、树子酒、茭葦酒。以槟榔当茶。畜有蛇、驼、马、骡、水黄牛、山绵羊、鸡、鸭、猪、鹅、犬、猫。果有芭蕉子、波罗蜜、酸石榴、蔗糖、蜜。布有数色。草布曰卑泊，阔三尺余，长五丈五七尺，细腻如粉笺。薑黄布曰满者提，阔四尺，长五丈余，紧密坚实。曰沙纳巴付，阔五尺，长三丈，如生罗，即布罗也。曰圻白勒搭黎，阔三尺，长六丈，布眼疏粗，即沙布也，以缠头。曰沙塌儿，阔二尺五寸，长四丈，若三梭。曰葛黑葛勒，阔四尺，长二丈，背面皆毳绒。厚可五分，即兜罗锦也。蚕丝祗织丝嵌帨。亦有绢成锦者。布有白者，树皮制成，膩滑光润如鹿皮。器有髹漆、杯、盘、鍔铁、枪、剪。（《瀛涯胜览》）

（一）翠蓝岛即今代晏陀蛮（Andaman）及呢古巴拉

(Nicobars)二群岛也。

(二) 浙地港,孙海环周世棠《二十世纪大地图》作势他加。拔都他《游记》作萨德喀汪(Sadkawan)。今代英人拼作乞塔甘(Chatganw, Chittagong),在恒河口外之东,滨临大洋,北纬二十二度十分,东经九十二度。亦有谓拔都他之萨德喀汪为今呼格里(Hoogly)区之萨忒甘(Satgong)镇者。萨忒甘在加尔喀塔北约二十五或二十八英里。葡萄牙人初抵印度时,乞塔甘及萨忒甘两地皆为重要商埠。乞塔甘滨大洋,且是时孟加拉国王法克儿乌丁(Fakhr-uddin)仅管辖此部,故玉尔以乞塔甘当拔都他之萨德喀汪也。自古萨忒甘即为通商要埠。葡萄牙人抵此后,于相去一英里之处,另筑呼格里城。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政府机关悉迁移至呼格里城,而萨忒甘乃日渐衰落,今仅有遗迹而已。沙万内(Chavannes)及福开森(J. Fergusson)皆谓义净之耽摩栗底即萨忒甘云。

(三) 锁纳儿港即拔都他之苏奴儿喀汪(Sunurkawan),今作苏纳儿甘(Sunarganw)。在雅鲁藏布江口西岸。中世纪时,尝为孟加拉之都城。距乞塔甘一百六十六英里,正合五百余华里。与马欢所言相符。

(四) 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君临孟加拉者,为阿富汗(Afghan)王朝。故此言王乃回回人者,不误也。

(五) 榜葛俚语(Bengali),自成一家,亦不误也。

(六) 巴儿西语者,波斯火教徒(Parsee)之语也。

(七) 考黎(Cowry),海贝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二

第四十八章，记云南亦用之。

榜葛刺国 自苏门答刺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即西印度(一)之地，西通金刚宝座国，曰诏纳福儿，乃释迦得道之所。永乐十年並永乐十三年二次，上命少监侯显等，统舟师赍诏敕，赏赐国王王妃头目。其国海口有港曰察地港(二)，立抽分之所。其王知我中国宝船到彼，遣部领赍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港口起程十六站，至琐纳儿江。有城池街市，聚货通商。又差人赍礼，象马迎接。再行二十站，至板独哇(三)。是酋长之居处，城郭甚严。街市铺店，连楹接栋，聚货百有。其王之舍，皆砖灰甃砌高广，殿宇平顶，白灰为之。内门三重，九间长殿。其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长廊。内设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汉，明盔明甲，执锋刃弓矢，威仪壮甚。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数。又置象队百数于殿前。其王于正殿高座，嵌八宝，箕踞坐其上，剑横于膝。乃令银柱杖二人，皆穿白缠头，来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礼。其王拜迎诏敕，叩头加额。开读赏赐，受毕，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饮酒，恐乱性而失礼。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宴毕，复以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赠天使。其副使皆以银盔、银系腰、银瓶、银盆赠之。其下官员，亦赠以金铃绉

紵丝长衣。兵士俱有银钱。盖此国富而有礼者也。其后躬置金筒金叶表文，差使臣赏捧贡献方物于廷。其国风俗甚厚。男子白布缠头，穿白布长衫，足穿金线羊皮靴，济济然有文字者众。凡交易，虽有万金，价定打手，永无悔改。妇女穿短衫，围色布丝锦，不施脂粉。自然娇白。耳垂宝钿，项挂纓络，髻堆脑后，四腕金镯，手足戒指。其有一种曰印度，不食牛肉，饮食男女不同处，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无依，一村人家轮流养之，不容别村求食，其义气有足称者。田沃丰足，一岁二收，不用耘耔，随时自宜。男女勤于耕织。果有波罗蜜大如斗，甘甜甚美。庵摩罗香酸甚佳。其余瓜果、蔬菜、牛、马、鸡、羊、鳧、鸭、海鱼之类甚广。通使海帆，准钱市用。地产细布、撒哈喇、毯绒、兜罗锦、水晶、玛瑙、珊瑚、真珠、宝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货用金、银、段绢、青花白磁器、铜、铁、麝香、银珠、水银、草席之属。（《星槎胜览》卷四）

（一）榜葛刺为东印度之地，费信记为西印度之地，误也。

（二）察地港即马欢之浙地港。

（三）板独哇即呼格里西北之贝尔德温城。

榜葛刺国 其国在翠蓝屿西北可七千里，一曰东印度之国，地方千里，由苏门答刺而往也。取帽山、翠

藍西北而行，善风二十日至浙地之港，一曰泊察地。小舟以入，五百里至锁纳儿之港^(一)，港有城池街市。又行二十站，及坂独哇而至国。其国城郭壮丽，其王有大殿，四方而丕饰。为间凡九，三门而入。殿之柱裹以黄铜，镂以花兽。其王之衣冠，王之臣之衣冠，俱回回制。上下皆回回人，婚丧一如其礼。其民善，富庶而淳，好为商贾。其男子髡，缠首白布，服圆领长衫，下围色帔，革履。女子椎髻短衫，围色布丝绵，珥宝，钿项珮瓔珞，手足约以金镯戒指。其土气恒煥。其定岁以十二月，国无闰。刑止于流。百职有印符行移。掌军者谓之巴斯刺儿。有医师、卜人、星官暨百工。市肆咸备。其语谓之榜葛俚，亦善吧儿语。乐工谓之根肖速鲁奈凡，夙兴举乐于富贵者之家。击小鼓一人，击鼗鼓一人，吹箏篥一人。其音节先徐而后促，举毕则予之酒物倘伽。凡款宾以槟榔。凡宴享用乐妇歌舞以娱宾。乐妇之饰也，服浅红绵布之花衫，下围色丝帔，肩项佩五色硝子、珊瑚、琥珀珠之纓络，腕约青红硝子之钏镯。其俗有虎戏，铁索拽虎而行。其戏也解索，虎蹲而据，人裸以击虎，虎乃咆哮作势，与人而对跃，人时掉臂于虎口。戏而毕，则虎伏于地。阅戏之家，饲虎以肉，与人以倘伽。其交易以金钱名曰倘伽，以海贝名曰考嚟。其利布帛。其谷宜五种，岁二获。其畜宜六扰（银钱重官秤三分，

径官寸一寸二分，底面有纹，海贝计斤)。其酒之品有四，一曰椰子酒，二曰米酒，三曰桐子酒，四曰菱葦酒。其布帛之品有六，宓布谓之卑泊，广二尺，长五丈六尺，匀细而白。黄布谓之满者提，广四尺，长五丈，紧而密。布罗谓之沙纳巴付，广五尺，长三丈，状如生平罗。布纱谓之忻白勤搭嚟，广三尺，长六丈，缠首用之。如三梭者，谓之沙塌儿，广二尺五寸，长四丈。兜罗锦谓之葛里葛勤，广四尺，长二丈，背面有绒起，可四五分。其土物有珊瑚、珍珠、水晶、玛瑙、翠羽，多芭蕉子、波罗蜜、石榴、酸子，甘蔗，多酥蜜，多瓜、葱、薑、芥、茄、蒜。有骆驼，有桑皮纸。有木焉，弱条而青叶，朝花而暮敛，如夜合，其子如李，其名曰庵摩勒，一曰余甘，食之已丹石毒。其接天诏之日，用甲马队千余设于左右长廊，明光甲巨汉秉剑持弓矢以侍。孔雀翎之盖百具，设于丹墀。象队百，设于殿上。其王升八宝座，横剑于膝，乃有持银杖者二人引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复有持金杖者二人，引导如前。其王肃恭，拜迎诏敕，叩首而加额。其开读赏赐之讫也，是陈绒毯于殿以宴天使。以牛羊为燔炙，以蔷薇之露、诸香之蜜水而为饮。其朝贡无常(永乐六年，其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九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十二年，又遣其臣把一济等来朝，贡麒麟等物。正统三年，贡同。表用金叶)。其

贡物：马、马鞍、金银事件、餞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刺、者扶黑答立布、洗白苾布、兜罗锦、糖霜、鹤顶、犀角、翠毛、莺哥、乳香，粗黄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

（一）《西洋朝贡典录》汇集马欢、费信及他书而成，故事实较详于前二书，然有时亦误会前人之义也。例如此节之浙地之港及锁纳儿之港是也。在马费二书，港字乃译音，又兼译义。港字前，不可加虚字。而此节港字前，加一之字，使港字全为译义，殊不知其大谬也。

论曰：榜葛刺其饶富多仪之国也夫。观其于天朝正使，有金盃系腰盆瓶之献，于副使有银盃系腰、盆瓶之献，于行人有金铃绉紵长衣之献，于兵士有银钱之献，非饶富多仪，曷克若此云。（《西洋朝贡典录》卷中）

自苏门答刺顺风二十昼夜至榜葛刺，在海西南，或曰西天有五印度国，榜葛刺即东印度也。从翠蓝岛入察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有锁纳儿港。有城池市聚，始遵陆抵国可三十五里。西通金刚宝座国，曰沼纳朴儿，乃释迦得道之所。永乐二年，国王嚩牙思丁遣使朝贡。六年，上金叶表。九年，至太仓，命行人往晏劳之。十二年，王赛弗丁奉金叶表，来贡麒麟等物。正统三年复至。其国地广人稠，沃饶甲于他境。王及酋长皆回回人，祝发，白布缠首，圆领长衣，彩帔皮屨。风俗朴厚，

人好耕殖，一岁二熟。赋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军有粮。阴阳医卜、百工技艺略备。市用银钱、海贝，价定打手，虽万金不改悔。别有一种印度，不食牛肉，饮食男女异处，夫死不改嫁，妻亡不再娶，孤寡众轮贖之。五岭山最高大，气候恒热如夏。历有十二月，无闰。产镡铁、翠羽、琉璃、桑、漆，尤广丝绵。制枪剪绝巧。布数种，有阔四五尺者。兜罗锦背面皆毳绒，厚可五分。白树皮布，膩润与鹿皮等。椰茭为酒，槟榔为茶。波罗蜜味甘，大如斗。优人衣黑白花衫紫帨，佩珊瑚琥珀纓络，歌舞侑觴，能作百戏。以铁索系虎，行市中，入门解索，裸而搏虎，交扑数回，就系如故，人争以肉啖虎。永乐间使至，礼甚厚。禁用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贡物有餞金、琉璃、器皿、撒哈刺、兜罗锦、乌爹泥、藤竭、糖霜之属。（《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五 沼纳朴儿

沼纳朴儿(一)，其国在榜葛刺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称佛国也。永乐十年，遣使者赍敕抚谕其国。赐王亦不刺金绒锦、金织文绮、彩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刺使者诉其国王数举兵侵扰，诏中官侯显赍敕谕以睦邻保境之义，因赐之彩币。所过金刚宝座之地，亦有

賜。然其王以去中国绝远，朝贡竟不至。（《明史》卷三二六）

（一）沼纳朴儿，《星槎胜览》榜葛刺国条作沼纳福儿，其原音不可考。惟既所过为金刚宝座国，又为释迦得道之所（见《星槎胜览》），则当即为摩揭提国境内属地也。

六 底里

底里（一），永乐十年，遣使奉玺书招谕其王马哈木，赐绒锦、金织文绮、彩帛诸物。其地与沼纳朴儿近，并赐其王亦不刺金。（《明史》卷三二六）

（一）底里既近沼纳朴儿，而沼纳朴儿又在榜葛刺之西，故必为今代地图之德里（Delhi 或 Dihli）。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作德列。

七 西洋琐里

西洋琐里（一），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从叔勉献方物。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成祖颁即位诏于海外诸国，西洋亦与焉。永乐元年，命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使其国，赐

绒锦、文绮、纱罗。已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赐如前。其王即遣使来贡，附载胡椒与民市。有司请征税，命勿征。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国来贡。（《明史》卷三二五）

（一）明代所谓西洋，指马来半岛及以西诸国而言，爪哇及苏门答腊二岛亦在内。（见张燮《东西洋考》）琐里（Soli）在南印度科里伦河口，元时马八儿（Maabar）旧地也。琐里，亦见《明史》卷三二六《小葛兰传》、《锡兰山传》、《柯枝传》，三国王族皆琐里人，三国必皆为琐里征服，故王族皆为琐里支庶也。

琐里（一），近西洋琐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儿赍诏抚谕其国。五年，王卜纳的遣使奉表朝贡，并献其国土地山川图。帝顾中书省臣曰：“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乃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四匹。使者亦赐币帛有差。（《明史》卷三二五）

（一）琐里既近西洋琐里，故亦必在南印度马八儿旧壤也。

八 加异勒

加异勒（一），西洋小国也。永乐六年，遣郑和赍诏

招谕，赐以锦绮、纱罗。九年，其酋长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贡方物。命赐宴及冠带、彩币、宝钞。十年，和再使其国。后凡三人贡。宣德五年，和复赐其国。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国来贡。（《明史》卷三二六）

（一）加异勒(Cail)在印度南部科里伦河口南岸。《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一章专记此国。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及阿伯窦拉柴克(Abdurrazzak)之书中，皆有此国之名。尼哥罗康梯(Nicolo Conti)之游记作喀希拉(Cahila)。瓦斯柯达格玛(Vasco da Gama)之纪行，作喀爱尔(Caell)。其确音应作喀雅尔(Kayal)，塔密尔语，湖沼也，盖以其西面后方多湖沼故也。湖通海，故水咸。今代已有数湖全干。古代加异勒位于海岸，于甚早时期，埃及、阿拉伯、波斯诸国商舶多来至此。故拖雷美《地理书》即已记之，称之为阔尔廓(Kolkhoi)，为珍珠贸易中心点。今市北沿海岸二三英里，见有古代寨垒、庙宇、货栈、井池无数，全平原上，悉瓦砾破磁。磁皆中国制者，可证明其地古代与中国通商往来甚繁。然土人从无记载，或传说其事者，至可异也。（见《马哥孛罗游记》第二卷第372—373页）

九 甘巴里

甘巴里(一)亦西洋小国。永乐六年，郑和使其地，

賜其王錦綺、紗羅。十二年，遣使朝貢方物。十九年，再貢。遣鄭和報之。宣德五年，和復招諭。其國王兜哇刺札遣使來貢。八年，抵京師。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賜敕勞王。其鄰境有阿拔把丹、小阿蘭二國，亦以六年命鄭和賫敕招諭，賜亦同。（《明史》卷三二六）

（一）甘巴里即印度半島最南之柯模林角(Cape Comorin)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三章專記此國，作柯麻里(Comari)，其原音為梵語庫麻利(Kumari)，華言室女也。拖雷美《地理書》已記此地。《愛利脫利雅海周航記》(Periplus)記其地有女神庫麻利廟，每月有庙会，屆期四方信徒雲集，齋戒沐浴，舉行祭祀。

一〇 錫蘭山

錫蘭山或云即古狼牙修^(一)，梁時曾通中國。自蘇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可達。永樂中，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王又不睦鄰境，屢邀劫往來使臣，諸蕃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乃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劫和，塞歸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禽亞烈苦奈兒及妻子、頭目，獻俘于朝。廷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并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

把乃那者，诸俘囚咸称其贤。乃遣使赍印诰，封为王。其旧王亦遣归。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二)，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宣德五年，郑和抚谕其国。八年，王不刺葛麻巴忽刺批^(证以他书，批字似为札字误刊)遣使来贡。正统元年，命附爪哇贡舶归，赐敕谕之。十年，偕满刺加使者来贡。天顺三年，王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遣使来贡。嗣后不复至。其国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东南海中有山三四座，总名曰翠蓝屿^(三)。大小七门，门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笃蛮山^(四)。其人皆巢居穴处，赤身髡发。相传释迦佛昔经此山，浴于水。或窃其袈裟，佛誓云：“后有穿衣者，必烂其皮肉。”自是寸布挂身，辄发疮毒，故男女皆裸体。但纫木叶蔽其前后，或围以布，故又名裸形国。地不生谷，唯啖鱼虾及山芋、波罗密、芭蕉实之属。自此山西行七日，见鹦哥嘴山^(五)。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即入锡兰国境。海边山石上有一足迹，长三尺许。故老云，佛从翠蓝屿来践此，故足迹尚存。中有浅水，四时不干。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清静。山下僧寺有释迦真身，倒卧床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传佛涅槃处也。其寝座以沉香为之。饰以诸色宝石，庄严甚。王所居侧有大山，高出云汉。其颠有巨人足迹，入石深二尺，长八尺余，云是盘古^(六)遗迹。此山产红雅姑、青

雅姑、黄雅姑、昔刺泥、窟没蓝^(七)等诸色宝石。每大雨，冲流山下，土人竞拾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内，光彩潋潋。王使人捞取，置之地，蚌烂而取其珠，故其国珠宝特富。王琐里国^(八)人，崇释教，重牛，日取牛粪烧灰涂其体。又调以水，遍涂地上，乃礼佛，手足直舒，腹贴于地以为敬，王及庶民皆如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死则瘞之。有杀牛者，罪至死。气候常热，米粟丰足，民富饶，然不喜啖饭。欲啖则于暗处，不令人见。遍体皆毫毛，悉剃去，惟发不剃。所贡物有珠、珊瑚、宝石、水晶、撒哈刺、西洋布、乳香、木香、树香、檀香、没药、硫黄、藤竭、芦荟、乌木、胡椒、碗石、驯象之属^(八)。（《明史》卷三二六）

（一）《梁书》之狼牙修，《隋书》卷八二《赤土传》作狼牙须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皆作郎迦戍。玄奘《西域记》卷十作迦摩浪迦国（Kamalanka）。其地为今缅甸伊落瓦第河口白古（Pegu）地方。《明史》谓锡兰山即古狼牙修者，大误也。考其致误之由，或因锡兰人自称骏迦（Lanka，亦作佉迦）故也。《西域记》卷十一，谓僧伽罗“国东南隅，有骏迦山。岩谷幽峻，神鬼游舍。在昔如来于此说《骏迦经》。”骏迦与狼牙音相近而易混也。

（二）明成祖永乐三年，即公元一四〇五年。时有中国香客一队，至锡兰岛供献香钱于佛牙坛，为国王维哲耶

巴虎六世(Wijayabahu VI)虐待。维哲耶者琐里(Soli)人,即位于一三九八年(明洪武三十一年),仇视佛教。明成祖使郑和率战舰六十二艘,兵士三万七千余人,自江苏扬子江口浏河起程放洋,经交趾、苏门答腊、爪哇、占城、暹国等处,各国皆遣使入贡。《明史》及《瀛涯胜览》皆言锡兰王欲害和,和乃率步卒二千,间道乘虚攻拔其城,擒其王,献俘于朝。田能德(Tennent)之《锡兰史》所记,则谓锡兰人称摩诃支那国(Mahachina)王遣兵在锡兰登陆,诡言献物,出其不意,将锡兰王掳送支那国云。(见该书第601—602页)维哲耶巴虎六世国王表中,作布瓦内喀巴虎五世(Bhuvaneka Bahu V),未即位时,名曰阿拉格孔纳拉(Alagakkonara),《明史》之亚烈苦奈儿即其转音也。在位十三年,至一四一〇年(永乐八年),被掳至中国。次年,释放归国,而别立其族人邪巴乃那。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遣使来贡之不刺葛麻巴忽刺批,《锡兰史》作 Parakkana Bahu Raja VI,即邪把乃那也。邪把乃那为即位以前之名,而不刺葛麻巴忽刺批(批字似为误刊,《西洋朝贡典录》作不刺葛麻巴思刺查。)则王号也,即位于一四一〇年(永乐八年),卒于一四六二年(英宗天顺六年)。《明史》天顺三年遣使来贡之王名葛力生夏刺普利把交刺惹,似仍即邪把乃那也。

不刺葛麻(Parakkana)似有子孙遗留在中国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五五,《国朝文苑·世拱显传》云:“世拱显字尔韬,号山小,晋江人,本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

后，康熙癸巳恩科举人。幼聪颖，九岁能文，有神童之称。十三丁乱辍业，备历艰苦者七载。弱冠，安溪李光坡延为西席，遂得领其指授，究心经学。光坡纂辑《十三经注疏》多与拱显互相参订，且经细楷抄誉数过，熟记不忘。其受业曰琮，为范县令；曰锺德，为教谕，皆先获隗；曰锺倬，则癸巳同荐也。自为诸生受饬，试多冠军前列。及举于乡，文名日噪，诗词古文，皆卓然名家。时艺则理法兼备，援经据籍，牢笼群言。设教于小山丛竹亭，执经问难者，履满户外。缀巍科，居显秩，不可枚举。即七邑人士，远不能执贄者，为文会必驰赴斋中。求其改窜甲乙，多所造就。生平言方行矩。恬淡自甘，身未尝与外事，足未尝履公庭，泉士咸矜式焉。雍正己酉，观风整俗使刘公师恕赠以绩学砥行之额。壬子，郡守郭公延修府志，举乡饮正宾，授永定教谕。以老疾辞。寿八十三终。所著有《四书管窥》、《诗经辑要》及《诗文集》。”（采《世氏家传》）巴来那即 Prakkana 之译音，而略去中间喉音 ka 也。《泉州府志》卷三七《选举》，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万寿恩科举人中，有庄拱显，下注“本姓世，晋江人，传见《文苑》。”是世拱显自己改姓庄矣。明英宗天顺三年（一四五九年），为锡兰岛末次通中国。古代中国在锡兰之势力，亦以此时为终止。

（三）翠蓝屿即今代地图上呢古巴拉群岛及晏陀蛮群岛也。

（四）梭笃蛮之梭字，余意或为按字之误，按笃蛮即

Andaman 之译音。《诸蕃志》译作晏陀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称之为裸人国。

(五) 鹦哥嘴山不可考，似为锡兰岛附近海中小山，不载于地图也。鹦哥嘴山似为意造像形之名辞，而非译音也。锡兰北面海中，有小岛甚多。佛堂山其即在是乎？佛之足迹，可参见《佛国记》及《西域记》。

(六) 盘古遗迹，即西方游历家所称之人类始祖亚当峰(Adam's Peak)。参见拔都他《游记》及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

(七) 雅姑为 yakut 之译音，波斯阿拉伯人称宝石之名也。昔刺呢，犹言锡兰产之宝石也。窟没蓝，为马雷语 Kumula 之译音，最美之宝石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作古木兰。

(八) 琐里国(Soli)在南印度大陆。据玉尔《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 312 页附图，科里伦河以北诸地，皆是也。

锡兰山国，古狼牙须也。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明朝永乐七年，诏谕其王亚烈苦(原作若字，兹据《明史》及参考原音更正，以后仿此)奈儿，遣太监郑和等赍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旛布施于寺，及建石碑，赏赐国王、头目有差。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和即潜备，先发制之。使众衔枚疾走，夜半闻炮，则奋击而入，生擒其王。永乐九年，归献阙下。上命择其支属贤者立之。礼部言：“询其国人，皆

谓耶巴乃那贤。”十年九月，遂遣使赍诏及诰印封之。诰曰：“朕统承先皇帝鸿业，抚御华夷，嘉与万方，同殊主治。锡兰山亚烈苦奈儿近处海岛，素蓄祸心，毒虐下人，结怨邻境。朕尝遣使诏谕诸番国，至锡兰山。其亚烈苦奈儿敢违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凶逆，谋杀朝使。天厌其恶，遣被擒俘。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命简贤能，为之统属。尔耶巴乃那修德好善，为众所推，今特封尔为锡兰山国王。于戏！惟诚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抚众。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邻。尔其钦承朕命，永崇天道，无怠无骄，暨子孙世享无疆之福。钦哉！”（一）时群臣皆请诛亚烈苦奈儿。上曰：“蛮夷禽兽耳，不足深诛。”遂赦之，亦遣归。时国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为王，诏谕使逊位。十四年十一月，偕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刺、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古里、木骨都束、溜山洋、喃勃利、卜刺哇、阿丹、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遣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正统十年，国王遣使耶巴刺谟的里哑等来朝贡方物。天顺三年，其王葛麻生夏刺普利把交刺惹复遣使来贡。（《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

（一）明成祖诰文，不见《明史》。《天下郡国利病书》此节可补《明史》之阙。文中有“素蓄祸心，毒虐下人，结

怨邻境”诸语，似即指锡兰史所载虐待佛教徒之事也。

锡兰 大海中有翠蓝山，山有三四，高大者曰梭笃蛮。自帽山东南，乘东北风三日方至。人皆穴居，不问男女，俱裸若野兽然。无稻而食芋、芭蕉子、波罗蜜之类，或鱼虾。布略蔽身，必生烂疮。昔佛度海至此，解衣而浴，土人窃之，佛咒而然，盖附会语也。俗云赤卯坞，此地是已。又西海行七八日，见莺哥嘴山。又三二日，至佛堂山，始为锡兰国。泊舟曰副罗里^(一)，滨海山麓，磐石隐然，足迹尚存，常可二尺。传云，佛足至此也。其迹有泉不涸。人蘸之拭面目，曰佛水清静，盖民俗之谬也。寺有卧佛榻，沉香为之，饰以八宝，华丽鲜侔。佛牙舍利子俱存于寺。所谓涅槃，其地是已。又西北陆行五十里，始至王居。王琐里人也，尚释。重象、牛，煨牛粪灰，遍体涂之。牛则饮其乳而不食其肉，死瘞之，有杀者死刑，或赎以牛头金。王宫、民居，旦必调牛粪涂地而礼佛。王都大山，侵云石，有巨迹，深二尺，长余八尺。传云，祖阿聃^(二)生人足迹，即盘古也。地广人稠，亚于爪哇，国富饶。民上裸下帔，加以压腰。须毫皆剃，留发，首布缠之。遭父丧则须毫不剃。女椎髻于后，下亦紫白布，隐潜饮食，不令人见也。膳必酥乳，槟榔不绝口。死者火之而葬其骨。厥产鸦忽，有青红黄三色。青米蓝石、昔刺泥、窟没蓝石等一切，出于沙中。

山被水冲，流下则有之。海洲日映光浮，乃蚌珠气也。为池间二三年，置蚌于池，有司守之，珠可淘取。有稻、芝麻、绿豆，无麦，多椰子。果有芭蕉子、波罗蜜、甘蔗、瓜蔬、牛、羊、鸡、鸭。亦有市用金钱，重一分六厘。重中国麝香、绮縠、彩绢、青磁器、铜钱、樟脑。厥贡珠宝石。（《瀛涯胜览》）

（一）副罗里，《西洋朝贡典录》作别罗里，即巴贝林港(Barberyn)。此港又名贝尔瓦拉(Berwala)，回教徒称作倍尔维力(Pervilis)。

（二）阿聘今代人译作亚当(Adam)。《瀛涯胜览》为中国书中最早记此名者。马欢为回教徒，当在锡兰时必自回教徒闻得此名也。

锡兰山国 其国自苏门答刺顺风十二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中有高山参天。山顶产有青美蓝石、黄鸦鹑石、青红宝石。每遇大雨，冲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廉沙，常以网取螺蚌，倾入池中作烂，淘珠货之。海边有一盘石，上印足迹，长三尺许，常有水不干，称为先世释迦佛从翠蓝屿来登此山，足蹶其迹，至今尚存也。下有寺，称为释迦佛涅槃真身侧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寝处。气候常热，民俗富饶，米谷丰足。地产宝石、真珠、龙涎香、乳香。货用金钱、铜钱、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绢之属。男

女绕头，穿长衫，围单布。永乐七年，郑和等赍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一)，及建石碑，赏赐国王头目。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太监郑和潜备先发制之，使众衔枚疾走，夜半闻炮，则奋击而入，生擒其王。至永乐九年，归献阙下。寻蒙恩宥，俾复旧国。由是西夷畏威怀德，莫不向化矣。（《星槎胜览》卷三）

（一）费信记永乐七年，郑和在锡兰岛建石碑。一九一二年（清宣统三年），此碑在锡兰南方加里（Galle）镇发现。碑文分汉文、塔密尔文（Tamil）及波斯文三种，皆记郑和第二次来锡兰事。建碑年月为永乐七年，即一四〇九年二月十五日也。（见 *Spolia Zeylanica*, June, 1912, *J. North China B.R.A.S.* 1914, pp. 171-2）

锡兰山国 其国在南帽山西可三千里。由苏门答刺而往，针位十二更，见南帽之山，又四更半，历龙涎之屿又十更，过翠蓝之屿，屿之水三十托。一曰梭笃蛮山，山有七门，四叠而一峻。山人之出也，则乘独木之舟。夏为巢居，冬为穴处。其体裸，不可以布帛，被之则沔烂，纫缀树叶而为蔽。山芋、波罗蜜、芭蕉子、鱼虾以为食。又九十更见鸚鵡嘴之山，又至佛堂之山。又□更至牙里^(一)，其下有沉牛之礁鼓浪焉。外过之水三十托。又十更至别罗里，是为锡兰国之港。又北行五十里而至

国。其临海之山，有释迦登岸之足迹。其长可二尺许。其陷之水，四时不涸，名曰佛水。至者蘸拭其面目。左有寺，塑释迦之卧像，其身不朽。其寢座以沉香木为之，饰以众宝，佛牙、舍利俱藏焉。其王锁俚之人，修浮图教。重象暨牛，私解者辟，或赎以牛头金。国人咸灰牛粪涂其体。食惟其乳，死则埋之，自王而下，晨用牛粪涂其居而后礼佛。其拜两手舒之前，两股舒之后，胸腹著地以礼佛，谓之五体投地。其山之巔，有神人阿聃之足迹，陷于石者二尺许，一曰人祖，一曰盘古。其海中胜望，曰白浮之沙。日而照也，则光彩潋潋，为国人之游望。是多螺蚌。其王宫之前曰珠池，凡三年则采炼。其采也，取沙中之螺蚌纳之池，俟其腐烂，水盈而珠出，则取而纳焉。其地广，其民富饶。其男裸，下围丝帨，谓之压腰，缠首以白布。女椎髻，下围白布。其恒食以牛乳、以醃醐、以槟榔葵叶。食皆暗室。其国人不须，丧则蓄焉。其葬也以火，取骨而埋之，丧之，妇摽乳号哭而为礼。其交易以金钱。其利玉石珠玑。其谷宜稻菽。其畜宜牛羊鸡鸭（金钱重官秤一分六厘。中国麝香、紵丝、色绢、青磁、铜钱、樟脑等物，彼则以宝石、珍珠易换）。其宝石六物：一曰红雅姑，二曰青雅姑，三曰黄雅姑，四曰青米蓝石，五曰昔蓝泥，六曰屈没蓝。是宝石也，皆产于参天之山巔。洪雨之冲，则流于

山麓之沙中，国人于是而拾采。多芭蕉子、波罗蜜、甘蔗，多椰子，多龙涎、乳香。其朝贡不绝（永乐九年，以拒绝朝使归路，破其城，生擒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家属。命释之，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十年，诏谕其国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正统十年，国王遣其臣耶把刺谟的里哑等朝贡。天顺三年，其王葛力坐夏昔利把交刺惹复遣使来贡。）其贡物：宝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刺、象、乳香、木香、树香、土檀香、没药、西洋细布、藤葜、芦荟、硫黄、乌木、胡椒、碗石。

（一）牙里今地图作加里（Galle）。据《西洋朝贡典录》之记载，郑和之舰队，乃绕锡兰岛南面至西边，而更向北者也。

论曰：梵书载释迦生于迦毗罗国，净饭王其父也。至涅槃时，度须跋陀罗右胁而卧。今马欢载锡兰别罗里云即涅槃之地，且云卧身尚存不朽，以为诬焉。又何其言之分明如此也。（《西洋朝贡典录》卷中）

一一 溜山国

溜山^(一)，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自苏门答刺过小帽山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年，郑和往使其国。十四年，其王亦速福^(二)遣使来贡。自

后三贡，并与忽鲁谟斯诸国偕。宣德五年，郑和复使其国，后竟不至。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门，并可通舟。无城郭，倚山聚居。气候常热，土薄谷少，无麦。土人皆捕鱼，暴干以充食。王及群下尽回回人。婚丧诸礼多类忽鲁谟斯(三)。山下有八溜，或言外更有三千溜。舟或失风入其处，即沉溺。又有国曰比刺，曰孙刺(四)。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明史》卷三二六)

(一) 溜山国乃因事取名，非译音，亦非译义。依其地理位置，及各溜之名考之。溜山国即锡兰岛正西之马尔底甫群岛(Maldive)也。《明史》此节谓由锡兰山别罗里南去可至者，误也。丁谦《明史外国传考证》谓溜山即苏门答刺西南之民大威群岛者，完全误也。

(二) 亦速福(Yussuf)亦回教徒之名。

(三) 忽鲁谟斯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忽里模子(Hormuz)。

(四) 比刺及孙刺不可考。

溜山牒幹 四面滨海，仅如洲渚，小国也，曰牒幹(一)。无城郭，依山聚居。西距海，中有石门，如城阙。有八大地，皆以溜名，亦通舟楫。余小溜无虑三千数，所谓弱水三千者是已。人皆巢居穴处，不识菽粟而啖鱼虾。无衣，只以叶蔽前后阴。舟行遇风，一失入

溜，则水弱而没溺，故舟人谨防之。牒幹国皆回回，風俗淳厚，动遵教门。业渔，好种椰树。男肤微黑，白布缠首，下紫帨。妇人短衫，下亦紫帨，大帨蔽面目。婚丧礼遵教门行。气候常热如夏。土瘠米少，无麦。市用银钱。厥产降真香。椰皮结绳，可贯板成舟，沥青涂之，坚如铁丁。龙涎香燃之，香清真与银同。海贝采而鬻于暹罗、榜葛刺，用与钱同。鲛鱼鬻之，可鬻于邻国，曰溜鱼。织丝帨，甚精致。又织金帨，男可紫首。牛羊鸡鸭俱有。（《瀛涯胜览》）

（一）麦锡克（Hans von Mzik）之德文译本拔都他《游记》附有马尔底甫群岛详图。余细审之，诸岛之名，其读音无有类牒幹者，据拔都他《游记》，阿拉伯人称此群岛曰的拔忒爱耳马哈尔（Dibat-el Mahal），牒幹或即其简略讹音也。最北一岛曰图拉孔奴（Turakunnu），梵语曰塔拉克姆（Tarakam），牒幹或又即塔拉克姆之简音也。拔都他谓“此群岛诚为世界奇观，其数共约二千，星罗棋布。中约一百，排成环形。间有窄道如门，可以行船。船自远方来者，必须以土人为向导，方可依岸寄泊，否则迷失方向，风吹至马八儿或锡兰岛矣。各岛屿相距甚近。当由此岛出帆时，可以望见邻岛棕树之梢也。岛民皆奉回教，心地忠诚洁白。”八大溜之名，见《星槎胜览》及《西洋朝贡典录》。溜者，即拔都他所谓环形群岛也。拔都他亦谓其地不产五谷，南方苏维群岛（Suwaid）产芦粟，运至北方马哈

群岛 (Mahal)。居民以干鱼为食，所谓库尔伯爱尔马斯 (Kulb el-Mas) 是也。马尔地甫土人谓黑曰库尔伯，阿拉伯语称鱼曰马斯也。马欢之溜鱼，或即此也。拔都他亦记岛中树木以椰子为大宗，居民以椰子粉和鱼肉食之。贵贱出门，皆跣行。妇人身挂短裤，自脐及地，遮蔽下身，上身赤裸，不掩面目。拔都他在其地充法官时，尝竭力改之，妇女裸体者，不许入见，然终叹未能使其民移风易俗也。马欢记其妇人短衫，下紫帨，大帨蔽面目，是其地陋俗已革矣，岂拔都他之遗教欤？海貳亦曰考黎 (Kauri)，见《瀛涯胜览》榜葛刺国记。拔都他记岛民用考黎为小钱。考黎乃海中动物，捞自海中，置岸上干之，日久肉烂，仅余白壳，即以为货币。考黎一百，谓之锡雅 (Siyah)，七百谓之发耳 (Fal)，一万二千谓之库塔 (Kutta)，十万谓之博斯图 (Bostu)。四博斯图值金币底那儿 (Dinar) 一枚。考黎亦常落价，故时有十二博斯图方换底那儿一枚也。土人以考黎与孟加拉人易米也。孟加拉 (即榜葛刺) 亦以考黎为货币。

溜山洋国 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门有三，远望如城，门中可过船。溜山有八：沙溜、官屿溜、人不知溜、起来溜、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加溜、安都里溜(一)。其八处，网捕溜洋大鱼，作块晒干，以代粮食。男子拳发，穿短衫，围梢布。风俗器强。地产龙涎香。货用金、银、缎帛、磁器、米谷

之属。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传闻又有三万八千余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说也。亦有人聚，巢居穴处，不识米谷，但捕鱼为食。裸形无衣，惟纫树叶遮其前后。若商舶因風落其溜，人船不可复矣。（《星槎胜览》卷三）

（一）费信记有八溜，其溜名多与拔都他所记相合。拔都他《游记之评论》、麦锡克《拔都他游记》附图所记如下：一、哈房的甫路阿托耳（Havandiffulu Atol，阿托耳，土语珊瑚洲也），二、梯拉杜玛梯阿托耳（Tilladummati Atol），三、马库奴杜阿托耳（Makunudu Atol），四、密拉杜马杜鲁阿托耳（Miladummadulu Atol），五、北马罗斯马杜鲁阿托耳（N. Malosmadulu Atol），六、南马罗斯马杜鲁阿托耳，七、法的福鲁阿托耳（Fadiffolu Atol），八、郭亦杜阿托耳（Goidu Atol），九、喀哈力杜（Kaharidu），十、北马来阿托耳（N. Male Atol），十一、南马来阿托耳，十二、阿里阿托耳（Ari Atol），十三、扶里杜阿托耳（Fulidu Atol），十四、北尼兰杜阿托耳（N. Nilandu Atol），十五、南尼兰杜阿托耳，十六、木拉库阿托耳（Mulaku Atol），十七、阔鲁马杜鲁阿托耳（Kolumadulu Atol），十八、哈杜马梯阿托耳（Haddūmati Atol），十九、呼瓦杜阿托耳（Huvadu Atol），二十、阿杜阿托耳（Addu Atol）。全境由北纬七度十分起，绵延以迄于南纬四十分也。

溜山国 其国在小帽西南可二千里。由彭加刺而

往，取北辰四指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一脚之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脚，又取北辰一指三脚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脚，又过鸚鵡嘴之山，又五更，见铁砧之屿，又七更，见佛舍座之水，又五更，见牙里之大山，由是至溜宫之屿而及其国。其地四面滨海，倚山为都，其都曰牒幹。其上下皆回回人，婚丧一如其教。風俗淳美。男缠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帷幌。女幌盖首，上短衣，下亦围幌。其肤体咸黑，其土气恒燠。其交易以银钱（重官秤二分三厘）。其利鱼贝。其谷宜稻、麦。其畜宜牛、羊、鸡、鸭。凡为杯以椰子为腹，花梨为跗。凡为舟不以锻铁，以椰子缠绳之，而贯之，而楔之，以龙涎熔之而涂之。凡取龙涎，多于溜屿。其屿石多蟠龙，春而吐涎，群鸟集之，群鱼嚼之。其黄者如胶，黑者如五灵，白者如药。煎，其气腥。或得之鱼腹，其大如斗，圆如珠。其价以兩而易。凡兩易金钱一十有二。凡斤易金钱一百九十有二。凡取海贝，山积之而罨之、腐之。凡取马驳鱼，斫之而暴之、贮之。其来易者为暹罗之商，为榜葛刺之商。国之西海，有石门，状如城阙者三。有溜山焉，凡八：一曰沙溜，二曰官屿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来溜，五曰麻里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安都里溜。皆可通海船，皆有聚落。其通也有主焉。又西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即所谓

弱水三千者焉。一曰有三万八千余溜，舟風而倾舵也，则坠于溜，水渐无力以没。其小窄溜之民，巢穴而处，鱼而食，草木而衣。其朝贡无常（永乐五年遣其臣来朝贡）。（《西洋朝贡典录》卷中）

一二 小葛兰

小葛兰（一），其国与柯枝接境。自锡兰山西北行六昼夜可达。东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国也。永乐五年，遣使附古里、苏门答刺入贡。赐其王锦绮、纱罗、鞍马诸物，其使者亦有赐。王及群下皆琐里人，奉释教。重牛及他婚丧诸礼，多与锡兰同。俗淳，土薄，收获少，仰给榜葛刺。郑和尝使其国。厥贡惟珍珠伞、白棉布、胡椒。又有大葛兰者，波涛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坟，本宜谷麦，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之米以足食。風俗物产多类小葛兰。（《明史》卷三二六）

（一）明代小葛兰即周去非《岭外代答》之故临国，《元史》之俱蓝国，《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二章作 Coilum，拔都他《游记》作 Kaulam，阿伯尔肥达《地理书》作 Kaulam。唐末，苏烈曼《游记》已有考拉姆没来（Kaulam-Malé）之名。今代英文书中，皆拼作 Quilon。

亨利玉尔谓其正音宜拼作柯拉姆(Kollam)。中世纪时,为印度西南大埠,与亚洲西部通商往来最盛。苏烈曼《游记》载唐时,已有中国巨船,常至此港。十六世纪初叶,葡人瓦泰玛(Varthema)及拔波沙(Barbosa)皆尚记此地繁盛,商贾麇集。摩耳人(Moors)及占度人(Gentoos)来此贸易者甚众。俱蓝国商船亦有往东方孟加拉、白古及南洋群岛等地者。然自是以后,俱蓝衰退,一落千丈。至十七世纪时,则几不足道矣。乌爹即玄奘《大唐西域记》之乌荼国(Oude)。孙海环、周世棠《二十世纪大地图》作乌多。

小葛兰 东连大山,余方皆濒海。王乃锁里人也,尚浮屠,尊重象牛,婚丧服用与锡兰同。自锡兰国别那里(一)西北海行六昼夜始至。日餐多酥,用以和饭。市用金钱,重二分。境土乃小国也。(《瀛涯胜览》)

(一)锁里(Soli)为马八儿国南部。别那里《瀛涯胜览》锡兰条又作副罗里。《西洋朝贡典录》锡兰条作别罗里。东面大山,即西合的山脉也。

大葛兰国 地与都栏樵相近。厥土黑坟,本宜谷麦。居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之米为食。商船为风所阻,不以时到,则波涛激滩,载货不敢满,盖以不可停泊之故也。若过巫里洋则罹重险之难矣,及有高头埠沉水罗股石之危。风俗淳厚,男女缠头,穿单长衫,腰围色布、手巾。地产胡椒、椰子、溜鱼、槟榔。货用金钱、

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属。（《星槎胜览》卷三）

小葛兰国 山连赤土，地与柯枝国接境。日中为市，西洋诸国之马头也。本国通使大金钱，名儗伽，每个重八分。小金钱名吧喃，四十个准大金钱一个。田瘠少收，岁藉榜葛刺国米为食。气候常热，风俗小淳。男女多回回喃毗人。地产胡椒，亚于下里，干槟榔、波罗蜜、色布，其木香、乳香、真珠、珊瑚、酥油、孩儿茶、梔子花，皆自他国来也。货用丁香、豆蔻、色段、麝香、金、银、铜、铁器、铁线、黑纓之属。（《星槎胜览》卷三）

小葛兰国 其国在别罗里西北可一千二百里，由是而归南巫里也。针位第一之日丁未、丁午，第二之日丙午，第三之日丙□，第四之日丙巳，第五之日巽巳，第六之日辰巽，第七之日乙辰、乙卯，以求南巫里焉。其地东连大山。西南北滨海。其王修浮图教。其俗重象暨牛。其风俗与锡兰山大同。其和饭以酥，日二食。其交易以金钱（重官秤一分）。其利苏椒。其谷宜稻，其畜宜牛羊。牛黄毫，羊青毫。其朝贡无常（永乐五年，附苏门答刺国来朝贡）。其贡物珍珠伞、白棉布、胡椒。

论曰：小葛兰，《星槎编》又云小唎喃，云其国山连赤土，日中为市。而赤土者，扶南之别种也。西则波罗娑国，东则波罗刺国，南则诃罗旦国。不知何者为小葛兰也。（《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小葛兰国，其东大山连赤土，与柯枝国接境。西南北皆海。自锡兰山别那里西北海行六昼夜至。候热土瘠，仰旁葛刺国米为食。风俗小淳，多回回喃毗人。尚浮屠，重牛象。饭和酥酪。婚丧巾服大类锡兰山。地产胡椒。市用金钱。大者名佻伽，重八分。小者名吧喃，小钱四十，准大钱一。永乐五年，附苏门答刺等国朝贡。贡物珍珠、青白绵布、胡椒。寻中使郑和至。其国王琐里人，复遣使入贡。又有大葛兰国与都栏樵相近，土黑坟，宜谷麦。居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之米为食。（《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一三 柯枝

柯枝或言即古盘盘国（一），宋、梁、隋、唐皆入贡。自小葛兰西北行，顺风一日夜可至。永乐元年，遣中官尹庆赉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帛及华盖。六年，复命郑和使其国，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贡。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帝遣郑和赉印赐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词曰：“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体造化之仁也。盖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

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子民之道。《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恐后也。柯枝国远在西南距海之滨。出诸蕃国之外，慕中华而歆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舞，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木。诸物繁盛，倍越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害灾，盖甚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长民者之所致欤？乃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而系以铭曰：截彼高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肃其烦歎，时其雨暘。祛彼氛妖，作彼丰穰。靡灾靡沴，永庇斯疆。优游卒岁，室家胥庆。于戏！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终始。”自后，间岁入贡。宣德五年，复遣郑和抚谕其国。八年，王可亦里遣使偕锡兰山诸国来贡。正统元年，遣其使者附爪哇贡舶还国，并赐敕劳王。王琐里人，崇释教。

佛座四旁皆水沟。复穿一井，每旦鸣钟鼓，汲水灌佛。三浴之，始罗拜而退。其国与锡兰山對峙，中通古里，东介大山，三面距海。俗颇淳。筑室以椰子树为材，取叶为苫以覆屋，风雨皆可蔽。人分五等(二)，一曰南毗(原作昆，据《瀛涯胜览》及《西洋朝贡典录》更正)，王族类；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富民；四曰革全，皆牙侏；五曰木瓜。木瓜最贫，为人执贱役者，屋高不得过三尺，衣上不得过脐，下不得过膝，途遇南毗、哲地人辄伏地，俟其过乃起。气候常热，一岁中，二三月时有少雨。国人皆治舍储食物以俟。五六月间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八月后不复雨，岁岁皆然。田瘠少收。诸谷皆产，独无麦。诸畜亦皆有，独无鹅与驴云。(《明史》卷三二六)

(一) 柯枝国即今代麻罗拔最大商埠可陈港(Cochin)也。十四世纪以前，市而未兴，无商务之足言。其地有小河曰柯枝(Kocchi)，市街位于河上。一三四一年(元顺帝至正元年)，其地大水，海岸崩陷，河口向内伸张，成一大湾。今代可陈之名，即由柯枝而来。亨利玉尔谓其正音宜作喀枝(Kachhi)。据《明史》及马欢、费信等记载，明初，此港贸易似已大兴。欧洲人最早记此地者为康梯(Conti)，称作柯锡姆(Cocym)。葡萄牙人至后，乃大兴盛。《明史》谓柯枝即《梁书》之盘盘国，实毫无根据也。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四卷第72—79页)

(二) 印度人民,自昔分为婆罗门(Brahman)、刹帝利(Kshatriya)、吠奢(Vaisya)、戍陀罗(Sudra)四级。婆罗门,僧侣也。刹帝利,兵士贵族也。吠奢,农工商也。戍陀罗,仆役也。此外又有拍利雅(Paryas),则阿利安人与土人混合种也,最为人所贱视。柯枝国五等人民之名目,皆与上方不同。盖嘛罗拔之区分,与古代印度不同也。此有回回在内。其区分方法,必在回教输入之后也。柯枝以南毗为第一级,回回为第二级,而古里则以回回为第一级,南毗次之。岂回回人在两地势力盛衰,有不同欤?余于《马哥孛罗游记》及拔都他《游记》皆未能查得相同之名也。南毗之名,已见赵汝适《诸蕃志》。

柯枝 东连大山,余方皆濒海。自葛兰国海行,船向西北一昼夜乃至其国。王亦锁里人,首缠黄白布,上无衣,下紫彩帔。加以彩缎一匹系之,曰压腰。臣民服用稍与王同。屋用椰木及叶缉缀当瓦,如苫盖然。家造库藏,资以避火盗。人有五等:南毗辈与王同类,祝发,挂线在颈乃贵族一等也。回回人二等也。富有财者曰哲地,三等也。牙佞曰革全,四等也。卑贱者曰木瓜,五等也。木瓜业渔樵,树叶遮体,不许服常衣。滨海居。屋檐仅三尺,违者罪之,上衣不过膝。途遇南毗、哲地即伏而候,过乃起。王尚浮屠,尊敬象牛。建寺范金为佛,青石结座,环以沟水,旁穿井。每日鸣钟

鼓，汲泉灌佛顶，数回已乃礼之。有曰油饥者，盖优婆夷之类，亦取妻，有胎发，不剃不栉。以酥掇辮成十缕或七八缕，垂于后。牛粪灰涂体，不衣而藤束腰。以白布为梢子。手持大螺，常吹而行。其妻只以小布蔽羞，随夫历人家觅钱粟。气候热如夏，无霜雪。春雨即茸舍储具，逮夏连雨，市陌成河，比屋不能出入。至七月始霁，八月望后始晴，至冬犹然，三月又雨。谚云“半年有雨半年晴者”，是已。市用金银钱。金钱九成色，曰法南，计一分一厘。银钱仅如螺壳，曰答儿，计四厘。每十五当金钱之一。婚丧各以类不等。厥产胡椒，往往种于圃，四百斤直金钱百文，银直五两。珠以分论。有米、粟、麻、豆、黍、稷，无麦。有象、马、牛、羊、犬、猫、鸡，无骡、马暨鹅。（《瀛涯胜览》）

柯枝国 其处与锡兰山对峙，内通古里国界。气候常热，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风俗颇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围单布。又一种曰木瓜，无屋舍，惟穴居巢树，入海捕鱼为业。男女裸体，纫结树叶，或草遮其前后。行路遇人，则蹲避道旁，俟过方行，盖避羞也。地产胡椒甚广，富家俱置板仓贮之，以售商贩。行使小金钱名吧喃。货用色段、白丝、青花白磁器、金银之属。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星槎胜览》卷三）

柯枝国 其国在小葛兰西可二百里，柯枝之港水

可四托。其地东倚大山，西南北滨海。其王缠首以黄白布，上无衣，下围紵丝帨，压腰以色紵丝。其男女椎髻，服以短衫，围以单布。其民之居用椰子木，以椰叶缉而盖。其藏百物以庖，以砖为之。其为人五种：一曰南毗，是为王族。二曰回回，是为仕族。三曰哲地，是为富族。四曰革令专，是为庸保。五曰木瓜，是为贱类，居限三尺，衣限脐膝。途遇哲地以上则伏，任负是事，其状如傩人。其王修浮图教，敬象暨牛。国有梵宇，其佛像铸以铜，座以青石为之。座之周，咸砌水沟，沟傍凿井，夙兴必鸣钟鼓，汲水以灌佛顶，罗拜而退。其出家者，名曰浊肌，而蓄妻。其发出胎不理不剃，泽以酥，捏而为缕被于后。灰牛粪以涂体。以黄藤束腰，幅布掩形。时常吹海螺，妻随以行。其土气恒燥，无霜雪。其雨以半载，晴以半载（二月雨起，即乘屋修盖，备米物。五月六月，日夜下滂沱大雨，街市成河。至七月尽止，八月始晴。次年又复如是）。其交易以金银钱，金曰法南，银曰答儿（金重官秤一分一厘，银重四厘，大如螺壳。金钱一换银钱十五）。其利：胡椒、珍珠、珊瑚。胡椒，园种之。富者居以待商，以斤而易。为斤一十有六而为封刺，二十有五而为播荷。凡播荷以金钱一百易之，视银之为两者五。珍珠以分而易，凡分至三以上，以金钱一千八百易之，视银之为两者百。珊瑚以

两而易，倩工剪旋以成珠，磨净而售。其谷宜黍、稻、稷、菽。其畜宜六扰。是多象。其朝贡无常（永乐三年，其国王可亦里遣其臣完者答儿来朝贡。十年，复遣使来请封其国之山。诏封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

论曰：柯枝凡雨半载而霁，霁半载而雨。不知大化胡为其然也。昔魏征叙赤土，言其国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理庶几矣。必曰半载，其果亲目之乎？然赤土今与小葛兰为邻，其即为柯枝章章矣。（《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柯枝一名阿枝，古檳榔国。东连大山，西南北皆海。自锡兰山西北舟行一昼夜至，通古里国界。永乐二年，国王可亦里遣使朝贡。十年，复至。请封其国大山，诏赐王印诰，并封山曰镇国。上亲制碑文，其铭曰：“截彼南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时其雨暘，肃其烦熯。作彼丰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灾靡疹。室家胥庆，优游卒岁。山之塹兮，海之深矣。勒之铭诗，相为终始。”会中使郑和使至。其国王首缠黄白布，下紫丝帨，束彩压腰，琐里人也。国人椎髻短衫，围以单布。族有五种：南毗最贵，祝发线悬胫，与王同类。次回回人。次富有财曰哲地。次牙佺曰革全。其最卑贱曰木瓜。木瓜居濒海，业渔樵，屋檐不得过三尺，衣不蔽膝，或裸体，遮以草。遇南毗、哲地蒲伏，俟其过乃起。王尚浮屠，范金为佛。每旦鸣钟鼓，汲泉灌

佛顶数四，乃礼之。兼敬象牛。有曰浊肌者，胎发缕缕垂后，涂体以牛粪灰，行吹大螺，妻随之乞钱，盖优婆夷云。气候常暖多雨，土瘠俗淳。产胡椒，贮以仓，转售商贩。市用小金钱，名为吧喃。银钱十五当金钱一。（《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一四 古里

古里(一)，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儿国(二)，东七百里距坎巴国(三)。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蕃要会也。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赍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朝，贡方物。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入贡。郑和亦数使其国。十三年，偕柯枝、南悖利(四)、甘巴里(五)、满刺加诸国入贡。十四年，又偕爪哇、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六)、溜山、南悖利、不刺哇、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入贡。是时诸蕃使臣充斥于廷，以古里大国，序其使者于首。十七年，偕满刺加十七国来贡。十九年，又偕忽鲁谟斯等国入贡。二十一年，复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时帝方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时向寒，贡使即

令礼官宴劳，给赐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酬其直。”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苏门答刺等国使臣入贡。其使久留都下，正统元年，乃命附爪哇贡舟西还。自是不复至。其国山多地瘠，有谷无麦。俗甚淳，行者让道，道不拾遗。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粪调水涂壁及地，又煨为灰，抹额及股，谓为敬佛。国中半崇回教，建礼拜寺数十处，七日一礼，男女斋沐谢事，午时拜天于寺，未时乃散。王老不传子而传甥，无甥则传弟，无弟则传于国之有德者。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以回回人为之。刑无鞭笞，轻者断手足，重者罚金珠，尤重者夷族没产。鞫狱不承，则置其手指沸汤中，三日不烂即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送还家，亲戚致贺。富家多植椰子树至数千，其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饭，干可构屋，叶可代瓦，壳可制杯，穰可索纆，煨为灰，可镶金。其他蔬果畜产，多类中国。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毡、单伯兰布、苾布之属。（《明史》卷三二六）

（一）古里耶喀里克忒(Calicut)，拔都他谓为嘛罗拔境内大商港之一。中国、爪哇、锡兰、马尔地甫、阿拉伯各地商人，皆荟集此处。亦世界上大商港之一也。中国商

船多寄碇于此。此地名之正当拼法，应为柯里柯度(Colicodu)，华言鸡鸣也。

(二) 狼奴儿，嘛罗拔沿海无相当地方，其音与之相近者。查亨利玉尔所著之《中世纪嘛罗拔沿海诸港考》(The Mediaeval Ports of Malabar, Cathay, IV, pp. 72—79)有和奴儿(Honor)港，又作俄奴儿(Onor)，其音与狼奴儿相近，且地理位置亦合，在喀里克忒之北，吾故谓狼奴儿之狼字，必狠字之误也。《指海》本《西洋朝贡典录》古里国记，实作狠奴儿。周世棠及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作俄诺尔，在果阿(Goa)之南。

(三) 坎巴，《瀛涯胜览》作坎巴夷，《西洋朝贡典录》作坎巴夷替，今代地图作康木拜(Cambay)。准确印度正音，应作康木巴瓦第(Khambavati)，华言柱城也(City of the Pillar)。土人称之为康巴雅忒(Kambayat)，《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八章作 Cambaet，《诸蕃志》作甘瑟逸。古城遗址距今城约三英里，在深林中。公元九一五年(后梁贞明元年)，阿拉伯人麻素提(Mas'udi)来游此城，见人户稠密，商业兴盛。元末，拔都他记谓城市美丽，回回教寺及外国富商之高楼大厦，尤为雄伟。案之地图，坎巴夷替尚远古里之北，而《明史》等书，皆言在东七百里许，记载谬误，毫无疑也。

(四) 南悖利即南巫里。永乐十四年入贡，《明史》竟分为二国，可笑孰甚。其国在苏门答腊岛之西北隅。《诸蕃志》作蓝无里。其原音为 Lambri。

(五) 甘巴里即 Comari 之译音，印度半岛之最南角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三章专记此国。

(六) 木骨都束 (Magadoxo)、不刺哇 (Brawa)、麻林 (Malinda) 皆在非洲，已于非洲篇言之矣。阿丹 (Aden)、刺撒 (L'hassa) 皆在阿拉伯境。忽鲁模斯 (Hormuz) 在波斯境。满刺加 (Malacca)、彭亨 (Pahang) 皆在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刺皆在南洋群岛。占城即今越南南部，又曰占婆 (Champa)。沙里湾泥不可考。锡兰山、溜山、柯枝皆已见上文。

古俚 西洋大国也。西濒海，南距柯支国，北距狼奴儿国。海近山远，东七百里许距坎巴夷。自柯支海行可三日至。距中国十万余里。永乐五年，上命太监郑和等赐王以诰命，升赏其将领有差，皆冠带，勒石美之。王尚浮屠，敬象牛。人有五等：一回回，一南毗，一哲地，一革全，一木瓜。王南毗人，不食牛肉。将领回回人。不食猪肉。昔王与回回誓，互相禁食。铜范佛像曰纳儿。佛殿以铜瓦。座傍穿井汲泉，浴佛而礼之。取牛粪调水，涂地及壁。臣民大家晨起亦用牛粪涂地。煨牛粪灰，囊于身，每旦，水调灰抹额及股，谓敬佛也。传云：昔有圣人曰某些，行教化，人人俱服从。某些远适，遣弟曰撒没黎主之。弟乃纵诞，铸金犊以谕国人曰：“此乃圣主，敬之有验。”人罔不从命。牛日粪金，人

获其利，遂信之不疑。某些归，患其弟诬惑，遂毁牛。弟恐，于是跨象而遁。国人犹望其还，故敬象牛者以此。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乃回回人也。国人半崇回回教，礼拜寺有二三十余，七日一礼。至日斋沐谢事，午时，男女拜天王寺，未刻乃散，始治他事。俗尚诚信。中国舶货至，皆二将领主之，遣狙佻议直，言定再不易。其算法只凭手指屈伸，分毫不谬。市用六成金钱，曰吧南，重二分，文二面。小银钱曰搭儿，重三厘。秤曰法利，二十两为斤，当中国一斤九两六钱。升曰党戛黎，当中国一升六合。乐则葫芦为乐器，红铜丝为弦，歌乐自和协，铿锵可听。婚丧礼各以类。王老则不传子而传外甥，无姊妹子则传弟，无弟则传于有德者，古今皆然。刑无鞭笞，轻则断手足，重则罚金。诛戮甚则没家夷族。有罪系之，辄承服。不承服，则置其手指于沸油中半晌，三日后验之，烂者伏辜，全者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还家，亲戚致贺饮酒。西洋布曰扯黎，出于邻邦坎巴夷之属。每匹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直金钱八文。有色丝间花帨，阔五尺，长一丈三二尺，直金钱百文。厥产胡椒，亦以圃种，十月熟。富家则多植椰子树，千株至二三千者有之。嫩者有浆，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或饭。壳可作杯。煨枝灰可厠金。枝干可构室。叶可盖屋。蔬有薑、芥、萝卜、胡荽、葱、蒜、胡芦、

茄瓜、东瓜。四时有小瓜如指，长一寸许，味美。果有芭蕉子、波罗蜜。木鳖子树高十余丈，绿囊如柿三四十。有米无麦。有鸡鸭，无鹅。羊高如骡，灰色。水牛不大，黄牛则大，有至三四百斤者，不食其肉，取其乳酥，啖饮不绝口。牛死则埋之。蓄有孔雀、乌鸦、鹰、鹭，无余鸟。厥贡金丝、宝带。金丝如发，结花缀八宝珍珠。（《瀛涯胜览》）

古里国 锡兰山起程，顺风十昼夜可至。其国当巨海之要屿，与僧迦密迹，亦西洋诸国之马头也。山广地瘠，麦谷颇足，风俗甚厚，行者让路，道不拾遗。法无刑杖，惟以石灰画地，乃为禁令。其酋富居深山。傍海为市，聚货通商。男子穿长衫，头缠白布。妇女穿短衫，围色布，两耳悬带金牌，络索数枚。其项上真珠、宝石、珊瑚、连挂缨络。臂腕足胫皆金银镯。手足指皆金银厢宝石戒指。发堆脑后，容白发黑。其有一种裸身之人曰木瓜，与柯枝国同。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俱有仓廩贮之，以待商贩，有蔷薇露、波罗蜜、孩儿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真珠、乳香、木香、金珀之类，皆由别国来。其好马自西番来，匹价金钱千百。货用金、银、色段、青花白磁器、烧珠、麝香、水银、樟脑之属。酋长感慕圣恩，常遣使捧金叶表文，贡献方物。（《星槎胜览》卷三）

古里国 其国在柯枝西北可六百里。东至坎巴夷替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北接狼奴儿国，地方千里。其王修浮图教，殿而事之。佛像谓之乃纳儿，以铜为之。殿覆以瓦，以铜为之。凿井于旁，凡晨起王汲以浴佛，是敬象牛（王每晨浴佛礼拜讫，取黄牛净粪，盛以铜盆，水调以涂壁地。头目富家亦如之。又煨成白灰，盛以布囊，水调以涂额股，是为敬佛。传云：昔有神人，其名某些，适他国时，命弟撒没嚟以摄。撒没嚟铸金牛，矫诬国人曰：“此天神也。”国人遂皆敬礼。某些还，销金牛。撒没嚟乘象遁去。国人思之，而冀其归。每月言“月中必至”。及月中，又言“月尽必至”。逮今未绝也。南毗人之敬象牛由此）。其为人五种：南毗、回回、哲地、革令专、木瓜。南毗不食牛，回回不食豕，互以为禁。婚丧各如其类。其头目二人，是掌国事。其男长衫，缠首以白布。女短衫椎髻，围以色布，珥金牌珠索，项佩珠宝、珊瑚瓔珞，手足俱约以金银镯，以金宝戒指。其容白而艳。国人修回回教者十之六。有礼拜寺，寺有三十余。凡七日一礼拜，已而往，未而归。权谓之法刺失，量谓之党戛梨，以铜为之，其制俱倍中国十分之六。权椒为斤，二百五十谓之一播荷，其价金钱二百。权香货为斤，二百谓之一播荷。布谓之扯梨，其广四尺五寸，其长二丈五尺，其价金钱十五。色丝帨谓

之西洋手巾，其广五尺，其长一丈二尺，其价金钱百算，人谓之米纳。凡算之法，计以四支十指。其交易而成也，携手而誓，无悔。其交易以金银钱。金曰吧南，银曰搭儿（其钱面底有纹，用六成金铸造，径官寸三分八厘，重官秤一分，银钱重三厘）。其利椒、椰。椰子之种也，富家千树，以为恒业。其资用也，浆为酒，肉为糖饭，穰为索，壳为碗，为酒食器，灰可廂金，木以架屋，叶以盖。其谷宜稻，其畜宜牛羊鸡鸭。国有乐妇，以葫芦弦铜丝而歌。其位以女腹为嫡，传之姊妹之子。无姊妹之子，则传之弟。无弟则逊于有德。其刑有罚金、断手足、斩族三等。不服者探之沸膏而验之（以右手二指，置油锅，黑而取出，封裹下狱，三日间视，如烂坏，即加刑，否则鼓乐送回）。其国有鹿、兔，能蓄良马，凡匹价以金钱千。其土物有蔷薇露，有金缕宝带。其造也，赤金三斤，抽丝如发，缀结而成，间以珠宝。有珍珠、珊瑚珠。哲地居之，公鬻而取税。多菜菔、葫荽、薑、蒜。四时冬瓜，其状如小指，其长二寸，味如青瓜。紫皮而大叶，曰紫皮瓜。多芭蕉子、波罗蜜。有树焉，其高丈余，结如绿柿，内子数十，熟而自落者，其名曰木鳖子。有蝙蝠如鹰者，在树而悬宿。有鹰、鸦、燕、鹭，多孔雀，家畜之。其朝贡无常（永乐三年，遣使朝贡。诏封为古里国王，给印及诰。五年、七年，复遣使来朝贡）。其贡

物：宝石、金系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拂郎双刃刀、宝铁刀、苏合油、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梔子花、花毡、单百兰布、苾布、红丝花、毛巾、番花、人马象物、手巾、线结花、靠枕、木香、乳香、檀香、锡、胡椒。

论曰：昔扶南俗事天神，以铜为象。而有讼者，以金环鸡子投沸汤中，令采取之，若无情者必焦烂焉。而今之古里，亦有天神之谈、探手之法。又云：扶南去林邑七千余里，今校之亦合。余疑古里即扶南之地云。（永乐三年，郑和统大船宝船，赏诏敕封为古里王，及颁诰命、银印，升赏头目品级官带，建亭刻石，其略曰：“尔王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皞熙同风。刻石于兹，永垂万世。”宝船至彼，王遣头目哲地米纳几见正使，择日论价。将中国锦绮百货，议定乃书合同价数，各存之头目。哲地与正使众手相拿。其牙人言曰：“某月日，众手拍一掌无悔。”哲地始携珊瑚、珍珠、宝石来议价。二三月方定，原经手头目米纳几算番物若干，该绉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易。）（《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古里馆西洋诸番之会，西濒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从锡兰山取道顺风十昼夜至，亦海中一大国也。去中国十万里，土瘠，然宜麦谷，俗庞厚，以石灰画地为禁。傍海为市，通诸番货，用金银钱。

好马自西番来，匹价金钱千百。胡椒多贮仓廩，以待商贩。男子长衫，手缠白布。妇女短衫，围色布。两耳悬金牌络索，项挂纓络，臂腕足胫用金银镯。以葫芦为乐器，红铜丝为弦歌，声相协。铿锵可听。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传子，传外孙，否则传弟。无外孙弟，传善行人。永乐三年，其酋沙米的遣使朝贡。敕封为古里国王，给印诰。五年、七年，并朝贡。贡物有琉璃瓶碗、珊瑚珠、拂郎双刃刀、番花、人马象物、手巾。尝贡金丝宝带，金丝细如发，结花。缀八宝珍珠鸦鹘石于上。邻有坎巴夷国，出扯黎布、五色帨，皆阔四五尺，鬻于古里。又古里班卒国在海中，永乐三年，遣使来朝贡。俗质朴，男女被短发，假锦缠头，红绸布系身。土瘠少谷。气候不齐，夏多雨，雨即寒。产甚薄。（《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附录一：

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冯承钧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撰。全书共六册，今年出版界之一巨刊也。此书搜集关系中西交际材料之多，从前此类出版物莫能与之伦比。分析内容，其基本材料，大致有四：

〔一〕史籍中之外国列传行纪等等。

〔二〕Henry Yule 原撰 Henri Cordier 补订之《契丹路程》(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译文。

〔三〕Beal 之《西域记》译本及 Watters 之考证。

〔四〕Laufer 撰之《支那伊兰》(Sino-Iranica)节译。

第一类材料搜集不少，惜撰者未曾研究释藏，将不少材料遗漏。《契丹路程》一书业已翻译大半，原书所辑诸行纪，多为未识西文者所不经见之作品，诚有译之必要。但其中考证太旧，是一缺点也。至关系《西域记》诸考证，所本之书亦旧。而伦敦《亚洲学报》、巴黎《亚洲学报》、荷兰《通报》所载之新考证，概未采入。第四类材料亦只将关系矿物之考证采录。

综观全书，用力甚勤。范围既广，自难免不有遗漏错误之处。此书就搜集材料方面，或可省学子翻检之劳，第就考证方面言，撰者面壁考证，似乎未免太多。兹将全书之错误略为指出。全书卷帙太厚，未能遍检，所望撰者于第二版中加以

修正。

第一册关于上古时代中外交通之材料，兹就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开始审之，九页（按此为原书 1930 年辅仁大学初版时册页数，下同。其后撰者曾参考所提意见，对本书作了一些修改）之犁鞞，就空间与时间言，所指非一地。伯希和曾据巴利文(Pali)《那先比丘经》寻出阿荔散之对音为 Alasand，乃以为即埃及之 Alexandria，亦即《前汉书》之犁鞞，其说较为可取。乃撰者以为即今日英、法文之 Rome，殊不知拉丁文罗马作 Roma。即或两千年前罗马帝国以英文为国语，除非汉代之音与今代之音大相悬殊外，毫无可以牵强附会之理由。纵使犁鞞即是大秦，其对音必并非罗马。

十页之乌弋山离及排持，与英文之卑鲁支亦毫无关系。排持作排特，乌弋山离应亦为古之 Alēandria，今之 Herat。排特似为中世波斯语安息 Partu 之对音。

五一页之俱密与杆架相距太远。前一地今名 Kumidh，在 Karategin 流域；后一地在今天于阗县北沙中，即《汉书》之杆弥、宁弥，《后汉书》之拘弥，《西域记》之媲摩，《伽蓝记》之捍摩，《新唐书》之汗弥或建德力城，Marco Polo《行记》之 Pein。此处之误，足证撰者于 Stein 所撰《西域》Serindia 等书亦未寓目。

六五页《魏略》地名，Chavannes 在《通报》中撰有考证，Pelliot 在巴黎《亚洲学报》中亦有片断考证。关于大秦部分，Hirth 在所撰之《中国与罗马东境》一书中亦有旧考订也。

六九页所引《佛本行》之耶寐尼，应是梵文之 Yavani。此

字出于 Yavana,《杂阿舍经》译作耶槃那,即梵文中所指希腊人所在之地,其初所指者似为大夏。

一〇九页突厥语 Aktagh 固为白山,然金山不仅阿尔泰山,今新疆之博克达山,《元和郡县志》作金娑岭。《唐书·地理志》作金沙岭,《宋史·王延德行记》作金岭,《太平寰宇记》作金山,《唐书·突厥列传》中之金山,多指此金山也。

一一三页之 Ugurs,与《隋书·铁勒传》之恩屈相差太远。谓为《隋书》之韦纥或回纥,斯得之矣。

一六六页之苦国,即大食人所称之 Scham,叙利亚之别名也。至撰者所谓之卓支亚,大约即英文之 Georgia,此地在《元史·曷思麦里传》中作谷儿只。元代对音与英文地名当然不能相合,所以撰者后又误以同传中之曲儿忒为英文之 Georgia。

一七八页之寻寻,即大食人火祆教徒之称。其唐代读法应作 Zimzim,与 Semite 毫无关系。

二〇七页之盘盘国,应在南海。魏时 Pompei 尚未发现,魏时人乌从知之耶?(记得此城是七九年所湮没,一七四八年所发现。)

第二册几尽译文,兹仅摘录共一二遗漏错误之处如下:

三〇八页注七之古里佛,《星槎胜览》及《明史》作古里,《瀛涯胜览》作古哩。乃今之 Calicut,非大食人之俱兰(Kulam)今之 Quilen。

四九四页注二十五之 Sarcol,即色勒库尔,今日蒲犁县全境之称。

又注二十八之 Yaka-arik, 即《西域图志》之雅哈阿里克。

五〇三页之 Hancialix, 即今叶城县治,《西域图志》之哈尔噶里克, 昔之朱驹波、悉居半、斫句迦、米俱波等国之今地。

第三册志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四九页注十之苦国, 乃 Syria 之大食名称。《唐书》引杜环《经行记》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一语, 大川盖指 Euphrates。亚俱罗似为亚罗俱之讹, 即 Irak 之对音也。

一一五页注三,《贾耽路程》之门毒国, 即安南之衙庄府。注四之古笮国, 即安南之靖化省, 亦 Kauthara 之对音。奔陀浪或宾童龙(Panduranga) 即安南平顺藩蓬二省之地。以上诸地旧隶占城。

二四六页注七之古逻, 乃大食语之地名 Kalah 之对音, 今日马来半岛之 Kra, 此名与俱蓝相差太远。

二七七页锡兰岛以 Sirandib 名, 大致始于宋时。而用英文 Ceylon 名, 为时尤晚。若谓正确, 应以《宋史·注辇传》之悉兰池(犹言悉兰岛)为是。此岛旧名师子国, 即 Simhala 之意译, 此言“执师子”也。

第四册志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三五页注二妣水或乌浒水, 疑出希腊语 Oxus 一名, 或他种语言同一水名之对音。至若《西域记》之缚乌, 亦即《阿毗达磨毗婆沙论》初译之博叉, 二译之薄叉, 皆属伊兰语 Vaksu 或 Vabau 之对音, 当时尚不知有英语化之 Wakhsh 也。

三七页之注七, 番兜之对音不出于古波斯语之 Partava, 便

出于中世波斯语之 Partu。纵使安息以欧洲语言为国语，似应用同时的希腊语之 Parthyala。不会预先采用数千年后之英国语名 Parthia。

三九页注二，木鹿之对音乃 Muru，而非后来变化之 Maru。

又注五，《元史译文证补》以阿蛮为 Arimania（此说不始于丁谦），尚有历史根据。至撰者数百字考订之 Oman，在音学上不能证明，盖古译以阿代 O 音者从无其例。

四一页注二，安谷城之安息语对音，或古叙利亚语 Cestrangelo 对音。余固未详，但确知其拉丁语名为 Antiochia 而非英文之 Antioch。

五六页注二，《魏书》之宿利城（尚有《周书》之苏利城，《隋书》之苏闾城，《新唐书》之苏利悉单。至若《西域记》之苏刺萨佻那，出于梵文，又当别论）乃 Suristan。是亦 Sleucia-Ktesiphon 两城之总名。

八六页注五，摩罗游即 Malayse 之对音。即义净《求法高僧传》中之末罗喻，在苏门答刺岛。余未尝闻奚利佛逝都城迁至木鹿。此国兵力虽曾远至锡兰，但无侵略大陆之事。

八七页注十三，俱位或商弥在 Mastuj。俱位之对音，曾经 Stein 考订为 Khowar。

一二九页注四，《西域记》之提那跋（Dinavar），即北京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中之雷那勿。乃摩尼教一派教徒之称，非日神也。

二六六页注五十九，合刺章即段氏之大理国。此稍检元

史者之所知也。

第五册中国与西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六页注二，康居一名之对音，今日无人知之。仅知西亚诸种语言名之曰 Sogah。中亚语言名之曰 Sulik，梵文名 Sulika，即玄奘之率利，义净之速利。至若撰者之“私诃条”，绳以唐音，私诃似 Saha，与康居无甚关系，康居即是率利耳。

四一页注四，按 Bactria 即大夏国都，亦大月氏西徙之薄罗，《续高僧传》之薄佉罗，《慈恩寺传》之缚喝罗，梵文之 Bahlika，《景教碑》之 Balh，今之 Balkh。其梵名之异译，释藏中尚有不少。但皆可以根据旧日译法复其原名。乃撰者于此 Bactria 一名，念念不忘。凡载籍中之地名，不论其两字三字，只须其有一二声母或韵母相近，当以此名属之。此条之濮达，或即 Patarva 之汉译。亦谓其为大夏都城，不可解也。

四七页注二，康僧铠实为康居国人。《佛祖统纪》谓其为天竺沙门者，盖根据《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经录。撰者或未检此类经录，故“不知其何所据”。

五九页注十，唐以后东来高僧尚有其人。如宋代之法天、施护、法护，皆非不知名者也。不必检寻僧传，即在《宋史·天竺传》中亦可见之。

六六页注八，薄知余曾疑为宋云经行之波斯，《魏书》之波知，今之 Zebak。然未敢自信必以为是，但撰者之 Baltistan（即《新唐书》之大勃律）失之远矣。

六八页注十四，和墨城早有考定为今之 Wakhan，与西域之忽懔国，毫无关系。撰者盖见有一收声之 m，故臆断其为

Khulum.

六九页注十五，汉之双靡，即唐之商弥。撰者据以考订之地图，似为现代地图，而非历史地图。又注十六之钳敦，即是乾陀罗之旧译。乃引证及于 Hussar，则又一用现代地图之误。

七二页注二十四，博罗尔之古翻。据吾所知，应首数《伽蓝记》之钵虑勒。

七八页注二十六，渴槃陀等名，乃今蒲犁县治之古称。其河今名塔克墩巴什河，亦即《伽蓝记》之孟津河。

八五页注一，斫句迦等国名最后考订在今叶城县治，即回语名 Karghalik 者是已。

八六页注三，白题似为《西域记》之伐地(Betik)，唐言西安国者是也。

九六页注九，腊丁语之 Deus。如何为康居语流行之曹国所采用，不得其解。

一〇五页注一，《贾耽路程》自安西(Kucha)至怛罗(Talas)道中诸地名。取 Chavannes 所撰《西突厥史料》读之，皆可考矣。

一一五页注三，康居在西历纪元前后已有文字，康居语专家 Gauthiot 曾发表语学研究，成绩不少。

一七一页注十二，劫为羯师之省称。撰者误连下文，读作“劫者”。羯师又为 Kashkar 之省译，今 Chitral 是已。

二八一页注四，唐之北庭，元之别失八里。在今孚远县北，后堡子之北，旧考以在迪化东北者误也。

第六册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二八页注一，身毒之对音是 Sindhu。盖以河流名全国。撰者英语化之 Sind，纪元前尚未如此省写。

三四页注一，汉之罽宾，即唐之迦湿弥罗(Kasmira)。唐之罽宾，常指迦毕试 Kapisa。《隋书》曾误以之为漕国(Jaguda)。并非因迦毕试隶属迦湿弥罗而有是称，而在史书中似未见此隶属之事。

二九页注五，《汉书·地理志》之黄支国，业经 Ferrand 考订为《西域记》之建志补罗，余亦在《宋高僧传·金刚智传》寻出建支之别释。撰者于考订即未著其出处，而又增所谓“开治”之音，亦近黄支一说，竟将数百年来黄建二字未失之鼻音取消。

四六页注三，《魏略》撰时在《后汉书》之前，车离似非误刊。范《书》之东离恐是传写之讹。此国即梵文之 Cola，《宋史》之注犍。

五四页注一，迦毗黎似为 Kaveri 河名之对音，除此之外，毫无可以迁就之对音。至若 Kapilavastu，遍检释藏，无从作迦毗黎之省译者，然常作劫比罗也。又注六之婆黎，即爪哇附近之 Bali。至若 Parlek，即《元史》之八刺刺。

六七页注三，乌菴之对音，经 S. Levi 考订为 Uddiyana。旧日根据《西域记》乌仗那一名还元之 Udyana，在梵本中毫无根据。

六八页注四，业波之对音，今日尚无确定之考订。惟 S. Levi 独谓其为瞻波(Campa)之讹。至撰者之 Gopala，仿佛记

得似是梵本中一龙王或一陶师之名。不知撰者从何处觅得。

一二九页注一，（又二三页本文）按始皇时室利防等来自西域一事，初见于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但余疑其为后人所增之文，盖本书帝年之下未载其事。《佛祖统纪》又引其文，而加注云：出朱士行《汉录》。此录早佚，第较“古经录”“旧经录”尚有历史根据，故引以实证其事，然其伪终难掩也。又考 Kaayapa, Matauga 乃今人（似出南条文雄之《英文藏经目录》）假定之梵名，并非“梵语原音”。所以竺法兰前此假名为 Dharmaraksa 者，伯希和后又假拟为 Dharmssatua。前一名此言法护，后一名此言法宝。

二〇〇页注二，波头摩国。若根据唐以前译例還元应是 Padma。如言红莲花（《翻译名义》亦作钵特摩）。印度无此国名，《高僧传》必有脱误。设以撰者所考证者为是，但唐人不用 Pataliputra，而用今代地名，其理亦不可解。

二〇五页注一，波罗末陀此言真谛。梵文還元应为 Paramartha，撰者误作 Paramati。

二一〇页注四，按柔然，元魏改称蠕蠕。《宋书》、《齐书》作芮芮，《隋书》作茹茹，即西史之 Avars，撰者此处殆失考也。

二二一页注六，薄伽罗即是梵文之 Bahlika，亦即大夏都城 Bactria，撰者在此处反与捕喝（Bokhara）合并。

二九三页注二，辛头即 Sindhu 之对音，不本于希腊语之 Indus。那提 Nadi 梵语此言河，乃赞文也，但撰者臆断其为 Ladak。即或唐代有此新地名，亦应读若罗达，离那提甚

远也。

三一三页注十七，钵和早经考订为梵文之 Vakkana。此名在释藏中经余检出者，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之仆迦那，或步迦拿，《孔雀王经》二译本之仆迦那，三译本之仆柯那。即今之 Wakhan，与钵利葛(Parika)之声韵距离太远。

三一五页注三十，《伽蓝记》之摩休国，应在北印度，不能以希腊之呼罗珊之 Margiana 当之。

三六三页注十一，义净并未将缚渴罗与 Bokhara 混而为一。乃撰者误将缚渴罗作 Bokhara 也。

三九三页注六，国以 Campa 为名者有二：一为恒河沿岸之古国；一为汉以后之林邑，唐以后之占城，《西域记》之摩河瞻波，义净之占波，《新唐书》亦作占婆，即今安南本部之地。至若柬埔寨，唐时名曰真腊，一曰吉蔑，亦即《西域记》之伊赏那补罗也。

三九六页注八，地名脱一字，应作那伽钵亶那，昔之 Nagapatana，今之 Negapatam。

又注九，以 Jamba-dvipa(旧译作阎浮提)与 Campa 相联，过于臆断。

四五三页注三，监蔑似是苏门答刺岛之 Kampo。

四八八页高郎步，即锡兰岛之 Colombo。航行印度洋时，常停船之港也。此处可以就证今名。

五三七页注三，大葛兰即是俱兰，小葛兰即是 Kain Colon，业经 Rockhill 考订。

总之，在今日考证史地，一须至少具有史地语言之常识；

二须广采东西考订学家研究之成绩，否则终不免管窥蠡测之病。虽然，此书在考订方面如能再加以详校，并将何人考订咸明著来历，亦为国内学子参考之佳构。撰者于短期之间，翻译抄写逾百万言之多，其果敢勤劳，亦不可及。取其采辑之富，而置其考据之疏，虽有遗失，要于史学不为无补。

本文曾载于地学杂志第四期(一九三〇年)这次发表略有删订。

(原刊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三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现据《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排印)

附录二：

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娘

拙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后，颇引起社会注意，评者纷纷，鄙人皆极欢迎。学问无止境，绝非谁何所专有。拙作中范围极广，应用中西书籍自必甚多，而为鄙人所未见未闻者，当然甚多。故有代为增添材料，或改正错误者，尤为欢迎也。五月间，大弼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所增者，亦已录出，预备第二版时加入。冯承钧氏又于十月十三日《文学副刊》中有批评，其中所语及指出诸条，有不能不答复者；兹特逐条答之如下。

冯氏谓英人玉尔(Yule)所著之《契丹路程》(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书中考证太旧,鄙意甚不以为然。此书之第二版,经法人考狄(Cordier)之修订,出版于西历一九一六年,距今年十四年,距拙作脱稿之年一九二六年,仅十年耳。最近西洋著作家不言此书之旧,而学术落伍之中国人反嫌其太旧,毋乃太过乎?

第 一 册

〔一〕九页之黎軒,黎軒就空间与时间言,所指非一地,撰者已详言之。埃及之 Alexandria 即《那先比丘经》之阿荔散,撰者未阅伯希和之著作,亦得知之。见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六八页注一。亚历山大(Alasanda)音与黎軒相去太远,且地位亦不在安息国之北(见《史记·大宛列传》),故伯希和之说吾不取也。至若罗马帝国不用英语,虽小学生亦已知之。撰者于书中写一 Rome,不过借以指示字根之来由而已。拉丁文 Roma,英文 Rome,其中皆有 Rom 字根。由此 Rom 字根,而有波斯人之 Rum;由波斯语 Rum,而有宋代《诸蕃志》之芦眉及《明史》之鲁迷。撰者因思及汉代之黎軒,或亦由 Rom 而来。撰者于书中并未写明由英语 Rome 而来。而评者乃自己假定“即或两千年前罗马帝国以英文为国语,除非汉代之音与今代之音大相悬殊外,毫无可以牵强附会之理由。”是评者自设假定,而又自攻其说也。英文在中国最通行;译者所取材之书,亦多英文书。欲写其字根,又恐人议以为未经见之字,故辄写英文拼法,而无一处冠以英文或英语也。

〔二〕十页之乌弋山离及排持。卑鲁支并非英文,英国人

用其字母拼其原有民族之名而已。犹之天津、上海两地名，皆为中国人固有之名，英国人用其字母拼成 Tientsin 及 Shanghai 两名，不能谓天津、上海即英文也。其地最初有 Baluch 民族，国以民族而得名。至谓排持为中世波斯语安息 (Partu) 之对音，毫无理由。《三国志》中，大宛、安息、条支、乌弋四国并列，乌弋一名排持。设使排持为即安息，是岂不重复乎？古人记载，何至纷乱如此。据《汉书》乌弋山离之地位，与安息亦全不相同，何能硬为合一？近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中，条支国条注，亦以排持为俾路芝。洪氏并据西人云，俾路芝之名甚古也。

〔三〕五一页之扞架。《史记·大宛传》之扞架，确为前汉之扞弥国，在于阗国东，不在帕米尔高原也。

〔四〕六九页之耶寐尼。《佛本行集经》中之耶寐尼，出于梵文 Yavana，已见第六册第五六四面。所指者不仅大夏。

〔五〕一〇九页之金山。评者所举诸书如《元和郡县志》、《唐书·地理志》、《宋史·王延德记行》、《太平寰宇记》等，关于金山之记载，皆经审查，确有其事。兹为解决此问题之故，特将诸书之记录，录出如下，以便参考。

① 《元和郡县志》(《聚珍版武英殿丛书》)卷四〇，西州(今吐鲁蕃)下云：北自金婆岭(婆或为娑之误刊)，至北庭都护府五百里。

②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交河县下注云：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

③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国传》云：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又两日，至汉家寨；又五日，上金岭，过岭即多雨雪。岭上有龙堂，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岭一日至北庭。

④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有开元中改西州为金山都护府之句。由上方诸书之记载观之，由吐鲁蕃至迪化（旧说即唐北庭）或孚远（新说即唐北庭）中间，确有金山，或名金岭。第二步吾人须证明此金山是否即博克达山。据今人谢彬《新疆游记》第九七页至一〇〇页，又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记载吐鲁蕃至迪化中间大山，即博克达山。是则唐宋时代之金岭，必即今代博克达山也。吾之所必须引证今人游记者，因有数种图中，（如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竟无博克达山之名也。第三步吾人欲证明古代突厥人所居之金山是否即博克达山，抑或为阿尔泰山，抑或在他处也。查中国正史中有《突厥传》者为《周书》、《隋书》及新旧《唐书》。而言其先世所居最详者莫如《周书》。其它《隋书》及《新唐书》皆仅言其居金山之阳，不言金山何在也。据《周书》卷五十所记突厥祖先居地有二。最可信者为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后分为四，其一化为白鸿，说近神话，可不必论。二在阿辅水、剑水之间，三在处折水，四在践斯处折施山。三四两地，皆不可考。要近于第一国也。阿辅水即今俄比河上流之多木水，剑水即《元史·地理志》之谦河，亦即叶尼塞河之上流。今唐奴乌梁海境内之乌鲁克穆河，即此河之上流也。《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俭俭州，亦即其处。长春谓其出良铁，似与《周书》等所记突

厥为茹茹铁工，蔡马库斯《纪行》所载其国产铁，不无相同也。突厥人最初发源地，以后稍南迁至阿尔泰山(金山)之阳，似较合理。其他之说，谓突厥之先，为一牝狼，与人交有孕。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狼匿其中，生十男，阿史那其一也。子孙蕃育，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其说不免荒唐。且并未注明金山即高昌国之北山也。评者谓《唐书·突厥传》中之金山即博克达山，大抵即因此而附会也。《隋书》又谓：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英人巴克尔《鞑靼人一千年史》据此以为金山即今甘肃山丹县附近之山(此金山见《魏书》卷九十沮渠蒙逊传)。亦有谓在永昌县北二里者，此又第三说也。关于金山所在，总共三说，三说之中，以在吐鲁蕃北之博克达山，理由为最薄弱。

〔六〕一一三页之 Ugur。据《隋书》卷八十四《铁勒传》，韦纥在独洛河北。独洛河即今外蒙古之图拉河。唐时回纥势力，亦从未膨胀至欧洲窝尔加河(Volga)以西。Ugur 国在阿得拉河(即窝尔加河)以西，何能与在蒙古之回纥或回鹘相混？查西人称唐代回纥为 Uighur。此字与 Ugur 之音及拼法极为相似。评者似有此误会也。蔡马库斯由东向西回东罗马，(即拂菻)过窝尔加河后始至 Ugur 及阿兰，与《隋书·铁勒传》拂菻东有恩屈、阿兰相符也。回纥在东方蒙古也。

〔七〕一六六页之苦国。据《新唐书·大食传》及杜环《经行记》所言苦国之情形与四邻国名考之，绝不能为叙利亚。详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四九页注十。高加索山

南之卓支亚，英文称之为 Georia，古代波斯人称之为 Gurjistan。以后阿拉伯人之 Kurdj，今代欧语诸国之 Georgia, Georgie, Gergien 等皆由波斯语根 gurji 而来。今代欧语中既能有英、法、德等语读音之不同，是则古代亦能有此不同。展转传至中国，成苦字之古代读音 Chiam(今闽南人音)。《元史·曷思麦里传》之谷儿只，译自阿拉伯文 Kurdj，已详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五〇面，又第五册第五〇九面注八。鄙人从未言其由英语 Georgia 之对音而来。《曷思麦里传》中之曲儿忒为毛夕里以北之 Kurd 民族，见第五册第五〇八面注七。鄙人从未以之为英文 Georgia。

〔八〕一七八页之寻寻。寻寻究为 Semite 人与否，撰者不谬执己见。评者谓为大食人火袄教徒之称，似须略引证据，方能使人信从。下方有多条，评者不免有不说实话之嫌。在未觅得原音出处以前，不欲采用也。

〔九〕二〇七页之盘盘国。盘盘国有二：一在南海，见《梁书》卷五四《海南诸国传》中宋梁时，皆尝遣使贡献。此与《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中之盘盘相同。又一在西域，亦见《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滑国条内，与波斯、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同为滑所征服，当在中央亚细亚。《本草》卷一一，李时珍所引《魏书》之盘盘国，余尚未能查出究在何卷，不敢断定究在何地。唯魏与南海无交通，似在西域。故于书中写或即意大利南部之邦贝城(Pompeii)。被埋之邦贝城，虽在近代始发掘。未被埋之先，已有其名，被埋惨祸，当时必喧传各地也。

第二册

〔一〇〕三〇八页注七之古里佛。古里佛(Calumbum)为俱蓝,鄙人以前仅据《马黎诺里游记》上之对音断定之耳。近查日人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藤田氏亦以为即俱兰,并笑《星槎胜览》、《明一统志》以古里佛为即古里。所举证据甚多,足证余说之不谬也。

〔一一〕四九四页注二十五 Sarcol。此地在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确作色勒库勒,现称蒲犁县。鄙人所依据者,瑞典斯文赫丁之《亚洲沙漠纪程》Durch Asiens Wusten后之帕米尔附图,东经七十五度以东,七十六度以西,北纬三十八度以南之地域,赫丁称之为 Sarik-Kol,即色勒库勒之原音也。此区域之中间,赫丁图中又有 Tagdumbasch Pamir。即许景澄《帕米尔图说》之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周、孙《二十世纪大地图》有塔克墩巴什河,该地亦为帕米尔高原之一部。《帕米尔图说》译作萨雷阔勒,《新疆识略》作色勒库勒,《西域水道记》作塞勒库勒。各书异名而音则一也。是则鄙人所注撒里库勒在帕米尔高原之东部未尝误也。仅未注明为蒲犁县耳。

〔一二〕同页注二十八之 Yaka-arik。在《西域图志》此地确作雅哈阿里克。鄙人以后第二版时,当本素怀,不造新名辞,改鸭喀阿力克,为雅哈阿里克也。

〔一三〕五〇三页之 Hancialix。此地是否即《西域图志》之哈尔噶里克(Karghalik),今之叶城县治,尚须待考。两地音全不相同。

第 三 册

〔一四〕《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四九页注一〇之
苦国。苦国不能为叙利亚已见上方。此处不妨再声明不能为
叙利亚(Syria)之理由如下：

① 叙利亚当阿拉伯之乌梅雅朝代时为其都城大马色克
(Damascus)所在地。阿拔斯朝时，亦为东大食之一省。此与
“亦自国”不相合也。

② 叙利亚北境为阿雷坡(Alepo)及美索博达米亚。突
厥可萨部在高加索山之北面，距叙利亚尚有卓支亚及亚美尼
亚之隔，此与“北距突厥可萨部”不合也。

③ 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不在叙利亚境内，各种情形，
无一相合。亚俱罗为阿拉伯语 kil-o-kilan 末二字之译音，即
里海也。评者强改亚俱罗为亚罗俱以适合其 Irak 之谬说。中
国正史误刊固亦有之。欲改正其误，须自各方面证明之。苦
国非即叙利亚，有种种情形之可证，何可妄改原文以证自己
谬说耶？改亚俱罗为亚罗俱亦仅完成其一种工作而已。其他
情形又将若何？近查屠寄《蒙兀儿史·地理志·西北三宋蕃地
通释》赞章条下，苦国注，所言苦国之原音，虽与鄙人所持者不
相同，而地位则完全相同。可见有史地知识者所见相同也。

〔一五〕一一五页注三贾耽路程之门毒国是否即安南之
衙庄府，注四之古笮国是否即靖化省，奔陀浪是否即平顺、藩
龙二省之地，鄙人现无从考正。敝处所有之周世棠、孙海环
《二十世纪大地图·印度支那图》中，仅有平顺一名可见。

〔一六〕二四六页注七之古逻。古逻确为大食语 Kalah 之译音。撰者自认此注为误。《宋史》之古逻，即唐代贾耽纪程之个罗国。个罗国在第三册第一一六页注十二，已明言为阿拉伯人 Kalah 之译音矣。古逻之注，校对时妄改也。第六册第四四五页注十八，古逻已改正。又第四五一页注三，亦改正。

〔一七〕二七七页注七之锡兰。锡兰岛之原名，起于梵文 Simhala 或 Simhala-duipa，犹言狮子洲也。巴利文作 Sihalam。罗马人马赛里奴斯(Marcellinus)在第四世纪中叶，已有 Serendib 之名。其前二音，已近锡兰二字。北宋时，阿拉伯著作家阿尔比鲁尼(Al-Biruny)作 Serendib。元时《马哥孛罗游记》作 Seilan。皆由梵文 Simhala 转音也。撰者于锡兰二字下写一英文 Ceylon 不过用一普通外国字，标志锡兰岛而已。何尝言其为原音，或原名耶。《宋史·注辇传》之悉兰池，确为锡兰岛而亦阿拉伯文 Serendib 之译音。今代闽南人仍读“池”字音如(di)也。吾认此为评者之新发明也。

第 四 册

〔一八〕第三五页注二之妣水或乌浒水。汉代之妣水及唐代乌浒水，皆由 Wakhsh 而来。评者以为此又英文，殊不知此又不过英国人用其字母以拼读原来土人固有之名而已。希腊语 Oxus 亦由 Wakkh 变化而来。参见俄人白菜脱胥乃窠之《中世纪研究》第二册第六十二面注八三八。今代闽南人仍读妣字音如 Wak 正与 Wakhsh 之首一音相合。此亦可以证明妣

水 Wakhsh 实由而来，并非出自希腊语 Oxus 也。

〔一九〕三七页注七番兜之原音。番兜之原音当然由帕提亚而来。在余未能查出帕提亚人自己之称名读音以前，当然用一普通用之英国名，志之于中国名之后。英文语尾虽有变化以成其英国式之字，而其字根必有帕提亚语，或他种语相同者。字根既皆在字之前，吾人即取之以比较汉字古读，人地名什九可得。其原音能得之固佳，纵不能得之，而于寻获真人真地亦不致使吾人有大错误也。余意此条亦无争辩之价值也。

〔二〇〕三九页注二木鹿之对音。古代伊兰人是否写 Maru 为 Muru，尚须待考。中国古代各地木字之读音，究近于 ma 或 mu 亦须待考。

〔二一〕三九页注五之阿蛮国。阿字本有两种读法：一如英字母 O 之长音，一如英字母 A 之短音。评者自命深知音学，奈何并此亦不知耶？阿蛮究从第一读法，抑从第二读法恐非一二人所能武断定之也。以阿译之例，如《元史》上阿罗思，实译自蒙音 Orus 是也。评者又谓阿蛮为 Armenia “尚有历史根据”。曷不举出其根据以示人乎？

〔二二〕四一页注二安谷城。安谷城为希腊人 Antioch 所建。亚历山大部将赛流柯斯又扩张之。古代希腊人名之曰 Antioxeio，今代希腊人名之曰 Antakiya，英人称之为 Antioch。罗马人未起前，希腊人在亚洲西部建国甚久。律以名从主人之例，应以希腊人之名为主。罗马语在近东不盛行也。英文之 Antioch 音，仅得希腊语字根而已。安译自 an，谷译自 ch

(k,x) 固不谬也。

〔二三〕五六页注二《魏书》之宿利城。今代闽南人利字之读音如 lik 宿利二字为 Selcukia 之译音，更觉可信。若译自 Suristan 则其末尾斯坦，或悉单之音，《魏书》、《隋书》必为译出。至若举《新唐书》之苏利悉单为 Suristan 之译音 谓即宿利城尤不可恃。波斯国有 Suristan，为都城之名。又有 Shulistan 为一省之名（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五章）。两地译音，皆与苏利悉单相近。《新唐书》称之为国，故以之当 Shulistan 省之译名，比较上略为可信，且与《马哥孛罗游记》所称波斯八国之一，亦相合也。评者于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中国正史上外国传中，往往仅举一国之名，而绝不记其四境所至或他种情形。此类国名地名，若执定为吾人所知之某国某城，殊觉危险不可恃也。鄙人搜集史料多年，遇见此类事颇多。所注解者亦仅取其理论上大致可信者而留之。决不敢坚持所说一定不易也。例如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八三面，大秦波罗奈国。在八五面注为义大利北境 Bologna 古城。当心中未尝不知此名与法显《佛国记》之波罗捺城音字皆相近。然查法显之波罗捺城，即玄奘《西域记》之婆罗尼斯城，皆为今印度拜那莱斯城（Benarus），然《梁四公记》原文，波罗奈国之前仅数行，又有波罗尼斯国。古人译名似乎不应如此不统一。而波罗奈国之前，又冠以“大秦”二字。文法上论之，波罗奈国及失罗国似皆大秦之属国也。有此二种理由，故断然放弃其为印度恒河边之波罗捺（Varanasi = Benares）之可能性也。他人有能给以充分理由，使吾相信者，则吾固可再放弃

吾前所持之故也。

〔二四〕八六页注五之摩罗游。《新唐书·西域传》之摩罗游，仅留一名字而已。《唐书》原文已言“有司未尝参考本末”。故其四境所至，风土人情，皆毫无记载。仅据读音，摩罗游可与义净《求法高僧传》之末罗瑜相混。亦可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之麻里兀相混。摩罗游即麻里兀，固不可恃。而即为末罗瑜，亦无充分理由。但既在《西域传》中，仍在西域大陆上寻觅之为是。在唐代他种记载中，不能寻得一定证据，此问题固不易决定孰是孰非也。

〔二五〕八七页注四三之俱位。俱位之地位，鄙人系根据英人比耳之译本《西域记注》所引 Eitel 之说。斯坦因既有新注，则吾人存之，备为一家说可也。日人崛谦德《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商弥国考证亦有新说。

〔二六〕一二九页注四之提那跋 (Kinava)。提那跋为日神，系英人比耳之说。评者谓为《摩尼教残经》中之电那勿，乃摩尼教一派教徒之称，亦必有所本，姑备为一家说。吾稍有疑者，勿字读音，闽粤人皆作 mo，唐宋时人译 Mohammed 为麻霞勿。是则彼时勿字读音皆如今闽粤人也。电那勿与提那跋末尾音嫌不同也。

〔二七〕二六六页注五十九之哈喇章。评者谓哈喇章即段氏之大理国。此稍检《元史》者之所知也。撰者遍查《元史》及他书，摘录所有关于哈喇章之记载甚多，正讶异中国书中所记之哈喇章与西方人记载如《马哥孛罗游记》及拉施特《史记》所言者不同，评者既言稍检《元史》即可知之，何不检出

数条，注明卷数章名，以示人耶？《元史》一书有二百十卷之多，仅言稍检即可知之，实与不告人等耳。自外表观之，此语记述不准确。而细考察之，则评者不说实话，佯作解人也。评者或先知西人记载如此，而谬以为中国书中亦容易觅得同样之记载。西方人之记载如马哥孛罗称大理府为哈喇章城吾亦知之矣。吾所欲者中国方面之记载也。

第五册

〔二八〕第六页注二康居。汉之康居即唐之康国。《新唐书》记载明晰，康国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萨末鞬即后代之撒马儿汗(Samarkand)。撒马儿罕古代希腊人称之曰索格的亚(Sogdia)，伊兰人曰索格多(Sogdo)。可阅 Shepherd's Historical Atlas，又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册第五十八面，私诃二字读音，依评者之考证应为 Soha。吾认其所考者为是。依此古音，私诃条三字速读之，仍与索格多或希腊音索格的亚相同也。私诃条之为索格多毫无可疑。索格多既为康居，私诃条亦必为康居。此理甚明。评者下文第四十一条有康居语专家 Gauthiot 之举明。查法人 Gauthiot 所专之文，西国人皆称之为 Sogdian。是则评者亦译 Sogdian 为康居矣。前此不认 Sogdia 为康居，而后又自译为康居文，岂不前后自相矛盾耶？

〔二九〕四一頁注四之濮达。濮达评者以为即 Partava 之汉译。据评者上方自作之文，Partava 为古波斯语番兜之对音。今代英语 Pathia (帕提亚) 也。帕提亚即安息也。据《后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原文“贵霜侯丘就郤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鬲宾，悉有其国”。设使濮达为即帕提亚，《汉书》原文上方记明侵安息，而下一句又言灭之悉有其国。史事岂不自相矛盾耶？丘就郤为西汉末时人，稽之西史，波斯之安息朝在西汉末时，并无为大月氏所灭之事也。

〔三〇〕四七页注二。《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等书，亦皆于《梁高僧传》之后，其言康僧铠为中天竺人。

〔三一〕五九页注十。此注吾言唐以后葱岭东西诸国，无复有高僧来华传授。吾谓葱岭东西土耳其斯坦境内诸国（第五册专言土耳其斯坦）无高僧来华传布佛教之人。而评者以宋代天竺高僧法天、施护、法护相责难。吾不知评者何以头脑不清如是。天竺岂在土耳其斯坦境内耶？唐以后天竺有高僧东来中国，吾国已知之矣。法天名见第六册《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第二六六页。施护名见第二六七页。法护名见第二七三页。此三人外，印度僧来者尚甚多皆见第六册第八十六节。

〔三二〕六六页注八之薄知。此处所注者即为《魏书·西域传》。薄知与波知二名，皆同见一传中。而所记两国地位不相同。其非一地，已自瞭然。薄知在迦色尼南。就伽色尼之读音考之，可为《诸蕃志》之吉慈尼（Ghazna）。但亦可为《新唐书》之贵霜匿，玄奘《西域记》之屈尔你迦。又可为《新唐书》之羯霜那（史国）。若为贵霜匿之转音，则薄知当在今撒马儿罕之西，或西南也。若为吉慈尼之转音，则当在今阿富汗之南。

若为羯霜那，则薄知当在今歇儿撒伯斯（Shehr-Sabz）之南。《魏书·西域传》所记简略，不易考定。评者谓为 Zebak，已不敢自信以为必是。鄙人所言者亦不敢决定为是。故注中所拟之 Baltistan，亦仅揣度而已。

〔三三〕六八页注十四之和墨城。和墨城名已见《前汉书·月氏传》。鄙人拟为 Khulm 亦仅揣度之辞，不敢以为一定，故在末尾谓“或即其地也”。评者谓为瓦汉，似宜略加证据。

〔三四〕六九页注十五之双靡。双靡之名，亦见《前汉书·大月氏传》。评者谓即唐之商弥，其言确也。注十六之钳敦，即是乾陀罗，似亦确实。

〔三五〕七二页注二十四之钵卢勒。《洛阳伽蓝记》确为最早记此地者。

〔三六〕七八页注三十六之渴槃陁。此条与第十一条相同。土名撒里库尔，汉名蒲犁县，塔克墩巴什河即叶尔羌河上流之一枝。

〔三七〕八五页注二之斫句迦。斫句迦以前中外学者皆以为即叶尔羌。沙畹与斯坦因以为即 Karghalik。吾人存之，备为一家说可也。

〔三八〕八六页注三之白题国。白题不能为《西域记》之伐地国。白题在滑国之东，而伐地在撒马儿罕之西，相去甚远。

〔三九〕二九六页注九印度日耳曼系诸国语字根相同者甚多。得悉神究为何神，不能确知，姑学其最近之音耳。希腊

人所拜之 Zeus 神，音亦与得悉相近。

〔四〇〕一〇五页注一贾耽路程 Chavanes 有注，撰者未得见之。以后有机当读之也。

〔四一〕一一五页注三之康居文。拙作此注言康居唐时始有文字。西书记载如何，未能查悉。评者今告我以西历纪元前后已有文字，此条中评者自认 Gauthiot 所知之 Sogdian 为康居文，与上方第二十七条评者认为宰利为康居岂不前后矛盾耶？

〔四二〕一七一页注十二之劫者。评者谓劫者二字为误读，其言确然。查《文献通考》卷二十四裔十六，亦仅作劫国。评者所言确实也。

〔四三〕二八一页注四之北庭。关于北庭之注，在拙作第五册中，有三处。一在第二八一页，又一在三三三页，又一在三九〇页。三处对于北庭所在之新旧说皆并存之。

第 六 册

〔四四〕二八页注一。身毒之对音 Sind 与 Sindhu 两字有同一之字根。当时张骞在大夏时究竟身毒之音，闻之大夏人，抑闻之印度人，大夏人此字拼法如何，印度人之拼法又如何，恐评者亦不能一一详以告人。徒为此斤斤之计较，去本题不免不求实在，只求皮毛也。

〔四五〕三四页注一之罽宾。汉之罽宾与唐之罽宾，不同地方，详见拙作第六册第九八页。唐代迦毕试汉时确尝隶属罽宾。其详可见日人堀谦德所著《解说西域记》。评者何得云

在史书中似未见此隶属之事耶？

〔四六〕三九页注五之黄支国。黄支国之为 Kanchi, 鄙人根据玉尔所注《马哥孛罗游记》第二册第三一二面附图所自寻得。至 Kanchi 之为《西域记》之建志补罗, 可寻《西域记》地名索引。评者谓业经 Ferrand 考订。撰者于考订未著其出处。鄙人系自寻得, 若问出处, 玉尔之图, 即其出处也。Ferrand 之考订, 余至今不知。中国史书上, 外国地名之考订, 岂必皆由西人而后为定？

〔四七〕四六页注二之车离国。依《三国志》记载考之, 车离国之地位, 绝不能与后代《宋史》之注犂 (Chola) 相同。注犂在今印度半岛东南马特拉斯港 (Madras) 附近。月氏人势力, 从未膨胀至是地。注犂国内亦无大都市名, 与沙奇城相近也。余最近之意, 车字恐未必为误刊。今代南方有数地车字读音如 Tai。此即或为真正古音。车离仍为 Tamsalīpti 之译音也。

〔四八〕五四页注一迦毗黎。迦毗黎之对音虽与 Kaveri 相近。惟河名变为国名, 史书中尚少此例。印度极南, 当时是否有国王名月爱 (Chandrayapta), 及是否有国曰迦毗黎尚须待查也。北印度是时 (宋文帝时) 恰有国王名旃陀罗笈多, 华言月爱也。考证古史上地名, 不能仅依声音为断。当时史事, 亦须顾及也。迦毗黎与劫比罗仅在末尾一音稍不同耳。黎 (li) 与罗 (古读 la) 音极易混。例如《元史》上拔都大王之子撒里荅, 有时又作萨喇达。皆 Sartak 之译音也。里、黎、罗、喇, 音皆相似, 中国人读之, 自有平上去入之分; 而拼作西文, 其分辨

亦微矣。同页注六之婆黎，即《梁书》、《隋书》之婆利国。在苏门答腊岛之北部。据《梁书》此国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隋书》言其国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其国甚大，可想而知。爪哇东之巴利岛(Bali)面积极小，东西南北行，皆不能过二三日。何可以当婆黎或婆利耶？以苏门答腊岛上之 Parlak 大小，或尚可合也。中国古译脱去中间 r 字母音者，其例甚多。如波斯之译自 Persia，中间脱出 r 音。玄奘补上此音，故译之为波刺斯。见《西域记》卷十一。《汉书》上番兜，译自 Parthia (评者之 partu) 中间 r 音脱去。若补上此音，应作番刺兜矣。安息译自 Arsaka，中间亦脱去 r 音。若补足之，应作安刺息也。《明史》上渤泥，译自 Borneo。中间 r 音脱去。若补足之，应作浮刺尼矣。今人译作婆罗州，中间 r 尚为保留也。又《明史》上文莱，译自 Brunei。(闽南音)中间亦脱去 r 音。若补足之，应作白鲁内(北方音)矣。

〔四九〕六七页注三。乌仗那之梵文原音，各国之注释《西域记》者如法人久良、英人比耳及瓦透斯、日人堀谦德皆作 Udyana。诸家皆非不知梵文者。S. Levi 独谓为 Uddiyana。或者自有其见解。此为 Levi 与以前诸学者之争论。撰者自认不知梵文，不能判定孰是孰非。仅据读者观之，似乎以前诸家所持者，乌仗那三字音相近也。

〔五〇〕六八页注四业波之原音。《洛阳伽蓝记》中之业波罗为 Gopala，见日人堀谦德《解说西域记》卷第二。S. Levi 之 Champ 仅有业波二字音，不足代表业波罗三字音。似以堀

谦德之说为是。

〔五一〕一二九页注一撮摩腾及竺法兰之原音。以前中国译名喜尚简略。撮摩腾及竺法兰之原名，俱不得知，后人所假定之名，俱存之可也。

〔五二〕二〇〇页注二波头摩国。《高僧传》是否有脱误，不敢臆断。华氏城之今名巴德那 Patna 何时起始，亦无从考。城名时置时废，在中国古代其例甚多。既无他地音与之相似。舍其最近之名外，尚复能求乎？

〔五三〕二〇五页注一。波罗末陀之原音为 Paramati，见印度人 Mookerji 所著之《印度海运史》第一六七面。印度人所书之名，与评者所书之 Paramartha 仅在一二字母上之差异，而其读音仍无大异。

〔五四〕二一〇页注四。柔然即蠕蠕亦即芮芮，撰者业已注明。评者谓失考，不知何所指。此条文不免诬妄，无的放矢矣。法人沙畹 (Chavanes) 谓柔然即西史之 Avaro，撰者已于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八七页言之。沙畹氏此说，经英人巴克尔 (E. Parker) 之辨证，已不能存立。见巴克尔所著之《鞑靼人一千年史》(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达牛伯河北岸之阿瓦儿 (Avars) 民族为元魏时悦般之裔而非柔然也。纵使为即柔然西徙者之后裔，而吾人为读史清晰起见，亦当名其在东方蒙古者为柔然，而在欧洲达牛伯河北岸者阿瓦儿，不当混合为一。《高僧传》那连提黎耶舍行化雪山之北，循路东指，到芮芮国。是到东方蒙古，并非循路西指，到欧洲达牛伯河北阿瓦儿族所居之地也。

〔五五〕二二一页注六之薄佉罗。薄佉罗之读音与Bokhara及Bahlika,孰为相近,稍知西文者一读即知,不必我之置辩也。参见日人堀谦德《解说西域记》卷第一。

〔五六〕二九三页注二。辛头之原音为Sindhu,希腊人称之为Indus。至谓Indus之转音,不得谓为误也。

〔五七〕三一三页注十七。评者谓钵和之读音,由梵文Vahkana而来。余实不解二名之读音如何能相近也。依英人译例考之,Vahkana应作波汗那,与钵和二字相去远矣。

〔五八〕三一五页注三十。摩休国之为Margus、Margiana,说见英人比耳之《宋云惠生取经记》。其说似可信。摩休国未必在北印度也。

〔五九〕三页注六。汉末时林邑国即秦时之象郡林邑县,在今安南南部广和城。唐宪宗元和时,其人弃林邑南徙于占,号占城国。即今之平顺城。在今柬埔寨东境滨海处。宋孝宗淳熙四年,占城以舟师袭破真腊。宁宗庆元时,真腊伐占城,俘其主以归。占城遂亡,为真腊属地。以后更立真腊人为王。元时臣于安南。明宪宗时,国为安南所灭。寻以国南边地与之。复立前王之孙,为安南保护国。此中历史变迁,主人频更,地名数改,非评者之所知也。

〔六〇〕三九六页注八。伽钵亶那是否为那伽钵亶那,容以后再参校他本改正。撰者所用之本为上海哈同所印之《大藏经》。

〔六一〕三九六页注九。瞻部洲为古代印度之别名,确非瞻波,撰者近已查明。

〔六二〕四五三页注三。评者之 Kampo, 音与监蔑亦相近。可备为一家说也。

〔六三〕四八八页高郎步。近查日人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注》高郎步, 藤田氏亦以为即今锡兰岛可伦波港(Colombo), 撰者以后愿更正也。

〔六四〕五三七页注三。依种种记载情形考之, 小葛兰即是俱蓝, 第非大葛兰也。

评者提出总共六十四条。撰者以为绝对不错, 可以采用者九条。至于古代原音问题, 且俟之将来。

(原刊《地学杂志》一九三〇年第四期)

附录三:

参 考 书 目

- | | | | |
|------|------|--------|-----|
| 史记 | 司马迁 | 新元史 | 柯劭忞 |
| 前汉书 | 班固 | 明史 | 张廷玉 |
| 后汉书 | 范曄 | 元书 | 曾廉 |
| 三国志 | 陈寿 | 元史类编 | 邵远平 |
| 晋书 | 房乔 | 资治通鉴 | 司马光 |
| 魏书 | 魏收 | 辽史纪事本末 | 李有棠 |
| 宋书 | 沈约 | 通典 | 杜佑 |
| 梁书 | 姚思廉 | 唐大诏令 | 宋敏求 |
| 北史 | 李延寿 | 唐六典 | 张九龄 |
| 南史 | 李延寿 | 唐会要 | 王溥 |
| 周书 | 令狐德棻 | 文献通考 | 马端临 |
| 隋书 | 魏徵 | 宋会要辑稿 | 徐松 |
| 旧唐书 | 刘昫 | 元典章 | |
| 新唐书 | 欧阳修 | 明会典 | 申时行 |
| 旧五代史 | 薛居正 | 明会要 | 龙文彬 |
| 新五代史 | 欧阳修 | 永乐大典 | 解缙 |
| 宋史 | 脱脱 | 山海经 | |
| 辽史 | 脱脱 | 列子 | 列御寇 |
| 金史 | 脱脱 | 墨子 | 墨翟 |
| 元史 | 宋濂 | 淮南子 | 刘安 |

吕氏春秋	吕不韦	金志	宇文懋昭
艺文类聚	欧阳询	国史补	李肇
册府元龟	王钦若	志雅堂杂钞	周密
文苑英华	李昉	癸辛杂识	周密
太平御览	李昉	吴越备史	钱俨
太平广记	李昉	老学庵笔记	陆游
唐文粹	姚铉	梦粱录	吴自牧
全唐文		庶斋老学丛谈	盛如梓
全唐诗		封氏闻见录	封演
元文类	苏天爵	野客丛谈	王楙
元诗选	顾奎光	岭表录异	刘恂
拾遗记	王嘉	长安志	宋敏求
述异记	任昉	长安志图	李好文
别国洞冥记	郭宪	唐两京城坊考	徐松
荆楚岁时记	宗懔	博物志	张华
古今注	崔豹	西京杂记	刘歆
中华古今注	马缟	南方草木状	稽含
海内十洲记	东方朔	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
三辅黄图		酉阳杂俎	段成式
文选	李善注	异物志	李膺
唐语林	王谠	贞观公私画史	裴孝源
括地志	李泰	北户录	段公路
朝野僉载	张鷟	佛国记	法显
蛮书	樊绰	大唐西域记	玄奘
两京新记	韦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慧立
沙洲志			

往五天竺国传	慧超	高僧传三集	赞宁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净	高僧传四集	如惺
南海寄归内法传	义净	佛祖统纪	志磐
佛祖历代通载	念常	僧史略	赞宁
释氏稽古略	觉岸	九国志	路振
一切经音义	玄应 慧苑	鉴诫录	何光远
会昌一品集	李德裕	墨庄漫录	张邦基
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	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
苏东坡诗集	苏轼	能改斋漫录	吴曾
吴都文粹续集	钱谷	香谱	洪刍
岭外代答	周去非	渊颖集	吴莱
西湖游览志	田汝成	诸蕃志	赵汝适
渭南文集	陆游	西游录	耶律楚材
程史	岳珂	长春真人西游记	李志常
攻媿集	楼钥	西使记	刘郁
朱文公集	朱熹	归潜志	刘祁
太平寰宇记	乐史	元朝秘史	
吴船录	范成大	文昌杂录	庞元英
南部新书	钱易	松漠记闻	洪皓
中吴记闻	龚明之	中州集	元好问
铁围山丛谈	蔡條	淇然居士文集	耶律楚材
萍洲可谈	朱彥	元朝名臣事略	苏天爵
佛本行集经	闍那崛多	蒙古源流	萨囊台吉
那先比丘经		清波别志	周辉
高僧传初集	慧皎	庚申外史	权衡
高僧传二集	道宣	王忠文文集	王祚

群碎录	陈继儒	皇明世法录	陈仁锡
茅亭客话	黄休复	使西域记	陈诚
草堂雅集	顾瑛	异域录	图理琛
至正集	许有壬	本草纲目	李时珍
九灵山房集	戴良	塞北纪行	张德辉
林外野言	郭翼	回回原来	刘三杰
丁鹤年诗集	丁鹤年	天方正学	蓝昫
挥麈后录	王明清	大西利先生行迹	艾儒略
谱双	洪遵	圣教新证	韩霖 张庚
圣武亲征录		心史	郑思肖
蒙兀儿史记	屠寄	泉州府志	阳思谦
西域闻见录	七十一	广东通志	阮元
史阙	张岱	福建通志	吴棠
近光集	汪士铤	职方外纪	艾儒略
文安公文集	揭傒斯	瀛涯胜览	马欢
礼部集	吴师道	星槎胜览	费信
圭斋文集	欧阳玄	殊域周咨录	严从简
乾乾居士集	陆仁	西洋朝贡典录	黄省曾
霞外集	马臻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
所安遗集	陈泰	日知录	顾炎武
桂隐集	刘诜	闽书	何乔远
南村辍耕录	陶宗仪	泉南杂志	陈懋仁
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	金石萃编	王昶
岛夷志略	汪大渊	陶斋藏石记	端方
东西洋考	张燮	元史译文证补	洪钧
皇明象胥录	茅瑞征	海国图志	魏源

- | | | |
|----------|-----|--------------|
| 朔方备乘 | 何秋涛 |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第二 |
| 西域水道记 | 徐松 | 集 丁谦 |
| 乾隆泉州府志 | 怀荫布 | 瀛环志略 徐继畲 |
| 乾隆南海县志 | 魏绶 | 真福和德理传 郭栋臣 |
| 至顺镇江志 | | 敦煌石室遗书 罗振玉 |
| 重修肃州新志 | 黄文炜 |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陈垣 |
| 甘州府志 | 锺赓起 | 元也里可温考 陈垣 |
| 乾隆广州府志 | 李侍尧 | 火袄教传入中国考 陈垣 |
| 光绪嘉应州志 | |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 |
| 羊城古钞 | 仇池石 | 新疆游记 谢彬 |
| 聊斋志异 | 蒲松龄 | 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 周 |
| 滇载记 | 杨慎 | 世棠 孙海环 |
| 粤海关志 | 梁廷枏 |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 蒙古史料校注四种 | 王国维 | 向达 |
| 观堂集林 | 王国维 | 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 |
| 汉西域图考 | 李光廷 | 东方杂志 商务印书馆 |

亨利玉尔 古代中国闻见录

H. Yule, revised by H.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s.

亨利玉尔 马哥孛罗游记

H. Yule, revised by H. Cordier: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2 vols.

白菜脱胥乃窠 中世纪中亚历史地理研究(中世纪研究)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

- 白菜脱胥乃窠 中世纪中国游历家注
Notes on Chinese Mediaeval Travelers
- 夏德 中国与罗马东边地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
P.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 马克哈姆 哥伦布纪行
C. R. Markham: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 麦锡克 拔都他印度及中国游记
Hans von Mzik: *Die Reisen des Arabers Ibn Batuta durch Indien und China*
- 霍渥儿德 蒙古史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 白洛尔克尔曼 回教古今史
C. Brockelmann: *Der Isla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 劳费尔 中国伊兰编
B. Laufer: *Sino-Iranica*
- 劳费尔 中国希腊民间传说中钻石之研究
B. Laufer: *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 多桑 蒙古史
C.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4 vols.*
- 麻素提 黄金牧地
Ali-el-Mas'udi: *Les Prairies d'Or*
- 夏德 柔克义 诸蕃志译注

- 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Chau Ju-Kua*
 沙畹 西突厥史料
- 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 Kiue (Tures)*
Occidentaux
 白露姆哈尔 中国回教
- M.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 斯文赫定 亚洲沙漠中旅行
Sven Hedin: Durch Asiens Wusten
- 博拉德 卢白鲁克奉使蒙古记
A. W. Pollard: The Journal Willam of Rubruck
- 博拉德 勃拉奴克劈尼奉使蒙古记
A. W. Pollard: The Journal of Plano Carpini
- 卫三畏 中国总览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2 vols.
- 斯坦因 中国沙漠遗址
M.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 比耳 玄奘西域记译注
S. Beal: Buddhistic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2 vols.
- 比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注
S. Beal: Life of Hiuen-Tsiang
- 雷盖 法显佛国记译注
J. Legge: Fa Hien's Records of Buddhistic Kingdoms
- 高楠顺次郎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译注
Takakusu: I Tsings Records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 李希脱和芬 中国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